目录

[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述略 6](#_Toc33001344)

[新註資治通鑑序 9](#_Toc33001345)

[興文署新刊資治通鑑序 10](#_Toc33001346)

[宋神宗資治通鑑序禦製 11](#_Toc33001347)

[資治通鑑卷第一 12](#_Toc33001348)

[周紀一起著雍攝提格（戊寅），盡玄黓困敦（壬子），凡三十五年。 12](#_Toc33001349)

[元年（庚辰、前四○一） 16](#_Toc33001350)

[元年（丙午、前三七五） 19](#_Toc33001351)

[資治通鑑卷第二 21](#_Toc33001352)

[周紀二起昭陽赤奮若（癸丑），盡上章困敦（庚子），凡四十八年。 21](#_Toc33001353)

[元年（癸丑、前三六八） 21](#_Toc33001354)

[資治通鑑卷第三 30](#_Toc33001355)

[周紀三起重光赤奮若（辛丑），盡昭陽大淵獻（癸亥），凡二十有三年。 30](#_Toc33001356)

[元年（辛丑、前三二○） 30](#_Toc33001357)

[元年（丁未、前三一四） 31](#_Toc33001358)

[資治通鑑卷第四 38](#_Toc33001359)

[周紀四起閼逢困敦（甲子），盡著雍困敦（戊子），凡二十五年。 38](#_Toc33001360)

[資治通鑑卷第五 47](#_Toc33001361)

[周紀五起屠維赤奮若（己丑），盡旃蒙大荒落（乙巳），凡十七年。 47](#_Toc33001362)

[資治通鑑卷第六 54](#_Toc33001363)

[秦紀一起柔兆敦牂（丙午），盡昭陽作噩（癸酉），凡二十八年。 54](#_Toc33001364)

[元年（辛亥、前二五○） 56](#_Toc33001365)

[元年（壬子、前二四九） 56](#_Toc33001366)

[元年（乙卯、前二四六） 57](#_Toc33001367)

[資治通鑑卷第七 63](#_Toc33001368)

[秦紀二起閼逢閹茂（甲戌），盡玄黓執徐（壬辰），凡十九年。 63](#_Toc33001369)

[元年（壬辰、前二○九） 68](#_Toc33001370)

[資治通鑑卷第八 72](#_Toc33001371)

[秦紀三起昭陽大荒落（癸巳），盡閼逢敦牂（甲午），凡二年。 72](#_Toc33001372)

[資治通鑑卷第九 79](#_Toc33001373)

[漢紀一起旃蒙協洽（乙未），盡柔兆涒灘（丙申），凡二年。 79](#_Toc33001374)

[元年（乙未、前二○六） 79](#_Toc33001375)

[資治通鑑卷第十 85](#_Toc33001376)

[漢紀二起強圉作噩（丁酉），盡著雍閹茂（戊戌），凡二年。 85](#_Toc33001377)

[資治通鑑卷第十一 91](#_Toc33001378)

[漢紀三起屠維大淵獻（己亥），盡重光赤奮若（辛丑），凡三年。 91](#_Toc33001379)

[資治通鑑卷第十二 98](#_Toc33001380)

[漢紀四起玄黓攝提格（壬寅），盡昭陽赤奮若（癸丑），凡十二年。 98](#_Toc33001381)

[元年（丁未、前一九四） 104](#_Toc33001382)

[資治通鑑卷第十三 107](#_Toc33001383)

[漢紀五起閼逢攝提格（甲寅），昭陽大淵獻（癸亥），凡十年。 107](#_Toc33001384)

[元年（甲寅、前一八七） 107](#_Toc33001385)

[元年（壬戌、前一七九） 111](#_Toc33001386)

[資治通鑑卷第十四 115](#_Toc33001387)

[漢紀六起閼逢困敦（甲子），盡重光協洽（辛未）。凡八年。 115](#_Toc33001388)

[資治通鑑卷第十五 121](#_Toc33001389)

[漢紀七起玄黓涒灘（壬申），盡柔兆閹茂（丙戌），凡十五年。 121](#_Toc33001390)

[後元年（戊寅、前一六三） 125](#_Toc33001391)

[元年（乙酉、前一五六） 127](#_Toc33001392)

[資治通鑑卷第十六 128](#_Toc33001393)

[漢紀八起強圉大淵獻（丁亥），盡上章困敦（庚子），凡十四年。 128](#_Toc33001394)

[中元年（壬辰、前一四九） 132](#_Toc33001395)

[後元年（戊戌、前一四三） 134](#_Toc33001396)

[資治通鑑卷第十七 136](#_Toc33001397)

[漢紀九起重光赤奮若 （辛丑），盡強圉協洽（丁未），凡七年。 136](#_Toc33001398)

[建元元年（辛丑、前一四○）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貢父曰︰封禪書云︰「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推。』」所謂「其後三年」者，蓋盡元狩六年至元鼎三年也。然元鼎四年方得寶鼎，又無緣先三年稱之。以此而言，自元鼎以前之年，皆有司所追命；其實年號之起在元鼎，故元封改元則始有詔書也。 136](#_Toc33001399)

[元光元年（丁未、前一三四） 142](#_Toc33001400)

[資治通鑑卷第十八 143](#_Toc33001401)

[漢紀十起著雍涒灘（戊申），盡柔兆執徐（丙辰），凡九年。 143](#_Toc33001402)

[元朔元年（癸丑、前一二八）應劭曰︰朔，蘇也。孟軻曰︰「后來其蘇。」蘇，息也；言萬民品物大繁息也。師古曰︰朔，猶始也；言更為初始也。蘇息之息，非息生義，應說失之。 147](#_Toc33001403)

[資治通鑑卷第十九 151](#_Toc33001404)

[漢紀十一起強圉大荒落（丁巳），盡玄黓閹茂（壬戌），凡六年。 151](#_Toc33001405)

[元狩元年（己未、前一二二） 152](#_Toc33001406)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 159](#_Toc33001407)

[漢紀十二起昭陽大淵獻（癸亥），盡重光協洽（辛未），凡九年。 159](#_Toc33001408)

[元鼎元年（乙丑、前一一六）應劭曰︰得寶鼎故，因是改元。考異曰︰漢書·武紀，此年云「得鼎汾水上」，漢紀云「六月得寶鼎于河東汾水上，吾丘壽王對云云。」按封禪書，欒大封樂通侯之歲，其夏六月，「汾陰巫錦為民祠魏脽后土營旁得鼎，詔曰︰『間者巡祭后土云云』。」武紀︰「元鼎四年，十月，幸汾陰。十一月，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禮樂志又云「元鼎五年得寶鼎」。恩澤侯表，「元鼎四年四月乙巳，欒大封侯。」然則得鼎應在四年。蓋武紀因今年改元而誤增此得鼎一事耳，非兩曾得鼎於汾水上也。封禪書︰「天子封泰山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然則元鼎年號亦如建元、元光，皆後來追改之耳。 160](#_Toc33001409)

[元封元年（辛未、前一一○）應劭曰︰始封泰山，故改元。 165](#_Toc33001410)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一 167](#_Toc33001411)

[漢紀十三起玄黓涒灘（壬申），盡玄黓敦牂（壬午），凡十一年。 167](#_Toc33001412)

[太初元年（丁丑、前一○四年）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為歲首，故改元為太初。 170](#_Toc33001413)

[天漢元年（辛巳、前一○○）應劭曰︰時頻年苦旱，故改元為天漢，以祈甘雨。師古曰︰大雅有雲漢之詩，周大夫仍叔所作，以美宣王遇旱災，修德勤政而能致雨，故依以為年號也。 172](#_Toc33001414)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二 176](#_Toc33001415)

[漢紀十四起昭陽協洽（癸未），盡閼逢敦牂（甲午），凡十二年。 176](#_Toc33001416)

[太始元年（乙酉、前九六）應劭曰︰言蕩滌天下，與民更始，故以冠元。 176](#_Toc33001417)

[征和元年（己丑、前九二年）應劭曰︰言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 177](#_Toc33001418)

[後元元年（癸巳、前八八） 181](#_Toc33001419)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三 183](#_Toc33001420)

[漢紀十五起旃蒙協洽（乙未），盡柔兆敦牂（丙午），凡十二年。 183](#_Toc33001421)

[始元元年（乙未、前八六） 183](#_Toc33001422)

[元鳳元年（辛丑、前八○）應劭曰︰三年中，鳳凰比下東海、海西、樂鄕，故以冠元。 185](#_Toc33001423)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四 189](#_Toc33001424)

[漢紀十六起強圉協洽（丁未），盡昭陽赤奮若（癸丑），凡七年。 189](#_Toc33001425)

[元平元年（丁未、前七四） 189](#_Toc33001426)

[本始元年（戊申、前七三） 192](#_Toc33001427)

[地節元年（壬子、前六九）應劭曰︰以先者地震，山崩、水出，於是改元曰地節，欲令地得其節。 195](#_Toc33001428)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五 197](#_Toc33001429)

[漢紀十七起閼逢攝提格（甲寅），盡屠維協洽（己未），凡六年。 197](#_Toc33001430)

[元康元年（丙辰、前六五） 200](#_Toc33001431)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六 204](#_Toc33001432)

[漢紀十八起上章涒灘（庚申），盡玄黓閹茂（壬戌），凡三年。 204](#_Toc33001433)

[神爵元年（庚申、前六一）以神爵降集紀元。 204](#_Toc33001434)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七 210](#_Toc33001435)

[漢紀十九起昭陽大淵獻（癸亥），盡玄黓涒灘（壬申），凡十年。 210](#_Toc33001436)

[五鳳元年（甲子、前五七） 210](#_Toc33001437)

[甘露元年（戊辰、前五三）以甘露降紀元。說文︰露，潤澤也。五經通義︰和氣津凝為露也。蔡邕月令曰︰露者，陰之液也。 213](#_Toc33001438)

[黃龍元年（壬申、前四九） 215](#_Toc33001439)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八 217](#_Toc33001440)

[漢紀二十起昭陽作噩（癸酉），盡屠維單閼（己卯），凡七年。 217](#_Toc33001441)

[初元元年（癸酉、前四八） 217](#_Toc33001442)

[永光元年（戊寅、前四三） 220](#_Toc33001443)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九 224](#_Toc33001444)

[漢紀二十一起上章執徐（庚辰），盡著雍困敦（戊子），凡九年。 224](#_Toc33001445)

[建昭元年（癸未、前三八） 225](#_Toc33001446)

[竟寧元年（戊子、前三三）應劭曰︰呼韓邪單于願保塞，邊竟得以安寧，故以冠元也。師古曰︰據如應說，竟讀為境。古之用字，境、竟實同。但詔云「長無兵革之事」，竟者，終極之言，言永永安寧也。旣無兵革，中外安寧，豈止境上。若依本字而讀，義更弘通也。 228](#_Toc33001447)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 231](#_Toc33001448)

[漢紀二十二起屠維赤奮若（己丑），盡著雍閹茂（戊戌），凡十年。 231](#_Toc33001449)

[建始元年（己丑、前三二） 231](#_Toc33001450)

[河平元年（癸巳、前二八）以河決隄，塞輒平，改元。 234](#_Toc33001451)

[陽朔元年（丁酉、前二四）應劭曰︰時陰盛陽微，故改元曰陽朔，欲陽氣之蘇息也。師古曰︰應說非也。朔，始也。以山陽火生石中，言陽氣之始。 236](#_Toc33001452)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一 239](#_Toc33001453)

[漢紀二十三起屠維大淵獻（己亥），盡強圉協洽（丁未），凡九年。 239](#_Toc33001454)

[鴻嘉元年（辛丑、前二○） 239](#_Toc33001455)

[永始元年（乙巳、前一六） 241](#_Toc33001456)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二 247](#_Toc33001457)

[漢紀二十四起著雍涒灘（戊申），盡昭陽赤奮若（癸丑），凡六年。 247](#_Toc33001458)

[元延元年（己酉、前一二） 247](#_Toc33001459)

[綏和元年（癸丑、前八） 250](#_Toc33001460)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三 253](#_Toc33001461)

[漢紀二十五起閼逢攝提格（甲寅），盡旃蒙單閼（乙卯），凡二年。 253](#_Toc33001462)

[建平元年（乙卯、前六） 257](#_Toc33001463)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四 260](#_Toc33001464)

[漢紀二十六起柔兆執徐（丙辰），盡著雍敦牂（戊午），凡三年。 260](#_Toc33001465)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五 266](#_Toc33001466)

[漢紀二十七起屠維協洽（己未），盡玄黓閹（壬戌），凡四年。 266](#_Toc33001467)

[元壽元年（己未、前二） 266](#_Toc33001468)

[元始元年（辛酉、一） 270](#_Toc33001469)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六 273](#_Toc33001470)

[漢紀二十八起昭陽大淵獻（癸亥），盡著雍執徐（戊辰），凡六年。 273](#_Toc33001471)

[居攝元年（丙寅、六）莽旣攝政，遂改元為居攝。 277](#_Toc33001472)

[始初元年（戊辰、八）是年十一月，莽始改元始初。 278](#_Toc33001473)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七 280](#_Toc33001474)

[漢紀二十九起屠維大荒落（己巳），盡閼逢閹茂（甲戌），凡六年。 280](#_Toc33001475)

[始建國元年（己巳、九） 280](#_Toc33001476)

[天鳳元年（甲戌、一四） 286](#_Toc33001477)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八 288](#_Toc33001478)

[漢紀三十起旃蒙大淵獻（乙亥），盡玄黓敦牂（壬午），凡八年。 288](#_Toc33001479)

[地皇元年（庚辰、二○） 291](#_Toc33001480)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九 296](#_Toc33001481)

[漢紀三十一起昭陽協洽（癸未），盡閼逢涒灘（甲申），凡二年。 296](#_Toc33001482)

[更始元年（癸未、二三）更，工衡翻。是年二月，卽位，改元。 296](#_Toc33001483)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 304](#_Toc33001484)

[漢紀三十二起旃蒙作噩（乙酉），盡柔兆閹茂（丙戌），凡二年。 304](#_Toc33001485)

[建武元年（乙酉、二五）是年六月，卽位，改元。 304](#_Toc33001486)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一 312](#_Toc33001487)

[漢紀三十三起強圉大淵獻（丁亥），盡屠維赤奮若（己丑），凡三年。 312](#_Toc33001488)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二 319](#_Toc33001489)

[漢紀三十四起上章攝提格（庚寅），盡旃蒙協洽（乙未），凡六年。 319](#_Toc33001490)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三 326](#_Toc33001491)

[漢紀三十五起柔兆涒灘（丙申），盡柔兆敦牂（丙午），凡十一年。 326](#_Toc33001492)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四 334](#_Toc33001493)

[漢紀三十六起強圉協洽（丁未），盡上章涒灘（庚申），凡十四年。 334](#_Toc33001494)

[中元元年（丙辰、五六）洪氏隸釋曰︰成都有漢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楗閣碑，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范史·本紀，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為中元，直書為中元元年。觀此所刻，乃是雖別為中元，猶冠以建武，如文、景中元、後元之類也。又祭祀志載封禪後赦天下詔，明言云「改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東夷倭國傳，「建武中元二年，來奉貢，」證據甚明。宋莒公紀元通譜云︰「紀、志俱出范史，必傳寫脫誤，學者失於精審，以意删去。梁武帝大同、大通俱有『中』字，是亦憲章於此。司馬公作通鑑，不取其說。」余按考異，溫公非不取宋說也，從袁、范書中元者，從簡易耳。 338](#_Toc33001495)

[永平元年（戊午、五八） 339](#_Toc33001496)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五 342](#_Toc33001497)

[漢紀三十七起重光作噩（辛酉），盡旃蒙大淵獻（乙亥），凡十五年。 342](#_Toc33001498)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六 349](#_Toc33001499)

[漢紀三十八起柔兆困敦（丙子），盡閼逢涒難（甲申），凡九年。 349](#_Toc33001500)

[建初元年（丙子、七六） 349](#_Toc33001501)

[元和元年（甲申、八四）是年八月，方改元。 354](#_Toc33001502)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七 356](#_Toc33001503)

[漢紀三十九起旃蒙作噩（乙酉），盡重光單閼（辛卯），凡七年。 356](#_Toc33001504)

[章和元年（丁亥、八七）是年七月改元。 357](#_Toc33001505)

[永元元年（己丑、八九） 359](#_Toc33001506)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八 363](#_Toc33001507)

[漢紀四十起玄黓執徐（壬辰），盡旃蒙大荒落（乙巳），凡十四年。 363](#_Toc33001508)

[元興元年（乙巳、一○五） 369](#_Toc33001509)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九 370](#_Toc33001510)

[漢紀四十一起柔兆敦牂（丙午），盡旃蒙單閼（乙卯），凡十年。 370](#_Toc33001511)

[延平元年（丙午、一○六） 370](#_Toc33001512)

[永初元年（丁未、一○七） 371](#_Toc33001513)

[元初元年（甲寅、一一四） 376](#_Toc33001514)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 378](#_Toc33001515)

[漢紀四十二起柔兆執徐（丙辰），盡閼逢困敦（甲子），凡九年。 378](#_Toc33001516)

[永寧元年（庚申、一二○）是年，夏，四月，改元。 379](#_Toc33001517)

[建光元年（辛酉、一二一）是年七月改元。考異曰︰陳禪傳曰︰「北匈奴入遼東，追拜禪遼東太守。胡憚其威強，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遣吏卒往曉慰之。單于隨使還郡，禪於學行禮，為說道義以感化之，單于懷服，遺以胡中珍貨而去。」當在此年矣。又按北單于，漢朝所不能臣，未嘗入朝天子，安肯見遼東太守！此事可疑，今不取。余按和帝以來，北匈奴益西徙，自代郡以東至遼東塞外之地，皆鮮卑、烏桓居之，北單于安能至遼東邪！不取，當也。 380](#_Toc33001518)

[延光元年（壬戌、一二二） 383](#_Toc33001519)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一 387](#_Toc33001520)

[漢紀四十三起旃蒙赤奮若（乙丑），盡昭陽作噩（癸酉），凡九年。 387](#_Toc33001521)

[永建元年（丙寅、一二六） 388](#_Toc33001522)

[陽嘉元年（壬申、一三二） 392](#_Toc33001523)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二 396](#_Toc33001524)

[漢紀四十四起閼逢閹茂（甲戌），盡旃蒙作噩（乙酉），凡十二年。 396](#_Toc33001525)

[永和元年（丙子、一三六） 397](#_Toc33001526)

[漢安元年（壬午、一四二） 400](#_Toc33001527)

[建康元年（甲申、一四四）是年四月改元。 401](#_Toc33001528)

[永嘉元年（乙酉、一四五）考異曰︰袁紀作「元嘉」，誤。 402](#_Toc33001529)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三 403](#_Toc33001530)

[漢紀四十五起柔兆閹茂（丙戌），盡柔兆涒灘（丙申），凡十一年。 403](#_Toc33001531)

[本初元年（丙戌、一四六） 403](#_Toc33001532)

[建和元年（丁亥、一四七） 403](#_Toc33001533)

[和平元年（庚寅、一五○） 405](#_Toc33001534)

[元嘉元年（辛卯、一五一） 406](#_Toc33001535)

[永興元年（癸巳、一五三） 408](#_Toc33001536)

[永壽元年（乙未、一五五） 408](#_Toc33001537)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四 410](#_Toc33001538)

[漢紀四十六起強圉作噩（丁酉），盡昭陽單閼（癸卯），凡七年。 410](#_Toc33001539)

[延熹元年（戊戌、一五八） 410](#_Toc33001540)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五 417](#_Toc33001541)

[漢紀四十七起閼逢執徐（甲辰），盡柔兆敦牂（丙午），凡三年。 417](#_Toc33001542)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六 424](#_Toc33001543)

[漢紀四十八起強圉協洽（丁未），盡重光大淵獻（辛亥），凡五年。 424](#_Toc33001544)

[永康元年（丁未、一六七）是年六月，始改元。 424](#_Toc33001545)

[建寧元年（戊申、一六八） 425](#_Toc33001546)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七 431](#_Toc33001547)

[漢紀四十九起玄黓困敦（壬子），盡上章涒灘（庚申），凡九年。 431](#_Toc33001548)

[熹平元年（壬子、一七二） 431](#_Toc33001549)

[光和元年（戊午、一七八）是年三月改元。 434](#_Toc33001550)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八 439](#_Toc33001551)

[漢紀五十起重光作噩（辛酉），盡強圉單閼（丁卯），凡七年。 439](#_Toc33001552)

[中平元年（甲子、一八四）是年十二月改元。 440](#_Toc33001553)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九 446](#_Toc33001554)

[漢記五十一起著雍執徐（戊辰），盡上章敦牂（庚午），凡三年。 446](#_Toc33001555)

[初平元年（庚午、一九○） 450](#_Toc33001556)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 453](#_Toc33001557)

[漢紀五十二起重光協洽（辛未），盡昭陽作噩（癸酉），凡三年。 453](#_Toc33001558)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一 460](#_Toc33001559)

[漢紀五十三起閼逢閹茂（甲戌），盡旃蒙大淵獻（乙亥），凡二年。 460](#_Toc33001560)

[興平元年（甲戌、一九四） 460](#_Toc33001561)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二 467](#_Toc33001562)

[漢紀五十四起柔兆困敦（丙子），盡著雍攝提格（戊寅），凡三年。 467](#_Toc33001563)

[建安元年（丙子、一九六） 467](#_Toc33001564)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三 474](#_Toc33001565)

[漢紀五十五起屠維單閼（己卯），盡上章執徐（庚辰），凡二年。 474](#_Toc33001566)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四 481](#_Toc33001567)

[漢紀五十六起重光大荒落（辛巳），盡旃蒙作噩（乙酉），凡五年。 481](#_Toc33001568)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五 487](#_Toc33001569)

[漢紀五十七起柔兆閹茂（丙戌），盡著雍困敦（戊子），凡三年。 487](#_Toc33001570)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六 494](#_Toc33001571)

[漢紀五十八起屠維亦奮若（己丑），盡昭陽大荒落（癸巳），凡五年。 494](#_Toc33001572)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七 501](#_Toc33001573)

[漢紀五十九起閼逢敦牂（甲午），盡柔兆涒灘（丙申），凡三年。 501](#_Toc33001574)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八 506](#_Toc33001575)

[漢紀六十起強圉作噩（丁酉），盡屠維大淵獻（己亥），凡三年。 506](#_Toc33001576)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九 512](#_Toc33001577)

[魏紀一起上章困敦（庚子），盡玄黓攝提格（壬寅），凡三年。 512](#_Toc33001578)

[黃初元年（庚子、二二○）魏受漢禪，推五德之運，以土繼火。土色黃，故紀元曰黃初。是年十月受禪，方改元。 512](#_Toc33001579)

# 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述略

民國章鈺

有宋天台胡身之先生，身丁末造，避兵山谷，前為資治通鑑撰著之作旣燬，乃復購他本，二字見自序，說詳下。以成今日流傳之注本。按胡氏，宋史無傳。宋寶祐四年登科錄，胡三省為五甲一百二十一名進士，與文、謝、陸三公同榜。事略見袁桷清容集·師友淵源錄，有云︰釋通鑑三十年，兵難，稿三失。乙酉歲，留袁氏塾，日鈔定注，己丑寇作，以書藏窖中得免。定注今在家。全祖望鮚埼亭集有胡梅磵藏書窖記云︰南湖袁學士橋卽清容故居，東軒有石窖，卽梅磵藏書之所。清容又有祭胡氏文，專舉注通鑑一事，稱為司馬氏功臣。而全氏記中又疑胡氏本深寧王氏高第弟子，當時師弟同居南湖，深寧方作通鑑答問及地理通釋，何以胡氏未將此書與深寧商榷，謂其故不可曉。鈺考深寧遺文，惟赤城書堂記有「前進士胡君三省為之錄」一語。宋元學案列胡氏於深寧門人，亦僅收通鑑注與史炤釋文辯誤兩序。所著竹素園集一百卷，盧文弨宋史藝文志補、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皆載其目。江東十鑑、四城賦，全記已云不可得見，是則胡氏著述散佚者久矣。歸安陸心源宋史翼，采台州府志，列胡氏於遺獻傳，無他事迹可考；有竹葉稿一百卷，當係竹素園集之誤。惟胡氏所謂他本之外，就注文考之，有云蜀本者，有云杭本者，有云傳寫本者，後賢之為通鑑學者，大都為胡注匡益，於正文則尠致力也。吾鄕顧磵薲先生序張敦仁通鑑識誤有云︰興文署本非興文署刊，考詳海寧王國維觀堂集林，下均沿用通稱。非出梅磵親刊。欲糾其誤，必資於興文本之上。今兩宋大字、中字、小字附釋文、未附釋文諸刊，卽零卷殘帙，猶艱數覯，目為難之又難。蓋舊槧之難得而異文之待校，前人固有欲為之而無從措手者。鈺自宣統辛亥以後，僑寄津郊，以校書遣日。丙辰冬日，江安傅君沅叔用鉅金得宋槧通鑑百衲本，約鈺同用鄱陽胡氏翻刻興文署本校讀，幷約各校各書，校畢互勘，以免脫漏，閱今已一星終矣。比以上海涵芬樓四部叢刊中有宋刻一種，出百衲本之外，逐字比勘，可供佐證。又以明孔天胤刊無注本源出宋槧，先後從沅叔借校，亦多佳處。始知張敦仁識誤及常熟張瑛校勘記，功未及半；辜較二百九十四卷中，脫、誤、衍、倒四者蓋在萬字以上；內脫文五千二百餘字，關係史事為尤大。初擬彙集衆說，統加考定，頭白汗青，逡巡縮手。阮文達序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訾其但能詳記同異，未敢決擇是非，皆為才力所限，若為鈺也言之。顧以桑海餘生，得見老輩所未見，業已耗日力於此，亦安忍棄而置之！爰手寫校記七千數百條，編為三十卷，備列所見，不厭其詳，以便覆按。讀涑水書者，或有取焉。

戊辰歲寒，長洲章鈺式之甫記。

校各宋本︰

宋槧百衲本七種　此書已由傅氏影印行世，各本大槪具詳傅氏後記，茲更撮錄其要，幷以鈺所見者雜識之。

第一種，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字體方整渾厚，避諱至「構」字止，「愼」字間有刓去痕跡。第二百四十一卷、二百四十九卷之末，均有「左文林郞知紹興府嵊縣丞臣季祐之校正」字樣。此種，記刊板始末雖佚，涵芬樓印十一行本載有紹興二年餘姚縣重刊時銜名，祐之名列校刊監視中，「左文林」作「右脩職」，「季」作「桂」。是為紹興二年浙東茶鹽公使庫刊於餘姚之確證。涵芬本非紹興本，說詳下。各卷有「宋本」橢圓朱文，「焦氏家藏」大方朱文，「顧從德」聯珠白朱文，「項子昌氏」朱文，「毛氏九疇珍玩」白文，「季振宜」長方朱文，「汪士鐘印」白文，「藝芸主人」朱文各印。存卷數︰　一至八內卷一、卷二各缺一葉。　三十七至四十五內卷四十五缺一葉。　九十五至一百十一內卷一百零六缺一葉。　一百二十四至一百二十七　一百三十五至一百五十　一百五十九至一百七十六　一百八十至二百二十　二百二十二至二百三十　二百三十六至二百三十七　二百四十一至二百九十三　計一百七十六卷。　校記省稱「十二行本」。

第二種，半葉十五行，行二十五字，點畫勻整，字形略長，避諱至「愼」字、「敦」字止，當是光宗朝刊本，有「東吳沈天用記」長方朱文印，季、汪兩家藏印同上。存卷數︰　十一至十六內卷十五、卷十六各缺一葉。　二十三至二十七　計十一卷。　校記省稱「甲十五行本」。凡行數同者以甲、乙別之。

第三種，半葉十四行，行二十四字，字體古勁疏秀，似江南圖書館之景祐本唐書，「敦」字不避，當是光宗以前刻本，有「宋本」橢圓及季、汪兩家藏印同上。存卷數︰　十九至二十二內卷二十、卷二十二各缺一葉。　三十至三十三　計八卷。　校記省稱「十四行本」。

第四種，半葉十六行，行二十七字，間有二十八九字，不及他刻之工，避諱不謹嚴。有沈天用及季、汪兩家藏印同上。存卷數︰　三十五至三十六　四十六至五十二　六十九至七十五　一百十九至一百二十一　二百二十一　計二十卷。　校記省稱「甲十六行本」。

第五種，半葉十六行，行二十七字，古雅疏勁，刻手極精，避諱至「愼」字止，「敦」字不避，是光宗以前刻本，有季、汪兩家藏印同上。存卷數︰　五十三至五十六內卷五十四、卷五十五、卷五十六各缺一葉。　二百三十二至二百三十五　計八卷。　校記省稱「乙十六行本」。

第六種，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一字，「郭」、「敦」字皆缺筆，當是寧宗以後刻本，大字精楷，秀麗方峭，刻工有鋒穎，極似黃善夫史記、劉元超漢書，是建本之佳者。有「季振宜印」朱文，「御史之章」長方朱文，「滄葦」朱文各印及汪氏藏印同上。存卷數︰　五十七至六十八內卷五十八缺二葉，卷五十九缺一葉。　七十六至九十四內卷八十三缺六葉半，卷九十一缺半葉，卷九十四缺二葉半。　一百十二至一百十八　一百二十二至一百二十三　一百二十八至一百三十五內卷一百二十八缺兩半葉。　一百五十一至一百五十八　一百七十七至一百七十九　二百三十八至二百四十　計六十二卷。　校記省稱「甲十一行本」。

第七種，半葉十五行，行二十四字，字體精勁，與第三種十四行本相類，是光宗以後刻本，有「宋本」橢圓及季、汪氏兩家藏印同上。存卷數︰　二百三十一　計一卷。　校記省稱「乙十五行本」。

以上七種所記缺葉均據百衲本原書，百衲本又有鈔補之卷九、卷十、卷十七、卷十八、卷二十八、卷二十九、卷三十四、卷二百九十四。傅氏影印本凡缺葉之卷及鈔補整卷，與全書之卷首、卷末，均已用涵芬樓本抽換印成，全部皆宋刻，與原書微有不符。

涵芬樓影印宋本，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四部叢刊·書錄云︰避諱至「構」字止。鈺細勘本書卷三之三十一葉五行，此葉數、行數，均指胡克家翻刻胡三省注本；下同。「飾詞以相惇」，「惇」字已缺筆；避光宗諱、避嫌名者屢見，則謂避高宗諱字止者非也。首尾完全，首載御序，末載總目、進書表、獎諭詔、元祐元年杭州鏤板時銜名及紹興二年紹興府餘姚縣重刊時銜名、校勘監視人銜名。板匡字體與百衲本之第六種皆相似，惟逐葉板匡外皆有耳題，為顯然兩刻。校其正文，如第五十九卷二十七葉六行「誅其無道」，百衲本「誅」誤「非」，此本不誤。同卷二十八葉五行「操責讓之」，百衲本脫「操」字，此本「操」字與上句末「取」字並刻一格。第八十七卷十九葉十一行「揚言」，百衲本「揚」作「陽」，此本作「颺」。第一百十八卷十七葉十一行，百衲本「秦雍人」下空三格，此本「秦雍人」上有「姚泓滅」三字。類此者不知凡幾。百衲本定為建刻，此本當為建刻之重校本也。有「盧文弨印」白文，「汪士鐘印」白文印。餘如趙子昂、文徵明、唐伯虎等各藏印，均不可信。存全部。　校記稱「乙十一行本」。

京師圖書館藏北宋殘本，半葉十一行，行十九字，附音釋。為廣都費氏進脩堂刻。傅氏以百衲本中有明鈔補本，因就館本對校，鈺卽從之傳錄，館目存卷較多，餘未及也。

傅校卷數︰　九至十　十七　二十八至二十九　計五卷。　校記稱「傅校北宋本」。

參校本︰

明孔天胤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字，首尾完全。天胤序云︰「嘉靖甲辰六月開局，明歲三月完工。與考異三十卷，俱從唐太史宋板文字。」唐太史，卽荊川，見儀顧堂題跋。署銜為「中憲大夫提督浙江學校按察副使河汾孔天胤」，逐冊有「江西提學副使徐官書，嘉靖四十五年發貯本道」楷書。「隆慶壬申，提學副使邵晒理書籍關防」篆書。兩大長印。又「乙亭田氏藏書之印」、「方扶南入京後收藏」兩朱文印。此本與各宋本異同多相應，間有佳處，出各宋本之外。又有胡注本云誤而此本不誤者，疑卽據胡說改正，不敢遽信為全出宋本也。此書嘉靖乙巳刻成，至四十五年丙寅，僅二十一年，檢本書二百六十卷之十六葉、二百六十一卷之十二葉，均係補鈔，且用刻成空板，中縫刻有通鑑卷數字樣。為時未久，何以已有缺葉？能刻空葉，何不影刻補全？此事之不可解者。流傳旣罕，又不避宋諱，宜有人誤認為北宋刻也。皕宋樓藏書續志徑題為明仿宋刻本。又，胡注本卷二百二十三之三十六葉十二行有二空格，孔本同之。檢宋十二行本、宋乙十一行本，空格乃「滅絕」二字，頗疑孔刊板時或缺此卷之宋本，卽用胡注本補刊。同葉十四行「安隱」之「隱」作「穩」，當係用胡說改正文也。

采用各校本︰

資治通鑑刊本識誤三卷，陽城張敦仁撰。自序云︰「取紀事本末大字本及明萬曆間杭州所刻無注本參校。」杭本，卽吳勉學本，見本書每卷之首，脫卷二百四十三、卷二百四十四、卷二百四十五，共三卷。係用陳仁錫本補校，見本書自記。按張氏訂補正文，每與宋本暗合，鈺旣校各宋本，應采入校記以資佐證，餘說詳後。　校記稱「張校本」。

資治通鑑校勘記，宋本五卷，元本二卷，常熟張瑛字退齋。撰。凡例略云︰「初校用興文署原本改正胡克家本，又以紹興本對校」云云。是張氏以宋本校胡注正文，先鈺從事。所云紹興本，疑卽同縣瞿氏鐵琴銅劍樓所藏，與涵芬樓印行者為一本，卽百衲本之第六種，定為建本者也。涵芬樓缺葉卽用此本補足；見四部叢刊·書錄。凡校宋本者，亦采入校記以資佐證，餘說詳後。　校記稱「退齋以別於陽城張氏。校本」。張瑛校元本二卷，以校胡注文為多，關涉正文者大都見宋刻，故未另錄。

胡刻資治通鑑校字記，四卷，豐城熊羅宿撰。意在訂正張瑛校記。自序云︰「得興文署原本，取胡克家初印本逐一讐之」云云。今取關涉正文者錄之，亦以資佐證。　校記稱「熊校本」。

校例︰

一、凡胡氏注疑正文有誤，云「當作某字」，或云「當脫某字」，如卷一之六葉十一行，正文「美鬢」，注云︰「通鑑俗傳寫者多作美鬚，非也。」今校十二行本正作「鬢」，與注合。卷二之十一葉十七行，正文「大良造伐魏」，注云︰「大良造之下當有衞鞅二字」，今校十二行本正有「衞鞅」二字，與注合。此類甚多，校記中必全行照錄，以志胡氏遭亂僻居，未見佳刻，凡所擬議，今日得以證實，為校此書者第一快事，餘說詳後。

一、此記據校各本稍多，每卷下必分別注明，曰「校宋某本」，「校兩宋本」，曰「校宋某本又某本」。次參校本，曰「參校某本」，又次曰「錄某校本」。間有傳校傅校本，曰「傳校本」。

一、校字之例︰凡脫一字，曰「某本某下有某字」，脫二字或脫多字，曰「某本某下有某某幾字」。誤字，曰「某本某作某」。衍一字，曰「某本無某字」。衍二字或衍多字，曰「某本某下無某某幾字」。倒而可通者，曰「某本某某二字互乙」。不可通者，曰「某本作某某」。又通用字一見數見，胡注逐處注明者，則於第一見錄胡注，下記「下同」或「後同」字，以免煩瑣。至甲本與乙本有同異者，同者曰「某本同」，異者曰「某本作某」。又宋本脫誤之甚者，亦間記出，以資考證。

一、校文用經典釋文例，任舉二字或三數字標明，不出全句。

一、宋帝廟諱，已略見各宋本記略，於文義無關皆不記。古今字如无無、埶勢、皃貌、絜潔、孰熟、矦侯、灋法、陳陣、創瘡、亢吭之類，正俗字如因囙、國囯、體躰、館舘、懼惧、怪恠、恥耻、牀床、弔吊、遷迁之類，通用字如誼義、辨辯、修脩、游遊、耀燿、歡驩、案按、災灾、乃迺、與予之類，苟於文義無關，亦不記。

一、葉數、行數均指胡克家翻興文署本，以蘇、鄂各局本皆重翻胡刻，取其便於檢對。

附錄︰

胡氏注通鑑，凡事實有疑者，皆見注中，於文字歧異者亦然。鈺校各宋本，旣將注文錄入卷中，證明胡氏疑之有據。餘凡不能以鈺所見本證其是非者，如卷一之二十三葉，正文「取襄陽」，注云︰「陽」當作「陵」，各宋本仍作「陽」之類。今均分別輯出，以待別得善本校之。此體胡氏苦心，鈔胥之誚，所不計也，是為附錄一。

張敦仁通鑑刊本識誤三卷，計三千餘條，鈺用各宋本校胡克家覆元刻本，旣逐條錄入以證其同；餘凡張氏校出而不見於各宋本者，另行錄存，俾便參考，是為附錄二之一。又，張瑛資治通鑑校勘記宋本五卷，計九百餘條，自記云︰「以紹興本對勘。」鈺按紹興本惟百衲本中半葉十二行本為有確據，今涵芬樓印行本亦云紹興本，其實非紹興原槧，鈺旣於上文略言之。涵芬本有缺佚，云用常熟鐵琴銅劍樓本補完。張、瞿同家虞麓，頗疑用瞿藏本為之。鈺旣用涵芬本合校，而核諸此記，尚餘若干條出涵芬本之外，是張校之是否卽用瞿本，遂不敢定。旣全錄所校入校宋記以證其同，更錄張云宋本而不見於他宋本者以免遺漏，是為附錄二之二。

嘉定嚴衍氏於明季成資治通鑑補二百九十四卷，為四庫所未收，先後有江夏童氏、武進盛氏排印本，其書專訂涑水本書，錢大昕氏撰嚴先生傳極推重之。張敦仁通鑑刊本識誤外，別輯嚴氏書成通鑑補正略三卷；自序略云︰「嚴氏通鑑補卷帙繁鉅，茲舉改正、移置、存疑、備考、補注各條，彙而錄之。」鈺按嚴書改正一類，其別凡三︰一曰改，一曰删，一曰補。删、補二項，於讀通鑑者固有裨益，是否有當溫公編集本旨，未敢置議。改字一項，內分兩例，一為嚴氏糾正通鑑而徑改本文者，一為傳刻字誤而改者。張敦仁有「嚴氏皆由考證而來」一說。茲為校胡刻正文完備計，專輯改正誤字一類，如上附錄例存之，是為附錄三。

校餘雜記

溫公此書，於元豐七年表進，元祐元年下杭州鏤板，表文及鏤板時銜名，胡注本均附刻。惟考公本集乞黃庭堅同校通鑑副本奏，有「去年九月奉旨國子監鏤板」之說。菊坡叢話原書未見，見宋詩記事引。言之尤詳，云︰「元祐初，溫公還朝，作門下侍郞，用宰相蔡持正劄子付下國子監開板，板成，徧賜宰執。」張舜民畫墁集有賜資治通鑑呈范淳父七律一首，黃庭堅集·劉道原墓志，亦有「元祐七年刻資治通鑑版書成，詔賜其家。」以范祖禹、劉恕均預脩書之役，故當時均得賜本也。三朝名臣言行錄又載「陳忠肅瓘官太學博士，因發策引神宗序文，蔡卞有密令學中置板高閣」之舉。是杭本之外別有監本，監本之有無流傳，各藏家均未明載。稍後又有成都費氏進脩堂一刻。此三者，皆屬北宋本。費本，皕宋志目為北宋本，適園志但稱宋本。檢胡氏釋文辯誤，謂進脩堂本正文下附注多本之史炤。按史書係紹興三十年所刻，馮時行序稱「見可年幾七十，好學不衰」云云，作同時人語。如費本所采為史氏釋文，則費刻之果否在北宋，實一疑問。姑援不訾重器之例，沿其舊稱。又皕宋志別載一殘本，亦目為北宋刻，每葉二十行，行二十一字，「貞」「恆」字皆缺避，亦未知其審。南渡以後，則以紹興二年餘姚官刻為最先，此記目為第一種。又有建本，此記目為第六種。涵芬本卽建本之重校者。皆存當今藏家，明白可信。此外則檢明以來藏目，天祿琳瑯續編，著錄全帙，餘如脈望館之二種，近古堂之一種，傳是樓之三種，絳雲樓之二種，海源閣之一種，均標明宋本而不言何刻與夫行數、字數。年禩遼遠，幾經流轉，不能詳知究共幾刻及今日尚存與否。鈺就所見揣之，百衲本之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七各種，凡密行細字者，大都為天水坊刻，板心皆有正鑑幾字樣。第七種作鑑幾。必前刻目錄三十卷，後刻考異三十卷，與宋史·藝文志載涑水原書為三百五十四卷正同。蘇軾撰溫公行狀作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考異三十卷，不及目錄。顧棟高編溫公年譜引行狀作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未知何以互歧。私計官私所藏，大都不能出此十種內外。惟進脩堂本，鈺僅傳沅叔校本五卷，京師圖書館目列殘本三種，當有零葉可供校補，適園藏書志所載存卷尤多，志中於七、八兩卷舉出異文八條，就此校記核之，合者六條，「桐柱」「博狼」兩條卽不見他宋本，知可校者必多，羇窮垂老，乞假無由，祇得徐以俟之。

胡氏初以資治通鑑音義、釋文各本乖異，刊正為廣注九十七卷，著論十卷。遇亂失前書，復購他本為之注，始以考異及所著者散入各文之下。本台州府志，見宋史翼。此本自序言「寶祐丙辰始肆力是書」，不言用何本。「復購他本注之」，亦不言何本。「他本」二字，自序外一見卷三十二之二十四葉注，觀堂集林謂卽興文署本。鈺按胡氏義不臣元，故以他字外之，理極可信。注中稱蜀本者最多，凡十七見，卷六十之二十五葉，卷六十九之二葉，又十七葉，卷七十二之二十二葉，卷一百十四之二十八葉，卷一百十五之十二葉，卷一百十八之二十八葉，卷一百三十七之九葉，卷一百五十三之九葉，卷一百七十九之二十二葉，卷一百八十七之十八葉，卷二百十一之十六葉，卷二百十六之二十五葉，卷二百四十四之六葉，卷二百五十之十七葉，卷二百五十二之二十六葉，卷二百七十七之九葉。知卽進脩堂本。稱「杭本」者一見，卷一百七十之二十九葉。知卽元祐元年杭州鏤板本。餘則無可徵者。今所見宋刻，或殘或完至七八種，校勘之頃，竟未有一本與注本吻合者，究不知胡氏所注時專據何本。又有注明「傳寫本」者凡七見，卷一之六葉，卷十三之二十七葉，卷十七之二十二葉，卷四十八之二十一葉，卷五十九之二十五葉，卷七十六之二十七葉，卷一百五十四之十葉。則更無從取證。頗疑胡氏掇拾各殘本彙集成部而注之，躬遭國變，苦學如此，前脩在望，不禁奮起。

胡氏注此書，謹嚴至極，至嚴氏通鑑補有「身之立意不改原文，每每將錯就錯，誤人不淺」之譏。嚴書一百十八卷。鈺統全書核之，不但注所疑正文於注中，卽尋常脫文亦不添補，如卷一百四十五目高祖武皇帝下注云︰「此卷武皇帝下合有一字。」又筆畫微異，亦必校出，如卷四之二十二葉正文畫以五采，注云︰「畫古畵字通。」又兩字顚倒，可隨筆乙轉，亦必加注，如卷一百四十八之二十二葉正文「詔魏」，注云︰「魏字當在詔字之上。」是則全書之注悉遵所用舊本，可以類推。卷二百六十四之十九葉注云︰「昭宗實錄皆云辛巳，今從之。」是胡注間有據他書校補正文處，惟僅此一見，非全書通例也。今胡翻元槧無「辛巳」二字，乃係刻時脫文。宋十二行本、乙十一行本皆不脫。惟書由手注，加注所在，可自審定，乃卷十五之十六葉正文「以饗士卒私養錢」，胡氏於「錢」下注云︰「當從漢書以私養錢屬下句。」卷一百八十六之二十七葉正文「熊耳山南據要道」，胡氏於「山」下注云︰「熊耳山在熊州南。」又於「道」下注云︰「南字當屬上句。」未免多費筆墨。至卷二百之三十葉正文「不敢復出福信」，注「復，扶又翻」四字於福字下，則疑出寫刻之誤也。胡氏注中錄考異亦不改字，見卷八十四之二葉等處，有脫字則識之，見卷二百四十八之二十五葉；疑考異有闕文則注之，見卷二百五十八之十四葉；有移置處則注之，見卷二百七十三之四葉。蓋尊考異與正文同也。又注引他書亦不改字，如卷六十之六葉注引醫書云︰「閏當作閒。」卷一百四十三之四葉注引通典云︰「泰始三年，劉勔破劉順於宛唐，宛唐卽死虎，字之誤也。」此類其多，不悉舉。然亦有校他書之誤入通鑑注者，如卷一百四十一之二十三葉校齊書·王敬則傳直閤將軍一條，卷一百四十四之三十二葉校梁書鎭軍一條是也。

胡氏注本非興文署刊，王國維觀堂集林考之詳矣，大意謂興文署刊行本當在至元十年間，胡氏注成於至元二十三年，作序之王磐，致仕在至元二十一年，無從為胡氏作序，且序文亦無一語及於梅磵，故定興文署刊為溫公原書而非胡注。鈺按王磐序有「興文署剡刻版本，頒布天下，以資治通鑑為起端之首」數語，尤可證成此說。是王磐所序之本必係無注本，卽觀堂定為胡氏所云「他本」者，各藏目均未之見也。讀胡氏自序有云︰「前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又云︰「古人注書，文約而義見；今注博則博矣，反之於約，有未能焉。」是注本為梅磵手定；清容且云「定注今在家」，若無可疑者，今檢卷二百五十八之二十一葉「營于趙城」下注，先引史記注，又引九域志，下云︰「余按宋白旣以趙城為造父所封之地，此又引史記注，何所折衷哉！」「余按」云云，頗似校書者駁注文語氣，此可疑者一。卷一百四十之二十葉「八姓」下注︰「嵇恐當作奚。今據魏書·官氏志自有嵇姓，嵇敬之嵇。」是竟似自駁前說，未定一是，此可疑者二。卷二百七十八之二十一葉注，「年六十七。按下文云登極之年已踰六十，則是年年六十八。」一條，亦自駁前說，與上例同。又卷一百九十三之十一葉注云︰「一本此下有考異。」按宋本通鑑考異突利可汗入朝下無考異。按溫公通鑑與考異各自為書，未聞有考異散入正文之本，胡氏據注本當亦同之。此注云云，似校刻時另見胡氏他稿有考訂處乃加此一語，此可疑者三。有此數疑，是定注之說，似屬難信。至卷一百三十一之六葉「請徵」下注云︰「請下當有徵字。」今胡克家翻刻元本有「徵」字，是元刻底本未必從原稿出，尤其明證也。

# 新註資治通鑑序

宋胡三省

古者國各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檮杌雖不可復見，春秋經聖人筆削，周轍旣東，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刺譏其先，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時，獨有秦記。太史公因春秋以為十二諸侯年表，因秦記以為六國年表，三代則為世表。當其時，黃帝以來諜記猶存，具有年數，子長稽其曆、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咸與古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略無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子之弗論次，蓋其愼也。」子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紀年出於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及見也。子長之史，雖為紀、表、書、傳、世家，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雖以紀紀年，而書事略甚，蓋其事分見志、傳，紀宜略也。自荀悅漢紀以下，紀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西，江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穎士依春秋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書，存者復無幾。乙部書以遷、固等書為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以備乙庫之藏耳。

宋朝英宗皇帝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為編年一書，神宗皇帝以鑑于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曰資治通鑑，且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溫公之意，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以為是書。治平、熙寧間，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辯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國論，專以書局為事。其忠憤感槩不能自已於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是也。至於黃幡綽、石野猪俳諧之語，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

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為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訖文侯之命而繫之秦，魯春秋則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左丘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惎智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此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

溫公徧閱舊史，旁採小說，抉擿幽隱，薈稡為書，勞矣。而脩書分屬，漢則劉攽，三國汔于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為一書，豈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

公自言︰「脩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徧觀者矣。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參訂羣書之異同，俾歸于一。目錄三十卷，年經國緯，不特使諸國事雜然並錄者粲然有別而已，前代曆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實著於目錄上方，是可以凡書目錄觀邪！

先君篤史學，淳祐癸卯始患鼻衄，讀史不暫置，灑血漬書，遺跡故在。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三劉，註解多矣。章懷註范史，裴松之註陳壽史，雖間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備，以示博洽。晉書之楊正衡，唐書之竇苹、董衝，吾無取焉。徐無黨註五代史，粗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於蜀史炤，馮時行為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溫公之子康釋文，與炤本大同而小異。公休於書局為檢閱官，是其得溫公辟咡之敎詔，劉、范諸公羣居之講明，不應乖剌乃爾，意海陵釋文非公休為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對曰︰「願學焉。」

乙巳，先君卒，盡瘁家蠱，又從事科舉業，史學不敢廢也。寶祐丙辰，出身進士科，始得大肆其力於是書。游宦遠外，率攜以自隨；有異書異人，必就而正焉。依陸德明經典釋文，釐為廣註九十七卷；著論十篇，自周訖五代，略敍興亡大致。咸淳庚午，從淮壖歸杭都，延平廖公見而韙之，禮致諸家，俾讎校通鑑以授其子弟，為著讎校通鑑凡例。廖轉薦之賈相國，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旣而軍潰，間道歸鄕里。丙子，浙東始騷，辟地越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為之註，始以考異及所註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曆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註焉。汔乙酉冬，乃克徹編。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舛謬，悉改而正之，著辯誤十二卷。

嗚呼！註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辨其當否，臣瓚總諸家之說而駁以己見。至小顏新註，則又譏服、應之疏紊尚多，蘇、晉之剖斷蓋尠，訾臣瓚以差爽，詆蔡謨以牴牾，自謂窮波討源，構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議顏者猶顏之議前人也。人苦不自覺，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註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註，博則博矣，反之於約，有未能焉。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而取正。或勉以北學於中國，嘻，有志焉，然吾衰矣！

旃蒙作噩，冬，十有一月，乙酉，日長至，天台胡三省身之父書于梅磵蠖居。

# 興文署新刊資治通鑑序

元王磐

古今載籍之文，存於世者多矣。苟不知所決擇而欲遍觀之，則窮年不能究其辭，沒世不能通其義，是猶入海算沙，成功何年！善乎孟子之言曰︰「堯、舜之智而不遍知，急先務也。」大抵士君子之學，期於適用而已；馳騖乎高遠，陷溺乎異端，放浪於詞華，皆不足謂之學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說命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若此者可謂適用之學矣。

前脩司馬文正公，遍閱歷代舊史，旁採諸家傳記，删繁去宂，舉要提綱，纂成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上起戰國，下終五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間，賢君、令主、忠臣、義士、志士、仁人，興邦之遠略，善俗之良規，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節，叩函發帙，靡不具焉。其於前言往行，蓋兼畜而不遺矣；其於裁量庶事，蓋擬議而有準矣。士之生也，苟無意於斯世則已；如其抱負器業，未甘空老明時，將以奮發而有為也，其於是書，可不熟讀而深考之乎！

朝廷憫庠序之荒蕪，歎人材之衰少，乃於京師剏立興文署，署置令、丞幷校理四員，咸給錄廩，召集良工，剡刻諸經子史版本，頒布天下，以資治通鑑為起端之首，可謂知時事之緩急而審適用之先務者矣。

噫！遐鄕小邑，雖有長材秀民，嚮慕於學而無書可讀，憫默以空老者多矣。是書一出，其為天下福澤利益，可勝道哉！畢圯上老人出袖中一書，而留侯為萬乘師；穆伯長以昌黎文集鏤板，而天下文風遂變。今是書一布，不及十年，而國家人材之盛可拭目而觀之矣。

翰林學士王磐序。

# 宋神宗資治通鑑序禦製

宋趙頊

朕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書亦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詩、書、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鑑戒於後世者也。

漢司馬遷紬石室金匱之書，據左氏國語，推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采經摭傳，罔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馳騁上下數千載間，首記軒轅，至于麟止，作為紀、表、世家、書、傳，後之述者不能易此體也。惟其是非不謬於聖人，褒貶出於至當，則良史之才矣。

若稽古英考，留神載籍，萬機之下，未嘗廢卷。嘗命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俾就祕閣繙閱，給吏史筆札，起周威烈王，訖于五代。光之志以為周積衰，王室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平王東遷，齊、楚、秦、晉始大，桓、文更霸，猶託尊王為辭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韓、趙、魏為諸侯，周雖未滅，王制盡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其所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條敎，斷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辭令淵厚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六『章︰乙十一行本，六作四。』卷，列于戶牖之間盡古今之統，博而得其要，簡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

荀卿有言︰「欲觀聖人之迹，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若夫漢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謂「吾無間焉」者。自餘治世盛王，有慘怛之愛，有忠利之敎，或知人善任，恭儉勤畏，亦各得聖賢之一體，孟軻所謂「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于荒墜顚危，可見前車之失；亂賊姦宄，厥有履霜之漸。詩云︰「商鑑不遠，在夏后之世。」故賜其書名曰「資治通鑑」，以著朕之志焉耳。

治平四年十月初開經筵，奉聖旨讀資治通鑑。其月九日，臣光初進讀，面賜御製序，令候書成日寫入。

# 資治通鑑卷第一

## 周紀一起著雍攝提格（戊寅），盡玄黓困敦（壬子），凡三十五年。

爾雅︰太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是為歲陽。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掩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是為歲名。周紀分註「起著雍攝提格」，起戊寅也。「盡玄黓困敦」，盡壬子也。閼，讀如字；史記作「焉」，於乾翻。著，陳如翻。雍，於容翻。黓，逸職翻。單閼，上音丹，又特連翻；下烏葛翻，又於連翻。牂，作郞翻。涒，吐魂翻。灘，吐丹翻。困敦，音頓。杜預世族譜曰︰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封於邰；及夏衰，稷子不窋竄於西戎。至十二代孫太王，避狄遷岐；至孫文王受命，武王克商而有天下。自武王至平王凡十三世，自平王至威烈王又十八世，自威烈王至赧王又五世。張守節曰︰因太王居周原，國號曰周。地理志云︰右扶風美陽縣岐山西北中水鄕，周太王所邑。括地志云︰故周城一名美陽城，在雍州武功縣西北二十五里。紀，理也，統理衆事而繫之年月。溫公繫年用春秋之法，因史、漢本紀而謂之紀。邰，湯來翻。夏，戶雅翻。窋，竹律翻。在雍，於用翻。

威烈王名午，考王之子。諡法︰猛以剛果曰威；有功安民曰烈。沈約曰︰諸複諡，有諡人，無諡法。

**二十三年**（戊寅、前四○三）上距春秋獲麟七十八年，距左傳趙襄子惎智伯事七十一年。惎，毒也，音其冀翻。

**1**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此溫公書法所由始也。魏之先，畢公高後，與周同姓；其苗裔曰畢萬，始封於魏。至魏舒，始為晉正卿；三世至斯。趙之先，造父後；至叔帶，始自周適晉；至趙夙，始封於耿。至趙盾，始為晉正卿；六世至籍。韓之先，出於周武王；至韓武子事晉，封於韓原。至韓厥，為晉正卿；六世至虔。三家者，世為晉大夫，於周則陪臣也。周室旣衰，晉主夏盟，以尊王室，故命之為伯。三卿竊晉之權，暴蔑其君，剖分其國，此王法所必誅也。威烈王不惟不能誅之，又命之為諸侯，是崇獎奸名犯分之臣也，通鑑始於此，其所以謹名分歟！

臣光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分，扶問翻；下同。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夫以四海之廣，夫以，音扶。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章︰十二行本「莫」下有「敢」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紀綱『章︰十二行本，二字互乙；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哉！是故天子統三公，統，他綜翻。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治，直之翻。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支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衞心腹，支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治，直吏翻。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

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繫，戶計翻。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王『章︰十二行本「王」作「周」；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室，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惓惓也。惓，逵員翻。漢·劉向傳︰忠臣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惓惓，猶言勤勤也。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矣，史記︰商帝乙生三子︰長曰微子啓，次曰中衍，季曰紂。紂之母為后。帝乙欲立啓為太子，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乃立紂。紂卒以暴虐亡殷國。孔［鄭］玄義曰︰物之大者莫若於天；推父比天，與之相配，行孝之大，莫大於此；所謂「嚴父莫大於配天」也。又孔氏曰︰禮記稱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俱為其本，可以相配，故王者皆以祖配天。諡法︰除殘去虐曰湯。然諡法起於周；蓋殷人先有此號，周人遂引以為諡法。分，扶問翻。長，知兩翻。卒，子恤翻。以季札而君吳則太伯血食矣，吳王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昩，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立諸樊。諸樊卒，以授餘祭，欲兄弟以次相傳，必致國於季札；季札終讓而逃之。其後諸樊之子光與餘昩之子僚爭國，至於夫差，吳遂以亡。宗廟之祭用牲，故曰血食。太伯，吳立國之君。范甯曰︰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周太王之元子，故曰太伯。陸德明曰︰壽夢，莫公翻。餘祭，側介翻。餘昩，音末。然二子寧亡國而不為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故曰禮莫大於分也。

夫禮，辨貴賤，序親疏，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夫，音扶。別，彼列翻。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旣亡，則禮安得獨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衞，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左傳︰衞孫桓子帥師與齊師戰于新築，衞師敗績。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旣而衞人賞之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孔子聞之曰︰「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繁纓，馬飾也。繁，馬鬣上飾；纓，馬膺前飾。晉志註曰︰纓在馬膺如索帬。繁，音蒲官翻。纓，伊盈翻。索，昔各翻。衞君待孔子而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為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見論語。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先，悉薦翻。誠以名器旣亂則上下無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治，直之翻；下同。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堅冰至，」坤初六爻辭。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書曰︰「一日二日萬幾，」皋陶謨之辭。孔安國註曰︰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幾，居依翻。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分，扶問翻。

嗚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謂齊桓公、晉文公至悼公以及楚莊王、吳夫差之類。大夫擅政，謂晉六卿、魯三家、齊田氏之類。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矣，喪，息浪翻。然文、武之祀猶緜緜相屬者，屬，聯屬也，音之欲翻。凡聯屬之屬皆同音。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懼而不敢違。太叔帶之難，襄王出居于氾。晉文公帥師納王，殺太叔帶。旣定襄王于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云云。杜預曰︰闕地通路曰隧，此乃王者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王章者，章顯王者異於諸侯。古者天子謂同姓諸侯為伯父、叔父。隧，音遂。惡，烏路翻。難，乃旦翻。氾，音汎。勞，力到翻。闕，其月翻。縣，音玄。柩，其久翻。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不衆於邾、莒，曹、滕、邾、莒，春秋時小國。莒，居許翻。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強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魯大夫季氏，自季友以來，世執魯國之政。季平子逐昭公，季康子逐哀公，然終身北面，不敢篡國。田常，卽陳恆。田氏本陳氏；溫公避國諱，改「恆」曰「常」。陳成子得齊國之政，殺闞止，弑簡公，而亦不敢自立。史記·世家以陳敬仲完為田敬仲完，陳成子恆為田常，故通鑑因以為據。白公勝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弑王不祥，焚庫無聚。」智伯當晉之衰，專其國政，侵伐鄰國，於晉大夫為最強；攻晉出公，出公道死。智伯欲幷晉而不敢，乃奉哀公驕立之。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為，然而卒不敢者，卒，子恤翻，終也。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奸，居寒翻，亦犯也。分，扶問翻。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史記·六國年表︰定王十六年，趙、魏、韓滅智伯，遂三分晉國。天子旣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幷棄之也。陸德明經典釋文︰凡復字，其義訓又者，並音扶又翻。先王之禮於斯盡矣！

或者以為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強盛，三家分晉國，時因謂之「三晉」，猶後之三秦、三齊也。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強，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夫，音扶。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壞，音怪，人毀之也。

烏呼！君臣之禮旣壞矣，此壞，其義為成壞之壞，讀如字。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長，知兩翻。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謂齊、宋亡於田氏，魯、陳、越亡於楚，鄭亡於韓也。泯，彌忍翻，盡也，又彌鄰翻。毛晃曰︰沒也，滅也。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說文曰︰糜，糝也；取糜爛之義，音忙皮翻。幾，居依翻，又渠希翻，近也。豈不哀哉！

**2**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韋昭曰︰智宣子，晉卿荀躒之子申也。瑤，宣子之子智伯也，諡曰襄子。智果，智氏之族也。宵，宣子之庶子也。按諡法︰聖善周聞曰宣。智氏溢美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韋昭曰︰不仁也。美鬢長大則賢，通鑑俗傳寫者多作「美鬚」，非也。國語作「美鬢」，今從之。『章︰十二行本正作「鬢」；孔本同。乙十一行本作「鬚」。』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韋昭曰︰給，足也。巧文，巧於文辭。伎，渠綺翻。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韋昭曰︰待，猶假也。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此事見國語。按左傳哀公二十三年，晉荀瑤伐齊，始見于傳。哀二十三年，史記元王五年也。荀躒，智文子也。定十四年，智文子猶見于傳。智宣子之事，傳無所考。立瑤之議，當在元王五年之前。韋昭曰︰太史掌氏姓，周禮春官之屬；小史掌定世繫，辨昭穆。鄭司農註云︰史官主書，故韓宣子聘魯，觀書于太史。世繫，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賈公彥疏曰︰註引太史證之者，太史史官之長，共其事故也。蓋周之制，小史定姓氏，其書則太史掌之。智果欲避智氏之禍，故於太史別族。宋祁國語補音︰別，彼列翻；又如字。

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趙簡子，文子之孫鞅也。諡法︰一德不懈曰簡。白虎通曰︰子，孳也，孳孳無已也。趙岐曰︰子者，男子之通稱也。長，知兩翻。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孔穎達曰︰書者，舒也。書緯·璇璣鈐云︰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得展舒也。世本曰︰沮誦、蒼頡作書。釋文［名］曰︰書，庶也，紀庶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簡紙，求不滅也。簡，竹策也。以授二子曰︰「謹識之！」識，職吏翻，記也。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習，熟也。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毛晃曰︰奏，進上也。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

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姓譜︰尹，少昊之子，封於尹城，子孫因為氏。韋昭曰︰晉陽，趙氏邑。為，治也。班志曰︰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龍山在西，晉水所出，東入汾。臣瓚曰︰所謂唐，今河東永安縣是也，去晉四百里。括地志曰︰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鄕縣西。今按水經註︰晉水出晉陽縣西龍山。昔智伯遏晉水以灌晉陽，其水分為二流，北瀆卽智氏故渠也。同過水出沾縣北山，西過榆次縣南，又西到晉陽縣南。榆次縣南水側有鑿臺，戰國策所謂「智伯死於鑿臺之下」，卽此處也。參而考之，晉陽故城恐不在蒲州。水經註又云︰叔虞封於唐，縣有晉水，故改名為晉。子夏序詩，「此晉也而謂之唐」，是也，與班志合。瓚說及括地志未知何據。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繭絲，謂浚民之膏澤，如抽繭之緒，不盡則不止。保障，謂厚民之生，如築堡以自障，愈培則愈厚。宋祁曰︰障，之亮翻，又音章。尹鐸損其戶數。韋昭曰︰損其戶，則民優而稅少。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而，汝也。難，乃旦翻，患也，阨也。少，音多少之少。重之為多，輕之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

及智宣子卒，卒，子恤翻。智襄子為政，諡法︰有勞定國曰襄。為政，為晉國之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韓康子，韓宣子之曾孫莊子之子虔［虎］也。魏桓子，魏獻子之子曼多之孫駒也。諡法︰溫柔好樂曰康；辟土服遠曰桓。爾雅︰四方而高曰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姓譜︰段，鄭共叔段之後。智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章︰十二行本無「難」字；乙十一行本同。』難必至矣！」春秋以來，大夫之家臣謂大夫曰主。難，乃旦翻；下同。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不然。夏書有之︰『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書·五子之歌之辭。夏，戶雅翻。見，賢遍翻，發見也，著也，形也。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夫，音扶。段規，韓康子之相也。相，息醬翻；下同。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蜹、蟻、蜂、蠆，皆能害人，宋祁曰︰蜹，如銳翻；又字林︰人劣翻。秦人謂蚊為蜹。今按︰蜹，小蟲，日中羣集人之肌膚而嘬其血，蚊之類也。蜂，細腰而能螫人。蠆亦毒蟲，長尾，音丑邁翻。況君相乎！」弗聽。

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好，呼到翻。愎，弼力翻，狠也。狃，女九翻，驕忲也，又相狎也。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後『章︰十二行本「後」作「則」；乙十一行本同。』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於智伯。毛晃曰︰邑，都邑。四井為邑，四邑為丘；邑方二里，丘方四里。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註︰公邑，謂六遂餘地。家邑，大夫之采地。此又與四井之邑不同。又都，國都；邑，縣也。左傳︰凡邑有先君宗廟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此謂大縣邑也。杜預引周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恐誤。四井之邑方二里，豈能容宗廟城郭！如論語「十室之邑」，西都賦「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則是四縣四井之都邑也。若千室之邑、萬家之邑，則非井邑矣。項安世曰︰小司徒井牧田野，以四井為邑，凡三十六家；除公田四夫，凡三十二家；遂大夫會為邑者之政，以里為邑，凡二十五家。遂大夫蓋論里井之制，二十五家共一里門，卽六鄕之二十五家為一閭也；小司徒蓋論溝洫之制，四井為邑，共用一溝，卽匠人所謂「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也。居則度人之衆寡，溝則度水之衆寡，此其所以異歟！毛、項二說皆明周制，參而考之，戰國之所謂邑非周制矣。致，送至也。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曰︰「何故弗與？」任章，魏桓子之相也。姓譜︰黃帝二十五子，十二人各以德為姓，第一曰任氏。又任為風姓之國，實太昊之後，主濟祀，今濟州任城卽其地。任，市林翻。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索，山客翻，求也。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逸書也。敗，補邁翻。主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智氏矣，柰何獨以吾為智氏質乎！」質，脂利翻，物相綴當也。又質讀如字，亦通。質，謂椹質也，質的也。椹質受斧，質的受矢。言智伯怒魏桓子，必加兵於魏，如椹質之受斧，質的之受矢也。桓子曰︰「善。」復與之萬家之邑一。復，扶又翻。

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於趙襄子，康曰︰皋，姑勞切；狼，盧當切；春秋蔡地，後為趙邑。余據春秋之時，晉、楚爭盟，晉不能越鄭而服蔡。三家分晉，韓得成皋，因以幷鄭，時蔡已為楚所滅，鄭之南境亦入于楚，就使皋狼為蔡地，趙襄子安得而有之！漢書·地理志西河郡有皋狼縣，又有藺縣。漢之西河，春秋以來皆為晉境，而古文「藺」字與「蔡」字近，或者「蔡」字其「藺」字之訛也。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帥，讀曰率。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走，則豆翻，疾趨之也。趨，七喻翻。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從，才用翻。長子縣，周史辛伯所封邑。班志屬上黨郡。陸德明曰︰長子之長，丁丈翻。顏師古曰︰長，讀為短長之長；今讀為長幼之長，非也。崔豹古今註曰︰城，盛也，所以盛受民物也。淮南子曰︰鯀作城。盛，時征翻。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罷，讀曰疲。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韋昭曰︰謂誰與我同力也。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邯鄲，卽春秋邯鄲午之邑也。班志，邯鄲縣屬趙國。張晏曰︰邯鄲山在東城下。單，盡也。城郭從邑，故旁加邑。宋白曰︰邯鄲本衞地，後屬晉；七國時為趙都，趙敬侯自晉陽始都邯鄲。余按史記·六國年表，周安王之十六年，趙敬侯之元年；烈王之二年，趙成侯之元年。成侯二十二年，魏克邯鄲，是年顯王之十六年也。二十四年，魏歸邯鄲。若敬侯已都邯鄲，魏克其國都而趙不亡，何也？至顯王二十二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是年肅侯之三年也。意此時趙方都邯鄲，蓋肅侯徙都，非敬侯也。邯，音寒。鄲，音丹，康多寒切。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韋昭曰︰浚，煎也，讀曰醮。宋祁曰︰浚，蘇俊翻；醮，子召翻；余謂浚讀當如宋音。浚者，疏瀹也，淘也，深也。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古者諸侯之大夫，其家之臣子皆稱之曰主，死則曰先主，考左傳可見已。屬，陟玉翻。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

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高二尺為一版；三版，六尺。沈竈產鼃，民無叛意。沈，持林翻。顏師古漢書音義曰︰鼃，黽也，似蝦蟇而長脚，其色青。史游急就章曰︰蛙，蝦蟇。陸佃埤雅曰︰鼃，似蝦蟇而長踦，瞋目如怒。鼃，與蛙同，音下媧翻。智伯行水，據經典釋文，凡巡行之行，音下孟翻；後倣此。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兵車，尊者居左，執弓矢；御者居中；有力者居右，持矛以備傾側，所謂車右是也。韓、魏畏智氏之強，一為之御，一為之右。驂，與參同，參者，三也。三人同車則曰驂乘，四人同車則曰駟乘。左傳︰齊伐晉，燭庸之越駟乘。杜預註曰︰四人共乘者殿車。乘，石證翻。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跗，音夫，足趾也。班志︰汾水出汾陽北山。汾陽縣屬太原郡，安邑縣屬河東郡。史記正義曰︰安邑故城在絳州夏縣東北十五里。應劭曰︰絳水出河東絳縣西南。平陽縣亦屬河東郡。安邑，魏絳始居邑。平陽，韓武子玄孫貞子始居之。桓、康二子之肘足接，蓋各為都邑慮也。水經註曰︰絳水出絳縣西南，蓋以故絳為言，其水出絳山東，西北流而合于澮，猶在絳縣界中。智伯所謂「汾水可以灌安邑」，或亦有之；「絳水可以灌平陽」，未識所由。余謂自春秋之季至于元魏，歷年滋多，郡縣之離合，川谷之遷改，有不可以一時所睹為據者。史記正義曰︰韓初都平陽，今晉州也。括地志曰︰絳水一名白，今名沸泉，源出絳山，飛泉奮湧，揚波注縣，積壑三十餘丈，望之極為奇觀，可接引北灌平陽城。酈道元父範，歷仕三齊，少長齊地，熟其山川，後入關死於道，未嘗至河東也。此蓋因耳學而致疑。括地志成於唐之魏王泰，泰者，太宗之愛子，羅致天下一時名儒以作此書，其考據宜詳，當取以為據。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以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夫，音扶。難，乃旦翻。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不沒者三版，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讒人欲為趙氏游說，使主疑於二家而懈於攻趙氏也。不然，夫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絺疵請使於齊。夫，音扶；餘並同。難，乃旦翻。降，戶江翻，下也，服也。說，輸芮翻。懈，居隘翻，怠也。危難，如字。悛，丑緣翻，改也，止也。絺，抽遲翻，姓也。康曰︰「絺」當作「郗」，姓譜諸書未有從絲者，疑借字。余按姓譜︰絺姓，周蘇忿生支子，封於絺，因氏焉。為趙之為，音于偽翻。使，疏吏翻。疵請出使以避禍也。

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以攻趙，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帥，讀曰率。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謀泄，則禍立至矣。」張孟談曰︰「謀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傷也！」二子乃潛與張孟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姓譜︰張氏本自軒轅第五子揮，始造弦，寔張網羅，世掌其職，後因氏焉。風俗傳云︰張、王、李、趙，黃帝所賜姓也。又晉有解張，字張侯，自此晉國有張氏。唐姓氏譜︰張氏出自姬姓，黃帝子少昊青陽氏第五子揮正始制弓矢，子孫賜姓張。周宣王卿士張仲，其後裔事晉為大夫。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將，卽亮翻，又音如字。將，領也。卒，臧沒翻。說文︰吏人給事者衣為卒，卒衣有題識；其字從「衣」從「十」。大敗智伯之衆，以此敗彼曰敗。敗，比邁翻。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史記·六國年表，三晉滅智氏在周定王十六年，上距獲麟二十七年。皇甫謐曰︰元王十一年癸未，三晉滅智伯。唯輔果在。以別族也。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夫，音扶。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夫，音扶。帥，所類翻。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書·禹貢︰雲土夢作乂。孔安國註云︰雲夢之澤在江南。左傳︰楚王以鄭伯田江南之夢。杜預註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班志︰雲夢澤在南郡華容縣南。祝穆曰︰據左傳䢵夫人弃子文於夢中，言夢而不言雲，楚子避吳入于雲中，言雲而不言夢，則知雲、夢二澤也。漢陽志︰雲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又安陸有雲夢澤，枝江有雲夢城。蓋古之雲夢澤甚廣，而後世悉為邑居聚落，故地之以雲夢得名者非一處。竹箭之產，荊楚為良；雲夢，楚之地也。夢，如字，又莫公翻。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矯，舉夭翻。揉，如久翻。康曰︰揉曲為矯，揉所以橈曲而使之直也。羽者，箭翎。括者，箭窟受弦處。括，音聒，通作「筈」。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左傳︰楚封吳夫槪王於棠谿。戰國之時，其地屬韓，出金甚精利。劉昭郡國志︰汝南郡吳房縣有棠谿亭。杜佑通典曰︰棠谿在今汝州郾城縣界。九域志︰蔡州有冶爐城，韓國鑄劍之地。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強。毛晃曰︰鎔，銷也，鑄也；說文︰鑄器法也。董仲舒傳︰猶金在鎔。註︰鎔，謂鑄器之模範。範，法也，式也。禮運︰範金合土。砥，軫氏翻，柔石也。礪，力制翻，䃺也。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挾，檄頰翻。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挾，戶頰翻。朱元晦曰︰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勝，音升。乳，儒遇翻，乳育也。乳狗，育子之狗也。搏，伯各翻。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虎而傅翼，其為害也愈甚。夫德者人之所嚴，嚴，敬也。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易，以豉翻。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顚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先，悉薦翻。後，戶遘翻。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3**三家分智氏之田。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說文︰桼，木汁可以䰍物；下從水，象桼如水滴而下也。漢書·張騫傳︰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韋昭註曰︰飲器，椑榼也。晉灼曰︰飲器，虎子屬也。或曰，飲酒之器也。師古曰︰匈奴嘗以月氏王頭與漢使歃血盟，然則飲酒之器是也。韋云椑榼，晉云虎子，皆非也。椑榼，卽今之偏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也。虎子，褻器，所以溲便者。椑，音鼙。榼，克合翻。氏，音支。使，疏吏翻。歃，色甲翻。盛，時征翻。褻，息列翻。溲，疏鳩翻。便，毘連翻。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豫，姓也。讓，名也。戰國之時又有豫且，不知其同時否也。為，音于偽翻；下同。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挾，持也。劉向曰︰匕首，短劍。鹽鐵論曰︰匕首長尺八寸；頭類匕，故云匕首。匕，音比。廁，初吏翻，圊也。長，直亮翻。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索，山客翻。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為報仇，眞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舍，讀曰捨。豫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癩，落蓋翻，惡疾也。啞，倚下翻，瘖也。行乞於市，神農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此立市之始也。鄭氏周禮註曰︰市，雜聚之處。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自春秋之時，趙宣子謂之宣孟，趙文子謂之趙孟，其後遂襲而呼為趙孟。孟，長也。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易，以豉翻。何乃自苦如此？求以報仇，不亦難乎！」豫讓曰︰『章︰十二行本「曰」下有「不可」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旣已委質為臣，經典釋文曰︰質，職日翻。委質，委其體以事君也。後漢書註︰委質，屈膝。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遂殺之。自智宣子立瑤，至豫讓報仇，其事皆在威烈王二十三年之前，故先以「初」字發之。溫公之意，蓋以天下莫大於名分，觀命三大夫為諸侯之事，則知周之所以益微，七雄之所以益盛；莫重於宗社，觀智、趙立後之事，則知智宣子之所以失，趙簡子之所以得；君臣之義當守節伏死而已，觀豫讓之事，則知策名委質者必有霣而無貳。其為後世之鑑，豈不昭昭也哉！

襄子為伯魯之不立也，有子五人，不肯置後。封伯魯之子於代，代國在夏屋句注之北，趙襄子滅之。班志有代郡代縣。為，于偽翻。夏，戶雅翻。曰代成君，早卒；成，諡也。諡法︰安民立政曰成。立其子浣為趙氏後。浣，戶管翻。襄子卒，弟桓子逐浣而自立；史記·六國表，威烈王元年，襄子卒；二年，趙桓子元年，卒；明年，國人立獻侯浣。「浣」，索隱作「晚」。卒，子恤翻；下同。一年卒。趙氏之人曰︰「桓子立非襄主意。」乃共殺其子，復迎浣而立之，是為獻子。復，扶又翻；又音如字。獻子，卽獻侯。六國表︰威烈王三年，獻侯之元年。蓋分晉之後，三晉僭侯久矣。諡法︰知質有聖曰獻。獻子生籍，是為烈侯。諡法︰有功安民曰烈；秉德尊業曰烈。魏斯者，魏桓子之孫也，是為文侯。諡法︰學勤好問曰文；慈惠安民曰文。韓康子生武子；武子生虔，是為景侯。諡法︰克定禍亂曰武；布義行剛曰景。六國表︰威烈王二年，魏文侯斯元年；十八年，韓景侯虔元年。蓋其在國僭爵已久，不敢以通王室；威烈王遂因而命之，識者重為周惜。通鑑於此序三家之世也。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卜，以官為氏。田本出於陳，陳敬仲以陳為田氏。徐廣曰︰始食采地，由是改姓田氏。索隱曰︰陳、田二聲相近，遂為田氏。夏，戶雅翻。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過，工禾翻。唐人志氏族曰︰李耳，字伯陽，一字耼；其後有李宗，魏封於段，為干木大夫，是以段為氏也。余按︰通鑑赧王四十二年，魏有段干子，則段干，複姓也。書︰武王式商容閭。註云︰式其閭巷，以禮賢。記·曲禮︰國君撫式，士下之。註云︰升車必正立，據式小俛，崇敬也。師古曰︰式，車前橫木。古者立乘；凡言式車者，謂俛首撫式，以禮敬人。孔穎達曰︰式，謂俯下頭也。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為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較去車牀凡五尺五寸。於時立乘，若平常則憑較，故詩云「倚重較兮」是也。若應為敬，則落隱下式，而頭得俯俛，故記云「式視馬尾」是也。較，訖岳翻。四方賢士多歸之。

文侯與羣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周禮有山虞、澤虞，以掌山澤。註云︰虞，度也，度知山林之大小及其所生。身自罷之者，身往告之，以雨而罷獵也。樂，音洛。

韓借師於魏以伐趙，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也，不敢聞命。」趙借師於魏以伐韓，文侯應之亦然。二國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講於己也，講，和也。皆朝于魏。朝，直遙翻。魏於是始大於三晉，諸侯莫能與之爭。

使樂羊伐中山，克之；樂，姓也。本自有殷微子之後。宋戴公四世孫樂呂為大司寇。中山，春秋之鮮虞也，漢為中山郡。宋白曰︰唐定州，春秋白狄鮮虞之地。隋圖經曰︰中山城在今唐昌縣東北三十一里，中山故城是也。杜佑曰︰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以封其子擊。文侯問於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任座亦習見當時鄰國之事而為是言耳。任，音壬。「座」一作「痤」，音才戈翻。次問翟璜，翟，姓也，音直格翻，又音狄。姓譜︰翟為晉所滅，子孫以國為氏。今人多讀從上音。璜，戶光翻。對曰︰「仁君。」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臣聞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

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鍾聲不比乎？比，音毗。不比，言不和也。左高。」此蓋編鍾之懸，左高，故其聲不和。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明樂官，知其才不才；明樂音，知其和不和。五聲合和，然後成音。詩·大序曰︰聲成文，謂之音。文侯曰︰「善。」

子擊出，遭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古文［史］考曰︰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少昊氏加牛；禹時奚仲加馬。釋名曰︰車，居也。韋昭曰︰古唯尺遮翻，自漢以來，始有「居」音。蕭子顯曰︰三皇氏乘祇車出谷口，車之始也。祇，翹移翻。子方不為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者未聞有以國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聞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乃謝之。夫，音扶。行，下孟翻。

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氏出自顓頊曾孫皋陶，為堯大理，以官命族為理氏。商紂時，裔孫利貞逃難，食木子得全，改為李氏。置，言置相也。相，息亮翻。難，乃旦翻。對曰︰「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在闕門之外，謂疏遠也。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克曰︰「君弗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相，息亮翻。李克出，見翟璜。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翟璜忿然作色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班志︰魏地，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高陵縣，漢屬馮翊，其地在河西，所謂「西河之外」者也。魏初使吳起守之，秦兵不敢東向。至惠王時，秦使衞鞅擊虜其將公子卬，遂獻西河之外於秦。吳，以國為姓。相，息亮翻。守，式又翻。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班志，鄴縣屬魏郡。西門豹為鄴令，鑿渠以利民。王符潛夫論·姓氏篇曰︰如有東門、西郭、南宮、北郭，皆因居以為姓。西門蓋亦此類。鄴，魚怯翻。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傅者，傅之以德義，因以為官名。傅，芳遇翻。屈，九勿翻，姓也。余按屈，晉地，時屬魏；鮒蓋魏封屈侯也。鮒，音符遇翻。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不勝為負。李克曰︰「子『章︰十二行本「子」下有「之」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比，毗至翻。阿黨為比。君問相於克，克之對如是。李克自叙其答魏文侯之言也。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魏成食祿千鍾，孔穎達曰︰祿者，穀也。故鄭註司祿云︰祿也言穀，年穀豐然後制祿。授神契云︰祿者，錄也。白虎通曰︰上以收錄接下，下以名錄謹以事上是也。六斛四斗為一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夏，戶雅翻。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惡，讀曰烏，何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子弟！」逡，七倫翻。逡巡，却退貌。卒，子恤翻，終也。孔穎達曰︰先生，師也。謂師為先生者，言彼先己而生，其德多厚也。自稱為弟子者，言己自處如弟子，則尊其師如父兄也。

吳起者，衞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為將，起取齊女為妻，將，卽亮翻；下同。取，讀曰娶。孔穎達曰︰妻之為言齊也；以禮見問，得與夫敵體也。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魯侯曰︰「起始事曾參，世本曰︰曾姓出自鄫國。陸德明曰︰參，所金翻，一音七南翻。母死不奔喪，曾參絕之；今又殺妻以求為君將。起，殘忍薄行人也！行，下孟翻。且以魯國區區而有勝敵之名，則諸侯圖魯矣。」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李克曰︰「起貪而好色；好，呼到翻。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司馬，官名。穰苴本齊田姓，仕齊為是官，故以稱之；齊景公之賢將也。穰，如羊翻。苴，子余翻。於是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

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騎馬為騎，乘車為乘，言起與士卒同其勞苦，行不用車馬也。親裹贏糧，師古曰︰贏，擔也。此言起親裹士卒所齎擔之糧。贏，怡成翻。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疽，七余翻，癰也。吮，徐兗翻；說文︰嗽也，康所角切。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疽，『章︰十二行本無「疽」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4**燕湣公薨，子僖公立。燕自召公奭受封於北燕，其地則唐幽州薊縣故城是也。自召公至湣公三十二世。燕，因肩翻。湣，讀與閔同。諡法︰使民悲傷曰閔；小心畏忌曰僖。

**二十四年**（己卯、前四○二）

**1**王崩，子安王驕立。

**2**盜殺楚聲王，國人立其子悼王。周成王封熊繹於楚，姓羋氏，居丹陽，今枝江縣故丹陽城是也。括地志曰︰歸州秭歸縣丹陽城，熊繹之始國。其後強大，北封畛於汝，南幷吳、越，地方五千里。自熊繹至聲王三十世。索隱曰︰聲王，名當。悼王，名疑。諡法︰不生其國曰聲。註云︰生於外家。年中早夭曰悼。註云︰年不稱志。又云︰恐懼從處曰悼。註云︰從處，言險圮也。

安王諡法︰好和不爭曰安。

## 元年（庚辰、前四○一）

**1**秦伐魏，至陽孤。周孝王邑非子於秦。徐廣曰︰今隴西縣秦亭是也。括地志曰︰秦州清水縣本名秦。十三州志曰︰秦亭，秦谷是也。至襄公取周地，穆公霸西戎，日以強大。是年，秦簡公之十四年也。自非子至簡公二十八世。「陽孤」，史記作「陽狐」。『章︰乙十一行本正作「狐」。』正義引括地志曰︰陽狐郭在魏州元城縣東北三十里。余按此時西河之外皆為魏境，若秦兵至元城，則是越魏都安邑而東矣。水經註︰河東垣縣有陽壺城。九域志︰絳州有陽壺城。識之以廣異聞，且俟知者。

**二年**（辛巳、前四○○）

**1**魏、韓、趙伐楚，至桑丘。水經註︰澺水自葛陂東南逕新蔡縣故城東，而東南流注于汝水；又東南逕下桑里，左迆為橫塘陂。史記作「乘丘」。正義︰地理志，乘丘故城在兗州瑕丘縣西北三十五里。當從之。

**2**鄭圍韓陽翟。周宣王封其弟友於鄭。杜預世族譜曰︰封於咸林，今京兆鄭邑是也。幽王無道，友徙其人於虢、鄶之間，遂有其地，今河南新鄭是也。友，諡桓公。是年，鄭繻公駘之二十三年。自桓公至繻公二十二世。班志，陽翟縣屬潁川郡。索隱曰︰翟，音狄，溫公類篇音萇伯切。繻，詢趨翻。駘，堂來翻。

**3**韓景侯薨，子烈侯取立。

**4**趙烈侯薨，國人立其弟武侯。

**5**秦簡公薨，子惠公立。諡法︰愛民好與曰惠。

**三年**（壬午、前三九九）

**1**王子定奔晉。

**2**虢山崩，壅河。徐廣曰︰虢山在陝。裴駰曰︰弘農陝縣，故虢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括地志曰︰虢山在陜州陝縣，西臨黃河；今臨河有岡阜，似是頹山之餘。水經註曰︰陜城西北帶河，水湧起方數十丈。父老云︰石虎載銅翁仲至此沈沒，水所以湧。洪河巨瀆，宜不為金狄梗流，蓋魏文侯時虢山崩壅河所致耳。陝，失冉翻。

**四年**（癸未、前三九八）

**1**楚圍鄭。鄭人殺其相駟子陽。鄭穆公之子騑，字子駟；古者以王父之字為氏，子陽其後也。相，息亮翻。騑，芳菲翻。

**五年**（甲申、前三九七）

**1**日有食之。杜預曰︰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速，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贏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孔穎達曰︰日月交會，謂朔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日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交會而日月同道則食；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則不食矣。又曆家為交食之法，大率以一百七十有三日有奇為限。然月先在裏，則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在表，則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贏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此得之矣。蘇氏曰︰交當朔則日食，然亦有交而不食者。交而食，陽微而陰乘之也；交而不食，陽盛而陰不能揜也。朱元晦曰︰此則繫乎人事之感。蓋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所感如是，則陰盛陽微而日為之食矣。是以聖人於春秋，每食必書，而詩人亦以為醜也。今此書年而不書月與晦、朔，史失之也。釋名曰︰日、月虧曰食；稍小侵虧，如蟲食草木之葉也。亦作「蝕」。

**2**三月，盜殺韓相俠累。俠累與濮陽嚴仲子有惡。仲子聞軹人聶政之勇，以黃金百溢為政母壽，欲因以報仇。相，息亮翻。俠，戶頰翻。累，力追翻。濮陽，春秋之帝丘，漢為濮陽縣，屬東郡。應劭曰︰濮水南入巨野。水北為陽。濮，博木翻。惡，如字，不善也；康烏故切，非。軹，春秋原邑，晉文公所圍者；漢為軹縣，屬河內郡；音只。姓譜曰︰楚大夫食采於聶，因以為氏。聶，尼輒翻。溢，夷質翻。二十四兩為溢。政不受，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及母卒，仲子乃使政刺俠累。卒，子恤翻。刺，七亦翻，又如字。俠累方坐府上，兵衞甚衆，聶政直入上階，上，時掌翻。刺殺俠累，因自皮面決『章︰乙十一行本作「抉」。』眼，自屠出腸。韓人暴其尸於市，暴，步木翻，又音如字，露也。購問，莫能識。其姊嫈聞而往，哭之曰︰「是軹深井里聶政也！史記正義曰︰深井里在懷州濟源縣南三十里。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柰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遂死於政尸之旁。皮面，以刀剺面而去其皮。懸賞以募告者曰購。購，古候翻。嫈，烏莖翻。絕從之從，讀曰蹤，謂自絕其蹤跡。或曰︰從，讀如字，謂絕其從坐之罪也。

**六年**（乙酉、前三九六）

**1**鄭駟子陽之黨弑繻公，繻者，諡法所不載。史記註︰「繻」，或作「繚」。繻，詢趨翻。而立其弟乙，白虎通曰︰弟，悌也，心順、行篤也。行，下孟翻。是為康公。

**2**宋悼公薨，子休公田立。武王封微子啓於宋，唐宋州之睢陽縣是也。自微子二十七世至悼公，名購由。休，亦諡法所不載。

**八年**（丁亥、前三九四）

**1**齊伐魯，取最。『章︰十二行本「最」下有「韓救魯」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武王封太公於齊，唐青州之臨淄是也。括地志曰︰天齊水在臨淄東南十五里。封禪書曰︰齊之所以為齊者，以天齊。是年，康公貸之十一年。自太公至康公二十九世。成王封伯禽於魯，唐兗州之曲阜是也。是年，穆公之十六年。自伯禽至穆公凡二十八世。

**2**鄭負黍叛，復歸韓。據史記，繻公之十六年，敗韓於負黍，蓋以此時取之，而今復叛歸韓也。劉昭郡國志︰潁川郡陽城縣有負黍聚。古今地名云︰負黍山在陽城縣西南二十七里，或云在西南三十五里。

**九年**（戊子、前三九三）

**1**魏伐鄭。

**2**晉烈公薨，子孝公傾立。周成王封弟叔虞於唐。括地志曰︰故唐城在幷州晉陽縣北二里，堯所築也。都城記曰︰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晉水旁，今幷州理故唐城，卽燮父初徙之處；其城南半入州城中。毛詩譜曰︰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改曰晉侯。自唐叔至烈公三十七世。烈公，名止。諡法︰慈惠愛親曰孝。

**十一年**（庚寅、前三九一）

**1**秦伐韓宜陽，取六邑。班志，宜陽縣屬弘農郡。史記正義曰︰宜陽縣故城，在河南府福昌縣東十四里，故韓城是也。此邑卽周禮「四井為邑」之邑。

**2**初，田常生襄子盤，盤生莊子白，白生太公和。此序齊田氏之世也。田常，卽左傳陳成子恆也。溫公避仁廟諱，改「恆」曰「常」。自陳公子完奔齊，五世至常得政。諡法︰勝敵志強曰莊。是歲，齊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使食一城，以奉其先祀。

**十二年**（辛卯、前三九○）

**1**秦、晉戰于武城。此非魯之武城。左傳︰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杜預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今名武鄕。括地志︰故武城，一名武平城，在華州鄭縣東北十三里。

**2**齊伐魏，取襄陽。「陽」，當作「陵」。徐廣曰︰今之南平陽也。余據晉志，南平陽縣屬山陽郡。班志，陳留郡有襄邑縣。師古曰︰圈稱云︰襄邑，宋地，本承匡襄陵鄕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秦始皇以承匡卑濕，徙縣襄陵，因曰襄邑。

**3**魯敗齊師于平陸。班志，東平國有東平陸縣，戰國時之平陸也。史記正義曰︰平陸，兗州縣，卽古厥國。宋白曰︰鄆州中都縣，漢為平陸縣，史記「魯敗齊師于平陸」是也。敗，補邁翻。

**十三年**（壬辰、前三八九）

**1**秦侵晉。

**2**齊田和會魏文侯、楚人、衞人于濁澤，康曰︰濁，水名；漢志︰濁水出齊郡廣縣嬀山。余謂康說誤矣。徐廣史記註曰︰長社有濁澤。水經註曰︰皇陂水出胡城西北。胡城，潁陰之狐人亭也。皇陂，古長社之濁澤也。記︰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孔穎達曰︰諸侯未及期而相見曰遇。會者，謂及期之禮，旣及期，又至所期之地。求為諸侯。魏文侯為之請於王及諸侯，王許之。為之之為，于偽翻。

**十五年**（甲午、前三八七）

**1**秦伐蜀，取南鄭。譜記普［疑衍］云︰蜀之先，肇自人皇之際。黃帝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俈。旣立，封其支庶於蜀，歷虞、夏、商、周。周衰，先稱王者蠶叢。余據武王伐紂，庸、蜀諸國皆會于牧野。孔安國曰︰蜀，叟也，春秋之時不與中國通。班志，南鄭縣屬漢中郡，唐為梁州治所。「俈」，通作「嚳」，音括沃翻。

**2**魏文侯薨，太子擊立，王者以嫡長子為太子，謂之國儲副君。諸侯曰世子。周衰，率上僭。孔穎達曰︰太者，大中之大也。上，時掌翻。長，知兩翻。是為武侯。

武侯浮西河而下，西河，卽禹貢之「龍門西河」。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武陵、長沙、零、桂之水，匯為洞庭，周七百里。彭蠡澤在漢豫章郡彭澤縣西。書︰有苗弗率，汝徂征。三苗所居，蓋今江南西道之地。蠡，里弟翻。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南流貫河而南，合于滎瀆。禹貢所謂「導沇水，東流為濟，溢為滎」者也。自漢築滎陽石門，而濟與河合流而注于海，不入滎瀆。禹貢所謂「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桀都安邑，蓋恃以為險。泰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水經︰伊水出南陽縣西荀渠山，東北流至河南新城縣，又東南過伊闕中，大禹所鑿也。兩山相對，望之若闕。左傳「女寬守闕塞」，卽其地。括地志︰伊闕山在洛州南十九里。班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阪。此安邑四履所憑，山河之固也。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濟，子禮翻。華，戶化翻。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水經註︰孟門在河東北屈縣西，卽龍門上口也。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溢而逆流，無有丘陵，名曰洪水。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西北。常山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河水自孟門南抵華陰，屈而東流；紂都朝歌，河經其南。北屈之孟門在朝歌西北，恐不可言「左」。索隱曰︰孟門別一山，在朝歌東邊。此特左、右二字之差而誤耳。春秋說題辭︰河之為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釋名︰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書曰︰武王勝殷，殺紂。太行之行，戶剛翻。北屈，陸求忽翻，顏居勿翻。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

魏置相，相田文。相，息亮翻。此田文非齊之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將，卽亮翻。樂，音洛。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治，直之翻。起曰︰「守西河，秦兵不敢東鄕，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鄕，讀曰嚮。賓從，猶言賓服也。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居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少，詩照翻。屬，子［之］欲翻。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

久之，魏相公叔尚『章︰十二行本「尚」下有「魏公」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主而害吳起。如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帝姊妹曰長公主，諸王女曰翁主。師古曰︰如說得之。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則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言父主其婚也；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也。揚雄方言云︰周、晉、秦、隴謂父曰翁。而臣瓚、王楙，或云「公者比於上爵」，或云「主者婦人尊稱」，皆失之。劉貢父曰︰予謂公主之稱本出秦舊，男為公子，女為公主。古者大夫妻稱主，故以公配之。若謂同姓主之，故謂之公主，則周之事，秦不知用也。古之嫁女，禮當如周使大夫主之，何不謂之夫主乎？然則謂之王主者，猶言王子也；謂之公主者，緣公而生耳。毛晃曰︰尚，崇也，高也，貴也，飾也，加也，尊也。娶公主謂之尚，言帝王之女尊而尚之，不敢言娶也。相，息亮翻。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起為人剛勁自喜。易，以豉翻。去，起呂翻。師古曰︰喜，許吏翻。子先言於君曰︰『吳起，賢人也，而君之國小，臣恐起之無留心也。君盍試延以女，起無留心，則必辭矣。』子因與起歸而使公主辱子，起見公主之賤子也，必辭，則子之計中矣。」中，竹仲翻。公叔從之，吳起果辭公主。魏武侯疑之而未信，起懼誅，遂奔楚。

楚悼王素聞其賢，至則任之為相。起明灋審令，相，息亮翻。灋，古法字。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強兵，破遊說之言從橫者。捐，余專翻，弃也，除去也。漢書音義曰︰以利合曰從，以威力相脅曰橫。或曰︰南北曰從，從者，連南北為一，西鄕以擯秦。東西曰橫，橫者，離山東之交，使之西鄕以事秦。說，式芮翻。從，卽容翻。「橫」，亦作「衡」，音同。於是南平百越，韋昭曰︰越有百邑。北卻三晉，西伐秦，諸侯皆患楚之強；而楚之貴戚大臣多怨吳起者。

**3**秦惠公薨，子出公立。出，非諡也；以其失國出死，故曰出公。

**4**趙武侯薨，國人復立烈侯之太子章，是為敬侯。諡法︰夙夜警戒曰敬。

**5**韓烈侯薨，子文侯立。

**十六年**（乙未、前三八六）

**1**初命齊大夫田和為諸侯。田氏自此遂有齊國。田和是為太公。

**2**趙公子朝作亂，『章︰乙十一行本「亂」下有「出」字；孔本同；退齋校同；此處百衲本缺。』奔魏；與魏襲邯鄲，不克。邯，音寒。鄲，音丹。

**十七年**（丙申、前三八五）

**1**秦庶長改逆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後秦制爵，一級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裊，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師古曰︰庶長，言衆列之長。註又詳見下卷顯王十年前。據史記︰威烈王十一年秦靈公卒，子獻公師隰不得立，立靈公季父悼子，是為簡公。出子，簡公之孫也。今庶長改迎獻公而殺出子。正義曰︰西者，秦州西縣，秦之舊地。時獻公在西縣，故迎立之。余謂此言河西，非西縣也。靈公之卒，獻公不得立，出居河西；河西者，黃河之西，蓋漢涼州之地。「裊」，當作「褭」，乃了翻。更，工衡翻。乘，繩證翻。長，知丈翻。

**2**韓伐鄭，取陽城；漢陽城縣屬潁川郡；是為地中，成周於此以土圭測日景。伐宋，執宋公。

**3**齊太公薨，子桓公午立。

**十九年**（戊戌、前三八三）

**1**魏敗趙師于兔臺。史記·趙世家曰︰魏敗我兔臺，築剛平。正義曰︰兔臺、剛平，並在河北。敗，補邁翻。

**二十年**（己亥、前三八二）

**1**日有食之，旣。旣，盡也。

**二十一年**（庚子、前三八一）

**1**楚悼王薨。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之，往也，往赴王尸而伏其側。擊起之徒因射刺起，並中王尸。射，而亦翻。刺，七亦翻。中，竹仲翻。旣葬，肅王卽位，諡法︰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使令尹盡誅為亂者；令尹，楚相也。坐起夷宗者七十餘家。夷，殺也；夷宗者，殺其同宗也。

**二十二年**（辛丑、前三八○）

**1**齊伐燕，取桑丘。魏、韓、趙伐齊，至桑丘。此桑丘，非二年所書楚之桑丘。括地志曰︰桑丘故城，俗名敬城，在易州遂城縣，蓋燕之南界也。

**二十三年**（壬寅、前三七九）

**1**趙襲衞，不克。成王封康叔於衞，居河、淇之間，故殷墟也。至懿公為狄所滅，東徙度河。文公徙居楚丘，遂國於濮陽。是年，愼公頹之三十五年。自康叔至愼公凡三十二世。

**2**齊康公薨，無子，田氏遂幷齊而有之。姜氏至此滅矣。

是歲，齊桓公亦薨，子威王因齊立。諡法︰強毅訅正曰威。訅，渠留翻。齊桓公，田午。訅，謀也。

**二十四年**（癸卯、前三七八）

**1**狄敗魏師于澮。漢之中山、上黨、西河、上郡，自春秋以來，狄皆居之，此亦其種也。水經︰澮水出河東絳縣東澮山，西過絳縣南，又西南過虒祁宮南，又西南至王橋，入汾水。括地志︰澮山在絳州翼城縣東北。敗，補邁翻。澮，古外翻。

**2**魏、韓、趙伐齊，至靈丘。史記正義曰︰靈丘，河東蔚州縣。余按蔚州之靈丘，卽漢代郡之靈丘，此時齊境安能至代北邪！此卽孟子謂蚳鼃辭靈丘請士師之地。班志曰︰齊地北有千乘、清河以南。漢清河郡有靈縣，清河北接趙、魏之境，此為近之。蚳，音遲。鼃，烏花翻。

**3**晉孝公薨，子靖公俱酒立。諡法︰柔衆安民曰靖；又，恭己鮮言曰靖。

**二十五年**（甲辰、前三七七）

**1**蜀伐楚，取茲方。據史記︰蜀伐楚，取茲方，楚為扞關以拒之。則茲方之地在扞關之西。劉昭志︰巴郡魚復縣有扞關。

**2**子思言苟變於衞侯曰︰「其才可將五百乘。」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國語曰︰苟本自黃帝之子。將，卽亮翻；下同。乘，繩證翻。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夫，音扶。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處，昌呂翻。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詩︰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毛氏傳曰︰干，扞也；音戶旦翻。鄭氏箋曰︰干也，城也，皆所以禦難也。干，讀如字。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敎矣！」

衞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和，戶臥翻。子思曰︰「以吾觀衞，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君不君，臣不臣，」論語載齊景公之言。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公丘，複姓。諡法︰溫柔賢善曰懿。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臧，善也。事是而臧之，猶卻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和，戶臥翻。長，知丈翻。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度，徒洛翻。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子思言於衞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旣自賢矣，白虎通曰︰君，羣也，羣下之所歸心也。臣，堅也，厲志自堅也。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詩·正月之辭。毛氏傳曰︰君臣俱自謂聖也。鄭氏箋曰︰時君臣賢愚適同，如烏之雌雄相似，誰能別異之乎？又曰︰烏［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知之］，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下之義也。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3**魯穆公薨，子共公奮立。諡法︰布德就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尊賢敬讓曰共；旣過能改曰共；執事堅固曰共。共，讀曰恭。考異曰︰司馬遷史記·六國表︰周威烈王十九年甲戌，魯穆公元年。烈王元年丙午，共公元年。顯王十七年己巳，康公元年。二十六年戊寅，景公元年。赧王元年丁未，平公元年。二十年丙寅，文公元年。四十三年己丑，頃公元年。五十九年乙巳，周亡。秦莊襄王元年壬子，楚滅魯。按魯世家，穆公三十三年卒，若元甲戌，終乙巳，則是三十二年也。共公二十二年卒，若元丙午，終戊辰，則是二十三年也。康公九年卒，景公二十五年卒，平公二十二年卒，若元丁未，終乙丑，則是十九年也。文公二十三年卒，頃公二十四年楚滅魯。班固漢書·律曆志「文公」作「緡公」；其在位之年與世家異者，惟平公二十年耳。本志自魯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推之，至成公十二年正月庚寅朔旦冬至，定公七年正月己巳朔旦冬至，元公四年正月戊申朔旦冬至，康公四年正月丁亥朔旦冬至，緡公二十二年正月丙寅朔旦冬至，漢高祖八年十一月乙巳朔旦冬至，武帝元朔六年十一月甲申朔旦冬至，元帝初元二年十一月癸亥朔旦冬至，其間相距皆七十六年，此最為得實，又與魯世家註、皇甫謐所紀歲次皆合，今從之。六國表差謬，難可盡據也。余按考異「自魯僖公五年至漢元帝初元二年六百餘年間，十二月朔旦冬至，相距皆七十六年，此最為得實，又與魯世家註、皇甫謐所紀歲次皆合」，蓋謂劉彝叟長曆也。且言「史記·六國表差謬，難可盡據」。又按通鑑目錄編年用劉彝叟長曆。漢武帝太初元年，初用夏正定曆，史記·曆書是年書閼逢攝提格，目錄書強圉赤奮若。閼逢攝提格，甲寅也，強圉赤奮若，丁丑也，有二十四年之差。溫公用彝叟曆，邵康節皇極經世書亦用彝叟曆。康節少自雄其才，旣學，力慕高遠，一見李之才，遂從而受學，廬於共城百源，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覃思於易經也。皇極經世書不能違彝叟曆。及其來居於洛，而溫公亦奉祠以書局在洛，相過從稔，又夙所敬者也。余意其講明之間必嘗及此，而決於用彝叟曆。讀考異此一段，辭意可見。

**4**韓文侯薨，子哀侯立。

**二十六年**（乙巳、前三七六）

**1**王崩，子烈王喜立。

**2**魏、韓、趙共廢晉靖公為家人而分其地。唐叔不祀矣。

烈王名喜，安王之子。

## 元年（丙午、前三七五）

**1**日有食之。

**2**韓滅鄭，因徙都之。韓本都平陽，其地屬漢之河東郡；中間徙都陽翟。鄭都新鄭，其地屬漢之河南郡。鄭桓公始封於鄭，其地屬漢之京兆；後滅虢、鄶而國於溱、洧之間，故曰新鄭，左傳鄭莊公所謂「吾先君新邑於此」是也。今韓旣滅鄭，自陽翟徙都之。韓旣都鄭，故時人亦謂韓王為鄭王，考之戰國策、韓非子可見。

**3**趙敬侯薨，子成侯種立。種，章勇翻。

**三年**（戊申、前三七三）

**1**燕敗齊師於林狐。敗，補邁翻。

魯伐齊，入陽關。徐廣曰︰陽關在鉅平。班志，鉅平縣屬泰山郡。括地志︰陽關故城在兗州博城縣南二十九里，其城之西臨汶水。汶，音問。

魏伐齊，至博陵。史記正義曰︰博陵在濟州西界。宋白曰︰史記，齊威王伐晉至博陵。徐廣曰︰東郡之博平，漢為縣。

**2**燕僖公薨，子桓公立。

**3**宋休公薨，子辟公立。辟亦諡法之所不戴。

**4**衞愼公薨，子聲公訓立。諡法︰敏以敬曰愼。戴記︰思慮深遠曰愼。

**四年**（己酉、前三七二）

**1**趙伐衞，取都鄙七十三。周禮︰太宰以八則治都鄙。註云︰都之所居曰鄙。都鄙，卿大夫之采邑。蓋周之制，四縣為都，方四十里，一千六百井，積一萬四千四百夫；五酇為鄙，鄙五百家也。此時衞國褊小，若都鄙七十三，以成周之制率之，其地廣矣，盡衞之提封，未必能及此數也。更俟博考。

**2**魏敗趙師于北藺。班志，西河郡有藺縣。史記正義曰︰在石州。其地於趙為西北，故曰北藺。藺，離進翻。

**五年**（己酉、前三七二）

**1**魏伐楚，取魯陽。左傳所謂「劉累遷于魯縣」，卽魯陽也。班志，魯陽縣屬南陽郡。史記正義曰︰今汝州魯山縣。

**2**韓嚴遂弑哀侯，國人立其子懿侯。初，哀侯以韓廆為相而愛嚴遂，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令人刺韓廆於朝，廆走哀侯，哀侯抱之；人刺韓廆，兼及哀侯。戰國策以聶政刺韓相事及幷中哀侯為一事；此從史記。蜀本註曰︰按太史公年表及韓世家，於韓烈侯三年皆書「聶政殺韓相俠累」，於哀侯六年又皆書「嚴遂弑哀侯」。以刺客傳考之，聶政殺俠累事在哀侯時；以戰國策考之亦然。從傳與戰國策，則是年表、世家於烈侯三年書「盜殺俠累」誤矣。通鑑於烈侯三年載聶政殺俠累事，又於哀侯六年載嚴遂殺其君哀侯，是從年表、世家所書。蓋刺客傳初不言倂殺哀侯，止戰國策言之，通鑑豈以此疑之歟！故載倂刺哀侯，不書聶政，止曰「使人」。以此求之，則通鑑之意不以嚴仲子為嚴遂，亦不以俠累為韓廆，止從年表、世家而不信其傳也。余按溫公與劉道原書，亦疑此事。廆，戶賄翻。相，息亮翻。刺，七亦翻。朝，直遙翻。走，音奏。

**3**魏武侯薨，不立太子，子罃與公中緩爭立，國內亂。罃，於耕翻。中，讀曰仲。

**六年**（辛亥、前三七○）

**1**齊威王來朝。是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天下以此益賢威王。朝，直遙翻。

**2**趙伐齊，至鄄。班志，濟陰郡有鄄城縣。鄄，工掾翻。

**3**魏敗趙師于懷。班志，河內郡有懷縣。魏收地形志，懷州武德郡有懷縣，縣管內有懷城。敗，補邁翻。

**4**齊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班志，卽墨縣屬膠東國。括地志︰卽墨故城，在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宋白曰︰城臨墨水，故曰卽墨。語，牛倨翻，下同。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辟，辟，讀曰闢；下同。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阿，卽東阿縣；班志屬東郡。譽，音余，稱其美也。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鄄，子不救；鄄，工掾翻。衞取薛陵，子不知；薛陵，春秋薛國之墟也。班志，薛縣屬魯國，而衞國在漢東郡陳留界。薛陵屬齊而近於衞，故為所取。齊後封田嬰於此。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強於天下。譽，音余。治，直吏翻。

**5**楚肅王薨，無子，立其弟良夫，是為宣王。

**6**宋辟公薨，子剔成立。剔，他歷翻。

**七年**（壬子、前三六九）

**1**日有食之。

**2**王崩，弟扁立，據班書·古今人表師古註︰扁，音篇。是為顯王。

**3**魏大夫王錯出奔韓。姓譜︰王氏之所自出非一。出太原、琅邪者，周靈王太子晉之後。北海、陳留，齊王田和之後。東海出自姬姓。高平、京兆，魏信陵君之後。天水、東平、新蔡、新野、山陽、中山、章武、東萊、河東者，殷王子比干為紂所害，子孫以王者之後，號曰王氏。余謂此皆後世以諸郡著姓言之耳。春秋之時自有王姓，莫能審其所自出。公孫頎謂韓懿侯曰︰「魏亂，可取也。」公孫，姓也。黃帝，公孫氏。頎，渠希翻。懿侯乃與趙成侯合兵伐魏，戰于濁澤，大破之，遂圍魏。史記正義曰︰徐廣以為長社濁澤，非也。括地志云︰濁水源出蒲州解縣東北平地，爾時魏都安邑，韓、趙伐魏，豈至河南長社邪！解縣濁水近於魏都，當是也。成侯曰︰「殺罃，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二國之利也。」懿侯曰︰「不可。殺魏君，暴也；割地而退，貪也。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強於宋、衞，則我終無魏患矣。」趙人不聽。懿侯不悅，以其兵夜去。趙成侯亦去。罃遂殺公中緩而立，中，讀曰仲。是為惠王。

太史公曰︰魏惠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國之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索隱曰︰蓋古人之言及俗說，故云「故曰」。適，讀曰嫡。

# 資治通鑑卷第二

## 周紀二起昭陽赤奮若（癸丑），盡上章困敦（庚子），凡四十八年。

顯王十一家諡法︰行見中外曰顯；受祿於天曰顯；百辟惟刑曰顯。周公蓋未有此諡，而周之末世諡顯王曰顯，意謂後世傳寫周公諡法者遺之。

## 元年（癸丑、前三六八）

**1**齊伐魏，取觀津。康曰︰齊伐魏，魏惠王請獻觀以和，卽觀津。余按班志信都國有觀津縣，與齊相去甚遠，且趙地也。又東郡有畔觀縣。水經︰大河故瀆東逕五鹿之野，又東逕衞國故城南，古斟觀也。此其魏之觀津歟！徐廣曰︰觀，今衞縣。史記正義曰︰魏州觀城縣，古觀國。國語云︰觀國，夏太康第五弟之所封也。觀，工喚翻。

**2**趙侵齊，取長城。劉昭志︰濟北盧縣有長城。史記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鉅防，」卽此。

**三年**（乙卯、前三六六）

**1**魏、韓會於宅陽。水經註曰︰滎澤之際有沙城，世謂水城，非也。魏冉走芒卯，入北宅，卽此宅陽城。括地誌曰︰宅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十七里。

**2**秦敗魏師、韓師於洛陽。洛陽在洛水之北，周公遷殷民於此，謂之成周。班志，屬河南郡。敗，補邁翻。

**四年**（丙辰、前三六五）

**1**魏伐宋。

**五年**（丁巳、前三六四）

**1**秦獻公敗三晉之師於石門，水經註︰馮翊雲陽縣有石門山。括地誌︰在雍州三原縣西北三十二里。又曰︰堯門山，俗名石門，上有路，其狀若門。故老云︰堯鑿山為門，因名之。武德中於此山南置石門縣，貞觀中改雲陽縣。斬首六萬。王賜以黼黻之服。黼者，刺繡為斧形；黻者，刺繡為兩「己」相背。孔穎達曰︰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黼，音甫。黻，音弗。

**七年**（己未、前三六二）

**1**魏敗韓師、趙師於澮。澮，古外翻。括地誌︰澮水在絳州翼城縣東南二十五里，水側有皮牢城。

**2**秦、魏戰於少梁，班志︰馮翊夏陽縣，故少梁。師古曰︰本梁國，為秦所滅，至惠文王十一年，更名夏陽。康曰︰魏有大梁，故此稱「少」以別之。少，詩沼翻。夏，戶雅翻。更，工衡翻。魏師敗績；獲魏公孫痤。左傳︰師大崩曰敗績。痤，才何翻。

**3**衞聲公薨，子成侯速立。

**4**燕桓公薨，子文公立。燕，因肩翻。考異曰︰史記·蘇秦傳謂之「燕文侯」。按春秋時北燕簡公已稱公，文公之子易王尋稱王，豈文公獨稱侯乎！今從世家。

**5**秦獻公薨，子孝公立。索隱曰︰孝公，名渠梁。孝公生二十一年矣。是時河、山以東強國六，河自龍門上口，南抵華陰而東流，秦國在河之西。山自鳥鼠同穴連延為長安南山，至於泰華，秦國在山之西。韓、魏、趙、齊、楚、燕六國皆在河、山以東。華，戶化翻。燕，因肩翻。淮、泗之間小國十餘，南陽郡平氏縣東南有桐柏、大復山，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泗水出魯國卞縣西南，至方與入沛。宋、魯、鄒、滕、薛、郳等國，國於其間。齊威王所謂「泗上十二諸侯」。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鄭縣，周宣王母弟鄭桓公封邑，班志屬京兆。洛，水名，非伊、洛之洛也。水經註︰渭水東過華陰縣北，洛水入焉。洛水，古漆、沮之水也。又有長澗水，南出泰華之山側長城東而北流注於渭。史記所謂「魏築長城，自鄭濱洛」者也。宋白曰︰今華州東南魏長城是也。上郡，漢屬幷州，隋、唐之綏州、延州，秦、漢之上郡地也。濱，音賓。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漢中郡，漢屬益州，自晉以後為梁州。巴，卽春秋巴子之國，漢為巴郡，屬益州，唐為巴、渝、渠、果諸州之地。黔中，漢為牂柯郡之地，唐為黔中節度。黔，渠今翻。皆以夷翟遇秦，翟，與狄同。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擯，必刃翻。與，讀曰預。於是孝公發憤，布德修政，欲以強秦。憤，房粉翻，懣也，怒也。朱元晦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

**八年**（庚申、前三六一）

**1**孝公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令，力正翻，號令也，命令也。令者，出於上而行於下者也。岐山，周太王所邑。班志，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雍縣屬扶風。秦穆公娶晉獻公之女。獻公卒，晉國亂，穆公納惠公。惠公立而背河外之賂，又閉秦糴。穆公伐晉，執惠公，旣而歸之；始征晉河東，置官司。惠公卒，子懷公立。穆公納文公而晉亂平。又能用由余及孟明，以霸西戎。天子致伯者，周禮九命作伯；古有九州，一為王畿，八州八伯，各主其方之諸侯；致伯者，以方伯之任致之穆公也。雍，於用翻。伯，如字。背，蒲妹翻。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醜莫大焉。為，於偽翻。史記︰秦厲共公卒，子躁公立。躁公卒，立其弟懷公。四年，庶長鼂圍懷公，公自殺，乃立靈公。靈公卒，子獻公不得立，立靈公之季父，是為簡公。公卒而惠公立。惠公卒，子出子立。二年，庶長改殺出子，迎立獻公於河西。河西地，卽魏所有西河之外。史記正義曰︰自華州北至同州，並魏河西之地。躁，則到翻。共，讀曰恭。鼂，古朝字。長，知兩翻。華，戶化翻。獻公卽位，鎭撫邊境，徙治櫟陽，史記︰秦獻公二年，始治櫟陽。徐廣註曰︰卽漢萬年縣。余按漢志，櫟陽、萬年為兩縣，皆屬馮翊，後漢始省倂。宋白曰︰櫟陽，秦舊縣。漢高祖旣葬太上皇於萬年陵，仍分櫟陽置萬年縣以為陵邑，理櫟陽城中，故櫟陽城亦名萬年城。後漢省櫟陽縣入萬年縣。後魏大統中，分萬年置鄣丘、宣武，又分置廣陽縣。周明帝省萬年入高陵、廣陽二縣，更於長安城中別置萬年縣。唐武德元年，又改廣陽為櫟陽，元和十五年，並移隸奉先縣以奉景陵。櫟，音藥。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謂裂地以封之，使各有分土。分，扶問翻。於是衞公孫鞅聞是令下，乃西入秦。

公孫鞅者，衞之庶孫也。好刑名之學。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好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說者曰︰刑，刑家；名，名家；卽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二也。此說非。劉原父曰︰刑名，卽幷學兩家術耳。公孫非姓氏，以其先出於衞，父為衞侯則稱為公子，祖為衞侯則稱為公孫。鞅，於兩翻。事魏相公叔痤，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病，魏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如有『章︰十二行本二字互乙；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不可諱，相，息亮翻。痤，才戈翻。不可諱，謂死也。俗語有之︰「人不諱死。」將柰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衞鞅，自戰國以來，大夫之家有中庶子，有舍人。年雖少，有奇才，少，詩照翻。願君舉國而聽之！」王嘿然。公叔曰︰「君卽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令，力丁翻。公叔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先、後，皆去聲。故先為君謀，後以告子。此先、後，皆如字。為，於偽翻。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卒不去。卒，子恤翻。王出，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衞鞅也！旣又勸寡人殺之，豈不悖哉！」悖，蒲內翻。衞鞅旣至秦，因嬖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嬖，博計翻，又卑義翻。史記正義︰監，甲暫翻。康曰︰景，姓，楚之族。監，古銜切，非。說以富國強兵之術；公大悅，與議國事。說，式芮翻。

**十年**（壬戌、前三五九）

**1**衞鞅欲變法，秦人不悅。衞鞅言於秦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夫，音扶。樂，音洛。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索隱曰︰言救弊為政之術，所為苟可以強國，則不必須要法於故事也。甘龍曰︰「不然，索隱曰︰甘，姓；龍，名。甘姓出春秋時甘昭公子帶之後。姓譜又曰︰甘姓，商甘盤之後。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治，直吏翻。衞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溺，奴歷翻。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更，工衡翻。公曰︰「善。」以衞鞅為左庶長。劉卲爵制曰︰春秋傳有庶長鮑。商君為政，備其法品為十八級；合關內侯、列侯，凡二十等。其制因古義。古者天子寄軍政於六卿，居則以田，警則以戰，所謂「入使治之，出使長之，素信者與衆相得」也。故啓伐有扈，乃召六卿，大夫之在軍為將者也。及周之六卿，亦以居軍。在國也，則以比長、閭胥、族師、黨、州長、卿大夫為稱；其在軍也，則以司馬、將軍、卒、伍為號，所以異在國之名也。秦依古制，其在軍賜爵為等級，其帥人皆更卒也。有功賜爵，則在軍吏之例。自一等以上至不更，四等，皆士也。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比大夫也。九等，依九命之義也。左庶長至大庶長，比九卿也。關內侯者，依古圻內子男之義也。秦都山西，以關內為王畿，故曰關內侯也。列侯者，依古列國諸侯之義也。然則卿、大夫、士下之品，皆倣古比朝之制而異其名，亦所以殊軍國也。古者以車戰，兵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分翼左右；車，大夫在左，御者處中，勇士為右，凡七十五人。一爵曰公士者，步卒之有爵為公士者也。二爵曰上造，造，成也，古者成士升於司徒曰造士；雖依此名，皆步卒也。三爵曰簪褭，御駟馬者。要褭者，古之名馬也；駕駟馬，其形似簪，故云簪褭也。四爵曰不更，不更者，為車右，不復與凡更卒同也。五爵曰大夫，大夫在車左者也。六爵為官大夫，七爵為公大夫，八爵為公乘，九爵為五大夫，皆軍吏也。吏民爵不得過公乘者，得貰與子若同產。然則公乘者，軍吏之爵最高者也；雖非臨戰，得公乘車，故曰公乘也。十爵為左庶長，十一爵為右庶長，十二爵為左更，十三爵為中更，十四爵為右更，十五爵為少上造，十六爵為大上造，十七爵為駟車庶長，十八爵為大庶長，十九爵為關內侯，二十爵為列侯。自左庶長至大庶長，皆卿大夫，皆軍將也；所將皆庶人、更卒也，故以「庶」、「更」為名。大庶長，卽大將軍也；左、右庶長，卽左、右偏裨將軍也。長，知丈翻。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索隱曰︰收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則九家連舉發；若不糾舉，則九家連坐。師古曰︰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康曰︰司，猶管也。為什伍之法，使之相司相管。秦有見知連坐法。余謂連坐者，一家有罪，什伍皆相連坐罪也；見知乃漢法。卒，子恤翻。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索隱曰︰謂告姦一人則得爵一級，故云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索隱曰︰律︰降敵者誅其身，沒其家。今匿姦者，言當與之同罰。降，戶江翻。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率，音律。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僇，力竹翻，古戮字；說文︰幷力也。字林音遼。復，方目翻。漢法，除其賦、稅、役，皆謂之復。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索隱曰︰末利，謂工、商。糾舉而收錄其妻子，沒為奴婢。秦法，一人有罪，收其室家。至漢文帝元年，始除收孥相坐法。孥，音奴。宗室非有軍功論，論，議也，有戰功之可論也。論，盧困翻，康盧昆切。不得為屬籍。屬籍，宗屬之籍也。孔穎達曰︰漢之同宗有屬籍，則周家繫之以姓是也。周禮小史之官，掌定帝繫、世本，知世代昭穆。屬，殊玉翻。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白虎通曰︰爵者，盡也，所以盡人才也。毛晃曰︰大夫以上預燕饗，然後賜爵秩，以章有德。秩，職也，官也，積也，次也，常也，序也。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令旣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予，讀曰與。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復，扶又翻。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李云︰金方寸重一斤，為一金。程大昌演繁露曰︰二十兩為一金，亦為一鎰。乃下令。

令行期年，秦民之國都之，往也，如也。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衞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嗣，祥吏翻。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墨湼其面曰黥。黥，音渠京翻。為後秦殺商君鞅張本。明日，秦人皆趨令。索隱曰︰趨者，向也，附也，音七喻翻。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鄕邑大治。自是年至三十一年商鞅死，蓋鞅之行其法而致效在十年之間，又十年而致禍。治，直吏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衞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夫，音扶。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孔穎達曰︰自今本昔曰古。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欺其鄰國，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藥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姓譜︰曹本自顓頊之玄孫陸終之子六安，是為曹姓。周武王封曹狹於邾，故邾，曹姓也。又云︰曹，叔振鐸之後，武王母弟也，後以為氏。史記︰齊桓公伐魯，魯莊公請平，桓公許之，與盟於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請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曹沫去匕首而就臣位。桓公後悔，欲殺曹沫，管仲不可，遂反所侵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左傳︰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得原失信，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魏文侯事見上卷威烈王二十三年。背，蒲妹翻。索隱曰︰沫，音亡葛翻。左傳、穀梁並作「曹劌」。然則沫宜音劌，沫、劌聲相近而字異耳。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稱刻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處，昌呂翻。趨，七喻翻。畜，許六翻，養也。況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治，直吏翻。

**2**韓懿侯薨，子昭侯立。諡法︰昭德有勞曰昭；聖聞周達曰昭。

**十一年**（癸亥、前三五八）

**1**秦敗韓師於西山。自宜陽熊耳東連嵩高，南至魯陽，皆韓之西山。敗，補邁翻。

**十二年**（甲子、前三五七）

**1**魏、韓『章︰十二行本「韓」作「趙」；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會於鄗。班志，鄗縣屬中山郡。此時為趙地，後漢改曰高邑，唐為趙州柏鄕縣、贊皇縣地。鄗，呼各翻。

**十三年**（乙丑、前三五六）

**1**趙、燕會於阿。燕，因肩翻。

**2**趙、齊、宋會於平陸。

**十四年**（丙寅、前三五五）

**1**齊威王、魏惠王會田於郊。惠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乘，繩證翻。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姓譜云︰齊公族有食采於瑕丘檀城，因以為氏。使守南城，城在齊之南境，故曰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朝，直遙翻。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盼，匹莧翻，又披班翻。按丁度集韻，盼，與盻同。盼子，齊之同姓，卽田盼也。班志，高唐縣屬平原郡。杜預曰︰祝阿西北有高唐城。宋白曰︰齊州章丘縣，古高唐，春秋、戰國之時為齊邑，故城在廢禹城縣西四十里。唐之禹城，漢祝阿也。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姓譜︰齊有黔敖、則黔亦姓也，音其淹翻。司馬彪曰︰魯國薛縣，六國時曰徐州。徐，音舒。丁度集韻「徐」作「俆」，音同。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燕在齊之北，趙在齊之西。賈逵曰︰燕、趙畏齊，故祭以求福。燕，因肩翻。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種，章勇翻。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

**2**秦孝公、魏惠王會於杜平。班志，京兆有杜陵縣，故周之杜伯國也。史記·灌嬰傳︰嬰以昌平侯食邑於杜平鄕。正義曰︰杜平在唐之同州澄城縣界。魏世家作「社平」。

**3**魯共公薨，子康公毛立。共，讀曰恭。

**十五年**（丁卯、前三五四）

**1**秦敗魏師於元里，史記正義曰︰元里亦在同州澄城縣界。敗，補邁翻。斬首七千級，秦法戰而斬敵人一首者，賜爵一級，因謂之級。取少梁。少，詩照翻。

**2**魏惠王伐趙，圍邯鄲。楚王使景舍救趙。邯，音寒。鄲，音丹。昭、屈、景，皆楚之同姓，楚強族也，屈，九勿翻。

**十六年**（戊辰、前三五三）

**1**齊威王使田忌救趙。

初，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姓譜︰周文王子康叔封於衞，至武公子惠孫曾耳為衞上卿，因氏焉，後有孫武、孫臏，俱善兵。趙明誠金石錄有漢安平相孫根碑云︰先出自有殷之裔子，武王定周，封比干墓，胤裔分析，定曰孫焉。姓譜又曰︰龐姓，畢公高之後，支庶封於龐，因氏焉。臏，頻忍翻，刖刑也，去膝蓋骨。鄭玄曰︰周改臏作刖，刖，斷足也。書傳云︰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孫臏蓋以刖足故呼為臏。說文︰臏，膝耑也；類篇︰毗賓切。龐，薄江翻。涓，古玄翻。龐涓仕魏為將軍，將軍之官，自周以來有之。自以能不及孫臏，乃召之；至，則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斷，丁管翻。欲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者，齊使，疏吏翻。說，式芮翻。齊使者竊載與之齊。之，往也。田忌善而客待之，進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於是威王謀救趙，以孫臏為將；辭以刑餘之人不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將，卽亮翻。字林曰︰輧車，有衣蔽、無後轅者謂之輜。釋名曰︰有邸曰輜，無邸曰輧。傅子曰︰周曰輜車，卽輦也。康曰︰輧車也，軍行所以載輜重。輜，楚持翻。輧，蒲眠翻。重，直用翻。

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索隱曰︰謂事之雜亂紛糾也。解雜亂紛糾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控拳而擊之。余謂雜亂紛糾者，謂人鬬者耳，非事也。康曰︰拳，與絭同。絭者，攘臂繩也。余謂當從索隱說，康說非。夫，音扶。救鬬者不搏撠，索隱曰︰搏撠，音博戟，謂救鬬者當善撝解之，毋以手相搏撠，則其怒益熾矣。按撠，謂以手持撠以刺人也。余謂索隱之說善矣，但以撠為持撠以刺人則非也。撠，如漢書「撠太后掖」之撠，師古曰︰撠，謂拘持之也。毛晃曰︰索持曰搏，拘持曰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索隱曰︰批，白結翻。亢，苦浪翻。按批者，相排批也，音白滅翻。亢，言敵人相亢拒也。擣者，擊也，衝也。虛，空也。謂前人相亢，必須批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若批其相亢，擊擣彼虛，則是其形相格，其勢自禁止，則彼自為解也。康曰︰亢，極也，高也。擣，築也。乘其高亢而批之，乘其虛而擣之，則其勢自解。批亢擣虛，所謂形格勢禁也。余謂索隱之說為長。蓋鬬者方相亢拒，則排批之使解；虛者，兩敵距鬬力所不及之處，擣之則雖欲鬬，其勢不能不解，此易見也。格，各額翻，格正也，又擊也，鬬也。吳都賦︰「笑而被格」，本音如字，協韻音閣。，與狒同，音父沸翻。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疲於內；子不若引兵疾走魏都，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康曰︰虛，音墟。余謂虛，如字，衝其方虛，卽上所謂「擣虛」也。索隱之說，義亦如此。走，則湊翻。彼必釋趙以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邯，音寒。鄲，音丹。降，戶江翻。魏師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還，從宣翻，又音如字。水經註︰濮渠與酸水會，水東逕滑臺城南，又東南逕瓦亭南，又東南會於濮。濮渠之側有漆城。桂城亦曰桂陵，卽田忌敗魏師處。史記正義曰︰桂陵在曹州乘氏縣東南二十一里。濮，博木翻。

**2**韓伐東周，取陵觀、廩丘。周室衰微，戰國之時僅有七邑，漢時之河南、洛陽、穀成、平陰、偃師、鞏、緱氏是也。晉志曰︰周考王封周桓公孫惠公於鞏，號東周，故戰國有東、西周，芒山、首山其界也。陵觀、廩丘皆當時邑聚之名，史無所考。廩丘，史記作「邢丘」。觀，古玩翻。

**3**楚昭奚恤為相。江乙言於楚王曰︰「人有愛其狗者，狗嘗溺井，昭、屈、景，楚之強族，所謂「三閭」者也。太史公曰︰嬴姓分封為江氏。相，息亮翻。溺，奴弔翻。其鄰人見，欲入言之，狗當門而噬之。今昭奚恤常惡臣之見，亦猶是也。噬，時制翻。見，謂見楚王也。惡，烏路翻。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王曰︰『此君子也，』近之；好揚人之惡者，王曰︰『此小人也，』遠之。好，呼到翻。近者，附近之近，去聲。遠，於願翻，推而遠之。推，吐雷翻。然則且有子弒其父、臣弒其主者，而王終己不知也。己，音紀。終己，猶言終身也。何者？以王好聞人之美而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江乙欲毀昭奚恤，故先設是言。

**十七年**（己巳、前三五二）

**1**秦大良造伐魏。索隱曰︰大良造，卽大上造。余謂大良造，大上造之良者也。按史記·秦紀︰孝公十年，衞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又按六國年表，秦孝公之十年，顯王之十七年，所謂大良造伐魏，卽衞鞅將兵也。是時魏都安邑，其兵猶強，龐涓、太子申、公子卬未敗，安邑不應遽降於秦。至顯王二十九年，卬軍旣敗，魏獻河西之地於秦，始去安邑徙都大梁。史記·六國表不書徙大梁而世家書之，魏世家於是年不書安邑降秦而秦紀孝公十年書之。通鑑從魏世家，於顯王二十九年書魏去安邑，徙大梁，而是年不書魏安邑降秦，蓋亦疑而除去之。但大良造之下當有「衞鞅」二字，意謂傳寫通鑑者逸之。『章︰十二行本正有「衞鞅」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

**2**諸侯圍魏襄陵。史記正義曰︰襄陵故城，在兗州鄒縣。余按魏境時不至於鄒。班志，河東有襄陵縣。師古曰︰晉襄公之陵，因以名縣。括地誌︰襄陵在晉州臨汾縣東南三十五里。宋白曰︰後魏為禽昌縣；隋大業二年改為襄陵縣，以趙襄子、晉襄公俱陵於是邑也。

**十八年**（庚午、前三五一）

**1**秦衞鞅圍魏固陽，降之。魏有上郡，北至固陽，漢五原郡稒陽縣是也。括地誌︰固陽在銀州銀城縣界。按魏築長城，自鄭濱洛，北抵銀州，至勝州固陽縣為塞也。固陽有連山，東至黃河，西南至夏、會等州。降，戶江翻。夏，戶雅翻。

**2**魏人歸趙邯鄲。邯，音寒。鄲，音丹。與趙盟漳水上。記·曲禮曰︰涖牲曰盟。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天下太平之時，諸侯不得擅相與盟，惟天子巡狩至方岳之下，會畢，乃與諸侯相盟，同好惡，獎王室，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凡國有疑則盟，詛其不信者。至於五霸，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之為法，先鑿地為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左傳云︰「坎用牲加書，」是也。班志︰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水經曰︰出長子縣發鳩山，東至武安縣與清漳會，謂之交漳口。又東過鄴縣列人，又東北過鉅鹿信都，謂之衡漳；又東北過平舒縣南而東入海。漳，諸良翻。

**3**韓昭侯以申不害為相。諡法︰昭德有勞曰昭；聖聞周達曰昭。姓譜︰四岳之後封於申。周有申伯，鄭有大夫申侯，齊有申鮮虞。相，息亮翻。

申不害者，鄭之賤臣也，學黃、老、刑名，以干昭侯。黃、老，黃帝、老子之書。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敎，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治，直吏翻。

申子嘗請仕其從兄，從，才用翻；羣從之從同。昭侯不許，申子有怨色。昭侯曰︰「所為學於子者，欲以治國也。為，於偽翻。治，直之翻。今將聽子之謁而廢子之術乎，已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敎寡人修功勞，視次第；今有所私求，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眞其人也！」辟，讀曰避。

昭侯有弊袴，命藏之。袴，苦故翻，脛衣也。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咲，嚬有為嚬，咲有為咲。今袴豈特嚬咲哉！吾必待有功者。」言袴雖弊，其直猶重，固不止於嚬咲也。然人主之嚬咲，所關甚大，昭侯姑以此為言耳。為，於偽翻。嚬，與顰同，愁蹙之貌。咲，古笑字。

**十九年**（辛未、前三五○）

**1**秦商鞅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索隱曰︰冀闕，卽魏闕也。爾雅︰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也。釋名︰闕在門兩旁，中間闕然為道也。三輔黃圖曰︰人臣至此，必思其所闕少。爾雅︰宮謂之室。郭璞曰︰宮，謂圍繞之也。說文曰︰庭，朝中也。蒼頡篇曰︰庭，直也。風俗通曰︰庭，正也。言縣庭、郡庭、朝庭，皆取平均正直也。三輔黃圖曰︰山南為陽，水北為陽。山水皆在陽，故曰咸陽。漢高帝更名新城，武帝更名渭城，屬右扶風。括地誌︰咸陽故城，在雍州咸陽縣東十五里，在長安城北四十五里。宋白曰︰咸陽縣本周王季所都，秦又都之。三秦記︰秦都在九嵕山南，渭水北，山水俱陽，故名咸陽。二十九年，秦始封衞鞅於商，號商君；史以後所封書之。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息，止也。秦俗，父子、兄弟同室居止；商君始更制，禁同室內息者。堯敎民以人倫，敎之有序有別。秦用西戎之俗，至於男女無別，長幼無序。商君今為之禁，古道也，烏可例言之！白虎通曰︰父，矩也，以法度敎子也。子，孳也，孳孳無已也。兄，況也，況父法也。弟，悌也，心順、行篤也。幷諸小鄕聚，集為一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廢井田，開阡陌。周禮，六鄕，鄕萬二千五百家。又百家之內曰鄕，五鄙為縣，縣二千五百家，此六遂之縣也。四甸為縣，此州里之縣也。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左傳趙鞅所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者也。秦幷天下，置三十六郡，以監天下之縣，自是始統於郡矣。釋名曰︰縣，懸也，懸於郡也。漢書音義所謂「大曰鄕，小曰聚」，亦秦制也。廣雅曰︰聚，聚居也，音慈諭翻。縣令、丞之官始此。令，音力正翻。令，命也，告也，律也，法也，長也；使為一縣之長，以行誥命法律也。丞，翊也，副貳也。成周之制，田方里為井，井九百畝，八家各耕百畝；其中百畝，八十畝為公田，二十畝為廬舍。史記正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劉伯莊曰︰開田界道，使不相干。長，知兩翻。平斗、桶、權、衡、丈、尺。桶，索隱音統，非也；當作「甬」，音勇，斛也。沈括曰︰予受詔考鍾律及鑄渾儀，求秦、漢以來度、量、斗、升，計六斗當今之一斗七升九合，秤三斤當今十三兩，一斤當今四兩三分兩之一，一兩當今六銖半。為升中方，古尺二寸五分十分分之三，今尺一寸八分百分分之四十五強。

**2**秦、魏遇於彤。彤，周彤伯所封之國，國於王畿之內。史記·六國年表︰商君反，死彤地。則其地當在漢京兆鄭縣界。彤，徒冬翻。

**3**趙成侯薨，公子緤與太子爭立；緤敗，奔韓。緤，私列翻。趙成侯，敬侯之子，名種。太子，肅侯語也。

**二十一年**（癸酉、前三四八）

**1**秦商鞅更為賦稅法，行之。井田旣廢，則周什一之法不復用，蓋計畝而為賦稅之法。更，工衡翻。

**二十二年**（甲戌、前三四七）

**1**趙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邯，音寒。鄲，音丹。

**二十三年**（乙亥、前三四六）

**1**齊殺其大夫牟。

**2**魯康公薨，子景公偃立。

**3**衞更貶號曰侯，服屬三晉。周成王封康叔為衞侯，其後世進爵為公；今寖以弱小，貶號曰侯。貶，悲檢翻。

**二十五年**（丁丑、前三四四）

**1**諸侯會於京師。時天下宗周，以洛陽為京師。京，大也；師，衆也；京師，衆大之名也。

**二十六年**（戊寅、前三四三）

**1**王致伯於秦，伯，如字。伯者，周二伯、九伯之任。諸侯皆賀秦。秦孝公使公子少官帥師會諸侯於逢澤以朝王。左傳︰逢澤有介麋焉，宋地也。杜預註曰︰地理志言逢澤在滎陽開封縣東北；遠，疑非。括地誌曰︰逢澤在汴州浚儀縣東南二十四里。帥，音率。

**二十八年**（庚辰、前三四一）

**1**魏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成侯曰︰「不如勿救。」鄒忌為齊相，封成侯。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折，而設翻。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臏，頻忍翻，又毗賓翻。夫，音扶。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見亡，言見有亡國之勢也。愬，告愬也。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陰，闇也。使，疏吏翻。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

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田盼將之。盼，與盻同，音匹莧翻。將，卽亮翻；下同。又音如字，領也。孫子為師，以救韓，直走魏都。走，音奏。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龐，薄江翻。涓，工玄翻。魏人大發兵，以太子申為將，以禦齊師。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將，卽亮翻。悍，下罕翻，又音汗。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此孫武子兵法也。趣，七喻翻。魏武帝曰︰蹶，其月翻。蹶，猶挫也。劉氏曰︰蹶，猶斃也。半至，謂軍趣利前後不相屬，半至半不至也。屬，陟玉翻。乃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過，工禾翻。乃棄其步軍，句斷。龐，薄江翻。涓，圭淵翻。與其輕銳倍日幷行逐之。並行，兼程而行也。倍日，一日行兩日之程，亦兼程也。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司馬彪志︰魏郡元城縣。註云︰左傳成七年，會馬陵；杜預註，在縣東南，龐涓死處。虞喜志林︰馬陵在濮州鄄城東北六十里，澗谷深，可以置伏。度，徒洛翻。鄄，吉掾翻。馬陵道陿而旁多阻隘，可伏兵，陿，與狹同。隘，烏懈翻。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到斫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龐，薄江翻。涓，工玄翻。剄，古頂翻，斷首也；康古定切，非。豎，殊遇翻。說文︰豎使布短衣。齊因乘勝大破魏師，虜太子申。

**2**成侯鄒忌惡田忌，鄒，以國為氏。惡，烏路翻。使人操十金，卜於市，操，七刀翻。曰︰「我，田忌之人也。我為將三戰三勝，欲行事，可乎？」卜者出，因使人執之。田忌不能自明，率其徒攻臨淄，臨淄，齊國都也；城臨淄水，因以為名。班志，臨淄屬齊國。臣瓚曰︰臨淄，卽營丘，太公營之。淄，莊持翻。求成侯；不克，出奔楚。為下齊復田忌張本。

**二十九年**（辛巳、前三四○）

**1**衞鞅言於秦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幷秦，秦卽幷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索隱曰︰蓋安邑以東，山嶺險阨之地，今蒲州中條以東，連汾、晉之險嶝，皆其地也。阨，於革翻。都安邑，與秦界河，秦、魏以河為界也。而獨擅山東之利，擅，市戰翻。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鄕以制諸侯，鄕，讀曰嚮。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衞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

軍旣相距，衞鞅遺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將，卽亮翻。遺，於季翻。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樂，音洛。公子卬以為然，乃相與會；盟已，飲，盟已而飲也。而衞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魏師，大破之。

魏惠王恐，使使獻河西之地於秦以和。使使，下疏吏翻。因去安邑，徙都大梁。班志︰陳留郡浚儀縣，故大梁。杜佑曰︰汴州城西古城，戰國時魏惠王所築。乃歎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公叔言見上八年。

秦封衞鞅商於十五邑。班志︰弘農郡商縣，商君邑。裴駰曰︰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鄕、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所謂之商於。史記正義曰︰丹水及商皆屬弘農，今言順陽，是魏、晉始分置順陽郡，商及丹水皆屬之也。水經註︰丹水逕南鄕、丹水二縣之間，歷於中之北，所謂商於者也。杜佑曰︰今鄧州內鄕縣東七里有於村，蓋秦所謂商州。商洛縣，古商邑，卨所封也；漢為商縣。於，如字。號曰商君。

**2**齊、趙伐魏。

**3**楚宣王薨，子威王商立。

**三十一年**（癸未、前三三八）

**1**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之。商君亡之魏；之，如也，往也。魏人不受，復內之秦。內，讀曰納。怨其挾詐以破魏師，故不受。商君乃與其徒之商於，發兵北擊鄭，之，往也，如也。鄭，京兆之鄭縣也，周宣王弟鄭桓公采邑，唐屬華州。宋白續通典曰︰鄭縣古城在華州郡城北。秦人攻商君，殺之，車裂以徇，盡滅其家。車裂，古之轘刑。轘，戶串翻。

初，商君相秦，用法嚴酷，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相，息亮翻。水經︰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山，東流至秦都咸陽南。商君蓋臨此以論囚。決罪曰論。論，盧困翻。為相十年，人多怨之。按顯王十七年，秦以商鞅為大良造；十九年，商鞅徙秦都咸陽，廢井田，開阡陌，平權量。二十一年，更賦稅法，為相當在是年，至今年十年矣。趙良見商君，商君問曰︰「子觀我治秦治，直之翻。孰與五羖大夫賢？」百里奚自賣以五羖羊之皮，為人養牛；秦穆公舉以為相，秦人謂之五羖大夫。羖，牡羊也。羖，音古。趙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引趙簡子之言。諾，應聲也。諤，謇直也。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諾。」趙良曰︰「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孟子︰百里奚，虞人也，以食牛干秦繆公。今曰荊之鄙人，按史記︰晉滅虞，執百里傒，為秦繆夫人媵。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以為上大夫。傒，讀與奚同。繆，讀與穆同。媵，以證翻。宛，於元翻。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謂左傳僖三十年與晉圍鄭也。相，息亮翻。三置晉君，一救荊禍。三置晉君，謂立惠公、懷公、文公也。索隱曰︰十二諸侯年表，穆公二十八年，會晉伐楚朝周；此云救荊，未詳。余按左傳，晉旣敗楚於城濮，又敗秦於崤，穆公使鬬克歸楚求成，所謂救荊禍，蓋指此也。秦諱楚，故其國記率謂楚為「荊」。太史公取秦記為史記，通鑑又因史記而成書，故亦以楚為荊。其為相也，勞不坐乘，古者車立乘，惟安車則坐乘耳。暑不張蓋。周禮︰輪人為蓋。蓋，所以覆冒車上也。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乘，繩證翻。不操干戈。操，七刀翻。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記︰鄰有喪，舂不相。註云︰相杵者，以音聲相勸。相，息亮翻。今君之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事見上八年。嬖，卑義翻，又博計翻。監，甲暫翻。其從政也，淩轢公族，殘傷百姓。轢，郞擊翻。車踐曰轢。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祝，姓也。古有巫，史、祝之官，其子孫因以為姓。或曰︰武王封黃帝之後於祝，其子孫因氏焉。黥，其京翻。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逸詩也。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載甲，多力而騈脅者為驂乘，杜預曰︰騈脅，合幹也。騈，步田翻。乘，繩證翻。驂，讀曰參。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薛綜曰︰闟之為言函也，取四戟函車邊。此蓋令力士旁車而趨，有急則操翕戟以禦之也。後漢志有闟戟車。晉志︰闟戟車，長戟邪偃在後。唐韻︰戟名曰闟，音所及翻。史記正義曰︰顧野王云︰矛，鋋也。方言云︰矛，吳、楚、江、淮之間謂之鋋。釋名曰︰戟，格也，旁有枝格。旁車之旁，音步浪翻。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逸書也。此數者，非恃德也。君之危若朝露，朝露易晞，言不久也。而尚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言以專秦國之政為寵也。畜百姓之怨。畜，讀曰蓄。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朝，直遙翻。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微，少也。趙良言豈少，蓋謂太子與其師傅將挾怨而殺之也。商君弗從。居五月而難作。難，乃旦翻。史言商君尚刑愎諫之禍速。

**三十二年**（甲申、前三三七）

**1**韓申不害卒。卒，子恤翻。

**三十三年**（乙酉、前三三六）

**1**宋太丘社亡。班志，沛郡有太丘縣。又志曰︰宋太丘社亡，周鼎淪沒於泗水中。爾雅︰右陵太丘。釋云︰謂丘之西有大阜者為太丘。宋太丘社亡，蓋依丘作社，於時亡去，咎證也。

**2**鄒人孟軻見魏惠王，鄒，春秋之邾國也。班志，鄒縣屬魯國。宋白曰︰淄州鄒平縣，漢舊縣。王曰︰「叟，叟者，尊老之稱。稱，尺證翻。不遠千里而來，亦有以利吾國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義而已矣！不遠千里，言不以千里為遠也。君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後，戶豆翻。王曰︰「善。」通鑑於此段前後書王，因孟子之文也。中間敍孟子答魏王之言，獨改「王」曰「君」，不與魏之稱王也。

初，孟子師子思，嘗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敎民者，亦仁義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詐也，樂，音洛。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易·乾卦·文言。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易·大傳之辭。此皆利之大者也。」

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為知仁義之為『章︰十二行本無「為」字；乙十一行本同。』利，不仁者不知也。夫，音扶。故孟子對梁王直以仁義而不及利者，所與言之人異故也。

**三十四年**（丙戌、前三三五）

**1**秦伐韓，拔宜陽。

**三十五年**（丁亥、前三三四）

**1**齊王、魏王會於徐州以相王。史記正義曰︰竹書紀年云︰梁惠王三十年，下邳遷於薛，改曰徐州。續漢志曰︰魯國薛縣，六國時曰徐州。與竹書合。徐，音舒。相王者，相立為王也。

**2**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君必不出此門。許愼曰︰屈宜臼，楚大夫，時在韓。屈，九勿翻。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時。夫，音扶。往者君嘗利矣，不作高門。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舉贏者也。詘，區勿翻。徐廣曰︰時衰耗而作奢侈，言國家多難而勢詘，此時宜恤民之急，而舉事反若有贏餘者，失其所以為國之道矣。「時詘舉贏」，蓋古語也。贏，怡成翻。故曰不時。」

**3**越王無彊伐齊。越王句踐之後。自句踐至無彊，凡六世。句，音鉤。踐，音慈淺翻。齊王使人說之以伐齊不如伐楚之利。說，式芮翻。越王遂伐楚。楚人大敗之，敗，補邁翻。乘勝盡取吳故地，東至於浙江。越以此散，諸公族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海上，吳之故地，漢會稽、九江、丹楊、豫章、廬江、廣陵、臨淮等郡是也。越初都會稽，其境北至於禦兒，不能全有漢會稽一郡地；及其滅吳，始幷有吳地。今楚取吳地至於浙江；則禦兒亦入於楚矣。浙江有三源︰發於太末者謂之穀水，今之衢港是也；發於烏傷者，水經謂之吳寧溪，今之婺港是也；發於黝縣者，班志謂之漸江水，今之徽港是也︰三水合為浙江，東至錢唐入海。浙，折也，言水屈折於羣山之間也。釋名曰︰江，共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國於海上者，漢之甌越、閩越、駱越其後也。浙，之列翻。濱，音賓。會，古外翻。太末之太，孟康音闥。港，古項翻。婺，亡遇翻。黝，音伊。閩，眉巾翻。駱，音洛。朝服於楚。朝，直遙翻。

**三十六年**（戊子、前三三三）

**1**楚王伐齊，圍徐州。徐，音舒。

**2**韓高門成。昭侯薨，卒如屈宜臼言。卒，子恤翻。子宣惠王立。宣惠，複諡也。

**3**初，洛陽人蘇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說，式芮翻。姓譜︰蘇，己姓，顓頊裔孫吳回生陸終，陸終生昆吾，封於蘇，至周，蘇公。秦王不用其言。蘇秦乃去，說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燕，因肩翻。被，皮義翻。且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燕南與趙接境；戰於百里之內，言其近也。秦欲攻燕，自蒲、潼下兵，則為趙所隔，故必逕上郡之西，出雲中、九原然後至燕，故云戰於千里之外。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夫，音扶。計無過於此者，言燕計之過，無甚於此。願大王與趙從親，從，子容翻。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此蘇秦為燕至計，先定於胸中者。

文公從之，資蘇秦車馬，以說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強於趙，說，式芮翻。建國，猶言立國也。秦之所害亦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傅，讀曰附，傅著之傅。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中於趙矣。中，竹仲翻。臣以天下地『章︰十二行本「地」作「之」；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料，音聊，又如字。度，徒洛翻。六國為一，幷力西鄕而攻秦，鄕，讀曰嚮。秦必破矣。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衡，讀曰橫。衡人，說客之連橫者。秦成則其身富榮，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與，讀曰預。是以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索隱曰︰恐，起拱翻。愒，許曷翻，又呼曷翻，謂相恐脅也。鄒氏愒音憩，義疏。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為從親以畔秦，從，子容翻。畔，反也，反秦之所為也，秦之所為者衡也。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令，盧經翻，使也。將，卽亮翻。相，息亮翻。徐廣曰︰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水經︰洹水出上黨泫氏縣東北，出山逕鄴縣南，又東過內黃縣北，入於白溝。洹，音桓，又於元翻。慮，音廬。通質結盟，質，音致。約曰︰『秦攻一國，五國各出銳師，或橈秦，服虔曰︰橈，弱也，音奴敎翻，又音乃卯翻。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諸侯從親以擯秦，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從，子容翻。擯，必刃翻。班志，弘農郡弘農縣有秦函谷關；漢武帝從楊僕之請，移關於新安縣。文穎曰︰秦關在弘農縣衡嶺，後移在河南穀成縣。師古曰︰今桃林縣有洪溜澗水，卽古所謂函谷，其水北流入河，夾河之岸尚有舊關餘跡焉。穀成，卽新安。杜佑曰︰漢函谷關在漢新安縣東北一里，其秦關在今靈寶縣。肅侯大說，索隱曰︰肅侯，名語。諡法︰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說，與悅同。厚待蘇秦，尊寵賜賚之，以約於諸侯。

會秦使犀首伐魏，大敗其師四萬餘人，禽將龍賈，取雕陰，犀首，魏官名。公孫衍為此官，因號犀首，猶虎牙將軍之稱。龍姓出於龍伯氏，或云出於御龍氏。班志，上郡有雕陰道。括地誌︰雕陰故城，在鄜州洛交縣北二十里。敗，補邁翻。稱，尺證翻。且欲東兵。言引兵東下也。蘇秦恐秦兵至趙而敗從約，從，子容翻。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

張儀者，魏人，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蓋居於鬼谷，因以稱之。隋志，馮翊郡韓城縣有鬼谷。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縱橫家。索隱曰︰扶風池陽、潁川陽城並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以為號。又樂壹註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學縱橫之術，縱，與從同，音子容翻。蘇秦自以為不及也。儀游諸侯無所遇，困於楚，蘇秦故召而辱之。儀恐，「恐」，史記作「怒」。念諸侯獨秦能苦趙，遂入秦。蘇秦陰遣其舍人齎金幣資儀，文穎曰︰舍人，主廐內小吏官名也。師古曰︰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也；後遂為司屬官號。齎，則兮翻。儀得見秦王。秦王說之，說，讀曰悅。以為客卿。秦有客卿之官，以待自諸侯來者，其位為卿而以客禮待之也。舍人辭去，曰︰「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敗，補邁翻。從，子容翻。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激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也。」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為吾之為，於偽翻。為後蘇秦死，儀方出說六國張本。說，式芮翻。

於是蘇秦說韓宣惠王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利劍皆從韓出。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被，皮義翻。蹠，之石翻，踏也。史記正義曰︰欲放弩者皆坐，舉足踏弩材，手引湊機，然後發之。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韓之宜陽，西接境於秦，當函谷出兵之路。成皋，春秋鄭之制邑，亦曰虎牢，戰國時為鄭之屛蔽，皆韓之地。班志，宜陽屬弘農郡，成皋屬河南郡。今茲効之，明年復求割地。復，扶又翻。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求無已，以有盡之地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市，買也。凡以物買賣貿易曰市。不戰而地已削矣。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諺，魚變翻，俗言也。史記正義曰︰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爾雅翼曰︰蘇秦說韓王，「寧為雞尸，無為牛從。」尸，主也；一羣之主，所以將衆也。從，從物者也，謂牛子也；隨羣而往，制不在我者也。言寧為雞中之主，不為牛子之從後也。此本諸延篤註戰國策。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夫，音扶。挾，戶頰翻。為，於偽翻。韓王從其言。

蘇秦說魏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廡，文甫翻。數，七欲翻，密也。曾無所芻牧。曾，才登翻。芻，刈草也。牧，放牧也。言魏民居蕃庶，無刈芻放牧之地也。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輷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輷，呼宏翻。殷，音隱。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量，呂張翻，量度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武士，武卒也。詳見後第六卷秦昭襄王五十二年。蒼頭，謂著青帽；項羽傳有「異軍蒼頭特起」。奮擊，簡軍中之勇士敢奮力而擊敵者異之。蘇林曰︰取薪之卒曰廝，音斯。車六百乘，騎五千匹；古者用車戰，戰國始用騎兵，車騎異用而並用矣。乘，繩證翻。騎，奇寄翻。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章︰乙十一行本「秦」下有「願大王熟察之」六字；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百衲本缺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聽之。

蘇秦說齊王曰︰「齊四塞之國，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三軍，謂三晉之軍。高誘曰︰五家，卽五國。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者也。倍，與背同，音蒲妹翻，鄕倍之倍也。班志︰泰山在泰山郡博縣東北。水經︰淇水自館陶清淵東北過廣宗縣東，為清河，漢因置清河郡；清河又東過脩縣，與大河張甲故瀆合，又東過東光、南皮等縣，齊之北界也。又齊東、北皆阻海，漢渤海郡亦其境也。師古曰︰郡在渤海之濱，因以為名。直度曰絕；由膝以上曰涉。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鬬雞、走狗、六博、闒鞠。說文曰︰六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棋，烏冑所作。楚辭︰箟蔽象棋有六博。鮑宏博經曰︰琨蔽，玉箸也。各投六箸，行六棋，故曰六博。用十二棋，六棋白，六棋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塞，刻為兩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闒鞠」，史記作「蹋鞠」，以皮為之，實之以毛，蹴蹋而戲。劉向曰︰蹴鞠起於戰國之時，所以練武士，因嬉戲而講習之；或言黃帝所作。闒，徒臘翻。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袵成帷，揮汗成雨。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也。夫，音扶。為，於偽翻。兵出而相當，不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而戰」句斷。「勝」下當有「負」字。以此觀之，文意明通。竊謂通鑑承史記元文之誤。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折，常列翻，摧折也。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衞陽晉之道，經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水經註︰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南至濟陰句陽縣為新溝，又東過廩丘縣與濮水俱東。瓠河又逕陽晉城南，蘇秦所謂「衞陽晉之道」也。史記正義曰︰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班志，亢父縣屬東平國。又括地誌︰亢父故城，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亢，音抗，又音剛。父，音甫。說文︰軌，車轍也。顏師古曰︰車倂行為方軌。騎，奇寄翻。比，毗義翻，次也。行，戶剛翻，列也；凡行列之行皆同音。車倂讀曰並。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爾雅翼︰狼猛而敏給，能自顧其後；蓋狼行而屢顧，恐人掎其後故也。掎，居綺翻。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恫，他紅翻，恐懼貌。高誘曰︰虛喝，喘息懼貌。劉氏曰︰秦自疑懼，虛作恐猲之辭以脅韓、魏也。史記正義曰︰言秦雖至亢父，猶恐懼狼顧，虛作喝罵，驕溢矜誇而不敢進伐齊。喝，呼葛翻；亦作猲，音同。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柰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夫，音扶。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許之。少，始紹翻。

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地方六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楚在齊之西南，故蘇秦自齊而西南詣楚。說，式芮翻。乘，繩證翻。騎，奇寄翻。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強則秦弱，秦強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從，子容翻。臣請令山東之國令，盧經翻，使也。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從，子容翻。衡，讀曰橫。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亦許之。

於是蘇秦為從約長，長，知丈翻。幷相六國，相，息亮翻。北報趙，車騎輜重擬於王者。康曰︰輜重，載物車也。行者之車，總曰輜重。韻書曰︰輜，莊持翻，庫車也。重，直用翻。考異曰︰史記·蘇秦傳︰「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又云︰「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齊、魏伐趙，敗從約，止在明年耳。其自相違戾如此！秦本紀︰「惠文王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後二年事耳；烏在其不闚函谷十五年乎！此出於遊談之士誇大蘇秦而云爾。今不取。

**4**齊威王薨，子宣王辟彊立；知成侯賣田忌，事見上二十八年。乃召而復之。

**5**燕文公薨，子易王立。諡法︰好更改舊曰易。燕，因肩翻。易，音如字。更，工衡翻。

**6**衞成侯薨，子平侯立。諡法︰治而無眚曰平；執事有制曰平；布綱治紀曰平；又曰︰惠無內德曰平。

**三十七年**（己丑、前三三二）

**1**秦惠王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敗，補邁翻。從，子容翻。趙肅侯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趙人決河水以灌齊、魏之師，齊、魏之師乃去。

**2**魏以陰晉為和於秦，實華陰。班志，華陰，故陰晉，秦惠文王五年更名寧秦，漢高帝改曰華陰縣，屬京兆，以其地在華山之陰也。宋白曰︰華陰分秦、晉之境︰邊晉之西，則曰陰晉；邊秦之東，則曰寧秦。華，戶化翻。

**3**齊王伐燕，取十城；已而復歸之。

**三十九年**（辛卯、前三三○）

**1**秦伐魏，圍焦、曲沃。班志，弘農郡陜縣有焦城，左傳所謂「晉與秦焦、瑕」者也。括地誌︰焦在陜城東百步。曲沃在陜西南三十二里，因曲沃水為名。酈道元曰︰案春秋文公十三年，晉侯使詹嘉處瑕，守桃林之塞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曲沃之名遂為積古之傳。宋白曰︰焦，古焦國。括地誌︰焦城在陜城東北百步，因焦水為名；周同姓所封。魏入少梁、河西地於秦。少，詩照翻。二十九年，魏已使使獻河西於秦以和，今乃入其地。

**四十年**（壬辰、前三二九）

**1**秦伐魏，渡河，取汾陰、皮氏，班志，汾陰縣屬河東郡。皮氏縣，故耿國，晉獻公以封趙夙者也，亦屬河東郡。括地誌︰汾陰故城，在蒲州汾陰縣北九里，皮氏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八十步。拔焦。

**2**楚威王薨，子懷王槐立。諡法︰慈仁短折曰懷；又懷，思也。槐，乎乖翻，又乎瑰翻。折，而設翻。

**3**宋公剔成之弟偃襲攻剔成；剔成奔齊，偃自立為君。剔，他歷翻。

**四十一年**（癸巳、前三二八）

**1**秦公子華、張儀帥師圍魏蒲陽，取之。史記正義曰︰蒲陽在隰州隰川縣，蒲邑故城是也。帥，讀曰率。張儀言於秦王，請以蒲陽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質，音致。儀因說魏王曰︰「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於秦。」魏因盡入上郡十五縣以謝焉。說，式芮翻。括地誌曰︰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魏、秦之上郡地也。史記正義曰︰按鄜、坊、丹、延等州，北至固陽，盡上郡地。魏築長城界秦，自華鄭縣濱洛至慶州洛源縣自於山，卽東北至勝州固陽，東至河西上郡之地，盡入於秦。秦之與魏者小，魏之謝秦者大，史言張儀為秦計者甚巧。張儀歸而相秦。相，息亮翻。

**四十二年**（甲午、前三二七）

**1**秦縣義渠，以其君為臣。義渠，西戎國名，秦取之以為縣。班志，義渠道屬北地郡。括地誌︰寧、慶、原三州，秦之北地郡也。

**2**秦歸焦、曲沃於魏。旣取而復歸之。秦之於魏，若玩弄嬰兒於掌股之上耳。

**四十三年**（乙未、前三二六）

**1**趙肅侯薨，索隱曰︰肅侯，名語。子武靈王立；置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先問先君貴臣肥義，加其秩。索隱曰︰武靈王，名雍。姓譜︰肥姓，肥子之後，以國為姓。

**四十四年**（丙申、前三二五）

**1**夏，四月，戊午，秦初稱王。

**2**衞平侯薨，子嗣君立。嗣，祥吏翻。衞有胥靡亡之魏，漢書音義曰︰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謂罪不至於撲刑者，令衣褐帶索，相隨以執役。朱元晦曰︰胥靡者，連鎖役作也。胥，新於翻。靡，母被翻。因為魏王之后治病。為，於偽翻。治，直之翻。嗣君聞之，『章︰十二行本「之」下有「使人」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魏不與，乃以左氏易之。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夫，音扶；下同。嗣君曰︰「非子所知也！夫治無小，亂無大。治，直吏翻。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誅必，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人主之欲，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此學申、韓者為之說耳。

**四十五年**（丁酉、前三二四）

**1**秦張儀帥師伐魏，取陜。班志，陜縣屬弘農郡，故虢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周、召分陜而治，卽此陜也。帥，讀曰率。陜，失冉翻。召，讀曰邵。

**2**蘇秦通於燕文公之夫人，易王知之。蘇秦恐，乃說易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易王許之。燕，因肩翻。易，音如字。說，式芮翻。諡法︰好更改舊曰易。註︰變故改常。乃偽得罪於燕而奔齊，齊宣王以為客卿。蘇秦說齊王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以敝齊而為燕。說，式芮翻。為後齊大夫殺蘇秦張本。

**四十六年**（戊戌、前三二三）

**1**秦張儀及齊、楚之相會齧桑。相，悉亮翻。服虔曰︰齧桑，翟地。徐廣曰︰在梁與彭城之間。裴駰曰︰晉地。索隱曰︰衞地。余按漢武帝瓠子歌曰︰「齧桑浮兮淮、泗滿。」及塞決河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後漢王梁擊佼彊、蘇茂於楚、沛間，拔大梁、齧桑，則徐說為近之。齧，五結翻。

**2**韓、燕皆稱王。趙武靈王獨不肯，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趙武靈王之不肯稱王，非守君臣之分，居之以謙也，將求其所大欲而力未能稱心也。處，昌呂翻。令，力丁翻，使也；又力正翻，命令也。分，扶問翻。稱，尺證翻。

**四十七年**（己亥、前三二二）

**1**秦張儀自齧桑還而免相，相魏。齧，魚結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免相，免秦相而相魏。相，息亮翻。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聽。秦王伐魏，取曲沃、平周，令，力丁翻。此曲沃在河東，晉桓叔所封之邑；漢武帝改名聞喜。史記正義曰︰絳州桐鄕縣，晉曲沃邑。十三州志︰古平周邑在汾州介休縣西四十里。復陰厚張儀益甚。

**四十八年**（庚子、前三二一）

**1**王崩，子愼靚王定立。靚，疾正翻。

**2**燕易王薨，子噲立。燕，因肩翻。易，音如字。噲，苦夬翻。

**3**齊王封田嬰於薛，班志，薛縣屬魯國，夏奚仲之國；後遷於邳，仲虺居之。括地誌︰故薛城在今徐州滕縣界。史記正義曰︰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號曰靖郭君。杜佑曰︰戰國之際，秦、項之間，權設班寵有加賜邑封君者，蓋假其位號，或空受其爵，如靖郭、武安之類是也。至漢尤多，蓋在封爵之外別加美號。史記·列傳云︰嬰諡為靖郭君。索隱曰︰靖郭，或封邑號，故漢駟鈞封靖郭侯。靖郭君言於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而數覽也。」記·曾子問︰諸侯出，命國家五官而後行。註云︰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命者，敕之以其職。正義云︰案太宰職云︰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是諸侯有三卿、五大夫。經云五官，故云五大夫。以屬官大夫，其數衆多，直云五者，據典國事言之。不云命卿者，或從君出行，或雖在國留守，總主羣吏，如三公然，不專主一事，且尊之。旣命五大夫，則卿亦命之可知，故不顯言命卿也。余謂此所謂五官，蓋亦言典事五大夫也。數，所角翻。王從之；已而厭之，悉以委靖郭君。靖郭君由是得專齊之權。

靖郭君欲城薛，客謂靖郭君曰︰「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制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夫，音扶。君長有齊，奚以薛為！苟為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庸足恃乎！」乃不果城。隆，高也，崇也。庸，常也。

靖郭君有子四十『章︰十二行本「十」下有「餘」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人，其賤妾之子曰文。文通儻饒智略，通，達也。儻，倜儻卓異也。饒智略，言智略有餘也。說靖郭君以散財養士。靖郭君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爭譽其美，說，式芮翻。譽，音余。皆請靖郭君以文為嗣。靖郭君卒，嗣，祥吏翻。卒，子恤翻。文嗣為薛公，號曰孟嘗君。史記·列傳曰︰諡曰孟嘗君。索隱曰︰號曰孟嘗君；曰諡，非也。孟，字；嘗，邑名。嘗邑在薛之旁。孟嘗君招致諸侯遊士及有罪亡人，皆舍業厚遇之，舍業，為之築舍，立居業也。存救其親戚，食客常數千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己，由是孟嘗君之名重天下。

臣光曰︰君子之養士，以為民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卦·彖辭也。為，於偽翻。夫賢者，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足以頓綱振紀，頓，謂整頓。夫，音扶。其明足以燭微慮遠，其強足以結仁固義；大則利天下，小則利一國。是以君子豐祿以富之，隆爵以尊之；養一人而及萬人者，養賢之道也。今孟嘗君之養士也，不恤智愚，不擇臧否，否，補美翻。盜其君之祿，以立私黨，張虛譽，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姦人之雄也，烏足尚哉！書曰︰「受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此之謂也。

**4**孟嘗君聘於楚，楚王遺之象牀。登徒直送之，象牀，以象齒為之。登徒，姓也；直，其名。遺，於季翻。不欲行，謂孟嘗君門人公孫戌曰︰「象牀之直千金，苟傷之毫髮，則賣妻子不足償也。足下能使僕無行者，有先人之寶劍，願獻之。」公孫戌許諾，姓譜︰公孫氏出於黃帝。釋名曰︰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戌，音恤。償，辰羊翻，報也。諾，奴各翻。以言許人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以君能振達貧窮，存亡繼絕，故莫不悅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始至楚而受象牀，則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哉！」孟嘗君曰︰「善。」遂不受。公孫戌趨去，未至中閨，閨，涓畦翻。宮中小門曰閨，上圓下方如圭，故謂之閨。孟嘗君召而反之，曰︰「子何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戌以實對。孟嘗君乃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臣光曰︰孟嘗君可謂能用諫矣。苟其言之善也，雖懷詐諼之心，猶將用之，諼，許元翻。況盡忠無私以事其上乎！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詩·邶·谷風之辭。毛氏傳曰︰葑，須也。菲，芴也。鄭氏箋曰︰此二菜，蔓菁與葍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幷棄其葉。下體，謂根莖也。陸璣草木疏曰︰葑，蕪菁也。郭璞曰︰今菘菜。陸德明曰︰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爾雅曰︰菲，芴；又曰︰菲，息菜。郭璞曰︰菲，芴，士瓜；息菜，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葍，大葉，白華，根如指，色白，可食。菲，敷尾翻。邶，蒲昧翻。芴，扶拂翻。蔓，謨官翻。葍，方六翻。孟嘗君有焉。

**5**韓宣惠王欲兩用公仲、公叔為政，問於繆留。繆，莫留翻，姓也；今靡幼翻，又音穆。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齊簡公用陳成子及闞止而見殺；魏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晉六卿，智氏、范氏、中行氏、趙氏、韓氏、魏氏也。自晉文、襄以來，迭秉國政，後皆強大，卒分晉國。齊簡公使闞止為政，陳成子憚之；已而陳常殺闞止，弒簡公。闞，以邑為氏。蘇代曰︰魏相犀首，必右韓而左魏；相張儀，必右秦而左魏。蓋二相外各倚與國以為重而內爭權，所以魏日削也。闞，戶監翻。行，戶剛翻。恆，戶登翻。卒，子恤翻。相，息亮翻。今君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為交以削地，君之國危矣。」

# 資治通鑑卷第三

## 周紀三起重光赤奮若（辛丑），盡昭陽大淵獻（癸亥），凡二十有三年。

愼靚王諱定，顯王之子也。此複諡也。以諡法言之，諡法︰敏以敬曰愼；柔德安衆曰靖。靚，疾正翻。

## 元年（辛丑、前三二○）

**1**衞更貶號曰君。顯王二十三年，衞已貶號曰侯；介於秦、魏之間，國日以削弱，因更貶其號曰君。更，居孟翻。貶，悲檢翻。

**二年**（壬寅、前三一九）

**1**秦伐韓，取鄢。春秋「晉敗楚師于鄢陵」，卽此鄢也。班志作「傿陵」，屬潁川郡。鄢，音謁晚翻，又於建翻；師古音偃。史記正義曰︰許州鄢陵縣西北十五里有鄢陵古城。

**2**魏惠王薨，子襄王立。索隱曰︰系本曰︰襄王，名嗣。今按系本卽世本，司馬貞避唐諱，改「世」為「系」。考異曰︰史記·魏世家云︰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哀王二十三年卒，子昭王立。六國表，惠王元辛亥，終丙戌；襄王元丁亥，終壬寅；哀王元癸卯，終乙丑。按杜預春秋後序云︰太康初，汲縣有發舊冢者，大得古書，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惟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皆用夏正，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為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諡，謂之「今王」。裴駰魏世家註引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按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幷惠、襄為五十二年。今按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為誤分惠成之世以為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彼旣魏史，所書魏事必得其眞，今從之。孟子入見而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入見，賢遍翻。語，牛倨翻。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卒，七沒翻。惡，音烏，何也。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此一語，魏襄王以問孟子。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此語亦襄王問。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夫，音扶。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孟子此言，用周正也。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槁，音考，乾枯也。夏，戶雅翻。乾，音干。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沛，普蓋翻。浡，音勃。其如是，孰能禦之！』」

**三年**（癸卯、前三一八）

**1**楚、趙、魏、韓、燕同伐秦，攻函谷關。燕，因肩翻，註已見上。宋白曰︰函谷關在弘農。地理志註云︰謂道形如函，孫卿子所謂「秦有松柏之塞」是也。秦人出兵逆之，五國之師皆敗走。

**2**宋初稱王。

**四年**（甲辰、前三一七）

**1**秦敗韓師于脩魚，斬首八萬級，虜其將䱸、申差于濁澤。敗，補邁翻。索隱曰︰脩魚，地名。䱸、申差，二將名。索，山客翻。將，卽亮翻。䱸，音瘦，又疏鳩翻。「濁澤」，年表作「觀澤」。括地志，觀澤在魏州頓丘縣東十八里。諸侯振恐。

**2**齊大夫與蘇秦爭寵，使人刺秦，殺之。刺，七亦翻。

**3**張儀說魏襄王曰︰「梁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卒戍楚、韓、齊、趙之境，戍，舂遇翻；字從「人」，從「戈」，人荷戈，所以戍也。梁地南接楚，西接韓，東接齊，北接趙。守亭、障者不過『章︰十二行本「過」作「下」；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十萬，說文︰亭，民所安定也，道路所舍也。障，堡障也，隔也，塞也，所以隔塞敵人也。梁之地勢固戰場也。夫諸侯之約從，盟於洹水之上，結為兄弟以相堅也。事見上卷顯王二十六年。夫，音扶。從，子容翻。洹，于元翻。今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後漢志︰卷縣屬河南郡，酸棗縣屬陳留郡。水經註︰河水逕卷縣北，又東至酸棗、延津，二邑皆河津之要也。卷，逵員翻。衍，以善翻。劫衞，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則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從道，謂約從之路也。從，子容翻。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人臣委身以事君，身非我之有矣，故於其乞退也，謂之乞骸骨。骸，戶皆翻。魏王乃倍從約，倍，蒲妹翻。而因儀以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儀罷秦相相魏，見上卷顯王四十七年。相，息亮翻。

**4**魯景公薨，子平公旅立。諡法︰由義而濟曰景；布義行剛曰景。

**五年**（乙巳、前三一六）

**1**巴、蜀相攻擊，巴，春秋巴子之國。蜀，蠶叢、魚鳧之後。華陽國志曰︰昔蜀王封其弟於漢中，號曰苴侯，因命其邑曰葭萌。苴侯與巴王為好。後巴與蜀為讎，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巴求救於秦，秦伐蜀，蜀王敗死。秦滅蜀，因遂滅巴、苴，置巴、蜀二郡。史記正義曰︰巴子城在合州石鏡縣南五里，故墊江縣也。宋白曰︰巴子後理閬中。揚雄蜀本紀曰︰蜀王本治廣都樊鄕，徙居成都。華，戶化翻。苴，子余翻。葭，音家。萌，謨耕翻。墊，音疊。閬，音浪。俱告急於秦。秦惠王欲伐蜀，以為道險陿難至，陿，與狹同。漢書·趙充國傳註︰山陗而夾水曰陿。而韓又來侵，猶豫未能決。說文︰猶，玃屬，居山中；聞人聲，豫登木，無人乃下。世謂不決曰猶豫。一說，隴西謂犬子為猶，犬導人行，忽先忽後，故曰猶豫。又一說，猶豫，犬也，犬為人行，好先行，卻住以俟其人，百步之間，如是者數四；先者，豫也，遂曰猶豫。猶，夷周翻，又余救翻。玃，厥縛翻。為，于偽翻。好，呼到翻。司馬錯請伐蜀。史記︰重、黎之後，至周宣王時為程伯休父，為司馬氏。錯，七各翻，又七故翻。重，直龍翻。父，音甫。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陽，伊水、洛水、河水為三川。秦後置三川郡，漢改為河南郡。班志，新城縣屬河南郡。括地志︰洛州伊闕縣本漢新城縣，在州南七十里。隋文帝改新城為伊闕，取伊闕山為名。以臨二周之郊，周分為東、西，故曰二周。據九鼎，昔夏禹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成王定鼎于郟鄏，寶之，以為三代共器。夏，戶雅翻。郟，音夾。鄏，音辱。按圖籍，圖籍，謂天下之圖籍，周官職方氏所掌是也。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朝，直遙翻。周禮·大宗伯註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人君昕旦親政貴早，聲轉為朝。猶朝，陟遙翻。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翟，與狄同。司馬錯曰︰「不然。臣聞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欲王，于況翻，又如字。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易，弋豉翻。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夫，音扶。長，知丈翻。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豺，徂齋翻。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彼，謂蜀也。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章︰十二行本「四」作「西」；乙十一行本同。』海而天下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周室為天下所宗，故謂之宗室。齊，韓之與國也。鄰國相親睦者，謂之與國。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幷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幷，必正翻。求解者，先與之構怨隙而今求和解也。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完，全也。言以兵伐蜀，十全必取也。王從錯計，錯，七各翻，又七故翻。起兵伐蜀；十月取之。取，言易也。易，弋豉翻。貶蜀王，更號為侯；貶，悲檢翻。更，工衡翻。而使陳莊相蜀。相，息亮翻。蜀旣屬秦，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

**2**蘇秦旣死，三年，蘇秦死於齊。秦弟代、厲亦以遊說顯於諸侯。說，式芮翻。燕相子之與蘇代婚，欲得燕權。蘇代使於齊而還，燕，因肩翻。相，息亮翻。使，疏吏翻。還，從宣翻。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噲，苦夬翻。對曰︰「不能。」王曰︰「何故？」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鹿毛壽謂燕王曰︰劉伯莊曰︰鹿毛壽，人姓名；又曰潘壽。春秋後語作「唐毛壽」。徐廣曰︰一作「厝毛」。如徐廣一作之說，當作「厝」。厝，音秦昔翻。清河有厝縣。「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能讓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是王與堯同名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屬，之欲翻，付也，託也。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而以啓人為吏，孟子曰︰禹薦益於天，禹崩，天下之人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索隱曰︰人，猶臣也。謂以啓臣為益吏。索，山客翻。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任，音壬。傳之於益。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按或曰一段事，與師春紀伊尹放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事頗相類，古書雜記固多也。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綬，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後漢書·輿服志曰︰三王俗化雕文，詐偽漸生，始有印綬，以檢姦萌。周禮掌節有璽節，鄭氏註云︰今之印章也。綬，組綬。古者佩玉以綬貫之。漢承秦制，乘輿璽綬；諸王以下，印以金、銀、銅為差，綬以赤、紫、青、黑、黃為差。印，信也，刻文合信也。綬，受也，轉相授受也。三百石吏，銅印，黑綬或黃綬。王制︰諸侯大國之卿，食祿以田計之，為三十二夫之入。戰國之卿，食祿萬鍾，其僭差不度甚矣。漢制︰三公秩萬石，至於斗食佐吏，凡十六等。三百石吏，第十等，奉月四十斛。綬，音受。璽，斯氏翻。組，祖五翻。乘，繩證翻。奉，與俸同，音扶用翻。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顧，反也。噲，苦夬翻。國事皆決於子之。為後燕亂張本。

**六年**（丙午、前三一五）

**1**王崩，子赧王延立。

赧王上劉伯莊曰︰赧，慚之甚也。輕微危弱，寄住東、西，足為慚赧，故號之曰赧；諡法本無赧字也。赧，音奴版翻。

## 元年（丁未、前三一四）

**1**秦人侵義渠，得二十五城。義渠，戎國名。按上卷顯王四十二年，秦縣義渠，以其君為臣，是已得義渠矣。今又侵得二十五城，何也？蓋先此秦以義渠為縣，君為臣，雖臣屬於秦，義渠之國未滅也，秦稍蠶食侵其地。今得二十五城，義渠之國所餘無幾矣。蓋秦兼幷諸侯，不盡其國不止也。左傳︰有鐘鼓曰伐，無曰侵。穀梁傳︰苞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無幾，居豈翻。傳，直戀翻。壞，音怪。

**2**魏人叛秦。秦人伐魏，取曲沃而歸其人。又敗韓於岸門，續漢志，潁川郡潁陰縣有岸亭。註引徐廣云︰岸亭，卽岸門。括地志︰岸門在今許州長社縣東北二十八里，今名長武亭。敗，補邁翻。韓太子倉入質于秦以和。質，音致。

**3**燕子之為王三年，國內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齊王令人謂太子曰︰令，盧經翻。「寡人聞太子將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章︰十二行本「國」下有「雖小」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唯太子所以令之。」飭，整也，修也，治也。治，直之翻。飭君臣之義，言太子平將治子之僭王之罪也。明父子之位，言太子平當繼其父噲之位也。令，力政翻，命令也，號令也。太子因要黨聚衆，要，一遙翻，要結也。使市被攻子之，不克。市被反攻太子。搆難數月，難，乃旦翻。死者數萬人，百姓恫恐。恫，它紅翻，痛也。齊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領也。邑有先王之廟曰都。或曰︰都，邑之大者。北地，齊之北境也，蓋漢千乘、清河、勃海之地。燕，因肩翻；下同。乘，繩證翻。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齊人取子之，醢之，醢，呼改翻，肉醬也。遂殺燕王噲。噲，苦夬翻。

齊王問孟子曰︰「或謂寡人勿取燕，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出兵車萬乘。七國兼幷以強大，於時皆為萬乘之國。乘，繩證翻。五旬而舉之，十日為旬，五旬，五十日。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殃，咎也，禍也。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簞，竹器也；圓曰簞，方曰笥。簞，音丹。食，祥吏翻，熟食也。漿，水也，酢漿也。笥，相吏翻。酢，倉故翻。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運，轉也。言燕之民將轉而之他國也。

諸侯將謀救燕，齊王謂孟子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書·仲虺之誥之辭。徯，戶禮翻，待也。后，君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拯，上舉也，援也，救也，助也，音之凌翻。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趙岐曰︰係累，縛結也。係，戶計翻。累，力追翻。毀其宗廟，遷其重器。重器，國之鎭寶。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齊幷燕則地倍其舊。燕，因肩翻。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令，力政翻。趙岐曰︰旄，老旄；倪，弱小。陸德明曰︰倪，謂翳倪小兒也。記·曲禮曰︰八十、九十曰耄，註云︰耄，惛忘也。旄，讀曰耄。倪，五兮翻。翳，與繄同，音煙兮翻。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齊王不聽。

已而燕人叛。是時燕人雖未立太子平，固已相帥叛齊矣。王曰︰「吾甚慚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乃見孟子，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陳賈曰︰「周公使管叔監商，古殷、商通稱，商者，以始封為國號，殷者，以都亳為國號。按孟子，陳賈只云「監殷」，今通鑑云「監商」，避宋廟諱也。監，古銜翻。管叔以商畔也。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畔，與叛同。與，讀曰歟，下同。曰︰「不知也。」陳賈曰︰「然則聖人亦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更，工衡翻，更改。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4**是歲，齊宣王薨，子湣王地立。湣，讀曰閔。

**二年**（戊申、前三一三）

**1**秦右更疾伐趙，右更，秦爵第十四。師古曰︰左、右、中更，皆主領更卒而部其役使也。更，工衡翻。拔藺，虜其將莊豹。莊姓有出於宋者，左傳所謂戴、武、莊之族是也；有出於楚者，楚莊王之後，莊蹻是也。齊之莊暴，楚之莊辛，蒙之莊周，與此莊豹，其時適相先後，莫能審其所自出。

**2**秦王欲伐齊，患齊、楚之從親，從，子容翻。乃使張儀至楚，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說，式芮翻。閉關者，古之列國各置關尹，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則行理以節逆之。閉關則距絕其使，不為通也。使，疏吏翻。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帚之妾，於，如字。箕帚之妾，猶言備灑掃也。帚，止酉翻，篲也。秦、楚嫁女娶婦，長為兄弟之國。」楚王說而許之。說，讀曰悅。羣臣皆賀，陳軫獨弔。陳姓出於舜，周武王封舜後於陳，子孫以國為氏。王怒曰︰「寡人不興師而得六百里地，何弔也？」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王曰︰「有說乎？」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夫，音扶，發語辭。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王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楚東北接齊，西接秦。兩國之兵必俱至。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毋，音無，毋者，禁止之辭。復，扶又翻，再又也。乃以相印授張儀，相，息亮翻。厚賜之。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至秦。班固百官表︰將軍，周末官，秦、漢因之。

張儀詳墮車，詳，讀曰佯，詐也。『章︰乙十一行本正作「佯」。』不朝三月。朝，直遙翻。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邪，余遮翻。邪，疑辭也。乃使勇士宋遺借宋之符，北罵齊王。旣閉關絕約，則齊、楚之信使不通，故使宋遺借宋符以至齊。宋，姓也。周武王封微子於宋，子孫以國為氏。齊王大怒，折節以事秦，折，而設翻。齊、秦之交合。儀歸而詐疾，待齊、秦之交合乃朝。張儀乃朝，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朝，直遙翻。使，疏吏翻。東西曰廣，南北曰袤。廣，古曠翻，又讀如字。袤，音茂。使者怒，還報楚王。還，從宣翻，又音如字。楚王大怒，欲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因賂之以一名都，與之幷力『章︰十二行本「力」作「兵」；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而攻齊，是我亡地於秦，取償於齊也。償，辰羊翻，報也。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使屈匄帥師伐秦。屈，姓也，音九勿翻，匄，居大翻。帥，讀曰率。秦亦發兵使庶長章擊之。長，知丈翻。按史記·樗里子傳，庶長章，姓魏。

**三年**（己酉、前三一二）

**1**春，秦師及楚戰于丹陽，索隱曰︰此丹陽在漢中。劉昭曰︰南郡枝江縣有丹陽聚，卽秦破楚處。李輿地紀勝曰︰丹陽在今歸州秭歸縣東八里屈沱楚王城是也。余按楚遣屈匄伐秦，秦發兵逆擊之，枝江之丹陽則距郢逼近，秭歸之丹陽則不當秦、楚之路。索隱因下文遂取漢中，卽謂丹陽在漢中，皆非也。此丹陽謂丹水之陽。班志︰丹水出上洛冢嶺山，東至析入鈞水，其水蓋在弘農丹水、析兩縣之間，武關之外也。秦、楚交戰當在此水之陽。楚師旣敗，秦師乘勝取上庸路西入以收漢中，其勢易矣。索，山客翻。，與埴同。屈，九勿翻。冢，知隴翻。易，弋豉翻。楚師大敗，斬甲士八萬，虜屈匄及列侯、執圭七十餘人，執圭，楚爵也，執圭而朝者也。遂取漢中郡。自沔陽、成固至新城、上庸，時皆漢中郡之地。釋名曰︰郡，羣也，人所羣聚也。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今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為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於君，謂之郡。楚王悉發國內兵以復襲秦，復，扶又翻。戰於藍田，班志，藍田縣屬京兆，秦孝公置。史記正義曰︰藍田縣在雍州東南八十里。從藍田關入藍田縣，時楚襲秦深入。楚師大敗。韓、魏聞楚之困，南襲楚，至鄧。鄧，春秋鄧國之地。班志，鄧縣屬南陽郡。杜預曰︰潁川召陵縣西有鄧城。括地志曰︰故鄧城在豫州郾陵縣東三十五里，所謂在古召陵西十里者也。召，讀曰邵。楚人聞之，乃引兵歸，割兩城以請平于秦。

**2**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昭王。燕，因肩翻。昭王於破燕之後。『章︰十二行本「後」下有「卽位」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言燕國為齊所破，己承其後也。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臧文仲曰︰列國有凶稱孤，禮也。杜預曰︰列國諸侯無凶則稱寡人。郭姓出於周之虢公，世亦謂虢公為郭公。隗，五罪翻。少，始紹翻。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謂燕王噲破國之恥。噲，苦夬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春秋以來，諸侯之國有涓人，秦、漢之間有中涓。師古曰︰涓，潔也。言其在中主知潔清灑掃之事，蓋王之親舊左右也。應劭曰︰涓人如謁者。涓，古玄翻。灑，所賣翻；掃，所報翻；又皆音如字。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期，讀曰朞。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言燕王若加禮於郭隗，則四方之賢士聞之，將不以千里為遠而來。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趣燕︰為，于偽翻。趣，七喻翻。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劇，竭戟翻。劇，姓；辛，名。劇姓莫知其所自出。班志，北海郡有劇縣，蓋其先以縣為姓也。昭王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政。為燕用樂毅破齊張本。

**3**韓宣惠王薨，子襄王倉立。

**四年**（庚戌、前三一一）

**1**蜀相殺蜀侯。相，息亮翻。蜀相，蓋陳莊也。

**2**秦惠王使人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武關，左傳之少習，地在漢弘農郡析縣西百七十里，道通南陽。晉太康地志曰︰武關當冠軍西。括地志曰︰武關在商州上洛縣東。武關之外，蓋秦丹、析、商於之地。黔，音琴。少，始照翻。冠，工玩翻。於，音如字。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張儀聞之，請行。王曰︰「楚將甘心於子，楚王以墮張儀之詐，故欲甘心焉。柰何行？」張儀曰︰「秦強楚弱，大王在，楚不宜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嬖，匹計翻，又卑義翻。靳，居焮翻，姓也。靳尚得事幸姬鄭袖，鄭，以國為氏。「袖」，戰國策作「褏」，古字也。袖之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囚，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上庸六縣及美女贖之。上庸，春秋庸國。班志，上庸縣屬漢中郡。史記正義︰上庸縣，今房州。宋白曰︰今房州竹山縣古城，卽漢上庸縣。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鄭袖日夜泣於楚王曰︰「臣各為其主耳。為，于偽翻。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張儀而厚禮之。張儀因說楚王曰︰「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說，式芮翻。夫，音扶。從，子容翻。格，當也。劉伯莊曰︰格，各額翻，其字宜從「手」。余據字書，格，擊也，鬬也，從「木」亦通。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秦西有巴、蜀，治船積粟，浮岷江而下，治，直之翻。江水出蜀郡湔氐道之岷山，故謂之岷江。釋名曰︰江，共也；小流入其中，所公共也。一日行五百餘里，不至十日而拒『章︰十二行本「拒」作「距」；乙十一行本同。』扞關，徐廣曰︰巴郡魚復縣有扞關。史記正義曰︰在峽州巴山縣界。扞，寒旦翻。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境，楚境也。扞關，楚之西境，從境以東，謂扞關以東也。黔中、巫郡非王之有。黔，巨今翻。班志，巫縣屬南郡。酈道元曰︰縣故楚之巫郡。杜佑曰︰今歸州巴東縣是也。秦舉甲出武關，則北地絕。北地，楚北境之地，陳、蔡、汝、潁是也。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難，乃旦翻。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夫待弱國之救，忘強秦之禍，此臣所為大王患也。夫，音扶。為，于偽翻。大王誠能聽臣，臣『章︰十二行本不重「臣」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請令秦、楚長為兄弟之國，無相攻伐。」令，力丁翻。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重，難也。以地為重，意難割棄之。乃許之。

張儀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之，如也，自楚如韓也。韓有宜陽、成皋，南盡魯陽，皆山險之地。說，式芮翻。五穀所生，非菽而麥，菽，式竹翻，豆也。國無二歲之食；見卒不過二十萬。見卒，見在之兵。見，賢遍翻。秦被甲百餘萬。被，皮義翻。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冑，今謂之兜鍪。捐，與專翻，棄也。徒，徒行也。裼，音錫，袒也。趨，七喻翻。鍪，音牟。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挾，戶頰翻。孟賁、烏獲，古之勇士。賁，音奔。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三十斤為鈞。必無幸矣，言無幸而獲全之理。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皋，下，遐稼翻。塞，悉則翻。則王之國分矣，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以攻楚，以轉禍而悅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許之。

張儀歸報，秦王封以六邑，號武信君。復使東說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復，扶又翻。從人，合從之人也。從，子容翻。說，式芮翻。必曰︰『齊蔽於三晉，地廣民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河外，秦蓋以河東為河外，梁則以河西為河外，張儀以秦言之也。趙王入朝，割河間以事秦。朝，直遙翻。河間，趙地。漢文帝二年，分為河間國。應劭曰︰在兩河之間。唐為瀛州。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漢泰山、城陽，齊南境之地也。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卽墨非王之有也！博關在濟州西界之博陵。史記正義曰︰博關在博州。趙兵從貝州渡清河指博關，則漯河以南臨菑、卽墨危矣。濟，子禮翻。漯，託合翻。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齊王許張儀。

張儀去，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擯，必刃翻。事見上卷顯王三十六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春秋以來，列國交聘，行人率自稱其國曰敝邑。繕甲厲兵，力田積粟，愁居懾處，不敢動搖，懾，之涉翻，怖也，心伏也，失常也，失氣也。處，昌呂翻。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師古曰︰督過，視責也。索隱曰︰督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事見愼靚王五年。幷漢中，事見上二年。包兩周，元年服韓、魏，則包兩周矣。守白馬之津。班志，白馬縣屬東郡。水經註︰白馬津在白馬城之西北。白馬城，唐為滑州治所。開山圖曰︰白馬津東可二十許里，有白馬山，山上常有白馬羣行，悲鳴則河決，馳走則山崩，後人因以名縣及津。按通鑑不語怪，今此註亦近於怪，姑以廣異聞耳。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敝，敗惡也，凋，瘁也，半傷也。敗甲凋兵，謙其辭，言軍於澠池，則張其勢以臨趙矣。康曰︰澠池，趙邑。余據趙與韓、魏接境，韓有野王、上黨，魏有河東、河內，而澠池則秦地也，漢為縣，屬弘農郡，趙安能越韓、魏而有之！康說非是。澠，莫善翻；又莫忍翻。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言欲自澠池北渡河，又自此東踰漳水而進據番吾，此亦張聲勢以臨趙也。番吾，卽漢常山郡之蒲吾縣也。劉昭註曰︰史記番吾君，杜預云︰晉之蒲邑也。此說非。括地志︰番吾故城，在恆州房山縣東二十里。番，音婆，又音盤。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正殷紂之事。武王伐紂，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紂帥其旅若林，會于牧野，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遂以勝殷殺紂。張儀引以懼趙，其有所侮而動，亦已甚矣。邯鄲，趙都，音寒丹。謹使使臣先聞左右。使臣，上疏吏翻。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齊東瀕于海，海濱廣斥，魚鹽所出也。此時齊未嘗獻地于秦，張儀駕說以恐動趙耳。此斷趙之右肩也。夫斷右肩而與人鬬，夫，音扶。斷，丁管翻。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索隱曰︰午道當在趙之東，齊之西。午道，地名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為午，謂交道也。塞，悉則翻。告齊使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邯鄲，音寒丹。一軍軍成皋，驅韓、梁軍於河外，史記正義曰︰河外，謂鄭滑州，北臨河。余謂此河外，亦因趙而言之。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言秦約齊、韓、魏四分趙地。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面相約而口相結，常為兄弟之國也。」趙王許之。當時趙於山東最強，且主從約，張儀說之，亦費辭矣。

張儀乃北之燕，燕，因肩翻。說燕王曰︰「今趙王已入朝，効河間以事秦。張儀自趙至燕，借此氣勢而為是虛言以動燕耳。朝，直遙翻。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虞氏記曰︰趙自五原河曲築長城，東至陰山，又於河西造大城，一箱崩不就，乃改卜陰山河曲而禱焉，晝見羣鵠遊於雲中，徘徊經日，見大光在其下，乃卽其處築城，今雲中城是也。余謂此亦語怪，酈道元為後魏書之耳。宋白曰︰勝州榆林縣界有雲中古城，趙武侯所築，秦置雲中郡，唐為單于都護府。班志︰九原縣屬五原郡。漢之五原，卽秦之九原郡也。唐為豐、鹽等州之地。宋白曰︰唐豐州治九原縣。按雲中九原，皆在燕之西，秦自上郡朔方下兵則可至。史記正義曰︰古雲中、九原郡皆在勝州。雲中郡故城在榆林東北四十里。九原郡故城在勝州西界，今連谷縣是。下，遐稼翻。元為，于偽翻。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水經註︰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閻鄕西山，東屆關城西南，卽燕長城門也。易水又歷長城而東過范陽、容城、安次、泉州縣南而東入海。且今時齊、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長無齊、趙之患矣。」以利動之。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常山，卽北嶽恆山也。漢文帝諱恆，改曰常山，置常山郡。班志，常山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其尾則燕之西南界。

張儀歸報，未至咸陽，秦惠王薨，子武王立。索隱曰︰武王，名蕩。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說，讀曰悅。及卽位，羣臣多毀短之。毀短，訾毀而數其短也。諸侯聞儀與秦王有隙，隙，乞逆翻，怨隙也，釁隙也。物之有罅釁者為有隙，人之與人有怨者亦為有隙。皆畔衡，復合從。衡，讀曰橫。從，子容翻。以此觀之，此時六國之勢，利在合從，而從張儀連衡者，畏秦而搖於儀之說耳。

**五年**（辛亥、前三一○）

**1**張儀說秦武王曰︰「為王計者，東方有變，韓、魏皆在秦之東。說，式芮翻。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臣聞齊王甚憎臣，臣之所在，齊必伐之。臣願乞其不肖之身以之梁，不肖，謙言無所肖似也。魏都大梁。齊必伐梁，齊、梁交兵而不能相去，言兵交不解，各欲去而不能也。王以其間伐韓，間，居莧翻，間隙也；又居閑翻，中間也。入三川，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張儀欲傾周而為秦；始終以此說為主。挾，戶頰翻。王許之。齊王果伐梁，梁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言勿以為患。請令齊罷兵。」令，盧經翻，使也；下同。乃使其舍人之楚，借使謂齊王曰︰之，往也，如也。不敢徑遣人使齊，而往楚借使，借使，言借楚人以為使。借，子夜翻；康資昔切。使，疏吏翻。「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何故？」楚使者曰︰「張儀之去秦也固與秦王謀矣，欲齊、梁相攻而令秦取三川也。今王果伐梁，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罷，讀曰疲。而信儀於秦王也。」齊王乃解兵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張儀相魏一歲，卒。相，息亮翻。卒，子恤翻。

儀與蘇秦皆以縱橫之術遊諸侯，致位富貴，天下爭慕效之。縱，子容翻。又有魏人公孫衍者，號曰犀首，亦以談說顯名。說，式芮翻。其餘蘇代、蘇厲、周最、樓緩之徒，紛紜徧於天下，務以辯詐相高，不可勝紀，姓譜曰︰周姓本自周平王子，別封汝川，人謂之周家，因氏焉。一云︰以赧王為秦所滅，黜為庶人，百姓稱為周家，因氏焉。余按商有太史周任，謂為周姓所自出，夫豈不可！又赧王於時未滅，不可謂周最出於赧王。樓姓，夏少康之裔，周封為東樓公，子孫因氏焉。師古曰︰紛紜，興作貌，又物多而亂貌。勝，音升。赧，奴版翻。夏，戶雅翻。少，始照翻。裔，苗裔。而儀、秦、衍最著。著者，顯著於時。

孟子論之曰︰或謂︰「公孫衍張儀豈不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熄，滅也，火滅為熄。此言天下兵革之事熄滅也。孟子曰︰「是惡足為大丈夫哉！惡，音烏。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則與民由之，不得志則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詘，詘，與屈同。是之謂大丈夫。」

揚子法言曰︰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夫，音扶。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惡，烏路翻。曰︰「孔子讀而儀、秦行，謂讀孔子之言而行儀、秦之事。何如也？」曰︰「甚矣鳳鳴而鷙翰也！」翰，侯旰翻，又侯安翻，羽翰。「然則子貢不為歟？」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太史公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溫公曰︰考其年與事皆不合，蓋六國遊說之士託為之辭，太史公不加考訂，因而記之；揚子雲亦據太史公書發此語也。說，式芮翻。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說，式芮翻。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不蹈已？」宋咸曰︰蹈，踐也；言儀、秦之才術超卓，自然不踐循舊人之跡。踐，慈演翻。曰︰「昔在任人，帝而難之。書·舜典︰而難任人。孔安國註云︰任，佞也；難，拒也；言佞人則斥遠之。任，音壬。難，乃旦翻。不以才乎？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2**秦王使甘茂誅蜀相莊。四年，蜀相殺蜀侯，秦武王故誅之。史記「莊」作「壯」。案秦紀，秦旣得蜀，使陳莊相蜀；從「莊」為是。

**3**秦王、魏王會于臨晉。班志，臨晉縣屬馮翊，故大荔也，秦取之，更名臨晉。應劭曰︰臨晉水，故名。臣瓚曰︰晉水在河之東，此縣在河之西，不得臨晉水。舊說，秦築高壘以臨晉國，故曰臨晉。章懷太子賢曰︰臨晉故城，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余按唐書·地理志，蒲州有臨晉縣。宋白曰︰漢臨晉縣在今臨晉縣東南十八里，故解城是也。後魏改為北解縣。周省。隋分猗氏縣，置桑泉縣。唐天寶十二載，改臨晉縣。天寶之改縣，必有所據，則應劭臨晉水之說，無可厚非。秦之臨晉在河西，臣瓚、章懷之說皆是也。更，工衡翻。應，乙陵翻。瓚，藏旱翻。朝，直遙翻。解，戶買翻。載，祖亥翻。

**4**趙武靈王納吳廣之女孟姚，吳姓，以國為氏。有寵，是為惠后。孔穎達曰︰后，後也，言其後於天子，亦以廣後胤也。戰國諸侯僭王，亦稱其夫人為后。生子何。為立何而長子章爭國張本。長，知兩翻。

**六年**（壬子、前三○九）

**1**秦初置丞相，以樗里疾為右丞相。應劭曰︰丞者，承也；相者，助也。荀悅曰︰秦本次國，命卿二人，故置左右丞相，無三公官。樗里疾，秦惠王之弟也。高誘曰︰疾居渭南之陰鄕，其里有大樗樹，故號樗里子。相，息亮翻。樗，丑於翻。誘，羊久翻。

**七年**（癸丑、前三○八）

**1**秦、魏會于應。左傳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杜預註云︰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余按襄陽無城父縣。後漢志，潁川父城縣西南有應鄕，古應國也。括地志曰︰故應城因應山為名。古之應國在汝州魯山縣東三十里。應，乙陵翻。邘，音于。

**2**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章︰十二行本「茂」下有「至魏」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令向壽還，謂王曰︰「魏聽臣矣，令，盧經翻，使也。向，式讓翻，姓也。姓譜︰向姓本自宋文公枝子向文旰，旰孫戌以王父字為氏。余按左傳，向戌本出於宋桓公。孟子為齊卿，出弔於滕，王使王驩為輔行。趙岐註曰︰輔行，副使也。旰，音榦。戌，音恤。傳，直戀翻。使，疏吏翻。然願王勿伐！」王迎甘茂於息壤而問其故。柳宗元曰︰地長隆然而起，夷之而益高者為息壤。異書有云︰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意者此所謂息壤，蓋以地長得名。長，知兩翻。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杜佑曰︰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則縣大而郡小，故趙鞅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至于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故甘茂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漢官儀曰︰凡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舊邑，長沙、丹陽是也；或以山陵，泰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樹生庭、鴈門鴈之所育是也；或以號令，夏禹合諸侯，大計東冶之山會計，因名會稽是也。令，力正翻。名會，古外翻。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倍，與背同，音蒲妹翻。數險，謂函谷及三崤之險。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其母織自若也。參，所金翻，一音七南翻。及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杼，直呂翻。說文曰︰杼，機之持緯者，蓋今所謂梭。梭，蘇禾翻。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事見一卷威烈王二十三年。令，音盧經翻。將，卽亮翻。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謗，訕也，毀也。篋，竹笥也，音古頰翻。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稽首，首至地也。稽，音啓。今臣，羇旅之臣也，甘茂，楚下蔡人，故云然。羇，居宜翻，寄也。旅，客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樗，丑於翻。奭，施隻翻。挾，戶頰翻。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公仲侈，韓相也。王曰︰「寡人弗聽也，請與子盟！」乃盟於息壤。秋，甘茂、庶長封帥師伐宜陽。長，知丈翻。帥，讀曰率。

**八年**（甲寅、前三○七）

**1**甘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徵前盟也。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以佐甘茂，佐，助也。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公仲侈入謝於秦以請平。請平，猶請和也。

**2**秦武王好以力戲，好，呼到翻。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烏，姓也。春秋時，齊有大夫烏枝鳴。姓譜︰孟姓，魯桓公之子仲孫之胤，仲孫為三桓之孟，故曰孟氏。任，音壬。說，讀曰悅。八月，王與孟說舉鼎，絕脈而薨；脈，莫獲翻。脈者，係絡贓腑，其血理分行於支體之間，人舉重而力不能勝，故脈絕而死。按史記·甘茂傳云︰武王至周而卒于周。蓋舉鼎者，舉九鼎也。世家以為龍文赤鼎。史記「脈」作「臏」。族孟說。族者，誅夷其族。武王無子，異母弟稷為質於燕，質，音致。燕，因肩翻。國人逆而立之，逆，迎也。是為昭襄王。昭襄王母羋八子，羋，楚姓也。漢因秦制，嫡稱皇后，次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美人爵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石，比中更。羋，亡氏翻。楚女也，實宣太后。

**3**趙武靈王北略中山之地，略地之師速而疾。杜預曰︰略者，總攝巡行之名也。至房子，班志，房子縣屬常山郡。史記正義曰︰房子，今趙州縣。宋白曰︰天寶元年改曰臨城。遂至『章︰十二行本「至」作「之」；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代，北至無窮，自代北出塞外，大漠數千里，故曰無窮。戰國策，武靈王曰︰「昔先君襄王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史記正義曰︰黃華，蓋黃河側之山名。與肥義謀胡服騎射以敎百姓，騎，奇寄翻。曰︰「愚者所笑，賢者察焉。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遂胡服。

國人皆不欲，公子成稱疾不朝。朝，直遙翻。王使人請之曰︰「家聽於親，親，謂父母。國聽於君。今寡人作敎易服而公叔不服，吾恐天下議己『章︰十二行本「己」作「之」；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令，力政翻。明德先論於賤，而從政先信於貴，德欲其下及，故先論於賤；卑賤者感其德，則德廣所及可知矣。法行自貴近始，故先信於貴；貴近者奉法，則法之必行可知矣。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稽，音啓。「臣聞中國者，聖賢之所敎也，禮樂之所用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則效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則，法也。舍，讀曰捨。襲，重衣也。變古之道，逆人之心，臣願王孰圖之也！」孰，古熟字，通。『章︰十二行本正作「熟」；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使者以報。王自往請之，使，疏吏翻。曰︰「吾國東有齊、中山，按趙都邯鄲，東接於齊，中山在其東北，故史記·趙世家載武靈王之言曰︰「吾國東有河、薄落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蓋河、薄落之水在趙之東，與齊、中山同此地險也。北有燕、東胡，西有樓煩、秦、韓之邊。史記正義曰︰營州之境，卽東胡、烏丸之地。林胡、樓煩，卽嵐、勝之北也。班志︰鴈門郡樓煩縣。應劭註云︰故樓煩胡地。嵐、勝以南，石州離石、藺等，七國時趙邊也，與秦隔河。晉、洺、潞、澤等州，皆七國時韓地，趙之西邊地。燕，因肩翻。今無騎射之備，則何以守之哉？騎，奇寄翻。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先，悉薦翻。累，力追翻。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鄗，趙邑，漢光武改為高邑，隋、唐為柏鄕縣地，唐屬趙州。鄗，呼各翻。幾，居衣翻。先君醜之，以為趙國之醜。故寡人變服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難，乃旦翻。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惡變服之名，惡，烏路翻。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聽命，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朝，直遙翻。於是始出胡服令令，力政翻。而招騎射焉。

**九年**（乙卯、前三○六）

**1**秦昭王使向壽平宜陽，平，正也，和也。正宜陽之疆界而和其民人也。向，式亮翻。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甘茂言於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史記正義曰︰武遂本屬韓，近平陽。楚世家云︰韓先王之墓在平陽，武遂去之七十里。去年秦拔宜陽，因涉河城武遂，今復歸之韓。復，音如字。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式讓翻。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班志，蒲阪縣屬河東郡，舊曰蒲。應劭曰︰秦始皇東巡，見長阪，因加「阪」云。括地志︰蒲阪故城，在蒲州河東縣南五里。阪，音反。樗里子與魏講而罷兵。講，和也。甘茂奔齊。

**2**趙王略中山地，至寧葭；水經註︰衡漳水東北歷下博城西，又西逕樂鄕縣故城南，又東引葭水注之。葭，音加。西略胡地，至榆中。水經註︰諸次水出上郡諸次山，其水東逕榆林塞，世又謂之榆林山，卽漢書所謂「榆溪舊塞」者。自溪西去，悉榆柳之藪，緣歷沙陵，屆龜茲縣西出，故云廣長榆也。王恢曰「樹榆為塞」，謂此。蘇林以為榆中在上郡，非也。按始皇本紀︰西北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然榆中在金城東五十許里，陰山在朔方東，以此推之，不得在上郡。余謂蘇林之說固未為盡，而道元所謂榆中在金城東五十許里亦非也。據衞青取河南地，案榆溪舊塞，正在唐麟、勝二州界，其西則接古上郡之境。況諸次水出上郡，逕榆林塞入河，則榆中在上郡之東明矣，諸次水無西流至金城、榆中之理。夷考其故，道元特以班志金城郡有榆中縣，遂牽合以為說，不知此一節之誤尤甚於蘇林也。史記正義曰︰榆中，勝州北河北岸也。杜佑曰︰勝州榆林郡南卽秦榆林塞。林胡王獻馬，如淳曰︰林胡，卽儋林。余謂此胡種落依阻林薄，因曰林胡。儋，都甘翻。種，章勇翻。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歸，謂趙王自略中山歸也。仇，姓也。春秋時，宋有大夫仇牧。液，音亦。之，往也，如也。賁，音奔；康曰︰離之父，翦之子。余按離父、翦子，秦將也；此王賁乃趙人，康說非是。將，卽亮翻。富丁之魏，富，姓也。春秋時，周有大夫富辰。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相，息亮翻。致者，使之至也。

**3**楚王與齊、韓合從。楚與齊、韓合從，尋卽倍之，適足致齊、韓之兵耳。從，子容翻。

**十年**（丙辰、前三○五）

**1**彗星見。彗星，世所謂掃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或竟天，見則兵起，主掃除，除舊布新。唐史臣曰︰彗體無光，傅日以為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或長或短，光芒所及則為災。又曰︰孛星，彗之屬也；偏指曰彗，氣四出曰孛。孛者孛孛，非常惡氣之所生，災甚於彗。天文書謂五星之精為妖，歲星流為蒼彗，熒惑、塡星散為赤彗、黃彗，太白、辰星變為白彗、黑彗。彗，祥歲翻，又徐醉翻，又旋芮翻。見，賢遍翻。掃，所報翻。傅，讀曰附。孛，蒲內翻。妖，於遙翻。塡，讀曰鎭。

**2**趙王伐中山，取丹丘、爽陽、鴻之塞，又取鄗、石邑、封龍、東垣。史記正義曰︰丹丘，邢州縣。余按隋、唐志，邢州有內丘縣，漢之中丘縣也，未嘗有丹丘，不知其何據。「爽陽、鴻之塞，」史記作「華陽、鴟之塞」。括地志曰︰北岳別名曰華陽臺，卽常山也，在定州恆陽縣北百四十里。徐廣曰︰「鴟」作「鴻」，鴻上故關，今名汝城，在定州唐縣東北六十里。又有鴻上水，出唐縣北葛洪山，山接北岳恆山，皆在定州界。班志，石邑縣屬常山郡，井陘山在西。括地志︰石邑故城，在恆州鹿泉縣南三十五里。封龍山，一名飛龍山，在恆州鹿泉縣南四十五里，邑蓋因山為名。洪氏隸釋載後漢所立白石碑云︰常山國元氏縣界有封龍山。東垣，卽漢眞定國之眞定縣，漢高帝更名。史記正義曰︰趙之東垣，在恆州眞定縣南八里，故常山城是也。鄗，呼各翻。垣，于元翻。華，戶化翻。恆，戶登翻，鴟，丑之翻。陘，音刑。更，工衡翻。中山獻四邑以和。

**3**秦宣太后異父弟曰穰侯魏冉，同父弟曰華陽君羋戎；王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魏冉最賢，秦封穰侯於陶，陶卽范蠡所居陶邑。孟康曰︰陶卽定陶。班志，定陶縣屬濟陰郡。下云封於穰與陶；穰縣屬南陽郡，去定陶差遠。水經註曰︰穰侯封於穰，益封於陶；其免相也，出之陶而卒。陶有穰侯冢。穰，音人羊翻。華陽，卽武王歸馬之地。水經註︰洛水自上洛縣東北分為二水，枝渠東北出為門水，水東北歷陽華之山，卽華陽也。華，音戶化翻。羋，眉婢翻。相，息亮翻。卒，子恤翻。冢，知隴翻。班志，高陵縣屬馮翊，涇陽縣屬安定。杜佑曰︰京兆涇陽縣乃秦封涇陽君之地。漢涇陽縣在今平涼郡界涇陽故城是也。宋白曰︰雍州涇陽本秦舊縣。與杜佑同。索隱曰︰高陵君，名顯；涇陽君，名悝。索，山客翻。悝，苦回翻。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薨，諸弟爭立，唯魏冉力能立昭王。惠王，卽惠文王。昭王，卽昭襄王。昭王卽位，以魏冉為將軍，衞咸陽。是歲，庶長壯及大臣、諸公子謀作亂，長，知丈翻。魏冉誅之；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惠文后，昭王嫡母也。死於正命曰良死。悼武王后出居『章︰十二行本「居」作「歸」；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于魏，悼武王后，卽秦武王后，昭王嫂也。王兄弟不善者，魏冉皆滅之。王少，宣太后自治事，任魏冉為政，威震秦國。少，詩照翻。治，直之翻。為范睢間魏冉張本。

**十一年**（丁巳、前三○四）

**1**秦王、楚王盟于黃棘；史記正義曰︰黃棘蓋在房、襄二州。余按班志，南陽郡有棘陽縣，應劭曰︰縣在棘水之陽。秦復與楚上庸。三年，秦敗楚師，虜屈匄，取楚上庸。

**十二年**（戊午、前三○三）

**1**彗星見。彗，祥歲翻，又徐醉翻，旋芮翻。見，賢遍翻。

**2**秦取魏蒲阪、晉陽、封陵；「晉陽」，按史記·世家作「陽晉」，其地當在蒲阪之東，風陵之西，大河之陽；且本晉地也，故謂之陽晉。蘇秦所謂「衞陽晉之道」，蓋以魏境有陽晉，故在衞境者稱「衞陽晉」以別之。括地志曰︰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鄕縣西。水經註︰函谷關直北隔河有崇阜，巍然獨秀，世謂之風陵。酈道元所謂函谷，則潼關也。史記正義曰︰封陵在蒲州。唐志︰河中府河東縣南有風陵關。今若據括地志，則晉陽亦通。又取韓武遂。九年，秦歸韓武遂。

**3**齊、韓、魏以楚負其從親，九年，楚與齊、韓合從，蓋卽負之也。從，子容翻。合兵伐楚。楚王使太子橫為質於秦以請救。質，音致。秦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領也。

**十三年**（己未、前三○二）

**1**秦王、魏王、韓太子嬰會于臨晉，韓太子至咸陽而歸；秦復與魏蒲阪。阪，音反。去年秦取魏蒲阪。

**2**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鬬者，太子殺之，亡歸。楚太子質秦而亡歸，復質於齊；秦以為言而誘陷其父，齊乘其父出而要之以利。

**十四年**（庚申、前三○一）

**1**日有食之，旣。

**2**秦人取韓穰。班志，穰縣屬南陽郡。以時考之，當屬楚。然韓得潁川之地，與南陽接境，七國兵爭，疆埸之間，一彼一此，或者此時穰屬韓歟？穰，人羊翻。

**3**蜀守煇叛秦，秦司馬錯往誅之。蜀守，蜀郡守也。史記·秦紀作「蜀侯」。華陽國志曰︰秦封王子煇為蜀侯。蜀侯祭，歸胙於王；後母疾之，加毒以進。王大怒，使司馬錯賜煇劍。守，音狩。煇，索隱音暉。

**4**秦庶長奐會韓、魏、齊兵伐楚，修楚太子亡歸之怨。長，知丈翻。敗其師於重丘，殺其將唐昩；遂取重丘。唐姓本於唐堯。春秋之時，有二重丘︰衞孫蒯飲馬於重丘，杜預曰︰曹邑；諸侯同盟于重丘，杜預曰︰齊地。時楚之境皆不至此。呂氏春秋曰︰齊令章子與韓、魏攻荊，荊使唐薎將兵應之，夾泚而軍；章子夜襲之，斬薎於是水之上。水經註曰︰泚水又西，澳水注之。水北出茈丘山，南入于泚水。意者重丘卽茈丘也。敗，補邁翻。將，卽亮翻。「昩」，荀子作「蔑」，楊倞註曰︰與「昩」同，語音相近，當音末。索隱音莫葛翻。重，直龍翻。茈，才支翻。

**5**趙王伐中山，中山君奔齊。

**十五年**（辛酉、前三○○）

**1**秦涇陽君為質於齊。質，音致。

**2**秦華陽君伐楚，大破楚師，斬首三萬，殺其將景缺，取楚襄城。班志，襄城縣屬潁川郡，有西不羹，楚靈王所謂「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是也。將，卽亮翻。陸德明曰︰不羹，舊音郞；漢書·地理志作「更」字，乘，繩證翻。楚王恐，使太子為質於齊以請平。為楚懷王入秦而卒、齊留太子以邀楚張本。

**3**秦樗里疾卒，以趙人樓緩為丞相。樗，丑於翻。卒，子恤翻。相，息亮翻。

**4**趙武靈王愛少子何，欲及其生而立之。少，詩照翻。及其生者，及其生而親見之。

**十六年**（壬戌、前二九九）

**1**五月戊申，大朝東宮，朝，直遙翻。傳國於何，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廟見，始卽位而見祖廟也。見，賢遍翻。大夫悉為臣。肥義為相國，幷傅王。相國之官始此，秦、漢因之；漢、魏以降，其位望尊於丞相。相，息亮翻。武靈王自號「主父」。主父，言為國之主之父也。一曰，言其子主國而己則父也。主父欲使子治國，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治，直之翻。將，卽亮翻，又如字。將自雲中、九原南襲咸陽，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使，疏吏翻。欲以觀秦地形及秦王之為人。秦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賓主相見，交際之禮已，方怪其非人臣。使人逐之；主父行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謂已脫身出秦關也。秦人大驚。

**2**齊王、魏王會于韓。

**3**秦人伐楚，取八城。秦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兄弟，盟于黃棘，見上十一年。遺，于季翻。太子入質，至驩也。質，音致。見十二年。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見十三年。寡人誠不勝怒，勝，音升。使兵侵君王之邊。謂戰重丘，取襄城。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見十五年。寡人與楚接境，婚姻相親；妻父曰婚，壻父曰姻。字書︰婚，昏也；禮娶以昏時，婦人陰也，故曰婚。壻家女之所因，故曰姻。字林︰婚，婦家；姻，壻家。賈公彥曰︰各據男女身，則男曰昏，女曰姻；若以親言之，則女之父曰婚，壻之父曰姻。余按張儀言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考之於史，自赧王四年至是年，秦、楚未嘗嫁娶也。至十九年，楚懷王死於秦。至二十三年，楚襄王逆婦於秦。蓋先已約親，其後襄王終喪，始逆婦成婚姻。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令，力政翻。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

楚王患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益怒。昭睢曰︰「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睢，息遺翻，又七余翻。秦，虎狼也，有幷諸侯之心，不可信也！」懷王之子『章︰十二行本「子」下有「子」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蘭勸王行，王乃入秦。秦王令一將軍詐為王，伏兵武關，楚王至則閉關劫之，與俱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禮，朝，直遙翻。秦章臺宮在渭南。漢張敞走馬章臺街，孟康曰︰在長安中；臣瓚曰︰街在章臺下。漢長安在渭南，以此言之，章臺宮在渭南明矣。瓚，藏旱翻。要以割巫、黔中郡。楚王欲盟，秦王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強要我以地！」要，一遙翻。黔，其今翻。強，其良翻，又其兩翻。因不復許。秦人留之。復，扶又翻。

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為質於齊，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要，一遙翻。質，音致。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欲立王子之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睢，息隨翻。倍，蒲妹翻。乃詐赴於齊。詐，言楚王薨而請太子還王楚。齊湣王召羣臣謀之，或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湣，讀曰閔。楚滅陳、蔡，封畛於汝，滅越，取吳故地，幷有古徐夷之地，皆在淮北，卽楚所謂「下東國」。齊相曰︰「不可！郢中立王，郢，楚都。班志︰南郡江陵縣，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後九世，平王城之；又後十世，秦拔之，東徙壽春，亦名曰郢。水經︰江水東逕江陵縣故城南，又東逕郢城南。註云︰今江陵城，楚船官地，春秋之渚宮。郢城卽子囊遺言所城者。劉昫曰︰故楚都之郢城，今江陵縣北十五里紀南城是也。相，息亮翻。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質，音致。其人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巿，謂相要以利，如巿道也。予，讀曰與。為，于偽翻。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三國，謂齊、韓、魏。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卒，子恤翻。楚人立之。

**4**秦王聞孟嘗君之賢，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請。孟嘗君來入秦，秦王以為丞相。質，音致。

**十七年**（癸亥、前二九八）

**1**或謂秦王曰︰「孟嘗君相秦，必先齊而後秦；先、後，皆去聲。秦其危哉！」秦王乃以樓緩為相，囚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求解於秦王幸姬，姬曰︰「願得君狐白裘。」狐白裘，緝狐掖之皮為之，所謂千金之裘非一狐之掖者也。孟嘗君有狐白裘，已獻之秦王，無以應姬求。客有善為狗盜者，入秦藏中，物之所藏曰藏，音徂浪翻。盜狐白裘以獻姬。姬乃為之言於王而遣之。為，于偽翻。王後悔，使追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時尚蚤，蚤，古早字通。追者將至，客有善為雞鳴者，野雞聞之皆鳴，孟嘗君乃得脫歸。

**2**楚人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秦王怒，發兵出武關擊楚，斬首五萬，取十六城。

**3**趙王封其弟『章︰十二行本「弟」下有「勝」字；乙十一行本同。』為平原君。班志，平原縣屬平原郡。勝封於東武城，號平原君，非封於平原也。東武城屬清河郡，杜佑曰︰今貝州武城縣是也。蓋定襄有武城，時同屬趙，故此加「東」也。平原君好士，好，呼到翻。食客嘗『章︰十二行本「嘗」作「常」；乙十一行本同。』數千人。有公孫龍者，善為堅白同異之辯，漢書·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註云︰卽為堅白同異之辯者。成玄英莊子疏云︰公孫龍著守白論，行於世。堅白，卽守白也，言堅執其說，如墨子墨守之義。自堅白之論起，辯者互執是非，不勝異說。公孫龍能合衆異而為同，故謂之同異。史記註曰︰晉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極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曰︰黃所以為不堅，白所以為不利。二說未知孰是。勝，音升。淬，取內翻。平原君客之。孔穿自魯適趙，按孔叢子，孔穿，孔子之後。孫愐曰︰孔姓，殷湯之後，本自帝嚳元簡狄，吞乙卵生契，賜姓子氏；至湯，以其祖感乙而生，故名履，字天乙；後代以「子」加「乙」，始為孔氏。至宋孔父遭華督之難，其子奔魯，故孔子生於魯。愐，彌兗翻。嚳，苦沃翻。華，戶化翻。難，乃旦翻。『鄒︰，與妃同。』與公孫龍論臧三耳，三耳，如莊子所載雞三足之說。莊子疏謂數起於一，一與一為二，二與一為三，三名雖立，實無定體，故雞可以為三足，則兩耳、三耳，其說亦猶是耳。一說︰耳主聽，兩耳，形也，兼聽而言，可得為三。臧，臧獲之臧。臧獲，奴婢也。龍甚辯析。辯，別也；析，分也；言分別甚精微也。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子高，孔穿字也。復，扶又翻。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辯也，毛晃曰︰疇，曩也；昔，夕也；疇昔，曩夕也。先生以為何如？」對曰︰「然。幾能令臧三耳矣。毛晃曰︰然，如也，是也，語決辭。幾，居依翻。令，使也，音力丁翻。雖然，實難！僕願得又問於君︰今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無以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易，弋豉翻。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終必受詘。」

鄒衍過趙，過，古禾翻。平原君使與公孫龍論白馬非馬之說。此亦莊子所謂狗非犬之說。疏云︰狗之與犬，一實兩名︰名實合，則此為狗，彼為犬；名實離，則狗異於犬。又墨子曰︰狗，犬也。然［殺］狗非狗［殺］犬也。大指與白馬非馬之說同。鄒子曰︰「不可。夫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夫，音扶。別，彼列翻。索隱曰︰抒，音墅，抒者舒也；又常恕翻。康曰︰亦音舒。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與，音如字；又讀曰預。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辯以求是，辯雖不勝而得審其是，所謂得其所求也。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敦，敦，都昆翻，迫也，詆也，誰何也。巧譬以相移，引人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紉『章︰十二行本「紉」作「紛」；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爭言而競後息，索隱︰繳，音糾；康吉弔切，非。言其言戾，紛然而爭，欲人先屈，務在人後方止也。不能無害君子，衍不為也。」座皆稱善。言一座之人皆稱衍言為善。公孫龍由是遂詘。通鑑書此，言小辯終不足破大道。絀，音敕律翻。說文曰︰絀，貶下也。又讀與屈同。

# 資治通鑑卷第四

## 周紀四起閼逢困敦（甲子），盡著雍困敦（戊子），凡二十五年。

赧王中

**十八年**（甲子、前二九七）

**1**楚懷王亡歸。秦人覺之，遮楚道。遮其歸楚之路也。懷王從間道走趙。間，隙也，從空隙之路而行也。間，古莧翻。走，音奏，又音如字。趙主父在代，趙人不敢受。懷王將走魏，秦人追及之，以歸。

**2**魯平公薨，子緡公賈立。世本「緡」作「湣」。

**十九年**（乙丑、前二九六）

**1**楚懷王發病，薨於秦，秦人歸其喪。喪，息郞翻。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

**2**齊、韓、魏、趙、宋同擊秦，至鹽氏而還。括地志︰鹽氏故城，一名司鹽城，在蒲州安邑縣，掌鹽池之官，因稱鹽氏。徐廣曰︰「鹽」，一作「監」。秦與韓武遂、與魏封陵以和。十二年，秦取魏封陵，又取韓武遂，今皆歸之以和。

**3**趙主父行新地，趙新取中山之地也。行，下孟翻。遂出代；西遇樓煩王于西河而致其兵。趙北有林胡、樓煩之戎。漢鴈門郡樓煩縣，樓煩胡所居地。西河，卽漢西河郡之地。

**4**魏襄王薨，子昭王立。世本曰︰昭王，名遫。

**5**韓襄王薨，子釐王咎立。釐，讀曰僖。

**二十年**（丙寅、前二九五）

**1**秦尉錯伐魏襄城。尉，蓋國尉也。班志，襄城縣屬潁川郡。以分地考之，潁川屬韓境。蓋魏與韓分有潁川之地，用兵爭強，疆場之間，朝韓暮魏，則此時襄城或為魏土，容亦有之。埸，音亦。

**2**趙主父與齊、燕共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燕，因肩翻。班志，膚施縣屬上郡；唐屬延州，為州治所。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酺，音蒲。說文曰︰王德布大飲酒也。師古曰︰酺之為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為酺。師古註所云，漢法也。此言趙國內酺耳。赦者，宥有罪也。

**3**趙主父封其長子章於代，號曰安陽君。長，知丈翻。班志，代郡有東安陽縣。括地志︰東安陽故城，在朔州定襄縣界。

安陽君素侈，心不服其弟。不服其弟為王也。主父使田不禮相之。相，息亮翻。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強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田不禮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陰謀。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不顧其害，難必不久矣。夫，音扶。難，乃旦翻；下同。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而禍之所集也。子何不稱疾毋出而傳政於公子成，毋為禍梯，梯，猶階也，以木為之，以升高者也。禍梯，猶言禍階也。梯，天黎翻。不亦可乎！」肥義曰︰「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屬，之欲翻。曰︰『毋變而度，毋易而慮，而，猶汝也。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記王命於籍也。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言已在前矣，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已，止也，言肥義命止於今年也。涕泣而出。

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數見者，相與謀為之備也。數，所角翻。肥義謂信期曰︰索隱曰︰卽下文高信也。史記正義曰︰信，音申；康曰︰如字。「公子章與田不禮聲善而實惡，內得主而外為暴，得主，謂章為主父所憐也。矯令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為也。矯令，矯主父之令也。令，力正翻。擅，時戰翻。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出入不可以『章︰十二行本無「以」字；乙十二行本同。』不備。言盜在主父左右，出入不可不備也。自今以來，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以身先之，無故而後王可入也。」先，悉薦翻。信期曰︰「善。」

主父使惠文王朝羣臣而自從旁窺之，見其長子傫然也，朝，直遙翻。長，知丈翻。傫，倫追翻，懶懈貌。少子臨朝而長子朝之，故其貌如此。反北面為臣，詘於其弟，詘，與屈同。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公子章於代。王，于況翻，又音如字。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史記正義曰︰沙丘在邢州平鄕縣東北二十里。余按沙丘臺，紂所作也。班志云︰沙丘在鉅鹿郡鉅鹿縣東北七十里。異宮，異宮而處也。公子章、田不禮以其徒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卽與王戰。高信以王與公子章之徒戰也。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趙都邯鄲，自邯鄲至也。邯鄲，音寒丹。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距，猶拒也。難，乃旦翻。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公子成為相，號安平君，相，息亮翻。班志，涿郡有安平縣，非趙地也。以公子成能平難而安國，故以為號。李兌為司寇。司寇，周六卿之一也，掌刑。是時惠文王少，少，時照翻。成、兌專政。

公子章之敗也，往走主父；主父開之。謂開宮門內之也。走，音奏。成、兌因圍主父。『章︰十二行本「父」下有「宮」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公子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夷，誅也，滅也。乃遂圍之，令︰「宮中人後出者夷！」令，力正翻。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雀鷇而食之。爾雅曰︰生哺，鷇；生噣，雛。釋云︰辨鳥子之異名也。鳥子生而須母哺食者為鷇，謂燕、雀之屬也。生而能自啄食者為雛，謂雞、雉之屬也。探，吐南翻。鷇，居候翻。三月餘，餓死沙丘宮。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長，知丈翻。吳娃，謂吳廣之女孟姚也，見上卷五年。吳、楚之間謂美女曰娃。娃，音於佳翻。為不出者數歲。為，于偽翻。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之。何，卽惠文王也。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

**4**秦樓緩免相，魏冉代之。相，息亮翻。

**二十一年**（丁卯、前二九四）

**1**秦敗魏師于解。敗，補邁翻。班志，解縣屬河東郡。宋白曰︰解縣地卽夏鳴條之野，有鹽池之利。後漢乾祐元年，蒲帥李茂貞奏置解州。師古曰︰解，下買翻。

**二十二年**（戊辰、前二九三）

**1**韓公孫喜、魏人伐秦。魏書人，其將微也。將，卽亮翻。穰侯薦左更白起於秦王以代向壽將兵，白，姓也。春秋之時，秦有白乙丙。穰，人羊翻。更，工衡翻。向，息亮翻。敗魏師、韓師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級，虜公孫喜，拔五城。秦王以白起為國尉。戰國之時，有國尉，有郡尉。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為稱。敗，補邁翻。

**2**秦王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願王之飭士卒，飭，治也，整也。遺，于季翻。倍，蒲妹翻。得一樂戰！」樂，音洛，快意也；言一戰以快其意。楚王患之，乃復與秦和親。和親者，結和以相親也。復，扶又翻，又音如字

**二十三年**（己巳、前二九二）

**1**楚襄王迎婦於秦。

臣光曰︰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謂楚懷王留於秦而以困死，秦王復遺襄王書，以兵威劫之。楚之不競也，杜預曰︰競，強也。或曰︰競，爭也，言不能與秦爭也。忍其父而婚其讎！謂楚襄王父死於秦，是仇讎之國也，忍恥而與之婚。烏呼，楚之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雖強，烏得陵之哉！善乎荀卿論之曰︰「夫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為讎人役。」夫，音扶。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是其所以危也。

**2**秦魏冉謝病免，以客卿燭壽為丞相。燭，姓也。左傳，鄭有大夫燭之武。

**二十四年**（庚午、前二九一）

**1**秦伐韓，拔宛。宛，故申伯國。班志，宛縣屬南陽郡；唐為鄧州南陽縣。宛，於元翻。

**2**秦燭壽免。魏冉復為丞相，相，息亮翻。封於穰與陶，謂之穰侯。又封公子市於宛，公子悝於鄧。悝，苦回翻。

**二十五年**（辛未、前二九○）

**1**魏入河東地四百里，河東地，蓋安邑、大陽、蒲阪、解縣瀕河之地。阪，音反。解，下買翻。韓入武遂地二百里于秦。武遂地，十八年秦以予韓。予，讀曰與。

**2**魏芒卯始以詐見重。芒，謨郞翻，姓也。卯，其名。

**二十六年**（壬申、前二八九）

**1**秦大良造白起、客卿錯伐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大良造，卽大上造之良者。大上造，秦十六爵。軹，音只。軹縣，班志屬河內郡；唐為孟州濟源縣。

**二十七年**（癸酉、前二八八）

**1**冬，十月，秦王稱西帝，遣使立齊王為東帝，欲約與共伐趙。蘇代自燕來，使，疏吏翻。燕，因肩翻。齊王曰︰「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願王受之而勿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無後，猶言未晚。秦稱之，天下惡之，惡，烏路翻。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伐趙孰與伐桀宋利？桀宋，見下二十九年。今王不如釋帝以收天下之望，發兵以伐桀宋，宋舉則楚、趙、梁、衞皆懼矣。是我以名尊秦而令天下憎之，令，盧經翻。所謂以卑為尊也。」古人有言曰︰「自卑者人尊之。」齊王從之，稱帝二日而復歸之。歸帝號而不稱也。復，扶又翻，又音如字。十二月，呂禮自齊入秦。姓譜曰︰太嶽為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後因以為氏。古字脊骨之膂本作「呂」。秦王亦去帝，復稱王。去，羌呂翻，除也；後以義推。

**2**秦攻趙，拔杜陽。徐廣曰︰「杜」，一作「梗」。按班志，梗陽在太原郡榆次縣界，杜陽縣屬扶風，註云︰杜水南入渭。詩曰「自土」。師古註云︰緜詩︰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自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又云︰扶風栒邑有豳鄕，公劉所都。審爾，則杜陽近栒邑，接上郡、北地之境。趙地西至上郡膚施，或者其時倂有杜陽歟！沮，七余翻。旬，須倫翻。豳，彼貧翻。

**二十八年**（甲戌、前二八七）

**1**秦攻趙，『章︰十二行本「趙」作「魏」；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拔新垣、曲陽。史記正義曰︰年表及括地志，曲陽故城在懷州濟源縣西四十里，新垣近曲陽，未詳端的之處。余按班志，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沇水所出，東流為濟。水經︰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為沇水。註云︰濟水重源出溫西北平地。水有二源，東源出原城東北，晉文公以信降原，卽此城也。俗以濟水重源所發，因復謂之濟源城。如此則濟源去垣不遠矣。蓋新垣卽河東之垣縣也；以縣有遷徙，謂其新邑為新垣也。垣，于元翻。濟，子禮翻。沇，以轉翻。降，戶江翻。重，直龍翻。復，扶又翻。

**二十九年**（乙亥、前二八六）

**1**秦司馬錯擊魏河內。漢河內郡卽魏河內之地，秦幷屬河東郡。孟子記梁惠王曰︰「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蓋魏之有國，河東、河內自為二郡也。錯，七各翻，又千故翻。魏獻安邑以和，秦出其人歸之魏。

**2**秦敗韓師于夏山。敗，補邁翻。夏，戶雅翻。

**3**宋有雀生於城之陬。「」，劉向說苑作「鸇」。字林曰︰鷂屬。陸璣曰︰鸇似鷂，青黃色，燕頷句啄，向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陬，子侯翻，隅也。句，古侯翻。『鄒︰，正韻︰諸延切，音饘「讀粘」。鷙鳥；又集韻︰稽延切，音甄。鷂屬。』史占之史，太史之屬，掌卜筮者。曰︰「吉。凶人吉其凶。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宋康王喜，起兵滅滕，伐薛，班志︰沛郡公丘縣，古滕國。水經註︰滕城在蕃縣西。唐志，滕縣屬徐州。薛卽孟嘗君所封地。蕃，音皮，又音如字。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與齊、魏為敵國，乃愈自信其霸。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敗，補邁翻。亟，己力翻。射，而亦翻；後以義推。笞，擊也，音丑之翻。斬社稷而焚滅之，記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自漢以下，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周禮註︰社稷，土穀之神。共，讀曰恭。夏，戶雅翻。以示威服鬼神。為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下之人又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以至於國中，無敢不呼萬歲者。天下之人謂之「桀宋」。言其昏暴如桀也。齊湣王起兵伐之，民散，城不守。宋王奔魏，死於溫。溫，周司寇蘇忿生之邑。班志，溫縣屬河內郡。宋至此而滅。湣，讀曰閔。

**三十年**（丙子、前二八五）

**1**秦王會楚王於宛，宛，於元翻。會趙王於中陽。班志，中陽縣屬西河郡。水經註︰文水逕太原茲氏縣故城之東，瀦為文湖；文湖水又東逕中陽縣故城東。

**2**秦蒙武擊齊，拔九城。風俗通︰東蒙主以蒙山為氏。

**3**齊湣王旣滅宋而驕，乃南侵楚，西侵三晉，欲幷二周，為天子。狐咺正議，斮之檀衢。狐，姓也。春秋之時，晉有狐突、狐毛、狐偃父子。左傳︰齊簡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檀衢，意其地為通檀臺之衢路也。爾雅︰四達謂之衢。咺，況晚翻，又況遠翻。斮，側略翻，斬也。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左傳︰晉圍齊，州綽門于東閭。杜預註曰︰齊東門。

燕昭王日夜撫循其人，益以富實，燕，因肩翻。乃與樂毅謀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也，毅，魚器翻。自齊桓公霸天下，國以強大；田氏藉其餘業。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易，弋豉翻。王必欲伐之，莫如約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別使使者連楚、魏，且令趙嚪秦以伐齊之利。使者，上疏吏翻。令，力丁翻。以利誘之曰嚪。嚪，音田濫翻。誘，羊久翻。諸侯害齊王之驕暴，皆爭合謀與燕伐齊。燕，因肩翻。

**三十一年**（丁丑、前二八四）

**1**燕王悉起兵，以樂毅為上將軍。上將軍，猶春秋之元帥。帥，所類翻。秦尉斯離帥師與三晉之師會之。尉，秦官也。斯離，其名。或曰︰斯，姓也，離，名也。斯，蜀之西南夷種，遂以為姓。帥，讀曰率。趙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幷將秦、魏、韓、趙之兵以伐齊。齊湣王悉國中之衆以拒之，戰于濟西，相，息亮翻。將，卽亮翻。湣，讀曰閔。水經︰濟水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北逕須昌、穀城、臨邑縣西，又北逕北平、陰城西，又東北過盧縣北，皆齊地也。濟西地在濟水之西。濟，子禮翻，下同。齊師大敗。樂毅還秦、韓之師，分魏師以略宋地，部趙師以收河間。秦、韓與齊隔遠，故先還其師。宋地近於魏，故使略之。河間近於趙，故以方略部趙取之。此其部分，非人所能及也。宋地，齊滅宋所取之地。身率燕師，長驅逐北。劇辛曰︰「齊大而燕小，燕，因肩翻。劇，竭戟翻。賴諸侯之助以破其軍，宜及時攻取其邊城以自益，此長久之利也。劇，竭戟翻，姓也。今過而不攻，以深入為名，無損於齊，無益於燕而結深怨，後必悔之。」樂毅曰︰「齊王伐功矜能，謀不逮下，廢黜賢良，信任諂諛，政令戾虐，百姓怨懟。懟，直類翻。今軍皆破亡，若因而乘之，其民必叛，禍亂內作，則齊可圖也。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遂進軍深入。齊人果大亂失度，難慮，謂難為計慮也。失度，失其常度也。湣王出走。樂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燕，因肩翻。濟，子禮翻。勞，力到翻。封樂毅為昌國君，班志，昌國縣屬齊郡。封毅為昌國君，以其能昌大燕國也。遂使留徇齊城之未下者。

齊王出亡之衞，衞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辟，讀曰避。共，音供，又居用翻。齊王不遜，衞人侵之。齊王去奔鄒、魯，有驕色；鄒、魯弗內，遂走莒。莒，春秋莒子之國，齊滅之。班志，莒縣屬城陽國，國都也。宋白曰︰周武王封少昊之後嬴姓茲輿於莒，始都計斤城，在今高密縣東南四十里。春秋時徙於莒。隱公二年，莒人入向。註云︰今城陽莒縣。莒自初封二十三君，為楚簡王所滅。漢為莒縣，城陽王所都。莒，音居禦翻。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為齊相。淖齒欲與燕分齊地，索隱曰︰淖，女敎翻；康曰︰竹角切；姓也。相，息亮翻。乃執湣王而數之數其罪也。師古曰︰數，所具翻；宋祁曰︰所主翻。曰︰「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漢置千乘郡，博昌縣屬焉。後漢更千乘郡為樂安國。十三州志曰︰昌水，其勢平，故曰博昌。唐志，千乘、博昌二縣皆屬青州。乘，繩證翻。雨，王遇翻。自上而下曰雨。王知之乎？」曰︰「知之。」「嬴、博之間，地坼及泉，班志，嬴、博二縣屬泰山郡。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淖齒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及泉者，地以告也；有人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告矣，而王不知誡焉，誡，與戒同；戒，警敕也。毛晃曰︰警敕之辭曰誡。此言天、地、人皆以相警敕也。何得無誅！」遂弑王於鼓里。鼓里，莒中地名，近齊廟。

荀子論之曰︰國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累，力偽翻，事相緣及也。有之不如無之；及其綦也，齊人謂極為綦，音其；下綦之同。索為匹夫，不可得也。索，山客翻，求也。齊湣、宋獻是也。湣，讀曰閔。宋獻，意卽指宋康王。

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

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挈，卽提挈之挈，音詰結翻。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擽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擽然，落石貌；言其持心持國，擽然如石之固。擽，歷各翻。之所與為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之所以為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主之所極然，毛晃曰︰然，如也，是也。帥羣臣而首嚮之者，則舉義志也。帥，讀曰率。首，所救翻。志者，心之所主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仰，魚亮翻。凡仰給、仰成之仰皆同音。是基定也。基『章︰乙十一行本，二「基」字均作「綦」。』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故曰︰以國濟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基，址也，本也。為土立址曰基；為木立根本亦曰基。白，明也。是所謂義立而王也。

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楊倞曰︰略有節奏也。刑賞已諾信於天下矣，諾，人應聲也。信，人不疑而心孚也。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要，一遙翻，約也，勤也，求也。政令已陳，雖覩利敗，不欺其民；令，力正翻。約結已定，雖覩利敗，不欺其與；與，黨與也。卽下文所謂與國也。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楊倞曰︰此「綦」當作「基」。今謂此「綦」字從上註，所謂齊人之言，其義亦通。明，顯也。與國信之；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伯，讀曰霸。五霸，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或曰︰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為五霸。

挈國以呼功利，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內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析，先的翻，分也，離也。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齊湣、薛公是也。湣，讀曰閔。薛公，謂孟嘗君。孟嘗君卒，齊與諸侯共滅薛。卒，子恤翻。故用強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敎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為務。引，讀曰靷，音羊晉翻。丁度曰︰靷，駕牛具，在胸曰靷，蓋駕馬亦用靷也。故強，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詘秦，北足以敗燕，中足以舉宋，史記，齊閔王十年，伐燕，取之；二十三年，與秦敗楚於重丘，南割楚之淮北；三十六年，與韓、魏攻秦，至函谷；三十八年，伐宋滅之。通鑑據孟子以取燕事屬之齊宣王。敗，補邁翻。詘，與屈同，音渠勿翻。燕，因肩翻。及以燕、趙起『章︰十二行本「起」作「改」；孔本同。』而攻之，若振槁然，燕，因肩翻。槁，枯木也。振，搖也。振已枯之木，則枝葉摧落而本根撥矣。槁，苦皓翻，又音古老翻。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後世言惡則必稽焉。稽，考也，又計校也。是無他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

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白，明白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

**2**樂毅聞晝『章︰乙十一行本作「畫」；孔本同；下均同。』邑人王蠋賢，劉熙曰︰畫，齊西南近邑，音獲。索隱曰︰音胡卦翻。括地志︰戟里城在臨淄城西北三十里，春秋時棘邑。又云︰澅邑，蠋所居，卽此邑，因澅水為名也。京相璠曰︰今臨淄有澅水，西北入沛，卽班志所謂如水；如、時聲相似，然則澅水卽時水也。余按後漢耿弇攻張步，進軍畫中，在臨淄、西安二邑之間。「蠋」，班固古今人表作「歜」，音觸。據「蠋」字則當音蜀，或音之欲翻；康珠玉切。通鑑以畫邑為晝邑，以孟子去齊宿於晝為據也。若以孟子為據，則晝讀如字。令軍中環晝邑三十里無入。環，據漢書音義音宦。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晝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章︰十二行本「夫」下有「齊王不用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十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燕，因肩翻。蠋，音蜀。更，工衡翻。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經，絞也，縊也。頸，居郢翻，頭莖也。自奮，自奮起而還擲也。脰，大透翻，頸也。燕師乘勝長驅，齊城皆望風奔潰。樂毅修整燕軍，禁止侵掠，求齊之逸民，顯而禮之，寬其賦斂，斂，力驗翻；後以義推。除其暴令，修其舊政，『章︰孔本「政」作「制」。』齊民喜悅。乃遣左軍渡膠東、東萊；膠東，漢為王國。水經︰膠水出琅邪黔陬縣膠山，北過膠東、下密，又北過東萊當利縣入海。膠水之東為膠東國，膠水之西為膠西國。東萊，春秋萊子之國，漢置東萊郡。邪，音耶。前軍循泰山以東至海，略琅邪；琅邪，秦置為郡，其地東至海，南距淮。右軍循河、濟，屯阿、鄄以連魏師；河濟註已見一卷安王十五年，然僅及濟水入河而溢為滎一節。今據水經︰濟水自滎澤東流至濟陰乘氏縣西，分為二瀆︰其南瀆為菏水，東南流至山陽湖陸縣，與泗水合。其北瀆東北流入于鉅野澤，東北過東郡壽良縣西界，北逕須昌、穀城至臨邑縣四瀆津口，與河水合。此蓋言齊地在河、濟之間者也。參考上濟西註可見。濟，子禮翻。阿，東阿；鄄，鄄城。鄄，音絹。乘，繩證翻。菏，音柯。後軍旁北海以撫千乘︰旁，步浪翻。自臨淄東北至海，北海地也。漢置郡。乘，繩證翻。中軍據臨淄而鎭齊都。祀桓公、管仲於郊，表賢者之閭，封王蠋之墓。王蠋墓蓋在晝。齊人食邑於燕者二十餘君，封為君也。有爵位於薊者百有餘人。薊，燕都也。班志，薊縣屬廣陽國。唐為幽州治所；今為燕京。水經註︰薊城西北隅有薊丘，故名。燕，因肩翻。薊，音計。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

**3**秦王、魏王、韓王會于京師。

**三十二年**（戊寅、前二八三）

**1**秦、趙會于穰。秦拔魏安城，班志，安成縣屬汝南郡。司馬彪志作「安城」。時魏地南至汝南，秦自武關出兵攻拔之。括地志︰安城在豫州汝陽縣東南十七里。一曰︰在豫州吳房縣東南。穰，人羊翻。兵至大梁而還。還，音旋。

**2**齊淖齒之亂，湣王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敫家傭。淖，女敎翻。湣，讀曰閔。徐廣曰︰敫，音躍，一音皎；康吉了切。余按班書·王子侯表有「敫」字，師古曰︰古穆字；今從之。傭，雇身為人力作。為，于偽翻。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竊，私也，私為之而不使人知。衣，於旣翻。食，祥吏翻。因與私通。王孫賈從湣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閭，里門也。周禮︰二十五家為閭。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王孫賈乃入市中呼曰︰呼，火故翻，叫號也。號，戶高翻。「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袒右肩也。市人從者四百人，與攻淖齒，殺之。於是齊亡臣相與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己，久之乃敢自言，遂立以為齊王，保莒城以拒燕，燕，因肩翻。布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其時樂毅以燕中軍鎭臨淄，法章已立而保莒。田單自安平保卽墨，奔敗之餘，猶可置之不問，法章布告國中，自言已立在莒，可安坐而不問乎！後人論樂毅，以為善藏其用，吾未敢以為然也。

**3**趙王得楚和氏璧，楚人卞和得玉璞，獻之楚厲王，王使玉人視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詐，刖其左足。及武王立，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王又以為詐而刖其右足。及文王立，和乃抱璞而泣於荊山之下；王聞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因命曰「和氏之璧」。爾雅︰肉倍好謂之璧；外圓象天，內方象地。秦昭王欲之，請易以十五城。趙王欲勿與，畏秦強；欲與之，恐見欺。以問藺相如，姓譜曰︰韓獻子玄孫曰康，食采於藺，因氏焉。藺，力刃翻。對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許，曲在我矣。我與之璧而秦不與我城，則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使秦負曲也。臣願奉璧而往；使秦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之！」趙王遣之。相如至秦，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乃以詐紿秦王，復取璧，償，辰羊翻。紿，蕩亥翻，欺也，誑也。遣從者懷之，間行歸趙，從，才用翻。間，古莧翻。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以為賢而弗誅，禮而歸之。趙王以相如為上大夫。

**4**衞嗣君薨，子懷君立。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褥而席弊者，嗣，祥吏翻。好，呼到翻。令，力正翻。古者縣大夫，至春秋時有邑大夫。縣令，起於戰國之時，秦、漢因之。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大驚，以君為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此蓋賂掌關市之官。周禮︰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司市掌市之治敎政刑，量度禁令。戰國之時，合為一官。量，音亮。旣而召關市，問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回遣，謂還其金也。關市大恐。又愛泄姬，重如耳，而恐其因愛重以壅己也，泄，姓也，與洩同，春秋時鄭有大夫洩駕，陳有大夫洩冶。如，亦姓也；張守節以如耳為魏大夫姓名，非也，蓋衞大夫。是時魏王有如姬。重，音輕重之重。乃貴薄疑以敵如耳，薄，姓也；風俗通，衞賢人薄疑。敵，當也。尊魏妃以偶泄姬，偶，匹也，對也。曰︰「以是相參也。」參，三也，相參列也，間廁也。

荀子論之曰︰成侯、嗣君，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禮也。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強，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斂，力豔翻。

**三十三年**（己卯、前二八二）

**1**秦伐趙，拔兩城。

**三十四年**（庚辰、前二八一）

**1**秦伐趙，拔石城。史記正義曰︰地理志，右北平有石城縣。括地志︰石城在相州林慮縣西南九十里。疑相州石城是。余謂北平之石城，燕境也，相州之石城，魏境也，皆非趙地。此石城卽漢西河之離石縣城；拓拔魏分西河，置五城郡，又置石城縣，蓋此地是也。相，息亮翻。慮，音廬。燕，因肩翻。

**2**秦穰侯復為丞相。穰，人羊翻。復，扶又翻。

**3**楚欲與齊、韓共伐秦，因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周不可圖也。」令尹，楚上卿，執其國之政，猶秦之丞相也。令，力正翻。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何不可圖？」武公曰︰「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言天下共宗周以為諸侯主。杜佑曰︰洛陽，古成周之地。今洛陽城東三十餘里故城，是周之下都也。晉帥諸侯城之，以居敬王。至孝王封其弟桓公於河南以續周公之官職，至孫惠公乃封少子於鞏，號曰東周。赧王立，東、西周分理，又徙都西周，則王城也。帥，讀曰率。少，始照翻。鞏，居勇翻。赧，奴版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然，攻之者名為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謂三代所傳之祭器，如九鼎之類是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也必萬倍矣。夫，音扶。劉伯莊曰︰虎之爪牙如兵之利刃在身，其肉雖臊而人猶攻之者，以其皮之所在也。鹿之大者曰麋，麋無爪牙之利而肉可食；若更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於虎矣。臊，蘇遭翻。魚腥，肉臊。麋，武悲翻。更，古孟翻。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王。『章︰十二行本「王」作「主」；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詘，讀曰黜，言黜其僭王之名也。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共，音如字。傳，直專翻。言三代之器傳於周，周亡則所傳之器將南歸於楚，天下將合兵至楚而共討其罪也。

**三十五年**（辛巳、前二八○）

**1**秦白起敗趙軍，斬首二萬，取代光狼城。索隱曰︰地志不載光狼城，蓋屬趙國。史記正義曰︰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里。康曰︰本中山地，趙武靈王取之，其地在代。余考史以代光狼城聯而書之，康以為其地在代可也。又云本中山地；中山與代舊為兩國，代在山之陰，中山在山之陽；旣云在代，不當又云本中山地。如康意，抑以為光狼本代地，趙襄子滅代而中山侵有光狼地；武靈王旣滅中山，始有光狼之地。白起自上郡、九原、雲中下兵，始能敗趙軍，取光狼。史旣不先序其兵行之路，後又無考，光狼城之所，闕疑可也。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兵，扶風汧縣之西有大隴山，名隴坻，上者七日方越。自隴以西，本冀戎、豲戎、氐、羌之地，秦累世攘拓，以其地置隴西郡。錯，七各翻，又倉故翻。汧，苦堅翻。豲，戶官翻。因蜀攻楚黔中，拔之。按秦兵時因蜀出巴郡枳縣路以攻拔楚之黔中。黔，音琴。楚獻漢北及上庸地。漢北，謂漢水以北宛、葉、樊、鄧、隨、唐之地。上庸，曹魏新城，唐房陵郡之地。

**三十六年**（壬午、前二七九）

**1**秦白起伐楚，取鄢、鄧、西陵。史記正義曰︰鄢、鄧二城並在襄州。括地志︰故鄢城在襄州安養北三里，古鄢子之國。又按水經註，鄢城當在宜城南，有鄢水。左傳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而濟，卽其地。徐廣曰︰西陵屬江夏。余謂西陵卽夷陵。班志，夷陵縣屬南郡。水經︰江水東逕夷陵縣，又東逕西陵峽，蓋縣城去峽不遠。夏，戶雅翻。

**2**秦王使使者告趙王，願為好會於河外澠池。使使之使，疏吏翻。好，呼到翻；凡和好之好皆同音。漢志，澠池縣屬弘農郡。杜佑曰︰澠池有東、西俱利二城，卽秦、趙會處。宋白曰︰在今縣西十三里。澠，莫踐翻，又莫刃翻。趙王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姓譜︰廉姓，顓帝曾孫大廉之後。頗，普河翻。「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從，才用翻。廉頗送至境，與王訣訣，音決，別也。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度，徒洛翻。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王許之。

會于澠池。王與趙王飲，此句作「秦王與趙王飲」，文意乃明。酒酣，酣，戶甘翻，樂也，洽也。秦王請趙王鼓瑟，瑟二十五絃，伏羲所作。史記曰︰黃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帝悲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趙人善瑟，故秦請鼓之。瑟，色櫛翻。趙王鼓之。藺相如復請秦王擊缶，缶，瓦器。爾雅曰︰盎謂之缶，註云︰盆也。楊惲曰︰「仰天拊缶而歌嗚嗚，秦聲也。」說文曰︰缶所以盛酒，秦人鼓之以節樂。劉昫曰︰缶如足盆，古西戎之樂，秦俗因而用之。其形如覆盆，以四杖擊之。復，扶又翻，又音如字。缶，方九翻。惲，於粉翻。盛，時征翻。昫，吁句翻。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言將殺秦王也。頸，居郢翻。濺，音箭，康音贊，汙灑也。汙，烏故翻。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靡，委靡不振之貌。王不懌，不悅也。為一擊缶。為，于偽翻。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人亦盛為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國，以藺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藺，力刃翻。頗，普何翻。毛晃曰︰人道尚右，故左右手之右，以右為尊。

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將，卽亮翻。藺相如素賤人，徒以口舌而位居我上，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宣言者，宣布其言於外也。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不欲爭列。朝，直遙翻。毛晃曰︰列，行次也，位序也。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匿，藏也，隱也。其舍人皆以為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若，猶如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此謂請秦王擊缶時也。相如雖駑，夫，音扶。駑，音奴，字林曰︰駘也。駘，堂來翻。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所『章︰十二行本「所」上有「之」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先，悉薦翻。後，戶遘翻。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荊，所以笞，故負之以請罪。肉袒者，袒而露其肉。笞，丑之翻。遂為刎頸之交。刎，武粉翻。頸，居郢翻。言襟相契，雖刎斷其首，無所顧也。崔顥曰︰言要齊生死，斷首無悔。

**3**初，燕人攻安平，燕，因肩翻。班志，東安平縣屬淄川；司馬彪志屬北海郡。括地志︰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國之酅邑。唐志，青州有安平縣，後省入博昌縣。按三十一年樂毅入臨淄，以中軍據之，燕人攻安平，當在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之間，故通鑑於是年以「初」字發之。酅，戶圭翻。臨淄市掾田單在安平，使其宗人皆以鐵籠傅車轊。掾，以絹翻，掌市官屬也。卷鐵以傅車轊，故謂之鐵籠。籠，盧東翻。傅，音附。轊，音衞。車軸頭謂之轊。及城潰，人爭門而出，皆以轊『章︰十二行本「轊」作「軸」；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折車敗，為燕所擒；潰，戶對翻，潰散也。折，食列翻。燕，因肩翻。獨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免，遂奔卽墨。是時齊地皆屬燕，獨莒、卽墨未下，樂毅乃幷右軍、前軍以圍莒，左軍、後軍圍卽墨。卽墨大夫出戰而死。卽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兵。」因共立以為將以拒燕。燕，因肩翻。將，卽亮翻。樂毅圍二邑，期年不剋，乃令解圍，各去城九里而為壘，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令，力正翻。勿獲，勿擒之以為俘獲。賑，卽忍翻，救也，恤也。毅欲懷柔二邑，使之自服，不及計其死守也。使卽舊業卽，就也。以鎭新民。」恐新民思為齊而反，則以此鎭之。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於燕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伐齊，呼吸之間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耳。今齊人已服，所以未發者，以其妻子在燕故也。且齊多美女，又將忘其妻子。願王圖之！」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而讓之曰︰讓，責也。「先王舉國以禮賢者，非貪土地以遺子孫也。遺，于季翻。遭所傳德薄，不能堪命，國人不順。齊為無道，乘孤國之亂以害先王。謂王噲讓國於子之，以至亡國殺身也。事見上卷愼靚王五年，今王元年。堪，勝也，任也。不能堪命者，言王噲命子之，子之不能勝王噲所命而任燕國之事也。噲，苦夬翻。靚，疾正翻。勝，音升。任，音壬。寡人統位，統，他綜翻。丁度曰︰統，攝理也。痛之入骨，故廣延羣臣，外招賓客，以求報讎；其有成功者，尚欲與之同共燕國。今樂君親為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夷，平也。為，于偽翻。報塞先仇，塞，悉則翻。齊國固樂君所有，非燕之所得也。樂君若能有齊，與燕並為列國，結歡同好，以抗諸侯之難，燕國之福，寡人之願也。塞，悉則翻。燕，因肩翻。好，呼到翻。難，乃旦翻。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賜樂毅妻以后服，賜其子以公子之服；輅車乘馬，後屬百兩，夏奚仲作車，至周而備其制。輿方象地；蓋圓象天；三十輻以象日、月；蓋弓二十八以象列星；龍旂九斿、七仞、齊軫以象大火；鳥旟七斿、五仞、齊較以象鶉火；熊旂六斿，五仞、齊肩以象參伐；龜旐四斿，四仞、齊首以象營室；弧旌、枉矢以象弧︰此諸侯以下所建者也。輅車之後，又有屬車百兩，亦當時諸國之儀。乘馬，四馬也。孔穎達曰︰書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皆以一乘為一兩。謂之兩者，風俗通以車有兩輪，故車稱兩。乘，繩正翻。好，呼到翻。難，乃旦翻。屬，音蜀。兩，音亮。旂，渠希翻。斿，夷周翻，旒也。參，所今翻，列宿星名也。旐，音兆。遣國相奉而致之樂毅，立樂毅為齊王。相，息亮翻。樂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復，扶又翻。

頃之，昭王薨，惠王立。頃之，言無幾何時。相，息亮翻。毅，魚器翻。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孫子五間，有反間，因其敵間而用之。又曰︰敵間之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間，古莧翻。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王齊。王，于況翻，又音如字。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將，卽亮翻。燕，因肩翻，下同。騎，奇寄翻，康曰︰姓也。余謂騎劫時以能而將，騎以官稱，非姓也。毅，魚器翻。樂毅知王不善代之，知王遣代，其意不善，將誅之也。遂奔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燕，因肩翻。將，卽亮翻。惋，烏貫翻。

田單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城中。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敎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起引還，坐東鄕，師事之。鄕，讀曰嚮。卒曰︰「臣欺君。」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田單恐衆心未一，故假神以令其衆。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劓，魚器翻，割鼻也。置之前行，行，戶剛翻。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見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降，戶江翻。單又縱反間，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為寒心！」掘，其月翻。冢，之隴翻。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操，七刀翻。鍤，則洽翻，鍫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乘，登也，登城而守也。遣使約降於燕；使，疏吏翻。降，戶江翻。燕，因肩翻。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牛千餘，為絳繒衣，鎰，弋質翻。遺，于季翻。令，盧經翻。懈，古隘翻。繒，慈陵翻，絹也。畫以五采龍文，畫，古畵字通。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葦，于鬼翻，葭也。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章︰十二行本，「千」下有「人」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隨其後。史記·田單傳，「壯士五千」下有「人」字。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大驚，視牛皆龍文，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從之，譟，先到翻，羣呼也。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亡，逃亡也。北，奔北也。逃亡者追之，奔北者逐之。楊倞曰︰北者，乖背之名，故以敗走為北。毛晃曰︰人道面南偝北，北者偝也，故古以堂北為背，背亦偝也。以敗走為北者，取偝之而走耳。所過城邑皆叛燕，復為齊。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走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焉。燕，因肩翻。為，于偽翻，又音如字。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封田單為安平君。齊以田單安國平難，又嘗保安平，故因以安平封之。

齊王以太史敫之女為后，生太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徐廣曰︰敫，音躍，一音皎。師古曰︰敫，古穆字。種，之隴翻。汙，烏故翻；凡染汙之汙皆同音。終身不見君王后，君王后亦不以不見故失人子之禮。

趙王封樂毅於觀津，班志，觀津縣屬信都國。觀，工喚翻。尊寵之，以警動於燕、齊。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捐，余專翻，弃也。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書曰︰「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遠迹，言自吳至郢，其道里甚遠而行迹得至也。弗是，謂夫差弗以子胥之言為是也。伍子胥，楚人也。楚平王信讒，殺其父、兄，子胥奔吳。吳王闔閭信而用之，伐楚入郢。闔閭卒，夫差立，子胥屢諫不聽，賜之屬鏤以死。子胥旣死，夫差取其尸，盛之鴟夷，浮之江中。應劭曰︰鴟夷，榼形也，以馬革為之。韋昭曰︰革囊也。或曰︰生牛皮也。索隱曰︰言子胥怨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為波濤之神也。郢，以井翻。說，式芮翻。夫，音扶。差，初加翻。鴟，丑之翻。沈，持林翻。量，力讓翻。闔，戶臘翻。卒，子恤翻。鏤，力俱翻，又力侯翻。盛，時征翻。榼，戶盍翻。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夫，音扶。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離，與罹同。墮，與隳同，音火規翻；後凡墮毀之墮皆同音。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謂不敢與趙謀燕。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不佞，猶言不才也。數奉敎於君子矣。數，所角翻。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閒為昌國君，燕，因肩翻。索隱曰︰閒，音紀閑翻。而樂毅往來復通燕，卒於趙，號曰望諸君。望諸，澤名，本齊地；毅自齊奔趙，趙人以此號之，本其所從來也。卒，子恤翻。

田單相齊，相，息亮翻。過淄水，水經︰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過臨淄縣，又東過利縣東，東北入于海。有老人涉淄而寒，出水不能行。田單解其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於人，衣，於旣翻。惡，烏路翻。施，式豉翻；後凡布施之施皆同音。將『章︰十二行本「將」下有「欲」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變也。」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巖下，殿巖之下也。昔舜遊巖廊。襄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汝以為何如？」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章︰十二行本「憂」下有「之」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稱寡人之意。』食，祥吏翻。稱，昌孕翻，愜也；後凡稱愜之稱皆同音。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復，扶又翻。朝，陟遙翻，旦日；又直遙翻，朝羣臣之日也。勞，力到翻；凡撫勞之勞皆同音。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穀，如字，養也。收穀，收而養之也。乃使人聽於閭里，聞大夫之相與語者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敎也！」

田單任貂勃於王。任，汝鴆翻，保也。今之任子，義亦如此。貂，丁聊翻，康曰︰姓也。王有所幸臣九人，欲傷安平君，傷，譖毀也，害也，損也。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軍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領也。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月不反。使，疏吏翻。觴之者，舉觴以禮之也。九人之屬相與語『章︰十二行本「語」下有「於王」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曰︰「夫一人之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謂貂勃以安平君之重，楚王留而禮遇之也。夫，音扶。乘，繩證翻。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異而上下無別。別，彼列翻。且其志欲為不善，內撫百姓，外懷戎翟，翟，與狄同。禮天下之賢士，其志欲有為，願王『章︰十二行本「為」下有「也」字，「王」下有「之」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云︰「為」下有「也」字。』察之！」異日，王曰︰「召相單而來！」異日，猶言他日也。相，息亮翻。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徒跣，徒行而跣足也。跣，先典翻，不屨而以足親地也。李巡曰︰襢裼，脫衣；袒肩見體曰肉袒。襢，與袒同。裼，先的翻。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之酒。酒酣，王曰︰「召相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酣，戶甘翻，酒樂也。應劭曰︰洽也。稽，音啓，下首拜也。曰︰「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呂尚釣於渭濱，周文王出獵，載與俱歸，曰︰「吾太公望子久矣。」因號曰「太公望」。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齊公子無知之亂，管夷吾奉公子糾與桓公爭國。子糾死，管仲囚，桓公釋其罪，任之以政，號曰「仲父」。姓譜︰管姓，周文王子管叔之後。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安得此亡國之言乎！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始，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王不能守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襄王從湣王走莒。班志，莒縣屬城陽國，故云城陽之山中。湣，讀曰閔。莒，居許翻。安平君以惴惴卽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人，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惴，之睡翻，危恐之貌。司馬，蓋指騎劫。當是之時，舍城陽而自王，舍，讀曰捨。王，于況翻。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架木通路曰棧道。棧，士限翻；康士諫切，非。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嬰兒之計不為此也。王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其危矣！」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夜邑」，戰國策作「掖邑」。班志，掖縣屬東萊郡。掖，羊益翻。

田單將攻狄，班志，狄縣屬千乘郡。後漢安帝改曰臨濟。徐廣曰︰狄，今樂安臨濟縣也。史記正義曰︰故狄城在淄州高苑縣西北。往見魯仲連。姓譜︰魯，以國為姓。魯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卽墨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之墟，今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乘，繩證翻。燕，因肩翻。上，時掌翻。遂攻狄。三月不克。齊小兒謠曰︰「大冠若箕，謠，余昭翻。徒歌曰謠。大冠，武冠也。脩劍拄頤，脩，長也。拄，冢庾翻。攻狄不能下，壘枯骨成丘。」田單乃懼。問魯仲連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連曰︰「將軍之在卽墨，坐則織蕢，蕢，其位翻，草器也。立則仗鍤，顏師古曰︰仗，直亮翻，憑荷也。鍤，則洽翻。為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歸於何黨矣！』毛晃曰︰尚，庶幾也。言單於其時蓋言曰︰「今日之事，尚庶幾焉。」黨，類也，言戰有勝負，不死則降，將歸於何類也。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此蓋言安平封邑，益之以夜邑。夜邑在安平東，淄水在安平西；夜邑有租賦之奉，淄上有遊觀之樂︰故魯仲連云然。燕，因肩翻。夜，讀曰掖，音羊益翻。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水經註︰淄水自利縣東北流，逕安平城北，又東逕廣饒縣，與濁水會。濁水出廣饒縣冶嶺山，亦謂之澠水，又北與時、澠之水會。時水出齊城西北，北會澠水。澠水出營城東，世謂漢溱水，西逕樂安、博縣，與時水合。孔子謂「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卽斯水也。騁，丑郢翻，馳騖也。澠，時陵翻。溱，仄詵翻，又音秦。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樂，音洛。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志者，心之所主也。明日，乃厲氣循城，厲，嚴厲也，勉厲也，奮厲也，振厲也，是三者有修飭振起之意。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援，于元翻，引也；後以義推。枹，芳無翻，擊鼓杖。

初，齊湣王旣滅宋，欲去孟嘗君。二十九年書齊滅宋，先書宋滅薛，時孟嘗君已封於薛，宋所滅者何薛邪？去，羌呂翻。孟嘗君奔魏，魏昭王以為相，與諸侯共伐破齊。湣王死，襄王復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之連和。孟嘗君卒，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君絕嗣。嗣，祥吏翻。

**三十七年**（癸未、前二七八）

**1**秦大良造白起伐楚，拔郢，括地志︰郢城在江陵縣東北六里，楚平王築都之地。燒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徙都於陳。陳，卽古陳國。班志，陳縣屬淮陽國。註云︰楚頃襄王自郢徙此。復，扶又翻。頃，窺營翻。秦以郢為南郡，封白起為武安君。班志，武安縣屬魏郡。戰國之君分封其臣，如平原、武安之類，非眞食其縣之入也。張守節曰︰言能撫養軍士，戰必克，得百姓安集，故曰武安。

**三十八年**（甲申、前二七七）

**1**秦武安君定巫、黔中，初置黔中郡。括地志︰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縣西二十二里江南，今黔府亦其地。按秦黔中郡地，非唐黔州地也。宋白曰︰秦黔中郡所理在今辰州西二十里黔中故郡城是。漢改黔中為武陵郡，移理義陵，卽今辰州潊浦縣是。後漢移理臨沅，卽今朗州所理是。今辰州潊、獎、溪、澧、朗、施八州，是秦、漢黔中郡之地。自永嘉之後，沒於夷、䝤；元魏之後，圖記不傳。至後周保定四年，涪陵首領田思鶴歸化，初於其地立奉州，續改為黔州。大業中，又改為黔安郡。因周、隋州郡之名，遂與秦、漢黔中郡交㸦難辨。今黔州及夷、費、思、播，與秦黔中郡隔越峻嶺，以山川言之，炳然自分。黔，其今翻，又其炎翻。沅，音元。潊，音敍。澧，里弟翻。䝤，魯皓翻。涪，音浮。㸦，與互同。費，兵媚翻，以水名。

**2**魏昭王薨，子安釐王立。世本曰︰安釐王，名圉。釐，讀曰僖。

**三十九年**（乙酉、前二七六）

**1**秦武安君伐魏，拔兩城。

**2**楚王收東地兵，東地，蓋楚之東境淮、汝之地也。得十餘萬，復西取江南十五邑。復，扶又翻，又音如字。

**3**安釐王封其弟無忌為信陵君。宋白曰︰信陵君邑於甯，今宋州甯陵縣，古甯城也。

**四十年**（丙戌、前二七五）

**1**秦相國穰侯伐魏。韓暴鳶救魏，暴，白報翻，姓也。周有卿士暴公，其後遂以為氏。鳶，以專翻，名也。穰侯大破之，穰，人羊翻。斬首四萬。暴鳶走開封。班志，開封縣屬河南郡。賢曰︰開封故城在今汴城南。宋白曰︰今汴州開封縣南五十里開封故城，是漢理所。汴，皮變翻。魏納八城以和。穰侯復伐魏，走芒卯，入北宅。北宅，卽宅陽。復，扶又翻。芒，莫郞翻。魏『章︰十二行本「魏」上有「遂圍大梁」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人割溫以和。溫縣，卽春秋溫邑，屬晉；唐屬孟州。

**四十一年**（丁亥、前二七四）

**1**魏復與齊合從。秦穰侯伐魏，拔四城，斬首四萬。從，子容翻。穰，人羊翻。

**2**魯湣『章︰十二行本「湣」作「緡」；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公薨，子頃公讎立。湣，讀曰閔。頃，音傾。諡法︰甄心動懼曰頃；敏以敬愼曰頃。

**四十二年**（戊子、前二七三）

**1**趙人、魏人伐韓華陽。司馬彪曰︰華陽，山名，在河南密縣。括地志︰在鄭州管城縣南四十里。水經註︰黃水出新鄭縣太山黃泉，東南流逕華城西。史伯謂鄭桓公曰︰「華，君之土也。」韋昭曰︰華，國名也。華，戶化翻。韓人告急于秦，秦王弗救。韓相國謂陳筮曰︰「事急矣，相，息亮翻。願公雖病，為一宿之行！」陳筮如秦，如，往也。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謂從趙、魏也。以未急，故復來耳。」復，扶又翻。穰侯曰︰「請發兵矣。」乃與武安君及客卿胡陽救韓，姓譜︰舜後胡公滿封於陳，子孫以為氏。又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次曰參胡，董姓，封於韓墟。周為胡國，楚滅之。八日而至，敗魏軍於華陽之下，蓋華陽城下也。走芒卯，虜三將，斬首十三萬。武安君又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於河。將，卽亮翻。沈，持林翻。人皆貪生而畏死，二萬人與戰，烏得盡沈諸河？以計沈之也。魏段干子請割南陽予秦以和。古予、與字通。下書南陽實脩武。班志，脩武縣屬河內郡。應劭曰︰晉始啓南陽，今南陽城是也。其地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劉原父曰︰脩武卽晉之甯邑，武王伐紂名之。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故曰脩武。有古南陽城。父，音甫。傳，直戀翻。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地盡矣！璽，印也。言段干子欲得秦相印，故請魏割地。璽，斯氏翻。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夫，音扶。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更，工衡翻。對曰︰「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夫，音扶。鄭司農註考工記曰︰博立梟棋。宋玉楚辭曰︰箟蔽象棋有六博，成梟而牟呼五白。謝艾曰︰六博得梟者勝。史記正義曰︰博頭有刻為梟鳥形者，擲得梟者合食其子，不便則為餘行也。梁湘東王繹博食子未下，以其有便不便也。梟，堅堯翻。魏王不聽，卒以南陽為和，卒，子恤翻。實脩武。

**2**韓釐王薨，子桓惠王立。

**3**韓、魏旣服於秦，秦王將使武安君與韓、魏伐楚，未行，而楚使者黃歇至，姓譜︰陸終之後受封於黃，為楚所滅，其後以國為氏。使，疏吏翻。歇，許竭翻。聞之，畏秦乘勝一舉而滅楚也，乃上書曰︰「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上，時掌翻。至，極也，物極則反也。冬至陰之極而陽生焉，夏至陽之極而陰生焉。致至則危，累棋是也。致，亦極也，極其至則危也。累棋至於極高則必危矣。楚司馬子期累十二博棋不墬，王曰︰危哉！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史記正義曰︰極東、極西也。余謂秦國之地，有天下西、北之二垂也。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王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乘，繩證翻。從，子容翻。索隱曰︰要，讀曰腰，以言山東合從，韓、魏是其腰。康曰︰於笑切，約也。余謂索隱說是。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索隱曰︰秦使盛橋守事於韓，亦猶楚使召滑相趙然也。盛，姓也。相，息亮翻。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信，讀曰申；後屈信之信皆同音。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捄，徐廣曰︰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又曰︰燕縣有桃城。班志，東郡有燕縣，陳留郡有酸棗縣。水經註︰濮渠東北逕燕城內，為陽清湖，又逕桃城南，卽戰國策所謂燕、酸棗，虛、桃者。史記正義曰︰故桃城在滑州胙城縣東三十里。燕，於賢翻。虛，如字。徐廣曰︰平皋有邢丘。劉昭曰︰邢丘，故邢國。史記正義曰︰邢丘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捄，與救同。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幷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徐廣曰︰皆屬陳留。索隱曰︰仁及平丘，二縣名。班志，平丘、外黃、濟陽三縣屬陳留；仁地闕。張晏曰︰魏郡有內黃，故加「外」。臣瓚曰︰縣有黃溝。師古曰︰左傳，魯惠公敗宋師於黃。杜預以為外黃縣有黃城，卽此地也。索隱又曰︰謂秦以兵臨仁、平丘二縣，則黃、濟陽嬰城而自守也。「平丘」句斷。史記正義曰︰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按水經註，黃，溝名也，河水舊於白馬南泆，通濮、濟、黃溝。濟陽故城在曹州冤句縣西南。康曰︰蒲在長垣之蒲鄕，衍在河南，與卷近，首，蓋牛首，垣，卽長垣。濟，子禮翻。垣，于元翻。瓚，藏旱翻。索，山客翻。傳，直戀翻。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捄，王之威亦單矣！濮，博木翻。要，讀曰腰。脊，資昔翻。徐廣曰︰濮水北於鉅野入濟。索隱曰︰濮磨，地名，近濮水。水經︰濮水上承濟水於封丘縣，班志所謂濮水首濟者也。東北流，左會別濮水，水受河於酸棗縣，杜預所謂濮水出酸棗縣首受河者也。東至乘氏縣，與濟同入鉅野澤。磨，康莫賀切。言秦旣服魏，又割濮磨之北，則地連於齊，是注齊之要也。魏地旣入於秦，則楚、趙之聲勢不接，是絕楚、趙之脊也。單，與殫同。索隱曰︰單，盡也，言秦王之威盡行也。濟，子禮翻。乘，繩證翻。索，山客翻。王若能保功守威，絀攻取之心絀，敕律翻，黜也。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伯，讀曰霸。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強，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變大雅·蕩之辭。鮮，息善翻，少也；後以義推。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易·未濟︰小狐汔濟，濡其尾。彖曰︰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無攸利，不續終也。濡，汝朱翻。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易，弋豉翻。昔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旣勝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事見左傳。史記正義曰︰艾山在兗州博縣南六十里。三江，卽禹貢所謂「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者也。吳地記︰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倂松江為三江。水瀕曰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事見一卷威烈王二十三年。水經註︰太原榆次縣同過水側有鑿臺。今王妬楚之不毀孔穎達曰︰本以色曰妬，以行曰忌；但後之作者，妬亦兼行。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為，于偽翻。夫楚國，援也；鄰國，敵也。夫，音扶。今王信韓、魏之善王，此正吳之信越也，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索隱曰︰重世，猶再世也。重，直龍翻。累，魯水翻。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章︰十二行本「秦」下有「者」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將十世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資之，謂資以兵也。且攻楚將惡出兵？惡，音烏。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索隱曰︰楚都陳，隨水右壤，蓋在隨水之西，今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余謂右壤，蓋其地在楚都之右。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記·檀弓︰成子高曰︰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註云︰不食，謂不墾耕。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而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班志，留縣屬楚國，方與、湖陵縣屬山陽郡。銍、蕭、相三縣屬沛郡，碭縣屬梁國。銍，竹乙翻。方，音房。與，音預。碭，音唐，又徒浪翻。相，息亮翻。史記正義曰︰徐州西，宋州東，兗州南，幷故宋地。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時楚蠶食魯國，有泗上之地。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如此，則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魏矣。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歛手而朝，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東山，謂華山以至崤塞諸山，皆在咸陽之東。曲河，謂河千里一曲。按水經︰河水自雲中沙南縣屈而南流，至華陰潼關曲而東流，所謂曲河也。春秋說題辭曰︰河之為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釋名曰︰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鄭，韓之國都也。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許，春秋許國。班志，許、鄢陵二縣皆屬潁川郡。上蔡，故蔡國，蔡仲所封；後徙新蔡，故此為上蔡。召陵，卽齊桓公伐楚所次之地。二縣，班志皆屬汝南郡。魏都大梁，其境南至汝南，許、鄢陵居其間，二邑皆脅於秦兵，嬰城自守，則楚之上蔡、召陵不能與大梁往來矣。嬰，繞也。嬰城者，謂以兵繞城而守也。郾，漢書音義音甚多；丁度、毛晃音從於建翻。召，讀曰邵。如此，魏亦關內侯矣。大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乘，繩證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齊右壤，謂濟西之地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東西為經。兩海，東海、西海也。謂自西海至東海，其地一為秦所有也。要約，猶約束也。要，於遙翻。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此極言山東諸國連從之為秦害也。燕，因肩翻。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燕，因肩翻。王從之，止武安君而謝韓、魏，使黃歇歸，約親於楚。

# 資治通鑑卷第五

## 周紀五起屠維赤奮若（己丑），盡旃蒙大荒落（乙巳），凡十七年。

赧王下

**四十三年**（己丑、前二七二）

**1**楚以左徒黃歇侍太子完為質於秦。左徒，楚官名。史記正義曰︰蓋今在左右拾遺、補闕之類。質，音致。按去年秦欲與韓、魏伐楚，黃歇上書止之，歸而報楚，楚遂使歇侍太子為質於秦；為楚王疾病、歇使太子亡歸楚張本。歇，許竭翻。

**2**秦置南陽郡。凡山南、水北皆謂之南陽。晉南陽在脩武，以在太行之南，大河之北也。秦置南陽郡，以在南山之南，漢水之北也。

**3**秦、魏、楚共伐燕。燕，因肩翻。

**4**燕惠王薨，子武成王立。

**四十四年**（庚寅、前二七一）

**1**趙藺相如伐齊，至平邑。括地誌︰平邑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四十里。藺，力刃翻。樂，音洛。

**2**趙田部吏趙奢收租稅，田部吏，部收田之租稅者也。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治，直之翻。平原君之家臣用事而不肯出租稅者也。平原君怒，將殺之。趙奢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削，侵也，奪也。弱，劣也，懦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邪，音耶。戚，親也。言平原君於趙則王族親戚之貴者也。平原君以為賢，賢，善也，能也。言之於王。王使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觀此則趙奢豈特善兵哉，可使治國也。治，直之翻。

**四十五年**（辛卯、前二七○）

**1**秦伐趙，圍閼與。司馬彪志︰上黨郡涅縣有閼與聚。水經註︰上黨沾縣有梁榆城，卽閼與故城。盧諶征艱賦曰︰訪梁榆之虛郭，乃閼與之舊平。史記正義曰︰閼與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又儀州和順縣亦有閼與城。儀、潞相近，二所未詳。又閼與山在潞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拒秦軍於閼與，卽山北也。河東圖︰遼州和順縣，晉大夫梁餘子養邑；秦伐閼與，趙奢救之。是此遼州卽唐之儀州。閼，阿葛翻，又於達翻。康音曷，又音嫣。與，音預，又音余。史記正義曰︰閼，於連翻。漢書音義︰涅，乃結翻。聚，才喻翻。沾，他兼翻。諶，時壬翻。鞮，丁兮翻。潞，魯故翻。趙王召廉頗、樂乘而問之索隱曰︰樂乘，樂毅之宗人也。頗，普河翻。曰︰「可救否？」皆曰︰「道遠險陿，難救。」陿，與狹同，隘也。問趙奢，趙奢對曰︰「道遠險陿，譬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言將是勇者勝也；將，平聲。或曰︰帥勇者則勝；將，去聲。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盧經翻。邯鄲，音寒丹。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令，力正翻。趙奢此令，非以禁約所部，以愚秦軍也。

秦師軍武安西，班志，武安縣屬魏郡。宋白曰︰洺州治永年縣；隋改廣平為永年，屬武安郡。秦軍勒兵武安西，卽此地。劉昫曰︰磁州治滏陽縣，漢武安縣地；隋又置武安縣，亦屬磁州。磁，祥之翻。昫，吁句翻。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此軍之中候也。漢北軍中候之官本此。或曰︰軍中之候，軍吏也。堅璧二『章︰十二行本「璧」作「壁」；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十二行本「二」上有「留」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復，扶又翻，又音如字。壘，力水翻。秦間入趙軍，趙奢善食遣之。間以報秦將，間，古莧翻。此孫子所謂反間也。食，祥吏翻。將，卽亮翻。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旣已遣間，卷甲而趨，卷，讀曰捲。凡捲舒之卷皆同音。一『章︰十二行本「一」作「二」；乙十一行本同。』日一夜而至，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進之。姓譜︰許姓本自姜姓，炎帝之後，太嶽之胤；其後以國為氏。許歷曰︰「秦人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陳，讀曰陣。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敎！」許歷請刑，趙奢曰︰「胥，後令邯鄲。」索隱曰︰按胥、須古人通用，今者胥後令，謂胥為須，須者待也，待後令，謂許歷之言，更不擬誅之，故更待後令也。邯鄲二字，當為欲戰，謂臨戰之時，許歷復諫也。余謂「胥」語絕，許歷請刑，趙奢令其且待也。蓋謂敢諫者死，邯鄲之令耳，今旣自邯鄲進軍近閼與矣，許歷之諫固在邯鄲之後，不當用邯鄲之令以殺之，故曰後令邯鄲。令，力正翻。邯鄲，音寒丹。奢令，力丁翻。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卽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趨，七喻翻；又音如字。得上，時掌翻。趙奢縱兵擊秦師，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趙王封奢為馬服君，服虔曰︰馬服，猶言服馬也。括地誌︰邯鄲縣西北有馬服山。與廉、藺同位；以許歷為國尉。

**2**穰侯言客卿竈於秦王，穰，人羊翻。使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括地誌︰故剛城在袞州龔丘縣。壽，鄆州之縣也。余據唐志︰鄆州壽張縣，武德初置壽州。通鑑書此，以發范睢間穰侯之事。間，古莧翻。

初，魏人范睢姓譜︰范本陶唐氏之後，隨會為晉大夫，食采於范，後有［因］氏焉。睢，音雖。從中大夫須賈使於齊，戰國之時，仍周之制，置上、中、下三大夫。漢·百官表︰中大夫掌論議。須姓，密須氏之後。風俗通︰須姓，太昊之後。蓋本之須句。使，疏吏翻。句，音朐。齊襄王聞其辯口，私賜之金及牛、酒。須賈以為睢以國陰事告齊也，歸而告其相魏齊。魏齊怒，笞擊范睢，折脅，摺齒。睢佯死，卷以簀，置廁中，使客醉者更溺之，索隱曰︰折脅，摺齒，謂擊折其脅，又拉折其齒也。簀，謂葦荻之薄，用之以卷其屍也。余謂簀字從竹，蓋竹為之，非葦荻之薄也。又謂竹東南之產，北人貴之，自江以北饒葦荻，人率織之以為薄，寢或以為薦籍。索隱以葦薄為簀，習於所見而從俗所呼者耳。相，息亮翻。笞，丑之翻。摺，力答翻。卷，讀曰捲。簀，竹革翻。更，工衡翻。溺，奴弔翻。以懲後，令無妄言者。令，力丁翻。范睢謂守者曰︰「能出我，我必有厚謝。」守者乃請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魏齊悔，復召求之。令，盧經翻。復，扶又翻，又音如字。魏人鄭安平遂操范睢亡匿，更姓名曰張祿。操，七刀翻。

秦謁者王稽使於魏，謁者，秦官，漢因之。志云︰主殿上時節威儀。謁者僕射一人為謁者臺率，其下有給事謁者，有灌謁者。使，疏吏翻。率，讀曰帥。范睢夜見王稽。稽潛載與俱歸，薦之於王，王見之於離宮。離宮，別宮也。范睢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佯，音羊，古字多作「陽」，詐也。如淳曰︰周宣王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後改為掖庭。師古曰︰永，長也。本謂宮中之長巷也；或曰宮中獄也。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睢謬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謬，靡幼翻，誤也，詐也。穰，人羊翻。王微聞其言，乃屛左右，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敎寡人？」對曰︰「唯唯。」如是者三。屛，卑郢翻，又卑正翻；後凡屛退之屛皆同音。跽，忌己翻，跪也。唯，於癸翻，蓋應聲也。凡唯諾之唯皆同音。王曰︰「先生卒不幸敎寡人邪？」卒，子恤翻，終也。邪，音耶。范睢曰︰「非敢然也！睢，音雖。然，猶言如是也。臣，羇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處，昌呂翻。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且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苟可以少有補於秦而死，此臣之所大願也。少，始紹翻。獨恐臣死之後，天下杜口裹足，莫肯鄕秦耳。」謂天下之士懲睢之死，不敢復言。鄕，讀曰嚮。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今者寡人得見先生，是天以寡人溷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溷，謂溷瀆之也。漢陸賈曰「毋久溷公！」卽此義，音戶困翻。毛晃曰︰溷，濁也，又汚辱也。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敎寡人，無疑寡人也！」范睢拜，王亦拜。范睢曰︰「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若走韓盧而博蹇兔也，韓盧，天下之駿犬。蹇兔，病足之兔。韓盧搏兔，無不獲者，況蹇兔乎！治，直之翻。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穰，人羊翻。為，於偽翻。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睢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夫，音扶。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謂殺唐昩也，見上卷十四年。湣，讀曰閔。將，卽亮翻。再闢地千里，辟，讀曰闢。昩，莫葛翻。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敝，起兵而伐齊，大破之，齊幾於亡，事見上卷三十一年。罷，讀曰疲。幾，居依翻。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夫，音扶。康曰︰處，敞呂翻；余謂處，昌據翻，於世俗常言，音義為長。而天下之樞也。以門戶為喻，門戶之闔闢皆由於樞。王若用『章︰十二行本「用」作「欲」；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用霸者，請［謂］用霸天下之術。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強者未易柔服，故先親附弱者。易，以豉翻。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附則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善。」乃以范睢為客卿，與謀兵事。范睢謀兵事，則三晉受兵禍，而穰侯兄弟皆為秦所逐矣。

**四十六年**（壬辰、前二六九）

**1**秦中更胡傷攻趙閼與，不拔。更，工衡翻。「胡傷」，意謂卽上卷客卿之「胡陽」。閼，於葛翻，又於連翻。與，音預。

**四十七年**（癸巳、前二六八）

**1**秦王用范睢之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班志，懷縣屬河內郡。括地誌曰︰懷縣在懷州武陟縣西十一里。睢，息隨翻。

**四十八年**（甲午、前二六七）

**1**秦悼太子質於魏而卒。質，音致。卒，子恤翻。

**四十九年**（乙未、前二六六）

**1**秦拔魏邢丘。范睢日益親，用事，因承間說王曰︰睢，息隨翻。間，古莧翻。說，式芮翻。「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夫，音扶。使，疏吏翻。華，戶化翻。斷，丁亂翻；凡斷決之斷皆同音。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操，七刀翻。謂剖符而出使也。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陶，穰侯封邑。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臣又聞之，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左傳︰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辛伯曰︰「大都耦國，亂之本也。」申無宇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衞蒲、戚實出獻公，齊渠丘實殺無知，而陳、蔡、不羹亦殺楚靈王。」此皆大都危國也。傳，直戀翻。祭，則介翻。陸德明︰櫟，音立；曼，音萬；羹，音郞。尊其臣者卑其主。如下事之類。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懸之於廟梁，宿昔而死。管，掌也。擢，拔也。宿昔，一夕之間也。淖齒弒齊湣王事見上卷三十一年。淖，女敎翻。射，而亦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事見上卷二十年。今臣觀四貴之用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夫三代之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於臣，縱酒弋獵；其所授者妬賢疾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夫，音扶。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漢承秦制，鄕置有秩。漢官曰︰鄕戶五千則置有秩，掌一鄕之入。風俗通曰︰有秩則田間大夫，言其官裁有秩耳。大吏，謂左、右、中更以上為吏者也。秩，直乙翻。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相，息亮翻。朝，直遙翻。為，於偽翻。王以為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以范睢為丞相，封為應侯。應，於陵翻，國名；周武王之子封於應，其地在唐安州界。

魏王使須賈聘於秦，應侯敝衣間步而往見之。間步，投間隙徒步而行也。間，古莧翻。須賈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睢，字叔。恙，憂也，病也，又噬蟲善食人心者也。古人相問，率曰無恙。朱熹曰︰古者草居，多被噬蟲之毒，故相問曰「無恙乎？」恙，餘亮翻。噬，時制翻。留坐飲食，取一綈袍贈之。綈，田黎翻，厚繒也。袍，步刀翻，長襦也。記·玉藻曰︰纊為繭，縕為袍。孔穎達曰︰純著新綿者為襺，雜用舊絮者為袍。遂為須賈御而至相府，曰︰「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怪其久不出，問於門下，門下曰︰「無范叔；鄕者吾相張君也。」相，息亮翻。為，於偽翻。睢更姓名曰張祿，故云然。鄕，讀曰嚮。須賈知見欺，乃膝行入謝罪。膝行，屈膝就地而行，以示跪伏。應侯坐，責讓之，且曰︰「爾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耳！」乃大供具，請諸侯賓客；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於前而馬食之，莝，寸斬之藳，雜豆以飼馬。莝、豆，兩物也。莝，寸臥翻。食，祥吏翻。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屠，殺也。自古以來，以攻下城而盡殺城中人為屠城，亦曰洗城。須賈還，以告魏齊。魏齊奔趙，匿於平原君家。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平原君，趙勝，趙王之貴介弟也，貴盛於趙，以好士聞於諸侯，故魏齊奔歸之而就匿焉。

**2**趙惠文王薨，子孝成王丹立；以平原君為相。相，息亮翻。

**五十年**（丙申、前二六五）

**1**秦宣太后薨。九月，穰侯出之陶。薨，呼肱翻。穰，人羊翻。

臣光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事見三卷十年。援，於元翻，手引也。薦白起為將，見上卷二十三年。將，卽亮翻。南取鄢、郢，東屬地於齊，言拓地東聯於齊也，事並見上卷。鄢，於晚翻。郢，以井翻。屬，之欲翻。使天下諸侯稽首而事秦，稽，音啓。秦益強大者，穰侯之功也。雖其專恣驕貪足以賈禍，賈，音古，言其致禍如商賈之賈物也。凡商賈之賈皆同音。亦未至盡如范睢之言。若睢者，亦非能為秦忠謀，直欲得穰侯之處，故搤其吭而奪之耳。睢，息隨翻。為，於偽翻。搤，音厄，說文曰︰捉也。吭，音剛，咽也。遂使秦王絕母子之義，失舅甥之恩。要之，睢眞傾危之士哉！

**2**秦王以子安國君為太子。為安國君立子異人為嗣張本。嗣，祥吏翻。

**3**秦伐趙，取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為質。」索隱曰︰趙亦有長安，今其地闕。孔衍曰︰長安君，惠文王之少子也。史記正義曰︰長安君以長安善，故名也。質，音致。索，山客翻。少，始照翻。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強諫。強諫，猶力諫也。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復，扶又翻。唾，吐臥翻，口液也。明謂左右者，顯言之也。左師觸龍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胥，待也。言盛氣以待其入也。左師公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太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春秋時宋國之官有左、右師，上卿也。趙以觸龍為左師，蓋宂散之官，以優老臣者也。息，子也。祺，音其。宂，而隴翻。散，悉亶翻。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衞王宮，昧死以聞！」黑衣，衞士之服也。觸龍先為其少子言，以發太后之問也。昧死言，忘其死也。少，失照翻，又音小。昧，莫佩翻。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塡溝壑而託之。」幾，居豈翻，謙言死必塡溝壑，願及未死而託少子也。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媼，烏浩翻，婦之老者之稱。趙太后之女嫁於燕，故稱之曰燕后。燕，因肩翻。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其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為之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奉，讀曰俸；凡奉祿之奉皆同音。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令，力丁翻，使也。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為，於偽翻。乘，繩證翻。質，音致。齊師乃出，秦師退。

**4**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以伐燕，取中陽；徐廣曰︰「陽」，一作「人」。史記正義曰︰燕無中陽。括地誌︰中山故城，一名中人亭，在定州唐縣北四十一里；是時蓋屬燕。將，卽亮翻。燕，因肩翻。又伐韓，取注人。括地誌︰注城，在汝州梁縣西四十五里。

**5**齊襄王薨，子建立。建年少，國事皆決於君王后。少，失照翻。

**五十一年**（丁酉、前二六四）

**1**秦武安君伐韓，拔九城，斬首五萬。

**2**田單為趙相。

**五十二年**（戊戌、前二六三）

**1**秦武安君伐韓，取南陽；攻太行道，絕之。秦封白起為武安君。韓之南陽，卽河內野王之地。班志，太行山在野王西北。括地誌︰在懷州河內縣北四十五里。行，戶剛翻。

**2**楚頃襄王疾病。疾至於甚曰病。黃歇言於應侯曰︰「今楚王疾恐不起，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四十三年，黃歇與楚太子為質於秦。應，於陵翻。相，息亮翻。乘，繩證翻。歇，許竭翻。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更，工衡翻。是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應侯以告王。王曰︰「令太子之傅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黃歇與太子謀曰︰「秦之留太子，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令，力丁翻。歇，許竭翻。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謂死也。卒，終也，音子恤翻。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逃去為亡。使，疏吏翻。臣請止，以死當之！」太子因變服為楚使者御而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太子謝病。度太子已遠，歇，許竭翻。守舍者，守楚太子所寓館舍。常為，於偽翻。度，徒洛翻。乃自言於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願賜死！」王怒，欲聽之。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無罪而歸之，言無以罪加歇，而歸之於楚，以結其和親也。應，於陵翻。以親楚。」王從之。黃歇至楚三月，秋，頃襄王薨，考烈王卽位；頃，音傾。秋，卽是年秋。考烈王，卽太子完。以黃歇為相，封以淮北地，號曰春申君。史記，歇初封春申君，賜淮北十四縣；後徙封江東，因城吳故墟以為都邑，今蘇州是也。相，息亮翻。

**五十三年**（己亥、前二六二）

**1**楚人納州於秦以平。司馬彪志，南郡州陵縣，註云︰楚考烈王納州於秦，卽其地。

**2**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武安君上逸「秦」字。史記正義曰︰從太行西北，澤、潞等州皆上黨郡地。釋名云︰上黨所治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上黨守馮亭姓譜︰畢公高之子食采於馮城，因以命氏。鄭有大夫馮簡子。守，式又翻。與其民謀曰︰「鄭道已絕，韓都新鄭，自上黨趣鄭，由野王渡河。今秦拔野王，故鄭道絕。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應，於證翻。被，皮義翻。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矣。」乃遣使者告於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謂韓獻上黨於秦。使，疏吏翻。其吏民皆安於『章︰十一行本「於」作「為」；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趙，不樂為秦。為，於偽翻。樂，音洛；下同。有城市邑十七，城市邑，言邑之有城市者，指言大邑也。願再拜獻之大王！」趙王以告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甚禍者，言甚以為禍也。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對曰︰「秦蠶食韓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毛晃曰︰推惡與人曰嫁怨、嫁禍。推，吐雷翻。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固能得之於強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秦有吞天下之心，使趙不受上黨而秦得之，亦必據上黨而攻趙。故趙之禍不在於受上黨而在於用趙括。以萬戶都三封其太守為華陽君，守，式又翻。以千戶都三封其縣令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地而食之也！」使，疏吏翻。

**五十五年**（辛丑、前二六○）

**1**秦左庶長王齕攻上黨，拔之。長，知丈翻。齕，音紇，杜佑恨勿翻；康胡骨切。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於長平。司馬彪志︰上黨泫氏縣有長平亭。括地誌︰長平故城，在上黨縣西四十一里。杜佑曰︰白起阬趙卒於長平，有頭顱山，築臺於壘中，因山為臺。宋白曰︰秦阬趙卒於長平，今澤州之北高平縣西北二十一里長平故城是也。頗，普何翻。泫，工玄翻。顱，音盧。壘，魯水翻。以按據上黨民。毛晃曰︰按，於旰翻，抑也，止也，據也。余謂此據、按二字，按字當以抑止為義。據，依據也，引援也，拒守也。言廉頗依據上黨地險，引援上黨之民而拒守也。康曰︰按，音遏；此義亦通，但按字無遏音。王齕因伐趙。趙軍數戰不勝，數，所角翻。止『章︰十二行本「止」作「亡」；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一裨將、四尉。裨將，軍之副將也。尉，軍中諸部都尉也。裨，頻彌翻。將，卽亮翻。趙王與樓昌、虞卿謀，風俗通曰︰凡氏之興九事︰氏於號者，唐、虞、夏、殷是也；氏於國者，齊、魯、宋、衞是也；氏於事者，巫、卜、陶、匠是也；氏於字者，伯、仲、叔、季是也；氏於諡者，戴、武、宣、穆是也。樓昌請發重使為媾。媾，音構，和也。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媾，秦將不聽。不如發使以重寶附楚、魏，楚、魏受之，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從，子容翻。媾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媾於秦，秦受之。王謂虞卿曰︰「秦內鄭朱矣。」虞卿時為趙之相。對曰︰「王必不得媾而軍破矣。何則？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夫鄭朱，貴人也，秦王、應侯必顯重之以示天下。夫，音扶。應，於陵翻。天下見王之媾於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矣。」旣而秦果顯鄭朱而不與趙媾。史言趙之喪師蹙國，不特以趙括代廉頗之故，亦由不用虞卿之計也。

秦數敗趙兵，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失亡多而更怯不戰，怒，數讓之。數，所角翻，屢也。敗，補邁翻。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畏，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為將耳！間，古莧翻。將，卽亮翻。廉頗易與，且降矣！」易，弋豉翻。降，戶江翻。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耳。鼓瑟者，絃有緩急，調絃之緩急在柱之運轉，若膠其柱，則絃不可得而調，緩者一於緩，急者一於急，無活法矣。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兵以正合，以奇變。傳，直戀翻。王不聽。初，趙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少，詩照翻。難，乃旦翻，辯折之也。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易，以豉翻，輕也。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將，卽亮翻；下同。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何以？」上，時掌翻。言以何事知其不可使也。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奉，讀曰捧。所友者以百數，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鄕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將，卽亮翻。朝，直遙翻。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置，止也，廢也。置之，言廢置此事，止勿言也。母因曰︰「卽如有不稱，妾請無隨坐！」稱，尺證翻。不稱，言不勝任也。隨坐，相隨而坐罪也。觀此，則知古者敗軍之將，罪倂及其家。趙王許之。

秦王聞括已為趙將，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軍而王齕為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軍，悉更約束，齕，恨勿翻。更，工衡翻。易置軍吏，出兵擊秦師。武安君佯敗而走，佯，音羊，詐也。張二奇兵以劫之。劫，勢脅也。說文︰人慾去，以力脅止曰劫。趙括乘勝追造秦壁，造，七到翻，詣也。壁堅拒不得入；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之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騎，奇寄翻。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自如河內發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如，往也。上，時掌翻。遮者，遮斷其路。齊人、楚人救趙。趙人乏食，請粟於齊，王『章︰十二行本「王」上有「齊」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弗許。周子曰︰「夫趙之於齊、楚，扞蔽也，夫，音扶。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矣。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然。奉，讀曰捧；言惟恐不及也。且救趙，高義也；卻秦師，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卻強秦。不務為此而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九月，趙軍食絕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急來攻『章︰十二行本「攻」下有「秦」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壘，史言急來攻壘，趙括為計如此耳。下言欲出而不能出，趙括自出而死，其勢可見。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言括欲分其卒為四隊，更攻秦壘，自一隊至四隊，至五則復之，而不能出也。趙括自出銳卒搏戰，秦人射殺之。射，而亦翻。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降，戶江翻。武安君曰︰「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樂為，上音洛；下於偽翻，又音如字。四十餘萬人皆死，而獨遺小者二百四十人得歸趙，此非得脫也，白起之譎也。強壯盡死，則小弱得歸者必言秦之兵威，所以破趙人之膽，將以乘勝取邯鄲也；為應侯所沮，故白起之計不得行耳。譎，古穴翻。邯鄲，音寒丹。應，於陵翻。沮，在呂翻。卒，子恤翻。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此言秦兵自挫廉頗至大破趙括前後所斬首虜之數耳。兵非大敗，四十萬人安肯束手而死邪！

**五十六年**（壬寅、前二五九）

**1**十月，武安君分軍為三︰王齕攻趙武安、皮牢，拔之。史記正義曰︰皮牢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一里。余謂秦兵已至上黨，不應復回攻絳州之皮牢。宋白曰︰蒲州龍門縣，秦為皮氏縣，今縣西一里八十步古皮氏城是也。恐不可以皮氏為皮牢。司馬梗北定太原，太原，卽漢太原郡地，在上黨西北。盡有上黨地。韓、魏使『章︰十二行本「使」上有「恐」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蘇代厚幣說應侯曰︰「武安君卽圍邯鄲乎？」說，式芮翻。邯鄲，音寒丹。曰︰「然。」蘇代曰︰「趙亡則秦王王矣；秦之稱王自王其國耳，今破趙國則將王天下也。武安君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四十九年通鑑書秦拔魏邢丘，豈其時邢丘之地固屬韓邪！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樂，音洛。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無幾何人矣。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應，於陵翻。司馬彪志︰河南卷縣有垣雍城，或曰古衡雍。註曰︰今縣所治城，是也。史記正義曰︰垣雍城，在今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雍，於用翻。正月，皆罷兵。觀此，則亦用十月為歲首，蓋因秦記而書之也。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為秦殺白起張本。

趙王將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約事，約結和之事也。郝，音釋，徐廣曰︰一作「赦」。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遺，失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攻王，王無救矣。」言無救於講和之失計也。趙王計未定，樓緩至趙，趙王與之計之。樓緩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難，乃旦翻。說，讀曰悅。何也？曰︰『吾且因強而乘弱矣。』今趙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緩謂趙與秦和，則天下疑趙有秦之援，將不敢乘弱而圖之。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虞卿聞之，復見曰︰「危哉樓子之計，是愈疑天下，復，扶又翻，又音如字。卿親謂趙與秦和，則天下愈疑而不肯親趙也。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與者，非固勿與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索，山客翻。齊自宣、湣以來，親楚而讎秦，孟嘗君嘗率諸侯伐秦至函谷。湣，讀曰閔。其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而示天下有能為也。言趙失地於賂齊，而能攻秦，取其地以償所失。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媾，居候翻。說文︰媾，重婚也。引易「匪寇婚媾」。夫已婚而夫妻反目而不和，旣而復和者為媾。此言秦、趙為寇讎而交兵，至今而復和，故以媾為言也。重，直隴翻。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秦脅韓、魏使事秦，趙結韓、魏使親趙，是與秦易道。易，音如字。趙王曰︰「善。」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求和於趙也。使，疏吏翻。樓緩聞之，亡去。趙王封虞卿以一城。

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於『章︰十二行本「於」下有「諸」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大夫，皆以為秦伐趙，於魏便。孔斌曰︰斌，悲巾翻。「何謂也？」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承敝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又屬其良將，良將，謂白起也。屬，之欲翻。將，卽亮翻。何敝之承！」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羞，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復，扶又翻。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於時，猶言於此時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處，昌呂翻。子母相哺，呴呴焉相樂也，哺，音步。呴，或作姁，音況羽翻；康吁句切。樂，音洛。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突，陀忽翻。竈窗謂之突。陸德明曰︰上，時掌翻，又如字。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己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己，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子順者，孔子六世孫也。孔子生伯魚，伯魚生子思，子思生子上，子上生子家，子家生子京，子京生子高，子高生子順。初，魏王聞子順賢，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以為相。使，疏吏翻。相，息亮翻。子順『章︰十二行本「順」下有「謂使者」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為治世也，為，於偽翻。治，直之翻。雖蔬食飲水，吾猶為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奚少於一夫！」食，祥吏翻。少，始紹翻。使者固請，子順乃之魏；之，如也，往也。魏王郊迎以為相。子順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嬖，卑義翻，又博計翻。無任之祿，謂不任事而食祿者。諸喪職『章︰十二行本「職」下有「秩」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者咸不悅，乃造謗言。喪，息浪翻。文咨以告子順。文，姓也。越有大夫文種。子順曰︰「民之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為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左傳︰子產相鄭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褚，丁呂翻。褚，所以貯藏衣物。左傳︰鄭賈人慾脫智罃，將置諸褚中而出。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為政日新，雖不能及賢，庸知謗乎！」文咨曰︰「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相魯，人誦之曰︰『麛裘而芾，投之無戾。芾而麛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化旣成，民又誦曰︰『裘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裘衣，惠我無私。』」麛，鹿子也，以其皮為裘。記曰︰一命縕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蔥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戾，罪也。郵，與尤同，過也。章甫，殷冠。孔子曰︰「丘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古者大夫羔裘以居，狐裘以朝，麛裘而芾，謂芾與麛裘相稱也。刺孔子裘衣而章甫，言孔子相魯能行古之道也。麛，莫兮翻；康綿披切。芾，分勿翻；協韻方蓋翻。戾，郞計翻；康曰︰力結切，曲也，音義非。文咨喜曰︰「乃今知先生不異乎聖賢矣。」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曰︰喟，去貴翻。喟然，發歎之聲。「言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當，丁浪翻。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素餐，吾罪深矣！」尸，主也。素，空也。尸利，言仕不能行道而主於利也。素餐，言空食君之祿而不能有所為也。退而以病致仕。致仕，言致其仕事。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行將何之？山東之國將幷於秦；秦為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新垣固請子順曰︰新垣，姓也。陳留風俗傳︰周畢公之後居於梁，為新垣氏，梁有新垣衍、漢有新垣平是也。「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治，直吏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卽自退，意者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子順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病不可為則良醫束手，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伊摯，卽伊尹，伊尹五就桀，五就湯。摯，音至。呂望在商，史記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而二國不治，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治，直吏翻。當今山東之國敝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燕，因肩翻。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自此至秦始皇二十五年幷天下，凡三十八年。

**2**秦王欲為應侯必報其仇，為，於偽翻。應，於陵翻。聞魏齊在平原君所，四十九年魏齊奔趙，匿於平原君家。乃為好言誘平原君至秦而執之。誘，音酉。遣使謂趙王曰︰「不得齊首，吾不出王弟於關！」魏齊窮，抵虞卿，虞卿棄相印，與魏齊偕亡。使，疏吏翻。相，息亮翻。至魏，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意難見之，魏齊怒，自殺。趙王卒取其首以與秦，卒，子恤翻。秦乃歸平原君。九月，五大夫王陵復將兵『章︰十二行本作「將兵復」；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伐趙。復，扶又翻。武安君病，不任行。任，如林翻。不任，謂不堪也。

**五十七年**（癸卯、前二五八）

**1**正月，王陵攻邯鄲，少利，邯鄲，音寒丹。少利，謂兵頗失利也。少，始紹翻。益發卒佐陵；陵亡五校。校，戶敎翻。校，猶部隊也。立軍之法，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曰伍，五人為列，列有頭；二列為火，十人有長，立火子；五火為隊，隊五十人，有頭；二隊為官，官百人，立長；二官為曲，曲二百人，立候；二曲為部，部四百人，立司馬；二部為校，校八百人，立尉；二校為裨將，千六百人，立將軍；二裨將軍三千二百人，有將軍、副將軍。武安君病癒，王欲使代之。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易，以豉翻。且諸侯之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秦雖勝於長平，士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自秦而攻邯鄲，有大河及王屋、太行諸山之阻。橫度曰絕。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王自命不行，秦王親命之行而不肯行也。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疾，不肯行；乃以王齕代王陵。應，於陵翻。齕，恨勿翻。

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於平原君。姓譜︰毛本自周武王母弟毛公。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夫，音扶。毛晃曰︰錐，銳也；又器，如鑽。囊，袋也；有底曰囊。處，昌呂翻。見，賢遍翻。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以毛遂為不能而使之留也。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處，昌呂翻。見，賢遍翻。毛晃曰︰錐鋩曰穎。平原君乃與之俱，十九人相與目笑之。索隱曰︰謂目視而侮笑之。平原君至楚，與楚王言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兩言，謂利與害也。從，子容翻。上，時掌翻。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胡，何也。吾乃與而君言，而，猶汝也。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王，於況翻。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也。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事見上卷三十七年。史記正義曰︰鄢鄕故城，在襄州率道縣西南九里。安郢城，在荊州江陵縣東北七里。鄢，於幰翻。郢，以井翻。三戰而辱王之先人，謂焚夷楚之陵廟也。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之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惡，烏路翻。為，於偽翻。唯，於癸翻。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從，如字。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索隱曰︰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用犬及豭；大夫以下用雞。今此總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來耳。索，山客翻。豭，居牙翻。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以定從；索隱曰︰歃血，若周禮則用珠盤。奉，讀曰捧。歃，色洽翻，又所甲翻。從，子容翻。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等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說文︰錄錄，隨從之貌，音祿。索隱曰︰音六。王劭曰︰錄，借字耳。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勝不敢『章︰十二行本「敢」下有「復」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相天下士矣！」相，息亮翻。遂以毛遂為上客。

於是楚王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王亦使將軍晉鄙將兵十萬救趙。晉，以國為氏。秦王使謂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之者，吾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遣人止晉鄙，留兵壁鄴，班志，鄴縣屬魏郡。名為救趙，實挾兩端。兩端，名為救趙，實貳於秦。又使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間入，由間道而入也。間，古莧翻。邯鄲，音寒丹。因平原君說趙王，欲共尊秦為帝，以卻其兵。齊人魯仲連在邯鄲，聞之，往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秦以戰而能斬首有功者為上，故曰上首功。上，尚也。索隱曰︰秦法斬首多為上功，斬一人首則賜爵一級，故謂秦為上首功之國。彼卽肆然而為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也！且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怏，於兩翻。曰︰「先生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惡，音烏。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醢，呼改翻，肉醬也。鄂侯爭之強，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司馬彪志︰河內郡蕩陰縣有牖里城，紂囚文王於此。史記正義曰︰其地在蕩陰縣北九里。喟，於貴翻。牖，音酉。令，力丁翻。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柰何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卒就脯醢之地乎！乘，繩證翻。卒，子恤翻。且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其天子之禮以號令於天下，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處，昌呂翻。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新垣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矣！」復，扶又翻。考異曰︰史記·魯仲連傳云︰「新垣衍謝，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里。」按仲連所言，不過論帝秦之利害耳，使新垣衍慚怍而去則有之，秦將何預而退軍五十里乎？此亦游談者之誇大也，今不取。垣，於元翻。怍，才各翻。將，卽亮翻。為，於偽翻。

**2**燕武成王薨，子孝王立。

**3**初，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下，遐稼翻。致食客三千人。魏有隱士曰侯嬴，洪氏隸釋有漢金鄕守長侯君之碑云︰其先出自豳、岐，周文王之後，封於鄭。鄭共仲賜氏曰侯，厥胤宣多，以功佐國。審如是，則侯姓出於侯宣多。嬴，音盈；曹植音羸瘦之羸。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大梁，魏都。夷門，蓋大梁城北門。監，古銜翻。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古者乘車，尊者在左；虛左以迎，尊侯生而禮之也。騎，奇寄翻。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直上，時掌翻。上坐之坐，才臥翻。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姓譜︰朱本高陽，周封其後於邾；後為楚所滅，子孫乃去邑氏朱。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睥睨，不正視也。睥，匹詣翻。睨，硏計翻。微察公子，公子色愈和；乃謝客就車，至公子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索隱曰︰贊，告也。謂以侯生徧告賓客。徧，與遍同。及秦圍趙，趙平原君之夫人，公子無忌之姊也，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屬，之欲翻；下乃屬同。讓公子曰︰「勝所以自附於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能急人之困也。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縱公子輕勝棄之，獨不憐公子姊邪！」邯鄲，音寒丹。降，戶江翻。邪，音耶。公子患之，數請魏王敕晉鄙令救趙，數，所角翻。令，力丁翻。及賓客辯士游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屬賓客說，式芮翻。屬，之欲翻。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鬬以死於趙；過夷門，見侯生。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乘，繩證翻。從，才用翻。公子去，行數里，心不快，以侯生旣不從行，又不為之畫計謀也。復還見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復，扶又翻，又音如字。還，從宣翻，又音如字。今公子無他端而欲赴秦軍，無他端，言無他奇策以發端也。譬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侯嬴屛人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嘗聞公子為如姬報其父仇，屛，必郢翻。史記曰︰如姬之父為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以進如姬。屛，卑郢翻。為，於偽翻；下同。如姬欲為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則得虎符，虎，威猛之獸，故以為兵符。漢有銅虎符。奪晉鄙之兵，北救趙，西卻秦，此五伯之功也。」伯，讀曰霸。公子如其言，果得兵符。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孫武子之言。將，卽亮翻。令，力定翻。有如晉鄙合符而不授兵，復請之，則事危矣。復，扶又翻。臣客朱亥，其人力士，可與俱。晉鄙若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朱亥與俱。至鄴，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章︰十二行本「上」下有「國之重任」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椎，直追翻；齊人謂之終葵。鐵椎，以鐵為之。椎殺，擊殺也；與槌同。公子遂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養，羊尚翻；後養上、為養同。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

王齕久圍邯鄲不拔，諸侯來救，戰數不利。齕，恨勿翻。邯鄲，音寒丹。數，所角翻。武安君聞之曰︰「王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白起以為邯鄲未易攻，而王齕軍果不利，故以為言。王聞之，怒，強起武安君。強，其兩翻。武安君稱病篤，不肯起。

**五十八年**（甲辰、前二五七）

**1**十月，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師古曰︰謂奪其爵，令為士伍；言使從士卒之伍也。班志，陰密縣屬安定郡，古密國，詩所謂「密人不恭」者也。括地誌︰陰密故城，在涇州鶉觚縣西，古密須氏之國。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汾城，卽漢河東臨汾縣城也，去邯鄲尚遠。秦蓋屯兵於此，為王齕聲援。括地誌︰臨汾故城，在絳州正平縣東北三十五里。武安君病，未行，諸侯攻王齕，齕數卻，齕，恨勿翻。數，所角翻。使者日至，使，疏吏翻。王乃使人遣武安君，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水經註︰渭水故渠逕安陵南，渠側有杜郵亭，又逕渭城北。秦咸陽，漢之渭城也。史記正義曰︰今咸陽縣城，本秦時杜郵也，在雍州西北三十五里。郵，音尤。雍，於用翻。王與應侯、羣臣謀曰︰「白起之遷，意尚怏怏有餘言。」怏，於兩翻。王乃使使者賜之劍，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鄕邑皆祭祀焉。

魏公子無忌大破秦師於邯鄲下，王齕解邯鄲圍走。鄭安平為趙所困，將二萬人降趙，邯鄲，音寒丹。降，戶江翻。應侯由是得罪。鄭安平匿范睢以見王稽，因此入秦為相，故睢保任安平而用之。今安平降趙，故睢由此得罪。秦法︰保任其人而不稱者與同罪。應，於陵翻。

公子無忌旣存趙，遂不敢歸魏，與賓客留居趙，使將將其軍還魏。將，卽亮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趙王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記·曲禮︰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上，時掌翻。自言辠過，辠，古罪字。秦始皇以「辠」字近「皇」字，改為「罪」。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與公子飲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趙王以鄗為公子湯沐邑。師古曰︰凡言湯沐邑，謂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鄗，呼各翻。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杜佑曰︰信陵君邑於今宋州寧陵縣。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隱於博徒，薛公隱於賣漿家，處，昌呂翻。姓譜︰薛本自黃帝，任姓之後，裔孫奚仲居薛，歷夏、殷、周，六十四代為諸侯，後因氏焉。欲見之，兩人不肯見；公子乃間步從之游。平原君聞而非之。公子曰︰「吾聞平原君之賢，故背魏而救趙。今平原君所與遊，徒豪舉耳，間，古莧翻。背，蒲妹翻。索隱曰︰謂豪者舉之。不求士也。以無忌從此兩人遊，尚恐其不我欲也，平原君乃以為羞乎！」為裝欲去。為裝者，為行裝也。平原君免冠謝，乃止。

平原君欲封魯連，以其折新垣衍言帝秦也。使者三返，終不肯受。使，疏吏翻。又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章︰十二行本「下」下有「之」字；「士」下有「者」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為人之為，於偽翻。難，乃旦翻。卽有取，『章︰十二行本「取」下有「者」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是商賈之事也！」賈音古；下同。遂『章︰十二行本「遂」上有「而連不忍為也」六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復，扶又翻。

**2**秦太子之妃曰華陽夫人，蓋食湯沐邑於華陽，因以為號。華，戶化翻。無子；夏姬生子異人。異人質於趙；秦數伐趙，趙人不禮之。夏，戶雅翻。質，音致。數，所角翻。異人以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張晏曰︰孺子曰孽子。何休曰︰孽子，賤子也，非嫡正之子曰孽。師古曰︰孽，庶子也。唐韻曰︰猶木之有孽生也。異人於秦太子為庶子，於秦王為庶孽孫。孽，魚列翻。索隱曰︰進者，財也，宜依小顏讀為賮，古字多假借用之。進，音才刃翻。居處困不得意。

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賈，音古。邯鄲，音寒丹。賈人居積滯貨，伺時以牟利，以異人方財貨也。乃往見異人，說曰︰「吾能大子之門！」說，式芮翻。異人笑曰︰「且自大君之門！」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異人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不韋曰︰「秦王老矣。太子愛華陽夫人，夫人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傒有秦『章︰十二行本「秦」作「承」；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國之業，華，戶化翻；下同。子傒，蓋秦太子之子，愛而居長者。康曰︰傒，胡啓切。余謂「傒」字卽左傳高傒之傒。陸德明曰︰傒，音兮。士倉又輔之。姓譜︰士姓，晉士蔿之後。子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太子卽位，子不得爭為嗣矣。」質，音致。嗣，祥吏翻。異人曰︰「然則柰何？」不韋曰︰「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適，讀曰嫡；下為適同。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遊，立子為嗣。」異人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不韋乃以五百金與異人，令結賓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復，扶又翻。好，呼到翻。自奉而西，見華陽夫人之姊，而以奇物獻於夫人，因譽子異人之賢，譽，音余。賓客徧天下，常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為天！」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說，式芮翻。「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夫，音扶。今夫人愛而無子，不以繁華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為適，適，讀曰嫡。卽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子異人賢，而自知中子，中，讀曰仲。不得為適，夫人誠以此時拔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以為然，承間言於太子曰︰間，古莧翻。「子異人絕賢，毛晃曰︰絕，奇冠也，相去遼遠也。來往者皆稱譽之。」因泣曰︰「妾不幸無子，願得子異人立以為子『章︰十二行本「子」作「嗣」；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以託妾身！」太子許之，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嗣，因厚餽遺異人，嗣，祥吏翻。遺，於季翻。而請呂不韋傅之。異人名譽盛於諸侯。

呂不韋娶邯鄲諸『章︰十二行本無「諸」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姬絕美者與居，「娶」字當從史記作「取」。邯鄲，音寒丹。知其有娠，應劭曰︰娠，震動懷任之意。左傳曰︰邑姜方娠。孟康曰︰娠，音身，漢書「娠」多作「身」，古今字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漢書皆以娠為任身字。邑姜方震，自為震動之震，不作娠。異人從不韋飲，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旣而獻之，孕期年而生子政，佯，音羊。期，讀曰朞。蓋任身十二月而生也。子政是為始皇。為呂不韋以此賈禍張本。異人遂以為夫人。邯鄲之圍，趙人慾殺之，異人與不韋行金六百斤予守者，予，讀曰與。脫亡赴秦軍，遂得歸。異人楚服而見華陽夫人，楚服，為楚人之服。或曰︰楚，楚盛服也。夫人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因更其名曰楚。更，工衡翻。

**五十九年**（乙巳、前二五六）

**1**秦將軍摎伐韓，摎，史記正義紀虯翻。康曰︰居由切。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虜九萬。赧王恐，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無得通陽城。從，子容翻。將，卽亮翻。令，力丁翻。秦王使將軍摎攻西周，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赧王於周。是歲，赧王崩。皇甫謐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

# 資治通鑑卷第六

## 秦紀一起柔兆敦牂（丙午），盡昭陽作噩（癸酉），凡二十八年。

陸德明曰︰秦，隴西谷名也，在雍州鳥鼠山之東北。秦之先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為附庸，邑之秦谷。非子曾孫秦仲，周宣王命為大夫。仲之孫襄公，討西戎救周，平王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列為諸侯。春秋時稱秦伯。

昭襄王名稷，惠文王庶子也。西周旣亡，天下莫適為主。通鑑以秦卒倂天下，因以昭襄王繫年。諡法︰昭德有勞曰昭；辟地有德曰襄。以沈約諡法言之，則昭襄複諡也。卒，子恤翻。諡，神至翻。辟，讀曰闢。

**五十二年**（丙午、前二五五）

**1**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河東本魏地，秦取之，以其地在大河之東，置河東郡。守，式又翻。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秦法論死於市，謂之棄市。應侯日以不懌。王稽薦范睢於秦王，睢旣相秦，稽亦進用，今以罪死，故睢日以不懌。懌，悅也。不懌，不悅也。應，於陵翻。或曰︰范睢之初進用於秦，至於為相，昭襄王誠悅之也。鄭安平旣降趙，王稽又得罪，睢雖為相，昭襄王臨朝接之，日以不悅。懌，羊益翻。王臨朝而歎，朝，直遙翻。應侯請其故。王曰︰「今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等皆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將，旣亮翻。應侯懼，不知所出。

燕客蔡澤聞之，燕，於賢翻。蔡，姓也，以國為氏。西入秦，先使人宣言於應侯曰︰「蔡澤，天下雄辯之士；彼見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怒，使人召之。蔡澤見應侯，禮又倨。倨，居御翻，傲也。應侯不快，因讓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相，息亮翻。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孔安國曰︰吁，疑怪之辭。孔穎達曰︰吁者，心有所嫌而為此聲，故以為疑怪之辭也。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謂春生，夏長，秋就實，冬閉藏，各成其功而相代謝也。夫，音扶；下同。君獨不見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何足願與？」商君事見二卷周顯王三十一年。吳起事見一卷安王二十一年。大夫種相越王句踐以雪會稽之恥，功成不退，為句踐所殺。種，溫公音章勇翻。與，讀曰歟。句，音鉤。踐，慈淺翻。種，章勇翻。應侯謬曰︰「何為不可！此三子者，義之至也，忠之盡也。君子有殺身以成名，死無所恨。」蔡澤曰︰「夫人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應，於陵翻。謬，靡幼翻。邪，音耶。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名僇辱而身全者，下也。僇，與戮同。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周公，豈不亦忠且聖乎！三子之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閎夭，周文王、武王之賢臣。閎，音宏。夭，於驕翻，又於表翻。應侯曰︰「善。」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惇厚舊故，不倍功臣，孰與孝公、楚王、越王？」倍，與背同，蒲昧翻。曰︰「未知何如。」蔡澤曰︰「君之功能孰與三子？」曰︰「不若。」蔡澤曰︰「然則君身不退，患恐甚於三子矣。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嬴縮，五星早出為嬴，晚出為縮。嬴，餘輕翻。縮，所六翻。與時變化，聖人之道也。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怨已讎，謂殺魏齊；德已報，謂進用王稽、鄭安平等。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危之！」為，于偽翻。應侯遂延以為上客，因薦於王。王召與語，大悅，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免。王新悅蔡澤計畫，遂以為相國。澤為相數月，免。相，息亮翻。

**2**楚春申君以荀卿為蘭陵令。姓譜︰荀，本姓郇，後去「邑」為「荀」。又晉荀林父，公族隰叔之後。班志，蘭陵縣屬東海郡。史記正義曰︰今沂州承縣有蘭陵山。荀卿者，趙人，名況，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後、先，皆去聲。荀卿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羿，古之善射者；造父，古之善御者也。羿，音詣。中，竹仲翻。父，音甫。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楊倞曰︰感忽，恍惚也。悠闇，謂遠視不分之貌。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荀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露袒者也，露袒，如人之支體上下無衣裳以覆蔽，裸露肉袒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滑，音骨，亂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橈沸，橈，奴巧翻，又奴敎翻，攪也。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覆，敷救翻，蓋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傅而一。康曰︰將，音將帥之將。余據文義，讀如字為通。傅，音附。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百人為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莫邪，吳之寶劍也。說文︰莫邪，長戟也。邪，音耶。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兌」，劉向新序作「銳」。楊倞曰︰兌，猶聚也，讀與隊同。倞，音諒。圜居而方止，則若磐石然，觸之者角摧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夫，音扶。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字書︰仇、讎，皆匹也。說文︰仇，讎也。讎，猶應也。左傳︰怨耦曰仇。記曰︰父之讎，不與共戴天。蓋謂仇之初匹也。至於耦而成怨，則為仇。讎，校也，兩本相對，覆校是非也。殺父之人一旦相對，覆校是非，則不共戴天矣。仇讎之義，至此為甚；後世率以為言。好，呼到翻。為，于偽翻。惡，烏路翻。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章︰十二行本「告」下有「之」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商頌之辭。武王，湯也。發，依商頌讀為斾。古者軍將戰則建斾。

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楊倞曰︰設，謂制置。道，謂論說敎令也。行，謂動用也。荀卿曰︰「凡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強，亂者弱，是強弱之本也。治，直吏翻。上足卬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卬則下不可用也。卬，古仰字，音魚向翻。楊倞曰︰下託上曰仰。下可用則強，下不可用則弱，是強弱之常也。齊『章︰十二行本「齊」上有「好士者強，不好士者弱；愛民者強，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強，政令不信者弱；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弱；是強弱之常也。」五十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人隆技擊，孟康曰︰技擊者，兵家之技巧，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楊倞曰︰技，材力也。齊人以勇力擊斬敵者，號為技擊。隆，重也。技，渠綺翻。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贖錙金，無本賞矣。楊倞曰︰八兩曰錙。本賞，謂有功同受賞也。其技擊之術，斬得一首，則官賜以錙金贖之。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勝亦不賞︰是無本賞矣。錙，莊持翻。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毳，與脆同，音此芮翻。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賃市傭而戰之幾矣。賃，女禁翻。毛晃曰︰借也，僦也。市傭，謂市人之受雇者也。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楊倞曰︰選擇武勇之士，號為武卒，度取之，謂取長短材力之中度者也。衣三屬之甲，如淳曰︰上身一，髀褌一，脛繳一，凡三屬。衣，於旣翻。屬，之欲翻。操十二石之弩，沈括曰︰鈞石之石，五權之名，石重百二十斤。後人以一斛為一石，自漢時已如此，于定國飲酒一石不亂是也。挽強弓弩，古人以鈞石率之。今人乃以秔米一斛之重為一石，凡石以九十二斤半為法，乃漢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計其力乃古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當二人有餘。弓有挽三石者，乃古之二十四鈞，比顏高之弓當五人有餘。此皆近世敎習所致。武備之盛，前古未有其比。案括之論詳矣；然用之則誤國喪師，不知合變，是趙括之談兵也。操，七刀翻。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謂置戈於身之上，卽荷戈也。荷，下可翻。冠冑帶劍，贏三『章︰十二行本「三」作「二」，乙十一行本同。』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中試，言程試而中度者，復其戶，不徭役也。利其田宅，給以田宅便利之處。冑，今之兜鍪。冠，古玩翻。贏，怡成翻，擔也。中，竹仲翻。復，方目翻。是其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改造，謂更選擇也。易，弋豉翻。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阨，忸之以慶賞，鰌之以刑罰，陿，與狹同。隘，烏懈翻。楊倞曰︰隱之以阨，謂隱蔽以險阨，使敵不能害。鄭氏曰︰秦地多阨，隱藏其民於阨中也。忸，與狃同，串習也。戰勝則與之慶賞，使習以為常。鰌，藉也。不勝則以刑罰陵藉之。莊子︰風謂蛇曰，鰌我亦勝我。陸德明音義曰︰鰌，音秋，藉也。李云︰鰌，藉也；藉則削也。忸，女九翻。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鬬無由也。使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楊倞曰︰有功則賞之，使相長，凡獲得五甲首則役隸鄕里之五家也。要，一遙翻。長，知兩翻。是最為衆強長久之道。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四世，謂秦孝公、惠文王、悼武王、昭襄王。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焦熬之物至脆，投石則碎。熬，五刀翻。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楊倞曰︰干賞蹈利之兵，與傭徒之人鬻賣其力而作者無異，未有愛貴其上而為之致死。安於制度，自不踰越，極於節義，心不為非之理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楊倞曰︰微妙，精盡也。節，仁義也。作，起也。殆，危也。諸侯有能精盡仁義，則起而兼此數國，使之危殆。故招延募選，隆勢詐，上功利，是漸之也。漸，浸漬也。言勢詐功利漸染以成俗。漸，子廉翻。禮義敎化，是齊之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以詐遇齊，譬之猶以錐刀墮泰山也。謂禮義敎化之所齊，以詐遇之，無不敗者。墮，讀曰隳。故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挹，一及翻，義與揖同。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治，直之翻。若夫招延募選，隆勢詐，上功利之兵，夫，音扶；下同。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耳。夫是謂之盜兵，君子不由也。」

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為將。」將，卽亮翻。荀卿曰︰「知莫大於棄疑，楊倞曰︰不用疑謀，此智之大。知，讀曰智。行莫大於無過，行，下孟翻。事莫大於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言不可自以為必勝。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楊倞曰︰處舍，營壘也。收藏，財物也。周密嚴固，則敵不得而陵奪也。處，昌呂翻。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楊倞曰︰謂使間諜觀敵，欲潛隱深入之也。伍參，猶錯雜也。使間諜或參之，或伍之於敵之間，而盡知其事。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言欲為將而惡失權，則舍己之勝算，遷就以逢君之欲矣。將，卽亮翻。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夫，音扶。將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楊倞曰︰至，謂守一而不變。處，昌呂翻。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旣定，百官得序，楊倞曰︰百官，軍之百吏也。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愼終如始，始終如一，夫是之謂大吉。楊倞曰︰言必無覆敗之禍。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曠，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衆無曠，敬敵無曠，夫是之謂五無曠。曠，廢也。夫，音扶。愼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

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荀卿曰︰「將死鼓，將，卽亮翻。將建旗伐鼓以令三軍之進退，死不離局。離，力智翻。御死轡，百吏死職，上『章︰乙十一行本「上」作「士」。』大夫死行列。行，戶剛翻。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令，力正翻。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奔命者不獲。楊倞曰︰服，謂不戰而退者不追禽之。格，謂相拒捍者。奔命，謂奔走來歸其命，不獲之以為囚俘。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以其『章︰十二行本「其」作「故」；乙十一行本同。』順刃者生，傃刃者死，奔命者貢。楊倞曰︰傃，向也，謂傃向格鬬者。貢，謂取歸命者獻於上將也。傃，音素。微子開封於宋，殷紂暴虐，微子奔周。武王殺紂，封微子於宋。微子本名啓，此云開者，蓋漢景帝諱，劉向改之也。曹觸龍斷於軍，楊倞曰︰說苑云︰桀為天子，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紂，當是說苑誤。按戰國時趙亦有左師觸龍，豈姓名同乎？姓譜︰曹姓，本自顓頊玄孫陸終之子六安，周武王封曹挾於邾，故邾，曹姓也。至魏武帝，始祖曹叔振鐸。商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無異周人，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以上下文觀之，商、周二字恐或倒置。楊倞曰︰竭蹶，顚仆，猶言匍匐也。樂，音洛。蹶，居月翻。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閒，讀曰閑。辟，讀曰僻。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夫，音扶。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引文王有聲之詩而言。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敵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亂國之民樂吾之政，故不安其上，惟欲吾兵之至也。樂，音洛。臨武君曰︰「善。」

陳囂問荀卿曰︰囂，虛驕翻；又牛刀翻。「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為爭，于偽翻。荀卿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惡，烏路翻。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3**燕孝王薨，子喜立。

**4**周民東亡。義不為秦民也。秦人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狐之聚。此西周文公也，武公之子也。自赧王時，東西分治，赧王擁虛器而已。班志，河南郡梁縣有狐之聚。括地志︰汝州外古梁城，卽狐聚也。陽人故城，卽陽人聚也；在汝州梁縣西四十里，秦遷東周所居也。梁，亦古梁城也，在汝州梁縣西南十五里。索隱曰︰狐聚與陽人聚在洛陽南北五十里梁、新城之間也。，與憚同。聚，賢曰︰慈諭翻。

**5**楚王『章︰十二行本「王」作「人」，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遷魯於莒而取其地。魯至是而亡。莒，居許翻。

**五十三年**（丁未、前二五四）

**1**摎伐魏，取吳城。後漢志，河東郡大陽縣有吳山，山上有虞城。杜預曰︰虞，國也。帝王世紀曰︰舜妃嬪于虞，虞城是也；亦謂吳城，秦昭王伐魏取吳城是也。摎，紀虬翻。韓王入朝。魏舉國聽令。朝，直遙翻。令，力政翻。

**五十四年**（戊申、前二五三）

**1**王郊見上帝於雍。班志，雍縣屬扶風。秦惠公都之，有五畤，故於此郊見上帝，欲行天子之禮也。應劭曰︰四方積高曰雍。凡下見上之見，音賢遍翻。雍，於用翻。畤，音止。

**2**楚遷于鉅陽。赧王三十七年，楚自郢東北徙於陳；今自陳徙鉅陽；至始皇六年，春申君以朱英之言，自陳徙壽春︰則此時雖徙鉅陽，未離陳地也。赧，奴版翻。郢，以井翻。離，力智翻。

**五十五年**（己酉、前二五二）

**1**衞懷君朝於魏，魏人執而殺之；更立其弟，是為元君。更，工衡翻。元君，魏壻也。壻，女夫也。妻謂夫亦曰壻。旁從「女」，或從「士」，音思繼翻。

**五十六年**（庚戌、前二五一）

**1**秋，王薨，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為唐太后，薨，呼肱翻。七子、八子，秦宮中女官名。以子楚為太子。趙人奉子楚妻子歸之。韓王衰絰入弔祠。賢曰︰喪服斬衰裳，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要皆曰絰，首絰象緇布冠，要絰象大帶。絰之言實，衰之言摧，明中實摧痛也。衰，七雷翻。

**2**燕王喜使栗腹約歡於趙，姓譜︰栗姓，栗陸氏之後。燕，因肩翻。以五百金為趙王酒。反而言於燕王曰︰「趙壯者皆死長平，長平之敗，事見上卷周赧王五十五年。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言其四境皆鄰於強敵，四面拒戰也。其民習兵，不可。」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王怒。羣臣皆以為可，乃發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乘，繩證翻。鄗，呼各翻。卿秦攻代。姓譜︰卿，姓也。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姓譜︰將，亦姓也，音卽良翻。飲，於禁翻。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使，疏吏翻。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王之綬，王以足蹴之。蹴，子六翻，蹋也。綬，音受。將渠泣曰︰「臣非自為，為王也！」為，于偽翻。燕師至宋子，班志，宋子縣屬鉅鹿郡。趙廉頗為將，逆擊之，敗栗腹於鄗，敗卿秦、樂乘於代，將，卽亮翻。樂乘，趙將也。戰國策曰︰樂乘敗卿秦於代，當從之。敗，補邁翻。追北五百餘里，遂圍燕。燕都薊，趙人進圍之。燕人請和，趙人曰︰「必令將渠處和。」處，昌呂翻。處和者，主和也。燕王使『章︰十二行本「使」作「以」；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將渠為相而處和，趙師乃解去。相，息亮翻。

**3**趙平原君卒。卒，子恤翻。

孝文王索隱曰︰名柱。諡法︰五宗安之曰孝；慈惠愛民曰文。

## 元年（辛亥、前二五○）

**1**冬，十月，己亥，王卽位；三日薨。子楚立，是為莊襄王；尊華陽夫人為華陽太后，夏姬為夏太后。姓譜︰周封夏后氏於杞，非為後不得封者，以夏為氏。一曰︰陳夏徵舒之後。夏姬生莊襄王，故尊為太后。華，戶化翻。夏，戶雅翻。

**2**燕將攻齊聊城，拔之。聊城在濟水之北。班志，聊城縣屬東郡。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燕，因肩翻。將，卽亮翻。約之矢，謂以書圍繞束縛於矢也。射，而亦翻。遺燕將，為陳利害遺，于季翻。為，于偽翻。曰︰「為公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為乎？」燕將見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我自刃！」遂自殺。降，戶江翻。喟，丘貴翻。言與其使人加刃於我，寧使我拔刃而自殺也。聊城亂，田單克聊城。用大師曰克。歸，言魯仲連於齊，『章︰十二行本「齊」下有「王」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詘，曲勿翻。禮記︰不充詘於富貴。詘者，喜失節貌。余謂此詘卽屈伸之屈。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釐，讀曰僖。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強，其兩翻。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章︰十二行本「成」下有「習與體成」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則自然也。」朱熹曰︰君子，成德之名。

莊襄王本名異人，改名楚，孝文王之中子也。諡法︰勝敵志強曰莊。

## 元年（壬子、前二四九）

**1**呂不韋為相國。相，息亮翻。

**2**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王使相國帥師討滅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帥，讀曰率。聚，慈喻翻。周旣不祀。皇甫謐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周有天下，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宗廟血食八百六十餘年。西周已亡，猶幸東周能守其祀，東周又為秦所滅，則盡不祀矣。索隱曰︰旣，盡也。日食盡曰旣。言周祚盡滅，無主祭祀。周比亡，比，必寐翻，及也。凡有七邑︰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班志︰河南縣故郟鄏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平王居之。洛陽，周公遷殷民於此，是為成周。師古曰︰穀城，卽今新安。應劭曰︰平陰，在平城北，故曰平陰。班志︰河南郡之平縣，卽平城也。括地志曰︰故穀城在洛州河南縣西北十八里苑中。河陰縣城本漢平陰縣，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五十里。十三州志曰︰在平津大河之南，魏文帝改曰河陰。劉昭曰︰偃師，帝嚳所都。盤庚復南亳，是為西亳。鞏，古鞏伯國，周之東，周公所居。緱氏，周大夫劉子邑。宋白曰︰緱氏，春秋之滑國。已上七邑，漢皆屬河南郡。緱，工侯翻。郟，音夾。鄏，音辱。

**3**以河南洛陽十萬戶封相國不韋為文信侯。相，息亮翻。

**4**蒙驁伐韓，驁，五到翻，又五刀翻。取成皋、滎陽，班志，滎陽縣屬河南郡，滎澤在其南。唐屬鄭州。初置三川郡。

**5**楚滅魯，遷魯頃公於卞，春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卽其地。班志，卞縣屬魯郡。頃，音傾。為家人。家人，猶今所謂齊民也。

**二年**（癸丑、前二四八）

**1**日有食之。

**2**蒙驁伐趙，『章︰十二行本「趙」下有「定太原」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取榆次、狼孟等三十七城。班志，榆次、狼孟二縣並屬太原郡。榆次，卽左傳涂水、梗陽之地。括地志︰狼孟故城，在幷州陽曲縣東北二十六里。

**3**楚春申君言於楚王曰︰「淮北地邊於齊，其事急，請以為郡而封於江東。」楚王許之。春申君因城吳故墟以為都邑。吳都姑蘇，越王句踐滅吳王夫差而吳為墟。班志︰吳縣，太伯所邑，漢為會稽郡治所。句，音鉤。踐，慈演翻。宮室極盛。春申君相楚，楚正弱，秦正強，不能為國謀，乃營其都而盛宮室，何足道也！孔穎達曰︰爾雅云︰室謂之宮，宮謂之室。別而言之，論其四面穹隆則曰宮，因其貯物則曰室。室之言實也。

**三年**（甲寅、前二四七）

**1**王齕攻上黨諸城，悉拔之，初置太原郡。齕，恨勿翻。

**2**蒙驁帥師伐魏，取高都、汲。班志，高都縣屬上黨郡，汲縣屬河內郡。括地志︰高都縣，今澤州也。汲故城在衞州所理汲縣之西南二十五里。帥，讀曰率。魏師數敗，數，所角翻。魏王患之，乃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畏得罪，不肯還。信陵君留趙事見上卷周赧王五十八年。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赧，奴版翻。誡門下曰︰誡，居拜翻，敕也。「有敢為魏使通者死！」為，于偽翻。使，疏吏翻。賓客莫敢諫。毛公、薛公見信陵君曰︰「公子所以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康曰︰重，直用切。余按文義，當音輕重之重。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卒，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卒，子恤翻。趣，讀曰促，催也。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為上將軍。信陵君使人求援於諸侯。諸侯聞信陵君復為魏將，將，卽亮翻。皆遣兵救魏。信陵君率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自春秋至戰國，率以黃河之西為河外，晉賂秦以河外列城五，卽其證也。驁，五到翻。敗，補邁翻。蒙驁遁走。信陵君追至函谷關，抑之而還。

安陵人縮高之子仕於秦，後漢志︰汝南郡征羌縣有安陵亭。註云︰卽魏安陵君所封地。括地志曰︰鄢陵縣西北十五里。李奇云︰六國時為安陵。還，從宣翻，又音如字。縮，所六翻。秦使之守管。班志，河南郡中牟縣有管叔邑。後漢志，中牟縣有管城。杜預曰︰管，國也，在京縣東北。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執節尉。」信陵君使安陵君遣縮高，欲使安陵以君諭其民，以父諭其子也。軍尉之執節者也。周執節以使，漢執節則使且可以專殺矣。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之。」使吏導使者至縮高之所。使者致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敎子倍，亦非君之所喜。夫，音扶。倍，蒲妹翻。喜，許旣翻。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使之安陵君所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使，疏吏翻。之，如也，往也。安陵本魏地，魏襄王以封其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下。」造，七到翻。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授太府之憲。太府，魏國藏圖籍之府。憲，法也。憲之上篇曰︰『臣弑君，子弑父，有常不赦。有常，謂有常法也。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降，戶江翻。與，讀曰預。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猛而自用，此辭必反『章︰十二行本二字互乙；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為國禍。謂為安陵之禍也。悍，下罕翻，又音汗。吾已全己，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縞素辟舍，刎，扶粉翻。頸，居郢翻。縞，古老翻。爾雅曰︰縞，皓也。辟，讀曰避。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請再拜辭罪！」安陵，受封於魏國者也，縮高，受廛於安陵者也。縮高之子不為魏民，逃歸秦而臣於秦，為秦守管。時秦加兵於魏，欲取大梁，安陵儻念魏為宗國，縮高儻念其先為魏民，見魏之危，安敢坐視而不救。公子無忌為魏舉師以臨之，安陵君則陳太府之憲，縮高則陳大臣之義以拒之，雖死不避，反而求之，可謂得其死乎！無忌為之縞素辟舍以謝安陵，吾亦未知其何所處也。

王使人行萬金於魏以間信陵君，求得晉鄙客，信陵君殺晉鄙事見上卷周赧王五十六年。間，古莧翻。令說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復為將，諸侯皆屬，天下徒聞信陵君而不聞魏王矣。」令，力丁翻。說，式芮翻。將，卽亮翻。王又數使人賀信陵君︰「得為魏王未也？」數，所角翻。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乃使人代信陵君將兵。信陵君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娛，凡四歲而卒。朝，直遙翻。卒，子恤翻。韓王往弔，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以禮！『鄰國君弔，君為之主。』鄭玄曰︰君為之主，弔臣恩為己也。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記曰︰昔者衞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衞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鄕；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韓君也。」其子辭之。

**3**五月，丙午，王薨。薨，呼肱翻。太子政立，生十三年矣，國事皆決『章︰十二行本「決」作「委」；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於文信侯，號稱仲父。呂不韋封文信侯。仲父，以齊桓禮管仲禮之。

**4**晉陽反。是年，秦攻得晉陽，置太原郡；未久而秦有莊襄王之喪，故反。

始皇帝上諱政，莊襄王子也。王幷天下，自以德兼三皇，功過五帝，故自號曰皇帝；欲傳世以一至萬，乃除諡法，號始皇帝。

## 元年（乙卯、前二四六）

**1**蒙驁擊定之。擊定晉陽也。驁，五到翻。

**2**韓欲疲秦人，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間於秦，鑿涇水自仲山為渠，間，古莧翻。班志︰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幵頭山，東至馮翊陽陵縣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淮南子曰︰涇水出薄落之山。華戎對境圖︰涇水上接蔚茹水，南流至筓頭山，西折而東流，逕原州、涇州界，又東流逕邠州、乾州之北，又東南流至雍州涇陽縣而合于渭。師古曰︰仲山，卽今九嵏之東仲山也。幵，輕煙翻。蔚，紆勿翻。筓，古兮翻。雍，於用翻。嵏，祖紅翻。並北山，東注洛。並，步浪翻。師古曰︰洛水，卽馮翊漆、沮水。程大昌曰︰禹貢止有漆、沮，秦、漢以來始有洛水。所謂洛者，班志云︰源出北地歸德縣北蠻夷中。今按其水自入塞後，歷鄜、坊、同三州始入渭，孔安國謂自馮翊懷德縣入渭是也。漢懷德、唐同州朝邑縣是也。漆水自華原縣東北同官縣界來，沮水自邠州東北來；洛在漆、沮之東，至同州白水縣與漆、沮合。所謂洛卽漆、沮者，言其本同也。沮，七余翻。鄜，音膚。邠，彼巾翻。中作而覺，師古曰︰中作，謂用功中道，事未竟也。覺，露也，韓之謀露也。秦人欲殺之。鄭國曰︰「臣為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為之。臣為，于偽翻。卒，子恤翻，終也。注塡閼之水漑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師古曰︰注，引也。塡閼，謂壅泥也。言引淤濁之水灌鹹鹵之田，更令肥美，故一畝之收至六斛四斗。杜佑曰︰古者百步為畝，秦、漢以降，卽二百四十步為畝。閼，讀曰淤，音於據翻。舄，與潟同，音思積翻，鹵也。鹵，亦作滷，音郞古翻，鹹鹵。關中由是益富饒。饒，有餘裕也。

**二年**（丙辰、前二四五）

**1**麃公將卒攻卷，索隱曰︰麃，邑名。麃公，史失其姓名。麃，悲驕翻。將，卽亮翻，又音如字。卷，逵員翻，邑名。斬首三萬。

**2**趙以廉頗為假相國，伐魏，取繁陽。班志，繁陽縣屬魏郡。應劭曰︰在繁水之陽。括地志︰繁陽故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相，息亮翻。趙孝成王薨，子悼襄王立，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武襄君；武襄君走。廉頗出奔魏；久之，魏不能信用。趙師數困於秦，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廉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數，所角翻。復，扶又翻。使使，疏吏翻。令，力丁翻。被，皮義翻。上，時掌翻。矢，糞也。趙王以為老，遂不召。郭開之間廉頗，以其仇也；其讒殺李牧，則好貨耳。讒人罔極，其禍國可勝言哉！間，古莧翻。好，呼到翻。勝，音升。楚人陰使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卒死於壽春。將，卽亮翻。壽春縣，漢屬九江郡，唐為壽州治所。始皇六年，楚方徙都壽春，史終言廉頗之事也。卒，子恤翻。

**三年**（丁巳、前二四四）

**1**大饑。五穀皆不熟為大饑。

**2**蒙驁伐韓，取十二城。驁，五到翻。

**3**趙王以李牧為將，伐燕，取武遂、方城。班志，武遂縣屬河間國。方城縣屬廣陽國；後漢志作「方城」。括地志︰易州遂城縣，戰國時武遂城也。方城故城，在幽州固安縣南十七里。將，卽亮翻。燕，因肩翻。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秦置鴈門郡，在代郡西南。匈奴，淳維之後，本夏后氏之苗裔。索隱曰︰張晏云︰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彥括地譜曰︰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曰︰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韋昭曰︰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則淳維是其始祖，蓋與獯粥是一也。獯，許云翻。粥，音育。獫，虛檢翻。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康曰︰師出無常處，所在張幕居之，以將帥得稱府，故曰莫府。莫，與幕同。一曰，莫，大也。莫府，猶言大府。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孔穎達曰︰古人不騎馬，故但經記正典無言騎者。今言騎者，當是周末時。射之所起，起自黃帝，故易·繫辭黃帝下九事章云︰古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世本云︰揮作弓，夷牟作矢。註云︰揮、夷牟，黃帝臣。是弓矢起於黃帝矣。騎，奇寄翻；下同。剡，以冉翻。謹烽火，多間諜，塞上置候望之地，邊有警則舉烽。漢書音義︰烽，如覆米䉛，縣著桔槔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索隱曰︰字林，䉛，漉米藪也，音一六翻。纂要︰䉛，淅箕也。烽見敵則舉，燧有難則焚。烽主晝，燧主夜。間諜者，使之間行以伺敵，觀其變動也。間，古莧翻。諜，達協翻。著，直略翻。桔，吉屑翻。槔，音皋。漉，音鹿。淅，音析。難，乃旦翻。伺，相吏翻。為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收畜產而自保也。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匈奴皆以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將，卽亮翻。趙王讓之，讓，責也。李牧如故。王怒，使他人代之。歲餘，屢出戰，不利，多失亡，邊不得田畜。說文︰畜，許竹翻，養也。史記正義︰許又翻，又音蓄，聚也。王復請李牧，復，扶又翻。李牧杜門稱病不出。王強起之，杜門，塞門以拒絕來者。強，其兩翻。李牧曰︰「必欲用臣，『章︰十二行本作「王必用臣」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言屢賞而不用之以戰也。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車、騎皆選其堅良者。乘，繩證翻。騎，奇寄翻。百金之士五萬人，管子曰︰能禽敵殺將者賞百金。將，卽亮翻。彀者十萬人。彀，古候翻，張弓也。索隱曰︰彀，謂能射者也。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十人委之。委，弃也，委之於敵也。佯，音羊。單于聞之，單于，匈奴首領之稱。班書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單，音蟬。稱，尺證翻。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為奇陳，陳，讀曰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如淳曰︰襜襤，胡名，在代地。班書作「澹林」。襜，都甘翻。襤，路談翻；類篇︰盧甘翻。破東胡，東胡，其後為鮮卑、烏丸。服虔曰︰在匈奴東，故曰東胡。降林胡。如淳以澹林為東胡，以此觀之，似是兩種。降，戶江翻。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近，其靳翻。

先是，天下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於戎狄︰先，悉薦翻。秦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豲之戎，班志，緜諸道屬天水郡。西漢之制，縣有蠻夷曰道。括地志︰緜諸城在秦州秦嶺縣北五十六里。唐貞觀十七年，省秦嶺入清水縣。韋昭曰︰緄戎，春秋以為犬戎。師古曰︰混云夷也。史記正義曰︰緄，音昆，字當作「混」。余謂昆戎卽周之昆夷。翟，與狄同。班志，隴西郡有狄道。師古曰︰其地有狄種，故曰狄道。天水郡有豲道。應劭曰︰豲，戎邑也。狄道，晉置武始郡。括地志︰豲道故城，在渭州襄武縣東南三十七里。豲，戶官翻。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班志，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師古曰︰此漆水在新平。後漢志，扶風漆縣有漆水。晉分扶風置新平郡，治漆縣。班志，義渠道屬北地郡。括地志︰唐寧、慶二州地。又班志，馮翊臨晉縣，古大荔城。括地志︰同州馮翊縣及朝邑縣本漢臨晉地。今朝邑縣東三十步故王城，卽大荔王城也。宋白曰︰同州馮翊縣古大荔城，在今州東三十七里朝邑縣界，故王城是也。荔，力計翻。班志，安定郡有烏氏縣。括地志︰烏氏故城，在涇州安定縣東三十里，周之故地，後入戎；秦惠王取之，置烏氏縣。氏，音支。班志，北地郡有有朐衍縣。括地志︰鹽州，古戎狄居之，卽朐衍戎之地。應劭曰︰朐，音煦。師古音香于翻，康求于翻，非。而趙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自漢北平、無終、白狼以北，皆大山重谷，諸戎居之，春秋謂之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其後義渠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昭王之時，宣太后誘義渠王，殺諸甘泉，甘泉在漢馮翊雲陽縣，漢起甘泉宮於此。誘，羊久翻。遂發兵伐義渠，滅之，始於隴西、北地、上郡隴西，唐渭州、洮州、河州之地。北地，唐慶州、寧州、鄜州、靈州、鹽州之地。上郡，唐延州、綏州、銀州之地。築長城以拒胡。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徐廣曰︰五原郡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酈道元曰︰余按南河、北河及安陽縣以南，悉沙阜耳，無他異山。故廣志云︰朔方郡移沙七所而無山以擬之，是議志之僻也。陰山在河東南斯可矣。漢郞中侯應曰︰陰山東西千餘里，單于之苑囿也。孝武出師攘之於漠北，匈奴過之，未嘗不哭。則此山蓋在沙漠之南也。括地志︰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杜佑曰︰今安北府北山是也。安北府治中受降城。地志︰朔方郡臨戎縣北有連山，險於長城，其山中斷，兩峯俱峻，名曰高闕。水經註︰河水自窳渾縣東屈而東流，逕高闕南，闕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闕戍。劉昫曰︰高闕北拒大磧口三百里。杜佑曰︰高闕當在豐州河西。厥，九勿翻。降，戶江翻。窳，以主翻。渾，戶昆翻。磧，七迹翻。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史記正義曰︰雲中故城，趙雲中城，秦雲中郡，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秦、漢之鴈門、代郡皆在句注陘之北，唐之雲、朔、蔚、新、武州卽其地也。若唐之代州鴈門郡惟崞、繁畤二縣，漢鴈門郡之舊縣，其鴈門縣則漢太原郡之廣武縣也，五臺則漢太原之慮虒縣也。句，音鉤。陘，音刑。蔚，紆勿翻。崞，音郭。畤，音止。師古曰︰慮虒，音廬夷。其後燕將秦開為質於胡，姓譜︰秦本顓頊後，子嬰旣滅，支庶為秦氏，余按左傳魯有秦堇父，秦姓其來尚矣。燕，因肩翻。將，卽亮翻。質，音致。父，音甫。堇，几隱翻。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韋昭曰︰造陽，地名，在上谷。余按漢書所謂「上谷之斗造陽」是也。杜佑曰︰晉太康地志︰自北地郡北行九百里，得五原塞；又北出九百里得造陽，卽麟州銀城縣。史記︰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韋昭曰︰造陽地在上谷。未詳孰是。史記正義曰︰上谷，今嬀州。王隱地道志曰︰郡在谷之頭，故以上谷名焉。班志，襄平縣，遼東郡治所。燕，因肩翻。嬀，居為翻。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郡以拒胡。漁陽，唐薊州、檀州。北平，唐平州。遼東，其地在大遼水之東，唐嘗置遼州，又嘗為安東都護府治所。及戰國之末而匈奴始大。

**四年**（戊午、前二四三）

**1**春，蒙驁伐魏，取畼、有詭。畼，徐廣音場，索隱音暢；類篇又直亮翻、仲郞翻。三月，軍罷。

**2**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質，音致。

**3**七月，蝗，疫。蝗子始生曰蝝，翅成而飛曰蝗，以食苗為災。疫，札瘥瘟也。令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

**4**魏安釐王薨，子景湣王立。釐，讀曰僖。湣，讀曰閔。

**五年**（己未、前二四二）

**1**蒙驁伐魏，取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等三『章︰十二行本「三」作「二」；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十城；驁，五到翻。括地志︰酸棗故城，在滑州酸棗縣北十五里。索隱曰︰燕、虛，二邑名。春秋桓十二年，會于虛。赧王四十二年，黃歇說秦王曰︰「拔酸棗、虛、桃。」按今東郡燕縣東三十里有桃城，虛蓋與桃相近。括地志︰南燕城，古燕國，滑州胙城縣是也。桃、虛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燕，烏田翻。虛，如字。班志，長平縣屬汝南郡。括地志︰在陳州宛丘縣西六十六里。班志，雍丘縣屬陳留郡，故杞國也。雍，於用翻。史記正義曰︰地理志，河內郡有山陽縣。余考之上下文，此非河內之山陽，蓋班志山陽郡之地。初置東郡。

**2**初，劇辛在趙與龐煖善，赧王三年，劇辛自趙適燕。劇，竭戟翻。煖，音許遠翻，又許元翻。赧，奴版翻。已而仕燕。燕王見趙數困於秦，廉頗去而龐煖為將，欲因其敝而攻之，問於劇辛，對曰︰「龐煖易與耳！」數，所角翻。將，卽亮翻。易，弋跂翻。燕王使劇辛將而伐趙。趙龐煖禦之，殺劇辛，取燕師二萬。

**3**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以發明年合從伐秦事。從，子容翻。

**六年**（庚申、前二四一）

**1**楚、趙、魏、韓、衞合從以伐秦，楚王為從長，從，子容翻。長，知兩翻。春申君用事，取壽陵。徐廣曰︰壽陵在常山。史記正義曰︰本趙邑也。余據五國攻秦，取壽陵，至函谷，則壽陵不在新安、宜陽之閒，當在河東郡界；常山無乃太遠！至函谷，秦師出，五國之師皆敗走。楚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史記正義曰︰觀，音館，今魏州觀城縣。余按班志，觀津縣屬信都國。又按隋志，魏州之觀城，舊曰衞國，開皇六年始更名；信都國則隋冀州也。開皇六年置武邑縣，幷得觀津縣地，則觀津猶屬信都也。正義誤矣。觀，古玩翻。「人皆以楚為強，君用之而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秦善楚，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阨之塞而攻楚，不便；劉昭曰︰江夏郡鄳縣，古冥阨之塞也。史記正義曰︰黽阨之塞在申州。張守節曰︰申州羅山縣本漢鄳縣平靖關，蓋鄳縣之阨塞。括地志曰︰石城山在申州羅山縣東南二十一里，古冥阨塞。黽，音盲；康彌兗切，非也。阨，音厄，又於賣翻。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背，蒲妹翻。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鄢，於幰翻。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鬬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命曰郢。郢，以井翻。春申君就封於吳，行相事。相，息亮翻。

**2**秦拔魏朝歌朝歌，紂都，衞康叔所封也。班志，朝歌縣屬河內郡。及衞濮陽。衞元君率其支屬徙居野王，班志，野王縣屬河內郡。濮，博木翻。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七年**（辛酉、前二四○）

**1**伐魏，取汲。

**2**夏太后薨。卽夏姬也。夏，戶雅翻。薨，呼肱翻。

**3**蒙驁卒。驁，五到翻。卒，子恤翻。

**八年**（壬戌、前二三九）

**1**魏與趙鄴。

**2**韓桓惠王薨，子安立。

**九年**（癸亥、前二三八）

**1**伐魏，取垣、蒲。蒲，晉公子重耳所居邑也。班志，蒲子與垣縣皆屬河東郡。括地志︰故垣城，漢縣治，本魏地王垣，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蒲故城，在隰州蒲縣北四十五里。垣，于元翻。重，直龍翻。

**2**夏，四月，寒，民有凍死者。

**3**王宿雍。雍，於用翻。

**4**己酉，王冠，冠，古喚翻。帶劍。

**5**楊端和伐魏，姓譜︰周宣王子尚父，幽王邑諸楊，號曰楊侯；後幷於晉，因以為氏。又晉大夫楊食我食采於楊氏，子孫以邑為氏。楊食，音嗣。采，倉代翻。取衍氏。史記正義曰︰衍氏，在鄭州。衍，羊善翻。

**6**初，王卽位，年少，少，始照翻。太后□（原文空格）『章︰十二行本「□」作「時」；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時與文信侯私通。王益壯，文信侯恐事覺，禍及己，乃詐以舍人嫪毐為宦者，進於太后。師古曰︰嫪，居虯翻；許愼郞到翻；康盧道切。毐，烏改翻。太后幸之，生二子，封毐為長信侯，以太原為毐國，政事皆決於毐；客求為毐舍人者甚衆。王左右有與毐爭言者，告毐實非宦者，王下吏治毐。下，遐稼翻。治，直之翻。毐懼，矯王御璽發兵，欲攻蘄年宮班志，蘄年宮，秦惠公所起，在雍。括地志︰在岐州城西故城內。蘄，巨依翻。為亂。句斷。王使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相，息亮翻。戰咸陽，斬首數百，毐敗走，獲之。秋，九月，夷毐三族，秦有夷三族之罪。張晏曰︰三族，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師古曰︰如說是，所謂參夷之誅也。黨與皆車裂滅宗；舍人罪輕者徙蜀，凡四千餘家。遷太后於雍萯陽宮，萯陽宮，秦文王所起。水經註︰甘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秦文王萯陽宮西，又北逕五柞宮東，又北逕甘亭西。後漢志，甘亭在扶風鄠縣。萯，音倍。殺其二子。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斷其四支，積於闕下！」死者二十七人。斷，丁管翻。齊客茅焦上謁請諫。姓譜︰周公之子封於茅，其後以國為氏。又有茅戎。邾大夫有茅地、茅夷鴻。謁，猶今之刺也。上謁者，通名而求見也。上，時掌翻。王使謂之曰︰「若不見夫積闕下者邪？」若，汝也。夫，音扶。對曰︰「臣聞天有二十八宿，二十八宿︰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天之經星也。日、月、五星之行，躔次所舍，故謂之宿。宿，音秀。亢，音剛。觜，卽移翻。參，疏簪翻。今死者二十七人，臣之來固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者也！」使者走入白之。使，疏吏翻。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而逃。邑子，同邑之少年也。王大怒曰︰「是人也，故來犯吾，趣召鑊烹之，趣，讀曰促。鑊，胡郭翻，吳人謂之鍋。是安得積厥下哉！」王按劍而坐，口正沫出。沫，莫曷翻，涎也。使者召之入，茅焦徐行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乎！」蔡邕獨斷曰︰陛，階陛也。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稱陛下。應劭曰︰陛者，升堂之陛，王者必有執兵陳於階陛。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以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若今稱殿下、閤下之類。斷，丁亂翻。王曰︰「何謂也？」茅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悖，蒲妹翻，又蒲沒翻。行，下孟翻；下同。不自知邪？邪，音耶。車裂假父，謂嫪毐。囊撲二弟，以囊盛其人，撲而殺之。撲，弼角翻，又普卜翻。遷母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今『章︰十二行本「今」作「令」；乙十一行本同，令上有一空格；孔本同；退齋校同。』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為陛下危之！雍，於用翻。行，下孟翻。為，于偽翻。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質，與鑕同，職日翻，鐵椹也。王下殿，手自接之曰︰「先生起就衣，今願受事！」受事者，受所敎之事也。乃爵之上卿。王自駕，虛左方，往迎太后，歸於咸陽，復為母子如初。

**7**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甚衆，進之，卒無子。卒，子恤翻。趙人李園持其妹欲進諸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無寵，乃求為春申君舍人。已而謁歸，謂謁告而歸也。故失期而還。欲以發春申君之問也。還，從宣翻。春申君問之，李園曰︰「齊王使人求臣之妹，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謂已入聘幣否也。使，疏吏翻。曰︰「未也。」春申君遂納之。旣而有娠，娠，音身。李園使其妹說春申君曰︰「楚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周赧王五十三年，楚以春申君為相，至是二十餘年。說，式芮翻。相，息亮翻。卽百歲後將更立兄弟，人謂死後為百歲後。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常保此寵乎！非徒然也。言非但如此而已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立，禍且及身矣。今妾有娠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進妾於王，王必幸之。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禍哉！」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妺，謹舍而言諸楚王。謹舍者，別為館舍以居之，奉衞甚謹也。王召入，幸之，遂生男，立為太子。

李園妹為王后，李園亦貴用事，而恐春申君泄其語，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國人頗有知之者。楚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望之福，亦有無望之禍。史記正義曰︰無望者，不望而忽至。今君處無望之世，正義曰︰謂生死無常也。處，昌呂翻。事無望之主，正義曰︰謂喜怒不節也。安可以無無望之人乎！」正義曰︰謂吉凶忽為。春申君曰︰「何謂無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其實王也。相，息亮翻。王今病，旦暮薨，薨而君相幼主，因而當國，王長而反政，不卽遂南面稱孤，長，知兩翻。不，讀曰否。此所謂無望之福也。」「何謂無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左傳曰︰怨耦曰仇，蓋取此義。治，直之翻。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王薨，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望之禍也。」薨，呼肱翻。「何謂無望之人？」曰︰「君置臣郞中，班書·百官表︰郞掌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郞、中郞、侍郞、郞中。韓信曰︰「吾事項王，官不過郞中，位不過執戟。」蓋戰國時置此官。王薨，李園先入，臣為君殺之，此所謂無望之人也。」為，于偽翻。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懼而亡去。後十七日，楚王薨，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史記正義曰︰棘門，壽春城門名。春申君入，死士俠刺之，俠，讀曰夾，蓋夾而刺之。魏、晉儀︰衞有俠轂隊，亦曰夾轂隊。刺，七亦翻。投其首於棘門之外；於是使吏盡捕誅春申君之家。太子立，是為幽王。

揚子法言曰︰「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

**8**王以文信侯奉先王功大，事見上卷周赧王五十八年。不忍誅。

**十年**（甲子、前二三七）

**1**冬，十月，文信侯免相，出就國。相，息亮翻。文信侯國於河南洛陽。

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遊間耳，謂遊說以間秦之君臣。為，于偽翻。間，古莧翻。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索，山客翻。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章︰十二行本「里」下有「奚」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上，時掌翻。史記︰戎王使由余使於秦，穆公留由余而遺戎王以女樂，戎王受而說之，乃歸由余。由余諫戎王而不聽，穆公使人要之，由余遂去戎降秦。穆公用其謀伐戎，幷國十二，開地千里。晉獻公滅虞，虜其大夫百里奚，以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穆公贖之於楚，授以國政；奚薦其友蹇叔，穆公使人厚幣迎之，以為上大夫。晉惠公殺大夫丕鄭，其子豹奔秦，穆公用之。公孫支，子桑也。余使，疏吏翻。遺，于季翻。說，讀為悅。要，一遙翻。降，戶江翻。媵，以證翻。宛，於元翻。幷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睢，強公室，杜私門。事並見前。治，直吏翻。從，子容翻。睢，息隨翻。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夫色、樂、珠、玉不產於秦而王服御者衆；夫，音扶。色，女色也。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臣聞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秦謂民為黔首。黔，其廉翻，黧黑也。卻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章︰十二行本「兵」下有「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齎盜糧者也。」藉，慈夜翻，假也，惜也。齎，子兮翻，持遺也；或為資，義亦通。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李斯至驪邑而還。班志，京兆新豐縣，秦之驪邑，古驪戎國也；驪山在其南。漢高帝七年，更名新豐。驪，呂支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更，工衡翻。王卒用李斯之謀，陰遣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然後使良將隨其後，數年之中，卒兼天下。卒，子恤翻。遺，于季翻。刺，七亦翻，又七賜翻。將，卽亮翻。

**十一年**（乙丑、前二三六）

**1**趙人伐燕，取貍陽。史記正義曰︰按燕無貍陽，疑「貍」字誤，當作「漁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燕漁陽郡城也。趙東界至瀛州則檀州在北，趙攻燕取漁陽城也。康從本字，力之切。余謂康音是。戰國策，燕昭王攻齊陽城及貍，竊意貍卽貍陽也。其地當在齊、燕境上。燕，因肩翻。兵未罷，將軍王翦、桓齮、楊端和伐趙，言伐燕之兵未罷而秦兵來伐也。姓譜︰桓本自姜姓，齊桓公後，因諡為氏。余按齊桓之前有周桓王、魯桓公，晉有桓、莊之族，而以姓桓者為祖齊桓，亦不通矣。齮，丘奇翻，又去倚翻。諡，神至翻。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閼與、轑陽，閼，於曷翻。與，音預，又音余。徐廣曰︰轑，音老，在幷州。十三州志︰轑陽在上黨西北百八十里，蓋唐樂平郡地，今之遼州也。據十三州志，轑，當音遼。桓齮取鄴、安陽。鄴縣有安陽城，曹魏置安陽縣，屬魏郡。

**2**趙悼襄王薨，薨，呼肱翻。子幽繆王遷立。繆，靡幼翻。其母，倡也，倡，音昌，妓女也。嬖於悼襄王，嬖，卑義翻，又博計翻。悼襄王廢嫡子嘉而立之。遷素以無行聞於國。為遷亡趙張本。行，下孟翻。

**3**文信侯就國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之。使，疏吏翻。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處，昌呂翻。文信侯自知稍侵，恐誅。

**十二年**（丙寅、前二三五）

**1**文信侯飲酖死，鴆鳥出南方，噉蝮蛇，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酖，直禁翻。竊葬。其舍人臨者，皆逐遷之。臨，良鴆翻，哭也。且曰︰「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操，七刀翻。嫪，居虯翻。毐，烏改翻。

揚子法言曰︰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曰︰「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穿，穿壁；窬，穿牆。窬，音諭，又音俞。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擔」，亦作「儋」，齊人名小罌為儋，音都濫翻。石，斗石也。罌，於耕翻。未見雒陽也。」

**2**自六月不雨，至于八月。

**3**發四郡兵助魏伐楚。發關東四郡兵也。

**十三年**（丁卯、前二三四）

**1**桓齮伐趙，敗趙將扈輒於平陽，齮，丘奇翻，又去倚翻。敗，補邁翻。將，卽亮翻。扈，夏有扈氏之後，音戶。輒，陟涉翻。後漢志，魏郡鄴縣有平陽城。括地志︰平陽故城，在相州臨漳縣西二十五里。史記正義曰︰平陽，戰國時屬韓，後屬趙。若據正義所云，則以此平陽為河東之平陽，非也。當以後漢志、括地志為正。斬首十萬，殺扈輒。趙王以李牧為大將軍，復戰於宜安、肥下，復，扶又翻。括地志︰宜安故城，在常山藁城縣西南二十五里。肥下，卽班志眞定國之肥纍縣，春秋肥子之國。括地志︰肥纍故城，在藁城縣西七里。秦師敗績，大崩曰敗績。桓齮奔還。趙封李牧為武安君。還，從宣翻。

**十四年**（戊辰、前二三三）

**1**桓齮伐趙，取宜安、平陽、武城。後漢志，魏郡鄴縣有武城。史記正義曰︰卽貝州武城縣外城是。齮，丘奇翻，又去倚翻。

**2**韓王納地効璽，請為蒲臣，使韓非來聘。古者列國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璽，斯氏翻。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善刑名灋術之學，班志︰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鼂錯為申、商刑名之學，言人主不可不知術數。張晏曰︰術數，刑名之書也。臣瓚曰︰術數，謂法制治國之術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公孫弘曰︰「擅殺生之力，通雍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畢見於上，謂之術，」與錯所言同。灋，古法字。鼂，古朝字。錯，千故翻。瓚，藏旱翻。塞，悉則翻。見，賢遍翻。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數，所角翻。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求人任賢，治，直之翻。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五十六篇，十餘萬言。自孤憤至說難，皆韓非子篇名。索隱曰︰孤憤者，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者，蠹政之事有五也。內、外儲者，韓非子有內、外儲說篇︰內儲者，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制之在己，故曰內也；外儲者，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說林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余謂說難者，言游說之難。溫公揚子註︰說，音稅。難，如字。

王聞其賢，欲見之。非為韓使於秦，因上書說王曰︰為，于偽翻。使，疏吏翻。上，時掌翻。說，式芮翻。「今秦地方數千里，師名百萬，號令賞罰，天下不如。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從之計。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從，子容翻。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燕，因肩翻。朝，直遙翻。大王斬臣以徇國，以戒為王謀不忠者也。」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嫉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幷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為，于偽翻。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法誅之。」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令早自殺。下，遐稼翻。治，直之翻。遺，于季翻。令，力丁翻。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揚子法言曰︰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知說之難而卒死於說，是何其所行與所言反也？說，式芮翻。難，如字。卒，子恤翻。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確，堅也，言自信之堅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或曰︰「非憂說之不合，夫，音扶。此非，指韓非子之名。非邪？」此非，是非之非。邪，音耶。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臣光曰︰臣聞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為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謂欲亡韓。以售其言，罪固不容於死矣，言死猶有餘罪也。烏足愍哉！

**十五年**（己巳、前二三二）

**1**王大興師伐趙，一軍抵鄴，一軍抵太原，取狼孟、番吾；遇李牧而還。番，音婆；又音盤。還，從宣翻，又音如字。秦軍畏李牧，不敢戰而還。趙之所恃者李牧，而卒殺之以速其亡。

**2**初，燕太子丹嘗質於趙，與王善。王之父異人質於趙，生王於邯鄲。王卽位，丹為質於秦，質，音致。王不禮焉。丹怒，亡歸。為丹遣荊軻刺秦王張本。

**十六年**（庚午、前二三一）

**1**韓獻南陽地。此漢南陽郡之地，時秦、楚、韓分有之。九月，發卒受地於韓。

**2**魏人獻地。

**3**代地震，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史記正義曰︰樂徐在晉州，平陰在汾州。余謂上書代地震，則樂徐、平陰皆代地也，烏得在晉、汾二州界！水經註︰徐水出代郡廣昌縣東南大嶺下，東北流，逕郞山入北平郡界。意樂徐之地，當在徐水左右。又代郡平邑縣，王莽曰平湖。十三州志︰平湖城在高柳南百八十里。水經註曰︰代郡道人縣城北有潭，淵而不注，俗謂之平湖。平陰之地，蓋在此湖之陰也。樂，意當音落。臺屋牆垣太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毛晃曰︰四方而高曰臺。垣，于元翻。坼，斥格翻；說文︰裂也。

**十七年**（辛未、前二三○）

**1**內史勝滅韓，史記·本紀作「內史騰」。班書·百官表︰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余按秦內史兼治漢三輔之地，始皇幷天下，置三十六郡，內史其一也。虜韓王安，以其地置潁川郡。韓至是而亡。潁川郡，韓地也。韓自平陽徙都河南新鄭；韓景侯又自新鄭徙都陽翟。秦滅韓，遂以陽翟縣為潁川郡治所。

**2**華陽太后薨。華，戶化翻。

**3**趙大饑。

**4**衞元君薨，子角立。

**十八年**（壬申、前二二九）

**1**王翦將上地兵下井陘，史記正義曰︰上郡上縣，今綏州是也。余謂上地，以其地在大河上游，凡上郡抵西河之地，皆是也。應劭曰︰井陘在常山郡井陘縣西，唐謂之土門。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陘，音刑。端和將河內兵共伐趙。端和，卽楊端和，此逸「楊」字。趙李牧、司馬尚禦之。秦人多與趙王嬖臣郭開金，嬖，卑義翻，又博計翻。使毀牧及尚，言其欲反。趙王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之。姓譜︰顏姓本自魯伯禽支庶，有食采顏邑者，因而著族。又邾武公名夷，字曰顏，故公羊傳稱顏公，後以為氏。將，卽亮翻。采，倉代翻。傳，直戀翻。李牧不受命，趙人捕而殺之，廢司馬尚。

**十九年**（癸酉、前二二八）

**1**王翦擊趙軍，大破之，殺趙葱，顏聚亡，遂克邯鄲，虜趙王遷。趙至是亡。邯鄲，音寒丹。王如邯鄲，故與母家有仇怨者皆殺之。王母，邯鄲美女也，事見上卷周赧王五十八年。怨，於元翻。還，從太原、上郡歸。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2**太后薨。薨，呼肱翻。

**3**王翦屯中山以臨燕。中山，春秋之鮮虞也，戰國時為中山國；趙滅之，以其地為中山郡。水經註曰︰城中有山，故曰中山。唐之定州卽其地也。燕，因肩翻。趙公子嘉帥其宗數『章︰十二行本無「數」字；乙十一行本同。』百人奔代，帥，讀曰率。自立為代王。趙之亡，大夫稍稍歸之，與燕合兵，軍上谷。上谷，燕地；秦置上谷郡；唐易州、嬀州之地。括地志︰上谷郡故城，在嬀州懷戎縣東北百一十里。嬀，居為翻。

**4**楚幽王薨，國人立其弟郝。郝，音釋。康曰︰呵各切。三月，郝庶兄負芻殺之，自立。

**5**魏景湣王薨，子假立。湣，與閔同。

**6**燕太子丹怨王，怨王之不禮也。欲報之，以問其傅鞠武。鞠，居六翻，姓也。姓譜云︰后稷之孫，生而有文在手曰鞠，因以為氏。余謂此傅會之說也。鞠武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媾匈奴以圖秦。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令人心惽然，恐不能須也。」令，力丁翻。康曰︰惽，音昏。恐，丘用切。余謂「然」字句絕，言鞠武之計迂遠，使人悶然。恐，如字。須，待也。頃之，將軍樊於期得罪，亡之燕，姓譜︰周宣王封太王之子虞仲支孫仲山甫於樊，後因氏焉。太子受而舍之。舍，如字，館也。鞠武諫曰︰「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太子曰︰「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是固丹命卒之時也。命卒，謂命盡也。丹言樊將軍以窮來歸，當盡死以保匿舍藏之。卒，子恤翻。願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以求安，造禍以為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太子不聽。

太子聞衞人荊軻之賢，楚國本曰荊，此蓋楚未改國號之前受姓也。卑辭厚禮而請見之。謂軻曰︰「今秦已虜韓王，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趙不能支秦，則禍必至於燕，燕小弱，數困於兵，燕，因肩翻。數，所角翻。何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從，子容翻。使，疏吏翻。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原文空格）不可，則『章︰十二行本「□」作「則」，可下無「則」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因而刺殺之。燕丹於禮致荊軻之初，畫兩端之策；荊軻守其初說，所以事不成。要之，戰國之士皆祖曹沫之故智，若藺相如會秦王、毛遂結從於楚之類是也。沫，音末，又讀曰劌。刺，七亦翻，又七賜翻。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唯荊卿留意焉！」荊軻許之。於是舍荊卿於上舍，太子日造門下，所以奉養荊軻，無所不至。間，古莧翻。造，七到翻。及王翦滅趙，太子聞之懼，欲遣荊軻行。荊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後漢志︰涿郡方城縣有督亢亭。劉向別錄曰︰督亢，膏腴之地。史記正義曰︰督亢陂在幽州范陽縣東南十里，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唐會要︰涿州新城縣，太和六年置，古督亢地也。督，都毒翻。亢，音剛。康苦浪切。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說，讀曰悅。臣乃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也！」荊軻乃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柰何？」於期太息流涕曰︰「計將安出？」荊卿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揕，張鴆翻。索隱曰︰揕，謂以劍刺其胸也。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燕，因肩翻。樊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索隱曰︰切，齒相磨切也。爾雅曰︰治骨曰切。腐，音輔。腐，亦爛也，猶今人事不可忍云腐爛然；皆奮怒之意。遂自刎。太子聞之，奔往伏哭，然已無柰何，遂以函盛其首。刎，扶粉翻。盛，時征翻。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藥焠之，焠，忽潰翻。索隱曰︰焠，染也，謂以毒藥染劍鍔也。水與火合為焠。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纔足以霑濡絲縷，便立死也。康曰︰血出如絲縷也。濡，人余翻。縷，龍主翻。乃裝為遣荊軻，以燕勇士秦舞陽為之副，使入秦。

# 資治通鑑卷第七

## 秦紀二起閼逢閹茂（甲戌），盡玄黓執徐（壬辰），凡十九年。

始皇帝下

**二十年**（甲戌、前二二七）

**1**荊軻至咸陽，因王寵臣蒙嘉卑辭以求見；王大喜，朝服，設九賓而見之。韋昭曰︰九賓，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史記正義曰︰劉云︰設文物大備，卽謂九賓，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為釋。劉原父曰︰賓，謂傳擯之擯。九賓，擯者九人。荊軻奉圖而進於王，圖窮而匕首見，見，賢遍翻。因把王袖而揕之；未至身，王驚起，袖絕。荊軻逐王，王環柱而走。環，音宦。羣臣皆愕，卒起不意，愕，五各翻。卒，讀曰猝；後倉卒之卒皆同音。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操，七刀翻。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負劍！」負劍，王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斷，丁管翻。荊軻廢，乃引匕首擿王，中銅柱。索隱曰︰擿，與擲同，古字耳，音持益翻。中，竹仲翻。自知事不就，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遂體解荊軻以徇。體解，支解也。解，佳買翻。王於是大怒，益發兵詣趙，就王翦以伐燕，與燕師、代師戰於易水之西，大破之。

**二十一年**（乙亥、前二二六）

**1**冬，十月，王翦拔薊，薊，音計。燕王及太子率其精兵東保遼東，李信急追之。代王嘉遺燕王書，遺，于季翻。令殺太子丹以獻。丹匿衍水中，索隱曰︰衍水在遼東。燕王使使斬丹，欲以獻王，王復進兵攻之。復，扶又翻。

**2**王賁伐楚，賁，音奔，翦之子也。取十餘城。王問於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荊，王父莊襄王諱楚，故謂楚為荊。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度，徒洛翻。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王以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王翦因謝病歸頻陽。王翦，頻陽人也。班志，頻陽縣屬京兆，秦厲公所置。應劭註曰︰縣在頻水之陽。杜佑曰︰美陽本漢頻陽縣，故城在縣西南三十里。宋白曰︰因界內頻陽山而名。

**二十二年**（丙子、前二二五）

**1**王賁伐魏，引河溝以灌大梁。班志︰陳留郡浚儀縣，故大梁，狼湯水所經也。水經︰渠水出滎陽北河，東南流至浚儀縣。註云︰始皇使王賁攻魏，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因謂之梁溝。三月，城壞。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降，戶江翻。

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地易安陵。」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幸。雖然，臣受地於魏之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王義而許之。

**2**李信攻平輿，班志︰汝南郡有平輿縣，春秋沈子之國。輿，音預，史記正義讀如字。蒙恬攻寢，班志︰汝南郡有寢縣。應劭曰︰孫叔敖子所邑之寢丘是也；世祖更名固始。徐廣曰︰寢，今固始寢丘。師古曰︰寢，子袵翻。劉仲馮曰︰據後淮陽國已有固始，此寢疑自別地。余謂郡縣離合無常，蓋後來倂寢入固始也。杜佑曰︰潁州治汝陰縣，有寢丘，秦蒙恬攻寢卽此。大破楚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此鄢郢非楚故都之鄢郢也。楚故都為白起所取，秦已置南郡。據楚都壽春，以壽春為郢，則其前自郢徙陳，亦必以陳為郢矣。然則此郢乃陳也。鄢卽潁川之鄢陵，與平輿、城父地皆相近。或曰︰「鄢郢」當作「鄢陵」。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班志，沛郡有城父縣。索隱曰︰在汝南卽良鄕。史記正義曰︰言引兵而會城父，則是汝州郟城縣東父城者也。括地志︰汝州郟城縣東四十里有父城故城，卽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卽杜預云「襄城，城父縣」者也。此二城，父城之名耳，服虔城父是誤也。左傳及水經註云︰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是也。此三家之說，是城父之名。班志云，潁川父城縣、沛郡城父縣，據縣屬郡，其名自分。楚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敗李信，入兩壁，殺七都尉；此郡都尉將兵從伐楚者也。秦列郡有守，有尉，有監，然秦、漢之制，行軍亦自有都尉。敗，補邁翻。李信奔還。

王聞之，大怒，自至頻陽謝王翦曰︰「寡人不用將軍謀，李信果辱秦軍。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病不能將。」王曰︰「已矣，勿復言！」將，卽亮翻。復，扶又翻。王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送至霸上，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霸水上，在長安東三十里。霸水，古之滋水，秦穆公更名。王翦請美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以請田宅為子孫業耳。」王大笑。王翦旣行，至關，此當是出武關也。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貸，與貣同，吐得翻，從人求物也。王翦曰︰「不然。王怚中而不信人。史記註︰怚，音麤。徐廣曰︰一作「粗」。今空國中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矣。」

**二十三年**（丁丑、前二二四）

**1**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禦之；王翦堅壁不與戰。楚人數挑戰，數，所角翻。挑戰者，擿撓敵以求戰也。挑，徒了翻。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飲，於禁翻。食，祥吏翻，後以義推。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裴駰曰︰據漢書云︰甘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手投之。拔距，猶超距也。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余謂投石，以石投人也，齊高固「桀石以投人」是也。超距，距躍也，晉魏犨「距躍三百」是也。王翦曰︰「可用矣！」楚旣不得戰，乃引而東。王翦追之，令壯士擊，大破楚師，至蘄南，班志，沛郡有蘄縣。史記正義曰︰徐州縣也。康以為江夏之蘄春，其誤甚矣。蘄，渠之翻，又音機。殺其將軍項燕，項燕，項梁之父也。燕，烏賢翻。楚師遂敗走。王翦因乘勝略定城邑。

**二十四年**（戊寅、前二二三）

**1**王翦、蒙武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楚至是亡矣。按秦三十六郡無楚郡，此蓋滅楚之時暫置耳；後分為九江、鄣、會稽三郡。

**二十五年**（己卯、前二二二）

**1**大興兵，使王賁攻遼東，虜燕王喜。燕至是亡。

臣光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勝，音升。輕慮淺謀，挑怨速禍，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忽諸，言忽然而亡也。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

夫為國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鄰親其義。夫如是，則國家安如磐石，熾如焱火，熾，尺志翻。焱，弋贍翻。觸之者碎，犯之者焦，雖有強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釋此不為，顧以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功隳身戮，社稷為墟，不亦悲哉！

夫其膝行、蒲伏，非恭也；蒲，蓬逋翻，手行也。伏，鳧墨翻，伏地也。復言、重諾，非信也；復言，謂言必信而可復也。重諾，重然諾也。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其楚白公勝之流乎！白公勝欲報其父讎，不勝其忿，以及其叔父，事見左傳。

荊軻懷其豢養之私，不顧七族，漢鄒陽曰︰荊軻湛七族。應劭曰︰荊軻為燕刺秦王，其族坐之湛沒。欲以尺八匕首強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揚子論之，以要離為蛛蝥之靡，聶政為壯士之靡，要離，吳人，為吳王闔閭刺慶忌。言其力不足，譬如蜘蛛之螫毒於人而靡死耳。靡，披靡而死也。爾雅疏︰鼅鼄，卽鼄蝥。方言︰自關以西，秦、晉之間謂之鼄蝥，趙、魏之間謂之鼅。蛛，音朱；蝥，音矛。靡，溫公揚子註，音如字。康美為切，謂糜爛也。余謂康音義俱非。聶政事見一卷安王五年。荊軻為刺客之靡，皆不可謂之義。又曰︰「荊軻，君子盜諸。」吳祕曰︰荊軻，以君子之道類之則盜爾。善哉！

**2**王賁攻代，虜代王嘉。嘉奔代，見上卷十九年趙旣不祀。

**3**王翦悉定荊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會稽郡。秦會稽郡治吳縣，兼有今閩越、兩浙之地。後漢分會稽置吳郡，而會稽郡徙治山陰縣。劉恕曰︰禹會諸侯江南而有功，因名其山曰會稽，猶言會計也。會，古外翻。

**4**五月，天下大酺。

**5**初，齊君王后賢，君王后，太史敫女，襄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言齊東取島夷，以海上為邊也。或曰︰齊東邊海，不與秦接，故不受兵。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齊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及君王后且死，戒王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王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王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忘，巫放翻。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姓譜︰后本郈氏，其后去「邑」。史記正義曰︰勝，音升。多受秦間金。間，古莧翻；下同。賓客入秦，秦又多與金。客皆為反間，勸王朝秦，不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

齊王將入朝，雍門司馬前曰︰左傳︰晉圍齊，伐雍門之萩。杜預曰︰雍門，齊城門也。經典釋文︰雍，於用翻；康於龍切，非也。「所為立王者，為社稷耶，為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孟子曰︰民為大，社稷次之，君為輕。齊王還車而反。

卽墨大夫聞之，見齊王曰︰「齊地方數『章︰十二行本「數」作「四」；乙十一行本同。』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之間者百數；「甄」，當作「鄄」，音工掾翻。王收而與之百萬人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卽臨晉之關可以入矣。收三晉兵自河東攻秦則入臨晉關。鄢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城南下，卽南城之下也。南城，齊威王使檀子所守者。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楚攻秦自南陽入武關。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齊王不聽。

**二十六年**（庚辰、前二二一）

**1**王賁自燕南攻齊，猝入臨淄，民莫敢格者。格，如字，止也，鬬也。秦使人誘齊王，約封以五百里之地，誘，音酉。齊王遂降，秦遷之共，班志，河內郡有共縣。史記正義曰︰今衞州有共城縣。共，音恭；下同。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處，昌呂翻。齊人怨王建不早與諸侯合從，聽姦人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索隱曰︰謂不詳審用賓客，不知其善否也。齊田氏亡。

臣光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樂，音洛。會盟以相結者，無他，欲其同心勠力以保家國也。曏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強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柢，都禮翻，又丁計翻。形勢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2**王初幷天下，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為五帝。宋均註援神契引甄耀度曰︰伏羲、神農、燧人為三皇。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為五帝。孔穎達曰︰鄭玄註中候敕省圖引運斗樞︰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五帝者，德合五帝座星者稱帝，則黃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實六人而稱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白虎通取伏羲、神農、祝融為三皇。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諦也，言天蕩然無心，忘於物我，公平通遠，舉事審諦，故謂之帝也。帝號同天，名所莫加，而稱皇者，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乃更號曰「皇帝」，命為「制」，令為「詔」，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謂其制度之命也。如淳曰︰詔，告也。自秦、漢以上，唯天子得稱之。更，工衡翻。自稱曰「朕」。古者君臣之間通稱曰朕；自秦定制，唯天子獨稱之。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太上者，極尊之稱也。始皇自號曰始皇帝，故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自漢高帝以尊太公，此後不復為追號。制曰︰「死而以行為諡，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諡法。周公作諡法，緣行之美惡以立諡。如幽、厲之君，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今秦除之，畏後人加己以惡諡也。諡，神志翻。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史記正義︰數，色主翻。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3**初，齊威、宣之時，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所謂終始五德之運者︰伏羲以木德王；木生火，故神農以火德王；火生土，故黃帝以土德王；土生金，故少昊以金德王；金生水，故顓頊以水德王；水生木，故帝嚳又以木德王；木又生火，故帝堯以火德王；火又生土，故帝舜以土德王；土又生金，故夏以金德王；金又生水，故商以水德王；水又生木，故周以木德王︰此五德之終而復始也。鄒衍以為周得火德，蓋以火流王屋為周受命之符，且服色尚赤故也。就衍之說以為終始，秦當以土為行。今始皇以水勝火，自以水為行，所謂推五勝也。漢初以土為行，蓋亦祖衍之說也。及始皇幷天下，齊人奏之。始皇采用其說，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旄、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為紀。改年句斷。夏以建寅之月為歲首，殷以建丑之月為歲首，周以建子之月為歲首；今始皇以建亥之月為歲首，是改年也。自此紀年皆以十月為歲首，朝賀以十月朔。以水為行，故色尚黑。水成數六，故以六為紀。

**4**丞相綰『章︰十二行本「綰」下有「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言︰「燕、齊、荊地遠，避莊襄王諱，故以楚為荊。索隱曰︰丞相綰，姓王。不為置王，無以鎭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下，遐嫁翻；凡自上而下之下皆同音。廷尉斯曰︰班書·百官表︰廷尉，秦官。應劭曰︰聽獄必質諸朝廷，與衆共之；兵獄同制，故稱廷尉。師古曰︰廷，平也；治獄貴平，故以為號。「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易，以豉翻；史記正義音以職翻，非也。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

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裴駰曰︰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郡，與內史為三十六郡。班書·百官表︰郡守掌治其郡；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監御史掌監郡。守，始究翻。監，去聲；康又居銜切。余謂守、尉、監，官名也，當從去聲；若監郡之監則從平聲。記·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陸德明釋文︰監，古暫翻；監於，古銜翻；可以知矣。

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為鍾鐻、鐻與虡同，音巨。虡者所以懸鍾；橫曰筍，植曰虡。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章︰十二行本「庭」作「廷」；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中。史記正義曰︰漢書·五行志︰時大人見臨洮，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故銷兵器，鑄而象之，所謂「金狄」也。一法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桀於咸陽十二萬戶。

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上林在漢長安縣西南。秦始起上林苑，至漢武帝又增而廣之。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程大昌雍錄曰︰咸陽北阪，漢武帝別名渭城。阪，卽九嵕諸山麓也。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復道、周閣相屬，徐廣曰︰雍門在高陵縣。史記正義曰︰在今岐州雍縣東。余按班志，高陵縣屬左馮翊，左輔都尉治焉；雍縣屬右扶風。二說相去何遠也？三輔黃圖曰︰長安城西出北頭第一門曰雍門，本名西城門。但長安本秦離宮，秦之咸陽則漢扶風之渭城也。渭城與長安相去雖不遠，然秦時長安未有十二門也。豈作史者因漢之雍門而書之歟！涇、渭，言涇、渭之交也。復，與複同，音方目翻。複道，閣道也；上下有道，故謂之複。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

**二十七年**（辛巳、前二二○）

**1**始皇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過回中焉。范史·隗囂傳︰王孟塞雞頭道。賢註曰︰在原州高平縣西。括地志︰成州上祿縣東北二十里有雞頭山。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孟康曰︰回中在北地。賢曰︰回中在汧。括地志︰回中宮在雍西四十里。史記正義曰︰言始皇西巡，出隴右，向西北，出寧州，西南行至成州，出雞頭山，東還過岐州之回中宮也。余謂上書巡隴西、北地，則先至原州之雞頭山而還過回中，道里為順。若出成州之雞頭，則須先過回中而後至雞頭。以書法之前後觀之，居然可見。

**2**作信宮渭南，已，更命曰極廟。作宮已成而更名也。索隱曰︰言為宮廟象天極，故曰極廟；天官書︰中宮曰天極，是也。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治馳道於天下。三輔黃圖曰︰甘泉宮，一名雲陽宮。關輔記曰︰林光宮，一曰甘泉宮，始皇造，在今池陽縣西。故甘泉山宮周匝十餘里，漢武帝廣之，周十九里。又黃圖曰︰咸陽北至九嵕、甘泉，南至鄠、杜，東至河，西至汧、渭之交；東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離宮、別館，聯望相屬。甬道，唐夾城之類也。應劭曰︰築垣牆如街巷。甬，余隴翻。賈山曰︰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應劭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若今之中道。孔穎達曰︰馳道，如今御路也；是君馳走車馬之處，故曰馳道。屬，之欲翻。

**二十八年**（壬午、前二一九）

**1**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班志︰魯國鄒縣，嶧山在北。應劭曰︰邾文公遷于繹，卽此。括地志︰鄒嶧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嶧，音亦。於是召集魯儒生七十人，孔穎達曰︰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至泰山下，議封禪。諸儒或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章︰十二行本「用」作「因」；乙十一行本同。』葅稭。」議各乖異。始皇以其難施用，由此絀儒生。括地志︰泰山在兗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一曰岱宗。服虔曰︰封者，增山之高；禪，廣地也。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以祭之，冀近神靈也。項威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祭土為封，謂負土於泰山為壇而祭也。除地為墠；後改「墠」為「禪」。晉太康地記曰︰為壇於泰山以祭天，示增高也；為墠於梁父以祭地，示廣也。白虎通曰︰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於泰山之上者何？因高告高，順其類，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父之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己之功迹以自勸也。增太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父之基以報地。惡，烏路翻。師古曰︰蒲車，以蒲裹輪。「葅稭」，班志作「苴稭」。如淳曰︰苴，讀如租；稭，讀曰戛。晉灼曰︰苴，藉也；師古曰︰茅藉也。「苴」，本作「葅」，假借用。應劭曰︰稭，藳本，去皮以為席。絀，與黜同，黜退也。而遂除車道，上自太山陽至顚，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師古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班志，泰山郡有梁父縣。師古註曰︰以山名縣。括地志︰梁父山在兗州泗水縣北八十里。父，音甫。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班表︰奉常之屬有雍太祝令、丞，蓋漢仍秦制也。秦作畤於雍以祀上帝，今采其禮以為封禪禮。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

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封禪書︰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淵水；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山；六曰月主，祠之萊山；七曰日主，祠成山；八曰四時主，祠琅邪。或曰︰八神，齊自太公以來祠之。始皇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作琅邪臺，立石頌德，明得意。班志，琅邪郡有琅邪縣。山海經︰琅邪臺在勃海間，琅邪之東。郭璞曰︰琅邪臨海邊，有山曰琅邪臺。越王句踐徙琅邪，作觀臺以望東海。史記曰︰始皇徙三萬家於臺下。是其所作因越之舊也。括地志︰琅邪山在密州諸城縣東南百四十里；始皇立層臺於山上，謂之琅邪臺。邪，音耶。大樂之，樂琅邪之風景也。樂，音洛。

初，燕人宋毋忌、羨門子高之徒稱有仙道、形解解，佳買翻。銷化之術，燕、齊迂怪之士皆爭傳習之。道經︰月中仙人宋毋忌。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毋忌。蓋其人火仙也。張曰︰羨門子高，仙人，居碣石山上。服虔曰︰形解，尸解也。張晏曰︰人老而解去，故骨如變化也。今山中有龍骨，世謂之龍解骨化去。迂，羽俱翻，又憂俱翻。自齊威王、宣王、燕昭王皆信其言，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云此三神山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船去。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及始皇至海上，諸方士齊人徐巿等爭上書言之，太史公曰︰嬴姓分封者為徐氏。姓譜曰︰皋陶子伯益佐禹有功，封其子若木於徐。請得齊戒與童男女求之。齊戒之齊，讀曰齋。於是遣徐巿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師古曰︰自解說云「為風不得而至」。自解，猶今言分疏。曰︰「未能至，望見之焉。」

始皇還，過彭城，班志，楚國有彭城縣，古彭祖國。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水經︰泗水出魯國卞縣北山，東南過彭城縣，又東過下邳縣入淮。時人相傳以為宋太丘社亡而周鼎沒於泗水中，故祠泗水，欲出周鼎。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水經︰淮水出南陽郡平氏縣桐柏山，東南至淮陵入海，行三千餘里。之衡山、南郡。班志，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之東南。括地志︰衡山，一名岣嶁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一里。漢衡山國在江北；秦拔楚郢，置南郡；唐為荊州江陵府。之，往也。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幾，居依翻。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葬此。」班志︰湘水出零陵郡零陵縣陽朔山，北至酃入江。括地志︰黃陵廟在岳州湘陰縣北五十七里，舜二之神。二妃冢在湘陰縣一百六十里青草山上。盛弘之荊州記︰青草湖，南有青草山，湖因山而名。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因葬焉。博士以儒學為官。漢成帝詔曰︰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赭，音者，赤也。遂自南郡由武關歸。

**2**初，韓人張良，其父、祖以上五世相韓。張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凡五世。及韓亡，良散千金之產，欲為韓報仇。為，于偽翻。

**二十九年**（癸未、前二一八）

**1**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班志，陽武縣屬河南郡，有博浪沙。索隱曰︰今浚儀西北四十里有博浪城。史記正義曰︰鄭州陽武縣有博浪沙，當官道。師古曰︰「狼」，音浪，史記作「浪」，正義音狼。張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狙，玃屬。狙之伺物，必伏，乘其便而擊之。狙擊者，謂伏其旁而狙伺以擊之也。狙，千恕翻，又千余翻。索隱曰︰漢官儀︰天子有屬車，卽副車，奉車卽御而從後。余謂副，貳也；漢有五時副車，又在屬車之外。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索，山客翻。

始皇遂登之罘，班志︰之罘山在東萊睡縣。括地志︰之罘山在萊州文登縣東北一百八十里。罘，音浮。刻石；旋，之琅邪，道上黨入。旋，卽還字。之，往也。

**三十一年**（乙酉、前二一六）

**1**使黔首自實田。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孔穎達曰︰黔，黑也。凡民以黑巾覆頭，故謂之黔首。

**三十二年**（丙戌、前二一五）

**1**始皇之碣石，班志︰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郡驪成縣西南。文穎曰︰碣石在遼西郡絫縣。酈道元曰︰濡水至絫縣碣石山。今［於此］枕海有石如埇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於鉅海之中，名天橋柱。碣，音桀。使燕人盧生求羨門，姓譜︰姜姓之後，封於盧，以國為氏。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堤坊。壞，音怪。坊，讀曰防。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盧生使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錄圖書，如後世讖緯之書。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而不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始皇乃遣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

**三十三年**（丁亥、前二一四）

**1**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為兵，賈誼曰︰秦人家貧子壯則出贅。師古曰︰謂之贅壻，言其不當出在妻家，猶人身之有肬贅也。轉貨販易者為商，坐市販賣者為賈。贅，之銳翻。略取南越陸梁地，索隱曰︰謂南方之人，其性陸梁，故曰陸梁地。班表，漢高帝功臣有陸量侯須無，詔以為列諸侯，自置吏令、長，受令長沙王。如淳曰︰陸量，秦始皇本紀所謂陸梁地也。置桂林、南海、象郡；桂林因產桂而名。合浦以南，山間無雜木，冬夏長青，葉長尺餘。文穎曰︰桂林，今鬱林。師古曰︰桂林，今桂州界是其地，非鬱林也。南海郡，今廣州。茂陵書曰︰象郡治臨塵，去長安萬七千五百里。韋昭曰︰今日南是也。以讁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雜處。所謂讁戍也。晉志曰︰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故曰五嶺。師古曰︰嶺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州記曰︰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為五嶺。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嶺，一也；桂陽騎田嶺，二也；九眞都龐嶺，三也；臨賀萌渚嶺，四也；始安越城嶺，五也。師古以裴說為是。蜀註曰︰大庾嶺在虔州；永明嶺、白芒嶺在道州；臘嶺在郴州；臨源嶺在桂州。讁，則革翻。處，昌呂翻。

**2**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迤而北。師古曰︰河南地當北地之北，黃河之南。余按，河出積石，過金城、隴西、安定、北地郡界，皆東北流；北過朔方、窳渾間，方屈而東南流，逕高闕南；又自臨河縣東逕陽山南，徐廣所謂陽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者。劉昭曰︰二山皆屬五原郡西安陽縣。班志，臨洮縣屬隴西郡。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縣臨洮水，因以為名。洮，土刀翻。延，長行也。南北曰袤。袤，音茂。逶，於為翻。迤，以支翻。暴師於外十餘年，蒙恬常居上郡統治之；威振匈奴。暴，讀如字；劉伯莊音僕。括地志︰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

二十四年『鄒︰「二十四年」當作「三十四年」。』（戊子、前二一三）

**1**謫治獄吏不直及覆獄故、失者，覆獄者，奏當已成而覆按之也。故者，知其當罪與不當罪而故出入之；失者，誤出入也。築長城及處南越地。處，昌呂翻。

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相與非法敎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此燒列國史記也。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秦之焚書，焚天下之人所藏之書耳，其博士官所藏則故在；項羽燒秦宮室，始倂博士所藏者焚之。此所以後之學者咎蕭何不能於收秦圖書之日倂收之也。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應劭曰︰城旦，旦起行治城；四歲刑也。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者，『章︰十二行本「有欲」二字互乙，無「者」字；乙十一行本同。』以吏為師。」制曰︰「可。」

魏人陳餘謂孔鮒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哉！」子魚曰︰「吾為無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將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孔鮒，孔子八世孫，字子魚。鮒，音附。

**三十五年**（己丑、前二一二）

**1**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班志，雲陽縣屬馮翊。塹山堙谷，塹，七豔翻。堙，音因。千八百里；數年不就。

**2**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章︰十二行本「庭」作「廷」；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師古曰︰阿，近也；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索隱曰︰此以形名宮也；言其宮曰［四］阿房［旁］廣也。三輔黃圖曰︰作宮阿基旁，天下謂之阿房。括地志︰秦阿房宮亦曰阿城，在雍州長安縣西一十四里。史記正義曰︰按宮在上林宛中；雍州郭城西南面，卽阿房宮城東南面也。房，白郞翻。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關中有南山、北山︰自甘泉連延至巀嶭、九嵕為北山；自終南、太白連延至商嶺為南山。表南山之顚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度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天官書曰︰天極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辰為天極。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隱宮、徒刑者七十『章︰十二行本「十」下有「餘」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萬人，史記正義曰︰餘刑見於市朝；宮刑，一百日隱於蔭室養之乃可，故曰隱宮，下蠶室是也。徒刑者，有罪旣加刑，復罰作之也。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椁，寫蜀、荊地材，康曰︰寫，四夜切；舍車解馬為寫，或作「卸」。余謂此非舍車解馬之「卸」，卽前寫放宮室之「寫」，讀如字。皆至；關中計宮三百，或曰︰「皆至」當屬上句。關中記云︰東自函關弘農郡靈寶縣界，西至隴關汧陽郡汧源縣界，二關之間，謂之關中，東西千餘里。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班志︰東海郡朐縣，始皇立石海上，以為東門闕。朐，音劬。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復，方目翻，除也。不事者，不供征役之事。

**3**盧生說始皇曰︰「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辟，讀曰避。眞人至。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始皇曰︰「吾慕眞人！」自謂「眞人」，不稱「朕」。康曰︰稱，去聲；不稱，不愜意也。余謂康說非也。始皇初幷天下，自稱曰朕，至此不稱朕耳。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章︰十二行本「復」作「複」；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道、甬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幸梁山宮，班志︰梁山宮在扶風好畤縣。括地志︰俗名望宮山，在雍州好畤縣西十二里，北去梁山九里。雍錄曰︰唐奉天縣有梁山，秦之梁山宮正在其地。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捕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羣臣受決事者，悉於咸陽宮。

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誹，敷尾翻。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廉，察也。秦有誹謗、妖言之罪，漢除之。妖，於遙翻。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秦置御史，掌討姦猾，治大獄，御史大夫統之。諸生傳相告引，傳相告引者，謂甲引乙，乙復引丙也。傳，柱戀翻。相，如字。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誦孔子之言以為法也。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為胡亥奪嫡殺扶蘇張本。

**三十六年**（庚寅、前二一一）

**1**有隕石于東郡。東郡，本衞地，秦徙衞於野王，以其地置東郡。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使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燔其石。燔，音煩，爇也。

**2**遷河北榆中三萬家；河北，北河之北也。賜爵一級。

**三十七年**（辛卯、前二一○）

**1**冬，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去疾，姓馮。從，才用翻。守，手又翻。始皇二十餘子，少子胡亥最愛，請從；上許之。

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古者，天子巡狩所至，山川之神，各以秩次望祭之。酈道元曰︰營水出營陽郡泠道縣南留山，西流逕九疑山。其山磐碁蒼梧之野，峯秀數郡之間，羅巖九舉，各導一溪，岫壑負阻，異嶺同勢，遊者疑焉，故曰九疑。括地志︰九疑山在永州唐興縣東南百里，其山九峯相似，故名。元次山曰︰九疑山在永州，方四千里，四州各近一隅。九域志曰︰九疑在道州，舜陵在女英峯下，九疑之第六峯也。太史公曰︰舜南狩，崩於蒼梧之野，歸葬於江南九疑山。山海經曰︰舜之所葬，在今道州零陵界。則蒼梧、九疑，兩處也；合而言之者，誤也。浮江下，觀藉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史記正義曰︰括地志︰海渚，云在舒州同安縣東。按舒州在江之中流，疑海字誤。藉，秦昔翻。柯，音歌。班志︰丹陽縣，秦屬鄣郡。括地志︰丹陽故城，在潤州江寧縣東南五里。班志，錢唐縣屬會稽郡，漢西部都尉所治。唐為杭州治所。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陿中渡。所謂水波惡處，則今之由錢唐渡西陵者是也。西陿中渡，則今富陽、分水之間。徐廣曰︰蓋在餘杭也。顧夷曰︰餘杭，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為縣。上會稽，班志︰會稽山在會稽郡山陰縣南，有禹冢、禹井。祭大禹，望于南海；立石頌德。還，過吳，從江乘渡。江乘縣，秦屬鄣郡，漢屬丹陽郡。括地志︰江乘故縣城在今潤州句容縣北六十里。並海上，北至琅邪、之罘。並，步浪翻。罘，音浮。見巨魚，射殺之。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平原縣，秦屬齊郡，漢分置平原郡。史記正義曰︰今德州平原縣南六十里有張公故城，城東有津，後名張公渡，恐此平原郡古津也。漢書平津侯公孫弘所封亦近此，蓋平津卽此津。余按公孫弘傳︰封勃海高城縣之平津鄕，則平津非平原津也。班志︰篤馬河至平原東北入海。此蓋津渡處。射，而亦翻。並，步浪翻。

始皇惡言死，惡，烏路翻。羣臣莫敢言死事。病益甚，乃令中車府令行符璽事趙高為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趙高所，未付使者。班書·百官表︰太僕，秦官，其屬有車府令。秋，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史記正義曰︰始皇崩在沙丘宮平臺之中。丞相斯為上崩在外，為，于偽翻。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喪，棺載轀涼車中，文穎曰︰轀輬車，如今喪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窗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如淳曰︰轀輬車，其車廣大，有羽飾。沈約宋書·禮志曰︰漢制︰大行載轀輬車，四輪；其飾如金根，加施組，連璧交路；四角金龍飾，銜璧，垂五采飾羽流蘇，前後雲畫帷裳；文畫曲轓，長與車等。太僕御駕六白駱馬，以黑藥灼其身為虎文。史記正義曰︰棺，音館，又古玩翻。轀，音溫。「涼」，一作「輬」，音同。『鄒︰，韻會︰臼許切，音巨。說文︰云鐘鼓之柎也。』故幸宦者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車中可其奏事。獨胡亥、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之。

初，始皇尊寵蒙氏，信任之。蒙恬任『章︰乙十一行本「任」下有「在」字。』外將，蒙毅常居中參謀議，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將，卽亮翻。趙高者，生而隱宮；康曰︰餘刑顯於市朝，宮刑在於隱室，故曰隱宮。始皇聞其強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使敎胡亥決獄；胡亥幸之。趙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當高法應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官。趙高旣雅得幸於胡亥，雅，素也。又怨蒙氏，乃說胡亥，請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為太子。胡亥然其計。趙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乃見丞相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長子，謂扶蘇。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材能、謀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此五者皆孰與蒙恬？」斯曰︰「不及也。」高曰︰「然則長子卽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鄕里明矣！通侯，漢曰徹侯，亦曰列侯。應劭曰︰通，亦徹也；通者，言功德通於王室也。張晏曰︰列侯者，見序列也。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為嗣。願君審計而定之！」丞相斯以為然，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更，工衡翻；改也。數以不能闢地立功，士卒多耗，數，所具翻。數『章︰十二行本「數」上有「反」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上書，直言誹謗，日夜怨望不得罷歸為太子；將軍恬不矯正，知其謀；皆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數，所角翻；下同。屬，之欲翻，付也；康音蜀，非；下以屬同。

扶蘇發書，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卽自殺，安知其非詐！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謂蒙恬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卽自殺。趣，讀曰促。復，扶又翻。蒙恬不肯死，使者以屬吏，繫諸陽周；班志，陽周縣屬上郡。史記正義曰︰陽周，寧州羅川縣之邑。屬，之欲翻。今按天寶元年，改羅川縣為眞寧縣。更置李斯舍人為護軍，班百官表︰護軍都尉，秦官。又，漢王以陳平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當是時，恬已屬吏，恐其軍有變，故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使之護諸將也。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卽欲釋蒙恬。會蒙毅為始皇出禱山川，還至。趙高言於胡亥曰︰「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以為不可；不若誅之！」乃繫諸代。據地理，代距沙丘甚遠。蓋毅還至代，卽就繫之。

遂從井陘抵九原。班志︰井陘在常山石邑縣西。史記正義曰︰井陘故關在幷州石艾縣東十八里，卽井陘口。會暑，轀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之。孟康曰︰百二十斤曰石。班書·貨殖傳︰鮿鮑千鈞。師古註曰︰鮿，膊魚也，卽今之不著鹽而乾者也。鮑，今之䱒魚也。而說者乃讀鮑為鮠魚之鮠，失義遠矣。鄭康成以䱒於煏室乾之，亦非也。煏室乾之，卽鮑耳。蓋今巴、荊人所呼鰎魚者是也。秦皇載鮑亂臭者，則是䱒魚耳；而煏室乾者，本不臭也。鮑，白卯翻。鮿，音接。䱒，於業翻。鮠，五回翻。煏，蒲北翻。鰎，居偃翻。從直道至咸陽，發喪。直道，卽三十五年蒙恬所除者。太子胡亥襲位。

九月，葬始皇於驪山，下錮三泉；師古曰︰三重之泉，言至水也。余謂錮者，治銅錮塞之也。三泉者，取九泉之數言之。奇器珍怪，徙藏滿之。謂徙府庫之物以實陵便房中。藏，才浪翻。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康註引劉伯莊云︰機相灌輸，以防穿近者。予按文勢，自機弩至輒射之，文意已足；機相灌輸，是承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之意，作如是觀，文意甚順。射，而亦翻。史記正義︰灌，音館。輸，音戍。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從，才用翻。葬旣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卽泄。大事盡，閉之墓中。藏重卽泄，謂工匠若更為第二重機藏，與外人近，卽泄其所以為機藏之事，故大事盡則皆閉之墓中。大事盡，句絕，謂旣下窆，則送終之大事盡也。重，直龍翻。

**2**二世欲誅蒙恬兄弟。二世兄子子嬰諫曰︰「趙王遷殺李牧而用顏聚，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卒皆亡國。二事並見前。卒，子恤翻。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陛下欲一旦棄去之。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行，下孟翻。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鬬士之意離也！」二世弗聽，遂殺蒙毅及內史恬。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恬祖驁、父武及恬，三世皆事秦有功。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倍，蒲妹翻。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敎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

揚子法言曰︰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為也？」曰︰「壍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屍有餘，忠不足相也。」相，息亮翻。

臣光曰︰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為之使，恬不仁可知矣。然恬明於為人臣之義，雖無罪見誅，能守死不貳，斯亦足稱也。使，如字。

二世皇帝上諱胡亥，始皇少子也。『章︰十二行本無此八字；乙十一行本同。』

## 元年（壬辰、前二○九）

**1**冬，十月，戊寅，大赦。

**2**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旁著大臣從者名，行，下孟翻。從，才用翻。並，步浪翻。著，如字；史記正義丁略翻。以章先帝成功盛德而還。

夏，四月，二世至咸陽，謂趙高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康曰︰上音缺；下丘逆翻。余謂決，如字。決，裂也；裂開之隙，其間不能以寸，喻狹小也。吾旣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好，呼到翻。樂，音洛。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雖然，有所未可，臣請言之︰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柰何？」趙高曰︰「陛下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然後收舉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更，工衡翻。塞，悉則翻。枕，之鴆翻。計莫出於此！」二世然之。乃更為法律，務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章︰十二行本「高」下有「令」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鞠治之。於是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索隱曰︰矺，貯格翻；史記正義音宅，與磔同，謂磔裂支體而殺之；溫公類篇音竹格翻，磓也。杜，故周之杜伯國。班志，杜縣屬京兆，宣帝改曰杜陵。財物入於縣官，漢謂天子為縣官。此縣官，猶言公家也。相連逮者不可勝數。言事相連及皆逮之。貢父曰︰其人存，直追取之曰逮；其人亡，則討而捕之。逮，易辭；捕，加力也。

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言不敢挾親親之恩廢為臣之節，何得以此罪加之！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與，讀曰預。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門『章︰十二行本「門」作「則」；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熊校同。』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孝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二世大說，說，讀曰悅。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不暇，何變之得謀！」二世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

復作阿房宮。盡徵材士五萬人為屯衞咸陽，令敎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食，讀曰飤，音祥吏翻。度不足，下調郡縣，史記正義曰︰下，戶嫁翻。調，徒釣翻。謂下郡縣而調發之也。余謂下，讀如字亦通。轉輸菽粟、芻稾，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

**3**秋，七月，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起兵於蘄。史記正義曰︰卽河南陽城縣；班志，屬潁川郡。陽夏縣屬淮陽國。括地志︰陳州太康縣，本漢陽夏縣地。盤洲洪氏曰︰陽夏鄕去太康縣三十里。夏，音賈。班志，蘄縣屬沛郡，有大澤鄕。蘄，音渠依翻。是時，發閭左戍漁陽，鼂錯曰︰秦以謫發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索隱曰︰閭左，謂居閭里之左也。秦時，復除者居閭左。今力役凡在閭左者盡發之也。又云︰凡居以富強為右，貧弱為左。秦役戍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而發之也。班志，漁陽縣屬漁陽郡。括地志︰漁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在漁水之陽。九百人屯大澤鄕，陳勝、吳廣皆為屯長。師古曰︰人所聚為屯。長，帥也。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度，徒洛翻。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因天下之愁怨，乃殺將尉，師古曰︰其官本尉耳，時領戍人，故為將尉。索隱曰︰尉，官也；漢舊儀︰大縣三人。其尉將屯九百人，故云將尉。召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種，章勇翻。衆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以百姓賢扶蘇而楚人憐項燕也。為壇而盟，稱大楚；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鄕，拔之；收而攻蘄，蘄下。收大澤鄕之兵以攻蘄也。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班志︰符離、銍、酇、譙屬沛郡。姓譜︰葛國旣滅，其後以國為氏。柘、苦二縣屬淮陽國。宋白曰︰柘縣，古襄氏之邑；春秋時，陳之株野；漢為柘縣，以邑有柘溝而名；唐為宋州柘城縣。亳州眞源縣，古苦縣地。徇，辭峻翻，略地也。銍，竹乙翻。「酇」，本作「䣜」，才多翻。師古曰︰此縣本借酇字為之，音嵯。王莽改縣為贊治，則此縣亦有贊音。苦，音怙。行收兵；比至陳，比，必寐翻。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尉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不勝；守丞死，陳勝乃入據陳。班志，陳縣屬淮陽國。史記正義曰︰今陳州城本楚襄王所築陳國城也。師古曰︰守丞，謂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故曰守丞。原父曰︰秦不以陳為郡，何庸有守！守，謂非正官，權守者耳。余按秦分天下為郡縣，郡置守、尉、監，縣置令、丞、尉。原父以此守為權守之守，良是。遷、固二史作「守令皆不在」，此作「守尉皆不在」，蓋二史「令」下缺「尉」字，而通鑑「尉」上缺「令」字也。師古曰︰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候望者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亦呼為巢。所謂巢車者，亦於兵車之上為樓以望敵也。譙、巢，聲相近。

初，大梁人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秦滅魏，聞二人魏之名士，重賞購求之。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師古曰︰監門，卒之賤者；耳、餘以卑賤自隱。張晏曰︰監門，里正衞也。監，古銜翻。里吏嘗以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欲起者，不能受辱，欲起與吏亢也。躡，尼輒翻，躡其足也。笞，丑之翻。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數之曰︰數，所具翻，又所主翻。「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謝之。陳涉旣入陳，張耳、陳餘詣門上謁。陳勝，字涉。陳涉素聞其賢，大喜。陳中豪桀父老請立涉為楚王，涉以問張耳、陳餘，耳、餘對曰︰「秦為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強。如此，則野無交兵，六國皆為與國，則兵不交鋒於野矣。縣無守城，諸縣皆畔秦復為六國，無復為秦守城者。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則『章︰十二行本「則」上有「如此」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懈也。」陳涉不聽，遂自立為王，號「張楚」。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先是楚已為秦所滅，今立楚為張。

當是時，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涉。謁者『章︰十二行本「者」下有「使」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下，遐嫁翻。後使者至，上問之，對曰︰「羣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上悅。

陳王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吳廣，字叔。滎陽縣屬三川郡。

張耳、陳餘復說陳王，請奇兵北略趙地。復，扶又翻。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姓譜︰武姓，宋武公之後。余謂自有諡法，以武為諡者多矣，而必以武姓為宋武公之後，何拘也！唐志氏族以為武氏出自姬姓，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以為氏。此由武后而傅會為之說也。趙明誠金石錄有漢敦煌長史武班碑云︰昔殷王武丁克伐鬼方，官族析分，因以為氏。邵姓，周文王子邵公奭之後；或言第十一子耼季載之後。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徇趙。予，讀曰與。

陳王又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殷王武丁封叔父於河北，是為鄧侯，後因氏焉。班志，汝陰縣屬汝南郡，故胡國。九江，本楚地，秦滅楚，分置九江郡；項羽滅秦，以封黥布；漢高祖更名淮南國；武帝復曰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師古曰︰聚，才喻翻。

葛嬰至東城，班志，東城縣屬九江郡。括地志︰東城故城，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立襄彊為楚王。姓譜︰襄，魯莊公子襄仲之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陳王誅殺葛嬰。

陳王令『章︰十二行本「令」下有「魏人」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周巿北徇魏地。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索隱曰︰房，邑名；爵之於房，號曰房君。上柱國，楚爵之尊者。蔡，以國為氏。

陳王聞周文，陳之賢人也，習兵，乃與之將軍印，使西擊秦。

武臣等從白馬渡河，師古曰︰白馬津在今滑州白馬縣界。括地志︰白馬故城，在滑州衞南縣西南二十四里。戴延之西征記曰︰白馬故城卽衞之漕邑。至諸縣，說其豪桀，豪桀皆應之；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東北擊范陽。班志曰，范陽縣屬涿郡。應劭曰︰在范水之陽。范陽蒯徹說武信君曰︰蒯徹，卽蒯通，班書避武帝諱，改「徹」為「通」。蒯，丘怪翻，姓也。左傳，晉有大夫蒯得。「足下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有急，則加以鳥羽插之，所以示急疾也。檄，戶歷翻。武信君曰︰「何謂也？」徹曰︰「范陽令徐公，畏死而貪，欲先天下降。先，悉薦翻。君若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則邊地之城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君若齎臣侯印以授范陽令，使乘朱輪華轂，驅馳燕、趙之郊，卽燕、趙城可無戰而降矣。」武信君曰︰「善！」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

陳王旣遣周章，以秦政之亂，有輕秦之意，不復設備。復，扶又翻。博士孔鮒諫曰︰鮒，魏相子順之子，孔子八世孫，卽前藏書者也。「臣聞兵法︰『不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不可攻。』今王恃敵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跌，徒結翻，踢而踣也。陳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焉。」累，良瑞翻。

周文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師古曰︰戲，水名，在京兆新豐東；今有戲水驛。其水本出藍田北界，至此而北流入渭。蘇林曰︰戲在新豐東南三十里。戲，許宣翻。二世乃大驚，與羣臣謀曰︰「柰何？」少府章邯曰︰班表曰︰少府，秦官，掌山林、池澤之賦以給共養。姓譜︰齊人降鄣，子孫去邑為章氏。少，詩照翻。邯，下甘翻。「盜已至，衆強，今發近縣，不及矣。驪山徒多，秦之刑徒已論者，輸作驪山。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服虔曰︰人奴產子，家人之產奴。師古曰︰奴產子，猶今人云家生奴。仲馮曰︰人奴一物，產子又一物。臣瓚曰︰人奴之產子，今田客家兒。周文走。

張耳、陳餘至邯鄲，聞周章卻，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還者多以讒毀得罪誅，乃說武信君令自王。八月，武信君自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班表︰前、後、左、右將軍，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漢大將軍比三公。張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信君等家而發兵擊趙。柱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信君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信君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趙王曰︰「王王趙，非楚意，趣，讀曰促。上王，如字；下王，于況翻。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燕，涿郡以北之地。代，常山以北之地。河內本魏地，時屬河東郡。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楚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黶，烏點翻，又於琰翻。

九月，沛人劉邦起兵於沛，陶唐氏旣衰，其後有劉累，以擾龍事孔甲，為豢龍氏。及晉，士會自秦歸晉，其處者為劉氏。師古曰︰沛本秦泗水郡之屬縣。李斐曰︰沛，小沛也。索隱曰︰漢改泗水郡為沛郡，治相城，故以沛縣為小沛。沛，博蓋翻。漢高帝事始此。下相人項梁起兵於吳，班志，下相縣屬臨淮郡。索隱曰︰按相，水名，出沛國。沛有相縣；於相水下流置縣，故曰下相。括地志︰下相故城，在泗州宿豫縣西北七十里。項燕為楚將，封於項，子孫以邑為氏。吳縣，會稽郡治所，故吳都也。狄人田儋起兵於齊。服虔曰︰儋，音負擔之擔。師古曰︰儋，音丁甘翻。

劉邦，字季，為人隆準、龍顏，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顏，額顙也。李斐曰︰準，鼻也。文穎曰︰音準的之準。晉灼曰︰戰國策云︰眉目準頞權衡。史記︰秦始皇蜂目長準。李說、文音是也。師古曰︰頰權「䪼」字，豈當借準為之！服音、應說皆失之。黑子，今中國通呼為黶子，吳、楚俗謂之誌；誌者，記也。愛人喜施，喜，許旣翻。施，式豉翻。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初為泗上亭長，秦法︰十里一亭。亭長，主亭之吏；亭，謂停留客旅宿食之館。史記正義曰︰國語有寓室，卽今之亭也。亭長，蓋今之里長，民有訟諍，吏留平辨，得成其政。「泗上」，史記作「泗水」。括地志︰泗水亭在徐州沛縣東一百步；有高祖廟。單父人呂公，好相人，見季狀貌，奇之，以女妻之。班志，單父縣屬山陽郡。單，音善。父，音甫。妻，七細翻。呂公女，是為呂后。

旣而季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度，徒洛翻。比，必寐翻。到豐西澤中亭，止飲，應劭曰︰沛，縣也；豐，其鄕也。孟康曰︰後沛為郡而豐為縣。師古曰︰豐本沛之聚邑耳。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

劉季被酒，師古曰︰被，加也；被酒，為酒所加也。被，皮義翻。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蛇。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赤帝子殺之！」因忽不見。嫗，威遇翻，老母也。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又作畦畤，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明漢當代秦。劉季亡匿於芒、碭山澤『章︰十二行本「澤」下有「巖石」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之間。班志，芒縣屬沛郡；碭縣屬梁國。應劭曰︰二縣之間，有山澤之固，故隱其間。宋白曰︰亳州永城縣，漢芒縣地。括地志︰宋州碭山縣在州東一百五十里，本漢碭縣；碭山在縣東。芒，音忙。碭，音唐；師古又音宕。數有奇怪；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

及陳涉起，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據曹參傳曰︰參為掾，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姓譜︰宋支子食采於蕭，後因為氏。數，所角翻。掾，于絹翻。「君為秦吏，今欲背之，背，蒲妹翻。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師古曰︰城守者，守其城也；音狩。後皆類此。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言投劉季以自保也。劉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為陳利害。射，而亦翻。遺，于季翻。為，于偽翻。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門迎劉季，立以為沛公。春秋之時，楚僭王號，其大夫多封縣公，如申公、葉公、魯陽公之類是也。今立季為沛公，用楚制也。蕭、曹等為收沛子弟，得三『章︰十二行本「三」上有「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千人，以應諸侯。

項梁者，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其下。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敎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韋昭曰︰扛，舉也。索隱曰︰說文云︰扛，橫關對舉也。長，眞亮翻。扛，音江。才器過人。會稽守殷通徐廣曰︰爾時未言太守。余謂戰國之時，郡守只稱守，景帝中二年七月始曰太守。姓譜︰武王克商，子孫分散，以殷為氏。守，式又翻；下同。聞陳涉起，欲發兵以應涉，使項梁及桓楚將。將，卽亮翻。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章︰十二行本「乃」下有「出」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誡籍持劍居外，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眴，音舜，動目而使之也。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釋名︰印，信也，所以封物以為驗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綬，受也，繫印之組也，以相授受也。應劭漢官曰︰綬長丈二尺，法十二月；廣三尺，法天、地、人。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言所殺自數十至百人也。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說文曰︰慴，失氣也，音之涉翻。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下縣，會稽管下諸縣也。師古曰︰非郡所都，故謂之下也。得精兵八千人。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籍是時年二十四。項籍始此。

田儋，『章︰十二行本「儋」下有「者」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故齊王族也。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健，宗強，能得人。從，才用翻。周巿徇地至狄，周巿，魏人。狄城守。田儋詳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詳，讀曰佯，詐也。應劭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以謁也。廷，縣廷也。師古曰︰廷，音定。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也；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以擊周巿。周巿軍還去。田儋率兵東略定齊地。

韓廣將兵北徇燕，燕地豪桀欲共立廣為燕王。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強，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家乎！」韓廣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

趙王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師古曰︰謂投間隙而微出。為燕軍所得。燕囚之，欲求割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廝養卒走燕壁，如淳曰︰廝，賤者也。公羊傳曰︰廝役扈養。韋昭曰︰析薪為廝，炊烹為養。廝，音斯。養，羊尚翻。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杖，直亮翻。箠，止橤翻，馬撾也。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將相終已耶！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參，猶三也。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少，詩照翻。長，知兩翻。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易，弋豉翻。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

**4**周巿自狄還，至魏地，欲立故魏公子寧陵君咎為王。寧陵卽漢之寧陵縣，屬陳留郡。括地志曰︰宋州寧陵城，古寧陵也。咎在陳，不得之魏。魏地已定，諸侯皆欲立周巿為魏王。巿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見，賢遍翻。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諸侯固請立巿，巿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之，立咎為魏王，巿為魏相。

**5**是歲，二世廢衞君角為庶人，衞絕祀。周之列國，衞最後亡。

# 資治通鑑卷第八

## 秦紀三起昭陽大荒落（癸巳），盡閼逢敦牂（甲午），凡二年。

二世皇帝下

**二年**（癸巳、前二○八）

**1**冬，十月，泗川監平將兵圍沛公於豐，泗川郡卽泗水郡。秦，郡置守、尉、監。文穎曰︰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平，人名。沛公出與戰，破之；令雍齒守豐。雍，於用翻，姓也。風俗通︰雍姓，周文王子雍伯之後。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壯者，泗川守之名。班志，戚縣屬東海郡。括地志︰沂州臨沂縣有戚縣故城。戚，如字，如淳將毒翻。余以地理考之，沛郡之與東海相去頗遠，壯兵敗而走，未必能至東海之戚。班志，沛郡有廣戚縣。章懷太子賢曰︰廣戚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恐是走至廣戚之戚也。師古曰︰得者，司馬之名。貢父曰︰得殺之者，得而殺之；漢書多以獲為得。司馬掌兵，周之夏卿。春秋之時，晉置三軍及新軍，各有卿、佐，復置司馬以掌軍中刑戮之事；後復分為左、右；又其後也，軍行有軍司馬、假司馬；下至部曲，有候，有司馬。

**2**周章出關，止屯曹陽，晉灼曰︰曹陽亭在弘農東十三里，魏武改曰好陽。師古曰︰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峴頭山而北流入河，今謂之好陽澗，在陝縣西四十五里。括地志︰在陝州桃林縣東十四里。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澠池，敗，補邁翻。復，扶又翻。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刎，軍遂不戰。刎，扶粉翻。

吳叔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秦滅周置三川郡，其治所當在洛陽；由蓋守滎陽以扞楚。宋白曰︰秦立三川郡，初理洛陽，後徙滎陽。叔弗能下。楚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周章，卽周文。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兵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守滎陽，遺兵，留兵也。少，詩沼翻。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陳涉之自王也，以吳叔為假王。不知兵權，不足與計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師古曰︰矯，託也，託言受王令也。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以為上將。

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周宣王狩于敖。左傳︰晉師在敖、鄗之間。後漢志︰滎陽有敖亭，秦立敖倉。孟康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郯，師古曰︰郯，東海縣，音談。索隱曰︰非也。此時章邯軍未至東海，此郯別是地名；或恐「郯」當作「郟」，郟是郟鄏之地。史記正義曰︰郟是春秋時郟地，楚郟敖葬之，今汝州郟縣城是。鄧說，陽城人。陽城，河南府縣，與郟縣相近，又近陳。余按索隱以為河南之郟鄏，正義以為汝州之郟；時章邯兵至滎陽，則已過郟鄏而東矣，正義之說近之。章邯別將擊破之。銍人伍逢將兵居許，伍，姓也。春秋時，楚有伍舉、伍奢。許，春秋許子之國，班志屬潁川；魏文帝改曰許昌；唐為許州。章邯擊破之。兩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

**3**二世數誚讓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數，所角翻。誚，七笑翻，責也。秦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漢因之。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索隱曰︰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恣，資二翻；睢，香萃翻，謂肆情放縱也。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桎梏，械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桎，職日翻。梏，姑沃翻。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故明主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斷，丁亂翻。則權不在臣下，然後能滅仁義之塗，絕諫說之辯，犖然行恣睢之心犖，呂角翻。而莫之敢逆。如此，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說，讀曰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衆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

**4**趙李良已定常山，去年，趙王使李良略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班志，石邑縣屬常山郡，井陘山在西。塞，悉則翻。陘，音刑。秦將詐為二世書以招良。良得書未信，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章︰十二行本「飲」下有「從百餘騎」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將，卽亮翻。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慚其從官。拜謁而起，顧從官而慚也。從，才用翻。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因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趙王、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二人獨得脫。以故者，以此故也。

**5**陳人秦嘉、符離人朱雞石等起兵，圍東海守於郯。「陳」當作「凌」；陳勝傳作「凌人秦嘉」。秦，姓也；春秋時，魯有秦堇父。班志曰︰東海郡，漢高帝置；應劭註曰︰卽秦郯郡。余按裴駰所云三十六郡，本亦無郯郡，漢東海郡則治郯耳。陳王聞之，使武平君畔為將軍，監郯下軍。秦嘉不受命，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惡，烏路翻。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

**6**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時章邯為上將，將兵東討，故使欣為長史以佐之。據項籍傳，翳為都尉。姓譜︰飂叔安裔子董父好龍，帝舜嘉焉，因賜姓董。章邯已破伍逢，擊陳柱國房君，殺之；又進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張賀死。監，古銜翻。

臘月，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臣瓚曰︰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胡亥二年十月，誅葛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瓚說是也。陳王之汝陰，之，往也。還，至下城父，師古曰︰下城父，地名，在沛郡城父縣東。劉昭曰︰汝南山桑縣，故屬沛，有下城父聚。父，音甫。其御莊賈殺陳王以降。降，戶江翻。初，陳涉旣為王，其故人皆往依之。妻之父亦往焉，陳王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妻之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為顧。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防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章︰十二行本「是」下有「者」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輒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史言陳王棄其親故，遂死於莊賈之手，故先以故人二字發其端，乃及慢其妻父事，次及客事。客先與陳王傭耕，及其據陳而王，遮道求見，陳王載與俱歸；後以客言其故情，遂殺之。輕威者，言輕其為君之威重也。顓，與專同。

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為蒼頭軍，魏有蒼頭二十萬，蓋前乎此時已有蒼頭軍矣。應劭曰︰時軍皆著青巾，故曰蒼頭。服虔曰︰蒼頭，謂士卒青帛巾，若赤眉之號以相識別也。起新陽，班志，新陽縣屬汝南郡；應劭曰︰在新水之陽。括地志︰新陽故城，在豫州眞陽縣西南四十二里。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葬陳王於碭，諡曰隱王。

初，陳王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以軍降，二世車裂留以徇。

**7**魏周巿將兵略『章︰十二行本「略」下有「地」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豐、沛，使人招雍齒。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卽以豐降魏。雅，素也。沛公攻之，不克。

**8**趙張耳、陳餘收其散兵，得數萬人，擊李良；良敗，走歸章邯。

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羇旅，而欲附趙，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趙歇。春，正月，耳、餘立歇為趙王，居信都。項羽改信都曰襄國；漢復為信都縣，屬信都國；後漢復曰襄國。

**9**東陽甯君、秦嘉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為甯縣君。臣瓚曰︰陳勝傳︰「凌人秦嘉」，然則嘉非東陽人。嘉起於郯，號大司馬，又不為甯縣君。東陽甯君自一人，秦嘉又一人。師古曰︰瓚說是。東陽者，為所屬縣；甯君者，姓甯，時號為君。姓譜︰衞卿甯氏之後；又晉有甯嬴，以邑為姓。聞陳王軍敗，迺立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班志，方與縣屬山陽郡，定陶縣屬濟陰郡。史記正義曰︰方與，今濟州縣；定陶，今曹州縣。方與，音房預。使公孫慶使齊，欲與之幷力俱進。幷，必正翻。齊王曰︰「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首事，謂最先起兵伐秦。田儋殺公孫慶。

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索隱曰︰左、右校，卽左、右校尉。校，戶敎翻。呂將軍走，徼兵復聚，如淳曰︰徼，要也，徼散卒復相聚也。師古曰︰徼，工堯翻。余謂從如氏之說，當音於堯翻。與番盜黥布相遇，番，卽番陽縣，漢屬豫章郡。英布為盜於江中，番陽令吳芮妻之以女，故謂番盜。番，蒲何翻。攻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為楚。

黥布者，六人也，六，春秋之六國也；秦為縣，屬九江郡；漢屬六安國。括地志︰六故城，在壽州安豐縣南百三十里。宋白曰︰今蘄州東廣濟縣卽秦、漢之六縣。英布都六，古城猶存。姓英氏，姓譜︰英出自偃姓，皋陶之後封於英，因以為氏。坐法黥，以刑徒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長，知兩翻。乃率其曹耦曹，輩也。亡之江中為羣盜。番陽令吳芮，甚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衆已數千人。番君迺以女妻之，妻，七細翻。使將其兵擊秦。

**10**楚王景駒在留，班志，留縣屬楚國。括地志︰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卽張良封處。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欲往從景駒，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廐將。廐將蓋掌馬。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說，輸芮翻。為，于偽翻；下平為同。省，悉井翻，察也；後以義推。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留不去。張良從沛公始此。

沛公與良俱見景駒，欲請兵以攻豐。時章邯司馬將兵北定楚地，師古曰︰，古夷字。類篇曰︰古仁字；又延知翻。屠相，至碭。班志，相縣為沛郡治所。括地志︰故相城，在徐州符離縣西九十里。相，息亮翻。碭，徒郞翻。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班志，蕭縣屬沛郡；唐屬徐州。蕭西，謂在蕭縣之西。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收碭兵得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班志，下邑縣屬梁國。還擊豐，不下。

**11**廣陵人召平為陳王徇廣陵，未下。廣陵縣屬九江郡。班志為廣陵國都；唐為揚州。姓譜︰召姓，周文王子召公奭之後。召，寔照翻。聞陳王敗走，章邯且至，迺渡江，矯陳王令，拜項梁為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迺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班志，東陽縣屬臨淮郡；明帝分屬下邳；後復分屬廣陵。括地志︰東陽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七十里。水經註曰︰淮陰縣，楚、漢之間為東陽郡。遣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蘇林曰︰令史，曹史也。晉灼曰︰漢儀註︰令吏曰令史，丞吏曰丞史。師古曰︰晉說是。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世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易，以豉翻。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將，卽亮翻。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衆從之，乃以兵屬梁。

英布旣破秦軍，引兵而東；聞項梁西渡淮，布與蒲將軍皆以其兵屬焉。項梁衆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班志，下邳縣屬東海郡。應劭曰︰邳在薛，其後徙此，故曰下邳。臣瓚曰︰有上邳，故曰下邳。史記正義曰︰下邳，泗水縣也。

景駒、秦嘉軍彭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大逆無道！」倍，蒲妹翻。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胡陵卽湖陸，班志屬山陽郡，漢章帝改曰湖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地，故魏地也。

梁已幷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班志，栗縣屬沛郡。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雞石。括地志曰︰故薛城，古薛侯國也，在今徐州滕縣界。

沛公從騎百餘往見梁；梁與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奔魏。

項梁使項羽別攻襄城，班志，襄城縣屬潁川郡。史記正義曰︰今許州縣。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

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沛公亦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班志，居巢縣屬廬江郡。春秋「楚人圍巢」，巢，國也。史記正義曰︰卽夏桀所奔地。晉灼曰︰鄛，音勦絕之剿。師古音巢。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事見四卷周赧王十九年。至今。當屬上句。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服虔曰︰南公，南方之老人。虞喜志林曰︰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楚。漢書·藝文志︰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流。臣瓚曰︰楚人怨秦，雖三戶足以亡秦。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師古曰︰蠭，古蜂字；蠭起，如蠭之起，言其衆也。一說︰蠭，與鋒同，言鋒銳而起者。爾雅翼曰︰蠭，近其房，輒羣起攻人，故曰蠭起之將。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得楚懷王孫心於民間，為人牧羊；夏，六月，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徐廣曰︰順民望，以其祖諡為號。陳嬰為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眙。班志，盱眙縣屬臨淮郡。史記正義曰︰今楚州縣。阮勝之南兗州記︰盱眙，本春秋善道地；宋屬泗州。音吁怡。項梁自號為武信君。

張良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潁川，故韓地，秦置郡。

**12**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後漢志，陳留郡平丘縣有臨濟亭。水經註曰︰田儋死處。史記正義曰︰今齊州臨濟縣。又曰︰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里。余按正義所云臨濟，乃田儋所起狄縣地也，非魏王咎所居臨濟也。後漢志及水經註為是。魏王使周巿出，請救於齊、楚；齊王儋及楚將項它皆將兵隨巿救魏。它，徒河翻，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於臨濟下，師古曰︰銜枚者，止言語讙囂，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橫銜之，繣結於項。繣結，礙也，絜繞也，蓋為結紐而繞項也。銜，戶緘翻。繣，音獲。絜，音頡。殺齊王及周巿。魏王咎為其民約降；約定，自燒殺。其弟豹亡走楚，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為，于偽翻。予，讀曰與。齊田榮收其兄儋餘兵，東走東阿；班志，東阿縣屬東郡。括地志︰東阿故城，在濟州東阿縣西南二十五里。章邯追圍之。齊人聞田儋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假為王，田角為相，角弟間為將，以距諸侯。

秋，七月，大霖雨。雨三日以往為霖。武信君引兵攻亢父，亢父，音抗甫。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田榮引兵東歸齊。武信君獨追北，使項羽、沛公別攻城陽，屠之。括地志︰濮州雷澤縣，本漢城陽，在州東九十一里。余按班志，濟陰成陽縣有雷澤。此成陽與定陶、濮陽皆相近，非城陽國之城陽。楚軍軍濮陽東，班志，濮陽縣屬東郡。括地志︰濮陽縣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濮，音卜。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復振，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收散卒，自振迅而起。守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為固。環，音宦。沛公、項羽去，攻定陶。

八月，田榮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章︰十二行本「楚」下有「田角亡走趙」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田間前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迺立儋子巿為齊王，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章邯兵益盛，項梁數使使告齊、趙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間，乃出兵。」楚、趙不許。田榮怒，終不肯出兵。

**13**郞中令趙高班表︰郞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臣瓚曰︰掌郞內諸臣，故曰郞中令；武帝改光祿勳。恃恩專恣，以私怨誅殺人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之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也。且陛下富於春秋，謂少年，此云春秋多也。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譴，去戰翻，責也。當，丁浪翻。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見，賢遍翻。陛下不如深拱禁中，蔡邕曰︰本為禁中，門閣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為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常居禁中；趙高侍中用事，班表︰秦制︰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卿、大夫、將軍、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郞中亡員，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後漢志︰侍中，比二千石，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對。事皆決於趙高。

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繇，讀曰徭，役也；古字借用。治阿房宮，治，直之翻。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為，于偽翻；下同。此眞君侯之事；君可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常居深宮。吾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閒。」閒，古莧翻，隙也；又讀曰閑，餘暇也。趙高曰︰「君誠能諫，請為君候上閒，語君。」於是趙高侍『章︰十二行本「侍」作「待」；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少我，謂輕我以為幼少也。固我，謂輕我以為固陋也。趙高因曰︰「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事見上卷始皇三十七年。與，讀曰預。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傍縣，近縣也。李斯，汝南上蔡人；陳勝，潁川陽城人︰汝南、潁川相近也。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章︰十二行本「守」作「皆」。』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先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

李斯聞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高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昔田常相齊簡公，竊其恩威，下得百姓，上得羣臣，卒弑簡公而取齊國，事見左傳。卒，子恤翻。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行，下孟翻。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矣，而又貪欲無厭，厭，於鹽翻；後以義推。求利不止，列勢次主，言趙高居中用事，其位列權勢次於人主也。其欲無窮，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索隱曰︰「玘」，一作「起」，並音怡，韓大夫，弑其君悼公者。然韓無悼公，或鄭之嗣君。按表︰韓玘事昭侯，昭侯以下四世至王安，斯說非也。余觀李斯書意，正以胡亥亡國之禍近在旦夕，故指韓安以其用韓玘而亡韓之事警動之。韓安之時，其臣必有韓玘者，特史逸其事耳。李斯與韓安同時，而韓安亡國之事接乎胡亥之耳目，所謂「殷鑒不遠」也。索隱於數百載之下議其說為非，可乎！信，讀曰伸。陛下不圖，臣恐其必為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也。行，下孟翻。而君疑之，何也？且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屬，之欲翻。且趙君為人，精廉強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二世雅愛趙『章︰十二行本「趙」作「信」；乙十一行本同。』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卽欲為田常所為。」

是時，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無已。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羣盜並起，秦發兵誅『章︰十二行本「誅」作「追」；乙十一本同。』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戍，征戍也；漕，水運也；轉，陸運也；作，役作也。事苦，言其事勞苦也。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謂君臣之勢，上之所主者重則下之勢輕，主重，猶言居重也。重，如字；康直龍切，非也。下不敢為非，以制御四海矣。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言尚何事於法也。處，昌呂翻。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卽位，二年之間，羣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無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下，遐嫁翻。案責他罪。去疾、劫自殺；獨李斯就獄。二世以屬趙高治之，屬，之欲翻。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榜，音彭，笞擊也。掠，音亮，考箠也。不勝痛，自誣服。自誣以反而服其罪也。勝，音升。

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欲上書自陳，幸二世寤而赦之。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治，直之翻。逮秦地之陿隘，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飭政敎，官鬬士，尊功臣；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又北逐胡、貉，卒，子恤翻。貉，莫客翻，北方國，豸種。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強。見，賢遍翻。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此皆臣之罪也，臣當死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

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御史之名，周官有之；戰國亦有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則皆記事之職；至秦、漢為糾察之任。更，迭也。覆，審也。訊，問也。更，工衡翻。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奏當者，獄具而奏當處其罪也。漢路溫舒曰︰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上，時掌翻。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幾，居依翻。及二世所使案三川守由者至，則楚兵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高皆妄為反辭以相傅會，傅，讀曰附；凡傅會之傅皆同音。遂具斯五刑論，班志︰秦法︰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葅具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謂之其五刑。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中，讀曰仲，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乃以趙高為丞相，事無大小皆決焉。

**14**項梁已破章邯於東阿，引兵西，北『章︰十二行本「北」作「比」；孔本同。』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沛公又與秦軍戰於雍丘，班志，雍丘縣屬陳留郡，故杞國也。史記正義曰︰雍丘，今汴州縣。大破之，斬李由。項梁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晉灼曰︰高陵縣屬琅邪郡。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必敗；公徐行卽免死，疾行則及禍。」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

時連雨，自七月至九月。項羽、沛公攻外黃未下，班志，外黃縣屬陳留郡。張晏曰︰魏郡有內黃，故曰外。括地志曰︰故周城卽外黃之地，在雍丘縣之東。去，攻陳留；班志，陳留縣屬陳留郡。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為陳所幷，故曰陳留。臣瓚曰︰宋亦有留，彭城留是也；留屬陳者稱陳留。括地志︰陳留，汴州縣，在州東五十里。聞武信君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眙都彭城。班志，彭城縣屬楚國。彭門記︰彭祖，顓頊之玄孫，至商末壽及七百六十七歲，今墓猶存，故邑號彭城。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

**15**魏豹下魏二十餘城；楚懷王立豹為魏王。

**16**後九月，文潁曰︰卽閏九月。時律曆廢，不知閏，故謂之後九月。如淳曰︰時因秦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卽閏月。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曆廢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之曆法，應置閏者總置於歲末，此意當取左傳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曆之前，迄至高后、文帝，屢書後九月；是知固然，非曆廢也。貢父曰︰予謂顏說後九月亦為未盡。秦知置曆有閏，何故皆以為九月乎？蓋司馬氏為史記，旣以秦正月稱十月，遂以閏月溥為後九月。是司馬氏如此敍之，非秦法也。楚懷王幷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蘇林曰︰長，如郡守也。封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

**17**章邯已破項梁，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班志，鉅鹿縣屬鉅鹿郡。應劭曰︰鹿，林之大者。臣瓚曰︰山足曰鹿。括地志曰︰今邢州平鄕城本鉅鹿。宋白曰︰十三州志︰鉅鹿，堯時大麓之地；禹為大陸之野；秦滅趙，置鉅鹿郡。鉅，亦大稱也。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趙數請救於楚。數，所角翻；下同。

高陵君顯在楚，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徵，讀曰證。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說，讀曰悅。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以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如淳曰︰卿者，大夫之號；子者，子男之爵；冠軍，人之首也。文穎曰︰卿子，人相褒尊之稱，猶言公子也；上將，故言冠軍。劉伯莊曰︰公之子為公子，卿子，謂卿之子也。師古曰︰冠軍，言其在諸軍之上。

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秦地西有隴關，東有函谷關，南有武關，北有臨晉關，西南有散關︰秦地居其中，故謂之關中。註已見前。當是時，秦兵強，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言莫有以入關為利者，蓋畏秦也。獨項羽怨秦之殺項梁，奮『章︰乙十一行本「奮」下有「勢」字；孔本同；張校同。』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慓悍猾賊，慓，疾也；悍，勇也；猾，狡也；賊，殘害也。慓，頻妙翻，又匹妙翻。悍，下旦翻，又下罕翻。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師古曰︰扶，助也，以義自助也。余謂扶義，猶言杖義也。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懷王乃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

沛公道碭，至陽城與杠里，道碭，自碭取道而西也。此據班書書之。「陽城」，史記作「成陽」。韋昭註曰︰在潁川，則是謂陽城也。索隱曰︰在濟陰，則是謂成陽也。杠里，孟康、虔皆以為縣名，而班志無之。余按沛公之兵自碭而攻秦，道成陽與杠里，而後破東郡尉於成武。成陽縣屬濟陰，成武縣屬山陽。濟陰，唐為曹州，成武屬焉。若取道潁川之陽城，當自此西趨洛、陝，安得復至成武耶！書成陽為是。杠里之地，蓋在成陽、成武之間。杠，音江。攻秦壁，破其二軍。

**三年**（甲午，前二○七）

**1**冬，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助楚救趙。為項羽封田都張本。

**2**沛公攻破東郡尉於成武。秦滅衞，置東郡。尉，郡尉也。班志，成武卽衞楚丘地。括地志︰今曹州縣。

**3**宋義行至安陽，師古曰︰今相州安陽縣。索隱曰︰傅寬傳云「從攻安陽、杠里」，則當俱在河南；師古以為相州縣，按此兵猶未渡河，不應卽至相州安陽。後魏書·地形志︰己氏有安陽城，後改己氏為楚丘，今宋州楚丘西北四十里有安陽故城是也。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蘇林曰︰蝱喻秦，蝨喻章邯等，小大不同勢，欲滅秦當先寬邯等也。如淳曰︰言本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趙也。師古曰︰搏，擊也；言以手擊牛之背，可以殺其上蝱而不能破蝨。今將兵力欲滅秦，不可盡力與邯戰，卽未能禽，徒費力也。如說近之。搏，音博。蝱，音盲。蟣，居喜翻。蝨，音瑟。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疲，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鼓行者，擊鼓而行，堂堂之陳也。故不如先鬬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有猛如虎，狠如羊，狠，何墾翻。此倂下三語，指項羽也。貪如狼，強不可使者，皆斬之！」

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班志，東平國有無鹽縣。索隱曰︰在今鄆州之東。飲酒高會。師古曰︰高會者，大會也。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勠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半菽，菽，豆也。臣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軍無見糧，言軍無見在之糧。見，賢遍翻。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幷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秦強，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屬，之欲翻；下道屬同。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徇其私，謂身送其子相齊也。

十一月，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朝，直遙翻。卽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如淳曰︰枝梧，猶枝扞也。臣瓚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今屋極邪柱也。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以未得懷王之命，故且為假。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羽為上將軍。

**4**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遇剛武侯，應劭曰︰剛武侯，楚懷王將。功臣表︰「棘蒲剛侯陳武」，武，一姓柴，宜為「剛侯武」，魏將也。孟康曰︰功臣表︰「以將軍起薛，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又非魏將，例未有稱諡者。師古曰︰史失其姓名，惟識其爵號，不知誰也。不當改「剛武侯」為「剛侯武」；應說非也。奪其軍四千餘人，幷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軍，破之。皇，姓也。左傳，鄭有大夫皇頡。

**5**故齊王建孫安下濟北，濟水以北之地，聊城、博陽諸城是也。從項羽救趙。為項羽王田安張本。

**6**章邯築甬道屬河，餉王離。恐敵抄其糧運，故夾築垣牆以通餉道。屬，之欲翻。餉，式亮翻。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召前者，召陳餘使前救鉅鹿也。陳餘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度，徒洛翻；下同。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黶、陳澤往讓陳餘曰︰史記正義︰澤，音釋。「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相為，于偽翻；下欲為同。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言十分之中冀有一二分得以勝秦而相保全也。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度，徒洛翻。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黶、陳澤要以俱死。餘乃使黶、澤將五千人先嘗秦軍，嘗，試也。至，皆沒。當是時，齊師、燕師皆來救趙，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張敖，耳之子也。皆壁餘旁，未敢擊秦。

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言其戰略有利也。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陳餘復請兵。復，扶又翻。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章邯引兵卻。諸侯兵乃敢進擊秦軍，遂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自燒殺。涉，姓也；閒，名也。當是時，楚兵冠諸侯；冠，古玩翻。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將『章︰十二行本「將」下有「皆」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將，卽亮翻。呼，火故翻。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惴，之睡翻。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為門。師古曰︰周禮掌舍︰王行則設車宮、轅門。杜佑曰︰昂車，以其轅表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於是趙王歇及張耳乃得出鉅鹿城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黶、陳澤所在，疑陳餘殺之，數以問餘。數，所角翻。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望，怨望也，又責望也。爾雅翼曰︰怨者必望，故以望為怨，「不意君之望臣深」是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印哉？」重，難也；言豈以去將印為難也。豈，疑辭。重，如字。乃脫解印綬，推與張耳；推，通回翻。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索隱曰︰此辭出國語。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為張耳、陳餘相攻殺張本。趙王歇還信都。

春，二月，沛公北擊昌邑，班志，昌邑縣屬山陽郡。括地志曰︰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有梁丘故城，是也。賢曰︰昌邑故城，在兗州金鄕縣西北。遇彭越；彭越以其兵從沛公。姓譜︰彭姓，大彭之後。越，昌邑人，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班志︰山陽郡鉅野縣有大野澤。鉅野縣，唐屬鄆州。陳勝、項梁之起，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彭越，字仲。長，知兩翻；下同。越謝曰︰「臣不願也。」少年強請，乃許；強，其兩翻。與期旦日日出會，索隱曰︰旦日，謂明日之朝日出時也。後期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強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校長，一校之長。皆笑曰︰「何至於『章︰十二行本無「於」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是！請後不敢。」於是越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章︰乙十一行本重「徒屬」二字。』皆大驚，莫敢仰視。乃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遂助沛公攻昌邑。

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過高陽。文穎曰︰高陽，聚邑名，屬陳留圉縣。臣瓚曰︰陳留傳︰高陽在雍丘西南。水經註︰睢水首受陳留浚儀浪蕩水，東逕高陽故亭北。高陽人酈食其，家貧落魄，酈，音歷；姓譜︰黃帝之支孫封於酈，後以為氏。食其，音異基。鄭氏曰︰魄，音薄。應劭曰︰落魄，志行衰薄之貌。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為里監門。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人，食其見，謂曰︰「諸侯將過高陽者數十人，吾問其將皆握齪，好苛禮，握齪，急促貌。苛，細也。齪，初角翻。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易，以豉翻。此眞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索隱曰︰先，謂先容，言無人為我作紹介也。若見沛公，若，汝也。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客冠，古玩翻。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溲，所由翻。溺，乃弔翻。溲，卽溺也。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第，但也。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誡者。從，千容翻。

沛公至高陽傳舍，師古曰︰傳置之舍，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傳，張戀翻。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倨，與踞同。洗，先典翻。樂彥曰︰牀邊曰倨。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共『章︰十二行本無「共」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史記正義曰︰攝，斂著也。余謂攝衣，起而持其衣也。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探，吐南翻。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往來通之，幷數中央為五達也。臣瓚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令下之令，力丁翻，使也。下，降也。卽不聽，足下引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商。時商聚少年得四千人，來屬沛公，沛公以為將，將陳留兵以從。酈生常為說客，使諸侯。

**7**三月，沛公攻開封，未拔；班志，開封縣屬河南郡。宋白曰︰今縣南五十里開封古城，是漢理所。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後漢志，河南中牟縣有曲遇聚。蘇林曰︰曲，音齲。遇，音顒。師古曰︰齲，音丘羽翻。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之以徇。

夏，四月，沛公南攻潁川，屠之。潁川郡治陽翟。因張良，遂略韓地。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皆韓地也。張良家世相韓，故因之。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班志，平陰縣屬河南郡。史記正義曰︰今河陰是。絕河津南，戰洛陽東。軍不利，南出轘轅，後漢志︰河南緱氏縣有轘轅關。臣瓚曰︰險道名也，在緱氏縣東南。索隱曰︰轘轅為九十二曲，是險道也。轘，音環。張良引兵從沛公；沛公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

六月，與南陽守齮戰犨東，破之，齮，魚豈翻。班志，犨縣屬南陽郡。水經註︰滍水出魯陽縣西，逕犨縣故城北。犨，昌牛翻。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宛，南陽郡治所。括地志曰︰宛故城，在宛大城之南隅，其西南有二面是。師古曰︰宛，於元翻。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依險以距敵也。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強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旗，旂之屬。幟，卽幖也。或曰︰旗幟，總稱。幟，昌志翻。遲明，圍宛城三匝。文穎曰︰遲，未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城矣。師古曰︰文說得其大意耳。此言圍城事畢，然後天明。明遲於事，故曰遲明；變為去聲，音丈二翻。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章︰十二行本「止」作「上」；乙十一行本同。』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累，力瑞翻。沛公曰︰「善！」秋，七月，南陽守齮降，封為殷侯；封陳恢千戶。

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班志，丹水縣屬弘農郡。括地志曰︰故丹城，在鄧州內鄕縣西南百二十里，南去丹水二百步。汲冢紀年曰︰后稷放帝子丹朱於丹水。輿地志云︰卽秦時丹水縣。高武侯鰓、襄侯王陵降。鰓，音魚鰓之鰓，先才翻；人名也，史失其姓。韋昭曰︰漢封王陵為安國侯。陵初起兵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為「穰」，而無「禾」，字省耳。臣瓚曰︰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陵所封也。師古曰︰王陵亦非安國者；韋昭改「襄」為「穰」，蓋亦穿鑿。索隱曰︰王陵封安國侯，是定天下為丞相時封耳；此言襄侯，當如臣瓚解，蓋初封江夏之襄也。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姓譜︰梅本自子姓，殷有梅伯，為紂所醢。與偕攻析、酈，皆降。班志，南陽郡有湖陽縣，故廖國。析縣屬弘農郡，本楚之白羽也。酈縣屬南陽郡。師古曰︰析，今內鄕縣；酈，今菊潭縣。鋗，呼玄翻。析，先歷翻。酈，直益翻，又郞益翻。廖，力救翻。所過亡得鹵掠，亡，古毋、無二字通。鹵，與虜同。秦民皆喜。

**8**王離軍旣沒，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括地志︰濁漳水一名漳水，今俗名柳河，在邢州平鄕縣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數，所角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師古曰︰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衞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總言之，外門為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走，音奏。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妬吾功；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孰，古熟字通；後以義推。

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掠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馬服，謂趙括也。白起事，並見五卷赧王紀。遺，于季翻。勝，音升。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事見上卷始皇紀。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塞，悉則翻。更，工衡翻。郤，讀曰隙。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從，子容翻。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戮乎？」何休曰︰伏鈇質，要斬之罪。崔浩曰︰質，斬人椹也。師古曰︰質，謂鍖也。古者斬人，加於鍖上而斫之。鈇，音夫，又匪父翻。

章邯狐疑，狐性多疑，每渡河，聽冰，且聽且渡；故以喻人之懷疑不決者。陰使候始成使項羽，鄭氏曰︰候，軍候也。始，姓也；成，名也。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服虔曰︰三戶，漳水津也。孟康曰︰在鄴西三十里。水經註曰︰漳水東逕三戶峽，為三戶津。括地志︰三戶津，在相州滏陽縣界。軍漳南，與秦軍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水經註︰汙水出武安山東南，逕汙城北入漳。郡國志︰鄴縣有汙城。師古曰︰汙水在鄴西南。史記正義曰︰汙水源出懷州河內縣太行山。又云︰故邘城在河內縣西北二十七里，古邘國地也。余據此時章邯與項羽相持于邢、相之間，正義以為河內汙水，非也。汙，音于。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虛，故殷都也。臣瓚曰︰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虛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昔殷盤庚遷於北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是舊殷乎！然則朝歌非盤庚所遷者。索隱曰︰按釋例，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長樂入清水，是也。汲冢古文曰︰盤庚自奄遷于北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是殷虛舊地名號北冢也。宋白曰︰相州安陽縣，其地卽紂之都。戰國策云︰紂聚兵百萬，左飲淇水竭，右飲洹水不流。按邑地在淇、洹二水之間，本殷墟；所謂北冢，卽此地。七國時為魏寧新中邑。史記曰︰秦昭襄王拔魏寧新中邑，更名安陽。虛，讀與墟字同。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為言之為，于偽翻。雍，於用翻。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行，戶剛翻。

**9**瑕丘申陽下河南，引兵從項羽。服虔曰︰瑕丘，縣名；申，姓；陽，名也。班志，山陽郡有瑕丘縣。瑕，音遐。河南，卽漢河南郡地。姓譜︰四岳之後封於申，周有申伯。左傳，齊有申鮮虞，楚有申叔。

**10**初，中丞相趙高史記，李斯旣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蓋以其宦人，得入禁中。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章︰十二行本重「左右」二字；乙十一行本同。』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中，竹仲翻。後羣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

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為也」；及項羽虜王離等，而章邯等軍數敗，數，所角翻。上書請益助。自關以東，大抵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衆西鄕。鄕，讀曰嚮。八月，沛公將數萬攻武關，屠之。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

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以馬駕車夾轅曰服，兩旁曰驂。驂，七含翻。心不樂，樂，音洛。怪問占夢。周禮︰春官之屬有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卜曰︰「涇水為祟。」祟，雖遂翻，人禍也，鬼厲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張晏曰︰望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括地志曰︰在雍州咸陽縣東南八里。欲祠涇水，沈四白馬。沈，持林翻。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姓譜︰太伯曾孫仲奕封於閻鄕。又曰︰唐叔虞之後，晉成公子懿食采於閻。左傳，齊有閻職，晉有閻嘉。及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欲易置上，更立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乃使郞中令為內應，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衞令僕射，曰︰衞尉掌宮門屯兵，其屬有衞士令。秦官自侍中、尚書、博士、郞及軍屯吏騶、永巷皆有僕射，取其領事之號。「賊入此，何不止？」衞令曰︰「周廬設卒甚謹，胡廣曰︰周廬者，衞士於周垣內為區廬。師古曰︰區廬者，今之仗宿屋。薛綜曰︰士傅宮外，內為廬舍，晝則巡行非常，夜則警備不虞。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衞令，直將吏入，行射郞、宦者。射，而亦翻。郞屬郞中令，宦者屬少府。郞、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郞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三禮圖曰︰上下四旁悉周曰幄。幄，乙角翻。幃，羽非翻，單帳也。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鬬。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卽二世，卽，就也。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為，于偽翻。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章︰十二行本「宜」下有「為王」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如故，便。」乃立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宜春苑在杜縣南，漢起宜春觀於此地。

九月，趙高令子嬰齋戒，『章︰十二行本無「戒」字；乙十一行本同。』當廟見，受玉璽；玉璽，卽以卞和玉所刻傳國璽。見，賢遍翻。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之，乃詐『章︰十二行本「詐」作「詳」；孔本同。乙十一行本作「佯」。張校作「徉」。』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分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柰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刺，七亦翻。三族高家以徇。 遣將兵距嶢關，應劭曰︰嶢山之關。李奇曰︰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土地記︰嶢關，地名；嶢柳道通荊州。晉·地道記曰︰嶢關當上洛西北。嶢，音堯。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師古曰︰啗者，本為食啗耳，音徒敢翻；以食餧人，令其啗食，音則改變為徒濫翻。今言以利誘之，取食為譬。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蕢山，宋敏求長安志曰︰嶢關卽藍田關，在縣東南九十里。蕢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蕢，鄭氏音匱；師古從蘇林音蒯。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 資治通鑑卷第九

## 漢紀一起旃蒙協洽（乙未），盡柔兆涒灘（丙申），凡二年。

項羽之分天下，王諸將也，王沛公於巴、蜀、漢中，曰漢王。王怒，欲攻羽。蕭何諫曰︰「語曰『天漢』，其稱甚美。」於是就國。及滅項羽，有天下，遂因始封國名而號曰漢。『章︰「項羽至曰漢」，乙十一行本無此五十九字。』

太祖高皇帝上之上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張晏曰︰諡法無高，以帝為功最高而為帝之太祖，故特起此名焉。『章︰乙十一行本「人」下有「秦二世元年，陳涉起蘄，沛父老立季為沛公；二年，項羽更立為漢王，明年稱漢元年；五年卽帝位。」三十七字。無「張晏」至「名焉」二十五字。』

## 元年（乙未、前二○六）

**1**冬，十月，古有三正︰子為天正，周用之，以十一月為歲首；丑為地正，殷用之，以十二月為歲首；寅為人正，夏用之，以十三月為歲首。秦，水德，謂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十月為歲首。高祖以十月至霸上，因而不革。至武帝太初元年，定曆，改用夏正，始以寅為歲首；至于今因之。沛公至霸上；考異曰︰史記、漢書、荀悅漢紀，皆云「是月五星聚東井」。按魏收後魏書·高允傳︰崔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幷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曆，以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曆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繆云何？」允曰︰「按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為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曆，當不虛言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今從之，十月不言五星聚。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應劭曰︰子嬰不敢襲帝號，但稱王耳。素車、白馬，喪人之服。組者，天子韍也。係頸，言欲自殺也。師古曰︰此組，謂綬也，所以帶璽也。組，總五翻，今綬紛絛是也。應劭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秦、漢尊者以為信，羣下乃避之。漢官儀曰︰子嬰上始皇璽，因服御之；代代傳受，號「漢傳國璽」。沈約曰︰高祖入關，得秦始皇藍田玉璽，螭虎紐，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後代名傳國璽。史記正義曰︰天子有六璽︰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皇帝信璽，凡事皆用之，璽令施行。天子信璽，以遷拜、封諸侯之璽，以發兵，皆以武都紫泥封。虞喜志林曰︰傳國璽自在六璽之外；天子凡七璽。符，說文曰︰信也。韋昭曰︰符，發兵符也。師古曰︰符，諸所合符以為契者也。周禮，地官之屬有掌節。鄭玄註云︰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三禮義宗曰︰節長尺二寸；秦、漢以下改為旌幢之形。韋昭曰︰節者，使所擁也。釋名云︰為號令賞罰之節也。師古曰︰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將命者持之以為信。徐廣曰︰軹道，在霸陵。蘇林曰︰亭名也，在長安東十三里。漢宮殿疏曰︰軹道亭東去霸城觀四里，觀東去霸水百步。括地志︰軹，音紙。軹道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事見上卷秦二世二年。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屬，付也。屬吏者，付之於吏，使監守之也。屬，之欲翻。

賈誼論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蘇林曰︰招，音翹；舉也。秦國，周職方雍州之地耳；旣破六國，乃舉豫、兗、青、揚、荊、幽、冀、幷八州有之。六國與秦俱稱王，是為同列。朝，直遙翻。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六合，天、地、東、西、南、北。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墮，讀曰隳。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2**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走，音奏。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阨，乙革翻。塞，悉則翻。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為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樊噲起於狗屠，識見如此。余謂噲之功當以諫留秦宮為上，鴻門誚讓項羽次之。姓譜︰周宣王封仲山甫於樊，後因氏焉。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縞素，有喪之服；謂弔民也。為，于偽翻，縞，工老翻。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樂，音洛。此所謂『助桀所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十一月，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苛，音何，細也。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王，于況翻；又如字。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服虔曰︰隨輕重制法也。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贓有多少，罪名不可預定；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師古曰︰抵，至也，當也。服、李二說並得之。抵，丁禮翻。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案堵如故。案，次第也；堵，牆堵也︰言不遷動也。去，羌呂翻。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鄕、邑，告諭之。秦制︰縣大率方百里，十里一亭，十亭一鄕，所封食邑。為，于偽翻。行，下孟翻。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項羽旣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先是，諸侯吏卒、繇使、屯戍過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言無善狀也。先，悉薦翻。繇，讀曰徭。及章邯以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怨，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柰何？」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班志，縣屬弘農郡。師古曰︰今穀州縣。括地志︰新安故城，在洛州澠池縣東一十二里。

**3**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強。聞項羽號章邯為雍王，王關中，雍，於用翻。王關之王，于況翻；下欲王同。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內，音納，又如字。今傳內從「人」者奴對翻；從「入」者讀為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

已而項羽至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項羽進至戲。戲，許宜翻。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項羽大怒，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新豐鴻門；新豐縣本秦驪邑，高祖七年方置，史以後來縣名書之。應劭曰︰太上皇思東歸，於是高祖改築城市街里以象豐，徙豐民以實之，故號新豐。孟康曰︰鴻門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下阪口名也。姚察云︰在新豐古城東，末至戲水，道南有斷原，南北洞門是也。水經註︰今新豐古城東有阪，長二里餘，塹原通道，南北洞開，有同門汰，謂之鴻門。孟康言在新豐東十七里，無之；蓋指縣治而言，非謂城也。自新豐古城西至霸城五十里，霸城西十里則霸水，又西二十里則長安城。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在霸上。

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周禮︰眡祲氏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卽後世所謂望氣者也。晉·天文志︰天子氣，內赤外黃，四方所發之處當有王者。若天子欲有遊往處，其地亦先發此氣，或如城門隱隱在氣霧中，或氣象青衣人無手，在日西，或如龍馬，或雜色鬱鬱衝天者，皆帝王之氣。急擊勿失！」

楚左尹項伯者，楚官有左尹、右尹。項羽季父也，素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與俱去，曰︰「毋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為，于偽翻。語，牛倨翻。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良曰︰「料公士卒足以當項羽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柰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之不敢叛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嘗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少，詩照翻。長，知兩翻。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固要項伯；要，一遙翻。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巵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文穎曰︰毫，秋乃成好，舉盛而言也。師古曰︰毫成之時，端極纖細，適足喻小，非言其盛。近，其靳翻。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倍，讀曰背。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羽許諾。

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羽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項羽，數，所角翻。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玦如環而有缺。增舉以示羽，蓋欲其決意殺沛公也。項羽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若，汝也。師古曰︰凡言為壽者，謂進爵於尊者而獻無疆之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坐，徂臥翻。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為樂，樂，音洛。請以劍舞。」項羽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

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盾，所以蔽身者也。盾，食尹翻。軍門衞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衞士仆地。撞，丈江翻；擊也。遂入，披帷立，在旁曰帷。釋名曰︰帷，圍也，以自障圍也。瞋目視項羽，瞋，怒目也，昌眞翻。頭髮上指，目眦盡裂。眦，才賜翻，又在計翻，目際也。項羽按劍而跽曰︰跽，其紀翻，長跪也。「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巵酒。」則與斗巵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羽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其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羽曰︰「壯士復能飲乎？」復，扶又翻。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近，其靳翻。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項羽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

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柰何？」樊噲曰︰「如今人方為刀俎，我方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鴻門去霸上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置，留也；留車騎於鴻門，不以自隨。脫身獨騎；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姓譜︰夏侯出自夏后之後，杞簡公為楚所滅，其弟佗奔魯，魯悼公以佗出自夏后氏，受爵為侯，謂之夏侯，因而命氏。紀，春秋紀侯之後，以國為姓。持劍、盾步走，從驪山下道芷陽，間行趣霸上。班志︰京兆霸陵縣，故芷陽也；文帝更名。間，空也；投空隙而行。間，古莧翻。趣，讀如趨嚮之趨，逡須翻；後以義推。又七喻翻。留張良使謝項羽，以白璧獻羽，玉斗與亞父。沛公謂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度，徒洛翻。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勝，音升。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亞父足下。」項羽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師古曰︰謂視責也。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羽則受璧，置之坐上。坐，徂臥翻。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歎恨之聲，音烏開翻，又於其翻。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秦民初見沛公無所侵暴而悅，及為項羽殘滅，失其初所望也。

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破，又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鄕，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師古曰︰沐猴，獼猴也。言雖著人衣冠，其心不類人也。果然，如人之言也。項羽聞之，烹韓生。

項羽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言如前約，使沛公王關中。項羽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張晏曰︰積功曰伐。何以得專主約！天下初發難時，謂初起兵時。難，乃旦翻。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史記正義曰︰暴，蒲北翻，又如字。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懷王雖無功，固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春，正月，羽陽尊懷王為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游，卽流也；言居水之上流。乃徙義帝於江南，都郴。史記曰︰長沙郴縣。班志，郴縣屬桂陽郡。蓋高祖定天下，方分長沙為桂陽郡也。郴，丑林翻。

二月，羽分天下王諸將。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文穎曰︰史記·貨殖傳︰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長沙、豫章為南楚。羽欲都彭城，故自稱西楚。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師古曰︰孟說是也。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班志，縣屬楚國。史記正義曰︰徐州縣。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惡，烏路翻。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巴、蜀、漢中，秦所置三郡地也。班志，南鄭縣屬漢中。括地志︰南鄭縣，今梁州治所。近世有李文子者，蜀人也，著蜀鑑曰︰南鄭自南鄭，漢中自漢中。南鄭乃古褒國，秦未得蜀以前，先取之。漢中乃金、洋、均、房等州六百里是也。秦旣得漢中，乃分南鄭以隸之而置郡焉，南鄭與漢中為一自此始。春秋「楚人、巴人滅庸」，卽今均、房兩州地。班志，漢中郡治西城，今金州上庸郡是也。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路︰塞，悉則翻。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班志︰扶風槐里縣，周曰犬丘，懿王所都也；秦曰廢丘；高祖三年更名。韋昭曰︰犬丘，周懿王所都；秦欲廢周，故曰廢丘。括地志︰廢丘故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一十里。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韋昭曰︰塞在長安，名桃林塞。史記正義曰︰桃林塞，今華州潼關。師古曰︰取河、華之固為阨塞耳，非桃林也。塞，先代翻。櫟陽縣屬馮翊。括地志︰漢七年，分櫟陽城內為萬年縣；隋改為大興縣；唐復萬年。秦獻公所城櫟陽故城，在今雍州櫟陽縣東北二十五里。項梁嘗有櫟陽逮，請蘄獄掾曹咎書以抵欣而事得已，所謂「有德於梁」也。櫟，音藥。立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以上郡北近戎、翟，因以名國。班志，高奴縣屬上郡。索隱曰︰今鄜州有高奴城。括地志︰延州城卽漢高奴縣。杜佑曰︰延州，春秋白翟之地；漢為膚施、高奴、臨河縣地；後魏置東夏州，後改延州，以界內延水為名。董翳都高奴，今金明縣是。項羽欲自取梁地，乃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班志，縣屬河東郡。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括地志︰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卽成周城也。輿地志︰成周之地，秦莊襄王以為洛陽縣，三川守治焉。後漢都雒陽，改為「雒」。漢以火德，忌水，故去「洛」旁「水」而加「隹」。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忌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而加「水」。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河內郡朝歌縣，故殷都也，因以名國。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治襄國。括地志︰邢州本漢襄國縣；秦置三十六郡，於此置信都縣，屬鉅鹿郡；項羽改曰襄國。予據班志，襄國縣屬趙國，信都縣屬信都國，漢蓋又分為二縣。宋白曰︰趙王歇都襄國，今邢州所理龍岡縣城是也。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冠，古玩翻。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班志，當陽縣屬南郡。九江，應劭曰︰江自廬江尋陽分為九。地理志︰九江在尋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史記正義曰︰九江郡卽壽州。楚自陳徙壽春，號曰郢。秦滅楚，於此置九江郡。番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班志，邾縣屬江夏郡。括地志︰邾故城，在黃州黃岡縣東南二十里。番，音婆。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共，音龔，人姓也。姓譜︰共，商諸侯之國。晉有左行共華。又云︰鄭共叔段後。臨江，孟康曰︰本南郡，漢改為臨江國，江陵縣屬焉。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都無終。故無終子之國。班志，無終縣屬北平郡，非遼東郡界。蓋羽令韓廣都於無終，而令倂王遼東之地故也。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姓譜︰臧姓，魯孝公子臧僖伯之後。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班志，薊縣屬廣陽國。師古曰︰今幽州縣。水經註︰薊城西北隅有薊丘，故名薊，音計。徙齊王田巿為膠東王，都卽墨。齊將田都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史記正義曰︰博陽在濟北。班志︰太山郡盧縣，濟北王都。豈博陽卽此地邪！余據濟北有博關，博陽蓋在博關之南也。濟，子禮翻。田榮數負項梁，數，所角翻。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亦不封。客多說項羽曰︰「張耳、陳餘，一體有功於趙，今耳為王，餘不可以不封。」羽不得已，聞其在南皮，班志，南皮縣屬勃海郡。闞駰曰︰章武有北皮亭，故此云南。括地志︰南皮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因環封之三縣。環，音宦。番君將梅鋗功多，封十萬戶侯。

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灌，風俗通曰︰斟灌氏之後。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詘，與屈同。信，與伸同。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雍、翟、塞為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

漢王賜張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遺，于季翻。使盡請漢中地，項王許之。

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兵，師古曰︰戲，謂軍之旌麾也。先是，諸侯從項羽入關者，各帥其兵聽命於羽。今旣受封爵，各使就國，故總言罷戲下也。一說云︰時從羽在戲水之上，故言罷戲下。此說非也。羽見高祖於鴻門，此時已過戲矣；又入燒宮室，不復在戲也。漢書通以戲為麾，許宜翻。各就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漢京兆杜縣之南也。如淳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近世有程大昌者著雍錄曰︰以地望求之，關中南面背礙南山，其有微徑可達漢中者，唯子午谷在長安正南，其次向西則駱谷。此蝕中，若非駱谷，卽是子午谷。李奇蝕，音力。張良送至襃中，地理志，襃中縣屬漢中郡。師古曰︰襃中，言居襃谷之中。括地志︰襃谷在梁州襃城縣北五十里南中山。李文子曰︰襃谷在襃城北，南谷曰襃，北谷曰斜，同為一谷。自襃谷至鳳州界一百三十里，始通斜谷。斜谷在鳳翔府郿縣。谷中襃水所流，穴山架木而行。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諸侯盜兵，師古曰︰棧，卽閣也，今謂之閣道；蓋架木為之。棧，士限翻，公休士諫翻。且示項羽無東意。

**4**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巿於膠東，而以田都為齊王，大怒。五月，榮發兵距擊田都，都亡走楚。走，音奏。榮留齊王巿，不令之膠東。巿畏項羽，竊亡之國。榮怒，六月，追擊殺巿於卽墨，自立為齊王。是時，彭越在鉅野，有衆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使擊濟北。秋，七月，越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幷王三齊之地，三齊，謂齊及濟北、膠東也。王，于況翻。又使越擊楚。項王命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

**5**張耳之國，陳餘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乃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曰︰夏說，讀曰悅。「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於醜地。今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擊常山，復趙王，請以趙為扞蔽！」師古曰︰扞蔽，猶言藩屛也。齊王許之，遣兵從陳餘。

**6**項王以張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功，故不遣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穰侯；班志，穰縣屬南陽郡。已，又殺之。

**7**初，淮陰人韓信，家貧，無行，班志︰武帝元狩六年，置臨淮郡，淮陰縣屬焉。史記正義曰︰今楚州縣。無行，言無善行可推擇也。行，下孟翻。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行賣曰商，坐販曰賈。治，直之翻。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信釣於城下，有漂母見信飢，飯信。漂，匹妙翻。以水擊絮曰漂。飯，扶晚翻。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因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刺，七亦翻。不能死，出我袴下！」徐廣曰︰「袴」，一作「胯」；胯，股也。漢書作「跨」，同耳。師古曰︰跨，兩股之間。索隱曰︰胯，枯化翻。然尋此文作「袴」，欲依字讀，何為不通！袴下乃胯下也，何必須要作胯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俛，音免，俯首也。伏，蒲北翻。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

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郞中；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數，所角翻；下同。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知名。為連敖，坐當斬；據史記·表，信為連敖，典客；班表作「票客」，索隱以為誤。徐廣於周竈表，以連敖為典客，蓋以信表為據。李奇曰︰楚官名。如淳曰︰連敖，楚官。左傳，楚有連尹、莫敖；其後合為一官號。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滕公，卽夏侯嬰；初從高祖為滕令，故號滕公。「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說，讀曰悅。言於王。王拜以為治粟都尉，班表︰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都尉蓋其屬也。至漢，改內史為大司農。亦未之奇也。

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王，王不我用，卽亡去。數，所角翻。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章︰傳校「言」下有「於」字。』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耳。」王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師古曰︰為國家之奇士。余謂何言漢國之士僅有信一人，他無與比也。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長王，于況翻。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卽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吾為，于偽翻。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信拜禮畢，上坐。上，時掌翻。坐，徂臥翻。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敎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鄕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鄕，讀曰嚮。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惟」，史記作「惟」，漢書作「唯」。師古曰︰唯，弋癸翻，應辭。仲馮曰︰「惟」字當屬下句，讀如本字。余謂如漢書本文，則當如師古；如史記本文，則當如仲馮。「賀曰」，句斷。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惡叱咤，喑，於鴆翻；惡，烏路翻；懷怒氣也。叱，昌栗翻；咤，卓嫁翻；發怒聲也。千人皆廢，晉灼曰︰廢，不收也。然不能任屬賢將；屬，之欲翻。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索隱曰︰嘔嘔，猶姁姁，同音吁。鄧展曰︰和好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蘇林曰︰手弄角訛，不忍授也。余謂角訛者，刓之義；敝，舊敝也。師古曰︰刓，五丸翻，蘇林太官翻，又音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背，蒲妹翻。王，于況翻；下而王、威王、王王、當王同。逐其故主而王其將相，又遷逐義帝置江南，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強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散，謂四散而立功。劉氏曰︰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敗散也。貢父曰︰何不散者，言義兵無敵，諸侯之兵無不離散以敗也。且三秦王為秦將，謂章邯、司馬欣、董翳三人。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勝，音升。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師古曰︰部分而署置之。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

八月，漢王引兵從故道出，襲雍；春秋釋例︰掩其不備曰襲。班志，故道縣屬武都郡。括地志︰故道，今鳳州兩當縣。杜佑通典曰︰故道，鳳州梁泉、兩當縣地。雍王章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畤，又敗，班志，陳倉縣屬扶風；唐之岐州寶雞縣是也。杜佑曰︰故城在縣東二十里。班志，好畤縣屬扶風。孟康曰︰畤，音止，神靈之所止也。師古曰︰卽今雍州好畤縣。宋白曰︰漢好畤故縣，在今縣東南四十三里奉天縣界好畤故城是也。李文子曰︰在今鳳翔天興縣界。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於廢丘，而遣諸將略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以其地為渭南、河上、上郡。渭南，後曰京兆；河上，後曰馮翊。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歐，惡后翻。吸，音翕。因王陵兵以迎太公、呂后。項王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夏，音賈。

王陵者，沛人也，先聚黨數千人，居南陽，至是始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鄕坐陵母，欲以招陵。古以東鄕之位為尊。沛公見羽於鴻門，羽東鄕坐；韓信東鄕坐李左車而師事之，是也。鄕，讀曰嚮。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亨陵母。為，于偽翻。語，牛倨翻。亨，讀曰烹。

**8**項王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班志，吳縣屬會稽郡。

**9**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遺，于季翻。「齊欲與趙幷滅楚。」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10**燕王廣不肯之遼東；臧荼擊殺之，幷其地。

**11**是歲，以內史沛周苛為御史大夫。班表︰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掌副宰相。應劭曰︰侍御史之率，故稱大夫。

**12**項王使趣義帝行，其羣臣、左右稍稍叛之。趣，讀曰促。

**二年**（丙申、前二○五）

**1**冬，十月，項王密使九江、衡山、臨江王擊義帝，殺之江中。九江王，黥布；衡山王，吳芮；臨江王，共敖。

**2**陳餘悉三縣兵，與齊兵共襲常山。常山王張耳敗，走漢，謁漢王於廢丘；漢王厚遇之。陳餘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為，于偽翻。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

**3**張良自韓間行歸漢︰間，古莧翻。漢王以為成信侯。良多病，未嘗特將，特將，未嘗獨將兵也。將，卽亮翻。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

**4**漢王如陝，陝，失冉翻。鎭撫關外父老。

**5**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

**6**漢王以韓襄王孫信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信急擊韓王昌於陽城，昌降。十一月，立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漢王。

**7**漢王還都櫟陽。

**8**諸將拔隴西。

**9**春，正月，項王北至城陽。齊王榮將兵會戰，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項王復立田假為齊王。遂北至北海，燒夷城郭、室屋，坑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所過多所殘滅。齊民相聚叛之。

**10**漢將拔北地，虜雍王弟平。章平也。雍，於用翻。

**11**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臨晉，註見三卷赧王五年。師古曰︰其地在河之西濱，東臨晉境，卽今之同州朝邑界也。史記正義曰︰臨晉卽蒲津關。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

**12**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孔穎達曰︰按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註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又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平為宰，師古曰︰宰，主切割肉也。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及諸侯叛秦，平事魏王咎於臨濟，為太僕，班表︰太僕，秦官，掌輿馬。應劭曰︰周穆王所置，蓋大御衆僕之長也。濟，子禮翻。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後事項羽，賜爵為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殷王反，『章︰乙十一行本「反」下有「楚」字；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傳校同。』項羽使平擊降之；還，拜為都尉，賜金二十鎰。

居無何，師古曰︰言無幾時。漢王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將吏。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挺身間行，挺，待鼎翻，拔也；言平拔身間出而行也。杖劍亡，渡河，歸漢王於脩武，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賜食，遣罷就舍。平曰︰「臣為事來，為，于偽翻。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說，讀曰悅。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卽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使平典護軍而監護諸將也。諸將盡讙曰︰讙，音喧，譁然不服之聲。「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卽與同載，反使監護長者！」監，古銜翻。漢王聞之，愈益幸平。

**13**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班志，平陰縣屬河南郡。水經︰河水逕平陰縣北。魏文帝改平陰曰河陰。洛陽縣屬河南郡；新城時屬縣界，惠帝四年始置新城縣。括地志︰洛州伊闕縣，在州南七十里，本漢新城也；隋文帝改新城為伊闕，取伊闕山為名。三老董公遮說王曰︰班表︰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鄕，鄕有三老，掌敎化；秦制。橫道自言曰遮。說，式芮翻。「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伐有罪則兵出有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放，謂遷義帝於郴；殺，謂殺之江中。殺，讀曰弑。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文穎曰︰以，用也；己有仁，天下歸之，可不用勇而天下自服；己有義，天下奉之，可不用力而天下自定。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如淳曰︰袒，亦如禮袒踊也。師古曰︰袒，謂脫衣之袖也。袒，徒旱翻。衆哭曰臨，力禁翻。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也。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史記正義曰︰南收三河士，發關內兵，從雍州入子午道至漢中，歷漢水而水，東行至徐州擊楚。余謂正義之說迂矣！三河在彭城之北，已不可謂南收三河士。若發關內兵，南浮江、漢，獨不能出武關而浮江、漢，而必入子午谷至漢中而下漢水邪！況子午道此時亦未通鑿，其可引之而為說乎！此特言發三河士以攻其北，又南浮江、漢，下兵以夾攻之也。服虔曰︰漢名王為諸侯。師古曰︰非也。當時漢未有此稱號，直言諸侯及王耳。

使者至趙，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遺，于季翻。餘乃遣兵助漢。

**14**田榮弟橫收散卒，得數萬人，起城陽；史記正義曰︰城陽，濮州雷澤是。余考正義所謂城陽，乃班志濟陰郡之城陽縣，田榮初與項羽會戰之地。榮旣敗而北走，死於平原，羽遂至北海，燒夷城郭、室屋，則濟陰之城陽已隔在羽軍之後。田橫所起，蓋班志城陽國之地，春秋莒之故虛也。羽旣連戰未能克橫，而漢入彭城，遂南從魯出胡陵至蕭以擊漢。莒、魯舊為鄰國，則此城陽為莒之故虛明矣。夏，四月，立榮子廣為齊王，以拒楚。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雖聞漢東，旣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到外黃，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項羽倂王梁、楚，徙魏王豹於河東，號西魏王。今越所下外黃十餘城，皆梁地也。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眞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

項王聞之，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至蕭。魯，卽伯禽所都；秦置魯縣，屬薛郡；漢後以薛郡為魯國。史記正義曰︰魯，今兗州曲阜縣。蕭縣，秦屬泗水郡；唐徐州蕭縣是也。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死者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璧東睢水上；臣瓚曰︰穀、泗二水皆在沛郡彭城。水經註︰睢水出陳留縣西蒗蕩渠，東過沛郡相縣；又逕彭城郡之靈璧而東南流，項羽敗漢王處也。漢書又云︰東逼穀、泗。服虔曰︰水名也，在沛國相縣界。又詳睢水逕穀熟而兩分，而睢水為蘄水，故二水所在枝分，通為兼稱。穀水之名，蓋因地變。然則穀水卽睢水也。睢水又東南至下相而入于泗，謂之睢口。泗水又東南過彭城縣東北，南至下邳入淮。孟康曰︰靈璧故小縣，在彭城南。史記正義曰︰靈璧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漢軍卻，為楚所擠，擠，子詣翻，排也，又子奚翻。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楚亦使人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

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魯元公主，帝女也。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諡也。師古曰︰公主，惠帝姊也，以其最長，故號曰元，不得為諡。貢父曰︰韋昭是也。載以行。楚騎追之，漢王急，推墮二子車下。推，吐雷翻。滕公為太僕，滕公，夏侯嬰也。史記曰︰嬰從擊秦軍洛陽東，賜爵封，轉為滕公。漢書曰︰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班表︰太僕，秦官，掌輿馬。應劭曰︰周穆王所置，蓋大御，衆僕之長，中大夫也。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今雖急，不可以驅，柰何棄之！」故徐行。漢王怒，欲斬之者十餘；滕公卒保護，脫二子。卒，子恤翻。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不相遇，反遇楚軍；審，姓；食其，名。食其，音異基。將間行以避楚軍，乃反與楚軍相遇也。間，古莧翻；下同。楚軍與歸，項王常置軍中為質。質，音致。

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班志，下邑縣屬梁國。梁國，秦碭郡；漢改焉。宋白曰︰今宋州碭山縣卽古下邑城。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諸侯皆背漢，復與楚。背，蒲妹翻。塞王欣、翟王翳亡降楚。

**15**田橫進攻田假，假走楚，楚殺之；橫遂復定三齊之地。

**16**漢王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師古曰︰捐關以東，謂不自有其地，將以與人，令其立功共破楚也。余謂等棄之者，言捐以與人，與棄等也。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師古曰︰梟，謂最勇健也。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翻。卽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

初，項王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軍數千人行。漢之破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楚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數，所角翻。以辭相責曰誚讓。誚，才笑翻。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師古曰︰多者，猶重也。欲親用之，以故未之擊。 漢王自下邑徙軍碭，遂至虞，班志，虞縣屬梁國。師古曰︰今宋州虞城縣。宋白曰︰古虞國。舜禪禹，封其子商均於虞；少康奔虞卽此。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姓譜︰隨姓，隨侯之後。又云︰杜伯之玄孫會為晉大夫，食采於隨，曰隨武子；後因以為姓。漢王曰︰「孰能為我使九江，令之發兵倍楚？倍，蒲妹翻。留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漢王使與二十人俱。

**17**五月，漢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者傅，讀曰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言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癃。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衞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傅者皆發之。未二十為弱，過五十六為老。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傜役也。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京縣，秦屬三川郡；漢改曰河南郡，卽鄭共叔所居京城也。應劭曰︰京縣今有大索、小索亭。括地志︰京縣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南二十里，滎陽縣卽大索城。杜預曰︰成皋城東有大索城；又有小索故城，在滎陽縣北四里。宋白曰︰滎陽縣故城在鄭州滎澤縣南十七里平原上，索水逕其東，卽項羽圍漢王處；秦三川郡亦曾移理於此。括地志所謂滎陽縣卽大索城，乃唐之滎陽縣。晉灼曰︰索，音冊。師古音求索之索。

楚騎來衆，漢王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班志，重泉縣屬馮翊。括地志︰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姓譜︰齊太公之後有公子駱，子孫以為氏。又史記︰惡來革之玄孫曰大駱。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如淳曰︰傅，音附，猶言隨從者。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王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括地志︰敖倉在鄭州滎陽西北十五里。縣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屬，之欲翻。

**18**周勃、灌嬰等言於漢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孟康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無所有也。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不中，中，竹仲翻。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尾生，古之信士；或曰，卽微生高。孝己，商高宗之子，以孝行著。行，下孟翻。而無益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不，讀曰否。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卽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聞漢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躶身來，躶，郞果翻，赤身也。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

**19**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謁歸，謂謁告而歸也。至則絕河津，反為楚。豹都平陽，在河東，故斷其津濟以拒漢軍。為，于偽翻。

**20**六月，漢王還櫟陽。

**21**壬午，立子盈為太子；赦罪人。

**22**漢兵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盡定雍地，以為中地、北地、隴西郡。自置中地郡後，至九年罷，屬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為右內史；太初元年，更名主爵都尉為右扶風。

**23**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

初，秦之亡也，豪桀爭取金玉，宣曲任氏獨窖倉粟。漢有長水宣曲胡騎，高祖功臣有宣曲侯，蓋地名也。張揖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師古曰︰宣曲，觀名。索隱曰︰上林賦云︰西馳宣曲。當在京輔，今闕其地。窖，工孝翻；穿地以藏粟也。及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而豪桀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者數世。

**24**秋，八月，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侍太子，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調，徒弔翻。

**25**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曰︰「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吾不忍復見也！」復，扶又翻。於是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

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姓譜︰柏，柏皇氏之後。顓頊師柏招；帝嚳師柏景。春秋柏國為楚所滅。王曰︰「是口尚乳臭，言其少不經事，弱不任事，若未離乳保之懷者。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韓信亦問酈生︰「魏得無用周叔為大將乎？」酈生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

魏王盛兵蒲坂以塞臨晉。塞，悉則翻。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班志，夏陽縣屬馮翊，秦之少梁也，秦惠文王十一年更名。史記正義曰︰夏陽在同州北韓城界。木罌，服虔曰︰以木柙縛罌缶以渡也。韋昭曰︰以木為器如罌缶以渡軍，無船，且尚密也。師古曰︰服說是。罌缶，謂瓶之大腹小口者也。罌，一政翻，康於耕翻。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九月，信擊虜豹，傳詣滎陽；傳，直戀翻，言以驛馬傳送詣漢王所。悉定魏地，置河東、上黨、太原郡。

**26**漢之敗於彭城而西也，陳餘亦覺張耳不死，卽背漢。背，蒲妹翻。韓信旣定魏，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引兵東，北擊趙、代。時趙王歇王趙，陳餘王代。後九月，信破代兵，禽夏說於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

# 資治通鑑卷第十

## 漢紀二起強圉作噩（丁酉），盡著雍閹茂（戊戌），凡二年。

太祖高皇帝上之下

**三年**（丁酉、前二○四）

**1**冬，十月，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陘，音刑。杜佑曰︰井陘口在鎭州鹿泉縣，今謂之土門。按宋白續通典︰鎭州石邑縣有井陘山，甚險固。又，鹿泉縣，本漢石邑縣地，隋開皇十六年置，至德初改名獲鹿。又，井陘縣，穆天子傳「天子獵于鉶山」，卽此地。註云︰燕、趙謂山脊為陘。陘山在縣東南十八里，四方高，中央下，如井，故曰井陘。號二十萬。

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而去國遠鬬，謂乘取代之勝勢也。說，輸芮翻。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方軌，謂車倂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鄭康成曰︰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師古曰︰間路，微路也。間，古莧翻。師古曰︰輜，衣車也；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輜重。釋名云︰輜，廁也，所載衣服雜廁其中。重，直用翻。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韓信兵少而疲，如此避而不擊，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矣。」

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止軍而舍息也。舍，如字。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傳發，傳令軍中使發兵。人持一赤幟，漢旗幟皆赤。幟，昌志翻。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萆，音蔽，依山以自覆蔽也。杜佑曰︰卑山，音蔽，今名抱犢山，在鎭州石邑縣。井陘山亦在石邑，意「間道萆山」卽此地。師古曰︰蔽隱於山，使敵不見。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若，汝也。疾，速也。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餐，曰︰服虔曰︰立，駐。傳餐，食也。如淳曰︰小飯曰餐。言破趙乃當共飽食也。餐，千安翻。「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信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行，戶剛翻。恐吾至阻險而還也。」信蓋謂趙聚兵塞井陘之口，欲俟信出險而後擊之；若見前鋒便縱兵接戰，則信必將阻險而還師也。還，音旋，又如字。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史記正義曰︰綿蔓水自幷州北流入井陘縣界，卽信背水陳處。背，蒲妹翻。陳，讀曰陣。趙軍望見而大笑。

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與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走，音奏。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師古曰︰殊，絕也；言決意必死。不可敗。敗，補邁翻。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將，卽亮翻。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水經註︰泜水卽井陘山水，世謂之鹿泉水，東北流，屈逕陳餘壘，又東注綿蔓水。師古曰︰泜，音祗，又丁計翻，又丁禮翻。禽趙王歇。

諸將効首虜，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倍，與背同，蒲妹翻。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孫子·九地︰疾戰則存、不戰則亡為死地。曹操註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不得，退有礙者。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師古曰︰言如忽入市廛，驅其人以赴戰，非素所習練者也。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予，讀曰與；下同。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

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予千金。有縛致麾下者，信解其縛，東鄕坐，師事之。予，讀曰與。鄕，讀曰嚮。問曰︰「僕欲北伐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何若，猶言何如也。廣武君辭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權，所以稱物，見其輕重也。左車蓋謂兵者國之大事，如己者敗亡之餘，不足以審處其輕重。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百里奚，虞之大夫，虞公不能用以亡；秦穆公信而用之，遂霸西戎。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言得侍左右以求敎。今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東下井陘，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褕，音瑜；靡也。此言當時之人，畏信之威聲，不能自保其生業，皆輟耕、釋耒，褕靡其衣，甘毳其食，以苟生於旦夕，不復為久遠計。傾耳以待命者，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罷，讀曰疲。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不得，攻之不拔，情見勢屈；兵，詭道也，乘勢以為用者也。見，顯露也。屈，盡也。吾之情見則敵知所備，勢屈則敵得乘吾之敝矣。見，賢遍翻。屈，其勿翻。曠日持久，糧食單竭。單，與殫同，盡也。燕旣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強。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此將軍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由，從也，言當從何計也。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鎭撫趙民，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首，式救翻；頭之所向曰首。而後遣辨士奉咫尺之書，師古曰︰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長尺，喻輕率也。暴其所長於燕，暴，顯也，示也，露也。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遣使報漢，且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數，所角翻。張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

**2**甲戌晦，月盡為晦。日有食之。

**3**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

**4**隨何至九江，九江太宰主之，此太宰非周官之太宰。漢奉常屬官有太宰。師古曰︰具食之官。信使入國，必使人為之主；時布使太宰主何也。三日不得見。隨何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強，漢『章︰乙十一行本「漢」上有「以」字；孔本同；傳校同。』為弱也。此臣之所以為使。說，輸芮翻；下同。使，疏吏翻。使何得見，言之而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九江市，足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倍，與背同，蒲妹翻。太宰乃言之王。

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九江王曰︰「寡人北鄕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鄕而臣事之者，鄕，讀曰嚮；下同。必以楚為強，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為士卒先。李奇曰︰版，牆版也；築，杵也。大王宜悉九江之衆，身自將之，為楚前鋒；將，卽亮翻。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漢王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九江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乃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垂拱者，垂衣拱手也。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鄕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背，蒲妹翻。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皋、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徼，循也。凡邊謂之邊徼，蓋使人循徼，機［譏］禁姦非，因以名之。索隱曰︰徼，謂邊境亭障，以徼繞邊陲，常守之也。徼，吉弔翻。乘，登也；登塞垣而守之。楚人深入敵國八九百里，言楚自彭城至滎陽、成皋，中間有梁地間之；彭越時反梁地，是楚之敵國也，故云深入敵國八九百里。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漢堅守而不動，楚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強，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易，以豉翻。為，于偽翻。臣非以九江之兵足以亡楚也；大王發兵而倍楚，倍，與背同，蒲妹翻。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九江必大王有也。」九江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

楚使者在九江，舍傳舍，傳舍，客舍也；前客舍之而去，後客復來舍之，傳相受也，故謂之傳舍。傳，直戀翻。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師古曰︰構，結也；言背楚之事已結成也。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幷力。」布曰︰「如使者敎。」於是殺楚使者，因起兵而攻楚。

楚使項聲、龍且攻九江，且，子余翻。龍，姓；且，名。數月，龍且破九江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兵殺之，乃間行與何俱歸漢。十二月，九江王至漢。漢王方踞床洗足，召布入見。見，賢遍翻。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師古曰︰高帝以布先久為王，恐其意自尊大，故峻其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此權道也。帳，若今之帳設也；御，謂服御也。從，才用翻。於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九江王兵，與俱屯成皋。

楚數侵奪漢甬道，數，所角翻。漢軍乏食。漢王與酈食其謀橈楚權。食其，音異基。橈，女敎翻，弱也；其字從「木」。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滅其社稷，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之後，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鄕稱霸，楚必斂袵而朝。」袵，衣襟也。鄕，讀曰嚮。朝，直遙翻。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言將使食其行使六國，授之以印而使佩之。趣，讀曰促；下同。

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子房，張良字也。客有為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良，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對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時漢王方食，故良言願借食前之箸，就用指畫。鄭玄曰︰今人或謂箸為挾提。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度，徒洛翻。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商容，殷賢人。里門曰閭。表，顯異也。紂囚箕子，殺比干；武王克殷，釋箕子囚，封比干墓。韓詩外傳曰︰商容執羽龠，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山。武王欲以為三公，辭而不受。鄭玄曰︰商家樂官，知禮容，所以禮署稱容臺。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也。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服虔曰︰巨橋，倉名。許愼曰︰鉅鹿之大橋有漕粟。杜佑曰︰鉅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臣瓚曰︰鹿臺今在朝歌城中；劉向曰︰其大三里，高千尺。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也。殷事已畢，偃革為軒，蘇林曰︰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也；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說文曰︰軒，曲周屛車。如淳曰︰革者，革車也；軒者，赤黻乘軒也；偃武備而治禮樂也。倒載干戈，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也。復，扶又翻。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為；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也。華，戶化翻。放牛桃林之陰，晉灼曰︰桃林在弘農閺鄕南谷中。山海經曰︰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圍三百里。十三州記︰弘農有桃丘聚，卽桃林也。師古曰︰桃林山谷在閺鄕縣東南，西南去湖城縣三十五里。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也。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也。且夫楚唯無強，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服虔曰︰惟當使楚無強，強則六國弱而從之。晉灼曰︰當今惟楚大，無有強之者；若復立六國，六國皆橈而從之，陛下安得而臣之乎！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也。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哺，音步，食在口中者。「豎儒幾敗而公事！」而，汝也。公，尊稱也。高祖嫚罵人，率曰「而公」、「乃公」，蓋自尊辭。幾，居依翻。令趣銷印。

荀悅論曰︰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也。

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為樹黨；事見七卷秦二世元年。酈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今天下未必欲亡項也。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己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於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而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者也。

及宋義待秦、趙之斃，事見八卷秦二世三年。與昔卞莊刺虎同說者也。卞莊子刺虎。管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鬬，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而刺，一舉必有兩獲。」莊子然之，果獲二虎。施之戰國之時，鄰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立，其日久矣，一戰勝敗，未必以存亡也；其勢非能急於亡敵國也，進乘利，退自保，故累力待時，乘『章︰乙十一行本「乘」作「承」；孔本同；傳校同。』敵之斃，其勢然也。今楚、趙所起，其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定功，退則受禍。此同事而異勢者也。

伐趙之役，韓信軍於泜水之上而趙不能敗。事見上卷三年。彭城之難，漢王戰于睢水之上，士卒皆赴入睢水而楚兵大勝，事見上卷二年。難，乃旦翻。何則？趙兵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無出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置酒高會，士卒逸豫，戰心不固；楚以強大之威而喪其國都，喪，息浪翻。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項羽選精兵以攻，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此同事而異情者也。

故曰︰權不可豫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

**5**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昩、龍且、周殷之屬，鍾離，古鍾離子之後，以國為姓。龍姓出於龍伯氏；又曰，出於舜納言之龍。師古曰︰昩，莫曷翻，其字從本末之末。且，子余翻。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間，古莧翻。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曰︰「善！」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昩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昩等。

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項羽使使至漢，陳平使為大牢具。大，讀曰太。古者諸侯遣使交聘，其牢禮各如其命數，以三牲具為一牢。秦滅古法，軍興之時，不能備古之牢禮，故以太牢具為盛禮。孔穎達曰︰按周禮︰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謂太牢也。是周公制禮，天子日食太牢，則諸侯日食少牢，大夫日食特牲，士日食特豚。至後世衰亂，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太牢；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則知大夫日食特豚，朔月特牲；士日食無文，朔月特豚。故內則云︰見子具朔食。註云︰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諸侯祭以太牢，得殺牛；諸侯之大夫祭以少牢，得殺羊；天子大夫祭亦得殺牛，其諸侯及大夫饗食賓得用牛也。故大行人掌客，諸侯待賓，皆用牛也。公食大夫禮，大夫食賓禮，亦用牛也。舉進，見楚使，卽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服虔曰︰去肴肉，更以惡草之具。惡，麤惡；草，草率也。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章︰乙十一行本「賜」作「請」；孔本同。』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疽，千余翻，癰瘡也。

五月，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誑，居況翻，欺也。王可以間出。」間，古莧翻。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柱之。蔡邕曰︰以犛牛尾為之，大如斗，或在騑頭，或在衡。應劭曰︰雉尾為之，在左驂，當鑣上。師古曰︰應說非。爾雅翼︰犛，西南夷長髦牛也，似牛，而四節、腹下及肘皆有赤毛長尺餘，而尾尤佳，其大如斗。天子之車左纛，以此牛尾為之，繫之左騑馬軛上。蓋馬在中曰服，在外曰騑，騑，卽驂也；安最外馬頭上，以亂馬目，不令相見也。纛，徒倒翻，又音毒。曰︰「食盡，漢王降。」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令韓王信與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樅，千容翻。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

漢王出滎陽，至成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轅，姓也。姓譜︰陳大夫轅濤塗之後。以其所本考之，亦與爰、袁二姓通。「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師古曰︰輯，與集同，謂和合也。詩序曰︰「勞來還定安集之」；春秋左氏傳曰︰「羣臣輯睦」。他皆類此。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班志，二縣屬南陽郡。史記正義曰︰宛，鄧州縣。葉，汝州縣。宛，於元翻。葉，式涉翻。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

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是月，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睢，音雖。羽乃使終公守成皋，終，姓也。姓譜曰︰陸終之後。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皋。

六月，羽已破走彭越，聞漢復軍成皋，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趨降漢，今為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烹周苛，幷殺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皋。漢王逃，漢書「逃」作「跳」；如淳音逃；史記·項羽紀作「逃」；索隱︰徒雕翻。晉灼曰︰跳，獨出意。如淳曰︰逃，謂走也。余謂左氏傳例︰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太史公蓋用此例，溫公仍之。逃，當如字。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玉門，張晏曰︰玉門，成皋北門。北渡河，宿小脩武傳舍。晉灼曰︰在大脩武城東。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卽其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旣奪兩人軍，卽令張耳循『章︰乙十一行本「循」作「徇」。』行，備守趙地。行，下孟翻。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諸將稍稍得出成皋從漢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漢使兵距之鞏，班志，鞏縣屬河南郡，卽東周君所居。汝洛地圖云︰鞏，固也。鞏縣在洛水之間，言四面有山，可以鞏固。令其不得西。

**6**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隋·天文志︰孛，彗之屬也；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孛者，孛孛然，非常惡氣之所生也。內不有大亂，必有大兵。天下合謀，暗蔽不明，有所傷害。晏子曰︰「君若不改，孛星將出，彗何懼乎！」由是言之，災甚於彗。孛，蒲內翻，又蒲沒翻。班志︰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理，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坐廷。

**7**臨江王敖薨，子尉嗣。

**8**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引兵臨河，南鄕，軍小脩武，欲復與楚戰。鄕，讀曰嚮。復，扶又翻。郞中鄭忠說止漢王，漢制︰議郞、中郞，秩比六百石；侍郞，比四百石；郞中，比三百石；皆屬郞中令。說，式芮翻。使高壘深塹勿與戰。塹，七艷翻。漢王聽其計，使將軍劉賈、盧綰將卒二萬人，綰，烏板翻。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師古曰︰積聚，所畜軍糧芻藳之屬也。積，子賜翻。聚，才喻翻。無以給項王軍食而已。楚兵擊劉賈，賈輒堅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

**9**彭越攻徇梁地，下睢陽、外黃等十七城。睢陽，秦縣，屬碭郡，漢屬梁國，故微子所封國也；唐為宋州宋城縣。杜佑曰︰漢外黃故城，在陳留郡雍丘縣東，春秋「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卽此。九月，項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卽漢王欲挑戰，挑，徒了翻。愼勿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羽引兵東行，擊陳留、外黃、睢陽等城，皆下之。

漢王欲捐成皋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大戴禮曰︰食穀者智慧而巧。古史考曰︰古者茹毛飲血，燧人氏鑽火，而人始裹肉而燔之曰炮。神農時，人方食穀，加米於燒石之上而食之。及黃帝時，始有釜甑，火食之道成矣。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適，讀曰讁。卒，謂卒之有罪讁者，所謂讁戍也。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易，以豉翻。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海內搖盪，農夫釋耒，耒，手耕曲木也。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臣瓚曰︰飛狐口在代郡。師古曰︰瓚說是，壺關無飛狐之名。地道記︰恆山在上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恆山岋，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水經註︰代郡南四十里有蜚狐關。史記正義曰︰按蔚州飛狐縣北百五十里有秦、漢故代郡城，西南有山，俗號蜚狐口。塞，悉則翻。行，戶剛翻。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謂因地形而據之以制敵。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復謀取敖倉。

食其又說王曰︰「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諸田宗強，負海、岱，阻河、濟，齊地東至海，南至太山，故曰負海、岱；西阻清濟，北阻濁河，故曰阻河、濟。濟，子禮翻。南近於楚，近，其靳翻。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考異曰︰史記、漢書皆以食其勸取敖倉及請說齊合為一事，獨劉向新序分為二；臣謂分為二者是。上曰︰「善！」

乃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天下何所歸？」酈生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卽以侯其將，得賂卽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樂，音洛。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毛晃曰︰背恩亡德曰負。倍，與背同，蒲妹翻。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破北魏；河自砥柱以上、龍門以下為西河。索隱曰︰北魏，謂魏王豹，豹國於河北故也。亦謂之西魏，以大梁於安邑為東也。出井陘，誅成安君；此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酈生之說，形格勢禁之說也。蓋據敖倉，塞成皋，則項羽不能西；守白馬，杜太行，距蜚狐，則河北燕、趙之地盡為漢有，齊、楚將安歸乎！白馬津在唐滑州。太行阪在唐澤州界。杜佑曰︰蔚州飛狐縣，漢廣昌縣地；飛狐口在縣北，卽漢之飛狐道，通嬀川郡懷戎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可得而保也；不然，危亡可立而待也！」先是，齊聞韓信且東兵，使華無傷、田解將重兵屯歷下，軍『章︰乙十一行本無「軍」字；孔本同；退齋校同；傳校同。熊校云︰元本「軍」作「下」，「下」字衍；胡刻改作「軍」，非。』以距漢。先，悉薦翻。華，戶化翻，姓也。姓譜︰宋華父督始立華氏。張揖曰︰濟南歷山之下。余據酈食其傳曰︰「軍於歷城」，則歷下卽濟南郡歷城縣。及納酈生之言，遣使與漢平，乃罷歷下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為樂。樂，音洛。韓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酈食其已說下齊，欲止。辨士蒯徹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間，古莧翻。使，疏吏翻。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軾，車前橫木，人所憑者。掉，徒釣翻，搖也。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遂渡河。

**四年**（戊戌、前二○三）

**1**冬，十月，信襲破齊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以酈生為賣己，乃烹之；引兵東走高密，高密縣在膠西，宣帝本始元年為高密國。宋白曰︰高密，春秋時晏平仲所食邑。使使之楚請救。田橫走博陽，此據史記也。班書作「橫走博」。博陽近清河博關，此正韓信自趙進兵之路。臨淄旣破，君、相皆出走。其後韓信旣虜田廣於濰水，灌嬰又敗田橫於嬴下。嬴縣亦屬太山郡。括地志︰故嬴城在兗州博城縣東北百里。唐之博城，漢太山之博縣；此博陽，卽博城之陽。守相田光走城陽，相，息亮翻。將軍田旣軍於膠東。括地志︰卽墨故城在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古齊地，漢為膠東國，以其地在膠水之東也。

**2**楚大司馬咎守成皋，漢數挑戰，數，所角翻。挑，徒了翻。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兵汜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鄙在鄭地汜。」臣瓚曰︰高祖攻曹咎於成皋，咎渡汜水而戰，今成皋城東汜水是也。師古曰︰瓚說得之，此水不在濟陰也。「鄙在鄭地汜」，釋者云在襄城，則亦非此汜水。舊讀音凡，今彼鄕人呼之音祀。索隱曰︰此水今見名汜水，音似；臣瓚說是。張晏曰︰在濟陰亦未全失。按古濟水當此截河而南，又東流溢為滎澤。水南曰陰，此亦在濟之陰，非彼濟陰郡耳。括地志︰汜水源出洛州汜水縣東南三十二里方山。山海經︰浮戲之山，汜水出焉。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咎及司馬欣皆自剄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為廣武，在敖倉西三皇山上。括地志︰東廣武、西廣武在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戴延之西征記曰︰三皇山上有二城，東曰東廣武，西曰西廣武，各在一山頭，相去百步。汴水從廣澗中東南流，今涸無水。城各有三面，在敖倉西。郭緣生述征記曰︰一澗橫絕上過，名曰廣武，相對皆立城塹，遂號東、西廣武。就敖倉食。

項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成皋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昩於滎陽東，聞羽至，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數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為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桮羹！」如淳曰︰俎，高几之上也。李奇曰︰軍中巢櫓謂之俎。師古曰︰俎者，所以薦肉，示欲烹之，故置俎上；如說是。俎，在呂翻。方言︰周、晉、秦、隴謂父為翁。若，汝也；而，亦汝也。古者以桮盛羹，今之盃側有兩耳者也。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只益禍耳！」項王從之。

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師古曰︰匈匈，喧擾之意，公休許容翻。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鬬智，不能鬬力。」項王三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輒射殺之。應劭曰︰樓煩，胡人也。李奇曰︰後為縣，屬鴈門。此縣人善騎射。謂士為樓煩，取其稱耳，未必樓煩人也。師古曰︰李奇說是。射，而亦翻。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瞋，昌眞翻。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間問，微問也。間，工莧翻。乃項王也，漢王大驚。

於是項王乃卽漢王，卽，就也，從也。相與臨廣武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數，所具翻。「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救趙不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財，罪四；收私者，收取其財以為私有。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王，罪七；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幷王梁、楚，多自與，罪八；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捫，音門，摸也。師古曰︰傷胸而捫足者，以安衆也。中，竹仲翻。漢王病創臥，創，初良翻。張良強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強，其兩翻。勞，力到翻。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行，下孟翻。疾甚，因馳入成皋。

**3**韓信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將兵，號二十萬，以救齊，與齊王合軍高密。

客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孫子九地，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曹操曰︰士卒戀土，道近易散者也。易，以豉翻；下同。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信臣，常所親信之臣。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地，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袴下，無兼人之勇；事見上卷元年。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也。」

十一月，齊、楚與漢夾濰水而陳。徐廣曰︰濰水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索隱曰︰濰水出琅邪箕縣東北，至都昌入海。水經註︰濰水逕高密縣故城西；韓信與龍且夾水而陳，卽此處。濰，音維。陳，讀曰陣。韓信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盛，時征翻。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太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虜齊王廣。史記正義曰︰城陽，雷澤縣是也，在濮州東南九十一里。予據班志，濟陰郡城陽縣雷澤在西北，此梁地也；自濰水追北至城陽，此乃漢城陽國之地。正義此誤，與上卷二年田橫起城陽同。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進至博陽。田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橫軍於嬴下。敗，蒲邁翻。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嬰進擊齊將田吸於千乘，千乘縣屬北海郡，高祖分置千乘郡。括地志︰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乘，繩證翻。曹參擊田旣於膠東，皆殺之，盡定齊地。

**4**立張耳為趙王。

**5**漢王疾愈，西入關。至櫟陽，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師古曰︰縣首於木上曰梟。索隱曰︰欣自剄於汜水上，今梟之櫟陽者，以其故都，故梟以示之也。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

**6**韓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師古曰︰邊，近也。請為假王以鎭之。」漢王發書，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為眞王耳，何以假為！」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操，七刀翻。

**7**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盱台人武涉盱台，音吁怡。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勠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分，扶問翻。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厭，於鹽翻。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數，所角翻；史記正義︰色庾翻。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倍，蒲妹翻；下同。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章︰乙十一行本「以」下有「與」字；孔本同；張校同；傳校同。』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必終為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參分，卽三分。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郞中，位不過執戟；郞中，執戟宿衞。信先仕楚為郞中，故云然。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倍，蒲妹翻；下同。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予，讀曰與。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衣衣，下於旣翻。推，吐雷翻。食食，下祥吏翻。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

武涉已去，蒯徹知天下權在信，乃以相人之術說信曰︰「僕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以微言動信，言背漢則大貴也。相，息亮翻。韓信曰︰「何謂也？」蒯徹曰︰「天下初發難也，難，乃旦翻。憂在亡秦而已。師古曰︰志在滅秦，所憂者唯此。今楚、漢分爭，使天下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暴，步木翻，又如字；凡暴露之暴皆同。勝，音升。楚人走『章︰乙十一行本「走」作「起」；孔本同，退齋校同；傳校同。』彭城，轉鬬逐北，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十『章︰乙十一行本「十」上有「數」字。』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折，挫也。北，奔也。不救者，不能自救也。折，而設翻。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百姓罷極怨望，無所歸倚；罷，讀曰疲。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縣，讀曰懸。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強齊，從趙、燕，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鄕為百姓請命，師古曰︰齊國在東，故曰西鄕。止楚、漢之戰鬬，士卒不死亡，故曰請命。鄕，讀曰嚮；下同。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強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膠、泗，二水名。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師古曰︰深拱，猶高拱也。朝，直遙翻。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鄕利而倍義乎！」蒯生曰︰「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常山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卒，子恤翻。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者；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己，亦誤矣！大夫種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之於句踐也︰種，章勇翻。句，音鉤。此二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徹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復，扶又翻。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鮮，息善翻。故知者，決之斷也；斷，丁亂反。疑者，事之害也。審豪釐之小計，豪，長毛也。十豪為釐。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徹。謝去，辭之使去也。因去，佯狂為巫。

**8**秋，七月，立黥布為淮南王。

**9**八月，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應劭曰︰北貉，國也。梟，健也。張晏曰︰梟，勇也，若六博之梟也。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皆貉類也。蓋貉人及燕皆來助漢。孔穎達曰︰經傳說貊多是東夷，故職方掌九夷、九貊。鄭志答趙商云︰九貊，卽九夷也。又周官貊隸，註云征東北夷所獲。貉，讀與貊同。

**10**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棺，工喚翻。斂，力贍翻。與作衣衾而斂尸於棺也。轉送，傳送也。四方歸心焉。

**11**是歲，以中尉周昌為御史大夫。班表︰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昌，苛從弟也。從，才用翻。

**12**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太公、呂后為楚所得，見上卷三年。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洪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衞，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卽今官渡水也。應劭曰︰滎陽東南二十里，蓋引河東南入淮、泗也。張華曰︰大梁城在浚儀縣。此縣西北，渠水東經此城南，又北屈，分為二渠︰其一渠東南流，始皇鑿之，引河水以灌大梁，謂之洪溝；其一渠東經陽武縣南為官渡水。杜佑曰︰鄭州滎陽縣西有鴻溝，楚、漢分境之所。九月，楚歸太公、呂后，引兵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太半，有一分為少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史記正義︰遺，唯季翻。余謂音如字亦通；遺，留也。漢王從之。

# 資治通鑑卷第十一

## 漢紀三起屠維大淵獻（己亥），盡重光赤奮若（辛丑），凡三年。

太祖高皇帝中

**五年**（己亥、前二○二）

**1**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徐廣曰︰固陵在陽夏。晉灼曰︰卽固始縣。余據班志，固始與陽夏為兩縣，皆屬淮陽國。劉昭志︰陳國陽夏縣有固陵聚。括地志︰固陵，縣名，在陳州宛丘縣西北四十二里。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柰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李奇曰︰言信、越未有益地之分也。韋昭曰︰信等雖名為王，未為分畫疆界。分，扶問翻。余謂韋說是。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言信自請為假王，乃立之耳，非君王本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見上卷二年。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班志，睢陽縣屬梁國。劉昭志︰穀城縣屬東郡，春秋之小穀也。括地志︰穀城故城，在濟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睢陽，宋州也。自宋州以北至濟州穀城際黃河，盡以封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韓『章︰甲十五行本「韓」作「齊」；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王信。陳，古陳國，班志之淮陽國也；唐為陳州。自陳以東至于海幷齊舊地，盡以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易，以豉翻。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

十一月，劉賈南渡淮，圍壽春，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以舒屠六，舒，春秋之舒國也。班志，舒縣屬廬江郡。括地志︰舒，今廬江之故舒城是也。舉九江兵迎黥布，史記正義曰︰九江郡卽壽州。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徙壽春，號曰郢；至王負芻，為秦所滅，置九江郡；至唐為廬、壽、滁、濠等州之地。並行屠城父，隨劉賈皆會。

十二月，項王至垓下，李奇曰︰沛洨縣聚邑名。洨，下交翻。張揖三蒼注︰垓，堤名，在沛郡。史記正義曰︰按垓下是高岡絕巖，今猶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側，因取名焉，今在亳州眞源縣東十里。垓，音該。兵少，食盡，與漢戰不勝，入壁；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重，直龍翻。項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雞鳴歌也。漢已略得楚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師古曰︰楚歌者，為楚人之歌，猶吳歈、越吟耳。若以雞鳴為歌曲之名，於理則可，不得云雞鳴時也。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為作楚歌，豈有雞鳴時乎！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則夜起，飲帳中，悲歌忼慨，泣數行下，忼，苦廣翻。行，戶剛翻。泣，目中淚也。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乘其駿馬名騅，騅，朱惟翻。蒼白雜毛曰騅。孔穎達曰︰雜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間雜。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才百餘人。屬，之欲翻。至陰陵，班志，陰陵縣屬九江郡。括地志︰陰陵故城，在濠州定遠縣西北六十里。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紿，蕩亥翻；欺誑也。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

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班志，東城縣屬九江郡。括地志︰東城故城，在定遠東南五十里。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度，徒洛翻。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卒，子恤翻。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潰圍，斬將，刈旗，三勝之，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鄕。鄕，讀曰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呼，火故翻。披，普彼翻。史記正義曰︰靡，言精體低垂。遂斬漢一將。是時，郞中騎楊喜追項王，郞中騎，卽漢官所謂騎郞。項王瞋目而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辟，頻益翻。易，如字。師古曰︰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故處。宋祁國語補音︰易，以豉翻；未知其何據。項王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

於是項王欲東渡烏江，臣瓚曰︰烏江在牛渚。索隱曰︰按晉初屬臨淮。括地志︰烏江亭，卽和州烏江縣是也；晉初為縣。水經曰︰江水又北得黃律口，漢書所謂烏江亭長檥船待項王，卽此地。余據烏江浦在今和州烏江縣東五十里，卽亭長檥船待羽處。烏江亭長檥船待，徐廣曰︰檥，音儀，一音俄。應劭曰︰檥，正也。孟康曰︰檥，音蟻，附也，附船著岸也。如淳曰︰南方謂整船向岸曰檥。索隱曰︰檥字，諸家各以意解耳。鄒誕本作「樣船」，以尚翻；劉氏亦有此音。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以所乘騅馬賜亭長，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身亦被十餘創。被，皮義翻。創，初良翻。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張晏曰︰以故人難親斫之，故背之也。如淳曰︰面，謂不正視也。師古曰︰如說非。面，謂背之，不正向也，面縛，亦反偝而縛之；杜元凱以為但見其面，非也。貢父曰︰面之，直向之耳。指示中郞騎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史記正義曰︰漢以一斤金為千金，當一萬錢也。余謂一斤金與萬戶邑，多少不稱，正義之說，未可為據也。吾為若德。」班書，「德」作「得」；鄧展曰︰令公得我以為功也。史記作「德」；徐廣曰︰亦可是功德之德。史記正義曰︰為，于偽翻。言呂馬童與己是故人，舊有恩德於己。余謂羽蓋謂我為汝自刎以德汝。乃自『章︰甲十五行本無「自」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刎而死。刎，武粉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蹂，人九翻。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楊喜、呂馬童及郞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戶，封五人皆為列侯。呂馬童封中水侯，王翳封杜衍侯，楊喜封赤泉侯，楊武封吳防侯，呂勝封涅陽侯。

楚地悉定，獨魯不下；秦，魯縣屬薛郡，項羽初封於此，漢為魯國。漢王引天下兵欲屠之。至其城下，猶聞絃誦之聲；為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以示魯父兄，魯乃降。漢王以魯公禮葬項王於穀城，宋白曰︰宋州穀熟縣，古穀城也，漢於此置薄縣，又改為穀陽縣。親為發哀，哭之而去。為，于偽翻。諸項氏枝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皆為列侯，賜姓劉氏；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

太史公曰︰羽起隴畮之中，畮，古畝字。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齊並起，從羽伐秦，故云五諸侯。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師古曰︰背關，謂背約不王沛公於關中；懷楚，謂思東歸彭城也。余謂背關懷楚，文意一貫，言羽棄背關中之形勝而懷鄕歸楚也，不必分為兩節。背，蒲妹翻。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卒，子恤翻。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揚子法言︰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諒，信也。屈，盡也。楚憞羣策而自屈其力。憞，徒對翻，惡也。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溫公曰︰何預天事。

**2**漢王還，至定陶，班志，定陶縣屬濟陰郡，古之陶邑；宋為廣濟軍理所。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

**3**臨江王共尉不降，共敖，項羽封為臨江王；尉，其子也。遣盧綰、劉賈擊虜之。

**4**春，正月，更立齊王信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更，工衡翻。封魏相國建城侯彭越為梁王，王魏故地，都定陶。

**5**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如淳、師古皆曰與，弋庶翻。貢父曰︰與，讀曰歟，助辭。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如淳曰︰殊死，死罪之明白也；左傳曰︰斬其木而弗殊。韋昭曰︰殊死，斬刑也。師古曰︰殊，絕也，異也；言其身首離絕而異處。貢父曰︰予按說文︰漢蠻夷殊。然則殊自死刑之名。

**6**諸侯王皆上疏請尊漢王為皇帝。二月甲午，王卽皇帝位于汜水之陽。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其次稱王。秦承三王之末，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幷以為號。漢高受命，因而不改。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取其氾愛弘大而潤下也。師古曰︰據叔孫通傳︰為皇帝於定陶，則此水在濟陰是也。括地志︰漢高祖卽位壇，在曹州濟陰縣界。氾，敷劍翻。更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高祖母曰劉媼。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為媼。師古曰︰媼，女老稱，音烏老翻。

詔曰︰如淳曰︰詔，告也。自秦、漢以下，惟天子獨稱之。漢制度︰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敕。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木，兩行，此為異也。制書，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詔書，詔，告也，其文曰「告某官如故事」。誡敕，謂敕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詔，敕某官」。他皆倣此。「故衡山王吳芮，從百粵之兵，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其以芮為長沙王。」吳芮封衡山王，都邾；今封長沙王，都臨湘。番，蒲何翻。又曰︰「故粵王無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無諸身率閩中兵以佐滅秦，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為閩粵王，王閩中地。」粵王無諸，句踐之後；秦取其地置閩中郡；今復以封之。師古曰︰閩越，今泉州、建安是其地。徐廣曰︰今建安侯官地。史記正義曰︰今閩州又改為福。應劭曰︰閩，音文飾之文。師古曰︰非也；音緡。閩人本蛇種，故其字從「虫」。

**7**帝西都洛陽。

**8**夏，五月，兵皆罷歸家。

**9**詔︰「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復，扶目翻，還也。吏以文法敎訓辨告，師古曰︰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喻之。勿笞辱軍吏卒；爵及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臣瓚曰︰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寵之也。師古曰︰七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非七大夫已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應劭曰︰不輸戶賦也。如淳曰︰事，謂役使也。師古曰︰復其身及一戶之內皆不傜賦也。復，方目翻。

**10**帝置酒洛陽南宮，括地志︰南宮，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洛陽故城中。輿地志︰秦時，洛陽已有南、北宮。上曰︰蔡邕曰︰上者，尊位所在也；但言上，不敢言尊號耳。「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徹，通也。應劭曰︰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後避武諱，改曰通侯，亦曰列侯。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張晏曰︰詔使高官者起，故陵先對。臣瓚曰︰漢帝年紀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邴吉奏︰高祖時，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師古曰︰張說非也。若言高官者起，則丞相蕭何、太尉盧綰及張良、陳平之屬皆在，陵不得而先對也。姓譜︰齊太公之後，食采於高，因氏焉。「陛下使人攻城掠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塡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塡，讀曰鎭。餽，與饋同。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羣臣說服。說，讀曰悅。

韓信至楚，召漂母，賜千金。召辱己少年令出跨下者，以為中尉；事見九卷元年。漂，匹妙翻。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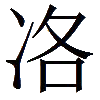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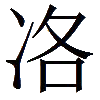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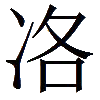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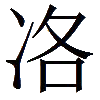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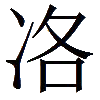
**11**彭越旣受漢封，田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海中山曰島。史記正義曰︰海州東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余按北史，楊愔避讒東入田橫島，是島以橫居之而得名。島，丁老翻。帝以田橫兄弟本定齊地，齊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敢，後恐為亂。乃使使赦橫罪，召之。橫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事見上卷四年。今聞其弟商為漢將；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帝乃詔衞尉酈商曰︰班表︰衞尉，秦官，掌宮門衞屯兵。「齊王田橫卽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從，才用翻。言誅夷其族也。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周禮︰司節掌守邦節，辨其用以輔王命。註云︰節者，執以行為信。邦節，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守邦國用玉節，以玉為之；守都鄙用角節，以角為之。邦國之使，節用金；門關之節，用符；貨賄之節，用璽；道路之節，用旌。審此，則古之所執以為信者，皆謂之節。自秦以來，有璽、符、節，則璽自璽，符自符，節自節，分為三矣。漢之節，卽古之旌節也。鄭氏註以符節為漢宮中諸宮詔符，璽節為漢之印章，旌節為漢使者所持節；則知漢所謂節，蓋古之旌節也。賢曰︰節者，所以為信，以竹為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為之，毦三重。此漢制也。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

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如淳曰︰四馬，高足為置傳，中足為馳傳，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蓋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單置馬，謂之驛騎。漢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有期會，累封兩端，端各兩封，凡四封；乘置馳傳，五封之，兩端各二，中央一；軺傳，兩馬再封之；一馬一封，以馬駕軺車而乘傳曰一封軺傳。史炤所謂依乘符傳而行者本此；但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耳，終不若顏說簡而明。傳，張戀翻。未至三十里，至尸鄕廐置。應劭曰︰尸鄕，在偃師城西。臣瓚曰︰按廐置，謂置馬以傳驛者。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因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師古曰︰王者自稱曰孤，蓋為謙也。老子道德經曰︰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倂肩而事主；倂，步頂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曰︰「嗟乎！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哉！」更，工衡翻。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之。史記正義曰︰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旣葬，二客穿其冢傍孔，皆自剄，下從之。帝聞之，大驚。以橫客皆賢，餘五百人尚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

**12**初，楚人季布為項籍將，季，姓也。周八士有季隨、季騧；魯有季氏。數窘辱帝。數，所角翻。窘，巨隕翻，困也。項籍滅，帝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舍，止也。匿，隱也。布乃髡鉗為奴，自賣於魯朱家。髡，枯昆翻，鬄其髮也。鉗，其炎翻，以鐵束項。朱家，魯之大俠。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師古曰︰職，常也；言此乃常道也。一曰︰職，主掌其事也。為，于偽翻。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之墓也。伍子胥，楚大夫伍奢之子也。楚平王信讒而殺伍奢，子胥奔吳，藉吳師以破楚，入郢，發平王墓而鞭其尸。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從，千容翻。滕公待間，言於上，如朱家指。上乃赦布，召拜郞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復，扶又翻。

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孟康曰︰丁公及彭城賴齮追上，故曰兩賢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兩賢者，高祖自謂倂與固也，言吾與固俱是賢，豈相戹困哉！故固感此言而止也。雖與賴齮同追，而高祖獨與固言也。姓譜︰丁本自姜姓，齊太公子諡丁公，因以命氏。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見，賢遍翻。帝以丁公徇軍中，徇，辭峻翻。師古曰︰行示也。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傚丁公也！」

臣光曰︰高祖起豐、沛以來，罔羅豪桀，招亡納叛，亦已多矣。及卽帝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守成，其勢不同。當羣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四海之內，無不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之，使為臣者，人懷貳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斷，丁亂翻。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己，猶以義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子孫享有天祿四百餘年，宜矣！

**13**齊人婁敬戍隴西，姓譜︰婁，邾婁國之後；一曰︰離婁之後。過洛陽，脫輓輅，蘇林曰︰輅，音凍之；一木橫遮車前，一人輓之，三人推之。師古曰︰輓，音晚。輅，胡格翻；音同。『鄒︰，正韻︰曷各切，音涸。韻會同。又集韻︰歷各切，音落。玉篇︰凙，冰貌。』衣羊裘，因齊人虞將軍求見上。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衣，著也。帛，繒也。褐，織毛布之衣也。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問之。婁敬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封邰，班志，邰縣屬右扶風。師古曰︰卽今武功故城是。史記正義曰︰雍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三里，故漦城是也。說文曰︰邰，炎帝之後姜姓所封國，棄外家也。毛萇云︰邰，姜嫄國，堯以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因封之於邰；音吐才翻。積德絫善，絫，古累字。十有餘世，至于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為天子。及成王卽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為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天下和洽，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其衰也，天下莫朝，朝，直遙翻。周不能制也；非唯其德薄也，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卷，讀曰捲。與項羽戰滎陽、成皋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勝，音升。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夷，與痍同，創也，音延知翻。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卒，讀曰猝。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府，聚也；萬物所聚，謂之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張晏曰︰搤，與扼同，促持之也。亢，音岡，又下郞翻，喉嚨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卽亡。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澠，師古曰︰殽，謂殽山，今陝州東二殽山是也。澠，卽澠池。倍河，鄕伊、洛，河在洛陽城北，故曰倍；伊、洛二水在洛陽城南，故曰鄕。倍，蒲妹翻。鄕，讀曰嚮。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師古曰︰沃者，漑灌也；言其土地皆有漑灌之利，故曰沃野。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師古曰︰謂安定、北地、上郡之北與胡相接之地，可以畜牧者也。養禽獸謂之苑，音於阮翻。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漢漕關東之時，自河入渭，自渭而上輸之長安。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康曰︰委，於偽切，卽委積之委。輸，卽轉輸之輸。輸，舂遇翻。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府者，物所聚也。天物所聚，不假人力，故曰天府。婁敬說是也。」上卽日車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為郞中，號曰奉春君，賜姓劉氏。師古曰︰凡言車駕，謂天子乘車而行，不敢指斥也。長安，本秦之鄕名也，高祖作都。奉春君，張晏曰︰春，歲之始也；今婁敬發事之始，故曰奉春君也。

**14**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卽道引，不食穀，孟康曰︰道，讀曰導；服辟穀藥而靜居行氣。杜門不出，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強秦，天下振動。事見七卷秦始皇二十九年。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敎神農，能入火自燒。至昆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

臣光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章︰甲十五行本「未」下有「嘗」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為虛詭矣；然其欲從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處，昌呂翻。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託於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詩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子房有焉。

**15**六月，壬辰，大赦天下。

**16**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

**17**趙景王耳、長沙文王芮皆薨。

**18**九月，虜臧荼。壬子，立太尉長安侯盧綰為燕王。班表︰太尉，秦官，掌武事。漢制與丞相、御史大夫為三公。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據史記·盧綰傳，長安，故咸陽也。正義曰︰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蕭何起未央宮之處。綰家與上同里閈，閈，音汗；閭也；里門曰閈。綰生又與上同日；上寵幸綰，羣臣莫敢望，故特王之。考異曰︰史記、漢書·高紀，於此皆云「使丞相噲將兵平代地」。按樊噲傳︰從平韓王信，乃遷左丞相；是時未為丞相，又代地無反者，噲傳亦無此事；疑紀誤。

**19**項王故將利幾反；利幾以陳令降，上侯之潁川。上至洛陽，召之；利幾恐而反。風俗通︰利，姓也。姓譜︰楚公子食采於利，後以為氏。上自擊破之。

**20**後九月，治長樂宮。程大昌雍錄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周迴二十里，高祖改修而居之；在長安城東隅。樂，音洛。

**21**項王將鍾離昩，素與楚王信善。昩，莫曷翻；下同。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昩，聞其在楚，詔楚捕昩。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行，下孟翻。

**六年**（庚子、前二○一）

**1**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者，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阬豎子耳！」帝默然。又問陳平，陳平曰︰「人上書言信反，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諸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趣，讀曰促。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柰何？」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白虎通曰︰天子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收也；謂循行天下，收人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政化幽隱，有不得其所者，故必自行之，謹敬重民之意也。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陛下第出，偽遊雲夢，第，但也。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

楚王信聞之，自疑懼，不知所為。或說信曰︰「斬鍾離昩以謁上，上必喜，無患。」信從之。十二月，上會諸侯於陳，信持昩首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師古曰︰黃石公三略之言。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械者，加以杻械；繫者，加以徽索。因赦天下。

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如淳曰︰山東人謂關中為秦中，師古曰︰謂關中，秦地也。秦，形勝之國也，張晏曰︰得形勢之勝便也。帶河阻山，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翻瓴水，言其向下之勢順也。建，居偃翻。瓴，音鈴。夫齊，東有琅邪、卽墨之饒，師古曰︰二縣近海，財用之所出。南有泰山之固，泰山在齊之南境，齊負以為固。西有濁河之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卽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也。余謂孟津在河內，去平原甚遠，晉說失之拘；蓋河流渾濁，故謂之濁河也。北有勃海之利；索隱曰︰崔浩云︰勃，旁跌也。旁跌出者，橫在濟北，故齊都賦云︰海旁出為勃，名曰勃海郡。余據班志，齊地北至勃海，有高樂、高城、陽信、重合之地。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此東西秦也，言齊地形勝與秦亢衡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

上還，至洛陽，赦韓信，封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惡，烏路翻。多稱病，不朝從；朝，直遙翻，朝見也。從，才用翻，從遊也。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鞅鞅，志不滿也，音於兩翻。絳侯周勃、灌將軍嬰。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為信怨望謀反張本。

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兵多少。從，千容翻。將，卽亮翻；下同。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2**甲申，始剖符封諸功臣為徹侯。師古曰︰剖，破也；與其合符而分授之也。剖，普口翻。蕭何封酇侯，班志，酇縣屬南陽郡。孟康曰︰酇，音贊。所食邑獨多。按班書·功臣表︰蕭何封酇，八千戶，而曹參封平陽，張良封留，皆萬戶，宜不得言何封邑獨多。蓋參以十二月甲申封，何以正月丙午封；功臣言何居上其意不能平者，特同日受封樊、酈、絳、灌諸人耳。張良亦以丙午封。諸人言何而不言良者，蓋高祖先使良自擇齊三萬戶，而良止受留萬戶，故不敢言也。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被，皮義翻。多者百餘戰，小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師古曰︰發縱，謂解紲而放之也。指示，以手指示之，今俗言放狗。縱，子用翻；而讀者乃為蹤蹟之「蹤」，非也，書本皆不為「蹤」字；自有逐蹤之狗，不待人發也。洪氏隸釋曰︰元祐中，洺州治河堤，得漢北海淳于長夏君碑，其辭有曰「紹縱先軌」。又北軍中候郭仲奇碑，云「有山甫之縱」，又云「徽縱顯」，又司隸校尉魯峻碑，云「比縱豹、產」，又圉令趙君碑，云「羨其縱」，外黃令高彪碑，云「莫與比縱」，皆以「縱」為「蹤」。蕭何傳︰「發縱指示獸處。」顏師古註云︰書本皆不為「蹤」字，讀者乃為蹤蹟之「蹤」，非也。據此數碑，則漢人固多借用；顏氏之註殆未然也。羣臣皆不敢言。張良為謀臣，亦無戰鬬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見八卷秦二世二年。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中，竹仲翻。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封陳平為戶牖侯，戶牖，鄕名，屬陳留郡陽武縣。徐廣曰︰陽武屬魏地。戶牖，今為東昏縣，屬陳留。索隱曰︰徐廣云︰陽武屬魏，而地理志屬河南郡，蓋後陽武屬梁國耳。徐又云︰戶牖，今為東昏縣，屬陳留，與班書·地理志同。按是秦時戶牖鄕屬陽武，至漢以戶牖鄕為東昏縣，隸陳留郡也。括地志︰東昏故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九十里。陳平亦十二月甲申封。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平因無知見上事見九卷二年。背，蒲妹翻。復，扶又翻。

**3**帝以天下初定，子幼，昆弟少，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塡撫天下。塡，讀曰鎭。春，正月，丙午，分楚王信地為二國︰以淮東五十三縣立從兄將軍賈為荊王，索隱曰︰乃王吳地，在淮東也。余據班史，時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王賈。東陽，漢下邳地；鄣郡，漢丹陽地；吳郡，卽會稽地；蓋其地自淮東而南，盡丹陽、會稽也。賈死後，以其地王吳王濞，故索隱云王吳地也。如淳曰︰荊，亦楚也。賈逵曰︰秦莊襄王名楚，故改曰荊，遂行於世。晉灼曰︰「奮伐荊楚」，自秦之先固已稱荊。索隱曰︰姚察按虞喜云︰總言荊者，以山命國也。今西南有荊山，在陽羨界。賈分封吳地而號荊王，指取此義。太康地志︰陽羨縣，本名荊溪。從，才用翻。以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薛郡，漢之魯國；東海，秦之郯郡；彭城，後為楚國︰蓋封交之時得三郡地。景、武之後，楚國僅彭城數縣耳。壬子，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以膠東、膠西、臨菑、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微時外婦之子肥為齊王；據此，則博陽於秦、楚、漢兵爭之時亦嘗置郡矣。自淮東至此，雜用古地名，固不純用秦、漢所置郡名也。師古曰︰外婦，謂與旁通者。諸民能齊言者皆以與齊。孟康曰︰此時民流移，故使能齊言者還齊也。史記正義曰︰按言齊國形勝次於秦中，故以封子肥。七十餘城近齊城邑，能齊言者咸割屬齊。親子，故大其都也。孟說恐非。

**4**上以韓王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韓之分晉，其地南至宛、葉，西北包鞏、洛，接于新安、宜陽，東有潁川；而淮陽之地則屬于楚。及漢定天下，韓王信剖符王潁川，其地東兼有淮陽，所謂「北近」、「南迫」，言其境相迫近耳，不屬韓也。宛，於元翻。葉，式涉翻。皆天下勁兵處；乃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國，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寇；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班志，太原郡領二十一縣；今以三十一縣為韓國。蓋定襄未置郡，故太原之境，北被邊，兼有鴈門之馬邑也。晉太康地記曰︰秦時建此城輒崩，不成；有馬周旋走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遂名馬邑。杜佑曰︰秦馬邑城，在朔州善陽縣界。李奇曰︰被，音被馬之被。師古曰︰被，猶帶也，皮義翻。數，所角翻。上許之。

**5**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洛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屬，近也；言近方安定也。屬，之欲翻。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屬，殊玉翻。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卽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嘗窘辱我；服虔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也。師古曰︰每以勇力困辱高祖。余觀帝初起，令雍齒守豐，齒雅不欲屬帝，卽以豐降魏，可以見其有故怨矣。雍，於用翻。數，所角翻。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為，于偽翻。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蘇林曰︰什方，漢中縣也。師古曰︰地理志，屬廣漢，非漢中也；今則屬益州。什，音十。余按唐志，什邡縣屬漢州，蓋垂拱又分益州置漢州也。宋白曰︰什方縣，舊治雍齒城，今於城北四十步立縣。而急趨丞相、御史定功行封。趨，讀曰促。漢之三公，丞相職無不總；御史大夫掌副丞相。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

臣光曰︰張良為高帝謀臣，委以心腹，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必待高帝目見偶語，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初得天下，數用愛憎行誅賞，數，所角翻。或時害至公，羣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觖，古穴翻。師古曰︰音決。觖，謂相觖也；望，怨望也。韋昭曰︰觖，猶冀也，音冀。索隱音企。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猜懼之謀，國家無虞，利及後世。若良者，可謂善諫矣。

**6**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師古曰︰謂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酈商、奚涓、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周昌、丁復、蟲達，自第一至十八也。余謂此但定蕭何等元功十八人位次耳。至呂后時，乃詔作高祖功臣位次，凡一百四十餘人。師古所謂自蕭何至蟲達十八人，呂后所定位次也。張敖於高祖九年始自趙王廢為宣平侯，安得預元功十八人之數哉？故師古註功臣位次云︰張耳及敖並為無大功，蓋以魯元之故，呂后曲升之耳。此說則得之。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掠地，功最多，宜第一。」被，皮義翻。創，初良翻。謁者、關內侯鄂千秋進曰︰「羣臣議皆誤，鄂本出姬姓，晉鄂侯之後。關內侯位次列侯，爵第十九。師古曰︰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師古曰︰謂輕身走出也。數，所角翻；下同。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又軍無見糧；見，賢遍翻。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柰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古者君子必帶劍，所以衞身，且昭武備也。秦法︰羣臣上殿，不得持尺寸之兵。草曰菲，麻曰屨，皮曰履。屨，履所以從軍，軍容不入國，故皆不許以上殿。君前必趨，崇敬也。今賜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殊禮也。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千秋所『章︰甲十五行本「所」上有「故」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食邑，封為安平侯。索隱曰︰安平縣屬涿郡，非甾川之東安平縣。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益封何二千戶。

**7**上歸櫟陽。

**8**夏，五月，丙午，尊太公為太上皇。師古曰︰太上者，極尊之稱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

**9**初，匈奴畏秦，北徙十餘年。及秦滅，匈奴復稍南渡河。此北河也，在朔方北。

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曼，音瞞；師支曰︰莫安翻。索隱曰︰冒，音墨，又莫報翻。後有所愛閼氏，匈奴之閼氏，猶中國之皇后。閼，於連翻。氏，音支；下月氏同。生少子，頭曼欲立之。少，詩照翻。是時，東胡強而月氏盛，括地志︰涼、肅、甘、沙、庭州，本月氏地。乃使冒頓質於月氏。質，音致。旣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

冒頓乃作鳴鏑，應劭曰︰髐箭也。韋昭曰︰矢鏑飛則鳴。余見今軍中亦有鳴鏑，於近笴之處開小竅，矢飛急則凌風而鳴。鏑，音嫡。髐，呼交翻。習勒其騎射。勒其所部，使習其令也。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冒頓乃以鳴鏑自射其善馬，旣又射其愛妻；左右或不敢射者，皆斬之。最後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可用；從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射，而亦翻。遂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

東胡聞冒頓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之，東胡又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復，扶又翻。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予，讀曰與，下同。東胡王愈益驕。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服虔曰︰甌脫，作土室以伺也；師古曰︰境上候望之處，若今之伏宿處也。甌，一侯翻。脫，土活翻。東胡使使謂冒頓︰「此棄地，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柰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出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冒頓遂滅東胡。

旣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幷樓煩、白羊河南王，師古曰︰樓煩、白羊二王之居在河南。遂侵燕、代，悉復收蒙恬所奪匈奴故地蒙恬奪匈奴地，見七卷秦始皇三十三年。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班志，朝那縣屬安定郡，膚施縣屬上郡。史記正義曰︰漢朝那故城，在原州百泉縣西七十里。膚施縣，趙置，秦因而不改，今屬延州。是時，漢兵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罷，讀曰疲。以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控弦，引弓也。控，口弄翻。威服諸國。

秋，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數，所角翻。間，古莧翻。使，疏吏翻。使人責讓信。信恐誅，九月，以馬邑降匈奴。匈奴冒頓因引兵南踰句注，郡國志︰句注，山險名，在鴈門陰館縣。括地志︰句注山在代州鴈門縣西北三十里。杜佑曰︰句注山，卽代州鴈門縣西陘嶺。句，音鉤，又如字，又音拘。攻太原，至晉陽。

**10**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去，羌呂翻，除也；後以義推。易，以豉翻；下同。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呼，火故翻。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叔孫本出姬姓，魯叔孫氏之後。「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朝，直遙翻。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為之！」易，以豉翻。度，徒洛翻。

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師古曰︰通為使者而徵魯諸生。使，疏吏翻。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通事秦始皇、二世、陳涉、項梁、楚懷王、項羽及帝，凡七主。且，幾也；言幾及十主也。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師古曰︰言行德敎百年，然後可起禮樂。吾不忍為公所為；公去矣，無汙我！」汙，烏故翻。叔孫通笑曰︰「若眞鄙儒也，不知時變！」師古曰︰若，汝也。鄙，言不通。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師古曰︰西入關。及上左右為學者師古曰︰左右，謂近臣也。為學，謂素有學術。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淳曰︰謂以茅剪樹地，為纂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蕝。師古曰︰蕝，與蕞同，子悅翻。如說是。韋昭曰︰引繩為綿，立表為蕞。蕞，茲會翻。賈逵曰︰束茅以立表位為蕝。纂文曰︰蕝，今之纂字，卽悅翻，又音纂。月餘，言於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羣臣習肄。肄，弋二翻，亦習也。

**七年**（辛丑、前二○○）

**1**冬，十月，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時未起未央宮，故帝御長樂宮受朝賀。及蕭何旣起未央前殿，自惠帝以後，皆御未央；而長樂為太后所居，謂之東朝。樂，音洛。先平明，師古曰︰未平明之前。先，悉薦翻。謁者治禮，以次引入殿門，陳東、西鄕。治，直之翻。鄕，讀曰嚮。衞官俠陛衞官，侍衞之官，郞中及中郞執戟侍衞者是也。俠，與挾同，挾殿陛之兩旁也，或音夾。及羅立廷中，皆執兵，張旗幟。幟，昌志翻。於是皇帝傳警，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是也。漢書音義︰天子出稱警，傳聲而唱，以警外也。輦出房；沈約曰︰輦車，周禮王后五路之卑者也。后從容宮中，所乘非王車也。漢制︰乘輿御之，或使人輓，或駕果下馬，不知何代去其輪。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漢吏六百石，銅印，墨綬，奉月七十斛。以次奉賀，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禮畢，謂朝禮畢也。師古曰︰法酒，猶言禮爵，謂不飲之至醉。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師古曰︰抑，屈也；謂依禮法不敢平坐而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執法，卽御史也。杜佑曰︰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授法令，非今任也。戰國時亦有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各令書其事。秦、漢為糾察之任。秦以御史監郡。漢初定禮儀，「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是也。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竟朝，言行朝禮至禮畢也。朝，直遙翻。讙，與喧同，許元翻。於是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為太常，班表︰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六年改曰太常。此不書奉常而書太常者，使人易知。賜金五百斤。

初，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頗有所增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其書，後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師古曰︰理官，卽法官也。法家又復不傳，民臣莫有言者焉。

臣光曰︰禮之為物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行，下孟翻。別，彼列翻。用之於鄕，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敍而政治成焉；治，直吏翻。用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夫以高祖之明達，聞陸賈之言而稱善，見下卷十一年。睹叔孫之儀而嘆息；然所以不能肩『張︰「肩」上脫「比」字。』於三代之王者，病於不學而已。當是之時，得大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為天下，其功烈豈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孫生之『章︰甲十五行本「之」下有「為」字；乙十一行本同。』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以依世、諧俗、取寵而已，穀皮曰糠；穀不成曰粃；粃，與秕同。遂使先王之禮淪沒而不振，以迄于今，豈不痛甚矣哉！是以揚子譏之曰︰「昔者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召先生於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迹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開迹，將以自用也。宋咸曰︰謂開布其迹於諸侯之國，猶言歷聘也。如委己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焉，於虔翻。善乎揚子之言也！夫大儒者，惡肯毀其規矩、準繩以趨一時之功哉！惡，音烏。趨，七喻翻。

**2**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於銅鞮，班志，銅鞮縣屬上黨郡。上黨記︰晉銅鞮，伯華所邑，去銅鞮故宮二十里；唐屬潞州。宋白曰︰縣有銅鞮水，故名。鞮，丁奚翻。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班志，白土縣屬上郡。括地志︰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九十里；又云︰近延州。余據班志︰圜水出白土縣西，東入河。師古曰︰圜，音銀，今銀州銀水是。則白土縣在唐銀州界。按「圜」字乃「圁」字之誤。通典︰圁水在銀州儒林縣東北，今謂之無定河。師古又曰︰曼丘、毋丘，本一姓也，語有緩急耳。曼，音萬。姓譜︰齊有曼丘不擇。復收信敗散兵，與信及匈奴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班史︰匈奴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班志，廣武縣屬太原郡。史記正義︰廣武故城在代州鴈門界句注山南。杜佑曰︰代州鴈門郡治鴈門縣；漢廣武縣故城在西南。宋白曰︰隋改廣武縣為鴈門，避太子諱也。漢兵擊之，匈奴輒敗走，已復屯聚，漢兵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大戴記曰︰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雪。雨，于具翻。自上而下曰雨；後以義推。士卒墮指者什二三。師古曰︰什人之中二三墮指。

上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史記正義曰︰代谷，今嬀州。余據唐嬀州在幽州西北，此代谷在句注之北。後魏都平城，建為代都，蓋因代谷而名也；唐屬雲州界。欲擊之。使人覘匈奴，覘，丑廉翻，又勅艷翻，窺偵也。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羸，倫為翻。畜，許救翻。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匈奴，復，扶又翻。未還；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踰句注。劉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見，賢遍翻，示也；下欲見同。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業行，凡事已為而未成曰業。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沮，才汝翻；止也。械繫敬廣武。

帝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班志︰平城縣屬鴈門郡。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師古曰︰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括地志︰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山上有臺，名曰白登臺。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祕計，使使間厚遺閼氏。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遺閼氏曰︰「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急，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己寵，言於冒頓，令解圍。余謂祕計者，以其失中國之體，故祕而不傳。間，古莧翻。遺，于季翻。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主亦有神靈，單于察之！」冒頓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強弩傅兩矢，外鄕，師古曰︰傅，讀曰附。每一弩而加兩矢，外向以禦敵也。鄕，讀曰嚮。從解角直出。帝出圍，欲驅；太僕滕公固徐行。至平城，漢大軍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令樊噲止定代地。

上至廣武，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矣！」乃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帝南過曲逆，班志，曲逆縣屬中山國。張晏曰︰濡水於城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後漢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杜佑曰︰中山郡北平縣，秦曲逆縣，後漢蒲陰縣。曲逆，讀皆如字。文選·高祖功臣贊註曰︰曲，區句翻；逆，音遇；非也。顏之推曰︰俗儒讀曲逆侯為去遇；票姚校尉曰飄搖。票姚，諸儒有兩音；最無謂者，曲逆為去遇也。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乃更封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焉。

**3**十二月，上還，過趙。趙王敖執子壻禮甚卑；敖尚帝女魯元公主，故執子壻禮。上箕倨慢罵之。師古曰︰箕倨者，謂伸兩腳，其形如箕。曲禮曰︰坐毋箕。孔穎達曰︰箕，謂舒展兩足，狀如箕舌也。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貫，姓也；原伯貫之後。曰︰「吾王，孱王也！」孟康曰︰孱，音潺湲之潺，冀州謂懦弱者為孱。師古音士連翻。乃說王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帝甚恭，而帝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師古曰︰自齧其指出血，以表至誠而為誓，約不背漢也。為，于偽翻。「君何言之誤！先人亡國，賴帝得復國，張耳亡國事見九卷元年，復國事見十卷三年。德流子孫；秋豪皆帝力也。豪至秋而纖銳。秋豪，言其細微也。願君無復出口！」復，扶又翻。貫高、趙午等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長，知兩翻。倍，蒲妹翻。且吾等義不辱。今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洿王為！洿，烏故翻，染涴也。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言獨以身坐弑帝之罪。

**4**匈奴攻代。代王喜棄國自歸，喜，卽帝兄仲也。六年春正月，以代地立喜為代王，韓王信故國。赦為郃陽侯。班志，郃陽縣屬左馮翊，詩所謂「在郃之陽」者也。括地志︰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十里。郃，音合。辛卯，立皇子如意為代王。如意，戚夫人之子，後徙王趙。

**5**春，二月，上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未央宮在長安城西南隅，周迴二十八里。元和志曰︰東距長樂宮一里，中隔武庫。括地志︰未央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里長安故城中。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說，讀曰悅。

臣光曰︰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其以宮室塡服天下也。塡，讀曰鎭。天下未定，當克己節用以趨民之急；趨，七喻翻。而顧以宮室為先，豈可謂之知所務哉！昔禹卑宮室而桀為傾宮。孔子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桀為傾宮、瑤臺以殫百姓之財。創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以示子孫，其末猶入於淫靡，況示之以侈乎！乃云「無令後世有以加」，豈不謬哉！至于孝武，卒以宮室罷敝天下，卒，子恤翻。罷，讀曰疲。未必不由酇侯啓之也！

**6**上自櫟陽徙都長安。先雖以婁敬、張良之言西都關中，然都邑未成，則猶居櫟陽；今未央宮成，始自櫟徙都長安。

**7**初置宗正官，以序九族。班表︰宗正，秦官，掌親屬；平帝元始元年，更名宗伯。

**8**夏，四月，帝行如洛陽。

# 資治通鑑卷第十二

## 漢紀四起玄黓攝提格（壬寅），盡昭陽赤奮若（癸丑），凡十二年。

太祖高皇帝下

**八年**（壬寅、前一九九）

**1**冬，上『章︰甲十五行本「上」下有「東」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班志，高帝十一年，更名東垣曰眞定；武帝元鼎四年，置眞定國。垣，音轅。過柏人。班志，柏人縣屬趙國。括地志︰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至唐天寶元年，更柏人曰堯山。貫高等壁人於廁中，欲以要上。文穎曰︰置人廁壁中以伺高祖也。要，一遙翻。上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遂不宿而去。十二月，帝行自東垣至。

**2**春，三月，行如洛陽。

**3**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操兵、乘、騎馬。師古曰︰賈人，坐販賣者也。綺，文繒也，卽今之細綾也。絺，細葛也。紵，織紵為布及疏也。罽，織毛，若今毼及氍毹之類也。操，持也。兵，凡兵器也。乘，駕車也。騎，單騎也。賈，音古。衣，於旣翻。絺，充知翻。紵，音佇。罽，居例翻。操，千高翻。余據︰錦，織文也；繡，刺文而五采備者也；縠，縐紗也。騎，奇寄翻。

**4**秋，九月，行自洛陽至；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皆從。從，才用翻。

**5**匈奴冒頓數苦北邊。數，所角翻；下同。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罷，讀曰疲。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說，式芮翻。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柰何？」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適，讀曰嫡；謂皇后所生也。長，知兩翻。厚奉遺之，遺，于季翻；下同。彼必慕，以為閼氏，閼氏，音煙支。生子，必為太子。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鮮，息善翻，少也。因使辨士風諭以禮節。風，與諷同。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知，不肯貴近，無益也。」帝曰︰「善！」近，其靳翻。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柰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

**九年**（癸卯、前一九八）

**1**冬，上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師古曰︰於外庶人家取女，而名之為公主。以妻單于。妻，千細翻。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臣光曰︰建信侯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為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敍，唯仁義之人為能知之；柰何欲以此服冒頓哉！蓋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婚姻也。且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奚有於婦翁！建信侯之術，固已疏矣；況魯元已為趙后，又可奪乎！

**2**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秦中，謂關中，故秦地也。新破，謂經兵革之後未殷實。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少，詩沼翻；下同。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齊之王族，諸田也；楚之王族，昭、屈、景也；皆二國之強家。師古曰︰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畤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之所徙也。屈，九勿翻。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民，東有六國之強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枕，之鴆翻。臣願陛下徙六國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族及豪桀於關中，與利田、宅，謂便利田宅也。凡十餘萬口。

**3**十二月，上行如洛陽。

**4**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謀，謂謀弑上，事始上卷七年。怨，於元翻，又如字。變，非常也；謂上告非常之事。於是上逮捕趙王及諸反者。師古曰︰逮捕，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一曰︰在道守禁相屬不絕，若今之傳送囚耳。貢父曰︰逮者，其人存在，直追取之；捕者，其人亡，當討捕也；故有或但言逮，或但言捕，知異義也。一曰︰逮，易辭；捕，加力也。逮，徒呼召之；捕，則加束縛矣。趙午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幷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白，明白也。乃轞車膠致，師古曰︰轞車者，車而為檻形，以版四周之，無所通見。史記正義曰︰膠致者，膠密不得開，送致京師也。與王詣長安。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搒笞數千，刺剟，搒，音彭。剟，丁劣翻。索隱曰︰剟，亦刺也；應劭曰︰以鐵刺之也。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數，所角翻。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少，詩沼翻。而，汝也。不聽。

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蓋欲求貫高平日相知昵者，以其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班表︰郞中令之屬有太中大夫、中大夫，皆掌論議。泄，音薛。泄，姓也；秦時衞有泄姬。「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為然諾者也。」言以義自立，不受侵辱，重於然諾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箯輿前。韋昭曰︰如今輿牀，人輿以行。師古曰︰箯輿者，編竹木以為輿形，如今之食輿。高時搒笞刺剟委困，故以箯輿處之。索隱曰︰服虔云︰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何休註公羊︰筍，音峻。筍者，竹箯，一名編，齊、魯以北名為筍。郭璞三蒼註云︰箯，轝土器，音鞭。泄公與相勞苦，如生平驩，勞，力到翻。相勞，且問其所苦也。因問︰「張王果有計謀不？」不，讀曰否。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謂以罪論抵死。豈愛王過於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為，于偽翻。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春，正月，上赦趙王敖，廢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為趙王。

上賢貫高為人，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塞，悉則翻。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復，扶又翻。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亢，遂死。蘇林曰︰亢，頸大脈也，俗所謂胡脈也。師古曰︰亢者，總謂頸耳。爾雅云︰亢，鳥嚨，卽喉嚨也。亢，音岡，又下郞翻。

荀悅論曰︰貫高首為亂謀，殺主之賊；殺，讀曰弑。雖能證明其王，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塞，悉則翻。行，下孟翻。春秋之義大居正，大居正者，以居正為大也。罪無赦可也。

臣光曰︰高祖驕以失臣，貫高狠以亡君。使貫高謀逆者，高祖之過也；使張敖亡國者，貫高之罪也。

**5**詔︰「丙寅前有罪，殊死已下，皆赦之。」

**6**二月，行自洛陽至。

**7**初，上詔︰「趙羣臣賓客敢從張王者，皆族。」郞中田叔、孟舒皆自髡鉗為王家奴以從。田叔、孟舒，皆趙國郞中也。從，才用翻。及張敖旣免，上賢田叔、孟舒等。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古者以右為尊；言材用無有過之者，故云無出其右也。貢父曰︰古者居則貴左，兵則貴右；貴右似戰國時俗也。上盡拜為郡守、諸侯相。班表︰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漢初，諸侯王國亦置丞相，統衆官、羣卿大夫都官，如漢朝。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為置吏，改丞相曰相，秩二千石。

**8**夏，六月『章︰甲十五行本「月」下有「乙未」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晦，日有食之。

**9**更『章︰甲十五行本「更」上有「是歲」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以丞相何為相國。自丞相進相國，則相國之位尊於丞相矣。

**十年**（甲辰、前一九七）

**1**夏，五月，太上皇崩于櫟陽宮。秋，七月，癸卯，葬太上皇于萬年，師古曰︰三輔黃圖云︰高祖初居櫟陽，太上皇因居櫟陽；旣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丞焉。考異曰︰漢書︰「五月，太上皇后崩。」「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荀紀，五月無「后」字，七月無「崩」字。蓋荀悅之時，漢書本尚未訛謬故也；今從之。楚王、梁王皆來送葬。赦櫟陽囚。臣瓚曰︰萬年陵在櫟陽縣，故特赦之。

**2**定陶戚姬有寵於上，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也。漢官曰︰姬妾數百。臣瓚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倢妤下，在七子、八子之上。索隱曰︰如淳音怡，非也。茂陵書，姬是內官，是矣；然官號及婦人通稱姬者，姬，周之姓，所以左傳稱伯姬，叔姬；以言天子之宗女貴於他姓，故遂以姬為婦人美號。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己；雖封為趙王，常留之長安。上之關東，戚姬常從，從，才用翻。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益疏。長，知兩翻。守，式又翻。疏，與疎同。上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吃，音訖，言之難也。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以口吃故，重言期期。貢父曰︰期，讀如荀子「目欲綦色」之綦；楚人謂極為綦。孔穎達曰︰釋詁曰︰，汔也；杜預曰︰汔，期也。然則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稱高祖廢太子，周昌曰︰「臣期知其不可」；周昌又曰︰「臣期不奉詔。」言期者，意亦與汔同。上欣然而笑。呂后側耳於東廂聽，韋昭曰︰東廂，殿東堂也。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廂，言似箱篋之形。旣罷，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為，于偽翻。幾，居依翻。

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符璽御史，御史之掌符璽者也，屬御史大夫。璽，斯氏翻。請為趙王置貴強相，為，于偽翻。相，息亮翻。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上曰︰「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也。」上乃以昌相趙，為呂后殺戚夫人及如意張本。而以堯代昌為御史大夫。考異曰︰史記、漢書·張良傳，皆云「十二年上擊黥布還，愈欲易太子」。按百官表︰「十年，趙堯為御史大夫」，則是時太子位已定；今從之。

**3**初，上以陽夏侯陳豨為相國，監趙、代邊兵；夏，音賈。豨，許豈翻，又音希。徐廣曰︰為趙相國，將兵守代。監，古銜翻。豨過辭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辟，音闢，除也；屛除左右也。與之步於庭，仰天嘆曰︰「子可與言乎？」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將，卽亮翻。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為，于偽翻。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敎！」

豨常慕魏無忌之養士，魏無忌，信陵君也。及為相守邊，告歸，漢律︰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至成帝時，郡國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至和帝時，賜、予皆絕。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左傳曰︰韓獻子告老；禮記曰︰若不得謝。漢書諸云謝病，皆同義。過趙，賓客隨之『章︰甲十五行本「之」下有「者」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千餘乘，乘，繩證翻。邯鄲官舍皆滿。趙相周昌求入見上，見，賢遍翻。具言豨賓客甚盛，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韓王信因使王黃、曼丘臣等說誘之。說，式芮翻。誘，音酉。

太上皇崩，上使人召豨，豨稱病不至；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代王，劫略趙、代。上自東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章︰甲十五行本「不」下有「南」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

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秦滅趙，置鉅鹿、邯鄲郡；漢始置常山郡。杜佑通典曰︰漢常山郡故城，在趙州元氏縣西。守者，郡守；尉者，都尉。守，式又翻。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不，讀曰否。上曰︰「是力不足，亡罪。」

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將，卽亮翻；下同。見，賢遍翻。上嫚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

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師古曰︰與，如也，言能如之何也。貢父曰︰與，猶待也。原父曰︰知與之者，知所以與之之術也。豨將皆故賈人，賈人嗜利，乃多以金購之。賈，音古。

**十一年**（乙巳、前一九六）

**1**冬，上在邯鄲。陳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將騎千餘軍曲逆，張春將卒萬餘人渡河攻聊城；班志，聊城縣屬東郡。括地志︰聊城故城，在博州聊城縣西二十里，春秋時齊之西界。聊，攝也。戰國時亦為齊地。漢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不下，攻殘之。殘，謂多所殺戮。趙利守東垣，帝攻拔之，更命曰眞定。更，工衡翻。帝購王黃、曼丘臣以千金，其麾下皆生致之。於是陳豨軍遂敗。

淮陰侯信稱病，不從擊豨，陰使人至豨所，與通謀。信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有罪而居作者為徒；有罪而沒入官者為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春，正月，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按班書·功臣表，告信反者，舍人樂說也，封愼陽侯。呂后欲召，恐其儻不就；儻，或然之辭。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強入賀。」強，其兩翻。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師古曰︰懸鐘之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不用蒯徹，見十卷四年。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臣光曰︰世或以韓信『章︰甲十五行本「信」下有「為」字；乙十一行木同；孔本同。』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趙，脅燕，東擊齊而有之，南滅楚垓下，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觀其距蒯徹之說，迎高祖於陳，見卷六年。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遂陷悖逆。夫以盧綰里閈舊恩，猶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請；閈，侯旰翻。王，于況翻。朝，直遙翻。請，才性翻，又如字。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臣以為高祖用詐謀禽信於陳，言負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見十卷四年。其後漢追楚至固陵，與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見十卷五年。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章︰甲十五行本「定」；下有「則」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信復何恃哉！復，扶又翻。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徼，一遙翻。醻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醻，時流翻。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是故太史公論之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幾，居衣翻。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2**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姓譜︰柴姓，高柴之後。班志，參合縣屬代郡。括地志︰參合故城在朔州定襄縣北。

**3**上還洛陽，聞淮陰侯之死，且喜且憐之；喜者，喜除其偪；憐者，憐其功大。問呂后曰︰「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徹計。」上曰︰「是齊辯士蒯徹也。」乃詔齊捕蒯徹。蒯徹至，上曰︰「若敎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敎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徹曰︰「嗟乎！冤哉烹也！」上曰︰「若敎韓信反，何冤？」對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銳精，言磨淬精鐵而銳之也。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師古曰︰顧，念也。余謂顧，反視也，反己而自視其力有所不能也。又可盡烹之邪？」上曰︰「置之。」置，猶舍也，又赦也。

**4**立子恆為代王，都晉陽。晉陽，漢為太原郡治所。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遷都於中都也。恆，戶登翻。

**5**大赦天下。

**6**上之擊陳豨也，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使人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遂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臣瓚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是反形已具也。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衣。青衣道屬蜀郡。臣瓚曰︰今漢嘉是也。章懷太子賢曰︰青衣道，在大江、青衣二水之會，今嘉州龍遊縣也。傳，張戀翻。處，昌呂翻。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彭王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二世二年，彭越起於昌邑。為，于偽翻。呂后許諾，與俱東。至洛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復，扶又翻。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可其奏。三月，夷越三族。此以漢書·本紀為據；史記·高祖紀作「夏，夷彭越三族」，年表書「越反，誅」，又在十年夏誅彭越，蓋以盧綰言為據。梟越首洛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

梁大夫欒布使於齊，姓譜︰欒，晉卿欒氏之後。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欲烹之。方提趨湯，提，挈也；挈而趨鼎，欲投之於湯。趨，七喻翻。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皋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者，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從，子容翻。當是之時，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具，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於是上乃釋布罪，拜為都尉。

**7**丙午，立皇子恢為梁王；考異曰︰漢書·諸侯王表作「三月丙午」。按劉羲叟長曆︰三月丙辰朔，無丙午；今從史記·年表。今按史記·年表作「二月丙午」，但通鑑先書「三月夷彭越三族」，方於此書「立子恢為梁王」，則又是三月丙午。丙寅，立皇子友為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

**8**夏，四月，行自洛陽至。

**9**五月，詔立秦南海尉趙佗為南粵王，晉志︰秦使任囂、趙佗攻粵，略取陸梁地，遂定南粵，以為桂林、南海、象三郡，非三十六郡之限；乃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謂「東南一尉」也。余謂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三十三年，取南粵，置南海、桂林、象郡；此南海尉止典南海一郡兵，猶三十六郡之尉也，安得兼典桂林、象郡！任囂旣死，秦已破滅，趙佗始擊幷桂林、象郡，以此知非兼典也。佗，徒河翻。使陸賈卽授璽綬，姓譜︰陸，古天子陸終之後。與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無為南邊患害。

初，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任，音壬。囂，音敖。召龍川令趙佗，班志︰龍川縣屬南海郡。裴氏廣州記︰龍川本博羅縣之東鄕，有龍穿地而出，卽穴流泉，因以為號。師古曰︰今循州。語曰︰語，牛倨翻。「秦為無道，天下苦之。聞陳勝等作亂，天下未知所安。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欲興兵絕新道自備，蘇林曰︰新道，秦所新通越道。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班志︰番禺縣屬南海郡，尉佗所都。今為廣州治所。番，音潘。禺，音愚，又魚容翻。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長，知兩翻。故召公告之。」卽被佗書，韋昭曰︰被之以書，音光被之被，皮義翻。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卽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武帝伐南越，遣楊僕出豫章，下橫浦；則橫浦通豫章之路也。杜佑曰︰橫圃關在虔州大庾縣西南。南康記曰︰南野大庾嶺三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下謂為塞上。班志︰陽山侯國屬桂陽郡。姚氏曰︰連州陽山縣上流百餘里有騎田嶺，當是陽山關。新唐書·地理志︰連州陽山縣有故秦湟谿關。郡國志︰陽山縣理洭水之南，卽其故墟，本南越置關之邑，故關在縣西北四十里茂溪口。湟，音皇。「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秦已破滅，佗卽擊幷桂林、象郡，桂林，後武帝改為鬱林郡。象郡，武帝改為日南郡。自立為南越武王。韋昭曰︰生以武為號，不稽於古也。

陸生至，尉佗魋結、服虔曰︰今兵士椎頭髻也。師古曰︰椎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魋，音椎。結，讀曰髻。箕倨見陸生。陸生說佗曰︰「足下中國人，尉佗本眞定人，故賈云然。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背父母之國，不念墳墓、宗族，是反天性也；椎髻以從蠻夷之俗，是棄冠帶也。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倍，蒲妹翻。諸侯皆屬，可謂至強，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王王，下于況翻；下故王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師古曰︰未集，言未成也。屈強於此！師古曰︰屈強，謂不柔服也。屈，其勿翻。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師古曰︰蹶然，驚起之貌也。蹶，音厥。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也。」復曰︰「我孰與皇帝賢？」復，扶又翻。陸生曰︰「皇帝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崎，丘宜翻。嶇，音區。譬若漢一郡耳，何乃比於漢！」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余謂遽者，急促也，今江南人謂之便；何至便不如漢也。遽，其庶翻。乃留陸生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橐中裝，珠玉之寶也。裝，裹也。如淳曰︰明月珠之屬也。師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言其寶物質輕而價重，可入囊橐以齎行，故曰橐中裝。他送亦千金。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他送。師古曰︰他，猶餘也。陸生卒拜尉佗為南越王，卒，子恤翻。令稱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

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治，直之翻。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秦始皇，皆以極武而亡。鄕使秦已幷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鄕，讀曰嚮。帝有慙色，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為，于偽翻。粗，坐五翻，略也。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

**10**帝有疾，惡見人，惡，烏路翻。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戶者，謂守門戶者也。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舞陽侯樊噲排闥直入，班志，舞陽縣屬潁川郡。應劭曰︰舞水出其縣之南。史記正義︰在許州葉縣東十里。師古曰︰闥，宮中小門也；一曰︰門屛也；音土曷翻。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枕，之鴆翻。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憊，蒲拜翻，疲極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謂與李斯謀殺扶蘇立胡亥也。帝笑而起。

**11**秋，七月，淮南王布反。

初，淮陰侯死，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師古曰︰反者被誅，皆以為醢，卽刑法志所謂「菹其骨肉」是也。賈公彥曰︰有骨為臡，無骨為醢；菜、肉通。全物若䐑為菹，細切為韲。作臡、醢者，必先膊乾其肉及漬剉之，雜以粱、麯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矣。菹，醯、醬所和。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病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賁，音肥，姓也；赫，其名也。姓譜有賁姓，以為縣賁父之後；風俗通，魯有賁浦；皆音奔。赫乃厚餽遺，從姬飲醫家；遺，于季翻。王疑其與亂，欲捕赫。赫乘傳詣長安上變，傳，柱戀翻。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語，牛倨翻。怨，於元翻。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師古曰︰微驗者，不顯言其事。淮南王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賁赫，以為將軍。

上召諸將問計。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班志，汝陰縣屬汝南郡，春秋胡子之國。史記正義曰︰汝陰卽今陽城。余據唐陽城縣屬河南郡，與漢汝南之汝陰相去頗遠。又據史記·滕公傳︰「平城圍解，增食細陽千戶」，細陽縣屬汝南郡，蓋與汝陰鄰境。索隱曰︰汝陰屬汝南，亦據班志也。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封之，疏爵而王之；疏，分也。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幷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幷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吳，謂荊王劉賈所封之地；楚，謂楚王交所封之地；齊，謂齊王肥所封之地。魯亦入楚境；韓地，時以益淮陽國；魏地，梁王友所封也。下蔡縣屬沛郡，春秋時之州來也。越，會稽地，故越王句踐之墟也。長沙，吳芮所封國，時其子臣嗣封。黥布都六，阻淮為固，故策其西取下蔡，東取劉賈，以據全淮。越在東南，故策其歸輜重於越以自厚，為深固不可取之計；布娶於長沙王，故策其身歸長沙；料其出於麗山之徒，慮不及遠也。重，直用翻。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出下計。」上曰︰「何為廢上、中計而出下計？」對曰︰「布，故麗山之徒也，麗，與驪同。事見八卷秦二世二年。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皆為，于偽翻；下間為、為妻、為上同。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考異曰︰史記·諸侯年表云︰「十二月，庚子，厲王長元年。」漢書·諸侯王表︰「十月庚午立。」今從漢書·帝紀。

是時，上有疾，欲使太子往擊黥布。太子客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所謂四皓也，避秦之亂，隱於商山。索隱曰︰按陳留志云︰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脩道，故號曰夏黃公。角里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角里先生。角，盧谷翻。說建成侯呂釋之曰︰班志，建成侯國屬沛郡。「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師古曰︰太子嗣君，位已至矣，雖更立功，位無加益。無功則從此受禍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間，古莧翻。師古曰︰夷，平也；言故時皆齊等。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強載輜車，強，其兩翻。師古曰︰輜車，衣車也。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強！』」於是呂釋之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考異曰︰史記、漢書皆云「呂澤夜見呂后」，按恩澤侯表有周呂侯澤、建成侯釋之。今此上云建成侯，而下云呂澤，恐誤；當為釋之是。又留侯世家︰「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強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嫚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上欲使太子擊黥布，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云云。上遂自行。上破布歸，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起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眞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柰何！雖有繒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按高祖剛猛伉厲，非畏搢紳譏議者也。但以大臣皆不肯從，恐身後趙王不能獨立，故不為耳。若決意欲廢太子，立如意，不顧義理，以留侯之久故親信，猶云「非口舌所能爭」，豈山林四叟片言遽能柅其事哉！借使四叟實能柅其事，不過汚高祖數寸之刃耳，何至悲歌云「羽翮已成，繒繳安施」乎！若四叟實能制高祖使不敢廢太子，是留侯為子立黨以制其父也；留侯豈為此哉！此特辯士欲夸大四叟之事，故云然；亦猶蘇秦約六國從，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魯仲連折新垣衍，秦將聞之卻軍五十里耳。凡此之類，皆非事實。司馬遷好奇，多愛而采之，今皆不取。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惟，思也。而公自行耳。」

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守，式又翻。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強起，至曲郵，司馬彪曰︰長安縣東有曲郵聚。索隱曰︰今在新豐西，俗謂之郵頭。漢書舊儀云︰五里一郵，郵人居間相去一里半。按郵乃今之候也。見上曰︰「臣宜從，從，才用翻。病甚。楚人剽疾，剽，匹妙翻。願上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強臥而傅太子。」監，古銜翻。強，其兩翻。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班志︰太子太傅、少傅，古官。予據古世子有三師、三少，至漢惟太傅、少傅耳。少，詩照翻。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衞，軍霸上。應劭曰︰材官，有材力者。漢官儀曰︰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衞士，二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處則習船；邊郡將萬騎行障塞，烽火，追虜。師古曰︰車，常擬軍興者，若近代之戎車也；騎，常所養馬，幷其人使行充騎，若今武馬及所養者主也；至光武罷省。班表︰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

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之言，東擊荊。荊王賈走死富陵；班志，富陵縣屬臨淮郡。括地志︰富陵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班志，臨淮郡有徐縣、僮縣，楚蓋發兵與布戰於二縣之間。杜預曰︰徐在下邳僮縣東。括地志︰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四十里，古徐國也。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師古曰︰不聚一處而分為三，欲互相救，出奇譎。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散，如字。敗，補邁翻。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布遂引兵而西。

**十二年**（丙午、前一九五）

**1**冬，十月，上與布軍遇於蘄西，班志，蘄縣屬沛郡。布兵精甚。上壁庸城，以布軍銳甚，故堅壁以挫之。庸城，地名，必亦在蘄縣西。望布軍置陳如項籍，上惡之。陳，讀曰陣。惡，烏路翻。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數，所角翻。與百餘人走江南，上令別將追之。

**2**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括地志︰沛宮故地，在徐州沛縣東南二十里一十步。悉召故人、父老、諸母、子弟佐酒，道舊故為笑樂。酒酣，樂，音洛；下同。應劭曰︰不醒、不醉曰酣；一曰︰酣，洽也，音戶甘翻。上自為歌，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行，戶剛翻。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鄕。師古曰︰游子，行客也。悲，謂顧念也。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復除其民，不豫賦役。復，方目翻。與，讀曰預。樂飲十餘日，乃去。

**3**漢別將擊英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蘇林曰︰洮，音兆。徐廣曰︰洮，音道，在江、淮間。余據布軍旣敗走江南，則洮水當在江南。羅含湘中記︰零陵有洮水。水經註︰洮水出洮陽縣西南，東流注于湘水。如淳註︰洮陽之洮，音韜。蓋布舊與長沙王婚，其敗也，往從之，而洮水又在長沙境內，疑近是也。杜佑曰︰漢洮陽縣城在永州湘源縣西北。按今全州，漢洮陽縣地，有洮水，在清湘縣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成王臣使人誘布，偽欲與亡走越，布信而隨之。番陽人殺布茲鄕民田舍。番，音婆。師古曰︰茲鄕，鄡陽縣之鄕也。班志，鄡陽縣屬豫章郡。鄡，古么翻。余據史記及漢書·高紀，皆言「追斬布番陽」，竊意茲鄕當在番陽界，非鄡陽。

**4**周勃悉定代郡、鴈門、雲中地，斬陳豨於當城。班志，當城縣屬代郡。闞駰十三州記︰當城在高柳東八十里；縣當桓都山作城，故曰當城。史記正義曰︰當城在朔州定襄縣界。考異曰︰盧綰傳云︰「漢使樊噲擊斬豨」，按斬豨者周勃，非樊噲也。

**5**上以荊王賈無後，更以荊為吳國；辛丑，立兄仲之子濞為吳王，服虔曰︰濞，音帔，普懿翻。王三郡、五十三城。為後濞以吳反張本。

**6**十一月，上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7**上從破黥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良先行太子少傅事，以諫不聽，因稱疾不肯視事。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晉獻公嬖驪姬，欲立其子，故廢太子申生，而以驪姬之子奚齊屬荀息而立之。公薨，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其弟卓子。里克殺卓子，迎立惠公。惠公為秦所執，旣歸而薨，子懷公立。秦納文公而殺懷公，晉乃定。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事見秦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如淳曰︰食無菜茹為啖。師古曰「啖」，當作「淡」；淡，謂無味之食也。言共攻擊勤苦之事，食無味之食也。孔文祥曰︰與帝俱攻冒苦難，俱食淡也。或曰︰攻，治也。余按周禮·丱人註︰物地占其形色，知鹹啖也。釋文︰啖，直覽翻；疏作「鹹淡」。則知「啖」、「淡」古字通用。其可背哉！背，蒲妹翻。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適謂太子，少謂趙王。適，讀曰嫡。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汙，烏故翻。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柰何以天下為戲乎？」時大臣固爭者多；上知羣臣心皆不附趙王，乃止不立。

**8**相國何以長安地陿，陿，與狹同。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為禽獸食。師古曰︰稾，禾稈也，言恣人田之，不收其稾稅也。索隱曰︰苗子還種田人，收稾入官。稾，工老翻。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下相國廷尉，械繫之。賈，音古。為，于偽翻。下，遐嫁翻。數日，王衞尉侍，前問曰︰師古曰︰前問，謂進而請也。「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之請吾苑以自媚於民，師古曰︰媚，愛也；求愛於民。故繫治之。」王衞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帝不懌。師古曰︰懌，悅也；感尉之言，故慙悔而不悅也。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

**9**陳豨之反也，燕王綰發兵擊其東北。陳豨反於代，代在燕之西南，故綰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數，所角翻。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為，于偽翻。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王，于況翻。卽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為然，乃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為者；燕王乃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間，古莧翻。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連兵勿決。欲使之連兵相持，勝負久而不決也。

漢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帝使使召盧綰，綰稱病；『章︰甲十五行本「病」下有「上」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又使辟陽侯審食其、班志，辟陽縣屬信都國。辟，必亦翻。姓譜有審姓。食其，音異基。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閉其蹤跡，藏匿其人也。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氏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屬，之欲翻。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乃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春，二月，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綰，立皇子建為燕王。

**10**詔曰︰「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為南海王。」文穎曰︰高祖五年，以象郡、桂林、南海、長沙立吳芮為長沙王。象郡、桂林、南海屬尉佗；佗未降，遙奪以封芮耳。後佗降漢，十一年，更立佗為南越王。自此王三郡，芮惟得長沙、桂陽耳。今封織南海王，復遙奪佗一郡，織未得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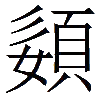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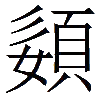
**11**上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曰︰「疾可治。」治，直之翻；下同。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師古曰︰三尺，謂劍也。中，竹仲翻。見，賢遍翻。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扁鵲，古之良醫。扁，補辨翻。遂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旣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少者，多少之少。師古曰︰戇，愚也；古者下紺翻，今則竹巷翻。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知，讀曰智。少，詩沼翻。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復，扶又翻。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師古曰︰乃，汝也；言自此之後，汝亦終矣，不復知之。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壽五十三。考異曰︰漢書云︰「呂后與審食其謀盡誅諸將。酈商見審食其，說以︰『如此，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蹻足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按呂后雖暴戾，亦安敢一旦盡誅大臣！又時陳平不在滎陽，樊噲不在代；此說恐妄，今不取。丁未，發喪，大赦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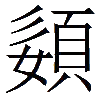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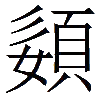
**12**盧綰與數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師古曰︰冀得上疾愈自入謝，以為己身之幸也。聞帝崩，遂亡入匈奴。

**13**五月，丙寅，葬高帝於長陵。班志︰長陵縣，高帝置，屬左馮翊。皇甫謐曰︰長陵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臣瓚曰︰在長安北四十里。括地志︰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漢官儀曰︰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寢於墓側，漢因而不改。諸陵寢皆以晦、朔、二十四氣、三伏、社、臘及四時上飯；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妝具。陵旁起邑，置令、丞、尉奉守。

初，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見九卷元年。天下旣定，命蕭何次律、令，帝旣滅項羽，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奸，蕭何攗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韓信申軍法，帝命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之。張蒼定章程，如淳曰︰章，曆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尺、斗、斛之平法也。師古曰︰程，法式也。叔孫通制禮儀；見上卷六年、七年。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剖符作誓，謂剖符封功臣，刑白馬與為山河帶厲之盟也。丹書、鐵契者，以鐵為契，以丹書之。如淳曰︰金匱，猶金縢也。師古曰︰以金為匱，以石為室，重緘封之，重愼之義。蓋謂以丹書盟誓之言於鐵券，盛之以金匱、石室而藏之宗廟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鄧展曰︰若畫工規模物之摹。韋昭曰︰正員之器曰規。摹者，如畫工未施，朱土摹之矣。師古曰︰取喻規摹，謂立制立範也。給，足也；日不暇給，言衆事繁多，常汲汲也。余謂日不暇給，蓋言項羽旣平，諸侯又叛也。

**14**己巳，太子卽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15**初，高帝病甚，人有惡樊噲云︰「黨於呂氏，卽一日上晏駕，師古曰︰惡，謂毀譖，言其罪惡也，音如字。晏駕者，天子當晨起早作；而忽崩殞，不出臨朝，凡臣子之心，猶謂宮車晚出也。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床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卽斬噲頭！」二人旣受詔，馳傳，未至軍，如淳曰︰四馬，高足為置傳，中足為馳傳。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有期會，累封兩端，端各兩封，凡四封也。傳，株戀翻。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呂后弟呂之夫，，音須。師古曰︰行計，謂於道中行且計也。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章︰甲十五行本重「上」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卽反接，師古曰︰反縛兩手也。載檻車傳詣長安；傳，柱戀翻，遞也。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

平行，聞帝崩；師古曰︰未至京師，於道中聞高帝崩。畏呂讒之於太后，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固請得宿衞中。請得宿衞禁中也。復，扶又翻；不同。太后乃以為郞中令，班表︰郞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使傅敎惠帝。是後呂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

**16**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赭衣，囚服也；以赤土染之。赭，止也翻。遣使召趙王如意。使者三反，趙相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屬，之欲翻。王年少；少，詩照翻；下同。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幷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先使人召昌。昌至長安，乃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帝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間，古莧翻；隙也。

孝惠皇帝荀悅曰︰諱「盈」之字曰「滿」。師古曰︰臣下以「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他皆類此。高帝嫡長子。應劭曰︰禮·諡法︰柔質慈民曰惠。師古曰︰孝子善述人之志，故漢家之諡，自惠帝以下皆稱孝也。

## 元年（丁未、前一九四）

**1**冬，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年『章︰甲十五行本無「年」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廣志︰鴆鳥大如鴞，毛紫綠色，有毒；頸長七八寸，食蝮蛇。雄名運日，雌名陰諧。以其毛歷飲食則殺人。范成大曰︰鴆，聞邕州朝天鋪及山深處有之，形如鵶差大，黑身，赤目，音如羯鼓；唯食毒蛇，遇蛇則鳴聲邦邦然。蛇入石穴，則於穴外禹步作法；有頃，石碎，啄蛇吞之。山有鴆，草木不生。秋冬之間脫羽。往時人以銀作爪拾取，著銀瓶中；否則手爛墮。鴆矢着人立死；集於石，石亦裂。此禽至兇極毒。所謂酖，卽鴆酒也。陸佃埤雅曰︰鴆，似鷹而紫黑，喙長七八寸，作銅色。食蛇，蛇入口輒爛；屎溺著石，石亦為之爛。羽翮有毒，以櫟酒，飲殺人；惟犀角可以解，故有鴆處必有犀。飲，於禁翻。犂明，徐廣曰︰犂，猶比也；比至天明也。諸言犂明者，將明時也。呂靜曰︰犂，結也，力奚翻。程大昌曰︰徐說非也。犂、黎，古字通。黎，黑也；黑與明相雜，欲曉未曉之交也，猶曰昧爽也。昧，暗也；爽，明也；亦明暗相雜也。遲明，卽未及乎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曉也。康云力追切。未知何據。帝還，趙王已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斷，丁管翻。去，羌呂翻。師古曰︰去其眼睛，以藥薰耳令聾也。瘖，不能言也；以瘖藥飲之。瘖，於今翻。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乃召帝觀人彘。帝見，問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師古曰︰令太后治事，己自如太子然。余謂惠帝之意，蓋以謂身為太后子而不能容父之寵姬，是終不能治天下也。治，直之翻。帝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樂，音洛。

臣光曰︰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見記·曲禮。號，戶高翻。安有守高祖之業，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殘酷，遂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傷生！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誼也。

**2**徙淮陽王友為趙王。高祖十一年，封友於淮陽。

**3**春，正月，始作長安城西北方。漢都長安，蕭何雖治宮室，未暇築城，帝始築之，至五年乃畢，故書以始事。杜佑曰︰惠帝所築長安城，在今大興城西北苑中。

**二年**（戊申、前一九三）

**1**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高祖庶長子肥也。朝，直遙翻。飲於太后前，帝以齊王，兄也，置之上坐。蓋於宮中以兄弟齒列為序，非外朝君臣之禮。坐，徂臥翻。太后怒，酌酖酒置前，賜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取卮；太后恐，自起泛帝卮。漢書音義︰泛，音幡；索隱音捧。余據泛駕之泛，其義為覆，則音覂亦通。齊王怪之，因不敢飲，佯醉去；問知其酖，大恐。齊內史士說王，師古曰︰內史，王國官；士，其名也。班表︰王國有內史，掌治民。使獻城陽郡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太后喜，乃罷歸齊王。

**2**春，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班志，蘭陵縣屬東海郡。師古曰︰家人，言庶人之家。五行志曰︰溫陵之家。見，賢遍翻。

**3**隴西地震。

**4**夏，旱。

**5**郃陽侯仲薨。仲，卽代王喜；封郃陽事見上卷高祖七年。

**6**酇文終侯蕭何病，諡法︰有始有卒曰終。蒙曰︰克成令名曰終。上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

秋，七月，辛未，何薨。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師古曰︰僻，隱也。垣，牆也。治，直之翻。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

癸巳，以曹參為相國。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師古曰︰舍人，猶言家人也。一曰︰私屬官主家事者也。余據戰國時，蘇秦使舍人資送張儀入秦，李斯為呂不韋舍人，謂為私屬官可也，以為主家事則拘矣。趣，讀曰促，速也。治行，謂飭治行裝也。吾將入相。」居無何，居無何，謂居無幾時也。相，息亮翻；下同。使者果召參。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言推舉以為賢也。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師古曰︰舉，皆也；言凡事無更改。更，工衡翻。一遵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木，質朴也。訥，謇於言也。重厚長者，卽召除為丞相史；漢制︰丞相官屬，長史之下有掾史、令史等。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斥，卻也，逐也。師古曰︰醇酒不澆，謂厚酒也。去，羌呂翻。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言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間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開，啓也；謂有所啓白。以為常者，飲之以酒也。飲，於禁翻。復，扶又翻。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覆，敷救翻。府中無事。

參子窋為中大夫，窋，張律翻。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師古曰︰言豈以我為年少故也。治，直之翻。與，讀曰歟。使窋歸，以其私問參。參怒，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師古曰︰乃者，猶言曩者。朝，直遙翻。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旣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

參為相國，出入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較若，猶今言較然也。畫一，言其整齊也。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師古曰︰載，猶乘也。民以寧壹。」

**三年**（己酉、前一九二）

**1**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2**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冒頓單于。是時，冒頓方強，為書，使使遺高后，辭極褻嫚。遺，于季翻；下同。褻，息列翻，汚也。嫚，傲也。高后大怒，召將相大臣，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中郞將季布曰︰「噲可斬也！漢有五官、左、右中郞三將，秩二千石，典領中郞，屬郞中令。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見上卷高祖七年。考異曰︰季布傳云︰「前陳豨反於代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按平城之圍，乃韓王信反，非陳豨反也。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之聲未絕，傷夷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謾，莫連翻，又莫官切，又音慢，欺誑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釋報書，謁者，秦官，掌賓贊受事，員七十人。大謁者，蓋其長也。考異曰︰史記·文帝本紀及惠景間侯者表、漢書·匈奴傳皆作「澤」；史記·呂后本紀︰「八年，中大謁者張釋」，漢書·紀作「釋卿」，恩澤侯表及周勃傳皆云「張釋」；顏師古註曰︰荊燕吳傳云「張擇」。今從史記·呂后本紀、漢書·恩澤侯表、周勃傳。深自謙愻以謝之，愻，與遜同，順也。幷遺以車二乘，馬二駟。乘，繩證翻。冒頓復使使來謝，復，扶又翻。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

**3**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為東海王。搖與無諸，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句，音鉤。從諸侯滅秦，功多，其民便附，故立之。都東甌，世號東甌王。閩越王無諸，高祖五年受封，都冶，今福州候官是也。帝又封搖於東海。東海，卽東甌，今溫州永嘉是也。應劭曰︰搖封東海，在吳郡東南濱海，此閩越、東越所由分也。

**4**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自元年始作長安城西北方；今年春，又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就役；不欲復勞之，故發王侯徒隸。

**5**秋，七月，都廐災。都廐，大廐也，屬太僕。

**6**是歲，蜀湔氐反，班志，湔氐道屬蜀郡㟭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又百官表︰有蠻夷曰道，則其地蓋湔氐居之，故曰道也。湔，則前翻；裴松之音翦。氐，丁奚翻。擊平之。

**四年**（庚戌、前一九一）

**1**冬，十月，立皇后張氏。后，帝姊魯元公主女也，太后欲為重親，故以配帝。后，張敖女也。魯元公主降敖而生后。因下文重親，故直書帝姊魯元公主女；旣以紀人倫之變，且著外戚固寵也。重，直龍翻。

**2**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力田者，取其竭力服勤於田事。孝、弟，人倫之大；力田，人生之本；故令郡國舉之。復其身，以風厲天下也。弟，讀曰悌。復，方目翻。

**3**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帝年十七卽位，至是始冠。孔穎達曰︰案略說︰周公對成王云︰古者冒而句領。註云︰古人，謂三皇時以冒覆頭，句領繞頸，至黃帝時則有冕也。世本謂黃帝造火食、旃冕，是冕起於黃帝也。但黃帝以前，則以羽皮為之冠；黃帝以後，乃用布帛。其冠之年，則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故襄九年左傳云︰古者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其士則二十而冠。古者行冠禮於廟，初加緇布冠，次加弁冠，三加爵弁冠，所謂「三加彌尊，加有成也」。諸侯則四加而有玄冕，故大戴禮云「公冠四加」也。諸侯尚四加，則天子當五加，袞冕也。鄭樵曰︰漢改皇帝冠為加元服；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冠；冠訖，皆於高祖廟如禮謁見。

**4**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應劭曰︰挾，藏也。張晏曰︰秦律，挾書者族。今始除之。

**5**帝以朝太后於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師古曰︰非大朝見、中間小謁見曰間往。天子出入警蹕，辟止行人；數蹕，則人以為煩。鄭氏周禮註曰︰國有事，王當出，則禁絕行者，若今時衞士塡街蹕也。賈公彥疏曰︰漢儀︰大駕行幸，使衞士塡塞街巷，備非常也。蹕，壁吉翻。乃築複道於武庫南。武庫在長樂、未央之間，故築複道始於武庫南。奉常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服虔曰︰持高廟中衣冠，月旦以遊於衆廟，已而復之。應劭曰︰月旦，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遊衣冠。如淳曰︰高祖之衣冠藏在宮中之寢，三月出遊，其道正直今之所作複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曰︰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在桂宮北；服言衣冠藏於廟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允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遊於高廟，每月一為之，漢制則然。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意，謂以月出之時，夜遊衣冠，皆非也。子孫柰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壞，音怪。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渭北，師古曰︰原，重也；先已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月『章︰甲十五行本「月」上有「衣冠」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鄭氏曰︰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為之耳。孝經註︰宗，尊也。廟，貌也。

臣光曰︰過者，人之所必不免也；惟聖賢為能知而改之。古之聖王，患其有過而不自知也，故設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後漢書曰︰堯置敢諫之鼓。賈誼曰︰三代之君，則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豈畏百姓之聞其過哉！是以仲虺美成湯曰︰「改過不吝。」傅說戒高宗曰︰「無恥過作非。」由是觀之，則為人君者，固不以無過為賢，而以改過為美也。今叔孫通諫孝惠，乃云「人主無過舉」，是敎人君以文過遂非也，豈不繆哉！

**6**長樂宮鴻臺災。三輔黃圖︰鴻臺在長樂宮中。秦始皇二十七年築，高四十丈，上起觀宇；帝嘗射飛鴻於臺上，故曰鴻臺。

**7**秋，七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丙子，織室災。凌室，藏冰之室；織室，掌織作繒帛之處。班表︰少府有東織、西織。凌，力證翻，又音陵。

**五年**（辛亥、前一九○）

**1**冬，雷；洪範論曰︰陽用事百八十三日而終，陰用事百八十三日而終。雷出地百八十三日而入地，入地百八十三日而復出地，是其常經也；冬雷為失常。桃李華，棗實。

**2**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3**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水絕。

**4**秋，八月，平『章︰甲十五行本「平」上有「己丑」二字，乙十一本同；孔本同。』陽懿侯曹參薨。諡法︰溫柔賢善曰懿。

**六年**（壬子、前一八九）

**1**冬，十月，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

**2**齊悼惠王肥薨。

**3**夏，留文成侯張良薨。周公諡法︰安民立政曰成。賀琛臣諡︰佐相克終曰成。

**4**以周勃為太尉。

**七年**（癸丑、前一八八）

**1**冬，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太尉灌嬰將。將，卽亮翻。

**2**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3**夏，五月，丁卯，日有食之，旣。

**4**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安陵。臣瓚曰︰壽二十四。安陵在長安北三十里。師古曰︰去長陵一十里。

初，呂太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為太子。旣葬，太子卽皇帝位，年幼；太后臨朝稱制。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故稱制。

# 資治通鑑卷第十三

## 漢紀五起閼逢攝提格（甲寅），昭陽大淵獻（癸亥），凡十年。

高皇后荀悅曰︰諱「雉」之字曰「野雞」。索隱曰︰字娥姁。應劭曰︰禮，婦人從夫諡，故稱「高」也。師古曰︰諱雉，故臣下諱雉也。姁，許于翻。

## 元年（甲寅、前一八七）

**1**冬，太后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高祖刑白馬與羣臣盟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說，讀曰悅。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王，于況翻。太后喜。罷朝，朝，直遙翻。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邪！啑，所由翻，小啜也。索隱引鄒氏，音使接翻。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背，蒲妹翻。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謂當朝廷而諫諍。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十一月，甲子，太后以王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

乃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此時尚右，故陳平自左丞相遷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不治事，治，直之翻。令監宮中，如郞中令。言食其不董丞相職事，常監宮中若郞中令。監，古銜翻。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而決事。

太后怨趙堯為趙隱王謀，乃抵堯罪。堯為趙王謀，事見上卷高祖十年。趙王如意，諡隱。諡法︰隱拂不成曰隱；不顯尸國曰隱；見美堅長曰隱。為，于偽翻。

上黨守任敖嘗為沛獄吏，有德於太后；乃以為御史大夫。任敖，沛人，少為獄吏。高祖常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敖擊傷主呂后吏，故后德之。

太后又追尊其父臨泗侯呂公為宣王，兄周呂令武侯澤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臨泗侯，班表︰以后父賜號。索隱曰︰應劭云︰周呂，國也，按周及呂皆國名。濟陰有呂都縣，晉灼曰︰呂，縣名，以為侯國。予據班志，呂縣屬楚國。令武，諡也。

**2**春，正月，除三族罪、妖言令。秦為威虐，罪之重者，戮及三族；過誤之語，以為妖言；故皆除之。

**3**夏，四月，魯元公主薨；封公主子張偃為魯王，諡公主曰魯元太后。

**4**辛卯，封所名孝惠子山為襄城侯，班志，襄城縣屬潁川郡。朝為軹侯，軹縣屬河內郡。武為壺關侯。壺關縣屬上黨郡。

太后欲王呂氏，乃先立所名孝惠子彊為淮陽王，不疑為恆山王；惠帝元年，淮陽王友徙王趙，今以封彊。恆山郡本屬趙國，今割以封不疑。恆，戶登翻。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風，讀曰諷。［考異曰︰史記·文帝本紀］及惠景間侯者表、漢書·匈奴傳皆作「澤」。史記·呂后本紀︰「八年，中大謁者張釋」，漢書·紀作「釋卿」，恩澤侯表及周勃傳皆云「張釋」。顏師古註曰︰荊燕吳傳云「張擇」。今從史記·呂后本紀、漢書·恩澤侯［表］。大臣乃請立悼武王長子酈侯台為呂王，蘇林曰︰台，音胞胎之胎。索隱曰︰鄭、鄒並音怡。考異曰︰漢書·外戚侯表及高五王傳皆作「鄜侯」。今從史記·本紀、功臣侯表。割齊之濟南郡為呂國。濟，子禮翻。

**5**五月，丙申，趙王宮叢臺災。劉昭志︰趙國邯鄲縣有叢臺。

**6**秋，桃、李華。

**二年**（乙卯、前一八六）

**1**冬，十一月，呂肅王台薨。考異曰︰史記·本紀︰「高后元年，立孝惠子不疑為恆山王，呂台為呂王。」「二年，恆山王薨。」「十一月，呂王台薨。」年表，二人皆以元年薨。漢書·本紀︰「元年，立不疑、呂台、產、祿通為王。二年，不疑薨。」年表，元年，不疑及呂台為王，二年皆薨。蓋史記·年表「薨」字應在二年，誤書於元年耳。其實二人皆以二年薨；漢書·本紀云「產、祿通為王」，亦誤也。

**2**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羌道，班志，縣，屬隴西郡。武都，時為縣。漢志︰縣雜蠻夷曰道。武帝置武都郡。

**3**夏，五月，丙申，封楚元王子郢客為上邳侯，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班志，東海下邳縣。應劭曰︰邳在薛，其後徙此，故曰下邳。臣瓚曰︰有上邳，故曰下邳。師古曰︰瓚說是也。班志，朱虛縣屬琅邪郡。括地志︰朱虛故城，在青州臨朐縣東六十里，漢朱虛也。十三州志︰丹朱遊故虛，故云朱虛也。虛，猶丘也；朱，猶丹也。索隱︰虛，音墟。考異曰︰史記·高后紀在元年，今從漢書·王子侯表。令入宿衞；又以呂祿女妻章。妻，千細翻。

**4**六月，丙戌晦，日有食之。

**5**秋，七月，恆山哀王不疑薨。恆，戶登翻。

**6**行八銖錢。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卽八銖也。漢以其太重，更鑄莢錢，今民間名榆莢錢是也。民患其太輕，至是復行八銖錢。

**7**癸丑，立襄成侯山為恆山王，更名義。更，工衡翻。

**三年**（丙辰、前一八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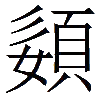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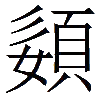
**1**夏，江水、漢水溢，流四千餘家。班志︰江水出蜀郡湔氐道徼外㟭山，東南至江都入海。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孔安國註曰︰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班志︰隴西氐道縣，禹貢漾水所出；至武都為漢。又於武都註曰︰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又，漢中郡有沔陽縣。如淳註曰︰此方人謂漢水為沔水。師古曰︰漢上曰沔。水經則以為沔、漾異源。漾出隴西氐道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其流，東南歷白水、葭萌，又東南過巴郡閬中至江津縣而入于江；涪水注之；庾仲雍所謂內水者也。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一名沮水，東逕漢中郡沔陽、南鄭、成固等縣，又東逕西城、錫縣，又東逕南郡襄陽、中廬，卽宜城郡當陽縣，又東逕江夏雲杜縣，又南至沙羨縣入江。予據禹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大別南入于江，則漢水源出於漾。據水經，則漾會於涪，沔入于江，所出異源，所入異派。據班志，則漾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為漢水；而東漢水受氐道水，通謂之沔，過江夏而入于江。則漾、沔似合為一矣，然又言沮水出沮縣南至沙羨入江，與水經所謂沔水卽沮水說似不合而實合也。

**2**秋，星晝見。見，賢遍翻。

**3**伊水、洛水溢，流千六百餘家。班志︰伊水出弘農郡熊耳山，東北入洛水。水經︰伊水出南陽縣蔓渠山。酈道元註︰卽麓大同，陵巒互別耳。又班志︰洛水出弘農上洛縣，東北至河南鞏縣入河。汝水溢，流八百餘家。應劭曰︰汝水出弘農縣，入淮。水經︰汝水出南陽魯陽縣之大盂山，東南逕潁川之郟、定陵、郾，又東南過汝南之上蔡、平輿，南入于淮。

**四年**（丁巳、前一八四）

**1**春，二月，癸未，立所名孝惠子太為昌平侯。班志，昌平縣屬上谷郡。

**2**夏，四月，丙申，太后封女弟為臨光侯。，音須。

**3**少帝寖長，自知非皇后子，惠帝張皇后，魯元公主之女。太后以其無子，使陽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而殺其母。少帝及義、朝、彊、不疑皆是也。長，知兩翻。乃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卽為變！」太后聞之，幽之永巷中，言帝病。左右莫得見。太后語羣臣曰︰語，牛倨翻。「今皇帝病久不已，失惑昏亂，不能繼嗣治天下；治，直之翻。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為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遂廢帝，幽殺之。五月，丙辰，立恆山王義為帝，更名曰弘；更，工衡翻。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以軹侯朝為恆山王。恆，戶登翻。

**4**是歲，以平陽侯曹窋為御史大夫。窋，張律翻。

**5**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漢於邊關與蠻夷通市，謂之關市。南越王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幷王之，自為功也。」使，疏吏翻。別，彼列翻。幷王，于況翻。

**五年**（戊午、前一八三）

**1**春，佗自稱南越武帝，韋昭曰︰生以武為號，不稽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湯曰︰「吾武甚，自號曰武王」。佗言武帝，亦猶是耳，何謂其不稽古乎！貢父曰︰顏雖引成湯之言，然未知湯自號武王乎？聖人者，人與之名耳。詩謂湯為武王，亦猶書謂文王為寧王耳。史記之言，未可信也。發兵攻長沙，敗數縣而去。敗，補邁翻。

**2**秋，八月，淮陽懷王彊薨；以壺關侯武為淮陽王。

**3**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4**初令戍卒歲更。秦虐用其民，南戍五嶺，北築長城，戍卒連年不歸而死者多矣。至此，始令一歲而更。更，工衡翻。

**六年**（己未、前一八二）

**1**冬，十月，太后以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嘉，台之子也。二年，台薨，嘉嗣。處，昌呂翻。十一月，立肅王弟產為呂王。台，諡曰肅。

**2**春，星晝見。見，賢遍翻。

**3**夏，四月，丁酉，赦天下。

**4**封朱虛侯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班志，東牟縣屬東萊郡。賢曰︰東牟故城，在今萊州文登縣西北。亦入宿衞。

**5**匈奴寇狄道，攻阿陽。班志，狄道縣屬隴西郡；阿陽縣屬天水郡。

**6**行五分錢。應劭曰︰所謂莢錢者。

**7**宣平侯張敖卒，考異曰︰史記·呂后本紀，敖卒在明年六月。按史記·功臣表︰「高后六年，敖卒」；漢書·功臣表，敖以高祖九年封，十七年薨；蓋本紀之誤。賜諡曰魯元王。張敖本嗣父耳爵為趙王。貫高之謀發，敖廢為宣平侯，仍尚魯元公主。及惠帝之世，齊悼惠王獻城陽郡以奉魯元。敖之卒也，因公主而賜諡曰魯元王。

**七年**（庚申、前一八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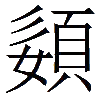
**1**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

**2**春，正月，太后召趙幽王友。惠帝元年，友自淮陽徙王趙。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曰︰「王言『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得見，言置之趙邸也。師古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歸至也。邸，丁禮翻。令衞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捕其饋者，以罪論之。丁丑，趙王餓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

**3**己丑，日食，晝晦。太后惡之，謂左右曰︰「此為我也！」惡，烏路翻。為，于偽翻；下為之同。

**4**二月，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產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

**5**秋，七月，丁巳，立平昌侯太為濟川王。四年，封太為昌平侯；班表亦作「昌平」，此誤以「平」字在上。濟川，卽濟南、濟北之地，蓋割齊封之。時太年幼，未嘗之國。濟，子禮翻。

**6**呂女為將軍、營陵侯劉澤妻。班志，營陵縣屬北海郡，或曰營丘。應劭曰︰師尚父封於營丘。陵，亦丘也。臣瓚曰︰營丘，卽臨淄、營陵，春秋謂之緣陵。師古曰︰臨菑、營陵皆故營丘地。括地志︰營陵故城，在青州北海縣南三十里。澤者，高祖從祖昆弟也。從，才用翻；下後從同。齊人田生為之說大謁者張卿曰︰張卿，卽前大謁者張釋也。說，式芮翻。「諸呂之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最長；今卿言太后王之，長，知兩翻。王，于況翻。呂氏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太后然之，乃割齊之琅邪郡封澤為琅邪王。秦滅齊，以瀕海之地置琅邪郡；漢因之。考異曰︰史記·世家、漢書·列傳，皆云田生先說張卿令風大臣立呂產為呂王，然後說令王澤。按太后自以呂王嘉驕恣廢之，以產代為呂王，非始封於呂；又諸呂之王已久，何必待田生之謀！以此不取。

**7**趙王恢之徙趙，心懷不樂。樂，音洛。太后以呂產女為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從，才用翻。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酖殺之。六月，王不勝悲憤，自殺。勝，音升。太后聞之，以為王用婦人棄宗廟禮，諸侯王有國，所以奉宗廟也。今恢以愛姬之故，至於自殺，故以棄宗廟禮罪之。廢其嗣。

**8**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太后燕飲，太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將，卽亮翻。種，章勇翻；下其種同。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請為耕田歌；太后許之。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師古曰︰穊，稠也。穊種，言多生子孫也。疏立者，四散置之，令為藩輔也。非其種者鋤而去之，以斥諸呂也。穊，音冀。去，羌呂翻。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師古曰︰亡酒，避酒而逃亡也。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益強。為，于偽翻；下因為同。

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己；嘗燕居深念，師古曰︰以國家不安，故靜居獨慮其方策。陸賈往，直入坐；而陳丞相不見。師古曰︰言不因門人將命而徑自入座，平方深思，不覺其至。坐，徂臥翻。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揣，初委翻，度也。陸生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柰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師古曰︰豫，素也。余謂豫，順也。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軍『章︰甲十五行本「軍」作「君」；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掌握耳。臣嘗『章︰甲十五行本「嘗」作「常」；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謂，告語也。言絳侯素與之戲狎，輕易其言也。周勃封絳侯。班志，絳縣屬河東郡，晉之舊都。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因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師古曰︰厚為其具而與太尉樂飲。樂，音洛。太尉報亦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陳平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遺，于季翻。

**9**太后使使告代王，高祖七年，立子恆為代王。欲徙王趙。王，于況翻。代王謝之，願守代邊。太后乃立兄子呂祿為趙王，追尊祿父建成康侯釋之為趙昭王。

**10**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國除。高祖初封盧綰於燕，綰入匈奴，乃立建為燕王。美人子，美人所生之子也。

**11**遣隆慮侯周竈將兵擊南越。班志，隆慮縣屬河內郡；至後漢，避殤帝諱，改曰林慮。慮，音閭。

**八年**（辛酉、前一八○）

**1**冬，十月，辛丑，立呂肅王子東平侯通為燕王；東平，地名，在濟東；宣帝甘露二年為東平國。封通弟莊為東平侯。

**2**三『張︰「三」上脫「春」字。』月，太后祓，還，過軹道，師古曰︰祓者，除惡之祭。祓，音廢，又敷勿翻。見物如蒼犬，撠太后掖，師古曰︰撠，謂拘持之也。撠，音戟。拘，居足翻。掖，與腋同。忽不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祟，雖遂翻，神禍也，鬼厲也。太后遂病掖傷。

太后為外孫魯王偃年少孤弱，偃，張敖子。為，于偽翻。夏，四月，丁酉，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為新都侯，班志，新都縣屬南陽郡。壽為樂昌侯，徐廣曰︰樂昌，今細陽之池陽鄕。余據班志，細陽縣屬汝南郡；又東郡有樂昌縣。考異曰︰史記·惠景間侯者表「新都」作「信都」；「壽」作「受」。今從本紀。以輔魯王。又封中大謁者張釋為建陵侯，如淳曰︰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閹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閹人也。班志，建陵縣屬東海郡。以其勸王諸呂，賞之也。

**3**江、漢水溢，流萬餘家。

**4**秋，七月，太后病甚，乃令趙王祿為上將軍，居北軍；呂王產居南軍。班表︰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外。又有中尉掌徼循京師，屬官有中壘、寺互等令、丞。至後漢始置北軍中候，掌監五營。劉昭註曰︰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又據班表︰中壘以下八校尉，皆武帝置。意者武帝以前，北軍屬中尉，故領中壘令、丞等官；南軍蓋衞尉所統。班表︰衞尉掌宮門衞屯兵。周勃之入北軍也，尚有南軍。乃先使曹窋告衞尉毋入呂產殿門，然後使朱虛侯逐產，殺之未央宮郞中府吏廁中，以此知南軍屬衞尉也。太后誡產、祿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卽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衞宮，愼毋送喪，為人所制！」辛巳，太后崩，遺詔︰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傅。考異曰︰史記·將相表︰「八年七月辛巳，食其為太傅；」「九月丙戌，復為丞相；後九月免。」漢書·公卿表︰「七年七月辛巳，食其為太傅；」「八年九月，復為丞相；後九月免。」以長曆推之︰八年七月無辛巳，九月無丙戌，閏月羣臣代邸上議，無食其名。二表皆誤，今從史記·本紀，免相在此月。本紀又云︰「八月壬戌，食其復為左丞相。」亦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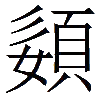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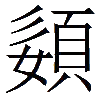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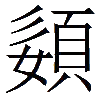
**3**諸呂欲為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為婦，故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為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為帝。齊王乃與其舅駟鈞、郞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弗聽。班表︰諸侯王，高祖初置，有太傅輔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衆官，如漢朝。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為置吏，改丞相曰相。武帝分漢內史為左右，後又更右為京兆尹，左為馮翊，中為執金吾，郞中令為光祿勳；故王國如故，損其郞中令秩千石；改太僕曰僕，秩亦千石。成帝綏和元年，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康曰︰廣陵人召平與東陵侯召平及此召平，凡三人。此召平之子奴，以平死事封黎侯，見功臣表。召，與邵同。姓譜︰駟，鄭七穆駟氏之後。祝，周武王封黃帝之後於祝，後以為氏。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聞之，乃發卒衞王宮。魏勃紿邵『章︰甲十五行本「邵」作「召」；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予據史記·文帝紀︰「三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銅虎符。」旣有「初」字，則前乎文帝之時當未有銅虎符也。召平、魏勃事在三年之前，何緣有虎符發兵！班史於文紀三年，只書「初與郡守為銅虎符」，汰去「國相」二字。溫公則但書勃語於此，而文紀不復書，豈亦有疑於此邪？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衞王。」為，于偽翻。召平信之。勃旣將兵，遂圍相府；召平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

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琅邪王，劉澤也。三年，割齊琅邪封之。「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言澤自高帝時為將。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臨菑，卽古營丘，齊國所都。琅邪王信之，西馳見齊王。齊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兵，幷將之。考異曰︰史記·澤世家、漢書·傳，皆以為澤與齊王合謀；蓋誤。今從史記·呂后本紀、齊王世家、漢書·呂后紀、齊王傳。琅邪王說齊王曰︰「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適，讀曰嫡。齊王襄，悼惠王之子，高帝之長孫也。長，知兩翻；下同。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旣行，齊遂舉兵西攻濟南；濟南本屬齊，元年割以封呂台；台卒，產嗣封。遺諸侯王書，遺，于季翻。陳諸呂之罪，欲舉兵誅之。

相國呂產等聞之，乃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班志，潁陰縣屬潁川郡。灌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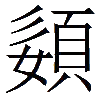
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及魯王張偃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也。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

太尉絳侯勃不得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班志，曲周縣屬廣平國。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紿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楚王交，高祖弟。代王恆、淮南王長，高祖子。吳王濞，高祖姪。琅邪王澤，劉氏疏屬。齊王襄，高祖孫。常山王朝、淮陽武、濟川王太，惠帝子。說，式芮翻。呂氏所立三王，梁王呂產、趙王呂祿、燕王呂通也。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章︰甲十五行本重「諸侯」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皆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屬，之欲翻；下同。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而王，于況翻。呂祿信然其計，欲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

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大怒曰︰，呂后之妹，樊噲之妻；於祿，姑也。過，工禾翻。「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

九月，庚申旦，考異曰︰史記·本紀，「八月庚申旦」上有「八月丙午」。漢書·高后紀亦云「八月庚申」。今以長曆推之，下「八月」當為「九月」。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郞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姓譜︰周康王封唐叔虞少子公明於賈城，子孫以國為氏。又，晉大夫賈季食邑於賈，其後以邑為氏。因數產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耶！」數，所具翻。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師古曰︰齊、楚俱在山東，連兵西鄕，欲誅諸呂，亦猶六國為從以敵秦，故謂之合從也。從，子容翻。且趣產急入宮。趣，讀曰促。平陽侯頗聞其語，馳告丞相、太尉。

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班志，襄平縣屬遼東郡。張晏曰︰紀通，紀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云︰通，紀成之子，以成死事故封侯。貢父曰︰漢祖以善用人得天下，豈忘紀信之功哉！疑成者，卽信之一名也。通尚符節，故使持節矯以帝命內勃北軍。內，讀曰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復，扶又翻。班志︰典客，秦官，掌諸侯、歸義蠻夷；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揭，音竭。「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酈況不欺己，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至軍，呂祿已去。太尉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師古曰︰袒者，脫衣袖而肉袒也；左、右袒者，偏脫其一耳。袒，徒旱翻。鄭氏註覲禮云︰凡為禮事者左袒；若請罪待刑則右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監，古銜翻。令平陽侯告衞尉︰「毋入相國產殿門！」衞尉，掌宮門衞屯兵。平陽侯時為御史大夫，蓋將丞相之命以告衞尉，使毋納產也。

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宮，欲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語，牛倨翻。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公言誅之，乃謂朱虛侯曰︰「急入宮衞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予，讀曰與。入未央宮門，見產廷中。日餔時，申時食為餔。餔，奔謨翻。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鬬；逐產，殺之郞中府吏廁中。如淳曰︰郞中令，掌宮殿門戶，故府在宮中。從，才用翻。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勞，力到翻。朱虛侯欲奪其節，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師古曰︰因謁者所持之節，用為信也。章與謁者同車，故為門者所信，得入長樂宮。斬長樂衞尉呂更始。更，工衡翻。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分，扶問翻。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張偃。戊辰，徙濟川王王梁。呂產旣誅，故徙太王梁。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事告齊王，令罷兵。

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敎齊王舉兵，使使召魏勃至，責問之。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師古曰︰言以社稷將危，故舉兵而正之，不暇待有詔命也。股，脚也。戰者，懼之甚也。栗，與慄同。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魏勃。灌嬰兵亦罷滎陽歸。

班固贊曰︰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言寄與祿友善，詭說之出游，因奪其兵而誅之，是寄賣友也。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師古曰︰周勃劫其父，令其子行說。予謂劫者，劫質也。蓋劫寄父商為質，諭以不行說祿將殺之也。蓋當時皆以寄為賣友，故固發明父子、朋友各有其倫，為人臣子者當知所緩急先後也。

**6**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恆山王，皆非眞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強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所立卽長，用事，吾屬無類矣！長，知兩翻；下同。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王，高帝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幾，居衣翻。今齊王舅駟鈞，虎而冠；言駟鈞惡戾，如虎而著冠。卽立齊王，復為呂氏矣。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言高帝見在諸子惟代王為最長也。見，賢遍翻。代王，高帝姬薄氏所生。薄姓，戰國已有之；風俗通︰衞有賢人薄疑。且立長固順，況以仁孝聞天下乎！」乃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

代王問左右，郞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師古曰︰言常有異志也。屬意，猶言注意也。屬，音之欲翻。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啑血京師，索隱曰︰漢書作「喋」，音跕，丁牒翻。陳湯、杜業皆言「喋血」，無盟歃事。廣雅曰︰喋，履也。予據類篇︰啑字有色甲、色洽二翻。旣從啑字音義，當與歃同；若從喋字，則有履之義。公羊傳曰︰京，大也；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此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卒，子恤翻；下同。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師古曰︰言地形如犬之牙，交而相入也。石大而下平，磐據地面，不可得而移動，故以為喻也。王，于況翻。天下服其強，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呼，火故翻。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為，于偽翻。使，如字。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陽、琅邪、齊、代之強。「淮陽」，史記作「淮南」，當從之。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長，知兩翻。賢聖仁孝聞於天下，聞，音問。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應劭曰︰龜曰兆，筮曰卦。卜者以荊灼龜，文正橫也。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服虔曰︰庚庚，橫貌。李奇曰︰庚庚，其繇文也。占，謂其繇也。張晏曰︰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嬗賢；至夏啓始傳嗣，能光先君之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啓也。師古曰︰繇，丈救翻，本作「籀」。籀，書也。謂讀卜詞。孔穎達曰︰兆者，龜之亹坼；繇者，卜之文辭。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為，于偽翻。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毋，與無通。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

乃命宋昌參乘，師古曰︰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參乘。參者，三也，蓋取三人為義。乘，繩證翻。張武等六人乘傳，從詣長安。至高陵，休止，傳，株戀翻。班志，高陵縣屬左馮翊。括地志︰高陵故城在雍州高陵縣西一里。從，才用翻。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蘇林曰︰渭橋，在長安北三里。索隱曰︰咸陽宮在渭北，興樂宮在渭南，秦昭王通兩宮之間作渭橋，長三百八十步。關中記云︰石柱以北屬扶風，石柱以南屬京兆。丞相以下皆迎。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閒。」包愷曰︰閒，音閑；言欲向空閑處。師古曰︰閒，容也，猶今言中閒也；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於衆中顯論也。他皆類此。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上，時掌翻。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

後九月，己酉晦，代王至長安，舍代邸，羣臣從至邸。丞相陳平等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子，不當奉宗廟。大王，高帝長子，宜為嗣。長，知兩翻。願大王卽天子位！」代王西鄕讓者三，南鄕讓者再，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鄕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南鄕坐，示變卽君位之漸也。余謂如說以代王南鄕坐為卽君位之漸，恐非代王所以再讓之意。蓋王入代邸而漢廷羣臣繼至，王以賓主禮接之，故西鄕；羣臣勸進，王凡三讓，羣臣遂扶王正南之位，王又讓者再；則南鄕非王之得已也，羣臣扶之使南鄕耳。遽以為南鄕坐，可乎！鄕，讀曰嚮。遂卽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

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臣無功，請得除宮。」除宮，清宮也。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按行清淨殿中，以備非常。余謂此時羣臣雖奉帝卽位，而少帝猶居禁中，蓋有所屛除也。乃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子，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者掊兵罷去；掊，芳遇翻。類篇曰︰頓也。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釋諭告，亦去兵。班表︰宦者令屬少府。張釋，卽大謁者、封建陵侯者，釋本宦者，故兼是官。去，羌呂翻。滕公乃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康曰︰天子以天下為家，不以宮室為常處。當乘輿以行天下，故託乘輿言。余謂康說乘輿本不與古義相悖；但此所謂乘輿車，不當以此解之。漢乘輿之制︰輪，朱班，重牙，貳轂，兩轄。金薄繆龍為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筩，鸞雀立衡。文畫輈，羽蓋華蚤。建大旗十二斿，畫日月升龍。駕六馬，象鑣鏤錫金鍐方釳。插翟尾，朱兼繁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左纛以犛牛尾為之，在左騑馬軛上，大如斗。此卽法駕。文帝已立，少帝安得乘此出宮乎！沈約禮志云︰魏、晉御小出，多乘輿車。輿車，今之小輿。滕公職為太僕，與東牟侯除宮，亦無緣召乘輿、金根以載少帝。意者此輿車蓋天子常所乘輿車，卽魏、晉間小輿也。『鄒︰，韻會︰臼許切，音巨。說文︰云鐘鼓之柎也。』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乃奉天子法駕迎代王於邸，漢官儀︰天子鹵簿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惟京兆尹、執金吾、長安令奉引，侍中驂乘，屬車三十六乘。蔡邕曰︰法駕，乘金根車，駕六馬，有五時副車，駕四馬；侍中驂乘，屬車三十六乘。沈約禮志︰漢制︰乘輿金根車，輪皆朱班、重轂、兩轄、飛軨。轂外復有轂，施轄，其外復設轄，銅貫其中。飛軨以赤油為之，廣八寸，長注地，繫軸頭，謂之飛軨。金，金薄繆龍為輿倚較。較在箱上，文畫藩；藩，箱也。文虎伏軾，鸞雀立衡，文畫轅。翠羽蓋，黃裹，所謂黃屋也。金華施橑末，建太常十二斿，畫日月升龍，駕六黑馬，施十二鸞、金為叉髦，插以翟尾。又加左纛，所謂左纛輿也。路，如周玉路之制。應劭漢官鹵簿圖︰乘輿大駕，則御鳳凰車，以金根為副，又五色安車、五色立車各五乘，建龍旗，駕四車，施八鸞，餘如金根之制，猶周金路也。車各如方色，所謂五時副車。白馬者，朱其鬣。安車者、坐乘。又有建華蓋九重甘泉鹵簿者，道車五乘，游車九乘，在乘輿車前。又有象車，最在前、試橋道。宋明帝時，建安王休仁議曰︰秦改周輅制為金根，通以金薄周匝四面；漢、魏、二晉，因循莫改。『鄒︰，韻會︰臼許切，音巨。說文︰云鐘鼓之柎也。』報曰︰「宮謹除。」代王卽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衞端門，郞、謁者皆執戟以宿衞宮殿。前所書少帝左右執戟者，亦中郞、郞中、謁者之官也。端門，未央宮前殿之正南門也。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乃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掊兵而去，代王遂入。夜，拜宋昌為衞將軍，班表︰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漢不常置。蔡質漢儀︰漢興，置大將軍、驃騎將軍，位次丞相；車騎將軍、衞將軍、左、右、前、後將軍，皆金紫，位次上卿。余據大將軍始於灌嬰，驃騎、車騎、左、右、前、後將軍，景、武之後方有其官；衞將軍則始置於此。鎭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郞中令，行殿中。行，謂案行也。行，下更翻。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恆山王及少帝於邸。分，扶問翻。文帝還坐前殿，夜，下詔書赦天下。

太宗孝文皇帝上荀悅曰︰諱「恆」之字曰「常」，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漢之子孫，以為功莫盛於高帝，故為帝者太祖之廟；德莫盛於文帝，故為帝者太宗之廟。自唐以來，諸帝廟號莫不稱宗，而此義泯矣。諡法︰經緯天地曰文。

## 元年（壬戌、前一七九）

**1**冬，十月，庚戌，徙琅邪王澤為燕王；封趙幽王子遂為趙王。澤以呂后七年自營陵侯封琅邪王。齊王起兵誅諸呂，澤失國，西至京師，與大臣共立帝，以功徙封燕王。趙王友幽死於呂后七年，徙梁王恢王趙，恢尋以逼死，以其國封呂祿。祿誅，乃復封友長子遂為趙王。

**2**陳平謝病；上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十一月，辛巳，上徙平為左丞相，太尉勃為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呂后封呂台為呂王，得梁地，奪齊、楚之地以傅益之。

**3**論誅諸呂功，右丞相勃以下益戶、賜金各有差。絳侯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上禮勃恭甚，其罷朝也，常目送之；待其旣出，然後肆體自如。朝，直遙翻；下同。郞中安陵袁盎諫曰︰安陵屬右扶風，惠帝所起陵邑。按姓譜︰轅、袁、爰三姓皆出陳轅濤塗之後。按史記作「爰盎」，漢書作「袁盎」，則「袁」、「爰」通也。「諸呂悖逆，大臣相與共誅之。悖，蒲內翻。是時丞相為太尉，本兵柄，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主色，如，似也。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為，于偽翻；下同。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4**十二月，詔曰︰「法者，治之正也。治，直吏翻。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除收帑諸相坐律令！」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幷坐其室家。今除此律。帑，音奴。

**5**春，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上曰︰「朕旣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安之！」師古曰︰重，謂增益也。安，猶徐也；言不宜汲汲耳。重，直用翻；他皆類此。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吳王，兄也；淮南王，弟也︰豈不豫哉？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優『章︰甲十五行本「優」作「憂」；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天下也！」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師古曰︰所以能爾者，以承嗣相傳故也。治，直吏翻。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平天下為太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今釋宜建釋，舍也。宜建，謂嗣也。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師古曰︰不當更議。子啓最長，啓，景帝名。長，知兩翻。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

**6**三月，立太子母竇氏為皇后。春秋之法，母以子貴。風俗通︰夏帝相遭有窮氏之難，其妃方娠，逃出自竇而生少康，其後氏焉。皇后，清河觀津人。班志，觀津縣屬信都國，清河郡無觀津。蓋信都、清河本皆趙地，景帝二年為廣川國，四年為信都郡，而清河郡則高帝置；此在未分置之前，故繫之清河。杜佑曰︰漢觀津縣在德州蓨縣東北。有弟廣國，字少君，幼為人所略賣，傳十餘家，傳，直戀翻。聞竇后立，乃上書自陳。召見，驗問，得實，乃厚賜田宅、金錢，與兄長君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縣，讀曰懸。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為，于偽翻。行，下孟翻。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觀絳、灌所以處二竇，後世大臣以文義自持者，其智識及此乎！

**7**詔振貸鰥、寡、孤、獨、窮困之人。師古曰︰振，起也，為給貸之，令其存立也。諸振救、振贍，其義皆同。今流俗作字從「貝」者，非也，自別有訓。貸，吐戴翻。又令︰「八十已上，月賜米、肉、酒；九十已上，加賜帛、絮。賜物當稟鬻米者，稟，給也。鬻，讀曰粥，之六翻，糜。長吏閱視，丞若尉致；師古曰︰長吏，縣之令、長也。若者，豫及之辭；致者，送至也；或丞、或尉自致之也。班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長，知兩翻。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漢制︰十里一亭，十亭一鄕。鄕有嗇夫，職聽訟、收賦稅。風俗通曰︰嗇者，省也；夫，賦也；言消息百姓，均其賦役。又漢制︰縣長吏百石以下有所謂斗食佐史。漢官云︰斗食佐史，卽斗食令史。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蘇林曰︰取其都吏有德也。如淳曰︰律說︰都吏，今督郵是也。閑惠曉事，卽為文無害都吏。師古曰︰如說是。其循行有不如詔意者，二千石察視責罰之。行，下孟翻。稱，尺證翻。

**8**楚元王交薨。

**9**夏，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

**10**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劉昭志︰乘輿大駕、法駕，前驅有九斿、雲䍐、鳳凰闟戟、皮軒、鸞旗，皆大夫載。鸞旗者，編羽毛，列繫幢旁；民或謂之雞翹，非也。胡廣曰︰鸞旗，以銅作鸞鳥車衡上。與本志不同。晉志曰︰鸞旗車，駕四馬，先輅所載也。屬車在後，漢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劉昭曰︰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六國，兼其車服。古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沈約曰︰屬車皆皂蓋、黃裏。師古曰︰屬，之欲翻。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

**11**帝旣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脩代來功，封宋昌為壯武侯。班志，壯武屬膠東國。括地志︰壯武故城，在萊州卽墨縣西六十里，古萊夷之國。

**12**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朝，直遙翻。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入『章︰乙十一行本「入」上有「出」字；並刊一格。』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廷尉，掌刑辟；故決獄當問之。問錢穀，責治粟內史。」班表︰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故錢穀出入當問之。武帝太初元年，改為大司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陛下不知其駑下，師古曰︰駑，凡馬之稱，非駿者也，故以自喻。駑，音奴。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鎭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慚，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敎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卽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強對邪？」強，其兩翻。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人或說勃曰︰「君旣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說，式芮翻。處，昌呂翻。久之，卽禍及身矣。」勃亦自危，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之。秋，八月，辛未，右丞相勃免，左丞相平專為丞相。

**13**初，隆慮侯竈擊南越，事見高后七年。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能隃領。師古曰︰隃，與踰同。歲餘，高后崩，卽罷兵。趙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遺，于季翻；下同。劉昫曰︰唐黨州，古西甌所居也；漢屬鬱林郡界。駱，越也；唐貴州鬱平縣，古西甌、駱越所居，漢為鬱林廣鬱縣地。又，潘州亦西甌、駱越地，漢合浦郡地也。又，高州茂名縣及鬱林軍，亦古西甌之地。宋白曰︰秦象林郡皆西甌地。師古曰︰西甌者，卽駱越也；言西者，以別東甌也。廣州記曰︰交趾有駱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為駱侯，諸縣自名為駱將，銅印青綬，卽今之令。後蜀王子將兵討駱侯，自稱為安陽王，治封溪縣。南越王尉佗攻破安陽王，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眞二郡，卽甌駱也。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

帝乃為佗親冢在眞定者置守邑，為，于偽翻。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尊官、厚賜寵之。復使陸賈使南越，復，扶又翻。賜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為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孟康曰︰辭讓帝位，不見置也。不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佗，眞定人，親昆弟皆在眞定，故來求之。呂后七年，佗反，攻長沙，故遣兩將軍屯於長沙以備之。遺，于季翻。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博陽，齊地。高祖功臣表有博陽侯陳濞，蓋於此時為將軍也。索隱曰︰博陽縣在汝南。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治，直之翻。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師古曰︰言越兵寇邊，長沙、南郡皆厭苦之，而漢兵亦當拒戰，其於越亦非利也。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介，隔也。朕不得擅變焉。今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蘇林曰︰山領名也。如淳曰︰長沙南界。予謂服領者，自五嶺以南，荒服之外，因以稱之。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亡，與無同。乘，繩證翻。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師古曰︰彼此共棄，故曰分。終今以來，通使如故。」師古曰︰從今通使至於終久，故曰「終今以來」也。

賈至南越。南越王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去，羌呂翻。因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長，知兩翻；下同。曰︰『章︰甲十五行本無「曰」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越王。孝惠皇帝卽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別，彼列翻。出令曰︰『毋與蠻夷越金鐵、田器、馬、牛、羊；以越為蠻夷，故曰蠻夷越。卽予，予牡，毋予牝。』予，讀曰與。牡，雄也；牝，雌也。恐其蕃息，故不予牝。老夫處僻，馬、牛、羊齒已長。師古曰︰齒已長，謂老也。處，昌呂翻；下同。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師古曰︰風聞，謂風聲傳聞也。誅論者，以罪論死也。壞，音怪。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言為漢所貶削，不得振起也。外亡以自高異，』亡，讀曰無。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更，工衡翻。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越之籍，使使不通。去，羌呂翻。使使，上如字；下疏吏翻。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越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張揖曰︰靡，細也。曼，澤也。耳不聽鍾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

**14**齊哀王襄薨。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15**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守，式又翻。治，直吏翻。召以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班志，洛陽縣屬河南郡。帝召以為博士。班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黃龍元年，增員十二人；屬奉常。是時賈生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言其贍於文辭而博識也。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班表︰太中大夫，掌論議，無員，多至數十人，秩比千石；屬郞中令。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正朔，謂夏建寅為人正，商建丑為地正，周建子為天正。秦之建亥，非三統也，而漢因之，此當改也。周以火德王，色尚赤。漢繼周者也，以土繼火，色宜尚黃，此當易也。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周官則備矣，六卿各率其屬，凡三百六十。秦立百官之職名，漢因循而不革，此當定也。高祖之時，叔孫通采秦儀以制朝廷之禮，因秦樂人以作宗廟之樂，此當興也。誼之說雖未為盡醇，而其志則可尚矣。帝謙讓未遑也。

**二年**（癸亥、前一七八）

**1**冬，十月，曲逆獻侯陳平薨。

**2**詔列侯各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李奇曰︰為吏，謂為卿、大夫者；詔所止，謂特以恩愛見留。余謂當時如周勃者是也。

**3**十一月，乙亥，周勃復為丞相。

**4**癸卯晦，日有食之。詔︰「羣臣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啓告朕。匄，音丐，乞也。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賢良方正之舉昉此。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省，所景翻，減也。繇，讀曰徭，役也。罷衞將軍；按班紀，詔曰︰「朕旣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衞，其罷衞將軍軍。」通鑑傳寫逸一「軍」字耳。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班表︰太僕掌輿馬。見馬，見在之馬也。遺，留也。財，與纔同，少也，僅也。言減見在之馬，所留財足充事而已。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傳，張戀翻。

潁陰侯騎賈山潁陰侯，灌嬰也。騎者，蓋在侯家為騎從也。上書言治亂之道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折，而設翻。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埶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惡，烏路翻。震之以威，壓之以重，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賁，音奔。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

昔者周蓋千八百國，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為附庸。九州，州方千里。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九十三國，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曰千八百國者，舉成數也。以九州之民周改禹貢徐、梁二州合之於青、雍，分冀州之地以為幽、幷。職方氏所掌曰揚州、荊州、豫州、青州、兗州、雍州、幽州、冀州、幷州。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罷，讀曰疲。勝，音升。一君之身耳，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弋，羊職翻，繳射也。天下弗能供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度，徒洛翻。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古無字通。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道，讀曰導；言為諂諛，導迎主意，納之於邪也。媮，與偷同。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師古曰︰潰，水旁決也；言天下已壞，如水之潰也。而莫之告也。

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訢，讀曰欣。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師古曰︰厲精而為潔白也。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使，班表︰左·右曹、諸吏、散騎常侍、中常侍，皆加官。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解，讀曰懈。弛，式氏翻，放也。墮，與惰同。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說，讀曰悅。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癃，音隆；病也，老也，疲病也。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少，詩沼翻。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聞，音問；後以義推。四方鄕風鄕，讀曰嚮。而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射獵，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古者大臣不得與宴游，師古曰︰安息曰宴。與，讀曰豫。使皆務其方而高其節，師古曰︰方，道也；一曰︰方，謂廉隅也。則羣臣莫敢不正身脩行，行，下孟翻。盡心以稱大禮。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稱，尺證翻。壞，音怪。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游不失樂，朝不失禮，樂，音洛。朝，直遙翻；下同。軌『章︰甲十五本「軌」上有「議不失計」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事之大者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軌，居洧翻。上嘉納其言。

上每朝，郞、從官上書疏，從，才用翻。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

帝從霸陵上班志，霸陵縣屬京兆。故芷陽也；帝起陵邑，因更名。欲西馳下峻阪。中郞將袁盎騎，並車擥轡。並，蒲浪翻。擥，與攬同，魯敢翻。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師古曰︰言富人之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墜墮也。聖主不乘危，不徼幸。徼，工堯翻。今陛下騁六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

上所幸愼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坐郞署，袁盎引卻愼夫人坐。蘇林曰︰郞署，上林中直衞之署也。如淳曰︰盎時為中郞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張待之，故得引卻愼夫人坐也。坐，徂臥翻。愼，姓也。古有愼到。愼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旣已立后，愼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卽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愼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為，于偽翻。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人彘事見上卷惠帝元年。於是上乃說，說，讀曰悅。召語愼夫人，語，牛倨翻。愼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賈誼說上曰︰「管子曰︰管子，管仲之書。『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治，直之翻；下同。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亡，古無字通。則物力必屈。屈，其必翻，盡也；下大屈同。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師古曰︰本，農業也；末，工、商也。言人棄農業而務工、商者甚衆。殘，謂傷害天下也。背，蒲妹翻。淫侈之俗，日日以長，長，知兩翻。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孟康曰︰泛，方勇翻，覆也。師古曰︰字本作「覂」，此通用。振，舉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靡，讀曰糜，散也。天下財產何得不蹷！蹷，音厥，傾竭也。

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幾，居衣翻。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鄭氏曰︰民欲有畔意，若狼之顧望也。李奇曰︰狼性怯，走喜還顧。言民見天不雨，心亦恐也。師古曰︰李說是。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如淳曰︰賣爵級又賣子也。余謂請賣爵子，猶言請爵、賣子也。入粟得以拜爵，故曰請爵。富者有粟以徼上之急，至於請爵；貧者無以自活，至於賣子。旣聞耳矣。如淳曰︰聞於天子之耳。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阽危，欲墜之意。阽，音閻，又丁念翻。

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李奇曰︰天之行氣，不能常熟也。或曰︰行，道也；師古曰︰穰，豐也；人羊翻。禹、湯被之矣。被，皮義翻。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卒，讀曰猝。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衡，讀曰橫。罷夫、羸老，易子齩其骨。罷，讀曰疲。齩，五巧翻，齧也。政治未畢通也，治，直吏翻。遠方之能僭擬者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貯，丁呂翻。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

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敺，與驅同。著，直略翻。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樂，音洛。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廩，與凜同；廩廩，危懼之意。師古曰︰言務耕農，厚畜積，則天下富安，何乃不為而常不足，直廩廩若此也。竊為陛下惜之！」為，于偽翻。

上感誼言，春，正月，丁亥，詔開藉田，上親耕以率天下之民。應劭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為天下先。藉者，典藉之常也。韋昭曰︰藉，借也；借民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藉，謂蹈藉也。師古曰︰國語云︰宣王卽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則藉非假借明矣。瓚說是也。陸德明經典釋文︰藉，在亦翻。

**5**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先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為河間王，師古曰︰辟彊，言辟禦彊梁，亦猶辟兵、辟非耳。辟，必亦翻。彊，其良翻。一說，辟，讀曰闢，彊，讀曰疆；闢疆，言開土地也。賈誼書曰︰衞侯朝于周，周行人問其名。衞侯曰︰「辟彊。」行人還之曰︰「啓彊、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更其名曰燬。其義兩說並通；他皆倣此。河間本屬趙國；元年以幽王子遂為趙王，至是又分河間以王遂之弟辟彊。朱虛侯章為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為濟北王；城陽、濟北本皆屬齊，今分以王章、興居，二人皆悼惠王子。濟，子禮翻。然後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

**6**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者，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也。應劭曰︰橋梁邊版，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索隱曰︰尸子云︰堯立誹謗之木。誹，音非，音沸。韋昭曰︰慮政有闕失，使書於木。此堯時然也，後代因以為飾；今宮外橋頭四柱木是。鄭玄註禮云︰一縱一橫為午；謂以木貫表柱四出，卽今之華表。崔浩以為木貫柱四出名桓，陳、楚俗桓聲近和，又云和表，則華又與和相訛也。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訞言令。今猶有訞言罪，則是中間重設此條。訞，與妖同。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7**九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8**燕敬王澤薨。諡法︰合善典法曰敬。

# 資治通鑑卷第十四

## 漢紀六起閼逢困敦（甲子），盡重光協洽（辛未）。凡八年。

太宗孝文皇帝中

**前三年**（甲子、前一七七）

**1**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

**2**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

**3**詔曰︰「前遣列侯之國，事見上卷上年。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為，于偽翻。十二月，免丞相勃，遣就國。乙亥，以太尉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漢承秦制，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今周勃自丞相罷就國，灌嬰自太尉為丞相，因罷太尉官；蓋三公不必備之意，且兵柄難以輕屬也。

**4**夏，四月，城陽景王章薨。諡法︰由義而濟曰景；耆意大慮曰景；布義行剛曰景。

**5**初，趙王敖獻美人於高祖，得幸，有娠。娠，音身。及貫高事發，見十二卷高祖九年。美人亦坐繫河內。美人母弟趙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呂后；食其，音異基。呂后妬，弗肯白。美人已生子，恚，卽自殺。恚，於避翻。吏奉其子詣上，上悔，名之曰長，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眞定。後封長為淮南王。見十二卷高祖十一年。

淮南王蚤失母，常附呂后，故孝惠、呂后時得無患；而常心怨辟陽侯，以為不強爭之於呂后，使其母恨而死也。及帝卽位，淮南王自以最親，時高祖諸子惟帝及長在，故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驕蹇，謂不順也。數，所角翻。上常寬假之。是歲，入朝，朝，直遙翻。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王有材力，能扛鼎。扛，音江；舉也。乃往見辟陽侯，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剄之；從，才用翻。剄，古頂翻。馳走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為親，故赦弗治。為，于偽翻。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淮南王。淮南王以此，歸國益驕恣，出入稱警蹕，稱制擬於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為淮南王謀反廢張本。

**6**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右賢王，匈奴貴王也，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師古曰︰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卽白羊王所居。余謂其地在北河之南，蒙恬所收，衞青所奪，皆是地也。侵盜上郡保塞蠻夷，殺掠『章︰甲十五行本「掠」作「略」；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人民。上幸甘泉。蔡邕曰︰天子車駕所至，臣民以為僥倖，故曰幸。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以酒、食、帛、葛、越巾、佩帶之屬；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謂之幸也。師古曰︰甘泉宮在雲陽，本秦林光宮。括地志︰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三十八里。元和郡國志︰雲陽縣西北三十八里有車箱阪，縈紆曲折，財通單軌，上阪卽平原宏敞。甘泉宮之地亦曰車盤嶺。沈［宋］敏求長安志︰雲陽磨石嶺，山有甘泉。遣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發中尉材官屬衞將軍，軍長安。此中尉所掌材官士也。觀此，益足以明二年罷衞將軍軍，衞將軍之官本不罷也。右賢王走出塞。

**7**上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班志，晉陽、中都二縣皆屬太原郡。高帝十一年，立帝為代王，都晉陽。如淳註曰︰文紀言都中都，又，帝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遷都於中都也。括地志︰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三里。宋白曰︰漢文帝為代王，都中都，故介休縣東南中都城也。史記·諸侯年表︰高帝十年，封子恆為代王，都中都。復，方目翻。留游太原十餘日。

**8**初，大臣之誅諸呂也，朱虛侯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王，子況翻；下以義推。及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事見上卷呂后八年。故絀其功，絀，敕律翻，貶下也。及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之。興居自以失職奪功，頗怏怏；聞帝幸太原，以為天子且自擊胡，遂發兵反。帝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行兵，行擊匈奴之兵也。以棘蒲侯柴武為大將軍，將四將軍、十萬衆擊之；祁侯繒賀為將軍，軍滎陽。應劭曰︰棘蒲，卽常山平棘縣。師古非之。余據靳歙傳，則棘蒲，趙地也，在安陽以東。宋白曰︰棘蒲，春秋時晉邑，漢初為棘蒲，後改為平棘。蓋亦本應說也。班志，祁縣屬太原郡，晉大夫賈辛邑。括地志︰幷州祁縣城是也。柴武、繒賀，皆高帝功臣。姓譜︰柴姓，高柴之後。繒，亦姓也，以國為氏。國語云︰申、繒方強。韋昭註︰繒出於姒姓。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者，赦之。」師古曰︰雖始與興居共反，今棄之去而來降者亦赦之。貢父曰︰高帝詔曰︰「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今此文當云︰「與王興居居去來者赦之」，蓋脫一「居」字也。余謂貢父說是。濟，子禮翻。降，戶江翻。八月，濟北王興居兵敗，自殺。

**9**初，南陽張釋之為騎郞，秦置南陽郡，漢因之。郞屬郞中令，掌守門戶，出充車騎。郞中有車、騎、戶三將，主車曰車郞，主騎曰騎郞，主戶衞曰戶郞，皆以中郞將主之。騎，奇寄翻。十年不得調，調，徒釣翻，選也。欲免歸。袁盎知其賢而薦之，為謁者僕射。班表︰謁者掌賓讚受事，秩比六百石；有僕射，秩比千石。應劭曰︰謁，請也，白也。僕，主也。漢官儀曰︰僕射，秦官也。僕，主也；古者主武事，每官必有主射者以督課之。

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虎圈，養虎之所，在上林。圈，求遠翻。班表︰有令，有八丞、十二尉；武帝以後屬水衡都尉。禽獸簿，謂簿錄禽獸之大數也。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蓋帝問之而不能對，故倉皇失措而左右視也。師古曰︰視其屬官，盡不能對；非也。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師古曰︰能，謂材也。能，本獸名，形似羆，足似鹿，為物堅中而強力，故人之有賢材者皆謂之能。口對響應，無窮者。虎圈嗇夫，掌虎圈之吏也。悉，詳盡也。響應者，如響應聲，言其捷也。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言其才無足恃賴也。援神契曰︰蝟多賴，故不使超揚。賴，才也。孟子︰富歲子弟多賴。朱子曰︰賴，藉也。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長，知兩翻。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班志，東陽縣屬臨淮郡。上復曰︰「長者。」復，扶又翻。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晉灼曰︰喋，音牒。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牒，故吏皆以刀筆自隨也。揚子曰︰刀不利，筆不銛。說文︰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釋名︰筆，述也；述事而書之也。爭以亟疾苛察相高，亟，居力翻，急也。其敝，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於土崩。師古曰︰陵，丘陵也；陵遲，言如丘陵之逶遲稍卑下也。又曰陵夷。夷，平也；言其頹替若丘陵之漸平也。今陛下以嗇夫口辨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夫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錯，七故翻；後以義推。帝曰︰「善！」乃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乘，繩證翻。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如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

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班表︰公車令屬衞尉。漢官儀︰公車司馬令掌殿司馬門。如淳曰︰宮衞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者，罰金四兩。程大昌曰︰通典衞尉公車令曰︰胡廣云︰諸門各陳屯夾道，其旁設兵以示威武，交節立戟以遮訶出入。劾，戶槪翻，又戶得翻。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敎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中大夫掌論議，屬郞中令，其位在太中大夫之下，諫大夫之上。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曰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至後漢志有光祿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諫議大夫。胡廣曰︰光祿大夫，本為中大夫，武帝元狩五年置，為光祿大夫、諫大夫，世祖中興，以為諫議大夫。又有太中、中散大夫。此四等，於古皆為天子之下大夫，視列國之上卿。頃之，至中郞將。

從行至霸陵，上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師古曰︰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斮絮以漆著其間也。紵，竹呂翻。康曰︰紵，檾屬；細者為絟，麤者為紵。陸璣草木疏曰︰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荊、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剝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裹韌如筋者，謂之徽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檾，口穎翻。斮，側略翻。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錮，音固；冶銅鑄塞以為固也。師古曰︰有可欲，謂多藏金玉而厚葬之，人皆欲發取之也，是有間隙也；無可欲，謂不寘器備而薄葬，人無欲攻掘取之者，故無憂也。帝稱善。

是歲，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中渭橋，在渭橋中路。臣瓚曰︰中渭橋，兩岸之中。索隱曰︰張晏、臣瓚之說皆非也。按今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城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渭橋在長安故城之北。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乘，繩證翻。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屬，之欲翻；下同。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崔浩曰︰奏當，謂處其罪也。索隱曰︰按百官志云︰廷尉掌平刑罰、奏當，一應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之也。如淳曰︰蹕，止行人。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下，遐嫁翻。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錯，七故翻。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

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得，言捕得也。坐，徂臥翻。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按「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索隱曰︰謂依律而斷也。屬，之欲翻。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共，讀曰恭。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差。如淳曰︰罪等，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長陵土之逆。仲馮曰︰此等，讀如等級之等，言凡罪之等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長陵，高祖陵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之也。師古曰︰抔，謂以手掬之也。抔，步侯翻。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四年**（乙丑、前一七六）

**1**冬，十二月，潁陰懿侯灌嬰薨。

**2**春，正月，甲午，以御史大夫陽武張蒼為丞相。班志︰陽武縣屬河南郡。蒼好書，博聞，尤邃律曆。好，呼到翻。

**3**上召河東守季布，河東本韓、魏之地，秦置郡。欲以為御史大夫。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者；應劭曰︰使酒，酗酒也。師古曰︰言因酒霑洽而使氣也。近，謂附近天子而為大臣。近，其靳翻。至，留邸一月，見罷。師古曰︰旣引見而罷令還郡也。貢父曰︰見罷，猶言見逐、見棄耳，非引見也。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師古曰︰謂妄言其賢，故云欺也。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譽，音余。去，羌呂翻。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之淺深也！」上默然，慚，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4**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少，詩照翻。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為長沙王太傅。長沙王，吳差也。漢制︰諸侯王國有太傅輔王。疏，與疎同。

**5**絳侯周勃旣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漢承秦制，郡有守，有尉；守掌治其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行縣，循行屬縣也。行，下孟翻。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被，皮義翻。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上，時掌翻。下，遐嫁翻。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師古曰︰置，立也。辭，對獄之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章︰甲十五行本下「吏」字上重「獄」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乃書牘背示之曰︰牘，木簡也，以書獄辭。李奇曰︰牘，吏所執簿。韋昭曰︰牘，版也。索隱曰︰簿，卽牘也；故魏志「秦宓以簿擊頰」，卽亦簡牘之類也。「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娶也。薄太后亦以為勃無反事。帝朝太后，太后以冒絮提帝曰︰應劭曰︰冒絮，陌頟絮也。如淳曰︰太后恚怒，遭得左右物提之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為冒絮。師古曰︰冒，覆也；老人所以覆其頭。提，擊之也。提，徒計翻；索隱音抵，擲也。「絳侯始誅諸呂，綰皇帝璽，綰，烏版翻。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旣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旣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

**6**作顧成廟。服虔曰︰顧成廟，在長安城南；還顧見城，故名之。應劭曰︰帝自為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也。如淳曰︰身存而為廟，若周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徘徊，宣帝廟號樂遊，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師古曰︰以還顧見城，於義無取；又，書本不作城郭字。應說近之。

**五年**（丙寅、前一七五）

**1**春，二月，地震。

**2**初，秦用半兩錢，秦半兩錢，重如其文。高祖嫌其重，難用，更鑄莢錢。更，工衡翻；下同。如淳曰︰如榆莢也。莢，音頰。杜佑曰︰莢錢，如榆莢，重一銖，半徑五分，文曰「漢興」，卽應劭所謂五分錢。於是物價騰踊，米至石萬錢。夏，四月，更造四銖錢；應劭曰︰文帝以五分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兩」，今民間半兩錢最輕小者是也。除盜鑄錢令，使民得自鑄。

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雇租鑄銅、錫為錢，師古曰︰雇租，謂雇傭之直，或租其本。敢雜以鉛、鐵為他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為巧，則不可得贏；師古曰︰殽，謂亂雜也；不得贏，謂無餘利也；言不雜鉛、鐵則無利也。殽，音爻。而殽之甚微，為利甚厚。師古曰︰微，謂精妙也；言殽雜鉛、鐵，其術精妙，不可覺知，而得利甚厚，故令人輕犯姦而不可止也。余謂微，細也；言姦民殽雜鉛、鐵，其所費甚微，而得利甚厚也。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師古曰︰操，持也；人人皆得鑄錢也。操，千高翻。各隱屛而鑄作，屛，必郢翻，蔽也；言各自隱蔽而鑄錢也。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蘇林曰︰報，論。余據張湯傳有訊、鞫、論、報，嚴延年傳有報囚，師古註皆以為論奏獲報。原父註則謂報者為斷決囚，若今有司書囚罪，長吏判準斷，是也。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搒笞奔走者甚衆。搒，音彭。夫縣法以誘民縣，讀曰懸。師古曰︰懸，謂開立之。使入陷阱，孰多於此！師古曰︰阱，穿地以陷獸也。阱，才性翻。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應劭曰︰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文，賞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平也。師古曰︰若干，且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也。而胡廣云︰若，順也；干，求也；當順所求而與之矣。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應劭曰︰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能受也。臣瓚曰︰秦錢重半兩，漢初鑄莢錢，文帝更鑄四銖錢。秦錢與莢錢皆當廢，而故與四銖並行。民以其見廢，故用輕錢則百加若干；用重錢則雖一當一猶復不受；是以郡縣不同也。師古曰︰應說是也。稱，尺孕翻。法錢不立︰師古曰︰依法之錢也。吏急而壹之乎？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鄕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勝，音升。鄕，讀曰嚮。蕃，扶元翻。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言民棄其農而冶銅炊炭，故五穀不為多。為，于偽翻。善人怵而為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柰何而忽！怵，先律翻，又音黜，誘也；言動心於為姦邪也。愿，謹也。師古曰︰詳，平也。忽，忽忘也。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師古曰︰令，謂法令也。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數，所角翻。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故不如收之。」賈山亦上書諫，以為︰「錢者，亡用器也，亡，與無通。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上不聽。操，千高翻。長，知兩翻。

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寵幸，上欲其富，賜之蜀嚴道銅山，使鑄錢。班志，嚴道屬蜀郡。括地志︰雅州榮經縣北三里有銅山，卽鄧通得賜銅山鑄錢者也。唐榮經，卽漢嚴道也。吳王濞有豫章銅山，豫章，秦鄣郡地，高帝分置豫章郡。招致天下亡命者以鑄錢；東煑海水為鹽；以故無賦而國用饒足。史言吳以強富致叛。於是吳、鄧錢布天下。

**3**初，帝分代為二國；事見上卷二年。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是歲，徙代王武為淮陽王；以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故代國之地。

**六年**（丁卯、前一七四）

**1**冬，十月，桃、李華。華，讀如花。

**2**淮南厲王長自作法令行於其國，逐漢所置吏，請自置相、二千石；王國自相至內史、中尉皆吏二千石，漢為置之，餘得自置。今長驕橫，逐漢所置吏而請自置之。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辜及爵人至關內侯；關內侯，爵第十九。爵自上出，非侯王所擅。數上書不遜順。數，所角翻。帝重自切責之，師古曰︰重，難也。乃令薄昭與書風諭之，引管、蔡及代頃王、濟北王興居以為儆戒。周公誅管叔、蔡叔。代頃王，高祖兄仲也。諡法︰甄心動懼曰頃；敏以敬愼曰頃。廢為侯事見十一卷高祖七年。興居事見上三年。風，讀曰諷。頃，音傾。

王不說，說，讀曰悅。令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開，姓也。姓譜︰衞公子開方之後。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師古曰︰輦車，古人輓行以載兵器也。谷口在長安北，處多險阻。班志，谷口縣屬左馮翊。括地志︰谷口故城，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乘，繩證翻。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有司治之；使，疏吏翻；下以義推。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奏︰「長罪當棄市。」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徙處蜀郡嚴道邛郵。」邛郵，置名。師古曰︰郵，行書之舍。余據班志，嚴道有邛來山，邛水所出，蓋於其地置郵驛也。杜佑曰︰邛州臨邛縣南有邛來山，在雅州百丈縣。嚴道，今雅州。宋白曰︰秦滅楚，徙嚴王之族以實此地，故曰嚴道。勿王，于況翻。處，昌呂翻。邛，渠容翻。郵，音尤。盡誅所與謀者。載長以輜車，令縣以次傳之。傳，直戀翻；下同。

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為，于偽翻。相，息亮翻。以故致『章︰甲十五行本「致」作「至」；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此。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卒，讀曰猝，又音子恤翻，終也。陛下有殺弟之名，柰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師古曰︰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卽追還也。

淮南王果憤恚不食死。縣傳至雍，班志，雍縣屬抹風。雍，於用翻。雍令發封，以死聞。輜車有封，前此所經縣傳莫敢發；至雍，令乃發之。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卒，子恤翻。今為柰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卽令丞相、御史逮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置守冢三十戶。

**3**匈奴單于遺漢書曰︰「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遺，于季翻；下同。師古曰︰稱，副也；言與所遺書意相副，而共結歡親。稱，尺證翻；下同。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索隱曰︰難支，匈奴將名也。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氏，音支。降，戶江翻。樓蘭、烏孫、呼揭樓蘭國，在西域之東垂，後曰鄯善。自武帝開河西之後，地最近漢，當白龍堆之道。烏孫國，治赤谷城。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須，狀類獼猴，是其種也。史記正義︰呼揭國，在瓜州西北。余據班史，匈奴北服丁零、呼揭之國。宣帝時，匈奴乖亂，其西方呼揭王自立為呼揭單于。西域傳，呼揭不在三十六國之數，而烏孫國東與匈奴接，則呼揭蓋在烏孫之東、匈奴西北也。師古曰︰揭，丘例翻；索隱其列翻；正義音犂。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諸引弓之民釋名曰︰弓，穹也；張之穹穹然也。幷為一家，北州以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皇帝卽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近，其靳翻。帝報書曰︰「單于欲除前事，復故約，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倍，蒲妹翻。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

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稽，音雞。粥，音育。號曰老上單于。老上單于初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復，扶又翻。閼氏，音煙支。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翁主。中行，姓；說，名。中行本出荀氏，晉荀林父將中行，因以為氏。行，戶江翻。說，讀曰悅。說不欲行，漢強使之。強，其兩翻。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言為漢患者必我也。史倒其文，因當時語。中行說旣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

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繒，帛也；絮，綿也。好，呼到翻；下同。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師古曰︰言漢費物十分之二，則匈奴之衆將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去，丘呂翻，棄也。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湩，竹用翻，又都奉翻，乳汁也。酪，盧各翻，以乳為之。於是說敎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牧。其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遺，于季翻。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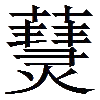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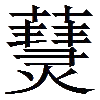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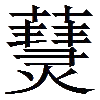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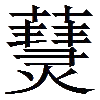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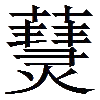
漢使或訾笑匈奴俗無禮義者，訾，將此翻，毀也。中行說輒窮漢使曰︰「匈奴約束徑，易行；易，以豉翻。君臣簡，可久；一國之政，猶一體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種，章勇翻。今中國雖云有禮義，及親屬益疏則相殺奪，以至易姓，皆從此類也。嗟！土室之人，匈奴之人，逐水草，居廬帳，非如中國有室屋，故謂中國人為土室之人。師古曰︰嗟者，歎愍之言。顧無多辭，喋喋佔佔！師古曰︰顧，思念也。喋喋，利口也；佔佔，衣裳貌也；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佔，昌占翻。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師古曰︰顧，念也。中，猶滿也；量中者，滿其數也。中，竹仲翻。何以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熟，以騎馳蹂而稼穡耳！」師古曰︰苦，猶麤也。蹂，踐也。而，汝也。韋昭曰︰苦，音靡盬之盬。蹂，人九翻。

**4**梁太傅賈誼誼自長沙徵為梁懷王太傅。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背，蒲妹翻。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治，直吏翻；下同。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厝，千故翻；置也。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孰，古熟字通。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

使為治，勞志『章︰甲十五行本「志」作「智」；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師古曰︰軌道，言遵法制也。樂，音洛。兵革不動，匈奴賓服，百姓素朴，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亡，古無字通。立經陳紀，為萬世法；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鄭氏曰︰今建立國泰大，其勢固必相疑也。臣瓚曰︰樹國於險固，諸侯強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勢也。師古曰︰鄭說是。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如淳曰︰爽，忒也。數，所角翻。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鄕而擊；親弟，謂淮南厲王長謀反。親兄之子，謂齊悼惠王子濟北王興居欲西擊滎陽。鄕，讀曰嚮。今吳又見告矣。如淳曰︰時吳王濞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應劭曰︰鼎，方也。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行，下孟翻。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虖！師古︰莫大，謂無有大於其國者，言最大也。十此，謂十倍於此。余謂誼之大意，蓋謂淮南、濟北當文帝之時尚敢以一國為變，使諸侯相合，襲是跡而動，則其權力十倍於此，為患莫大焉。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冠，古玩翻。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

黃帝曰︰『日中必！操刀必割。』孟康曰︰，音衞。日中盛者，必暴也。臣瓚曰︰太公曰︰「日中不，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謂暴曬之也。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易，以豉翻。不肯蚤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應劭曰︰抗其頭而剄之也。師古曰︰墮，毀也。抗，舉也。剄，割頸也。墮，許規翻。剄，工頂翻。豈有異秦之季世虖！虖，古乎字。其異姓負強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旣有徵矣，徵，證驗也。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處，昌呂翻。後世將如之何！

臣竊跡前事，師古曰︰尋前事之蹤跡。大抵強者先反。長沙乃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漢初功臣封王者，獨長沙王吳芮傳國至文帝時。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菹，臻魚翻；虀也。醢，呼改翻，肉醬也。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師古曰︰使以義，使之遵禮義也。少，詩沼翻。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分，扶問翻。地盡而止；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須，待也。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亡，古無字通；下同。誠以定治而已。如此，則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應劭曰︰植遺腹，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植，音值。朝，直遙翻。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師古曰︰稱其聖明。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

天下之勢方病大瘇，如淳曰︰腫足曰瘇。師古曰︰瘇，止勇翻。一脛之大幾如要，脛，戶定翻，腳脛。釋名曰︰脛，莖也，直而長，似物莖也。幾，居依翻；下同。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伸，一二指慉，身慮無聊。師古曰︰慉，謂動而痛也。聊，賴也。慉，丑六翻。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師古曰︰錮疾，堅久之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師古曰︰扁鵲，良醫也。為，治也。已，語終辭。病非徒瘇也，又苦𨂂盭。師古曰︰𨂂，古蹠字，之石翻。足下曰蹠，今所呼腳掌是也。盭，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楚元王交，高帝之弟，其子於文帝為從弟。齊悼惠王肥，高帝之庶長子，其子於文帝為親兄子。從，才用翻。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師古曰︰廣立藩屛，則天下安，故曰以安天下。偪，古逼字。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𨂂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天下之勢方倒縣。縣，古懸字通；下同。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師古曰︰顧，亦反也。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師古曰︰顚倒如此而不能解救，豈謂國有明智之人乎？可為流涕者此也。

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德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勝，『章︰甲十五行本「勝」作「伸」；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可為流涕者此也。

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且帝之身自衣皁綈，綈，徒奚翻，厚繒也。衣，於旣翻；下能衣同。而富民牆屋被文繡；被，皮義翻。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以緣其履；師古曰︰緣，熒絹翻。孽，庶賤者。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幷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分，扶問翻。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師古曰︰耰，摩田器。言以耰及鉏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以為恩德也。耰，音憂。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服虔曰︰誶，猶罵也。張晏曰︰誶語，讓也。誶，音碎。抱哺其子，與公倂倨；師古曰︰哺，飤也，言婦抱其子而哺之，乃與其舅倂倨，無禮之基也。哺，音步。倂，步鼎翻。婦姑不相說，說，讀曰悅。則反脣而相稽；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校也。稽，工奚翻。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師古曰︰惟有慈愛其子而貪嗜財利，不異於禽獸也。無幾，言不多也。幾，居豈翻。仲馮曰︰誼謂秦人不知孝義，但知愛子、貪利而已，此其去禽獸無幾也。耆，古嗜字通用。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師古曰︰言其所追赴，惟計利與不耳，念慮之中非顧所行之善惡。貢父曰︰慮，大率也。不，讀曰否。今其甚者殺父兄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師古曰︰恬，安也，徒兼翻。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師古曰︰適，當也；謂事理當然。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鄕道，鄕，讀曰嚮。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師古曰︰刀，所以削書札，筐篋，所以盛書也。篋，音古頰翻。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為，于偽翻。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賢曰︰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也。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師古曰︰執持而順行之。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師古曰︰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剌刺船也。詩曰︰紼縭維之。楫，音集，又音接。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夏、殷、周為天子皆數十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遠，于萬翻。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師古曰︰乃，始也。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齊，讀曰齋。見，戶電翻。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為赤子仲馮曰︰嬰兒體色赤，故曰赤子。而敎固已行矣。孩提有識，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為三少。少，詩照翻。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去，羌呂翻。行，下孟翻。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衞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處，昌呂翻。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師古曰︰貫，亦習也，工宦翻；下積貫同。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師古曰︰每被切磋，故無大過可愧恥之事。長，知兩翻。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使趙高傅胡亥而敎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劓，魚器翻，割鼻也。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射，而亦翻。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艾，與刈同。師古曰︰菅，茅也，音姦。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道，讀曰導。鄙諺曰︰『前車覆，後車誡。』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師古曰︰亟，急也。車跡曰轍。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天下之命，縣於太子，縣，讀曰懸。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敎與選左右。師古曰︰諭，曉告也。與，猶及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敎，則化易成也；易，以豉翻。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敎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譯，傳言也。夷狄與中國言語不同，故使通夷狄之言者譯之，周禮象胥是也。長，知兩翻。有雖死而不相為者，蘇林曰︰言其人不能易事相為處。則敎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敎最急。夫敎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也；言天子有善，則兆庶獲其利。此時務也。

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師古曰︰將然，謂欲有其事。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易，以豉翻。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敎於微眇，師古曰︰眇，細小也。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遠，于願翻。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與衆人齊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無訟。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師古曰︰取，所擇用也；舍，所棄置也。舍，讀曰捨；下同。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師古曰︰極，中也；萌，始生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治，直之翻。此亡他故矣，亡，古無字通；下同。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幾，居依翻。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敎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胡，何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遠，于願翻；下同。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陵，乘也。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師古曰︰官師，一官之長。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

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近，其靳翻。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杜佑曰︰刑不上大夫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汙穢者，則曰簠簋不飾；淫亂男女無別者，則曰帷薄不脩；罔上不忠者，則曰臣節未著；罷軟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職；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定罪之名矣，不忍斥然正以呼之。其在五刑之域者云云，如後誼所云。以其離主上不遠也；離，力智翻。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齒，謂審其齒歲也。蹴，蹋也。芻，馬所食草。記·曲禮︰以足蹴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蹴，千六翻。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伯，長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髡，苦昆翻。刖，音月，斷足也。笞，丑之翻。傌，音罵。毛晃曰︰戮辱也。然則堂不無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虖！師古曰︰迫天子也。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虖！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如淳曰︰決罪曰當。閻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上之風也。仲馮曰︰趙高殺二世，蓋又以法定其罪。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師古曰︰苴者，履中之藉。苴，子余翻。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師古曰︰禮貌，謂加禮容而敬之也。吏民嘗俯伏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師古曰︰緤，謂以長繩係之也。緤，先列翻。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師古曰︰司寇，主刑罰之官。編，次列也。徒官，謂刑徒輸作於官者。司寇小吏詈罵而搒笞之，搒，音彭。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蘇林曰︰知有一旦之刑。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師古曰︰簠簋，所以盛飯也；方曰簠，圓曰簋。埤雅曰︰龜有靈德，伏匿而噎，善潛而不志於養，故古者簠簋皆為龜形於其上，而大臣以貪墨坐廢者曰簠簋不飾。賈公彥曰︰簠，內圓外方；簋，內方外圓；皆受斗二升。簠，音甫，又音扶。簋，音軌。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師古曰︰罷，廢於事也。軟，弱也。罷，讀曰疲。軟，人兗翻。勝，音升。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師古曰︰譴，責也。何，問也。域，界局也。聞譴、何則白冠氂纓，鄭氏曰︰以毛作纓。白冠，喪服也。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耳，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蘇林曰︰音潔清之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清室令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如淳曰︰水性平，若己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劍，當以自刎也。或曰︰殺牲以盤水取頸血，故示若此也。造，七到翻。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師古曰︰中罪，非大非小也。弛，廢也；自廢而死。蘇林曰︰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鋸。弛，式爾翻。盭，古戾字，音盧計翻。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師古曰︰裁，謂自刑殺也。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師古曰︰捽，持頭髮也。抑，按也。捽，才兀翻。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服虔曰︰子者，男子美號。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師古曰︰憙，讀曰喜，許吏翻。喜，好也；好為志氣也。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師古曰︰嬰，加也。矜，尚也。行，下孟翻；下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言臣下矜尚節行，故可託以權柄，不須復加制御。應劭曰︰六尺之孤，未能自立者也。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師古曰︰喪，失也；言如此則於主上無所失。喪，息浪翻。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此，謂以禮義廉恥遇其臣；彼，謂戮辱貴臣。言不為此而反久行彼也。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誼以絳侯前逮繫獄，卒無事，卒，子恤翻。故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漢人相傳以大臣不對理陳冤為故事，多有聞命而引決者；然詣獄受刑者亦多有之，史特大槪言之耳。

**七年**（戊辰、前一七三）

**1**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不得稱也。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捕。

**2**夏，四月，赦天下。

**3**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罘罳災。如淳曰︰東闕與其兩旁罘罳皆災也。晉灼曰︰東闕之罘罳獨災也。師古曰︰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處，其形罘罳然。一曰︰屛也。崔豹古今註曰︰罘罳，屛也。又云︰罘者，復也；罳者，思也；臣朝君至屛外，復思所奏之事於其下。孔穎達曰︰屛謂之樹，今浮思也；釋宮文。漢時謂屛為浮思，解者以為天子外屛；人臣至屛，俯伏思念其事。按匠人︰城隅謂角浮思也。漢時東闕浮思災，以此諸文參之，則浮思小樓也，故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屛上亦為屋以覆屛牆，故稱屛曰浮思。蘇鶚演義曰︰罘者，浮也；罳者，思也；謂織絲之文輕疏虛浮之貌，蓋宮殿門闕有此物也。余謂蘇鶚之說，有見於唐禁中之罘罳；唐太和甘露之變，宦者奉乘輿、決罘罳北出者也。此罘罳當以舊註為正。

**4**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臣瓚曰︰一尺布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舂而共食，況以天下之廣，而兄弟不相容乎！

**八年**（己巳、前一七二）

**1**夏，封淮南厲王子安等四人為列侯。淮南厲王長子安封阜陵侯，勃封安陽侯，賜封陽周侯，良封東城侯。賈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淮南王之悖逆無道，悖，蒲內翻。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當，丁浪翻。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師古曰︰言若尊王其子，則是淮南王無罪，漢枉殺之也。此人少壯，師古曰︰少壯，猶言稍長大。少，詩沼翻。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叔父也。為，于偽翻。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為俱靡而已。白公勝，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建得罪於平王，出奔而死於鄭，勝又奔吳；子胥以吳師入郢，勝蓋預焉，是讎其大父也。及其還楚，殺子西、子期，是讎其叔父也。剡，式冉翻；利也。靡，武彼翻；師古曰︰言與讎人俱斃。康曰︰武皮切，碎也。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事見十二卷高祖十一年。漢存，特幸耳。師古曰︰言漢之勝布得存，此直天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師古曰︰言假四子以資權，則當危漢。予之衆積之財，予，讀曰與。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剸諸、荊軻起於兩柱之間，剸諸，吳人，為闔閭刺殺王僚。荊軻事見七卷始皇二十年。兩柱之間，南面鄕明，人君聽政正坐之處。剸，音專。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應劭曰︰周書云︰無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願陛下少留計！」少，詩沼翻。上弗聽。

**2**有長星出于東方。文穎曰︰孛、彗、長三星，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少異︰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也；彗星，光芒參參如掃彗；長星，有一直，指或竟天，或三丈、二丈無常也。大法，彗、孛星多為除舊布新，長星多為兵革事。

**九年**（庚午、前一七一）

**1**春，大旱。

**十年**（辛未、前一七○）

**1**冬，上行幸甘泉。

**2**將軍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引分，猶言引決也。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臣光曰︰李德裕以為︰「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斷，丁亂翻；下同。於義則未安也。秦康送晉文，興如存之感；詩·小序曰︰秦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況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臣愚以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疏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雖素稱長者，文帝不為置賢師傅而用之典兵；驕而犯上，至於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哉！魏文帝嘗稱漢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殺薄昭，曰︰「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旣觸罪法，又不得不害。」譏文帝之始不防閑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則欲慰母心者，將愼之於始乎！

# 資治通鑑卷第十五

## 漢紀七起玄黓涒灘（壬申），盡柔兆閹茂（丙戌），凡十五年。

太宗孝文皇帝下

**前十一年**（壬申、前一六九）

**1**冬，十一月，上行幸代；春，正月，自代還。

**2**夏，六月，梁懷王揖薨，揖受封事見十三卷二年。無子。賈誼復上疏曰︰復，扶又翻。「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服虔曰︰一、二傳世也。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言人人自恣而不可制也。豪植而大強，言其矜豪自植立，太過於強也。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淮陽王武、代王參，帝之子而太子之弟也，故云所恃唯此二國。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廑，與僅同。師古曰︰黑子，今所謂黶子也。著，則略翻；下北著同。適足以餌大國言國小如魚餌，適足為所吞食。而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為，于偽翻。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睢陽故宋國，微子所封；班志屬梁國。括地志︰宋州宋城縣，在州南二里外，城中本漢之睢陽縣也。漢文帝封子武於大梁，以其地卑濕，徙睢陽，故改曰梁。睢，音雖。梁起於新郪而北著之河，班志，新郪縣屬汝南郡。應劭曰︰秦為郪丘；漢興，為新郪。師古曰︰潁川縣。郪，千移翻。淮陽包陳而南揵之江，陳，卽謂古陳國之地也。晉灼曰︰包，取也。如淳曰︰揵，謂立封界也；或曰︰揵，接也。師古曰︰揵，巨偃翻。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枕，職任翻。此二世之利也。如淳曰︰從誼言，可二世安耳。師古曰︰言帝身及太子嗣位之時。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師古曰︰恬，安也。少，謂年少。少，時照翻。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如淳曰︰但動頤指麾，則所欲皆如意。仲馮曰︰頤、指，兩事。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無事，畜亂，宿禍，畜，讀曰蓄。孰視而不定；孰，古熟字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帝於是從誼計，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後歲餘，賈誼亦死，死時年三十三矣。

**3**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喜，城陽王章之子，齊悼惠王肥之孫。

**4**匈奴寇狄道。狄道縣為隴西郡治所。師古曰︰其地有狄種，故曰狄道。

時匈奴數為邊患，數，所角翻。太子家令潁川鼂錯上言兵事太子家令，屬詹事。張晏曰︰太子稱家，故曰家令。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潁川本韓國；秦置郡，漢因之。鼂，與朝同。風俗通︰衞大夫史鼂之後。姓譜︰王子朝之後。錯，倉故翻；音錯雜之錯者非。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將，卽亮翻；下同。

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步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鋋、劍楯之地，師古曰︰鋋，鐵杷短矛也。孔穎達曰︰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鉇，或謂之鋋，或謂之鏦；其柄謂之矜。鉇，音蛇。晉陳安執丈八蛇矛，蓋蛇卽方言之所謂鉇也。鋋，上延翻。楯，食尹翻。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趨，七喻翻。難，乃旦翻。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師古曰︰金，金鉦。鼓，所以進衆，金，所以止衆。「指」，當作「音」。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應劭曰︰袒裼，肉袒。裼，音錫。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中，竹仲翻。師古曰︰鏃，矢鋒也。鏃，子木翻。此將不省兵之禍也，師古曰︰省，視也，悉井翻。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予，讀曰與。四者，兵之至要也。

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師古曰︰易，平勢也。易，以豉翻；下同。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師古曰︰彼我之力不能相勝，則須連結外援共制之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師古曰︰不煩華夏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弗與，猶言不如也。技，渠綺翻；下同。險道傾仄，仄，古側字。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罷，讀曰疲。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橈亂也；師古曰︰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橈，攪也，音火高翻；其字從「手」。一曰︰橈，曲也，弱也，音女敎翻；其字從「木」。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師古曰︰疏，亦闊遠也。仲馮曰︰「長戟」恐誤。或者勁弩如今九牛大弩，以槍為矢歟，故可射疏及遠也；然戟有鈎，又不可射。余謂文意各有所屬；勁弩，所以射疏，長戟，所以及遠也。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師古曰︰五人為伍，十人為什。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如淳曰︰騶，矢也。處平易之地，可以矢相射也。臣瓚曰︰材官，騎射之官也。射者騶發，其用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也。師古曰︰騶，矢之善者；春秋傳作「菆」，其音同耳。材官，有材力者。騶發，發騶矢以射也。手工，矢善，故中則同的。的，謂所射之準臬也。騶，側鳩翻。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孟康曰︰革笥，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一曰︰革笥，木薦之，以當人心也。師古曰︰一說非也。笥，音息嗣翻。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薄，伯各翻；師古曰︰迫也。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師古曰︰給，謂相連及。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

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故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師古曰︰言不知其術，則雖大必小，雖強必弱。俛，亦俯字。余謂俛，音免，亦通。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服虔曰︰蹉跌不可復起也。師古曰︰跌，足失據也。跌，徒結翻。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章︰甲十五行本「同」下有「可」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師古曰︰輯，與集同。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衡，與橫同。此萬全之術也。」

帝嘉之，賜錯書，寵答焉。

錯又上言曰︰「臣聞秦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衞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揚、粵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耐，乃代翻。服虔曰︰僨，仆也，如淳曰︰僨，音奮。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應劭曰︰秦以讁發戍，先自吏有過至于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曹輩盡，復入閭取其左者發之，未及取右而秦亡。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師古從應說。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發之。發之不順，行者憤怨，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亡，古無字通。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師古曰︰猛火曰烈，取以喻耳。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事見七卷二世元年。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

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著，直略翻。其勢易以擾亂邊境，易，以豉翻。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畮也。師古曰︰南畮，所以耕種處也。離，力智翻。今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下，數，所角翻。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師古曰︰纔，淺也，猶言僅至也；他皆類此。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復，扶又翻。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治，直之翻。然今『章︰甲十五行本「今」作「令」；孔本同。』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歲更，見十三卷高后五年。更，工衡翻。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因山川地形之便而為之城塹。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師古曰︰調，謂算度之也。摠計城邑之中，令有千家以上也。調，徒釣翻。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謂有罪者免其罪，無罪者拜爵以勸其徙。復其家，謂民之欲往者，復除其家征役。復，方目翻。予冬夏衣、稟食，能自給而止。師古曰︰初徙之時，縣官且稟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贍乃止也。予，讀曰與；下同。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難，乃旦翻。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孟康曰︰謂胡入為寇，驅收中國，能奪得之者，以半予之。師古曰︰孟說非也。言胡人入為寇，驅略漢人及畜產也。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以半賞之。縣官為贖。張晏曰︰得漢人，官為贖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承上句之言，謂官為備價贖之耳。為，于偽翻；下同。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師古曰︰言非以此事欲立德義於主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言其功萬倍於東方之戍卒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師古曰︰行怨民，言發怨恨之民使行戍役也。

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錯復言︰「陛下幸募民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如淳曰︰將，送也；或曰︰資也。復，扶又翻。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稱，尺證翻。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鄕，樂，音洛。則貧民相募『章︰甲十五行本「募」作「慕」；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相，息亮翻。嘗其水泉之味，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先為築室家，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鄕而勸之新邑也。之，往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師古曰︰昏，謂婚姻配合也。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師古曰︰種樹，謂桑、果之屬。張晏曰︰畜長，六畜也。貢父曰︰所種、畜積、長茂。余謂畜長當從張說。畜，許六翻。長，知兩翻。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樂，音洛。

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長，知兩翻。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帥名也。師古曰︰假，大也，工雅翻。仲馮曰︰假，服說是。古者戍皆有期，代則不置。古曰假，謂其權設；猶假司馬之類，亦非常置也。余謂五百，卽後所謂伍伯也。賈公彥曰︰伍伯者，漢制，五人為伍；伯，長也。沈約曰︰舊說，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旅者，五百人也，今諸官府至郡各置五百四，以象師從、旅從，依古義也。候，卽軍候也。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敎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師古曰︰各守其業也。幼則同遊，長則共事。長，知兩翻。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師古曰︰還踵，回旋其足也。還，音旋。所徙之民非壯有材者，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亡，古無字通。

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師古曰︰意，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師古曰︰創，懲艾也；初亮翻。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折，而設翻。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師古曰︰使之得勝，逞志氣而去。後未易服也。」易，以豉翻。

錯為人陗直刻深，師古曰︰陗，與峭同。陗，謂峻陿也；章笑翻。韋昭曰︰岸高曰峭。臣瓚曰︰陗，峻陗。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橐之盛物也。

**十二年**（癸酉、前一六八）

**1**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東郡；大興卒塞之。班志，酸棗縣屬陳留郡。師古曰︰金隄在東郡白馬界，今滑州。括地志︰金隄，一名千里隄，在白馬縣東五里。余據河隄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為堰，通河古口，咸曰金隄。又水經註︰濮陽縣故城在河南，與衞縣分水；城北十里有瓠河口，有金隄。塞，悉則翻。

**2**春，三月，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棨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棨，或用繒帛；棨者，刻木為合符也。康曰︰傳以木為之，長尺五，書符於上為信。傳，張戀翻。

**3**鼂錯言於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食，祥吏翻。衣，於旣翻。為，于偽翻。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孟康曰︰肉腐為瘠。捐，骨不埋者。或曰︰捐，謂有飢相棄捐者；或謂貧乞者為捐。蘇林曰︰瘠，音漬。師古曰︰瘠，瘦病也；言無相棄捐而瘦病者耳，不當音漬也；貧乞之釋，尤疏僻焉。亡，古無字通。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減湯、禹，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師古曰︰苟禦風霜，不求美麗也。飢之於食，不待甘旨；師古曰︰旨，美也。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斂，力贍翻。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利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民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趨，七喻翻。走，音奏。

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易，以豉翻；下同。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師古曰︰周，謂周遍而遊行。此令臣輕背其主背，蒲妹翻。而民易去其鄕，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長，知兩翻；下同。數石之重，中人弗勝，師古曰︰中人者，處強弱之中也。勝，音升。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師古曰︰服，事也；服公事之役也。其能耕者不過百畮，百畮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治，直之翻。繇，與傜同；後以義推。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復，扶又翻。被，皮義翻。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斂，力贍翻。有者半賈而賣，師古曰︰本直千錢，止得五百也。賈，讀曰價。無者取倍稱之息，如淳曰︰取一償二為倍稱。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余謂如說是。稱，尺證翻。於是有賣田宅，鬻妻子『章︰甲十五行本「妻子」作「子孫」；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師古曰︰行賣曰商，坐販曰賈。列，市列也，若今市中賣物行也。賈，音古。貯，丁呂翻。操其奇贏，日游都市，師古曰︰奇贏，謂有餘財而蓄聚奇異之物也；一說︰奇，謂殘餘物也；居宜反。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操，千高翻。師古曰︰上所急求，則其價倍貴。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師古曰︰粱，好粟也，卽今之粱米。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師古曰︰仟，謂千錢；伯，謂百錢也。伯，莫白翻，今俗猶謂百錢為一伯。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乘堅車，策肥馬。師古曰︰堅，謂好車也。縞，皓素也；繒之精白者也。此商人所以兼幷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

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師古曰︰渫，散也，先列翻。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師古曰︰損，減也。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如淳曰︰復三卒之算錢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甲卒也。師古曰︰當為卒者，免其三人；不為卒者，復其錢。復，方目翻。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為，于偽翻。神農之敎曰︰『有石城十仞，應劭曰︰仞，六尺五寸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八尺曰仞，取人伸臂之一尋也。湯池百步，師古曰︰池，城邊池也、以沸湯為池，不可輒近，言嚴固之甚。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今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爵。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師古曰︰擅，專也。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帝從之，令民入粟於邊，拜爵各以多少級數為差。時令入粟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復，扶又翻；下同。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師古曰︰入諸郡縣以備凶災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大富樂矣。」樂，音洛。

上復從其言，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道，讀曰導。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師古曰︰辟，讀曰闢，開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師古曰︰登，成也；言五穀一歲不成則衆庶飢餒，是無蓄積故也。是從事焉尚寡師古曰︰從事，謂從農事也。而吏未加務。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數，所角翻。省，悉井翻。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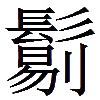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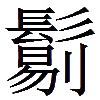
**十三年**（甲戌、前一六七）

**1**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稷曰明粢，在器曰盛。盛，時征翻。皇后親桑以供祭服；其具禮儀！」

**2**初，秦時祝官有祕祝，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也。卽有災祥，輒移過於下。夏，詔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弗取。其除之！」

**3**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太倉令，齊王國官也。姓譜︰淳于出於姜姓，州公之後。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師古曰︰逮，及也；辭之所及，則追捕之，故謂之逮。一曰︰逮者，在道將送，防禦不絕，若今之傳送囚。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師古曰︰緹，他弟翻；索隱音啼。縈，於營翻。「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夫，音扶。復，扶又翻；下同。師古曰︰屬，聯也，之欲翻。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繇，古由字通用。妾願沒入為官婢，漢制︰永巷令典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

天子憐悲其意，五月，詔曰︰「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師古曰︰大雅·泂酌之詩也。言君子有和樂簡易之德，則其下尊之如父，親之如母也。今人有過，敎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行，下孟翻。斷，端管翻。師古曰︰息，生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孟康曰︰其不亡逃者，滿其年數，得免為庶人。具為令！」師古曰︰使更為條例。

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請定律曰︰「諸當髡者為城旦、舂；髡，也，謂去其髮及其耏鬢。應劭曰︰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豫外傜，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鄒︰，同剃。』當黥髡者鉗為『章︰乙十一行本作「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鉗者，以鐵束其頸。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卽盜之、已論而復有笞罪者皆棄市。師古曰︰止，足也；當斬右足者，以其罪次重，故從棄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先自首得免罪者也。吏受賕枉法，謂受賂而曲公法者也。守縣官財物而卽盜之，卽今律所謂主守自盜者也。殺人害重、受賕、盜物贓汙之身，故此三罪已被論而又犯笞，亦皆棄市。罪人獄已決為城旦、舂者，各有歲數以免。」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制曰︰「可。」

是時，上旣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惡，烏露翻。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自下告上曰訐。師古曰︰面相斥罪也，居謁翻。吏安其官，民樂其業，樂，音洛。畜積歲增，戶口寖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疏，與疎同。罪疑者予民，師古曰︰從輕斷。予，讀曰與。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師古曰︰謂普天之下重罪者也。斷，丁亂翻。有刑錯之風焉。應劭曰︰錯，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錯，千故翻。

**4**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也，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十四年**（乙亥、前一六六）

**1**冬，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班志，朝那縣屬安定郡。應劭曰︰史記，故戎那邑也。蕭關在朝那界，唐屬原州之境，後置蕭關縣，為武州治所。史記正義曰︰蕭關，今古隴山關，在原州平涼縣界。殺北地都尉卬，徐廣曰︰卬，姓段。師古曰︰非也，姓孫。卬，五郞翻。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班志，彭陽縣屬安定郡。師古曰︰卽今彭原縣。括地志︰彭陽縣故城，在今涇州臨涇縣東二十里彭原。寧州雍縣，班志屬扶風。騎，奇寄翻；下同。帝以中尉周舍、郞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乘，繩證翻。騎卒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甯侯魏遫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屯三郡。昌侯「盧卿」，功臣表作「旅卿」，古字借用也。姓譜︰姜姓之後封於盧，以國為氏，與甯侯、隆慮侯皆高祖功臣。昌侯國屬琅邪郡。甯侯國在河內脩武縣界。隆慮侯國亦屬河內郡。三人分屯三郡，故各以郡為將軍號。遫，古速字。上親勞軍，勒兵，申敎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勞，力到翻。文穎曰︰要，劫也，哀痛祝誓之言。余謂固要，力止也。要，讀曰邀。康力笑翻，非也。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成侯董赤，高帝功臣董渫之子。成侯國屬涿郡。赤，史記正義音赫。內史欒布皆為將軍，擊匈奴。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卽還，不能有所殺。

**2**上輦過郞署，問郞署長馮唐曰︰署，郞舍也。長，知兩翻。「父家何在？」對曰︰「臣大父趙人，父徙代。」上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尚食監，主膳食之官。祛，音區。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當是秦將王離圍鉅鹿時。數，所角翻。為，于偽翻。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每食時，念高祛所言，其心未嘗不在鉅鹿。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搏髀曰︰搏，拊也。左傳曰︰搏膺而踊。髀，音陛。「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

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柰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師古曰︰何不於隙間之處而言。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上方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卒，子恤翻。「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推，吐雷翻。閫，苦本翻，門橛也。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索隱曰︰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卽租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師古曰︰覆，謂覆白之也。一說，不從中覆校其所用之數，亦通。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選車千三百乘，乘，繩證翻。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弓弩引滿為彀；謂騎兵能射者。服虔曰︰良士直百金。晉灼曰︰百金，喻貴重也。彀，古候翻。騎，奇寄翻。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澹林，卽襜襤。澹，丁甘翻。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幾，居依翻。其後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事見六卷始皇十八年。卒，子恤翻。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守，式又翻。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服虔曰︰私廩假錢。索隱曰︰按漢市肆租稅之入為私奉養。服虔曰︰私廩假錢是也。或云︰官所別給也。余謂當從漢書以私養錢屬下句。五日一椎牛，自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近，其靳翻。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家之子也。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士伍伍相保之符信也。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五之符要節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索隱曰︰按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令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姦詐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上，時掌翻。一言不相應，索隱曰︰應，一陵翻，謂數不同也。余謂相應之應，當從去聲。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蘇林曰︰一歲刑為罰作。下之，遐嫁翻。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說。說，應讀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詳考班表，漢無車騎都尉官。時使唐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3**春，詔廣增諸祀壇場、珪幣，師古曰︰築土為壇、除土為場；珪幣，所以薦神。且曰︰「吾聞祠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師古曰︰「釐」，本作「禧」，假借用耳；音禧。祝，職救翻。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為，于偽翻。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饗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與，讀曰預。師古曰︰重，直用翻。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4**是歲，河間文王辟彊薨。

**5**初，丞相張蒼以為漢得水德，魯人公孫臣以為漢當土德，其應，黃龍見；蒼以為非，『章︰甲十五行本「非」下有「是」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罷之。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推終始傳，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服色尚黃。」張蒼以為︰「漢乃水德，河決金隄，其符也。公孫臣言非是，罷之。」見，賢遍翻。

**十五年**（丙子、前一六五）

**1**春，黃龍見成紀。班志，成紀縣屬天水郡，庖犧所生處。見，賢遍翻。帝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曆、服色事。師古曰︰草，謂創造之。張蒼由此自絀。

**2**夏，四月，上始幸雍，郊見五帝，秦立白帝、赤帝、黃帝、青帝畤於雍，漢高帝又立黑帝畤，故雍有五帝畤。雍，於用翻。見，賢遍翻。赦天下。

**3**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守、式又翻。上親策之。太子家令鼂錯對策高第，擢為中大夫。錯又上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更，工衡翻。書凡三十篇。上雖不盡聽，然奇其材。

**4**是歲，齊文王則、河間哀王福皆薨，無子，國除。齊王則，哀王襄之子，悼惠王肥之孫。河間王福，辟彊之子，趙幽王子遂之孫。

**5**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於是作渭陽五帝廟。韋昭曰︰在渭城。師古曰︰郊祀志云︰在長安東北，非渭城也；韋說謬矣。余據水北為陽，長安在渭南，渭城在渭北，五帝廟或在渭城界，韋說未可非也。括地志︰渭陽五帝廟，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

**十六年**（丁丑、前一六四）

**1**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五帝廟。於是貴新垣平至上大夫，周官有上大夫。漢官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爵十九級，有大夫、五大夫，而上大夫不見於表。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師古曰︰刺，采取也；七賜翻。卽今禮記·王制篇是也。謀議巡狩、封禪事。又於長門道北立五帝壇。如淳曰︰長門，亭名，在長安城東南。括地志︰長門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苑中。

**2**徙淮南王喜復為城陽王。又分齊為六國；丙寅，立齊悼惠王子在者六人︰楊虛侯將閭為齊王，安都侯志為濟北王，武成侯賢為菑川王，白石侯雄渠為膠東王，平昌侯卬為膠西王，扐侯辟光為濟南王。淮南厲王子在者三人︰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江王。十一年，徙城陽王喜王淮南，今復其舊；將復以淮南地分王厲王三子安、勃、賜也。楊虛，據水經，河水過楊虛縣；註引地理志曰︰楊虛，平原之隸縣也，城在高唐之西南；而班志無此縣，不知酈道元所謂志者何志也。史記正義曰︰安都故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南三十九里。濟北王，都盧。「武成」，史記作「武城」。索隱曰︰武城縣屬平原。正義曰︰貝州縣。菑川王，都劇。班志，金城郡有白石縣。正義曰︰白石故城，在德州安德縣北二十里。膠東王，都卽墨。班志，平昌，侯國，屬平原郡。膠西王，都高苑。扐，侯國，屬平原郡。濟南王，都東平陵。阜陵縣屬九江郡。淮南王，都壽春。安陽屬汝南郡。衡山王，都六。陽周縣屬上郡。廬江王，都江南。濟，子禮翻。扐，音力。

**3**秋，九月，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復，扶又翻。令天下大酺。漢律︰三人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會聚飲食。師古曰︰酺，布也；言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為酺。周禮族師︰春秋祭酺。註︰酺者，為人烖害之神也。有馬酺，有蝝螟之酺與人鬼之酺，亦為壇位如雩禜。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正義曰︰古者祭酺，聚錢飲酒，故後世聽民聚飲，皆謂之酺。漢書，每有嘉慶，令民大酺，是其事也。彼註云因祭酺而與其民長幼相酬，鄭註所謂祭酺，合醵也。酺，音蒲。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班志，汾陰縣屬河東郡。師古曰︰直，謂正當汾陰也。宋白曰︰蒲州寶鼎縣，古綸氏地，夏少康所邑也。汾水南流過縣，漢置汾陰縣，今縣北九十里汾陰故城是也。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見，賢遍翻。

## 後元年（戊寅、前一六三）

**1**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師古曰︰夷者，平也；謂盡平除其家室、宗族。下，遐嫁翻。是後，上亦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師古曰︰正，正朔也；服，服色也。正，之成翻。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

**2**春，三月，孝惠皇后張氏薨。孝惠皇后，張敖之女；諸呂之誅，徙居北宮。張晏曰︰后黨於呂氏，故不曰崩。

**3**詔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與，與歟同；下同。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師古曰︰度，謂量計之。度，徒各翻。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量，音良。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師古曰︰蕃，多也，扶元翻。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師古曰︰醪，汁滓酒也。靡，散也。醪，來高翻。靡，音糜。六畜之食焉者衆與？六畜，馬、牛、羊、犬、豕、雞。畜、許救翻。細大之義，吾未得其中，師古曰︰中，竹仲翻。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二年**（己卯、前一六二）

**1**夏，上行幸雍棫陽宮。黃圖曰︰棫陽宮，秦昭王所起。括地志︰在岐州扶風縣東北。棫，音域。

**2**六月，代孝王參薨。參，前二年封於太原，三年徙代。

**3**匈奴連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遼東，戰國時燕之東北境，秦置郡。郡萬餘人。上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遺，于季翻。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匈奴官自左、右賢王至左、右大當戶，凡二十四長。復與匈奴和親。

**4**八月，戊戌，丞相張蒼免。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相，息亮翻、行，下孟翻。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謂高帝大臣薨逝之餘，其見存之臣無可相者。見，賢遍翻。御史大夫梁國申屠嘉，莊子有申徒狄，夏之賢人也。一曰︰申徒，楚官號。姓譜︰申侯之後，支子居安定屠原，因為申屠氏。故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梁國本秦碭郡，漢為梁國。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者，能脚蹋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為擘張，以足蹋者為蹶張。蹶，音厥。封關內侯；庚午，以嘉為丞相，封故安侯。班志，故安縣屬涿郡。括地志︰今易州界武陽城中東南隅故城是也。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幸無比。嘉嘗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師古曰︰肅，敬也。上曰︰「君勿言，吾私之。」師古曰︰言欲私告戒之。罷朝，坐府中，風俗通︰府，聚也，公、卿、牧、守道德之所聚也；又舍也。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師古曰︰檄，木書也，長二尺。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令使人召若。」通詣丞相府，『章︰乙十一行本無「府」字；孔本同。』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吏曰︰「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度，徒洛翻。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旣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為，于偽翻。幾，居希翻。

**三年**（庚辰、前一六一）

**1**春，二月，上行幸代。

**2**是歲，匈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

**四年**（辛巳、前一六○）

**1**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月末為晦。天文書，晦則日月相沓，月在日後，則光體伏矣。

**2**五月，赦天下。

**3**上行幸雍。

**五年**（壬午、前一五九）

**1**春，正月，上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癸未、前一五八）

**1**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所殺略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上作桔槔，桔槔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卽燃火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卽燃之，以望其煙，曰燧。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令名免耳。此諸將軍下至徐厲皆書姓，而徐廣以為中大夫令是官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衞尉為中大夫令，文帝時無此官；而中大夫是郞中令屬官，秩比二千石。索隱曰︰據風俗通︰令姓，楚令尹子文之後。虞世南曰︰中大夫令是史家追書耳。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句，音鈎。將軍張武屯北地；秦滅義渠，置北地郡。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項羽以河內郡為殷國；高帝滅殷，復置河內郡。服虔曰︰細柳在長安西北。如淳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徼。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臣瓚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過信為次。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不在渭北，揖說是也。索隱曰︰按三輔故事︰細柳在直城門外阿房宮西北維。舊唐書︰肅宗母元獻楊后葬細柳原。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宗正，秦官，掌親屬；漢因之。徐厲，高祖功臣，呂后四年封祝茲侯。史記·表作「松滋」。班志，松滋縣屬廬江郡。孟康曰︰棘門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棘門在橫門外。橫門，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勞，力到翻。將，卽亮翻；下其將同。騎，奇寄翻。已而之細柳軍，之，往也。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被，皮義翻。彀，古候翻。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師古曰︰先驅導駕，若今之武候隊矣。「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禮，介者不拜。見，賢遍翻。天子為動，改容，式車，為，于偽翻。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旣出軍門，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遠，于願翻。漢兵亦罷。乃拜周亞夫為中尉。為以亞夫屬太子張本。

**2**夏，四月，大旱，蝗。師古曰︰蝗，卽螽也，食苗為災；今俗呼為簸蝩。說文曰︰一曰蝝，一曰蝗。蝗，戶光翻。蝩，音鍾。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師古曰︰弛，解也；解而不禁，與衆庶同其利。減諸服御，損郞吏員；發倉庾以振民；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康曰︰凡倉無屋曰庾。民得賣爵。

**七年**（甲申、前一五七）

**1**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壽四十六。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萬『章︰乙十一行本無「萬」字。』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惡，烏路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旣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師古曰︰臨，哭也，力禁翻；下出臨、服臨、當臨、夕臨、哭臨音同。以罹寒暑之數，師古曰︰罹，音離，遭也。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師古曰︰眇眇，猶言細末也。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方內，四方之內也。靡有兵革。朕旣不敏，常懼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師古曰︰過行，行有過失也。羞，謂忝辱也。行，下孟翻。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於高廟，其奚哀念之有！帝自謙，以謂得終其天年以從先帝幸矣，奚哀念之有乎！供，居用翻。養，羊亮翻。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取，讀曰娶。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跣，先典翻，足親地也。絰帶毋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應劭曰︰毋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不施輕車介士也。師古曰︰應說是也。毋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臨；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者，纖七日，釋服。喪禮︰大功之服，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再期而大祥，踰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鄭註云︰大祥，除衰杖。黑經白緯曰纖。舊說︰纖，冠者采纓也。無所不佩者，紛帨之屬如平常也。孔氏正義曰︰禫而纖者，禫祭之時，玄冠朝服；禫祭旣訖，而首著纖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無所不佩者，吉祭之時，身尋常吉服，平常所服之物無不佩也。服虔曰︰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曰︰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師古曰︰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己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旣失之於前，近代學者因循繆說，未之思也。貢父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已葬之後；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翟方進傳︰「後母終，旣葬，三十六日起視事」，其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又不通計葬之日，皆大謬也。攷之文帝意，旣葬除重服，制大功、小功，所以漸卽吉耳。賈公彥曰︰布之精粗，斬衰三升；齊衰有三等︰或四升，或五升，或六升；小功、大功如前說；緦麻十五升，抽去半；朝服十五升。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師古曰︰言此詔中無文者，皆以類比而行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絕，就其水名以為陵號耳。師古曰︰霸陵在長安東南。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已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重絕人類。乙巳，葬霸陵。

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為！」師古曰︰中，謂不富不貧。今新豐縣南驪山之頂有露臺鄕，極為高顯，猶有文帝所欲作臺之處。身衣弋綈；如淳曰︰弋，皁也。師古曰︰弋，黑色。衣，於旣翻。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古者墓而不墳。墳者，聚土使之高大也。皇甫謐曰︰漢長陵高十三丈，陽陵高十四丈；安陵三十餘丈，則不度甚矣。治，直之翻。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鮮，息淺翻。

**2**丁未，太子卽皇帝位。鄭樵曰︰漢大歛畢，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卽日卽天子位于柩前。請太子卽皇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坐，北面稽首，讀冊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卽皇帝位，告令羣臣，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羣臣百僚罷，入，成喪服，如禮。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帝母曰皇太后。

**3**九月，有星孛于西方。孛，蒲內翻。

**4**是歲，長沙王吳著薨，無子，國除。高帝封吳芮為長沙王，傳成王臣，共［哀］王回、共王右，至著而絕。「著」，漢書作「差」。

初，高祖賢文王芮，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鄧展曰︰漢約非劉氏不王而芮王，故著令使特王也。或曰︰以芮至忠，故著令也。仲馮曰︰兼用鄧二說，乃著令之意也。貢父曰︰「長沙王忠，其定著令。」定著令者，謂於令著長沙王車服土地之類也。至孝惠、高后時，封芮庶子二人為列侯，傳國數世絕。

孝景皇帝上荀悅曰︰諱「啓」之字曰「開」。文帝長子也。應劭曰︰禮·諡法︰布義行剛曰景。

## 元年（乙酉、前一五六）

**1**冬，十月，丞相嘉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應劭曰︰始取天下者曰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曰宗，文帝稱太宗是也。師古曰︰應說非也。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貢父曰︰顏說非也。始受命稱太祖耳；有功亦稱祖，商祖甲是也。制曰︰「可。」

**2**夏，四月，乙卯，赦天下。

**3**遣御史大夫青至代下與匈奴和親。開封侯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子。

**4**五月，復收民田半租，文帝十二年，賜民田租之半；次年，盡除田之租稅；今復收半租。三十而稅一。

**5**初，文帝除肉刑，事見文帝十三年。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是歲，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孟康曰︰重罪，謂死刑。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師古曰︰謂不能自起居也。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

**6**以太中大夫周仁為郞中令，張歐為廷尉，孟康曰︰歐，音驅；索隱曰︰於后翻。楚元王子平陸侯禮為宗正，平陸，戰國時齊邑。班志，東平國有東平陸縣，又，西河郡有平陸縣。意禮所封者齊地。中大夫鼂錯為左內史。仁始為太子舍人，內史掌治京邑，武帝建元六年始分左、右內史。疑「左」字衍。續漢志︰太子舍人更直宿衞，如三署郞中。鼂，音朝，直遙翻。以廉謹得幸。張歐亦事帝於太子宮，雖治刑名家，為人長者；治，直之翻。長，知兩翻。帝由是重之，用為九卿。歐為吏未嘗言按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處，昌呂翻。

**二年**（丙戌、前一五五）

**1**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孛，蒲內翻。

**2**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師古曰︰舊制二十三而傅；今此二十，更為異制也。傅，讀曰附。

**3**春，三月，甲寅，立皇子德為河間王，閼為臨江王，餘為淮陽王，非為汝南王，彭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河間王，都樂成。臨江王，都江陵。淮陽王，都陳。汝南王，都平輿。廣川王，都信都。長沙王，都長沙。閼，一易翻。

**4**夏，四月，壬午，太皇太后薄氏崩。薄太皇，文帝母也。

**5**六月，丞相申屠嘉薨。時內史鼂錯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漢正卿九，奉常、郞中令、衞尉、太僕、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內史、少府是也。數，所角翻。法令多所更定。更，工衡翻。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也。三輔黃圖︰太上皇廟在長安香室街南，馮翊府北。武帝分內史為左右，後又改左內史為左馮翊。括地志︰漢太上皇廟，在雍州長安縣西北，長安故城中酒池之北。服虔曰︰堧垣，宮外垣餘地也。師古曰︰內垣之外餘地也。堧，而緣翻。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語，牛倨翻。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上謁，時掌翻。至朝，朝，直遙翻；下同。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眞廟垣，乃外堧垣，故宂官居其中；師古曰︰宂，謂散輩也，如今之散官。宂，如隴翻。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丞相嘉謝。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歐，於后翻。錯以此愈貴。

**6**秋，與匈奴和親。

**7**八月，丁未，以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為丞相。班志，開封縣屬河南郡。姓譜︰陶，陶唐氏之後。丁巳，以內史鼂錯為御史大夫。

**8**彗星出東北。彗，祥歲翻，又徐醉翻，又旋芮翻。

**9**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大戴禮曰︰孔會子云︰陽之專氣為霰，陰之專氣為雹。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溫暖而為雨，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搏而為雹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為霰。雨，于具翻。

**10**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熒惑，火星。北辰，中宮天極星也。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自立冬、冬至行之，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行之；赤道二，出黃道南，立夏、夏至行之；白道二，出黃道西，立秋、秋分行之。其去極有遠近，終不能出北辰之間；出北辰間，失其行也。歲星，木星也。太微為天廷。據天文志︰北極及太微，人君之位；或守之，或出之，或逆行經之，皆變也。又石氏星傳曰︰龍左角為天田，右角為天廷。孔穎達曰︰春秋緯文︰紫微宮為大帝，太微為天庭，中有五帝座。

**11**梁孝王以竇太后少子故，有寵，王四十餘城，少，詩沼翻。王，于況翻。居天下膏腴地。賞賜不可勝道，府庫金錢且百巨萬，巨萬，萬萬也。勝，音升。珠玉寶器多於京師。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唐宋州治宋城縣，卽漢睢陽。大治宮室，治，直之翻。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如淳曰︰平臺在梁東北，離宮所在。師古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俗云平臺也。屬，之欲翻。招延四方豪俊之士，如吳人枚乘、嚴忌，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蜀人司馬相如之屬皆從之遊。姓譜︰枚，姓也。六國有賢人枚被。嚴忌，本姓莊，漢書避明帝諱，改為嚴。羊，晉羊舌大夫之後。鄒，以國為氏。每入朝，上使使持節以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旣至，寵幸無比；入則侍上同輦，出則同車，射獵上林中；因上疏請留，且半歲。梁侍中、郞、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史記正義曰︰籍，謂名簿也；若今通引出入門也。著，竹略翻。與漢宦官無異。

# 資治通鑑卷第十六

## 漢紀八起強圉大淵獻（丁亥），盡上章困敦（庚子），凡十四年。

孝景皇帝下

**前三年**（丁亥、前一五四）

**1**冬，十月，梁王來朝。朝，直遙翻。時上未置太子，與梁王宴飲，從容言曰︰從，千容翻。「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孔穎達曰︰喜者，外竟會心之謂。太后亦然。詹事竇嬰班表︰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應劭曰︰詹，省也，給也。臣瓚曰︰茂陵書︰詹事，秩眞二千石。師古曰︰皇后、太子各置詹事，隨其所在以名官。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引酒進之，蓋罰爵也。嬰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門籍，出入宮殿門之籍也。請，材性翻，又如字。梁王以此益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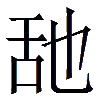
**2**春，正月，乙巳，赦。

**3**長星出西方。

**4**洛陽東宮災。洛陽縣，河南郡治所。高祖先居洛陽，因築宮室，有南宮、北宮、東宮。

**5**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楚漢春秋曰︰吳太子，名賢，字德明。見，賢遍翻。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提，徒計翻。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慍曰︰慍，於問翻。師古曰︰怒也。孔穎達曰︰慍者，外竟違心之謂；事與心違，所以怒生。「天下同宗，師古曰︰猶言同姓共為一家。死長安卽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疾不朝。朝，直遙翻。京師知其以子故，繫治、驗問吳使者；吳王恐，始有反謀。後使人為秋請，應劭曰︰冬當斷獄，秋先請擇其輕重也。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淳曰︰濞不自行，使人代己致請禮。索隱曰︰音淨；孟說是。文帝復問之，復，扶又翻。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吳王恐，以故遂稱病。夫『察見淵中魚不祥』；服虔曰︰言天子察見下之私則不祥也。索隱曰︰案此語見韓子及文子。韋昭曰︰知臣下陰私，使憂患生，變為不祥，故當赦宥使自新也。唯上棄前過，與之更始。」師古曰︰言赦其已往之事，使得自新也。更，工衡翻。於是文帝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索隱曰︰吳國有鑄錢、煮鹽之利，故百姓不別徭賦也。卒踐更，輒予平賈；服虔曰︰以當為更卒，出錢三百，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以為卒者雇其庸，隨時月予平賈。晉灼曰︰謂借人自代為卒者，官為出錢雇，其時庸平賈也。師古曰︰晉說是。索隱曰︰案漢律，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更也。此言踐更輒與平賈者，謂為踐更合自出錢，今吳王欲得人心，乃予平賈，官讎之也。予，讀曰與；下同。賈，讀曰價。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

鼂錯數上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鼂，直遙翻。錯，千故翻。數，所角翻。橫，戶孟翻。及帝卽位，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說，式芮翻。少，詩沼翻。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郤，郤，與隙同；下有郤同。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反益驕溢，卽山鑄錢，師古曰︰卽，就也。煑海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難，乃旦翻。郤，與隙同。及楚王戊來朝，錯因言︰「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師古曰︰服舍，居喪之次，若堊室之屬也。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東海郡，卽秦郯郡，高帝更名。及前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膠西後改為高密。削其六縣。

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好，呼到翻。諸侯皆畏憚之，於是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應本自周武王後。左傳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侵削諸侯，誅罰良重，師古曰︰良，實也，信也。日以益甚。語有之曰︰『狧穅及米。』師古曰︰狧，古字，食爾翻。狧，用舌食也，蓋以犬為諭。言初狧穅，遂至食米也。索隱曰︰言狧穅盡則至米，謂削土盡則至滅國也。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師古曰︰肆，縱也。吳王身有內疾，師古曰︰謂疾在身中，不顯於外也。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師古曰︰脅，翕也，謂斂之也；累足，重足也；並謂懼耳。釋，解也，放也。累，與絫同。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師古曰︰言其罪皆不至於削地。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柰何？」高曰︰「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於天下，意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瞿，居具翻。說文︰瞿，遠視貌。師古曰︰瞿然，無守之貌。「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營惑天子，師古曰︰營，謂回繞之也。侵奪諸侯，『章︰甲十五行本「侯」下有「朝廷疾怨」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背，蒲妹翻。彗，祥歲翻；又徐醉翻；又旋芮翻。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起也。索隱曰︰所謂殷憂以啓明聖也。吳王內以鼂錯為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方，音房，又音旁。洋，音羊。師古曰︰方洋，猶翶翔也。所向者降，降，戶江翻。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師古曰︰次舍，息立之處。須，待也。治，直之翻。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倂，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果，乃身自為使者，至膠西面約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當漢十二，為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文穎曰︰謂王之太后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易，以豉翻。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齊王將閭、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濟南王辟光，皆文帝封。濟，子禮翻。

初，楚元王好書，好，呼到翻。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為中大夫。及王，于況翻。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子夷王、孫王戊卽位，楚元王交，高祖異母弟。楚子重、子辛皆出於穆王，楚人謂之「二穆」，故楚有穆姓。秦有白乙丙、白圭，楚有白公。浮丘，複姓。夷王，名郢客，元王子。戊，元王孫。師古曰︰醴，甘酒，少麯多米，二宿而熟。不耆之耆，讀曰嗜。為，于偽翻；下同。常設，後乃忘設焉。忘，巫放翻。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強，其兩翻。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與，讀曰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幾，居衣翻。師古曰︰易·下繫之辭。見，戶電翻。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區區，謂小也。處，昌呂翻。為，于偽翻。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太傅韋孟作詩諷諫，不聽，亦去，居於鄒。姓譜︰韋姓出顓頊大彭豕韋之後。戊因坐削地事，遂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戊胥靡之，衣之赭衣，使雅舂於市。晉灼曰︰高肱舉杵，正身而舂之。師古曰︰為木杵而手舂，卽今所謂步臼者耳。衣之，於旣翻。休侯富使人諫王。孟子去齊居休。趙岐註曰︰休，地名；蓋卽富所封之地。富，楚元王之子，夷王之弟也。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休侯懼，乃與母太夫人奔京師。臣瓚曰︰侯母號太夫人。

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吳王遂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王戊，戊殺尚、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諫王遂，遂燒殺建德、悍。悍，下罕翻，又侯旰翻。齊王後悔，背約城守。背，蒲妹翻。守，式又翻。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郞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為渠率，師古曰︰渠，大也。率，所類翻。與菑川、濟南共攻齊，圍臨菑。臨菑，齊都。趙王遂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兵。使，疏吏翻；下同。

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將，卽亮翻。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凡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使，疏吏翻。閩、東越亦發兵從。從，才用翻。吳王起兵於廣陵，廣陵，吳都。西涉淮，因幷楚兵，發使遺諸侯書，罪狀鼂錯，遺，于季翻。欲合兵誅之。吳、楚共攻梁，破棘壁，索隱曰︰按左氏傳，宣公二年，宋華元戰於大棘。杜預曰︰在襄邑東南；蓋卽棘壁是也。括地志︰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殺數萬人；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敗，補邁翻。士卒皆還走。梁王城守睢陽。睢陽，梁都。睢，音雖。

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及七國反書聞，上乃拜中尉周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班志，曲周縣屬廣平國。將軍欒布擊齊；復召竇嬰，拜為大將軍，使屯滎陽監齊、趙兵。班志，滎陽縣屬河南郡。監，古銜翻。

初，鼂錯所更令三十章，更，工衡翻。諸侯讙譁。讙，許元翻。錯父聞之，從潁川來，錯，潁川人。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疏，與疎同。口語多怨，公何為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

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守，式又翻。又言︰「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徐、僮二縣皆屬臨淮郡。錯初議削諸侯地以強漢，及七國反，乃欲以徐、僮之旁予吳；是自畔其說，惡得無死乎！予，讀曰與。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相，息亮翻。錯所居坐，盎輒避；盎所居坐，錯亦避；坐，徂臥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按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錯謂丞、史曰︰班表︰御史大夫有兩丞，秩千石；侍御史十五人。「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也。治，直之翻。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謀。」錯猶與未決。猶與，卽猶豫也。與，去聲。人有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見，為，于偽翻。入見，賢遍翻。上方與錯調兵食。師古曰︰調，計也，計發兵食也。調，徒釣翻。上問盎︰「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上曰︰「吳王卽山鑄錢，煑海為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為也？」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誘，音酉。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而為誼，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章懷太子賢曰︰命，名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亡。故相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上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屛左右。」上屛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屛錯。屛，必郢翻。錯趨避東廂，甚恨。上卒問盎，卒，子恤翻；下卒受同。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遺，于季翻。分，扶問翻。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適，讀曰讁。削奪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使，疏吏翻；下使吳同。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愚計出此，唯上孰計之！」孰，與熟同。乃拜盎為太常，中六年，始改奉常為太常，時盎猶為奉常也。密裝治行。治，直之翻。後十餘日，上令丞相青、中尉嘉、廷尉歐丞相陶青，中尉嘉，失其姓，廷尉張歐。劾奏錯︰「不稱主上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劾，戶槪翻。疏，與疎同。予，讀曰與。要，與腰同。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制曰︰「可。」錯殊不知。壬子，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師古曰︰誑云乘車案行市中也。行，下孟翻。錯衣朝衣斬東市。衣朝，上於旣翻，下直遙翻。上乃使袁盎與吳王弟子宗正德侯通使吳。高祖兄仲之子廣封德侯，生通。德，侯國，在泰山界。

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上書言軍事，見上，校，戶敎翻。上書之上，時掌翻。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臣瓚曰︰道，由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不，讀曰否。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拑口不敢復言矣。」拑，其炎翻。復，扶又翻。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卒，子恤翻，或讀為猝。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為，于偽翻。於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袁盎、劉通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令拜受詔。宗正於濞，猶子之親也。吳王聞袁盎來，知其欲說，說，式芮翻；下同。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而留軍中，欲劫使將；將，卽亮翻。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間，脫亡歸報。間，古莧翻。

太尉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剽，匹妙翻。輕，虛勁翻。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張晏曰︰傳車六乘也。乘，繩證翻。傳，張戀翻。余據漢有乘傳、馳傳；文帝之自代入立也，張武等乘六乘傳，今亞夫乘六傳，六乘傳之見於史者二，蓋又與乘傳不同也。將會兵滎陽。師古曰︰會兵，謂集大兵。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澠阸陿之間；澠，彌兗翻。殽山、澠池之間，其道阸陿。阸，於懈翻。陿，與狹同。且兵事尚『章︰甲十五行本「尚」作「上」；乙十一行本同。』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自霸上左趨殽、澠至洛陽，其道便近；若自霸上右趨藍田出武關至洛陽，其道迂曲，故差一二日。走，音奏。間，如字。直入武庫，洛陽有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洛陽，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師古曰︰言不自意得安全至洛陽也。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考異曰︰史記、漢書皆云︰「太尉得劇孟，喜，如得一敵國，曰︰『吳、楚無足憂者。』」按孟一游俠之士耳，亞夫得之，何足為輕重！蓋其徒欲為孟重名，妄撰此言，不足信也。使吏搜殽、澠間，果得吳伏兵。乃請趙涉為護軍。

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昌邑，梁地，後為山陽郡治所。走，音奏；下同。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班志，勃海郡有脩縣，音條。數，所角翻。使使，上如字，下疏吏翻。又使使愬條侯於上。上使告條侯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將輕騎兵出淮泗口，韓王信之子頹當自匈奴中來歸，封為弓高侯。功臣表︰弓高屬營陵；地理志，弓高屬河間國。蓋頹當受封於文帝之初，而河間國則三年所置，故志與表異。泗水南入淮，故謂之淮泗口。騎，奇寄翻。絕吳、楚兵後，塞其饟道。塞，悉則翻。饟，古餉字。梁使中大夫韓安國及楚相張尚弟羽為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敗，補邁翻。守，式又翻。卽走條侯軍，會下邑，下邑縣屬梁國。欲戰。條侯堅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終不出。數，所角翻。挑，徒了翻。條侯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陬，子侯翻，隅也。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飢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夜亡走；楚王戊自殺。

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上，時掌翻。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借人，人亦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別，多他利害，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自為己利，於吳生患也。徒自損耳！」吳王卽不許田祿伯。

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椎鋒可耳，安知大慮！」老將，卽亮翻；下幷將、為將同。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

王專幷將兵。兵未渡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候、司馬，凡軍行有大將、裨將領軍，皆有部曲；部有校尉，曲有軍候、軍司馬，又有假候、假司馬，皆有副；其別營領屬為別部司馬。獨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班志，下邳屬東海郡。亡命吳，酤酒無行；行，下孟翻。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上，時掌翻。說，式芮翻。行，戶剛翻。臣非敢求有所將也，將，卽亮翻。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乃予之。予，讀曰與。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傳，張戀翻。令，力正翻。從，才用翻。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城，兵十餘萬，破陽城中尉軍。「陽城」，漢書作「城陽」。城陽國都莒，其地南接下邳之境。班表︰王國有中尉，掌武職。比，必寐翻，及也。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度，徒洛翻。卽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史言吳王有才不能用，以至於敗。

**6**壬午晦，日有食之。

**7**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降，戶江翻。吳王渡淮，走丹徒，班志，丹徒縣屬會稽郡，卽春秋之朱方。括地志︰丹徒故城，在潤州丹徒縣東南十八里。南徐州記︰秦使赭衣鑿其處，因謂之丹徒，鑿處今在故縣西北六里丹徒峴東南。保東越，欲依東越以自保也。兵可萬餘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啗，徒覽翻，餌之也；又徒濫翻，譙［醮］也，食也。東越卽紿吳王出勞軍，勞，力到翻。使人鏦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戟謂之鏦。蘇林曰︰鏦，音從容之從。師古曰︰鏦，謂以矛戟撞殺之。鏦，楚江翻。盛其頭，馳傳以聞。盛，時征翻。傳，張戀翻。吳太子駒亡走閩越。吳、楚反，凡三月，皆破滅，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謀為是；然梁王由此與太尉有隙。為梁王毀短亞夫張本。

三王之圍臨菑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張晏曰︰姓路，官為中大夫。姓譜︰路本自帝摯之後。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重，直龍翻。將，卽亮翻。師古曰︰若，汝也。反，謂反易其辭也。齊趣下三國，趣，讀曰促。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旣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據班史·齊王傳作平陽侯曹襄。史記索隱曰︰平陽侯，按表是簡侯曹奇。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句斷。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

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藁、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已罷，罷，與疲同。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弓高侯韓頹當遺膠西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遺，于季翻。降，戶江翻。王何處？須以從事。」言膠西王於降與不降之間，欲以何自處，吾待以行事。處，昌汝翻。王肉袒叩頭，詣漢軍壁謁曰︰「臣卬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䣛行，䣛，與膝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更，工衡翻。敗，補邁翻。七國發兵且誅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為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為，于偽翻；下同。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皆伏誅。

酈將軍兵至趙，趙王引兵還邯鄲城守。邯鄲，趙都。酈寄攻之，七月不能下。匈奴聞吳、楚敗，亦不肯入邊。欒布破齊還，幷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

帝以齊首善，師古曰︰言其初首無逆亂之心。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召立齊孝王太子壽，是為懿王。

濟北王欲自殺，濟北王志，齊悼惠王子，文帝十六年受封。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玃謂濟北王曰︰玃，俱碧翻；康俱縛切。「臣請試為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為，于偽翻。說，式芮翻。公孫玃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強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張晏曰︰四方受敵，濟北居中央為五。晉灼曰︰四分，卽交午而裂，如田字也。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捍寇，又非有奇怪云以待難也；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如淳曰︰非有奇材異計欲為亂逆也，但假權許吳以避禍耳。晉灼曰︰非有以怪異之心而城守，須待變難以應吳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此言權謀、勁力旣不能扞守，又無奇怪神靈可以禦難，恐不能自全，故墜言於吳也。墜，猶失也。難，乃旦翻。鄕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鄕，讀曰嚮。見，賢遍翻。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歷，過也。畢，了也。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從，子容翻。今吳王連諸侯之兵，敺白徒之衆，師古曰︰敺，與驅同。白徒，素非習軍旅之人，猶言白丁也。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師古曰︰半步曰跬。跬，空累翻。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強，是以羔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小羊曰羔。小牛曰犢。守職不橈，橈，奴敎翻。可謂誠一矣。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累足撫衿，使有自悔不前之心，自悔者，悔不與吳同也。不前，不敢前進以自歸於漢也。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師古曰︰西山，謂殽及華山也。抵，至也。攘，卻也。袂，衣袖也。攘袂，猶今人言捋臂耳。余謂長樂，太后居之；未央，天子居之。徑長樂，抵未央，猶言自太后所至帝所也。樂，音洛。獨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惟之！」惟，思也。孝王大說，說，讀曰悅。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菑川。

**8**河間王太傅衞綰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綰以中郞將事文帝，醇謹無他。上為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屬上曰︰「綰長者，善遇之！」故上亦寵任焉。屬，之欲翻。

**9**夏，六月，乙亥，詔︰「吏民為吳王濞等所詿誤當坐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詿，戶卦翻。亡軍，從軍而逃者也。

帝欲以吳王弟德哀侯廣之子續吳，以楚元王子禮續楚。德，哀侯廣之子，卽德侯通也。禮時封平陸侯，為宗正。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為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柰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乙亥，徙淮陽王餘為魯王；汝南王非為江都王，王故吳地；立宗正禮為楚王；立皇子端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中山王，都盧奴。

**四年**（戊子、前一五三）

**1**春，復置關，用傳出入。應劭曰︰文帝十三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用傳，以七國新反，備非常。傳，張戀翻。

**2**夏，四月，己巳，立子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王。

**3**六月，赦天下。

**4**秋，七月，臨江王閼薨。

**5**冬，十月，戊戌晦，月末為晦。日有食之。李心傳曰︰漢景帝四年、中四年皆以冬十月日食，今通鑑書于夏、秋之後，蓋編輯者自志中摘出，不思漢初以十月為歲首，故誤係之歲末耳。余按此誤劉貢父已言之，通鑑蓋承用漢書·本紀也。

**6**初，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之。將，卽亮翻；下同。屬，之欲翻，委也；言以兵事委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守，式又翻。為，于偽翻。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晉灼曰︰曲城侯，功臣表，蟲達也。師古曰︰晉說非。此蟲達之子耳，名捷；達已先薨也。班志，曲城縣屬東萊郡。以故得完。

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使，疏吏翻。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及吳、楚已破，衡山王入朝。上以為貞信，勞苦之，曰︰勞，來到翻。「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以襃之。王於之王，于況翻。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師古曰︰邊越者，邊界與越相接。據班志，廬江故淮南，文帝別為國。廬江水出陵陽東南而北入于江。陵陽縣屬丹楊郡。文帝初分淮南為廬江國，在江南；若班志之廬江郡則其地盡在江北矣。數，所角翻。徙為衡山王，王江北。衡山王都六，其地在江北。

**五年**（己丑、前一五二）

**1**春，正月，作陽陵邑。班志，陽陵縣屬馮翊，本弋陽縣。索隱曰︰帝豫作壽陵於此，因更縣名；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夏，募民徙陽陵，賜錢二十萬。

**2**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3**徙廣川王彭祖為趙王。

**4**濟北貞王勃薨。諡法︰清白守節曰貞。

**六年**（庚寅、前一五一）

**1**冬，十二月，雷，霖雨。雨三日以往為霖。

**2**初，上為太子，薄太后以薄氏女為妃；及卽位，為皇后，無寵。秋，九月，皇后薄氏廢。

**3**楚文王禮薨。

**4**初，燕王臧荼有孫女曰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班志，槐里縣屬扶風，秦之廢丘也，高祖二年更名。更嫁長陵田氏，更，工衡翻。生男蚡、勝。蚡，扶粉翻。文帝時，臧兒長女為金王孫婦，生女俗。長，知兩翻；下同。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臧兒乃奪金氏婦，金氏怒，不肯予決；予，讀曰與。決，別也，言不肯與別。師古曰︰決，絕也。內之太子宮，生男徹。徹方在身身，與娠同。師古曰︰漢史多以娠為任身字。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

及帝卽位，長男榮為太子；其母栗姬，齊人也。長公主嫖欲以女嫁太子，長，知兩翻。嫖，文帝女，景帝之姊。師古曰︰年最長，故謂之長公主。余謂帝女稱公主，帝之姊妹稱長公主。嫖降堂邑侯陳午，生女，是為武帝陳皇后。嫖，匹昭翻。栗姬以後宮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帝，故怒而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男徹，予，讀曰與。王夫人許之。由是長公主日讒栗姬而譽王夫人『章︰甲十五行本「人」下有「男」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之美；譽，音余。帝亦自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王夫人之震武帝也，夢日入其懷，所謂符也。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嗛栗姬，嗛，乎監翻，口有所銜也。康曰︰恨也。史記曰︰帝嘗體不安，屬諸子為王者於栗姬曰︰「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帝恚，心嗛之而未發也。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行晉灼曰︰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諡官。臣瓚曰︰大行是官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者。師古曰︰大行令，本名行人，典客屬官也，後改曰大行令。余按班表，帝中六年改典客曰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改大行令為大鴻臚，更名行人為大行令，意其有誤；不然，則追書也。原父曰︰史記文、景事最略，漢書則頗有所錄。蓋班氏博採他書成之，故於景帝世謂典客為鴻臚，行人為大行。由他書卽武帝時官記景帝世事，班氏失於改革耳，非表誤也。趣，讀曰促。請立栗姬為皇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而，汝也。遂按誅大行。

**七年**（辛卯、前一五○）

**1**冬，十一月，己酉，廢太子榮為臨江王。太子太傅竇嬰力爭不能得，乃謝病免。栗姬恚恨而死。

**2**庚寅晦，日有食之。

**3**二月，丞相陶青免。乙巳，太尉周亞夫為丞相。罷太尉官。

**4**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

**5**丁巳，立膠東王徹為皇太子。

**6**是歲，以太僕劉舍為御史大夫，劉舍，高祖功臣桃安侯劉襄之子。襄本項氏，親賜姓。濟南太守郅都為中尉。濟南王辟光反，國除為郡。郅，之日翻。風俗通︰郅，商時侯國，後以為氏。

始，都為中郞將，敢直諫。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賈姬，卽賈夫人，生趙王彭祖、中山王勝。野彘卒來入廁。卒，讀曰猝。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復，扶又翻。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乃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都。都為人，勇悍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悍，下罕翻。遺，于季翻。請謁無所聽。及為中尉，先嚴酷，先，悉薦翻。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師古曰︰言其鷙擊之甚。

## 中元年（壬辰、前一四九）

**1**夏，四月，乙巳，赦天下。

**2**地震。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原都，地名，蓋屬衡山國。雨，王遇翻。

**二年**（癸巳、前一四八）

**1**春，二月，匈奴入燕。燕，因肩翻。

**2**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太廟壖垣為宮，徵詣中尉府對簿。帝卽位之初，令天下郡國各立太祖、太宗之朝，故臨江王國亦有之。壖，與堧同，而緣翻。師古曰︰簿者，獄辭之文書。簿，步戶翻。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師古曰︰刀，所以削治書也。古者著書於簡牘，故必用刀焉。而中尉郅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間與臨江王。伺間隙而與之也。魏其侯，竇嬰。班志，魏其，侯國，屬琅邪郡。予，讀曰與。間，古莧翻。臨江王旣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後竟以危法中都而殺之。師古曰︰謂構成其罪。中，竹仲翻。考異曰︰史記·本紀︰「後二年正月，郅將軍擊匈奴。」酷吏傳︰「郅都死後，宗室多犯法，上乃召甯成為中尉。」成為中尉在中六年，則後二年所謂郅將軍者，非都也，疑別一人。漢書·紀無郅將軍事。

**3**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孛，蒲內翻。

**4**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寄為膠東王。廣川王彭祖王趙，故立越為王。膠東王徹為太子，故立寄為王。

**5**秋，九月，甲戌晦，日有食之。

**6**初，梁孝王以至親有功，梁王以母弟之親，又有破吳、楚之功。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蹕入警。王寵信羊勝、公孫詭，以詭為中尉。勝、詭多奇邪計，欲使王求為漢嗣。栗太子之廢也，太子榮，栗姬之子，故號栗太子。太后意欲以梁王為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安車大駕，用梁王為寄。」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帝以訪諸大臣，大臣袁盎等曰︰「不可。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穆公，穆公又舍其子馮而立與夷，其後馮卒與與夷爭國。見春秋傳。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公羊傳之言。由是太后議格，遂不復言。格，音閣，止也。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衆築作甬道朝太后。」甬，余拱翻。朝，直遙翻。袁盎等皆建以為不可。建，建議也。

梁王由此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謀，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刺，七亦翻。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意梁者，以意測度，知其為梁所為也。逐賊，果梁所為。上遣田叔、呂季主往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詭、勝匿王後宮。使者十餘輩至梁，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以下舉國大索，姓譜︰楚文王庶子食采於軒丘，其後為氏。索，山客翻。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乃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臨江王親？」王曰︰「弗如也。」安國曰︰「臨江王適長太子，行，戶剛翻。度，徒洛翻。適，讀曰嫡。長，知兩翻。以一言過，師古曰︰景帝常屬諸姬子，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王，于況翻。卒，子恤翻；下同。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治，直之翻。今大王列在諸侯，訹邪臣浮說，訹，音戌，誘也。犯上禁，橈明法。橈，奴敎翻。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卽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卒，子恤翻。行，戶剛翻。謝安國曰︰「吾今出勝、詭。」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梁王。

梁王恐，使鄒陽入長安，見皇后兄王信說曰︰說，式芮翻；下同。「長君弟得幸於上，後宮莫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長，知兩翻。行，下孟翻。今袁盎事卽窮竟，梁王伏誅，太后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竊為足下憂之。」為，于偽翻；下精為同。長君曰︰「為之柰何？」陽曰︰「長君誠能精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長君之弟，謂皇后也。如淳曰︰兩宮，太后宮及帝宮也。金城之固也。師古曰︰言其榮寵無極而不可壞，故取喻於金城。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為事，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卑。卑，音鼻。師古及柳宗元皆以為零陵之鼻亭卽象所封。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用孟子語意。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徼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言之，徼，工堯翻。間，古莧翻。帝怒稍解。

是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會田叔等按梁事來還，至霸昌廐，霸昌廐在長安東。括地志︰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三十八里。取火悉燒梁之獄辭，空手來見帝。見，賢遍翻。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問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且曰︰「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在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已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恙，余亮翻。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

梁王因上書請朝。朝，直遙翻。旣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服虔曰︰茅蘭，孝王大夫。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也，長公主，卽館陶長公主嫖。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果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從，才用翻。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疏，與疎同；下同。帝以田叔為賢，擢為魯相。相魯王餘也。

**三年**（癸巳、前一四七）

**1**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

**2**夏，四月，地震。

**3**旱，禁酤酒。酤，工護翻，謂賣酒也。

**4**三月，丁巳，立皇子乘為清河王。高帝置清河郡於齊、趙之間，今以為王國。

**5**秋，九月，蝗。

**6**有星孛于西北。孛，蒲內翻。

**7**戊戌晦，日有食之。

**8**初，上廢栗太子，周亞夫固爭之，不得；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梁王與條侯有隙，見前三年。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帝讓曰︰「始，南皮、章武，先帝不侯，南皮侯竇彭祖，太后弟長君之子；章武侯竇廣國，太后弟也。班志，南皮、章武皆屬勃海郡。及臣卽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趣，讀曰促。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上與丞相議。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降，戶江翻。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主降陛下，背，蒲內翻。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徐盧，容城侯；賜，桓侯；陸彊，遒侯；僕䵣，易侯；范代，范陽侯；邯鄲，翕侯。䵣，師古音怛。亞夫因謝病。九月，戊戌，亞夫免；以御史大夫桃侯劉舍為丞相。索隱曰︰桃縣屬信都郡。

**四年**（乙未、前一四六）

**1**夏，蝗。

**2**冬，十月，戊午，日有食之。

**五年**（丙申、前一四五）

**1**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高帝置常山郡，屬趙國；呂后分為王國；文帝倂為趙國；今復以王舜。

**2**六月，丁巳，赦天下。

**3**大水。

**4**秋，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

**5**九月，詔︰「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謂原情定罪，本不至於死，而以律文傅致之。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厭，服也；師古曰︰一涉翻，又於涉翻。讞，魚列翻，又魚蹇翻，平議也。

**6**地震。

**六年**（丁西、前一四四）

**1**冬，十月，梁王來朝，上疏欲留；上弗許。褚少孫曰︰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王歸國，意忽忽不樂。樂，音洛。

**2**十一『章︰乙十一行本「一」作「二」；孔本同。』月，改諸廷尉、將作等官名。時改廷尉為大理，將作少府為大匠，奉常為太常，典客為大行令，長信詹事為長信少府，將行為大長秋，主爵中尉為都尉。

**3**春，二月，乙卯，上行幸雍，郊五畤。畤，音止。

**4**三月，雨雪。

**5**夏，四月，梁孝王薨。竇太后聞之，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買為梁王，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識為濟陰王；梁仍都睢陽。濟川國在陳留、東郡之間。濟東國後入漢為大河郡，後又為東平國。山陽國卽山陽郡。濟陰國卽濟陰郡。濟，子禮翻。女五人皆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加一餐。說，讀曰悅。為，于偽翻。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藏，徂浪翻。他物稱是。稱，尺證翻。

**6**上旣減笞法，見上卷元年。笞者猶不全；乃更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箠令︰師古曰︰箠，策也，所以擊者也。箠，止蕊翻。箠長五尺，長，直亮翻。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臋；如淳曰︰然則先時笞背也。臋，徒門翻。畢一罪，乃更人。更，工衡翻。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旣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易，以豉翻。

**7**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鴈門有句注之險。如淳曰︰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郞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師古曰︰武泉，雲中縣也。養鳥獸通名曰苑，故謂牧馬處曰苑。食貨志︰景帝始造苑馬以廣用。吏卒戰死者二千人。隴西李廣為上郡太守，嘗從百騎出，『章︰甲十五行本「出」下有「卒」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遇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誘騎者，見少以誘敵。誘，音酉；下同。皆驚，上山陳。師古曰︰為陳以待廣也。陳，讀曰陣；下同。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射，而亦翻；下同。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陣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令『章︰乙十一行本「令」作「今」；孔本同；熊校同。』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師古曰︰示以堅牢，令敵意知之。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師古曰︰將之乘白馬者也。護，謂監視之。將，卽亮翻。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

**8**秋，七月，辛亥晦，日有食之。

**9**自郅都之死，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上乃召濟南都尉南陽甯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皆人人惴恐。惴，之瑞翻。

**10**城陽共王喜薨。共王喜，文帝前四年嗣父章爵為王，八年徙王淮陽，後四年復還城陽，至是而薨。共，讀曰恭。

## 後元年（戊戌、前一四三）

**1**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師古曰︰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讞，魚列翻，又魚蹇翻。欲令治獄者務先寬。」治，直之翻。

**2**三月，赦天下。

**3**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中三年禁民酤酒，今弛此禁。酺，音蒲。

**4**五月，丙戌，地震。上庸地震二十二日，班志，上庸縣屬漢中郡。壞城垣。壞，音怪。

**5**秋，七月，丙午，丞相舍免。

**6**乙巳晦，日有食之。

**7**八月，壬辰，以御史大夫衞綰為丞相，衞尉南陽直不疑為御史大夫。姓譜︰楚人直弓之後。初，不疑為郞，同舍有告歸，悞持其同舍郞金去。已而同舍郞覺亡，意不疑；師古曰︰疑其盜取。不疑謝有之，師古曰︰告云實取。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郞大慙。以此稱為長者，稍遷至中大夫。人或廷毀不疑，師古曰︰當廷見之時而毀之。以為盜嫂。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8**帝居禁中，召周亞夫賜食，獨置大胾，師古曰︰胾，大臠。孔穎達曰︰熟肉帶骨而臠曰殽；純肉而臠曰胾。胾，側吏翻。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應劭曰︰尚席，主席者也。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胾無箸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慊恨之也。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偶失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帝言賜君食而不設箸，此由我意，於君有不足乎？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

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少，詩沼翻。為，于偽翻。楯，食尹翻。如淳曰︰工官，官名。張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也。師古曰︰被，皮義翻。取庸苦之，不與錢。師古曰︰庸，謂賃也；苦，謂極苦使也。余謂亞夫之子無識，苦使其人而不與賃錢，致其懷怨而禍及其父。亞夫之死，雖由景帝之少恩，其子亦深可罪也。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怨而上變，告子，上，時掌翻。事連汙亞夫。書旣聞，上下吏。吏簿責亞夫，如淳曰︰簿問其辭情。師古曰︰簿責者，書之於簿，一一責問之也。汙，烏故翻。下，戶嫁翻。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言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也。師古曰︰孟說是也。一云︰帝責吏，云不勝其任，吾不用汝，故召亞夫令詣廷尉也。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卽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

**9**是歲，濟陰哀王不識薨。濟，子禮翻。

**二年**（己亥、前一四二）

**1**春，正月，地一日三動。

**2**三月，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鴈門。

**3**春，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沒入之。師古曰︰食，讀曰飤。以粟食馬者，沒其馬入官。

**4**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鏤，力豆翻。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應劭曰︰纂，今五采屬，綷是也。組，今綬紛絛是也。臣瓚曰︰許愼云︰纂，赤組也。師古曰︰瓚說是也。綷，會也；會五采者，今謂之錯綵，非纂也。綷，子內翻。絛，他牢翻。農事傷則飢之本，女工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亡，古無字通。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盛，時征翻。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師古曰︰省，所領翻。繇，讀曰傜。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強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師古曰︰遂，成也。長，知兩翻。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張晏曰︰以詐偽人為吏也。臣瓚曰︰律所謂矯枉以為吏者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直謂詐自稱吏耳。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師古曰︰漁，言若漁獵之為也。李奇曰︰牟，食苗根蟲也。侵牟食民，比之蛑賊也。杜佑曰︰牟，取也。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李斐曰︰姦法，因法作姦也。文穎曰︰與盜，謂盜者當治，而知情反佐與之，是則共盜無異也。師古曰︰與盜盜者，共盜為盜耳。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師古曰︰耗，不明也，讀與眊同，音莫報翻。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5**五月，詔算貲四得官。服虔曰︰貲萬錢，算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貲十算乃得為吏；十算，十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為吏，廉士無貲又不得官，故減貲四算得官矣。

**6**秋，大旱。

**三年**（庚子、前一四一）

**1**冬，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

**2**十二月晦，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晉·天文志︰太微，天子廷也，五帝座也，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南蕃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尉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大夫象也。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其北東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華東門也；第三星曰次將，其北東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將，所謂四輔也。西蕃四星︰第一星曰上將，其北西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將，其北中華西門也；第三星曰次相，其北西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相，次亦四輔也。月貫天廷中。

**3**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師古曰︰幣者，所以通有無，易貴賤也。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韋昭曰︰發民，用其民也；取庸，取其資以顧庸也。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4**甲寅，皇太子冠。冠，古玩翻。

**5**甲子，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壽四十八。太子卽皇帝位，年十六。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

**6**二月，癸酉，葬孝景皇帝于陽陵。臣瓚曰︰自崩及葬凡十日。

**7**三月，封皇太后同母弟田蚡為武安侯，班志，武安縣屬魏郡。又據溝洫志，蚡封武安，而奉邑食清河之鄃。蚡，房吻翻。勝為周陽侯。史記正義︰絳州聞喜縣東二十九里有周陽故城。

班固贊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今此時之人，亦夏、殷、周之所馭，以政化淳壹，故能直道而行。傷今不然。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師古曰︰不可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師古曰︰黎，衆也。醇，不澆雜。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8**漢興，接秦之弊，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四馬一色，謂之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師古曰︰以牛駕車也。余據漢時以牛車為賤，魏、晉以後，王公始多乘牛車。齊民無藏蓋。蘇林曰︰無物可蓋藏。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賈，音古。衣，於旣翻。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師古曰︰纔取足。量，音良。度，徒洛翻。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子『章︰甲十五行本「子」作「下」；乙十一行本同。』之經費。師古曰︰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供，不入於國朝之倉廩府庫也。經，常也。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歲不過數十萬石。繼以孝文、孝景，清淨恭儉，安養天下，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師古曰︰累巨萬，謂數百萬萬也。校，謂計收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師古曰︰陳，謂久舊也。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而阡陌之間成羣，師古曰︰謂田中之阡陌也。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孟康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間其間則踶齧，故斥出不得會同。師古曰︰言時富饒，恥乘字牝，不必以其踶齧也。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生長子孫而不轉職也。長，知兩翻。居官者以為姓號。如淳曰︰貨殖傳倉氏、庫氏是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詘『章︰甲十五行本「詘」作「絀」；乙十一行本同。』辱焉。師古曰︰以行義為先，以愧辱相絀也。行，下孟翻。當此之時，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幷、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鄕曲。師古曰︰恃其豪富則擅行威罰也。斷，丁亂翻。宗室有土、師古曰︰謂國之宗姓受封邑土地者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孝武內窮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蕭然，財力耗矣！

# 資治通鑑卷第十七

## 漢紀九起重光赤奮若 （辛丑），盡強圉協洽（丁未），凡七年。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荀悅曰︰諱「徹」之字曰「通」。景帝中子也。應劭曰︰禮·諡法︰威強叡德曰武。

**建元元年**（辛丑、前一四○）

## 建元元年（辛丑、前一四○）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貢父曰︰封禪書云︰「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推。』」所謂「其後三年」者，蓋盡元狩六年至元鼎三年也。然元鼎四年方得寶鼎，又無緣先三年稱之。以此而言，自元鼎以前之年，皆有司所追命；其實年號之起在元鼎，故元封改元則始有詔書也。

**1**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對者百餘人。廣川董仲舒對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師古曰︰繇，從也。適，往也。治，直吏翻。繇，古由字。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敎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復，扶又翻。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明智之人則能行道；內無其質，非道所化。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操，千高翻；下同。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奸，音干，犯也。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論語載孔子之言。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師古曰︰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仲尼自嘆有德無位，故不至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行，下孟翻。知，讀曰智。好，呼到翻。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敎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走，音奏。不以敎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天下，治，直之翻。莫不以敎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敎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學記曰︰古之敎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也。漸民以仁，摩民以誼，漸，音沾，謂浸潤之也。摩，謂砥厲之也。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敎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去，羌呂翻。復脩敎化而崇起之；復，扶又翻。敎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師古曰︰循，順也；順而行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秦滅先聖之道，為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自始皇初幷天下數之，至亡十四年。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熟爛如此之甚者也。文穎曰︰扞，突也。師古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抵，觸也。冒，犯也。殊，絕也。扞，拒也。嚚，魚巾翻。冒，如字，又莫克翻。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更，工衡翻。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自此以下，係第二策。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謂授之位以試其材。少，詩沼翻。長，知兩翻。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爾雅［劉熙］釋名︰囹，領也；圄，禦也；領錄囚徒禁禦也。禮記正義︰崇精問曰︰「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囹圄，何代之獄？」焦氏答曰︰「月令，秦書，則獄名也，漢曰若盧，魏曰司空是也。」此亦敎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漸，子廉翻。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申不害、商鞅也。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師古曰︰狼性皆貪，故謂貪者為貪狼也。誅名而不察實，師古曰︰誅，責也。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恥；背，蒲妹翻。趨，七喻翻。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幷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師古曰︰曾子之書也。曾子，曾參。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師古曰︰關，由也。敎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師古曰︰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亡，古無字通；下同。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數，所角翻。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帥，所類翻。今吏旣亡敎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師古曰︰言小吏有為姦欺者，守令不舉，乃反與交易求利也。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稱，尺證翻。塞，悉則翻。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

夫長吏多出於郞中、中郞、吏二千石子弟，選郞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長，知兩翻。訾，讀曰貲。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師古曰︰害，猶妨也。離，力智翻。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知，讀曰智。治，直之翻。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眞。貿，音茂。渾，戶本翻。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衞，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授之以官而任使之。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易，以豉翻。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量，音良。師古曰︰錄，謂存視也。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自此以下，係第三策。師古曰︰鉅，大也。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晻，古暗字。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虖深山，師古曰︰堯，謂從唐侯升天子之位。孟康曰︰舜耕于歷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塞，悉則翻。行，下孟翻。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師古曰︰能盡衆小，則致高大；能謹於微，則其善著明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師古曰︰長，言身形之脩短，自幼及壯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

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樂，音洛。師古曰︰復，謂反覆行之也，音扶目翻。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師古曰︰言有敝非道，由失道故有敝。亡，古無字通；下同。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眊，莫報翻，不明也。舉其偏者以補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捄，與救同。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更，工衡翻。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師古曰︰繼，謂所受先代之次也。捄，謂救其敝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忠敬與文因循為敎，立政垂則，不遠此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捄敝之政也，師古曰︰言政和平，不須救弊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

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師古曰︰致，至極也。貢父曰︰致，當屬下句。少，詩沼翻。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盭，古戾字。師古曰︰安，焉也。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詭，違也，異也。與，與歟同。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傅，著也；言鳥不四足。分，扶問翻。予，讀曰與。去，羌呂翻。傅，讀曰附。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虖！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囂，音敖；囂囂，衆怨愁聲也。身寵而載高位，載，乘也。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脧，孟康曰︰脧，音揎，謂轉踧也。蘇林曰︰脧，音鐫石；俗語謂朒為脧縮。師古曰︰孟說是也。揎，音宣。踧，音子六翻。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羨，饒也，讀與衍同，音弋戰翻。貧者窮急愁苦；民不樂生，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樂，音洛。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翻。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翻。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行，下孟翻；下同。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皇皇，急速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此易·解卦六三之辭也。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公儀休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而奪園夫、紅女利乎！」舍，讀曰捨。言為君子者當如公儀休；若廢而不遵，則無可為者矣。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于一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繫統天子，不得自專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數，所角翻。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辟，讀曰僻。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會稽莊助亦以賢良對策，漢書作「嚴助」，蓋明帝諱莊，避之也。會，工外翻。天子擢為中大夫。按考異曰︰漢書·武紀︰「元光元年五月，詔舉賢良，董仲舒、公孫弘出焉。」仲舒傳曰︰「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縣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今舉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若對策在下五月，則不得云自仲舒發之，蓋武紀誤也。然仲舒對策，不知果在何時；元光元年以前，唯今年舉賢良見於紀。三年，閩越、東甌相攻，莊助已為中大夫，故皆著之於此。仲舒傳又云︰「遼東高廟、長陵高園災。仲舒推說其意；主父偃竊其書奏之，仲舒由是得罪。」按二災在建元六年，主父偃傳，上書召見在元光元年。蓋仲舒追述二災而作書，或作書不上，而偃後來方見其草藁也。丞相衞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董仲舒少治春秋，治，直之翻。少，詩照翻。孝景時為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者皆師尊之。及為江都相，事易王。江都易王非，景帝子，帝之兄也。諡法︰好更故舊曰易；音亦。易王，帝兄，素驕，好勇。好，呼到翻；下同。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

**2**春，二月，赦。

**3**行三銖錢。師古曰︰新壞四銖錢，造此錢也，重如其文。

**4**夏，六月，丞相衞綰免。丙寅，以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田蚡為太尉。上雅嚮儒術，嬰、蚡俱好儒，推轂代趙綰為御史大夫，蘭陵王臧為郞中令。謂薦進賢者，若推車轂然，主於進也。推，吐雷翻。轂，古祿翻。班志，代縣屬代郡；蘭陵縣屬東海郡。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王者之堂，所以正四時，出敎化；自秦滅先王之禮，其制不存。朝，直遙翻；下同。且薦其師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古者，高車立乘，安車坐乘。據申公傳，安車以蒲裹輪。孔穎達曰︰安車，若今小車者。古者乘四馬之車，立乘；旣老，故乘一馬小車，坐乘也。余按孔氏所謂小車，乃古之大夫致事者適四方所乘私車也；今加禮申公，迎以駟馬安車，非小車也。旣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治，直吏翻。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曆、服色事。漢制︰郡國皆立邸於京師。申公，魯人，故舍魯邸。

**5**是歲，內史甯成抵罪髡鉗。

**二年**（壬寅、前一三九）

**1**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上以安屬為諸父而材高，甚尊重之，安，淮南王長之子。長於文帝為弟，安於景帝為從弟，於帝為諸父行。每宴見談語，昏暮然後罷。見，賢遍翻。

安雅善武安侯田蚡，雅，素也。其入朝，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安大喜，厚遺蚡金錢財物。遺，于季翻。

**2**太皇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漢長樂宮在東，太后居之，故謂之東宮，亦謂之東朝。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邪！」事見十五卷文帝十六年。復，扶又翻。陰求得趙綰、王臧姦利事，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諸所興為皆廢。下綰、臧吏，皆自殺；下，遐嫁翻。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

初，景帝以太子太傅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石姓，衞大夫石碏之後。師古曰︰集，合也，凡最計也。總合其一門之計，五人為二千石，故號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朝，直遙翻。子孫有過失，不責讓，為便坐，師古曰︰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坐，徂臥翻。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勝，音升。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敎，皆以孝謹聞乎郡國。聞，音問。及趙綰、王臧以文學獲罪，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少，詩沼翻。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為郞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屛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謂事有當諫正者。廷見，謂於百官正朝畢集之時。屛，必逞翻。見，賢遍翻。上以是親之。慶嘗為太僕，御出，為上御車而出。考異曰︰按百官公卿表，慶不為太僕，蓋嘗攝職也。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易，以豉翻。

竇嬰、田蚡旣免，以侯家居。蚡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謂言事多見聽用。數，所角翻。士吏趨勢利者，趨，七喻翻。皆去嬰而歸蚡，蚡日益橫。為嬰、蚡交愬張本。橫，戶孟翻。

**3**春，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4**三月，乙未，以太常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昌，高祖功臣許盎之孫。柏至，地闕。

**5**初，堂邑侯陳午尚帝姑館陶公主嫖，帝之為太子，公主有力焉；班志，堂邑縣屬臨淮郡。陳午，高祖功臣陳嬰之孫。館陶縣屬魏郡。公主援上為太子，事見上卷景帝前七年。以其女為太子妃，及卽位，妃為皇后。竇太主恃功，求請無厭，厭，於鹽翻。上患之。皇后驕妬，擅寵而無子，與醫錢凡九千萬，欲以求子，然卒無之；卒，子恤翻。后寵浸衰。皇太后謂上曰︰「汝新卽位，大臣未服，先為明堂，太皇太后已怒；今又忤長主，忤，五故翻。長，知兩翻。必重得罪。重，直用翻。婦人性易悅耳，易，以豉翻。宜深愼之！」上乃於長主、皇后復稍加恩禮。復，扶又翻。

上祓霸上，孟康曰︰祓，除也；於霸水上自祓除。今之上巳祓禊也。祓，音廢，又音拂。還，過上姊平陽公主，班志，平陽縣屬河東郡。公主，景帝女，降平陽侯曹壽。悅謳者衞子夫。師古曰︰齊歌曰謳；一侯翻。子夫母衞媼，平陽公主家僮也；師古曰︰僮者，婢妾之總稱；媼者，年老之號，非當時所呼也。衞者，舉夫家姓。媼，烏浩翻。主因奉送子夫入宮，恩寵日隆。陳皇后聞之，恚，幾死者數矣；恚，於避翻，慍怒也。幾，居衣翻。數，所角翻。上愈怒。

子夫同母弟衞青，其父鄭季，本平陽縣吏，給事侯家，師古曰︰縣遣於侯家供事也。與衞媼私通而生青，冒姓衞氏。冒姓者，青本鄭氏子而冒衞姓也。青長，為侯家騎奴。大長公主執囚青，大長公主，卽館陶公主也。長，知兩翻。騎，奇寄翻；下同。欲殺之；其友騎郞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郞之騎從者。郞中有車、戶、騎三將。逆取曰篡。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建章宮監。據史，太初元年起建章宮，蓋因舊宮而大起也。青時為建章監而兼侍中。賞賜數日間累千金。旣而以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

**6**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7**初置茂陵邑。班志，茂陵邑屬扶風。黃圖曰︰本槐里之茂鄕。武帝起陵邑，在長安西北八十里。

**8**時大臣議者多冤鼂錯之策，鼂錯事見上卷景帝前三年。務摧抑諸侯王，數奏暴其過惡，吹毛求疵，謂暴露其過惡。數，所角翻。疵，才斯翻，病也，瑕也。笞服其臣，使證其君；諸侯王莫不悲怨。

**三年**（癸卯、前一三八）

**1**冬，十月，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代王登，王參之子，文帝之孫。長沙、中山王，皆景帝子。濟川王，梁孝王之子。濟，子禮翻。上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對曰︰「悲者不可為累欷，思者不可為嘆息。累，重也。欷，歔欷也，悲思之積於心，聞欷嘆之聲，則其悲思益甚。累，力癸翻。欷，許旣翻。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幼，一笑翻。眇，音妙；精微也。不知涕泣之橫集也。臣得蒙肺附為東藩，屬又稱兄。「肺附」，一作「肺腑」。史記正義曰︰顏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碎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按顏此說，並是疏繆；又改「腑」為「附」就其義，重疏繆矣。八十一難云︰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脈也。呂廣云︰太陰，肺之脈也；肺為諸藏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脈皆會于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於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濇滑，春秋逆順，知其死生。顧野王曰︰肺腑，腹心也。余謂史若從肺附，則顏說為是；若從肺腑，則依正義。勝王中山，在關東，故曰東藩；以親屬言，則勝於帝，兄也。泣，亦淚也。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張晏曰︰葭，蘆葉也；莩，葉裏白皮；皆取喻於輕薄也。師古曰︰葭，蘆也；莩者，其筩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莩喻著，鴻毛喻輕薄甚。莩，音孚。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擯卻，斥退也。擯，必刃翻。卻，丘略翻。骨肉冰釋，臣竊傷之！」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省，悉井翻。

**2**河水溢于平原。平原本齊地，高祖置郡。禹疏九河，皆在平原、勃海郡界。

**3**大饑，人相食。

**4**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孛，蒲內翻。

**5**濟川王明坐殺中傅，濟川王明，梁孝王子。應劭曰︰中傅，宦者也。漢諸王國有太傅，秩二千石，掌傅王以德義。中傅出入王宮，在王左右，亦主傅敎導王。梁王傳作「中尉」，此從帝紀。廢遷房陵。班志，房陵縣屬漢中郡。

**6**七國之敗也，事見上卷景帝前三年。吳王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閩粵從之，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數，所角翻；下同。自秦時棄不屬，不屬，不臣屬也。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莊助曰︰莊，姓也。戰國時，楚有莊周，趙有莊豹。「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覆，敷又翻。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師古曰︰舉，總也；言總天下乃至京師皆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安所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考異曰︰史記·東越、漢書·嚴助傳，皆云「建元三年，閩越圍東甌，天子問太尉田蚡。」按是時蚡不為太尉，云太尉，誤也。下云「太尉不足與計」，蓋追呼其官；或亦誤耳。吾新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東南邊越。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以法距之，為無漢虎符驗。會，工外翻。守，式又翻。為，于偽翻。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謂曉喻以天子不欲出虎符之意。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東甌請舉國內徙，乃悉舉其衆來，處於江、淮之間。處，昌呂翻。

**7**九月，丙子晦，日有食之。

**8**上自初卽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師古曰︰不拘常次，言超擢之。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數，漢書作「衒」，行賣也。鬻，亦賣也。衒，與眩同，音州縣之縣，又工縣翻。鬻，音育。上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姓譜︰吾，音虞，卽虞丘氏。史記有楚相虞丘子。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風俗通曰︰伏羲之後，帝出乎震，主東方，子孫為東方氏。吳人枚皋、濟南終軍等，姓譜︰枚姓出於周官銜枚氏，其後以官為姓。風俗通︰六國有賢人枚被。終姓出於顓頊裔孫陸終。濟，子禮翻。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皋不根持論，好詼諧，言其議論無所根據。好，呼到翻。詼，古回翻。李奇曰︰詼，嘲也。上以俳優畜之，師古曰︰俳，雜戲也；優，調戲也。左傳曰︰少相狎，長相優。俳優，卽今伶人調戲者。雖數賞賜，終不任以事也。數，所角翻。朔亦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

是歲，上始為微行，北至池陽，西至黃山，班志，池陽縣屬馮翊。黃山，宮名，在扶風槐里縣。南獵長楊，東游宜春，長楊，宮名。水經註云︰槐里縣東有漏水，出南山赤谷東北，逕長楊宮；宮有長楊，因名；其地在盩厔界。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東南；說者乃以為在鄠，非也。在鄠者自是宜春觀，在長安城西，非東游也。與左右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期門之號始此。常以夜出，自稱平陽侯；平陽侯曹壽尚帝姊，見尊寵，故稱之。旦明，入南山下，射鹿、豕、狐、兔，終南山橫亙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郿、鄠、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而連綿峙據其南者，皆此一山也。射，而亦翻。馳騖禾稼之地，民皆號呼罵詈。號，戶高翻。鄠、杜令欲執之，班志，鄠縣屬扶風。杜縣屬京兆，宣帝更為杜陵。鄠，音戶。示以乘輿物，乃得免。乘，繩證翻。又嘗夜至柏谷，水經︰河水逕湖縣故城北，又東合柏谷。水經註云︰水出弘農縣西石隄山，北逕柏谷亭下，卽帝微行處。投逆旅宿，就逆旅主人求漿，主人翁曰︰「無漿，正有溺耳！」溺，奴弔翻。且疑上為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睹上狀貌而異之，嫗，威遇翻。止其翁曰︰「客非常人也；且又有備，不可圖也。」翁不聽，嫗飲翁以酒，醉而縛之。飲，於禁翻。少年皆散走，嫗乃殺雞為食以謝客。明日，上歸，召嫗，賜金千斤，拜其夫為羽林郞。羽林郞屬郞中令。師古曰︰羽林，宿衞之官，言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也。一說曰︰羽所以為王者羽翼。後乃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夜投宿長楊、五柞等諸宮。師古曰︰為休息更衣之處。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五柞，宮名；水經註︰宮在盩厔縣長楊宮東北。更，工衡翻。柞，昨、作二音。

上以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畮，及其賈直，師古曰︰舉，計其數以為簿籍也。阿城本秦阿房宮，以其牆壁崇廣，故俗呼為阿城。盩厔屬扶風。山曲曰盩，水曲曰厔。杜佑曰︰盩厔，唐為宜壽縣。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之內，總計其大數也。盩，音輈。厔，音窒。賈，讀曰價。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師古曰︰時未為京兆、扶風、馮翊，故云中尉及左、右內史也。予據班表，帝後改右內史為京兆尹，左內史為左馮翊，主爵都尉為右扶風︰是為三輔。屬，之欲翻。表屬縣草田，草田，荒田之未耕墾者。欲以償鄠、杜之民。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說，讀曰悅。時東方朔在傍，進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漢興，去三河之地，河南、河內、河東為三河。漢高帝始居洛陽，後西都關中，是去三河之地也。止霸、滻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霸水出藍田縣藍田谷。滻水亦出藍田谷，逕藍田川，北出霸陵，入霸水。霸又北入于渭。涇水註見六卷。渭水出隴西首陽縣西南鳥鼠同穴山，東流與霸水、涇水合，又東至船司空入河。陸海，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之耳。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陸產饒富，是以謂之陸海也。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良材，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卬，古仰字，通用，音牛向翻。又有秔、稻、棃、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䵷、魚，芋，卽蹲鴟也，其葉似藕荷而長，不圓；其根大者為芋魁，其小者附麗甚衆，白膩可食。䵷，與蛙同。師古曰︰似蝦蟆而小，長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周文王都酆，武王都鎬。水經︰渭水東過槐里縣故城南，東合甘水；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又東北與鎬水合。班志，豐水出鄠縣東南。鎬水上承鎬池水於昆明池北，皆在上林宛中。其賈畮一金。賈，與價同。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是其不可一也。盛荊、棘之林，廣狐、菟之苑，菟，古兔字通用。大虎、狼之虛，壞人塚墓，虛，讀曰墟。壞，音怪。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賀瑒曰︰耆，至也，至老之境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師古曰︰亂馳曰騖。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蘇林曰︰隄，限也。輿，乘輿也。無限，若言不訾也。不敢斥天子，故曰輿也。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隄之輿，謂天子富貴無隄限。貢父曰︰不足以危，「不」字當作「亦」。隄，亦防也。言車輿馳騁，不為防慮，必有顚蹶之變。樂，音洛。是其不可三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應劭曰︰紂於宮中設九市。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師古曰︰楚靈王作章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卒有乾谿之禍也。章華臺在華容城也。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逆盛意，罪當萬死！」上乃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百官表︰給事中，加官。師古曰︰漢官解詁云︰掌侍從左右，無員，常侍中。續漢志︰給事中，關通內外。蓋以給事禁中名官也。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

上又好自擊熊、豕，說文︰熊，似豕，山居，冬蟄，春出。詩疏︰熊能攀緣上樹，見人則顚倒投地而下。豕，謂野豕也；生一歲為𤡆，二歲為𤜵。二獸皆能突人。馳逐野獸。司馬相如上疏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烏獲，秦武王力士也。慶忌，吳王僚之子，射能捷矢也。孟賁，古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夏育，亦猛士也。賁，音奔。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師古曰︰不存，不可得安存也。貢父曰︰不存，猶言不虞，下文云存變之意。射，而亦翻。卒，讀曰猝。犯屬車之清塵，屬車，註見十三卷。師古曰︰屬者，言聯屬不絕也。塵，謂行而起塵也。言清者，尊貴之意也。說者乃以清塵道為清道灑塵，非也。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逄蒙之技逄蒙，古之善射者也。孟子曰︰逄蒙學射於羿。逄，皮江翻。不得用，宜承上文為句。枯木巧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軫，後車橫木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近，其靳翻。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張揖曰︰銜，馬勒銜也。橛，騑馬口長銜也。師古曰︰橛，謂車之鈎心也。銜橛之變，言馬銜或斷，鈎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橛，鉅月翻。況乎涉豐草，豐草，茂草也。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虛，讀曰墟。樂，音洛；下同。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為，于偽翻。蓋明者遠見於未萌師古曰︰萌，謂事始，若草木初生者也。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知，讀曰智。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櫩瓦墮中人也。師古曰︰垂堂者，近堂邊外，自恐墜墮耳，非畏櫩瓦也。言富人之子則自愛深矣。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上善之。考異曰︰此多非今年事；因莊助救東甌及微行始出終言之。

**四年**（甲辰、前一三七）

**1**夏，有風赤如血。

**2**六月，旱。

**3**秋，九月，有星孛于東北。孛，蒲內翻。

**4**是歲，南越王佗死，佗，徒河翻。其孫文王胡立。

**五年**（乙巳、前一三六）

**1**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建元元年，行三銖錢，至是而罷，又新鑄半兩錢。

**2**置五經博士。

**3**夏，五月，大蝗。

**4**秋，八月，廣川惠王越、清河哀王乘皆薨，無後，國除。二王，皆景帝子；越中二年四月受封，乘中三年三月受封，至是國除。

**六年**（丙午、前一三五）

**1**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景帝令郡國各立高祖廟，故遼東有高廟。

**2**夏，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上素服五日。師古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園者，於陵上作之；旣有正寢以象平生，又立便殿為休息閑宴之處耳。便，如字。沈約曰︰漢氏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說者以為古前廟後寢，以象人主前有朝，後有寢也。廟以藏主，四時祭祀；寢有衣冠、象生之具以薦新。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不改。及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文帝以為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廐，衣服藏府。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自是至今，陵寢遂絕。

**3**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孝文皇后竇氏也。

**4**六月，癸巳，丞相昌免；許昌也。武安侯田蚡為丞相。蚡驕侈︰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師古曰︰甲諸第者，言為諸第之最也。以甲、乙之次言，甲則為上矣。膏腴，謂肥厚之處。治，直之翻。市買郡縣物，相屬於道；多受四方賂遺；其家金玉、婦女、狗馬、聲樂、玩好，不可勝數。屬，之欲翻。遺，于季翻。好，呼到翻。勝，音升。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考工，少府之屬官也，主作器械。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

**5**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孛，蒲內翻。

**6**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南越王守天子約，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天子。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大為發兵，為，于偽翻；下同。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令韓安國出會稽，大農令，本秦之治粟內史也，漢初因之；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農令；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擊閩越。

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天下攝然，孟康曰︰攝，安也，奴協翻。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

越，方外之地，剪髮文身之民也，晉灼曰︰淮南云︰越人劗髮。張揖以為古剪字。師古曰︰劗，與剪同，張說是也。應劭曰︰越人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欲不見傷害。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與，讀曰預。非強勿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師古曰︰地不可居而民不可牧養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勝，音升。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處，昌呂翻。服虔曰︰竹叢曰篁。師古曰︰竹田曰篁，音皇。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昧，暗也；言多草木也。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師古曰︰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或千里也。險阻、林叢弗能盡著；師古曰︰不能盡載於地圖也。著，竹助翻。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師古曰︰言白髮在首。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貢者，以土產之物來貢也。酎者，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也。漢制︰於正月旦作酒，八月成，曰酎。酎之言純也，八月嘗酎於太廟，諸侯王各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大內，都內也，國之寶藏。班表，治粟屬官有都內令、丞。言越國僻遠，旣不輸土貢，又不輸酎金於中國，得其地無益也。酎，直又翻。一卒之奉『章︰乙十一行本「奉」作「用」；孔本同。』不給上事；給，供也。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師古曰︰疲勞中國之人於蠻夷之地。且越人愚戇輕薄，戇，陟降翻。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師古曰︰積，久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

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比，毗至翻。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曰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師古曰︰贅，質也。一說云︰贅子者，謂令子出就婦家為贅壻。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年復，扶又翻；未復，如字。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師古曰︰資，猶齎也。入越地，輿轎而隃領，拕舟而入水，轎，竹輿車，江南人又謂之籃輿。領，山嶺也。不通舟車，故用肩輿以行。轎，旗妙翻。拕，音他，曳也。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謂水道多巨石，船行上下，皆與石相擊觸也。林中多蝮蛇、猛獸，應劭曰︰蝮蛇，一名虺。蠚，螫也，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死。師古曰︰爾雅及說文皆以為蝮卽虺也，博三寸，首大如擘。而郭璞云︰各自一種蛇，其蝮蛇，大頭，細頸，焦尾，色如綬文，文間有毛似猪鬣，鼻上有針，大者七八尺，一名反鼻，非虺之類也。以今俗名證之，郭說得矣。虺若土色，所在有之，俗呼土虺。其蝮惟出南方。蝮，敷福翻。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歐，吐也。泄，利也。師古曰︰泄，以制翻。屬，之欲翻。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文穎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間忌，人姓名也。師古曰︰淮南王傳作「簡忌」，此本作「間」，傳寫字誤省耳。左傳有魯大夫簡叔。以其軍降，處之上淦。班志，豫章郡有新淦縣。應劭註云︰淦水所出。上淦，蓋淦水之上流也。降，戶江翻。處，昌呂翻。淦，音紺，又工含翻。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棹，師古曰︰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有擊棹行舟之役，故多死也。復，扶又翻。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啼號，號，戶高翻。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曾，才登翻。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師古曰︰晏，晚也。言有兵難，故邊城早閉而晚開也。為，于偽翻；下同。朝不及夕，師古曰︰言憂危亡不自保也。臣安竊為陛下重之。

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強，能難邊城。服虔曰︰為邊城作難也。難，乃旦翻。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師古曰︰全國，謂未分為三之時也，淮南人於邊為吏，與越接境，故知其地形也。臣竊聞之，與中國異；師古曰︰言其風土不同。限以高山，人迹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領水，卽贛水也；班志所謂彭水出豫章南壄縣東入湖漢水，庾仲初所謂大庾嶠水北入豫章注于江者是也。漂石破舟，言三百里贛石。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班志，豫章郡有餘汗縣。應劭曰︰汗，音干。今饒州餘干縣，漢古縣名也。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治，直之翻。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積，子賜翻。聚，慈諭翻。雖百越，柰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師古曰︰緜，弱也；言其柔弱如緜。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耐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師古曰︰不下，言不減也。漢軍多之五倍，然後可入其地也。輓車奉餉者不在其中。師古曰︰輓，音晚，引車也。南方暑濕，近夏癉熱，近，其靳翻。師古曰︰癉，黃病也，丁幹翻。暴露水居，蝮蛇蠚生，師古曰︰蠚，毒也，音壑。疾疢多作，疢，丑刃翻，病也。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師古曰︰舉，謂總取也。

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甲者，閩越王弟之名。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處，昌呂翻。使重臣臨存，師古曰︰存，謂省問之。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李奇曰︰如人畜養六畜也。師古曰︰直謂畜養之耳，非六畜也。畜，許六翻。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共，讀曰供。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塡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師古曰︰頓，壞也，讀曰鈍。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師古曰︰如雉兔之逃竄而入山林險阻之中。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背，蒲妹翻。罷，讀曰疲。勌，卽倦字。食糧乏絕，民苦兵事，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張晏曰︰郡都尉，姓屠，名睢。晉有屠岸賈、屠蒯。睢，音雖。又使監祿鑿渠通道，張晏曰︰監郡御史也，名祿。案秦郡置守、尉、監。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士卒勞勌；越出擊之，秦兵大敗，乃發適戍以備之。適，讀曰讁。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難，乃旦翻。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

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師古曰︰校，計也；不敢與計強弱曲直。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徼，工堯翻。文穎曰︰顏行，猶雁行；在前行，故曰顏也。行，戶剛翻。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張晏曰︰廝，微；輿，衆也。師古曰︰廝，析薪者；輿，主駕車者；皆言賤役之人也。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為，于偽翻。陛下以四海為境，生民之屬，皆為臣妾。垂德惠以覆露之，覆，謂蓋幬也。露，謂使之霑潤澤也。覆，敷又翻。使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樂，音洛。被，皮義翻。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師古曰︰維，謂聯繫之。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閒如淳曰︰得其地不足為一日閒暇之娛也。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旣來。』師古曰︰大雅·常武之詩也。允，信也；塞，滿也，言王道信充滿於天下，則徐方、淮夷盡來服也。塞，悉則翻。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師古曰︰言漢發一使鎭撫之，則越人賓服，不煩兵往。使，疏吏翻。

是時，漢兵遂出，未隃領，隃，與踰同。領，與嶺同。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相，閩越國相也，音息亮翻。「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衆強，卽幸勝之，後來益多，師古曰︰言漢地廣大，兵衆盛強，今雖勝之，後必復來也。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卽亡入海。」皆曰︰「善！」卽鏦殺王，鏦，初江翻，短矛也。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為，于偽翻；下同。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殞，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將，卽亮翻。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張晏曰︰繇，邑號也。師古曰︰繇，音搖。與，讀曰預。乃使中郞將立丑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復，扶又翻。數，所角翻。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處，昌呂翻。

上使莊助諭意南越。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衞，謂助曰︰「國新被寇，被，皮義翻。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見，賢遍翻；下同。助還，過淮南，上又使助諭淮南王安以討越事，嘉答其意，安謝不及。助旣去南越，南越大臣皆諫其王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言不可喜漢使好語而入朝也。說，讀曰悅。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

**7**是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

**8**東海太守濮陽汲黯為主爵都尉。按汲黯傳︰其先有寵於衞君，至黯十世，世為卿大夫。蓋食采於汲，因以為氏。班表︰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治內史右地。濮，博木翻。始，黯為謁者，以嚴見憚。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家也。比，近也；言屋相近，故連延而燒也。比，頻寐翻。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師古曰︰矯，託也；託言奉制詔而行之也。漢律︰矯制者，論棄市罪。上賢而釋之。其在東海，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如淳曰︰擇丞及史任之也。漢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余據漢制，郡守之屬有丞，有諸曹掾史。好，呼到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治，直吏翻；下同。上聞，召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漢太常、郞中令、中大夫令、太僕、大理、大行令、宗正、大司農、少府，為正九卿；中尉、主爵都尉、內史，列於九卿。其治務在無為，引大體，不拘文法。

黯為人，性倨少禮，師古曰︰倨，簡傲也。少，詩沼翻。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折，之舌翻。時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師古曰︰云云，猶言如此如此也，史略其辭耳。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翻。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數，所角翻。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為，于偽翻。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賁，音奔。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近，其靳翻。

**9**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下，遐嫁翻。大行王恢，燕人也，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卽復倍約；倍，蒲妹翻。不如勿許，興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言其輕疾，逐水草遷徙，若鳥之舉也。自上古不屬為人。不以人類待之。今漢行數千里與之爭利，則人馬罷乏；罷，讀曰疲。虜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

## 元光元年（丁未、前一三四）

**1**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師古曰︰孝，謂善事父母者；廉，謂清廉有廉隅者也。從董仲舒之言也。

**2**衞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屯雲中，周末置左、右、前、後將軍，秦、漢因之，位上卿。至武帝置驍騎、車騎等將軍，後來名號浸多，不可勝紀，謂之雜號將軍。盤洲洪氏曰︰西漢雜號將軍掌征伐背叛，事訖則罷，不常置也。驍，堅堯翻。中尉程不識為車騎將軍，姓譜︰程本自顓頊重黎之後，周宣王時，程伯休父入為大司馬，封於程者以為氏；與司馬氏同出。屯雁門；六月，罷。廣與程不識俱以邊太守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部者，軍行各有分部；伍者，五人為伍也。部有校尉，伍有伍長。行，戶剛翻。陳，讀曰陣。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衞，孟康曰︰刁斗，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夜，名曰刁斗。蘇林曰︰形如鋗，無緣。荀悅曰︰刁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索隱曰︰鋗，卽鈴也。埤蒼云︰鐎，溫器，有柄；斗，似銚，無緣。師古曰︰鐎，音譙。鋗，火玄翻；鋗，卽銚也。銚，音姚。緣，去聲。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淮南子曰︰斥，度也；候，視也，望也。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師古曰︰簿，文簿。治，直之翻；下言治同。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易，以豉翻。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卒，讀曰猝。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樂，音洛；下同。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師古曰︰苦，謂厭苦之也。

臣光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否，音鄙。易·師卦初六爻辭。王弼註曰︰齊衆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律。律不可失；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為法。何則？其繼者難也；況與之並時而為將乎！夫小人之情，樂於安肆而昧於近禍，彼旣以程不識為煩擾而樂於從廣，且將仇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傚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傚李廣，鮮不覆亡哉！鮮，息淺翻。

**3**夏，四月，赦天下。

**4**五月，詔舉賢良、文學，上親策之。

**5**秋，七月，日有食之。

# 資治通鑑卷第十八

## 漢紀十起著雍涒灘（戊申），盡柔兆執徐（丙辰），凡九年。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

**元光二年**（戊申、前一三三）

**1**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畤。雍，於用翻。畤，音止。

**2**李少君以祠竈卻老方見上，祠竈者，祭竈以致鬼物，化丹砂以為黃金，以為飲食器，可以延年。方士之言云爾。少，詩照翻。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高祖功臣有深澤侯趙將夕；景帝三年，孫脩嗣侯；七年，有罪，耐為司寇。少君當是為脩舍人。班志，涿郡有南深澤縣。匿其年及其生長，謂其生時及長時所居止處也。長，知兩翻。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如淳曰︰物，謂鬼物也。更饋遺之，更，工衡翻。遺，于季翻。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治，直之翻。少君善為巧發奇中。如淳曰︰時時發言有所中也。中，竹仲翻。嘗從武安侯飲，田蚡封武安侯。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坐，徂臥翻；下同。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師古曰︰識，記也，式志翻。一坐盡驚。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壽可益，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列仙傳︰安期生，琅邪人，賣藥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食臣棗，大如瓜。食，祥吏翻。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黃金矣。藥之分齊。齊，才計翻。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更，工衡翻。

**3**亳人謬忌奏祠太一。如淳曰︰亳，亦薄也。晉灼曰︰亳縣屬濟陰郡。予據班志，亳屬山陽郡；「亳」作「薄」。謬，姓也，音靡幼翻，與繆同；戰國時，趙有宦者令繆賢。太一者，天之尊神。天文志︰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索隱曰︰樂汁徵圖云︰天宮，紫微；北極，天一、太一。宋均云︰天一、太一，北極神之別名。春秋佐助期云︰紫宮，天皇耀魄寶之所理也。石氏云︰天一、太一各一星，在紫宮門外立，承事天皇大帝。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五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矩，北方黑帝叶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也。一說︰蒼帝名靈符，赤帝名文祖，白帝名顯記，黑帝名玄矩，黃帝名神斗。於是天子立其祠長安東南郊。

**4**鴈門馬邑豪聶壹，馬邑縣屬鴈門郡。豪，謂以貲財、武力雄於鄕曲者。聶，姓也。姓譜曰︰楚大夫食采於聶，因以為氏。壹，其名。聶，尼輒翻。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王恢曰︰「臣聞全代之時，戰國之初，代自為一國，故曰全代；其後為趙襄子所滅，代始屬趙。服虔曰︰代未分之時也。李奇曰︰六國之時，代為一國，尚能以擊匈奴；況今加以漢之大乎！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長，知兩翻。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言不示以威，故匈奴不知懼也。臣竊以為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事見十一卷高祖七年。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師古曰︰言當隨天下人心而寬大其度量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故遣劉敬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身被堅執銳，行幾十年，被，皮義翻。幾，居衣翻。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數，所角翻。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應劭曰︰槥，小棺也，今謂之櫝。金布令曰︰不幸死，所為櫝傳歸所居縣。師古曰︰從軍死者，以槥送致其喪；載槥之車相望於道，言其多也。槥，音衞。此仁人之所隱也。隱，惻也；張晏曰︰痛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師古曰︰覆，敗也；墮，毀也；言兵與敵接則敗其衆，所伐之國則墮其城也。墮，讀曰隳。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卷，讀曰捲。深入長敺，難以為功；敺，與驅同。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從，子容翻。衡，讀曰橫。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師古曰︰後利，謂不及於利。後，戶遘翻。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言以軍遺敵人，令其禽獲也。遺，于季翻。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誘，音酉。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梟，古堯翻。騎，奇寄翻。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從恢議。考異曰︰史記·韓長孺傳，元光元年，聶壹畫馬邑事；而漢書·武紀在二年。蓋元年壹始言之，二年議乃決也。

夏，六月，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衞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司馬彪曰︰輕車，古之戰車。李奇曰︰將屯，主監諸屯。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約單于入馬邑縱兵。陰使聶壹為間，間，古莧翻。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縣有令，有丞，長吏也。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為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縣，古懸字通。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長，知兩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班志，武州縣屬鴈門郡。崔浩曰︰今平城首西百里有武州城是也。杜佑曰︰武州塞在朔州善陽縣界。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畜，許救翻。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欲殺之；師古曰︰漢律︰近塞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因保此亭。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罷兵。度，徒洛翻。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重，直用翻。聞單于還，兵多，亦不敢出。

上怒恢。恢曰︰「始，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祇取辱，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下，遐嫁翻。廷尉當「恢逗橈，當斬。」應劭曰︰逗，曲行避敵也。橈，顧望也。如淳曰︰軍行而逗留、畏懦者，要斬。師古曰︰應說非也。逗，留止也。橈，謂屈弱也。逗，音豆，又音住。橈，奴敎翻。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蚡，房吻翻。是為，于偽翻。上朝太后，朝，直遙翻。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尉士大夫心。尉，與慰同。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師古曰︰塞之當行道處者。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尚貪樂關市，匈奴與漢人於邊為互市，如今之回易場也。勝，音升。樂，音洛。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中，竹仲翻。

**三年**（己酉、前一三二）

**1**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師古曰︰頓丘，丘名，因以為縣；本衞地也。地理志，屬東郡；今則在魏州界。考異曰︰漢書·武紀云︰「東南流入勃海。」按頓丘屬東郡，勃海乃在頓丘東。此恐誤，今不取。夏，五月，丙子，復決濮陽瓠子，濮陽縣屬東郡。服虔曰︰瓠子，隄名，在東郡。蘇林曰︰甄城以南、濮陽以北為瓠子河，廣百步，深五丈。水經︰瓠子河出濮陽縣北十里，卽瓠河口。復，扶又翻。瓠，戶故翻。考異曰︰史記·河渠書︰「元光中，河決瓠子，東注鉅野。」服虔註漢書·武紀曰︰「瓠子，隄名，在東郡白馬。」蘇林曰︰「在甄城以南，濮陽以北。」將相名臣表曰︰「五月，丙子，河決瓠子。」然則瓠子卽濮陽縣境隄名也。注鉅野，班志，鉅野縣屬山陽郡；大野澤在其北。師古曰︰卽今鄆州鉅野縣。通淮、泗，決河之水，由鉅野而通泗水，由泗水而通淮也。汎郡十六。汎，敷劍翻。天子使汲黯、鄭當時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塞，悉則翻。復，扶又翻；下同。是時，田蚡奉邑食鄃；奉，扶用翻。鄃，音輸。鄃縣屬清河郡。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易，以豉翻。強，其兩翻。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復事塞也。

**2**初，孝景時，魏其侯竇嬰為大將軍，武安侯田蚡乃為諸郞，諸郞，諸曹郞也。侍酒跪起如子姪；已而蚡日益貴幸，為丞相。魏其失勢，賓客益衰，師古曰︰言素為嬰之賓客者，漸以衰退，不復往也。獨故燕相潁陰灌夫不去。燕王定國，王澤之孫也；夫自太僕出相之。班志，潁陰縣屬潁川郡。相，息亮翻。嬰乃厚遇夫，相為引重，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也。師古曰︰相牽引以致於尊重也。為，于偽翻。其游如父子然。夫為人剛直，使酒，諸有勢在己之右者必陵之；數因酒忤丞相。數，所角翻。忤，五故翻。丞相乃奏案︰「灌夫家屬橫潁川，民苦之。」夫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小兒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橫，戶孟翻。收繫夫及支屬，皆得棄市罪。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故殺之於市者謂之棄市。景帝中元年，改磔曰棄市。應劭曰︰先諸死刑皆磔於市，今改曰棄市，自非妖逆，不復磔也。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棄市，殺之於市也。魏其上書論救灌夫，上令與武安東朝廷辨之。東朝，謂太后居長樂宮，在未央宮之東也；令於長樂宮見太后，廷辨其是非也。朝，直遙翻，下同。魏其、武安因互相詆訐。訐，居謁翻。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唯汲黯是魏其，韓安國兩以為是；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上怒當時曰︰「吾幷斬若屬矣！」若屬，猶言汝輩也。卽罷。起，入，上食太后，上，時掌翻。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晉灼曰︰藉，蹈也。藉，慈夜翻。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師古曰︰以比魚肉而食啖也。上不得已，遂族灌夫；使有司案治魏其，得棄市罪。

**四年**（庚戌、前一三一）

**1**冬，十二月晦，論殺魏其於渭城。漢法，以冬月行重刑，遇春則赦若贖，故以十二月晦論殺魏其侯。此武安侯蚡之意也。渭城縣屬扶風，秦之咸陽也。考異曰︰班固漢武故事曰︰「上召大臣議之。羣臣多是竇嬰，上亦不復窮問，兩罷之。田蚡大恨，欲自殺；先與太后訣，兄弟共號哭訴太后，太后亦哭，弗食。上不得已，遂乃殺嬰。」按漢武故事，語多誕妄，非班固書；蓋後人為之，託固名耳。春，三月，乙卯，武安侯蚡亦薨。考異曰︰武安侯傳云︰「元光四年春，丞相按灌夫事；其夏，取夫人。五年十月，論灌夫及家屬。十二月，晦，魏其棄市。」徐廣引武帝本紀、侯表，以為蚡薨在嬰死後分明，四年當是三年，五年當是四年。今從之。廣又疑十二月為二月；按漢制，常以立春下寬大詔書，蚡恐魏其得釋，故以十二月晦殺之，何必改為二月也！及淮南王安敗，見後十九卷元狩元年。上聞蚡受安金，有不順語，見上卷建元二年。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2**夏，四月，隕霜殺草。

**3**御史大夫安國行丞相事，引，墮車，蹇。如淳曰︰為天子導引而墮車蹇跛也。余據漢制，大駕則公卿奉引，安國蓋因奉引而墮車也。墮，杜火翻。五月，丁巳，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薛澤，高祖功臣廣平侯薛歐之孫。廣平，侯國，景帝中二年罪絕；中五年，復封澤平棘侯。班志，平棘縣屬常山郡。安國病免。

**4**地震；赦天下。

**5**九月，以中尉張歐為御史大夫。韓安國疾愈，復為中尉。

**6**河間王德，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德，景帝子，帝之兄也；景帝前二年受封。師古曰︰實事求是，務得其實，每求眞是也。好，呼到翻；下同。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得書多與漢朝等。朝，直遙翻；下同。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師古曰︰先秦，猶言秦先，謂未焚書之前。余據獻王傳，舊書，卽謂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書也。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被服、造次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造次，謂所向必行也。余謂被服者，言以儒術衣被其身也。被，皮義翻。造，千到翻。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

**五年**（辛亥、前一三○）

**1**冬，十月，河間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余謂對三雍宮者，對三雍之制度，非召對於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師古曰︰中，竹仲翻。約，少也。指，謂義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河間王所獻雅聲，班表︰太樂官屬大常。肄，以至翻，習也。下，遐嫁翻。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也。春，正月，河間王薨，中尉常麗以聞，姓譜︰常姓，黃帝相常先之後。曰︰「王身端行治，師古曰︰端，直也。治，理也。行，下孟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諡法︰『聰明睿知曰獻』，諡曰獻王。」知，讀曰智。

班固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公與孔子言也，事見孫卿子。長，知兩翻。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是故古人以宴安為鴆毒，師古曰︰左氏傳︰管敬仲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於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沈，持林翻。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近，其靳翻。

**2**初，王恢之討東越也，見上卷建元六年。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越。南越食蒙以蜀枸醬，班志，番陽縣屬豫章郡。番，蒲何翻。風，讀曰諷。劉德曰︰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為醬，美。師古曰︰枸者，緣木而生，非樹也。子形如桑椹，又不長，一二寸，味尤辛，不酢︰劉說非也。裴駰曰︰按漢書音義︰枸木似榖樹，其葉似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為珍味。廣志曰︰枸，黑色，味辛，下氣，消穀。晉灼曰︰枸，音矩。索隱從徐廣音求羽翻。唐本本草註曰︰蒟，蔓生，葉似王瓜而厚大，味辛香，實似桑椹，皮黑，肉白。劉淵林曰︰蒟醬，緣木而生，其子如桑椹，熟時正青，長二三寸，以蜜藏而食，辛香，調五藏。李心傳曰︰蒟醬，廣、蜀皆有之，實草類也。蜀中者，緣木而生，如桑椹，熟時正青，長二三寸，以蜜藏而食之。廣中者，蔓生，葉似王瓜而厚大，味辛香，實似桑椹，皮黑，肉白，其苗如浮留藤，取葉合檳榔食之。西戎亦時時持來，細而辛烈。唐蒙所見，謂來自牂柯，則廣生，殆蜀本也。蒟醬之味，全類蓽撥，而蓽撥辛烈尤甚。世人唯用蓽撥，不用蒟醬，故鮮有知者。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南越志曰︰番禺之西有江浦焉。師古曰︰牂柯，繫船杙。華陽國志云︰楚遣莊蹻伐夜郞，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旣滅夜郞，以且蘭有椓船牂柯處，乃改為䍧牱。又後漢志註︰牂柯，江中名山。或曰，牂柯江東通四會，至番禺入海。水經︰牂柯水東至鬱林廣鬱縣為鬱水，南流入交趾界。劉昫曰︰唐邕州治宣化縣，漢鬱林郡之領方縣地也；驩水在縣北，本牂柯河，俗呼為鬱狀江，卽駱越水也。蓋廣鬱縣，漢亦屬鬱林郡。水經所謂交趾界者，漢交趾州界也。牂，音臧。柯，音歌。班志，番禺縣屬南海郡，時為南越王都。廣，古曠翻。番，音潘。禺，音愚。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郞。華陽國志︰夜郞王，竹王三郞之後，武帝開為縣，屬牂柯郡。史記正義曰︰今瀘州南大江南岸協州、曲州，本夜郞國。賈，音古。夜郞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郞，西至桐師，桐師亦西南夷種，其地在夜郞之西，葉榆之西南。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乃上，時掌翻。說，式芮翻。「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郞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郞道為置吏，甚易。」為，于偽翻；下同。易，以豉翻。上許之。

乃拜蒙為中郞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師古曰︰食糧及衣重也。重，直用翻。從巴、蜀筰關入，李文子曰︰筰關在沈黎郡；又云︰在犍為郡界。宋白曰︰眉州青神縣臨青衣江。郡國志︰漢武帝使唐蒙開西南夷路始此。眉州，漢犍為郡地。筰，才各翻。遂見夜郞侯多同。多同，夜郞侯之名也。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自此以下，為，如字。夜郞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上以為犍為郡，李文子曰︰犍為郡治鄨；元光五年，又治南廣。水經註曰︰鄨水出符縣南不狼山，縣有犍山。後漢志︰鄨水過牂柯郡入延江水。水經註︰沅水出且蘭，東至鐔城為沅水。寰宇記︰唐播州、夷州、費州、莊州卽秦且蘭、夜郞之西北隅，今珍州亦其地。又西，高州有夜郞縣，牂州建安縣有古夜郞城，西近施、黔，東近辰、沅，皆其境也。犍，居言翻。章懷太子賢曰︰犍為故城，在今眉州隆山縣西北。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班志，僰道屬犍為郡。宋白曰︰古僰國；縣有蠻夷曰道，故為僰道，今戎州治所。康曰︰僰國在馬湖江，唐蒙鑿石開道以通之。治，直之翻。僰，蒲北翻。作者數萬人，士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軍興法誅其渠率，鄭玄曰︰縣官徵聚曰興，今云軍興是也。率，所類翻。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使司馬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

是時，邛、筰之君長華陽國志︰雅州邛崍山，本名邛筰山，故邛人、筰人界。韋昭曰︰筰縣在越雟。文穎曰︰邛者，今為邛都縣；筰者，今為定筰縣。史記正義曰︰邛都西有邛僰山，在雅州榮經縣界，山巖峭峻，曲回九折乃至上，下有疑冰，卽王尊叱馭處。康曰︰邛都夷，其地陷為汙澤，因名卭池，南人呼為邛河。師古曰︰邛都，今之邛州本其地。卭，渠容翻。筰，才各翻。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師古曰︰今開州、夔州等首領多姓冉者，本皆冉種也。後漢書，冉駹，其山有六夷、七羌、九蠻，各有部落。括地志︰蜀西徼外羌，茂州、冉州本冉駹國。康曰︰其人依山居土，累石為室至十餘丈。駹，音厖。易，以豉翻。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張揖曰︰愈，差也；又云︰愈，猶勝也。晉灼曰︰南夷，謂牂柯、犍為；西夷，謂越巂、益州也。為置之為，于偽翻。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郞將，建節往使，及副使王然于等乘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康曰︰本葉榆澤，其君長因以立號，後隨畜移於徙。師古曰︰徙，音斯，故又號為徙榆。使，疏吏翻。傳，張戀翻。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沬、若水，斥，開廣也。張揖曰︰沬水出蜀廣平徼外，與青衣水合。若水出旄牛徼外，至僰道入江。華陽國志︰漢嘉縣有沬水。李文子曰︰若水南至大作入繩水。師古曰︰沬，音妹。南至牂柯為徼，通零關道，班志，零關屬越巂郡。張揖曰︰鑿靈山為道。寰宇記︰靈關山在雅州盧山縣北二十里，靈關鎭在盧山縣北八十二里。零、靈通用。徼，吉弔翻。橋孫水張揖曰︰孫水出臺登縣，南至會無，入若水。康曰︰一名白沙江。李文子曰︰孫水，本名長河水。以通邛都，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為，于偽翻。天子大說。說，讀曰悅。

**3**詔發卒萬人治鴈門阻險。師古曰︰阻險，所以為固，用止匈奴之寇。貢父曰︰治險阻者，通道令平易，以便伐匈奴。治，直之翻。

**4**秋，七月，大風拔木。

**5**女巫楚服等敎陳皇后祠祭厭勝，挾婦人媚道；事覺，厭，一涉翻。賈公彥曰︰按漢書︰婦人蠱惑媚道，更相祝詛，作木偶人埋之於地。漢法又有官禁敢行媚道者。上使御史張湯窮治之。湯深竟黨與，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梟，堅堯翻。乙巳，賜皇后冊，收其璽綬，罷退，居長門宮。長門宮，如淳曰︰長門在長安城東南。東方朔傳︰竇太主獻長門園，上以為宮。竇太主慙懼，稽顙謝上。竇太主，陳皇后母也。稽，音啓。上曰︰「皇后所為不軌於大義，不得不廢。主當信道以自慰，勿受妄言以生嫌懼。后雖廢，供奉如法，長門無異上宮也。」

**6**初，上嘗置酒竇太主家，主見所幸賣珠兒董偃，上賜之衣冠，尊而不名，稱為「主人翁」，使之侍飲；由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考異曰︰漢武故事曰︰「陳皇后廢處長門宮，竇太主以宿恩猶自親近。後置酒主家，主見所幸董偃。」按東方朔傳︰「爰叔為偃畫計，令主獻長門園，更名曰長門宮。」則偃見上在陳后廢前明矣。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平樂觀在未央宮北，周回十五里；高祖時，制度草創。至帝增修之。三輔黃圖曰︰上林苑中有中平樂觀。樂，音洛。觀，古玩翻。雞、鞠之會，鬬雞及蹴踘也。鞠，球也，以皮為之。鞠，音居六翻。角狗、馬之足，師古曰︰角，猶校也。上大歡樂之。上為竇太主置酒宣室，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殿正室也。如淳曰︰宣室，布政敎之室也。樂，音洛。為，于偽翻。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中郞東方朔陛戟殿下，師古曰︰持戟立列陛側也。辟戟而前曰︰辟，頻亦翻。「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敗，補邁翻。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師古曰︰右，尊之也。思，相吏翻。奢侈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師古曰︰蜮，魅也，音或。說者以為短狐，非也；短狐，射工耳，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云魅蜮也。貢父曰︰劉向說春秋，蜮，南方淫氣所生，以應哀姜。然則朔正用指偃耳，何必遷就魅蜮也。余按洪範五行傳曰︰蜮如鱉，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草木疏曰︰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水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陸佃埤雅曰︰蜮，一名射工，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檐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為矢，因水勢以射人，故俗呼為水弩。其罪三也。」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章︰乙十一行本「曰」下有「不可」二字；孔本同；退齋校同。』「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豎貂、易牙，皆齊桓公之臣也。管仲有疾，桓公問之曰︰「將何以敎寡人？」仲曰︰「願君之遠豎貂、易牙。」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尚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貂自宮以近寡人，尚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宮不治。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於是復皆召而反之。明年，公病。豎貂、易牙相與作亂，塞門築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曰︰「豎貂、易牙作亂，故無所得。」公慨然嘆曰︰「若死者有知，吾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蓋以楊門之扉，三月不葬。慶父，魯桓公庶子，莊公之兄，通于哀姜。莊公薨，慶父弑其子般及閔公，欲為亂而不克，奔莒。莒人歸之，縊于密，魯乃定。父，音甫。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入；未央宮有東闕、北闕，東闕曰蒼龍。東司馬門，蒼龍闕內之司馬門也。更，工衡翻。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矣。

**7**上以張湯為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作見知法，吏傳相監司。用法益刻自此始。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師古曰︰見知人犯法而不舉告，謂之故縱。晉志曰︰見知而不舉劾，各與同罪；失不舉劾，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傳，張戀翻。監，古銜翻。

**8**八月，螟。食心曰螟。

**9**是歲，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師古曰︰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其食。後世訛誤，因乘此語，遂謂上計為計偕。闞駰不詳，妄為解說，云秦、漢謂諸侯朝使曰計偕。偕，次也。晉代有計偕簿，又改「偕」為「階」，失之彌遠，致誤後學。

菑川人公孫弘對策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治，直吏翻。去，羌呂翻。斂，力贍翻。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逡；李奇曰︰言有次第也。師古曰︰逡，七旬翻。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申其理，則無所怨；使之由禮，則無暴慢；子而愛之，則知親上也。此有天下之急者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

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比，頻寐翻，音毗，和也。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畜，許又翻。蕃，扶元翻。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

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如淳曰︰武帝時，相馬者東方京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為金馬門。三輔黃圖曰︰金馬門，宦者署，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作，立於署門，因以為名。

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公孫弘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者，固遂以老罷歸。

是時，巴、蜀四郡四郡，蜀郡、廣漢郡、犍為郡、巴郡也。鑿山通西南夷，千餘里戍轉相餉。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暑濕死者甚衆；罷，讀曰疲。西南夷又數反，數，所角翻。發兵興擊，費以巨萬計而無功。上患之，詔使公孫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每朝會，『章︰乙十一行本「會」下有「議」字；孔本同；退齋校同。』朝，直遙翻。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於是上察其行愼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師古曰︰譬之於衣，加純緣也。折，之舌翻。爭，讀曰諍。行，下孟翻。大說之，說，讀曰悅。一歲中遷至左內史。考異曰︰漢書·武紀云︰「元光元年五月，詔策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按弘傳︰「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推上弘。」其策文頗與武紀元年策文相類。又云︰「一歲中至左內史。」百官表︰「元光五年，弘為左內史。」然則弘之再舉賢良，不在元光元年明矣。荀紀著於此年「徵吏民明當世之務」下。葛洪西京雜記亦云︰「弘以元光五年為國士所推上為賢良。」若此續食之詔在八月，則弘不容於今年已為左內史。蓋此詔在今年，不知何月，故班氏繫之於年末耳。其策文相類，蓋出偶然；或者此策乃弘先舉賢良時所對，班氏誤以為此年之策。疑未能明，今從漢紀。

弘奏事，有不可，不廷辨。常與汲黯請間，師古曰︰求空隙之暇。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說，讀曰悅。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倍，蒲妹翻。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

**六年**（壬子、前一二九）

**1**冬，初算商車。李奇曰︰始稅商賈車船，令出算。

**2**大司農鄭當時言︰「穿渭為渠，下至河，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漕關東粟徑易，易，以豉翻。又可以漑渠下民田萬餘頃。」春，詔發卒數萬人穿渠，如當時策；三歲而通，人以為便。

**3**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衞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各萬騎，擊胡關市下。衞青至龍城，龍城，匈奴祭天，大會諸部處。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為胡所敗，亡七千騎；李廣亦為胡所敗。胡生得廣，置兩馬間，絡而盛臥，敗，補邁翻。盛，時征翻。行十餘里；廣佯死，暫騰而上胡兒馬上，師古曰︰騰，跳躍也。上，時掌翻。奪其弓，鞭馬南馳，遂得脫歸。漢下敖、廣吏，下，遐嫁翻。當斬，贖為庶人；唯青賜爵關內侯。青雖出於奴虜，青本平陽公主家騎奴。然善騎射，材力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樂為用，有將帥材，騎，奇寄翻。樂，音洛。將，卽亮翻。帥，所類翻。故每出輒有功。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

**4**夏，大旱；蝗。

**5**六月，上行幸雍。

**6**秋，匈奴數盜邊，數，所角翻。漁陽尤甚。以衞尉韓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

## 元朔元年（癸丑、前一二八）應劭曰︰朔，蘇也。孟軻曰︰「后來其蘇。」蘇，息也；言萬民品物大繁息也。師古曰︰朔，猶始也；言更為初始也。蘇息之息，非息生義，應說失之。

**1**冬，十一月，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師古曰︰休，美也；緒，業也︰言紹先聖之休緒也。幾，居衣翻。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論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師古曰︰闔，閉也；總一郡之中，故曰闔。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師古曰︰究，竟也；言見壅遏，不得聞達於天子也。行，下孟翻。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章︰孔本「者」作「孝」。』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張晏曰︰謂其不勤求士報國。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張晏曰︰二千石當率身化下；今親宰牧而無賢人，為不勝任也。勝，音升。奏可。

**2**十二月，江都易王非薨。非，景帝子，前二年，封汝南；三年，徙江都。

**3**皇子據生，衞夫人之子也。是為戾太子。考異曰︰漢書·武五子傳贊曰︰「建元六年春，戾太子生。」外戚傳︰「衞皇后，元朔元年生男據。」按枚皋傳云︰「武帝春秋二十九乃有皇子，」與外戚傳合。蓋贊語因蚩尤之旗致此誤，亦猶五星聚在秦二世末年，誤為漢元年也。三月，甲子，立衞夫人為皇后，赦天下。

**4**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圍韓安國壁；又入漁陽、鴈門，各殺略千餘人。安國益東徙，屯北平；數月病死。考異曰︰安國死在明年，於此終言之。天子乃復召李廣，拜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5**車騎將軍衞青將三萬騎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青斬首虜數千人。

**6**東夷薉君南閭等共『章︰乙十一行本「共」作「□原文空」；孔本同，熊校同。』二十八萬人降，為蒼海郡；服虔曰︰薉貊在辰韓之北，高麗、沃沮之南，東窮大海。師古曰︰南閭，薉君名。食貨志︰彭吳開道通薉貊、朝鮮，置滄海郡。陳壽夫餘傳︰魏時，夫餘庫有玉璧、珪瓚，傳世以為寶。耆老言先代所賜，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又濊傳云︰武帝滅朝鮮，置樂浪郡，自單單大嶺以西屬樂浪，自嶺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濊為民，今不耐濊，皆其種也。班志，樂浪東部都尉治不耐縣。薉，音濊。降，戶江翻。考異曰︰史記·平準書曰︰彭吳賈滅朝鮮，置蒼海之郡。按︰滅朝鮮，置蒼海，兩事也，不知何者出賈之謀。人徒之費，擬於南夷，燕、齊之間，靡然騷動。

**7**是歲，魯共王餘、長沙定王發皆薨。二王皆景帝子︰餘以前二年受封淮陽，三年，徙魯；發亦以前二年受封長沙。

**8**臨菑人主父偃、趙武靈王自號主父，支庶因以為氏。嚴安，無終人徐樂，班志，無終縣屬右北平郡，春秋無終子之國。皆上書言事。

始，偃游齊、燕、趙，皆莫能厚遇，諸生相與排擯不容；家貧，假貸無所得，乃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師古曰︰司馬穰苴善用兵，著書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師之法。余據史記，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司馬穰苴兵法。好，呼到翻。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

昔秦皇帝幷吞戰國，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委，于偽翻。積，子智翻。委積者，倉廩之藏也。鄭氏曰︰少曰委，多曰積。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李奇曰︰不可和調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師古曰︰靡，散也，音縻。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辟，讀曰闢。以河為境。地固沮澤、鹹鹵，不生五穀。沮，將預翻。五穀，黍、稷、菽、麥、稻；或曰︰黍、稷、秫、稻、粱。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河水逕安定、北地、朔方界，皆北流；至高闕，始屈而東流；過雲中楨陵縣，又屈而南流。故朔方、雲中之北，謂之北河。杜佑曰︰衞青渡西河至高闕破匈奴，河自今靈武郡之西南便北流，千餘里，過九原郡乃東流。時帝都在秦，所謂西河，疑是此處；其高闕當在河之西也。史記，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則與漢書符矣。其河自九原東流千里，在京師直北，漢史卽云「北河」，斯則西河之側者。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勝，音升。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師古曰︰運載芻槁，令其疾至，故曰飛芻。輓，謂引車船也。起於東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東腄」，漢書作「黃腄」。師古曰︰黃、腄二縣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一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杜佑曰︰腄，卽今文登縣。腄，直睡翻，又音誰。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靡，美為翻。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

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師古曰︰搏，擊也。搏人之陰影，言不可得。余謂影隨物而生者也，存滅不常，難得而搏之。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事見高帝紀。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

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師古曰︰來侵邊竟而驅掠人畜也。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師古曰︰程，課也；督，視責也。禽獸畜之，畜，許六翻。不屬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

嚴安上書曰︰「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蘇林曰︰族，音奏。師古曰︰節，止也。奏，準也。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孟康曰︰觀，猶顯也。師古曰︰顯示之，使其慕欲也。重，直龍翻。觀，古玩翻。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敎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師古曰︰贍，足也。離，力智翻。徼，要求也，於堯翻。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師古曰︰夸，大也，競也。矯，偽也。而世不知愧，是以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志定，則盜賊消，刑罰少，陰陽和，萬物蕃也。師古曰︰蕃，扶元翻，多也。昔秦王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以攻越。睢，音雖。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師古曰︰挂，縣也。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自經，縊也。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西『章︰乙十一行本「西」作「南」；孔本同；退齋校同。』夷，朝夜郞，降羌、僰，略薉州，朝，直遙翻。降，戶江翻。僰，蒲北翻。薉，音穢。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

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

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鄕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范蠡居於陶，自號陶朱公，治產至鉅萬。猗頓，魯人，用盬鹽起，與王者埓富。然起窮巷，奮棘矜，棘，與戟同。師古曰︰矜者，戟之把也。矜，讀曰𥎊，其巾翻。偏袒大呼，呼，火故翻。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

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師古曰︰攘，謂侵取漢也。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樂，音洛。故諸侯無竟外之助，師古曰︰竟，讀曰境。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

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宜留意而深察也。

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數，所角翻。師古曰︰復，扶目翻。重，直用翻。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易，以豉翻。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

書奏，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郞中。考異曰︰漢書·主父偃傳，云「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徇南夷，朝夜郞，降羌、僰，略薉州」，此等事皆在元光元年後，蓋誤以「朔」字為「光」字耳。主父偃尤親幸，一歲中凡四遷，為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曰︰「太橫矣！」遺，于季翻。橫，戶孟翻。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卽五鼎烹耳！」張晏曰︰五鼎，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卿大夫三。孔穎達曰︰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師古曰︰五鼎烹，謂被鑊烹之誅。為主父偃被誅張本。

**二年**（甲寅、前一二七）

**1**冬，賜淮南王几杖，毋朝。朝，直遙翻。考異曰︰漢書·武紀曰︰「賜淮南、菑川王几杖，毋朝。」顏師古曰︰「淮南王安、菑川王志，皆武帝諸父列也，故賜几杖。」按諸侯表，菑川王志在位三十五年，以元光五年薨，齊悼惠王世家、高五王傳皆同。此云菑川王志，誤也。

**2**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說，式芮翻。易，以豉翻。從，子容翻。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師古曰︰萌，謂事之始生，如草木之萌芽也。前日鼂錯是也。事見十六卷景帝前三年。鼂，直遙翻。錯，千故翻。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適，讀曰嫡。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之。春，正月，詔曰︰「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上，時掌翻。朕且臨定其號名。」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

**3**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衞青、李息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詔封青為長平侯；班志，長平侯國屬汝南郡。青校尉蘇建、張次公皆有功，封建為平陵侯，次公為岸頭侯。據功臣表︰平陵侯食邑於南陽郡武當縣界。晉灼曰︰河東皮氏縣有岸頭亭。校，戶敎翻。

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下公卿議；皆言不便。下，遐嫁翻。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使蘇建興十餘萬人築朔方城，括地志︰夏州朔方縣北什賁故城，按是蘇建築；什賁之號，蓋出蕃語也。宋白曰︰漢朔方郡治三封縣，今長澤縣有三封故城。什賁故城，今為德靜縣治。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被，皮義翻。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孟康曰︰縣斗僻，曲近胡。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造陽地也。杜佑曰︰造陽，在今嬀川郡之北。辟，讀曰僻。予，讀曰與。

**4**三月，乙亥晦，日有食之。

**5**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

**6**主父偃說上曰︰「茂陵初立，初立於建元二年。天下豪傑，幷兼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之，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以上于茂陵。訾，與貲同。

軹人郭解，班志，軹縣屬河內郡，音止。關東大俠也，亦在徙中。衞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為，于偽翻。言其貧不當在見徙之數。中，竹仲翻。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師古曰︰將軍為之言，是為其所使也。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家。卒，子恤翻。解平生睚眦殺人甚衆，師古曰︰睚，音厓，舉眼也；眦，卽眥字，謂目匡也；言舉眼相忤者，卽殺之也。一說︰睚，五懈翻；眦，士懈翻。睚眦，瞋目貌。二說並通。上聞之，下吏捕治解，下，遐嫁翻。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譽，音余。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斷，丁管翻。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章︰乙十一行本「亦」下有「竟」字；孔本同。』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當，謂處斷其罪，蓋以大逆無道之罪坐郭解也。遂族郭解。考異曰︰荀紀以郭解事著於建元二年。按武紀，「建元二年初置茂陵邑」，「三年賜徙茂陵者錢」；當是時，衞青、公孫弘皆未貴。又，「元朔二年徙郡國豪傑于茂陵」；此乃徙解之時也。

班固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師古曰︰覬，幸也；覦，欲也；幸得其所欲也。覬，音冀。覦，音俞，又音喻。周室旣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師古曰︰陪，重也。大夫世權，晉六卿、魯三桓、齊田氏是也。陪臣執命，陽虎之類是也。諸侯之臣，於天子為陪臣；大夫之家臣，於諸侯為陪臣。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從，子容翻。衡，讀曰橫。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為游俠，雞鳴狗盜，事見三卷赧王十七年。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事見五卷周赧王五十六年。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事見五卷赧王五十七年。將，卽亮翻。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搤腕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師古曰︰搤，捉持也，音戹。腕，烏貫翻。四豪，卽魏信陵以下也。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背，蒲妹翻。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知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從，才用翻。濞，普懿翻。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閻閭，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辟，毗亦翻。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季路死於衞侯輒之難，仇牧死於宋閔公之難，事並見左傳。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見論語。非明主在上，示之以好惡，好，呼到翻。惡，烏路翻。齊之以禮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國，五伯之罪人也；伯，讀曰霸。夫四豪者，又六國之罪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

荀悅論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說，式芮翻。行，下孟翻。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要，一遙翻。色取仁以合時好，好，呼到翻。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亂之所由生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敗，補邁翻。先王之所愼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四民，士、農、工、商也。姦民不生，王道乃成。

凡此三遊之作，生於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譽為榮辱，不核其眞；譽，音余；下同。以愛憎為利害，不論其實；以喜怒為賞罰，不察其理。上下相冒，萬事乖錯，是以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疏而舉筆，度，徒洛翻。善惡謬於衆聲，功罪亂於王法。然則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禮，小人犯法，奔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競趣時利。趣，七喻翻。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脩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好，呼到翻。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裹曰苞，藉曰苴。詩箋︰以果實相遺者苞苴之。又曰︰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左傳註云︰聘，執玉帛以相存問。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

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要，一遙翻。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實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覆其貌者謂之偽，覆，敷又翻。毀譽失其眞者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虛偽之行不得設，行，下孟翻。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請，求也。謁，告也。貨賂無所用，息華文，去浮辭，去，羌呂翻。禁偽辯，絕淫智，放百家之紛亂，壹聖人之至道，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7**燕王定國與父康王姬姦；奪弟妻為姬。殺肥如令郢人，肥如，燕之屬縣。燕國除，入漢，屬遼西郡。應劭曰︰肥子奔燕，燕封於此。郢人兄弟上書告之，主父偃從中發其事。公卿請誅定國，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文帝初，王澤始封於燕，傳子康王嘉；文帝九年，嘉薨，定國嗣；蓋立四十二年矣。

齊厲王次昌亦與其姊紀翁主通。齊孝王將閭，文帝十六年受封，傳子懿王壽，壽傳次昌。主父偃欲納其女於齊王，齊紀太后不許。偃因言於上曰︰「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鉅於長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王，于況翻。今齊王於親屬益疏，疏，與疎同。又聞與其姊亂，請治之！」於是帝拜偃為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辭及王；王懼，飲藥自殺。偃少時游齊及燕、趙，少，詩照翻。及貴，連敗燕、齊。敗，補邁翻。趙王彭祖懼，彭祖，景帝子；前二年封廣川，五年徙趙。上書告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為偃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章︰乙十一行本「吏」下有「治」字；孔本同；張校同。』下，遐嫁翻。偃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

**8**張歐免，上欲以蓼侯孔臧為御史大夫。班志，蓼縣屬衡山國，春秋之蓼國也；音了。康曰音六，未知其何據。蓼侯孔聚，高祖功臣；臧，其子也。臧自言世修經學，蓋謂孔子後也；安國為從弟。安國，孔子十三世孫。臧辭曰︰「臣世以經學為業，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百官表︰侍中，加官，得出入禁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續漢書曰︰侍中，比二千石，無員。漢官儀曰︰侍中，左蟬、右貂，本秦丞相史，往來殿內，故謂之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座唾壺，朝廷榮之。從，才用翻。綱紀古訓，使永垂來嗣。」上乃以臧為太常，其禮賜如三公。

**三年**（乙卯、前一二六）

**1**冬，匈奴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匈奴左、右谷蠡王，在左、右賢王之下。谷蠡，音鹿黎。索隱曰︰稚，持利翻。斜，士嗟翻，鄒誕生音直牙翻。蓋「稚斜」胡人語，近得其實。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於單，音丹。降，戶江翻。

**2**以公孫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通西南夷，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公孫弘數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數，所角翻。為罷，讀曰疲。天子使朱買臣等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以應之。難，乃旦翻。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春，罷蒼海郡。

弘為布被，食不重肉。言不重肉味也。重，音直龍翻。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奉，扶用翻。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中，竹仲翻。夫以三公為布被，與小吏無差，誠飾詐，欲以釣名，師古曰︰釣，取也；言若釣魚之謂也。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尊之。

**3**三月，赦天下。

**4**夏，四月，丙子，封匈奴太子於單為涉安侯，數月而卒。

**5**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祁連間，為強國，降，戶江翻。氏，音支。敦煌、張掖，匈奴破月氏，使昆邪王居之；漢開置郡。祁連，山名，卽天山也，匈奴呼天為祁連；在張掖西北。敦，徒門翻。匈奴冒頓攻破之。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餘衆遁逃遠去，怨匈奴，無與共擊之。」上募能通使月氏者。使，疏吏翻。漢中張騫以郞應募，出隴西，徑匈奴中；單于得之，留騫十餘歲。騫得間亡，鄕月氏間，古莧翻。鄕，讀曰嚮。西走，數十日，至大宛。西域傳︰大宛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七十里；西南至大月氏所居六百九十里。宛，於元翻。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為發導譯抵康居，導者，引路之人；譯者，傳言之人也。康居國治樂越匿地，到卑闐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為，于偽翻。傳致大月氏。傳，張戀翻。大月氏太子為王，旣擊大夏，分其地而居之，大夏國在大宛西南，都嬀水南。月氏居嬀水北。地肥饒，少寇，少，詩沼翻。殊無報胡之心。騫留歲餘，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李奇曰︰要領，要契也。師古曰︰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故以要領為喻。要，一遙翻。乃還；並南山，史記曰︰南山卽連終南山，從京南東至華山，東北連延至海，卽中條山也。從京南而西，連接至葱嶺萬餘里，故云並南山也。西域傳云︰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並，步浪翻。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復，扶又翻。留歲餘。會伊稚斜逐於單，匈奴國內亂，騫乃與堂邑氏奴甘父逃歸。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父，音甫。上拜騫為太中大夫，甘父為奉使君。騫初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考異曰︰史記·西南夷傳曰︰「元狩元年，張騫使大夏來，言通身毒國之利。」按年表，騫以元朔六年二月甲辰封博望侯，必非元狩元年始歸也。或者元狩元年，天子始令騫通身毒國。疑不能明，故因是歲伊稚斜立終言之。

**6**匈奴數萬騎入塞，殺代郡太守恭，代郡，唐蔚州、武州界。及略千餘人。

**7**六月，庚午，皇太后崩。武帝母王太后也。

**8**秋，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郞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葆就，師古曰︰葆，與保同；令自保守，且成其郡縣。專力城朔方。

**9**匈如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

**10**是歲，中大夫張湯為廷尉。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時上方鄕文學，鄕，讀曰嚮。湯陽浮慕，事董仲舒、公孫弘等；以千乘兒寬為奏讞掾，兒，本郳姓，以國為氏，其後去「邑」。以為廷尉掾，專主奏讞也。兒，五奚翻。讞，魚蹇翻。掾，俞絹翻。以古法義決疑獄。所治︰卽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班表，廷尉有左、右監，秩千石。漢官曰︰廷尉獄史二十七人。深禍，謂持文深刻，欲致人於禍者。卽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上由是悅之。湯於故人子弟調護之尤厚；師古曰︰調，和適之令得其所；護，謂保佑之也。其造請諸公，師古曰︰造，詣至也。請，謁問也。造，七到翻。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文深，謂持文深；意忌，謂其意忌前也；不專平，謂不專於持平也。然得此聲譽。汲黯數質責湯於上前質，對也，對面責之也。或曰︰質，正也，以正義責之。數，所角翻。曰︰「公為正卿，漢官，九卿之外，又有列於九卿者，故謂九卿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師古曰︰言何為乃紛亂而改更也。更，工衡翻。而公以此無種矣。」言當誅及子孫。種，章勇翻。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伉，口浪翻，健也，高也。厲，嚴也。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累足而立，懼之甚也。重，直龍翻。側目而視矣！」

**四年**（丙辰、前一二五）

**1**冬，上行幸甘泉。

**2**夏，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上郡，唐延、綏、銀之地，高祖置定襄郡。括地志︰定襄故城，在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

# 資治通鑑卷第十九

## 漢紀十一起強圉大荒落（丁巳），盡玄黓閹茂（壬戌），凡六年。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上

**元朔五年**（丁巳、前一二四）

**1**冬，十一月，乙丑，薛澤免。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勃海郡高成縣有平津鄕。宋白曰︰滄州鹽山縣，勃海高成縣也，有平津鄕。考異曰︰史記·將相名臣表、漢書·公卿百官表，弘為相皆在今年。建元以來侯者表、恩澤侯表皆云「元朔三年封侯」。按三年弘始為御史大夫。蓋誤書「五」為「三」，因置於三年耳。丞相封侯自弘始。漢初常以列侯為丞相，弘則旣相而後封侯，故丞相封侯自弘始。

時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閤以延賢人，師古曰︰閤，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客，別於掾史官屬也。與參謀議。每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亦使左右文學之臣與之論難。難，乃旦翻。弘嘗奏言︰「十賊彍弩，張晏曰︰彍，音郭。師古曰︰引滿曰彍。百吏不敢前。請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下，遐嫁翻。侍中吾丘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師古曰︰五兵，謂矛、戟、弓、劍、戈。吾，讀曰虞。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秦兼天下，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師古曰︰耰，摩田之器也。箠，馬撾也。梃，大杖也。折，而設翻。耰，音憂。梃，大鼎翻。撻，音闥。犯法滋衆，盜賊不勝，師古曰︰滋，益也。不勝，言不可勝也。卒以亂亡。卒，子恤翻。故聖王務敎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記·內則︰國君世子生三日，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註云︰天地四方，男子之所有事也。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古者天子射豹侯，諸侯射熊侯，卿大夫射麋侯，士射鹿侯、豕侯。周官又以鄕射之禮詢衆庶。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敎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為盜之為，于偽翻。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師古曰︰抵，觸也。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大不便。」書奏，上以難弘，弘詘服焉。難，乃旦翻。詘，與屈同。

弘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董仲舒為人廉直，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端驕恣，數犯法，端，景帝子，前三年受封。數，所角翻；下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弘乃薦仲舒為膠西相；仲舒以病免。汲黯常毀儒，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以事致其罪而誅之。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臣、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右內史後為右扶風。治，直之翻。任，音壬。上從之。

**2**春，大旱。

**3**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衞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強弩將軍，沮，音俎。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俱出右北平；凡十餘萬人，擊匈奴。右賢王以為漢兵遠，不能至，飲酒，醉。衞青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得右賢裨王十餘人，師古曰︰裨王，小王也，猶言裨將也。裨，頻移翻。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師古曰︰數十萬以至百萬。畜，許救翻。於是引兵而還。

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衞青為大將軍，諸將皆屬焉。夏，四月，乙未，復益封青八千七百戶，復，扶又翻。封青三子伉、不疑、登皆為列侯。師古曰︰伉，音杭，又工郞翻。伉為宜春侯，不疑為陰安侯，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師古曰︰固，謂再三也。「臣幸得待罪行間，行，戶剛翻。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繈褓中，未有勤勞，上列地封為三侯，「列」，漢書作「裂」。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乃封護軍都尉公孫敖為合騎侯，晉灼曰︰合騎侯，猶冠軍、從票之名也。余據功臣表，合騎侯食邑於渤海高成。都尉韓說為龍頟侯，班志，龍頟，侯國，屬平原郡。頟，音洛。公孫賀為南窌侯，窌，匹孝翻，又普孝翻。李蔡為樂安侯，「樂安」，功臣表作「安樂」，食邑於琅邪之昌縣。校尉李朔為涉軹侯，「涉軹」，班史·衞青傳作「陟軹」，功臣表作「軹」，食邑於齊郡之西安。趙不虞為隨成侯，隨成侯，功臣表，食邑於千乘縣。公孫戎奴為從平侯，從平侯，食邑於東郡樂昌。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班史「豆」作「竇」。皆賜爵關內侯。

於是青尊寵，於羣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亢，音抗。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說，式芮翻。師古曰︰下，戶嫁翻。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師古曰︰言能降貴以禮士，最為重也。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數，所角翻。遇黯加於平日。大將軍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如淳曰︰廁，溷也。孟康曰︰廁，牀邊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仲馮曰︰廁，當從孟說。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為起；然則踞廁者輕之也。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見，賢遍翻。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應劭曰︰武帳，織成帳為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也。師古曰︰孟說是。韋昭曰︰以武名之，示威。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4**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師古曰︰風，敎也。詩序曰︰上以風化下。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為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奏︰「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為，于偽翻。復，方目翻。第其高下，以補郞中文學掌故；兒寬以射策為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蘇林曰︰卒史秩六百石。臣瓚曰︰漢註，卒史秩百石。師古曰︰瓚說是。余謂掌故，掌故府之典籍者也。以兒寬自掌故補卒史推之，則掌故之品秩從可知也。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秀才異等，謂有俊秀之才異於常等者。其不事學若下材，輒罷之。又，吏通一藝以上者，請皆選擇以補右職。」吏，謂百石已上及比百石以下也。右職，謂中二千石、二千石之卒史也。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5**秋，匈奴萬騎入代，殺都尉朱英，略千餘人。

**6**初，淮南王安好讀書屬文，喜立名譽，好，呼到翻。屬，之欲翻。喜，許記翻。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其羣臣、賓客，多江、淮間輕薄士，常以厲王遷死感激安。遷死見十四卷文帝前六年。建元六年，彗星見，彗，祥歲翻，又徐醉翻，又旋芮翻。見，賢遍翻。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說，式芮翻。先，悉薦翻。長，直亮翻。謂吳王濞起兵時也。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然，乃益治攻戰具，積金錢。治，直之翻；下同。

郞中雷被獲罪於太子遷，雷被善用劍，與太子戲，誤中太子，故得罪。師古曰︰被，皮義翻。姓譜︰雷，古方雷氏後。時有詔，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卽願奮擊匈奴。太子惡被於王，惡，毀惡也，如字。斥免之，欲以禁後。師古曰︰令後人更不敢效之也。是歲，被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治，下，遐嫁翻。蹤迹連王，公卿請逮捕治王。太子遷謀令人衣衞士衣，持戟居王旁，漢使有非是者，卽刺殺之，人衣，於旣翻。刺，七亦翻。因發兵反。天子使中尉宏卽訊王，師古曰︰卽，就也，就問也。王視中尉顏色和，遂不發。公卿奏︰「安壅閼奮擊匈奴者，格明詔，當棄市。」閼，音遏。師古曰︰格，音閣，謂閣止不行之。詔削二縣。旣而安自傷曰︰「吾行仁義，反見削地。」恥之，於是為反謀益甚。

安與衡山王賜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賜，卽安之弟也，孝文十六年與安同受封。師古曰︰兄弟相責，故有嫌。衡山王聞淮南王有反謀，恐為所幷，亦結賓客為反具，以為淮南已西，欲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衡山王后徐來譖太子爽於王，欲廢之而立其弟孝。王囚太子而佩孝以王印，令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從，千容翻。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輣車、鍛矢，輣，薄庚翻，兵車也，樓車也。鍛，都玩翻，冶鐵也。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秋，衡山王當入朝，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師古曰︰為相親愛之言。除前隙，約束反具。師古曰︰共契約為反具。衡山王卽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

**六年**（戊午、前一二三）

**1**春，二月，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杜佑曰︰漢定襄郡在今馬邑北三百餘里，後魏置雲中郡。以合騎侯公孫敖為中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功臣表，翕，侯國，在魏郡內黃界。衞尉蘇建為右將軍，郞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強弩將軍，師古曰︰沮，音俎。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賢曰︰秦法，斬首一，賜爵一級，故因謂斬首為級。休士馬于定襄、雲中、鴈門。

**2**赦天下。

**3**夏，四月，衞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復，扶又翻。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幷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翕侯，信，元光四年十月壬午受封。及敗，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降匈奴。誘，音酉。將，卽亮翻。降，戶江翻。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大將軍。

議郞周霸曰︰班表︰議郞屬郞中令，秩比六百石。「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軍正閎、長史安曰︰「不然。凡軍行置軍正，掌舉軍法以正軍中。軍法曰︰正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劉昭志︰大將軍長史秩千石。如淳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孫子之言，言大小不敵，小雖堅於戰，終必為大所禽。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言失為臣之意也。行，戶剛翻。說，式芮翻。且使臣職雖當斬將，將，卽亮翻。以臣之尊寵而不敢『章︰十四行本「敢」下有「自」字；乙十一行本同。』擅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謂所居為行在所。

初，平陽縣吏霍仲孺給事平陽侯家，與青姊衞少兒私通，生霍去病。霍姓，以國為氏。去病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擊匈奴，為票姚校尉，服虔曰︰票姚，音飄搖。師古曰︰票，匹妙翻。姚，羊召翻。票姚，勁疾之貌。荀悅漢紀作「票鷂」字。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搖，則不當其義也。與輕騎勇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師古曰︰計其所將人數，則捕斬首為多，過於所當。一曰︰漢軍失亡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於是天子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餘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匈奴左、右大當戶，在左、右大都尉之下，左、右骨都侯之上。大父行，單于祖行也。張晏曰︰藉若，胡侯也，產，其名也。師古曰︰此人，單于祖父之行也。季父，亦單于季父也，羅姑，其名。行，戶浪翻。比再冠軍，師古曰︰比，頻也。比，毗至翻。冠，古玩翻。封去病為冠軍侯。帝以去病功冠諸軍，以南陽穰縣盧陽鄕、宛縣臨駣聚為冠軍侯國。駣，音桃。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級，封賢為衆利侯。」姓譜︰殷帝乙有子期，封太原郝鄕，後因氏焉。功臣表，衆利侯食邑於琅邪郡姑幕縣。

是歲，失兩將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止賜千金。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贖為庶人。

單于旣得翕侯，以為自次王，師古曰︰自次者，尊重次於單于。用其姊妻之，妻，七細翻。與謀漢。信敎單于益北絕幕，師古曰︰直度曰絕，幕，與漠同。陰山以北皆大漠，不生草木。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師古曰︰罷，讀曰疲。徼，要也。誘令疲，徼其困極，然後取之。徼，一遙翻。無近塞。單于從其計。近，其靳翻。

是時，漢比歲發十餘萬衆擊胡，比，毗至翻。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與，讀曰預。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至千夫者，得先除為吏。禁錮，重繫也。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衞，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衞︰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今瓚引茂陵中書，說之不盡也。貢父曰︰直三十餘萬金，其價之差殊不可詳也。或說︰「七」當作「一」，與茂陵書合矣。余謂賣爵當級，級稍增其價，豈可例云級十七萬！若每級十七萬，比至三十餘萬金，當一萬七千餘級，又非也。然則誤衍此「萬」字。蓋武功爵，其級十七，參考顏、劉註，皆因求其說而不得，遂疑茂陵書所謂十一級為不足，又疑史之正文「萬」字為衍，皆未為允也。蓋級十七萬者，賣爵一級為錢十七萬，至二級則三十四萬矣，自此以上，烏得不每級而增乎！王莽時黃金一斤直錢萬，以此推之，則三十萬金為錢三十餘萬萬矣，此當時鬻武功爵所直之數也。夫民入錢買爵，隨其錢之多少為爵級之高下，爵之高下有定直，而民錢之多少無定數，若比而同之，其失彌遠矣。史記作「直八十萬金」，索隱曰︰一金萬錢，初一級十七萬，自此以上每級加二萬，至十七級合成三十四萬也。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師古曰︰耗，亂也，莫報翻。

## 元狩元年（己未、前一二二）

**1**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畤，雍，於用翻。畤，音止。獲獸，一角而足有五蹄。有司言︰「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麟，麋身，牛尾，馬足，五色，圜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幷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京房易傳曰︰麟，麕身，牛尾，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爾雅︰麟，麕身，牛尾，一角。蓋麟似麕，圓頂一角。曰「蓋」云者，意其為麟而未知其果為麟也。於是以慶『章︰十四行本「慶」作「薦」；乙十一行本同。』五畤，畤加一牛，以燎。畤，音止。久之，有司又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今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於是濟北王濟北王勃，淮南厲王子，孝文十六年，封衡山王，孝景四年，徙封濟北；今王，勃子成王胡也。濟北王，都盧，後天漢四年，國除，入漢為泰山郡。濟，子禮翻。以為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

**2**淮南王安與賓客左吳等日夜為反謀，姓譜︰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後因氏焉。余按衞亦有左、右公子，姓譜之說非是。魯有左丘明。按輿地圖，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索隱曰︰志林云︰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遠也。部署兵所從入。諸使者道長安來，為妄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卽喜；卽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治，直吏翻。

王召中郞伍被被，皮義翻。姓譜，伍姓，出於楚伍舉。與謀反事，被曰︰「王安得此亡國之言乎？臣見宮中生荊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問之，復，扶又翻。被曰︰「昔秦為無道，窮奢極虐，百姓思亂者十家而六七。高皇帝起於行陳之中，行，戶剛翻。陳，讀曰陣。立為天子，此所謂蹈瑕候間，間，古莧翻。因秦之亡而動者也。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易，以豉翻。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事見十五卷景帝三年。夫吳王王四郡，四郡︰東陽郡、鄣郡、吳郡、豫章郡。王王，下于況翻。國富民衆，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然破於大梁，謂為梁孝王所破也。奔走而東，身死祀絕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萬倍吳、楚之時，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棄千乘之君，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死於東宮也。」如淳曰︰東宮，淮南所居也。王涕泣而起。

王有孽子不害，最長，庶生曰孽。長，知兩翻。王弗愛，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言后不以為子，太子不以為兄。數，秩數也。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陰使人告太子謀殺漢中尉事，事見上，元朔五年。下廷尉治。下，遐嫁翻。

王患之，欲發，復問伍被曰︰復，扶又翻。「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邪？」被曰︰「非也。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今我絕成皋之口，據三川之險，漢河南，秦三川郡也，其地當伊、洛、河三川之會。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什事九成，公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必如公言，不可徼幸邪？」師古曰︰徼，要也。幸，非妄之福也。徼，工堯反。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言偽為丞相、御史奏請於天子之書。徙郡國豪傑高貲於朔方，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為詔獄書，漢時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皆有詔獄，蓋奉詔以鞠囚，因以為名。逮諸侯太子、幸臣；逮，追對獄也。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卽使辯士隨而說之，說，式芮翻；下同。儻可徼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言不須為此也。

於是王乃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軍吏、中二千石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使，疏吏翻。欲使人偽得罪而西，言使人詐為得罪而逃去，西如京師。事大將軍，一日發兵，一日，猶言一旦。卽刺殺大將軍。刺，七亦翻。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好，呼到翻。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發蒙，謂物所蒙覆，發而去之；振落，謂木葉將落，振而墜之；皆言其易。說，式芮翻。

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求盜，卒也，掌逐捕盜賊。漢書·本紀，高帝時為亭長，令求盜之薛，治竹皮冠。人衣，於旣翻。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呼，火故翻。欲因以發兵。

會廷尉逮捕淮南太子，淮南王聞之，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中尉皆不至。王念，獨殺相，無益也，卽罷相。罷，遣出去也。相，息亮翻。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卽自剄，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也。師古曰︰言雖自剄而身首不能絕也。剄，古頂翻；下同。

伍被自詣吏，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章︰十四行本「以」下有「聞」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上。下公卿治其黨與，索，山客翻，求也，搜也。以上，時掌翻。下公，戶嫁翻。「以上」句斷。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章︰十四行本「至」下有「十一月」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作「十二月」，云「無註本作十一月」。』淮南王安自剄。殺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

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雅，素也。雅辭，素來言語也。廷尉湯曰︰「被首為王畫反計，為，于偽翻。罪不可赦。」乃誅被。侍中莊助素與淮南王相結交，私論議，王厚賂遺助；遺，于季翻。上薄其罪，欲勿誅。張湯爭，以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衡山王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其弟孝為太子。爽聞，卽遣所善白嬴之長安上書，言「孝作輣車、鍛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敗，補邁翻。會有司捕所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師古曰︰為頭首而藏匿之。孝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卽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王自剄死。王后徐來、太子爽及孝皆棄市，所與謀反者皆族。

凡淮南、衡山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傑等，死者數萬人。

**3**夏，四月，赦天下。

**4**丁卯，立皇子據為太子，年七歲。

**5**五月，乙巳晦，日有食之。

**6**匈奴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

**7**初，張騫自月氏還，事見上卷元朔四年。氏，音支。具為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為，于偽翻。「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土著，謂有城郭常居，不隨水草移徙也。宛，於元翻。著，直略翻。多善馬，馬汗血；孟康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天馬子云。一說，汗血者，汗從肩膊出如血，號能一日千里。有城郭、室屋，如中國。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窴。于窴國在南山下，居西城。窴，徒賢翻，又徒見翻。于窴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水經註︰崑崙山西有大水名新頭河，度葱嶺入北天竺境，又西南流，屈而東南流，逕中天竺國，又西逕安息，南注於雷翥海。雷翥海，卽西海也，在安息之西，犂靬之東，東南連交州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水經註︰河水一源出于窴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西域傳︰鹽澤，一名蒲昌海，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玉門、陽關皆在敦煌西界。括地志︰蒲昌海，一名泑澤，亦名鹽澤，亦名輔日海，亦名穿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索隱曰︰按漢書·西南夷傳云︰河有兩源，其一出葱嶺，一出于窴。山海經云︰河出崑崙東北隅。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葱嶺山于窴國，復分流歧出，合而東注泑澤，已而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泑澤卽鹽澤也。西域傳云︰于窴在南山下，與郭璞註山海經不同。廣志云︰蒲昌海在蒲類海東。唐長慶中，劉元鼎為盟會使，言河之上流，由洪濟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冬春可涉，夏秋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四下，曰歷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昆侖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他水幷注則濁。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隱測其地，蓋劍南之西。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卽秦所築長城也。秦築長城起臨洮。臨洮縣，漢屬隴西郡。南接羌，鬲漢道焉。鬲，與隔同。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國，隨畜牧，奄蔡國在康居西北，臨大澤無涯，蓋北海云。隨畜牧逐水草而居，無城郭常處，故曰行國。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臣瓚曰︰邛，山名，生竹，高節，可作杖。服虔曰︰蜀布，細布也。史記正義曰︰邛都邛山出此竹，因名邛竹，節高實中，或奇生，可為杖。布，土蘆布。邛，渠容翻。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孟康曰︰身毒，卽天竺也，所謂浮屠胡也。鄧展曰︰毒，音篤。李奇曰︰一名天篤。師古曰︰亦曰捐毒。賈，音古。索隱曰︰身，音乾。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以騫度之，著，直略翻。度，徒洛翻。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使，疏吏翻。惡，烏路翻。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少，詩沼翻。從蜀，宜徑，又無寇。」師古曰︰宜，當也。逕，直也。從蜀向大夏，其道當直。

天子旣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安息治番兜城，臨嬀水，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其俗亦土著。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遺設利朝也。師古曰︰設，施也。施之以利，誘令入朝。遺，于季翻。朝，直遙翻。誠得而以義屬之，師古曰︰謂不以兵革。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譯，傳言之人，周官象胥之職也。遠方之人，言語不同，更歷九譯，乃能通於中國。重，直龍翻。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發間使王然于等四道並出，師古曰︰間使者，求間隙而行。間，古莧翻。使，疏吏翻。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指求身毒國，徙，斯榆也。以手點物為指。使之出求路，指身毒而行。徙，讀與斯同。僰，蒲墨翻。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莋，南方閉巂、昆明。服虔曰︰漢使見閉於夷也。師古曰︰巂，卽今巂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卽今南寧州，諸爨所居是其地。莋，音昨，又音作。巂，先蘂翻。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於是漢以求身毒道，始通滇國。滇國地有滇池，因以名國。楚使莊蹻以兵定夜郞諸國，至滇池，因留王其地。華陽國志︰滇池周回三百里，所出深廣，下流淺狹如倒流，故謂之滇池。漢為益州郡，後改為永昌郡；魏、晉之間為晉寧郡；唐為昆州。括地志︰滇池澤，在昆州晉寧縣西南三十里。長，知兩翻。滇，音顚。滇王當羌謂漢使者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郞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乃復事西南夷。元朔三年罷西南夷，至是復通。師古曰︰事，謂經略通之，專以為事也。復，扶又翻。

**二年**（庚申、前一二一）

**1**冬，十月，上幸雍，祠五畤。雍，於用翻。畤，音止。

**2**三月，戊寅，平津獻侯公孫弘薨。壬辰，以御史大夫樂安侯李蔡為丞相，廷尉張湯為御史大夫。考異曰︰漢書·百官公卿表︰「元狩三年三月壬辰，廷尉張湯為御史大夫，六年，有罪自殺。」史記·將相名臣表︰「元狩二年，御史大夫湯。」按李蔡旣遷，湯卽應補其缺，豈可留之期年，復與李蔡為丞相月日正同乎！又按長曆，三年三月無壬辰；又以得罪之年推之，在今年明矣。今從史記·表。

**3**霍去病為票騎將軍，票騎將軍始此。票，頻妙翻。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括地志︰焉支山，一名删丹山，在甘州删丹縣東南五十里。焉，音煙。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張晏曰︰折蘭、盧侯，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也。師古曰︰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中有是蘭姓者，卽其種也。折，上列翻。執渾邪王子師古曰︰渾，下昆翻。及相國、都尉，獲首虜八千九百餘級，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孟康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王有祭天金人像也。如淳曰︰祭天以金人為主也。張晏曰︰佛徒祠金人也。師古曰︰作金人以為天神之像而祭之，今之佛像，是其遺法。屠，音儲。詔益封去病二千戶。

夏，去病復與合騎侯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異道。復，扶又翻。衞尉張騫、郞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行，可數百里，騫將萬騎在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獨與數十騎馳貫胡騎，貫，穿也。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易，以豉翻。軍士乃安。廣為圜陳，外嚮，陳，讀曰陣。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師古曰︰注矢於弓弩而引滿之，不發矢也。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徐廣曰︰南都賦︰黃間機張，善弩之名。裴駰曰︰按鄭德曰︰黃肩弩，淵中黃朱之。孟康曰︰太公六韜云︰陷堅、敗強敵，用大黃連弩。韋昭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射，而亦翻。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師古曰︰言懼甚。而廣意氣自如，師古曰︰自如，猶云如舊。益治軍，師古曰︰巡部曲，整行陳也。治，直之翻。軍中皆服其勇。明日，復力戰，復，扶又翻。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會博望侯軍亦至，張騫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封博望侯。師古曰︰取其能廣博瞻望。班志，博望，侯國，屬南陽郡。括地志︰博望故城，在鄧州向城縣東南四十五里。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罷，讀曰疲。弗能追，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自如，言功過正相當也。廣軍失亡多，而殺虜亦過當，故曰自如。而票騎將軍去病深入二千餘里，與合騎侯失，不相得。票騎將軍踰居延，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帝開置居延縣，屬張掖郡，使路博德築遮虜障於其北。過小月氏，匈奴破大月氏，月氏西擊大夏而臣之，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至祁連山，得單桓、酋涂王，張晏曰︰單桓、酋涂，皆胡王也。師古曰︰酋，才猶翻。涂，音塗。及相國、都尉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降，戶江翻。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裨小王七十餘人。天子益封去病五千戶，封其裨將有功者鷹擊司馬趙破奴為從票侯，以從票騎有功，因以為號。功臣侯表不書食邑之地。校尉高不識為宜冠侯，功臣表，宜冠侯食邑於琅邪之昌縣。校尉僕多為煇渠侯。僕多本匈奴種，來降漢。功臣表「僕多」作「僕朋」。煇渠侯食邑於南陽之魯陽縣。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票騎會，當斬，贖為庶人。

是時，諸宿將所將士、馬、兵皆不如票騎，票騎所將常選；師古曰︰選取驍銳。索隱曰︰選，宣變翻。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先，悉薦翻。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師古曰︰留，謂遲留；落，謂墜落；故不諧耦而無功也。由此票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

匈奴入代、鴈門，殺略數百人。

**4**江都王建建，易王非之子，景帝之孫。與其父易王所幸淖姬等及女弟徵臣姦。淖，鄭氏音卓，師古音奴敎翻。淖，姓也；戰國時楚有淖齒。建游雷陂，雷陂，卽廣陵之雷塘，在今揚州堡城之北，平岡之上。天大風，建使郞二人乘小船入陂中，船覆，兩郞溺，攀船，乍見乍沒；見，賢徧翻。建臨觀大笑，令勿救，皆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專為淫虐。自知罪多，恐誅，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祝，織救翻。詛，莊助翻。又聞淮南、衡山陰謀，建亦作兵器，刻皇帝璽，為反具。事發覺，有司請捕誅；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國除。

**5**膠東康王寄薨。寄，景帝子，中二年受封。

**6**秋，匈奴渾邪王降。是時，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要，一遙翻。令報天子。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使，疏吏翻。馳『章︰十四行本「馳」上有「卽」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卽」字。』傳以聞。傳，株戀翻；下同。天子聞之，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票騎將軍將兵往迎之。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幷其衆。票騎旣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不欲降者，師古曰︰恐被掩覆也。頗遁去。票騎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詣至『章︰十四行本「傳」下有「先」字，無「至」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行在所，傳，張戀翻。盡將其衆渡河。降者四萬餘人，號稱十萬。旣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班志，漯陰縣屬平原郡。漯，他合翻。封其裨王呼毒尼等四人皆為列侯；呼毒尼為下摩侯，䧹疪為煇渠侯，禽黎為河綦侯，大當戶調雖為常樂侯。文穎曰︰䧹，音鷹。疪，音庇蔭之庇。師古曰︰疪，匹履翻。益封票騎千七百戶。

渾邪之降也，漢發車二萬乘以迎之，考異曰︰漢書·食貨志云「三萬兩」。今從史記·平準書、汲黯傳。縣官無錢，從民貰馬，貰，始制翻，貸也。師古曰︰賒買也。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敝中國罷，讀曰疲。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晉灼曰︰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賈，音古。見，賢遍翻。曰︰「夫匈奴攻當路塞，言塞障當匈奴所入之路也。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勝，音升。而費以巨萬百數。師古曰︰卽數百鉅萬也。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鹵，與虜同。予，讀曰與。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師古曰︰塞，滿也。塞，悉則翻。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于邊關乎！應劭曰︰闌，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錢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臣瓚曰︰無符傳出入為闌也。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為，于偽翻。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

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五屬國。五郡，謂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也。故塞，秦之先與匈奴所關之塞。自秦使蒙恬奪匈奴地而邊關益斥，秦、項之亂，冒頓南侵，與中國關於故塞。及衞青收河南，而邊關復蒙恬之舊。所謂故塞外，其地在北河之南也。師古曰︰凡言屬國，存其國號而屬漢朝，故曰屬國。史記正義曰︰以來降之民徙置五郡，各依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曰屬國。而金城河西，河水出金城河關縣西南塞外積石山，東流逕金城郡界。自允吾以西，通謂之金城門。渡河而西，則武威等四郡之地。然金城郡昭帝於元始六年方置，史追書也。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並，步浪翻。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

休屠王太子日磾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久之，磾，丁奚翻。班表，黃門屬少府。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閼氏，音煙支。帝游宴，見馬，師古曰︰方於游宴之時而召閱諸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師古曰︰視宮人。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長，直亮翻。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卽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黃門有馬監、狗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得出入禁中。駙馬都尉，帝所置，秩比二千石。師古曰︰駙，副馬也；非正駕車，皆為副馬。一曰︰駙，近也，疾也。光祿大夫，本中大夫，帝改其名。日磾旣親近，近，其靳翻。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乘，繩正翻。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賜日磾姓金氏。為金氏貴顯張本。

**三年**（辛酉、前一二○）

**1**春，有星孛于東方。孛，蒲內翻。

**2**夏，五月，赦天下。

**3**淮南王之謀反也，膠東康王寄微聞其事，私作戰守備。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師古曰︰獄辭所連，發出其事。寄母王夫人，卽皇太后之女弟也，於上最親，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上聞而憐之，立其長子賢為膠東王；康王寄去年薨，今年方置後。又封其所愛少子慶為六安王，王故衡山王地。衡山國都六，故改為六安。

**4**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

**5**山東大水，民多飢乏。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以振貧民，廥，工外翻，芻藁之藏也；一曰︰庫廐名。猶不足，又募豪富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應劭曰︰秦遣蒙恬卻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地千里，地甚好，於是為築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四方錯雜，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為「新秦」，由是名也。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仰，牛向翻。予，讀曰與。分，扶問翻。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勝，音升。

**6**漢旣得渾邪王地，隴西、北地、上郡益少胡寇，詔減三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繇，讀曰傜。

**7**上將討昆明，以其閉漢使故也。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昆明池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三輔舊事，昆明池蓋地三百二十頃。是時法旣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數，所角翻。民多買復師古曰︰入財於官以取優復。復，方目翻。及五大夫，五大夫，舊爵二十等之第九級也。漢法，至此始免傜役。徵發之士益鮮。鮮，少也，先淺翻。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師古曰︰千夫、五大夫不欲為吏者，使之出馬也。千夫，武功爵第七級。以故吏弄法，皆謫令伐棘上林，穿昆明池。

**8**是歲，得神馬於渥洼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敦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馬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於水傍，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渥，音握。洼，於佳翻。上方立樂府，樂府有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使童男女七十人歌之。師古曰︰始置之也。樂府之名蓋起於此，哀帝時罷之。使司馬相如等造為詩賦；以宦者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協律都尉，先無此官，武帝始置於此。佩二千石印；絃次初詩以合八音之調。詩多爾雅之文，初詩，新造之詩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調，徒釣翻。爾雅三卷二十篇，文帝時列於學官。張晏曰︰爾，近也。雅，正也。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必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漢時，五經之學各專門名家，故通一經者不能盡通歌詩之辭意，必集五經家相與講讀乃得通也。及得神馬，次以為歌。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詩·大序曰︰聲成文謂之音。註云︰聲，謂宮、商、角、徵、羽也。成文，謂五聲上下相應。鄭康成曰︰五聲雜比曰音，單出曰聲。上默然不說。說，讀曰悅。考異曰︰史記·樂書︰「武帝作十九章歌，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乙甘泉，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為太一之歌。後伐大宛得千里馬，次以為歌。中尉汲黯進曰︰『陛下得馬詩以為歌云云。』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漢書·禮樂志︰「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乃立樂府，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按天馬歌，本志云「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武紀云︰「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五年十一月，立泰畤於甘泉。太初四年，貳師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公孫弘以元狩二年薨。汲黯以元狩三年免右內史，五年為淮陽太守，元鼎五年卒。又黯未嘗為中尉。或者馬生渥洼水作歌在元狩三年，汲黯為右內史而譏之，言當族者非公孫弘也。雖未立泰畤，或以歌之於郊廟，其十九章之歌當時未能盡備也。

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羣臣雖素所愛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輒按誅之，無所寬假。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黯言之甚怒，上乃笑而喻之，卽其怒笑之間而觀其君臣相與之意，則帝之於黯，非但能容其直，而從容不迫，方喻之以其所見。使他人處，固將順之不暇矣，而黯自言其心猶以為非，此豈面從退有後言者哉！黯之事君，固人所難能；而帝之容黯，亦非後世之君所可及矣。治，直吏翻。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苟能識之，何患無人！夫所謂才者，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為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為愚而不知理也。」上顧羣臣曰︰「黯自言為便辟則不可，朱熹曰︰便者，便人之所好。辟者，避人之所惡。便，毗連翻。辟，讀曰僻。自言為愚，豈不信然乎！」

**四年**（壬戌、前一一九）

**1**冬，有司言︰「縣官用度太空，而富商大賈冶鑄、煮鹽，財或絫萬金，不佐國家之急；賈，音古。絫，古累字。請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幷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緣，以絹翻。師古曰︰繢，繡也，繢五采而為之。繢，黃外翻。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后得行。后，與後同。又造銀、錫為白金三品︰如淳曰︰雜銀、錫為白金。大者圜之，其文龍，直三千；次方之，其文馬，直五百；小者橢之，其文龜，直三百。時議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以為白金三品之文。師古曰︰橢，圜而長也，音他果翻。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建元五年廢三銖錢，行半兩錢。更，工衡翻。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勝，音升。

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師古曰︰二人也；姓東郭，名咸陽；姓孔，名僅。班表︰大農令有兩丞。齊有大夫東郭氏。桑弘羊以計算用事。姓譜︰桑，秦大夫子桑之後。咸陽，齊之大煮鹽，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絫千金；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心計者，不必用籌算而知其數也。賈，音古；下同。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毫至秋而銳小，言其剖析微細，雖秋毫之小亦可分而為二也。

詔禁民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韋昭曰︰釱，以鐵為之，著左足以代刖也。索隱曰︰三蒼云︰釱，踏脚鉗也。張斐漢晉律序︰狀如跟衣，著足下，重六斤，以代刖，至魏武改以滅代釱也。晉律︰鉗重二斤，長翹一尺五寸。師古曰︰釱，徒計翻。沒入其器物。公卿又請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師古曰︰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之多少而為名簿，送之於官也。占，之贍翻；下同。率緡錢二千而一算；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算二十也。瓚曰︰此緡錢為是儲緡錢也，故隨其用所施而出算。余謂率計緡錢二千而一算，算百二十錢。緡，眉巾翻。及民有軺車若船五丈以上者，皆有算。軺，小車也，弋招翻。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匿，藏也。悉，盡也。藏匿而不自占，占而不盡者，罰戍邊一歲，沒其錢入官。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其法大抵出張湯。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師古曰︰論事旣多，至於日晚。朝，直遙翻。天子忘食；丞相充位，但充其位，無所建明。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騷動，不安其生，咸指怨湯。

**2**初，河南人卜式，數請輸財縣官以助邊，數，所角翻。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田牧，不習仕宦，不願也。」少，詩照翻。使者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敎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委，於偽翻，蓄也。宜輸其所蓄也。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由是賢之，欲尊顯以風百姓，師古曰︰風，讀曰諷，又如字。乃召拜式為中郞，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未幾，又擢式為齊太傅。齊王次昌，元朔三年薨，無後，國除；元狩六年始封皇子閎為齊王；式蓋傅閎也。史因其輸財得官而終書之。幾，居豈翻。

**3**春，有星孛于東北。孛，蒲內翻。夏，有長星出于西北。

**4**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為單于畫計，為，于偽翻。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幕，沙漠也。師古曰︰言輕易漢軍，留而不去也。一曰︰謂漢軍不能輕入而久留也。余謂後說是。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粟馬十萬，師古曰︰以粟秣馬也。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私負從馬復四萬匹，師古曰︰私負衣裝及私將馬自從者，皆非公家所發之限。從，才用翻。步兵轉者踵軍後又數十萬人，師古曰︰轉者，謂運輜重也。踵，接也。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票騎。票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票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郞中令李廣數自請行，數，所角翻。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都尉趙食其為右將軍，食其，音異箕。平陽侯曹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旣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師古曰︰言收虜漢軍人馬可不費力，故言坐。罷，讀曰疲。乃悉遠北其輜重，師古曰︰送輜重遠去，令處北也。以精兵待幕北。

大將軍旣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走，音奏。而令前將軍廣幷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師古曰︰幷，合也；合軍而同道。東道回遠而水草少，師古曰︰回，繞也，曲也，戶悔翻。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結髮者，言始勝冠卽在戰陣，及今得當單于也。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師古曰︰致死而取單于。大將軍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孟康曰︰奇，隻不偶也。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為奇不耦。師古曰︰言廣命隻不耦合也，孟說是矣。數，所角翻。奇，居宜翻。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師古曰︰謂不勝敵也。余謂指欲禽單于，脫有邂逅失之，為不得所欲。而公孫敖新失侯，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敖失侯見上二年。青本與敖友，又脫青於阨，故青欲使當單于而立功。故徙前將軍廣。廣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慍怒。慍，於運翻。

大將軍出塞千餘里，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言結陳以待敵也。陳，與陣同。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為營，張晏曰︰武剛車，兵車也。師古曰︰環，繞也。續漢志︰諸軍有矛戟，其飾幡斿旗幟，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環，音宦。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言日欲沒也。大風起，砂礫擊面，師古曰︰礫，小石也；音歷。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師古曰︰翼，謂左右舒引其兵，如鳥之張翼。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強，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度，徒洛翻。單于遂乘六騾，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師古曰︰騾者，驢種馬子，堅忍。單于自乘善走騾，而壯騎隨之也。冒，犯也。騾，來戈翻。冒，莫克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師古曰︰紛拏，亂相持搏也。拏，女居翻。殺傷大當。殺傷各大相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遲，直二翻。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窴，徒賢翻。如淳曰︰趙信降匈奴，築城居之。得匈奴積粟食軍，師古曰︰食，讀曰飤。留一日，悉燒其城餘粟而歸。

前將軍廣與右將軍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大將軍，師古曰︰惑，迷也；在後不及期也。不及單于戰。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遇二將軍。大將軍使長史責問廣、食其失道狀，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師古曰︰簿，謂文狀也。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上，時掌翻。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復，扶又翻。遂引刀自剄。剄，古頂翻。廣為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猨臂，善射，如淳曰︰臂如猨臂通肩也。度不中不發。度，徒洛翻。中，竹仲翻。將兵，乏絕之處孔穎達曰︰暫無曰乏，不續曰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近，其靳翻。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為用。樂，音洛。及死，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師古曰︰知謂素相識知也。為，于偽翻。而右將軍獨下吏，下，遐嫁翻。當死，贖為庶人。

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谷蠡，音鹿黎。十餘日，眞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師古曰︰去，除也，丘呂翻。

票騎將軍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重，直用翻。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校，戶敎翻。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師古曰︰直，當也。匈奴分其國為左右︰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濊貊、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故謂之左、右方，亦謂之左、右地。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有大功，故增山而廣地也。如淳曰︰翰海，北海名也。崔浩曰︰羣鳥之所解羽，故曰翰海。廣志，翰海在沙漠北。師古曰︰積土增高曰封，為墠祭地曰禪。鹵獲七萬四百四十三級。天子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又封其所部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等四人為列侯，路博德為邳離侯，衞山為義陽侯，復陸支為杜侯，伊卽靬為衆利侯。從票侯破奴等二人益封，校尉敢為關內侯，食邑；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

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

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應劭曰︰司馬主武事，諸武官亦以為號。漢官儀曰︰時議者以為軍中有候司馬，故加「大」為大司馬以別異之。自此票騎將軍同大將軍品秩，位亞丞相。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票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士多去事票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

票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孔文祥曰︰謂質重少言，膽氣在中也。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敎之孫、吳兵法，孫，孫武；吳，吳起也。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票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治，直之翻。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貴，不省士，師古曰︰省，視也；言不恤視軍士也。少，詩照翻。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班表︰太官有令，有丞，主膳食。師古曰︰齎，與資同。余謂音則兮翻，亦通，裝也。為，于偽翻。乘，繩證翻。旣還，重車餘棄粱肉，師古曰︰重，直用翻。粱，粟類也，米之善者。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票騎尚穿域蹋鞠；服虔曰︰穿域，作鞠室也。師古曰︰鞠，以皮為之，實以毛，蹴蹋為戲也。劉向別錄曰︰蹴鞠，相傳以為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所以講武知有材也。蹋，徒臘翻。鞠，居六翻。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人仁，喜士退讓，師古曰︰喜，許吏翻。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如此。操，七到翻。

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魏臺訪議︰高堂隆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也。」索隱曰︰漢以來謂死為物故，就朽故也。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蓋漢軍死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冒頓之強，盡取蒙恬所奪匈奴地，而王庭列置於幕南。今匈奴為漢所攻，遠遁幕北，故幕南無王庭也。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班志，令居縣屬金城郡。令，音零。往往通渠，置田官，置官以主屯田。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蠶食，言如蠶之食葉，以漸而侵其地也。然亦以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少，詩沼翻。復，扶又翻；下同。

匈奴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下，遐嫁翻；下同。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班表︰丞相有二長史，秩二千石。任，音壬。「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大怒，留之不遣。朝，直遙翻。請，才性翻。使，疏吏翻。是時，博士狄山議以為和親便，姓譜︰狄，春秋狄國之後；又曰︰周文王封少子於狄城。上以問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師古曰︰博士，儒官也，故呼為生。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師古曰︰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為城，因置吏士，而為蔽障以禦寇也。障，之尚翻。又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為城，置人鎭守，謂之候城，此卽障也。山自度，辯窮且下吏，師古曰︰度，計也；見詰辯而辭窮，當下吏也。下，遐嫁翻。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師古曰︰乘，登也，登而守之。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之後，羣臣震慴，師古曰︰震，動也。慴，失氣也。慴，之涉翻。無敢忤湯者。忤，五故翻。

**5**是歲，汲黯坐法免，以定襄太守義縱為右內史，河內太守王溫舒為中尉。守，式又翻。

先是，甯成為關都尉，函谷關都尉也。先，悉薦翻。吏民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師古曰︰猛虎產乳，護養其子，則搏噬過當，故以為喻。乳，人喻翻。及義縱為南陽太守，義，姓也；縱，其名。至關，甯成側行送迎；側行不敢正行，言恭甚。至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言累足也，畏懼之甚。重，直龍翻。後徙定襄太守，初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視亦二百餘人，一捕，鞫曰「為死罪解脫」，一切皆捕而鞫問之也。服虔曰︰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赭，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同罪。縱鞫相賂餉者二百人以為解脫死罪，盡殺之。師古曰︰鞫，窮也，謂窮治也。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師古曰︰奏請得報而論殺。原父曰︰縱掩定襄獄，一切捕鞫，而云是日皆報殺，則非奏請報可之報矣，然則以論決為報也。其後郡中不寒而慄。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然其治尚輔法而行；縱專以鷹擊為治。師古曰︰言如鷹隼之擊也。治，直吏翻。

王溫舒始為廣平都尉，廣平本屬趙國，景、武之間，分為廣平郡，征和元年，立為平干國。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師古曰︰豪桀而性果敢一往無所顧者，以為吏也。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師古曰︰縱，放也。督，察視也。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師古曰︰言所捕盜賊得其人而快，溫舒意則不問其先所犯罪也。弗法，謂弗行法也。卽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師古曰︰避，謂不盡意捕擊也。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近，其靳翻。廣平聲為道不拾遺。遷河內太守；以九月至，令郡具『章︰十四行本「具」下有「私」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馬五十疋為驛，師古曰︰以私馬於道上往往置驛，自河內至長安。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師古曰︰以臧獲罪者旣沒入之，又令出倍臧，或收入官，或還其主也。余謂沒入其家以償所受之臧，其義似徑。臧，讀曰贓。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奏而天子可之，謂之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古毋、無通。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追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師古曰︰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然。展，伸也。

天子聞之，皆以為能，故擢為中二千石。郡守二千石，正卿及列卿皆中二千石。

**6**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王夫人，齊王閎之母。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望見焉。考異曰︰漢書以此事置李夫人傳中，古今相承皆以為李夫人事。史記·封禪書︰「少翁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按李夫人卒時，少翁死已久，漢書誤也。今從史記。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又勸上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師古曰︰謂雜草以飯牛也。飯，扶晚翻。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謂識其親書手跡也。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隱，謂祕誅文成之事，不令人知之也。

#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

## 漢紀十二起昭陽大淵獻（癸亥），盡重光協洽（辛未），凡九年。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下

**元狩五年**（癸亥、前一一八）

**1**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坐盜孝景園堧地，葬其中，當下吏，自殺。堧，而緣翻。下，遐嫁翻。

**2**罷三銖錢，更鑄五銖錢。去年廢半兩錢，行三銖錢。更，工衡翻。考異曰︰漢書·食貨志︰「前以銷半兩錢，鑄三銖錢；明年以三銖錢輕，更鑄五銖錢。」武帝元狩五年，乃云「罷半兩錢，行五銖錢」，誤也。於是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

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師古曰︰郊，謂交迫衝要之處。乃召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去年免，故召拜之。守，式又翻。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強予，強，其兩翻。予，讀曰與。然後奉詔。黯為上泣曰︰為，于偽翻；下正為同。「臣自以為塡溝壑，不復見陛下，復，扶又翻。塡，大賢翻。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任，音壬。臣願為中郞，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師古曰︰言後卽召也。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師古曰︰顧，思念也。言吏民不相安而失其所也。吾徒得君之重，師古曰︰徒，但也。重，威重也。臥而治之。」

黯旣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過，古禾翻。與，讀曰預。御史大夫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譽，音餘。好興事，舞文法，好，呼到翻。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及湯敗，上抵息罪。師古曰︰抵，至也，致之於罪也。

使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眞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凡得千八百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千四百四十石耳。十歲而卒。

**3**詔徙姦猾吏民於邊。

**4**夏，四月，乙卯，以太子少傅武強侯莊青翟為丞相。武強侯莊不識，高祖功臣，青翟其孫也。班志，武強縣屬廣川；唐冀州武強縣是也。

**5**天子病鼎湖甚，晉灼曰︰黃圖︰鼎湖，宮名，在京兆。班志，湖本在京兆，後分屬弘農。索隱曰︰昔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湖，曰鼎湖，卽今之湖城縣也。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服虔曰︰游水，縣名；發根，人名。晉灼曰︰地理志，游水，水名，在臨淮。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游水，姓也；發根，名也；蓋因水為姓也。本嘗遇病而神下之，故為巫也。下，戶嫁翻，降附也。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少，詩沼翻。強，其兩翻。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孟康曰︰良已，善已；謂瘉也。置酒壽宮。帝置壽宮以奉神君。臣瓚曰︰壽宮，奉神之宮也。楚辭曰︰蹇將澹兮壽宮。括地志︰壽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三十里長安故城中。神君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法」。孟康曰︰策畫之法也。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翻。

時上卒起，幸甘泉，卒，讀曰猝。過右內史界中，道多不治，上怒曰︰「義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銜之。師古曰︰銜，含也；包含在心，以為過也。復，扶又翻。

**六年**（甲子、前一一七）

**1**冬，十月，雨水，無冰。雨，于具翻。

**2**上旣下緡錢令而尊卜式，事見上卷四年。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縱，放也，肆也。義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以縱為廢格沮事，孟康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其為可使者，此為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也。格，音閣。沮，才汝翻，壞也。考異曰︰漢書·武紀︰「元鼎三年十一月，令民告緡。」據義縱傳則在今冬。棄縱市。

**3**郞中令李敢，怨大將軍之恨其父，怨大將軍衞青也。恨其父事見上卷四年。師古曰︰令其父抱恨而死也。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師古曰︰無何，謂未多時也。敢從上雍，師古曰︰雍之所在，地形積高，故曰上也。上，時掌翻。雍，於用翻。至甘泉宮獵，票騎將軍去病射殺敢。射，而亦翻。考異曰︰史記·封禪書云︰「明年，天子病鼎湖，甚；病愈，幸甘泉，大赦。」莫知其為何年。本紀皆無其事，獨義縱傳有之。按漢書·百官公卿表，義縱、李敢死皆在今年。敢傳云︰「從上雍，至甘泉宮。」「雍」蓋衍字也。平準書云︰「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按武紀，元狩四年造白金，元鼎元年赦，首尾四年。若今年更有赦，則四年再赦，與平準書不合，今從百官表。去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鹿觸殺之。為，于偽翻。

**4**夏，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初作誥策。師古曰︰於廟中策命之。服虔曰︰誥敕王，如尚書諸誥。李奇曰︰今敕封拜諸王策文起於此。毛晃曰︰漢制，天子之策長二尺。釋名曰︰策，書敎令於上，所以驅策於下也。

**5**自造白金、五銖錢後，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者不可勝計，勝，音升。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曰︰抵，歸也。大歸，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少計慮云耳。犯者衆，吏不能盡誅。

**6**六月，詔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六人姓譜︰宋恭公子石食采於褚，其德可師，號曰褚師，因以命氏。分循郡國，舉兼幷之徒及守、相、為吏有罪者。守，郡守；相，諸侯相也。

**7**秋，九月，冠軍景桓侯霍去病薨。冠，古玩翻。天子甚悼之，為冢，像祁連山。

初，霍仲孺吏畢歸家，霍仲孺，本河東平陽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衞少兒私通而生去病。吏畢，言為吏畢，免歸家也。娶婦，生子光。去病旣壯大，乃自知父為霍仲孺。會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遣吏迎仲孺而見之，大為買田宅奴婢而去；為，于偽翻。及還，因將光西至長安，任以為郞，稍遷至奉車都尉、任，保任也。帝置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秩比二千石。光祿大夫。

**8**是歲，大農令顏異誅。景帝後元年，更治粟內史為大農令。考異曰︰徐廣註史記·平準書云，異誅在元狩四年壬戌歲。廣見漢書·百官公卿表，其年註云︰「大農令顏異，二年坐腹非誅。」不思有二年字，致此誤也。

初，異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旣造白鹿皮幣，見上卷四年。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以皮薦反四十萬，時王侯朝賀以皮幣薦璧，故曰皮薦。朝，直遙翻。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稱，尺證翻。說，讀曰悅。張湯又與異有郤，郤，讀曰隙。及人有告異以他事，下張湯治異。下，遐嫁翻。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李奇曰︰異與客語詔令初下有不便處。異不應，微反脣。師古曰︰蓋非也。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比，師古曰︰比，則例也，讀如字，又頻寐翻。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 元鼎元年（乙丑、前一一六）應劭曰︰得寶鼎故，因是改元。考異曰︰漢書·武紀，此年云「得鼎汾水上」，漢紀云「六月得寶鼎于河東汾水上，吾丘壽王對云云。」按封禪書，欒大封樂通侯之歲，其夏六月，「汾陰巫錦為民祠魏脽后土營旁得鼎，詔曰︰『間者巡祭后土云云』。」武紀︰「元鼎四年，十月，幸汾陰。十一月，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禮樂志又云「元鼎五年得寶鼎」。恩澤侯表，「元鼎四年四月乙巳，欒大封侯。」然則得鼎應在四年。蓋武紀因今年改元而誤增此得鼎一事耳，非兩曾得鼎於汾水上也。封禪書︰「天子封泰山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然則元鼎年號亦如建元、元光，皆後來追改之耳。

**1**夏，五月，赦天下。

**2**濟東王彭離驕悍，彭離，梁孝王子，景帝中六年受封。濟，子禮翻。悍，下罕翻；又侯旰翻。昏暮，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好，如淳曰︰以是為好喜之事也。剽，匹妙翻，劫也。好，呼到翻。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坐廢，徙上庸。班志，上庸縣屬漢中郡。

**二年**（丙寅、前一一五）

**1**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

初，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郤，班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為大司空，置長史，而中丞官職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又為大司空，而中丞出外為御史臺主，歷漢東京至魏、晉以下皆然。郤，讀曰隙；下同。湯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上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治，論殺之。上，時掌翻。下，遐嫁翻；下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變事蹤跡安起？」湯佯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師古曰︰殆，近也。謁居病，湯親為之摩足。為，于偽翻。趙王素怨湯，上書告︰「湯大臣，乃與吏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導官無獄也。師古曰︰蘇說非也。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時或以諸獄皆滿，故權寄此署繫之，非本獄所也。班表，導官屬少府。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佯不省。囚，徐尤翻。為，于偽翻。省，心景翻。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減宣，人姓名。減，古斬翻。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也，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也。瘞，於計翻。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師古曰︰將入朝之時為此要約。朝，直遙翻。至前，至帝之前也。湯獨不謝。湯以丞相四時行園陵當謝，御史大夫不豫園陵事，故不謝。上使御史按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欲以見知故縱之罪罪丞相。丞相患之。丞相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皆故九卿、二千石，朱買臣嘗為主爵都尉，王朝至右內史，邊通至濟南相。陳留風俗傳︰邊祖于宋平公子戎字子邊。余按左傳，周有大夫邊伯。仕宦絕在湯前。湯數行丞相事，數，所角翻。知三長史素貴，故陵折，丞史遇之，三長史皆怨恨，欲死之。欲以死發湯之姦也。乃與丞相謀，使吏捕案賈人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服虔曰︰居，謂儲也。賈，音古；下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師古曰︰聞於天子也。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師古曰︰益，多也。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師古曰︰類，似也。湯不謝，又佯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以湯懷詐面欺，師古曰︰對面欺誣也。使趙禹切責湯，湯乃為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旣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被，皮義翻。汙，烏故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乃盡按誅三長史。十二月，壬辰，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2**春，起柏梁臺。服虔曰︰用百頭梁作臺，因名焉。師古曰︰三輔舊事云，以香柏為之。今書皆作「柏」，服說非也。作承露盤，高二十丈，高，居號翻。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宮室之脩，自此日盛。

**3**二月，以太子太傅趙周為丞相。

**4**三月，辛亥，以太子太傅石慶為御史大夫。衞有大夫石氏。

**5**大雨雪。雨，于具翻。

**6**夏，大水，關東餓死者以千數。

**7**是歲，孔僅為大農令，而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班表︰大農有兩丞，元狩四年，以東郭咸陽及孔僅為之。今置中丞，其位當在兩丞上。稍置均輸，以通貨物。時置均輸官於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而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貴則賣之，賤則買之，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利。杜佑曰︰漢武帝置均輸，謂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旣便，而官有利。

**8**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竟廢之。鑄白金見上卷元狩四年。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裴駰曰︰百官表︰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辨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惟眞工、大姦乃盜為之。

**9**渾邪王旣降漢，見上卷元狩元年。漢兵擊逐匈奴於幕北，見上卷元狩元年。自鹽澤以東空無匈奴，西域道可通。於是張騫建言︰「烏孫王昆莫本為匈奴臣，後兵稍強，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攻不勝而遠之。朝，直遙翻。遠，于願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戀故地，又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張騫傳︰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同在敦煌、祁連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而大月氏又為匈奴所破，西擊塞王而奪其國。昆莫報父怨，西攻破大月氏國，因留居為烏孫國。騫欲誘之復歸故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斷，丁管翻。旣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郞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師古曰︰為騫之副，而各令持節也。道可便，遣之他旁國。沿道有便可通使他國者卽遣之。

騫旣至烏孫，昆莫見騫，禮節甚倨。騫諭指曰︰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兄弟，共距匈奴，匈奴不足破也。」烏孫自以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且又近之，近，其靳翻。其大臣皆畏匈奴，不欲移徙。騫留久之，不能得其要領，要，讀曰腰。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及諸旁國。烏孫發譯道送騫還，宛，於元翻。氏，音支。身毒，音捐篤。闐，徒賢翻，又徒見翻。師古曰︰道，讀曰導。使數十人，馬數十匹，隨騫報謝，因令窺漢大小。是歲，騫還，到，拜為大行。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晉灼曰︰其國人。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

西域凡三十六國，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西域始通於漢凡三十六國，其後分置五十餘國︰婼羌、鄯善、且末、小宛、精絕、戎盧、扜彌、渠勒、皮山、烏秅、西夜、蒲犂、子合、依耐、無雷、難兜、罽賓、烏弋山離、犂鞬、條支、安息、大月氏、大夏、康居、奄蔡、大宛、桃槐、休循、捐篤、莎車、疏勒、尉頭、烏孫、姑墨、溫宿、龜茲、烏壘、渠犂、尉犂、危須、焉耆、烏貪訾離、卑陸、卑陸後國、郁立師、單桓、蒲類、蒲類後國、西且彌、東且彌、劫國、山國、狐胡、車師前、後王是也。南北有大山者，南山在于窴之南、東出金城，與漢南山接；北山在車師之北，卽唐志所謂西州交河縣北柳谷金沙嶺等山是也。中央有河者，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窴南山，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注蒲昌海。自于窴以西，水皆西流，逕休循、罽賓、大月氏、安息等國而入于西海。蒲昌之水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為中國河。西海之水東南合于交州漲海。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玉門、陽關，班志︰敦煌郡龍勒縣有玉門關、陽關，酒泉郡有玉門縣。闞駰曰︰漢罷玉門關屯，置其人於此。括地志︰沙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玉門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西則限以葱嶺。西河舊事︰葱嶺，其山高大，上悉生葱，故以名焉。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窴，『章︰十四行本「窴」作「闐」；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合流東注鹽澤。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循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鄯善，亦曰樓蘭國，治杅尼城，去陽關千六百里。鄯，上扇翻。傍，步浪翻。莎車，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莎，素河翻。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循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車師前王，治交河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唐西州交河縣是也。疏勒，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之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杜佑曰︰奄蔡，後為肅［粟］特國。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匈奴蓋以僮僕視西域諸國，故以名官。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焉耆，治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危須，治危須城，在焉耆東百里，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尉犂，治尉犂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南接鄯善、且末二國。賦稅諸國，取富給焉。

烏孫王旣不肯東還，漢乃於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應劭曰︰其水如酒，故曰酒泉。師古曰︰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唐為肅州。宋白曰︰東南至長安二千九百里。稍發徙民以充實之；後又分置武威郡，本匈奴休屠王所居地，太初四年分置武威郡，唐之涼州卽其地。宋白曰︰東南至長安二千八百里。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

天子得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齎，資也。操，持也。放，依也。言遣使所將節幣大槪依遣博望侯時也。放，讀曰倣。其後益習而衰少焉。師古曰︰以其串習，故不多發人。少，詩沼翻。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

**三年**（丁卯、前一一四）

**1**冬，徙函谷關於新安。據班史，以故關為弘農縣。應劭曰︰弘農去新安三百里。述征記︰新安縣，今猶謂之新關。

**2**春，正月，戊子，陽陵園火。

**3**夏，四月，雨雹。雨，于具翻。

**4**關東郡、國十餘饑，人相食。

**5**常山憲王舜薨，舜，景帝子，中五年受封。諡法︰博聞多能曰憲。子勃嗣，坐憲王病不侍疾及居喪無禮廢，徙房陵。班志，房陵縣屬漢中郡。宋白曰︰闞駰云，卽春秋防渚地，漢獻帝改「防」為「房」，兼立房陵郡；今為房州。後月餘，天子更封憲王子平為眞定王，眞定縣本屬常山。今分眞定、綿曼、藳城、肥纍四縣為王國。以常山為郡，於是五嶽皆在天子之邦矣。華山、嵩高，本在天子之郡。南嶽霍山屬廬江，淮南、衡山謀反，國除，入漢為郡。元狩元年，濟北王獻太山及其旁邑。今又以常山為郡，然後皆在天子之邦。

**6**徙代王義為清河王。義，文帝子代王參之孫，王登之子。清河王乘，孝景之子，薨，無子，國除，徙代王王焉。

**7**是歲，匈奴伊稚斜單于死，子烏維單于立。

**四年**（戊辰、前一一三）

**1**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畤。雍，於用翻。畤，音止。詔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師古曰︰答，對也。郊天而不祀地，失對偶之義。一曰︰闕地祇之祀，不為神所答應。其令有司議！」立后土祠於澤中圜丘。郊祀志︰有司議祠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為五壇。上遂自夏陽東幸汾陰。班志，夏陽縣屬左馮翊；汾陰縣屬河東郡。是時，天子始巡郡、國；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不意天子行幸至郡，供具不能備也。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如淳曰︰脽者，河之東岸特堆堀，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餘丈。汾陰縣治脽之上；后土祠在縣西。汾在脽之北，西流與河合。師古曰︰脽者，以其形高起，如人尻脽，故以名云。一說，此臨汾水之上，地本名鄈，音與葵同，彼鄕人呼葵音如誰，故轉而為脽字耳。故漢舊儀曰鄈上。脽，音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班志，滎陽、洛陽並屬河南郡。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臣瓚曰︰汲冢古文謂衞將軍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固、子南勁。紀年，勁朝於魏。後惠成王如衞，命子南為侯。秦幷六國，衞最後亡。疑嘉是衞後，故氏子南而稱君也。師古曰︰子南，其封邑之號，以為周後，故總言周子南君，瓚說非也。例不先言姓而後稱君，且自嘉以下皆姓姬，著於史傳。余據恩澤侯表，周子南君食邑於潁川長社。

**2**春，二月，中山靖王勝薨。勝，景帝子，中二年受封。

**3**樂成侯丁義義，高祖功臣丁禮之曾孫。班志，樂成，侯國，屬南陽郡。考異曰︰漢書·郊祀志作「樂成侯登」。按史記、漢書·功臣表當為「丁義」。薦方士欒大，云與文成將軍同師。上方悔誅文成，誅文成見上卷元狩四年。得欒大，大說。說，讀曰悅。大先事膠東康王，康王寄，上弟也。為人長美言，師古曰︰善為甘美之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處，昌呂翻。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塞，悉則翻。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惡，音烏。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索隱曰︰論衡云︰氣勃而毒盛，故食走馬肝，馬肝殺人。儒林傳︰食肉無食馬肝，是也。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待之，乃可使通言於神人。」於是上使驗小方，鬬旗，旗自相觸擊。考異曰︰封禪書郊祀志皆作「棊」，獨史記·孝武紀作「旗」。按漢武故事云︰「大嘗於殿前樹旍數百枚，大令旍自相擊，繙繙竟庭中，去地十餘丈，觀者皆駭。」然則作「旗」字者是也。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又拜為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夏，四月，乙巳，封大為樂通侯，恩澤侯表︰樂通侯食邑於安定郡高平縣。食邑二千戶，賜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師古曰︰斥不用者也。又以衞長公主妻之，乘，繩證翻。長，知兩翻。孟康曰︰衞太子妹。如淳曰︰衞太子姊也。師古曰︰外戚傳云︰子夫生三女，元朔三年生男。據是，則衞太子之姊也，孟說非。妻，七細翻。齎金十萬斤，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共給，共，讀曰供。相屬於道。屬，之欲翻。自太主、將、相以下，太主，帝姑竇太主也。皆置酒其家，獻遺之。遺，于季翻。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據前史，下文言為天子道天神，則道讀曰導。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羽衣，緝羽毛為衣也；今道士服被之。使衣、亦衣，於旣翻。大見數月，佩六印，五利、天士、地士、大通、天道五將軍，倂樂通侯為六印。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腕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搤，音戹。腕，烏貫翻。

**4**六月，汾陰巫錦應劭曰︰錦，巫名。得大鼎於魏脽后土營旁，師古曰︰汾脽本魏地之墳，故曰魏脽也。營，謂后土祠之兆域。河東太守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如淳曰︰以鼎從行上甘泉。薦之宗廟及上帝，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

**5**秋，立常山憲王子商為泗水王。泗水統淩、泗陽、于三縣，本屬東海郡，帝分為王國。

**6**初，條侯周亞夫為丞相，周亞夫，景帝前七年為相，中三年罷。趙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漢書音義曰︰文無所枉害。蕭何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章懷太子賢曰︰按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蘇林曰︰無害，若言無比也。一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師古曰︰傷害也，無人能傷害之者。貢父曰︰持法者或以私意陷人，謂之害；故貴於文無害。無害者，取其為人無害於行，則可以為吏矣。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應劭曰︰禹持文法深劾。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為酷急；言以當時九卿同列者比之，禹為酷急也。至晚節，吏務為嚴峻，而禹更名寬平。

中尉尹齊素以敢斬伐著名，姓譜︰少昊之子封於尹城，子孫因以為氏。按尹氏，周之世卿。及為中尉，吏民益彫敝。是歲，齊坐不勝任抵罪。勝，音升。上乃復以王溫舒為中尉，趙禹為廷尉。後四年，禹以老，貶為燕相。

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尚，治，直吏翻。獨左內史兒寬，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時，不卽徵收也。余謂闊，謂征斂稍寬、禁防疏闊之時；狹，謂督促迫急之時。闊時不急征收，假貸與民，使營生業。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殿，丁練翻。課下下曰殿。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師古曰︰繈，索也。言輸者接連不絕於道，若繩索之相屬也，猶今言續索矣。屬，之欲翻。課更以最。課上上曰最。上由此愈奇寬。

**7**初，南越文王遣其子嬰齊入宿衞，南越王胡薨，諡文王。嬰齊入宿衞見十七卷建元元年。在長安取邯鄲樛氏女，取，讀曰娶。邯鄲屬趙國。師古曰︰樛，居虯翻。生子興。文王薨，嬰齊立，乃藏其先武帝璽，趙佗自號南越武帝。李奇曰︰去其僭號。上書請立樛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入朝。數，所角翻。師古曰︰風，讀曰諷，諷諭令入朝。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樂，音洛。見，賢遍翻；下同。要，讀曰邀。恐漢邀之以用朝廷之法，如內諸侯王。固稱病，遂不入見。嬰齊薨，諡曰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為太后。

太后自未為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師古曰︰姓安國，字少季。少，詩照翻。是歲，上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百官表︰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秩八百石。勇士魏臣等輔其決，師古曰︰助令決策也。衞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班志，桂陽縣屬桂陽郡；唐為連州桂陽、連山二縣地。待使者。南越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數，所角翻。卽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朝，直遙翻。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塡撫之。漢制，諸侯王國二千石以上皆漢朝所命，餘得自置。今賜南越丞相、內史、中尉、太傅印，使之比內諸侯也。漢自文帝除肉刑，不用黥、劓之法，故亦令南越除之。劓，魚器翻，又牛例翻。塡，讀曰鎭。為呂嘉反張本。

**8**上行幸雍，雍，於用翻。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師古曰︰等，同也。札，木簡之薄小者也。曰︰「黃帝得寶鼎，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凡三百八十年，黃帝仙登于天。」因嬖人奏之。嬖，卑義翻，又博計翻。上大悅，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黃帝采首山銅，班志，河東蒲坂縣有首山。鑄鼎於荊山下，班志︰馮翊懷德縣有荊山。鼎旣成，有龍垂胡䫇下迎黃帝，師古曰︰胡，謂頷下垂肉也；䫇，其毛也。䫇，人占翻。黃帝上騎龍，與羣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師古曰︰屣，小履也。脫屣者，言其便易，無所顧也。屣，山爾翻。拜卿為郞，使東候神於太室。師古曰︰太室山在潁川崇高縣，是為中嶽。

**五年**（己巳、前一一二）

**1**冬，十月，上祠五畤於雍，遂踰隴，隴坻也，在天水郡隴縣。三秦記曰︰其坂九曲，上隴者七日乃越。西登崆峒。唐·地理志︰崆峒在岷州溢樂縣西。岷州，漢臨洮之地。史記作「空桐」。正義曰︰空桐山，在原州平高縣西百里。隴西守以行往卒，卒，讀曰猝。天子從官不得食，惶恐，自殺。從，才用翻。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唐麟州治新秦。杜佑︰漢新秦中地。余謂唐取漢新秦中之名以名郡耳，麟州不能盡有漢新秦中之地也。北地與朔方接境，時朔方新置郡，蓋使北地幷力以營築亭徼也。徼，吉弔翻。上又幸甘泉，立泰一祠壇，所用祠具如雍一畤而有加焉。雍有五畤，今祠太一所用，如雍一畤之祠具也。有加者，加醴棗脯之屬。五帝壇環居其下四方地，為醊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說文︰醊，祭酎也。師古曰︰謂聯屬而祭也。醊，竹芮翻。食，讀曰飤。從，才用翻。十一月，辛巳朔，冬至；昧爽，昧，冥也。爽，明也。謂日尚昧昧而天色漸明也。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應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臣瓚曰︰漢儀注︰郊泰畤，皇帝平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南向揖月，便用郊日，不用春、秋也。師古曰︰春朝朝日，秋暮夕月，蓋常禮；郊泰畤而揖日月，此又別儀。朝朝，下直遙翻；下同。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亨，讀曰烹。有司云︰「祠上有光。」又云︰「晝有黃氣上屬天。」屬，之欲翻。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班表︰太史令屬太常。劉昭志︰秩六百石，掌天時星曆，凡國祭祀、喪娶之事。談，卽司馬談也。祠官，掌祠祀之官。寬舒，史逸其姓。請三歲天子一郊見，見，賢遍翻。詔從之。

**2**南越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治，直之翻。齎，讀曰資。為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仕宦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孟康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親婚也。晉灼曰︰秦王，卽後趙光；趙本與秦同姓，故曰秦王。余據南越王姓趙，曷為不稱南越秦王！晉說未為通。長，知兩翻。其居國中甚重，得衆心愈於王。師古曰︰愈，勝也。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數，所角翻。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先，悉薦翻。欲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韋昭曰︰恃使者為介冑也。索隱曰︰志林云︰介者，因也；欲因使者權誅呂嘉也。韋昭以介為恃。介者，間也；以言間恃漢使之權，意卽得矣；然云恃為介冑則非也。虞喜以介為因，亦有所由；介者，賓主所因也。乃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坐，徂臥翻。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將，卽亮翻。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杖，直亮翻。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師古曰︰言異於常也。卽起而出。太后怒，欲鏦嘉以矛，鏦，楚江翻。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其弟兵就舍，李奇曰︰介，被也。師古曰︰介，甲也，被甲以自衞也。弟兵，卽上所云弟將卒居外者。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陰與大臣謀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

天子聞嘉不聽命，王、王太后孤弱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往使，疏吏翻。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郟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班志，郟縣屬潁川郡。史記正義曰︰今汝州郟城縣。郟，音夾。千秋，蓋相濟北成王胡也。胡，貞王勃之子。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樛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樛，居虯翻。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建德降漢，始封術陽侯，史蓋追書也。班表，術陽侯食邑於東海之下邳。長，知兩翻。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開直道給食，師古曰︰縱之令深入，然後擊滅之。未至番禺四十里，番禺，南越都。番，音潘。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莫連翻。發兵守要害處。

春，三月，壬午，天子聞南越反，曰︰「韓千秋雖無功，亦軍鋒之冠，冠，古玩翻。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班表，成安侯食邑於潁川郡之郟縣。樛樂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班志，龍亢縣屬沛國。亢，音剛。考異曰︰漢書·功臣表作「龍侯」，南越傳作「龒侯」。晉灼曰︰「龒」，古「龍」字。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及南越傳皆作「龍亢侯」，今從之。

**3**夏，四月，赦天下。

**4**丁丑晦，日有食之。

**5**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環濟要略曰︰伏波將軍者，船涉江海，欲使波濤伏息也。出桂陽，下湟水；水經︰匯水出桂陽縣盧聚，南出貞女峽，合洭水，東南過含洭縣，南出洭浦關為桂水。山海經以洭水為湟水。徐廣曰︰湟水，一名洭水，出桂陽，通四會。師古曰︰湟，音皇。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應劭曰︰湞水出南海龍川西，入秦水。水經︰湞水逕桂陽郡之湞陽縣南，而右注溱水。湞，鄭氏曰︰湞，音檉；孟康曰︰湞，音貞；師古曰︰湞，丈庚翻。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張晏曰︰嚴故越人，降，為歸義侯。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臣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師古曰︰以樓船之例言之，非謂載干戈也，此蓋船下安戈以禦蛟鼉水蟲之害，張說近之。貢父曰︰船下安戈旣難措置，又不可以行；今造舟船甚多，未嘗有置戈者。顏北人，不曉行船，故信張說；蓋瓚說是。余據表無歸義越侯嚴。零陵本屬桂陽，帝分置郡；唐為永、道二州。灕水，班志︰出零陵縣陽海山東南，至廣信入鬱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服虔曰︰甲故越人歸漢者。臣瓚曰︰瀨，湍也；吳、越謂之瀨，中國謂之磧。伍子胥書有下瀨船。瀨，音賴。蒼梧本越地，帝始置郡，有灕水關；唐梧、賀、康、端、封之地。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郞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

齊相卜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天子下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是時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以令獻金助祭。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如淳曰︰漢儀注︰王子為侯，歲以黃金嘗酎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余據當時失侯者列侯、王子侯共一百六人，蓋不特王子侯有酎金也。酎，直又翻。省，悉景翻。劾，戶槪翻。辛巳，丞相趙周坐知列侯酎金輕，下獄，自殺。下，遐嫁翻。

**6**丙申，以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相，封牧丘侯。恩澤侯表，牧丘侯食邑平原。時國家多事，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而兒寬等推文學，皆為九卿，更進用事；更，工衡翻。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慶醇謹而已。師古曰︰醇，專厚也。

**7**五利將軍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旣而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售，師古曰︰售，應當也；不售者，無驗也。坐誣罔，腰斬；樂成侯亦棄市。

**8**西羌衆十萬人反，與匈奴通使，使，疏吏翻。攻故安，圍枹罕。故安縣屬涿郡，西羌之兵安能至此！當作「安故」。班志，安故、枹罕二縣，皆屬隴西郡。枹罕，故罕羌邑。宋白曰︰安故故城，在蘭州南。枹罕，今河州治所。枹，音膚。罕，如字。匈奴入五原，五原，卽秦九原郡，帝更名；唐為鹽州。宋白曰︰五原郡有原五所，故名，謂龍遊原、乞地于原、青嶺原、岢嵐眞原、橫槽原也。五原故城，在今榆林縣界。殺太守。守，式又翻；下同。

**六年**（庚午、前一一一）

**1**冬，發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郞中令徐自為征西羌，平之。

**2**樓船將軍楊僕入越地，先陷尋陿，陿，作陝音。姚氏曰︰尋陿在始興西三百里，近口也。陿，音狹。破石門，石門在番禺西北二十里。郡國志︰呂嘉拒漢，積石江中為門，因名石門。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將軍路博德至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南越王建德、相呂嘉城守。樓船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敗，蒲賣翻。伏波為營，師古曰︰設營壘以待降者。遣使者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師古曰︰來降者卽賜以侯印，而放令還，更相招諭。復，扶又翻。樓船力攻燒敵，驅而入伏波營中。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亡入海，伏波遣人追之。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越郞都稽得嘉。孟康曰︰越中所自置郞也。考異曰︰史記漢書·表皆作「孫都」，南越傳皆云「都稽」，今從傳。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郞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以其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眞、日南、珠厓、儋耳九郡。南海，唐廣州、循州之地。蒼梧，註見上。鬱林，唐桂州、鬱林、黨、繡州之地。合浦，唐廉、雷、潘州之地。交趾，唐安南之地。杜佑曰︰南方夷人，其足大，指開廣；若並足而立，其指交，故名交趾。劉欣期交州記曰︰交趾之人出南定縣，足骨無節，身有毛，臥者更扶乃得起。山海經︰交脛國為人交脛。郭璞曰︰脚脛曲戾相交，所謂「雕題、交趾」也。九眞，唐愛州之地。日南，唐驩州之地。師古曰︰言其在日之南，所謂開北戶以向日者。珠厓、儋耳，唐瓊管之地。應劭曰︰二郡在大海厓岸之邊，出眞珠，故曰珠厓。儋耳者，種大耳，其渠率自謂王者，耳尤緩，下肩三寸。張晏曰︰異物志，二郡在海中，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儋耳之人，鏤其頰皮，上連耳匡，分為數支，狀如羊腸，累耳而下垂。賢曰︰儋耳故城，卽今儋州義倫縣。儋，丁甘翻。臣瓚曰︰珠厓郡治瞫都，去長安七千三百二十四里，儋耳去長安七千三百三十五里，見茂陵書。師還，上益封伏波；封樓船為將梁侯，蘇弘為海常侯，都稽為臨蔡侯，徐廣曰︰海常在東萊。余以王子侯表參考，則海常侯當食邑琅邪。功臣表，臨蔡侯食邑河內。及越降將蒼梧王趙光等四人皆為侯。趙光封隨桃侯，史定封安道侯，畢取封膫侯，居翁封湘城侯。考異曰︰凡此等封侯者，年表皆有月日，為其先後難齊，故盡附於立功之處；後倣此。

**3**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班志，緱氏縣屬河南郡。宋白曰︰漢緱氏縣故城，在今縣東南二十五里。緱，工侯翻。春，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師古曰︰迂，回遠也。誕，大言也。積以歲月，乃可致也。」上信之。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以望幸焉。觀，古玩翻。

**4**賽南越，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據郊祀志，五年秋，為伐南越告禱太一，故今賽祠。賽，先代翻。

**5**馳義侯發南夷兵，欲以擊南越。且蘭君恐遠行且蘭亦南夷種，帝開為縣，屬牂柯郡。且，音苴；子閭翻。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犍，渠延翻。守，式又翻。漢乃發巴、蜀罪人當『嚴︰「當」改「嘗」。』擊南越者八校尉，遣中郞將郭昌、衞廣將而擊之，將，卽亮翻。誅且蘭及邛君、莋侯，邛君，邛都之君。莋侯，莋都之君。莋，才各翻；下同。遂平南夷為牂『章︰十四行本「牂」作「䍧」；乙十一行本同。』柯郡。夜郞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夜郞遂入朝，朝，直遙翻。上以為夜郞王。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巂郡，邛，渠容翻。越巂郡，唐為巂州。巂，音髓。莋都為沈黎郡，服虔曰︰今蜀郡北部都尉所治本莋都。臣瓚曰︰茂陵書，沈黎治莋都，去長安三千三百三十五里。唐為黎州地。冉駹為汶山郡，駹，莫江翻。應劭曰︰今蜀郡㟭山本冉駹地。宣帝地節四年，省㟭山郡幷蜀，今茂州諸羌之地是也。華陽國志︰汶山，南接漢嘉，西接涼州酒泉，北接陰平，皆其地也。唐置茂州汶山縣。註云，有岷山。類篇︰汶，音岷。又據史記·夏紀引禹貢「岷、嶓旣藝」及「岷山之陽」及「岷山導江」之「岷」皆作「汶」，蓋漢時古字通用也。康曰汶，音問，非也。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高祖置廣漢郡；唐為梓州。白馬居武都仇池，班志所謂天池大澤。括地志︰隴右成州、武州皆白馬氐，其豪族楊氏居成州仇池山上。武都郡，唐階、成、武等州地。

**6**初，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擊呂嘉；兵至揭陽，班志，揭陽縣屬南海郡；唐為潮州。韋昭曰︰揭，其逝翻。蘇林音揭，師古音竭。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使，疏吏翻。及漢破番禺，不至。楊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以士卒勞倦，不許，令諸校屯豫章、梅嶺以待命。徐廣曰︰梅嶺在會稽界。索隱曰︰徐說非也。按今豫章三十里有梅嶺，在洪崖山，當古驛道。杜佑曰︰梅嶺在虔州虔化縣界。括地志︰在虔化縣東北一百二十八里。校，戶敎翻。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索隱曰︰按今豫章北二百里接番陽界，地名白沙，沙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林，當閩、越之京道。劉昫曰︰武林，在蒼梧猛陵縣界，隋分猛陵置武林縣，屬永平郡，唐置龔州。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齒，城陽共王子，坐酎金失侯，故書曰故侯。將，卽亮翻；下僕將同。弗敢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自稱武帝。

上欲復使楊僕將，為其伐前勞，為，于偽翻。以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師古曰︰搴，拔取之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降，戶江翻。掘死人以為獲，是一過也。使建德、呂嘉得以東越為援，師古曰︰以僕不窮追之，故令得以東越為援也。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將軍不念其勤勞，而請乘傳行塞，傳，張戀翻。行，下孟翻。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鄕里，是三過也。師古曰︰銀，銀印也；黃，金印也。僕為主爵都尉，又為樓船將軍，幷將梁侯，故為三組。組，印綬也。失期內顧，師古曰︰言顧思妻妾也。以道惡為解，是四過也。問君蜀刀價而陽不知，蜀刀，蜀中所作刀。師古曰︰蜀刀，有環者也。挾偽干君，師古曰︰干，犯也。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蘭池宮在渭城。如淳曰︰本出軍時欲使之蘭池宮，頓而不至。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不，讀曰否。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上乃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班志，句章縣屬會稽郡。史記正義曰︰句章故城，在越州鄮縣西一百里。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以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若邪，時屬會稽山陰縣界；今之若邪溪，在越州東南二十五里，曰五雲溪。以擊東越。

**7**博望侯旣以通西域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師古曰︰凡人皆不樂去，故有自請為使者卽聽而遣之。為，于偽翻。樂，音洛。使，疏吏翻；下同。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師古曰︰不為限禁遠近，雖家人私隸並許應募。予，讀曰與。為具備人衆遣之，為，于偽翻；下同。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師古曰︰乖天子指意。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師古曰︰言其串習，不以為難，必當更求充使，令立功以贖罪。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復，扶又翻。使，疏吏翻；下同。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予，讀曰與。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行，下孟翻。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師古曰︰言所齎官物，竊自用之，同於私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師古曰︰所市之物得利多，故不盡入官也。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師古曰︰令其困苦也。度，徒洛翻。漢使乏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車師，小國當空道，漢出西域有兩道，南道從樓蘭，北道從車師，故二國當漢使空道。師古曰︰空，卽孔也。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遮擊之。使者爭言西域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易，以豉翻。於是天子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沮井而還；浮沮，匈奴中井名。出軍時，期賀至浮沮井，故以為將軍之號。下匈河將軍，其義類此。沮，子餘翻。匈河將軍趙破奴將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河水而還；臣瓚曰︰匈奴河水，去令居千里。以斥逐匈奴，不使遮漢使，皆不見匈奴一人。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應劭曰︰敦，大也。煌，盛也。張掖，張國臂掖也。敦，音屯。張掖，昆邪王所居地，唐為甘州。敦煌，唐為沙州。考異曰︰漢書·武紀︰「元狩二年，渾邪王降，以其地為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分置張掖、敦煌郡。」而地理志云︰「張掖、酒泉郡，太初元年開；武威郡，太初四年開；敦煌郡，後元元年分酒泉置。」今從武紀。徙民以實之。

**8**是歲，齊相卜式為御史大夫。式旣在位，乃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如淳曰︰「苦」或作「盬」，盬，不攻嚴也。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古曰︰二說非也。鹽旣味苦，器又脆惡，故總云苦惡也。余謂鹽器，則官與牢盆是也；鐵器，則官鑄鐵器是也。苦惡，專指鹽鐵器而言，如說未可厚非。價貴，或強令民買之；而船有算，船算及鹽鐵器，並見上卷四年，強，其兩翻。商者少，物貴。」少，詩沼翻。上由是不悅卜式。

**9**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勸上封泰山。上感其言，會得寶鼎，上乃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而諸方士又言︰「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漢書作「古不死之名」。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卽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時掌翻。師古曰︰稍，漸也。上於是乃令諸儒采尚書、周官、王制之文，草封禪儀，數年不成。上以問左內史兒寬，寬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父，音甫。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師古曰︰封禪之享薦也，以非常禮，故經無其文。著，竹筯翻。臣以為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李奇曰︰祛，開散；合，閉也；開閉於天地也。祛，丘居翻。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師古曰︰當，猶中也。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人自盡，師古曰︰所言不同，各有執見也。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師古曰︰言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也。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上為封禪祠器，以示羣儒，或曰「不與古同」，於是盡罷諸儒不用。上又以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

**元封元年**（辛未、前一一○）

## 元封元年（辛未、前一一○）應劭曰︰始封泰山，故改元。

**1**冬，十月，下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和也。朕將巡邊垂，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帥，讀曰率。乃行，自雲陽班志，雲陽縣屬左馮翊。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元朔四年置西河郡，其地自汾、石州西北至塞下。出長城，北登單于臺，杜佑曰︰單于臺在雲州雲中縣西北百餘里。至朔方，臨北河；『章︰十四行本「河」下有「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以見武節，威匈奴」十九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遣使者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縣，古懸通。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將，卽亮翻。不能，卽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卒，子恤翻。立斬主客見者，師古曰︰主客，主接諸客者也。見者，謂引見郭吉於單于者。而留郭吉，遷之北海上。然匈奴亦讋，讋，之涉翻。師古曰︰失氣也。終不敢出。上乃還，祭黃帝冢橋山，應劭曰︰橋山在上郡陽周縣。釋兵須如。須如，地名。考異曰︰漢書作「涼如」，今從史記。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公孫卿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思慕，葬其衣冠。」考異曰︰史記、漢書皆云「或對」；漢武故事云「公孫卿對」，今取之。上歎曰︰「吾後升天，羣臣亦當葬吾衣冠於東陵乎？」東陵，謂茂陵也。在長安東，故曰東陵。乃還甘泉，類祠太一。師古曰︰類祠，謂以事類而祭也。

**2**上以卜式不習文章，貶秩為太子太傅，以兒寬代為御史大夫。

**3**漢兵入東越境，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樓船將軍卒錢塘轅終古斬徇北將軍。班志，錢唐縣屬會稽郡。師古曰︰轅，姓；終古，名。故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越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衆降。據東越傳，吳陽先在漢，漢使歸喻餘善，餘善不聽。及漢軍至，陽以邑人攻越。書「故越衍侯」者，言其舊為越衍侯也。越衍侯及建成侯皆東越所封。上封終古為禦兒侯，孟康曰︰禦兒，越中地，今吳南亭是也。國語曰︰吾用禦兒臨之。宋祁註云︰禦兒，越北鄙，今嘉興。史記正義曰︰「禦」，今作「語」。語兒鄕在蘇州嘉興縣南七十里，臨官道。陽為卯石侯，居股為東成侯，敖為開陵侯；又封橫海將軍說為按道侯，橫海校尉福為繚嫈侯，東越降將多軍為無錫侯。「卯石侯」，功臣表作「外石」，食邑於濟南。「東成」作「東城」，屬九江郡。開陵，侯國，屬臨淮郡。「按道」，功臣表作「安道」，食邑於南陽。索隱曰︰繚嫈，縣名。師古曰︰繚，音遼。嫈，於耕翻。橫海校尉福，城陽共王子海常侯福也，坐法失侯，以今功封繚嫈侯。服虔曰︰嫈，音瑩。劉伯莊曰︰紆營翻。無錫縣，屬會稽郡。上以閩地險阻，數反覆，數，所角翻。終為後世患，乃詔諸將悉其民徙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虛，如字，康讀曰墟。

**4**春，正月，上行幸緱氏，考異曰︰封禪書、郊祀志作「三月」；漢書·武紀及荀紀皆作「正月」，今從之。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荀悅曰︰萬歲，神稱之也。從，才用翻。詔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為之奉邑。奉，扶用翻。

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東萊，春秋萊子之國；高祖置萊郡；唐為登、萊二州之地。言︰「夜見大人，長數丈，長，直亮翻。就之則不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鄭氏曰︰鉅公，天子也。張晏曰︰天子為天下父，故曰鉅公。師古曰︰鉅，大也。已忽不見。」上旣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為仙人也，宿留海上；師古曰︰宿留，謂有所須待也。宿，先就翻。留，力就翻。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仙，人以千數。師古曰︰間，微也；隨間隙而行也。

夏，四月，還，至奉高，奉高，泰山郡治所。禮祠地主於梁父。地主，八神之一也。梁父縣屬泰山郡。父，音甫。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搢紳，射牛行事，續漢志︰委貌、皮弁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盆，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母追、殷之章甫」者也。委貌，以皁絹為之；皮弁，以鹿皮為之。沈約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於腰帶，所謂「搢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紳，帶也，長三尺。天子有事必自射牛，示親殺也；今採此禮以為封禪議。封泰山下東方，考異曰︰武紀︰「癸卯，上還，登封泰山。」蓋癸卯自海上還，乙卯至泰山行事也。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廣，古曠翻，度廣曰廣。高，居號翻，度高曰高。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都尉霍子侯上泰山，服虔曰︰子侯，霍去病子也。上，時掌翻；下同。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山北為陰。丙辰，禪泰山下阯師古曰︰阯者，山之基足。阯，音止。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見，賢遍翻；下同。衣尚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茅三脊為神藉，藉，才夜翻；薦也。五色土益雜封。其封禪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師古曰︰雲出於所封之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班志，明堂在奉高西南四里。臣瓚曰︰郊祀志︰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也。明年秋，乃作明堂。羣臣更上壽頌功德。更，互也，工衡翻。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況施，應劭曰︰況，賜也。施，與也。言天地神靈乃賜我瑞應。施，式智翻。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臣瓚曰︰聞呼萬歲者三，是也。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後升䄠肅然䄠，與禪同。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更，工衡翻；下同。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博與蛇丘屬泰山郡。博縣有泰山廟。岱山在西北。師古曰︰蛇，音移。歷城縣屬濟南郡。民田租逋賦，皆貸除之，無出今年算。賜天下民爵一級。」又以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載，子亥翻。治，直之翻；下同。

天子旣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幾，居衣翻。復，扶又翻。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羣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仙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躁，則到翻。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處，昌呂翻。須，待也。仙人將自至。」上乃止。會奉車霍子侯暴病，一日死。子侯，去病子也，上甚悼之；乃遂去，並海上，並，步浪翻。上，時掌翻。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乃至甘泉。凡周行萬八千里云。

先是，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原父曰︰大司農，舊治粟內史耳，弘羊為搜粟都尉也。先，悉薦翻。盡管天下鹽鐵。弘羊作平準之法，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賈，音古。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委，於偽翻。輸，音戍。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卽賣之，賤則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如淳曰︰牟，取也。而萬物不得騰踴。至是，天子巡狩郡縣，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章︰十四行本「請」下有「令」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山東漕粟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

是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師古曰︰衣，於旣翻。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5**秋，有星孛于東井，晉·天文志︰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又曰︰東井，雍州分。孛，蒲內翻；下同。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台。天文志︰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塡星出如瓜，食頃，復入。」塡星，土星也。塡，讀曰鎭。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師古曰︰德星，卽塡星也。言天以德星報於帝。

**6**齊懷王閎薨，無子，國除。閎，元狩六年受封。

#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一

## 漢紀十三起玄黓涒灘（壬申），盡玄黓敦牂（壬午），凡十一年。

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上

**元封二年**（壬申、前一○九）

**1**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畤；還，祝祠泰一，以拜德星。師古曰︰拜而祠之，加祝辭。

**2**春，正月，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緱，工侯翻。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宿留，音秀溜。見大人迹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復，扶又翻。時歲旱，天子旣出無名，乃禱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孟康曰︰沙徑三百餘里。杜佑通典︰萬里沙在萊州掖縣界。夏，四月，還，過祠泰山。

**3**初，河決瓠子，河始決見十八卷元光二年。後二十餘歲不復塞，復，扶又翻。塞，悉則翻；下同。梁、楚之地尤被其害。被，皮義翻。是歲，上使汲仁、郭昌二卿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河決。天子自泰山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沈，持林翻。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卒塡決河。從，才用翻。卒，子恤翻。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宮。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溝洫志︰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釃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同為迎河入勃海。孟康曰︰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漯川也。河自王莽時遂空，惟用漯耳。釃，山支翻。漯，吐合翻。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

**4**上還長安。

**5**初令越巫祠上帝、百鬼，而用雞卜。越俗用雞卜。李奇曰︰持雞骨卜，如鼠卜。史記正義曰︰雞卜法，用雞一、狗一，生祝願訖，卽殺雞狗，煑熟又祭，獨取雞兩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則吉，不足則凶。今嶺南猶行此法。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雞卜，南人占法，以雄雞雛執其兩足，焚香禱所占，撲雞殺之，拔兩股骨，淨洗，線束之，以竹筳插束處，使兩骨相背於筳端，執竹再祝。左骨為儂，儂，我也。右骨為人，人，所占事也。視兩骨之側所有細竅，以細竹筳長寸餘徧插之，斜直偏正，各隨竅之自然，以定吉凶。法有十八變，大抵直而正、或近骨者多，吉；曲而斜、或遠骨者多，凶。亦有用雞卵卜者，握卵以卜，書墨於殼，記其四維；煑熟橫截，視當墨處，辨殼中白之厚薄以定儂、人吉凶。

**6**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好，呼到翻。於是上令長安作蜚廉、桂觀，甘泉作益壽、延壽觀，應劭曰︰蜚廉，神禽名，能致風氣。晉灼曰︰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桂觀」，漢志作「桂館」。師古曰︰蜚廉、桂館、益壽、延壽，四館名。觀，古玩翻。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又作通天莖臺，通天臺在甘泉宮。漢舊儀曰︰臺高五十丈，去長安二百里，望見長安城。置祠具其下。更置甘泉前殿，益廣諸宮室。

**7**初，全燕之世，嘗略屬眞番、朝鮮，徐廣曰︰遼東有番汗縣。應劭曰︰玄菟本眞番國。番，普安翻。張晏曰︰朝鮮有濕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為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括地志︰高麗都平壤城，本樂浪郡王險城；又古云朝鮮。索隱曰︰按朝，音潮，直驕翻。鮮，音仙，以有汕水故也。汕，一音訕。為置吏，築障塞。為，于偽翻；下同。秦滅燕，屬遼東外徼。徼，吉弔翻。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為界，班志，浿水出遼東塞外，西南至樂浪縣西入海。水經︰浿水出樂浪鏤方縣，東南過臨浿縣，東入海。酈道元註曰︰滿自浿水而至朝鮮，若浿水東流，無渡浿之理。余訪蕃使，言城在浿水之陽，其水西流，逕樂浪郡朝鮮縣，故志曰浿水西至增地縣入海，經誤。浿，普蓋翻，又滂沛翻，普大翻。杜佑曰︰浿，滂拜翻。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見十二卷高祖十三年。燕人衞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髻、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眞番、朝鮮蠻夷及燕亡命者王之，王，于況翻。都王險。韋昭曰︰王險，故邑名。應劭曰︰遼東有險瀆縣，卽滿所都，因水險，故曰險瀆。臣瓚曰︰王險在樂浪郡浿水之東。師古曰︰瓚說是。賢曰︰卽平壤城。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卽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見，賢遍翻；下同。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眞番、臨屯皆來服屬，臨屯，帝後開為郡。註見下三年。降，戶江翻。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誘，音酉。見，賢遍翻；下同。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閼不通。師古曰︰辰國，卽辰韓之國。雍，讀曰壅。閼，一曷翻。是歲，漢使涉何誘諭，涉，姓也。左傳晉有大夫涉佗。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浿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刺，七亦翻。卽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將，卽亮翻。為，于偽翻；下同。卽不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遼東東部都尉治武次縣。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

**8**六月，甘泉房中產芝九莖，時芝產於甘泉齋房，九莖連葉。論衡︰芝生於土，土氣和則芝草生。瑞命記︰王者慈仁則芝草生。上為之赦天下。

**9**上以旱為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乾，音干。

**10**秋，作明堂於汶上。班志，泰山郡萊蕪縣。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濟。桑欽所言又曰︰琅邪郡朱虛縣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丘入濰；有五帝祠。師古曰︰前言汶水出萊蕪入濟，此又言出朱虛入濰，將桑欽所言有異，或者有二汶水乎？余據班志，明堂在泰山奉高縣西南四里；又禹貢，「浮于汶，達于濟」；此明堂當在濟之汶上。琅邪之汶入于濰，而濰入于海，其地僻遠，非立明堂處。汶，音問。

**11**上募天下死罪為兵，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僕從齊浮渤海。蓋自青、萊以北，幽、平以南，皆濱於海，其海通謂之渤海，非指渤海郡而言也。左將軍荀彘出遼東，以討朝鮮。

**12**初，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杖，直亮翻。勞深、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數，所角翻。於是上遣將軍郭昌、中郞將衞廣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續漢志︰益州郡去雒陽五千六百里。魏、晉為南中、寧州之地，唐為昆州、姚州之地，後沒于南詔。師古曰︰唐南寧州、昆州、裒州也。降，戶江翻。朝，直遙翻。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復，扶又翻，又如字。長，丁丈翻。

是時，漢滅兩越，平西南夷，置初郡十七，臣瓚曰︰元鼎六年，定南越地，以為南海、鬱林、蒼梧、合浦、九眞、日南、交趾、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汶山郡；及地里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師古曰︰地比，謂依其次第，自近及遠。比，頻寐翻。奉，扶用翻。傳，張戀翻。被，皮義翻。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訾，讀曰資。不敢言擅賦法矣。帝初擊胡，大司農賦稅專以奉戰士，故有擅賦之法。

**13**是歲，以御史中丞南陽杜周為廷尉。姓譜︰杜本陶唐氏劉累之後，在周為唐杜氏，有杜伯。周外寬，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法深刻至骨。其治大放張湯。言大抵依放張湯也。放，甫往翻。時詔獄益多，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者，諸獄告劾之書，上之廷尉者也。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師古曰︰往赴對也。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獄辭所及進考問者六七萬人也。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師古曰︰吏又於此外以文致之更增也。

**三年**（癸酉、前一○八）

**1**冬，十二月，雷；雨雹，大如馬頭。雨，于具翻。

**2**上遣將軍趙破奴擊車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車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宛，於元翻。春，正月，甲申，封破奴為浞野侯。王恢佐破奴擊樓蘭，封恢為浩侯。從票侯趙破奴，元鼎五年坐酎金失侯，今以功復封浞野侯。浞野侯、浩侯，功臣表不書所食邑。浞，土角翻。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

**3**初作角牴戲、魚龍曼延之屬。文穎曰︰名此樂為角牴，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蓋雜技樂也。師古曰︰魚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化成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散戲於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卽謂此也。曼延，卽西京賦所謂「巨獸百尋，是為曼延」者也。延，弋戰翻。

**4**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守，式又翻。少，詩沼翻。卽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遁山中十餘日，稍求退『嚴︰「退」改「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浿『章︰從十四行本作「浿」；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下三見均同。』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為兩將未有利，為，于偽翻。乃使衞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復降。」復，扶又翻。降，戶江翻；下同。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浿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浿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

左將軍破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所將燕、代卒多勁悍，樓船將齊卒已嘗敗亡困辱，卒皆恐，將心慚，將，卽亮翻。悍，下罕翻，又侯旰翻。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陰，暗密也。間，空隙也。言暗密遣使投空隙而出，與樓船約降。間，古莧翻。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數，所角翻；下同。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意，疑也，億度也；料也。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

天子以兩將圍城乖異，兵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濟，子禮翻。考異曰︰史記作「征之」，蓋字誤；今從漢書。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之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遂亦以為然，乃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卽命左將軍麾下執樓船將軍，幷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考異曰︰漢書作「許遂」。按左將軍亦以爭功相嫉乖計棄市，則武帝必以遂執樓船為非，漢書作「許」，蓋字誤，今從史記。

左將軍已幷兩軍，卽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考異曰︰漢書「陰」作「陶」，今從史記。尼谿相參、將軍王唊應劭曰︰凡五人；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師古曰︰相路人，一也，相韓陶，二也，尼谿相參，三也，將軍王唊，四也，應氏乃云五人，失之矣，不當尋下文乎！余據「韓陶」今作「韓陰」，蓋從史記。相，息亮翻。唊，音頰。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幷將，將，卽亮翻。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唊、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夏，尼谿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己又反，復攻吏。復，扶又翻。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師古曰︰右渠之子名長。路人先已降漢而死於道，故謂之降相，最者其子名。告諭其民，誅成己。以故遂定朝鮮，為樂浪、臨屯、玄菟、眞番四郡。樂浪郡治朝鮮縣，蓋以右渠所都為治所也。臣瓚曰︰茂陵書︰臨屯郡治東暆縣，去長安六千一百三十八里，領十五縣。玄菟郡，本高句驪也，旣平朝鮮，倂開為郡，治沃沮城，後為夷貊所侵，徙郡句驪西北。眞番郡治霅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領十五縣。余據後廢臨屯、眞番二郡。班志，東暆縣屬樂浪。霅縣無所考。樂，音洛。浪，音狼。封參為澅清侯，功臣表︰澅清侯食邑於齊。澅，音獲，又戶卦翻。陰為萩苴侯，班書·功臣表作「荻苴侯」，食邑於勃海。此從史記作「萩」，音秋。苴，子餘翻。唊為平州侯，功臣表︰平州侯食邑於泰山梁父縣。長為幾侯，功臣表作「幾侯張洛」，食邑於河東。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涅陽侯。涅陽縣屬南陽郡。涅，乃結翻。

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班志，列口縣屬樂浪郡。郭璞曰︰山海經，列水在遼東。余謂其地當列水入海之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昔箕子居朝鮮，敎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為民設禁八條，為，于偽翻。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辟，讀曰僻。其田野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往往以杯器食。放，甫往翻。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臧，臧，讀曰藏。及賈人往者，賈，音古。夜則為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寖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桴於海，欲居九夷，並見論語。桴，編竹木為之，大者曰筏，小者曰桴。桴，芳無翻。有以也夫！

**5**秋，七月，膠西于王端薨。端，景帝子，三年受封。諡法︰能優其德曰于。考異曰︰荀紀「端」皆作「瑞」，今從漢書。

**6**武都氐反，分徙酒泉。杜佑曰︰氐者，西戎別種。

**四年**（甲戌、前一○七）

**1**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畤。雍，於用翻。畤，音止。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師古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此蓋自回中通道以出蕭關。歷獨鹿、鳴澤，服虔曰︰獨鹿，山名；鳴澤，澤名；皆在涿郡遒縣北界。水經註︰澤渚方十五里。自代而還，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

**2**夏，大旱。

**3**匈奴自衞、霍度幕以來，度幕見十九卷元狩四年。希復為寇，復，扶又翻；下同。遠徙北方，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數，色角翻。使使，疏吏翻。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北地人王烏等窺匈奴，烏從其俗，去節入穹廬，去，羌呂翻。師古曰︰穹廬，氈帳也。索隱曰︰蓋以氈為廬，崇穹然。而宋均曰︰穹，獸名，亦異說也。單于愛之，佯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質，音致。漢使楊信於匈奴，信不肯從其俗，單于曰︰「故約漢嘗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師古曰︰品，謂等差也。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師古曰︰反，違也。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師古曰︰言遣太子為質，則匈奴國中所餘者無幾，皆當盡也。余謂匈奴蓋自謂本與漢為鄰敵之國，今乃令以太子為質，是其國勢削弱，所餘無幾也。幾，居豈翻。信旣歸，漢又使王烏往，而單于復讇以甘言，師古曰︰讇，古諂字。欲多得漢財物，紿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漢為，于偽翻。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師古曰︰誠，實也。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予，讀曰與。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師古曰︰特，但也。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於是匈奴數使奇『張︰「奇」作「騎」。』兵侵犯漢邊。數，所角翻。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

**五年**（乙亥、前一○六）

**1**冬，上南巡狩，至于盛唐，文穎曰︰按地理志不得，疑當在廬江左右，縣名。韋昭曰︰在南郡。余據唐·地理志，壽州有盛唐縣，蓋以古地名名縣。宋白曰︰壽州六安縣，楚之潛也，在漢為盛唐縣，西十五里有盛唐山。望祀虞舜于九疑。地理志︰九疑山在零陵營道縣南，亦名蒼梧山；九峯相似，望而疑之，故曰九疑。相傳舜死於蒼梧，因葬焉，故望祀之。登灊天柱山，班志，灊縣屬廬江郡，天柱山在南，帝以為南嶽。灊，音潛。唐之舒州。自尋陽浮江，班志，尋陽縣屬廬江郡。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為大江。沈約曰︰尋陽，因水名縣，水南注江。余據漢尋陽縣在大江之北，自晉立尋陽郡於江南之柴桑，而江北尋陽之名遂晦。杜佑曰︰漢舊尋陽縣在江北，今蘄春郡界；晉溫嶠移於江南。親射蛟江中，獲之。師古曰︰蛟，龍屬也。郭璞說其狀云︰「似蛇而有脚，細頸有白嬰，大者數圍，卵生，子如二石大甕，能吞人。」射，而亦翻。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李斐曰︰舳，舡後持柁處；艫，船前刺棹處。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也。舳，音逐。艫，音盧。班志，樅陽縣屬廬江郡。宋白曰︰舒州桐城縣，漢為樅陽縣也；梁置樅陽郡。師古曰︰樅，千容翻。遂北至琅邪，琅邪郡，秦置；唐為沂州，其餘地入海、萊、密州界。並海，並，步浪翻。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太山，增封。甲子，始祀上帝於明堂，配以高祖；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師古曰︰計，若今之諸州計帳也。朝，直遙翻。夏，四月，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還，幸甘泉，郊泰畤。

**2**長平烈侯衞青薨。考異曰︰漢武故事云︰「大將軍四子皆不才，皇后每因太子涕泣請上削其封。上曰︰『吾自知之，不令皇后憂也。』少子竟坐奢淫誅。上遣謝后，通削諸子封爵，各留千戶焉。」按青四子無坐奢淫誅者，此說妄也。起冢，象廬山。廬山，蓋卽盧山。楊雄所謂「塡盧山之壑」者也。師古曰︰盧山，匈奴中山名。衞青冢在茂陵東，次霍去病冢之西，相倂者是也。

**3**上旣攘卻胡、越，開地斥境，乃置交趾、朔方之州，及冀、幽、幷、兗、徐、青、揚、荊、豫、益、涼等州，凡十三部，皆置刺史焉。續漢志︰秦有監郡御史，監諸郡；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無常官。孝武帝初置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古今註曰︰常以春分行部，郡、國各遣一吏迎界上。漢舊儀曰︰詔書舊典，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政，黜陟能否，斷理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卽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牟利，侵漁百姓，聚歛為姦。三條，二千石不卹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剝戮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置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恃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續漢志又曰︰諸州常以八月巡行郡國，錄囚徒，考殿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與古今註異。據晉志，帝改禹貢雍州曰涼州，梁州曰益州，又置徐州，復禹貢舊號，北置朔方，南置交趾，與荊、揚、兗、豫、青、冀、幽、幷為十三州。春秋元命包及晉書·地理志，昴、畢散為冀州。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荒則冀豐。箕星散為幽州，言北方太陰，故以幽冥為號。營室流為幷州，不以衞水為號，又不以恆山為稱，而云幷者，蓋以其在兩谷之間也。五星流為兗州。端也，信也；又云，蓋取沇水以名焉。天氐流為徐州，蓋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丘以立名。虛、危流為青州；周禮曰︰正東曰青州，蓋取地居少陽，其色青，故名。牽牛流為揚州，以為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亦云州界多水，水波輕揚也。軫星散為荊州，強也，言其氣躁強；亦曰警也，言南蠻數為寇逆，其人有道後服，無道先強，常警備也；又云，取名於荊山。鉤鈐星別為豫州；豫者，舒也，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參、伐流為益州；益之言阨，言其所在之地險阨；亦曰疆壤益大，故以名焉。涼州，以地處西方，常寒涼也。

**4**上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師古曰︰奔，走也。踶，蹈也。奔踶者，乘之則奔，立則踶人也。踶，徒計翻。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晉灼曰︰負俗，謂被世譏論也。累，力瑞翻。夫泛駕之馬，師古曰︰泛，覆也；與覂同。言馬有逸氣者多能覆車。泛，方勇翻。跅弛之士，如淳曰︰士行有卓異不入俗，弛而見斥逐者。師古曰︰跅者，跅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法度也。跅，音拓。弛，式爾翻。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才。異等者，超等軼羣，不與凡同也。師古曰︰茂，美也。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使，疏吏翻。

**六年**（丙子、前一○五）

**1**冬，上行幸回中。

**2**春，作首山宮。應劭曰︰首山在上郡，於其下立宮廟也。文穎曰︰在河東蒲坂界。師古註漢書曰︰尋此下詔文及依地理志，文說是。

**3**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殊死以下。

**4**漢旣通西南夷，開五郡，五郡︰犍為、越巂、沈黎、汶山、益州。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歲遣使十餘輩出此初郡，皆閉昆明，杜佑曰︰昆明在越巂西南，諸爨所居。為所殺，奪幣物。於是天子赦京師亡命，令從軍，遣拔胡將軍郭昌將以擊之，斬首數十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將，卽亮翻。復，扶又翻。

**5**秋，大旱，蝗。

**6**烏孫使者見漢廣大，歸報其國，元鼎二年，烏孫遣使隨張騫入謝天子。其國乃益重漢。匈奴聞烏孫與漢通，怒，欲擊之；又其旁大宛、月氏之屬皆事漢；烏孫於是恐，使使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天子與羣臣議，許之。烏孫以千匹馬往『章︰十四行本無「往」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聘漢女。漢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往妻烏孫，江都王建，易王非之子。妻，七細翻；下同。贈送甚盛；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以為左夫人。公主自治宮室居，治，直之翻。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思歸，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以帷帳錦繡給遺焉。師古曰︰間歲者，謂每隔一歲而往也。間，古莧翻。遺，于季翻。昆莫曰︰「我老，」欲使其孫岑娶尚公主。史記作「岑娶」，漢書作「岑陬」。師古曰︰岑，士林翻。陬，子侯翻。余據漢書，岑陬者，其官名也，本名軍須靡。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娶遂妻公主。昆莫死，岑娶代立，為昆彌。烏孫建國之王曰昆莫。班史云︰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顏註曰︰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名獵驕靡，故書云昆彌；昆取昆莫，彌取驕靡，彌、靡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後遂以昆彌為王號。滅，綿結翻。

是時，漢使西踰葱嶺，抵安息。安息發使，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應劭曰︰大鳥卵如一二石甕。師古曰︰如汲水甕，無一二石也。郭義恭廣志曰︰大爵，頸及身、膺、蹄都似橐駝，舉頭高七八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其卵如甕，卽今之駝鳥也。黎軒，亦曰黎靬，東漢為大秦國，唐為拂菻國，在安息、烏弋之西，隔大海。眩，與幻同，卽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魚豢魏略曰︰大秦國，俗善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靬，音軒，又鉅連翻。及諸小國驩潛、大益、車［姑］師、扜冞、蘇䪥之屬據史記，驩潛、大益在大宛西。扜冞國治扜冞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西通于窴二百九十里，後漢曰寧冞。蘇䪥，康居小王國，治蘇䪥城，去陽關凡八千二十五里。扜，音烏。冞，與彌同。䪥，下戒翻。皆隨漢使獻見天子，見，賢遍翻。天子大悅。西國使更來更去，師古曰︰遞互來去，前後不絕。更，工衡翻。天子每巡狩海上，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師古曰︰言示之，令其觀覽。大角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師古曰︰聚都邑人令觀看，以誇示之。觀，工喚翻；下同。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嚴︰「名」改「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師古曰︰見，顯示也。藏，徂浪翻。大宛左右多蒲萄，可以為酒；多苜蓿，苜蓿，草名。苜，音目。蓿，音宿。天馬嗜之；漢使采其實以來，天子種之於離宮別觀旁，極望。然西域以近匈奴，常畏匈奴使，待之過於漢使焉。近，其靳翻。

**7**是歲，匈奴烏維單于死，子烏師廬立，年少，號「兒單于」。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徙，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章︰十四行本「敦」作「燉」；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煌郡。匈奴左方兵本直上谷以東，右方兵直上郡以西，單于庭直代、雲中；今徙去而西北，故左右方亦徙。

## 太初元年（丁丑、前一○四年）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為歲首，故改元為太初。

**1**冬，十月，上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祠上帝于明堂。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

**2**乙酉，柏梁臺災。天火曰災，人火曰火。

**3**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伏儼曰︰高里，山名，在泰山下。師古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謂之蒿里，字卽為蓬蒿之「蒿」，或呼為下里者也。或者旣見泰山神靈之府，高里山又在其旁，卽誤以高里為蒿里。混同一事，陸士衡尚不免，況餘人乎？今流俗漢書本有作「蒿」字者，妄增耳。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師古曰︰蓬萊，仙人之庭也。春，上還，以柏梁災，故朝諸侯、受計于甘泉。師古曰︰受郡國所上計簿也。朝，直遙翻。甘泉作諸侯邸。

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師古曰︰建章宮在未央宮西，俗所呼貞女樓卽建章之闕。余據戾太子傳，建章宮在長安城西，周回二十里，上林之地也。括地志︰建章宮在雍州長安縣西二十里，長安故城西。度為千門萬戶。度，大各翻。其東則鳳闕，三輔黃圖曰︰鳳闕高二十五丈。關中記曰︰一名別風闕，以言別四方之風。西京賦閶闔之內，別風嶕嶢是也。三輔舊事曰︰北有圜闕，高二十丈，上有銅鳳凰，故曰鳳闕也。高二十餘丈。高，居豪翻。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西都賦︰前唐中而後太液。索隱曰︰如淳云︰中唐有甓，鄭玄註︰唐，堂庭也。爾雅以廟中路謂之唐，西京賦前開唐中，彌望廣潒是也。毛氏詩傳曰︰唐，堂塗也。正義曰︰唐，是門內之路。釋宮云，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班史作「商中」。師古曰︰商，金也，於序在秋。如淳謂商中為商庭，蓋以西方之庭也。數十里，言廣。於菟亦西方之獸，故於此置圈。圈，求遠翻。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治，直之翻。漸臺，在太液池中。師古曰︰為水所漸漬，故曰漸臺。漸，子廉翻。臣瓚曰︰太液池，言承陰陽津液以作池也。師古曰︰太液池者，言其津潤所及廣也。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三輔故事︰池北面有石魚，長三丈，高五尺。南岸有石鼈三枚，長六尺。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漢武故事︰玉堂，基與未央前殿等，去地十二丈。黃圖曰︰璧門，薄以璧玉，因曰璧門。大鳥，立條支所產大鳥之象。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漢宮閣疏︰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置九天，道士百人。然則神明、井幹俱高五十丈也。井幹樓，積木而高為樓，若井幹之形也。井幹者，井上木欄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西京賦井幹疊而百層，卽此樓也。輦道相屬焉。屬，之欲翻。

**4**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姓譜︰晉大夫受邑壺口，其後以為氏。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箕子敍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曆法，故自古以來，創業改制，咸正曆紀。宜改正朔。」上詔兒寬與博士賜等共議，以為宜用夏正。漢初用秦正，以建亥之月為歲首。夏正以建寅之月為歲首。夏，五月，詔卿、遂、遷等共造漢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色上黃，數用五，時議者謂漢以土德旺，土色黃而數五，故上黃而用五。張晏曰︰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定官名，協音律，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後世云。

**5**匈奴兒單于好殺伐，國人不安；又有天災，畜多死。好，呼到翻。畜，許救翻。左大都尉使人間告漢曰︰間，古莧翻。「我欲殺單于降漢，降，戶江翻。漢遠，卽兵來迎我，我卽發。」上乃遣因杅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以應之。服虔曰︰因杅，匈奴地名，因所征以為將軍之名，杅，與俱翻。受降城在居延北。

**6**秋，八月，上行幸安定。元鼎二年置安定郡，屬涼州；唐為原、會、涇州地。

**7**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張晏曰︰貳師，大宛城名。宛，於元翻。匿不肯與漢使。」天子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姓譜以為車姓本於田千秋，據此則已自有車姓。宛王與其羣臣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服虔曰︰鹽水，水名，道從水中行。師古曰︰沙磧之中不生草木，水又鹹苦，卽今敦煌西北惡磧者也。數有敗，言每自死亡也。孔文祥曰︰鹽澤也，言水廣遠或致風波而數敗也。裴矩西域記曰︰鹽水在西州高昌縣東，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砂磧之地，道路不可準，惟以人畜骸骨及駞馬糞為標驗，由此數有死亡。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師古曰︰言近道之處無城郭之居也。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柰我何。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予，讀曰與。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謂妄發言以詬詈之，且椎破金馬而去也。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

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姚，舜姓也。左傳有鄭大夫姚句耳。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射，而亦翻。可盡虜矣。」天子嘗使浞野侯以七百騎虜樓蘭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師古曰︰欲封其兄弟。乃拜李夫人兄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師古曰︰惡少年，謂無行義者。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哆，昌也翻，索隱音尺奢翻。

臣光曰︰武帝欲侯寵姬李氏，而使廣利將兵伐宛，其意以為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夫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繫焉。苟為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徼幸咫尺之功，藉以為名而私其所愛，不若無功而侯之為愈也。然則武帝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高祖曰︰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將，卽亮翻。謂之能守先帝之約，臣曰過矣。

**8**中尉王溫舒坐為姦利，罪當族，自殺；時兩弟及兩婚家婦家曰婚。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為曰︰帝改郞中令為光祿勳。應劭曰︰光，明也；祿，爵也；勳，功也。如淳曰︰胡公曰︰勳之言閽也；閽者，古主門官也。光祿主宮門。師古曰︰應說是也。「悲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師古曰︰溫舒與兄弟同三族，而兩妻各一，故曰五族也。

**9**關東蝗大起，飛西至敦煌。敦煌郡屬涼州，唐瓜州、沙州地。敦，音屯。

**二年**（戊寅、前一○三）

**1**春，正月，戊申，牧丘恬侯石慶薨。沈約曰︰恬亦諡法所不載。

**2**閏月，丁丑，以太僕公孫賀為丞相，封葛繹侯。賀始以功封南奅侯，元鼎五年坐酎金免；今以為相，封葛繹侯，功臣表不書所食邑。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弘後，丞相比坐事死。元狩五年，丞相李蔡有罪自殺。元鼎二年，丞相莊青翟自殺。五年，丞相趙周下獄死。師古曰︰比，頻也。比，毗寐翻。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數，所角翻。被，皮義翻。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不肯起。上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師古曰︰殆，危也。

**3**三月，上行幸河東，河東郡屬司隸，三河之一也，唐蒲、晉、解、隰州地。祠后土。

**4**夏，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5**秋，蝗。

**6**貳師將軍之西也，旣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比，必寐翻；及也。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罷，讀曰疲。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李哆、趙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至燉煌，燉，音屯。士不過什一二。師古曰︰十人之中一二人得還。使使上書言︰「道遠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復，扶又翻。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

**7**上猶以受降城去匈奴遠，遣浚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應劭曰︰浚稽山在武威塞北，匈奴常以為障蔽。浚，音峻。稽，音雞。余據班史，匈奴中有東、西浚稽，東浚稽山在龍勒水上。浞野侯旣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間，古莧翻。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歸者，軍遂沒於匈奴。兒單于大喜，因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

**8**冬，十二月，兒寬卒。兒，五兮翻。

**三年**（己卯、前一○二）

**1**春，正月，膠東太守延廣為御史大夫。膠東郡屬青州，唐入青、萊州界。延廣，史逸其姓。守，式又翻。

**2**上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皆無驗，令祠官禮東泰山。東泰山在琅邪郡朱虛縣界。夏，四月，還，脩封泰山，禪石閭。應劭曰︰石閭，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以為仙人之閭。

**3**匈奴兒單于死，子年少，匈奴立其季父右賢王呴犂湖為單于。「呴」，漢書作「句」。師古曰︰音鉤。史記作「呴」，音同，又音吁。

**4**上遣光祿勳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史記正義曰︰卽五原郡榆林塞也，在勝州榆林縣西北四十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障、列亭，西北至廬朐，晉灼曰︰地理志，從五原稒陽縣北出石門障卽得所築城。師古曰︰廬朐，山名。杜佑曰︰廬朐，在麟州銀城縣北，猶謂之光祿塞。銀城，漢圁陰縣地。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衞伉屯其旁；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班志，居延澤在張掖居延縣東北，古文以為流沙。括地志︰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甘州在長安西北二千四百六十里。說，讀曰悅。伉，音抗。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定襄、雲中二郡屬幷州。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障；敗，補邁翻。壞，音怪。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酒泉、張掖二郡屬涼州。略數千人。會軍正任文擊救，盡復失所得而去。師古曰︰擊救者，擊匈奴以救漢人。任，音壬。

**5**是歲，睢陽侯張昌坐為太常乏祠，國除。班書·功臣表及公卿表皆作「睢陵侯」。高祖功臣張敖封宣平侯，傳國至曾孫壬失侯，元光三年，封其弟廣為睢陵侯，紹國。昌，廣之子也。睢陵縣，屬臨淮郡。師古曰︰乏祠，祠事有闕也。睢，音雖。

初，高祖封功臣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時兵革之餘，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師古曰︰裁，與纔同，十分之內纔有二三也。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應劭曰︰封爵之誓，國家欲使功臣傳祚無窮也。帶，衣帶也。厲，砥石也。河當何時如衣帶，山當何時如厲石，言如帶厲，國猶永存，以及後世之子孫也。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及高后時，盡差第列侯位次，藏諸宗廟，副在有司。師古曰︰副，貳也。其列侯功籍已藏於宗廟，副貳之本又在有司。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旣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師古曰︰謂舊五百戶，今者至千戶也。曹參初封萬六百戶，至後嗣宗免時，有戶二萬三千，是蕃息故也。他皆類此。富厚如之。師古曰︰言其資財亦益富厚如戶口之多。子孫驕逸，多抵法禁，隕身失國，至是見侯裁四人，酇侯蕭壽成、繆侯酈世宗、汾陽侯靳石封幷睢陵侯張昌為四人耳。見，賢遍翻。罔亦少密焉。少，詩沼翻。

**6**漢旣亡浞野之兵，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晉灼曰︰易，輕也。師古曰︰輪臺，亦國名。余按輪臺在車師西千餘里，又西卽大宛。易，以豉翻。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師古曰︰按其罪而行罰。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師古曰︰興發部署，歲餘乃得行。負私從者不與，師古曰︰負私糧食及私從者不在六萬人數中也。從，才用翻。與，讀曰預。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以萬數，齎糧、兵弩甚設。師古曰︰施張甚具也。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師古曰︰空，孔也。徙其城下水者，令從他道流，不迫其城也。空以穴其城者，圍而攻之，令作孔使穿穴也。下云決其水原移之，又云圍其城攻之，皆再敍其事也。一曰︰旣徙其水不令於城下流，而因其舊引水入城之孔，攻而穴之。余謂此書遣水工將以徙水穴城也，下書決水原攻城，正行其初計耳，非再敍其事也。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屯兵以衞酒泉，班志，居延縣屬張掖郡，休屠縣屬武威郡。屠，音儲。而發天下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贅壻、賈人、故有市籍、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凡七科，適為兵；贅，之芮翻。賈，音古。適，讀曰讁。及載糒給貳師，師古曰︰糒，乾飯也；音備。轉車人徒相連屬；屬，之欲翻。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師古曰︰習，猶便也。一人為執馬校尉，一人為驅馬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

於是貳師後復行，復，扶又翻。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師古曰︰平行，言無寇難。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射，而亦翻。敗，補賣翻。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師古曰︰留行，謂留止軍廢其行。乃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毋『退︰「毋」作「母」。』寡匿善馬，殺漢使，師古曰︰毋寡，宛王名。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卽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貴人為將而勇者，名煎靡。煎，子延翻。宛大恐，走入城中，持王毋寡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卽不聽，我『章︰十四行本重「我」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師古曰︰令貳師孰計之，而欲攻戰乎，欲不攻而取馬乎？孰，與熟同，古字通用。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罷，讀曰疲。破漢兵必矣。」乃許宛之約。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師古曰︰下食，讀曰飤。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昩蔡為宛王，服虔曰︰蔡，音楚言蔡。師古曰︰昩，音本末之末。蔡，音千曷翻。與盟而罷兵。

初，貳師起敦煌西，起，發也。謂發敦煌而西也。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將千餘人別至郁成，郁成王擊滅之，數人脫亡，走貳師。走，音奏；下同。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章︰十四行本「攻」下有「破」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郁成，帝置搜粟都尉，屬大司農。姓譜︰楚莊王少子為上官大夫，其後以為氏；秦滅楚，徙隴西之上邽。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貳師。上邽騎士趙弟恐失郁成王，班志，上邽縣屬隴西郡，故邽戎邑也。邽，音圭。拔劍擊斬其首，追及貳師。

**四年**（庚辰、前一○一）

**1**春，貳師將軍來至京師。貳師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見，賢遍翻。因為質焉。質，音至。軍還，入馬千餘匹。漢書·李廣利傳云︰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文為詳明。後行，旣還敦煌而再出師，故曰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師古曰︰言如牟賊之食苗也。以此物故者衆。天子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乃下詔封李廣利為海西侯，班志，海西縣屬東海郡。封趙弟為新畤侯，功臣表，新畤侯食邑於齊地。畤，音止。以上官桀為少府，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孟康曰︰奮，迅也，自樂而行者。以謫過行，皆黜其勞，師古曰︰言以罪謫而行者，免其所犯，不敍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錢。師古曰︰或以他財物充之，故云直。

匈奴聞貳師征大宛，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卽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師古曰︰以其言為直。遣歸國，亦因使候司匈奴，司，讀曰伺。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

自大宛破後，西域震懼，漢使入西域者益得職。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余謂顏說非也，此言漢使入西域，諸國不敢輕辱，為得其職耳。得職者，不失其職也。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渠犂在輪臺東，東南與且末接，南與精絕接。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師古曰︰統領保護屯田之事也。以給使外國者。師古曰︰收其五穀以供之。使，疏吏翻。

後歲餘，宛貴人以為昩蔡善諛，以其遇漢善而得王也。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昩蔡，立毋寡昆弟蟬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侍『章︰十四行本「侍」作「質」；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鎭撫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

**2**秋，起明光宮。三輔黃圖︰明光宮在長樂宮後，南與長樂宮相聯屬，北通桂宮。

**3**冬，上行幸回中。

**4**匈奴呴犂湖單于死，匈奴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師古曰︰且，子餘翻。鞮，丁奚翻。天子欲因伐宛之威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平城事見十一卷高祖七年。遺，于季翻，又如字。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事見十二卷惠帝三年。悖，蒲內翻。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紀，復讎也。襄公之九世祖為紀侯所譖而烹殺于周，故襄公滅紀也。九世猶可以復讎乎？曰︰雖百世可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行，戶浪翻。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充國被留見上元封四年。使『張︰「使」上缺「且」字。』使來獻。

**天漢元年**（辛巳、前一○○）

## 天漢元年（辛巳、前一○○）應劭曰︰時頻年苦旱，故改元為天漢，以祈甘雨。師古曰︰大雅有雲漢之詩，周大夫仍叔所作，以美宣王遇旱災，修德勤政而能致雨，故依以為年號也。

**1**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2**上嘉匈奴單于之義，遣中郞將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郞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師古曰︰假使，猶言兼吏也；時權為使之吏，若今之差人充使典矣。姓譜︰常姓，黃帝相常先之後。旣至匈奴，置幣遺單于。遺，于季翻。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漢望其回心鄕善，今乃益驕，故曰非漢所望。

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緱王者，匈奴渾邪王姊子，與渾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匈奴中。漢有長水校尉，掌長水胡騎。師古曰︰長水，胡名。其註戾太子傳則又曰︰今鄠縣東有長水。余據水經註，長水出杜縣白鹿原，北入霸水。胡騎蓋屯於此，非胡名也。戾傳說是。虞常蓋亦先沒於匈奴。緱，工侯翻。及衞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降，戶江翻。閼氏，音煙支。衞律者，父故長水胡人，律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於匈奴，使還，聞延年家收，遂亡降匈奴。考異曰︰延年傳云︰誅延年兄弟宗族。按是後李廣利尚為將帥，蓋止誅延年及弟季妻子耳。單于愛之，與謀國事，立為丁靈王。魏略曰︰丁靈，在康居北，去匈奴廷接習水七千里。匈奴蓋以丁靈王封衞律耳。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衞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為，于偽翻。射，而亦翻。吾母、弟在漢，言其母與其弟也。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師古曰︰被執獲也。

單于使衞律治其事。治，直之翻。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狀語，牛倨翻。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見犯，言被匈奴侵犯然後乃死，是為更負漢國，故欲先自殺，而勝、惠止之。引，謂辭及之也。重，直用翻。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卽謀單于，何以復加！臣瓚曰︰左伊秩訾，胡官之號。余據匈奴傳，呼韓邪之敗，其右伊秩訾王使之降漢，則此乃胡王之號。師古曰︰言謀衞律而殺之，其罰太重也。復，扶又翻。宜皆降之。」降，戶江翻；下同。單于使衞律召武受辭。師古曰︰致單于之命而取其對也。武謂惠等︰謂，猶語也；武語惠等也。「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刺，七亦翻。衞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熅火，師古曰︰熅，謂聚火無燄者也。熅，于云翻。覆武其上，師古曰︰覆身於坎上也。覆，音方目翻。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師古曰︰息，謂出氣也。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

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欲降之，師古曰︰喻說令武降也。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師古曰︰近臣，衞律自謂也。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復，扶又翻；下同。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師古曰︰彌，滿也。畜，許又翻。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膏，古號翻。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背，蒲妹翻。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師古曰︰言何用見汝為也。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卽時誅滅；南越事見上卷元鼎五年、六年。宛事見上太初三年。朝鮮事見上元封二年。縣，讀曰懸。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師古曰︰若，汝也。言汝知我不降明矣。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師古曰︰舊米粟之窖而空者也。窖，工孝翻。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幷咽之，師古曰︰飲，於禁翻。食，讀曰飤。雨，于具翻。齧，魚結翻。咽，音宴，吞也。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師古曰︰羝，牡羊也。羝不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若燕太子丹烏白頭，馬生角之比也。羝，音丁奚翻。乳，音人喻翻。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3**天雨白氂。師古曰︰氂，毛之強曲者；音力之翻。

**4**夏，大旱。

**5**五月，赦天下。

**6**發讁戍屯五原。五原郡屬幷州。括地志︰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

**7**浞野侯趙破奴自匈奴亡歸。太初元年，破奴為匈奴所獲。

**8**是歲，濟南太守王卿為御史大夫。濟南郡屬青州，唐淄、青、齊州地。濟，子禮翻。守，式又翻。考異曰︰「七月，閉城門大搜。」臣瓚註武帝紀曰︰「漢帝年記，六月禁踰侈，七月大搜。」則搜索踰侈者不必閉城門大搜，蓋搜姦人耳。

**二年**（壬午、前九九）

**1**春，上行幸東海。東海郡屬徐州；唐為海州地。□原文空幸回中。『章︰十四行本空格作「還」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

**2**夏，五月，遣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晉灼曰︰天山在西域，近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里。師古曰︰卽祈連山也。匈奴謂天曰「祈連」。西河舊事︰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括地志︰天山，一名白山，今名折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伊州在長安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余據唐志，祁連山在甘州張掖縣，與天山似是兩處。騎，音渠吏翻。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匈奴大圍貳師將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隴西趙充國隴西郡屬涼州；唐河、渭、岷州地。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陳，讀曰陣。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帝親見，視其創，被，皮義翻。創，初良翻。嗟嘆之，拜為中郞。

漢復使因杅將軍敖出西河，西河郡屬幷州。強『章︰十四行本「強」上有「與」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弩都尉路博德會涿涂山，徐廣曰︰涂，音邪。索隱曰︰涿，音卓。邪，以奢翻。漢書作「涿邪山」，在高闕塞北千里。無所得。

初，李廣有孫陵，為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續漢志︰騎都尉比二千石。杜佑曰︰奉車都尉、駙馬都尉、騎都尉並漢武帝置；東晉省奉車、騎都尉，惟留駙馬，尚主者為之。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丹陽，秦鄣郡地，元封二年更名丹陽，屬揚州；唐宣、歙、池、昇、睦州之地。敎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及貳師擊匈奴，上詔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將，卽亮翻；下同。重，直用翻。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扼，捉持也。射命中，師古曰︰所指名處卽中之也。中，竹仲翻。願得自當一隊，到蘭于『章︰十四行本「于」作「干」；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鄕貳師軍。」鄕，讀曰嚮。上曰︰「將惡相屬邪！將，如字。惡，烏路翻。吾發軍多，無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師古曰︰猶言不須騎也。予，讀曰與。女，讀曰汝。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願留陵至春俱出。」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敎博德上書，乃詔博德引兵擊匈奴於西河。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障，遮虜障在張掖居延縣，路博德所築。括地志︰漢居延故城，在甘州張掖縣之東北一千五百三十里，有遮虜障。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班志，敦煌龍勒縣有龍勒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漑民田，蓋其下流北至浚稽山下。徘徊觀虜，卽無所見，還，抵受降城休士。太初元年，公孫敖築受降城。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將率，猶言將領也。將，卽亮翻。率，如字。上甚悅，拜步樂為郞。

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陳，讀曰陣。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行，戶剛翻。盾，食尹翻。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如淳曰︰手對戰也。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上，時掌翻。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師古曰︰抵，當也，至也。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復斬首三千餘級。中，竹仲翻。創，初良翻。將，如字。詩︰無將大車。鄭氏曰︰將，猶扶進也。復，扶又翻。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師古曰︰葭，卽蘆也。釋名曰︰初生為葭，長大為蘆，成則名為葦。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師古曰︰預燒自陳前葭葦，則虜火不得而延及也。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鬬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絭共一臂也。貢父曰︰皆無此理。蓋如今之合蟬，或倂兩弩共一弦之類。余據魏氏春秋，諸葛亮損益連弩，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今之划車弩、梯弩蓋亦損益連弩而為之，雖不能三十臂共一弦，亦十數臂共一弦。射，而亦翻。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無有伏兵乎？』近，其靳翻。諸當戶君長皆言︰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余據匈奴之官有左右當戶、骨都侯，凡二十四長。『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復，扶又翻；下同。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

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續漢志︰凡領軍皆有部曲；部有校尉，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校尉成安侯韓延年韓延年以父千秋死南越封，事見上卷元鼎五年。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當使精騎射之，行，戶剛翻。射，而亦翻。卽破矣。」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呼，火故翻。趣，讀曰促。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師古曰︰鞮，音丁奚翻。漢書作「百五十萬矢皆盡」。卽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師古曰︰徒，但也。輻，音福。軍吏持尺刀『章︰十四行本「刀」下有「抵山」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入陿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服虔曰︰壘石，山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放石以投人，因山隅曲而下也。壘，盧對翻。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蘇林曰︰褰衣卷袖而行也。師古曰︰便衣，謂著短衣小袖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師古曰︰言一身獨取也。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嘆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師古曰︰兵卽謂矢及矛戟之屬也。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片冰，師古曰︰時冬寒有冰，持之以備渴也。糒，音備。期至遮虜障者相待。與軍士期，有先至遮虜障者留駐以待後至也。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

陵敗處去塞百餘里，史記正義曰︰遮虜障北百八十里直居延西北，長老相傳，云是李陵戰處。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師古曰︰徇，營也；一曰︰從也。其素所畜積也，言其胸中素所畜積者如上所言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糵其短，服虔曰︰媒，音欺，謂詆欺也。孟康曰︰媒，酒敎；糵，麴也；謂釀成其罪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齊人名麴餅曰媒。賈公彥曰︰齊人名麴餅為媒者，麴麩和合得成酒醴，名之為媒。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師古曰︰蹂，人九翻，踐也。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弮，文穎曰︰弮，弓弩弮也。師古曰︰音去權翻，又音眷。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師古曰︰冒，犯也。北首，北嚮也。冒，音莫北翻。首，音式救翻。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師古曰︰所摧敗，敗匈奴之兵也。暴者，猶章也。摧敗，補賣翻。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師古曰︰言欲立功以當罪也。上以遷為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沮，在呂翻。為，于偽翻。說，式芮翻。下，遐嫁翻。如淳曰︰腐，宮刑也。丈夫割勢不復能生子，如腐木不生實。腐，音附。

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乃詔強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孟康曰︰坐預詔博德迎陵，博德老將，出塞不至，令陵見沒也。余謂此說非也。帝意旣悔，追思前事，以為當陵發出塞之時，方可詔博德繼其後以迎陵軍，乃於陵未行之時預詔之，使博德羞為陵後距，得生姦詐上奏，而遂令博德別出西河，使陵軍無救也。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勞，力到翻。

**3**上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好，呼報翻。而郡、國二千石為治者大抵多酷暴，治，直之翻。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攻城邑，取庫兵，漢郡、國各有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小羣以百數掠鹵鄕里者，不可勝數，勝，音升。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督，察也。禁，居禽翻。乃使光祿大夫范昆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師古曰︰以軍興之法而討擊也。衣繡，於旣翻。斬首大郡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當連坐者，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師古曰︰渠，大也。率，所類翻。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柰何。於是作沈命法，應劭曰︰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孟康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師古曰︰應說是。沈，持林翻。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師古曰︰品，率也，以人數為率也。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師古曰︰縣有盜賊，府亦倂坐，故使縣不言之也。累，力瑞翻。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

是時，暴勝之為直指使者，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威震州郡。暴，周卿士暴公之後。至勃海，勃海郡屬幽州，高祖置。師古曰︰在勃海之濱，因以為名；唐為滄、景州之地。聞郡人雋不疑賢，師古曰︰雋，音徂兗翻，又辭兗翻，姓譜有雋姓。請與相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文穎曰︰躧，音纚。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躧。躧，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躧，音山爾翻。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舊矣，師古曰︰瀕，厓也。公子，勝之字也。舊，久也。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折，而設翻。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樹，立也。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及還，表薦不疑，上召拜不疑為青州刺吏。濟南王賀亦為繡衣御史，濟，子禮翻。逐捕魏郡羣盜，魏郡，高帝置，屬冀州，唐為相、魏、澶、衞州地。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師古曰︰不稱，謂不副所委。稱，尺正翻。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為王氏子孫以外戚篡漢張本。

**4**是歲，以匈奴降者介和王成娩為開陵侯，降，戶江翻。師古曰︰娩，音晚，又音免。班志，開陵，侯國，屬臨淮郡。將樓蘭國兵擊車師；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

#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二

## 漢紀十四起昭陽協洽（癸未），盡閼逢敦牂（甲午），凡十二年。

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

**天漢三年**（癸未、前九八）

**1**春，二月，王卿有罪自殺，以執金吾杜周為御史大夫。班表︰中尉掌徼循京師，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曰︰吾，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師古曰︰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主先導以備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

**2**初榷酒酤。如淳曰︰榷，音較。應劭曰︰縣官自酤榷賣酒，小民不復得酤也。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榷，獨取利也。師古曰︰榷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略彴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有若渡水之榷，因立名焉。酤，工護翻。彴，音酌。

**3**三月，上行幸泰山，脩封，祀明堂，因受計。還，祠常山，瘞玄玉。鄧展曰︰瘞，埋也。爾雅曰︰祭地曰瘞薶。薶其物者，示歸於地也。瘞，音於例翻。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者終無有驗，而公孫卿猶以大人跡為解，大人跡見二十卷元封元年。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猶羈縻不絕，師古曰︰羈縻，牽聯之意。馬絡頭曰羈，牛靷曰縻。冀遇其眞。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4**夏，四月，大旱。赦天下。

**5**秋，匈奴入鴈門。鴈門郡屬幷州。太守坐畏愞棄市。如淳曰︰軍法，行逗留畏愞者要斬。愞，如椽翻；師古曰︰又音乃館翻。

**四年**（甲申、前九七）

**1**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

**2**發天下七科讁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騎六萬、步兵七萬出朔方；朔方郡屬朔方州，唐靈、夏州地。強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韓說將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公孫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之，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師古曰︰累重，謂妻子、資產也。累，力瑞翻。重，直用翻。余吾水在朔方北。山海經曰︰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于余吾。而單于以兵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鬬十餘日。考異曰︰史記·匈奴傳云廣利於此降匈奴，誤。游擊無所得。因杅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

時上遣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敖軍無功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敎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旣而聞之，乃漢將降匈奴者李緒，非陵也。陵使人刺殺緒。降，戶江翻。刺，七亦翻。大閼氏欲殺陵，師古曰︰大閼氏，單于之母。閼氏，音煙支。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乃還。單于以女妻陵，妻，千細翻。立為右校王，校，戶敎翻。與衞律皆貴用事。衞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議。

**3**夏，四月，立皇子髆為昌邑王。髆，音博。昌邑國屬兗州，卽山陽郡地；其地在唐之宋、亳、單、鄆四州間。考異曰︰表云六月乙丑立，今從武紀。

## 太始元年（乙酉、前九六）應劭曰︰言蕩滌天下，與民更始，故以冠元。

**1**春，正月，公孫敖坐妻為巫蠱要斬。巫，祝也；蠱，厭也，惑也；謂使巫祠祭、祝詛、厭魅以蠱惑人也。蠱，音古。孔穎達曰︰蠱者，損壞之名，故左傳云︰皿蟲為蠱；是蠱食器皿，巫行邪術，損壞於人。要，與腰同。

**2**徙郡國豪桀于茂陵。

**3**夏，六月，赦天下。

**4**是歲，匈奴且鞮侯單于死；且，子余翻。鞮，田黎翻。有兩子，長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匈奴二十四長，左賢王位第一，左大將位第五。長，知兩翻。左賢王未至，貴人以為有病，更立左大將為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卽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立，為狐鹿姑單于；以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撣不得代，更以為日逐王。師古曰︰撣，音廛。日逐王居匈奴西邊，以日入於西，故以為名。至宣帝神爵二年，撣來降。單于自以其子為左賢王。

**二年**（丙戌、前九五）

**1**春，正月，上行幸回中。

**2**杜周卒，光祿大夫暴勝之為御史大夫。

**3**秋，旱。

**4**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班志，谷口、櫟陽二縣屬左馮翊。師古曰︰谷口，卽今雲陽縣。杜佑曰︰今雲陽縣治谷是。又曰︰醴泉，漢谷口縣地，隋為醴泉縣，谷口縣故城在縣西北。櫟，音藥。注渭中，袤二百里，師古曰︰袤，音茂，長也。漑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

**三年**（丁亥、前九四）

**1**春，正月，上行幸甘泉宮。二月，幸東海，獲赤鴈。幸琅邪，東海、琅邪二郡皆屬徐州。琅邪，唐沂、密州也。禮日成山，孟康曰︰禮日，拜日也。如淳曰︰拜日於成山。師古曰︰成山在東萊不夜縣，斗入海。登之罘，臣瓚曰︰地理志，東萊腄縣有之罘山。師古曰︰罘，音浮。浮大海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2**是歲，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間趙倢伃，河間國屬冀州，唐瀛、莫州地。帝置倢伃，位視上卿，爵比列侯。師古曰︰倢，言接幸於上也。伃，美貌。倢，音接。伃，音予。居鉤弋宮，師古曰︰黃圖，鉤弋宮在城外；漢武故事，在直門南。任身十四月而生。任，讀曰姙。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

臣光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愼，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恙，余亮翻。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人『章︰十四行本「人」作「臣」；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為嗣，少，詩照翻。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卒，子恤翻。悲夫！

**3**趙人江充為水衡都尉。趙國屬冀州；唐為冀州，其地又分入深州、德州界。元鼎二年，初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應劭曰︰古山林之官曰衡；掌諸池苑，故稱水衡。張晏曰︰主都水及上林，故稱水衡；主諸官，故曰都；有卒徒武事，故曰尉。師古曰︰衡，平也，主平其稅入；位列九卿，秩中二千石。初，充為趙敬肅王客，敬肅王，名彭祖；薨，諡敬肅。得罪於太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入見。見，賢遍翻。充容貌魁岸，被服輕靡，師古曰︰魁，大也。岸者，有廉稜如崖岸之狀。被服，衣服也。輕，輕細也。靡，靡麗也。被，皮義翻。上奇之；與語政事，大悅，由是有寵，拜為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劾，戶槪翻。上以為忠直，所言皆中意。師古曰︰中，當也。中，竹仲翻。嘗從上甘泉，上，時掌翻。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應劭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若今之中道也。孔穎達曰︰馳道，正道御路也。是天子馳走車馬之處，故曰馳道。如淳曰︰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沒入車馬被具。師古曰︰家使，太子遣人之甘泉請問者也。使，疏吏翻。屬，之欲翻。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敎敕亡素者；師古曰︰言素不敎敕左右。古字，亡與無通。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四年**（戊子、前九三）

**1**春，三月，上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甲申，修封。丙戌，禪石閭。夏，四月，幸不其。如淳曰︰其，音基。不其，山名，因以為縣。應劭曰︰東萊縣也。余據班志，不其縣屬琅邪郡。五月，還，幸建章宮，赦天下。

**2**冬，十月，甲寅晦，日有食之。

**3**十二月，上行幸雍，祠五畤；雍，於用翻。畤，音止。西至安定、北地。二郡屬朔方州。安定，唐涇、原之地。北地，唐邠、寧、環、慶、鹽、宥州地。

## 征和元年（己丑、前九二年）應劭曰︰言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

**1**春，正月，上還，幸建章宮。

**2**三月，趙敬肅王彭祖薨。彭祖取江都易王所幸淖姬，彭祖，景帝子，前二年封廣川，五年徙趙。淖姬事見十九卷元狩二年。淖，奴敎翻。生男，號淖子。時淖姬兄為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昌亦彭祖之子。班志︰武始縣屬魏郡。曰︰「無咎無譽。」譽，音余。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為趙王。

**3**夏，大旱。

**4**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門候，掌宮門出入之禁；續漢志，秩六百石。冬，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臣瓚曰︰搜，謂索姦人也。上林苑周回數百里，恐姦人藏匿其中，故大搜索。索，山客翻。十一日乃解。巫蠱始起。

**5**丞相公孫賀夫人君孺，衞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賀子敬聲代父為太僕，驕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下，遐嫁翻；下同。是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陽石公主，帝女也。班志︰陽石屬北海郡。上書，時掌翻；下且上同。上且上甘泉，使巫當馳道埋偶人，祝詛上，有惡言。」師古曰︰刻木為人，象人之形，謂之偶人。偶，並也，對也。祝，職救翻。詛，莊助翻。

**二年**（庚寅、前九一）

**1**春，正月，下賀獄，案驗；父子死獄中，家族。其家皆族誅也。以涿郡太守劉屈氂為『章︰十四行本「為」下有「左」字；乙十一行本同。』丞相，封澎侯。涿郡，高帝置，屬幽州；唐瀛、莫、幽、涿、深、祁州地。屈，丘勿翻。氂，力之翻。晉灼曰︰澎，東海縣。今考班志無之。服虔曰︰澎，音彭。屈氂，中山靖王子也。靖王勝，景帝子。

**2**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折，而設翻。

**3**閏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伉皆坐巫蠱誅。諸，琅邪縣，以封公主，故謂之邑；與陽石公主皆衞皇后之女。長平侯伉，衞青子也。伉，音抗，又音剛。

**4**上行幸甘泉。

**5**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性仁恕溫謹，長，知兩翻。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己；而所幸王夫人生子閎，李姬生子旦、胥，李夫人生子髆，少，詩沼翻。髆，音博。皇后、太子寵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朱熹曰︰草，略也。創，造也。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更，工衡翻。為，于偽翻。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好，呼到翻。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豈有之邪？可以意曉之。」大將軍頓首謝。皇后聞之，脫簪請罪。脫簪，去飾也。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遺，于季翻。不亦可乎！」

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宮內付皇后；有所平決，還，白其最，最，大最也。上亦無異，有時不省也。無所違異也。不省，不視也。省，悉景翻。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如淳曰︰反，音幡。幡奏使從輕也。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皇后恐久獲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言留其事，取上意裁決也。不應擅有所縱捨。上聞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羣臣寬厚長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毀之；邪臣多黨與，故太子譽少而毀多。譽，音余。少，詩沼翻。衞青薨，『章︰乙十一行本「薨」下有「後」字；孔本同。』臣下無復外家為據，競欲構太子。言自衞青旣薨之後，姦臣以太子無復外家以為憑依，競欲構成其罪。

上與諸子疏，疏，讀曰疎。皇后希得見。見，賢遍翻。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移日，言日景移也。黃門蘇文告上曰︰黃門屬少府，以宦者為之。「太子與宮人戲。」上益太子宮人滿二百人。太子後知之，心銜文。文與小黃門常融、王弼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皇后切齒，切齒者，怨憤之甚，兩齒相摩切也。使太子白誅文等。太子曰︰「第勿為過，何畏文等！上聰明，不信邪佞，不足憂也！」上嘗小不平，小不平者，體中微有不適也。使常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語笑，上怪之；更微問，知其情，乃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被，皮義翻。

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衆，盧植曰︰左道，謂邪道也。地道尊右，右為貴。故漢書云︰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為右；不正道為左，若巫蠱及俗禁者。變幻無所不為。女巫往來宮中，敎美人度戹，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恚詈，恚，於避翻。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無道。更，工衡翻。訐，居謁翻。鄭玄曰︰詛，謂祝之使沮敗也。漢法有大逆無道之科。祝，職救翻。詛，莊助翻。上怒，所殺後宮延及大臣，死者數百人。上心旣以為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忘，巫放翻，遺忘也。江充自以與太子及衞氏有隙，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言上疾祟在巫蠱。師古曰︰祟，謂禍咎之徵也，故其字從「出」從「示」，言鬼神所以示人者也。音息遂翻。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獄。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汙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祀祝詛者，令胡巫視鬼，詐以酒醊地，令有處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充遣巫汙染地上為祠祭之處以誣其人，又以燒鐵或鉗之，或灼之，強使之服。鉗，鑷也。灼，炙也。汙，烏故翻。鉗，其炎翻。強，其兩翻。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為大逆無道；劾，戶槪翻。自京師、三輔連及郡、國，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

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有與無，莫敢訟其冤者。充旣知上意，因胡巫檀何言︰「宮中有蠱氣；不除之，上終不差。」差，愈也。上乃使充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求蠱；又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師古曰︰說，讀曰悅。贛，音貢。姓譜︰齊人降鄣，子孫去邑為章氏。黃門蘇文等助充。充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宮，掘地縱橫，縱，子容翻。太子、皇后無復施床處。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師古曰︰三輔舊事云︰充使胡巫作桐木人而薶之。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懼為師傅幷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衞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師古曰︰矯，託也，託詔命也。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蘇林曰︰家吏，皇后吏也。臣瓚曰︰太子稱家，家吏是太子吏也。師古曰︰旣言皇后及家吏，此為皇后吏及太子吏耳，瓚說是也。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事見七卷始皇三十七年。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太子將往之甘泉，而江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出，遂從石德計。秋，七月，壬午，太子使客詐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格，古陌翻，擊也。太子自臨斬充，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江充，趙人，故罵為趙虜。乃，汝也，謂充前告趙太子陰事，使太子見廢也。乃復亂吾父子也！」復，扶又翻。又炙胡巫上林中。

太子使舍人無且師古曰︰且，音子閭翻。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具白皇后，鄭氏曰︰長，音長者之長。如淳曰︰漢儀注︰女長御比侍中，皇后見娙娥以下長御稱謝。倚華，字也。師古曰︰倚，音於綺翻。發中廐車載射士，師古曰︰中廐，皇后車馬所在也。余謂中廐者，天子之內廐也。秦二世時，公子高曰︰「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非專主皇后車馬也。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衞卒。長安擾亂，言太子反。蘇文迸走，得亡歸甘泉，說太子無狀。迸，北孟翻。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丞相屈氂聞變，挺身逃，師古曰︰挺，引也，獨引身而逃也。余謂挺，拔也，拔身而逃也。亡其印綬，使長史乘疾置以聞。師古曰︰置，謂所置驛也。疾置，急傳也。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祕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何謂祕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屈氂於太子為兄弟，故以周公之事責之。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櫓，師古曰︰櫓，盾也。遠與敵戰，故以車為櫓，用自蔽也。一說︰櫓，望敵之樓。毋接短兵，多殺傷士衆！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告令百官云︰「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之。太子亦遣使者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皆以裝會。師古曰︰長水、宣曲並胡騎所屯，今鄠縣東長水鄕卽舊營校之地。侍郞馬通使長安，「馬通」，漢書作「莽通」，通及弟何羅以反誅。明德馬皇后惡其先有反者，故易其姓為莽。姓譜︰馬本自伯益之裔，趙奢封馬服君，後因氏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楫棹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師古曰︰楫棹士，主用楫及棹行船者也。短曰楫，長曰棹。余據班表，水衡都尉有楫棹令、丞，蓋掌楫棹士之官也。太初元年，改典客為大鴻臚。鴻臚者，凡朝會，使之鴻聲臚傳以贊導九賓。予，讀曰與。臚，音閭。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為黃旄加上以相別。更，工衡翻。別，彼列翻。

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任，音壬。太子引兵去，敺四市人二都及二京賦皆謂長安城中有九市。廟記曰︰長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五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四里為一市。此言四市，蓋以東、西、南、北分為市也。一說︰四市者，東市、西市、直市、柳市。師古曰︰敺，與驅同。凡數萬衆，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街衢之側有溝以通水。民間皆云「太子反」，以故衆不附太子，丞相附兵寖多。

庚寅，太子兵敗，南奔覆盎城門。師古曰︰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盎城門，一曰杜門。三輔黃圖曰︰長樂宮在東，直杜門，故戾太子戰敗於長樂闕下，南奔覆盎城門而出亡也。司直田仁部閉城門，班表，元狩五年初置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秩比二千石。以為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由是得出亡。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柰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下，遐稼翻。「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惶恐，自殺。詔遣宗正劉長、執金吾劉敢奉策收皇后璽綬，后自殺。璽，斯氏翻。上以為任安老吏，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合從之，言與之合而從之也。有兩心，與田仁皆要斬。要，與腰同。上以馬通獲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石德，商丘成力戰獲張光，姓譜︰商丘，衞大夫，以邑為氏。封通為重合侯，班志︰重合，侯國，屬勃海郡。建為德侯，班表︰德侯食邑於濟南界。成為秺侯。班志︰秺，侯國，屬濟陰郡。孟康曰︰今濟陰成武有秺亭。秺，音妬。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師古曰︰非其本心，然被太子劫略，故徙之也。敦，音屯。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

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班志，壺關縣屬上黨郡。荀悅漢紀，茂，姓令狐。「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適子承大宗，故謂之宗子。適，讀曰嫡。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隸，賤也。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蹴，子六翻。造飾姦詐，羣邪錯繆，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鬲，與隔同。塞，悉則翻。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難，乃旦翻。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營營，往來之貌也。藩，籬也。愷悌，樂易也。言青蠅往來止於藩籬，變白作黑；讒人構毀，間親令疏，樂易之君子不當信用；若讒言無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師古曰︰以太子為罪過而深責之。省，悉景翻。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漢丞相位三公。將，卽亮翻。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說，式芮翻。臣竊痛之！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少，詩沼翻。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勝，音升。師古曰︰惓惓，忠切之意。惓，讀曰拳。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宮下。」書奏，天子感寤，然尚未敢顯言赦之也。以文理觀之，不必有「敢」字。『章︰十四行本正無「敢」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

太子亡，東至湖，湖縣屬京兆。師古曰︰今虢州湖城、閺鄕二縣皆其地。藏匿泉鳩里；師古曰︰泉鳩水今在閺鄕縣東南十五里；見有戾太子冢，冢在澗東。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而發覺。八月，辛亥，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度，徒洛翻。卽入室距戶自經。孫愐曰︰頸在前，項在後，故引繩經其頸，謂之自經；以刀割其頸，謂之自剄。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山陽時為昌邑國。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班志，新安縣屬弘農郡。續漢志︰縣有斗食令史。主人公遂格鬬死，皇孫二人幷皆遇害。考異曰︰漢武故事云︰「治隨太子反者，外連郡國數十萬人。壺關三老鄭茂上書，上感寤，赦反者，拜鄭茂為宣慈校尉，持節徇三輔赦太子。太子欲出，疑弗實。吏捕太子急，太子自殺。」按上若赦太子，當詔吏弗捕，此說恐妄也。上旣傷太子，乃封李壽為邘侯，班志，河內野王縣有邘亭。邘，音于。張富昌為題侯。班表︰題侯食邑於鉅鹿。

初，上為太子立博望苑，三輔黃圖曰︰博望苑在長安杜門外五里。師古曰︰取其廣博觀望也。為，于偽翻；下同。使通賓客，從其所好，好，呼到翻。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

臣光曰︰古之明王敎養太子，為之擇方正敦良之士為，于偽翻。以為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遊處。處，昌呂翻。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易，以豉翻。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6**癸亥，地震。

**7**九月，商丘成為御史大夫。

**8**立趙敬肅王小子偃為平干王。平干國屬冀州，本廣平也；宣帝五鳳二年復舊名。

**9**匈奴入上谷、五原，殺掠吏民。上谷郡屬幽州，唐嬀州地也。

**三年**（辛卯、前九○）

**1**春，正月，上行幸雍，至安定、北地。雍，於用翻。

**2**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商丘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馬通將四萬騎出酒泉，擊匈奴。

**3**夏，五月，赦天下。

**4**匈奴單于聞漢兵大出，悉徙其輜重北邸郅居水；重，直用翻。師古曰︰邸，至也，音丁禮翻。郅，之日翻。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渡姑且水。將，卽亮翻。師古曰︰且，子余翻。商丘成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師古曰︰從疾道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邪，音士嗟翻。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轉戰九日，至蒲奴水；蒲奴水又在龍勒水南。虜不利，還去。馬通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要，一遙翻；下同。見漢兵強，引去；通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章︰十四行本「師」下有「兵」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遮馬通軍，遣開陵侯成娩將樓蘭、尉犂、危須等六國兵危須國治危須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西至焉耆百里。娩，音晚，又音免。共圍車師，盡得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衞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陿，要，讀曰邀。服虔曰︰夫羊，地名也。師古曰︰句山，西山也。句，音鉤。貳師擊破之，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應劭曰︰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為名也。張晏曰︰范氏，能胡詛者。匈奴奔走，莫敢距敵。

初，貳師之出也，丞相劉屈氂為祖道，祖，軷祭也。崔氏云︰宮內之軷，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軷，祭山川與道路之神。記·曾子問︰諸侯適天子，道而出。註云︰祖道也。聘禮曰︰出祖釋軷，祭酒脯也。註云︰祖，始也。行出國門，正陳車騎，釋酒脯之奠為行始也。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設宴飲。昔黃帝之子累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祀以為行神。為，于偽翻。送至渭橋。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當時列侯通呼為君侯，尊稱之也。屈氂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會內者令郭穰班表，內者令屬少府。又據昭紀，內謁者令郭穰。內者、謁者各有令、丞，皆屬少府。豈其時穰兼兩令乎！告「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按驗，罪至大逆不道。六月，詔載屈氂廚車以徇，師古曰︰廚車，載食之車。徇，行示也。要斬東市，要，與腰同。妻子梟首華陽街；梟，堅堯翻。長安城中八街，華陽其一也。華，戶化翻。貳師妻子亦收。貳師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掾，于絹翻。說，式芮翻。稱，尺證翻。郅居以北，可復得見乎！」如淳曰︰以就誅後雖欲復降匈奴不可得。復，扶又翻。貳師由是狐疑，深入要功，要，一遙翻。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郅居之水，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兵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軍長史與決眭都尉煇渠侯謀曰︰晉灼曰︰決眭都尉，匈奴官也。功臣表，歸義侯僕朋子雷電以擊匈奴功，封煇渠侯。煇渠，魯陽縣也。余據班表，僕朋侯煇渠食邑於魯陽，雷電嗣爵。雷電不自匈奴來降，則決眭都尉非匈奴官也。師古曰︰眭，息隨翻。煇，音輝。「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燕然山。據匈奴傳，燕然山在匈奴中速邪烏地。師古曰︰燕，一千翻。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塹漢軍前，深數尺，塹，七艷翻。深，式禁翻，度深曰深。從後急擊之，軍大亂；『章︰十四行本「亂」下有「敗」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貳師遂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以女妻之，降，戶江翻。妻，千細翻。尊寵在衞律上。宗族遂滅。

**5**秋，蝗。

**6**九月，故城父令公孫勇班志︰城父縣屬沛郡。父，音甫。與客胡倩等謀反，師古曰︰倩，音千見翻。倩詐稱光祿大夫，言使督盜賊；淮陽太守田廣明覺知，使，疏吏翻。守，式又翻。高祖十一年，置淮陽國；時為郡，屬兗州；唐陳州地。賢曰︰淮陽故城，在今陳州宛丘縣東南。發兵捕斬焉。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圉；師古曰︰陳留圉縣。余據班志，圉縣屬淮陽。勇衣，於旣翻。圉守尉魏不害等誅之。封不害等四人為侯。不害，當塗侯。江德，轑陽侯。蘇昌，蒲侯。圉縣小史，關內侯，食邑圉之遺鄕。

**7**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言為江充所迫，惶恐無以自明，而起兵殺江充，非有他意也。會高寢郞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師古曰︰高廟衞寢之郞。所告非常，故云急變。上，時掌翻。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一白頭翁敎臣言。」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敎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師古曰︰當其立見而卽拜之，言不移時也。臚，陵如翻。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卽橫門外渭橋也。橫，音光。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為北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師古曰︰言己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歸來也。其臺在今湖城縣之西，閺鄕縣之東，基址猶存。天下聞而悲之。

**四年**（壬辰、前八九）

**1**春，正月，上行幸東萊，臨大海，欲浮海求神山。羣臣諫，上弗聽；而大風晦冥，海水沸湧。上留十餘日，不得御樓船，乃還。

**2**二月，丁酉，雍縣無雲如雷者三，雍，於用翻。經典，如、而字通。隕石二，黑如黳。師古曰︰黳，烏兮翻，小黑也。江南人以油煎漆滓以飾物曰黳。

**3**三月，上耕于鉅定。地理志，鉅定縣屬齊國。水經註作「巨淀縣」，故城在淄水北。縣東南有巨澱湖，蓋以水受名也。還，幸泰山，脩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禪石閭，見羣臣，上乃言曰︰「朕卽位以來，所為狂悖，悖，蒲妹翻。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曏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妖，於遙翻。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少，詩沼翻。夏，六月，還，幸甘泉。

**4**丁巳，以大鴻臚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恩澤侯表，富民侯食邑於沛郡蘄縣。師古曰︰欲百姓之殷實，故取其嘉名也。千秋無他材能，『章︰十四行本「能」下有「術學」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又無伐閱功勞，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角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師古曰︰伐，積功也。閱，經歷也。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師古曰︰言稱其職也。稱，尺證翻。踰於前後數公。

先是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先，悉薦翻。言︰「輪臺東有漑田五千頃以上，杜佑曰︰輪臺，渠犂地，今在交河、北庭界中，其地相連。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護，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斥，拓也。候，望也。言開拓道路候望也。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益墾漑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時烏孫王尚公主，故欲屯田列亭連城以輔之。上乃下詔，深陳旣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師古曰︰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也。是重困老弱孤獨也。重，直用翻。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雖勝，降其王，降，戶江翻。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況益西乎！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據漢時匈奴謂中國人為秦人，至唐及國朝則謂中國為漢，如漢人、漢兒之類，皆習故而言。師古曰︰匄，乞與也。若，汝也。乞，音氣。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遣貳師將軍，久留不還，謂蘇武等也。師古曰︰興遣，興軍而遣之。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師古曰︰謂共卿大夫謀事尚不專決，猶雜問蓍龜也。蓍，筮也。龜，卜也。孔穎達曰︰卜筮必用龜蓍者，按劉向云︰蓍之言耆，龜之言久。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神，以其長久，故能辯吉凶也。說文︰蓍，蒿屬也，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為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陸璣草木疏云︰似藾蕭，青色，科生。洪範五行傳曰︰蓍生百年，一本生百莖。論衡云︰七十年生一莖，七百年十莖，神靈之物，故生遲也。史記曰︰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雲氣覆之。淮南子云︰上有藂蓍，下有伏龜。卜筮實問於神，龜筮能傳神命以告人，故金縢告太王、王季、文王，乃卜三龜，一襲吉，是能傳神命也。又鄭註天府云︰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按白虎通稱禮·三正記︰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也，故其數偶；蓍，陽也，故其數奇。所以謂之卜筮者，師說云︰卜，覆也，以覆審吉凶；筮，決也，以決定其惑。劉向以為卜，赴也，赴來者之心；筮，問也，問筮者之事。赴、問，互言之。易·繫辭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曰︰蓍之德圓而神。又說卦云︰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據此諸文，蓍龜知靈相似；傳云蓍短龜長，不如從長者，史蘇欲止獻公之意，託云爾，實無優劣也。杜預、鄭玄因是言以為實有長短。杜預註傳云︰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是也。象所以長者，以物初生則有象，去初旣近，且包羅萬形，故為長。數短者，數是終，去初旣遠，推尋事數始能求象，故為短也。鄭註占人云︰占人亦占筮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主於長者，是也。凡卜筮，天子、諸侯，若大事則卜、筮並用，皆先筮後卜。大事則卜立君、卜大封、大祭祀、出軍旅、喪事，及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此等皆為大事。鄭註占人云︰將卜八事，皆先以筮筮之，是也。若次事則惟卜不筮，故表記云︰天子無筮，小事無卜惟筮。筮人掌九筮之言︰一曰筮更，謂遷都邑也；二曰筮咸，咸，猶僉也，謂筮衆心歡不也；三曰筮式，謂筮作法式也；四曰筮目，謂事衆，筮其所要當也；五曰筮易，謂民衆不說，筮所改易也；六曰筮比，謂與民和比也；七曰筮祠，謂筮牲與日也；八曰筮參，謂筮御與右也；九曰筮環，謂筮可致師不。鄭註︰古人不卜而徒筮者，則用九筮，是也。僖十五年，晉卜納襄王，得黃帝戰阪泉之兆，又筮之，得大有之睽；哀九年，卜伐宋，亦卜而後筮︰是大事卜、筮並用也。與，讀曰預。蓍，音升脂翻。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郞、為文學者，師古曰︰視，讀曰示。為文學，謂學經書之人。乃至郡、屬國都尉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強，師古曰︰見，顯示。見，賢遍翻。夫不足者視人有餘。』師古曰︰言其夸張也。視，亦讀曰示。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公車方士，方士之待詔公車者。太史，屬太常。治星，習為天文之家；望氣，如周官之眡祲者，皆屬太史。太卜，屬太常，有令、丞。治，直之翻。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師古曰︰今便利之時，後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師古曰︰行將，謂遣將率行也。鬴山，山名也。將，卽亮翻；下同。鬴，古釜字。卦，諸將貳師最吉。』卜遣諸將，而於卦中貳師最為吉也。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師古曰︰言不效也。繆，妄也。重合侯得虜候者，乃言『縛馬者匈奴詛軍事也。』據班史，匈奴聞漢軍當來，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詛，莊助翻。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飢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師古曰︰言死及被虜略，倂自離散也。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師古曰︰隧者，依深險之處，開通行道也。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為也。蓋欲使刺單于以報忿也。師古曰︰言五伯尚恥不為，況今大漢也。伯，讀曰霸。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降，戶江翻。索，山客翻。提，謂提挈之也。掖，謂兩人夾持其兩掖。掖，羊益翻。師古曰︰搜索者，恐其或私齎文書也。余謂恐其挾兵刃。問以所聞，豈得行其計乎！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漢有擅賦法，今止不行。孟康曰︰先是令長吏各以秩養馬，亭有牝馬，名養馬者皆復不事；後馬多絕乏，至此復脩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方目翻。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師古曰︰與上計者同來赴對也。上，時掌翻。畜，許六翻。

由是不復出軍，復，扶又翻。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班志︰一畝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三甽中。師古曰︰代，易也。余謂此卽周禮一易、再易之田之類。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敎民，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臣光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銳輕死之士充滿朝廷，闢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民重農，而趙過之儔敎民耕耘，民亦被其利。好，呼到翻。被，皮義翻。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士輒應之，誠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興商、周之治，治，直吏翻。其無三代之臣乎！

**5**秋，八月，辛酉晦，日有食之。考異曰︰荀紀作「七月」，漢書作「八月」。按長曆是年九月壬戌朔，言八月是也。

**6**衞律害貳師之寵，會匈奴單于母閼氏病，閼氏，音煙支。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師古曰︰飭，與敕同。社，祠社也。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

## 後元元年（癸巳、前八八）

**1**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

**2**昌邑哀王髆薨。髆，音博。

**3**二月，赦天下。

**4**夏，六月，商丘成坐祝詛自殺。考異曰︰功臣表云︰「坐為詹事，祠孝文廟，醉歌堂下曰︰『出居安能鬱鬱！』大不敬，自殺。」公卿表云︰「坐祝詛。」按成不為詹事，功臣表誤也。

**5**初，侍中僕射馬何羅與江充相善。班表，侍中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郞、軍屯騶宰、永巷宦者皆有僕射。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課督之，取其領事之號。沈約曰︰侍中本秦丞相史也，使五人往來殿內東廂奏事，故謂之侍中。漢西京無員，多至數十人，入侍禁中，分掌乘輿御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世，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令掌御唾壺，朝廷榮之。久次者為僕射。東京又屬少府，猶無員，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答；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負傳國璽，操斬白蛇劍參乘，餘皆騎，在乘輿車後。光武改僕射為祭酒。漢世與中官俱止禁中。武帝時，侍中馬何羅為逆，由是侍中出禁外，有事乃得入，事畢卽出。王莽秉政，侍中復入，與中官俱止。章帝元和中，侍中郭舉與後宮通，拔佩刀驚御。舉伏誅，侍中由是復出外。及衞太子起兵，何羅弟通以力戰封重合侯。後上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及，謂及於禍也。遂謀為逆。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師古曰︰上下於殿也。磾，丁奚翻。上，時掌翻；下廂上同。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服虔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秦之林光宮，胡亥所造；漢又於其旁起甘泉宮，日磾小疾臥廬，師古曰︰殿中所止曰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無何從外入。無何，猶言無幾時也。日磾奏廁，心動，師古曰︰奏，向也。日磾方向廁而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袖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師古曰︰趨，讀曰趣，向也。臥內，天子臥處。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馬何羅反！」傳，謂傳聲而唱之。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幷中日磾，中，竹仲翻。止勿格。日磾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

**6**秋，七月，地震。

**7**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為太子，燕王旦，元狩六年受封。上書求入宿衞。上怒，斬其使於北闕；又坐藏匿亡命，削良鄕、安次、文安三縣。班志，良鄕縣屬涿郡，安次、文安屬勃海郡。良鄕、安次二縣，唐皆屬幽州。文安縣，唐為莫州。上由是惡旦。惡，烏路翻。旦辯慧博學，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胥亦以元狩六年受封。而皆動作無法度，多過失，故上皆不立。

時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知，師古曰︰壯大者，言其形體偉大。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少，詩沼翻；下同。猶與久之。與，讀曰豫。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畫工。畫，讀曰畵。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珥，仍吏翻，耳飾也。叩頭。句斷。帝曰︰「引持去，遂掖庭獄！」掖庭屬少府，有祕獄，凡宮人有罪者下之。夫人還顧，帝曰︰「趣行，趣，讀曰促。汝不得活！」卒賜死。卒，子恤翻。頃之，帝閒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去，羌呂翻；下同。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二年**（甲午、前八七）

**1**春，正月，上朝諸侯王于甘泉宮。二月，行幸盩厔五柞宮。班志，盩厔縣屬扶風。山曲曰盩，水曲曰厔。師古曰︰盩，張流翻。厔，竹乙翻。張晏曰︰五柞宮有五柞樹，因名。水經註︰五柞宮在長楊宮東北八里。柞，卽各翻。

**2**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賢曰︰不諱，謂死也。死者人之常，故言不諱也。師古曰︰不諱，言不可諱也。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日磾，休屠王子，故云然。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矣！」乙丑，詔立弗陵為皇太子，時年八歲。丙寅，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又以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愼，未嘗有過。為人沈靜詳審，沈，持林翻。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郞、僕射竊識視之，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翻，又職吏翻。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忤，逆也，五故翻。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內，讀曰納。不肯；其篤愼如此，上尤奇異之。日磾長子為帝弄兒，帝甚愛之。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惡，烏路翻。遂殺弄兒。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為，于偽翻。已而心敬日磾。上官桀始以材力得幸，桀少時為羽林期門郞，從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為未央廐令；未央廐令屬太僕。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師古曰︰見，謂呈見之，音胡電翻。馬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復，扶又翻。下，遐嫁翻。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師古曰︰誠，實也。言未卒，泣數行下。卒，子恤翻。行，戶剛翻。上以為愛己，由是親近，近，其靳翻。為侍中，稍遷至太僕。三人皆上素所愛信者，故特舉之，授以後事。丁卯，帝崩于五柞宮；臣瓚曰︰壽七十一。入殯未央宮前殿。

帝聰明能斷，斷，丁亂翻。善用人，行法無所假貸。隆慮公主子昭平君隆慮公主，景帝女。班志，隆慮縣屬河內郡。慮，音閭。尚帝女夷安公主。班志，夷安縣屬膠西國。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為，于偽翻；下同。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服虔曰︰主傅，主之官也。如淳曰︰禮有傅姆。說者又曰︰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傅翁主是也。師古曰︰傅姆是。繫獄；廷尉以公主子上請。上，時掌翻。左右人人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弟，謂女弟。師古曰︰老乃有子，言其晚孕育也。屬，音之欲翻。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待詔東方朔前上壽，時有待詔公車者，有待詔金馬門者。朔時待詔宦者署。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蕩蕩，平坦貌。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章︰十四行本「萬」下有「歲」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壽！」上初怒朔，旣而善之，以朔為中郞。

班固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師古曰︰百家，謂諸子雜說，違背六經。六經，謂易、詩、書、春秋、禮、樂也。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師古曰︰疇，誰也。咨，謀也。言謀於衆人，誰可為事者也。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師古曰︰正，音之成翻。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師古曰︰美其雄材大略而非其不恭儉也。

臣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斂，力贍翻。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幾，居豈翻。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惡，烏路翻。好，呼到翻。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3**戊辰，太子卽皇帝位。帝姊鄂邑公主共養省中，班志，鄂縣屬江夏郡，公主所食之邑。伏儼曰︰蔡邕云︰本為禁中。門閣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為禁中。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者皆當察視，不可妄也。余據鄂邑公主卽蓋長公主。鄂，五各翻。共，居用翻。養，弋亮翻。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共領尚書事。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郞，續漢志本註︰符璽郞中二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璽，斯氏翻。欲收取璽。師古曰︰恐有變難，欲收取璽。郞不肯授，光欲奪之。郞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郞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多，猶重也，以此事為多足重也。

**4**三月，甲辰，葬孝武皇帝于茂陵。

**5**夏，六月，赦天下。

**6**秋，七月，有星孛于東方。孛，蒲內翻。

**7**濟北王寬坐禽獸行自殺。淮南厲王子勃徙封濟北王，寬其孫也。漢法，內亂者為禽獸行。濟，子禮翻。行，下孟翻。

**8**冬，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北邊。行，下孟翻。

#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三

## 漢紀十五起旃蒙協洽（乙未），盡柔兆敦牂（丙午），凡十二年。

孝昭皇帝上諱弗陵，武帝少子也。張晏曰︰後以二名難諱，但名弗。荀悅曰︰諱「弗」之字曰「不」。應劭曰︰禮·諡法︰聖聞周達曰昭。

## 始元元年（乙未、前八六）

**1**夏，益州夷二十四邑、三萬餘人皆反。遣水衡都尉呂破『張︰「破」作「辟」。』胡募吏民及發犍為、蜀郡奔命往擊，大破之。犍為、蜀郡，皆屬益州。犍為郡，唐瀘、戎、嘉、眉、榮、資、簡州地。蜀郡，唐成都府、彭、蜀、邛、雅、翼、茂州之地。應劭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以赴急難；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討之，故權發精勇，聞命奔走，故謂之奔命。李奇曰︰平居發二十以上至五十為甲卒；今者五十以上、六十以下為奔命。奔命，言急也。師古曰︰應說是。余據左傳︰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奔命者，救急之師，固不拘五十以上、六十以下也。犍，居言翻。

**2**秋，七月，赦天下。

**3**大雨，至于十月，渭橋絕。

**4**武帝初崩，『章︰甲十五行本作「初，武帝崩」；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賜諸侯王璽書。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蓋君臣通用也；秦、漢以來，惟至尊以為信。燕王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張晏曰︰文小則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蘇林曰︰壽西，姓；長，名。師古曰︰之，往也。以問禮儀為名，陰刺候朝廷事。刺，七亦翻，探也。及有詔褒賜旦錢三十萬，益封萬三千戶，旦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長、齊孝王孫澤等結謀，中山哀王昌，靖王勝子。齊孝王將閭，悼惠王肥子。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脩武備，備非常。如淳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詐言受詔，得知職事，發兵為備也。郞中成軫謂旦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姓譜︰成姓本自周文王，成伯之後，周有成肅公；又楚有令尹成得臣。師古曰︰失職，謂當為漢嗣而不被用也。索，求也，音山客翻。不可坐而得也。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旦卽與澤謀，為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菑，臨淄，齊郡太守、青州刺史治所。殺青州刺史雋不疑。雋，辭兗翻。旦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發民大獵以講士馬，須期日。師古曰︰講，習也。須，待也。余謂澤歸臨菑謀舉兵，故旦閱兵以待期。數，所角翻；下同。郞中韓義等數諫旦，旦殺義等凡十五人。會缾侯成知澤等謀，成，菑川靖王之子。班志，缾，侯國，屬琅琊郡。缾，步丁翻。以告雋不疑。八月，不疑收捕澤等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續漢志︰大鴻臚丞，秩千石。臚，陵如翻。連引燕王。有詔，以燕王至親，勿治；而澤等皆伏誅。遷雋不疑為京兆尹。百官表︰武帝太初元年，改右內史為京兆尹。張晏曰︰地絕高曰京。左傳曰︰莫之與京。十億曰兆。尹，正也。師古曰︰京，大也；兆者，衆數；言大衆所在，故云京兆也。酈道元曰︰尹，正也，所以董正京畿、率先百郡也。孔穎達曰︰釋詁文曰︰萬億曰兆。如依算法，億之數有大小二法︰其小數以十為等，十萬為億，十億為兆也；其大數以萬億為等，萬至萬，是萬之為億；又從億而數至萬億曰兆，億億曰秭。兆，在億、秭之間。

不疑為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否也。今云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翻。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為思慮之慮，失其源也甚矣。行，下孟翻。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卽不疑多有所平反，毛晃曰︰平反，理正幽枉也。反，音幡。母喜笑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不食。為，于偽翻。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5**九月，丙子，秺敬侯金日磾薨。秺，音妬。磾，丁奚翻。初，武帝病，有遺詔，封金日磾為秺侯，上官桀為安陽侯，恩澤侯表，安陽侯食邑於河內之蕩陰。水經註︰陝縣有安陽城，武帝封上官桀為侯國。霍光為博陸侯；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於北海、河間、東郡。師古曰︰蓋亦卽鄕聚之名以為國號，非必縣也。博陸初封，食北海、河間；後益封，食東郡。皆以前捕反者馬何羅等功封。捕馬何羅事見上卷武帝後元元年。日磾以帝少，不受封，少，詩沼翻。光等亦不敢受。及日磾病困，光白封，日磾臥受印綬；一日薨。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帝略同年，共臥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6**閏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冤、失職者。行，下孟翻。

**7**冬，無冰。

**二年**（丙申、前八五）

**1**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為博陸侯，按師古註，光初封，食邑北海、河間。左將軍桀為安陽侯。桀食邑蕩陰。

**2**或說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說，式芮翻。處，昌呂翻。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背，蒲妹翻。卒，子恤翻。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服虔曰︰共議事也。師古曰︰每事皆與參共知之。反諸呂道。如是，則可以免患。」師古曰︰言諸呂專權而滅亡，今納宗室，是反其道，乃可免患也。光然之，乃擇宗室可用者，遂拜楚元王孫辟疆及宗室劉長樂皆為光祿大夫，辟疆守長樂衞尉。漢長樂、建章、甘泉各有衞尉以掌其宮衞，然不常置。樂，音洛。

**3**三月，遣使者振貸貧民無種、食者。師古曰︰種者，五穀之種也。食者，所以為糧食也。種，之勇翻。

**4**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5**初，武帝征伐匈奴，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馬畜孕重墮殰，罷極，苦之，師古曰︰孕重，懷任者也。墮，落也。殰，敗也。罷極，困也。苦之，心厭苦也。罷，讀曰疲。殰，音讀。鄭玄曰︰內敗曰殰。陸云︰謂懷任不成也。常有欲和親意，未能得。狐鹿孤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人鄕之。鄕，讀曰嚮，謂悉皆附之。母閼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閼氏，音煙支。乃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復，扶又翻。是歲，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少，詩沼翻。治，直之翻。谷蠡，音鹿黎。及單于死，衞律等與顓渠閼氏謀，顓渠閼氏，單于之正室也，位大閼氏上。匿其喪，矯單于令，更立子左谷蠡王為壺衍鞮單于。更，工衡翻。左賢王、右谷蠡王怨望，率其衆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卽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降，戶江翻。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冤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不復肯會龍城，匈奴諸王長少，歲正月會單于庭；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今二王自居其本處，不復會祭龍城也。復，扶又翻。匈奴始衰。

**三年**（丁酉、前八四）

**1**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孛，蒲內翻。

**2**冬，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3**初，霍光與上官桀相親善。光每休沐出，漢制，中朝官五日一下里舍休沐，三署諸郞亦然。桀常代光入決事。光女為桀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甫，始也。安欲因光內之宮中；光以為尚幼，不聽。蓋長公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地理志，蓋縣屬泰山郡。師古曰︰食邑於鄂，為蓋侯所尚，故曰蓋長公主。長公主儀比諸王，帝姊妹乃稱之。蓋侯王充，武帝舅王信之子，襲爵。蓋，如字，又古盍翻。子客，子賓客也。丁，姓；外人，其名。長，知兩翻；下同。近，其靳翻。安素與外人善，說外人曰︰說，式芮翻。「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師古曰︰椒房殿在未央宮中，皇后所居；以椒泥塗壁，取其溫而芳。朝，直遙翻。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為然，詔召安女為倢伃，倢伃，音接予。安為騎都尉。為安父子與霍光爭權謀亂張本。

**四年**（戊戌、前八三）

**1**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

**2**西南夷姑繒、葉榆復反，姑繒、葉榆，皆西南夷別種，其所居地在益州郡界。葉榆，澤名，武帝開為縣。繒，慈陵翻。葉，式涉翻。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益州兵擊之。此益州刺史所部兵也。宋白曰︰漢武帝元鼎中，分雍州之南置益州。釋名曰︰益，阨也，所在之地險阨也。應劭地理風俗記曰︰疆理益廣，故曰益州。班志，漢中、廣漢、蜀郡、越巂、益州、牂柯、巴郡皆屬益州。師古曰︰辟，音壁。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武帝元封二年，開滇王國，置益州郡，治滇池縣。守，式又翻。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冬，遣大鴻臚田廣明擊之。臚，陵如翻。

**3**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种，音沖。棄市。

**4**是歲，上官安為車騎將軍。考異曰︰昭紀作「驃騎」，今從百官表、外戚傳。

**五年**（己亥、前八二）

**1**春，正月，追尊帝外祖趙父為順成侯。順成侯趙父，鉤弋夫人之父也。父時已死，追封為順成侯，置食邑三百戶於扶風。順成侯有姊君姁，師古曰︰姁，音況羽翻。賜錢二百萬、奴婢、第宅以充實焉。諸昆弟各以親疏受賞賜，孔穎達曰︰五服之內，大功已上服粗者為親，小功已下服精者為疏。疏，與疎同。無在位者。

**2**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未央宮北闕，蕭何築也。師古曰︰未央宮雖南向，而上書、奏事、謁見者皆詣北闕，公車司馬在焉。自謂衞太子；公車以聞。班表︰公車屬衞尉，天下上事皆總領之。師古曰︰公車主受章奏。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師古曰︰雜，共也。有素識之者，令視知其是非也。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從，才用翻。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安，猶徐也。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衞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師古曰︰蒯聵，衞靈公太子；輒，蒯聵子也。蒯聵得罪於靈公而出奔晉。及靈公卒，使輒嗣位。晉趙鞅納蒯聵於戚，欲求入衞。齊國夏、衞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傳曰︰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曼姑之義固可以距蒯聵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柰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蒯，苦怪翻。聵，五怪翻。衞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卽，就也。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凡不知姓名及所從來，皆曰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衞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冀得以富貴。坐誣罔不道，要斬。要，與腰同。考異曰︰昭紀云「張延年」；雋不疑傳云「成方遂」，又云「一姓張，名延年」。今從不疑傳。

**3**夏，六月，封上官安為桑樂侯。恩澤侯表︰桑樂侯食邑於千乘。樂，來各翻。安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對賓客言︰「與我壻飲，大樂！」樂，音洛。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子病死，仰而罵天。其頑悖如此。悖，蒲內翻。

**4**罷儋耳、眞番郡。武帝元鼎六年置儋耳郡，元封三年置眞番郡；今皆罷之。儋，都甘翻。

**5**秋，大鴻臚廣明、軍正王平擊益州，斬首、捕虜三萬餘人，獲畜產五萬餘頭。

**6**諫大夫杜延年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數，所角翻。為，于偽翻。比，毗至翻。流民未盡還，宜脩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說，讀曰悅。年歲宜應。」光納其言。延年，故御史大夫周之子也。

**六年**（庚子、前八一）

**1**春，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敎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鹽鐵事始見十九卷武帝元狩四年，均輸事始見二十卷元鼎三年，酒榷事始見上卷天漢三年。榷，古岳翻。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敎化可興。」桑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難，乃旦翻。於是鹽鐵之議起焉。師古曰︰議罷鹽鐵之官，百姓皆得䰞鹽、鑄錢，因總論政治得失也。據班史·藝文志，有鹽鐵論十篇，今行於世。

**2**初，蘇武旣徙北海上，事見二十一卷天漢元年。稟食不至，稟，給也。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蘇林曰︰掘野鼠所去草實而食之。張晏曰︰取鼠及草實，幷而食之。師古曰︰蘇說是，去，謂藏之也。貢父曰︰今北方野鼠甚多，皆可食也。武掘野鼠，得卽食之，其草實乃頗去藏耳。去，丘呂翻。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操，千高翻。武在漢，與李陵俱為侍中；陵降匈奴，不敢求武。久之，降匈奴事見二十一卷天漢二年。降，戶江翻；下同。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為，于偽翻；下同。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子卿，蘇武字。故使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說，式芮翻。亡，古無字通。信義安所見乎！見，賢遍翻。足下兄弟二人，前皆坐事自殺；來時，太夫人已不幸；不幸，謂死也。子卿婦年少，少，詩照翻。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更，工衡翻。復，扶又翻；下同。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師古曰︰朝露見日則晞乾，人命短促亦如之。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班表，少府屬官有居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武曰︰「武父子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皆為，如字。將，卽亮翻。近，其靳翻。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斧鉞、湯鑊，誠甘樂之！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樂，音洛。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分，扶問翻。王必欲降武，匈奴封李陵為右校王，故稱之。請畢今日之驩，効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衞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師古曰︰決，別也。賜武牛羊數十頭。

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以武帝崩。武南鄕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語，牛倨翻。鄕，讀曰嚮。號，戶高翻。臨，哭也，力禁翻。及壺衍鞮單于立，母閼氏不正，閼氏，音煙支。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衞律為單于謀，與漢和親。漢使至，求蘇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私見漢使，敎使者謂單于，謂告語也。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乃歸武及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西國，謂西域諸國。使，疏吏翻。為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還，音旋，又如字。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貰陵罪，駑，音奴。貰，寬也。貰，時夜翻。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李奇曰︰言欲劫單于如曹劌劫齊桓公柯盟之時。幾，居衣翻。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事見上卷天漢三年。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陵泣下數行，行，戶剛翻。因與武決。

單于召會武官屬，前已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旣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程大昌演繁露曰︰牛、羊、豕具為太牢；有羊、豕而無牛則為少牢。今人獨以太牢名牛，失之矣。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班表︰典屬國本秦官，掌歸義蠻夷；漢因之。今以命武，以武久在匈奴中，習外夷事，故使為是官。其後省倂大鴻臚。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須髮盡白。須，與鬚同。霍光、上官桀與李陵素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之。陵曰︰「歸易耳，易，以豉翻。丈夫不能再辱！」遂死於匈奴。陵意謂降匈奴已辱矣，今若歸漢，漢將使刀筆吏簿責其喪師降匈奴之罪，是為再辱也，故遂不歸。

**3**夏，旱。

**4**秋，七月，罷榷酤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也。酤，古護翻。武帝之末，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傜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

**5**詔以鉤町侯毋波鉤町，西南夷種，武帝開為縣，屬牂柯郡。雖置官吏，而仍以其君長為鉤町侯，使主其種類。鉤，音劬。町，音梃。「毋波」，漢書作「亡波」。亡，古無字也。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有功，長，知兩翻。立以為鉤町王。賜田廣明爵關內侯。

**元鳳元年**（辛丑、前八○）

## 元鳳元年（辛丑、前八○）應劭曰︰三年中，鳳凰比下東海、海西、樂鄕，故以冠元。

**1**春，武都氐人反，武都郡屬涼州。氐人，卽白馬氐也。魚豢魏略曰︰其人分竄山谷，或號青氐，或號白氐。氐，丁奚翻。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頟侯韓增、大鴻臚田廣明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師古曰︰姓馬適，名建也。據班書·功臣表，弓高侯韓頹當之孫說以擊匈奴功封龍頟侯，坐酎金失侯；復以破東越功封按道侯；後為衞太子所殺。子興嗣侯，坐巫蠱誅。後元元年，復以增嗣龍頟侯。增，興弟也。班志，龍頟，侯國，屬平原郡。頟，音洛；作額者非。崔浩曰︰今有龍頟村。蘇林曰︰是時太常，主諸陵縣治民也。余謂此刑徒，輸作三輔及太常者也。

**2**夏，六月，赦天下。

**3**秋，七月，乙亥晦，日有食之，旣。

**4**八月，改元。

**5**上官桀父子旣尊，盛德長公主，欲為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慚。長，知兩翻。為，于偽翻。數，所角翻。又桀妻父所幸充國為太醫監，充國，史失其姓。太醫監屬少府。闌入殿中，闌，妄也。漢制︰諸入宮殿門皆著籍；無籍而妄入，謂之闌入。下獄當死；冬月且盡，漢論死囚不過冬月。下，遐嫁翻。蓋主為充國入馬二十匹贖罪，乃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武帝時，桀為太僕，位九卿，秩中二千石；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是桀之位在光右也。右，上也。及父子並為將軍，桀為左將軍，安為車騎將軍。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師古曰︰顧，猶反也。朝，直遙翻。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伐，矜也。榷，古岳翻。為，于偽翻；下同。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桀、安、弘羊皆與旦通謀。

旦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賂遺蓋主、桀、弘羊等。師古曰︰走馬，馬之善走者也。遺，于季翻。桀等又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郞、羽林，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張晏曰︰都肄郞及羽林也。師古曰︰都，大也，大會試之。漢光祿勳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都肄，謂總閱試習武備也。肄，羊至翻。道上稱䟆，天子出稱䟆，以清道止行人。䟆，與蹕同。太官先置。」師古曰︰供飲食之具。太官屬少府，主膳食。凡車駕所幸，太官先往其處供置。又引「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乃為典屬國；實十九年而言二十者，欲久其事以見冤屈，故言多也。使，疏吏翻。降，戶江翻。大將軍長史敞無功，受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師古曰︰調，選也。莫府，大將軍府也。調，音徒釣翻。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衞，察姦臣變。」璽，斯氏翻。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伺光出沐不在禁中，桀欲自從禁中下其事也。司，讀曰伺。師古曰︰下，謂下有司也。下，音胡稼翻；下同。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當者，以之自任也。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中室不入。如淳曰︰近臣所計畫之室。或曰︰雕畫之室。師古曰︰雕畫是也。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師古曰︰令復著冠也。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郞，近耳；師古曰︰之，往也。廣明，亭名。余據廣明亭在長安城東東都門外。水經註︰京兆奉明縣廣成鄕有廣明苑，史皇孫及王夫人葬於郭北，宣帝移於苑北以為悼園，在東都門外。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文穎曰︰帝云「將軍欲反，不由一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班表︰少府屬官有尚書等十二官令、丞，又有中書謁者等七官令、丞。續漢志︰尚書令千石。本註曰︰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為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衆事。余據表，則尚書、中書為兩官；據續志，則合為一官。此時旣有尚書，則與中書謁者為兩官明矣。沈約曰︰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漢初有尚冠、尚衣、尚席、尚浴、尚食、尚書，故謂之六尚。秦時尚書有令，有僕射，有丞；至漢，並隸少府。武帝使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事。昭帝卽位，霍光領尚書。約又曰︰漢武遊後庭，始使宦者典尚書事，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成帝改中書謁者令為中謁者令，罷謁者。東京省中謁者令；而有中宮謁者令，非其職也。沈約亦以尚書、中書為兩官明矣。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師古曰︰遂，猶竟也，言不須窮竟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屬，之欲翻。復，扶又翻。

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慚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背，蒲妹翻。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疏賢士。景帝信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武王崩，周公相成王，管叔、蔡叔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於是東征。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鴟鴞之詩；周大夫亦為賦狼跋之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毛氏註云︰跋，躐也。疐，跲也。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疏曰︰李巡曰︰跋前行曰躐，跲却頓曰疐也。說文云︰跋，蹎，丁千翻。跲，躓，竹二翻。躓，卽疐也。然則跋與疐皆是顚倒之類。以跋為躐者，謂跋其胡而倒耳。老狼有胡，謂頷垂胡。進則躐其胡，謂躐胡而前倒也；退則跲其尾，謂卻頓而倒於尾上也。高祖疑陳平事見九卷二年，文帝罷季布事見十四卷前四年，疏賈生事同上，景帝誅晁錯事見十六卷前三年。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劉向之言。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6**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郡國豪桀以千數。旦以語相平，平為燕相，史失其姓。語，牛倨翻。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好，呼到翻。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易，以豉翻。少，詩照翻。臣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旣成反大王也。」旦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鄕之，趣，七喻翻。鄕，讀曰嚮。正讙不可止。師古曰︰人衆旣多故讙譁。讙，況爰翻。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帝，謂武帝。長，知兩翻。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張晏曰︰王莽，天水人也，字稚叔。今右將軍物故，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令皆治行裝也。

安又謀誘燕王至而誅之，誘，音酉。因廢帝而立桀。或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麋之狗，當顧菟邪！師古曰︰言所求者大，不顧小也。麋，鹿之大者。菟，讀曰兔，吐故翻。且用皇后為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為家人亦不可得。家人，謂凡庶匹夫也。此百世之一時也！」會蓋主舍人父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如淳曰︰特為諸稻田置使者，假與民收其稅入也。燕，音煙。姓譜︰召公封於燕，其後為秦所滅，子孫以為氏。以告大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乃移病臥，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曰︰以病而移居。余謂前說是。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丞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桀、安、弘羊、外人等，幷宗族悉誅之；蓋主自殺。燕王旦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相，息亮翻。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煩也。置酒與羣臣、妃妾別。會天子以璽書讓旦，璽，斯氏翻。旦以綬自絞死，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為庶人，賜旦諡曰剌王。剌，來達翻。諡法︰暴戾無親曰剌。皇后以年少，不與謀，與，讀曰豫。亦霍光外孫，故得不廢。

**7**庚午，右扶風王訢為御史大夫。訢，與欣同。

**8**冬，十月，封杜延年為建平侯，班表，建平侯食邑於濟陽。燕倉為宜城侯，宜城侯食邑於濟陰。故丞相徵事任宮捕得桀，為弋陽侯，文穎曰︰徵事，丞相官屬，位差尊掾屬也。如淳曰︰時宮以徵事待詔丞相府，故曰丞相徵事。張晏曰︰漢儀注︰徵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贓罪免者為徵事，絳衣奉朝賀正月。師古曰︰張說是。班志，弋陽，侯國，屬汝南郡。任，音壬。丞相少史王山壽誘安入府，為商利侯。如淳曰︰漢儀注︰武帝置丞相少史，秩四百石。班表︰商利侯食邑於臨淮之徐。少，詩照翻。久之，文學濟陰魏相對策，濟陰郡屬兗州，唐為曹州。濟，子禮翻。以為︰「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強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比干，紂之賢臣，諫紂而死。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為諫大夫。

**9**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朝無，直遙翻。光祿勳張安世自先帝時為尚書令，班表，少府屬官有尚書令。續漢志︰尚書令，承秦所置，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衆事，秩千石。志行純篤，行，下孟翻。乃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安世，故御史大夫湯之子也。光又以杜延年有忠節，以其發燕、蓋、上官之謀也。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太僕，正卿；右曹、給事中，加官也。晉灼曰︰漢儀注︰諸吏、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曹。班表︰給事中掌顧問應對，位中常侍下。蓋得出入禁中。光持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寬。吏民上書言便宜，輒下延年平處復奏。下，遐嫁翻。先平處其可否，復奏言之。處，昌呂翻。可『章︰甲十五行本「可」上有「言」字；乙十行本同；孔本同。』官試者，至為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言事之人有姦妄者，則致之於罪法。

**10**是歲，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並入邊為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為道擊之，道，讀曰導。卽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

**二年**（壬寅、前七九）

**1**夏，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

**2**六月，赦天下。

**3**是歲，匈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復，扶又翻。北橋余吾水，令可度，以備奔走；師古曰︰於余吾水上作橋，擬有迫急，奔走避漢，從此橋度也。欲求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風，讀曰諷。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

**三年**（癸卯、前七八）

**1**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僵，居良翻，仆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此為宣帝興於民間之符。符節令魯國眭弘上書，班表︰符節令屬少府，秩六百石。續漢志曰︰為符節臺率，主符節事。漢改秦薛郡為魯國，屬豫州；唐兗州地。師古曰︰眭，息隨翻。今河、朔猶有此姓。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復，扶又翻；下同。當有匹庶為天子者。枯樹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乎？漢家承堯之後，班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旣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而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于魏；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巿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及高祖卽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荊之巫，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由是言之，漢承堯運，協于火德，得天統矣。有傳國之運，當求賢人禪帝位，退自封百里，以順天命。」弘坐設妖言惑衆伏誅。

**2**匈奴單于使犂汙王窺邊，據王莽時使譯出塞誘呼右犂汙王咸，則犂汙王所居地蓋近塞下也。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幾，居豈翻。右賢王、犂汙王四千騎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班志，三縣皆屬張掖郡。賢曰︰日勒故城在今甘州删丹縣東南。師古曰︰番，音盤。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續漢志，張掖屬國都尉治居延縣。守，式又翻。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義渠王射殺犂汙王，義渠王，屬國義渠胡之君長。射，而亦翻。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為犂汙王。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

**3**燕、蓋之亂，燕王、蓋主也。燕，於賢翻。蓋，古盍翻。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侯史，姓也。吳，其名也。晉武帝時有侯史光。過，古禾翻。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章︰甲十五行本「平」下有「與」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少府徐仁雜治反事，皆以為「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臧之，治，直之翻；下同。臧，讀曰藏。非匿反者，乃匿為隨者也」，言桑遷但隨坐耳，非自反也。卽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師古曰︰重覈治其事也。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爭，與諍同。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師古曰︰首匿者，言身為謀首而藏匿人也。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此深文傅致吳之罪。從，才用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劾，戶槪翻。師古曰︰縱，放也。少府徐仁，卽丞相車千秋女壻也，車千秋，卽田千秋。漢以其年老，得乘小車入殿中，因呼為車丞相。故千秋數為侯史吳言；數，所角翻。恐大將軍光不聽，千秋卽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公車門，卽未央宮北闕門也。議問吳法。師古曰︰於法律之中，吳當得何罪。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上，時掌翻。光於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張晏曰︰外則去疾欲盡，內則為其壻也。師古曰︰非也；外內，謂內朝及外朝也。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下，遐嫁翻。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太僕杜延年奏記光曰︰「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師古曰︰詆，誣也。恐於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為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師古曰︰言非故有所執持，但其素行好與在下人言議耳。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師古曰︰無善狀也。延年愚以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言在位已久，是為故舊，又嘗及相先帝而任事也。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讙譁，讙，許爰翻。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師古曰︰重，猶難也，以此為重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卒下之獄。卒，子恤翻。夏，四月，仁自殺，平與左馮翊賈勝胡皆要斬。內史，周官；秦因之；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武帝更名左馮翊。要，與腰同。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師古曰︰謂終丞相之身無貶黜也。余謂言與千秋共事終其身。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

**4**冬，遼東烏桓反。初，冒頓破東胡，東胡餘衆散保烏桓及鮮卑山為二族，遼東郡屬幽州，唐嘗置安東都護府於其地。東胡破見十一卷高祖六年。後漢書︰烏桓之地在丁零西南、烏孫東北。武帝遣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五郡塞外，為漢偵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比二千石。鮮卑先遠竄於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至後漢稍徙遼西塞外，始為中國患。世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塞外，上谷、漁陽、北平皆屬幽州。上谷，唐嬀州。漁陽，唐檀、薊州。北平，唐平州之地。為漢偵察匈奴動靜。為，于偽翻。偵，丑鄭翻，又丑貞翻︰候也。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監，古銜翻。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部衆漸強，遂反。

先是，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五原郡屬幷州。先，悉薦翻。殺略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旁，步浪翻。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少，詩照翻。復，扶又翻；下同。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發兵邀擊之，師古曰︰邀迎而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護軍都尉，秦官；武帝以屬大司馬，此時蓋屬大將軍也。充國以為︰「烏桓間數犯塞，師古曰︰間，卽中間也。猶言比日也。數，所角翻。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要，與邀同。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郞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度遼將軍，蓋使之度遼水以伐烏桓。至後漢，遂以為將軍之號以護匈奴。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卽後匈奴，遂擊烏桓。」師古曰︰後匈奴者，言兵遲後，邀匈奴不及。後，戶遘翻。烏桓時新中匈奴兵，師古曰︰為匈奴所中傷。中，竹仲翻。明友旣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能復出兵。

**四年**（甲辰、前七七）

**1**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如淳曰︰元服，謂初冠加上服也。師古曰︰如氏以為衣服之服，非也。元，首也。冠者，首之所著，故曰元服。汲黯序傳云︰上正元服。是知謂冠為元服。余按續漢志有加元服之禮。

**2**甲戌，富民定侯田千秋薨。諡法︰安民大慮曰定。時政事壹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自守而已。

**3**夏，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火。人火曰火。上及羣臣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五校作治，將作大匠屬官有左、右、前、後、中五校令，掌五校士。校，戶敎翻。六日，成。太常及廟令丞、郞、吏，皆劾大不敬；劾，戶槪翻。會赦，太常轑陽侯德免為庶人。班表，轑陽侯食邑清河。文穎曰︰轑陽在魏郡清淵。轑，音料，又音聊。

**4**六月，赦天下。

**5**初，杅冞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茲；龜茲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杅，音烏。冞，與彌同。質，音致；下同。龜，音丘。茲，音慈。賢曰︰今龜音丘勾翻，茲音沮惟翻，蓋急言之也。貳師擊大宛還，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太初元年。宛，於元翻。將賴丹入至京師。霍光用桑弘羊前議，以賴丹為校尉，將軍田輪臺。弘羊議田輪臺，見二十二卷征和元年。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為害。」王卽殺賴丹而上書謝漢。

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為王。考異曰︰西域傳作「常歸」，今從昭紀及傅介子傳。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王辭不至。樓蘭國最在東垂，西域之東垂也。近漢，當白龍堆，孟康曰︰白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三四丈，埤者長丈餘，皆東北向而相似也。近，其靳翻；下同。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送迎漢使；擔，都甘翻。又數為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師古曰︰艾，讀曰乂。數，所角翻。後復為匈奴反間，間，古莧翻。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駿馬監北地傅介子使大宛，班表，太僕屬官有駿馬監。北地郡屬涼州刺史。姓譜︰傅說出傅巖，因以為氏。詔因令責樓蘭、龜茲。介子至樓蘭、龜茲，責其王，皆謝服。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會匈奴使從烏孫，在龜茲，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為中郞，遷平樂監。平樂監，監平樂觀。樂，音洛。

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易，以豉翻。刺，七亦翻；下同。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班表，大鴻臚有譯官令，典屬國有九譯令，皆掌譯。此譯，則樓蘭國之譯人。「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卽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師古曰︰謂密有所論。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屛語，屛人而獨共語也。屛，必郢翻。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刺，七亦翻。刃交匈，立死；匈，與胸同。其貴臣、『章︰甲十五行本「臣」作「人」；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更，工衡翻。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安歸首，馳傳詣闕，縣首北闕下。傳，張戀翻。縣，古懸字通。

乃立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為刻印章；賜以宮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更，工衡翻。鄯，上扇翻。為刻，于偽翻。重，直用翻。丞相率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三輔黃圖︰橫門，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孟康曰︰橫，音光。祖，祖道也。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塡撫之。塡，讀曰鎭。

秋，七月，乙巳，封范明友為平陵侯，賞破烏桓之功也。班表，平陵侯食邑於南陽之武當。傅介子為義陽侯。班表，義陽侯食邑於南陽之平氏。

臣光曰︰王者之於戎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舍，讀曰捨。今樓蘭王旣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懷矣。必以為有罪而討之，則宜陳師鞠旅，毛詩註曰︰鞠，告也。將戰之日，陳其師旅，誓告之也。明致其罰。今乃遣使者誘以金幣而殺之，後有奉使諸國者，復可信乎！復，扶又翻。且以大漢之強而為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美介子以為奇功，過矣！

**五年**（乙巳、前七六）

**1**夏，大旱。

**2**秋，罷象郡，分屬鬱林、牂柯。班志︰鬱林，故秦桂林郡。

**3**冬，十一月，大雷。

**4**十二月，庚戌，宜春敬侯王訢薨。恩澤侯表，宜春侯食邑於汝南。訢，音欣。

**六年**（丙午、前七五）

**1**春，正月，募郡國徒築遼東、玄菟城。菟，音塗。

**2**夏，赦天下。

**3**烏桓復犯塞，復，扶又翻。遣度遼將軍范明友擊之。

**4**冬，十一月，乙丑，以楊敞為丞相，少府河內蔡義為御史大夫。河內郡時屬司隸；唐懷、孟、衞州地。

#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四

## 漢紀十六起強圉協洽（丁未），盡昭陽赤奮若（癸丑），凡七年。

孝昭皇帝下

## 元平元年（丁未、前七四）

**1**春，二月，詔減口賦錢什三。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

**2**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壽二十三。無嗣。時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大將軍光與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郞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師古曰︰太伯者，王季之兄；伯邑考，文王長子也。舍，讀曰捨。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長，知兩翻。少，詩照翻。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示丞相敞等，擢郞為九江太守。九江郡屬揚州，唐濠、壽、廬、滁、和州地。守，式又翻。卽日承皇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郞將利漢樂成，史樂成。德，劉德。吉，丙吉。利漢，不知其姓。迎昌邑王賀，乘七乘傳文帝之入立也，乘六乘傳；今乘七乘傳。傳，張戀翻。詣長安邸。諸王國皆置邸長安，此謂長安之昌邑邸也。光又白皇后，徙右將軍安世為車騎將軍。

賀，昌邑哀王之子也，哀王，名髆，武帝子也。在國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賀游獵不止。嘗游方與，方與縣本屬山陽郡，武帝以山陽為昌邑王國，方與縣屬焉。方，音房。與，音豫。不半日馳二百里。中尉琅邪王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好，呼到翻。樂，五孝翻，又音洛。馮式撙銜，馮，讀曰憑。臣瓚曰︰撙，促也。師古曰︰撙，挫也，音子本翻。馳騁不止，口倦虖叱咤，師古曰︰咤，亦吒字也，音竹駕翻。手苦於箠轡，師古曰︰箠，馬策。身勞虖車輿，朝則冒霧露，師古曰︰冒，莫北翻，犯也。晝則被塵埃，被，皮義翻。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暴，步木翻。冬則為風寒之所匽薄，師古曰︰匽，與偃同，言遇疾風則偃靡也。薄，言迫也。數以耎脆之玉體師古曰︰耎，柔也，音而兗翻。脆，音此芮翻。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師古曰︰宗，尊也。隆，高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師古曰︰廣廈，大屋也。旃，與氈同。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治，直之翻。訢訢焉發憤忘食，訢，與欣同。日新厥德，其樂豈銜橛之間哉！樂，音洛；下同。休則俛仰屈伸以利形，師古曰︰形，形體也。俛，音免。進退步趨以實下，如淳曰︰今人不行，則膝以下虛弱不實。吸新吐故以練臧，師古曰︰臧，五藏也。練，練其氣也。臧，古藏字通，音徂浪翻。專意積精以適神，師古曰︰適，和也。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師古曰︰仙人伯喬及赤松子也。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師古曰︰臻，至也。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師古曰︰皇帝，謂昭帝也。言武帝晏駕未久，故尚思慕。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行，下孟翻；下同。孅，與纖同，息廉翻。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王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數，所角翻。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孔穎達曰︰脯訓始，始作卽成也；脩訓治，治之乃成。鄭註腊人云︰薄析曰脯；捶而施薑桂曰鍛脩。其後復放縱自若。

郞中令山陽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龔，姓也。左傳，晉有大夫龔堅。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爭，讀曰諍。相，息亮翻。亡，古無字通。師古曰︰蹇蹇，不阿順之意。易曰︰王臣蹇蹇。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郞中令善媿人！」師古曰︰媿，古愧字也。媿，辱也。王嘗久與騶奴、宰人游戲飲食，騶，導車而撝訶者也。宰人，掌膳食者也。騶，側鳩翻。賞賜無度，遂入見王，涕泣膝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郞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師古曰︰閒，讀曰閑。辟，音闢。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為無道亡乎？」膠西王，謂于王端也。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為儗於桀、紂也，儗，與擬同。師古曰︰儗，比也。得以為堯、舜也。王說其諂諛，常與寢處，說，讀曰悅。處，昌呂翻。唯得所言，以至於是。師古曰︰唯用得之邪言，故至亡。今大王親近羣小，近，其靳翻。漸漬邪惡漸，子廉翻。漬，疾智翻。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愼也！臣請選郞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郞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去，羌呂翻；下同。

王嘗見大白犬，頸以下似人，冠方山冠而無尾，方山冠，以五采縠為之，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樂舞人服之。冠方之冠，古玩翻。考異曰︰昌邑王傳云「無頭」，五行志云「無尾」，且云「不得置後之象」。若頸以下似人而無頭，何以辨其為犬，且安所施冠！蓋傳誤也。以問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盡冠狗也，言王左右之人皆狗而冠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後又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而嘆曰︰「不祥何為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數，所角翻；下同。說，讀曰悅。度，徒洛翻。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浹，卽協翻，洽也，徹也。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中，竹仲翻。師古曰︰言王所行皆不合法度，王自謂當於何詩之文也。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汙於庶人，行，下孟翻。師古曰︰汙，濁穢。以存難，以亡易，易，以豉翻。宜深察之！」後又血汙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汙，烏故翻。號，戶高翻。曰︰「宮空不久，妖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宜畏愼自省！」省，悉景翻。王終不改節。

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王發；晡時，至定陶，定陶縣為濟陰郡治所。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從，才用翻。王吉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闇，讀與陰同。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愼毋有所發！師古曰︰發，謂興舉衆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屬，之欲翻。寄幼孤焉。大將抱持幼君繈褓之中，繈，負兒衣。論語曰︰繈負其子。博物志曰︰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二尺，以約小兒於背上。李奇曰︰絡也，以繒布為之，絡負小兒。孟康曰︰小兒褓。師古曰︰孟說是。褓，小兒衣。李奇曰︰褓，小兒大籍。又齊人名小兒被為褓。繈，舉兩翻。褓，博抱翻。布政施敎，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無以加也。今帝崩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師古曰︰援，引也，音爰。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為念！」

王至濟陽，班志，濟陽縣屬陳留郡。杜佑曰︰濟陽縣故城，在曹州冤句縣西南。濟，子禮翻。求長鳴雞，師古曰︰雞之鳴聲長者也。范成大曰︰長鳴雞自南詔諸蠻來，形矮而大，鳴聲圓長，一鳴半刻，終日啼號不絕。蠻甚貴之，一雞直銀一兩。邕州谿洞亦有之。道買積竹杖。文穎曰︰合竹作杖也。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師古曰︰凡言大奴者，謂奴之尤長大者也。善，其名也。至湖，使者以讓相安樂。師古曰︰使者，長安使人也。讓，責也。安樂，史逸其姓。相，息亮翻。樂，音洛。安樂告龔遂，遂入問王，王曰︰「無有。」遂曰︰「卽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收屬吏，以湔洒大王。」師古曰︰以善付吏也。湔，澣也。洒，濯也。行，下孟翻。屬，之欲翻；下同。湔，子顚翻。洒，先禮翻。卽捽善屬衞士長行法。師古曰︰衞士長，主衞之官。捽，持頭也，音才兀翻。長，知兩翻。

王到霸上，大鴻臚郊迎，臚，陵如翻。騶奉乘輿車。王使壽成御，壽成，人名，昌邑太僕也。乘，繩證翻；下同。郞中令遂參乘。且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廣明註見上卷元鳳元年。三輔黃圖︰宣平門，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其外郭名東都門。王曰︰「我嗌痛，不能哭。」師古曰︰嗌，喉咽也，音益。至城門，遂復言；復，扶又翻。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文穎曰︰弔哭帳也。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鄕闕西面伏哭，盡哀止。」鄕，讀曰嚮。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璽，斯氏翻。綬，音受。尊皇后曰皇太后。

**3**壬申，葬孝昭皇帝于平陵。平陵，屬右扶風，在長安西北七十里。自崩至葬十日。

**4**昌邑王旣立，淫戲無度。昌邑官屬皆徵至長安，往往超擢拜官。相安樂遷長樂衞尉。龔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為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師古曰︰謂新居喪服。日與近臣飲酒『章︰甲十五行本「酒」作「食」；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作樂，鬬虎豹，召皮軒車九旒，漢大駕、法駕，前驅有雲䍐九斿，皮軒，鸞旗。薛綜曰︰雲䍐，旌旗名。胡廣曰︰皮軒，以虎皮為軒。郭璞曰︰虎軒，革車，卽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師古曰︰皮軒之上，以赤皮為重蓋，今此制尚存，非用虎皮飾車。驅馳東西，所為誖道。孔穎達曰︰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誖，蒲內翻。師古曰︰乖也。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為世戮，柰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

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之，師古曰︰版瓦，大瓦也。覆，敷又翻。以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以昌邑王習詩，故云然。蘇林曰︰猶言陛下所讀之詩也。『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師古曰︰惡，卽矢也。吳越春秋云︰越王勾踐為吳王嘗惡，卽其義也。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為左右。近，其靳翻。如不忍昌邑故人，師古曰︰如，若也。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為福，師古曰︰詭，反也。皆放逐之！臣當先逐矣。」王不聽。

太僕丞河東張敞上書諫，班表，太僕有兩丞。續漢志︰丞一人，秩千石。河東郡屬幷州；按此時河東郡當屬司隸。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師古曰︰蚤，古早字。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師古曰︰不欲斥乘輿，故但言屬車耳。屬，之欲翻。今天子以盛年初卽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師古曰︰言改易視聽，欲急聞見善政化也。拭，音式。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輦先遷，李奇曰︰挽輦小臣也。此過之大者也。」王不聽。

大將軍光憂懣，懣，母本翻，又音滿，又音悶，煩懣也。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師古曰︰柱者，梁下之柱。石，承柱之礎。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及其石也。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建議而白之也。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師古曰︰光不涉學，故有此問也。不，讀曰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師古曰︰商書·太甲篇︰太甲旣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也。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給事中，給事禁中也；西漢以為加官。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師古曰︰圖，謀也。

王出遊，光祿大夫魯國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之，往也。王怒，謂勝為祅言，祅，與妖同，音於驕翻。縛以屬吏。屬，之欲翻。吏白霍光，光不舉法。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漢儒作洪範傳，以五事應五行。「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罰常陰，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皇，君也。極，中也。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也。王者承天理物，雲起於山而彌於天，天氣亂，故其罰常陰也。君亂且弱，人之所叛，故有下人伐上之痾也。時則有下人伐上者。』惡察察言，惡，忌諱也。惡察察言，不敢明言之也。惡，烏路翻。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侍中傅嘉數進諫，數，所角翻。王亦縛嘉繫獄。

光、安世旣定議，乃使田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師古曰︰唯唯者，恭應之辭也。唯，于癸翻。延年起，至更衣。師古曰︰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也。更，工衡翻。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與，讀曰豫。先，悉薦翻。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敎令！」師古曰︰三人共言，故曰參語。

癸巳，光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師古曰︰凡鄂者，皆謂阻礙不依順也。後字作「愕」，其義亦同。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離，力智翻。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諡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不議，不得旋踵，師古曰︰宜速決。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師古曰︰受其憂責也。難，乃旦翻。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師古曰︰言一聽之也。

光卽與羣臣俱見，見，賢遍翻。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未央宮有承明殿，天子於是延儒生、學士。武帝責莊助曰︰「君厭承明之廬」；西都賦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是也。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晉灼曰︰長樂宮有溫室殿。三輔黃圖︰溫室殿在未央殿北，武帝建。余謂長樂固亦有溫室，但漢諸帝皆居未央，則此當為未央之溫室也。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中黃門屬少府黃門令。師古曰︰中黃門，謂奄人居禁中，在黃門之內給事者也，比百石。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內，讀曰納。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將，卽亮翻。騎，奇寄翻。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衞！卒有物故自裁，師古曰︰卒，讀曰猝。物故，死也。自裁，謂自殺也。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從，才用翻。師古曰︰安，焉也。余謂安得罪，猶言何所得罪也。

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被，皮義翻。如淳曰︰以珠飾襦也。晉灼曰︰貫珠以為襦，形若今革襦矣。師古曰︰晉說是也。襦，汝朱翻。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期門屬光祿勳，掌執兵送從。武帝為微行，與勇力之士期諸殿門，故曰期門。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等臣敞下卽連名，史以等約言之。昧死言皇太后陛下︰孝昭皇帝早棄天下，遣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師古曰︰典喪，言為喪主也。斬衰，謂縗裳下不緶，直斬割之而已。緶，步千翻。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師古曰︰素食，菜食無肉也。言王在道常肉食，非居喪之制也。而鄭康成解素食云平常之食，失之遠矣。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傳，張戀翻。見，賢遍翻。立為皇太子，常私買鷄䐁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孟康曰︰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信璽、行璽在符節臺。大行前，昭帝柩前也。韋昭曰︰大行，不反之辭也。就次，發璽不封。師古曰︰璽旣國器，常當緘封，而王於大行前受之，退還所次，遂爾發漏，更不封之，令凡人皆見，言不重愼。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更，工衡翻。敖，讀曰傲。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師古曰︰昌邑之侍中名君卿也。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師古曰︰俳，優諧戲也。倡，樂人也。倡，音昌。召內泰壹、宗廟樂人，悉奏衆樂。鄭氏曰︰祭泰一樂人也。余據武帝祠泰一用樂舞，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又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宗廟樂有文德、昭德、文始、五行之舞，嘉至、永至、登歌、休成之樂，房中祠樂、安世樂、昭容樂、禮容樂，其員八百二十九人。駕法駕驅馳北宮、桂宮，師古曰︰北宮、桂宮並在未央宮北。三輔黃圖︰桂宮，武帝造，周回十餘里，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三秦記︰未央宮漸臺西有桂宮。弄彘，鬬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張晏曰︰皇太后所駕遊宮中輦車也。漢廐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於果下乘之，故曰果下馬。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掖庭令屬少府，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本永巷令也。要，與腰同。太后曰︰「止！師古曰︰令且止讀奏也。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悖，蒲內翻。離，力智翻。尚書令復讀曰︰復，扶又翻。「──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幷佩昌邑郞官者免奴。續漢志︰諸侯王赤綬四采，青、黃、縹、紺。列侯紫綬二采，紫、白。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千石、六百石墨綬三采，青、赤、紺。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師古曰︰免奴，謂奴免放為良人者。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師古曰︰湛，讀曰沈；又讀曰耽。湛沔者，乃荒迷之義也。沔，與湎同。獨夜設九賓溫室，師古曰︰於溫室中設九賓之禮也。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師古曰︰時在喪服，故未祠宗廟而私祭昌邑哀王也。余謂賀入繼大宗，不當於昌邑哀王稱嗣子皇帝，旣於禮悖「三年不祭」之義，又悖「為人後者為之子」之義。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如淳曰︰旁午，分佈也。師古曰︰一縱一橫為旁午，猶言交橫也。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數，所角翻。更，工衡翻。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議，皆曰︰『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辟，讀曰僻。「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孝經︰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辟，五刑之辟也。辟，頻亦翻。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由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于母也。宗廟重於君，陛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引孝經孔子之言。爭，讀曰諍。亡，古無字通。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稱天子！」乃卽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師古曰︰卽，就也。組，則古翻。說文曰︰組，綬屬。續漢志︰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紺、縹，長丈有九尺九寸，五百首。奉上太后；上，時掌翻。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戇，陟降翻。任，音壬。起，就乘輿副車；乘，繩證翻。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左右。」師古曰︰言不復得侍見於左右。光涕泣而去。

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屛於遠方，屛，必郢翻，又卑正翻。不及以政。師古曰︰言不豫政令。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漢中郡屬益州。房陵縣，唐為房州。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各賜湯休邑千戶；國除，為山陽郡。昌邑國本山陽郡也；今國除，復為郡。

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朝，直遙翻。又不能輔道，道，讀曰導。陷王大惡，皆下獄，誅殺二百餘人；下，遐嫁翻。唯中尉吉、郞中令遂以忠直數諫正，數，所角翻。得減死，髡為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無諫書？」王式時為昌邑王師，以授王詩。治事使者，卽治獄使者也。治，直之翻。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為，于偽翻；下同。師古曰︰復，音方目翻。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

霍光以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省，悉景翻。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長信，宮名；少府掌其宮事。班表︰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景帝中六年更名長信少府；平帝元始四年更名長樂少府。張晏曰︰以太后所居名也，居長信宮則曰長信少府，居長樂宮則曰長樂少府也。三輔黃圖︰長信殿在長樂宮，太后常居之。余據表，長信少府後改為長樂少府，則長信、長樂，非兩宮也，張說誤。賜爵關內侯。

**5**初，衞太子納魯國史良娣，姓譜︰史，周史佚之後。師古曰︰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生子進，師古曰︰進，皇孫之名也。號史皇孫。皇孫納涿郡王夫人，涿郡屬幽州。王夫人，名翁須。生子病已，師古曰︰蓋以夙遭屯難而多病苦，故名病已，欲其速差也；後以為鄙，更改諱詢。號皇曾孫。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見二十二卷武帝征和二年。太子三男、一女及諸妻、妾皆遇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郡邸獄。師古曰︰漢舊儀︰郡邸獄，治天下郡國上計者，屬大鴻臚。此蓋巫蠱獄收繫者衆，故皇曾孫寄在郡邸獄。故廷尉監魯國丙吉班表︰廷尉有左、右監，秩千石。丙，姓也。左傳齊有丙歜。功臣表有高苑侯丙倩。受詔治巫蠱獄，治，直之翻。吉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師古曰︰重，音直用翻。擇謹厚女徒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令乳養曾孫，置閒燥處。李奇曰︰輕罪，男子守邊一歲；女子輭弱不任守，復令作於官，亦一歲；故班史謂之女徒復作。復作者，復為官作，滿其本罪月日。班志，渭城縣屬扶風。師古曰︰閒，寬淨之處也。燥，高敞也。閒，讀曰閑。燥，蘇老翻。吉日再省視。省，悉景翻。

巫蠱事連歲不決，武帝疾，來往長楊、五柞宮，師古曰︰二宮並在盩厔，皆以水名之。水經註︰漏水出南山赤谷，東北流逕長楊宮。漏水又東北，耿谷水注之，水發南山耿谷，北流與柳泉合；東北逕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師古曰︰條，謂疏錄之。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班表︰謁者令屬少府。續漢志︰主宮中布張諸褻物。漢官云︰秩千石。蓋當時權為此使。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劾，戶槪翻。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

旣而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孟康曰︰郡守丞也，來詣京師邸治獄，姓誰，名如。文穎曰︰不當在官，不當在郡邸獄也。師古曰︰守丞，守獄官之丞耳，非郡丞也。誰如者，其人名，本作「譙」字；言姓，又非也。仲馮曰︰守丞，蓋郡邸守邸之丞也，與朱買臣傳守丞同。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雇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無詔令。」師古曰︰少內，掖庭主府藏之官也。食，讀曰飤。詔令無文，無從得其廩具而食之。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曾孫。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藥，幾，居衣翻。數，所角翻。視遇甚有恩惠。吉聞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以付之。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自養視焉。

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應劭曰︰掖庭，宮人之官，有令、丞，宦者為之。詔敕掖庭養視之，始令宗正著其屬籍。時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張賀，安世兄也，幸於衞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上書為賀請，得下蠶室，後為掖庭令。師古曰︰顧，念也。哀曾孫，奉養甚謹，以私錢供給，敎書。旣壯，賀欲以女孫妻之。妻，千細翻；下同。是時昭帝始冠，冠，古玩翻。長八尺二寸。長，直亮翻。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輔政，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以女，譽，音余。怒曰︰「曾孫乃衞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予女事！」復，扶又翻。予，讀曰與。於是賀止。時暴室嗇夫許廣漢有女，暴室屬掖庭令。師古曰︰取暴曬為名，蓋主織作染練之署。應劭曰︰暴室，宮人獄也；今曰薄室。許廣漢坐法，腐為宦者，作嗇夫也。師古又曰︰暴室職務旣多，因為置獄，主治罪人，故往往云暴室獄耳；然非獄名。嗇夫者，暴室屬官，亦猶縣鄕嗇夫。姓譜︰許姓出高陽，本自姜姓，炎帝之後，太嶽之裔；其後因封國為氏。賀乃置酒請廣漢，酒酣，為言「曾孫體近，下乃關內侯，師古曰︰言曾孫於帝為近親，縱其人得下劣，猶為關內侯也。為，于偽翻。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嫗聞之，怒。嫗，謂廣漢妻也。說文曰︰嫗，母也，音威遇翻。廣漢重令人為介，師古曰︰更令人作媒，結婚姻。重，音直用翻。遂與曾孫；賀以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澓中翁，服虔曰︰澓，音福。師古曰︰姓澓，字中翁也。澓，房福翻。中，讀曰仲。高材好學；好，呼到翻。然亦喜游俠，師古曰︰喜，許吏翻。鬬雞走狗，『章︰甲十五行本「狗」作「馬」；乙十一行本同。』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治，直吏翻。數上下諸陵，師古曰︰諸陵皆據高敞地為之，縣卽在其側。帝每周游往來，去則上，來則下，故言上下諸陵。數，所角翻。上，時掌翻。周徧三輔，嘗困於蓮勺鹵中。班志，蓮勺縣屬左馮翊。賢曰︰故城在同州下邽縣東北。如淳曰︰為人所困辱也。蓮勺縣有鹽池，縱廣十餘里，其鄕人名為鹵中。師古曰︰鹵者，鹹地，今在櫟陽縣東。今其鄕人謂此中為鹵鹽池。程大昌曰︰蓮勺，唐下邽縣。蓮，音輦。勺，音酌。尤樂杜、鄠之間，班志，杜縣屬京兆；鄠縣屬扶風。樂，音洛。鄠，音戶。率常在下杜。孟康曰︰下杜在長安南。師古曰︰卽今之杜城。括地志︰下杜城在雍州長安縣東南九里，古杜伯國。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文穎曰︰以屬弟尚親，故歲時從宗室朝會也。如淳曰︰春曰朝，秋曰請。師古曰︰尚冠者，長安中里名。帝會朝請之時，卽於此里中止息。三輔黃圖曰︰京兆尹治尚冠里。朝，直遙翻。舍，如字。請，才性翻。

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繈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屬，之欲翻。孝昭皇帝早崩亡嗣，亡，古無字通。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師古曰︰雖無嫡嗣，旁立支屬，令宗廟有奉，旣而恐危社稷，故廢黜之，皆以大誼而行也。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蘇林曰︰外家，猶言在外人民家，不在宮中。晉灼曰︰出郡邸獄，歸在外家史氏，後入掖庭耳。師古曰︰晉說是也。吉前使居郡邸時，使，疏吏翻。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行，下孟翻。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蓍龜豈宜，句斷，言參以蓍龜，卜其宜與不宜也。褒顯先使入侍，師古曰︰侍太后。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杜延年亦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

秋，七月，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章︰甲十五行本「議」下有「定」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所立，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復，扶又翻。上，時掌翻。「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師古曰︰天子以萬姓為子，故云子萬姓。臣昧死以聞！」昧死，冒死也。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軨獵車迎曾孫，文穎曰︰軨獵，小車，前有曲輿，不衣，近世謂之軨獵車。孟康曰︰今之載獵車也。前有曲軨，特高大，獵時立其中，格射禽獸。李奇曰︰蘭輿、輕車也。師古曰︰文、李二說是。時未備天子車駕，故且取其輕便耳，非取其高大也。孟說失之。軨，音零。就齋宗正府。庚申，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班志，陽武縣屬河南郡。師古曰︰先封侯者，不欲立庶人為天子也。見，賢遍翻。已而羣臣奏上璽綬，卽皇帝位，癸巳，廢昌邑王。庚申，立宣帝。漢朝無君二十七日，天下不搖。霍光處此，誠難能也。上，時掌翻。謁高廟；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侍御史嚴延年班表︰侍御史屬御史大夫，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此嚴非莊助之嚴，自是一姓；戰國時有濮陽嚴仲子。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6**八月，己巳，安平敬侯楊敞薨。班表，安平侯食邑於汝南。

**7**九月，大赦天下。

**8**戊寅，蔡義為丞相。

**9**初，許廣漢女適皇曾孫，一歲，生子奭。數月，曾孫立為帝，許氏為倢伃。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為皇后。十一月，壬子，立皇后許氏。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

**10**太皇太后歸長樂宮。長樂宮初置屯衞。漢太后常居長樂宮。太皇太后自昌邑之廢，居未央宮。今宣帝旣立，復歸長樂宮。樂，音洛。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上荀悅曰︰諱詢，字次卿。諱「詢」之字曰「謀」。應劭曰︰諡法︰聖善周聞曰宣。余據帝本名病已，元康二年乃更名詢。

## 本始元年（戊申、前七三）

**1**春，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光益封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車騎將軍富平侯安世以下益封者十人，封侯者五人，賜爵關內侯者八人。昭帝始元二年，霍光以捕馬何羅功封博陸侯，二千三百五十戶，今益封萬七千二百戶。元鳳六年，張安世封富平侯，三千四十戶，今益封萬六百戶。楊敞始封安平侯，七百戶，今益封其子忠四千八百四十七戶。蔡義始封陽平侯，今益封，通前凡七百戶。范明友始封平陵侯，今益封，通前凡二千九百二十戶。韓增始紹封龍雒侯，今益封千戶。建平侯杜延年始封二千戶，今益封二千三百六十戶。蒲侯蘇昌始封千二十六戶，今益封。王譚始紹封宜春侯，今益封，通前凡一千一百八戶。魏聖始紹封當塗侯，今益封，通前凡二千二百戶。屠耆堂始紹封杜侯，千三百戶，今益封。夏侯勝始賜爵關內侯，今益封千戶。凡十人。封田廣明為昌水侯，趙充國為營平侯，田延年為陽城侯，樂成為爰氏侯，王遷為平丘侯，凡五人。周德、蘇武、李光、劉德、韋賢、宋畸、丙吉、趙廣漢八人皆賜爵關內侯。

**2**大將軍光稽首歸政，稽，音啓。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為中郞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為東、西宮衞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胡、越兵，胡騎及越騎也。東、西宮衞尉，長樂衞尉及未央衞尉也。侍中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奏事，給事中給事禁中，皆加官也。下，胡稼翻。已甚，言過當也。

**3**夏，四月，庚午，地震。

**4**五月，鳳皇集膠東、千乘。赦天下，勿收田租賦。

**5**六月，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諡，戾太子死事見二十二卷武帝征和二年。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師古曰︰謂本生之父母也。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愚以為親諡宜曰悼，如淳曰︰親，謂父也。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諡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諡法︰不悔前過曰戾；又不思念曰戾。皆改葬焉。

**6**秋，七月，詔立燕剌王太子建為廣陽王；燕王旦死，建為庶人，事見二十三卷昭帝元鳳元年。廣陽國屬幽州，旦死，燕國除，為廣陽郡，今因以為國名。剌，音來曷翻。立廣陵王胥少子弘為高密王。封胥子弘為王，加親親之恩也。

**7**初，上官桀與霍光爭權，光旣誅桀，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以為能；而河南太守丞淮陽黃霸獨用寬和為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乃召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廷尉正，秩千石。「庭中」，漢書作「廷中」。師古曰︰此廷中，謂廷尉之中也。余據通鑑作「庭中」，言漢庭之中也。數，所角翻。

**二年**（己酉、前七二）

**1**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昭帝之喪，大司農僦民軍，延年詐增僦直，師古曰︰僦，謂賃之，與雇直也。僦，子就翻。盜取錢三千萬，為怨家所告。怨，於元翻。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為道地。師古曰︰為之開通道路，使有安全之地也。延年抵曰︰師古曰︰抵，拒諱也。抵，丁禮翻。「無有是事！」光曰︰「卽無事，當窮竟！」師古曰︰旣無實事，當令有司窮治，盡其理。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公羊傳︰僖十七年夏，滅項。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延年，字子賓，事見上昭帝元平元年。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師古曰︰謂自乞與之也。柳宗元曰︰哉，疑辭也。何哉，猶曰何如也。乞，音氣。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憮『章︰甲十五行本「憮」作「撫」；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心曰︰「使我至今病悸。師古曰︰悸，心動也，音揆。韻略︰其季翻。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師古曰︰曉者，告白意指也。通者，從公家通理也。光忿其拒諱，故不佑之。田大夫使人語延年。語，牛倨翻。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衆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卽閉閣獨居齋舍，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晉灼曰︰使者至司農，司農發詔書，故鳴鼓也。師古曰︰刎，謂斷頸也。刎，武粉翻。

**2**夏，五月，詔曰︰「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師古曰︰稱，副也。稱，尺證翻。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庭中，師古曰︰大議，總會議也。此庭中，謂朝廷之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師古曰︰言無五穀之苗。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畜，讀曰蓄。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為，于偽翻。難，乃旦翻。「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劾，戶槪翻。下，遐嫁翻。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應劭曰︰宣帝復采昭德之舞為盛德舞，以尊世宗廟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也。武帝巡狩所幸郡國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夏侯勝、黃霸旣久繫，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載孔子之言。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師古曰︰更，歷也。更，音工衡翻。講論不怠。

**3**初，烏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妻岑娶。岑娶胡婦子泥靡尚小，岑娶且死，復，扶又翻。妻，七細翻。漢書作岑陬。師古曰︰岑，音仕林翻。陬，音子侯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曰︰「泥靡大，以國歸之。」翁歸靡旣立，號肥王，復尚楚主，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次曰大樂。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與車師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擊匈奴。會昭帝崩，上遣光祿大夫常惠使烏孫。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趣，讀曰促。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先是匈奴數侵漢邊，先，悉薦翻。漢亦欲討之。秋，大發兵，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期以出塞各二千餘里。以常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

**三年**（庚戌、前七一）

**1**春，正月，癸亥，恭哀許皇后崩。張晏曰︰禮，婦人從夫諡。閔其見殺，故兼二諡。師古曰︰共，讀曰恭。余據班史，自高后以下皆從夫稱之，未嘗有諡也。至帝諡孝武衞皇后曰思，亦以其不令終也。至於東都，如光烈、明德，始從夫而加二諡。時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師古曰︰從，因也，由也。無由得納其女。會許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姓譜︰淳于出於姜姓，州公之後。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為掖庭戶衞，掖庭戶衞，掌衞掖庭門戶，戶郞主之也。謂衍︰「可過辭霍夫人，行為我求安池監。」安池，池名。監，掌池之官。為，于偽翻。衍如言報顯，顯因心生，『章︰甲十五行本二字互乙；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辟左右，師古曰︰辟，謂屛去之；音闢。字謂衍曰︰「少夫幸報我以事，如淳曰︰稱衍字曰少夫，親之也。晉灼曰︰報我以事，謂求池監也。少，詩照翻。我亦欲報少夫，可乎？」晉灼曰︰報少夫謀弑許后事。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師古曰︰無事而不可。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師古曰︰累，託也，音力瑞翻。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師古曰︰免乳，謂產子也。大故，大事也。乳，音人喻翻。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師古曰︰去，謂除去皇后也；音丘呂翻。成君卽為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常先嘗，安可？」師古曰︰與衆醫共雜治之，又有先嘗者，何可行毒？治，直之翻。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卽擣附子，附子與天雄、烏喙同出一種，有大毒。齎入長安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幷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師古曰︰大丸，今澤蘭丸之屬。合，音閤。飲，於禁翻。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師古曰︰岑岑，庳悶之意。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衍出，過見顯，相勞問，勞，力到翻。亦未敢重謝衍。師古曰︰恐人知覺之。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劾，戶槪翻。顯恐急，卽以狀具語光，語，牛據翻。因曰︰「旣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師古曰︰猶與，不決也。與，讀曰豫。會奏上，光署衍勿論。李奇曰︰光題其奏也。師古曰︰言之於帝，故解釋耳，光不自署也。余據霍光傳，光薨後，帝始聞毒許后事，光於是時安敢言之於帝邪！李說為是。上，時掌翻。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

**2**戊辰，五將軍發長安。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敺畜產遠遁逃，師古曰︰敺，與驅同。是以五將少所得。少，詩沼翻。夏，五月，軍罷。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自張掖出塞。斬首、捕虜七百餘級。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自雲中出塞。師古曰︰烏員，地名也；音云。斬首、捕虜百餘級。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至候山，自酒泉出塞。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祈『章︰甲十五行本「祈」作「祁」；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下三見均同。』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自西河出塞。斬首、捕虜十九級。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姓譜︰楚大夫叔山冉之後。案夫子弟子有冉伯牛、冉有。使，疏吏翻。還，從宣翻，又如字。言雞秩山西有虜衆，祈連卽戒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為不可。祈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餘吾水上，自五原出塞。卽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祈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孟康曰︰逗遛，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不進也。師古曰︰逗，讀與住同；又音豆。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為侍御史。百官表︰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下，遐嫁翻。

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騎與校尉常惠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谷蠡，音鹿黎。獲單于父行行，胡浪翻。及嫂、居次、晉灼曰︰匈奴女號，若言公主也。名王、犂汙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犂汙都尉，犂汙王之都尉也。師古曰︰千長，千人之長。長，知兩翻。馬、牛、羊、驢、橐佗七十餘萬頭。師古曰︰橐佗，言能負橐囊而馱物也。佗，音徒河翻。考異曰︰常惠傳，「四萬級」為「三萬九千人」，「七十餘萬頭」為「六十餘萬頭」；今從烏孫傳。烏孫皆自取所虜獲。上以五將皆無功，獨惠奉使克獲，封惠為長羅侯。長羅，侯國，屬陳留郡。賢曰︰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東北。然匈奴民衆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勝，音升。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

上復遣常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復，扶又翻。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師古曰︰言至前所，專命而行也。風，讀曰諷。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過，發西國兵二萬人，自烏孫還，所過西國皆發其兵。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卽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師古曰︰置，猶放。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龜茲殺賴丹事，見上卷昭帝元鳳四年。

**3**大旱。

**4**六月，己丑，陽平節侯蔡義薨。陽平屬東郡。考異曰︰荀紀作「乙丑」，誤。

**5**甲辰，長信少府韋賢為丞相。

**6**大司農魏相為御史大夫。

**7**冬，匈奴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雨，于具翻。一日深丈餘，深，式鴆翻。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令，音零。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死，重，直用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師古曰︰當者，報其直。滋欲鄕和親，師古曰︰滋，益也。鄕，讀曰嚮。而邊境少事矣。

**8**是歲，潁川太守趙廣漢為京兆尹。潁川俗，豪桀相朋黨。廣漢為缿筩，蘇林曰︰缿，音項，如瓶，可受投書。孟康曰︰筩，竹筩也，如今官受密事筩也。師古曰︰缿，若今盛錢臧瓶，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缿或筩，皆為此制，而用受書，令投於中也。筩，音同。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師古曰︰面相斥曰訐，音居乂翻，又音居謁翻。於是更相怨咎，更，工衡翻。姦黨散落，盜賊不敢發。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名，降，戶江翻。由是入為京兆尹。廣漢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行之發於至誠，吏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師古曰︰僵，偃也。仆，頓也。僵，音薑。仆，音赴。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收捕之，無所逃；案之，罪立具，卽時伏辜。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蘇林曰︰鉤得其情，使不得去也。晉灼曰︰鉤，致也。距，閉也。使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知，衆莫覺所由以閉，其術為距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閭里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師古曰︰窮里，里中之極隱處。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其發姦擿伏如神。師古曰︰擿，謂動發之也；音他狄翻。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長，知兩翻。治，直之翻。

**四年**（辛亥、前七○）

**1**春，三月，乙卯，立霍光女為皇后；赦天下。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及霍后立，轝駕、侍從益盛，從，才用翻。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縣，讀曰懸。

**2**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景帝元年，令郡國各立太祖高皇帝廟、太宗文皇帝廟。壞，音怪。詔丞相、御史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師古曰︰謂禦塞災異也。毋有所諱。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大赦天下。上素服，避正殿五日。釋夏侯勝、黃霸；以勝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揚州刺史。揚州統廬江、九江、會稽、丹陽、豫章等郡。

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易，以豉翻。或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師古曰︰前，天子之前也。君前臣名，不當相呼字也。上亦以是親信之。師古曰︰知其質樸也。嘗見，出道上語，師古曰︰入見天子而以其言為外人道之。見，賢遍翻。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師古曰︰懲，創也。前事，謂坐議廟樂事。勝復為長信少府，後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為，于偽翻。儒者以為榮。

**3**五月，鳳皇集北海安丘、淳于。安丘、淳于二縣皆屬北海郡。安丘，春秋時之渠丘。淳于，春秋之州國。

**4**廣川王去坐殺其師及姬妾十餘人，或銷鉛錫灌口中，或支解，幷毒藥煑之，令糜盡，廢徙上庸；自殺。廣川王去，景帝子廣川惠王越之孫。師古曰︰糜，碎也。

## 地節元年（壬子、前六九）應劭曰︰以先者地震，山崩、水出，於是改元曰地節，欲令地得其節。

**1**春，正月，有星孛于西方。孛，蒲內翻。

**2**楚王延壽景帝立平陸侯禮為楚王，奉元王後，傳子道，孫注，曾孫純；延壽，純之子也。以廣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變，必得立，陰附助之，為其後『嚴︰「後」改「后」。』母弟趙何齊取廣陵王女為妻，因使何齊奉書遺廣陵王曰︰「願長耳目，師古曰︰言常伺聽，勿失幾也。取，讀曰娶。遺，于季翻。長，如字。毋後人有天下！」師古曰︰方爭天下，勿使在人後。後，戶覯翻。何齊父長年上書告之，事下有司考驗，辭服。下，遐嫁翻。冬，十一月，延壽自殺。胥勿治。

**3**十二月，癸亥晦，日有食之。

**4**是歲，于定國為廷尉。姓譜︰周武王子封於邘，子孫以國為氏；其後去「邑」，單為「于」。定國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愼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師古曰︰言決罪皆當。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師古曰︰言知其寬平，皆無冤枉之慮也。

**二年**（癸丑、前六八）

**1**春，霍光病篤。車駕自臨問，上為之涕泣。為，于偽翻。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侯，奉兄去病祀。霍去病封冠軍侯，子嬗嗣封，薨，無後，國除，故光乞分國邑以封其孫。卽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三月，庚午，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中二千石治冢，賜梓宮、葬具皆如乘輿制度，諡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乘，繩證翻。復，如字。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下詔復其後世，復，方目翻。疇其爵邑，應劭曰︰疇，等也。世世無有所與。與，讀曰豫。

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言事而不欲宣泄，重封上之，故曰封事。漢官曰︰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用皁囊。曰︰「國家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塡藩國，塡，古鎭字通。毋空大位，以塞爭權。師古曰︰大臣位空，則起爭奪之權也。塞，悉則翻。宜以車騎將軍安世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以其子延壽為光祿勳。」上亦欲用之。夏，四月，戊申，以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考異曰︰百官表︰「地節三年，四月，戊申，張安世為大司馬。七月，戊戌，更為衞將軍；霍禹為大司馬。七月，壬辰，禹要斬。」荀紀︰「三年，四月，戊辰，安世為大司馬。」按明年四月無戊辰，七月無戊戌，又不當再言七月。以宣紀、張安世、霍光傳考之，安世為司馬當在今年，為衞將軍當在明年十月，禹死在四年七月，蓋年表旁行通連書之，致此誤也。

**2**鳳皇集魯，羣鳥從之。大赦天下。

**3**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昌成君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公羊傳︰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惡宋三世為大夫公羊傳曰︰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取也。師古曰︰三世，謂襄公、成公、昭公也，內取於國之大夫也。「為」，恐當作「無」。惡，烏路翻。及魯季孫之專權，魯自季友立僖公，行父逐東門氏，意如逐昭公，世專魯國。至哀公，惡季氏之逼而不能去，遂孫于邾。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謂領尚書事也。賢曰︰樞機，近要之官也。春秋運斗樞曰︰北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機也。昆弟、諸壻據權勢，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師古曰︰通籍，謂禁門之中皆有名籍，恣出入也。應劭曰︰籍者，為二尺竹牒，設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按省相應，乃得入也。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師古曰︰寖，漸也。不制，不可制御也。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屛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屛，必郢翻。去，丘呂翻。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漢三公，九卿皆外朝，今魏相給事中，則得入禁中，預中朝之議。

**4**帝興于閭閻，師古曰︰閭，里門也。閻，里中門也。言從里巷而卽天位也。知民事之囏難。囏，古艱字。霍光旣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治，直吏翻；下同。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應劭曰︰敷，陳也。各自奏陳其言，然後試之以官，考其功德也。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師古曰︰言各久其職事也。貢父曰︰至于子孫，謂賞賜逮及子孫也，非謂侍中、尚書官至子孫不改易也。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師古曰︰質，正也。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師古曰︰訟理，言所訟見理而無冤滯也。亡，古無字通。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師古曰︰謂郡守、諸侯相。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數，所角翻。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敎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師古曰︰所表，謂增秩、賜金、爵也。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5**匈奴壺衍鞮單于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權渠單于，以右大將女為大閼氏，而黜前單于所幸顓渠閼氏。顓渠閼氏，單于之元妃也；其次為大閼氏。將，卽亮翻。閼氏，音煙支。顓渠閼氏父左大且渠怨望。且，子閭翻。是時漢以匈奴不能為邊寇，罷塞外諸城以休百姓。師古曰︰外城，塞外諸城也，如光祿塞、受降城、遮虜障等城是也。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乃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入。訾，子移翻。旁，步浪翻。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為寇。降，戶江翻。於是天子詔發邊騎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衆等四人師古曰︰治衆者，軍監之名。余據軍監位次軍正。將五千騎，分三隊，出塞各數百里，捕得虜各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卽引去。是歲，匈奴饑，人民、畜產死什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嗕居左地者，孟康曰︰嗕，音辱，匈奴種。師古曰︰嗕，音奴獨翻。余謂西嗕自是一種，為匈奴所得，使居左地耳，非匈奴種也。其君長以下數千人皆驅畜產行，與甌脫戰，所殺傷甚衆，遂南降漢。

#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五

## 漢紀十七起閼逢攝提格（甲寅），盡屠維協洽（己未），凡六年。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下

**地節三年**（甲寅、前六七）

**1**春，三月，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章︰甲十五行本「能」下有「以」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師古曰︰謂勸勉招懷百姓。勞，郞到翻。來，郞代翻。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師古曰︰隱度名數而來附業也。占，音之贍翻。治有異等之效。師古曰︰異於常等。治，直吏翻。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卒，子恤翻。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貢父曰︰郡使守丞，國使長史，皆一物也，故總言郡、國上計長史、守丞。後漢·百官志︰諸侯王相如太守，長史如郡丞。又邊郡有丞，元有長史；長史上計無疑矣。上，時掌翻。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

**2**夏，四月，戊申，立子奭為皇太子，以丙吉為太傅，太中大夫疏廣為少傅。疏，姓也。考異曰︰荀紀立皇太子在去年四月戊申，漢書舊本亦然。顏師古據疏廣及丙吉傳，並云「地節三年立皇太子」，知在此年者是也。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平恩，侯國，屬魏郡。宋白曰︰魏為縣，屬廣平郡；唐屬洺州；有平恩川。又封霍光兄孫中郞將雲為冠陽侯。恩澤侯表，冠陽侯食邑於南陽郡。

霍顯聞立太子，怒恚不食，歐血，曰︰恚，於避翻。歐，烏口翻。「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卽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敎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保母、阿母也。復，扶又翻。數，所角翻。后挾毒不得行。

**3**五月，甲申，丞相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

**4**六月，壬辰，以魏相為丞相。辛丑，丙吉為御史大夫，疏廣為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為少傅。

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郞將舜監護太子家。許伯，卽許廣漢，稱伯者，蓋尊之也。少，詩照翻。監，古銜翻。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師古曰︰言獨親外家，示天下以淺陋。復，扶又翻。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語，牛倨翻。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

**5**京師大雨雹，大行丞東海蕭望之上疏，言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據望之傳，為大行治禮丞。上素聞望之名，拜為謁者。時上博延賢俊，民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下，遐稼翻。高者請丞相、御史、師古曰︰望之以其人所言之狀請於丞相、御史，或以奏聞，卽見超擢。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師古曰︰試令行其所言之事，或以諸他職事試之。劉仲馮曰︰觀其意共是一條，不當中分，卻煩解說也，顏說非也。高者則令丞相、御史試事，歲滿各以狀聞，誤斷其文爾。余謂高者則請丞相、御史試事，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文意固是一貫，而分高、次，則非誤斷也。下者報聞，罷。其言不可用，故報聞而罷歸田里也。所白處奏皆可。師古曰︰當主上之意也。處，昌呂翻。

**6**冬，十月，詔曰︰「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有司！師古曰︰箴，戒也。匡，正也。李奇曰︰諱，避也。雖有司在顯職，皆言其過，勿避之。朕旣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師古曰︰飭，整也。復，扶又翻；下同。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又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曰︰折竹，以繩綿連禁禦，使人不得往來，律名為籞。服虔曰︰籞在池水中作室，可用棲鳥，鳥入中則捕之。應劭曰︰池者，陂池也。籞者，禁苑也。臣瓚曰︰籞者，所以養鳥也。設為藩落，周覆其上，令鳥不得出，猶苑之畜獸、池之畜魚也。師古曰︰蘇、應二說是。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治，直之翻；下同。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師古曰︰貸，音吐戴翻。種，五穀種也，音之勇翻。且勿算事。」師古曰︰不出算賦及給徭役。

**7**霍氏驕侈縱橫。橫，戶孟翻。太夫人顯，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絪馮，黃金塗；韋絮薦輪，如淳曰︰絪，亦茵。馮，謂所馮者也；以黃金塗飾之。師古曰︰茵，蓐也。以繡為茵馮，而黃金塗于輦也。晉灼曰︰御輦以韋緣輪，著之以絮。師古曰︰取其行安，不搖動也。馮，與憑同。著，音張呂翻。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師古曰︰輓，謂牽引車輦也，音晚。與監奴馮子都亂。師古曰︰監奴，謂奴之監知家務者。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樂，音洛。朝，直遙翻。請，才性翻。數，所角翻；下同。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倉頭奴上朝謁，文穎曰︰朝當用謁，不自行而令奴上謁者也。師古曰︰上謁，若今參見尊貴而通人也。孔穎達曰︰漢家僕隸謂之蒼頭，以蒼巾為飾，異於民也。上，時掌翻。莫敢譴者。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師古曰︰長信宮，上官太后所居。亡，古無字通。

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旣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師古曰︰女，音汝。曹，輩也。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女，能復自救邪！」間，古莧翻。復，扶又翻；下同。後兩家奴爭道，師古曰︰謂霍氏及御史家。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躢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乃去。躢，與蹋同。為，于偽翻。人以謂霍氏，師古曰︰告語也。顯等始知憂。

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見，賢遍翻；下同。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師古曰︰謂各各得盡言於上也。於是霍氏甚惡之。惡，烏路翻。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衞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勳，功臣侯表，平陵侯食邑於南陽郡之武當縣。出次壻諸吏、中郞將、羽林監任勝為安定太守。任，音壬。守，式又翻；下同。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郞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衞尉鄧廣漢為少府。戊戌，更以張安世為衞將軍，兩宮衞尉、城門、北軍兵屬焉。兩宮，未央、長樂也。城門，京城十二門屯兵也。北軍，北軍八校兵也。更，工衡翻。以霍禹為大司馬，冠小冠，大司馬大將軍，冠武弁大冠。今貶禹，故使冠小冠。冠小之冠，古玩翻。亡印綬；亡，古無字通。罷其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蘇林曰︰特，但也。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為散騎、騎『章︰甲十五行本「騎」字不重；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散騎、騎都尉，以騎都尉而加散騎官也。百官表云︰散騎、中常侍，皆加官；中常侍得入禁中，散騎騎並乘輿車。如淳曰︰自列侯下至郞中，皆得有散騎及中常侍加官，是時散騎及中常侍各自一官，無員也。中，讀曰仲。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衞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8**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姦軌不勝，數，所角翻。勝，音升，又如字。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師古曰︰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倂連坐之也。監，古銜翻。緩深、故之罪，孟康曰︰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緩之也。急縱、出之誅。師古曰︰吏釋罪人，疑以為縱，出則急誅之，亦言尚酷。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寖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駮，師古曰︰不曉其指，用意不同也。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師古曰︰弄法而受財，若市賈之交易。所欲活則傅生議，傅，讀曰附。所欲陷則予死比，師古曰︰比，以例相比況也。議者咸冤傷之。

廷尉史鉅鹿路溫舒上書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齊襄公為公子無知所殺，雍廩復殺無知，齊國大亂，桓公自莒入立。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晉獻公信驪姬之讒，殺世子申生，逐公子重耳、夷吾，而立驪姬之子奚齊、卓子，皆為里克所殺。夷吾入立，復為秦所執，旣而歸之，卒，而子圉嗣。秦納重耳，子圉死，而文公遂霸諸侯。難，乃旦翻。伯，讀曰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事見十三卷。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夫繼變亂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卽世無嗣，昌邑淫亂，乃皇天所以開至聖也。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愼始也。春秋之法，繼弑君不言卽位，繼正卽位，正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治，直之翻。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復，扶又翻。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翻。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師古曰︰虞書·大禹謨載咎繇之言。辜，罪也。經，常也。言人命至重，治獄宜愼，寧失不常之過，不濫殺無罪之人，所以崇寬恕也。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敺，與驅同。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被，皮義翻。大辟之計，歲以萬數。辟，毗亦翻。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樂，音洛。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勝，音升。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治，直吏翻。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上，時掌翻。晉灼曰︰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師古曰︰卻，退也。畏為上所卻退。卻，丘略翻。蓋奏當之成，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雖皋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師古曰︰皋陶作士，善聽獄訟，故以為喻也。陶，音遙。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對，況眞實乎！期，猶必也。議必不入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唯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

**9**十二月，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晉灼曰︰當重而輕，使有罪者起邪惡之心也。師古曰︰有罪者更興邪惡，無辜者反陷重刑，是決獄不平故也。當，丁浪翻。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如淳曰︰廷史，廷尉史也。以囚辭決獄事為鞠，謂疑獄也。李奇曰︰鞠，窮也。獄事窮竟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其為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每季秋後請讞時，為，于偽翻。稱，尺證翻。讞，語蹇翻，又魚戰翻，又魚列翻，議獄也。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如淳曰︰宣室，布政敎之室也。重用刑，故齋戒以決事。晉灼曰︰未央宮中有宣室殿。師古曰︰晉說是也。賈誼傳亦云「受釐坐宣室」，蓋其殿在前殿之側也，齋則居之。獄刑號為平矣。

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删定律令。師古曰︰删，刊也；有不便者則刊而除之。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召權而為亂首矣。」孟康曰︰召，求也。招致權著己也，猶賣弄也。師古曰︰孟說是也。

**10**昭帝時，匈奴使四千騎田車師。及五將軍擊匈奴，事見上卷本始三年。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為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為太子。復，扶又翻；下同。質，音致。走，音奏。更，工衡翻。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敎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

是歲，侍郞會稽鄭吉與校尉司馬憙，會，古外翻。憙，許吏翻。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罪人免其刑，使屯田。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西域諸國，有逐水草與匈奴同俗者，謂之行國；其城居者，謂之城郭諸國也。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破之；車師王請降。降，戶江翻。匈奴發兵攻車師；吉、憙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憙卽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犂。考異曰︰西域傳云「地節二年」；以匈奴傳校之，知在三年。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乃輕騎奔烏孫。吉卽迎其妻子，傳送長安。傳，知戀翻。匈奴更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鄭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往田車師地以實之。為下元康二年匈奴爭車師張本。

**11**上自初卽位，數遣使者求外家；數，所角翻。久遠，多似類而非是。是歲，求得外祖母王媼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曰媼。師古曰︰媼，女老稱也；音烏老翻。及媼男無故、武。無故及武，皆媼子也。上賜無故、武爵關內侯。旬日『章︰甲十五行本「日」作「月」；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間，賞賜以鉅萬計。

**四年**（乙卯、前六六）

**1**春，二月，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據外戚傳，「以博平、蠡吾二縣為湯沐邑」；而地理志，博平縣屬東郡。封舅無故為平昌侯，平昌，侯國，屬平原郡。武為樂昌侯。樂昌，侯國，屬東郡。恩澤侯表，武封樂昌侯，食邑於汝南。

**2**夏，五月，山陽、濟陰雹如雞子，深二尺五寸，深，式浸翻。殺二十餘人，飛鳥皆死。

**3**詔︰「自今子有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治。」

**4**立廣川惠王孫文為廣川王。本始四年，廣川王去以罪自殺；今復立文，嗣封王。

**5**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數，所角翻。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師古曰︰窶，貧而無禮。孔穎達曰︰貧無可為禮謂之窶，音其羽翻。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喜，許吏翻。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師古曰︰言嫉之如仇讎也。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好，呼到翻。人人自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我家昆弟驕恣，其言絕痛；山屛不奏。後上書者益黠，盡屛，必郢翻。黠，下八翻。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又聞民間讙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師古曰︰讙，衆聲也；音許爰翻。毒許后事見上卷本始三年。寧有是邪？」顯恐急，卽具以實告禹、山、雲。禹、山、雲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柰何？」於是始有邪謀矣。

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讀曰猝，怱遽之貌也。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太夫人，謂霍顯。上官太后，霍氏外孫也。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下，遐稼翻。執金吾，捕張赦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師古曰︰重，難也。竟，窮竟其事也。然惡端已見，見，賢遍翻。久之猶發，發卽族矣，不如先也。」師古曰︰言先反。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師古曰︰言無處相避，當受禍也。

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衞，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趙衰有功於晉，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庸，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魯公子季友，殺慶父，立僖公，以安魯國，遂世為上卿，專魯國之政。晉公子重耳出亡，趙衰從，及其反國，伯諸侯，衰皆有功，遂世為晉卿，有軍行；至趙鞅，遂與智、韓、魏分晉國。田完自陳奔齊，桓公禮而用之，桓公之伯，完與有功；其後陳成子得齊國之政，至田和，遂篡齊而有之。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周公輔成王七年而反政於成王。而大將軍二十歲，自武帝後元二年至地節二年，適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斷，丁亂翻。方其隆盛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分，扶問翻。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衞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見，賢遍翻。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朝，直遙翻；下同。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師古曰︰言朝臣不進直言以陳其事。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師古曰︰言失計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度，徒洛翻。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師古曰︰直，讀曰值。朝，直遙翻。其路無由。唯陛下省察！」省，悉井翻。上甚善其計，然不召也。

禹、山等家數有妖怪，數，所角翻。妖，於驕翻。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可以此罪也！」如淳曰︰高后時定令，輒有擅議宗廟者棄市。師古曰︰羔、菟、鼃，所以供祭也。菟，吐故翻。鼃，古蛙字。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為，于偽翻。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菟，同都翻。太中大夫任宣為代郡太守。會事發覺，秋，七月，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要，古腰字通。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太僕杜延年以霍氏舊人，亦坐免官。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師古曰︰在上苑中。處，昌呂翻。乙丑，詔封告霍氏反謀者男子張章、期門董忠、左曹楊惲、百官表︰侍中、左·右曹皆加官。晉灼曰︰漢儀注︰諸吏、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曹。惲，於粉翻。侍中金安上、史高皆為列侯。章為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為樂陵侯。惲，丞相敞子；安上，車騎將軍日磾弟子；高，史良娣兄子也。

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則『章︰甲十五行本「則」作「必」；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師古曰︰右，上也。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卽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漢制︰上書不行者，輒報聞，罷。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者，為，于偽翻。過，古禾翻。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突，竈突囪也。更，工衡翻。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師古曰︰灼，謂被燒炙者也。行，戶郞翻。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鄕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人患。鄕，讀曰嚮。亡，古無字通。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鄕使福說得行，數，所角翻。鄕，讀曰嚮。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旣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匹，後以為郞。

帝初立，謁見高廟，見，賢遍翻。大將軍光驂乘，漢制，大駕，大將軍驂乘。乘，繩證翻；下同。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從，千容翻。師古曰︰肆，放也，展也。近，其靳翻。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師古曰︰萌，謂始生也。後十二歲，霍后復徙雲林館，復，扶又翻；下同。乃自殺。

班固贊曰︰霍光受繈褓之託，任漢室之寄，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師古曰︰阿衡，伊尹官號也。阿，倚也。衡，平也。言天子所倚，羣下取平也。然光不學亡術，亡，古無字通。闇於大理；陰妻邪謀，晉灼曰︰不揚其過也。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湛，讀曰沈。以增顚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臣光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卒，子恤翻。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鮮，息淺翻。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固可以親政矣。況孝宣十九卽位，聰明剛毅，知民疾苦，而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私『章︰甲十五行本「私」作「親」；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黨，充塞朝廷，塞，悉則翻。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哉！趣，讀曰促。雖然，曏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叢釁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鬭椒作亂於楚，楚若敖之支庶為鬭氏。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以為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事見左傳宣四年。子文，鬬穀於菟也。箴尹，楚官名。克黃，子文之孫。箴，之金翻。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勳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噍，才肖翻。孝宣亦少恩哉！

**6**九月，詔減天下鹽賈。賈，讀曰價。又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上，時掌翻。蘇林曰︰瘐，病也。囚徒病，律名為瘐。如淳曰︰律，囚以飢寒而死曰瘐。師古曰︰瘐，病，是也；此言囚或以掠笞及飢寒及疾病而死，如說非也。瘐，音庾，或作「瘉」，其音亦同。或讀作「瘦」，誤。據本紀，「瘐死」上有「飢寒」二字。掠，音亮。所坐縣、名、爵、里，漢書·本紀作「名縣爵里」。師古曰︰名者，其人名也；縣，所屬縣也；爵，其身之官爵也；里，所居邑里也。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師古曰︰凡言殿最者，殿，後也，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課居先也。殿，音丁見翻。

**7**十二月，清河王年坐內亂廢，遷房陵。武帝元光二年，立清河王義以嗣代孝王後。年，義之孫也。

**8**是歲，北海太守廬江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行，下孟翻。勃海太守龔遂入為水衡都尉。先是，勃海左右郡歲饑，師古曰︰左右，謂側近相次者。先，悉薦翻。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治，直之翻；下同。丞相、御史舉故昌邑郞中令龔遂，上拜為勃海太守。召見，見，賢遍翻。問︰「何以治勃海，息其盜賊？」對曰︰「海瀕遐遠，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師古曰︰赤子，猶言初生，幼小之意也。嬰孩初生體赤，故曰赤子。積水曰潢，音黃。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師古曰︰勝，謂以威力克而殺之。安，謂以德化撫而安之。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治，直之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勃海界，傳，知戀翻。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師古曰︰鉤，鐮也。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敎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樂，音洛。遂乃開倉廩假貧民，師古曰︰假，謂給與。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好，呼到翻。技，渠綺翻。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遂令民口種一樹榆，百本䪥，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三母彘，五雞。畜，許六翻。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勞，力到翻。來，力代翻。行，下孟翻。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通鑑書龔遂自勃海入為列卿，因敍其政績。

**9**烏孫公主女為龜茲王絳賓夫人。絳賓上書言︰「得尚漢外孫，願與公主女俱入朝。」朝，直遙翻。

## 元康元年（丙辰、前六五）

**1**春，正月，龜茲王及其夫人來朝；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賞賜甚厚。

**2**初作杜陵。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訾百萬者杜陵。時以京兆杜縣東原上為初陵，更名杜縣曰杜陵。訾，讀曰貲。

**3**三月，詔以鳳皇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赦天下。

**4**有司復言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本始元年，諡親曰悼，置園邑。復，扶又翻。夏，五月，立皇考廟。

**5**冬，置建章衞尉。未央、長樂、建章、甘泉皆有衞尉，各掌其宮門衞屯兵。

**6**趙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師古曰︰言舊吏家子孫，而其人後出求進，又年少也。好，呼到翻。少，詩照翻。專厲強壯蠭氣，師古曰︰蠭與鋒同，言鋒銳之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師古曰︰風生，言其速疾不可當也。回，曲也。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終以此敗。廣漢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吏逐去。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案賢。賢父上書訟罪，廣漢坐貶秩；疑其邑子榮畜敎令，以他法論殺畜。榮，姓也；周有榮公，子孫以為氏。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下，遐稼翻；下同。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此脅丞相，丞相按之愈急。廣漢乃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師古曰︰受其對辭也。收奴婢十餘人去。丞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實丞相自以過譴笞傅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帝惡之，惡，烏路翻。下廣漢廷尉獄。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號，戶刀翻。「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漢書·本傳，「臣生」之上有「或言」二字。『章︰甲十五行本「臣」上正有「或言」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廣漢竟坐要斬。要，與腰同。考異曰︰本紀︰「元康二年，冬，廣漢有罪要斬。」百官表︰「本始三年，廣漢為京兆尹；六年，要斬。元康元年，守京兆尹、彭城太守遺。」按廣漢傳，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望之自司直為平原太守。元康元年，自平原太守為少府。然則廣漢死當在元康元年，本紀誤也。廣漢傳又云︰「地節三年七月，丞相婢自絞死。」蓋婢死已數年，而廣漢追發其事也。廣漢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師古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百姓追思歌之。

**7**是歲，少府宋疇坐議「鳳皇下彭城，未至京師，不足美」，貶為泗水太傅。傅泗水王綜。

**8**上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蕭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之不究，師古曰︰究，竟也。謂周徧於天下。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朝無爭臣，則不知過，朝，直遙翻。爭，讀曰諍。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上迺徵望之入守少府。

**9**東海太守河東尹翁歸，以治郡高第入為右扶風。翁歸為人，公廉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師古曰︰言決斷諸縣姦邪之事不委令、長也。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服虔曰︰披有罪者籍也。師古曰︰解，讀曰懈。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師古曰︰於大會之中及行縣時，則取罪人以警衆。行，下孟翻。下改行、以行，同。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其為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職居諸吏之上，為右職。接待有『章︰甲十五行本「有」作「以」；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禮，好惡與同之；好，呼到翻。惡，烏路翻。其負翁歸，罰亦必行。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於朝廷。

**10**初，烏孫公主少子萬年有寵於莎車王。班書，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莎，蘇禾翻。莎車王死而無子，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姓譜︰奚姓，夏車正奚仲之後。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說，讀曰悅；下同。

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馮奉世以衞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衞候，衞士候也。伊循城在鄯善國，漢於其中置屯田吏士。使，疏吏翻。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奚充國，自立為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揚言，謂宣揚其言於外也。於是攻劫南道，與歃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歃，色甲翻。鄯，上扇翻。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憙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強，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更立他昆弟子為莎車王。更，工衡翻。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

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師古曰︰言馬形似龍者。仲馮曰︰此馬名曰象龍也。宛，於元翻。還，從宣翻，又如字。上甚說，說，讀曰悅。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為可，獨少府蕭望之以為「奉世奉使有指，師古曰︰本為送諸國客。而擅『章︰甲十五行本「擅」下有「矯」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卽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師古曰︰比，必寐翻。余謂當音毗寐翻。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師古曰︰逐，競也。要，一遙翻。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為，于偽翻。長，知兩翻。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

**二年**（丁巳、前六四）

**1**春，正月，赦天下。

**2**上欲立皇后，時館陶主母華倢伃館陶縣屬魏郡。華，戶化翻。倢伃，音接予；下同。及淮陽憲王母張倢伃、楚孝王母衞倢伃皆愛幸。淮陽憲王，欽。楚孝王，囂。上欲立張倢伃為后；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艾，音乂。乃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愼者，二月，乙丑，立長陵王倢伃為皇后，令母養太子；封其父奉光為邛成侯。恩澤侯表，邛成侯食邑於濟陰。邛，渠容翻。后無寵，希得進見。見，賢遍翻。

**3**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師古曰︰析，分也。謂分破律條，妄生端緒，以出入人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由知，師古曰︰上者，天子自謂也。亡，古無字通。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或擅興傜役，飾廚傳，稱過使客，韋昭曰︰廚，謂飲食。傳，謂傳舍。言修飾意氣，以稱過使而已。師古曰︰使人及賓客來者，稱其意而遣之，令過去也。傳，知戀翻。稱，音尺孕翻。過者，過度之過也。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如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師古曰︰殆，危也。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被，皮義翻。毋出今年租賦。」

**4**又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易，以豉翻。更，工衡翻。

**5**匈奴大臣皆以為「車師地肥美，近匈奴，近，其靳翻。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由是數遣兵擊車師田者。數，所角翻。鄭吉將渠犂田卒七千餘人救之，為匈奴所圍。吉上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漢兵在渠犂者少，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得『章︰甲十五行本「得」作「敢」；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復擾西域。復，扶又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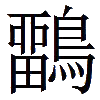
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務『章︰甲十五行本「務」作「矜」；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見，賢遍翻。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謂不足介意也。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丞相不預中朝之議，故言聞諸將軍。大將軍、車騎將軍、前、後、左、右將軍，皆中朝官。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師古曰︰不可以兵事動之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師古曰︰此引老子·道經之語。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師古曰︰言不得其人。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章︰甲十五行本「年」下有「計」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師古曰︰左右，謂近臣在天子左右者。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師古曰︰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孔子謂冉有、季路曰云云，故相引之。顓臾，魯附庸國。蕭牆者，屛牆也。上從相言，止遣長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還渠犂。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為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以鄭吉為衞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

**6**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師古曰︰旣觀國家故事，又觀前人所奏便宜之章也。好，呼到翻。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數，所角翻。相敕掾史按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上，時掌翻。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

丙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師古曰︰遭遇，謂升大位也。言『章︰甲十五行本「言」作「吉」；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會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師古曰︰謂未為宮婢時有舊夫，見在俗間者。章下掖庭令考問，下，遐稼翻。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師古曰︰視，讀曰示。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師古曰︰督，謂視察之。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別，彼列翻。共，居用翻。養，弋亮翻。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

**7**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議論有餘，材任宰相，師古曰︰任，堪也。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宋白曰︰馮，輔也。翊，佐也。義取輔佐京師。復，扶又翻；下同。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少府，正九卿；三輔祿秩視九卿，故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卽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曰︰以病而移居。余謂前說是。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功臣表及霍光傳皆作「都成侯」，此承望之本傳之誤。師古曰︰更，猶經歷也。更，工衡翻。治，直之翻。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卽起視事。師古曰︰所聞，謂聞其短失。

**8**初，掖庭令張賀數為弟車騎將軍安世稱皇曾孫之材美及徵怪；師古曰︰徵，證也。數，所角翻。為，于偽翻。安世輒絕止，以為少主在上，少，詩照翻。不宜稱述曾孫。及帝卽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為恩德侯，師古曰︰身死追封，故曰封冢也。置守冢二百家。賀有子蚤死，子安世小男彭祖。師古曰︰子者，言養以為子也。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庭令，非為將軍也！」為，于偽翻。安世乃止，不敢復言。

**9**上心忌故昌邑王賀，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令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昌邑王廢歸昌邑，國除，為山陽郡，故令太守謹察之。毋下所賜書。師古曰︰密令警察，不欲宣露也。下，遐稼翻。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處，昌呂翻。著其廢亡之效師古曰︰著，明也。曰︰「故昌邑王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少，詩沼翻。師古曰︰痿，風痹疾也，音人隹翻。臣敞嘗與之言，欲動觀其意，卽以惡鳥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乃復聞梟聲。』梟，不孝鳥，一名流離。詩註︰少好而長醜。爾雅作「鷅」；草木疏曰︰梟也，大則食其母。劉子曰︰炎州有鳥曰梟，傴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旣成，食母而飛。蓋稍長從母索食，母無以應，從是而死。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音堅堯翻，又于驕翻。乃復，扶又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脈盡濁；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癡者也。韓子曰︰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臣敞前言︰『哀王歌舞者張脩等十人無子，留守哀王園，賀父髆，諡哀王。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治，直之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柰何而欲罷之？』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師古曰︰喜，好也。由，從也。喜，許吏翻。上乃知賀不足忌也。

**三年**（戊午、前六三）

**1**春，三月，詔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海昏縣屬豫章郡，後漢分立建昌縣。宋白曰︰今建昌縣，舊海昏縣也；宋元嘉二年，廢海昏縣，移建昌居焉。考異曰︰王子侯表，賀以四月壬子封。宣紀，賀封在丙吉之前。按是歲四月癸亥朔，無壬子，表誤。

**2**乙未，詔曰︰「朕微眇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郞將史曾、史玄、長樂衞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封賀所子弟子侍中、中郞將彭祖為陽都侯，追賜賀諡曰陽都哀侯，吉為博陽侯，曾為將陵侯，玄為平臺侯，舜為博望侯，延壽為樂成侯。」地理志，城陽國有陽都縣。恩澤侯表，博陽食邑於汝南郡之南頓縣。平臺屬常山郡。博望屬南陽郡。樂成侯食邑於南陽平氏。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郞將，賜爵關內侯。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師古曰︰復，扶目翻。嘗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

吉臨當封，病；上憂其不起，將使人就加印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應劭曰︰吉時疾不能起，欲如君視疾，加朝服拖紳，就封之也。師古曰︰紼，繫印之組也；音弗。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樂，音洛。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愈。

張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文穎曰︰都內，主藏官也。張晏曰︰安世以還官，官不簿也。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都內令、丞。安世謹愼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與，讀曰豫。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師古曰︰有欲謝者皆不通也。一曰︰告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復，扶又翻；下同。為，于偽翻。余謂絕弗為通者，安世敕其閽人之辭也。有郞功高不調，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釣翻。自言安世，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郞果遷。師古曰︰安世外陽距之而實令其遷。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壽求出補吏，為，于偽翻；下同。上以為北地太守；歲餘，上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僕。以太僕而加左曹官也。

**3**夏，四月，丙子，立皇子欽為淮陽王。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師古曰︰此老子之言而廣引之。今仕宦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卽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供，居共翻。張，竹亮翻。送者車數百兩。兩，音亮。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

廣、受歸鄕里，廣、受，東海蘭陵人。日令其家賣金共具，師古曰︰日日設之也。共，讀曰供；下同。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樂，音洛；下同。或勸廣以金為子孫頗立產業者，為，于偽翻。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師古曰︰誖，惑也，音布內翻。顧自有舊田廬，師古曰︰顧，思念也。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敎子孫怠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旣無以敎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鄕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

**4**潁川太守黃霸使郵亭、鄕官皆畜雞、豚，師古曰︰郵亭，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亦如今之驛館矣。鄕官者，鄕所治處也。沈約曰︰漢制︰五家為伍，伍長主之；二五為什，什長主之；十什為里，里魁主之；十里為亭，亭長主之；十亭為鄕，有鄕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鄕佐、有秩主賦稅；三老主敎化；嗇夫主爭訟；游徼主姦非。畜，吁玉翻；下同。以贍鰥、寡、窮者；然後為條敎，置父老、師帥、伍長，帥，所類翻。長，知兩翻；下同。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浮淫之費。去，羌呂翻；下同。其治，米鹽靡密，師古曰︰米鹽，言雜而且細。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師古曰︰繹，謂抽引而出也。問他陰伏以相參考，聰明識事，吏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其用何術也。咸稱神明，豪釐不敢有所欺。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敎化而後誅罰，師古曰︰力，猶勤也。言先以德化於下，若有弗從，然後用到罰也。後，戶遘翻。務在成就全安長吏。師古曰︰不欲易代及損傷之也。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如淳曰︰許縣丞。據地理志，許縣屬潁川郡。郡有郡督郵，分部屬縣。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數，所角翻。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師古曰︰緣，因也。因交代之際而棄匿簿書，以盜官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治，直之翻。徵守京兆尹。頃之，坐法，連貶秩；有詔復歸潁川為太守，以八百石居。太守秩二千石；連貶，故以八百石居。

**四年**（己未、前六二）

**1**春，正月，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師古曰︰誣告人及殺傷人，皆如舊法；其餘則不論。

**2**右扶風尹翁歸卒，家無餘財。秋，八月，詔曰︰「翁歸廉平鄕正，鄕，讀曰嚮。治民異等。治，直之翻。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

**3**上令有司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得槐里公乘周廣漢等百三十六人，皆賜黃金二十斤，復其家，令奉祭祀，世世勿絕，公乘，爵第八。復，方目翻。考異曰︰宣紀︰「元康元年，五月，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四年，又賜功臣適後黃金人二十斤。」按功臣表，詔復家者皆云「元康四年」，其數非一，不容盡誤；蓋紀誤耳。

**4**丙寅，富平敬侯張安世薨。

**5**初，扶陽節侯韋賢薨，恩澤侯表，扶陽侯食邑於沛郡蕭縣。諡法︰好廉自克曰節。長子弘有罪繫獄，弘為太常，坐宗廟事繫獄。家人矯賢令，以次子大河都尉玄成為後。服虔曰︰今東平郡也。本為濟東國，國除，為大河郡。師古曰︰矯，託也。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卽陽為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師古曰︰便利，大、小便，音毗連翻。旣葬，當襲爵，以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按驗。下，遐稼翻。按事丞相史迺與玄成書師古曰︰卽按驗玄成事者。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曜晻而不宣，壞，音怪。晻，讀與暗同。微哉子之所託名也！李奇曰︰名，聲名也。僕素愚陋，過為丞相執事，師古曰︰過，猶謬也。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而僕為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郞章侍郞名章，史逸其姓。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師古曰︰枉，屈也。使得自安衡門之下。」師古曰︰衡門，謂橫一木於門上，貧者之所居也。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劾，戶槪翻；下同。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玄成為河南太守。

**6**車師王烏貴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漢遣使責烏孫，烏孫送烏貴詣闕。

**7**初，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地。河西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本匈奴昆邪、休屠王地，武帝開之，置郡縣，羌與匈奴隔遠，不復得通。湟中，湟水左右地也，其地肥美，故斥逐諸羌，不使居之。水經註︰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鹽池；北則湟水所出，東流逕湟中城北，故小月氏之地也；又東逕臨羌、破羌、允街、枝陽、金城而合于大河。及帝卽位，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戰國時，西戎有義渠君，為秦所滅；子孫以國為姓。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師古曰︰湟水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湟水之北是漢地。仲馮曰︰湟北非謂漢地也。羌意欲稍北遷，與匈奴合而為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詳下文可見。余謂羌依南山，渡湟水而北，固欲與匈奴合，而湟北則漢地，所以隔絕羌與匈奴通之路正在此。零，音憐。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劾，戶槪翻。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師古曰︰旁，依心。抵冒，犯突而前也。旁，音步浪翻。冒，音莫北翻。郡縣不能禁。

旣而先零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師古曰︰羌人無大君長，而諸種豪遞相殺伐，故每有仇讎，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者，自相親結，欲入漢為寇也。零，音憐。種，章勇翻。詛，莊助翻。上聞之，以問趙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易，以豉翻。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也。數，所角翻；下同。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武帝元鼎五年，西羌反，攻故安枹罕，次年卽平，至是五十一年。師古曰︰合約，共為要契也。令，音鈴。匈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共擊張掖、酒泉地，使羌居之。數，所角翻。誘，音酉。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謂本始三年為烏孫所破。疑其更遣使至羌中與相結。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復，扶又翻。宜及未然為之備。」師古曰︰未然者，其計未成。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師古曰︰藉，借也。據充國傳，狼何，小月氏種。欲擊鄯善、燉煌以絕漢道。鄯，上扇翻。燉，音屯。充國以為「狼何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䍐、幵乃解仇作約。蘇林曰︰䍐、幵在金城南。師古曰︰䍐、幵，羌之別種也。此下言「遣幵豪雕庫宣天子至德，䍐、幵之屬皆聞知明詔」，其下又云︰「河南大幵、小幵」，則䍐羌、幵羌姓族殊矣。幵，音口堅翻。而地理志，天水有䍐幵縣，蓋以此二種羌來降，處之此地，因以名縣也。而今之羌有姓有䍐幵者，總是䍐、幵之類，合而言之，因為姓耳。變「幵」為「井」，字之訛也。零，音憐。䍐，卽罕字。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行，下孟翻；下同。豫為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師古曰︰視，讀曰示；示，語之也。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兩府，丞相、御史府也。此視，觀也。分別善惡。別，彼列翻。

**8**是時，比年豐稔，穀石五錢。比，毗至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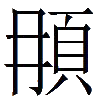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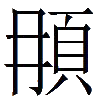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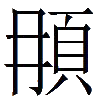
#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六

## 漢紀十八起上章涒灘（庚申），盡玄黓閹茂（壬戌），凡三年。

中宗孝宣皇帝中

## 神爵元年（庚申、前六一）以神爵降集紀元。

**1**春，正月，上始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上頗脩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祠；時以方士言，為隨侯劍、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於未央宮中。又祠大室山於卽墨，三戶山於下密；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又祠參山八神於曲城，蓬山石社、石鼓於臨朐，之罘山於腄，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成山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於琅邪，蚩尤於壽良。京師近縣，鄠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又立五龍山仙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膚施。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後漢志︰越巂郡青蛉縣禺同山，俗謂有金馬、碧雞。如淳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水經註曰︰禺同山神有金馬、碧雞，光景儵忽。醮，卽召翻。於是遣諫大夫蜀郡王褒使持節而求之。使，疏吏翻。

初，上聞褒有俊才，召見，見，賢遍翻。使為聖主得賢臣頌。其辭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師古曰︰趨，讀曰趣。普，博也。趨，七喻翻。舍，讀曰捨。施，式智翻。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應劭曰︰矻矻，勞極皃；如淳曰︰健作皃。師古曰︰如說是也。矻，口骨翻。及至巧冶鑄干將，干將，吳寶劍名，闔廬所鑄。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張晏曰︰離婁，黃帝時明目者也。應劭曰︰公輸，魯般，性巧者也。師古曰︰督，察視也。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師古曰︰溷，亂也，音胡頓翻。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師古曰︰吻，口角也。策，所以擊馬。及至駕齧膝、驂乘旦，孟康曰︰良馬低頭，口至膝，故曰齧膝。張晏曰︰駕則旦至，故曰乘旦。乘，食證翻。王良執靶，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晉灼曰︰靶，音霸；謂轡也。師古曰︰參驗左氏傳及國語、孟子，郵無恤、郵良、劉無止、王良，總一人也。楚辭云︰驥躊躇於敝輦，遇孫陽而得代。王逸云︰孫陽，伯樂姓名也。列子云︰伯樂，秦穆公時人。考其年代，不相當。張說云良字伯樂，斯失之矣。韓哀附輿，應劭曰︰世本︰韓哀作御。師古曰︰宋衷云︰韓哀，韓哀侯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作者，加其精巧也。然則善御者耳，非始作也。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煗者，不憂至寒之悽愴。師古曰︰鬱，熱氣也。燠，溫也。悽愴，寒冷也。燠，於六翻。煗，乃短翻。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易，以豉翻。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圉空之隆；師古曰︰一飯三吐食，一沐三捉髮，以賓賢士，故能成太平之化，而刑措不用，故囹圄空虛也。圉，音圄，同。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應劭曰︰有以九九求見桓公，桓公不內。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內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隰朋自遠而至，齊遂以霸。師古曰︰九九，計數之書，若今算經也。匡，謂一匡天下。合，謂九合諸侯。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王逸曰︰悃愊，志純一也，亦猶實也。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効，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師古曰︰勤於鼎俎，謂負鼎俎以干湯也。鼓刀者，謂太公屠牛於朝歌也。百里自鬻，甯子飯牛，師古曰︰鬻，賣也。呂氏春秋曰︰百里奚之未遇時也，虞亡而虜縛，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穆公。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遂召與語，悅之，以為大夫。飯，扶晚翻。離此患也。師古曰︰離，遭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卽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剖符錫壤而光祖考。故世必有聖知之君，知，讀曰智。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師古曰︰冽冽，風皃也；音列。龍興而致雲，蟋蟀竢秋唫，蜉蝤出以陰。孟康曰︰蜉蝤，渠略也。師古曰︰蟋蟀，今之促織也。蜉蝤，甲蟲也，好叢聚而生也，朝生而夕死。舍人曰︰南陽以東曰蜉蝤，梁、宋之間曰渠略。郭璞曰︰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聚生糞土中，朝生暮死，猪好噉之。陸璣疏云︰蜉蝣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竢，卽俟字。蝤，音由。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師古曰︰乾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居正陽之位，賢才見之，則利用也。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思，語辭也。皇，美也。言美哉衆多賢士，生此周王之國也。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師古曰︰艾，讀曰乂。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師古曰︰章，明也。雖伯牙操遞鍾，晉灼曰︰遞，音遞送之遞。二十四鍾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臣瓚曰︰楚辭云︰「奏伯牙之號鍾。」號鍾，琴名也。馬融笛賦曰︰號鍾，高調。伯牙以善鼓琴，不聞其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旣作遞，則與楚辭不同，不得卽讀為號，當依晉音耳。逢門子彎烏號，師古曰︰逢門，善射者，卽逢蒙也。應劭曰︰楚有柘桑，烏栖其上，枝下著地，不得飛，欲墮，號呼，故曰烏號。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故名弓烏號。師古曰︰應、張二說皆有據。逢，皮江翻。『鄒︰，同髯。』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師古曰︰胡、曷，皆何也。化溢四表，橫被無窮。被，皮義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師古曰︰殫，盡也。太平之責塞，師古曰︰塞，滿也。塞，悉則翻。優游之望得，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僑、松，如淳曰︰五帝紀︰彭祖，堯、舜時人。列仙傳︰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師古曰︰呴、噓，皆開口出氣也。僑，王僑；松，赤松子；皆仙人也。呴，吁于翻。噓，音虛。眇然絕俗離世哉！」師古曰︰眇然，高遠之意。離，力智翻。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好，呼到翻；下同。

京兆尹張敞亦上疏諫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遠，于願翻。幾，居希翻。上由是悉罷尚方待詔。此尚方，非作器物之尚方。尚，主也，主方藥也。司馬相如大人賦︰詔岐伯使尚方，是也。初，趙廣漢死後，為京兆尹者皆不稱職，稱，尺證翻。唯敞能繼其迹；其方略、耳目不及廣漢，然頗以經術儒雅文之。

**2**上頗脩飾，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諫大夫王吉上疏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師古曰︰言天子如此，雖於百姓為至恩，然未盡政務之本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師古曰︰言有時遇之不常值。治，直吏翻。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斷，丁亂翻。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治，直之翻。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師古曰︰以仁撫下，則羣生安逸而壽考。余謂此以仁、壽二字並言，仁者不鄙詐，壽者不夭折也。敺，與驅同。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殷王武丁也，享國百年。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嚮也。唯陛下財擇焉。」吉意以為︰「世俗聘妻、送女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則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也。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師古曰︰言無節度。是以貪財誅利，不畏死亡。誅，責也，求也。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師古曰︰冥冥，言未有端緒也。治，直吏翻。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李奇曰︰不繼世而爵也。言皋陶、伊尹非三公、九卿之世。陶，音遙。不仁者遠。師古曰︰任用賢人，放黜讒佞。今使俗吏得任子弟，張晏曰︰子弟以父兄任為郞。率多驕驁，不通古今，無益於民，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琱瑑，師古曰︰瑑者，刻鏤為文。瑑，音篆。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敎使之然也。」上以其言為迂闊，師古曰︰迂，遠也，音于。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

**3**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者皆斬之；師古曰︰桀，堅也，言不順從也。黠，惡也，為惡堅也。零，音憐。黠，戶八翻。縱兵擊其種人，種，章勇翻；下同。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怨怒，無所信鄕，師古曰︰恐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仲馮曰︰恐怒，且恐且怒也。羌未有變，而漢吏無故誅殺其人，故楊玉等謂漢無所信鄕，於是與他族皆叛也。余謂恐怒，仲馮說是。無所信嚮，不信漢、不嚮漢也。作「怨怒」者，通鑑略改班書之文，成一家言。降，戶江翻。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背，蒲妹翻。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二『章︰乙十一行本「二」作「三」；孔本同︰張校同。』千屯備羌；至浩亹，浩亹縣，屬金城郡；有浩亹水，出西塞外，東至允吾，入湟水。孟康曰︰浩亹，音合門。師古曰︰浩，音誥。浩，水名也。亹者，水流峽山，岸深若門也。詩·大雅曰︰鳧鷖在亹，亦其義也。今俗呼此水為閤門河，蓋疾言之，浩為閤耳。杜佑曰︰浩亹縣卽今金城郡廣武縣地。又曰︰廣武縣西南有漢浩亹縣故城。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師古曰︰重，音直用翻。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令，音零。

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將，卽亮翻；下同。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翻；下同。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臣願馳至金城，昭帝元始六年，置金城郡；唐蘭、鄯、廓州地。圖上方略。師古曰︰圖其地形，幷為攻討方略，俱奏上也。上，時掌翻；下兵上同。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背，蒲妹翻。願陛下以屬老臣，師古曰︰屬，委也。屬，音之欲翻。勿以為憂！」上笑曰︰「諾。」乃大發兵詣金城。夏，四月，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將，卽亮翻。

**4**六月，有星孛于東方。孛，蒲內翻。

**5**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卽夜遣三校銜枚先渡，師古曰︰銜枚者，欲其無聲，使虜不覺。校，戶敎翻；下同。渡，輒營陳；立營陳，則虜不得而犯，諸軍可以相繼而渡河。陳，讀曰陣。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驍，堅堯翻。誘，音酉。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無虜，文穎曰︰金城有三陿，在南六百里。師古曰︰山峭而夾水曰陿，四望者，陿名也。陿，音狹。夜，引兵上至落都，服虔曰。落都，山名也。據水經註，破羌縣之西有樂都城。後漢志，浩亹縣有雒都谷。劉昫曰︰唐鄯州，治故樂都城。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師古曰︰杜，塞也。兵豈得入哉！」

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孟康曰︰在金城。日饗軍士，師古曰︰饗，飲。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數，所角翻。挑，徒了翻。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無反，數，所具翻。語，牛倨翻。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壹鬬而死，可得邪！」言充國持重不戰，羌欲一鬬而死，不可得也。初，䍐、幵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卽留雕庫為質。金城西部都尉也。種，章勇翻。質，音致。充國以為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幷滅。師古曰︰言勿相和同，幷取滅亡。別，彼列翻。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仍以功大小賜錢有差；時募能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女子及老、弱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䍐、幵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其疲劇，乃擊之。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翻。

時上已發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姓譜︰夏啓封支子於莘；莘、辛相近，遂為辛氏。漢初申蒲為趙、魏名將，及徙家隴西，遂為隴西人。余按此敍辛武賢之世，然旣以莘為辛，而又以申牽合之，以其聲相近也。然周自有太史辛甲。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若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冊。今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耐冬，不如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出張掖、酒泉，合擊䍐、幵在鮮水上者。劉昫曰︰漢金城郡之金城縣，䍐羌所處也；後漢置西海郡；晉乞伏乾歸都於此；唐為蘭州五泉縣。余據漢書，羌豪獻鮮水海地於王莽，置西海郡，卽此。山海經云︰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于徐吾。非此鮮水也。雖不能盡誅，但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復，扶又翻。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師古曰︰仍，頻也。天子下其書充國，下，遐稼翻；下同。令議之。充國以為︰「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師古曰︰商，計度也。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卽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復，報也。載，子亥翻。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師古曰︰殆，僅也。韻略云︰近也。先零首為畔逆，他種劫略，師古曰︰言被劫略而反畔，非其本心。故臣愚冊，冊，謀也，籌也。欲捐䍐、幵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師古曰︰拊，古撫字。輯，與集同。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

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䍐、幵之助，師古曰︰負，恃也。不先破䍐、幵，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許延壽為強弩將軍，卽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師古曰︰卽，就也。就其郡而拜之。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師古曰︰此畜，謂畜產牛羊之屬；食，謂穀麥之屬也。或曰︰畜食，畜之所食，卽謂草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師古曰︰此畜讀曰蓄。蓄，聚積也。多臧匿山中，依險阻，臧，古藏字。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師古曰︰皸，坼裂也。瘃，寒創也。皸，音軍。瘃，竹足翻。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敵，師古曰︰久歷年歲，乃勝小敵也。數，音所具翻。將軍誰不樂此者！師曰古︰言為將軍者皆樂此。樂，音洛。今詔破羌將軍武賢等將兵，以七月擊䍐羌；將軍其引兵並進，勿復有疑！」復，扶又翻。

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使人諭䍐，以大軍當至，漢不誅䍐，以解其謀。臣故遣幵豪雕庫宣天子至德；䍐、幵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阻石山木，候便為寇，師古曰︰謂阻依山之木石以自保固。䍐羌未有所犯，乃置先零，先擊䍐，釋有罪，誅無辜，師古曰︰釋，置也，放也。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師古曰︰致人者，引致而取之。致於人，為人所引也。今䍐羌欲為敦煌、酒泉寇，敦，徒門翻。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師古曰︰須，待也。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師古曰︰釋，廢也。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䍐、幵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無恐漢兵至而䍐、幵背之也。背，蒲妹翻。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䍐、幵之急以堅其約。先擊䍐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䍐羌，師古曰︰施德，自樹恩德也。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著，直略翻。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服虔曰︰莫須，小種羌名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累，力瑞翻；下累重同。由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䍐、幵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䍐、幵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戊申，充國上奏。上，時掌翻。秋，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

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懈弛，師古曰︰弛，放也。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重，直用翻。道阨陿；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師古曰︰逐利宜速，今行太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師古曰︰謂更迴還盡力而死戰。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降，戶江翻。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兩，音亮。兵至䍐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師古曰︰不得燔燒人居，及於田畝之中刈芻放牧也。䍐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服虔曰︰靡忘，羌帥名也。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師古曰︰苟取文墨之便，以自營衞。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為，于偽翻。卒，子恤翻。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䍐竟不煩兵而下。

上詔破羌、強弩將軍詣屯所，以十二月與充國合，進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度，徒洛翻。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上，時掌翻。會得進兵璽書，充國子中郞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卽亮翻。將軍守之可也。卽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師古曰︰繡衣，謂御史。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師古曰︰言豫防之，可無今日之寇也。往者舉可先行羌者，行，下孟翻。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復，扶又翻。敗，補邁翻。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服虔曰︰耿壽昌也，為司農中丞。姓譜︰耿，古國名，為晉所滅，子孫以為氏。謂，告語也。『糴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師古曰︰言豫儲糧食可以制敵。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使，疏吏翻。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致敢為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是旣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卒，讀曰猝；下可卒同，又卒死同。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知，讀曰智。羌獨足憂邪！師古曰︰言儻如此，則所憂不獨在羌。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

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茭稾，調度甚廣，難久不解，調，徒弔翻。難，乃旦翻。傜役不息，恐生他變，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師古曰︰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易，以豉翻。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度，徒洛翻。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林木六萬餘枚，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鄕亭，浚溝渠，師古曰︰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三『章︰甲十五行本「三」作「二」；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十畮；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畮，古畝字。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時掌翻。

上報曰︰「卽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孰，與熟同。復，扶又翻。

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師古曰︰此兵法之辭，言先自完堅，令敵不能勝我，乃可以勝敵也。余據此言本之孫子。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師古曰︰薦，稠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鄧展曰︰班，還也。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如淳曰︰羌胡言欲降，受其言遣去者。師古曰︰如說非也。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喻者也。羌虜，卽羌賊耳，無預於胡。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師古曰︰一部為一校。校，戶敎翻。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師古曰︰並，且，讀如本字，又音步浪翻。仲馮曰︰並，亦俱也。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度，徒洛翻。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臨羌縣，屬金城郡，其西北卽塞外。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閒，與閑同。治，直之翻。兵出，乘危徼幸；師古曰︰言不可必勝。徼，堅堯翻，又一遙翻。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師古曰︰墮，謂困寒瘃而墮指者。坐得必勝之道，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師古曰︰間，謂軍之間隙者也。間，古莧翻。又亡驚動河南大幵服虔曰︰皆羌種，在河西之河南也。亡，古無字通。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隍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鄭氏曰︰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大費旣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繇，古傜字通。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

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復，扶又翻；下同。期，讀曰朞。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孰計復奏！」

充國復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孫子曰︰多算勝，少算不勝。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地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衆攻之而不能害。敦，徒門翻。數，所角翻。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羸，倫為翻。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種，章勇翻。遠涉河山而來為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累，力瑞翻。重，直用翻。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師古曰︰各於其處自瓦解。度，徒洛翻。不戰而自破之冊也。冊，與策同。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卒，讀曰猝。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師古曰︰言俱不能止小寇盜。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罷，讀曰疲。貶重以自損，貶重，謂貶中國之威重也。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言大兵出塞而還，人有歸志，不可使復留屯以備羌。湟中亦未可空，如是，徭役復更發也。復，扶又翻；下同。臣愚以為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亡，古無字通；下同。媮得避嫌之便，師古曰︰媮，苟且也。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

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上，時掌翻。下，遐稼翻。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詰，去吉翻。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數，所角翻；下同。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必可用也。」師古曰︰任，保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以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郞將卬出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郞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

**6**大司農朱邑卒。上以其循吏，閔惜之，詔賜其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7**是歲，『張︰「歲」下脫「以」字。』前將軍、龍雒侯韓增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龍雒侯國，屬平原郡。師古曰︰今書本「雒」字或作「額」，而崔浩云有龍雒村，作「額」者非。雒，音洛。

**8**丁令比三歲鈔盜匈奴，令，音零。比，毗至翻。鈔，楚交翻。殺略數千人。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史言匈奴漸衰。

**二年**（辛酉、前六○）

**1**春，正月，以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

**2**夏，五月，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定計，以定數計算也。羌靡忘等自詭必得，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為憂，責言必能得之。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書︰班師振旅。孔安國註曰︰兵入曰振旅。振，整也。杜預曰︰振，整也；旅，衆也；言整衆而還也。

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鄧展曰︰浩星，姓；賜，名也。孫愐曰︰漢又有浩星公，治穀梁。說，輸芮翻。「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生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卽『章︰甲十五行本「卽」作「必」；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自服矣。將軍卽見，見，賢遍翻。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言一時用兵之事，當以實敷奏，豈可以自矜伐為嫌。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為，于偽翻。卒，子恤翻。復，扶又翻。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

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師古曰︰且，音子閭翻。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文穎曰︰猶非，人名也。師古曰︰猶非及楊玉二人也。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帥，讀曰率；下同。考異曰︰宣紀︰「五月，羌斬猶非、楊玉降。」充國傳︰「五月，奏罷屯兵。秋，羌斬猶非、楊玉降。」今從傳。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為帥衆王，餘皆為侯、為君。離留、且種二人為侯；兒庫為君；陽雕為言兵侯；良兒為君；靡忘為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處，昌呂翻。

詔舉可護羌校尉者。護羌校尉之官，始見於此。范曄曰︰漢武帝時，諸羌與匈奴通，攻令居、安故，圍枹罕，遣李息、徐自為擊定之，始置護羌校尉。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四府，丞相、御史、車騎將軍、前將軍府也；倂後將軍府，為五府。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師古曰︰使酒，因酒而使氣，若今言惡酒者。使，如字。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拜者，拜官護羌校尉，持節護諸羌。有詔更用臨衆。更，改也，音工衡翻。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䣱羌人，復，扶又翻。數，所角翻；下同。師古曰︰䣱，況務翻，卽酗字也。醉怒曰䣱。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史終言其事。卒，子恤翻。辛武賢深恨充國，以破羌希賞，而格不行也。上書告中郞『章︰甲十五行本「郞」下有「將」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卬泄省中語，辛武賢在軍中時，與卬宴語。卬言，張安世始不快上，上欲誅之；卬家將軍以為安世宜全度之，由此安世得免。武賢恨充國，告卬以此罪。下吏，自殺。下，遐稼翻。

**3**司隸校尉魏郡蓋寬饒，百官表︰司隸校尉，周官；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師古曰︰以掌徒隸而巡察，故云司隸。蓋，音古盍翻。齊大夫陳戴食采於蓋，其後以為氏。至漢初，齊有蓋公。剛直公清，數干犯上意。時上方用刑法，任中書官，武帝游宴後庭，用宦者為中書官。宣帝因之，遂基恭、顯之禍。賢曰︰中書，內中之書也。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師古曰︰言使奄人當權軸也。召，讀曰邵。以法律為詩、書。」師古曰︰言以刑法成敎化也。又引易傳傳，直戀翻。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上以為寬饒怨謗，下其書中二千石。下，遐稼翻；下同。時執金吾議，據公卿表，是歲也，南陽太守賢為執金吾。以為「寬饒旨意欲求禪，大逆不道！」師古曰︰言欲使天子傳位於己。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師古曰︰詆，毀也。挫，折也。上書訟寬饒曰︰訟者，訟其冤也。「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為，于偽翻。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故引之。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應劭曰︰許伯，宣帝皇后父。史高，宣帝外家也。金，金日磾也。張，張安世也。此四家屬託無不聽。師古曰︰此說非也。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氏、張氏，自託於近侍也。屬，讀如本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師古曰︰仇，怨讎也。與，黨與也。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劾，戶槪翻。辟，毗亦翻。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九月，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剄，古鼎翻。衆莫不憐之。

**4**匈奴虛閭權渠單于將十餘萬騎旁塞獵，旁，步浪翻。欲入邊為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為言兵鹿奚鹿盧『章︰甲十五行本無「鹿盧」「鹿」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侯，此侯不見表，蓋無食邑，猶前羌陽雕為言兵侯之類也。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文穎曰︰五原、朔方之屬也。師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鴈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也。四萬餘騎分屯之，而充國總統領之。據充國傳，書此事於征羌之前；通鑑因匈奴內亂，書於此以先事。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卽罷兵。乃使題王都犂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虛閭權渠單于始立，而黜顓渠閼氏。事見二十四卷地節二年。閼氏，音煙支。顓渠閼氏卽與右賢王屠耆堂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顓渠閼氏語以單于病甚，且勿遠。語，牛倨翻。後數日，單于死，用事貴人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師古曰︰郝，音呼各翻。顓渠閼氏與其弟左大將『章︰甲十五行本無「將」字；乙十一行本同。』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為握衍朐鞮單于。且，子余翻。朐，音劬。鞮，丁奚翻。握衍朐鞮單于者，烏維單于耳孫也。應劭曰︰耳孫，玄孫之子也；言去其高、曾益遠，但耳聞之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玄孫之子耳孫，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衍朐鞮單于，云烏維單于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從己之數，是為八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

握衍朐鞮單于立，凶惡，殺刑未央等而任用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狦旣不立，師古曰︰狦，音先安翻，又音所姦翻；杜佑山諫翻。亡歸妻父烏禪幕。師古曰︰禪，音蟬。烏禪幕者，本康居、烏孫間小國，數見侵暴，數，所角翻。率其衆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衆，居右地。師古曰︰長其衆，為之長帥。妻，七細翻。長，知兩翻。日逐王先賢撣，鄭氏曰︰撣，音纏束之纏。晉灼曰︰音田。師古曰︰晉音是也。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事見二十二卷武帝太初元年。國人以故頗言日逐王當為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朐鞮單于有隙，卽帥其衆欲降漢，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使人至渠犂，與騎都尉鄭吉相聞。吉發渠犂、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小王將者，以裨小王將兵者。一曰匈奴左、右賢王，左、右蠡王，左、右大將以下，凡二十四長為大王將；其餘為小王將。將，卽亮翻。隨吉至河曲，黃河千里一曲，此當在金城郡界。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將，如字，領也，挾也。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功臣表︰歸德侯食邑於汝南。

吉旣破車師，事見上卷地節三年。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幷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師古曰︰並護南北二道，故謂之都。都，猶大也，總也。上封吉為安遠侯。功臣侯表︰安遠侯，食邑於汝南之愼縣。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師古曰︰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遠近均也。中，音竹仲翻。考異曰︰百官表曰︰「西域都護，加官，地節二年初置。」蓋誤以神爵為地節也。西域傳又云「神爵三年」，亦誤。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餘里。烏壘城，與渠犂田官相近。陽關，在敦煌龍勒縣西。宋白曰︰伊州伊吾郡，漢伊吾盧地；宣帝時，鄭吉為西域都護，治烏壘城，卽此。永平末，取此地置宜禾都尉。匈奴益弱，不敢爭西域，僮僕都尉由此罷。西域諸國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犂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匈奴蓋以僮僕視西域也。今日逐王旣降，西域諸國咸服於漢，故僮僕都尉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不可者誅伐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師古曰︰班，布也。

握衍朐鞮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為薄胥堂立為屠耆單于張本。從，才用翻。

**5**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元貴靡，楚主解憂長男也。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復，扶又翻；下同。重，直龍翻。畔絕匈奴。」詔下公卿議。下，遐稼翻；下同。大鴻臚蕭望之以為「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臚，陵如翻。上美烏孫新立大功，謂本始二年破匈奴也。又重絕故業，師古曰︰重，難也。故業，謂先與匈奴婚親也。乃以烏孫主解憂弟相夫為公主，盛為資送而遣之，使常惠送之至敦煌。敦，音屯。未出塞，聞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娶子泥靡為昆彌，號狂王。本約見二十四卷本始二年。「岑娶」，漢書作「岑陬」。常惠上書︰「願留少主敦煌。」少，詩照翻；下同。敦，徒門翻。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烏『章︰甲十五行本「烏」上有「為」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孫持兩端，難約結。復，扶又翻。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繇，古傜字通。天子從之，徵還少主。考異曰︰烏孫傳，請昏在元康二年。望之傳云「神爵二年」。按元康二年，望之未為鴻臚。蓋誤以神爵為元康也。

**三年**（壬戌、前五九）

**1**春，三月，丙辰，高平憲侯魏相薨。恩澤侯表，高平侯食邑於淮陽柘縣。諡法︰博聞多能曰憲。夏，四月，戊辰，丙吉為丞相。吉上寬大，好禮讓，好，呼到翻。不親小事；時人以為知大體。

**2**秋，七月，甲子，大鴻臚蕭望之為御史大夫。

**3**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治，直吏翻；下同。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俸，扶用翻。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如淳曰︰漁，奪也；謂奪其利便也。晉灼曰︰許愼云︰捕魚之字也。師古曰︰漁者，若言漁獵也。晉說是也。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如淳曰︰律︰百石，奉月六百。韋昭曰︰若食一石，則益五斗。考異曰︰宣紀云︰「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韋昭曰︰若食一石，則益五斗。荀紀云︰「益吏百石以下俸五十斛。」蓋以十五難曉，故改之。然詔云以下，恐難指五十斛也。

**4**是歲，東郡太守韓延壽為左馮翊。始，延壽為潁川太守，潁川承趙廣漢構會吏民之後，構會吏民事見二十四卷本始三年。師古曰︰構，結也。俗多怨讎。延壽改更，敎以禮讓；更，工衡翻。召故老，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百姓遵用其敎。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張晏曰︰下里，地下蒿里偽物也。師古曰︰偶，謂土木為之，象眞車馬之形也。偶，對也。棄其物於市之道上也。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敎化，好，呼到翻。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表孝弟有行，爭，讀曰諍。行，下孟翻。修治學官，師古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治，直之翻。春秋鄕射，陳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周禮地官︰鄕大夫以鄕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漢諸郡以八月都試，講武事也。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也。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鄕之。師古曰︰趨，讀曰趣。鄕，讀曰嚮。趣，七喻翻。又置正、五長，師古曰︰正，若今之鄕正、里正也。伍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為長也。長，知兩翻。相率以孝弟；弟，讀曰悌；下孝弟同。不得舍姦人，師古曰︰舍，止也。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不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師古曰︰箠，杖也。楚，荊木也；卽今之荊子也。箠，止橤翻。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施，式豉翻。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師古曰︰言豈我負之，其人何以為此事。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刺，七亦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掾，于絹翻。師古曰︰殊，絕也。以人救之，故身首不相絕也。剄，古頂翻。延壽涕泣，遣吏醫治視，治，直之翻。厚復其家。復，方目翻。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令之必行，禁之必止，無違者也。斷獄大減，斷，丁亂翻。由是入為馮翊。

延壽出行縣至高陵，高陵縣屬左馮翊。行，下孟翻。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敎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旣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重，直用翻。賢長吏，謂縣令、丞也。續漢志︰縣有嗇夫，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敎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賢曰︰三老、孝弟、力田，三者皆鄕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弟、力田，高后置，所以勸導鄕里，助成風化也。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閤思過。傳，知戀翻；下傳相同。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師古曰︰移，猶傳也。一說︰兄以讓弟，弟又讓兄，故云相移。復，扶又翻。郡中歙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歙，與翕同，許及翻。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馮翊統高陵、櫟陽、翟道、池陽、夏陽、衙、粟邑、谷口、蓮勺、鄜、頻陽、臨晉、重泉、郃陽、祋祤、武城、沈陽、褱德、徵、雲陵、萬年、長陵、陽陵、雲陽二十四縣。莫敢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師古曰︰紿，誑也，音蕩亥翻。

**5**匈奴單于又殺先賢撣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師古曰︰恚，恨也，音於避翻。其後左奧鞬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為奧鞬王，留庭。留單于庭也。奧鞬貴人共立故奧鞬王子為王，師古曰︰奧，音郁。鞬，音居言翻。與俱東徙。單于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

#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七

## 漢紀十九起昭陽大淵獻（癸亥），盡玄黓涒灘（壬申），凡十年。

中宗孝宣皇帝下

**神爵四年**（癸亥、前五八）

**1**春，二月，以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

**2**潁川太守黃霸在郡前後八年，地節四年，潁川太守讓入為左馮翊，以霸為潁川太守。至元康三年，霸入守京兆尹；數月，還故官，至是適九年；中間入尹京，是在潁川前後八年。政事愈治；治，直吏翻；下為治、政治同。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數，所角翻。潁川尤多。夏，四月，詔曰︰「潁川太守霸，宣明『章︰甲十五行本「明」作「布」；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詔令，百姓鄕化，孝子、弟弟、鄕，讀曰嚮。弟弟，上讀曰悌。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師古曰︰畔，田界也。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行，下孟翻。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

**3**五月，匈奴單于遣弟呼留若王勝之來朝。師古曰︰呼留若者，王之號也。勝之，其人名。考異曰︰匈奴傳︰「握衍朐鞮單于立，復修和親，遣弟伊酋若王勝之入漢獻見。」蓋卽謂此也。

**4**冬，十月，鳳皇十一集杜陵。

**5**河南太守『章︰甲十五行本「守」下有「東海」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嚴延年為治陰鷙酷烈，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師古曰︰詭，違正理而殺也。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傳，知戀翻，又直戀翻。師古曰︰總集郡府而論殺。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鄧展曰︰言延年殺人，如屠兒之殺六畜也。伯，長也。延年素輕黃霸為人，及比郡為守，師古曰︰比，接近也，音訊二翻。褒賞反在己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行，下孟翻。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義年老，頗悖，師古曰︰悖，心惡惑也，音布內翻。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義俱為丞相史，實親厚之，饋遺之甚厚。中，竹仲翻。遺，于季翻。義愈益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樂，音洛。取告至長安，師古曰︰取告，取休假也。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下，遐稼翻。得其語言怨望、誹謗政治數事。十一月，延年坐不道，棄市。

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風俗通引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臘者，獵也，因獵取獸以祭先祖。或曰︰新故交接，大祭以報功也。蔡邕獨斷曰︰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高堂隆曰︰王者各以其行之盛祖，以其終臘。水始於申，盛於子，終於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辰臘。火始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戌臘。木始於亥，盛於卯，終於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未臘。金始於巳，盛於酉，終於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丑臘。土始於未，盛於戌，終於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祖、辰臘。師古曰︰建丑之月為臘祭，因會飲，若今之蜡節也。到洛陽，適見報囚，師古曰︰奏報行決也。原父曰︰檢尋前後，直謂斷決囚為報耳，非奏得報也。如今有司書囚罪，長吏判準斷，是所謂報也。母大驚，使『章︰甲十五行本「使」作「便」；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止都亭，凡郡縣皆有都亭，秦法，十里一亭，郡縣治所則置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數，所具翻。「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守，式又翻。治，直之翻。不聞仁愛敎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師古曰︰顧，反也。乘，因也。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師古曰︰重，音直用翻。因『章︰甲十五行本「因」下有「自」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為母御歸府舍。為，于偽翻；下同。母畢正臘，師古曰︰臘及正歲禮畢也。正，音之盈翻。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師古曰︰言多殺人者，己亦當死也。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師古曰︰言素意不謂如此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師古曰︰言待其喪至也。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師古曰︰稱其賢智也。

**6**匈奴握衍朐鞮單于暴虐，好殺伐，好，呼到翻。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謂左谷蠡王以下至左大當戶統兵者也。數，所角翻。左地貴人皆怨。會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卽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狦為呼韓邪單于，狦，先安翻，又所姦翻。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朐鞮單于，至姑且水北。師古曰︰且，音子余翻。未戰，握衍朐鞮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師古曰︰若，汝也；此下亦同。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汙我！」師古曰︰言於汝所居處自死。汙，烏故翻。握衍朐鞮單于恚，自殺。恚，於避翻。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都隆奇，本立握衍朐鞮單于，故亡。且，子余翻。其民盡降呼韓邪單于。降，戶江翻。呼韓『章︰甲十五行本「韓」下有「邪」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為左谷蠡王，谷，音鹿。蠡，盧奚翻；下同。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為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樓頭為右谷蠡王，留居單于庭。屠耆使二子守單于庭，而身西還也。師古曰︰瞀，音莫構翻。

## 五鳳元年（甲子、前五七）

**1**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畤，音止。

**2**皇太子冠。冠，古玩翻。考異曰︰按宣紀，太子冠在此年，而荀紀於元康三年。疑二疏去位事已云皇太子冠，至是又重複言之，蓋誤也。

**3**秋，七月，『章︰甲十五行本無「七月」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匈奴屠耆單于使先賢撣兄右奧鞬王與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撣，音纏，又音田。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犂當戶謀，師古曰︰揭，音丘例翻。唯，音弋癸翻。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為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冤，復殺唯犂當戶，復，扶又翻。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聞之，卽自立為車犂單于。奧，音郁。鞬，居言翻。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犂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犂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為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去，羌呂翻。共幷力尊輔車犂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犂單于。車犂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卽引兵西南留闟敦地。師古曰︰闟，音蹋。敦，音頓，又音對。

漢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師古曰︰士匄，晉大夫范宣子也。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卒，子恤翻。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鄕善，稱弟，蘇林曰︰弟，順也。師古曰︰鄕，讀曰嚮。弟，音悌。仲馮曰︰漢與匈奴嘗約為兄弟，此弟直自為弟耳。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4**冬，十有二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5**韓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案之。師古曰︰望之以延壽代己為馮翊，而有能名出己之上，故忌害之，欲陷以罪法。延壽聞知，卽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左馮翊屬官有廩犧令、丞、尉。師古曰︰廩，主藏穀；犧，主養牲；皆所以供祭祀也。校，居孝翻。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卒，子恤翻。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者，得其試騎士日『章︰甲十五行本「日」下有「車服侍衞」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奢僭踰制；師古曰︰試騎士，每歲大試也。余謂卽都試也。據延壽傳︰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紈方領，駕四馬，傅總，建幢棨、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建棨戟。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噭咷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鞮鍪，居馬上，抱弩負籣。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所謂奢僭踰制者也。噭，音叫。咷，音他釣翻。又取官銅物，候月食鑄刀劍，『章︰甲十五行本無「劍」字；乙十一行本同。』效尚方事；據劉向傳，上令典尚方鑄作事。師古註曰︰尚方，鑄巧作金銀之所，若今之中尚署。又漢制尚方主作御刀劍。及取官錢『章︰十五行本「錢」下有「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私假徭使吏；師古曰︰假，謂顧賃也。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治，直之翻。延壽竟坐狡猾不道，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師古曰︰奏，進也。炙，之夜翻，燔肉也。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飲，為，于偽翻。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

**二年**（乙丑、前五六）

**1**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考異曰︰宣紀云︰「三月，行幸甘泉。」荀紀作「正月」。按漢制，常以正月郊祀。蓋荀悅作紀之時，本猶未誤也。又楊惲傳曰︰「行必不至河東矣。」蓋時亦幸河東祠后土，史脫之也。

**2**車騎將軍韓增薨。五月，將軍許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大將軍。

**3**丞相丙吉年老，上重之。蕭望之意常輕吉，上由是不悅。丞相司直奏望之遇丞相禮節倨慢，時繁延壽為丞相司直。師古曰︰繁，音婆。又使吏買賣，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師古曰︰使其吏為望之家有所買賣，而吏以其私錢增益之，用潤望之也。請逮捕繫治。秋，八月，壬午，詔左遷望之為太子太傅；以太子太傅黃霸為御史大夫。

**4**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餘人。谷蠡，音鹿黎。屠耆單于聞之，卽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瞀樓頭亡歸漢。車犂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降，戶江翻；下同。冬，十一月，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遫累烏厲溫敦皆見匈奴亂，率其衆數萬人降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烏厲溫敦為義陽侯。師古曰︰呼遫累，其官號也。遫，古速字。累，音力追翻。功臣侯表，新城侯食邑於汝南之細陽；義陽侯食邑於南陽之平氏。考異曰︰宣紀︰「匈奴呼遫累單于帥衆來降。」功臣表︰「信成侯，王定以匈奴烏桓屠驀單于子左大將軍率衆降，侯。義陽侯，厲溫敦以匈奴謼連累單于率衆降，侯。」此卽屈與敦也。未嘗為單于，或降時自稱單于；或紀、表二者誤也。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為單于，復，扶又翻。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自立為閏振單于，在西邊；從，才用翻。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

**5**光祿勳平通侯楊惲，功臣侯表，平通侯食邑於汝南之博陽。廉潔無私；然伐其行能，伐，矜也。行，身所行也。能，才所堪也。行，下孟翻。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好，呼到翻。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樂，音洛。人有上書告長樂罪，長樂疑惲敎人告之，亦上書告惲罪曰︰「惲上書訟韓延壽，郞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易，以豉翻。脛脛者未必全也！師古曰︰脛脛，直貌也。脛，下頂翻。我不能自保，師古曰︰言我尚不能自保，訟人何以得活。眞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李奇曰︰眞人，正人也。如淳曰︰所以不容穴，正坐銜窶數自妨，故不得入穴也。師古曰︰窶數，戴盆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窶數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窶，音其羽翻。數，音山羽翻。又語長樂曰︰語，牛倨翻。『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張晏曰︰夏侯勝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必有謀上者。」春秋無久陰不雨之異也。漢史記勝所言，故曰春秋所記，謂說春秋災異耳。師古曰︰春秋有不雨事，說者因論久陰，附著之也。張晏謂漢史為春秋，失之矣。事下廷尉。下，遐稼翻。廷尉定國奏惲怨望，為訞惡言，于定國也。訞，與妖同。大逆不道。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惲、長樂為庶人。考異曰︰宣紀︰「十二月，楊惲坐前為光祿勳有罪，免為庶人。不悔過，怨望，大逆不道，要斬。」荀紀因而用之。惲傳︰「惲與孫會宗書曰︰『臣之得罪已三年矣。』又因日食之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罪，下獄死。又楊譚稱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按百官表，惲以神爵元年為光祿勳，五年免。戴長樂亦以其年為太僕，五年免。杜延年以五鳳三年，六月，辛酉為御史大夫。又按蕭望之傳︰「使光祿勳惲策免望之」，其事在今年八月，惲猶為光祿勳。至四年四月，乃有日蝕之變。蓋惲以今年十二月免為庶人，至四年乃死。宣紀誤也。

**三年**（丙寅、前五五）

**1**春，正月，癸卯，博陽定侯丙吉薨。

班固贊曰︰古之制名，必由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易·大傳有是言。故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師古曰︰謂虞書·益稷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也。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勢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師古曰︰名位在衆人之上也。余謂此言其相業冠羣后耳。冠，古玩翻。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黜，降也。陟，升也。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稱，尺證翻。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虖哉！師古曰︰言君明臣賢，所以致治，非徒然。

**2**二月，壬辰，黃霸為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治，直之翻。時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蘇林曰︰今虎賁所著鶡也。師古曰︰蘇說非也。此鶡，音芥，字本作䲸，此通用耳。䲸雀大而色青，出羌中，非武賁所著也。武賁鶡者色黑，出上黨，以其鬬死不止，故用其羽飾武臣首云，今時俗所謂鶡雞者也；音曷，非此䲸雀也。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為，于偽翻。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師古曰︰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為殿，不必宮中也。余據鄭玄周禮註，漢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後漢之司徒府，則前漢之丞相府也。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敎者在後。叩頭謝丞相，口雖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史、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師古曰︰圖，謀也。曰︰『臣問上計長史、守丞以興化條，師古曰︰凡言條者，一一而疏舉之，若木條然也。皇天報下神爵。』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知，與智同。微信奇怪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恐羣臣莫敢白其事也。而長史、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敎，師古曰︰舍，廢也，讀曰捨。務相增加，澆淳散樸，師古曰︰不雜為淳，以水澆之則味漓薄。樸，大質也。割之，散也。並行偽貌，有名亡實，亡，古無字通。傾搖解怠，師古曰︰解，讀曰懈。甚者為妖。妖，於驕翻。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亡，古無字通。行，下孟翻。而以偽先天下，先，悉薦翻。固未可也。卽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師古曰︰軼，過也，音逸。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復，扶又翻。宜令貴臣明飭長史、守丞，師古曰︰飭，讀與敕同。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法令為『章︰甲十五行本無「為」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檢式，師古曰︰檢，局也，音居儉翻。毋得擅為條敎；敢挾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師古曰︰奸，求也，音干。以正明好惡。」好，呼到翻。惡，烏路翻。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慚。

又，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樂陵縣，屬平原郡。師古曰︰樂，音來各翻。史高者，帝祖母史良娣兄恭之長子。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尚書，屬少府。成帝建始四年，增置為五員。自文帝罷太尉官，至景帝以周亞夫為太尉，尋罷。至武帝，以田蚡為太尉；罷後，不復除授。夫宣明敎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師古曰︰言欲拜將相，自在朕也。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師古曰︰言具知其材質。君何越職而舉之？」丞相職，總百官，進賢退不肖。霸薦史高，以為所薦非其人可也，以為越職則非也。蓋自武帝以來，丞相之失其職也久矣。尚書令受丞相對，後漢志︰尚書令，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為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衆事。帝旣使尚書召問霸，故使尚書令受其對也。尚書令、中書令，沈約以為兩官。註已見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師古曰︰乃得免罪也。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復，扶又翻。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治，直之翻。

**3**三月，上幸河東，祠后土。減天下口錢；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赦天下『章︰甲十五行本無「天下」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殊死以下。

**4**六月，辛酉，以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考異曰︰荀紀作「辛巳」，百官表作「辛酉」。按長曆，此月丙午朔，無辛巳。

**5**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處，昌呂翻。

**6**廣陵厲王胥使巫李女須祝詛上，求為天子。師古曰︰女須者，巫之名也。祝，職救翻。詛，莊助翻。事覺，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

**四年**（丁卯、前五四）

**1**春，胥自殺。

**2**匈奴單于稱臣，遣弟右『章︰甲十五行本無「右」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谷蠡王入侍。考異曰︰按匈奴傳︰「呼韓邪稱臣，卽遣銖婁渠堂入侍，」事在明年。時匈奴有三單于，不知此單于為誰也。余按通鑑據班紀而書此事，又參考匈奴傳以明其異。以邊塞亡寇，亡，古無字通。減戍卒什二。

**3**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穀賤，農人少利。時穀石五錢，所謂穀賤傷農者。數，所角翻。少，詩沼翻。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上從其計。壽昌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賈而糴，『章︰甲十五行本「糴」下有「以利農」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穀貴時減賈而糶，賈，讀曰價。名曰常平倉。」常平倉始此。民便之。上乃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4**夏，四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5**楊惲旣失爵位，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師古曰︰闔，閉也。為，于偽翻。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治，直之翻。惲，宰相子，惲，宰相楊敞之子也。有材能，少顯朝廷，少，詩照翻。一朝以晻昧語言見廢，晻，與暗同。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行，下孟翻。常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復，扶又翻。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旣。師古曰︰君至尊，父至親。張晏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師古曰︰旣，已也。原父曰︰惲但云送終三年，本不及放逐三月也。余謂惲之此言，實因廢棄而有怨望之意。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作苦，謂耕作勞苦也。史記︰秦作伏祠，改蜡曰臘。釋名曰︰伏者，金氣伏藏之日也。金畏火，故三伏皆庚日。曆忌曰︰四時代謝，皆以相生。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庚日必伏。毛晃曰︰夏有三伏，冬有臘，故稱歲時伏臘。烹羊，炰羔，師古曰︰炰羔，炙肉也，卽今所謂爊也。余按羊子曰羔，未離乳者也；其肉嫩美。炰，音步交翻。斗酒自勞，勞，音來到翻。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應劭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節歌。師古曰︰缶，卽今之盆類也。李斯上秦王書云︰「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烏烏快耳者，眞秦聲也。」是關中舊有此曲。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治田曰田，音堂練翻。詩云︰無田甫田。張晏曰︰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貞實之物，當在囷倉，零落在野，喻己見放棄也。萁，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師古曰︰萁，豆莖也，音基。治，直之翻。人生行樂耳，樂，音洛。須富貴何時！』師古曰︰須，待也。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師古曰︰自謂為可也。又惲兄子安平侯譚惲兄忠，襲父敞爵。安平侯忠卒，譚嗣。謂惲曰︰「侯罪薄，又有功，謂惲有發霍氏謀反之功也。且復用！」復，扶又翻。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為，于偽翻。譚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蓋司隸事見上卷神爵二年。韓馮翊事見上元年。蓋，古盍翻。會有日食之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如淳曰︰騶馬，以給騶使乘之；佐，主猥馬吏也，有史有佐，名成也。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帝見而惡之。下，遐稼翻。予，讀曰與。惡，烏路翻。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要，與腰同。妻子徙酒泉郡；譚坐免為庶人，諸在位與惲厚善者，未央衞尉韋玄成及孫會宗等，皆免官。

臣光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定國為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厭，於贍翻，滿也。『章︰甲十五行本「心」下有「惜哉」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其為善政之累大矣！累，力瑞翻。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周官︰小司寇之職，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鄭玄註曰︰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鄭衆曰︰若今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能乎！治，直之翻。寬饒、惲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宥之，況罪不足以死乎！揚子以韓馮翊之愬蕭為臣之自失。揚子︰或問臣之自失，曰︰韓馮翊之愬蕭，趙京兆之犯魏。夫所以使延壽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壽獨蒙其辜，不亦甚哉！

**6**匈奴閏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郅支與戰，殺之，幷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兵敗走，郅支都單于庭。郅支忘呼韓邪樹立之恩，以兄弟而尋干戈，為漢所誅，宜矣。

## 甘露元年（戊辰、前五三）以甘露降紀元。說文︰露，潤澤也。五經通義︰和氣津凝為露也。蔡邕月令曰︰露者，陰之液也。

**1**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2**楊惲之誅也，公卿奏京兆尹張敞，惲之黨友，不宜處位。處，昌呂翻。上惜敞材，獨寢其奏，不下。師古曰︰天子惜敞，故留所奏事不出。下，遐稼翻。敞使掾絮舜有所案驗，李奇曰︰絮，音挐。師古曰︰絮，姓也，音女居翻，又音人餘翻。舜，其名。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舜以敞被奏當免，在位不久也。安能復案事！」復，扶又翻。敞聞舜語，卽部吏收舜繫獄，晝夜驗治，竟致其死事。罪不至死，而以事致之，所謂文致也。治，直之翻。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敎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主簿，處郡閤下，主文簿，因以名官。師古曰︰言汝不欲望延汝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行，下孟翻。舜家載尸幷編敞敎，師古曰︰編，聯也；聯之於章前也。自信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上欲令敞得自便，師古曰︰從輕法以免也。卽先下敞前坐楊惲奏，免為庶人。下，遐稼翻。敞詣闕上印綬，上，時掌翻。便從闕下亡命。此卽令之得自便也。師古曰︰亡命，不還其本縣邑也。賢曰︰命，名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亡。數月，京師吏民解弛，師古曰︰弛，放也。解，讀曰懈，或如字。枹鼓數起，盜賊多也。枹，音膚。數，所角翻；下同。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効，使使者卽家在所召敞。師古曰︰就其所居處而召之。敞身被重劾，師古曰︰謂前有賊殺不辜之事。劾，戶槪翻；下同。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章︰甲十五行本「泣」下有「惶懼」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治行裝而隨使者也。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西都之制，為三輔者列於九卿。待罪者，謙言也。謂身居其官而不稱職，則將有瘝曠之罪，故謂居職為待罪。西都之臣率有是言。坐殺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師古曰︰貸，音土帶翻。宥罪曰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師古曰︰記，書也；若今之州縣為符敎也。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背，蒲妹翻。傷薄俗化。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不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敞，見，賢遍翻。拜為冀州刺史。冀州部魏郡、鉅鹿、常山、清河等郡；廣平、眞定、中山、信都、河間等國。考異曰︰荀紀載於五鳳二年，因楊惲事，幷致此誤也。百官表︰「敞以神爵元年為京兆尹，八年免。」敞傳云︰「為京兆九歲免。」敞到部，盜賊屛迹。屛，必郢翻。

**3**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繩下，常『章︰甲十五行本「常」作「嘗」；乙十一行本同。』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好，呼到翻；下同。從，千容翻。帝作色曰︰師古曰︰作，動也。意怒故動色。「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敎，用周政乎！師古曰︰姬周之政。且俗儒不達時宜，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翫聖哲之辭，動則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此通儒也。若能納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此俗儒也。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師古曰︰眩，亂視也，音胡眄翻。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臣光曰︰王霸無異道。昔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諸侯，諸侯有能率其與國同討不庭以尊王室者，則謂之霸。庭，直也。不庭，不直也。一說以諸侯不朝為不庭。治，直之翻。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顧名位有尊卑，德澤有深淺，功業有鉅細，政令有廣狹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為，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也。復，扶又翻。夫儒有君子，有小人。論語︰孔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謝顯道為之說曰︰志於義則大，是以謂之君子；志於利則小，是以謂之小人。彼俗儒者，誠不足與為治也，治，直吏翻；下同。獨不可求眞儒而用之乎！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皆大儒也，契，息列翻。陶，音遙。使漢得而用之，功烈豈若是而止邪！孝宣謂太子懦而不立，闇於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哉！非『章︰甲十五行本「過」下有「甚矣」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甲十五行本「非」上有「殆」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所以訓示子孫，垂法將來者也。

**4**淮陽憲王好法律，淮陽王欽，上次子也。好，呼到翻。聰達有材；王母張倢伃尤幸。倢伃，音接予。上由是疏太子而愛淮陽憲王，數嗟歎憲王曰︰「眞我子也！」常有意欲立憲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疏，讀曰疎。數，所角翻。少，詩照翻。依倚許氏事見二十四卷昭帝元平元年。及卽位而許后以殺死，事見二十四卷本始三年。故弗忍也。久之，上拜韋玄成為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兄，事見二十五卷元康四年。欲以感諭憲王；由是太子遂安。

**5**匈奴呼韓邪單于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師古曰︰訾，音子移翻。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師古曰︰以服役於人為下。以馬上戰鬬為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師古曰︰言人皆有此事耳。余謂壯士健鬭則戰死，乃本分必有之事。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郅支，兄也。呼韓邪，弟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師古曰︰為諸國之長帥也。長，知兩翻；下同。漢雖強，猶不能兼幷匈奴；柰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師古曰︰言忝辱之，更令卑下也。余謂此言先單于與漢爭為長雄，而今單于臣事之，是卑辱先單于於地下也。為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復，扶又翻。左伊秩訾曰︰「不然，強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且鞮侯單于，呼韓邪之曾祖也。復，報也。且，子余翻。雖屈強於此，師古曰︰屈，音其勿翻。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難，乃旦翻。呼韓邪從其計，從左伊秩訾王之計也。引衆南近塞，近，其靳翻。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師古曰︰銖，音殊。婁，音力于翻。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

**6**二月，丁巳，樂成敬侯許延壽薨。恩澤侯表，樂成侯食邑於南陽之平氏。

**7**夏，四月，黃龍見新豐。見，賢遍翻。

**8**丙申，太上皇廟火；甲辰，孝文廟火；上素服五日。

**9**烏孫狂王復尚楚主解憂，復，扶又翻。生一男鴟靡，不與主和；又暴惡失衆。漢使衞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至烏孫。候，衞候也；為和意之副。任，音壬。公主言︰「狂王為烏孫所患苦，易誅也。」易，以豉翻。遂謀置酒，使士拔劍擊之。劍旁下，師古曰︰不正下也。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師古曰︰瘦，音搜。赤谷城，烏孫國都，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乃解去。漢遣中郞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賜金帛；治，直之翻。因收和意、昌係瑣，係瑣，卽今云鎖索也。從尉犂檻車至長安，斬之。

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翖侯俱去，居北山中，其山在烏孫之北也。翖，與翕同，音許及翻。揚言母家匈奴兵來，故衆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為昆彌。是歲，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通渠積穀，欲以討之。時立表穿渠於卑鞮侯井以西。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湧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敦，徒門翻。

初，楚主侍者馮嫽，師古曰︰嫽，音了。嫽者，慧也，故以為名。能史書，史，吏也。猶言吏書也。習事，內習漢事，外習西域諸國事也。嘗持漢節為公主使，使，疏吏翻。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為烏孫右大將妻。烏孫國官，相大祿之下有左、右大將二人，蓋貴人也。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說，輸芮翻。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以自處！」處，昌呂翻。帝徵馮夫人，自問狀；卽此事與數詔問趙充國事參而觀之，通鑑所紀一千三百餘年間，明審之君，一人而已。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為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應劭曰︰錦車，以錦衣車也。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為大昆彌，元貴靡，肥王翁歸靡嫡長男，楚主解憂所生也。事始上卷神爵二年。烏就屠為小昆彌，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後烏就屠不盡歸翖侯人『章︰甲十五行本「歸」下有「諸」字；「人」作「民」；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衆，漢復遣長羅侯將三校屯赤谷，因為分別『章︰甲十五行本「別」下有「其」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人民地界，復，扶又翻。校，戶敎翻。別，彼列翻。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衆心皆附小昆彌。為漢以兩昆彌憂勞張本。

**二年**（己巳、前五二）

**1**春，正月，立皇子囂為定陶王。考異曰︰諸侯王表，「十月乙亥立。」今據宣紀。

**2**詔赦天下，減民算三十。師古曰︰一算減錢三十也。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

**3**珠厓郡反。夏，四月，遣護軍都尉張祿將兵擊之。百官表︰護軍都尉，秦官；武帝元狩四年屬大司馬。

**4**杜延年以老病免。五月，己丑，廷尉于定國為御史大夫。

**5**秋，七『章︰甲十五行本「七」作「九」；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月，立皇子宇為東平王。

**6**冬，十二月，上行幸萯陽宮、屬玉觀。應劭曰︰萯陽宮在鄠，秦文王所起。伏儼曰︰在扶風。李斐曰︰萯，音倍。師古曰︰應說、李音是也。服虔曰︰屬玉觀，以玉飾，因名焉，在扶風。李奇曰︰屬玉，音鷟鸑。其上有此鳥，因以為名。晉灼曰︰屬玉，水鳥，似鵁鶄，以名觀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屬，音之欲翻。觀，工玩翻。

**7**是歲，營平壯武侯趙充國薨。恩澤侯表︰營平侯，食邑於濟南。夫以趙充國之賢之功，而班史列之恩澤侯者，以其初封以定策功也。如衞青、霍去病本以破匈奴功封，而班史亦列於恩澤侯，以其由衞思后戚屬得進也。班史書法，猶有古史官典刑，後之為史者不復知此矣。先是，充國以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弟。先，悉薦翻。弟，與第同。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師古曰︰與，讀曰豫。問籌策焉。

**8**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師古曰︰款，叩也。按班志，漢五原郡卽秦九原郡，治稒陽；別有五原縣。宋白曰︰漢五原故城，在今勝州榆林縣界。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師古曰︰欲於甘露三年正月行朝禮。朝，直遙翻。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匈奴單于朝賀，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此議猶依傍成周盛時朝諸侯之制。先、後，皆去聲。太子太傅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言班曆所不及也。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望之此議，取春秋傳王者不治夷狄之意。馬絡曰羈，牛靷曰縻。言其在荒服，待之若馬牛然，取羈縻不絕而已。師古曰︰易·謙卦之辭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言謙之為德，無所不通也。亨，火庚翻。書曰︰『戎狄荒服』，師古曰︰逸書也。余謂此語，或者伏生之書有之，今國語猶載此言。言其來服荒忽亡常。亡，古無字通。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朝，朝見也。享，供時享也。享，獻也。古者諸侯見於天子，必以所貢助祭於廟。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卒，讀曰猝；師古子恤翻。不為畔臣，師古曰︰卒，終也。謂本以客禮待之；若後不來，非叛臣。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匈奴單于稱北蕃，朝正朔。謂朝明年正月朔也。朕之不德，不能弘覆。覆，敷救翻。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荀悅論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故天王有入無出，大夫出不言奔，欲一乎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敎不加，非尊之也，其勢然也。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商頌·殷武之詩也。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國語︰祭公謀父曰︰「蠻夷要服，戎狄荒服。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於是讓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要，一遙翻。非敵國之謂也。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禮，加之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宜，則異論矣。

**9**詔遣車騎都尉韓昌迎單于，發所過七郡二千騎為陳道上。按漢書「郡」下又有「郡」字。師古註曰︰所過之郡，每為發兵陳列於道，以為寵衞也。七郡，謂過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馮翊而後至長安也。為，于偽翻。

**三年**（庚午、前五一）

**1**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2**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盭綬，白虎通︰衣者，隱也；裳者，障也；所以隱形自障蔽也。璽，斯氏翻。綬，音受。師古曰︰盭，古戾字。戾，草名也。以戾染綬，亦諸侯王之制也。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孟康曰︰玉具劍，摽首、鐔、衞盡用玉為之也。師古曰︰鐔，劍口旁橫出者也。衞，劍鼻也。鐔，音淫。「衞」字本作「彘」，其音同耳。服虔曰︰發，十二矢也。韋昭曰︰射禮，三而止，每射四矢，故以十二為一發也。師古曰︰發，猶今言箭一放、兩放也。今則以一矢為一放也。棨戟十，師古曰︰棨，有衣之戟也。棨，音啓。安車一乘，鞍勒一具，師古曰︰勒，馬轡也。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師古曰︰一稱為一襲，猶今人之言一副衣服也。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也。如淳曰︰長平，阪名也，在池陽南。上原之阪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師古曰︰涇水之南原，卽今所謂睚城阪也。上自甘泉宿池陽宮。池陽縣屬左馮翊，有離宮在焉。賢曰︰池陽縣故城，在今涇陽縣西北。上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師古曰︰不令拜也。其左、右當戶『章︰甲十五行本「戶」下有「羣臣」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陳，如字，陳列也，又塗也。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長安。置酒建章宮，饗賜單于，觀以珍寶。師古曰︰觀，示也。觀，古玩翻。二月，遣單于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幕南光祿塞下；師古曰︰徐自為所築者也。余按武帝遣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築亭障列城後，人因謂之光祿塞。有急，保漢受降城。」恐郅支來攻，故請有急入城自保。漢遣長樂衞尉、高昌侯董忠，功臣表，高昌侯食邑於千乘。樂，音洛。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師古曰︰雞鹿塞，在朔方寙渾縣之西北。詔忠等留衞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師古曰︰糒，乾飯也，音備。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先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皆畏匈奴而輕漢；先，悉薦翻。近，其靳翻。及呼韓邪『章︰甲十五行本「邪」下有「單于」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朝漢後，咸尊漢矣。

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麒麟閣，在未央宮中。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像於閣，遂以為名。師古曰︰漢宮閣疏云︰蕭何造。畫，古畵字通。法其容貌，署其官爵、姓名；師古曰︰署，表也，題也。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圖畫功臣自此始。觀麟閣股肱之次，魏、丙列於霍、張、韓、趙之下，則知漢之丞相在中朝諸將軍之後矣。梁丘，姓也。左傳，齊有梁丘據。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師古曰︰三人皆周宣王之臣，有文、武之功，佐宣王中興者也。言宣帝亦重興漢室，而霍光等並為名臣，皆比於方叔之屬。召，讀曰邵。

**3**鳳皇集新蔡。新蔡縣，屬汝南郡；春秋蔡平侯自蔡徙此，因名。

**4**三月，己巳，建成安侯黃霸薨。恩澤侯表，建成侯食邑於沛。五月，甲午，于定國為丞相，封西平侯。恩澤侯表，西平侯食邑於臨淮。太僕沛郡陳萬年為御史大夫。

**5**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梁丘，賀；大夏侯，勝；小夏侯，建；穀梁，赤。

**6**烏孫大昆彌元貴靡及鴟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土思者，懷故鄕也。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冬，至京師，待之一如公主之制。楚主本以宗室女嫁烏孫，今待之如公主之制，儀比皇女。後二歲卒。

元貴靡子星靡代為大昆彌，弱。師古曰︰言其尚幼小。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鎭撫星靡。」漢遣之。使，疏吏翻。都護『章︰甲十五行本「護」下有「韓宣」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賜以金印紫綬，以尊輔大昆彌。初，烏孫王昆莫中子大祿彊善，將總萬餘騎，後遂以為官名。又其國官有大監二人。漢列侯金印紫綬，今特賜之。漢許之。其後段會宗為都護，乃招還亡叛，安定之。星靡死，子雌栗靡代立。

**7**皇太子所幸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天命，乃諸娣妾、良人更祝詛殺我。」漢嬪御之秩，良人視八百石，爵比左庶長。師古曰︰更，音工衡翻。祝，職救翻。詛，莊助翻。太子以為然。及死，太子悲恚發病，恚，於避翻。忽忽不樂。樂，音洛。帝乃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元城縣，屬魏郡。應劭曰︰魏武侯公子元食邑於此，因而遂氏焉。送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王賀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天漢二年。見於丙殿；殿，蓋以甲、乙、丙、丁為次，因名。見，賢遍翻。壹幸，有身。是歲，生成帝於甲館畫堂，應劭曰︰甲觀，在太子宮甲地，主用乳生也。畫堂，畫九子母。如淳曰︰畫堂，堂名。甲觀，觀名。三輔黃圖云︰太子宮有甲觀。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也。元后傳︰見於丙殿，此其例也。而應氏以為在宮在甲地，謬矣。畫堂，但畫飾耳，豈必九子母乎！霍光止畫室中，是則宮殿中通有彩畫之飾。為世適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驁，字大孫，常置左右。適，讀曰嫡。嫡，正出也。曰世適者，謂正統繼世之重也。政君之入太子宮，亦姬侍耳，以子貴，遂為正妃。驁，五到翻。大，讀曰太。為王氏竊漢張本。

**四年**（辛未、前五○）

**1**夏，廣川王海陽坐禽獸行，賊殺不辜廢，徙房陵。地節四年，立廣川王文。海陽，文之子也。內亂為禽獸行。行，下孟翻。考異曰︰諸侯表作「汝陽」，宣紀、景十三王傳作「海陽」，今從之。

**2**冬，十月，『章︰甲十五行本「月」下有「丁卯」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未央宮宣室閣火。

**3**是歲，徙定陶王囂為楚王。

**4**匈奴呼韓邪、郅支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焉。

## 黃龍元年（壬申、前四九）

**1**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2**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始，郅支單于以為呼韓邪兵弱，降漢，不能復自還，復，扶又翻。卽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兩兄，屠耆、閏振也。得數千人，自立為伊利目單于；「目」，漢書作「自」。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幷其兵五萬餘人。郅支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卽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度，徒洛翻。乃益西，近烏孫，近，其靳翻。欲其『章︰甲十五行本「其」作「與」；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幷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殺其使，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覺其謀，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師古曰︰以兵逆之，相逢卽擊，故云逢擊。因北擊烏揭、堅昆、丁令，幷三國。揭，音丘例翻。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數，所角翻。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至『章︰甲十五行本「至」作「去」；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

**3**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營室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又紫宮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孛，蒲內翻。入紫微□原文空。『章︰甲十五行本「□原文空」作「宮」；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

**4**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屬，之欲翻。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屬，讀如本字。外屬，猶言外戚也。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漢尚書職典樞機，凡諸曹文書衆事皆由之。自是之後，凡受遺輔政皆領尚書事，至東都曰錄尚書事。冬，十二月，甲戌，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十八卽位；卽位二十五年，壽四十三。

班固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師古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治，直吏翻。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師古曰︰械者，器之總名也。一曰︰有盛為械，無盛為器。鮮，少也；言少有能及之者。技，渠綺翻。鮮，息淺翻。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稱，尺證翻。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李奇曰︰推亡者，若紂為無道，天下苦之，有滅亡之形，周武遂推而弊之。固存，譬如鄰國以道蒞民，上下一心，勢必能存，因就而堅固之。今匈奴內自紛爭，宣帝能朝呼韓邪而固存之；走郅支使遠遁，是謂推亡也。師古曰︰尚書·仲虺之誥曰︰推亡固存，邦乃其昌。言有亡道者則推而滅之，有存道者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故此贊引之。推，吐雷翻。信威北夷，師古曰︰信，讀曰申，古字通用。一說︰恩信及威，並著北夷。余謂前音是。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師古曰︰侔等殷之高宗及周之宣王也。

**5**癸巳，太子卽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蘇林曰︰上官后。皇后曰皇太后。

#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八

## 漢紀二十起昭陽作噩（癸酉），盡屠維單閼（己卯），凡七年。

孝元皇帝上荀悅曰︰諱「奭」之字曰「盛」。應劭曰︰諡法︰行義悅民曰元。

## 初元元年（癸酉、前四八）

**1**春，正月，辛丑，葬孝宣皇帝于杜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八日。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赦天下。

**2**三月，丙午，立皇后王氏，封后父禁為陽平侯。恩澤侯表，陽平侯食邑於東郡。

**3**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太常掌諸陵邑，故亦有公田苑。師古曰︰振業，振起之令有作業。貲不滿千錢者，賦貸種、食。師古曰︰賦，給與之也。貸，假也。種，音之勇翻。賈公彥曰︰種食者，或為種子，或為食用。

**4**封外祖平恩戴侯同產弟子中常侍許嘉為平恩侯。文穎曰︰戴侯，許廣漢。諡法，典禮不愆曰戴。余按廣漢先坐腐刑，及薨，無後；今以嘉紹封。百官表︰侍中、中常侍皆加官。西都參用士人，東都始以宦者為中常侍。

**5**夏，六月，以民疾疫，令太官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樂府員大凡八百二十九人，武帝所立。漢官儀︰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邊、西邊，養馬三十萬匹。

**6**關『章︰乙十一行本「關」上有「秋九月」三字；孔本同；傳校同。』東郡、國十一大水，饑，或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

**7**上素聞琅邪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姓譜︰貢姓，子貢之後。行，下孟翻。遣使者徵之。吉道病卒。禹至，拜為諫大夫。上數虛己問以政，易·咸卦，君子以虛受人。師古曰︰虛己，謂聽受其言也。數，所角翻。禹奏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宮女不過十餘人，廐馬百餘匹。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稍放效。師古曰︰放，音甫往翻；下同。臣愚以為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少，詩沼翻。方今宮室已定，無可柰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縰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凡三。如淳曰︰地理志曰︰齊冠帶天下。胡公曰︰服官，主作文繡以給袞龍之服。地理志，襄邑亦有服官。師古曰︰齊三服官，李說是也。縰，與纚同，音山爾翻，卽今之方目也。紈素，今之絹也。輕綃，今之輕也。襄邑自出文繡，非齊三服也。『鄒︰，同紗。』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萬萬為鉅萬。廐馬食粟將萬匹。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塡後宮。及棄天下，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凡百九十物；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師古曰︰不能自言減省之事。惡，烏路翻。惡有所言者，惡以天下儉其親。此語承上園陵事。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師古曰︰取，讀曰娶。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此所謂取女過度也。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師古曰︰曠，空也。室家空也。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師古曰︰自，從也。上，謂天子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乘，繩證翻。去，羌呂翻。擇後宮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無子者，宜悉遣；漢制︰天子晏駕，後宮送葬，因留奉陵寢。廐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師古曰︰舍，置也。獨留置之，其餘皆廢去。舍，讀曰捨。以方今天下饑饉，可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稱，尺證翻。為，于偽翻。樂，音洛。天子納善其言，下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治，直之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減肉食獸。太僕，掌輿馬。漢舊儀云︰天子六廐，未央、丞華、輅軨、騎馬、騊駼、大廐也；馬皆萬匹。水衡都尉，掌上林苑，禽獸屬焉。師古曰︰繕，補也。減，謂損其數。省者，全去之。

臣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易，以豉翻。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孝元踐位之初，虛心以問禹，禹宜先其所急，後其所緩。然則優游不斷，先、後，皆去聲。斷，丁亂翻。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不以為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不知，烏得為賢！知而不言，為罪愈大矣。

**8**匈奴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復，扶又翻。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之。

**9**是歲，初置戊己校尉，使屯田車師故地。師古曰︰戊己校尉者，鎭安西域，無常治處，亦猶甲乙等各有方位，而戊與己四季寄王，故以名官也。時有戊校尉，又有己校尉。一說︰戊與己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在三十六國之中，故曰戊己也。余謂車師之地不在三十六國之中，當從師古前說為是。宣帝元康二年，以車師地與匈奴。今匈奴款附，故復屯田故地。

**二年**（甲戌、前四七）

**1**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畤，音止。樂陵侯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為之副。望之名儒，與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事，所角翻。見，賢遍翻。治，直吏翻。陳王者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行，下孟翻。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明經有行，言其通於經術，且行修飭也。百官表曰︰散騎加官；騎並乘輿車。師古曰︰並，音步浪翻。騎而散從，無常職也。給事中，給事禁中也。散，悉亶翻。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鄕納之。師古曰︰鄕，讀曰嚮。意信嚮之而納用其言。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

中書令弘恭、弘，姓也。衞有大夫弘演。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續漢志︰尚書令，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為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令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衆事。僕射，署尚書事，令不在則奏下衆事。辯已見前。帝卽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師古曰︰少骨肉之親，無婚姻之家也。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白，奏也。決，斷也。貴幸傾朝，朝，直遙翻。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師古曰︰詭，違也。違道之辯。中，竹仲翻。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忤，五故翻。睚，五懈翻。眦，仕懈翻。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翻。危法，謂以法危殺之。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議論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

望之等患苦許、史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師古曰︰建白者，立此議而白之。宜以通明公正處之。處，昌呂翻。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師古曰︰禮，刑人不在君側，故曰應古。近，其靳翻。由是大與高、恭、顯忤。師古曰︰忤，謂相違逆也。忤，五故翻。上初卽位，謙讓，重改作，師古曰︰重，難也；未欲更置士人於中書也。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為宗正。散騎、給事中，中朝官也；宗正，外朝官也，故云出。

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數，所角翻。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會，工外翻。上書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為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師古曰︰視，讀曰示。以朋所奏之章示堪也。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今將軍規橅，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昃，至周、召乃留乎？師古曰︰問望之，立意當趣如管、晏而止，為欲恢廓其道，日昃不食，追周、召之蹟然後已乎？橅，讀曰模，其字從木。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皋，沒齒而已矣。應劭曰︰下走，僕也。張晏曰︰吳公子札食邑延陵，薄吳王之行，棄國而耕於皋澤。朋云望之所為但如管、晏，則不處漢朝，將歸會稽，尋延陵之軌，隱耕皋澤之中也。師古曰︰下走，自謙，言趨走之使也。沒齒，終身也。如將軍興周、召之遺業，親日昃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奉萬分之一！」召，讀曰邵。庶幾，居希翻。望之始見朋，接待以意；師古曰︰與之相見，納用其說也。余謂接待以意者，推誠待之，接以殷勤。後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楚士，怨恨，張晏曰︰朋，會稽人，會稽幷屬楚。蘇林曰︰楚人脆急也。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推，吐雷翻。曰︰「皆周堪、劉更生敎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見，賢遍翻；下同。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前將軍，謂望之也。待詔華龍行汙穢，師古曰︰華，音胡化翻。姓也。行，下孟翻。欲入堪等，堪等不納，亦與朋相結。

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車騎將軍，謂史高。疏，與疎同。候望之出休日，漢制︰自三署郞以上入直禁中者，十日一出休沐。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上，時掌翻。下，遐稼翻；下旣下同。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數，所角翻。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卽位，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也，省，悉井翻，察也，悟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史高言︰「上新卽位，未以德化聞天下，而先驗師傅。旣下九卿、大夫獄，劉更生為宗正，九卿也。周堪為光祿大夫。聞，音問。下，遐嫁翻。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宣帝五鳳二年，蕭望之為太子太傅；至黃龍元年為八年。無他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師古曰︰言不能盡記，有遺忘者，故難明。忘，巫放翻。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

**2**二月，丁巳，立弟竟為清河王。考異曰︰荀紀，「竟」作「寬」，今從漢書。

**3**戊午，隴西地震，敗城郭、屋室，壓殺人衆。敗，補邁翻。考異曰︰劉向傳云︰「三月，地大震。」今從元紀。

**4**三月，立廣陵厲王子霸為王。宣帝五鳳四年，廣陵厲王胥以罪自殺，國除。今復立其子。

**5**詔罷黃門乘輿狗馬，師古曰︰黃門，近署也，故親幸之物屬焉。百官表︰黃門寺，屬少府。乘，繩證翻。水衡禁囿、百官表︰水衡都尉屬官有禁圃等九官令、丞。宜春下苑、孟康曰︰宜春，宮名也，在杜縣東。晉灼曰︰史記云︰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師古曰︰宜春下苑，卽今京城東南隅曲江池是。少府佽飛外池、百官表︰少府屬官有左弋十二官令、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左弋為佽飛。佽飛，掌弋射，有九丞、兩尉。如淳曰︰佽飛，具矰繳以射鳧鴈，給祭祀，是故有池也。佽飛，荊人，入水斬蛟，勇士也，故以名官。佽，音次。嚴籞池田蘇林曰︰嚴飾池上之屋及其地也。晉灼曰︰嚴籞，射苑也。許愼曰︰嚴，弋射所蔽也。池田，苑中田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假與貧民。又詔赦天下，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

**6**夏，四月，『章︰乙十一行本「月」下有「丁巳」二字；孔本同；張校同；傳校同。』立子驁為皇太子。驁，五到翻。待詔鄭朋薦太原太守張敞，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上以問蕭望之，望之以為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敞傳云︰敞無威儀，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為婦畫眉。所謂材輕也。任，音壬。治，直之翻。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為左馮翊，會病卒。

**7**詔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朝，直遙翻。考異曰︰元紀，此詔在今冬。按劉向傳云︰「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然則望之等黜免，在今春地震前也。又曰︰「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望之傳曰︰「後數月，賜望之爵關內侯。」蓋紀見望之死在十二月，因置此詔於彼上耳。

**8**關東饑，齊地人相食。

**9**秋，七月，己酉，地復震。復，扶又翻；下同。考異曰︰劉向傳曰︰「冬，地復震。」元紀，此月詔曰︰「一年中地再動。」漢紀在七月己酉。今從之。

**10**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弘恭、石顯白，皆以為中郞。百官表︰諫大夫，秩比八百石；中郞，秩比六百石︰並屬光祿勳。

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為相；相，息亮翻。恭、顯及許、史兄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外親，謂母黨也。上，時掌翻；下同。言「地震殆為恭等，不為三獨夫動。應劭曰︰三獨夫，謂蕭望之、周堪及向。師古曰︰獨夫，猶言匹夫也。殆，近也。為，于偽翻。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師古曰︰章，明也。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則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塞，悉則翻；下同。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免為庶人。

會望之子散騎、中郞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散騎、中郞者，本為中郞而加散騎官也。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師古曰︰言望之自有罪，非人讒譖而訴之也。下，遐稼翻。復，扶又翻；下同。而敎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史不載伋書，不知其所稱引者何詩。詩·變雅云︰無罪無辜，讒口嗷嗷。豈伋所引者卽此詩乎！亡，古無字通。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詘，與屈同。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敎子上書，歸非於上，師古曰︰言歸惡於天子也。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師古曰︰言恃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懷此心。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言人所重者性命也。望之所坐，語言薄罪，旣以語言為薄罪，則不當下吏。孝元於此，不能破恭、顯之姦，可謂不明矣。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冬，十二月，顯等封詔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太常，掌諸陵縣。執金吾，掌徼循京師。蕭望之時居杜陵，故令太常發執金吾車騎往圍其第以恐脅之，速其自盡也。使者至，召望之。望之以問門下生魯國朱雲，雲者，好節士，好，呼到翻。勸望之自裁。自裁，猶自殺也。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師古曰︰朱雲，字游，呼其字。趣和藥來，趣，讀曰促。和，戶臥翻。無久留我死！」遂『章︰乙十一行本「遂」作「竟」；傳校同。』飲鴆自殺。果墮恭、顯計中。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時掌翻。上乃卻食，為之涕泣，哀動左右。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為，于偽翻。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師古曰︰詳，審也。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帝之世。平曰墓；封曰墓；封曰冢；高曰墳。

臣光曰︰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悟也！易，以豉翻。夫恭、顯之譖訴望之，其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為必無憂，已而果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厎邪臣之罰！厎，致也。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復，扶又翻。

**11**是歲，弘恭病死，石顯為中書令。

**12**初，武帝滅南越，開置珠厓、儋耳郡，事見二十卷武帝元鼎六年。儋，丁甘翻。在海中洲上；師古曰︰居海中之洲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吏卒皆中國人，多侵陵之。其民亦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數，所角翻。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二十餘年間，凡六反。據賈捐之傳︰自初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至宣帝時，又再反。始元五年，罷儋耳郡，幷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反。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復反。上卽位之明年，珠厓山南縣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海中洲上，以黎母山為主，環山列置諸縣。山南縣蓋置於黎母之南也。師古曰︰更，音工衡翻。上博謀於羣臣，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捐之時待詔金馬門。「臣聞堯、舜、禹之聖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曁聲敎，師古曰︰此引禹貢之辭。漸，入也；一曰浸也。朔，北方也。曁，及也。被，皮義翻。漸，子廉翻。言欲與聲敎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與，讀曰豫。治，直之翻。強，其兩翻。故君臣歌德，師古曰︰言皆有德可歌頌。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黃國，今弋陽縣。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物『章︰乙十一行本「物」作「類」；孔本同；張校同。』咸樂其生，樂，音洛。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晉灼曰︰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張晏曰︰越不著衣裳，慕中國化，遣譯來著衣裳，故曰越裳也。師古曰︰越裳自是國名，非以襲衣裳始為稱號也。王充論衡作「越嘗」，此則不作衣裳之字明矣。晉志曰︰吳孫晧置九德郡，卽周時越裳氏地。以至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潰畔。孝文皇帝偃武行文，當此之時，斷獄數百，賦役輕簡。斷，丁亂翻。下同。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天下斷獄萬數，賦煩役重，寇賊並起，軍旅數發，數，所角翻。父戰死於前，子鬭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師古曰︰淚流被面以入於口，故言飲泣也。巷哭者，哭於路也。號，戶刀翻。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衆久困，流離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樂，音洛。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悁，縈年翻，又吉掾翻，忿也，憂也；詩︰中心悁悁。又急躁貌。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詣翻，又子奚翻；余謂擠，排也，推也。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為讎。』師古曰︰詩·小雅·采𦬊之詩也。蠢，動貌也。蠻荊，荊州之蠻也。言敢與大國為讎敵也。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自古而患之，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言珠厓又在蠻荊之南，去京師萬里。復，扶又翻。駱越之人，南越王尉佗以兵威役屬西甌駱。師古曰︰西甌，卽駱越也。言西者，以別東甌也。余謂今安南之地，古之駱越也。珠厓，蓋亦駱越地。宋白曰︰高、貴二州，亦古駱越地。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范成大曰︰今邕管溪洞及沿海喜鼻飲。隨貧富，以銀、錫、陶器或大瓢盛水，入鹽，幷山薑汁數滴；器側有竅，施管如瓶觜，內鼻中，吸水升腦，下入喉。吸水時，含魚肉鮓一臠，故水得安流入鼻，不與氣相激。旣飲，必噫氣，謂掠腦快膈莫此若。但可飲水；或傳為飲酒，非是。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師古曰︰顓，與專同。專專，猶區區也；一曰︰圜貌也。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海中有珠池。珠母者，蚌也。採珠必蜑丁，皆居海艇中，以大舶環池採珠；以石懸大絚，別以小繩繫蜑［丁］腰，沒水取珠。氣迫則撼繩，繩動，舶人覺，乃絞取，人緣大絚上。然而死於採珠者亦多矣，此我太祖皇帝所以罷劉氏媚川都也。師古曰︰犀狀如牛，頭如猪，而四足類象；黑色；一角當額前，鼻上又有小角。劉欣明交州記曰︰犀，其毛如豕，蹄有三甲，頭如馬；有三角，鼻上角短，額上、頭上角長。異物志曰︰角中特有光耀，白理如綫，自本達末，則為通天犀。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綫者，以盛米，雞卽駭矣。其眞者，刻為魚，銜入水，水開三尺。本草圖經曰︰犀，出永昌山谷及益州，今出南海者為上。郭璞爾雅註曰︰犀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卽食角，小而不橢。瑇瑁，如龜，其甲相覆而生，若甲然；甲上有斑文。瑇，音代。瑁，音妹。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此蓋指宣帝神爵元年羌反時。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續漢志︰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百官表︰少府，掌山林池澤之稅，以給共養。應劭註曰︰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為藏。少者，小也。故稱少府。師古曰︰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也。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毋，與無同。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師古曰︰為，猶用也。治，直之翻。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降，戶江翻。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從之。捐之，賈誼曾孫也。

**三年**（乙亥、前四六）

**1**春，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為逆。北，蒲妹翻。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師古曰︰辟，讀曰避；下同。欲屯田與之相守，以待其敝。通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王制︰冢宰制國用，視年之豐耗，祭用數之仂。鄭氏曰︰算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夫以凶年之入，制經用之什一以供祭，則宗廟之禮宜有不備者矣。況乎辟不嫌之辱哉！「嫌」，當讀作「慊」。慊之為言厭也，意自足也。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師古曰︰欲有來入內郡者，所至之處卽安置之。余謂便處者，各隨其所便而處之也。處，昌呂翻。不欲，勿強。」強，其兩翻。

**2**夏，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鶴館災；赦天下。

**3**夏，旱。

**4**立長沙煬王弟宗為王。長沙煬王旦，定王發之玄孫，初元元年薨，無後；今立其弟紹封。鄭氏曰︰煬，音供養之養。諡法︰好內遠禮曰煬；去禮遠衆曰煬。

**5**長信少府貢禹上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衞，可減其太半以寬繇役。」繇，讀曰傜。六月，詔曰︰「朕惟烝庶之饑寒，烝，衆也。遠離父母妻子，離，力智翻。勞於非業之作，師古曰︰不急之事，故云非業也。衞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衞，令就農。百官各省費。師古曰︰費用之物務減省。條奏，毋有所諱。」

**6**是歲，上復擢周堪為光祿勳。復，扶又翻。堪弟子張猛為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猛，張騫孫也。

**四年**（丙子、前四五）

**1**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畤，音止；下同。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徒。徒，有罪居作者。

**五年**（丁丑、前四四）

**1**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文穎曰︰姓姬，名延；其祖父姬嘉，本周後，武帝元鼎四年封為周子南君，奉周祀。師古曰︰承休侯國，在潁川郡。

**2**上『章︰乙十一行本「上」上有「三月」二字；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傳校同。』行幸雍，雍，於用翻。祠五畤。畤，音止。

**3**夏，四月，有星孛于參。孛，蒲內翻。天文志︰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有三星銳，曰罰，為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參，所今翻。

**4**上用諸儒貢禹等之言，詔太官毋日殺，師古曰︰不得日日宰殺。所具各減半；師古曰︰食具也。乘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師古曰︰秣，養馬以粟秣食之也。正事，謂駕供祭祀、蒐狩之事，非游田者也。乘，繩證翻。秣，音末。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角抵，見二十一卷武帝元封三年。齊三服官、北假田官、李斐曰︰主假賃見官田與民，收其假稅也，故置田農之官。晉灼曰︰匈奴傳︰秦始皇渡河，據陽山、北假中。王莽傳︰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北假，地名。師古曰︰晉說是也。酈道元曰︰自高闕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西，皆北假也。鹽鐵官、常平倉。武帝置鹽鐵官。宣帝置常平倉。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武帝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昭帝增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令［今］不限員數以廣學者。後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令民有能通一經者，皆復。復，方目翻。省刑罰七十餘事。

**5**陳萬年卒。六月，辛酉，長信少府貢禹為御史大夫。禹前後言得失書數十上，上，時掌翻。上嘉其質直，多采用之。

**6**匈奴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乃始等；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郅支遣子入侍，見上卷宣帝甘露元年。漢議遣衞司馬谷吉送之，谷，姓也。御史大夫貢禹、博士東海匡衡以為︰「郅支單于鄕化未醇，師古曰︰不雜曰醇。醇，壹也，厚也。鄕，讀曰嚮；下同。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旣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畜，許六翻。使無鄕從之心，師古曰︰鄕從，謂嚮化而從命也。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乃始無應敵之數，智勇俱困，以致恥辱，卽豫為臣憂。臣幸得建強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師古曰︰言郅支畏威，當不敢桀猾也。若懷禽獸心，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師古曰︰嬰，猶帶也。必遁逃遠舍，師古曰︰舍，止也。不敢近邊。近，其靳翻。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郅支單于庭也。上許焉。旣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考異曰︰陳湯傳︰「初元四年，郅支求侍子。」元帝紀︰「五年，谷吉使匈奴，不還。」湯傳又云︰「御史大夫貢禹議吉不可遣。」按禹今年六月始為御史大夫，或者郅支以明年求侍子，而吉以五年使匈奴也！」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數，所角翻；下同。與諸翕侯計，以為︰「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而立之，師古曰︰言與郅支幷力共滅烏孫，以其地立郅支，令居之也。長無匈奴憂矣。」卽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宣帝黃龍元年，郅支都堅昆。郅支素恐，又怨烏孫，怨烏孫事亦見上卷黃龍元年。聞康居計，大說，說，讀曰悅。遂與相結，引兵而西。郅支人衆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師古曰︰中寒，傷於寒也。道死，死於道上也。中，竹仲翻。財，與纔同。到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妻，七細翻。予，讀曰與。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敺畜產去。師古曰︰敺，與驅同。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五千里。西域傳︰烏孫國，治赤谷城，西至康居蕃地五千里。若云空虛者五千里，則自赤谷以西皆不居矣。此已抵其國都，不得云西邊也。陳湯傳作「且千里」，當從之。

**7**冬，十二月，丁未，貢禹卒。丁巳，長信少府薛廣德為御史大夫。

## 永光元年（戊寅、前四三）

**1**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薛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師古曰︰撞，音丈江翻。聽鄭、衞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應劭曰︰從官，謂宦者及虎賁、羽林、太醫、太官是也。師古曰︰從官，親近天子，常侍從者，皆是也。從，才用翻；下同。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樂，音洛。天下幸甚！」上卽日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2**二月，詔曰︰「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行，下孟翻。光祿歲以此科第郞、從官。」師古曰︰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而擢用之。而見在郞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賢否也。

**3**三月，赦天下。

**4**雨雪、隕霜，殺桑。雨，于具翻。

**5**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師古曰︰便門，長安城南面西頭第一門。酎，直又翻。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乘，繩證翻。說文︰冠，絭也，所以絭髮。弁，冕之總名也。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刎，扶粉翻。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師古曰︰言不以理，終不得立廟也。一曰︰以見死傷，犯於齋潔，不得入廟祠也。原父曰︰一說是也。時上欲入廟。汙，烏故翻。上不說。先敺光祿大夫張猛進曰︰師古曰︰先驅，導乘輿也。說，讀曰悅。敺，讀曰驅。「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師古曰︰謂諫爭之言當如猛之詳善也。乃從橋。

**6**九月，隕霜殺稼，天下大饑。丞相于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御史大夫薛廣德俱以災異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太子太傅韋玄成為御史大夫。考異曰︰百官表「七月，癸未，大司馬高免。辛亥，韋玄成為御史大夫。十一月，戊寅，丞相定國免。」荀紀︰「七月，己未，高免。」薛廣德傳︰「酎祭後月餘，以歲惡民流，乞骸骨，罷。廣德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月日參差，未知孰是，故皆沒不書。廣德歸，縣其安車，以傳示子孫為榮。師古曰︰縣其所賜安車，以示榮幸也。致仕縣車，蓋亦古法。韋孟詩︰「縣車之義，以洎小臣，」是也。貢父曰︰致仕縣車，言休息不出也。故韋孟及薛廣德自縣其安車也。縣，讀曰懸。

**7**帝之為太子也，從太中大夫孔霸受尚書；及卽位，賜霸爵關內侯，號褒成君，如淳曰︰為帝師，敎令成就，故曰褒成君。給事中。上欲致霸相位，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勢，好，呼到翻。常稱「爵位泰過，何德以堪之！」御史大夫屢缺，上輒欲用霸；霸讓位，自陳至于再三。上深知其至誠，乃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

**8**戊子，侍中、衞尉王接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接，平昌侯王無故之子。

**9**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數，所角翻。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師古曰︰尚書，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皋陶作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濟，子禮翻。衆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師古曰︰韶，舜樂名。舉簫管之屬，示其備也。於韶樂九奏，則鳳皇見其容儀，言感至和也。至周幽、厲之際，師古曰︰厲王，夷王之子。厲王生宣王；宣王生幽王。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師古曰︰薄，迫也；謂被掩迫也。沸，涌出也。騰，乘也。言百川沸涌而相乘陵，山頂隆高而盡崩壞，陵谷易處。霜降失節。謂正月繁霜也。正月，夏之四月，正陽之月也。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師古曰︰言雜亂也。渾，音胡本翻。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師古曰︰糅，和也，音汝救翻。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如淳曰︰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楊惲上書，遂幽北闕。北闕，公車所在。朝臣舛午，膠戾乖剌，師古曰︰言志意不和，各相違背。午，音五故翻。剌，音來曷翻。更相讒愬，轉相是非，更，工衡翻。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師古曰︰言其誣罔天子也。營，謂回繞之。勝，音升；下同。分曹為黨，師古曰︰曹，輩也。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治，直吏翻。數，所角翻。見，賢遍翻。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師古曰︰稠，多也，音直流翻。原其所以然者，由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旣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矣。師古曰︰還，謂收還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斷，丁亂翻。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師古曰︰否，音皮鄙翻。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長，知兩翻。治，直吏翻；下同。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師古曰︰鯀，崇伯之名，卽檮杌也。共工，少皞氏之後，卽窮奇也。驩兜，帝鴻氏之後，卽渾敦也。鯀，音工本翻。共，音恭。驩，音火官翻。處，昌呂翻。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翻。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勝，音升。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師古曰︰季、孟，謂季孫、孟孫，皆桓公之後，代執國權而卑公室。余謂季孫、孟孫，季、孟之通稱。與孔子偕仕者，季孫斯、孟孫何忌也。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師古曰︰叔孫者，叔孫通也。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旣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師古曰︰此邶·柏舟之詩也。言石性雖堅，尚可移轉；己志須確，執德不傾，過於石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師古曰︰此易·渙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渙然大發號令，如汗之出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師古曰︰踰時，三月也。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探湯，言其除難無所避也。探，吐南翻。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師古曰︰讇，古諂字。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去，羌呂翻。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間，古莧翻。緣飾文字，巧言醜詆，師古曰︰詆，毀也，辱也，音丁禮翻。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放言於外以誣人，曰流言。孔穎達曰︰流，謂水流。造作虛語，使人傳之，如水之流然，故謂之流言。為飛書以詆毀，若今之匿名書，曰飛文。師古曰︰譁，讙也，音火瓜翻。故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師古曰︰邶·柏舟言仁人不遇之詩。悄悄，憂貌。慍，怒也。悄，音千小翻。慍，於問翻。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師古曰︰事具見論語。更，工衡翻。譽，音余。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師古曰︰事見尚書。傳，柱戀翻，遞也。比，頻寐翻。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內，師古曰︰交戟，謂宿衞者。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詩·小旻︰「歙歙訿訿。」毛氏註曰︰潝潝然患其上，訿訿然思不稱于上。爾雅云︰潝潝訿訿，莫供職也。韓詩云︰不善之貌。歙，與潝同，許急翻。訿，音紫。數設危險之言，數，所角翻。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師古曰︰重，音直用翻。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師古曰︰謂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曲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孔子有兩觀之誅，應劭曰︰少正卯，姦人之雄，故孔子為司寇七日，誅之於兩觀之下。師古曰︰兩觀，謂闕也。觀，古玩翻。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知，讀曰智。誠深思天地之心，覽否、泰之卦，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師古曰︰歷，謂歷觀之。原，謂思其本也。周，成王；唐，唐堯。考祥應之福，災『章︰乙十一行本「災」上有「省」字；張校同。』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遠，于願翻。壞，音怪。師古曰︰揆，度也。險言曰詖。詖，彼義翻。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斷，丁亂翻。別，彼列翻。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比，毗至翻；下同。

是歲，夏寒，日青無光，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寖潤，鄭氏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孔子曰︰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譽，音余；下同。上欲以為助，乃見問興︰「朝臣齗齗不可光祿勳，何邪？」師古曰︰齗齗，忿疾之意也。齗，音牛斤翻。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周禮︰五黨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漢人謂同州鄕而居者為州里。臣見衆人聞堪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為當誅；故臣前書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為，于偽翻；下同。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柰何？」興曰︰「臣愚以為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之。

司隸校尉琅邪諸葛豐姓譜︰葛氏，先本琅邪諸縣人，徙陽都；時人本其先之所居，謂之諸葛氏。風俗通云︰葛嬰為陳涉將，有功而誅，孝文錄其後，封諸縣侯，因幷氏焉。始以剛直特立著名於朝，數侵犯貴戚，數，所角翻；下同。在位者多言其短；後坐春夏繫治人，春、夏，生長之時，故仲春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仲夏挺重囚，益其食。春夏而繫治人，為不順天時。徙城門校尉。豐於是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為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以獲虛威；朕不忍下吏，下，遐稼翻。以為城門校尉。百官表︰城門校尉，掌京師十二城門屯兵。不內省諸己，省，悉景翻。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師古曰︰言舉其事以報怨。告按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師古曰︰前言，謂譽堪、猛之美；今乃更言其短，是不顧也。譽，音余；下同。不信之大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効，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槐里，周之犬丘，秦曰廢丘；高帝二年改曰槐里，屬右扶風。

臣光曰︰諸葛豐之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為朝廷進善而去姦也，去，羌呂翻。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朋、楊興之流，烏在其為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姦，所以為治也。治，直吏翻。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黜；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安在哉！

**10**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師古曰︰談說其長短。余謂此言數陳其短耳。數，所角翻。以故不得官，稀復進見；復，扶又翻；下同。見，賢遍翻。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興曰︰「京兆尹缺，按百官表︰初元四年，京兆尹成。永光四年，光祿大夫琅邪張譚為京兆尹；四年，不勝任，免。蓋是時成已去而譚未除，是以缺官也。使我得見，言君蘭，張晏曰︰楊興，字君蘭。考異曰︰荀紀作「君簡」，今從漢書。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賈捐之，字君房。師古曰︰於天下最為精妙耳。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續漢志曰︰尚書令，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為中書謁者令。是時石顯為中書令，五鹿充宗為尚書令，疑兩官並置也。百官表︰成帝建始元年，尚書令五鹿充宗為少府；五年，貶為玄菟太守。逆而數之，則知充宗是年猶為尚書令也。姓譜︰趙大夫食采於五鹿，以邑為氏。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眞大治，士則不隔矣！」治，直吏翻。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方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師古曰︰第，但也。且與合意，卽得入矣！」捐之卽與興共為薦顯奏，稱譽其美，譽，音余；下同。以為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為諸曹；又共為薦興奏，以為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之，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下，遐稼翻。令顯治之，奏「興、捐之懷詐偽，更相薦譽，更，工衡翻。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棄市；興髡鉗為城旦。

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克；況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11**徙清河王竟為中山王。

**12**匈奴呼韓邪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衞，不畏郅支，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師古曰︰塞下無禽獸，則射獵無所得；又不畏郅支，故欲北歸舊處。久之，單于竟北歸庭，民衆稍稍歸之，其國遂定。

**二年**（己卯、前四二）

**1**春，二月，赦天下。

**2**丁酉，御史大夫韋玄成為丞相；右扶風鄭弘為御史大夫。

**3**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4**夏，六月，赦天下。

**5**上問給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變，匡衡時以博士給事中。風俗通云︰匡，魯邑，句須為之宰；其後氏焉。衡上疏曰︰「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比，毗至翻。行，下孟翻。天下幸甚！臣竊見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為，于偽翻。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好，呼到翻；下同。徼，工堯翻。以身設利；不改其原，師古曰︰設，施也。原，本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師古曰︰歲赦，謂每歲一赦也。錯，置也。錯，音千故翻。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楨幹，版築之具︰題曰楨，旁曰幹，以築垣牆，喻治天下也。楨，音貞。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鬭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師古曰︰言下之所行，皆取化於上也。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師古曰︰上，謂崇尚也。治，直之翻。敎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師古曰︰非家家皆到，人人勸說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也。商邑，京師也。極，中也。言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傚，是乃四方之中正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翻。此敎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李奇曰︰祲，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師古曰︰祲，謂陰陽之氣相浸漸以成災祥者也，音子鴆翻。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鄧展曰︰靜者動，謂地震也；明者晻，謂日食也。師古曰︰晻，與暗同。水旱之災隨類而至。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宜省靡麗，考制度，近忠正，遠巧佞，近，其靳翻。遠，于願翻。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師古曰︰淑，善也。問，名也。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說，讀曰悅。遷衡為光祿大夫。

荀悅論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後，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比，毗至翻，又毗必翻。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約法三章，事見九卷高帝元年。赦，自古有之，至於大赦，則始於秦。高祖旣幷天下，卽皇帝位，大赦天下，後世因之為永制。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更，工衡翻。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若惠、文之世，無所赦之。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姦詐非一。及武帝末年，賦役繁興，羣盜並起，加以太子之事，巫蠱之禍，天下紛然，百姓無聊。『章︰乙十一行本「聊」下有「人不自安」四字；孔本同；退齋校同；傳校同。及光武之際，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為赦矣。

**6**秋，七月，隴西羌彡姐旁種反，師古曰︰彡，音所廉翻，又音先廉翻。姐，音紫。今西羌尚有此姓，而彡，音先冉翻。詔召丞相韋玄成等入議。是時，歲比不登，比，毗至翻。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師古曰︰漠，無聲也，音莫。右將軍馮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竟，古境字通用。北，蒲妹翻。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帥，讀曰率。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師古曰︰暴，露也。亟，急也。載，子亥翻。往者數不料敵，師古曰︰料，量也，音聊。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調，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折，而設翻。調，徒弔翻。今反虜無慮三萬人，師古曰︰無慮，舉凡之言，無小思慮而大計也。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如淳曰︰今俗以刀兵利為犀。晉灼曰︰犀，堅也。師古曰︰晉說是。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兩將軍，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也。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且足，猶言且可也。斂，力贍翻。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被，皮義。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師古曰︰簡，謂選揀。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師古曰︰言創首為寇難也。難，乃旦翻。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見，賢遍翻。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種，章勇翻。師古曰︰和，應也，音胡臥翻。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之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師古曰︰曠，空也；空費其日而無功也。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師古曰︰相比為萬倍也。固爭之，不能得。言奉世不能得請也。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師古曰︰且云領兵屯田，不言討賊。將，卽亮翻。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任立為右軍，屯白石。韓昌為前軍，屯臨洮。奉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上。任，音壬。昌先遣兩校尉與羌戰，羌衆『章︰乙十一行本「衆」作「虜」；孔本同。』盛多，皆為所破，殺兩校尉。校，戶敎翻。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上，時掌翻。為，于偽翻。八月，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之。昭帝時，宮以捕上官桀功，封弋陽侯，千秋其子也。弋陽侯國，屬汝南郡。應劭曰︰弋山在西北。冬，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間，漢復發募士萬人，復，扶又翻。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為建威將軍；師古曰︰自別有此韓安國，非武帝時人也。未進，聞羌破而還。詔罷吏士，吏，軍吏；士，卒也。頗留屯田，備要害處。師古曰︰要害者，在我為要，於敵為害也。

#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九

## 漢紀二十一起上章執徐（庚辰），盡著雍困敦（戊子），凡九年。

孝元皇帝下

**永光三年**（庚辰、前四一）

**1**春，二月，馮奉世還京師，更為左將軍，賜爵關內侯。

**2**三月，立皇子康為濟陽王。濟，子禮翻。

**3**夏，四月，平『章︰乙十一行本「平」上有「癸未」二字；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傳校同。』昌考侯王接薨。諡法︰大慮行方曰考。秋，七月，壬戌，以平恩侯許嘉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4**冬，十一月，己丑，地震，雨水。

**5**復鹽鐵官；置博士弟子員千人。罷鹽鐵官，博士弟子毋置員，事見上卷初元五年。以用度不足，民多復除，復，方目翻。無以給中外繇役故也。繇，古傜字通。

**四年**（辛巳、前四○）

**1**春，二月，赦天下。

**2**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雍，於用翻。畤，音止。

**3**夏，六月，甲戌，孝宣園東闕災。

**4**戊寅晦，日有食之。上於是召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譖堪、猛事見上卷元年。稽，音啓。因下詔稱堪、猛『章︰乙十一行本無「猛」字；傳校同。』之美，徵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中書令石顯管尚書，師古曰︰言管主其事。尚書五人皆其黨也；按帝紀及百官表，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尚書員五人。此蓋言顯與牢梁、五鹿充宗、伊嘉、陳順五人皆典領尚書事，雖未置定員，實亦五人也。堪希得見，見，賢遍翻。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師古曰︰瘖，音於今翻。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

**5**初，貢禹奏言︰「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按貢禹傳，定漢宗廟迭毀之禮，未及施行而卒。其後，韋玄成等毀廟之議，又不純用禹說。觀其奏言天子七廟，孝惠、孝景親盡宜毀，蓋以悼考廟足為七廟也。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惠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文帝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宣帝復尊武帝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者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春秋之義，王不祭於下土諸侯，故以為不應古禮。天子是其議。秋，七月，戊子，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衞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師古曰︰昭靈后，高祖母也。武哀王，高祖兄也。昭哀后，高祖姊也。衞思后，戾太子母也。戾后，卽史良娣也。冬，十月，乙丑，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6**諸陵分屬三輔。師古曰︰先是諸陵總屬太常，今各依其地界屬三輔。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為初陵；服虔曰︰元帝所置陵也；未有名，故曰初。詔勿置縣邑及徙郡國民。

**五年**（壬午、前三九）

**1**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畤，音止。三月，幸河東，祠后土。

**2**秋，潁川水流殺人民。

**3**冬，上幸長楊射熊館，師古曰︰長楊，宮名也，在盩厔縣；其中有射熊館。大獵。

**4**十二月，乙酉，毀太上皇、孝惠皇帝寢廟園，用韋玄成等之議也。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皇、孝惠廟皆親盡，宜毀。」

**5**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好，呼到翻。見，賢遍翻。人人以『章︰乙十一行本「以」上有「自」字；孔本同。』為得上意。又傅昭儀及子濟陽王康愛幸，外戚傳曰︰元帝加昭儀之號，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師古曰︰昭顯其儀，示隆重也。濟，子禮翻。逾於皇后、太子。昭儀位次皇后，今寵逾之。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疏，所據翻，條陳也。「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章︰乙十一行本「王」作「主」；傳校同。』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章︰乙十一行本「美」下有「皆」字；孔本同；張校同。』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師古曰︰休，亦美也。烈，業也。后，君也。二君，文王、武王也。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覆，敷又翻。然而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師古曰︰丕，大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更，工衡翻；下同。上復，扶又翻，又也。下復，扶目翻，反也。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師古曰︰釋，廢也。樂成，謂已成之業，人情所樂也。樂，音洛。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遵先帝之法制，揚先帝之功烈也。以定羣下之心。詩·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聿，述也。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衡守詩學，此必詩傳之言。傳，直戀翻。好，呼到翻。惡，烏路翻。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有不足，治，直之翻。師古曰︰強，勉也，音其兩翻。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少，詩沼翻。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斷，丁亂翻。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師古曰︰湛，讀曰沈。忘，巫放翻。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比，毗至翻。唯陛下戒之，所以崇聖德也！

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以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以防未然也；師古曰︰關雎美后妃之德，而為國風之首。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婚義曰︰婚者，禮之本也。冠，古玩翻；下同。故聖王必愼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師古曰︰適，讀曰嫡；下同。長，知兩翻。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先，悉薦翻。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師古曰︰阼，主階也。醴，甘酒也，貴於衆酒。適，讀曰嫡。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探，吐南翻。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師古曰︰言凡物大小，高卑皆有次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疏，讀曰疎。當尊者卑，師古曰︰如，若也。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愼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師古曰︰易·家人卦之彖辭。

**6**初，武帝旣塞宣房，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元封二年。塞，悉則翻；下同。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館陶縣，屬魏郡，河水自此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勃海章武縣入海；過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四郡，行千五百里。師古曰︰屯，音大門翻。而隋氏分析州縣，誤以為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復，扶又翻。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是歲，河決於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據溝洫志︰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師古曰︰清河之靈縣鳴犢河口也。按唐博州高唐縣，漢靈縣地，鳴犢河在縣西。宋白曰︰魏州夏津縣本漢靈縣地，漢初為鄃縣，故城在今德州西南五十里；天寶元年改為夏津縣。

## 建昭元年（癸未、前三八）

**1**春，正月，戊辰，隕石于梁。據五行志，隕石于梁國。

**2**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雍，於用翻。畤，音止。

**3**冬，河間王元坐賊殺不辜廢，遷房陵。元，河間獻王德之來孫也。

**4**罷孝文太后寢祠園。孝文太后，薄氏，葬霸陵之南。

**5**上幸虎圈鬭獸，圈，求阮翻；下同。後宮皆坐；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上，時掌翻。左右、貴人、傅倢伃等皆驚走；傅倢伃，卽傅昭儀，蓋後進號也。倢伃，音接予。馮倢伃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倢伃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坐，徂臥翻。故以身當之。」帝嗟嘆，倍敬重焉。傅倢伃慚，由是與馮倢伃有隙。為後傅太后誣殺中山馮太后張本。馮倢伃，左將軍奉世之女也。

**二年**（甲申、前三七）

**1**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2**夏，四月，赦天下。

**3**六月，立皇子興為信都王。考異曰︰荀紀，「興」作「譽」。今從漢書。

**4**東郡京房學易於梁人焦延壽。風俗通云︰鄭武公子段封於京，其後氏焉。姓譜云︰周武王封神農之後於焦，後以國為氏。又左傳云︰虞、虢、焦、滑，皆姬姓也。董正工曰︰京房，本姓李，吹律，自定為京氏。洪氏隸釋云︰漢中黃門譙敏碑云︰其先故國師譙贛，傳道與京君房。此碑以焦贛為譙。左傳，楚師伐陳，取焦夷，註謂焦，今譙縣。若是，則「焦」、「譙」可以通用。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梁，國名。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各主一日，六十卦為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更，工衡翻。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以孝廉為郞，上疏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說，讀曰悅。數，所角翻。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師古曰︰萬化，萬機之事，施敎化者也。一曰︰萬物之類也。末世以毀譽取人，譽，音余。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晉灼曰︰令、丞、尉治一縣，崇敎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丞、尉負其罪。率相準，如此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鄕之。師古曰︰鄕，讀曰嚮。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為不可行。武帝置十三州刺史，各部一州，故曰部刺史。復，扶又翻。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

是時，中書令石顯顓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師古曰︰以閒宴時而入見天子。見，賢遍翻。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治，直吏翻；下同。幽、厲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師古曰︰卒，終也，音子恤翻。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豎刁註見十八卷武帝元光五年。趙高事見秦紀。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以龜卜，所以驗吉凶。以幽、厲卜，所以驗治亂。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卽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石隕，夏霜，冬靁，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師古曰︰言今皆備有之。靁，古雷字。春秋所記︰隱十一年、桓十八年、莊公三十二年、閔公二年、僖公三十三年、文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道，言也。師古曰︰與，讀曰歟。考異曰︰故資政殿學士邵亢得兩浙錢王寫本漢書，無「亂邪」二字，有「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十二字；今取之。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師古曰︰愈，猶勝也。言今之災異及政道，猶幸勝於往日，又不由所任之人。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師古曰︰圖，謀也。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師古曰︰言已曉此意。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

臣光曰︰人君之德不明，則臣下雖欲竭忠，何自而入乎！觀京房所以曉孝元，可謂明白切至矣，而終不能寤，悲夫！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又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皆大雅·抑詩之辭也。鄭氏箋曰︰言我非但以手攜掣之，親示以其事之是非；我非但對面告語之，親提撕其耳。此言以敎導之熟，不可啓覺也。藐藐然，不入也。我敎告王，口語諄諄然，王聽聆之藐藐然。諄，之純翻，又之閏翻。藐，美角翻；爾雅云︰悶也。孝元之謂矣！

**5**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郞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壅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上，時掌翻。為，于偽翻。塞，悉則翻。遠，于願翻。師古曰︰欲出之，令遠去。建言，宜試房為郡守。師古曰︰立議云然也。帝於是以房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治，直之翻。

房自請︰「歲竟，乘傳奏事。」歲竟，歲終也。傳，知戀翻；下同。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數，所角翻。與石顯等有隙，不欲遠離左右，離，力智翻。乃上封事曰︰「臣出之後，恐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言蒙帝哀憐而許之。乃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張晏曰︰晉卦、解卦也。太陽侵色，謂大壯也。原父曰︰蒙氣起而太陽侵色，則太陽指日也。大壯、解卦可云太陽，而非所侵色也。京房易傳曰︰蒙如塵雲。臣私祿及親，茲謂罔辟，厥異蒙。大臣厭小臣，茲謂蔽蒙，微，日不明，若解不解。晉書·天文志曰︰凡連陰十日，晝不見日，夜不見月，亂風四起，欲雨而無雨，名曰「蒙」。復，扶又翻；下同。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據孟康註︰房以消息卦為辟。辟，君也。息卦曰太陰，消卦曰太陽。其餘卦曰少陰、少陽，謂臣下也。上大夫覆陽，蓋以是候之。師古曰︰覆，掩蔽也，音敷救翻。己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以辛巳蒙氣，占己卯、庚辰二日也。

房未發，上令陽平侯王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鳳，陽平侯王禁之子。房意愈恐。秋，房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師古曰︰郵，行書者也，若今傳送文書矣。郵，音尤。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法者，房占候之法，著之於書者也。師古曰︰道人，有道術之人也。天氣寒，又有水涌出也。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中，竹仲翻。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師古曰︰自云不避死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小忠，謂以諫殺身而無益於國。大忠，謂諫行言聽而身與國同休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姓譜曰︰正姓，宋上卿正考父之後。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師古曰︰趣，讀曰促。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師古曰︰塞，當也。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

房至陝，陝縣，屬弘農郡，周、召二伯東西分治，以陝為界，卽此地也。陝，音式冉翻。復上封事曰︰「臣前白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乃蒙氣所以不解、太陽無色者也。臣去稍遠，太陽侵色益甚，願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師古曰︰易，輕也，音弋豉翻。邪說雖安于人，天氣必變，言人君雖安其邪說而不之覺，天氣必為之變而失其常。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

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傾巧無行，淮陽憲王欽，宣帝張倢伃之子，帝弟也。下，遐稼翻。行，下孟翻。多從王求金錢，欲為王求入朝。博從京房學，以女妻房。房每朝見，退輒為博道其語。師古曰︰所與天子言者，皆具說之。為，于偽翻。妻，七細翻。博因記房所說密語，令房為王作求朝奏草，師古曰︰草，謂為文之藳草也。論語，孔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皆持柬與王，以為信驗。淮陽國，在關東。石顯知之，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治，直吏翻。詿，古賣翻。皆下獄，棄市，考異曰︰元紀及荀紀，京房死皆在此年末。按房傳，二月末上封事；去月餘，徵下獄。百官表︰「八月，癸亥，匡衡為御史大夫。」房死必不在歲末也。紀不知月日，故繫之歲末耳。妻子徙邊。鄭弘坐與房善，免為庶人。免御史大夫也。

**6**御史大丞陳咸數毀石顯，數，所角翻；下同。久之，坐與槐里令朱雲善，漏泄省中語，時丞相韋玄成言雲暴虐無狀，陳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訟。顯以此奏咸漏泄省中語。高帝三年，改廢丘為槐里，屬右扶風。石顯微伺知之，與雲皆下獄，髡為城旦。

石顯威權日盛，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師古曰︰言極恐懼，不敢自寬縱也。重，直龍翻。重足，累足也。累足而立，故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姓譜︰牢姓，孔子弟子琴牢之後。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師古曰︰纍纍，重積也。若若，長貌。纍，音力追翻。

顯內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以間己，間，音工莧翻。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使，疏吏翻。將命曰使。諸官，諸官府也。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顓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師古曰︰過，猶誤也。屬，委也。屬，音之欲翻。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稱，音尺孕翻。任天下之怨；師古曰︰任，猶當也。任，音壬。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數，所角翻。勞，力到翻。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遺，于季翻。師古曰︰賂遺，謂百官羣下所遺也。訾，讀與貲同。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己殺前將軍蕭望之，事見上卷初元二年。恐天下學士訕己，師古曰︰訕，謗也，音所諫翻。以諫大夫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顯，以為不妬譖望之矣。薦貢禹事當在顯譖殺京房、陷陳咸之前，故以初字發語。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

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論語孔告顏淵之言。遠，于願翻；下同。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塞，悉則翻。戒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論語，孔子答季康子之言。夫要道之本，正己而已矣。平直眞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眞，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眞，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眞，然後授其賞；罪必核其眞，然後授其刑；行必核其眞，然後貴之；言必核其眞，然後信之；物必核其眞，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眞，然後脩之。核，與覈同；謂精確得其實也。行，下孟翻。故衆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7**八月，癸亥，以光祿勳匡衡為御史大夫。鄭弘坐京房免，以衡代之。

**8**閏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此昭帝上官后也。

**9**冬，十一月，齊、楚地震，此指齊、楚古國之大界。大雨雪，樹折，屋壞。雨，于具翻。折，而設翻。

**三年**（乙酉、前三六）

**1**夏，六月，甲辰，扶陽共侯韋玄成薨。共，音恭。

**2**秋，七月，匡衡為丞相。戊辰，衞尉李延壽為御史大夫。

**3**冬，使西域都護、騎都尉北地甘延壽、副校尉山陽陳湯師古曰︰言延壽及湯本充西域之使，故先言使而後序其官職及姓名。使，疏吏翻。共誅斬『章︰乙十一行本「斬」下有「匈奴」二字；孔本同。』郅支單于於康居。

始，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郅支嘗破殺閏振，攻破呼韓邪，又殺伊利目，屢破烏孫兵，故乘勝氣而驕也。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康居王以女妻郅支，事見上卷初元五年。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師古曰︰支解，謂截其四支。都賴，郅支水名。余謂都賴水在康居國郅支城旁。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乃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闔蘇。然則闔蘇卽奄蔡也。歲遺者，年常所獻之物。遺，弋季翻。不敢不予。予，讀曰與。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殺谷吉見上卷初元五年。師古曰︰死，尸也。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戹，願歸計強漢，遣子入侍。」師古曰︰故為此言以調戲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其驕嫚如此。

湯為人沈勇，有大慮，沈，持林翻。多策略，喜奇功，師古曰︰喜，音許吏翻。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種，章勇翻。西域本屬匈奴，武帝雖通西域，匈奴猶役屬之；至宣帝時，朝呼韓邪，降日逐，西域乃咸屬漢。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聞，音問。侵陵烏孫、大宛，宛，於元翻。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為，于偽翻。降，戶江翻。如得此二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師古曰︰剽，輕也。悍，勇也。剽，平妙翻，又匹妙翻。悍，胡幹翻，又下罕翻。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好，呼到翻。數，所角翻。畜，許六翻。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卽屯田車師者。敺從烏孫衆兵，師古曰︰驅率之令隨從也。敺，與驅同；下同。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師古曰︰之，往也。保，安也。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載，子亥翻。延壽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此時已稱天子為國家，非至東都始然也。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師古曰︰言凡庸之人不能遠見，將壞其事也。延壽猶與不聽。與，讀曰豫；卽猶豫也。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師古曰︰沮，止也，壞也，音材汝翻。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行，戶剛翻。陳，讀曰陣。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劾，戶槪翻。自劾，自奏其矯制之罪也。陳言兵狀，卽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別，彼列翻，分也。按湯傳，益置陽威、合騎、白虎之校，倂副校尉、戊校尉、己校尉為六校。校，戶敎翻。其三校從南道踰葱領，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溫宿國，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文穎曰︰闐，音塡。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敺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師古曰︰重，謂輜重也，音直用翻。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師古曰︰勿抄掠也。間呼其貴人屠墨見之，師古曰︰間，謂密呼也。間，古莧翻。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旣與之飲，又與之盟也。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具『章︰乙十一行本「具」作「貝」；下同；退齋校同。』色子男開牟以為導。復，扶又翻。具色子，卽屠墨母之弟，師古曰︰母之弟，卽謂舅者。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

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戹，願歸計強漢，身入朝見。』朝，直遙翻。見，賢遍翻。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當此時，甘延壽止為西域都護；以將兵故稱將軍。至光武時，遂以賈復為都護將軍。復之都護，蓋護諸將也。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數，所角翻；下同。延壽、湯因讓之︰師古曰︰讓，責也。「我為單于遠來，為，于偽翻。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師古曰︰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受敎命而供事也。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師古曰︰忽，忘也，又輕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師古曰︰罷，讀曰疲。度，音大各翻。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

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離，力智翻。止營傅陳。師古曰︰傅，讀曰敷，布也。陳，讀曰陣；下同。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幟，昌志翻。數百人被甲乘城；師古曰︰乘，謂登之備守也。被，皮義翻；下同。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師古曰︰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鬭來！」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翻。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卻。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射，而亦翻；下同。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薄，伯各翻。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塞門戶，，卽塹字，音尺艷翻。塞，悉則翻。鹵楯為前，戟弩為後，楯，食尹翻。仰射城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重，直龍翻。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孔穎達曰︰薪，樵也。大樵曰薪。詩云︰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是大，故用斧也。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

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言郅支自計無所往而可也。郅支已出，復還，復，扶又翻。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被，皮義翻。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中，竹仲翻。諸夫人頗死；單于乃下。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中人，本城中人也。師古曰︰呼，音火故翻；下同。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師古曰︰環，繞也，音宦。和，胡臥翻。夜，數奔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師古曰︰乘，逐也。余謂乘，駕也；乘火起之勢而駕之也。鉦、鼓聲動地。鉦，音征，鐃也，其狀似鈴。杜佑曰︰鐲，鉦也。形如小鍾，軍行鳴之，以為鼓節。周禮︰以金鐲節鼓。近代有大銅疊，懸而擊之，以節鼓，曰鉦。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推，吐雷翻。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師古曰︰大內，單于之內室也。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被，皮義翻。創，初良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漢制，軍行有各部校尉；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又都護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馬、候、千人各二人。杜勳本為軍候而假丞也。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師古曰︰畀，與也，各以與所得人；音必寐翻。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百一十八級；閼，於焉翻。氏，音支。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降，戶江翻。師古曰︰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王，謂所發諸國之王，領兵共圍郅支單于者也。予，讀曰與。

**四年**（丙戌、前三五）

**1**春，正月，郅支首至京師。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師古曰︰混，同也，音胡本翻。余謂混為一者，合四海之內，同稟命於一人，天下之治出於一也。昔有唐、虞，今有強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強漢不能臣也。大夏，西域國名，在大宛西南。師古曰︰謂漢為不能使郅支臣服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陳，讀曰陣。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間，晉灼曰︰槀街，黃圖在長安城門內。師古曰︰槀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也。邸，若今客館也。又曰︰蠻夷邸，若今鴻臚館。崔浩以為「槀」當作「橐」；橐街，卽銅駝街也。此說失之。銅駝街在雒陽，西京無也。縣，讀曰懸；下同。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丞相匡衡等以為︰「方春掩骼、埋胔之時，禮記·月令︰孟春，掩骼、埋胔。註云︰謂死氣逆生氣也。應劭曰︰禽獸之骨曰骼，骼，大也；鳥鼠之骨曰胔，胔，可惡也。臣瓚曰︰枯骨曰骼；有肉曰胔。師古曰︰瓚說是也。骼，音工客翻。胔，音才賜翻。宜勿縣。」詔縣十日，乃埋之；仍告祠郊廟，赦天下。羣臣上壽，置酒。

**2**六月，甲申，中山哀王竟薨。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游，謂宴游。學，謂講學。師古曰︰同處長養，以至於壯大。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及薨，太子前弔。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旣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以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是時駙馬都尉、侍中史丹護太子家，護，監護也。上以責謂丹，師古曰︰謂者，告語也。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謂哀感而神氣為之耗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見，賢遍翻；下同。臣竊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師古曰︰屬，音之欲翻。罪乃在臣，當死！」上以為然，意乃解。

**3**藍田地震，山崩，壅霸水；安陵岸崩，壅涇水，涇水逆流。藍田縣屬京兆。水經︰霸水出藍田縣藍田谷，過霸陵縣，西北流注于渭。孟康曰︰安陵岸，惠帝陵帝涇水岸也。

**五年**（丁亥、前三四）

**1**春，三月，赦天下。

**2**夏，六月，庚申，復戾園。

**3**壬申晦，日有食之。

**4**秋，七月，庚子，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衞思后園。時上寢疾，久不平，以為祖宗譴怒，故盡復之；唯郡國廟遂廢云。永光四年，罷園廟。

**5**是歲，徙濟陽王康為山陽王。濟，子禮翻。

**6**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旣誅，且喜且懼；喜者，以郅支旣誅而己無後患也。懼者，以漢威強，懼復得罪而滅亡如郅支也。上書，願入朝見。朝，直遙翻。

## 竟寧元年（戊子、前三三）應劭曰︰呼韓邪單于願保塞，邊竟得以安寧，故以冠元也。師古曰︰據如應說，竟讀為境。古之用字，境、竟實同。但詔云「長無兵革之事」，竟者，終極之言，言永永安寧也。旣無兵革，中外安寧，豈止境上。若依本字而讀，義更弘通也。

**1**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師古曰︰言欲取漢女而身為漢家壻。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嬙，音牆。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師古曰︰保，守也。自請保守之，令無寇盜。敦，徒門翻。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下有司議，下，遐稼翻。議者皆以為便。郞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被，皮義翻；下同。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冒，如字，又莫北翻。治，直之翻。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師古曰︰斥，開也。攘，卻也，音人羊翻。建塞徼，起亭隧，徼，吉弔翻，境也，小路也。循，察也。師古曰︰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抄寇也，音遂。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用得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所謂大磧也。少，詩沼翻；下同。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長，知兩翻。如罷備塞吏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師古曰︰如天之覆也。被，皮義翻。覆，敷又翻。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已罷外城，事見二十四卷宣帝地節二年。省亭隧，『章︰乙十一行本「隧」下有「令」字；孔本同；張校同。』纔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復，扶又翻。中國有禮義之敎，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師古曰︰必，極也；極保之也。毛晃曰︰必，定辭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關、梁，設於水、陸要會之處。因山陿而設塞以譏陸行者為關，或立石，或架木，或維舟絕水以護舟行者為梁。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師古曰︰覬，音冀。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為，于偽翻。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背，蒲妹翻。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師古曰︰乘塞，登之而守也。嫚易，猶欺侮也。易，音弋豉翻。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張︰「曰」作「日」。』『聞匈奴中樂，樂，音洛。無柰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黠，下八翻。起塞以來百有餘年，自武帝起塞時，至此時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治，直之翻；下同。勝，音升。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師古曰︰壹切者，權時之事，非經常也。猶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言一切。繇，古傜字通。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歲『章︰乙十一行本「歲」作「世」；孔本同。』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師古曰︰卒，皆讀曰猝。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師古曰︰於漢自稱恩德也。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嘉口諭單于師古曰︰將軍許嘉也。諭，謂曉告。曰︰「單于上書願罷北塞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鄕慕禮義，鄕，讀曰嚮。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專，壹也。敬諭單于之意，師古曰︰言已曉知其意也。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罷，為，于偽翻；下同。故使嘉曉單于。」毛晃曰︰曉，開諭也。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語，牛倨翻。

初，左伊秩訾為呼韓邪畫計歸漢，事見二十七卷宣帝甘露元年。竟以安定。其後或讒伊秩訾自伐其功，師古曰︰伐，謂矜其功力。余謂此言其矜畫計定匈奴之功耳，非力也。常鞅鞅，呼韓邪疑之；伊秩訾懼誅，將其衆千餘人降漢，漢以為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令佩其王印綬。師古曰︰雖於漢為關內侯，而依匈奴王號與印綬。及呼韓邪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為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師古曰︰言不復顧念而留住匈奴中。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歸單于庭也。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旣已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為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命！」師古曰︰言為單于充使留侍於漢，不能還匈奴。使，疏吏翻。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

單于號王昭君為寧胡閼氏；師古曰︰言胡得之，國以安寧也。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右日逐王。

**2**皇太子冠。冠，古玩翻。

**3**二月，御史大夫李延壽卒。

**4**初，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內；馮昭儀，卽馮倢伃，進號昭儀。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逡脩敕，宜侍幄帷。」師古曰︰逡，音千旬翻。敕，整也。天子召見，欲以為侍中。見，賢遍翻。逡請間言事。上聞逡言顯專權，大怒，罷逡歸郞官。及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逡兄大鴻臚野王；臚，陵如翻。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選第者，選其有行能者，而第其高下之次也。而野王行能第一。行，下孟翻。上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師古曰︰度，過也。私後宮親以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師古曰︰言不見此理。因謂羣臣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翻，當音毗寐翻。三月，丙寅，詔曰︰「剛強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亡，古無字通。心辨善辭，言心辨於是非而善於辭令。辨，別也。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使，疏吏翻。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以詔褒之次第，不用五鹿充宗而用張譚，何也？帝亦知充宗為石顯之黨也。

**5**河南太守九江召信臣為少府。信先為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子，好為民興利，躬勸耕稼，開通溝瀆，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師古曰︰召，讀曰邵。治，直吏翻。行，下孟翻。好，呼到翻。

**6**癸卯，『章︰乙十一行本「卯」作「未」；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傳校同。』復孝惠皇帝寢廟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永光五年，毀惠園。建昭元年，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孝昭太后，孝武帝鉤弋趙倢伃也，葬雲陽甘泉宮南。

**7**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甘延壽，妻，七細翻。延壽不取。及破郅支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惡，烏路翻。皆不與延壽等。師古曰︰與，猶許也。陳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師古曰︰不法者，私自取之，不依軍法。余謂不法者，以外國財物闌入邊關也。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移書所過道上郡縣也。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師古曰︰師入曰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勞，來到翻。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當勞來而收繫，是於事理為反也。逆，迎也。是為郅支報讎也！」為，于偽翻。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出『章︰乙十一行本「出」作「具」；傳校同。』酒食以過軍。漢制，縣有蠻夷曰道。旣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復，扶又翻。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徼，古堯翻，又一遙翻。難，乃旦翻。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師古曰︰重，難也。久之不決。

故宗正劉向上疏曰︰帝初卽位，劉向為宗正；免官久矣，故曰故宗正。向本名更生，至是改名。「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師古曰︰閔，病也。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意之所向為指。師古曰︰攬，總持之也。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三重城，郅支城木城再重，幷土城為三重。重，直龍翻。搴歙侯之旗，師古曰︰搴，拔也，音騫。歙，許及翻。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縣，讀曰懸。揚威昆山之西，昆山，指言崑崙山也。埽谷吉之恥，谷吉為郅支所殺，見上卷初元五年。立昭明之功，昭明，謂顯功也。萬夷慴伏，師古曰︰慴，恐也，音之涉翻。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鄕風馳義，鄕，讀曰嚮。師古曰︰馳義，慕義驅馳而來也。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載，子亥翻。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為，于偽翻。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師古曰︰小雅·采𦬊之詩也。嘽嘽，衆也。焞焞，盛也。言車徒旣衆且盛，故能克定獫狁而令荊土之蠻亦畏威而來也。顯，明也。允，信也。獫，音虛檢翻。狁，音庾準翻。嘽，音他丹翻。焞，音土回翻。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師古曰︰離上九爻辭也。嘉，善也。醜，類也。言王者出征，克勝斬首，多獲非類，故以為善。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鎬，地名，非豐、鎬之鎬。此鎬及方，皆在周之北。時獫狁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吉甫薄伐，自鎬而還；王以宴禮樂之，多受福賜，以其行役有功，日月長久故也。吉甫，尹吉甫也。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旣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師古曰︰捐其軀命，言無所顧也。挫，屈折也。刀筆，吏也。非所以厲有功、勸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師古曰︰尊周，謂代楚責苞茅及會王世子于首止。項，國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也。不言齊，為桓公諱也。桓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覆，敷救翻。為，于偽翻。貳師將軍李廣利，損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寡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太初三年、四年。師古曰︰靡，散也，音靡。僅，少也。復，償也，音扶目翻。今康居之國，強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師古曰︰百倍勝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鯀，事見二十四卷宣帝本始三年。鄭吉迎自來之日逐，事見二十六卷宣帝神爵二年。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覆，敷又翻。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師古曰︰安遠侯，鄭吉；長羅侯，常惠也。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數，所角翻。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孟康曰︰縣，罪未竟也；如言縣罰也。通籍者，不禁止，令得出入也。縣，讀曰懸。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令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為「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眞單于。」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復，扶又翻；下同。夏，四月，戊辰，封延壽為義成侯，地理志︰沛郡有義成侯國。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拜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

於是杜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事見二十五卷宣帝元康元年。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欽，故御史大夫延年子也。

荀悅論曰︰誠其功義足封，追錄前事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春秋公羊傳︰文公十六年，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先祖為之，己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昭五年，舍中軍。舍中軍者何？復古也。穀梁之義略同。惡，烏路翻。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愼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宜焉。為，于偽翻。

**8**初，太子少好經書，少，詩照翻。好，呼到翻；下同。寬博謹愼；其後幸酒，樂燕樂，晉灼曰︰幸酒，好酒也。師古曰︰樂燕樂，若論語稱孔子云︰損者三樂︰樂驕樂，樂逸遊，樂燕樂，損矣。燕樂，燕私之樂也。上樂，讀如本字，又音五孝翻。下樂，音來各翻。上不以為能。而山陽王康有才藝，母傅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山陽王為嗣。上晚年多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孟康曰︰留意於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師古曰︰鼙，本騎上之鼓，音步迷翻。檻，軒闌版也。隤，下也。擿，投也。隤，音頹。擿，音持益翻。一曰︰擿，磓也，音丁力翻。磓，音丁回翻。聲中嚴鼓之節。李奇曰︰莊嚴之鼓節也。晉灼曰︰疾擊之鼓也。師古曰︰晉說是。中，竹仲翻。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山陽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數，所角翻；下同。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師古曰︰敏，速疾也。溫，厚也。溫故，厚蓄故事也。何晏曰︰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余謂何說是。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鼙鼓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如淳曰︰器人，取人器能也。陳惠、李微二人，好音者也。服虔曰︰二人皆黃門鼓吹也。於是上嘿然而笑。聞丹言而嘿然，已而笑。

及上寢疾，傅昭儀、山陽王康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見，賢遍翻。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師古曰︰稍侵，言漸篤也。平，和也。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事見十六卷景帝前六年。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為衞尉、侍中，長，知兩翻；下同。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計所出。史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服虔曰︰青緣蒲席也。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龍；自非皇后不得至此。孟康曰︰蒲青為席，用蔽地也。師古曰︰應說是也。涕泣而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師古曰︰適，讀曰嫡。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師古曰︰自託為臣子。仲馮曰︰臣子，當屬下句，不當斷之。余以下文大意觀之，顏說為是。見山陽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為，于偽翻。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意大感寤，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劣，弱也。太『章︰乙十一行本「太」上有「而」字；孔本同。』子、兩王幼少，兩王，山陽王康、信都王興。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愼，先帝又愛太子，事見二十七卷宣帝甘露三年。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師古曰︰安，焉也。余謂安，何也。丹卽卻，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師古曰︰卻，退也，離青蒲上。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寖加，恐不能自還，納者，納其言也。師古曰︰寖，漸也。不自還者，言當遂至崩亡也。還，讀曰旋。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師古曰︰道，讀曰導。噓，音虛。唏，音許旣翻。太子由是遂定為嗣。而右將軍、光祿大夫王商、中書令石顯亦擁佑太子，頗有力焉。夏，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二十七卽位，卽位十六年，壽四十三。

班彪贊曰︰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應劭曰︰外祖金敞也。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應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語，牛倨翻。鼓琴瑟，吹洞簫，如淳曰︰簫之無底者也。杜佑曰︰前代有洞簫，今無其器。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曰︰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為歌詩聲也。荀悅曰︰被聲，能播樂也。臣瓚曰︰度曲，謂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西京賦曰︰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張衡舞賦亦曰︰度終復位，次受三八。師古曰︰應、荀二說皆是也。度，音大洛翻。被，音皮義翻。分刌節度，窮極幼眇。蘇林曰︰刌，度也；知曲之終始節度也。韋昭曰︰刌，切也；謂能分切句絕為之節制也。師古曰︰韋說是也。刌，音千本翻。幼眇，讀曰要妙。少而好儒；少，詩照翻。好，呼到翻。及卽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師古曰︰貢禹、薛廣德、韋玄成、匡衡迭互而為丞相也。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師古曰︰為文義所牽制，故不斷決。斷，丁亂翻。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

**9**匡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師古曰︰卒，終也。卒，子恤翻。案衞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師古曰︰言不當毀也。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

**10**六月，己未，太子卽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宣帝卬成王皇后也。皇后曰皇太后。以元舅侍中、衞尉、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王氏得權自此始。

**12**秋，七月，丙戌，葬孝元皇帝于渭陵。臣瓚曰︰自崩及葬凡五十五日。渭陵在長安北五十六里。

**13**丞相衡上疏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師古曰︰虞，與娛同。誠隆於愼終追遠，無窮已也。師古曰︰愼終，愼孝道之終也。追遠，不忘本也。論語稱孔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故衡引之。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師古曰︰言天性已自然矣，又當加意也。復，扶又翻。詩云︰『焭焭在疚，』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焭焭，憂貌也。疚，病也。焭，與煢同；渠營翻。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師古曰︰遂，成也。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此綱紀之首，王敎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師古曰︰無德之人，雖有技能，則斥遠之。近，其靳翻。遠，于願翻。技，渠綺翻。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師古曰︰分，音扶問翻。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翻。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行，下孟翻。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師古曰︰物，事也；事事皆有節文。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師古曰︰嚴，讀曰儼。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師古曰︰饗，宴饗也。說，讀曰悅。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今正月初，幸路寢，路寢，大寢也。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愼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

## 漢紀二十二起屠維赤奮若（己丑），盡著雍閹茂（戊戌），凡十年。

孝成皇帝上之上荀悅曰︰諱驁，字太孫；「驁」之字曰「俊」。應劭曰︰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 建始元年（己丑、前三二）

**1**春，正月，乙丑，悼考廟災。宣帝尊史皇孫曰悼考。

**2**石顯遷長信中太僕，百官表︰長信中太僕，掌皇太后輿馬，不常置。秩中二千石。顯旣失倚，離權，顯嬖於元帝，帝崩為失倚。自中書令樞機之官遷太后宮官為離權。離，力智翻。於是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死。顯，故濟南人。師古曰︰懣，音悶。諸所交結以顯為官者，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菟，音塗。守，式又翻。御史中丞伊嘉為鴈門都尉。姓譜︰伊姓出於伊尹。

司隸校尉涿郡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劾，戶槪翻，又戶得翻。知顯等顓權擅勢，大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去年七月大赦。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衡封樂安侯。天子以新卽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為高陵令。然羣下多是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

**3**立故河間王元弟上郡庫令良為河間王。元廢事見上卷元帝建昭元年。如淳曰︰漢北邊郡庫，官兵器之所藏，故置令。

**4**有星孛于營室。晉書·天文志︰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一曰玄宮，一曰清廟；又為軍糧之府及土功事。孛，蒲內翻。

**5**赦天下。

**6**壬子，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為安成侯；恩澤侯表，安成侯食邑於汝南。賜舅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夏，四月，黃霧四塞，元命包曰︰陰陽亂為霧。爾雅曰︰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釋名曰︰霧，冒也；氣蒙冒地之物也。師古曰︰塞，滿也；言四方皆滿。塞，悉則翻。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章︰十四行本「等」下有「對」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異。」師古曰︰見，顯示也。為，于偽翻。見，賢遍翻。於是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骨，辭職；上優詔不許。

**7**御史中丞東海薛宣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而嘉氣尚凝，師古曰︰凝，謂不通也。陰陽不和，殆吏多苛政。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師古曰︰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踰越故事，信意舉劾，妄為苛劾也。漢官典職儀云︰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卽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訞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翻。與，讀曰豫。豫，干也。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師古曰︰言求備於人。量，音良。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及衆庶。是故鄕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師古曰︰勞，郞到翻。來，郞代翻。余謂來，讀如字亦通。夫人道不通『章︰十四行本「通」作「興」；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則陰陽否隔，否，皮鄙翻。和氣不通，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小雅·伐木之詩也。毛氏曰︰餱，食也。鄭氏曰︰失德，謂見謗訕也。民尚以乾餱之食獲愆過於人，況上之人乎！乾，音干。餱，音侯。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敕，師古曰︰申，束也；謂約束也。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上嘉納之。

**8**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服虔曰︰相承，在上下也。應劭曰︰案京房易傳云︰君弱如婦，為陰所乘，則兩月出。見，賢遍翻。

**9**冬，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匡衡奏︰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卽陰之象也。甘泉郊見皇天，反北之太陰；汾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甘泉、河東之祠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於長安定南、北郊。上從之。及紫壇偽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衡又言︰甘泉泰畤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鸞路，騂駒、寓龍，非古。於悉罷之。師古曰︰漢舊儀云︰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用玉几、玉飾器凡七十。女樂，卽禮樂志所云使童男、童女俱歌也。

**二年**（庚寅、前三一）

**1**春，正月，罷雍五畤及陳寶祠，秦作畤於雍，以祠上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至漢高帝立北畤，祠黑帝，而五畤具。有司進祠，上不親往。至文帝時，始幸雍，郊見五畤。陳寶者，秦文公獲若石於陳倉北阪上，祠之。其神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皆鳴以應之。祠以一牢，名曰陳寶。衡以為不應禮，皆奏罷之。雍，於用翻。畤，音止。皆從匡衡之請也。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赦奉郊縣應劭曰︰天郊在長安城南，地郊在長安城北長陵界。二縣有奉郊之勤，故並赦之。余按帝紀，二縣，長安及長陵也。及中都官耐罪徒；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耏鬢，故曰耏。古耏字從「彡」，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耐，猶任也，仕其事也。師古曰︰依應氏之說，耏當音而；如氏之說，則音乃代翻。其義亦兩通。耏，謂頰旁毛也。彡，毛髮貌也，音所廉翻，又先廉翻。而功臣表，宣曲侯通耏為鬼薪。則應氏之說斯為長矣。減天下賦錢，算四十。孟康曰︰本算百二十，今減四十為八十。

**2**閏月，以渭城延陵亭部為初陵。

**3**三月，辛丑，上始祠后土于北郊。

**4**丙午，立皇后許氏。后，車騎將軍嘉之女也。元帝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事見二十四卷宣帝本始三年。故選嘉女以配太子。

**5**上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好，呼到翻。聞，音問。及卽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大將軍武庫令杜欽此大將軍之軍中武庫令也。欽傳，軍下更有「軍」字。說王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廣嗣重祖也；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極也。臣瓚曰︰天子一娶九女，夏、殷之制也。欽故舉古之約以刺今之奢也。說，輸芮翻。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師古曰︰媵女之內，兄弟之女則謂之姪，己之女弟則謂之娣。塞，絕也。復，扶又翻。塞，悉則翻。故后妃有貞淑之行，行，下孟翻；下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師古曰︰由，用也，從也。女德不厭，言好色之甚也。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師古曰︰究，竟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徠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師古曰︰間，代也，音居莧翻。適，讀曰嫡；下亦同。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晉獻公嬖驪姬，驪姬欲立其子，讒世子申生；獻公信之，申生雉經而死。被，皮義翻。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鄕術入學，鄕，讀曰嚮。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行，下孟翻。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技能，為萬世大法。師古曰︰惟求淑質，無論美色及音聲技能，如此則可為萬世法也。技，渠綺翻。夫少戒之在色，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言好色無節則致損敗，故戒之也。少，詩照翻。小卞之作，可為寒心。詩·小雅也。張晏曰︰小卞，刺幽王廢申后而立褒姒，黜太子宜咎而立伯服也。臣瓚曰︰小卞之詩，太子之傅作也；哀太子之放逐，愍周室之大壞也。卞，音盤。唯將軍常以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鳳素重欽，故置之莫府，國家政謀常與欽慮之，師古曰︰慮，計也。數稱達名士，裨正闕失；數，所角翻。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

**6**夏，大旱。

**7**匈奴呼韓邪單于嬖左伊秩訾兄女二人；長女顓渠閼氏長，知兩翻；下同。閼，於乾翻；氏，音支；下同。生二子，長曰且莫車，師古曰︰且，子余翻；下且麋胥同。車，昌遮翻。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為大閼氏，少，詩照翻；下同。生四子，長曰雕陶莫皋，次曰且麋胥，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他閼氏子十餘人。顓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顓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復，扶又翻；下同。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鬭。師古曰︰創，音初亮翻。艾，讀曰乂。且莫車年少，少，詩照翻；下同。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師古曰︰一家，言親姊妹也。共子，兩人所生，恩慈無別也。不如立雕陶莫皋。」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師古曰︰舍，謂棄置也。舍，讀曰捨。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顓渠閼氏計，立雕陶莫皋，卒，子恤翻。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皋立，為復株累若鞮單于。師古曰︰復，音服。累，力追翻。賢曰︰匈奴謂孝為若鞮。自呼韓邪降後，與漢親密，見漢帝諡常為孝，慕之︰至其子復株累單于以下，皆稱若鞮。復株累若鞮單于以且麋胥為左賢王，且莫車為左谷蠡王，谷，音鹿。蠡，盧奚翻。囊知牙斯為右賢王。復株累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為須卜居次，小女為當于居次。文穎曰︰須卜氏，匈奴貴族也。當于，亦匈奴大族也。師古曰︰須卜、當于，皆其夫家氏族。

**三年**（辛卯、前三○）

**1**春，三月，赦天下徒。

**2**秋，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師古曰︰蹂，踐也。躪，轢也。蹂，音人九翻。躪，音藺。老弱號呼，號，戶高翻。呼，火故翻。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上，時掌翻；下同。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師古曰︰冒，蒙覆也。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師古曰︰訛，偽也。治，直吏翻。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師古曰︰重，音直用翻。上乃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數，所角翻。而鳳大慙，自恨失言。為王鳳排斥王商張本。

**3**上欲專委任王鳳，八月，策免車騎將軍許嘉，以特進侯就朝位。漢制，列侯奉朝請在長安者，位次三公；賜位特進者，在凡列侯之上，位亦次三公。朝，直遙翻。

**4**張譚坐選舉不實，免。冬，十月，光祿大夫尹忠為御史大夫。

**5**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杜欽及太常丞谷永上對，續漢志︰太常丞，比千石，掌凡行禮及祭祀小事，總署曹事。漢舊儀曰︰丞，舉廟中非法者。皆以為後宮女寵太盛，嫉妬專上，將害繼嗣之咎。此蓋指許后及班倢伃也。

**6**越巂山崩。

**7**丁丑，匡衡坐多取封邑四百頃，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免為庶人。衡本封臨淮郡僮縣之樂安鄕，鄕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南以閩陌為界。後誤封平陵陌為界，多四百頃。師古曰︰十金以上，當時律定罪之次；若今律條一尺以上、一匹以上。

**四年**（壬辰、前二九）

**1**春，正月，癸卯，隕石于亳四，隕于肥累二。漢書·五行志︰亳作「槀」。孟康曰︰槀、肥累，皆縣名，故屬眞定。師古曰︰槀，音工老翻。累，音力追翻。

**2**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臣瓚曰︰漢初，中人有中謁者令；孝武加中謁者令為中書謁者令，置僕射。宣帝時，任中書官弘恭為令，石顯為僕射。元帝卽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專權用事；至帝，乃罷其官。師古曰︰漢舊儀云︰尚書四人，為四曹︰常侍尚書，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書，主刺史、二千石事；戶曹尚書，主庶人上書事；主客尚書，主外國事。帝置五人，有三公曹，主斷獄事。

**3**三月，甲申，以左將軍樂昌侯王商為丞相。

**4**夏，上悉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師古曰︰此殿在未央宮。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師古曰︰柄用，言任用之，授以權也。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葷粥、冒頓之患，葷，許云翻。師古曰︰粥，音弋六翻。太史公曰︰唐、虞以上有葷粥。孟子曰︰太王事獯粥。冒頓為患，見高、惠、呂后紀。南無趙佗、呂嘉之難，趙佗，見高、惠、呂后、孝文紀。呂嘉，見孝武紀。難，乃旦翻。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無吳、楚、燕、梁之勢。吳、楚、梁見孝景紀。燕，見孝昭紀。百官盤互，親疏相錯，師古曰︰盤互，盤結而交互也。錯，間雜也。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師古曰︰申伯，周申后之父。余據詩·崧高云︰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是則申伯乃宣王之舅，永正以之況王鳳也。洞洞屬屬，師古曰︰洞洞，敬肅也。屬屬，專謹也。洞，音動。屬，音之欲翻。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師古曰︰重合侯，莽通；安陽侯，上官桀；博陸侯，霍禹也。余按莽通卽馬通，事見二十二卷武帝後元元年。安陽侯，事見二十三卷昭帝元鳳元年。霍禹，事見二十五卷宣帝地節四年。三者無毛髮之辜，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暗『章︰十四行本「暗」作「晻」；乙十一行本同。』昧之瞽說，師古曰︰舍謂留也。晻，與暗同，又音一感翻。瞽說，言不中道，若無目之人也。余謂舍，置也，讀曰捨。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師古曰︰倚，依也。重失天心，師古曰︰重，音直用翻。不可之大者也。師古曰︰此則為大不可也。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愛，師古曰︰抗，舉也。湛，讀曰沈。駁，不周普也。湛，持林翻。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覆，敷又翻。施，式智翻。更，工衡翻。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如淳曰︰王鳳上小妻弟以納後宮，以嘗字乳，王章言之，坐死。今永及此，為鳳洗前過也。仲馮曰︰按王章言事坐誅在陽朔初，而永此對乃是建始四年，則非為鳳而言也。然觀永前後之文，實若為鳳。但班固於此對後，乃云，永為上第，擢為光祿大夫，則同是建始四年中事。余謂此時鳳蓋已納張美人於後宮，故永為之言；若王章指言鳳過，則在陽朔初也。毋論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為福；得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師古曰︰苟得子耳，勿論其母之貴賤。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鄭玄曰︰女史，女奴曉書者。使令，給役後宮，無爵秩者也。師古曰︰直，當也。令，音力成翻。廣求於微賤之間，以遇天所開右，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慰釋皇太后之憂慍，師古曰︰釋，散也。慍，於問翻。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師古曰︰蕃，多也。訖，止也。蕃，音扶元翻。杜欽亦倣此意。上皆以其書示後宮，擢永為光祿大夫。

**5**夏，四月，雨雪。雨，于具翻。

**6**秋，桃、李實。

**7**大雨水十餘日，河決東郡金隄。師古曰︰金隄者，河隄之名，今在滑州界。先是清河都尉馮逡奏言︰「郡承河下流，據溝洫志︰逡言清河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為界。先，悉薦翻。逡，七倫翻。土壤輕脆易傷，易，以豉翻。頃所以闊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師古曰︰闊，稀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屯氏河塞，見上卷元帝永光五年。塞，悉則翻。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師古曰︰雨止曰霽，音子詣翻，又音才詣翻。九河故迹，今旣滅難明，夏禹疏九河。孔安國曰︰河水分九道，在兗州界。爾雅曰︰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釜四，故蘇五，簡六，潔七，鉤盤八，鬲津九。屯氏河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師古曰︰浚，謂治導之，令其深也。浚，音峻。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殺水力，道里便宜，殺，音所介翻，減也。可復浚以助大河，復，扶又翻。泄暴水，備非常。不豫脩治，治，直之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遣博士許商行視，下，遐稼翻。師古曰︰白，白於天子也。行，音下更翻。以為「方用度不足，師古曰︰言國家少財役也。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及『章︰乙十一行本「及」作」入」；孔子同。』平原、千乘、濟南，乘，繩證翻。濟，子禮翻。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壞，音怪。敗，補邁翻。

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尹忠以對方略疏闊，上切責其不憂職，自殺。遣大司農非調師古曰︰大司農名非調也。姓譜︰非，姓也，秦非子之後。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師古曰︰令其調發均平錢穀遭水之郡，使存給也。調，音徒釣翻。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船五百㮴，師古曰︰一船為一㮴，音先勞翻；其字從木。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

**8**壬戌，以少府張忠為御史大夫。

**9**南山羣盜傰宗等數百人為吏民害。蘇林曰︰傰，音朋；晉灼曰︰音倍。師古曰︰晉音是也。詔發兵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說，輸芮翻。以「賊數百人在轂下，師古曰︰在天子輦轂之下，明其逼近也。討不能得，難以示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故高陵令王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武帝元鼎四年，更置三輔都尉︰京兆曰京輔都尉，馮翊曰左輔尉，扶風曰右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後拜為京兆尹。

**10**上卽位之初，丞相匡衡復奏︰「射聲校尉陳湯武帝置北軍八校尉，射聲其一也，秩二千石，掌待詔射聲士。服虔曰︰工射者也；冥冥中聞聲則中之，因以名也。復，扶又翻。以吏二千石奉使，湯為西域副校尉，秩比二千石。顓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先，悉薦翻。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言外域之事，漢朝務存寬大，必不考覆也。雖在赦前，言其事在竟寧元年七月，赦前也。不宜處位。」處，昌呂翻。湯坐免。

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下，遐稼翻。太中大夫谷永按是年夏，谷永方擢為光祿大夫。河平二年，議受伊邪莫演降，永猶為光祿大夫。此書太中大夫谷永，據陳湯傳也。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師古曰︰子玉，楚大夫也；得臣，其名也。春秋僖十八年，子玉帥師與晉文公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而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禮記曰︰有憂者仄席而坐，蓋自貶也。為，于偽翻。仄，古側字。趙有廉頗、馬服，強秦不敢窺兵井陘；師古曰︰廉頗，趙將也。馬服君趙奢，亦趙將也。井陘之口，趙之西界山險道也。陘，音刑。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鄕沙幕。景帝以郅都為鴈門太守，匈奴素聞都節，舉邊為引兵去，竟都死不敢近鴈門。魏尚事見十五卷文帝十四年。鄕，讀曰嚮。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師古曰︰禮之樂記曰︰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鼙，駢迷翻。將，卽亮翻。帥，所類翻。竊見關內侯陳湯，前斬郅支，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漢元，謂漢初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辟，毗亦翻。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事見周赧王紀。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師古曰︰如席之卷，言其疾也。服虔曰︰喋，音蹀，屣履之蹀。如淳曰︰殺人流血滂沱為喋血。師古曰︰喋，音大頰翻，本字當作「蹀」。蹀，謂履涉之耳。薦功祖廟，告類上帝，張晏曰︰謂以所征之國事類告天也。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過，宜為君者也。』師古曰︰尚書之外間書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師古曰︰禮記稱孔子云︰敝帷弗棄，為埋馬也；敝蓋弗棄，為埋狗也。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鼙鼓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施，式智翻。庸臣遇湯，卒從吏議，師古曰︰以待庸臣者待湯也。卒，猶終也。卒，子恤翻。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師古曰︰介然，猶耿耿。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難，乃旦翻。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

會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城郭，謂西域城郭諸國也。敦，音屯，徒門翻。丞相商、大將軍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陳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見，賢遍翻。中，竹仲翻。病兩臂不屈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此言憑城而守者，主人之半可以敵客之倍。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柰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度，徒洛翻。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師古曰︰謂如碎瓦之雜居，不齊同。故事不過數日，師古曰︰故事，謂以舊事測之。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師古曰︰吉，善也。善，謂兵解之事。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郞，莫府事壹決於湯。續漢志︰大將軍府有從事中郞二人，秩六百石，職參謀議。

## 河平元年（癸巳、前二八）以河決隄，塞輒平，改元。

**1**春，杜欽薦犍為王延世於王鳳，使塞決河。犍，居言翻。塞，悉則翻。鳳以延世為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長，直亮翻。盛，時征翻。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三月，詔以延世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2**夏，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詔公卿百僚陳過失，無有所諱；大赦天下。光祿大夫劉向對曰︰「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孝惠七年，五月，丁卯，先晦一日日食。今四月，己亥，晦而日食，故曰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孝昭元年，七月，己亥晦，日食。故曰日同孝昭。二帝尋皆晏駕而無嗣。其占恐害繼嗣。」是時許皇后專寵，後宮希得進見，見，賢遍翻。中外皆憂上無繼嗣，故杜欽、谷永及向所對皆及之。上於是減省椒房、掖庭用度，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且芬也。服御、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師古曰︰外家，謂后之家族，言在外也。劉向曰︰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遺，于季翻。皆如竟寧以前故事。

皇后上書自陳，以為︰「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晉灼曰︰竟寧，元帝時也。黃龍，宣帝時也。言二帝奢儉不同，豈相放哉！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翻。家吏不曉，師古曰︰家吏，皇后之官屬。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設妾欲作某屛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也。繩，約也。此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省，悉井翻。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一牲曰特，三牲備為一牢。平恩戴侯，許廣漢；后父嘉紹其封，於后為祖。樂成敬侯，許延壽，后父嘉所自出也。嘉繼大宗，延壽於后為叔祖。今當率如故事，謂將復以特牛祠也。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師古曰︰甫，始也。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師古曰︰若謂如未奉詔之前也。復，扶又翻；下同。其萌牙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師古曰︰萌牙，言其初始發意，若草木之方生也。唯陛下深察焉！」

上於是采谷永、劉向所言災異咎驗皆在後宮之意以報之，且曰︰「吏拘於法，亦安足過！過，罪過也。言何足以為罪也。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師古曰︰矯，正也。枉，曲也。言意在正曲，遂過於直。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師古曰︰襲，重累也。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鮮，少也。謂能行儉約而有過失之事，如此者少也。鮮，音先踐翻。審皇后欲從其奢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師古曰︰言假令太后昔時不得其志，不依常理，而皇后今被親厚，何可踰於太后制度乎！婦不可踰姑也。惡，音烏。皇后其刻心秉德，謙約為右，師古曰︰以謙約為先。垂則列妾，使有法焉！」師古曰︰言垂法於後宮，使皆遵行也。

**3**給事中平陵平當上言︰「太上皇，漢之始祖，廢其寢廟園，非是。」事見上卷元帝竟寧元年。上亦以無繼嗣，遂納當言。秋，九月，復太上皇寢廟園。

**4**詔曰︰「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他比，日以益滋。師古曰︰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他比，謂引他類以比附之，稍增律條也。奇，音居宜翻。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夭絕無辜，豈不哀哉！由，從也。羅，謂設禁網而民無所逃罪也。夭絕亡辜，謂亡罪而陷於刑辟，死於非命，至於短折也。夭，於紹翻。其議減死刑及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易，以豉翻。時有司不能廣宣上意，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師古曰︰毛舉，言舉毫毛之事，輕小之甚。塞，猶當也。塞，悉則翻。

**5**匈奴單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師古曰︰演，音衍。朝，直遙翻。考異曰︰匈奴傳︰「河平元年，單于遣莫演朝正月。」下云︰「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據此，則是莫演以元年至漢，朝二年正月也。而荀紀繫於元年正月之下，恐誤。漢紀又以莫演為「黃渾」。今從漢書。

**二年**（甲午、前二七）

**1**春，伊邪莫演罷歸，朝罷遣歸也。自言欲降，降，戶江翻；下同。「卽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下，遐稼翻。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郞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數，所角翻。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旣享單于聘貢之質，師古曰︰享，當也。質，誠也。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師古曰︰假令，猶言或當也。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疏，與疎同。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間，居莧翻。欲因以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師古曰︰歸曲於漢，而以直義來責也。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師古曰︰諼，詐辭也，音許遠翻，又許元翻。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郞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史言永、欽能得匈奴之情。

**2**夏，四月，楚國雨雹，雨，于具翻。大如釜。

**3**徙山陽王康為定陶王。

**4**六月，上悉封諸舅︰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恩澤侯表，平阿侯食邑於沛，成都侯食邑於山陽，紅陽侯食邑於南陽，曲陽侯食邑於九江，高平侯食邑於臨淮。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母李氏更嫁為河內苟賓妻，據太后傳，母李，以妬去，更嫁。更，工衡翻。生子參；太后欲以田蚡為比而封之。李奇曰︰田蚡與孝景王后同母異父得封故也。蚡，扶粉翻。師古曰︰比，例也，音頻寐翻。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參為侍中、水衡都尉。

**5**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暴虐倨慢，尊坐免官；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師古曰︰湖，縣名也。今虢州湖城縣取其名。地理志︰湖縣，屬京兆。公乘，以爵為姓。乘，繩證翻。上書訟︰「尊治京兆，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此將，謂郡將也。治，直之翻。將，卽亮翻。雖拜為眞，尊自行尹事為眞。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師古曰︰引虞書·堯典之辭也。靖，治也。庸，用也。違，僻也。滔，漫也。謂其言假託於治，實用違僻；貌象恭敬，過惡漫天也。漫，音莫干翻。一曰︰慆慢也。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御史大夫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素與尊有私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傅致奏文，師古曰︰建立謀畫為此議也。傅，讀曰附，謂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據尊傳，輔故為尊書佐，嘗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頰，兄子閎拔刀欲剄之，以故深怨，欲傷害尊。浸潤加誣，師古曰︰浸潤，猶漸染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己，砥節首公，師古曰︰砥，厲也。首，向也。砥，音指。首，音式救翻。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強，誅不制之賊，賊，謂傰宗等。解國家之憂，功著職脩，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張晏曰︰周禮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王制︰大司寇聽獄於棘木之下。棘者，欲其赤心而留意於三刺也。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仲馮曰︰共工之大惡，謂上劾奏云「靖言庸違，象恭淊天。」是也。被，皮義翻。共，音恭。無所陳冤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旣除，豪猾伏辜，卽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師古曰︰期，年也。期，音基。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論語所載答樊遲之言。惡，烏路翻。『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答子張之言。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郞定尊素行！下，戶嫁翻。行，下孟翻。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師古曰︰殛，誅也，音居力翻。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張晏曰︰孔子誅少正卯於兩觀之間。觀，古玩翻。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師古曰︰非止坐免官而已也。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任，保也。漢法，選舉而其人不稱者，與同罪。卽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師古曰︰懲，創也。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別，彼列翻。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徐州部琅邪、東海、臨淮等郡及楚、廣陵等國。復，扶又翻；下同。

**6**夜郞王興、鉤町王禹、漏臥侯俞更舉兵相攻。孟康曰︰漏臥，夷邑名，後為縣。地理志︰夜郞、鉤町、漏臥三縣皆屬牂柯郡。鉤町，音劬梃。師古曰︰俞，音踰。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牂柯，音臧哥。議者以為道遠不可擊，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射，而亦翻。

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蠻夷王侯輕易漢使，不憚國威，說，輸芮翻。易，以豉翻。恐議者選耎，復守和解；師古曰︰選耎，怯不前之意也。選，音息兗翻。耎，音人兗翻。太守察動靜有變，乃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師古曰︰曠，空也。一時，三月也。言空廢一時，不早發兵也。王侯得收獵其衆，申固其謀，黨助衆多，各不勝忿，勝，音升；下同。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師古曰︰言起狂勃之心而殺守尉也。遠臧溫暑毒草之地；臧，古藏字通。雖有孫、吳將，賁、育士，師古曰︰孫，孫武。吳，吳起。賁，孟賁。育，夏育也。將，卽亮翻。賁，音奔。若入水火，往必焦沒，智勇亡所施。亡，讀曰無。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量，音良。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師古曰︰練，簡也。守，式又翻；下同。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調，徒釣翻。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卽以為不毛之地，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師古曰︰卽，猶若也。不毛，言不生草木。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復，扶又翻。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師古曰︰墮，音火規翻。毀也。亦宜因其萌牙，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斷，丁管翻；下同。被，皮義翻。於『章︰十四行本「於」上有「大將軍鳳」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是鳳『章︰十四行本無「鳳」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薦金城司馬臨邛陳立為牂柯太守。漢列郡守、尉之下，有長史、司馬。地理志，臨邛縣屬蜀郡。邛，音渠容翻。

立至牂柯諭告夜郞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行，下孟翻。至興國且同亭，師古曰︰且，音子餘翻。按地理志，夜郞縣，王莽改曰同亭，蓋因亭以名縣也。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按西南夷傳，夷人椎結耕田，有邑聚，各有君長。立數責，因斷頭。數，所具翻。邑君曰︰「將軍誅無狀，為民除害，為，于偽翻。願出曉士衆！」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師古曰︰釋，解也。降，戶江翻。鉤町王禹、漏臥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勞，力到翻。立還歸郡。

興妻父翁指，與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將，卽亮翻。翁指據阸為壘，立使奇兵絕其饟道，饟，與餉同，音式亮翻。縱反間以誘其衆。間，居莧翻。誘，音酉。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師古曰︰共，讀曰供。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音七喻翻。立怒，叱戲下令格之。戲，讀曰麾。都尉復還戰，立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西夷遂平。考異曰︰西夷傳但云河平中；而胡旦漢春秋云在此年十一月，未知何據也。

**三年**（乙未、前二六）

**1**春，正月，楚王囂來朝。囂，宣帝子，於帝為叔父。二月，乙亥，詔以囂素行純茂，特加顯異，封其子勳為廣戚侯。廣戚侯國，屬沛郡。行，下孟翻。

**2**丙戌，犍為地震，山崩，壅江水，水逆流。犍，居言翻。

**3**秋，八月，乙卯晦，日有食之。

**4**上以中祕書頗散亡，師古曰︰言中，以別外。藝文志曰︰武帝建藏書之策。劉歆曰︰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百官表︰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武帝所置八校尉之一也。任，音壬。校尉之校，戶敎翻；餘並居效翻。太史令尹咸校數術，百官表︰太史令，屬太常。師古曰︰數術，占卜之書。侍醫李柱國校方技。侍醫，屬太醫令，在天子左右者也。師古曰︰方技，醫藥之書也。技，音渠綺翻。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已，終也，竟也。師古曰︰撮，總取也，音千括翻。

**5**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向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傅禍福，傅，讀曰附。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為，于偽翻。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6**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扶又翻；下同。濟，子禮翻。乘，繩證翻。壞，音怪。敗，補邁翻。復遣王延世與丞相史楊焉及將作大匠許商、百官表曰︰將作少府，秦官，掌治宮室；景帝中六年，更名將作大匠。諫大夫乘馬延年同作治，孟康曰︰乘馬，姓也。師古曰︰乘，音食證翻。六月乃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為著外繇六月。蘇林曰︰平賈，以錢取人作卒，顧其時庸之平賈也。如淳曰︰律說，平賈一月，得錢二千。又律說，戍邊一歲當罷；若有急，當留守六月。今以卒治河之故，復留六月。孟康曰︰外繇，戍邊也。治水不復戍邊也。師古曰︰如、孟二說皆非也。以卒治河有勞，雖執役日近，皆得比繇戍六月也。著，謂著簿籍也。治，直之翻。賈，讀曰價。著，音竹助翻。繇，讀曰傜。

**四年**（丙申、前二五）

**1**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2**赦天下徒。

**3**二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4**琅邪太守楊肜與王鳳連昏，如淳曰︰連昏者，昏家之姻親也。肜，音以中翻。其郡有災害，丞相王商按問之。鳳以為請，商不聽，竟奏免肜，奏果寢不下。下，遐稼翻；下同。鳳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頻陽耿定上書，頻陽縣，屬左馮翊。言「商與父傅婢通，及女弟淫亂；奴殺其私夫，師古曰︰私夫，女弟之私與姦通者。疑商敎使。」天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句斷。下，遐嫁翻。太中大夫蜀郡張匡，素佞巧，復上書極言詆毀商。復，扶又翻。有司奏請召商詣詔獄。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治，直之翻。鳳固爭之。夏，四月，壬寅，詔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諡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為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郞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衞者。有司奏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爵為樂昌侯。」宣帝之母黨微矣。

**5**上之為太子也，受論語於蓮勺張禹，蓮勺，音輦酌。及卽位，賜爵關內侯，拜為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禹與王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數，所角翻；下同。欲退避鳳；上不許，撫待愈厚。六月，丙戌，以禹為丞相，封安昌侯。恩澤侯表，安昌侯食邑於汝南。

**6**庚戌，楚孝王囂薨。

**7**初，武帝通西域，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獨不服，罽賓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罽，音計。數剽殺漢使。數，所角翻。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翻。久之，漢使者文忠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合謀攻殺其王；王曰烏頭勞，卽數殺漢使者也。立陰末赴為罽賓王。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陰末赴鎖琅當德，師古曰︰相失，相失意也。琅當，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鎖矣。琅，音郞。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其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縣度，在烏秅國西。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縣，古懸字通。師古曰︰懸繩而度也。烏秅，鄭氏音鷃拏。師古曰︰烏，音一加翻；秅，音直加翻；急言之，聲如鷃拏耳，非正音也。絕而不通。

及帝卽位，復遣使謝罪。復，扶又翻；下同。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王鳳曰︰「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說，輸芮翻。卒，子恤翻。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驕慢，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為育厚蠻夷，愜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師古曰︰比，近也；為其土壤接近，能為寇也。愜，音苦頰翻。為壤之為，于偽翻。比，毗寐翻。今縣度之阸，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鄕慕，不足以安西域；鄕，讀曰嚮。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師古曰︰暴，謂章露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賈，音古；下同。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也。為，于偽翻。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皮山國，去長安萬五千里。師古曰︰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更，音工衡翻。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師古曰︰夜有五更，分而持之。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師古曰︰稟，給也。贍，足也。食，讀曰飤；下同。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黠，下八翻。擁強漢之節，餒山谷之間，乞匄無所得，師古曰︰匄，亦乞也，音工大翻。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嘔，一口翻。吐，土故翻。畜，許救翻；下同。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陿，與狹同。師古曰︰崢嶸，深險之貌。崢，音仕耕翻。嶸，音宏。余謂崢嶸，山峻貌。行者騎步相持，騎，奇寄翻。繩索相引，索，昔各翻。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墜，未半阬谷盡靡碎；師古曰︰靡，散也，音縻。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勝，音升。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師古曰︰九州，冀、兗、豫、青、徐、荊、揚、梁、雍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余謂此言禹迹也。周職方，九州有幽、幷，無徐、梁；又分為九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賈，音古。難，乃旦翻。罷敝所恃以事無用，師古曰︰罷，讀曰疲。所恃，謂中國之人。無用，謂遠方蠻夷之國。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師古曰︰言已立計遣之，不能卽止，可至皮山也。於是鳳白從欽言。罽賓實利賞賜賈市，賈，音古。其使數年而壹至云。

## 陽朔元年（丁酉、前二四）應劭曰︰時陰盛陽微，故改元曰陽朔，欲陽氣之蘇息也。師古曰︰應說非也。朔，始也。以山陽火生石中，言陽氣之始。

**1**春，二月，丁未晦，日有食之。

**2**三月，赦天下徒。

**3**冬，京兆尹泰山王章下獄，死。下，遐嫁翻。

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顓。左右嘗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悅之，欲以為中常侍；百官表︰中常侍，加官，得出入禁中。蓋此時以士人為之，東都始純用宦者。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師古曰︰曉，猶白。余謂曉，開諭也。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劉向忠於漢室，子歆附從王莽，得無由此邪！爵賞之柄不自上出，則貪爵祿苟富貴之人，視其柄所在而趨之矣。語，牛倨翻。

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勢官，滿朝廷。杜欽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睢之徒得間其說！」周公輔成王，管、蔡流言，周公狼跋而東，其懼可知矣；吐握以下士，其謙可知矣。穰侯、范睢事見周紀。武安侯田蚡事見武帝紀。間，居莧翻。鳳不聽。

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師古曰︰言多疾疢。定陶共王來朝，共，讀曰恭；下同。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他王，不以往事為纖介；師古曰︰往事，謂先帝時欲以代太子也。言無纖介之嫌怒。留之京師，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師古曰︰人命無常，不可諱。一朝有他，師古曰︰他，謂晏駕也。且不復相見，復，扶又翻。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定陶邸也。旦夕侍上；上甚親重之。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食，鳳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師古曰︰詭，違也。故天見戒，見，賢遍翻。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決，與訣同，別也。

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章以選為京兆，鳳所舉也。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上召見章，延問以事。見，賢遍翻。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應『章︰十四行本「應」作「異」；乙十一行本同。』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近，其靳翻。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專政者也。為，于瑞翻。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師古曰︰猥，猶曲也。建遣之國，師古曰︰建立其議也。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朝，直遙翻。且日食，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省，悉井翻。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推，吐雷翻。遠，于願翻。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商，宣帝舅王武之子。內行篤，行，下孟翻。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屈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為鳳所罷，卒，子恤翻。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師古曰︰小婦，妾也。弟，謂女弟，卽妹也。今俗猶謂妾為小妻。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師古曰︰是則不為宜子，明鳳所言非實。婦人將生子，及月辰，出就他館。任，讀曰姙。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師古曰︰盪，洗滌也。言婦初來，所生之子或他姓。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已出，謂已出嫁也。近，其靳翻。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他不見者。師古曰︰以所見者譬之，則不見者可知。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

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師古曰︰微，無也。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為，于偽翻；下同。於是章奏封事，薦信都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智謀有餘。『章︰乙十一行本「餘」下有「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聖主樂進賢也。」十五字。』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名，『章︰乙十一行本「王」下有「先帝」二字，「名」下有「卿聲譽出鳳遠甚」七字。』數，所角翻。方倚『章︰十四行本「倚」下有「欲」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以代鳳。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見，賢遍翻。師古曰︰辟，讀曰闢。時太后從弟子侍中音元后傳曰︰太后從弟長樂衞尉弘，子侍中音。師古曰︰弘者，太后之叔父也；音則從父弟。余據後云「音以從舅用事」，則顏註良是。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語，牛倨翻。鳳聞之，甚憂懼。杜欽令鳳『章︰乙十一行本「鳳」下有「稱病」二字；張校同。』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食。為，于偽翻。御，進也。上少而親倚鳳，少，詩照翻。弗忍廢，乃優詔報鳳，強起之；強，其兩翻。於是鳳起視事。

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出為上郡太守。欲令在朝，阿附諸侯；朝，直遙翻。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盪腸，非所宜言。」下章吏。下，遐稼翻。廷尉致其大逆罪，致，文致也。以為「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背，蒲妹翻。私為定陶王。」章竟死獄中，妻子徙合浦。合，音蛤。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

馮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師古曰︰風，讀曰諷。劾，戶槪翻，又戶得翻。賜告養病而私自便，師古曰︰便，安也，音頻面翻。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奏記於鳳曰︰「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如淳曰︰律施行，無不得去郡之文也。亡，讀曰無。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師古曰︰疑當賞、不當賞則與之。疑厚、薄則從厚。予，讀曰與。『罰疑從去，』所以愼刑，闕難知也。師古曰︰疑當罰、不當罰則赦之。疑輕、重則從輕。去，謂赦之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師古曰︰釋，廢去也。假，謂假託法律以致其罪。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卽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任，音壬。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愼！」鳳不聽，竟免野王官。

時衆庶多冤王章譏朝廷者，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自京師不曉，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坐言事。如是，塞爭引之原，復，扶又翻；下同。說，輸芮翻。塞，悉則翻。爭，讀曰諍。師古曰︰爭引，謂引事類以諫爭之也。一曰︰下有諫爭之言，上引而納之也。損寬明之德。欽愚以為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郞從官，從，才用翻。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焉。杜欽之罪浮於谷永，以其與王鳳計議，為之文過也。

**4**是歲，陳留太守薛宣為左馮翊。宣為郡，所至有聲迹。宣子惠為彭城令，宣嘗過其縣，心知惠不能，不問以吏事。或問宣︰「何不敎戒惠以吏職？」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為然。時人雖以宣言為然，實未必然也！

**二年**（戊戌、前二三）

**1**春，三月，大赦天下。

**2**御史大夫張忠卒。

**3**夏，四月，丁卯，以侍中、太僕王音為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師古曰︰言為其家寮屬者皆得大官。五侯羣弟爭為奢侈，按元后傳，王鳳兄弟八人︰鳳、崇以與元后同母，先侯；譚、商、立、根、逢時同日侯，世謂之五侯；曼，乃五侯之兄，早死，不侯。五侯無羣弟，疑「羣」字當作「兄」。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遺，于季翻。好，呼到翻。施，式豉翻。予，讀曰與。賓客滿門，競為之聲譽。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三主，宣、元、成。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見，賢遍翻。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操，千高翻。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師古曰︰周書·洪範也。而，汝也。言唯君得作威作福；臣下為之，則致凶害也。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臣瓚曰︰政不由君，下及大夫也。師古曰︰論語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漢制，列侯，紫綬；二千石，青綬；侍中、中常侍，皆銀璫左貂、金附蟬。師古曰︰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師古曰︰內為汙私之行而外則寄託治公之道也。斷，丁亂翻。行，下孟翻。依東宮之尊，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余按漢制，太后率居長樂宮，在未央宮東，故曰東宮。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管執樞機，朋黨比周；比，毗至翻。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譽，音余。忤，五故翻。為，于偽翻。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遠，于願翻。朝，直遙翻。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燕、蓋事見昭帝紀。師古曰︰以示宗室親近而反逆也。數，所角翻。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呂氏事見呂后紀。霍氏事見宣帝紀。師古曰︰呂、霍二家皆坐專擅誅滅，故為王氏諱而不言也。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盤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言伏於微而著於象也。見，賢遍翻。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事見二十三卷昭帝元鳳三年。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王氏，本濟南東平陵人；武帝時，繡衣御史王賀旣免官，乃徙居魏郡元城。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地中，康曰︰，測洽切。余按字書，測洽之，從「干」、從「臼」，與今字不同。漢書作「根垂地中」。意「」卽「垂」字也。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皁隸，師古曰︰皁隸，卑賤之人也。春秋左氏傳曰︰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也。縱不為身，為，于偽翻。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如淳曰︰內，猶親也；而皇太后反外夫家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平昌侯王無故，宣帝舅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師古曰︰援，引也。謂升引而附近之也。援，音爰。近，其靳翻。黜遠外戚，毋授以政，師古曰︰遠，謂疏而離之也，音于萬翻。皆罷令就弟，弟，與第同；漢書率作「弟」。孟康曰︰第，宅也，有甲乙次第也；亦作「弟」。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田氏篡齊，六卿分晉，言漢亦將有此禍也。復，扶又翻。為後嗣憂，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聖思！」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

**4**秋，關東大水。

**5**八月，甲申，定陶共王康薨。

**6**是歲，徙信都王興為中山王。

#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一

## 漢紀二十三起屠維大淵獻（己亥），盡強圉協洽（丁未），凡九年。

孝成皇帝上之下

**陽朔三年**（己亥、前二二）

**1**春，三月，壬戌，隕石東郡八。

**2**夏，六月，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九郡。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逐捕，以軍興從事，長，知兩翻。師古曰︰逐捕之事，須有發興，皆依軍法。皆伏辜。

**3**秋，王鳳疾，天子數自臨問，數，所角翻。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師古曰︰不可言，謂死也，不欲斥言之。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行，下孟翻。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敕，整也，正也，固也，理也。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復，扶又翻。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師古曰︰倨，慢也。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八月，丁巳，鳳薨。九月，甲子，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長安十二城門皆有屯兵。安定太守谷永以譚失職，勸譚辭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4**冬，十一月，丁卯，光祿勳于永為御史大夫。永，定國之子也。

**四年**（庚子、前二一）

**1**春，二月，赦天下。

**2**夏，四月，雨雪。雨，于具翻。

**4**少府王駿為京兆尹。駿，吉之子也。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趙廣漢、張敞，宣帝時尹京。三王，皆帝所用。史言尹京者難其材。先，悉薦翻。

**5**閏月，壬戌，于永卒。

**6**烏孫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師古曰︰拊，讀與撫同。為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日貳亡阻康居；亡奔康居，依阻其遠以自全。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師古曰︰詐畔亡而投之，因得以刺殺。刺，七亦翻。於是西域諸國上書，願復得前都護段會宗；會宗前為西域都護，終更而還。復，扶又翻。上從之。城郭諸國聞之，皆翕然親附。

**7**谷永奏言︰「聖王不以名譽加於實效；御史大夫任重職大，少府宣達於從政，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

## 鴻嘉元年（辛丑、前二○）

**1**春，正月，癸巳，以薛宣為御史大夫。用谷永之言也。

**2**二月，壬午，上行幸初陵，赦作徒；師古曰︰徒人之在陵役作者。以新豐之戲鄕為昌陵縣，師古曰︰戲水之鄕也。戲，音許宜翻。奉初陵。

**3**上始為微行，張晏曰︰出入市里，不復警蹕，若微賤者之所為，故曰微行。從期門郞或私奴十餘人，或乘小車，或皆騎，騎，奇寄翻。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旁縣，諸縣環長安旁者也。甘泉、長楊、五柞，柞，才各翻。鬭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張安世四世孫放也。放父臨，尚敬武公主，文穎曰︰公主，成帝姊也。臣瓚曰︰敬武公主是元帝姊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薛宣傳云︰主怒曰︰「嫂何以取妹殺之！」旣謂元后為嫂，是卽元帝妹也。地理志，鉅鹿郡有敬武縣。生放，放為侍中、中郞將，娶許皇后女弟，當時寵幸無比，故假稱之。

**4**三月，庚戌，張禹以老病罷，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朝，直遙翻。賞賜前後數千萬。

**5**夏，四月，庚辰，薛宣為丞相，封高陽侯；恩澤侯表，高陽侯食邑於東莞。京兆尹王駿為御史大夫。

**6**王音旣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從，才用翻。上以音自御史大夫入為將軍，將軍，中朝官，故曰。不獲宰相之封，自公孫弘以來，為相者封侯。六月，乙巳，封音為安陽侯。地理志，汝南郡有安陽侯國。

**7**冬，黃龍見眞定。見，賢遍翻。

**8**是歲，匈奴復株累單于死，弟且麋『章十四行本「麋」作「糜」；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胥立，為搜諧若鞮單于；遣子左祝都韓王呴留斯侯入侍，以且莫車為左賢王。累，力追翻。單，音蟬。且，子余翻。鞮，丁兮翻。「呴」，漢書作「朐」；師古曰︰音許于翻。

**二年**（壬寅、前一九）

**2**春，上行幸雲陽、甘泉。甘泉宮在雲陽縣。

**2**三月，博士行大射禮。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大射之禮。博士所行，士之射禮也。有飛雉集于庭，歷階登堂而雊；師古曰︰歷階，謂以次而登也。雊，古豆翻。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車騎將軍音、待詔寵等上言︰師古曰︰以經術待詔，其人名寵，不記姓也。「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師古曰︰謂季冬之月雉雊、雞乳。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以明轉禍為福之驗。師古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故能攘妖而致百年之壽。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章︰乙十一行本「日」下有「大衆聚會，飛集於庭」八字；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歷階登堂，萬衆睢睢，師古曰︰睢睢，仰目視貌，音呼惟翻。驚怪連日，徑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師古曰︰宿，音先就翻。留，音力救翻。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中常侍鼂閎詔音曰︰鼂，古朝字。「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師古曰︰言人放此雉，故欲為變異者。折，而設翻。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為佞讇之計，誣亂聖德如此者！左右阿諛甚衆，不待臣音復讇而足。復，扶又翻。讇，古諂字。師古曰︰足，益也，音子喻翻。足其不足曰足。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令陛下覺寤，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繩以聖法，臣音當先誅，豈有以自解哉！今卽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行，所行也。言帝所行多非道，過失流布，聞於遠方也。行，下孟翻。海內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數，所角翻。見，賢遍翻。更，工衡翻；下同。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如淳曰︰老母，音之老母也，當隨己受罪誅也。又謂己言深切，觸牾人主，積恚而犯必行之誅，不能復顧太后也。師古曰︰如說非也。此言總屬於成帝耳。不然者，謂不如所諫而自修改也。老母，卽帝之母太后也。言帝不自修改，國家危亡，太后不知處所，高祖天下無所付屬也。屬，音之欲翻。宜謀於賢智，克己復禮，用論語孔子答顏淵之言。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尚可銷也。」

**3**初，元帝儉約，渭陵不復徙民起邑；事見二十九卷元帝永光四年。復，扶又翻。帝起初陵，卽延陵也。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卽新豐戲鄕之地。關中記︰昌陵，在霸城東二十里。樂，音洛。將作大匠解萬年解，戶買翻，姓也。姓譜︰自晉唐叔虞食邑於解，今解縣也。晉有解狐、解揚。使陳湯為奏，請為初陵徙民起邑，欲自以為功，求重賞。湯因自請先徙，冀得美田宅。上從其言，果起昌陵邑。為萬年、湯得罪罷昌陵張本。

夏，徙郡國豪桀貲五百萬以上五千戶于昌陵。

**4**五月，癸未，隕石于杜郵三。

**5**六月，立中山憲王孫雲客為廣德王。中山憲王福，靖王勝之玄孫也。地節元年，福薨，子懷王脩嗣。五鳳三年，脩薨，無後。今立雲客。

**6**是歲，城陽哀王雲薨；無子，國除。城陽景王章傳國十世，至雲。

**三年**（癸卯、前一八）

**1**夏，四月，赦天下。

**2**大旱。

**3**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師古曰︰黃圖云︰明光宮，在城內，近桂宮。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灃水，地理志︰豐水出鄠縣東南，北流過上林苑，入渭。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羽蓋，編羽為之。張周帷，周帷，船之四周皆張帷。楫棹越歌。師古曰︰楫、棹，皆所以行船也；令執楫棹人為越歌也。楫，謂棹之短者也，今吳、越之人謂之橈，音饒。越歌，為越之歌。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起土山、漸臺，又為室屋象白虎殿也。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以謝太后。劓，魚器翻，又牛例翻。上聞之，大怒，乃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等奢僭不軌，藏匿姦猾，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司隸校尉察三輔，京兆尹治京邑，而阿縱不舉奏，故責之。省戶，禁門也。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師古曰︰言此罪過，並身自為之。余謂言商等奢僭，必將得罪，何乃甘心為之以為樂也！樂，音洛。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外家宗族強，上一身寖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師古曰︰行刑罰。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諸侯，指商、根等。師古曰︰令總集音舍待詔命。是日，詔尚書奏文帝誅將軍薄昭故事。見十四卷文帝前十年。車騎將軍音藉稾請罪，師古曰︰自坐稾上，言待刑戮也。商、立、根皆負斧質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4**秋，八月，乙卯，孝景廟北闕災。

**5**初，許皇后與班倢伃皆有寵於上。上嘗遊後庭，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音接予；下同。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章︰十四行本「皆」下有「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之乎！」師古曰︰嬖，愛也，音必計翻，又卑義翻。近，音巨靳翻。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張晏曰︰楚王好田，樊姬為不食禽獸之肉。按樊姬事楚莊王。今有班倢伃！」班倢伃進侍者李平得幸，亦為倢伃，賜姓曰衞。

其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應劭曰︰平原漯陰東南五十里，有陽阿鄕，故縣也。考異曰︰五行志作「河陽主」，伶玄趙后外傳及荀紀亦作「河陽」。外戚傳顏師古註曰︰陽阿，平原之縣也。今俗書「阿」字作「河」，或為「河陽」，皆後人所妄改耳。今從之。悅歌舞者趙飛燕，師古曰︰以其體輕，故曰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復，扶又翻。姿性尤醲粹，左右見之，皆嘖嘖嗟賞。嘖嘖，衆口稱羨而作聲也；音側革翻。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後，披香博士，後宮女職也。淖，音女敎翻，姓也。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為倢伃，貴傾後宮。許皇后、班倢伃皆失寵。於是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倢伃挾媚道，婦人挾媚道者，蠱詛他人，求己親媚。祝詛後宮，詈及主上。祝，職救翻。詛，莊助翻。詈，力智翻。冬，十一月，甲寅，許后廢處昭臺宮，師古曰︰宮在上林苑中。處，昌呂翻。后姊謁『章︰乙十一行本「謁」下有「等」字；孔本同；張校同。』皆誅死，親屬歸故郡。后姊謁，為平安剛侯夫人。許氏，本山陽人也。考問班倢伃，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載子夏答司馬牛之言。脩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師古曰︰祝詛主上，是不臣也。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赦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婕伃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師古曰︰共，音居用翻。養，音弋向翻。宮閣記︰長信殿，在長樂宮，太后常居之。上許焉。

**6**廣漢男子鄭躬等六十餘人攻官寺，篡囚徒，盜庫兵；自稱山君。廣漢郡，高帝分蜀郡置，屬益州。師古曰︰逆取曰篡。風俗通︰寺，司也。諸官府所止皆曰寺。

**四年**（甲辰、前一七）

**1**秋，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勃海，唐滄、景州。清河，唐貝州。信都，唐冀州。師古曰︰湓，湧也；音普頓翻。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敗，補邁翻。平陵李尋『章︰乙十一行本「尋」下有「等」字；孔本同。』奏言︰「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索，山客翻。塞，悉則翻；下同。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朝臣數言百姓可哀，上遣使者處業振贍之。師古曰︰處業，謂安處之，使得居業。數，所角翻。處，昌呂翻。

**2**廣漢鄭躬黨與寖廣，犯歷四縣，衆且萬人；州郡不能制。冬，以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發郡中及蜀郡合三萬人擊之，或相捕斬除罪；師古曰︰賊黨相捕斬，赦其本罪。旬月平。遷護為執金吾，賜黃金百斤。

**3**是歲，平阿安侯王譚薨。上悔廢譚使不輔政而薨也，乃復進成都侯商，復，扶又翻。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漢制，列將軍置幕府，得舉吏。

魏郡杜鄴時為郞，素善車騎將軍音，見音前與平阿侯有隙，卽說音曰︰「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師古曰︰戚，近也。殊，謂異於疏也。說，輸芮翻。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師古曰︰秦景公母弟公子鍼有寵於其父桓公。景公立，鍼懼而奔晉。事在昭元年。故經書「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稱弟，罪秦伯也。春秋譏焉。周、召則不然，師古曰︰言周公、召公無私怨也。余謂不然者，不為秦伯之為也。召，讀曰邵。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為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並為弼疑，師古曰︰分職於陝，謂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陝，卽今陝州縣也；音式冉翻。而說者妄云分陝是潁川郟縣，謬矣。弼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余按字書，陝從兩「入」，郟從兩「人」，人自不考耳。為，于偽翻。長，知兩翻。故內無感恨之隙，師古曰︰感，音胡闇翻。外無侵侮之羞，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荷，下可翻。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丞相、御史及車騎、左、右將軍府也。復，扶又翻。此明詔所欲必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發於至誠，則孰不說諭！」師古曰︰言皆出於至誠，彼必和說，無憂乖異也。說，讀曰悅。音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鄴。

## 永始元年（乙巳、前一六）

**1**春，正月，癸丑，太官凌室火。師古曰︰凌室，藏冰之室。凌，音力證翻，又音陵。戊午，戾后園南闕火。考異曰︰五行志及荀紀二「火」皆作「災」，今從漢書。

**2**上欲立趙倢伃為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通語東宮；數，所角翻。歲餘，乃得太后指，許之。夏，四月，乙亥，上先封倢伃父臨為成陽侯。恩澤侯表，成陽侯食邑於汝南新息。諫大夫河間劉輔上書，漢書︰劉輔，河間宗室。言︰「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今文尚書·泰誓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哉！復哉！」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虖！威怒，謂皇天降威震怒也。虖，古乎字。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行，下孟翻。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鄭玄曰︰考，猶稽也。師古曰︰窈窕，幽閒也。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塞，悉則翻。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人婢不可以為主。』考異曰︰劉輔傳云︰「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荀紀「柱」作「珪」，「卑人」作「人婢」。今「柱」從漢書；「人婢」從荀紀。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師古曰︰市道，市中之道也；一曰市人及行於道路者也。予，讀曰與。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不敢不盡死！」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師古曰︰漢舊儀︰掖庭詔獄，令、丞，宦者為之，主理婦人、女官也。羣臣莫知其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琅邪師丹、太中大夫谷永四人皆中朝官。俱上書曰︰「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輔以襄賁令上書言得失，召見，擢諫大夫。襄賁，東海縣也。賁，音肥。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月之間，收下祕獄。下，遐稼翻。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過，猶罪也。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理官，謂廷尉也。師古曰︰令衆人知其罪狀而罰之。暴，顯示也。顯示其罪，使理官治之。今天心未豫，張晏曰︰豫，悅豫也。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爭，讀曰諍。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師古曰︰著，明也。天下不可戶曉。師古曰︰言不可家家曉諭之也。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治，直之翻。誠不宜幽囚於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耎，師古曰︰人人皆懼也。蘇林曰︰耎，弱也。師古曰︰耎，音乃亂翻，又乳兗翻。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師古曰︰舜有敢諫之鼓，故言有虞之聽也；一曰︰謂達四聰也。廣德美之風！臣等竊深傷之，惟陛下留神省察！」省，悉井翻。上乃徙輔繫共工獄，蘇林曰︰考工也。師古曰︰少府之屬官，亦有詔獄。共，讀與龔同。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為鬼薪，三歲刑也。

**3**初，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鳳，嗣父爵陽平侯。崇，安成侯。庶弟五人，同日封，謂之五侯。八人之中，獨曼不侯。太后憐之。曼寡婦渠供養東宮，供，居用翻。養，余亮翻。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師古曰︰比，音必寐翻；余謂當音毗至翻。其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師古曰︰乘，因也，因富貴之時。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師古曰︰佚，與逸同。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折，而設翻。被服如儒生；師古曰︰被，音皮義翻。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莽兄永早死，有子光。行，下孟翻。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鄭玄曰︰嘗藥，度其所堪。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郞，漢舊儀曰︰黃門郞，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郞。董巴曰︰禁門曰黃闥。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姓譜︰戴，宋戴公之後；一曰︰宋滅戴，子孫以國為氏。侍中金涉、中郞陳湯等皆當世名士，咸為莽言，為，于偽翻；下同。上由是賢莽，太后又數以為言。數，所角翻。五月，乙未，封莽為新都侯，莽傳，以南陽新野之都鄕為新都侯國。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衞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師古曰︰振，舉也。施，式智翻。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者更推薦之，更，工衡翻。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隆，盛也。洽，漸浹也，周徧也。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恧。師古曰︰激，急動。恧，愧也。激，音工歷翻。行，下孟翻。處，昌呂翻。恧，音女六翻。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朱博，字子元。莽聞此兒種宜子。」『章︰十四行本「子」下有「為買之」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師古曰︰此兒，謂所買婢也。種，章勇翻。卽日以婢奉朱博。其匿情求名如此！王莽事始此。

**4**六月，丙寅，立皇后趙氏，大赦天下。

皇后旣立，寵少衰；而其女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師古曰︰以漆漆物謂之髹，音許求翻，又許昭翻。今關東俗，器物一再著漆者謂之捎漆；捎，卽髹聲之轉重耳。「髹」，字或作「䰍」，音義亦與髹同。今關西俗云黑髹盤、朱髹盤，其音如此。兩義並通。毛晃曰︰髹，赤黑漆。切皆銅沓，黃金塗；師古曰︰切，門限也；音千結翻。沓，冒其頭也。塗以金，塗銅上也。沓，音他合翻。白玉階；師古曰︰階，所由升殿陛也。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服虔曰︰釭，壁中之橫帶也。晉灼曰︰以金環飾之也。師古曰︰壁帶，壁之橫木露出如帶者也，於壁帶之中往往以金為釭，若車釭之形也。其釭中，著玉璧、明珠、翠羽耳。藍田，山名，出美玉。釭，音工；流俗讀之音江，非也。自後宮未嘗有焉。趙后居別館，多通侍郞、宮奴多子者。侍郞，郞之得出入禁中者。宮奴，有罪沒為宮奴，給使宮中者。昭儀嘗謂帝曰︰「妾姊性剛，有如為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種，章勇翻。因泣下悽惻。帝信之，有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由是后公為淫恣，無敢言者，然卒無子。卒，子恤翻。

光祿大夫劉向以為王敎由內及外，自近者始，詩·大序︰關睢，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曰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於是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亂亡者，師古曰︰孽，庶也。嬖，愛也。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數，所角翻。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時掌翻。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嘆之。

**5**昌陵制度奢泰，久而不成。劉向上疏曰︰「臣聞王者必通三統，應劭曰︰二王之後與己為三統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張晏曰︰一曰天統，謂周以十一月建子為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殷以十二月建丑為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以十三月建寅為正，人始成之端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不備也；言王者象天、地、人之三統，故存三代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孝文皇帝嘗美石槨之固，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釋之對詳見十四卷文帝前三年。孝文寤焉，遂薄葬。棺槨之作，自黃帝始。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黃帝易之以棺槨。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丘壠皆小，葬具甚微；晉灼曰︰丘壠，冢墳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母於防，師古曰︰防，魯邑名也。杜預曰︰昌邑縣西有防城。墳四尺。記·檀弓曰︰孔子旣得合葬於防，曰︰「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不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師古曰︰墳者，謂積土也。春秋緯︰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藥草；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鄭玄曰︰孔子蓋用士禮。延陵季子葬其子，封墳掩坎，其高可隱。孟康曰︰隱蔽之，財可見而已。臣瓚曰︰謂人立可隱肘也。師古曰︰瓚說是也。隱，音於靳反。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師古曰︰弟弟者，言弟能順理也。上弟，音徒計反。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雁，珍寶之臧，臧，古藏字通；下臧椁同。機械之變，棺椁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詳見七卷秦始皇三十七年。勝，音升。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事見七卷秦二世二年。項籍燔其宮室、營宇，事見九卷高帝元年。牧兒持火照求亡羊，失火燒其臧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被，皮義翻。內離牧豎之禍，師古曰︰離，遭也。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知，讀曰智；下賢知同。其葬愈厚。丘壠彌高，宮闕『章︰十四行本「闕」作「廟」；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始營陵見上卷建始二年。及徙昌陵，增庳為高，師古曰︰庳，下也，音婢。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師古曰︰卒，讀曰猝。功費大萬百餘，應劭曰︰大萬，億也。大，巨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臣甚惽焉！師古曰︰惽，謂不了，言惑於此事也。惽，音昬；一云︰惽，古閔字，憂病也。余謂當從後說。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說，讀與悅同；下同。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唯陛下上覽明聖之制以為則，下觀亡秦之禍以為戒，初陵之模，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上感其言。

初，解萬年自詭昌陵三年可成，卒不能就；卒，子恤翻。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下，遐稼翻。皆曰︰「昌陵因卑為高，度便房猶在平地上；漢書音義曰︰便房，藏中便坐也。度，徒洛翻。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服虔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為客土。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然脂夜作，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師古曰︰賈，讀曰價。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治，直之翻。被，皮義翻。故陵因天性，據眞土，處勢高敞，旁近祖考，初陵近渭陵，又西近茂陵。處，昌呂翻。近，其靳翻。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師古曰︰緒，謂端次也。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便！」秋，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師古曰︰言不博謀於羣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師古曰︰過，誤也。萬年，解萬年也。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如淳曰︰陵中有司馬殿門，如生時制也。臣瓚曰︰天子之藏壙中，無司馬殿門也。此謂陵上寢殿及司馬門也。時皆未作之，故曰尚未加功。師古曰︰中陵，陵中正寢也。司馬殿門，瓚說是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罷，讀曰疲。疏，音疎。終不可成，朕惟其難，師古曰︰惟，思也。怛然傷心。怛，當割翻；驚也，懼也，悼也，不安也。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故詔引之。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罷昌陵，還故陵，而故陵勿起陵邑、徙吏民也。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6**初，酇侯蕭何之子『章︰十四行本「子」下有「孫」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嗣為侯者，無子及有罪，凡五絕祀。高后、文帝、景帝、武帝、宣帝思何之功，輒以其支庶紹封。蕭何薨，子祿嗣；薨，亡子，高后乃封何夫人同為酇侯，小子延為筑陽侯。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為酇侯；薨，子遺嗣；薨，亡子，文帝復以遺弟則嗣；有罪，免。景帝二年，封則弟嘉為武陽侯；薨，子勝嗣；有罪，免。武帝元狩中，復以酇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為酇侯。慶，則子也；薨，子壽成嗣；坐罪，免。宣帝封何玄孫建世為酇侯。凡五紹封。是歲，何七世孫酇侯獲坐使奴殺人，減死，完為城旦。獲，建世孫也。先是，上詔有司訪求漢初功臣之後，久未省錄。杜業說上曰︰先，悉薦翻。省，悉井翻。說，輸芮翻。「唐、虞、三代皆封建諸侯，以成太平之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太公封於齊，至周安王二十三年，始為田氏所滅。召公封於燕，後周而滅。子繼弟及，歷載不墮。師古曰︰弟繼兄位謂之及。載，子亥翻。墮，毀也；音火規翻。豈無刑辟，辟，毗亦翻。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師古曰︰言國家非無刑辟，而功臣子孫得不陷罪辜而能長存者，思其先人之力，令有嗣續也。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為愍隸，死為轉屍。應劭曰︰死不能葬，故屍流轉在溝壑之中。師古曰︰愍隸者，言為徒隸，在可哀愍之中。以往況今，師古曰︰況，譬也。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徒設虛言，則厚德掩息，吝簡布章，吝，靳也。簡，略也。言旣詔求其後，復靳而不封，略而不問，若如此，必布聞於天下也。非所以示化勸後也。雖難盡繼，宜從尤功。」言漢之功臣絕世者多，雖難盡繼，宜取功尤重者後，紹其國封也。上納其言。癸卯，封蕭何六世孫南䜌長喜為酇侯。地理志，南䜌縣屬鉅鹿郡。孟康曰︰䜌，音力全翻。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長，知兩翻。考異曰︰成紀︰「元延元年，封蕭相國後喜為酇侯。」荀、胡皆用之。按功臣表，「永始元年，釐侯喜紹封；三年薨。永始四年，質侯尊嗣；五年薨，質侯章嗣。」蓋本紀誤以永始為元延故也。

**7**立城陽哀王弟俚為王。鴻嘉二年，哀王雲薨，無後。考異曰︰漢紀，「俚」作「悝」，今從漢書。

**8**八月，丁丑，太皇太后王氏崩。師古曰︰宣帝王皇后也。

**9**九月，黑龍見東萊。見，賢遍翻。

**10**丁巳晦，日有食之。考異曰︰荀紀作「乙巳」，按長曆丁巳晦，荀悅誤。

**11**是歲，以南陽太守陳咸為少府，侍中淳于長為水衡都尉。

**二年**（丙午、前一五）

**1**春，正月，己丑，安陽敬侯王音薨。王氏唯音為修整，數諫正，數，所角翻。有忠直節。

**2**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繹繹，未至地滅。師古曰︰繹繹，光采貌。

**3**乙酉晦，日有食之。

**4**三月，丁酉，以成都侯『章︰十四行本「侯」下有「王」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商為大司馬、衞將軍；紅陽侯王立特進，領城門兵。

**5**京兆尹翟方進為御史大夫。翟，亭歷翻，又直格翻。

**6**谷永為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涼州部隴西、天水、武都、金城、安定、北地、武威、張掖、敦煌、酒泉等郡。漢制，諸州刺史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錄囚徒，考殿最；歲盡，詣京師奏事。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師古曰︰永有所言，令尚書卽受之。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王，于況翻。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師古曰︰如，若也。有卽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更，工衡翻。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師古曰︰凡在道路行者也。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尚書大傳曰︰桀云︰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師古曰︰自謂如日在天而無有能傷危也。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章︰十四行本「不」下有「自」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師古曰︰易·下繫之辭也。言安必思危，存不忘亡，乃得保其安存。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刈草曰芻，采薪曰蕘。文王詢于芻蕘。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

元年，九月，黑龍見；見，賢遍翻。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己」，當作「癸」。此承谷永傳之誤。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喪，息浪翻。沈，持林翻。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幷天下，三十七年，崩，二世三年而亡，其有天下財十六年。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

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師古曰︰許皇后及班倢伃之家。朝，直遙翻。熏灼四方，女寵至極，不可上矣；師古曰︰上，猶加也。今之後起，什倍于前。如淳曰︰謂趙、李本從微賤起也。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師古曰︰縱，放也。釋，解也。王誅，謂王法當誅者。當，丁浪翻。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師古曰︰從，音子用翻。橫，音胡孟翻。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師古曰︰阱，穿地為阬阱以拘繫人也。亂者，言其非正而又多也。阱，音才性翻。仲馮曰︰言設獄陷人如阱耳。余謂仲說是。榜箠㿊於炮烙，師古曰︰㿊，痛也。炮烙，紂所作刑也。膏塗銅柱，加之火上，令罪人行其上，輒墮炭中；笑而以為樂。㿊，音千感翻。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師古曰︰復，亦報也。為，于偽翻。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師古曰︰反，讀曰幡。罪之明白者，反而除之；吏之公正者，建議劾治也。多繫無辜，掠立迫恐，師古曰︰掠，笞服之，立其罪名。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師古曰︰言富賈有錢，假託其名，代之為主，放與他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或受報謝，別取財物。為，于偽翻。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勝，音升。是以日食再旣，以昭其辜。孟康曰︰旣，盡也。師古曰︰昭，明也。

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今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師古曰︰謂私畜田及奴婢財物。樂，音洛。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孟康曰︰成帝好微行，更作私字以相呼。如淳曰︰稱張放家人為卑字。好，呼到翻。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師古曰︰僄，疾也；音頻妙翻，又匹妙翻。數離深宮之固，數，所角翻。離，力智翻。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師古曰︰挺，引也，音大鼎翻。烏集雜會，醉飽吏民之家，師古曰︰言聚散不常，如烏鳥之集。亂服共坐，沈湎媟嫚，溷淆無別，黽勉遁樂，師古曰︰黽勉，言不息也。遁，流遁也。言流遁為樂也。沈，持林翻。樂，音洛。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衞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

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論語孔子答仲弓之言。師古曰︰言常畏愼。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改作昌陵，役百乾谿，費擬驪山，楚靈王侈心無厭，民不堪其役，潰於乾谿，王縊而死。驪山事見秦紀。師古曰︰擬，比也，言勞役之功百倍於楚靈王，費財之廣比於秦始皇。杜預曰︰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乾，音干。靡敝天下，師古曰︰靡，音武皮翻。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愁恨感天，饑饉仍臻，師古曰︰仍，頻也。流散宂食，餧死於道，以百萬數。師古曰︰宂，亦散也。餧，餓也。宂，音人勇翻。餧，音乃賄翻。公家無一年之畜，師古曰︰畜，讀曰蓄。百姓無旬月『章︰十四行本「月」作「日」；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己行，師古曰︰鏡，謂鑒照之。考，校也。行，下孟翻。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師古曰︰言上所為違於節儉，皆與永言同。余謂此言帝之失行，與夏、殷、周、秦所以失者合耳。

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載，子亥翻。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治，直吏翻。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以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能昭然遠寤，專心反道，師古曰︰反，猶還也。舊愆畢改，新德旣章，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師古曰︰去就，言去離無德而就有德。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

帝性寬，好文辭，而溺於宴樂，省，悉井翻。好，呼到翻。樂，音洛。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數，所角翻。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師古曰︰展，申也。每言事輒見答禮。師古曰︰如禮而答之。余謂答禮者，答之而又加禮也。至上此對，上，時掌翻。上大怒。衞將軍商密擿永令發去。師古曰︰擿，謂發動之。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廐者勿追；晉灼曰︰交道廐，去長安六十里，近延陵。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悔遣侍御史收永也。

**7**上嘗與張放及趙、李諸侍中共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服虔曰︰舉滿桮，有餘白歷者罰之也。孟康曰︰舉白，見驗飲酒盡不也。師古曰︰謂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白盡不也。一說︰白者，罰爵之名；飲有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釂者浮以大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是也。釂，子肖翻；飲酒盡爵也。談笑大噱。師古曰︰噱，笑聲也，音其略翻。或曰，噱，謂脣口之中，大笑則見。此說非。時乘輿幄坐張畫屛風，乘，繩證翻。師古曰︰坐，音材臥翻。畫，古畵字通；下同。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妲，當割翻。妲己，有蘇氏之女。樂，音洛。侍中、光祿大夫班伯久疾新起，姓譜︰班，楚令尹鬭班之後。班書敍傳自以為楚令尹子文之後。子文初生，弃於夢中而虎乳之。楚人謂乳為「穀」，謂虎為「於菟」，故名穀於菟，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師古註曰︰子文之子鬭班亦為楚令尹。余按左傳莊三十年，申公鬭班殺令尹子元，鬭穀於菟為令尹，恐班非子文之子。上顧指畫而問伯曰︰「紂為無道，至於是虖？」虖，古乎字。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何有踞肆於朝！師古曰︰肆，放也，陳也。朝，直遙翻。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孔穎達曰︰酒誥註云︰飲酒齊色曰湎。然則湎者，顏色湎然齊一之辭。師古曰︰微子，殷之卿士，封於微，爵稱子也。殷紂錯亂天命，微子作誥，告箕子、比干而去。其誥曰︰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事見尚書·微子篇。『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師古曰︰大雅·蕩之詩曰︰式號式謼，俾晝作夜。言醉酒號呼，以晝為夜也。流連，言作詩之人，嗟漢而泣涕流連也。而說者乃以流連為荒亡，蓋失之矣。大雅所以流連，不謂飲酒之人也。謼，音火故翻。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復，扶又翻。師古曰︰讜言，善言也。讜，音黨。放等不懌，師古曰︰懌，悅也，音亦。稍自引起，更衣，更，工衡翻。因罷出。

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孟康曰︰長信，太后宮名也。庭林表，宮中婦人官名也。師古曰︰長信宮庭之林表也。林表，官名耳。庭，非官稱也。使，疏吏翻。後上朝東宮，朝，直遙翻。太后泣曰︰「帝間顏色瘦黑。師古曰︰間，謂比日也。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大將軍，謂王鳳也。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鳳初薦伯宜勸學，召見親近。今太后以其能諫正，欲令帝寵異之也。師古曰︰比，類也；音必寐翻。當如字。宜遣富平侯且就國！」富平侯，張放。上曰︰「諾。」上諸舅聞之，以風丞相、御史，師古曰︰風，讀曰諷。求放過失。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拒閉使者，侍御史脩奉使至放家，逐名捕賊；奴從者閉門，設弓弩，距使者，不肯內。賊傷無辜，放知李游君欲獻女，求不得，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為暴虐，從，才用翻。請免放就國。」考異曰︰敍傳云︰「王音以風丞相、御史。」按放傳︰「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過惡。」音以正月乙巳薨，方進以三月丁酉為御史大夫，然則風丞相、御史者疑非音也。放傳又云︰「上諸舅皆害其寵。」故但云上諸舅。上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左遷放為北地都尉。其後比年數有災變，師古曰︰比，頻也。比，毗至翻。數，所角翻。故放久不得還。璽書勞問不絕。璽，斯氏翻。勞，力到翻。敬武公主有疾，詔徵放歸第視母疾。數月，主有瘳，後復出放為河東都尉。復，扶又翻。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

**8**邛成太后之崩也，邛成太后，孝宣王皇后也。父奉光，封邛成侯，故書邛成太后，以別孝元王皇后。恩澤侯表，邛成侯，國於濟陰。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趨辦，卒，讀曰猝。斂，力贍翻。師古曰︰趨，讀曰趣；言苟取辦。趣，與促同。上聞之，以過丞相、御史。過，罪也。冬，十一月，己丑，策免丞相宣為庶人，御史大夫方進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者；上亦器其能，十一月，壬子，擢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恩澤侯表，高陵侯，國於琅邪。考異曰︰方進傳︰「丞相薛宣免，方進亦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遂擢為丞相。」而荀紀云︰「秋八月，方進貶為執金吾。」蓋以公卿表云，「三月，丁酉，京兆尹翟方進為御史大夫；八月貶為執金吾。」故致此誤也。按公卿表所云者，謂方進自三月為御史大夫，至十一月而貶，凡居官八月耳。又黑龍見東萊，在去年九月，谷永傳著之甚明，而荀悅亦載之於此年，云「冬，黑龍見東萊。」蓋因陳湯獲罪在今年故也。漢春秋雖正黑龍之誤，而方進貶官猶承荀悅之失。以諸吏、散騎、光祿勳孔光為御史大夫。散，悉亶翻。方進以經術進，方進以射策甲科為郞，舉明經，遷議郞。其為吏，用法刻深，好任勢立威；有所忌惡，峻文深詆，中傷甚多。好，呼到翻。惡，烏路翻。中，竹仲翻。有言其挾私詆欺不專平者，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以為非也。科，律條也。光，褒成君霸之少子也，霸見二十八卷元帝永光元年。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師古曰︰希指，希望天子之意指也。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爭，讀曰諍。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藳，服虔曰︰言已繕書，更削壞其草也。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師古曰︰奸，求也；奸忠直之名也。奸，音干。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朝，直遙翻。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

**9**上行幸雍，祠五畤。建始二年，罷雍五畤；今以久無繼嗣，幷甘泉泰畤皆復之。雍，於用翻。畤，音止。

**10**衞將軍王商惡陳湯，奏「湯妄言昌陵且復發徙；初，湯請起昌陵邑；旣罷昌陵，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奏未下，人以問湯︰「第宅不徹，得無復發徙？」湯曰︰「縣官且順聽羣臣言，猶復發徙之也。」惡，烏路翻。又言黑龍冬出，微行數出之應。」東萊郡黑龍出，人以問湯，曰︰「是所謂玄門開；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以非時出也。」數，所角翻。廷尉奏「湯非所宜言，大不敬。」詔以湯有功，有斬郅支功。免為庶人，徙邊。

上以趙后之立也，淳于長有力焉，故德之，乃追顯其前白罷昌陵之功，下公卿，議封長。下，遐稼翻。光祿勳平當以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姓譜︰平，齊相晏平仲之後；一曰︰韓哀侯少子婼食采平邑，因以為氏。高祖之法，非有功不侯。當坐左遷鉅鹿太守。上遂下詔，以常侍閎、衞『章︰十四行本「衞」上有「侍中」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尉長首建至策，師古曰︰閎，王閎也。賜長、閎爵關內侯。

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毒流衆庶，與陳湯俱徙敦煌。敦，徒門翻。

初，少府陳咸、衞尉逢信，官簿皆在翟方進之右；逢，皮江翻，姓也；古有逢蒙。師古曰︰簿，謂伐閱也。簿，音主簿之簿。方進晚進，為京兆尹，與咸厚善。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薛宣得罪，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晉灼曰︰大臣獄重，故以秩二千石者五人詰責之。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詰，去吉翻。陳湯素以材能幸於王鳳及王音，咸、信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數，所角翻。以此得為九卿。及王商黜逐湯，方進因奏「咸、信附會湯以求薦舉，苟得無恥，」皆免官。考異曰︰咸、信免官皆在明年以後，因陳湯事連言之。

**11**是歲，琅邪太守朱博為左馮翊。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以為大吏，文、武從宜。師古曰︰各因其材而任之。治，直之翻。縣有劇賊及他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師古曰︰稱，副也。稱，尺證翻。以是豪強懾服，事無不集。懾，之涉翻。

**三年**（丁未、前一四）

**1**春，正月，己卯晦，日有食之。

**2**初，帝用匡衡議，罷甘泉泰畤，事見上卷建始元年。其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武帝以正月上辛有事甘泉圜丘，自竹宮而望拜。韋昭曰︰以竹為宮，天子居中。師古曰︰漢舊儀，竹宮去壇三里。壞，音怪。折拔畤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折，而設翻。帝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師古曰︰家人，謂庶人之家也。種祠，繼嗣所傳祠也。況於國之神寶舊畤！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帝祠泰一於甘泉，夜常有神光如流星集于祠壇。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上遂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文帝十四年，黃龍見成紀，始幸雍，郊見五畤。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敕備，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易，以豉翻。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元帝時，貢禹建言，漢家祭祀多不應古禮；韋玄成、匡衡等因之。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師古曰︰恨，悔也。又以久無繼嗣，冬，十月，庚辰，上白太后，令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長安及郡國祠著明者，皆復之。

是時，上以無繼嗣，頗好鬼神、方術之屬，好，呼到翻。上書言祭祀方術得待詔者甚衆，祠祭費用頗多。谷永說上曰︰說，輸芮翻。「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師古曰︰罔，猶蔽。余謂罔，欺也，欺人以所無曰罔。諸背仁義之正道，背，蒲妹翻。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如淳曰︰遙，遠也。興，舉也。師古曰︰興，起也，謂起而遠去也。黃冶變化之術者，晉灼曰︰黃者，鑄黃金也。道家言，冶丹沙令變化，可鑄作黃金也。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師古曰︰左道，邪僻之道，非正義也。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師古曰︰洋洋，美盛之貌。洋，音羊，又音祥。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師古曰︰盪盪，空曠之貌也。盪，音蕩。景，影也。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師古曰︰謂孔子不語怪神。昔秦始皇使徐福發男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事見秦始皇紀。漢興，新垣平、事見文帝紀。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事見武帝紀。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師古曰︰詐得，謂主上得其詐偽之情。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朝，直遙翻。上善其言。

**3**十一月，尉氏男子樊並等十三人謀反，地理志，尉氏縣屬陳留郡。應劭曰︰古獄官曰尉氏，鄭之別獄也。臣瓚曰︰鄭大夫尉氏之邑，故遂以為邑名。師古曰︰鄭大夫尉氏，亦以掌獄之官故為族耳；應說是也。殺陳留太守，劫略吏民，自稱將軍；徒李譚、稱忠、鍾祖、訾順共殺並，以聞，皆封為侯。姓譜︰稱，平聲。漢·功臣表有新山侯稱忠。楚有鍾儀、鍾建，又有知音鍾子期。訾，卽移翻；何氏姓苑云︰今齊人，本姓祭氏。譚，延鄕侯。忠，新山侯。祖，童鄕侯。順，樓虛侯。考異曰︰本紀云五人，而功臣表止有四人，蓋紀誤。

**4**十二月，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地理志，山陽郡有鐵官。經郡國十九，殺東郡太守及汝南都尉。汝南太守嚴訢捕斬令等。遷訢為大司農。師古曰︰訢，與欣同。

**5**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曰︰地理志，南昌縣屬豫章郡。後漢志︰尉，主盜賊；凡有賊發，主名不立，則推索行尋，按察姦宄，以起端緒。「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如轉圜，師古曰︰不及，恐失之也。轉圜者，言其順易也。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師古曰︰直取其功，不論其舊行及所從來也。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事並見高帝紀。行，戶剛翻。陳，讀曰陣。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師古曰︰言四面而至。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知，讀曰智；下同。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幷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師古曰︰鴻毛，諭輕；拾遺，言其易也。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好，呼到翻。說，讀曰悅。出爵不待廉、茂，廉、茂，孝廉、秀才也。光武諱秀，改為茂才。慶賜不須顯功，師古曰︰謂諫爭合意，卽得爵賜，不由薦舉及軍功也。廉，廉吏也。茂，茂材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庭，自衒鬻者不可勝數，師古曰︰衒，行賣也。鬻，亦賣也。衒，音州縣之縣，又音工縣翻。勝，音升。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張晏曰︰民有三年之儲曰升平。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間，古莧翻；下同。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事見武紀。師古曰︰本朝，謂漢朝也。大臣，謂淮南相、內史之屬也。服虔曰︰臣勢陵君。和，戶臥翻。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孟康曰︰鴻嘉中廣漢男子鄭躬等反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賢曰︰前書曰︰十二萬戶為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無逃匿之意，李奇曰︰求索與己和及隨己者。原父曰︰漢氏世寶隨和珠玉，謂匹夫至欲求索此物，所謂與上爭衡也。索，山客翻。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量，音良。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

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詩也。濟濟，盛貌也。言文王能多用賢人，故邦國得以安寧也。濟，子禮翻。廟堂之議，非草茅所言也；漢書「所」字下有「當」字。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幷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福去南昌歸壽春，數因縣道上書，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數，所角翻。見，賢遍翻。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事見三卷周赧王七年。周禮司關，凡四方之賓客叩關者，則為之告。註曰︰叩關，謂謁關人也。疏曰︰叩，猶至也。好，呼到翻。繆公行霸，由余歸德。秦繆公開霸業，由余自西戎歸之。繆，讀曰穆。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懣，音悶。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師古曰︰爛然，分明之貌也。

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數，趨玉翻。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雋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世『章︰十四行本「世」作「聖」；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師古曰︰無幾，言不多也。幾，音居豈翻。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師古曰︰砥，細石也；音之履翻，又音祇。

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工以諭國政，利器諭賢材。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敺除，為，于偽翻。倒持泰阿，授楚其柄。師古曰︰太阿，劍名，歐冶所鑄也。言秦無道，令陳涉、項羽乘間而發，譬倒持劍，以把授人也。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師古曰︰辟，讀曰闢。

今陛下旣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師古曰︰鳶，鴟也。仁鳥，鸞鳳也。鳶，音緣。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上書，多觸不急之法，師古曰︰言以其所言為不急而罪之。或下廷尉而死者衆。下，遐稼翻；下同。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懲王章之死也。師古曰︰防人之口，法禁嚴切也。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爭，讀曰諍。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元帝初，擢章為左曹、中郞將。師古曰︰具臣，具位之臣，無益者也。矯，正也。朝，直遙翻。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事見上卷陽朔元年。且惡惡止其身，公羊傳︰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室家，言王章妻子坐徙也。孔穎達曰︰左傳曰︰男有室，女有家。謂男處妻之室，女安夫之家，夫婦共為家室。故謂夫婦家室之道為室家也。折直士之節，折，而設翻。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

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除不急之法，下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師古曰︰虞書·舜典曰︰「闢四門，明四目。」言開四門以致衆賢，則明視於四方也。塞，悉則翻。辟，讀曰闢。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師古曰︰君命犯者，謂大臣犯君之命。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師古曰︰言其極多，不可比校而數也。亡，讀曰無。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張晏曰︰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如星飛，上去權、臣用事之異也。蘇林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則金不從革。景，象也；何象，言將危亡也。為，于偽翻。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師古曰︰務全安之，此為上。當與之賢師良傅，敎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師古曰︰以斗為諭也。斗身為魁。使之驕逆，至於夷滅，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之。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庸庸，微小貌也。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則至熾盛；大臣貴擅，亦當早圖，黜其權也。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師古曰︰已語終辭。上不納。

#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二

## 漢紀二十四起著雍涒灘（戊申），盡昭陽赤奮若（癸丑），凡六年。

孝成皇帝中

**永始四年**（戊申、前一三）

**1**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大赦天下。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2**夏，大旱。

**3**四月，癸未，長樂臨華殿、未央宮東司馬門皆災。師古曰︰東面之司馬門也。樂，音洛。六月，甲午，霸陵園門闕災。

**4**秋，七月，辛未晦，日有食之。

**5**冬，十一月，庚申，衞將軍王商病免。

**6**梁王立驕恣無度，立，梁孝王武八世孫也。至一日十一犯法。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梁相，名禹。相，息相翻。有司按驗，因發其與姑園子姦事，奏「立禽獸行，請誅。」漢法，內亂為禽獸行。行，下孟翻。太中大夫谷永上書曰︰「臣聞禮，天子外屛，不欲見外也；師古曰︰屛，謂當門之牆，以屛蔽者也。外屛，於門外為之。是以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韓詩云︰中冓，中夜。應劭曰︰中冓，材冓在堂之中也。晉灼曰︰魯詩以為夜也。師古曰︰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冓，音工豆翻。春秋為親者諱。春秋公羊傳︰閔元年，齊仲孫來。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外之也。曷為外之？春秋為親者諱。為，于偽翻；下同。今梁王年少，少，詩照翻；下同。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旣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立，傅致難明之事，劾，戶槪翻。師古曰︰傅，讀曰附。獨以偏辭成罪斷獄，斷，丁亂翻。無益於治道；治，直吏翻。汙衊宗室汙，烏故翻。孟康曰︰衊，音漫。師古曰︰衊，音秣，謂塗染也。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為，于偽翻；下為公同。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姑者，父之同產。長，知兩翻。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妖，巧也，艷也，好也。妖，於驕翻。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師古曰︰言其姑亦當自恥，必不與姦。按事者乃驗問惡言，師古曰︰本所問者，怨望朝廷之言也。何故猥自發舒！言何為而自發內亂之事。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躡尋者，謂躡其失言之後，而尋其內亂之跡也。萌牙之時，加恩勿治，上也。如淳曰︰覆蓋之，則計之上。治，直之翻；下同。旣已按驗舉憲，舉憲者，舉以法也。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上，與尚同。書·呂刑︰皇帝清問下民。孔安國曰︰清問，詳問也。馬曰︰清，訊。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著，明也。效，驗也。明其事之不然，具有證驗也。失誤，謂誤入人罪為失。而反命於下吏，師古曰︰使者還，反以清白之狀付有司也。以廣公族附疏之德，附疏者，使疏屬親附也。為宗室刷汙亂之恥，師古曰︰刷，謂拭，刷除之也，言所劣翻。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

**7**是歲，司隸校尉蜀郡何武為京兆尹。姓譜︰何，出自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後封於韓；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間音以「韓」為「何」，字隨音變，遂為何氏。武為吏，守法盡公，進善退惡，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 元延元年（己酉、前一二）

**1**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2**壬戌，王商復為大司馬、衞將軍。商去年以病免，今復位。

**3**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雍，於用翻。畤，音止。

**4**夏，四月，丁酉，無雲而雷；劉向曰︰雷前託於雲，猶君之託於臣，陰陽之合也。人君不恤天下，萬民有怨畔之心，故無雲而雷。有流星從日下東南行，四面燿燿如雨，自晡及昏而止。

**5**赦天下。

**6**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孛，蒲內翻。

上以災變，博謀羣臣。北地太守谷永對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則五徵時序，五徵，卽洪範之八庶徵，曰雨、曰暘、曰寒、曰燠、曰風也。百姓壽考，符瑞並降；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則咎徵著郵，洪範之常雨、常暘、常寒、常燠、常風，為咎徵著明也。天見咎徵，以明著人君之過也。師古曰︰郵，與尤同。尤，過也。妖孽並見，洪範五行傳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芽孽矣。見，賢遍翻。饑饉荐臻；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如魯哀禍大天不降譴是也。復，扶又翻。更，工衡翻。此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脩短，時世有中季，師古曰︰中，讀曰仲。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八世，高、惠、文、景、武、昭、宣、元。當陽數之標季，孟康曰︰陽九之末季也。師古曰︰標，音必遙翻。涉三七之節紀，孟康曰︰至平帝，乃三七二百一十歲之厄，今已涉向其節紀。遭無妄之卦運，應劭曰︰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後雨；而今無雲而雷。無妄者，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於天，災異之最大者也。師古曰︰取易之無妄卦為義。項安世曰︰古妄與望通，秦、漢言无妄，皆無望也。朱英之說黃歇與揚子法言皆然。故太玄以去準无妄，謂其無所復望也。在易則自為誠妄之妄。直百六之災阸，易九戹曰︰初入元，百六陽九。孟康曰︰易傳也。所謂陽九之戹，百六之會也。初入元，百六歲有戹者，則前元之餘氣也。師古曰︰直，當也。孔穎達曰︰凡水旱之歲，曆運有常。按律曆志云︰十九歲為一章，四章為一部，二十部為一統，三統為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幷三百七十四歲為四百八十歲，註云，六乘八之數。次四百八十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七百二十歲陽七，謂旱七年。又註云︰七百二十者，九乘八之數。次六百歲陰五，謂水五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旱五年。註云︰六百歲者，以八乘八，八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七八五十六，相幷為一千二百歲。於易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歲陽三，除入元至陽三，除去災歲，總有四千五百六十年。其災歲，兩个陽九年，一个陰九年，一个陰、陽各七年，一个陰、陽各五年，一个陰、陽各三年，總有五十七年，幷前四千五百六十年，通為四千六一十七歲。此一元之氣終矣。此是陰陽水旱之大數也。所以正用七、八、九、六相乘者，以水數六，火數七，木數八，金數九，此交互相乘也。以七、八、九、六陰陽之數自然，故有九年、七年、五年、三年之災。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師古曰︰雜，謂相參也。一曰，雜，音先合翻。雜焉，總萃。難，乃旦翻。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載，子亥翻。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內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驕臣，指淳于長等。悍妾，指趙昭儀姊弟也。悍，下罕翻，又侯旰翻。師古曰︰卒，讀曰猝。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苑，園也。孔穎達曰︰有蕃曰園，有牆曰囿；園、囿大同，蕃、牆異耳。囿者，域養禽獸之處。園者，種菜殖果之處。毛晃曰︰苑，亦以養禽獸。直曰街，曲曰巷。師古曰︰閒，讀曰閑。徵舒、崔杼之亂；陳靈公淫于夏姬，數如其家；夏姬之子徵舒病之，自廐射而殺之。齊莊公通于崔杼之妻姜氏，數如崔氏；杼伏甲殺之。事並見左傳。此指帝微行，將有徵舒、崔杼之禍也。外則為諸夏下土，將有樊幷、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樊幷、蘇令事見上卷永始三年。陳勝、項梁事見七卷秦二世元年。夏，戶雅翻；下同。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師古曰︰分，音扶問翻。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見，賢遍翻。可不致愼！禍起細微，姦生所易。易，輕也，忽也。言姦生於所輕忽也。易，以豉翻。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媟黷宴飲；師古曰︰媟，狎也，音私列翻。黷，汙也。復，扶又翻；下同。勤三綱之嚴，師古曰︰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余按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所謂嚴也。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遠，于願翻。近，其靳翻。行，下孟翻。朝覲法駕而後出，朝，直遙翻。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臣妾之家。三者旣除，內亂之路塞矣。三者，謂微行、崇飲、好色也。塞，悉則翻。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恤，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永書曰︰諸夏舉兵，以火角為期。蓋言已有其萌，而將至於興發也。斂，力贍翻。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咎亡。』師古曰︰洪範傳之辭。余按五行志，蓋京房易傳之辭也。比年郡國傷於水災，禾麥不收，禾，粟苗也，又稼之總名。比，毗至翻。宜損常稅之時，謂此時宜減稅也。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市怨趨禍之道也。趨，讀曰趣，與促同。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奢泰之費，流恩廣施，施，式豉翻。振贍困乏，敕勸耕桑，以慰綏元元之心，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贍，而豔翻。幾，居希翻，又巨衣翻。

中壘校尉劉向武帝置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之內，又外掌西域，八校尉之首也。上書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師古曰︰事見虞書·益稷篇。丹朱，堯子也。敖，讀曰傲。仲馮曰︰此禹戒舜之語。非舜戒禹之辭也。上，時掌翻。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尚書·無逸篇︰周公戒成王曰︰毋若殷王紂之迷亂，酗于酒德哉！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

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師古曰︰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凡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謂隱三年二月己巳，桓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朔，莊十八年三月，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僖五年九月戊申朔，十二年三月庚午，十五年五月，文元年二月己亥朔，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宣八年七月甲子，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卯，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五年秋八月丁巳，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冬十月庚辰朔，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朔，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十五年六月丁巳朔，十七年六月甲戌朔，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定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十五年八月庚辰朔也。今連三年比食，比，毗至翻。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建始三年十二月戊申朔，河平元年四月癸亥晦，三年八月乙卯晦，四年三月癸丑朔，陽朔元年二月丁未晦，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三年正月己卯晦，四年七月辛未晦，凡八食，而是年春正月己亥又不預此數。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皆有變異著於漢紀。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按向書曰︰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林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㜸火燒宮，野禽戲庭，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太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向書曰︰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向之所以望帝者如此。以崇劉氏，崇，增高也。謂增高劉氏之業，愈巍巍也。故懇懇數奸死亡之誅！師古曰︰懇懇，款誠之意也。奸，犯也。數，所角翻。奸，音干。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上輒入之，師古曰︰謂召入也。上，時掌翻。閒，讀曰閑；又如字。上輒之上，如字。然終不能用也。考異曰︰向傳云︰星孛東井，岷山崩，向懷不能已，上此奏。按岷山崩在三年，此奏云「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食八，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則上此奏當在今年也。胡旦亦載之三年。余按劉向傳，若以星孛東井為據，則上奏當在今年。若以岷山崩為據，則上奏當在三年。若以二十歲間日八食為據，則上奏當在去年。然向言「日食之變率二歲六月而一發」，以班書考之，自建始三年十二月至河平元年四月，則一年五月而食；至四年三月癸丑朔則纔一年而食；又至陽朔元年二月丁未晦則又期年而食；永始元年九月丁巳晦，志書食而紀不書；至二年二月乙酉晦，則凡九期，而志所書永始元年九月丁巳晦不計也。又至永始三年正月己卯晦，則未及一期而食。又至四年七月辛未晦，則一年六月而食。向所謂率二歲六月而一發，亦通二十歲而約言之耳。自建始三年至今年，以紀考之則九食，以志考之則十食，此其差異又未有所折衷也。

**7**紅陽侯立舉陳咸方正；對策，拜為光祿大夫、給事中。丞相方進復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免，咸免見上卷永始二年。復，扶又翻。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孟康曰︰內朝，中朝也。大司馬、前、後、左、右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給事中為中朝官；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官也。幷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漢制，列侯選舉不以實，削封戶。劾，戶槪翻；下同。有詔免咸，勿劾立。

**8**十二月，乙未，王商為大將軍。辛亥，商薨。其弟紅陽侯立次當輔政；先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先，悉薦翻。據孫寶傳︰占墾草田，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師古曰︰隱度而取之也。草田，荒田也。舊為陂澤，本屬少府，其後以假百姓，百姓皆已田之。而立總謂為草田，占云新自墾。占，音之贍翻。百畝為頃。上書以入縣官，師古曰︰立上書云︰新墾得此田，請以入官也。貴取其直一億『章︰十四行本「億」作「萬」；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萬以上，師古曰︰直，價直也。貴者，增於時價。丞相司直孫寶發之，上由是廢立，而用其弟光祿勳曲陽侯根。庚申，以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考異曰︰荀紀云「十一月」，成紀云「十二月」。按是歲十一月甲子朔，無乙未、辛亥、庚申。荀悅誤。今按考異又有揚雄待詔一條，註云︰雄傳云︰「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薦雄待詔。」按雄自序云︰「上方郊祠甘泉泰畤，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奏甘泉賦。其十二月，奏羽獵賦。」事在今年。時王音卒已久，蓋王根也。胡旦遂誤以為曲陽侯云。余按曲陽侯卽王根也。王音則封安陽侯。

**9**特進、安昌侯張禹請平陵肥牛亭地；師古曰︰肥牛，亭名。禹欲得置亭之處為冢塋。曲陽侯根爭，以為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宜更賜禹他地。請別以地賜之。更，工衡翻。上不從，卒以賜禹。卒，子恤翻。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數，所角翻；下同。師古曰︰惡，謂言其過惡。依顏註，惡，當讀如字；後凡毀惡之惡皆同音。天子愈益敬厚禹，每病，輒以起居聞，師古曰︰謂其飲食寢臥之增損。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上，禹頓首謝恩；禹小子未有官，禹數視其小子；上卽禹牀下拜為黃門郞、給事中。卽，就也。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師古曰︰與，讀曰豫。余謂與，讀如字，言天子與禹定其可否也。

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時掌翻。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未能灼見人言之當否也。乃車駕至禹弟，弟，與第同，舍也，宅也。辟左右，師古曰︰辟，讀曰闢。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為，于偽翻。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師古曰︰罕，稀也。論語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師古曰︰論語稱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謂孔子未嘗言性命及天道。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漢書·張禹傳，「喜」作「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斷，丁亂翻。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元帝師蕭望之，成帝師張禹，皆敬重之矣。元帝不能聽望之言疏許、史而去恭、顯，成帝則聽禹言而不疑王氏；望之以此殺身，禹以此苟富貴。漢祚中衰，實由此也。又，成帝之時，吏民猶譏切王氏；平帝之末，吏民以王莽不受新野田，上書者至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何元、成之時吏民猶忠於漢，平帝之時吏民則附王氏也？政自之出久矣，人心能無從之乎！有國家者，尚監茲哉！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張氏安矣，劉氏危矣。說，讀曰悅。

故槐里令朱雲元帝時，雲為槐里令，坐論石顯廢錮，故稱故。上書求見，見，賢遍翻。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師古曰︰尸，主也。素，空也。尸位者，不舉其事，但主其位而已。素餐者，德不稱官，空當食祿。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師古曰︰論語所載孔子之言也。苟患失其寵祿，則言行僻邪，無所不至也。謹案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旣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亡，與無同。臣願賜尚方斬馬劍，師古曰︰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劍利，可以斬馬。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斷，丁管翻。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蓋引用論語惡居下流而訕上之言。師古曰︰訕，謗也，音所諫翻，又音删。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檻，軒前欄也。折，而設翻。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師古曰︰呼，叫也，音火故翻。關龍逄，桀臣，王子比干，紂臣，皆以諫而死，故云然。逄，音皮江翻。未知聖朝何如耳！」師古曰︰言殺直臣，其聲惡。余謂雲蓋言亦將如夏、殷之亡也。朝，直遙翻；下入朝同，每朝同。御史遂將雲去。將，如字，挾也，攜也。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師古曰︰著，表也。言此名久已章表。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言殺雲之事得止也。及後當治檻，治，直之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補合之也。旌，表也。

**10**匈奴搜諧單于將入朝；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若鞮單于；以囊知牙斯為左賢王。單，音蟬。且，子余翻。車，尺遮翻。鞮，丁奚翻。

**11**北地都尉張放到官數月，復徵入侍中。復，扶又翻；下同。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尚未效，張晏曰︰謂太后言，「班侍中，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詳見上卷永始二年。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虖！」如淳曰︰富平侯張放又來，太后安能默然不以為言。上謝曰︰「請今奉詔！」上於是出放為天水屬國都尉；地理志，天水屬國都尉，治勇士縣。引少府許商、光祿勳師丹為光祿大夫，姓譜︰師，古者掌樂之官，因以為氏。班伯為水衡都尉，並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從，才用翻。及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使傳上指以諭公卿也。上亦稍厭游宴，復脩經書之業；上為太子時，好經書；及卽位，幸酒，樂宴樂。今出放等，復脩經書業。太后甚悅。

**12**是歲，左將軍辛慶忌卒。慶忌為國虎臣，爪牙扞禦之臣曰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

**二年**（庚戌，前一一）

**1**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旣祭，行遊龍門，師古曰︰龍門山，在今蒲州龍門縣北。登歷觀，晉灼曰︰歷觀，在河東蒲反縣。師古曰︰歷山上有觀。觀，音古玩翻。陟西岳而歸。陟，登也。師古曰︰西岳，華山也。

**2**夏，四月，立廣陵孝王子守為王。廣陵孝王霸，厲王胥之子也，元帝初元二年紹封；傳子意，孫護人，薨，無後。今立守以紹封。考異曰︰荀紀「守」作「憲」，今從漢書。

**3**初，烏孫小昆彌安日為降民所殺，諸翖侯大亂；降，戶江翻。翖，許及翻。詔徵故金城太守段會宗為左曹、中郞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陽朔中，會宗復為西域都護，終更而還，以擅發戊己校尉兵迎康居降者不遂，劾乏興，詔以贖論；拜金城太守，以病免，故曰金城太守。守，式又翻。立安日弟末振將為小昆彌，服虔曰︰末振將，人姓名。師古曰︰其名也；昆彌之弟，不可別舉姓也。考異曰︰烏孫傳以末振將為安日弟，段會宗傳以為兄，「兄」字誤耳。定其國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時大昆彌雌栗靡勇健，末振將恐為所幷，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刺，七亦翻。漢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中郞將段會宗立公主孫伊秩靡為大昆彌。公主，謂楚主解憂也。公主之孫，於雌栗靡為季父。久之，大昆彌、翖侯難栖殺末振將，安日子安犂靡代為小昆彌。漢恨不自誅末振將，復遣段會宗發戊己校尉諸國兵，復，扶又翻。校，戶敎翻。卽誅末振將太子番丘。卽，就也。師古曰︰番，音盤。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卽留所發兵墊婁地，服虔曰︰墊，音墊阸之墊。鄭氏曰︰婁，音羸。師古曰︰墊，音丁念翻。婁，音樓。選精兵三十弩李奇曰︰三十人，人持一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之罪，卽手劍擊殺番丘。手執劍曰手劍。記·檀弓曰︰子手弓，子射諸。手，守又翻。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安犂靡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為言奉天子命來誅番丘之意。為，于偽翻。「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司馬遷答任安書曰︰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自諭其身甚微也。宛王、郅支頭縣槀街，宛王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太初三年。郅支事見二十九卷元帝建昭三年。宛，於元翻。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師古曰︰飲，於禁翻。食，讀曰飤；下同。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為大罪。謂豫以誅番丘之事告昆彌，昆彌以叔姪之情必使番丘逃匿，漢欲誅之而昆彌匿之，則於漢為有大罪也。卽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若飲食之而使之就死，則於骨肉為傷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號，戶刀翻。會宗還，奏事，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會宗以難栖殺末振將，奏以為堅守都尉。烏孫有大將、都尉各一人。以難栖能為雌栗靡復讎，堅守臣節，異於諸翖侯，故以「堅守」二字寵之。責大祿、大監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云。宣帝甘露三年，大祿、大監賜金印、紫綬。末振將弟卑爰疐師古曰︰疐，音竹二翻。本共謀殺大昆彌，將衆八萬『章︰十四行本「萬」下有「餘口」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北附康居，謀欲借兵兼幷兩昆彌；卑爰疐自此強，其後都護孫建襲殺之。將，卽亮翻。漢復遣會宗與都護孫建幷力以備之。復，扶又翻；下同。

自烏孫分立兩昆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分立兩昆彌，見二十七卷宣帝甘露元年。時康居復遣子侍漢，元帝時，康居遣子入侍，陳湯上言其非王子。今復遣子入侍。貢獻，旣遣子入侍，而又奉貢也。都護郭舜上言︰此時郭舜為都護。平帝元始間，孫建始為都護。上，時掌翻。「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言匈奴之強弱，不繫二國之叛服。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三國，謂匈奴、烏孫、康居。質，音致。遺，于季翻。亦相候司，司，讀曰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謂自武帝以來，以宗室女下嫁烏孫也。為，于偽翻。然烏孫旣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師古曰︰訖，竟也。黠，戶八翻。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師古曰︰飲，音於禁翻。啗，音徒濫翻。故為無所省以夸旁國。師古曰︰言故不省視漢使也。余謂夸者，自矜耀其能傲漢也。旁國，鄰國也。省，悉井翻。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謂特欲行賈以市易，其為好辭者，詐也。度，徒洛翻。賈，音古。匈奴，百蠻大國，師古曰︰於百蠻中，最大國也。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悔自卑之意。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以為高，自以事漢為太卑而悔之也。宜歸其侍子，絕不復使，師古曰︰不通使於其國也。使，疏吏翻。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章，顯著也。漢為其新通，為，于偽翻。重致遠人，師古曰︰以此聲名為重也。終羈縻不絕。

**三年**（辛亥、前一○）

**1**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禹貢所謂岷山導江，卽此山也。水經註曰︰岷山，卽瀆山，水曰瀆水，亦曰汶阜山，在氐道徼外，江水所導也。大江泉源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收，殆未濫觴，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西，歷天彭關，亦謂之天谷。天彭山兩山相對，其高若闕，謂之天彭門。江水自此以上至微弱，所謂其源濫觴者也。漢元延中，岷山崩，壅江水三日不流，卽其處。岷，音武巾翻。壅江三日，江水竭。劉向大惡之，惡，音烏路翻；惡其徵異也。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周幽王二年，三川竭，岐山崩。師古曰︰三川，涇、渭、洛也。洛，卽漆、沮也。余按幽王時有是異，後卒為犬戎所殺。岐山者，周所興也。周自太王避狄去豳，而邑于岐山之下，周之王業遂興於此。漢家本起於蜀、漢，高帝始王漢中，起兵還定三秦，誅項羽，遂有天下。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天文志︰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理，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坐庭，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晉·天文志︰參十星，於辰在申。至辰者，至大火也。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於辰在卯。如淳曰︰孛星尾長及攝提大角，始發於參至辰也。孛，蒲內翻。參，疏簪翻。殆必亡矣！」

**2**二月，丙午，封淳于長為定陵侯。恩澤侯表，定陵侯，國於汝南。

**3**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

**4**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師古曰︰褒、斜，南山二谷名。余按自秦川逕南山通漢中，南谷曰褒，北谷曰斜，徑五百里。斜，余遮翻。東至弘農，長安南山連延，東至弘農，今商、虢二州之山皆是也。南敺漢中，敺，與驅同。張羅罔罝罘，罔，與網同，古字通用。罝，音咨邪翻，兔罟也。罘，音房尤翻，翻車大網也。捕熊羆禽獸，熊似豕而大，黑色。羆似熊，黃白色，被髮人立，而絕有力。載以檻車，輸之長楊射熊館，師古曰︰長楊宮中有射熊館。以罔為周阹，李奇曰︰阹，遮禽獸圍陳也。師古曰︰阹，音祛。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考異曰︰成紀，「元延二年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宿萯陽宮，賜從官。」胡旦用之。按揚雄傳︰祀甘泉、河東之歲，十二月，羽獵，雄上校獵賦；明年，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然則從胡客校獵當在今年；紀因去年冬有羽獵事，致此誤耳。

**四年**（壬子、前九）

**1**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2**中山王興、定陶王欣皆來朝，興，帝少弟。欣，帝弟定陶共王康之子。朝，直遙翻。中山王獨從傅，定陶王盡從傅、相、中尉。師古曰︰三官皆從王入朝。相，息亮翻。上怪之，以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師古曰︰說其義也。他日，問中山王︰「獨從傅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師古曰︰中忘之也。法令，力政翻。令誦，力呈翻。及賜食於前，後飽；起下，韈係解。師古曰︰食而獨在後飽；及起，又韈係解也。韈，音武伐翻。余謂賜食於君前，禮主於敬，食而獨後，又致飽而止，皆非敬也。及起而降階，韈係解而不知，是皆不能執禮。夫禮，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韈，足衣也；係，所以結韈。帝由此以為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數，所角翻。是時諸侯王唯二人於帝為至親，定陶王祖母傅太后隨王來朝，傅太后，元帝傅昭儀，定陶共王母也；隨共王就國，為定陶太后。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及票騎將軍王根。遺，于季翻。票，匹妙翻。后、昭儀、根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為長久計，皆更稱定陶王，迭互稱其材美也。師古曰︰更，工衡翻。勸帝以為嗣。帝亦自美其材，為加元服而遣之，師古曰︰為之冠也。為，于偽翻。時年十七矣。

**3**三月，上行幸河東，祠后土。

**4**隕石于關東二。據漢書，「關東」當作「都關」。師古曰︰都關，山陽之縣。

**5**王根薦谷永，徵入，為大司農。自北地太守徵入。永前後所上四十餘事，上，時掌翻。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為大司農歲餘，病；滿三月，上不賜告，卽時免。故事，公卿病，輒賜告；上以其黨於王氏，故卽時免。數月，卒。史終言之。

## 綏和元年（癸丑、前八）

**1**春，正月，大赦天下。

**2**上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入禁中，票騎將軍王根先勸帝立定陶王為嗣，漢書·孔光傳先書根勸立定陶王事，下卽書召方進、光、褒、博入禁中。通鑑因之，亦不書根。今但以下文觀之，根亦召入禁中也。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嗣者？」方進、根、褒、博皆以為︰「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昆弟之子，視猶子也。以弟之子為兄後，則為兄之子矣。公羊春秋︰成十五年，仲嬰齊卒。此公孫嬰齊也，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定陶王宜為嗣。」光獨以為︰「禮，立嗣以親。謂兄、弟，同父之親子；其親親於兄弟之子。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為比，兄終弟及。兄終弟及，殷法也。殷自外丙、仲壬至盤庚；率多兄弟代立，而尚書無文；光所引蓋今文尚書也。師古曰︰比，音必寐翻；余謂當如字讀。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宜為嗣。」上以「中山王不材；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父為昭，子為穆，則兄弟不得相入廟也。不從光議。二月，癸丑，詔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為宜鄕侯，益中山國三萬戶，以慰其意；師古曰︰以不得繼統為帝之後，恐其怨恨。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持節徵定陶王。大鴻臚，掌諸侯，故任宏守大鴻臚之官以徵定陶王。守，權守也。任，音壬。臚，陵如翻。定陶王謝曰︰「臣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師古曰︰謙不言為太子，故云假充，若元非正。余謂王謝意，蓋以將有皇嗣，今為太子特假充耳。臣願且得留國邸，旦夕奉問起居，謂昏定晨省。記曰︰文王之為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再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此旦夕問起居之禮也。國邸，謂定陶國邸也。俟有聖嗣，歸國守藩。」書奏，天子報「聞」。報聞，報已覽其書，而不從其請也。戊午，孔光以議不合意，左遷廷尉；何武為御史大夫。光左遷廷尉，而何武自廷尉為御史大夫。

**3**初，詔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殷，子姓也，其後為宋、為孔、為華、為戴、為桓、為向、為樂等姓。推求其嫡，不能得。匡衡、梅福皆以為宜封孔子世為湯後，匡衡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此元帝時議也；是時梅福復言之。上從之，封孔吉為殷紹嘉侯。恩澤侯表︰殷紹嘉侯，國於沛。三月，與周承休侯皆進爵為公，地各百里。

**4**上行幸雍，祠五畤。

**5**初，何武之為廷尉也，公卿表，元延三年，何武自沛郡太守為廷尉；是年三月，戊午，為御史大夫。建言︰「末俗之敝，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廢，謂廢事也。宜建三公官。」上從之。夏，四月，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票騎將軍官；武帝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冠將軍，亦無印綬、官屬。今賜大司馬金印、紫綬，置官屬，而大司馬為專官，故根不復領票騎將軍。以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封氾鄕侯；武封氾鄕侯，在琅邪不其縣；後改食南陽博望鄕。師古曰︰氾，音凡。其，音基。皆增奉如丞相，如淳曰︰律︰大司馬、大將軍與丞相奉，月錢六萬；御史大夫，月四萬也。奉，讀曰俸。以備三公焉。

**6**秋，八月，庚戌，中山孝王興薨。

**7**匈奴車牙單于死；弟囊知牙斯立，為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弟樂為左賢王，輿為右賢王，樂，呼韓邪單于大閼氏之子。輿，第五閼氏之子。漢遣中郞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

或說王根曰︰說，輸芮翻。「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師古曰︰斗，絕也；地之斗曲入漢界者也。直，當也。生奇材箭竿、鷲羽；師古曰︰鷲，大鵰也，黃頭赤目，其羽可為箭。竿，音工旱翻。鷲，音就。余按鷲羽可為箭翎也。山海經曰︰景山多鷲，黑色多力，所謂皁鵰是也。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為上言其利，言得此地為中國利也。為，于偽翻；下同。上直欲從單于求之，師古曰︰直，猶正也。余謂直，徑直也。為有不得，傷命損威。師古曰︰詔命不行為傷命。余謂天子之命不行於夷狄為損中國之威。根卽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師古曰︰自以藩意說單于而求之。說，輸芮翻；下同。藩至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語次，交語之次也。「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張掖兩都尉，一治日勒澤索谷，一治居延；又有農都尉，治番和︰是為三都尉。師古曰︰澤，音鐸。索，音先各翻。如淳曰︰番，音盤。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割之，謂從直割地，以其斗入者與漢也。斷，丁管翻。上，時掌翻；下同。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師古曰︰復，亦報也。其報必大。」師古曰︰漢得此地，必厚報單于。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邪，音耶，疑未定之辭。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為單于畫善計耳。」為，于偽翻。單于曰︰「此溫偶駼王所居地也，師古曰︰偶，音五口翻。駼，音塗；下同。余按後漢書，匈奴有溫禺犢王。班固燕然銘曰︰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染鍔。意溫偶卽溫禺也，後人妄加「禺」旁從「人」耳；當讀曰禺。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形狀，謂地形之夷險，可割與不可割之狀也。師古曰︰所生，謂山之所生草木、鳥獸為用者。

藩、容歸漢後，復使匈奴，復，扶又翻。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呼韓邪傳其長子復株絫，復株絫傳其弟搜諧，搜諧又傳其弟車牙，車牙傳之囊知牙斯，是為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單于名囊知牙斯。王莽專政，諷其慕中國不二名，始名知。史從簡便，因以單名書於此。已問溫偶駼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師古曰︰謂諸小王為諸侯，效中國之言耳。仰，音牛向翻。且先父地，不敢失也。」先父，謂呼韓邪。藩還，遷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守，式又翻。使，疏吏翻。詔報單于︰『章︰十四行本「于」下有「曰」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余按是年後至明年哀帝卽位，大赦。又明年，改元，赦。詔云更大赦二，以此知夏侯藩再使匈奴，必在建平初。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翻。今徙藩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濟，子禮翻。

**8**冬，十月，甲寅，王根病免。

**9**上以太子旣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按禮，父、祖以上正嫡相傳為大宗；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定陶王以帝弟之子入奉大宗後，義不得復顧定陶共王親也。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章︰十四行本「王」下有「以奉共王後」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共」作「恭」；孔本同；張校同。』太子議欲謝；少傅閻崇以為「為人後之禮，不得顧私親，不當謝」；少，詩照翻；下少府同。太傅趙玄以為「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尚書劾奏玄，左遷少府；劾，戶槪翻。以光祿勳師丹為太傅。

初，太子之幼也，王祖母傅太后躬自養視；在定陶國時也。及為太子，詔傅太后、『章︰十四行本「后」下有「與太子母」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丁姬事定陶共王，實生太子。不得相見。頃之，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帝曰︰「太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漢亦稱太后為陛下；後世多稱殿下，唯臨朝乃稱陛下。共，音居用翻。養，音弋尚翻。不得復顧私親。」此私親，謂傅太后、丁姬。復，扶又翻；下同。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謂抱養太子，恩猶乳母也。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養太子，獨不得。

**10**衞尉、侍中淳于長有寵於上，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牧，州牧也。守，郡守也。遺，于季翻；下同。賞賜累鉅萬，淫於聲色。淫，過也，放也。許后姊孊為龍雒思侯夫人，龍雒思侯韓寶，增子也。晉灼曰︰孊，音靡。余按韓寶已死，故書諡。諡法︰外內思索曰思；追悔前過曰思。寡居；長與孊私通，因取為小妻。孊雖皇后之姊，列侯之夫人，淫放失身於長，而長自有正室，故為小妻。記曰︰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婦人女子之持身，不可不愼也。許后時居長安宮，許后廢，徙昭臺宮；歲餘，還徙長安宮。師古曰︰三輔黃圖，林光宮中有長安宮。因孊賂遺長，欲求復為婕妤。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乘，繩證翻。詐許為白上，立為左皇后。許為，于偽翻。孊每入長安宮，輒與孊書，戲侮許后，嫚易無不言；師古曰︰嫚，褻汙也。易，輕也。易，音弋豉翻。交通書記，賂遺連年。

時曲陽侯根輔政，久病，數乞骸骨。數，所角翻。長以外親居九卿位，長，太后姊子，於帝室為外家之親。次第當代根。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王莽心害長寵，私聞其事。莽侍曲陽侯病，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至對衣冠議語署置；」衣冠，當時士大夫及貴游子弟也。師古曰︰自謂當輔政，故豫言某人為某官，某人主某事。具言其罪過。根怒曰︰「卽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東宮！」東宮，太后宮。師古曰︰趣，讀曰促。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欲代曲陽侯；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至如此！長，太后姊子，故呼為兒。往，白之帝！」莽白上；上以太后故，免長官，勿治罪，遣就國。就定陵侯國。治，直之翻。

初，紅陽侯立不得輔政，疑為長毀譖，常怨毒長；毒，苦也，痛也；怨之甚也。上知之。及長當就國，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以長當就國，所常從車騎無所用，故請之。師古曰︰嗣子，謂適長子當為嗣者也。長以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上封事，為長求留上，時掌翻。為，于偽翻。曰︰「陛下旣託文以皇太后故，蘇林曰︰託於詔文也。誠不可更有他計。」師古曰︰言不宜遣長就國。於是天子疑焉，帝知立素怨長，今為長上封事求留，疑心於是而起。下有司按驗。下，戶稼翻；下同。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恐融就吏而事泄，故令其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繫洛陽詔獄，凡詔所繫治皆為詔獄，非必洛陽先有詔獄也。窮治。考鞠以窮其姦也。長具服戲侮長定宮，謀立左皇后，罪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母若歸故郡。長母若，卽王太后姊，故居魏郡元城。師古曰︰若者，其母名。上使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丞相方進復劾奏「紅陽侯立，狡猾不道，師古曰︰狡，狂也。猾，亂也。復，扶又翻。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閎；皆免官，與故光祿大夫陳咸皆歸故郡。朱博，杜陵人；孫閎亦京師世家；陳咸本沛郡相人。據漢書·翟方進傳，則博、閎免官，獨咸歸故郡耳。「與」字、「皆」字衍。元延元年，咸免光祿大夫，故稱故。咸自知廢錮，以憂死。

方進智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飾，『章︰十四行本「飾」下有「法律」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師古曰︰緣飾，譬之於衣，加純緣者。純，音之允翻。號為通明相，相，息亮翻。天子器重之；又善求人主微指，微指，謂上意所嚮，未著見於外者。奏事無不當意。方淳于長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據方進傳，長初用事，方進獨與長交。及長寵盛，與之交者不獨一方進矣。及長坐大逆誅，上以方進大臣，為之隱諱，為，于偽翻。方進內慚，上疏『章︰十四行本「疏」下有「謝罪」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乞骸骨。上，時掌翻。上報曰︰「定陵侯長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師古曰︰與，許也。余謂此蓋論語傳。傳，音直戀翻。君何疑焉！其專心壹意，毋怠醫藥，以自持。」方進起視事，復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以上，免二十餘人。孫寶、蕭育，皆能吏也。以急於求進，比匪人以得罪，是以君子愼交。函谷都尉、建平侯杜業，素與方進不平，函谷關置都尉，以譏出入。業，杜延年之孫，素不事權貴，與翟方進、淳于長皆不平。方進奏「業受紅陽侯書聽請，不敬，」免，就國。據業傳，業與淳于長不平，長當就國，紅陽侯立與業書屬之，勿復用前事相侵。長出關後，罪復發，下洛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服虔曰︰受立屬請為不敬。

上以莽首發大姦，稱其忠直；王根因薦莽自代。丙寅，以莽為大司馬，時年三十八。莽旣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師古曰︰鳳、商、音、根四人皆為大司馬，而莽之諸父也。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享士；邑錢，封邑所入之錢也。掾，俞絹翻。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蔽膝，韠也；亦曰韍。鄭玄曰︰韍，太古蔽膝之象。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此下，依漢書有「皆驚」二字，文意乃足。他本皆有此二字。其飾名如此。

**11**丞相方進、大司空武奏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春秋首止之會，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宋之盟，楚駕晉而書先晉，黃池之會，吳主會而書先晉，不以卑臨尊也。治，直之翻。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刺史六百石，下大夫之秩也；其朝位亦班於下大夫。輕重不相準。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古制九州，一為畿內，八州八伯，以統諸侯之國。今請置州牧以應古州伯之制。更，工衡翻；下同。十二月，罷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

**12**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磐十六枚，師古曰︰濱，水厓也；音賓。說文曰︰磬，樂石也。古者毋句氏作磐，後或以玉為之。犍，居言翻。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記·王制︰天子之學曰辟雍。鄭玄曰︰辟，明也。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說，輸芮翻。設庠序，古者黨有庠，遂有序。庠者，養也。序者，敎也。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治，直吏翻。或曰︰不能具禮。師古曰︰或曰者，劉向設為難者之言，而後答釋也。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師古曰︰過差，猶失錯也。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服虔曰︰言隨君意也。師古曰︰削者，言有所删去，以刀削簡牘也。筆者，謂有所增益，以筆就而書也。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俎豆、管絃之間小不備，為，于偽翻。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惑莫甚焉！為其不能具禮而廢禮，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也。俎，祭器，如几，盛牲體者也。豆，似籩，亦所以盛肉。籩用竹而豆用木。管，笙、簫之屬也。絃，琴、瑟之屬也。夫敎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師古曰︰舍，廢也。舍，讀曰捨。敎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治，直吏翻。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誖逆不順之子孫，師古曰︰誖，乖也；音布內翻。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由不習五常之道也。師古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人性之所常行也。辟，毗亦翻。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漸，子廉翻。師古曰︰貪甚曰饕。言行險曰詖。饕，音吐高翻。詖，音彼義翻。閑，習也。不示以大化而獨敺以刑罰，敺，讀與驅同。終已不改！」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下，遐稼翻。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廱，按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而罷。師古曰︰營，度地也。表，立標也。行，下孟翻。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下太學弟子少。」少，詩沼翻。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元帝設弟子員千人。

劉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卿，數，所角翻。輒不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師古曰︰持，謂扶持佐助也。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三

## 漢紀二十五起閼逢攝提格（甲寅），盡旃蒙單閼（乙卯），凡二年。

孝成皇帝下

**綏和二年**（甲寅、前七）

**1**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2**二月，考異︰荀紀云「赦天下」。今本紀無之，故不取。壬子，丞相方進薨。

時熒惑守心，心為明堂；熒惑守心，王者惡之。火曰熒惑星。熒惑，天子理也。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見天文志。丞相府議曹平陵李尋議曹，職在論議，自公府至州郡皆有之。奏記方進，言︰「災變迫切，大責日加，安得保斥逐之戮！師古曰︰言其事重，不但斥逐而已也。闔府三百餘人，師古曰︰三百餘人，言丞相之官屬也。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郞賁麗善為星，善為甘、石之學也。師古曰︰賁，姓也。麗，名也。賁，音肥。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師古曰︰引決，自裁也。還，從宣翻。上遂賜冊，責讓以政事不治，災害並臻，百姓窮困，冊，卽策書也。說文︰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繩之形。程大昌演繁露曰︰策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唯用篆書︰此漢策拜丞相之制也。至策免，則以尺一木，兩行而隸書，與策拜異矣。治，直吏翻。曰︰「欲退君位，尚未忍，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如淳曰︰漢儀注，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卽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聞。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師古曰︰稷，卽粟也；宜為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淳之異，為上、中、下耳。處，昌呂翻。方進卽日自殺。上祕之，遣九節策贈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張，柱檻皆衣素。乘，繩證翻。祕器，東園祕器也。供，音居用翻。張，音竹亮翻。師古曰︰柱，屋柱也；檻，軒前闌版也；皆以白素衣之。衣，音於旣翻。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他相故事。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卽薨，移居第中，車駕往弔，賜棺、棺斂具；贈錢、葬地。葬日，公卿已下會葬。數，所角翻。

臣光曰︰晏嬰有言︰「天命不慆，不貳其命。」晏子對齊侯禳彗之辭也。杜預曰︰慆，疑也，音他刀翻。禍福之至，安可移乎！昔楚昭王、宋景公不忍移災於卿佐，曰︰「移腹心之疾，寘諸股肱，何益也！」左傳︰哀六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而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移腹心之疾而寘股肱，何益！」遂弗禜。史記︰宋景公時，熒惑守心，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候之，果徙三度。藉其災可移，藉之為言借也，假也；設為之言，以發所欲言之意。仁君猶不忍『章︰十四行本「忍」作「肯」；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為，況不可乎！使方進罪不至死而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方進有罪當刑，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卒，子恤翻。可謂不知命矣。

**3**三月，上行幸河東，祠后土。

**4**丙戌，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二十卽位，卽位二十六年，壽四十五。師古曰︰卽位明年乃改元耳，壽四十六。

帝素強無疾病，自強以為無疾病也。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衍，楚孝王囂之子。明旦，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謂延拜之文。贊，進也，延進而拜之也。書贊者，書贊辭於策也。昏夜，平善，鄕晨，傅絝韈欲起，應劭曰︰傅，著也。師古曰︰鄕，讀曰嚮。傅，讀曰附。絝，古袴字也。韈，音武伐翻。因失衣，不能言，攬衣而失，手緩縱也。晝漏上十刻而崩。司漏之度，有晝漏、夜漏。是時三月，晝漏五十八刻。上者，漏箭浮而上也。上，時掌翻。民間讙譁，咸歸罪趙昭儀。讙，許元翻。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

班彪贊曰︰臣姑充後宮為婕妤，婕妤，音接予。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臣言︰數，所角翻。為，于偽翻。「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師古曰︰不內顧者，儼然端嚴，不迴眄也。不疾言者，為輕肆也。不親指者，為惑下也。此三句者，本論語·鄕黨篇述孔子之事，班氏引之。今論語云︰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者，說者以為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較，與此不同。輢，音於綺翻。余謂此亦成帝學論語而有得於脩容儀者也。夫聖人道德之容，積於中而發於外；帝則因論語之文，而剛制其外而已。損者三樂，帝何不能服膺斯言乎！嗚呼，豈唯是哉！論語二十篇，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盡在是矣。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章︰十四行本「謂」下有「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穆穆天子之容『章︰十四行本「容」下有「者」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矣。淵，深；嘿，靜也。師古曰︰禮記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毛晃曰︰穆穆，和敬貌。朝，直遙翻；下同。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章︰十四行本「于」作「乎」；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酒色，師古曰︰湛，讀曰耽。孔穎達曰︰耽者，過禮之樂。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師古曰︰於邑，短氣貌，讀如本字。於，又音烏；邑，又音烏合翻。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言王氏之禍，始於成帝。

**5**是日，孔光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大行前，謂大行皇帝柩前。韋昭曰︰大行者，不反之辭。恩澤侯表，博山侯，國於南陽順陽。

**6**富平侯張放聞帝崩，思慕哭泣而死。放自河東都尉徵為侍中、光祿勳；丞相翟方進奏免放，遣就國。

荀悅論曰︰放非不愛上，忠不存焉。故愛而不忠，仁之賊也！

**7**皇太后詔南、北郊長安如故。永始三年，復甘泉泰畤、雍五畤、汾陰后土祠；罷長安南、北郊。

**8**夏，四月，丙午，太子卽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大赦天下。

哀帝初立，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治，直吏翻。

**9**己卯，葬孝成皇帝于延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五十四日。延陵在扶風，去長安六十二里。考異曰︰成紀︰「三月，丙戌，帝崩于未央宮。四月，己卯，葬延陵。」臣瓚曰︰「自崩及葬凡五十四日。」漢紀︰「三月，丙午，帝崩，四月，己卯，葬延陵。」自崩及葬三十四日。按是年三月己巳朔，無丙午；四月己亥朔，無己卯。若依成紀，則當云「五月己卯葬」；依荀紀，當云「閏三月丙午崩」。二者各有差舛，未知孰是。按是年閏七月，不當頓差四月。今且從成紀之文。

**10**太皇太后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

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共，讀曰恭。丞相孔光素聞傅太后為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敎道至於成人，養長，知兩翻。道，讀曰導。帝之立又有力；事見上卷元延四年。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不欲與帝旦夕相近，近，其靳翻。卽議以為︰「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長安記︰桂宮在未央宮北，亦曰北宮。余按漢書·平帝紀，成帝趙皇后退居北宮，哀帝傅皇后退居桂宮，則北宮、桂宮自是兩宮。傅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由直道行。師古曰︰不得依正直之道也。余謂子宗不得間大宗，藩后不得位匹長樂，私戚不得妄干恩澤，所謂正道也。高昌侯董宏宏，高昌侯董忠子也。功臣表，高昌侯，國於千乘。希指，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及卽位後，俱稱太后。事見六卷秦孝文王元年。上，時掌翻。華，戶化翻。宜立定陶共王后為帝太后。」事下有司，下，遐稼翻。大司馬王莽、左將軍·關內侯·領尚書事師丹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為比喻，詿誤聖朝，劾，戶槪翻。詿，戶卦翻。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要，一遙翻。上乃白太皇太后，令下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

**11**五月，丙戌，立皇后傅氏，傅太后從弟晏之子也。從，才用翻。

**12**詔曰︰「春秋，母以子貴。見公羊春秋傳隱元年。宜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應劭曰︰成帝母王太后居長信宮。李奇曰︰傅姬如長信，丁姬如中宮也。師古曰︰中宮，皇后之宮。追尊傅父為崇祖侯，丁父為褒德侯；封舅丁明為陽安侯，舅子滿為平周侯，皇后父晏為孔卿侯，師古曰︰傅父，傅太后之父。丁父，丁太后之父。地理志，汝南郡有陽安縣。恩澤侯表，平周侯，食邑於南陽湖陽。孔卿侯，食邑於沛郡夏丘。皇太后弟侍中、光祿大夫趙欽為新城侯。地理志，河南郡有新城縣。太皇太后詔大司馬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帝遣尚書令詔起莽，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衞尉傅喜白太皇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卽不起，皇帝卽不敢聽政！」太后乃復令莽視事。太皇太后止稱太后，史省文。復，扶又翻。

**13**成帝之世，鄭聲尤甚，周末有鄭、衞之樂︰東門、溱洧之詩，鄭聲也；桑中、濮上之音，衞聲也︰皆淫聲也。其後凡淫聲通謂之鄭聲。孔子曰︰鄭聲淫，是也。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於世，倡，音齒良翻。貴戚至與人主爭女樂。蓋王氏五侯、淳于長之屬也。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好，呼到翻。六月，詔曰︰「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鄭國有溱、洧之水，男女亟於其間聚會，故俗亂而樂淫。其罷樂府官；立樂府見十九卷元狩三年。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衞之樂者，別『章︰十四行本「別」上有「條奏」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屬他官。」郊祭樂，亦武帝置，今以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嘉至鼓、邯鄲鼓、騎吹鼓、江南鼓、淮南鼓、巴俞鼓、歌鼓、楚嚴鼓、梁皇鼓、臨淮鼓、茲邡鼓，朝賀置酒，陳殿上，應古兵法，凡鼓十二，人員百一十八人，郊祭員十三人；諸族樂人兼雲招給祠南、北郊用六十七人，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剛、別柎員二人，給盛德主調篪員二人，聽工以日知律冬夏至一人，鍾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僕射二人，主領諸樂人；皆不可罷。竽工員三人，罷一；琴工員五人，罷三；柱工員二人，罷一；繩弦工員六人，罷四；鄭四會員六十二人，留一人給事雅樂，餘罷；張瑟員八人，留一；安世樂鼓、沛吹鼓、族歌鼓、陳吹鼓、商樂鼓、東海鼓、長樂鼓、縵樂鼓，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竽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賀置酒為樂；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銚四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竽、瑟、鍾、磬員五人，皆鄭聲，可罷。師學百四十四人，其七十二人給太官挏馬酒，其七十二人可罷。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衞之聲，皆可罷。奏可。晉灼曰︰邡，音方。師古曰︰招，讀與翹同。剛及別柎，皆鼓名也。柎，音膚。柱工，主箏瑟之柱者，弦，琴瑟之弦。繩，言主糾合作之也。縵樂，雜樂也，音漫。挏，音動。李奇曰︰以馬乳為酒，撞挏乃成。孟康曰︰象人，若今戲蝦、魚、師子者也。韋昭曰︰著假面者也。凡所罷省過半。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漸，讀曰沾。師古曰︰湛，讀曰沈，又讀曰耽。自若，言自如故也。

**14**王莽薦中壘校尉劉歆有材行，行，下孟翻。為侍中，稍遷光祿大夫，貴幸；更名秀。歆改名秀，冀以應圖讖。更，工衡翻。上復令秀典領五經，卒父前業；秀父向典校書，見三十卷河平三年。師古曰︰卒，終也。復，扶又翻。卒，子恤翻。秀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師古曰︰輯略，謂羣書之總要。輯，與集同。六藝，六經也。諸子，卽下九流是也。詩賦，則自屈原、荀卿至揚雄等所作也。兵書，則權謀、技巧、形勢、陰陽之書也。術數，則天文、曆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之書也。方技，則醫經、經方、房中、神仙之書也。凡書六略，三十八種，種，章勇翻。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敍諸子，分為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從橫，曰雜，曰農，從，子容翻。以為︰「九家皆起於王道旣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好，呼到翻。惡，烏路翻。是以九家之術蠭出並作，師古曰︰蠭與鋒同。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如水火相滅，亦相生也；水滅火而生木，木復生火。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師古曰︰下繫之辭。今異家者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師古曰︰裔，衣末也。其於六經，如水之下流，衣之末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中，竹仲翻。皆股肱之材已。師古曰︰已，語終辭。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師古曰︰言都邑失禮，則於外野求之，亦將有獲。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師古曰︰索，求也。索，山客翻。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師古曰︰愈，勝也。若能脩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舍，讀曰捨。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15**河間惠王良能脩獻王之行，行，下孟翻。母太后薨，服喪如禮；詔益封萬戶，以為宗室儀表。師古曰︰儀表者，言為禮儀之表率。余謂有儀可象謂之儀，四外望之以取正謂之表。

**16**初，董仲舒說武帝，說，輸芮翻。以「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事見二卷周顯王十九年。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亡，讀與無同。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卒，讀曰猝。宜少近古，少，詩沼翻。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師古曰︰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可使貧弱之家足也。塞幷兼之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服虔曰︰不得專殺奴婢也。塞，悉則翻。去，羌呂翻。薄賦斂，省繇役，斂，力贍翻。繇，讀曰傜。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治，直吏翻。及上卽位，師丹復建言︰復，扶又翻。「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訾，與貲同。而貧弱愈困，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下，遐稼翻。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據哀帝紀︰有司條奏︰「諸侯王、列侯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及公主得名田縣、道。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得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與此少異。食貨志亦與紀同。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賈，讀曰價。貴戚近習皆不便也，皆不以為便於己也。詔書︰「且須後。」師古曰︰須，待也。遂寢不行。又詔︰「齊三服官、諸官，織綺繡難成、害女紅之物，皆止，無作輸。齊三服官及諸織官，皆無作難成之物以輸送也。如淳曰︰紅，亦工也。其所作已成、未成，皆止無復作，皆輸所近官府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謂未成者不作，已成者不輸耳。余謂如說固非，顏說亦未若余說之為簡易明白也。除任子令及誹謗詆欺法。應劭曰︰任子令者，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郞。不以德選，故除之。師古曰︰任，保也。詆，誣也。掖庭宮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重絕人道也。官奴婢五十以上，免為庶人。益吏三石以下俸。」

**17**上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為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百官志︰內者令，屬少府，以宦者為之，掌中布張諸衣物。為，于偽翻。師古曰︰坐，音材臥翻；下同。大司馬莽按行，行，下孟翻。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去，羌呂翻。更，工衡翻。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師古曰︰會，謂至酒所也。重，音直用翻。莽復乞骸骨。復，扶又翻。秋，七月，丁卯，上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考異曰︰公卿表︰「十一月，丁卯，大司馬莽免。庚午，師丹為大司馬。四月，徙。」又曰︰「十月，癸酉，丹為大司空。」又曰︰「太子太傅師丹為左將軍，五月遷。」荀紀︰「七月，丁巳，大司馬莽免。」按丹若以十一月為司馬，四月徙官，不得以十月為司空也。七月丁卯朔，無丁巳。年表月誤，荀紀日誤。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中黃門，為莽家給使，蘇林曰︰使黃門在其家為使令。十日一賜餐。又下詔益封曲陽侯根、安陽侯舜、新都侯莽、丞相光、大司空武邑戶各有差。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舜，音子也；莽三百五十戶；光千戶；武更以南陽犨之博望鄕為氾鄕侯國，益封千戶。以莽為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朝，直遙翻。又還紅陽侯立於京師。立就國見上卷去年。

傅太后從弟右將軍喜，好學問，有志行。從，才用翻。好，呼到翻。行，下孟翻；下同。王莽旣罷退，衆庶歸望於喜。初，上之官爵外親也，外親，外家之親。喜獨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數諫之；與，讀曰豫。數，所角翻。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庚午，以左將軍師丹為大司馬，封高鄕亭侯；按丹傳及恩澤侯表，皆云封高樂侯，國於東海。賜喜黃金百斤，上右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以光祿勳淮陽彭宣為右將軍。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言可為內朝輔弼之臣。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為，于偽翻。忠臣，社稷之衞；魯以季友治亂，師古曰︰謂季氏亡則魯不昌。治，直吏翻。楚以子玉輕重，師古曰︰謂楚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魏以無忌折衝，事見六卷秦莊襄王三年。項以范增存亡。事見高帝紀。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事見五卷周赧王五十五年。間，古莧翻。漢散萬金以疏亞父。事見十卷高帝三年。疏，與疎同。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如淳曰︰傅喜顯則傅氏興，其廢亦如之。晉灼曰︰用喜於陛下有光明，而傅氏之廢復得興也。師古曰︰如說是。余謂晉說未可厚非。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焉。明年，復進用喜。復，扶又翻。

**18**建平侯杜業上書詆曲陽侯『章︰十四行本「侯」下有「王」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根、高陽侯薛宣、安昌侯張禹而薦朱博。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少，詩照翻。心不能善，以初立，故且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解，戶買翻。奏︰「曲陽侯，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章︰十四行本「取」下有「故」字；乙十一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如淳曰︰五官，官名也。外戚傳云︰五官，視三百石。及根兄子成都侯況，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為妻，況，商子也。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況父子，至厚也，今乃背恩忘義！」背，蒲妹翻。以根嘗建社稷之策，師古曰︰謂立哀帝為嗣也。事見上卷元延四年。遣歸國；免況為庶人，歸故郡。王氏，故魏郡元城人。根及況父商所薦舉為官者皆罷。以其黨也。

**19**九月，庚申，地震，自京師到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壞城郭，壞，音怪。凡壓殺四百餘人。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考異曰︰尋傳云︰使侍中、衞尉傳喜問尋。按公卿表︰「傅喜為衞尉；二月，遷右將軍；十一月，罷。」地震在九月，當是時，喜已不為衞尉矣。對曰︰「夫日者，衆陽之長，長，知兩翻。人君之表也。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師古曰︰晻，與暗同；又音烏感翻。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孟康曰︰暈適、背鐍、抱珥、虹蜺，皆日旁氣也。珥，形點黑也。如淳曰︰雄為虹，雌為蜺。凡氣在旁相對為珥，在旁如半鐶向日為抱，向外為背。有氣刺日為鐍，鐍，映傷也。適者，日之將食，先有黑之變也。蜺，讀曰齧。珥，音仍吏翻。數，所角翻；下同。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謂守法度也。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卑『章︰十四行本「卑」作「悲」；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義，斷，丁管翻。強，其兩翻。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良，甚也。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

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長，知兩翻。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間者月數為變，此為母后與政亂朝，與，讀曰豫。朝，直遙翻；下同。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卽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師古曰︰杖，謂倚任也。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強所惡，師古曰︰邪佞之人，誠可賤惡，勿得寵而異之，令其盛強也。惡，烏路翻。以崇社稷，尊強本朝！

臣聞五行以水為本，五行，一曰水。水者，天一所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師古曰︰落，謂經絡也。偏黨失綱，則涌溢為敗。今汝、潁漂涌，地理志，潁川郡陽城縣陽乾山，潁水所出，東至沛郡下蔡縣入淮，過郡三，行千五百里。汝水出汝南郡定陵縣高陵山，東南至新蔡入淮，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與雨水並為民害，此時所謂『百川沸騰』，咎在皇甫卿士之屬。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之詩也。皇甫卿士，周室女寵之族也。唯陛下少抑外親大臣！

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間者關東地數震，數，所角翻。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固志以用英俊，建威以黜姦邪。建，立也。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強本朝！夫本強則精神折衝；師古曰︰言有欲衝突為害者，則折挫之。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事見十九卷武帝元狩元年。弘，漢之名相，於今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亡，讀曰無。其道自然也。」

**20**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師古曰︰為使而領其事。使，音疏吏翻。奏︰「九河今皆窴滅。窴，與塡同。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師古曰︰決，分泄也。深，浚治也。治，直之翻；下同。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塞，悉則翻。河從魏郡以東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孔穎達曰︰東方曰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觝觸地而出；夷者，觝也。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飾，五曰鳧臾，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南方曰蠻者，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為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巡註爾雅云︰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僬僥，四曰跛踵，五曰穿胸，六曰儋耳，七曰狗軹，八曰旁舂。西方曰戎者，風俗通云︰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六。李巡註爾雅云︰一曰僥夷，二曰戎央，三曰老白，四曰耆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類有五。李巡註爾雅云︰一曰月支，二曰穢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諸儒之說略有異同。然平當所謂四海之衆，但言四海之內之人耳。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

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師古曰︰遺，留也。度，計也。言川澤水所流聚之處，皆留而置之，不以為居邑而妄墾殖，必計水之所不及，然後居而田之也。分，音扶問翻。度，音大各翻。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師古曰︰停水曰汙；音一胡翻。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塞，悉則翻。師古曰︰遽，速也，音其庶翻。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國語召公諫厲王監謗之辭。師古曰︰道，讀曰導。導，通引也。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師古曰︰雍，讀曰壅。齊與趙、魏以河為竟，竟，讀曰境。趙、魏瀕山，師古曰︰瀕山，猶言以山為邊界也。瀕，音頻，又音賓。余謂趙、魏之地，一邊接山，則地勢高，非邊界也。齊地卑下，齊地瀕海，故卑下也。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塡淤肥美，淤，依據翻。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宮『嚴︰「宮」改「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師古曰︰湛，讀曰沈，音持林翻。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陿，與狹同。遠者數里，於故大隄之內復有數重，復，扶又翻。重，直龍翻。民居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黎陽至魏郡昭陽，東西互有石隄，激水使還，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地理志，黎陽縣屬魏郡。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為名。按溝洫志具載讓奏曰︰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抵東郡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

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遮害亭，在淇口東十八里，有金隄，隄髙一丈；自淇口東地稍高，至遮害亭西五丈。水經註曰︰舊有宿胥口，河水於此北入。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薄，伯各翻。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難，乃旦翻。壞，音怪。敗，補邁翻。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析厎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師古曰︰闢，開也。析，分也。墮，毀也，音火規翻。斷，丁管翻。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人功所造，謂城郭、田廬、冢墓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河南、河內、東郡、陳留、魏郡、平原、千乘、信都、清河、勃海，凡十郡。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謂依禹迹也。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神，謂川瀆之神。人，謂居人也。處，昌呂翻。師古曰︰奸，音干。且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載，子亥翻。

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漑田，分殺水怒，殺，所介翻；減也。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地理志︰淇水出河內共縣北，東至黎陽入河。水經註曰︰魏、晉之枋頭，古淇口也。共，音恭。多張水門。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如淳曰︰今礫谿口是也。言作水門流水，流不為害也。師古曰︰礫谿，谿名，卽水經所云濟水東過礫谿者。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仰，牛向翻。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如淳曰︰肢，支別也。據如說，股當作肢。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漑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

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讓所畫治河三策，自漢至今，未有能行之者。大率古人論事，畫為三策者，其上策多孟浪駭俗而難行，其中策則平實合宜而可用，其下策則常人所知也。數，所角翻。

**21**孔光、何武奏︰「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自元帝時貢禹建毀廟之議。韋玄成、匡衡皆踵其說，以為太祖以下五廟，其親廟四，親盡而迭毀。迄于成帝，終莫能定。今二府復奏。請與羣臣雜議。」於是光祿勳彭宣等五十三人皆以為「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禮，天子七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廟而七。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師古曰︰言非常數，故云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立世宗廟，見二十四卷宣帝本始元年。上覽其議，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

**22**何武後母在蜀郡，武，蜀郡郫縣人。遣吏歸迎；會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止，不行也。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師古曰︰左右，謂天子側近之臣。帝亦欲改易大臣，冬，十月，策免武，以列侯歸國。癸酉，以師丹為大司空。丹見上多所匡改成帝之政，乃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師古曰︰論語云︰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諒，信也。闇，默然也。鄭玄曰︰周之六官，皆總屬於冢宰。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太宰也。乃上，時掌翻。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前大行屍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鄕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王邑、王邯，太皇太后親屬也。邯，戶甘翻。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師古曰︰比，頻也。比，毗至翻。卒，讀曰猝；下倉卒同。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師古曰︰牢，堅也。復，扶又翻。曾，才登翻。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錯，音千故翻。師古曰︰溷，音胡頓翻。

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師古曰︰取，讀曰娶。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師古曰︰燭，照也。至德，指謂哀帝。以壯年克己，己者，有我之私。克，去也。立陛下為嗣。先帝暴棄天下，暴者，言無疾而崩。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左傳齊桓公對宰孔之言。師古曰︰言常若在前，宜自肅懼也。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胏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丹書數十上，上，時掌翻。多切直之言。

傅太后從弟子遷在左右，尤傾邪，從，才用翻。上惡之，惡，烏路翻。免官，遣歸故郡。傅氏，本河內溫人。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復，扶又翻；下同。丞相光與大司空丹奏言︰「詔書前後相反，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卒不得遣，卒，子恤翻；終也。復為侍中。其逼於傅太后，皆此類也。哀帝之時，傅氏固為驕橫，然史家所記如此等語，意其出於王氏愛憎之口。

**23**議郞耿育上書冤訟陳湯成帝永始二年，陳湯徙邊。冤訟，訟其冤也。曰︰「甘延壽、陳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言湯等深入康居，遠誅郅支，雖其竄伐荒外，能揚威而鉤致之也。為，于偽翻。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不羈，言不可羈屬也。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曆，師古曰︰謂改年為竟寧也；不以此事，蓋當其年，上書者附著耳。余按元紀，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旣伏其辜，呼韓邪單于修朝保塞，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為竟寧。」則改年亦以此事，非附著也。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白虎，西方之獸，主威武，故以為湯等之應。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數，所角翻。趣使丞相、御史立議以序其功也。師古曰︰趣，讀曰促。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予，讀曰與。封延壽、湯數百戶，事見二十九卷元帝竟寧元年。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欲專主威，排妒有功，妒，與妬同。使湯塊然被見拘囚，師古曰︰塊然，獨處之意，如土塊也。塊，音口內翻。被，皮義翻。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通道，通行之路也。卒，子恤翻。敦，徒門翻。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謂罪及其身也。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復，扶又翻；下同。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師古曰︰援，引也；音爰。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畜，讀與蓄同。如淳曰︰薦延，使羣臣薦士而延納之。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師古曰︰梟，謂斬其首而縣之也。俊，謂敵之魁率，郅支是也。春秋左氏傳曰︰得俊曰克。仲馮曰︰梟俊禽敵之臣，宜與薦延通為一句，則與上文相配，而下言「獨有一陳湯耳」自不妨。梟善鬭，故云梟俊，猶云梟將也。梟，堅堯翻。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曾，才登翻。反聽邪臣鞭逐斥遠，遠，于願翻。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師古曰︰分，謂散離也。舜典曰︰分北三苗。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師古曰︰言湯所犯之罪過，人情共有不能免者，非特詭異，深可誅責也。度，徒洛翻。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為嫉妒之臣所係虜耳。言湯功如此之偉，猶不免於罪徙，繼今者雖復捐身為國，終制於吏議，陷於係虜之罪也。復，扶又翻。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為，于偽翻。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卒，子恤翻。

孝哀皇帝上諱欣，定陶恭王康之子也，成帝立以為嗣。荀悅曰︰諱「欣」之字曰「喜」。應劭曰︰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 建平元年（乙卯、前六）

**1**春，正月，隕石于北地十六。

**2**赦天下。

**3**司隸校尉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史，女史也。中宮，皇后宮也。趙皇后傳︰宮屬中宮，為學事史，通詩，授皇后。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見，賢遍翻。臣遣吏驗問，皆得其狀︰元延元年，宮有身；其十月，宮乳掖庭牛官令舍。師古曰︰乳，產也，音而具翻；下皆類此。中黃門田客續漢志︰中黃門，比百石，掌給事禁中，以宦者為之。持詔記與掖庭獄丞籍武，令收置暴室獄。掖庭令，屬少府，有左·右丞、暴室丞各一人，皆宦者為之。暴室丞，主中婦人疾病者，就此室；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籍姓，晉大夫籍氏之後，其先有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毋問兒男、女，誰兒也！』宮曰︰『善臧我兒胞。臧，古藏字通。師古曰︰胞，謂胎之衣也；音苞。丞知是何等兒也！』師古曰︰意言是天子兒耳。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武對︰『未死。』客曰︰『上與昭儀大怒，趙昭儀也。柰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不殺，則為違詔命，故知當死。殺之，則後人以害皇子之罪加之，故知亦死。卽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唯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取兒，付中黃門王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為擇乳母，復，扶又翻。為，于偽翻。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漏泄！』舜擇官婢張棄為乳母。官婢，蓋以罪沒入掖庭，男為官奴，女為官婢。鄭玄曰︰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其少才知以為奚。今之侍史官婢，或謂之奚官女。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幷藥以飲宮。師古曰︰飲，音於禁翻。宮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頟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師古曰︰壯髮當頟前侵下而生，今俗呼為圭頭者是也。頟，鄂格翻。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師古曰︰危，險也，猶今人言險不殺耳。柰何令長信得聞之？』師古曰︰長信，謂太后。遂飲藥死。棄所養兒，師古曰︰棄，謂張棄也。十一日，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晉灼曰︰漢儀注，有女長御，比侍中，宮長豈此邪？余謂宮長者，蓋老於宮中諸女御，因稱之為宮長；猶三署諸郞，謂久次者為郞署長也。前持詔記，此以詔書書之，與記有以異乎？曰︰有。詔記，手記也，後世謂之手記。光武所謂「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手記出於上手；詔書則下為之，以璽為信。長，知兩翻。不知所置。師古曰︰終竟不知置何所也。

許美人元延二年懷子，十一月乳。乳，如注翻；㝃乳也。昭儀謂成帝曰︰『常紿我言從中宮來。卽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晉灼曰︰昭儀前要帝不得立許美人以為皇后，而今有子中，許氏竟當復立為皇后邪！此前約之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美人在內中，何從得兒而生也。故言何從生中。次此下乃始言約耳。懟，以手自擣，師古曰︰懟，怨怒也。擣，築也。懟，音直類翻。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為，師古曰︰故以許美人生子告汝，何為反怒。殊不可曉也！』殊，異甚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何為！陛下嘗自言︰「約不負女！」師古曰︰女，讀曰汝。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中黃門靳嚴從許美人取兒去，盛以葦篋，靳，居焮翻。盛，時征翻。葦，葭類也；織以為篋也。置飾室簾南去。飾室，室之以金玉為飾者，昭陽舍是也。師古曰︰簾，戶簾也，音廉。帝與昭儀坐，使御者于客子解篋緘，未已，御者，侍者也。師古曰︰緘，束篋之繩，音古咸翻。帝使客子及御者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嘑客子嘑，古呼字。使緘封篋，及詔記令中黃門吳恭持以與籍武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屛處，屛處，有遮蔽處，人所不見者。屛，必郢翻。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為坎，埋其中。獄，掖庭獄也。

其他飲藥傷墮者無數事，皆在四月丙辰赦令前。考異曰︰趙后傳作「丙辰」。按哀帝紀，「四月丙午卽位，赦天下」。蓋傳誤也。或者卽位十日後赦也。臣謹按︰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傅夫人冢，事更大赦，更，工衡翻。孝元皇帝下詔曰︰『此朕所不當得赦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為當。當，丁浪翻。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近，其靳翻。天下寒心，請事窮竟！」謂窮治其獄而竟其情。丞相以下議正法，令外朝大議以正其罪。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咸陽侯訢皆為庶人，訢，臨之子也。將家屬徙遼西郡。

議郞耿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師古曰︰適，讀曰嫡；下同。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見歷知適，師古曰︰歷，謂王季，卽文王之父也。知適，謂知其當為適嗣也。適，丁歷翻。逡循固讓，委身吳、粵，謂太伯逃之吳、粵以避季歷。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以崇聖嗣，聖嗣，謂文王。卒有天下，師古曰︰卒，終；卒，子恤翻。子孫承業，七八百載，載，子亥翻，年也。爾雅曰︰唐、虞曰載，取物終更始。功冠三王，冠，古玩翻。道德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太王。太王，古公亶父也。武王克商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乃有非常之謀也。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末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師古曰︰末，晚暮也。萬歲，言晏駕也。余謂人之生也，以死為諱，故常人以死後為百年之後，天子曰千秋萬歲後。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耆欲無極，如武帝為鉤弋夫人慮者是也。師古曰︰耆，讀曰嗜。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師古曰︰不使，不可使從命也。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斷，丁亂翻。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師古曰︰微嗣者，謂幼主也。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旣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師古曰︰愚臣，謂解光等也。金匱，言長久之法，可藏於金匱石室者。援，音爰。又不知推演聖德，師古曰︰演，廣也，音弋善翻。述先帝之志，乃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師古曰︰私燕，謂成帝閒燕之私也。覆，音方目翻。余謂私燕，袵席之私，所謂專房燕，卽此燕也。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汙，烏故翻。成結寵妾妬媢之誅，媢，莫報翻。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衆，用衞鞅語意。此乃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臣，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筲之臣所能及哉！筲，竹器也，容斗二升，音所交翻。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救銷滅旣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耿育之言是也。春秋為尊者諱，義正如此。探，吐南翻。師古曰︰訐，音居謁翻。願下有司議，下，遐稼翻。卽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聞，音問。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者，『章︰十四行本「者」作「子」；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省，悉井翻。帝亦以為太子頗得趙太后力，事見上卷成帝元延四年。遂不竟其事。傅太后恩趙太后，師古曰︰恩，謂以厚恩接遇之。一曰︰恩，謂銜其立哀帝為嗣之恩也。余謂一說是。趙太后亦歸心，故太皇太后及王氏皆怨之。為趙后自殺張本。

**4**丁酉，光祿大夫傅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恩澤侯表︰高武侯，國於南陽杜衍縣。考異曰︰公卿表︰「綏和二年，十一月，庚午，師丹為大司馬，四月，徙。建平元年，四月，丁酉，傅喜為大司馬。」喜傳云︰「明年正月，徙師丹為大司空，而拜喜為大司馬。」荀紀亦在正月。按長曆此年四月癸亥朔，無丁酉，今從喜傳、漢紀。

**5**秋，九月，甲辰，隕石于虞二。地理志，虞縣，屬梁國。

**6**郞中令泠褒、師古曰︰泠，音零。古者樂工謂之泠人，因以為氏。周有泠州鳩。原父曰︰按此時無郞中令。余謂「令」字衍。黃門郞段猶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復，扶又翻。共，讀曰恭。冠，古玩翻。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師古曰︰皇者，至尊之號，其服御宜皆副稱之也。稱，音尺孕翻。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師古曰︰謂詹事、太僕、少府等衆官也。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為，于偽翻；下故為同。上復下其議，復，扶又翻。下，遐稼翻。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丞相光、大司馬喜、大司空丹以為不可。丹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志。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易·繫辭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又履卦·大象曰︰上天下澤，履，加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履者，禮也。今定陶恭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共皇太后之號，為母從子。共皇后之號，為妻從夫。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諡已前定，義不得復改。復，扶又翻。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引禮記·喪服小記之言。古者祭祀必有尸，服以生時之服，事亡如事存也。鄭玄曰︰祭以天子，養以子道也。尸服士服，父本無爵，不敢以己爵加之，嫌於卑之。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斬衰，用麤布，其下斬之不緶。衰，音七雷翻。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本祖，所後之祖。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事見上卷成帝綏和元年。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前稱共王，後稱共皇，隨其時之所稱而稱之也。諸侯之國，以始封之君為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旣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復，扶又翻；下同。今欲立廟於京師，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禮，太祖以下親廟四，親盡而迭毀。匡衡曰︰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為母信。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父子去其所而為大宗後，尚得私祭其母；為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不復顧其私祖母。此皆親盡當毀之義也。師古曰︰信，讀曰申。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共皇立廟於定陶，則為一國太祖之廟，萬世不毀。立廟於京師，則其祭莫適為主；又親盡當毀，而於禮又為不正也。墮，讀曰隳。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

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貝，博蓋翻，海介蟲也；居陸名贆，在水名蜬。古者貨貝而寶龜，周有泉，至秦廢貝而行錢。其後王莽以龜貝為貨，蓋祖此說也。埤雅︰獸為友，貝二為朋。貝中肉如科斗而有首尾，貝之字從目從八，言貝，目之所背也。鹽鐵論曰︰敎與俗改，敝與世易，夏后氏以玄貝，殷人以紫石。孔穎達曰︰爾雅︰貝，居陸猋，在水蜬，大者，小者鰿。今之細貝亦有紫色者，出日南。玄貝，胎貝黑色者。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白質黃文也。詩成貝錦，則紫貝也。紫貝，以紫為質，黑為文點也。蚆博而頯，中廣，兩頭銳。蜠大而儉。鰿小而惰，惰狹而長。贆，音標。蜬，音含。，音況。鰿，音積。蚳，音治。蚆，音葩。頯，匡軌翻。蜠，音囷。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下，遐稼翻；下同。皆以為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師古曰︰卒，讀曰猝。丹老人，忘其前語，年老神識衰減則健忘。忘，音巫放翻。復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上，時掌翻。行道人偏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朝，直遙翻。皆對曰︰「忠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宜下廷尉治。」下，遐稼翻。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承丁、傅風旨也。劾，戶槪翻。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炔欽上書蘇林曰︰炔，音桂，姓也。言︰「丹經、行無比，行，下孟翻。師古曰︰比，音必寐翻。余謂讀如字，義自通。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懣，音滿，又莫困翻。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漢三公府皆有主簿，錄省衆事。簿，文籍也，以版書之。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師古曰︰厭，音一膽翻。上貶咸、欽秩各二等；博士秩比六百石，貶二等，則比四百石。遂策免丹曰︰「朕惟君位尊任重，懷諼迷國，師古曰︰諼，詐也；音虛爰翻。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為君恥之！為，于偽翻；下為賢同。以君嘗託傅位，謂嘗傅上於東宮也。未忍考于理，理，理官也；謂廷尉也。言未召致廷尉而考問之也。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上，時掌翻；下同。

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春秋之義，為賢者諱。丹，經為世儒宗，言經學為當世儒者所宗也。德為國黃耇，師古曰︰黃耇，老人之稱也。黃，謂白髮落盡，更生黃者也。耇，老人面色不淨如垢也。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旣以往，丹傳「以」作「已」。免爵太重；京師識者咸以為宜復丹爵邑，使奉朝請。朝，直遙翻。師古曰︰識者，謂有識之人也。請，音材性翻。成帝尊禮張禹，使奉朝請，後遂以為官名。沈約曰︰奉朝會請召而已。請，讀如字。唯陛下裁覽衆心，有以尉復師傅之臣！」尉，與慰同，安也。復，報也。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自蕭望之以讒間免官，賜爵關內侯，其後周堪等皆用此比，雖曰以恩師傅，其實倚閣之，使之優閒耳。

上用杜業之言，召見朱博，起家復為光祿大夫；朱博免官，見上卷成帝綏和元年。按杜業傳︰帝初卽位，業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薛宣、張禹惑亂朝廷，而薦朱博。見，賢遍翻。遷京兆尹。冬，十月，壬午，以博為大司空。

**7**中山王箕子，幼有眚病，箕子，中山王興之子。孟康曰︰災眚之眚，謂妖病也。服虔曰︰身盡青也。蘇林曰︰名為肝厥，發時，脣口手足十指甲皆青。師古曰︰下云「禱祠解舍」，孟說是也。眚，音所領翻，字不作「青」。服［蘇］說誤矣。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數，所角翻。師古曰︰解，音懈。余按韻書，解音懈者，釋除也，禱祠以除災也。但顏註上云「禱祠解舍」，則以解為廨舍之廨，其說拘矣。賈公彥曰︰求福曰禱，禱禮輕；得求曰祠，祠禮重。上遣中郞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續漢志︰常侍謁者，主殿上時節威儀，比六百石；給事謁者，四百石；灌謁者郞中，比三百石，掌賓贊受事及上章報問。中郞謁者，蓋卽灌謁者郞中也。治，直之翻；下同。由素有狂易病，師古曰︰狂易者，狂而變易常性也。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由擅去狀，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一責問也。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傅太后。中山太后，馮太后也，卽元帝馮昭儀。祝，職救翻。詛，莊助翻。傅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因是遣御史丁玄按驗；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治之；師古曰︰官為中謁者令，姓史，名立。續漢志︰中宮謁者令，主報中章，宦者為之。更，工衡翻。立受傅太后指，冀得封侯，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弟婦君之，據馮昭儀傳，君之，寡弟婦也。死者數十人，誣奏云︰「祝詛，謀弒上，立中山王。」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當熊事，見二十九卷元帝建昭元年。之上，時掌翻。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章︰十四行本「語」下有「前世事」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師古曰︰中語，謂宮中之言語也。吏何用知之？欲陷我，效也！」師古曰︰效，徵驗也。乃飲藥自殺。宜鄕侯參、君之、習及夫、子按馮昭儀傳，習夫及子也。當相坐者，或自殺，或伏法，伏法，謂受刑而死。凡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之。

司隸孫寶奏請覆治馮氏獄，傅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擿抉以揚我惡，師古曰︰剔抉，謂挑發之也。擿，音他歷翻。抉，音一決翻。挑，音他聊翻。我當坐之！」上乃順指，下寶獄。下，遐稼翻。尚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比周，比，毗至翻。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師古曰︰敦煌效穀縣，本魚澤障也。大司馬傅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為言太后，出寶，復官。為，于偽翻。張由以先告，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張由、史立以此受賞，豈知乃以此賈禍邪！

#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四

## 漢紀二十六起柔兆執徐（丙辰），盡著雍敦牂（戊午），凡三年。

孝哀皇帝中

**建平二年**（丙辰、前五）

**1**春，正月，有星孛于牽牛。晉·天文志︰牽牛六星，天之關梁，主犧牲事。孛，蒲內翻。

**2**丁、傅宗族驕奢，皆嫉傅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為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師古曰︰重，難也。又內迫傅太后，依違者連歲。如淳曰︰依違，不決事之言也。余謂上二語，卽依違之意。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師丹免見上卷上年。喜終不順。朱博與孔鄕侯傅晏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燕見，數，所角翻。見，賢遍翻。奏封事，毀短喜及孔光。毀短者，譖毀而言其短也。丁丑，上遂策免喜，以侯就第。

御史大夫官旣罷，成帝綏和元年，罷御史大夫，置大司空，事見三十二卷。議者多以為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漢官至斗食、佐史而止。言漢承秦號為皇帝，下至百官稱號，皆不與古同。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治，直吏翻。於是朱博奏言︰「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守，式又翻。相，息亮翻。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言御史大夫能任其職，則進而為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翻。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為百僚率！」上從之。夏，四月，戊午，更拜博為御史大夫。又以丁太后兄陽安侯明為大司馬、衞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復綏和以前之制也。冠，古玩翻。

**3**傅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大夫曰︰「高武侯喜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圮族，應劭曰︰謂放棄敎令，圮其族類。背，蒲妹翻。圮，皮美翻。不宜奉朝請，朝，直遙翻。請，才性翻，又如字。其遣就國！」

**4**丞相孔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又重忤傅太后指︰持異事見三十二卷成帝綏和元年。重忤傅太后指，謂不使居北宮，奏傅遷，持稱尊號之議也。師古曰︰重，音直用翻。忤，五故翻。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譖光。表，外也。裏，內也。傅氏譖之於內，朱博毀之於外也。乙亥，策免光為庶人。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他過，使者奉策書，卽時步出府，乘棧車歸田里。以御史大夫朱博為丞相，封陽鄕侯；恩澤侯表︰陽鄕侯，國於山陽湖陵。考異曰︰公卿表︰「四月乙未，孔光免，朱博為丞相。」又曰︰「四月，戊午，博為御史大夫；乙亥，遷。」五行志︰「五月，乙亥朔，博為丞相。」荀紀︰「乙亥，孔光免。」按長曆，是月丁巳朔，無乙未；十九日乙亥，非朔也。表、志皆有誤。少府趙玄為御史大夫。成帝綏和元年，趙玄自太子太傅左遷，今復進用，皆丁、傅之意也。臨延登受策，師古曰︰延入而登殿也。漢舊儀云︰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皇帝延登親詔也。有大聲如鍾鳴，殿中郞吏陛者皆聞焉。師古曰︰陛者，謂執兵列於陛側。

上以問黃門侍郞蜀郡揚雄續漢志︰給事黃門侍郞，六百石，掌侍從左右，給事中，關通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上，引王就坐。揚雄解嘲所謂「官不過侍郞，擢纔給事黃門」者也。揚雄自謂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食采於晉之楊，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也。及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師法，以為人君不聰，為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洪範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時則有鼓妖。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妖，於驕翻。其傳曰︰『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有異，是為中焉。以一歲三分之，則四月已為歲之中。以一日三分之，則辰、巳已為日之中。正卿，謂執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應天變。然雖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師古曰︰期年，十二月也。蒙，猶被也。期，音基。揚雄亦以為「鼓妖，聽失之象也。朱博為人強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將，卽亮翻。相，息亮翻。恐有凶惡亟疾之怒。」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翻。上不聽。

朱博旣為丞相，上遂用其議，下詔曰︰「定陶共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復，扶又翻。尊共皇太后曰帝太太后，稱永信宮；共皇后曰帝太后，稱中安宮；為共皇立寢廟於京師，為，于偽翻。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宣帝旣立八年，有司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皇考，立廟，因園為寢，以時薦享焉。然悼園在廣明成鄕，長安東郭之外也。定陶共王葬定陶而立廟京師，則非因園為寢矣。於是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傅太后、丁太后、趙太后與太皇太后為四太后。傅太后旣尊後，尤驕，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嫗」。嫗，威遇翻。時丁、傅以一二年間暴興尤盛，為公卿列侯者甚衆；然帝不甚假以權勢，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5**丞相博、御史大夫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為關內侯師丹所劾奏，免為庶人。事見上卷綏和二年。劾，戶槪翻。時天下『嚴︰「下」改「子」。』衰粗，委政於丹，師古曰︰言新有成帝之喪，斬衰粗服，故天子不親政事也。衰，音倉回翻。丹不深惟褒廣尊號之義，惟，思也。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仁聖，昭然定尊號，宏以忠孝復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請免為庶人。」奏可。

又奏︰「新都侯莽前為大司馬，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事亦見上卷綏和二年。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為庶人。」上曰︰「以莽與『章︰乙十一行本「與」下有「太」字；孔本同。』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及平阿侯仁臧匿趙昭儀親屬，皆遣就國。仁，譚之子也。臧，古藏字通。

天下多冤王氏者！為下元壽二年王莽復柄國張本。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天序，謂帝王正統相傳之次，天所命也。上，時掌翻。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師古曰︰言供養太后。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謂先罹元帝之喪而又哭成帝也。數，所角翻。更，工衡翻。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師古曰︰引領，自引道領而退也。行道之人為之隕涕。為，于偽翻。況於陛下！登高遠望，獨不慚於延陵乎！」言王氏斥逐而丁、傅貴寵，若登高而望成帝陵寢，寧不有慚於付託乎！帝深感其言，復封成都侯商中子邑為成都侯。綏和二年，商子況以罪奪侯；今以邑紹封。中，讀曰仲。

**6**朱博又奏言︰「漢家故事，置部刺史，秩卑而賞厚，漢刺史秩六百石耳；居部九歲，舉為守相，秩二千石；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咸勸功樂進。師古曰︰勸功，自勸勉而立功也。樂，音洛。前罷刺史，更置州牧，事見三十二卷成帝綏和元年。更，工衡翻。秩眞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茍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師古曰︰陵夷，謂漸廢替。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上從之。

**7**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詔歸葬定陶共皇之園，從夫也，共皇葬於其國。賢曰︰在今曹州濟陰縣北。共，讀曰恭。發陳留、濟陰近郡國五萬人穿復土。近郡國，謂郡國之近定陶者。前書音義曰︰穿復土，謂穿壙塡塞事也。言下棺訖，復以土為墳，故曰復土。近，其靳翻。

**8**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十二卷，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以敎渤海夏賀良等。夏，戶雅翻。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衆；忠可詐稱「天帝使眞人赤精子下敎我」，故向奏之。下獄，治服；服其挾詐也。下，遐稼翻。未斷，病死。斷，丁亂翻。賀良等復私以相敎。復，扶又翻；下同。上卽位，司隸校尉解光、騎都尉李尋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應劭曰︰諸以材技徵召，未有正官，故曰待詔。董巴曰︰黃門，禁門黃闥。數召見，數，所角翻。見，賢遍翻。陳說「漢曆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師古曰︰數，音所角翻。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師古曰︰言知道而不能行。咎殃且無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民人。」上久寢疾，班固曰︰上卽位痿痹，末年浸劇。冀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詔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李斐曰︰陳，道也；言得神道聖者劉也。如淳曰︰陳，舜後。王莽，陳之後。謬語陳當立而不知。韋昭曰︰敷陳聖劉之德也。師古曰︰如、韋二說是也。余謂韋說不詭於正，如說則流於巫。顏以為二說皆是，將安從乎！漏刻以百二十為度。師古曰︰舊漏，晝夜共百刻，今增其二十。

**9**秋，七月，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為初陵，勿徙郡國民。

**10**上旣改號月餘，寢疾自若。夏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為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無驗，八月，詔曰︰「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師古曰︰過，誤也。冀為百姓獲福，卒無嘉應。為，于偽翻。卒，子恤翻。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論語載孔子之言。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皆蠲除之。如淳曰︰悔前赦令不蒙其福，故收令還之。臣瓚曰︰改元易號，大赦天下，以求延祚而不蒙福，哀帝悔之，故更下制書，諸非赦事皆除之。謂改制易號，今皆復故也。師古曰︰如說非也，瓚說是矣。唯赦令不改，餘皆除之。賀良等反道惑衆，姦態當窮竟。」皆下獄，伏誅。下，遐稼翻。尋及解光減死一等，徙敦煌郡。此漢法所謂減死徙邊也。減死者，罪至死而特為末減也。減死罪一等，為城旦、舂。

**11**上以寢疾，盡復前世所嘗興諸神祠凡七百餘所，成帝建始初，匡衡、張譚奏罷諸神祠不應禮者，今盡復之。一歲三萬七千祠云。神祠旣多，而有歲五祠者，有歲四祠者，故其數若是之多。

**12**傅太后怨傅喜不已，使孔鄕侯『章︰乙十一行本「侯」有「晏」字；孔本同；張校同。』風丞相朱博令奏免喜侯。師古曰︰風，讀曰諷。博與御史大夫趙玄議之，玄言︰「事已前決，謂前已決遣就國，罪無重科也。得無不宜？」師古曰︰得無，猶言無乃也。博曰︰「已許孔鄕侯矣。匹夫相要，尚相得死，要，一遙翻。得死，謂得其死力；一曰︰得其相為死也。何況至尊！至尊，謂傅太后。博唯有死耳！」大臣以道事君，而博以死奉私屬，貪權藉勢之心為之也。玄卽許可。博惡獨斥奏喜，惡，烏故翻。以故大司空氾鄕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事見上卷綏和二年。事與喜相似，卽幷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治，直吏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也；皆請免為庶人。」上知傅太后素怨喜，疑博、玄承指，卽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丞相、御史同奏，而獨召問玄者，以博強毅多權詐，難遽得其情，而玄易以窮詰也。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奏劾「博、玄、晏皆不道，不敬，劾，戶槪翻。請召詣廷尉詔獄」。上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減死罪三等，為隸臣妾。晏封五千戶，削其千二百五十。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博自殺，國除。

**13**九月，以光祿勳平當為御史大夫；冬，十月，甲寅，遷為丞相；以冬月故，且賜爵關內侯。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為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也。李奇曰︰以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賜爵關內侯也。師古曰︰李說是也。以京兆尹平陵王喜為御史大夫。按表、傳，「喜」當作「嘉」，詳見下年。及審是。［衍］

**14**上欲令丁、傅處爪牙官，處，昌呂翻。是歲，策免左將軍淮陽彭宣，以關內侯歸家，而以光祿勳丁望代為左將軍。上策宣曰︰「前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衞；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惟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娶淮陽王女，婚姻不絕，非國之制，其上左將軍印綬。」余按彭宣以連姻藩國而免官，丁、傅以戚黨而見用，卒之奪劉氏者，非藩國，乃外戚也。丁、傅於國有大故之時，拱手授柄於王氏，而彭宣乃能辭三公位於王莽專權之初，任官惟賢材，烏得拘小嫌乎！

**15**烏孫卑爰疐侵盜匈奴西界，單于遣兵擊之，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敺牛畜去。卑爰疐恐，遣子趨逯為質匈奴，疐，竹二翻。師古曰︰敺，與驅同。逯，音錄。質，音致；下同。單于受，以狀聞。漢遣使者責讓單于，告令還歸卑爰疐質子；責以匈奴、烏孫並為漢臣，單于不當擅受卑爰疐質子。單于受詔遣歸。

**三年**（丁卯、前四）

**1**春，正月，立廣德夷王弟廣漢為廣平王。廣德夷王雲客，成帝鴻嘉二年封；又二年，薨，無後。今立廣漢以奉中山靖王嗣。諡法︰安心好靜曰夷；克殺秉政曰夷。

**2**帝太太后『章︰乙十一行本「帝」上有「癸卯」二字；孔本同；退齋校同。』所居桂宮正殿火。考異曰︰五行志云︰「桂宮鴻寧殿災。」荀紀云︰「桂宮正殿火。」今從哀紀。

**3**上使使者召丞相平當，欲封之；當病篤，不應。不應召也。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為子孫邪？」室家，當之妻子也。謂受侯印而死，得以封爵遺子孫也。強，其兩翻。為，于偽翻；下同。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上不許。三月，己酉，當薨。

**4**有星孛于河鼓。天文志︰河鼓，在牽牛北；大星，上將；左、右星，左、右將。孛，蒲內翻。

**5**夏，四月，丁酉，王嘉為丞相，河南太守王崇為御史大夫。守，式又翻。崇，京兆尹駿之子也。嘉以時政苛急，郡國守相數有變動，數，所角翻。乃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材難，言有賢材者難得也。與，讀曰歟。余謂材難二語，古語也；孔子引之，謂其言之是也。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禮記·郊特牲之文。師古曰︰象其先父祖之賢耳，非必皆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記·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春秋之時，如晉之六卿，以中軍帥為正卿，亦其君先命之而後聞於天子耳。齊之高、國，魯之三桓，皆世卿也。漢之王國傅、相、中尉命於天子，猶古之命卿也。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敎化行而治功立。治，直吏翻。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周初班爵五等，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其後齊、晉、秦、楚，以兼幷而地始廣大耳。漢郡守方制千里，連城以十數，是重於古諸侯也。守，式又翻；下同。往者致選賢材，致，極也。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事見十四卷文帝十四年。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按韓安國傳︰安國坐法抵罪。會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此景帝時事也。「武帝」，當作「景帝」。師古曰︰骨肉以安，言梁孝王免罪也。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黠，下八翻。敞收殺之，其家自冤，自言其冤也。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上奏請逮捕敞，而天子不下其奏也。上，時掌翻。下，遐嫁翻。會免；亡命十數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事見二十七卷宣帝甘露元年。卒，子恤翻。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章︰乙十一行本「孫」下有「以官為氏」四字；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長，知兩翻；下同。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樂，音洛。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傳，知戀翻。數，所角翻。更，工衡翻。司隸、部刺史舉劾苛細，發揚陰私，司隸部三輔、三河、弘農，其餘部刺史分部諸郡國。劾，戶槪翻。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茍容求全，師古曰︰不敢操持羣下也。下材懷危內顧，師古曰︰常恐獲罪，每為私計也。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司隸、刺史，或上書告之；衆庶知其易危，師古曰︰言易可傾危。易，以豉翻。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縱橫，事見三十一卷成帝永始三年。師古曰︰橫，音胡孟翻。吏士臨難，難，乃旦翻。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也。素奪，謂不先假之威權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故縱，孟康曰︰不以故縱為罪，所以優之也。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師古曰︰不卽下治其事，恐為擾重，故每留中；或經赦，令壹切皆解散也。余謂善治民之吏，宣帝愛其材，或有章劾，留中不下，會赦，則其事得釋。治，直之翻。劾，戶槪翻。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師古曰︰所以丁寧告者之辭，絕其相誣也。余謂此乃防其誣告耳。下，遐稼翻。為，于偽翻。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師古曰︰不求備於一人也。余謂責備者，求全也。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師古曰︰當寬恕其小罪也。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使之逐盜而問其狀也。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師古曰︰謂見在大夫皆不堪為使。見，賢遍翻。召盩厔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盩厔，音舟窒。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人材當聚於朝廷；事會之來，無可用者，倉猝求之，適所以明朝廷之無人耳。少，詩沼翻。畜，許六翻。難，乃旦翻。卒，讀曰猝。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風俗通︰荊蠻有瞞氏，音舛變為「滿」。國語︰路、潞、泉、余、滿，皆赤狄，隗姓。及能吏蕭咸、薛脩，皆故二千石有名稱者，天子納而用之。按嘉此疏，誠中當時之病。然為相者在於朝夕納誨，隨事矯正，天下不能窺其際，而自臻於治平，不在著見於奏疏，以騰口說也。自宣帝之後，為相者始加詳於奏疏，而考其治迹，愈不逮前，相業固不在乎此也。稱，尺證翻。

**6**六月，立魯頃王子部鄕侯閔為王。魯共王曾孫頃王封，傳國於其子文王睃；睃薨，無後；今立閔紹封。「部鄕」，據紀、表及傳當作「郚鄕」。師古曰︰郚，音吾，又音魚。睃，音子緣翻。地理志，東海郡有郚鄕侯國。

**7**上以寢疾未定，定，猶安也。冬，十一月，壬子，令太皇太后下詔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罷南、北郊。成帝崩，皇太后詔罷甘泉，汾陰祠，復南、北郊。畤，音止。上亦不能親至甘泉、河東，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

**8**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無鹽縣，屬東平國。危山，山名。言土自起，覆草成路，如人力開掘，作馳道狀也。又，瓠山石轉立。晉灼曰︰漢書作「報山」。山脅石一枚，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廣四尺也。師古曰︰報山，山名也。古作「瓠」字，為其形似瓠耳。晉說是也。東平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立石，束倍草，幷祠之。雲，元帝子東平王宇之子也。謁，后名也。蘇林曰︰於宮中作山象。師古曰︰倍草，黃倍草也。倍，音步賄翻。原父曰︰「立石」屬上句。治，直之翻。河內息夫躬、息夫，複姓。姓譜︰嬀姓之國為息氏，公子邊受爵為大夫；又有息夫氏出焉。長安孫寵相與謀共告之，曰︰「此取封侯之計也！」乃與中郞右師譚張晏曰︰右師，姓；譚，名。余謂右師，以官為氏。共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上，時掌翻。是時上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獄驗治；服「祠祭詛祝上，為雲求為天子，被，皮義翻。下，遐稼翻。詛，莊助翻。祝，職救翻。為雲，于偽翻。以為石立，宣帝起之表也。」事見二十三卷昭帝元鳳三年。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及舅伍宏及成帝舅安成共侯夫人放，皆棄市。安成共侯王崇，時已死矣，故稱帝舅及諡，以別下御史大夫王崇也。伍宏以醫伎得幸，出入禁門，蓋放薦之，故幷得禍。共，音恭。事連御史大夫王崇，左遷大司農。擢寵為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弘、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

**四年**（丁巳、前三）

**2**春，正月，大旱。

**2**關東民無故驚走，持稾或掫一枚，如淳曰︰掫，麻幹也。師古曰︰稾，禾稈也，音工老翻。掫，音鄒，又音側九翻。轉相付與，曰「行西王母籌」，師古曰︰西王母，元后壽考之象。行籌，又言執國家籌策，行於天下。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或被髮徒跣，或夜折關，或踰牆入，或乘車騎奔馳，以置驛傳行，被，皮義翻。折，而設翻。傳，知戀翻。經郡國二十六至京師，不可禁止。民又聚會里巷阡陌，設博具，師古曰︰博戲之具。歌舞祠西王母，至秋乃止。五行志曰︰此異乃王太后、莽之應也。

**3**上欲封傅太后從父弟侍中、光祿大夫商，從，才用翻。尚書僕射平陵鄭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事見三十卷成帝建始元年。為，于偽翻。孔鄕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孔鄕侯，傅晏；高武侯，傅喜。言皇后父及三公封侯，尚有漢家舊比可因緣也。今無故復欲封商，壞亂制度，復，扶又翻。壞，音怪。逆天人之心，非傅氏之福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李奇曰︰持當受詔書案起也。師古曰︰李說非也。案者，卽寫詔之文。余按更始時，常侍奏事，韓夫人起，抵破書案。則案非文案之案也。李說是。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顓制邪！」二月，癸卯，上遂下詔封商為汝昌侯。恩澤侯表，汝昌侯，國於東郡須昌之陽穀。考異曰︰哀紀及恩澤侯表皆云「商以今年二月封」，而孫寶傳云︰「制詔丞相、大司空」。按建平二年已罷大司空官，疑傳誤。

**4**駙馬都尉、侍中雲陽董賢得幸於上，出則參乘，入御左右，乘，繩證翻；御，侍也。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嘗晝寢，偏藉上袖，師古曰︰藉，謂身臥其上也。上欲起，賢未覺，師古曰︰覺，寐之寤也。覺，音工効翻。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斷，丁管翻。又詔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師古曰︰廬，謂殿中所宿止處。又召賢女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上，時掌翻。以賢父恭為少府，賜爵關內侯。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師古曰︰重殿，謂有前後殿；洞門，謂闕門相當也︰皆僭天子之制度者也。為，于偽翻。重，直龍翻。土木之功，窮極技巧。技，渠綺翻。賜武庫禁兵、上方珍寶。禁中謂之上方。其選物上弟盡在董氏，選物，物之選其尤者。上弟，於衆物之中等第居上也。弟，與第同。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乘，繩證翻。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匣，『章︰乙十一行本「匣」作「柙」。』師古曰︰東園，署名，屬少府。漢舊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木，長三丈，崇廣四尺。珠襦，以珠為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縷；腰以下，玉為柙，長尺，廣二寸半，為甲至足，亦縫以黃金縷。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為賢起冢塋義陵旁，義陵，帝壽陵也。塋，余傾翻，墓域。內為便房，剛柏題湊，服虔曰︰便房，藏中便坐也。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師古曰︰便房，小曲室也。外為徼道，周垣數里，徼道，徼循之道。師古曰︰徼，謂遮繞也，音工釣翻。垣，牆也。門闕罘罳甚盛。罘，音浮。罳，音思。

鄭崇以賢貴寵過度諫上，由是重得罪，師古曰︰重，音直用翻。數以職事見責；數，所角翻。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讇，讇，古諂字。素害崇；知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治，直之翻；下同。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師古曰︰言請求者多，交通賓客。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師古曰︰言至清也。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下，遐稼翻。司隸孫寶上書曰︰成帝元延四年，省司隸校尉。綏和二年，上復置，但曰司隸，冠進賢冠，屬大司空。「按尚書令昌奏僕射崇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師古曰︰榜掠，謂笞擊而考問之也。榜，音彭。掠，音亮。卒，音子恤翻。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纖介，師古曰︰言有細故宿嫌也。浸潤相陷。自禁門樞機近臣，蒙受冤譖，虧損國家，為謗不小。臣請治昌以解衆心。」書奏，上下詔曰︰「司隸寶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免寶為庶人。」崇竟死獄中。

**5**三月，諸『章︰乙十一行本「諸」上有「丁卯」二字；孔本同。』吏、散騎、光祿勳賈延為御史大夫。延為光祿勳而加諸吏、散騎也。百官表︰諸吏得舉法；散騎，騎旁乘輿車。師古曰︰騎而散從，無常職也。散，悉亶翻。

**6**上欲侯董賢而未有緣，侍中傅嘉勸上定息夫躬、孫寵告東平本章，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更定告章，刊去宋弘名而入董賢名。師古曰︰定，謂改治其章也。去，羌呂翻。更，工衡翻。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上欲封賢等而心憚王嘉，乃先使孔鄕侯晏持詔書示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幷蒙恩；師古曰︰言董賢以貴寵故妄得封，而躬、寵等遂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師古曰︰暴，謂章露也。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郞，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議。引領，猶言引頸也。項背曰領。暴評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事見三十一卷成帝永始二年。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臣嘉、臣延，材駑不稱，稱，尺證翻。死有餘責，知順指不迕，師古曰︰迕，逆也，音五故翻。可得容身須臾；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不得已，且為之止。為，于偽翻；下同。

**7**夏，六月，尊帝太太后為皇太太后。傅太后也。

**8**秋，八月，辛卯，上下詔切責公卿曰︰「昔楚有子玉得臣，晉文公為之側席而坐；晉文公與楚戰，勝於城濮，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記曰︰有憂者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事見十九卷武帝元狩元年。今東平王雲等至有圖弒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厭未萌故也。師古曰︰悉，盡也。務聰明者，廣視聽也。厭，音一涉翻。賴宗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咸伏厥辜。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師古曰︰尚書·盤庚之辭也。其封賢為高安侯，恩澤侯表，高安侯，國於朱扶。而朱扶之地無所考。南陽太守寵為方陽侯，恩澤侯表，方陽侯，國於沛郡龍亢。左曹、光祿大夫躬為宜陵侯，恩澤侯表，宜陵侯，國於南陽杜衍。賜右師譚爵關內侯。」又封傅太后同母弟鄭惲子業為陽信侯。恩澤侯表，陽信侯，國於南陽新野。惲，於粉翻。息夫躬旣親近，數進見言事，近，其靳翻。數，所角翻。見，賢遍翻。議論無所避，上疏歷詆公卿大臣。衆畏其口，見之仄目。

**9**上使中黃門續漢志︰中黃門比百石，掌給事禁中。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毋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毋將，複姓。治，直之翻。蘇林曰︰用度皆出大司農。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乘，繩證翻。師古曰︰共，音居用翻。養，音弋尚翻。勞，郞到翻。蓋不以本臧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臧，古藏字通，音徂浪翻。師古曰︰共，讀曰供；下同。別公私，示正路也。別，彼列翻。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乃賜斧鉞，禮記曰︰諸侯賜斧鉞，然後征。王制︰八州八伯，謂之方伯，各統其州之國。漢家邊吏職任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事然後蒙之。任，音壬。春秋之誼，家不臧甲，春秋公羊傳載孔子墮三都之言。臧，與藏通；讀從平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便，頻連翻。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李奇曰︰契，缺也。晉灼曰︰契，取也。師古曰︰李說是也；音詰結翻。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師古曰︰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孔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言以雍徹食乃天子之禮，何為在三家之堂也。三家，謂魯叔孫、仲孫、季孫也。余謂隆引孔子之言，以謂武庫兵器不當以共臣妾之家，猶歌雍不當在三家之堂也。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說，讀曰悅。

頃之，傅太后使謁者賤買執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買賤，請更平直。」漢書作「賈賤」。賈，讀曰價；下同。上於是制詔丞相、御史︰「隆位九卿，旣無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請與永信宮爭貴賤之賈，傅太后稱永信宮。傷化失俗。以隆前有安國之言，左遷為沛郡都尉。」初，成帝末，隆為諫大夫，嘗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為公卿，以褒功德，如衞武公、鄭武公、莊公是也。宜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以塡萬方。」師古曰︰塡，讀曰鎭；音竹刃翻。故上思其言而宥之。

**10**諫大夫渤海鮑宣上書曰︰姓譜︰鮑，本自夏禹之裔，因封為鮑氏。齊之鮑氏，世為上卿。「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塞，悉則翻。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亡，古無字通。窮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日食十，註已見三十二卷元延二年。建始元年，星孛于營室，元延元年，星孛于營室，元延元年，星孛于東井，後又晨出東方，十三日，又夕見西方，是四起也。彗，祥歲翻，延芮翻，又徐醉翻。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柰何反覆劇於前乎！「覆」，當作「復」；劇，增也，甚也。

今民有七亡︰師古曰︰亡，謂失其作業也。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師古曰︰更，謂為更卒也，音工衡翻。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師古曰︰並，依也，音步浪翻。豪強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亡厭，上古無字通；下音於鹽翻。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繇，古傜字通。部落鼓鳴，男女遮列，六亡也；師古曰︰言聞桴鼓之聲，以為有盜賊，皆當遮列而追捕。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師古曰︰毆，擊也，音一口翻。治獄深刻，二死也；治，直之翻。冤陷亡辜，三死也；亡，古無字通；下同。盜賊橫發，四死也；師古曰︰橫，音戶孟翻。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災而生疾疫，亦非時之氣所為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

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敎化者邪！師古曰︰惻隱，皆痛也。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師古曰︰務稱賓客所求也。稱，尺證翻。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拱默，拱手而默然不言也。師古曰︰尸，主也；不憂其職，但主食祿而已。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晉灼曰︰高門，殿名也。師古曰︰在未央宮中，余謂宣蓋言徒知養賢為朝廷之重，而不計其有益於時與否。

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為天之為，于偽翻。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師古曰︰尸鳩，曹國風之篇也。其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言尸鳩養其子七，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布德施惠亦當然也。毛氏曰︰尸鳩，秸鞠也。尸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秸，音居八翻，又音吉。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師古曰︰厭，飽足也。空，孔也。穿空，言破敝也。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柰何獨養外親與幸臣董贀，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劉德曰︰視酒如漿，視肉如藿也。師古曰︰藿，豆葉也，貧人茹之。從，才用翻。蒼頭廬兒，皆用致富，孟康曰︰黎民、黔首，黔、黎，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為號。漢名奴為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事殿中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臣瓚曰︰漢儀注，官奴給書計，從侍中已下為蒼頭青幘。非天意也！

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古亡、無字通；下同。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師古曰︰此官不當加於此人，此人不當受此官也。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說，讀曰悅。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強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言經學有師法也。更，工衡翻。位皆歷三公；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愼選舉；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勝守正不阿，郡國懼為所舉奏，故皆愼於選舉。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師古曰︰少有不快於心，不能忍也。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治，直之翻。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宣語雖刻切，上以宣名儒，優容之。

**11**匈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朝，直遙翻；下同。時帝被疾，被，皮義翻。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服虔曰︰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也。師古曰︰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必係於河水也。厭，音一涉翻。厭，勝也。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師古曰︰大故，謂國之大喪。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師古曰︰府，物所聚也。帑，藏金帛之所也。帑，音他莽翻；又音奴。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已辭而未行也。使，疏吏翻。黃門郞揚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書·周官曰︰制治于未亂。兵法曰︰戰不必勝，不苟接刃。師古曰︰已亂而後治之，戰鬭而後獲勝，則不足貴。治，直吏翻。二者皆微，師古曰︰微，謂精妙也。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言嫌隙從此而開也。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

以秦始皇之強，蒙恬之威，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蒙恬斥逐匈奴，以北河為竟，漢朔方郡地是也。若西河，則漢武威、張掖、敦煌、酒泉地是也。秦不能取，築長城，起臨洮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事見十一卷高帝七年。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鄧展曰︰石，大也。師古曰︰石，言堅固如石也。畫，計策也，音獲。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師古曰︰卒，終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卒，子恤翻。又高后時，匈奴悖慢，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得解。事見十二卷惠帝三年。杜佑曰︰以權道為書，順辭以答。遺，于季翻。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棘門、細柳、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事見十五卷文帝後六年。雍，於用翻。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事見十七卷武帝元光二年。言欲見匈奴一人且不可得，況使單于面來獻見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載，子亥翻。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衞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窴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事並見武帝紀。操，千高翻。窴，音塡。怖，普布翻。

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狼望之北哉？師古曰︰狼望，匈奴中地名。余謂邊人謂舉燧為狼煙。狼望，謂狼煙候望之地。樂，音洛。以為不壹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師古曰︰喙，口也。摧百萬之師於獸口也。喙，許穢翻。余謂順文而為說，其義自通。唐諱虎，故師古改曰獸。運府庫之財塡盧山之壑而不悔也。師古曰︰盧山，匈奴中山也。余按衞青薨，起冢象盧山。青唯絕幕至窴顏山耳，或者窴顏山卽盧山歟？孟康曰︰盧山，單于南庭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師古曰︰桀，堅也；言其起立不順。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事見二十四卷宣帝本始三年。鮮，息踐翻。兵若雷風，言師速而疾，風驅霆行，一過而不留也。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枕，職任翻。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事並見宣帝紀。歸死者，歸死命於漢也。扶伏，猶言匍匐也。師古曰︰伏，音蒲北翻。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師古曰︰顓，與專同。專制，謂以為臣妾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朝，直遙翻。不欲者不強。師古曰︰強，音其兩翻。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肄以惡，師古曰︰鷙，音竹二翻。鷙，狠也。魁，大也。負，恃也。余謂肄，習也，言易習於為惡也。其強難詘，詘，與屈同。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旣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太初三年。宛，於元翻。蹈烏桓之壘，事見二十三卷昭帝元鳳三年。探姑繒之壁，事見二十三卷昭帝始元四年。探，吐南翻。藉蕩姐之場，劉德曰︰蕩姐，羌屬。師古曰︰藉，猶蹈也。姐，音紫。余據元帝永光三年，隴西羌彡姐反，豈是邪？艾朝鮮之旃，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元封三年。師古曰︰艾，讀曰刈。刈，絕也。朝，音潮。拔兩越之旗，見二十卷武帝元鼎六年。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師古曰︰離，歷也。三月為一時。固已犂其庭，師古曰︰犂，耕也。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如雲之徹，如席之卷，天清地淨，無纖毫之塵翳也。唯北狄為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師古曰︰懸，絕也。前世重之茲甚，師古曰︰茲，益也。余謂茲，此也。茲甚，此為甚也。未易可輕也。易，以豉翻。

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于前，離，力智翻。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謂或言從上游來厭人也。疏以無日之期，止其來朝，辭以他日，而無一定之期，則匈奴與漢疏。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疑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師古曰︰言單于因緣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漢也。余謂負，恃也。負前言者，恃前者有和好之言也。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焉，於虔翻。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先，悉薦翻。卽兵革不用而憂患不生。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師古曰︰轂擊，言使車交馳，其轂相擊也。轂，戶谷翻。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事並見武帝、宣帝紀。豈『章︰乙十一行本「豈」上有「費歲以大萬計者」七字；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為，于偽翻；下同。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謂向者不憚十分之費以制匈奴，今來朝之費十分之一耳，乃愛惜之。臣竊為國不安也。為，于偽翻。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少，詩沼翻。以遏邊萌之禍！」萌，與氓同，謂邊民也。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更，工衡翻，改也。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復，扶又翻。上許之。

**12**董賢貴幸日盛，丁、傅害其寵，孔鄕侯晏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以病未朝，躬因是而上奏，上，時掌翻。以為︰「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為解，師古曰︰自解說云病。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爰疐強盛，東結單于，遣子往侍，事見上建平二年。疐，竹二翻。恐其合勢以幷烏孫；烏孫幷，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胡詐為卑爰疐使者來上書，欲因天子威告單于歸臣侍子，因下其章，降，戶江翻。下，遐稼翻。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匈奴客，謂匈奴使者也。服虔曰︰謀者，舉兵伐解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知敵有謀者則以事而應之，沮其所為，不用兵革，所以為貴耳。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孫武子之言。其次伐交』者也。」師古曰︰知敵有外交連結相援者，則間而誤之，令其解散也。

書奏，上引見躬，見，賢遍翻；下屢見之見同。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祿以為︰「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詐，逆詐者，敵之詐謀未見，欲迎測其情也。進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藩；今單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任，音壬。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竟憂也！」竟，讀曰境。躬掎祿曰︰師古曰︰掎，從後引之也。謂引躡其言也；音居綺翻。「臣為國家計，為，于偽翻。冀先謀將然，師古曰︰謂彼欲有其事，則為謀策以壞之。豫圖未形，師古曰︰圖，謀也。未有形兆而圖之。為萬世慮。而祿欲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議。

躬因建言︰「災異屢見，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師古曰︰行，音下孟翻。敕，整也。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守，手又翻。因此厭應變異。」師古曰︰厭，音一涉翻。上然之，以問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行，下孟翻。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師古曰︰見，謂顯示也。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說，讀曰悅。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曆，師古曰︰傅，讀曰附。著，音治略翻。虛造匈奴、『章︰乙十一行本「奴」下有「烏孫」二字；孔本同。』西羌之難，難，乃旦翻。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罪，相，息亮翻。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欲動安之危，師古曰︰之，往也。言搖動安全之計，往就危殆也。辯口快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讇諛、傾險、辯惠、深刻也。讇，古諂字。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其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秦穆公欲襲鄭，蹇叔、百里奚諫，不聽，遂出師；晉襄公要而敗諸殽。還歸，作秦誓以悔過，其辭曰︰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又曰︰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敗，補邁翻。詿，戶卦翻。願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主！」師古曰︰謂躬為此計先入於帝耳。上不聽。為董賢沮躬策、躬遂得罪張本。

#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五

## 漢紀二十七起屠維協洽（己未），盡玄黓閹（壬戌），凡四年。

孝哀皇帝下

## 元壽元年（己未、前二）

**1**春，正月，辛丑朔，考異曰︰荀紀云「辛卯朔」，誤。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者各一人，因就拜孔鄕侯傅晏為大司馬、衞將軍，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票騎將軍。用息夫躬之言也。票，頻妙翻。

**2**是日，日有食之。上詔公卿大夫悉心陳過失；又令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大赦天下。

丞相嘉奏封事曰︰「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少，詩沼翻；下同。都內錢四十萬萬。百官表︰大司農有都內令、丞。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卽二十九卷建昭元年事也。圈，求遠翻。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師古曰︰言此事雖嘉其義而賞亦不多。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師古曰︰掖庭宮人有親戚來見而帝賜之者，屬其家勿使於衆人中謝也。見，賢遍翻；下見錢同。屬，音之欲翻。余謂有見親幸者，加之賞賜，則屬其人勿於衆中謝也。示平惡偏，惡，烏路翻。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少府掌禁錢。水衡都尉有鍾官辨銅令、丞，掌鑄錢。師古曰︰見在之錢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以西羌之變，永光二年，隴西羌反。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臧內充實。臧，讀藏，音徂浪翻。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師古曰︰燕出，謂微行也。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事見三十三卷成帝綏和二年。數，所角翻。長榜死於獄，事見三十二卷綏和元年。榜，音彭。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師古曰︰言雖有好內之譏而不害政也。傳業陛下。

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好，呼到翻。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師古曰︰望為治也。余謂回心者，回其戴成帝之心而戴哀帝也。初卽位，易帷帳，去錦繡，去，羌呂翻。乘輿席緣綈繒而已。乘，繩證翻。緣，俞絹翻。師古曰︰綈，厚繒也，音徒奚翻。繒，慈陵翻。共皇寢廟比當作，共，音恭。比，近也，音毗至翻。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師古曰︰惟，思也。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治，直之翻；下同。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鄕北闕，為，于偽翻。鄕，讀曰嚮；下獨鄕同。引王渠灌園池，蘇林曰︰王渠，官渠也；猶今御渠也。晉灼曰︰渠名也，在城東覆盎門外。師古曰︰晉說是。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師古曰︰護，監視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師古曰︰長安有廚官，主為官食。道中過者皆飲食。如淳曰︰禱於道中，故行人皆得飲食。余謂若據文理，則飲，音於禁翻；食，讀曰飤。為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師古曰︰三宮，天子、太后、皇后也。原父曰︰是時太皇太后稱長信宮，傅太后稱永信宮，而丁姬稱中安宮，故以三宮為言。余按此時丁姬死矣，三宮蓋謂長信、永信及趙太后宮也。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師古曰︰見親，親戚相見也。並共，言百官各以所掌事及財物就供之。共，讀曰供。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師古曰︰賈，謂販賣之人也。言百賈者，非一之稱也。賈，音古。道路讙譁，讙，許元翻。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孟康曰︰自公卿以下至于吏民，名曰均田，皆有頃數，於品制中令均等。今賜賢二千餘頃，則壞其制也。師古曰︰墮，音火規翻。均田，見三十三卷綏和二年。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師古曰︰言行西王母籌也。天惑其意，不能自止。陛下素仁智愼事，今而有此大譏。

孔子曰︰『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師古曰︰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孔子以此言責之，以其不匡諫也。相，息亮翻。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愼己之所獨鄕，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章︰甲十六行本「者」下有「寵臣」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鄧通幸於文帝，賜以蜀嚴道銅山。景帝立，人告通盜出徼外鑄錢，沒入其家，卒以餓死。韓嫣幸於武帝，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賜死。嫣，音偃。厭，於鹽翻。勝，音升。卒，子恤翻。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上由是於嘉浸不說。為嘉死不以罪張本。說，讀曰悅。

前涼州刺史杜鄴以方正對策曰︰「臣聞陽尊陰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師古曰︰謂婦人在家從父，旣嫁從夫，夫死從子。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師古曰︰文母，文王之妃太姒也。仲馮曰︰文母，文王之母也，所謂繫於子也，何預太姒！余謂劉說是。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左傳︰鄭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惡莊公而愛段，為之請京，使居之。祭仲諫曰︰「國之害也。」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段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莊公克之。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史記︰周惠王二子，長襄王，次叔帶。惠后愛叔帶，襄王旣立，叔帶召狄人，狄人伐周，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乃出居于鄭。難，乃旦翻。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幾危社稷。事見高后紀。幾，居依翻。竊見陛下約儉正身，欲與天下更始，更，工衡翻。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師古曰︰謂天不言，但以景象指意告諭人。日食，明陽為陰所臨。日者，陽宗。陰盛陽微，日為所揜而食，是為陰所臨也。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師古曰︰言地當安靜，而今乃震，是為不遵陰道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師古曰︰曾子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孔子非之。事見孝經。與，讀曰歟。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張︰「理」作「禮」。』者，故無可間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兄弟之言！」是也。間，音居莧翻。今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師古曰︰不問賢與不肖，皆親近在位。或典兵衞，或將軍屯，將，卽亮翻。寵意幷於一家，積貴之勢，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為作三軍，無以甚此！言周以皇甫為卿士，魯三桓強盛，作三軍而三分公室，比丁、傅無以甚也。為，于偽翻。當拜之日，晻然日食。師古曰︰晻，音烏感翻。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師古曰︰謂皆迫於太后也。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過在於是，猥，遝也，言有罪者不誅，無功能者並進，其流漸至積遝也。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朝，直遙翻。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他。由後視前，忿邑非之；師古曰︰由，從也。邑，於邑也。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師古曰︰逮，及也。鏡，鑒照也。自以所行為可，是計策之誤者。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師古曰︰每事皆考於古者。厭，滿也，音一贍翻。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說，讀曰悅。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師古曰︰嫌，疑也。

上又徵孔光詣公車，問以日食事，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

初，王莽旣就國，建平二年，莽就國。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中，讀曰仲。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冤訟莽者百數。師古曰︰言其合管朝政，不當就國也。上，時掌翻。至是，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復深訟莽功德；復，扶又翻。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侍太皇太后也。

**3**董賢因日食之變以沮傅晏、息夫躬之策，沮，在呂翻。辛卯，『章︰甲十六行本「卯」作「亥」；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上收晏印綬，罷就第。

**4**丁巳，皇太太后傅氏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傅皇后。史記正義曰︰漢帝后同陵則為合葬，不合陵也；諸陵皆如此。傅氏以側室而合葬，稱孝元傅皇后，太皇太后在上，此心為何如邪！宜其啓王莽而授之以柄也。

**5**丞相、御史奏息夫躬、孫寵等罪過，上乃免躬、寵官，遣就國；又罷侍中、諸曹、黃門郞數十人。丁、傅之親黨也。

鮑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卽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食於三始，如淳曰︰正月一日為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朝，猶始也。誠可畏懼。小民正朔日尚恐毀敗器物，敗，補邁翻。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為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歙然，莫不說喜。師古曰︰歙，音翕。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說，讀曰悅。乃二月丙戌，白虹干日，虹，日旁氣也。白，兵象。干，犯也。連陰不雨，此天下『張︰「下」作「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塞，悉則翻。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令，善也。諛，諂也。孔安國曰︰令色，無質。巧言，無實。賞賜無度，竭盡府臧，臧，讀曰藏；音徂浪翻。幷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至。師古曰︰時以三第總為一第，賜賢，猶嫌陿小，復取暴室之地以增益之也。復，扶又翻；下同。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言其驕慢也。將作治第，將作大匠，掌治宮室，使為之治第。治，直之翻。行夜吏卒皆得賞賜，師古曰︰為賢第上持時行夜者。行，音下孟翻。上冢有會，輒太官為供。為之供具也。為，于偽翻；下同。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暴殄天物以私嬖倖，是為負天。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志，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此所謂謝過解讎也。為，于偽翻。乘，繩證翻。『章︰甲十六行本「可」上有「如此」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師古曰︰視，讀曰示。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興太平之端。」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拜鮑宣為司隸。

**6**上託傅太后遺詔，令太皇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董賢二千戶，賢先封千戶。下，遐稼翻。賜孔鄕侯、汝昌侯、陽新侯國。三人者，先雖封侯，未有國邑；今賜之國邑也。陽新侯，卽陽信侯鄭業。漢書·傅昭儀傳作「陽信」，王嘉傳及恩澤侯表作「陽新」。王嘉封還詔書，後世給、舍封駁本此。師古曰︰還，謂欲上之於天子也。因奏封事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師古曰︰虞書·皋陶謨之辭也。言皇天命有德者以居列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尊卑之服，采章各異也。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愼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師古曰︰言此氣損害，故令天子身有疾也。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師古曰︰單，盡也。損至尊以寵之，師古曰︰言上意傾惑，為下所窺也。余謂帝為賢治第，儗於宮闕，乘輿器物充牣其家，此所謂損至尊以寵之也。主威已黜，府臧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章︰甲十六行本「文」下有「皇帝」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己不作。事見文帝紀。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為，于偽翻。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謂賢先封關內侯，繼封高安侯也。晏、商再易邑，商先嗣爵崇祖侯，後改封汝昌侯。晏無所考。按表，晏先以皇后父封三千戶，又益二千戶，食邑於夏丘。業緣私橫求，橫，戶孟翻。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封三侯者，所以尊傅太后。今求濫恩，不知厭足，則傷尊尊之義矣。索，山客翻。厭，於鹽翻。不可以示天下，為害痛矣！痛，甚也。臣驕侵罔，師古曰︰罔，謂誣蔽也。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乃『章︰甲十六本「乃」作「柰」；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何輕身肆意，師古曰︰肆，放也。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上，時掌翻。見，賢遍翻。非愛死而不自法，謂不以違拒詔指之法自劾也。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劾。」言自劾則天下知其事也。劾，戶槪翻。

初，廷尉梁相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師古曰︰假飾之辭，非其實也。治，直之翻。奏欲傳之長安，師古曰︰傳，謂移其獄事也。傳，知戀翻。更下公卿覆治。下，遐稼翻；下同。尚書令鞫譚、僕射宗伯鳳以為可許。師古曰︰鞫及宗伯，皆姓也。宗伯，以官為氏。鞫，音居六翻。天子以為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師古曰︰操，音千高翻。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謂僥幸雲獄踰冬，則雲可以減死也。免相等皆為庶人。後數月，大赦，嘉薦「相等皆有材行，行，下孟翻。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為朝廷惜此三人。」按公卿表，建平元年，大司農梁相為廷尉；二年，貶為東海都尉。三年，左馮翊方賞為廷尉；四年，徙。本紀，東平王雲有罪自殺，在建平四年；大赦天下，在今年正月。若以表為證，則當治東平時，廷尉乃方賞，非梁相。表言相貶，不言免為庶人。又今年大赦，上距建平三年十二月治東平獄時，已一朞有餘，是大赦亦不在後數月也。通鑑書王嘉薦梁相等三人，全取漢書·王嘉傳；然傳與紀、表歲月自相牴牾。繫年之書，可謂難矣！為，于偽翻；下同。書奏，上不能平。師古曰︰心怒也。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不忠，罪惡著聞，君時輒已自劾；今又稱譽，云『為朝廷惜之』，何也？」劾，戶槪翻。譽，音余。嘉免冠謝罪。

事下將軍朝者，朝者，當時見入朝之臣也。朝，直遙翻。光祿大夫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議郞龔等以為「嘉言事前後相違，宜奪爵土，免為庶人。」永信少府猛等以為「嘉罪名雖應法，謂法當下吏也。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師古曰︰括，結也。關，貫也。裸，露也。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上不聽，『章︰甲十六行本「聽」下有「三月」二字；乙十一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

使者旣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掾，俞絹翻。和，戶臥翻。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以為故事，自周勃繫獄，賈誼以為言，文帝自此待大臣有節，將相有罪皆自殺，不受刑。然景帝時周亞夫、武帝時公孫賀、劉屈氂猶下獄死。相踵為故事，言其槪也。理，獄也。對理，對獄也。言大臣之體，縱有冤，不對獄而自陳也。師古曰︰踵，猶躡也。君侯宜引決！」師古曰︰令自殺也。使者危坐府門上，師古曰︰以逼促嘉也。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柸以擊地，謂官屬曰︰官屬，謂掾、史、主簿等。「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師古曰︰咀，嚼也，音材汝翻。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裝出者，朝服而出。乘吏小車，去蓋，不冠，去，羌呂翻。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恩澤侯表︰新甫侯，國於南陽新野。縛嘉載致都船詔獄。百官表︰執金吾屬官，有中壘、寺互、武庫、都船四令、丞。如淳曰︰漢儀注有寺互、都船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上欲嘉自裁，而嘉詣獄，故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漢治大臣獄，率使五二千石，今又使將軍同治之，怒之甚也。晉灼曰︰大臣獄重，故使秩二千石者五人雜治之。吏詰問嘉，詰，去吉翻。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為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愼，關，會也。古者獄成命三公、六卿參聽之，示明謹於用刑也。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為雲驗，驗，徵驗也。為，于偽翻；下同。復幸得蒙大赦。復，扶又翻。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為國惜賢，不私此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為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欲文致以負國之罪，故云然。吏稍侵嘉，嘉喟然仰天歎曰︰喟，丘愧翻；歎息之聲。「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責其負國，故以此對。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章︰甲十六行本「子」下有「佞邪」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亂朝，而不能退。惡，烏路翻。朝，直遙翻。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

已而上覽其對，思嘉言，會御史大夫賈延免，夏，五月，乙卯，以孔光為御史大夫。秋，七月，丙午，以光為丞相，復故國博山侯；又以氾鄕侯何武為御史大夫。上乃知孔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光者，光免事見上卷建平二年。過，督過也；咎之也。曰︰「傅嘉前為侍中，毀譖仁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師古曰︰艾，讀曰乂。其免嘉為庶人，歸故郡。」傅氏本河內溫人。

**7**八月，何武徙為前將軍。辛卯，光祿大夫彭宣為御史大夫。

**8**司隸鮑宣坐摧辱丞相，拒閉使者，無人臣禮，減死髡鉗。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行馳道中。宣使吏鉤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摧辱丞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內，坐以拒閉使者罪。

**9**大司馬丁明素重王嘉，以其死而憐之；九月，乙卯，冊免明，使就第。

**10**冬，十一月，壬午，以故定陶太傅、光祿大夫韋賞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己丑，賞卒。成帝省王國太傅，更曰傅。此猶曰太傅者，習於舊稱，未能頓從新稱也。賞，韋賢之孫，弘之子也。

**11**十二月，庚子，以侍中、駙馬都尉董賢為大司馬、衞將軍，冊曰︰「建爾于公，以為漢輔！往悉爾心，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事，給事禁中而領尚書事也。百官因賢奏事。審食其以丞相而侍禁中，呂后嬖之也。董賢以三公侍禁中，哀帝嬖之也。論道經邦之任安在哉！以父衞尉恭不宜在卿位，徙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為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朝，直遙翻。請，才性翻，又如字。

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令私往見之，觀其所以接之者何如也。光雅恭謹，雅，素也。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卻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旣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此非恭而無禮者邪！光能卑事董賢，則必能曲徇王莽矣。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光有三兄，福、捷、喜。未知兩兄子為誰。常侍。為諫大夫而加常侍官也。賢自是權與人主侔矣。師古曰︰侔，等也。

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為侍中，去，羌呂翻。弟閎為中常侍。閎妻父中郞將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賢父恭慕之，欲為子寬信求咸女為婦，為，于偽翻。使閎言之。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為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乃堯禪舜之文，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道統之傳，此乎出也。非三公故事，言考之漢家故事，冊三公者未嘗有此語也。長老見者莫不心懼。長，知兩翻。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也。蓋咸自謂。閎性有知略，知，讀曰智。聞咸言，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是！」意不說。說，讀曰悅；下同。後上置酒麒麟殿，師古曰︰在未央宮中。賢父子、親屬宴飲，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師古曰︰言酒在體中。從容視賢從，千容翻。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王閎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章︰甲十六行本「下」下有「之」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周成王剪桐葉為珪，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王者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古亡、無通。上默然不說，左右皆恐。於是遣閎出歸郞署。三署郞各有署舍；遣出，不得侍禁中也。考異曰︰董賢傳但云「遣閎出不得復侍宴。」自「歸郞署」以下，皆漢紀所載也。荀紀無漢書外事，不知此語荀悅何從得之。又云︰「閎歸郞署二十日，長樂宮深為閎謝。又御史大夫彭宣上封事，言國安危繼嗣事，上覺寤，召閎。」按太皇太后居長信宮；云長樂宮，誤也。余按漢書註，長信宮以長樂宮中長信殿為稱，亦可言長樂宮也。

久之，太皇太后為閎謝，復召閎還。為，于偽翻。復，扶又翻；下同。閎遂上書諫曰︰「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三光，日、月、星也。上，時掌翻。居之者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易·鼎之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餗，音送鹿翻。虞云︰八珍之具也。馬云︰䭈也。䭈，音之然翻。鄭云︰菜也。折，而設翻。昔孝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武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武帝幸韓嫣，賞賜儗鄧通，位不過上大夫，以罪賜死。嫣，於虔翻。今大司馬、衞將軍董賢，無功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以矯世，行，戶孟翻。昇擢數年，列備鼎足，典衞禁兵，無功封爵，父子、兄弟橫蒙拔擢，賞賜空竭帑藏，橫，戶孟翻。帑，它朗翻。藏，徂浪翻。萬民諠譁，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昔褒神蚖變化為人，實生褒姒，亂周國，國語曰︰夏之衰也，有二龍降于夏庭，言曰︰「予褒之二君也。」夏后請其漦而藏之，歷殷、周莫敢發也。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帷而譟之，其神化為玄蚖，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旣齓而遭之，旣筓而孕，懼而棄之。鬻檿弧者收以奔褒，是為褒姒。褒人有獄，以入於幽王。王嬖之，生伯服，遂黜申后而立褒姒，廢太子而立伯服，以亂周國。蚖，音元，又吾官翻。漦，似甾翻。檿，於琰翻。恐陛下有過失之譏，賢有小人不知進退之禍，非所以垂法後世也！」上雖不從閎言，多其年少志強，少，詩照翻；下同。亦不罪也。

**二年**（庚申、前一）

**1**春，正月，匈奴單于及烏孫大昆彌伊秩靡皆來朝，朝，直遙翻。漢以為榮。是時西域凡五十國，三十六國，分為五十餘國。自譯長至將、相、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譯長之官，西域諸國皆有之，所以通其國之語言於中國。長，知兩翻。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烏弋山離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東與罽賓、西與犂靬、條支接。氏，音支。罽，音計。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督錄總領也。正謂不屬都護也。自黃龍以來，單于每入朝，其賞賜錦繡、繒絮輒加厚於前，以慰接之。單于宴見，見，賢遍翻。羣臣在前，單于怪董賢年少，以問譯。師古曰︰譯，傳語之人也。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是時上以太歲厭勝所在，是年太歲在申。師古曰︰厭，音一涉翻。舍單于上林苑蒲陶宮，蒲陶，本出大宛。武帝伐大宛，采蒲陶種植之離宮，宮由此得名。師古曰︰舍，止宿。告之以加敬於單于；單于知之，不悅。

**2**夏，四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3**五月，甲子，正三公官分職。成帝綏和二年，置三公官。哀帝建平三年，罷。今復正三公官名。分職，謂大司馬掌兵事，大司徒掌人民事，大司空掌水土事。分，扶問翻。大司馬、衞將軍董賢為大司馬；丞相孔光為大司徒；彭『章︰甲十六行本「彭」上有「御史大夫」四字；乙十一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宣為大司空，封長平侯。恩澤侯表︰長平侯，國於濟南。

**4**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二十卽位；卽位六年，壽二十五。師古曰︰卽位明年乃改元，壽二十六。

帝睹孝成之世祿去王室，謂政在王氏也。及卽位，屢誅大臣，謂殺朱博、王嘉等。欲強主威以則武、宣。師古曰︰則，法也。然而寵信讒諂，謂趙昌、董賢、息夫躬等。憎疾忠直，謂師丹、傅喜、鄭崇等。漢業由是遂衰。

太皇太后聞帝崩，卽日駕之未央宮，之，往也。收取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見，賢遍翻。問以喪事調度；師古曰︰調，選發也。度，計料也。調，徒弔翻。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謂成帝之喪也。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中黃門，守禁門黃闥者也。期門兵，守衞殿門者也。莽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劾，戶槪翻。禁止賢不得入宮殿司馬中；據漢書·趙充國傳︰子卬，入莫府司馬中亂屯兵。如淳註曰︰司馬中，律所謂營軍司馬中也。余謂此宮殿司馬中，蓋宮殿屯衞司馬中也。賢不知所為，詣闕免冠徒跣謝。己未，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卽闕下冊賢師古曰︰卽，就也。曰︰「賢年少，未更事理，少，詩照翻。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翻。為大司馬，不合衆心，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卽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師古曰︰謂發冢取其棺柩也。診，驗也；音軫。因埋獄中。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避丁、傅，衆庶稱以為賢，事見三十三卷綏和二年。又太皇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朝，直遙翻。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二人相與謀，以為「往時惠、昭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幾，居希翻。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比，頻寐翻。方當選立近親『張︰「親」下脫「輔」字。』幼主，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權；外戚大臣，謂王莽也。親疏相錯，親，謂外戚。疏，謂異姓之為將軍、公卿者。師古曰︰錯，間雜也。為國計便。」為國之計，唯此為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庚申，太皇太后自用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

太皇太后與莽議立嗣。安陽侯王舜，莽之從弟，其人修飭，師古曰︰飭，讀與敕同。敕，整也。從，才用翻。太皇太后所信愛也，莽白以舜為車騎將軍。秋，七月，遣舜與大鴻臚左咸使持節迎中山王箕子以為嗣。使持節者，奉使而持節也；魏、晉以下遂以為官稱。臚，陵如翻。嗣，祥吏翻。

莽又白太皇太后，詔有司以皇太后『章︰甲十六行本「后」下有「前」字；乙十一本同；孔本同。』與女弟昭儀專寵錮寢，錮，塞也。杜塞後宮侍寢之路，不使進御也。殘滅繼嗣，詳見上卷建平元年。貶為孝成皇后，徙居北宮；又以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鄕侯晏同心合謀，背恩忘本，專恣不軌，背，蒲妹翻。徙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傅氏、丁氏皆免官爵歸故郡，莽以積年閒退之久，一旦得權，無所不至。傅氏，河內人。丁氏，山陽人。傅晏將妻子徙合浦。獨下詔褒揚傅喜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師古曰︰慤，謹也，音口角翻。論議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喜就國見上卷建平二年。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以喻有節操之人也。其還喜長安，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復，扶又翻。莽又貶傅太后號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莽又奏董賢父子驕恣奢僭，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為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讙譁，鄕其第哭，幾獲盜之。師古曰︰陽往哭之，實欲竊盜也。讙，音許爰翻。鄕，讀曰嚮。幾，讀曰冀。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劾，戶槪翻。買棺衣，收賢屍葬之；莽聞之，以他罪擊殺詡。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成、哀及平帝為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為侍中、奉車都尉。甄，之人翻，姓也。陳留風俗傳曰︰舜陶甄河濱，其後為氏。邯，戶甘翻。諸素所不說者，說，讀曰悅。莽皆傅致其罪，師古曰︰傅，讀曰附。附益而引致之，令入罪。為請奏草，令邯持與光，以太后指風光，師古曰︰草，謂文書之槀草也。風，讀曰諷。光素畏愼，不敢不上之；上，時掌翻。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皆免官，武就國。又奏董宏子高昌侯武父為佞邪，奪爵。宏為佞邪，謂請立丁姬為帝太后也。又奏南郡太守毋將隆前為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冤陷無辜，關內侯張由誣告骨肉，中太僕史立、泰山太守丁玄陷人入大辟，事並見三十三卷建平元年。辟，毗亦翻。河內太守趙昌譖害鄭崇，事見上卷建平四年。幸逢赦令，皆不宜處位在中土，處，昌呂翻。免為庶人，徙合浦。中山之獄，本立、玄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故因事擠之。少，詩照翻。擠，子計翻，又牋西翻；排也。

紅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己不得肆意，復令光奏立罪惡︰從，千容翻。復，扶又翻；下同。「前知定陵侯長犯大逆罪，『章︰甲十六行本「罪」下有「多受其賂」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為言誤朝；事見三十二卷成帝綏和元年。為，于偽翻。誤朝，誤朝廷也。朝，直遙翻。後白以官婢楊寄私子為皇子，衆言曰︰『呂氏、少帝復出，』謂呂后名他人子為惠帝子也，事見十三卷。紛紛為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襁褓之功；謂難成輔立幼主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比，毗至翻。太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師古曰︰力，勉力。先，悉薦翻。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師古曰︰安，猶徐也。余謂安，定也。安後，猶言事定後也。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

於是附順莽者拔擢，忤恨者誅滅，忤，五故翻。以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斷，丁亂翻。平晏領機事，晏，當之子也。劉秀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豐子尋、秀子棻、師古曰︰棻，音扶云翻。涿郡崔發、姓譜︰齊丁公之子，食采於崔，因以為氏。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師古曰︰外示凜厲之色，而假為方直之言。欲有所為，微見風采，師古曰︰見，音胡電翻。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稽，音啓。推，吐雷翻。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衆庶焉。

**5**八月，莽復白太皇太后，廢孝成皇后、孝哀皇后為庶人，就其園。就孝成、孝哀寢廟園也。復，扶又翻。是日，皆自殺。考異曰︰漢春秋「八月，甲寅」，未知胡旦所據。

**6**大司空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師古曰︰美實，謂鼎中之實也。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餗，食也。故宣引以為言。任，音壬。臣資性淺薄，年齒老眊，師古曰︰眊，與耄同。鄭玄曰︰耄，惛忘也。數伏疾病，數，所角翻。昏亂遺忘，忘，巫放翻。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上，時掌翻。乞骸骨歸鄕里，竢窴溝壑。」竢，古俟字。窴，與塡同。莽白太后策免宣，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

班固贊曰︰薛廣德保縣車之榮，平當逡巡有恥，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薛廣德縣車，在元帝永光元年。平當不肯受封，在建平三年。通鑑因彭宣事以班贊繫之於此。縣，讀曰懸。

**7**戊午，右將軍王崇為大司空，光祿勳東海馬宮為右將軍，按班書，馬宮本姓馬矢氏，宮仕學，稱馬氏。左曹、中郞將甄豐為光祿勳。以中郞將加左曹官。

**8**九月，辛酉，中山王卽皇帝位，貢父曰︰辛酉，去哀帝崩六十四日。大赦天下。

平帝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己以聽於莽。援古者天子諒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之制，以盜權也。師古曰︰聚束曰總；音揔。朱熹曰︰謂各總攝己職。莽權日盛，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為帝太傅，位四輔，記︰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莽倣之以位置孔光，變更官名自此矣。給事中，領宿衞、供養，行內師古曰︰行內，行在所之內中，猶言禁中也。署門戶，省服御食物。師古曰︰省，視也。余謂行內署門戶當為一句，此宿衞事也，省服御食物，則供養事也，文理甚明。師古誤斷其句，因曲為之說耳。行，下孟翻。省，悉井翻。以馬宮為大司徒，甄豐為右將軍。

**9**冬，十月，壬寅，葬孝哀皇帝於義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百五日。義陵在扶風，去長安四十六里。考異曰︰哀紀云︰「九月，壬寅，葬義陵。」按長曆，是月辛酉朔，無壬寅；壬寅乃十月十二日。又臣瓚註曰︰「自崩至葬凡一百五日。」按帝以六月戊午崩，然則葬在十月審矣，蓋本紀月誤也。

孝平皇帝上荀悅曰︰諱「衎」之字曰「樂」。應劭曰︰諡法︰布綱治紀曰平。余按帝本名箕子，元始二年始更名衎。

## 元始元年（辛酉、一）

**1**春，正月，王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越裳註已見二十八卷元帝初元二年。參考諸家之說，越裳之地不在益州塞外。莽自以輔幼主，欲以致遠人功德比周公惑衆，故為此耳。師古曰︰越裳，南方遠國也。譯，謂傳言也。道路絕遠，風俗殊隔，故累譯而後乃通。風，讀曰諷。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於是羣臣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周公及身在而託號於周，時羣臣言，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因引周公事為徵。莽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張晏曰︰漢律，非始封，十減二。疇者，等也；言不復減。賢曰︰疇，等也；言功臣子孫襲封與先人等。余謂此言莽進號為公，宜益其邑戶，使與爵等也。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寢置臣莽，勿隨輩列。」進，自也。寢，舍也。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尚書·洪範之言也。蕩蕩，廣平之貌也；故引之。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莽復上書固讓數四，復，扶又翻；下同。稱疾不起；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肯起。二月，丙辰，太后下詔︰「以太傅、博山侯光為太師，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為太保，皆益封萬戶；考異曰︰平紀作正月事，而王子侯表、公卿表皆云「二月，丙辰」，今從之。余按考異所謂王子侯云二月丙辰封者，謂宣帝耳孫信等也。由今考之，不能無疑。註見下。左將軍、光祿勳豐為少傅，封廣陽侯；恩澤侯表︰廣陽侯，國於南陽。皆授四輔之職。侍中、奉車都尉邯封承陽侯。」恩澤侯表︰承陽侯，國於汝南。師古曰︰承，音烝。四人旣受賞，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莽雖克讓，朝所宜章，言朝廷所當章顯也。朝，直遙翻。以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詔︰「以大司馬、新都侯莽為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益封二萬八千戶。」於是莽為惶恐，不得已而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云︰「願須百姓家給，師古曰︰給，足也。家給，家家自足。然後加賞。」羣臣復爭，太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之，其令公奉賜皆倍故。奉，讀曰俸，所食之俸也。賜，歲時常賜，著諸令者也。師古曰︰倍故，數多於故各一倍也。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言待家給人足，二府以其事聞也。莽復讓不受，而建言褒賞宗室羣臣，立故東平王雲太子開明為王；哀帝建平二年，雲死，國除，今復立其子。又以故東平思王孫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東平思王，宣帝子宇也；帝入奉大宗，故立成都以奉孝王後。封宣帝耳孫信等三十六人皆為列侯；晉灼曰︰耳，音仍。考異曰︰平紀︰「元始元年，封孝宣曾孫信等三十六人。」莽傳在五年。按王子侯表皆以元年二月丙辰封，莽傳誤也。余按王子侯表，陶鄕侯恢等十五人皆以二月丙辰封，不及三十六人之數，又無信名。按恢等皆宣帝曾孫也。太僕王惲等二十五人皆賜爵關內侯。惲等以前議定陶傅太后尊號，守經法，不阿指從邪賜爵。惲，於粉翻。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無子而有孫若同產子者，皆得以為嗣；同產子，同母兄弟之子。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者，復其屬；謂袒免以上親，以罪絕屬籍者，復其屬籍。免，音問。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師古曰︰參，三也。下及庶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

莽旣媚說吏民，又欲專斷；說，讀曰悅。斷，丁亂翻。知太后老，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往者吏以功次遷至二千石，功者，以勞績遷。次者，以資序遷。州『章︰甲十齊行本「州」上有「及」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部所舉茂材異等吏，州部，卽部刺史也。率多不稱，稱，尺證翻。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小事，」省，悉井翻。令太后下詔曰︰「自今以來，唯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考故官者，考其前任有勞績與否也。問新職者，問其新任當如何施設也。稱，尺證翻。於是莽人人延問，密致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

**2**置羲和官，秩二千石。羲和初置，自為一官。莽旣篡，改大司農曰羲和。

**3**夏，五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公卿以下舉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

**4**王莽恐帝外家衞氏奪其權，帝，中山衞姬所生也。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背，蒲妹翻；下同。自貴外家丁、傅，撓亂國家，師古曰︰撓，擾也；音火高翻。幾危社稷。幾，居希翻。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為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謂旣奉大宗，則以子繼父，一以正統相承，義不得顧私親。以戒前事，為後代法。」六月，遣甄豐奉璽綬，卽拜帝母衞姬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衞寶、寶弟玄爵關內侯。賜帝女弟三人號曰君，謁臣號修義君，皮為承禮君，鬲子為尊德君。師古曰︰鬲，音歷。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

扶風功曹申屠剛以直言對策曰︰「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說，遠則四國流言。賢曰︰尚書曰︰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言周公旣還政成王，宜自退，今復為相，故不悅也。四國，謂管、蔡、商、奄也。成王幼小，周公攝政，四國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說，讀曰悅。今聖主始免襁褓，卽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援，于元翻。塞，悉則翻。間，古莧翻。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宜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朝，直遙翻。見，賢遍翻。又召馮、衞二族，裁與宂職，賢曰︰宂，散也。使得執戟親奉宿衞，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此保傅，謂四輔也。莽令太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違背大義！」背，布內翻。罷歸田里。

**5**丙午，封魯頃公之八世孫公子寬為褒魯侯，魯頃公讎，秦孝文王元年為楚所滅。恩澤侯表︰褒魯侯，食邑於南陽郡。奉周公祀；封褒成君孔霸曾孫均為褒成侯，恩澤侯表︰褒成侯，食邑於山陽瑕丘。奉孔子祀。

**6**詔︰「天下女徒已論，歸家，出雇山錢，月三百。如淳曰︰已論，罪已定也。令甲，女子犯罪，作女徒六月，雇山遣歸。說以為當於山伐木，聽使入錢雇功直，故謂之雇山。應劭曰︰舊刑︰鬼薪，取薪於山，以給宗廟。今使女徒出錢雇薪，故曰雇山也。師古曰︰如說近之。謂女徒論罪已定，並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出錢月三百以雇人也。為此恩者，所以行太皇太后之德，施惠於婦人。復貞婦，鄕一人。師古曰︰復，方目翻。鄕一人，取其尤最者。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武帝時，桑弘羊置大司農部丞數十人，分部郡國，主均輸鹽鐵。今以十三人部十三州。

**7**秋，九月，赦天下徒。

**二年**（壬戌、二）

**1**春，黃支國獻犀牛。黃支在南海中，去京師三萬里。應劭曰︰黃支國，在日南之南。王莽欲燿威德，故厚遺其王，遺，于季翻。令遣使貢獻。

**2**越巂郡上黃龍游江中，上，時掌翻。太師光、大司徒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說，讀曰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師古曰︰言雷同阿附，妄說福祥。得無非其美者？」謂所美非美也。時大臣皆失色。甄邯卽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劾奏寶，事下三公卽訊。師古曰︰就問之也。劾，戶槪翻。下，遐稼翻。寶對曰︰「年七十，誖眊，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章。」師古曰︰誖，惑也。眊，與耄同。自言老耄，心志亂惑，供養之恩衰，具如所奏之章也。誖，音布內翻。共，讀曰供，音居用翻。寶坐免，終於家。

**3**帝更名衎。衎，空旱翻，又墟岸翻。

**4**三月，癸酉，大司空王崇謝病免，以避王莽。

**5**夏，四月，丁酉，左將軍甄豐為大司空，右將軍孫建為左將軍，光祿勳甄邯為右將軍。

**6**立代孝王玄孫之子如意為廣宗王，江都易王孫盱台侯宮為廣川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代孝王參孫義，改封清河；傳國至孫年，宣帝地節四年以罪廢；今封如意以奉孝王後。江都易王非傳國子建，武帝元狩二年謀反，自殺；今立宮以奉易王後。廣川惠王越，宣帝地節四年，以其孫文紹封；傳子海陽，甘露四年以罪廢；今立倫以奉惠王後。此皆王莽為政以繼絕世惑衆。盱台，音吁怡。紹封漢興以來大功臣之後周共等皆為列侯及關內侯，共，絳侯周勃玄孫。師古曰︰共，讀曰恭。凡百一十七人。

**7**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青州部平原、千乘、濟南、齊、北海、東萊等郡，甾川、膠東、高密等王國。民流亡。王莽白太后︰宜衣繒練，師古曰︰繒練，謂帛無文者。衣，於旣翻。頗損膳，以示天下。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焉，凡獻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賦貧民。師古曰︰計口而給其田宅。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如淳曰︰民居之里。宅二百區，以居貧民。莽帥羣臣奏太后帥，讀曰率。言︰「幸賴陛下德澤，間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生，蓂莢、朱草、嘉禾，休徵同時並至。師古曰︰休，美也。徵，證也。願陛下遵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共養！」共，居用翻。養，羊尚翻。莽又令太后下詔，不許。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師古曰︰素食，卽菜食，無肉。左右以白太后。太后遣使者詔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孰，古熟字通。公以時食肉，愛身為國！」為，于偽翻。

**8**六月，隕石于鉅鹿二。

**9**光祿大夫楚國龔勝、太中大夫琅邪邴漢邴，姓也；與丙同。以王莽專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策詔之曰︰「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大夫其脩身守道，以終高年。」皆加優禮而遣之。

**10**梅福知王莽必篡漢祚，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會稽郡，時治吳縣。會，工外翻。

**11**秋，九月，戊申晦，日有食之，赦天下徒。

**12**遣執金吾候陳茂晉灼曰︰百官表︰執金吾屬官有兩丞、候、司馬。諭說江湖賊成重等二百餘人說，輸芮翻。皆自出，送家在所收事。如淳曰︰賊雖自出，得還其家而已，不得復除，尚當役作之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言身旣自出，又各送其家人詣本屬縣邑從賦役耳。貢父曰︰賊二百餘人皆異縣人，旣自出，故送家在所收事也。余謂劉說是。重徙雲陽，服虔曰︰重，成重也；作賊長帥，故徙之也。賜公田宅。

**13**王莽欲悅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

**14**車師後王國有新道通玉門關，車師後王國治務塗谷，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之。車師後王姑句師古曰︰句，音鉤。以當道供給使者，心不便也。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其妻股紫陬師古曰︰陬，音子侯翻。謂姑句曰︰「前車師前王為都護司馬所殺，此言日前事也。車師前王治交河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卽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拓拔魏時，闞爽始立國於高昌，蓋因漢高昌壁為名。杜佑曰︰高昌郡，蓋因其地高敞，人物昌盛立名。或云︰昔漢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頓弊者因住焉，有漢時高昌壘故也。又去胡來王唐兜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去陽關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師古曰︰言去胡戎來附漢也。婼，孟康音兒。師古曰︰音而遮翻。與赤水羌數相寇，羌之居赤水者，大種也，與婼羌比近。唐有黑党項，居赤水西。數，所角翻。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以時救助。但欽，人姓名。姓書，但，平音；或上。唐兜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玉門關不內，卽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降，戶江翻；下同。單于受置左谷蠡地，左谷蠡王所居地也。谷，音鹿。蠡，盧奚翻。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詔遣中郞將韓隆等使匈奴，責讓單于；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二虜，姑句及唐兜也。詔使中郞將王萌待於西域惡都奴界上。服虔曰︰惡都奴，西域之谷名也。單于遣使送，因請其罪；為二虜請於漢，求釋其背叛之罪也。使者以聞。莽不聽，詔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兜以示之；欲以懲後，使不敢叛。乃造設四條，師古曰︰更新為此制也。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如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郞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師古曰︰與璽書同一函而封之。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還。宣帝與匈奴約，長城以南漢有之，長城以北匈奴有之，有降者不得受。今莽以約束未明，故頒四條而收舊所為約束。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公羊春秋傳譏二名，故莽效之。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樂，音洛。更，工衡翻。說，讀曰悅。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

**15**莽欲以女配帝為皇后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卽位三年，長秋宮未建，師古曰︰秋者，收成之時；長者，恆久之義；故以為皇后宮名。掖庭媵未充。媵，以證翻；從嫁之女也。古者諸侯一國嫁女，九國媵之。乃者國家之難，本從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后禮，難，乃旦翻。師古曰︰取，皆讀曰娶。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九女，則周之天子固有十二女之禮。莽之進女也十一媵，蓋通后為十二女也。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二王後，殷、周之後。周公、孔子世，周、孔之後世，嫡相承者。師古曰︰適，讀曰嫡。嫡，謂妻所生也。事下有司，上衆女名，下，遐稼翻。上，時掌翻；下同。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己女爭，卽上言︰「身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為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郞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省戶下，咸言︰「安漢公盛勳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柰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父女為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師古曰︰分，音扶問翻。曉止，開諭之使止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衆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師古曰︰言皇后之位當在莽女也。莽乃白︰「願見女。」

#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六

## 漢紀二十八起昭陽大淵獻（癸亥），盡著雍執徐（戊辰），凡六年。

孝平皇帝下

**元始三年**（癸亥、三）

**1**春，太后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尚書令平晏納采見女。婚有五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陸德明曰︰采，音七在翻，擇也。師古曰︰謂采擇其可者。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漸，音沾。有窈窕之容，窈窕，幽閒也。王肅曰︰善心曰窈，善容曰窕。宜承天序，奉祭祀。」太師光、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劉秀及太卜、太史令服皮弁、素積，百官表︰太常有太卜、太史等令。師古曰︰皮弁，以鹿皮為冠，形如人手之弁合也。素積，調素裳也。朱衣而素裳。積，謂襞績，若今之襈為也。襈，音雛戀翻。賢曰︰素積者，積以為裳也，言要中辟積也。賈公彥曰︰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為裳。以禮雜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兆，卜也。卦，筮也。孟康曰︰金、水相生也。張晏曰︰金王則水相也。遇父母則泰卦，乾下坤上，天下於地，是配享之卦。師古曰︰王，音于放翻。原父曰︰但言父母得位，安知是泰卦乎！相，息亮翻。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洪範曰︰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又以太牢策告宗廟。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為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六千三百萬，而以其四千三百萬分予十一媵家及九族貧者。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孫之親。按漢書·王莽傳︰「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為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媵家。羣臣復言︰「今皇后受聘，踰羣妾亡幾。」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為三千萬。莽復以其千萬分予九族貧者。又按杜佑通典︰聘后黃金二萬斤，漢呂后為惠帝聘魯元公主故事也。予，讀曰與。

**2**夏，安漢公奏車服制度、吏民養生、送終、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立官稷，元始元年，莽號安漢公。至是始書以冠事，表其所從來者漸矣。通鑑凡書權臣例始此。如淳曰︰郊祀志︰已有官社，未有官稷，遂立官稷於官社之後。臣瓚曰︰漢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其後又立官社，配以夏禹，而不立官稷。師古曰︰淳、瓚二說皆未盡也。初立官稷於官社之後，是為一處。今更創置建於別所，不相從也。及郡國、縣邑、鄕聚皆置學官。張晏曰︰聚，邑落名也。師古曰︰聚，音才喻翻。

**3**大司徒司直陳崇使張敞孫竦草奏，師古曰︰草，謂創立其文。盛稱安漢公功德，以為︰「宜恢公國令如周公，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封以曲阜地方七百里。建立公子令如伯禽，魯頌·閟宮之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所賜之品亦皆如之，魯公之封於魯也，賜以附庸，殷民六族，大路，大旂，封父之繁弱，夏后氏之璜，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白牡之牲，郊雍之禮。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周公六子，封於凡、蔣、邢、茅、胙、祭。師古曰︰六子，伯禽之弟也。祭，側界翻。太后以示羣公。羣公方議其事，會呂寬事起。

初，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衞氏，隔絕事見上卷元年。長，知兩翻。恐久後受禍，卽私與衞寶通書，敎衞后上書謝恩，上，時掌翻；下同。因陳丁、傅舊惡，冀得至京師。莽白太皇太后，詔有司褒賞中山孝王后，益湯沐邑七千戶。衞后日夜啼泣，思見帝面，而但益戶邑；宇復敎令上書求至京師。復，扶又翻。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其故，章以『章︰甲十六行本「以」下有「為」字；乙十一行本同。』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好，呼到翻。可為變怪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衞氏。推類者，因變怪而推言事類如洪範五行傳，以說莽也。說，輸芮翻。宇卽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焉懷子，師古曰︰焉，其名。繫獄，須產子已，殺之。師古曰︰須，待也。已，訖也。甄邯等白太后，下詔曰︰「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莽盡滅衞氏支屬，唯衞后在。吳章要斬，磔尸東市門。要，與腰同。磔，陟格翻，裂也，張也。

初，章為當世名儒，章治尚書經，為博士。敎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師古曰︰更以他人為師，諱不言是章弟子。更，工衡翻。平陵云敞時為大司徒掾，姓譜︰䢵，出自祝融之後，為䢵國；後去邑為云。自劾吳章弟子，劾，戶槩翻。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師古曰︰棺，音工喚翻。斂，音力贍翻。京師稱焉。

莽於是因呂寬之獄，遂窮治黨與，連引素所惡者悉誅之。治，直之翻；下同。惡，烏路翻。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附丁、傅，長，知兩翻。及莽專政，復非議莽；復，扶又翻。紅陽侯王立，莽之尊屬；立，莽叔父也。平阿侯王仁，素剛直；仁，譚子也。莽皆以太皇太后詔，遣使迫守，令自殺。使，疏吏翻；下同。令，力丁翻。莽白太后，主暴病薨；主，言敬武公主。太后欲臨其喪，莽固爭而止。甄豐遣使者乘傳案治衞氏黨與，傳，知戀翻。郡國豪桀及漢忠直臣不附莽，『章︰甲十六行本「莽」下有「者」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皆誣以罪法而殺之。何武、鮑宣及王商子樂昌侯安、涿郡王商，相成帝者也。辛慶忌三子護羌校尉通、函谷都尉遵、水衡都尉茂、南郡太守辛伯皆坐死。何武不舉莽為大司馬。鮑宣素有強項名。王商與王鳳不協，為所擠陷，忿毒而死；其子安不附王氏；辛慶忌本王鳳所成，莽見其三子皆能，欲親厚之；辛茂自以名臣子孫，兄弟並顯列，不宜附莽，又不甚詘事甄豐、甄邯；伯亦辛氏之族︰故幷及禍。凡死者數百人，海內震焉。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莽殺其叔父，又自殺其冢嫡，是滅其天性也；殺其君之祖姑，又盡除忠直之臣，是無君也；故曰三綱絕矣。逢，皮江翻。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掛東都城門，萌時學於長安。賢曰︰漢宮殿名︰東都門，今名青門。註又見昭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

莽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宗伯，姓也。鳳，名也。鳳明於禮，官為少府。少，詩照翻。入說為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說為人後者義不得顧私親。師古曰︰白令皆聽之。朝，直遙翻。欲以內厲天子而外塞百姓之議。厲，諷厲也。厲者，磨錯垢故以就新，取此義也。師古曰︰塞，止也。塞，悉則翻。先是，秺侯金日磾子賞、都成侯金安上子常皆以無子國絕，先，悉薦翻。秺，音妬。磾，丁奚翻。莽以『章︰甲十六行本「以」下有「日磾」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曾孫當及安上孫京兆尹欽紹其封。當，日磾曾孫也。欽謂「當宜為其父、祖立廟，晉灼曰︰當是賞弟建之孫。此言當自為其父及祖父建立廟也。為，于偽翻。而使大夫主賞祭也。」『章︰甲十六行本無「也」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也」作「事」；張校同。』如淳曰︰以賞故國君，使大夫掌其祭事。臣瓚曰︰當是支庶，上繼大宗，不得顧其私親也。而欽令尊其父、祖以續日磾，不復為賞後，而令大夫主掌祭事。師古曰︰瓚說是。甄邯時在旁，廷叱欽，因劾奏「欽誣祖不孝，大不敬。」下獄，自殺。劾，戶槩翻。下，遐稼翻。邯以綱紀國體，無所阿私，忠孝尤著，益封千戶。更封安上曾孫湯為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還歸家，以明為人後之誼。

**4**是歲，尚書令潁川鍾元為大理。哀帝元壽二年，復改廷尉為大理。潁川太守陵陽嚴詡地理志，陵陽縣屬丹陽郡。本以孝行為官，行，下孟翻。謂掾、史為師友，掾，俞絹翻。有過輒閉閤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史言世降俗薄，徒善不足以為政。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為，于偽翻。詡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師古曰︰僵，偃也。仆，顚也。僵，音薑。仆，音赴。故相弔耳！」詡至，拜為美俗使者；文穎曰︰宣美風化使者。徙隴西太守『章︰甲十六行本「守」下有「平陵」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何並為潁川太守。並到郡，捕鍾元弟威及陽翟輕俠趙季、李款，皆殺之；郡中震栗。地理志，陽翟縣屬潁川郡。翟，音直格翻。

**四年**（甲子、四）

**1**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師古曰︰郊祀，祀於郊也。宗，尊也，祀於明堂也。上帝，太微五帝也；一曰︰昊天上帝也。王肅曰︰上帝，天也。馬融曰︰上帝，泰一之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杜佑曰︰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人之所尊莫過於帝，託之於天，故稱上帝。

**2**改殷紹嘉公曰宋公，周承休公曰鄭公。成帝綏和元年，封殷紹嘉公，進周承休侯爵為公，為二王後。

**3**詔︰「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已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張晏曰︰名捕，謂下詔所特捕也。他皆無得繫；其當驗者卽驗問。師古曰︰就其所居而問。定著令！」

**4**二月，丁未，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等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授皇后璽紱，乘，繩證翻。續漢志︰皇后綬，與乘輿同，四采黃、赤、縹、紺，長丈九尺九寸，五百首。璽，蓋亦玉璽也。師古曰︰紱，所以繫璽，音弗。考異曰︰王莽傳云「四月，丁未」，平紀云「二月，丁未，立皇后王氏」，下云「夏，皇后見于高廟」。外戚傳云明年春，迎皇后於安漢公第。然則言四月者誤也。入未央宮。大赦天下。

**5**遣太僕王惲等八人各置副，假節，副，副使也。惲等持節，其副則假之以節。惲，於粉翻。分行天下，行，下孟翻。覽觀風俗。

**6**夏，太保舜等及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請「如陳崇言，加賞於安漢公。」章下有司，下，遐稼翻；下同。有司請「益封公以召陵、新息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新息、召陵二縣，屬汝南郡。續漢志，南陽郡新野縣有東鄕，故新都，王莽所封也；又有黃郵聚。聚，才諭翻。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為宰衡，伊尹曰阿衡，周公位冢宰。稱，尺證翻。位上公，三公言事稱『敢言之』；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莽母也。封公子男二人安為褒新侯，臨為賞都侯；莽封新都侯，析其國名二字，加「褒」、「賞」，以封其二子。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為一萬萬，以明大禮；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成王之侯伯禽於魯也，周公拜前，魯公拜後。莽稽首辭讓，稽，音啓。出奏封事︰「願獨受母號，還安、臨印韍及號位戶邑。」韍，卽紱；音弗。事下，下，遐稼翻。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以直功；師古曰︰直，當也。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伸主上之義。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視事；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復，扶又翻；下同。奏可。莽乃起視事，止減召陵、黃郵、新野之田而已。

莽復以所益納徵錢千萬遺太后左右奉共養者。遺，于季翻；下同。白虎通曰︰納徵用玄纁。共，居用翻。養，弋向翻。莽雖專權，然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號皆為君，食湯沐邑。姊君挾為廣恩君，君力為廣惠君，君弟為廣施君。以故左右日夜共譽莽。譽，音余。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樂，音洛。乃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張晏曰︰市權者，以遊觀之樂易其權，若市賈然。師古曰︰虞，與娛同。邑外謂之郊，近二十里也。仲馮曰︰言郊，不必二十里也。存見孤、寡、貞婦，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為常。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服虔曰︰官婢、侍史生兒，取以作弄兒也。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

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土，古者諸公之國，地方百里，出兵車千乘。辭萬金之幣，謂聘后之幣也。莫不鄕化。鄕，讀曰嚮。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慚怍而退，雖文王卻虞、芮何以加！師古曰︰卻，退也。虞、芮，二國名也，並在河之東。二國之君爭田不平，聞文王之德，乃往斷焉；入周之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乃相謂曰︰「我小人也，不可以履君子之庭！」遂相讓，以其所爭為閒田而退。怍，才各翻。宜報告天下。」『章︰甲十六行本「下」下有「奏可」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於是孔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太師毋朝，朝，直遙翻。十日一入省中，置几杖，賜餐十七物，然後歸；官屬按職如故。」師古曰︰食具有十七種物，言十日一入朝，受此寵禮，他日則常在家自養；而其屬官依常各行職務。

**7**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應劭曰︰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敎化。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八窗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辟雍者，象璧；圜之以水，象敎化流行。大戴禮︰明堂，以茅蓋，上圓下方。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以望氣，書雲物。為學者築舍萬區，為，于偽翻。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敎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天文、圖讖、張衡曰︰圖讖虛妄，非聖人之法。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孟康曰︰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師古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書也。籀，直救翻。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前後至者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謬，壹異說云。令各造廷中而記其說也。

又徵能治河者以百數，治，直之翻。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姓譜︰關，夏大夫關龍逢之後。風俗通︰關令尹喜之後。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疏，音疎。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為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少，詩沼翻。師古曰︰猥，多也。索，盡也，音先各翻。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離，力智翻。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衞之域，漢之濟陰、定陶，故曹國也。東郡及魏郡黎陽，古衞地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而已。」御史臨淮韓牧以為︰「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寖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師古曰︰漸，寖也，讀如本字，又音子廉翻。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師古曰︰行，謂通流也。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如淳曰︰譜，音補，世統譜諜也。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事見七卷秦始皇二十二年。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復，扶又翻。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空，音孔。師古曰︰空，猶穿。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西山，謂黎陽以西諸山。司空掾沛國桓譚典其議，為甄豐言︰為，于偽翻；下同。「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師古曰︰事，謂役使也。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為之作，乃兩便，師者曰︰言無產業之人，端居無為及發行力役，俱須衣食耳。今縣官給其衣食而使修治河水，是為公私兩便也。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時莽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8**羣臣奏言︰「昔周公攝政七年，制度乃定。今安漢公輔政四年，營作二旬，大功畢成，宜升宰衡位在諸侯王上。」詔曰︰「可。」仍令議九錫之法。應劭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此皆天子制度，尊之，故事事錫與，但數少耳。張晏曰︰九錫，經本無文；周禮以為九命，春秋說有之。臣瓚曰︰九錫備物，霸者之盛禮，齊桓、晉文猶不能備。鄭玄曰︰按九錫之名，古無有也。王制︰三公一命袞；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孔穎達曰︰鄭意以為九命之外，別加九賜。案禮緯·含文嘉，上列九錫之差，下云四方所瞻之成，侯子所望。宋均註云︰九賜者，乃四方所共見，公侯伯子男所希望。孔引含文嘉所謂九錫，與應劭同，獨樂器曰樂則耳。宋均註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之車馬以代其步。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之衣服以表其德。長於敎訓，內懷至仁，賜之樂則以化其民。居處修理，房內不渫，賜之朱戶以明其別。動作有禮，賜之納陛以安其體。勇猛勁疾，執義堅強，賜之虎賁以備非常。亢揚威武，志在宿衞，賜之斧鉞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義不傾，賜之弓矢使得專征。孝慈父母，賜之秬鬯以事先祖。

**9**莽奏尊孝宣廟為中宗，孝元廟為高宗；又奏毀孝宣皇考廟勿脩；宣帝元康元年尊悼園曰皇考。罷南陵、雲陵為縣。南陵，文帝母薄太后陵。雲陵，昭帝母趙太后陵。奏可。

**10**莽自以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莽自奏曰︰越裳氏重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東夷王渡大海，奉國珍；匈奴單于順制作，去二名。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郞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憲等奏言︰「羌豪良願等種可萬二千人，願為內臣，種，章勇翻。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海、鹽池。闞駰云︰西有卑禾羌海，卽獻王莽地為西海郡者也。酈道元曰︰世謂之青海，東去西平二百五十里。平地美草，皆與漢民；自居險阻處為藩蔽。問良願降意，降，戶江翻。對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孰，或禾長丈餘，長，直亮翻。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或繭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皇來儀，神爵降集。從四歲以來，謂自莽輔政以來也。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內屬。』宜以時處業，處，謂度地以處之。業，謂使各有作業也。樂，音洛。處，昌呂翻。置屬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下，遐稼翻。「今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為西海郡。分天下為十二州，應古制。」奏可。冬，置西海郡。考異曰︰王莽傳，置西海郡在明年秋；今從平紀。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

**11**梁王立坐與衞氏交通，廢，徙南鄭；自殺。衞氏，帝外家也。

**12**分京師置前煇光、後丞烈二郡。前煇光蓋領長安以南諸縣，後丞烈蓋領長安以北諸縣也。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更，工衡翻。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矣。

**五年**（乙丑、五）

**1**春，正月，祫祭明堂；應劭曰︰禮，五年而再殷祭，壹禘壹祫。祫祭者，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師古曰︰祫，音合。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已封者益戶，未有爵者賜爵，已有爵者賜金帛，已有秩者增秩，未有官者補吏。

**2**安漢公又奏復長安南、北郊。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凡五徙焉。成帝建始元年罷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作長安南、北郊；永始三年，復甘泉、汾陰；成帝崩，皇太后詔復長安南、北郊；哀帝建平三年，復甘泉、汾陰；今又復南、北郊；是五徙也。

**3**詔曰︰「宗室子自漢元至今十餘萬人，其令郡國各置宗師以糾之，漢元，漢初也。師古曰︰糾，謂禁察也。致敎訓焉。」

**4**夏，四月，乙未，博山簡烈侯孔光薨，贈賜、葬送甚盛，車萬餘兩。兩，音亮。以馬宮為太師。

**5**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見，賢遍翻。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於是莽上書言︰「諸臣民所上章下議者，事『章︰乙十一行本「事」作「願」；孔本同；甲十六行本「事」作「以」。』皆寢勿上，上，時掌翻。下，遐稼翻。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成，願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言久處大位，妨賢者進用之路。避位，所以避賢者路也。甄邯等白太后，詔曰︰「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賞卽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畢成，羣公以聞，究于前議。師古曰︰究，竟也。其九錫禮儀亟奏！」

五月，策命安漢公莽以九錫，莽稽首再拜，受綠韍，袞冕，衣裳，師古曰︰此韍，謂蔽膝也。或謂韍韠。韍，音弗；韠，音畢。瑒琫、瑒珌，孟康曰︰瑒，玉名也。佩刀之飾，上曰琫，下曰珌。詩云，鞞琫有珌是也。毛傳曰︰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陸云︰鞞，刀室也。琫，佩刀削上飾；珌，佩刀下飾。爾雅云︰黃金謂之璗。說文云︰璗，金之美與玉同色者也。師古曰︰瑒，音蕩。琫，音布孔翻。珌，音必。句履，孟康曰︰今齊祀履頭飾也，出履三寸。師古曰︰其形岐頭。句，音巨俱翻。鸞路、乘馬，師古曰︰鸞路，車之施鸞者也。四馬曰乘，音食證翻。龍旂九旒，周禮︰交龍為旂。爾雅︰有鈴曰旂。旒，旂之末垂也。皮弁、素積，戎路、乘馬，師古曰︰戎路，戎車也。彤弓矢、盧弓矢，師古曰︰彤，赤色。盧，黑色。左建朱鉞，右建金戚，師古曰︰鉞、戚，皆斧屬。甲、冑一具，冑，兜鍪。秬鬯二卣，秬鬯，香酒也。周禮·春官·鬯人註云︰釀秬為酒；秬如黑黍，一稃二米。陸田埤雅曰︰說文︰鬯以秬釀，鬱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舊說︰芬芳條暢，故謂之鬯；禮以鬱合鬯，言鬱於中而鬯於外也。又曰︰先鄭、小毛以為鬯，香草也，築而煮之為鬯。秬者，百穀之華，鬯者，百草之英，故先王煮以合鬯。卣，中樽也。秬，音巨。卣，音攸，又音羊久翻。圭瓚二，九命青玉珪二，師古曰︰圭瓚，以圭為勺末。上公九命，青者春色，東方生而長育萬物也。朱戶，納陛，朱戶以居，納陛以登。孟康曰︰納，內也，謂鑿殿基際為陛，不使露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納之於霤下也。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放周公也。成王之命周公，祝、宗、卜、史。杜預曰︰太祝、宗人、太卜、太史，凡四官。虎賁三百人。孔安國曰︰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戰，言其猛也。賁，音奔。

**6**王惲等八人使行風俗還，惲，於粉翻。行，下孟翻；下同。言天下風俗齊同，詐為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閏月，丁酉，詔以羲和劉秀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治，直之翻。令漢與文王靈臺、周公作洛同符。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周公營成周，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中乂。太僕王惲等八人使行風俗，宣明德化，萬國齊同，皆封為列侯。四人者，劉秀，紅休侯；平晏，防鄕侯；孔永，寧鄕侯；孫遷，定鄕侯。八人者，王惲，常鄕侯；閻遷，望鄕侯；陳崇，南鄕侯；李翕，邑鄕侯；郝黨，亭鄕侯；謝殷，章鄕侯；逯普，蒙鄕侯；陳鳳，盧鄕侯。考異曰︰恩澤侯表，劉歆等十一侯皆云丁酉，獨平晏云丁丑。按十二人同功俱封，是年閏五月甲午朔，無丁丑，表誤。

時廣平相班穉獨不上嘉瑞及歌謠；班穉時相廣平王。漢武帝征和二年，於廣平置平干國。宣帝五鳳二年，復曰廣平。上，時掌翻；下同。琅邪太守公孫閎言災害於公府。甄豐遣屬馳至兩郡，續漢志︰大司空掾、屬二十九人，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杜佑曰︰正曰掾，副曰屬。諷吏民，師古曰︰遣言祥應而隱除災害。而劾「閎空造不祥，穉絕嘉應，嫉害聖政，皆不道。」劾，戶槩翻。穉，班倢伃弟也。倢伃，音接予。太后曰︰「不宣德美，宜與言災害者異罰。且班穉後宮賢家，我所哀也。」師古曰︰班倢侈有賢德，故哀閔其家。閎獨下獄，誅。下，遐稼翻。穉懼，上書陳恩謝罪，陳恩者，自陳述世受國恩。願歸相印，入補延陵園郞；園郞，掌守園寢門戶。太后許焉。

**7**莽又奏為市無二賈，師古曰︰言純質也。賈，讀曰價。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飢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師古曰︰白虎通云︰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髕者以墨蒙其髕，象而畫之。犯宮者屝。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屝，草屨也。髕，音頻忍翻。屝，音扶味翻。

**8**莽復奏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師古曰︰言不遵臣妾之道。復，扶又翻。共，音恭。冢高與元帝山齊，賈公彥曰︰爾雅「山頂，冢」，則山冢之冢；封土為丘壠曰冢，則冢墓之冢。冢，知隴翻。懷帝太后、皇太太后璽綬以葬。師古曰︰懷，謂挾之以自隨也。璽，斯氏翻。綬，音受。請發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徙共王母歸定陶，葬共王冢次。」太后以為旣已之事，不須復發。復，扶又翻。莽固爭之，太后詔因故棺改葬之。莽奏︰「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謂之梓宮者，以香梓為之，言猶生時所居宮室也。珠玉之衣，珠襦玉匣也。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更，工衡翻；下同。去珠玉衣；去，羌呂翻。葬丁姬媵妾之次。」奏可。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作具，畚鍤之類。操，七刀翻。助將作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二旬間，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云。師古曰︰以棘周繞也。又隳壞共皇廟，諸造議者泠褒、段猶『章︰甲十六行本「猶」下有「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皆徙合浦。褒、猶奏見三十三卷哀帝建平元年。考異曰︰師丹傳云︰「復免高昌侯宏為庶人。」按功臣表︰建平四年，董宏已死；元壽二年，子武坐父為佞邪免︰不得至今。丹傳誤也。

徵師丹詣公車，賜爵關內侯，食故邑。數月，更封丹為義陽侯；丹，建平元年罷歸故邑，高樂侯戶邑也。恩澤侯表︰義陽侯，國於南陽新野。考異曰︰恩澤侯表︰「丹，元始三年，二月，癸巳，更為義陽侯。」胡旦因此幷發傅太后陵、徙泠褒等事俱著之三年。按外戚傳云︰「元始五年，莽發共王母及丁姬冢，改莽之。」馬宮傳︰「莽發傅太后陵，追誅前議者；宮慙懼，乃乞骸骨。」公卿表︰宮以今年八月壬午免。然則褒等徙合浦及丹封侯，皆在今年明矣。按長曆，二月丙申朔，無癸巳。日月必有誤者。月餘，薨。

初，哀帝時，馬宮為光祿勳，與丞相、御史雜議傅太后諡曰孝元傅皇后。及莽追誅前議者，宮為莽所厚，獨不及。宮內慙懼，上書言︰「臣前議定陶共王母諡，希指雷同，詭經僻說，師古曰︰詭，違也。以惑誤主上，為臣不忠。幸蒙洒心自新，師古曰︰洒，音先禮翻。誠無顏復望闕庭，無心復居官府，無宜復食國邑。宮封扶德侯，邑於琅邪贛榆。復，扶又翻。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上，時掌翻；下同。八月，壬午，莽以太后詔賜宮策曰︰「四輔之職，為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居位。鮮明，猶言精明也。君言至誠，不敢文過，朕甚多之。師古曰︰多，猶重也。不奪君之爵邑，其上太師、大司徒印綬使者，上印綬於使者也。以侯就第。」

**9**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張晏曰︰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為牡，火以地二為牝，故火為水妃，今通子午以協之。案男八月生齒，八歲毀齒，二八十六陽道通，八八六十四陽道絕。女七月生齒，七歲毀齒，二七十四陰道通，七七四十九陰道絕。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師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子午嶺，計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是子，南山是午，共為子午道。仲馮曰︰史文自以從杜陵徑漢中為子午道耳，顏說非史意也。三秦記︰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名子午，一名樊川，一名御宿。

**10**泉陵侯劉慶上書師古曰︰衆陵節侯賢，長沙定王子。本始四年，戴侯眞定嗣；二十二年薨。黃龍元年，頃侯慶嗣，此則是也。莽傳及翟義傳並云「泉陵」。地理志，泉陵縣屬零陵郡，而表作「衆陵」，表為誤也。言，「周成王幼小，『章︰甲十六行本「小」作「少」；「少」下有「稱孺子」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羣臣皆曰︰「宜如慶言。」

**11**時帝春秋益壯，以衞后故，怨不悅。謂衞后不得至京師，其族皆死徙，故不悅。冬，十二月，莽因臘日上椒酒，上，時掌翻。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泰畤，願以身代，藏策金縢，置于前殿，敕諸公勿敢言。師古曰︰詐依周公為武王請命作金縢也。書曰︰周公納策金縢之匱中。孔安國曰︰為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孔穎達曰︰縢，是縛約之名。丙午，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九歲卽位；卽位五年，壽十四。大赦天下。莽令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奏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斂孝平，加元服，斂，力贍翻。葬康陵。臣瓚曰︰康陵，在長安北六十里。

班固贊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於變異見於上，見，賢遍翻。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如淳曰︰不可復文飾也。

**12**以長樂少府平晏為大司徒。

**13**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王之見在者五人，淮陽王縯、中山王成都、楚王紆、信都王景、東平王開明也。見，賢遍翻。列侯四十八人。廣戚侯顯、陽興侯寄、陵陽侯嘉、高樂侯修、平邑侯閔、平纂侯況、合昌侯輔、伊鄕侯開、就鄕侯不害、膠鄕侯武、宜鄕侯恢、昌城侯豐、樂安侯禹、陶鄕侯恢、釐鄕侯褒、昌鄕侯且、新鄕侯鯉、郚鄕侯光、新城侯武、宜陵侯封、堂鄕侯護、成陵侯由、成陽侯衆、復昌侯休、安陸侯平、梧安侯譽、朝鄕侯充、扶鄕侯普、方城侯宣、當陽侯益、廣城侯疌、春城侯允、呂鄕侯尚、李鄕侯殷、宛鄕侯隆、壽泉侯承、杏山侯遵、嚴鄕侯信、武平侯璜、陵鄕侯曾、武安侯㥅、富陽侯萌、西陽侯偃、桃鄕侯立、栗鄕侯玄成、金鄕侯不害、平通侯且、西安侯漢、湖鄕侯開、重鄕侯少柏，凡五十人。而廣戚侯顯，孺子之父，栗鄕侯玄成，先已免侯，止四十八人耳。師古曰︰疌，音竹二翻。㥅，音受。莽惡其長大，惡，烏路翻。長，知兩翻；下同。曰︰「兄弟不得相為後。」乃悉徵宣帝玄孫，選立之。

是月，前煇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武功縣本屬扶風，莽分屬前煇光。師古曰︰浚，抒治之也。囂，音許驕翻。浚，音峻。抒，音直呂翻。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師古曰︰著，音直略翻。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曰︰「事已如此，無可柰何；沮之，力不能止。沮，慈呂翻。又莽非敢有他，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塡服天下耳！」師古曰︰塡，音竹刃翻。太后心不以為可，然力不能制，乃聽許。舜等卽共令太后下詔曰︰「孝平皇帝短命而崩，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度宜者，師古曰︰差度，謂擇也。度，音大各翻。以嗣孝平皇帝之後。玄孫年在襁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與周公異世同符。今前煇光囂、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為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祚，位也。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太后聖德昭然，深見天意，詔令安漢公居攝。臣請安漢公踐祚，服天子韍冕，背斧依立於戶牖之間，背，蒲妹翻。鄭氏曰︰斧依，為斧文屛風。師古曰︰依，讀曰扆，音於豈翻。南面朝羣臣，聽政事；朝，直遙翻；下同。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羣神，贊曰『假皇帝』，師古曰︰贊者，謂祭祝之辭。共，音恭。余謂此贊固主於祭祝，若朝會亦有贊者，所謂贊拜、贊謁是也。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朝，直遙翻。常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託之義，寄託，謂寄以天下，託以孤幼也。師古曰︰遂，成也。隆治平之化。治，直吏翻。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見，賢遍翻。帝皇后，謂平帝后也。復，如字，反也，還也。自施政敎於『章︰甲十六行本「於」下有「其」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宮家國采，宮者，謂以安漢公第為宮也。家者，謂其家也。國者，謂其所封新都國也。采，謂以武功縣為采地，名曰漢光邑也。師古曰︰采，官也，以官受地，故謂之采。采，音七在翻，又音七代翻。如諸侯禮儀故事。」太后詔曰︰「可。」

王莽上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莽父曼，祖禁。禁，武帝繡衣御史賀之子也。

## 居攝元年（丙寅、六）莽旣攝政，遂改元為居攝。

**1**春，正月，王莽祀上帝於南郊，又行迎春、大射、養老之禮。上無天子，通鑑不得不以王莽繫年。不書假皇帝而直書王莽者，不與其攝也。及其旣篡也書莽，不與其篡也。呂后、武后書「太后」，其義亦然。

**2**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亦因周公輔成王，二叔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而為此號。嬰，廣戚侯顯之子也。楚孝王子勳封廣戚侯，顯則勳之子也。地理志，沛郡有廣戚侯國。年二歲；託以卜相最吉，立之。相，息亮翻。尊皇后曰皇太后。

**3**以王舜為太傅，左輔甄豐為太阿、右拂，師古曰︰拂，讀曰弼。甄邯為太保、後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四少，少師、少傅、少阿、少保也。少，詩照翻。

**4**四月，安衆侯劉崇師古曰︰安衆康侯丹，長沙定王子；崇卽丹玄孫之子也，見王子侯表。地理志，安衆，侯國，屬南陽郡，故宛西鄕也。與相張紹謀曰︰「安漢公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恥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帥，讀曰率。和，戶臥翻。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宛，南陽郡治所。宛，於元翻。不得入而敗。

紹從弟竦與崇族父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從，才用翻。竦因為嘉作奏，為，于偽翻。稱莽德美，罪狀劉崇︰「願為宗室倡始，師古曰︰倡，音先向翻。父子兄弟負籠荷鍤，師古曰︰籠，所以盛土。鍤，鍫也。荷，下可翻；又音何。馳之南陽，豬崇宮室，令如古制；古者畔逆之國，旣伏其罪，則豬其宮室以為汙池。師古曰︰豬，謂畜水也。及崇社宜如亳社，以賜諸侯，用永監戒！」武王勝殷，分亳社以班諸侯，四牆其社，覆上棧下，使不得通陰陽之氣，所以著亡國之戒也。於是莽大說，說，讀曰悅。封嘉為率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竦為淑德侯。長安為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師古曰︰伯松，張竦之字。力戰鬭，不如巧為奏。」自後謀反『章︰甲十六行本「反」下有「者」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皆汙池云。師古曰︰汙，下也，音烏。

羣臣復曰︰「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復，扶又翻。宜尊重以塡海內。」塡，竹刃翻。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朝，直遙翻。見，賢遍翻。

**5**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6**十二月，羣臣奏請安漢公廬為攝省，府為攝殿，第為攝宮。奏可。廬，殿中止宿之舍。府，治事之所。第，所居也。

**7**是歲，西羌龐恬、傅幡等師古曰︰幡，音敷元翻。怨莽奪其地，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永奔走。莽誅永，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

**二年**（丁卯、七）

**1**春，竇況等擊破西羌。

**2**五月，更造貨︰更，工衡翻。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食貨志︰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張晏曰︰案今所見契刀、錯刀，形質如大錢，而肉好輪厚，異於此。大錢形如大刀環矣。契刀，身形圓，不長二寸也；其文左曰「契」，右曰「刀」，無「五百」字也。錯刀，則刻之作字也；以黃金塡其文，上曰「一」，下曰「刀」。二刀泉，甚不與志相應也。似札單差錯、文字磨滅故耳。師古曰︰張說非也。王莽錢刀，今並尚在，形質及文與志相合，無差錯也。索隱曰︰錢，本名泉，以貨之流布如泉。布者，言貨流布。刀，以其利於人也。與五銖錢並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百官表︰少府有御府令、丞。師古曰︰御府，主天子衣服。然卒不與直。卒，子恤翻。

**3**東郡太守翟義，方進之子也，翟，直格翻。與姊子上蔡陳豐謀曰︰地理志，上蔡縣屬汝南郡。「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為孺子，故意為之曰故。稚，直利翻。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師古曰︰言漸試天下人心。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強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亢，口浪翻；禦也。扞，戶榦翻。難，乃旦翻。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以安社稷；為，于偽翻。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師古曰︰埋名，謂身埋而名立。猶可以不慙於先帝。今欲發之，汝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鄕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信、璜皆東平煬王雲子。嚴鄕、武平二國，蓋皆在東郡。璜，胡光翻。以九月都試日斬觀令，地理志，觀縣屬東郡，本曰畔觀。應劭曰︰夏有觀扈；世祖改為衞公國，以封周後。師古曰︰觀，音工喚翻。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信子匡時為東平王，乃幷東平兵，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師古曰︰共，讀曰恭。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比，必寐翻。

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太皇太后謂左右曰︰「人心不相遠也。師古曰︰言所見者同。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此自危。」莽乃拜其黨、親孫建、劉宏、竇況，莽之黨也。王邑、王駿、王況、王昌，莽之親也。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為奮武將軍，光祿勳、成都侯王邑為虎牙將軍，明義侯王駿為強弩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況為震威將軍，師古曰︰春王，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也。本名宣平門，莽改名焉。余按漢城門校尉掌十二城門。觀此，則莽改官名，十二城門各置城門校尉。宗伯、忠孝侯劉宏為奮衝將軍，平帝元始四年，莽更名宗正為宗伯。中少府、建威侯王昌為中堅將軍，莽更少府曰共工。此中少府，蓋長樂少府也；以職在宮中，故曰中少府。中郞將、震羌侯竇況為奮威將軍，凡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為校尉、軍吏，將關東甲卒，發奔命以擊義焉。校，戶敎翻。將，卽亮翻。復以太僕武讓為積弩將軍，屯函谷關；復，扶又翻；下同。將作大匠蒙鄕侯逯並為橫壄將軍，屯武關；師古曰︰逯，姓也；並，名也。逯，音錄；又音鹿；今東郡有逯姓，二音並得書。本「逯」字，或作「逮」，今河朔有逮姓，自呼音徒戴翻，其義兩通。羲和、紅休侯劉秀為揚武將軍，屯宛。宛，於元翻。

三輔聞翟義起，自茂陵以西至汧地理志，汧縣屬右扶風，音口堅翻。賢曰︰汧故城在隴州汧源縣南。二十三縣，盜賊並發。槐里男子趙朋、霍鴻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斄令，地理志，右輔都尉治郿，郿與斄縣皆屬扶風。斄，周后稷所封邑也。師古曰︰斄，與邰同，音胎。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安！」衆稍多至十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見，賢遍翻。莽復拜衞尉王級為虎賁將軍，賁，音奔。大鴻臚、望鄕侯閻遷為折衝將軍，西擊朋等。以常鄕侯王惲為車騎將軍，屯平樂館；樂，音洛。騎都尉王晏為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校尉趙恢為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以太保、後承、承陽侯甄邯為大將軍，承陽之承，音烝。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行，下孟翻。

莽日抱孺子禱郊廟，會羣臣，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師古曰︰祿父，紂子也。父，讀曰甫。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莽之斗筲！」師古曰︰斗筲，諭材器小也。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冬，十月，甲子，莽依周書作大誥師古曰︰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作大誥。莽自比周公，故依倣其事。曰︰「粵其聞日，孟康曰︰翟義反書上聞日也。師古曰︰粵，發語辭。宗室之儁有四百人，孟康曰︰諸劉見在者。民獻儀九萬夫，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也。予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師古曰︰我用此宗室之儁及獻儀者，共圖謀國事，終成其功。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天下，以當反位孺子之意。

諸將東至陳留菑，孟康曰︰菑，故戴國，在梁，後屬陳留，今曰考城。陳留風俗傳曰︰菑縣，秦之穀縣也，遭漢兵起，邑多菑年，故改曰菑縣。章帝東巡過縣，詔曰︰陳留菑縣，其名不善，其改曰考城。與翟義會戰，破之，斬劉璜首。莽大喜，復下詔先封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為列侯，卽軍中拜授。因大赦天下。於是吏士精銳攻圍義於圉城，十二月，大破之。義與劉信棄軍亡，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磔陳都市；卒不得信。地理志，圉、固始、陳，三縣皆屬淮陽國。賢曰︰圉故城在今汴州雍丘縣東南。卒，子恤翻。

## 始初元年（戊辰、八）是年十一月，莽始改元始初。

**1**春，地震。大赦天下。

**2**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趙朋、霍鴻。二月，朋等殄滅，諸縣息平。還師振旅，莽乃置酒白虎殿，勞賜將帥。勞，力到翻。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治，直之翻。校，古效翻。依周制爵五等，以封功臣為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曰「皆以奮怒，東指西擊，羌寇、蠻盜，反虜、逆賊，不得旋踵，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云。其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又數百人。項安世家說曰︰王莽封諸侯，置附城，漢人蓋以城解墉也。古文庸，卽墉字，後人加土以別之。不成國者謂之附城，猶今言支郡為屬城也。余按王制，不能五十里者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註曰︰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正義曰︰庸，城也，謂小國之城不能自通，以其國事附於大國，故曰附庸。項說本諸此。更，工衡翻。莽發翟義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柩；柩，音舊。夷滅三族，誅及種嗣，種，章勇翻。嗣，祥吏翻。至皆同阬，以棘五毒幷葬之。如淳曰︰五毒，野葛、狼毒之屬。翟方進，本汝南上蔡人。又取義及趙朋、霍鴻黨衆之尸，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圉、槐里、盩厔凡五所，濮陽、無鹽、圉，義黨之尸也。槐里、盩厔，朋、鴻黨之尸也。盩厔，音舟窒。建表木於其上，師古曰︰表者，所以標明也。書曰︰「反虜逆賊䲔鯢。」師古曰︰䲔鯢，大魚為害者也；以此比敵人之勇桀者。崔豹古今註︰鯨，大者長千里，小者數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大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驚畏，一皆逃匿，莫敢當。其雌曰鯢，大者亦長千里。蓋鯨鯢有力，能驅食小魚，故以喻夫強暴而淩弱者。而導從數萬子，跋扈大海中，亦有渠魁之義。䲔，古鯨字，音其京翻。鯢，五奚翻。義等旣敗，莽於是自謂威德日盛，『章︰甲十六行本「盛」下有「大獲天人之助」六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遂謀卽眞之事矣。

**3**羣臣復奏︰進攝皇帝子安、臨爵為公；復，扶又翻；下同。封兄子光為衍功侯。光，莽兄永之子。是時莽還歸新都國；莽旣居攝，故還歸新都國。羣臣復白以封莽孫宗為新都侯。宗，宇子也。

**4**九月，莽母功顯君死。莽自以居攝踐阼，奉漢大宗之後，為功顯君緦縗弁而加麻環絰，如天子弔諸侯服。周禮，王為諸侯緦縗弁而加環絰，同姓則麻，異姓則葛。師古曰︰於弁上加環絰也。謂之環者，言其輕細如環之形。記曰︰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賈公彥曰︰凡五服之絰，皆兩股絞之。言環絰，則與絞絰有異矣。謂以麻為體，又以一股麻為糾而橫纏之，如環然，故謂之環絰。縗，倉回翻。凡壹弔再會；而令新都侯宗為主，服喪三年云。

**5**司威陳崇莽置司威，司察百官。奏︰莽兄子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況，令殺人；私報者，私屬之也。霍顯曰︰少夫幸報我以事。況為收繫，致其法。為，于偽翻。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汝自視孰與長孫、中孫！」長孫、中孫者，宇及獲之字也。獲死見上卷哀帝元壽元年。宇死見上平帝元始三年。師古曰︰中，讀曰仲。遂母子自殺，及況皆死。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為名，事見三十一卷成帝始元年。及後悖虐，復以示公義焉。服虔曰︰不舍光罪為公義。仲馮曰︰莽不服母喪，亦以示公義。悖，蒲內翻，又蒲沒翻。令光子嘉嗣爵為侯。

**6**是歲，廣饒侯劉京言齊郡新井，地理志，齊郡有廣饒縣。車騎將軍千人扈雲言巴郡石牛，師古曰︰千人，官名，屬車騎將軍。扈，其姓；雲，其名。余按百官表，千人在候、司馬之下。太保屬臧鴻言扶風雍石；漢公府有掾有屬。姓譜︰魯孝公之子彄，食采於臧，子孫以為氏。雍縣屬扶風。雍，音於用翻。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奏太后曰︰「陛下遇漢十二世三七之阸，三七二百一十年，漢元至是歲二百一十四年。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使，疏吏翻。天公使我告亭長︰『章︰甲十六行本「長」下有「曰」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攝皇帝當為眞。』卽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師古曰︰誠，實也。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師古曰︰壬子之日冬至，而其日當建。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騎都尉崔發等視說。師古曰︰視其文而說其意也。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師古曰︰論語所載孔子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師古曰︰共，讀曰恭。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為始初元年；考異曰︰莽傳作「初始」。荀紀及韋莊美嘉號錄、宋庠紀年通譜皆作「始初」。今從之。漏刻以百二十為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師古曰︰隆，長也。成就之，使其長大也。令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敎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書·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孔安國註曰︰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也。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奏可。衆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羣公『章︰甲十六行本「公」作「臣」；乙十一行本同。』博議別奏，以示卽眞之漸矣。

**7**期門郞張充等六人謀共劫莽，立楚王。楚王紆，宣帝之曾孫。發覺，誅死。

**8**梓潼人哀章師古曰︰梓潼，廣漢之縣也。潼，音童。哀姓，章名。姓譜曰︰哀姓，以諡為氏。余按古人以哀為諡非一，孔子弟子傳有公晳哀，烈士傳有羊角哀，獨不可以為出於其後乎！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為大言，行，下孟翻。好，呼到翻。見莽居攝，卽作銅匱，為兩檢，檢，居掩翻。毛晃曰︰檢，書檢，印窠封題也。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璽某傳予皇『張︰「皇」作「黃」。』帝金策書」。予，讀曰與。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為眞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師古曰︰竄，謂廁著也。凡十一人，皆置官爵，為輔佐。章聞齊井、石牛事下，下，遐稼翻。卽日昏時，衣黃衣，時衣，於旣翻。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高廟有令、有僕射。僕射以聞。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禪，師古曰︰言有神命，使漢禪位於莽也。御王冠，王者之冠也。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予以不德，託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詳見下卷。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師古曰︰屬，委付也，音之欲翻。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章︰甲十六行本「傳」下有「國」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師古曰︰以建除之次，其日當定。御王冠，卽眞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因新都國以定號也。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師古曰︰徽幟，通謂旌旗之屬也。幟，音式志翻。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為時。以十二月為正，以丑時為十二時之始也。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以土繼火，故尚黃。萬物紐牙於丑，其色白，故應正用白。使節之旄幡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使，疏吏翻。

莽將卽眞，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是時以孺子未立，璽臧長樂宮。璽，卽傳國璽。臧，古藏字通。及莽卽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旣見太后，太后知其為莽求璽，為，于偽翻。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師古曰︰而，汝也。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旣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師古曰︰孤寄，言以孤寄托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師古曰︰言惡賤。天下豈有而兄弟邪！言天下無此等人，謂其全無人心也。一曰︰言天下將共誅之，不復有兄弟存也。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師古曰︰若，亦汝也。變更正朔、服制，更，工衡翻。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長御，太后旁側常侍者。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師古曰︰言不可諫止。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章︰甲十六行本「知」作「如」；乙十一行本同。』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旣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乃為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說，讀曰悅。為，于偽翻。師古曰︰未央殿西南有蒼池，池中有漸臺。黃圖曰︰漸，浸也。言為池水所漸。漸，讀曰沾。大縱衆樂。

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疏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去，羌呂翻。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師古曰︰恚忿之辭也。莽因曰︰「此誖德之臣也，師古曰︰誖，乖也；音布內翻。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璧文，冠軍，屬南陽郡。服虔曰︰銅璧，如璧形，以銅為之。冠，古玩翻。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乃下詔從之。於是鴆殺王諫而封張永為貢符子。

班彪贊曰︰三代以來，王公失世，稀不以女寵。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小『章︰甲十六行本「小」作「弟」；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作「小」。』世權，更持國柄；載，子亥翻。更，工衡翻。五將、十侯，師古曰︰五將者，鳳、音、商、根、莽皆為大司馬。十侯者，陽平頃侯禁、禁子敬侯鳳、安成侯崇、平阿侯譚、成都侯商、紅陽侯立、曲陽侯根、高平侯逢時、安陽侯音、新都侯莽也。一曰︰鳳嗣禁為侯，不當重數，而十人者，淳于長卽其一也。卒成新都。卒，子恤翻。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師古曰︰卷，音其圓翻。惓惓，忠謹之意。余謂此云卷卷，猶眷戀也。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七

## 漢紀二十九起屠維大荒落（己巳），盡閼逢閹茂（甲戌），凡六年。

王莽中

## 始建國元年（己巳、九）

**1**春，正月，朔，去年十二月莽改元，以十二月為歲首。通鑑不書，不與其改正朔也。莽帥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璽韍，帥，讀曰率。璽，斯氏翻。師古曰︰韍，謂璽之組；音弗。上太皇太后，順符命，去漢號焉。上，時掌翻。去，羌呂翻。

初，莽娶故丞相王訢孫宜春侯咸女為妻，師古曰︰王訢為丞相，初封宜春侯，傳爵至孫咸。恩澤侯表︰宜春侯，國於汝南。立以為皇后；生四男，宇、獲前誅死，安頗荒忽，師古曰︰荒，音呼廣翻。乃以臨為皇太子，安為新嘉辟。師古曰︰辟，君也。謂之辟者，取為國君之義。辟，音壁。封宇子六人皆為公。千為功隆公，壽為功明公，吉為功成公，宗為功崇公，世為功昭公，利為功著公。大赦天下。

莽乃策命孺子為定安公，封以萬戶，地方百里；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此皆空言耳。以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欷師古曰︰歔，音虛。欷，音許氣翻，又音希。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嘆良久。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而稱臣。漢諸侯王國，有太傅、中傅︰太傅秩二千石，中傅則在宮中傅王者耳。賢曰︰前書音義曰︰中傅，宦者也。百僚陪位，莫不感動。

又按金匱封拜輔臣︰哀章所獻金匱圖、金策書也。以太傅、左輔王舜為太師，封安新公；大司徒平晏為太傅，就新公；少阿、羲和劉秀為國師，嘉新公；廣漢梓潼哀章為國將，美新公；梓潼縣，時屬廣漢郡。將，卽亮翻；下同。是為四輔，位上公。太保、後承甄邯為大司馬，承新公；丕進侯王尋為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將軍王邑為大司空，隆新公；是為三公。太阿、右拂、大司空甄豐為更始將軍，廣新公；京兆王興為衞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孫建為立國將軍，成新公；京兆王盛為前將軍，崇新公；是為四將。凡十一公。王興者，故城門令史；城門令史，事城門校尉，掌文書。王盛者，賣餠；釋名︰餅，倂也，溲麥使合幷也。蒸餅、湯餅之屬，隨形而名之。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相，相，息亮翻。徑從布衣登用，以示神焉。

是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尚書官凡數百人，諸劉為郡守者皆徙為諫大夫。改明光宮為定安館，定安太后居之；以大鴻臚府為定安公第；皆置門衞使者監領。臚，陵如翻。監，工銜翻。敕阿乳母不得與嬰語，常在四壁中，孟康曰︰令定安公居四壁中，不得有所見。漢官典職曰︰省中皆胡粉壁，紫素界之，畫古烈士。釋名曰︰壁，辟也，辟禦風寒也。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長，知兩翻。六畜，牛、馬、羊、犬、豕、雞也。養之曰畜；用之曰牲。畜，音許救翻。後莽以女孫宇子妻之。莽長男宇之子，則女孫也。妻，七細翻。

莽策命羣司各以其職，如典誥之文。置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師古曰︰允，信也。若，順也。余按古之三孤位六卿，爵秩同六卿曰孤卿。更名大司農曰羲和，後更為納言；更，工衡翻；下同。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師古曰︰共，音恭。水衡都尉曰予虞︰皆放唐、虞建官也。與三公司卿分屬三公。司卿，卽司允、司直、司若。置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諸職。又更光祿勳等名為六監，皆上卿。光祿勳曰司中，太僕曰太御，衞尉曰太衞，執金吾曰奮武，中尉曰軍正。又置大贅官，主乘輿服御物；後又典兵。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大尉，縣令、長曰宰；守，式又翻。長，知兩翻。長樂宮曰常樂室，樂，音洛。長安曰常安；其餘百官、宮室、郡縣盡易其名，不可勝紀。勝，音升。

封王氏齊縗之屬為侯，齊，音咨。縗裳而緶其下。縗，倉回翻。大功為伯，小功為子，緦麻為男；其女皆為任。師古曰︰任，充也。男服之義，男亦任也；音壬。男以「睦」，女以「隆」為號焉。師古曰︰睦、隆，皆其受封邑之號，取嘉名也。

又曰︰「漢氏諸侯或稱王，至於四夷亦如之，違於古典，繆於一統。王大一統。王者，有天下之號也。諸侯及四夷稱之，非古也。繆，戾也。其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及四夷僭號稱王者皆更侯。」於是漢諸侯王三『章︰十二行本「三」作「二」；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十二人皆降為公，王子侯者百八十一人皆降為子，其後皆奪爵焉。考異曰︰諸侯王表，皆云「莽篡位，貶為公。明年，廢。」王子侯表但云「絕」，或云「免」，皆在今年。按明年立國將軍建奏諸劉為諸侯者以戶多少就五等之差，亦不云奪爵也。後漢·城陽王祉傳云︰「劉氏侯者皆降為子，後奪爵。」不知奪在幾年。

**2**莽又封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堯、舜、夏、商、周及皋陶、伊尹之後皆為公、侯，使各奉其祭祀。姚恂為初睦侯，奉黃帝後。梁護為脩遠伯，奉少昊後。皇孫功隆公千，奉帝嚳後。劉歆為初烈伯，奉顓頊後。國師劉歆子疊為伊休侯，奉堯後。嬀昌為始睦侯，奉虞帝後。山遵為褒謀侯，奉皋陶後。伊玄為褒衡子，奉伊尹後。周後衞公姬黨更封為章平公。殷後宋公孔弘更封為章昭侯。夏後遼西如豐封為章功侯。

**3**莽因漢承平之業，府庫百官之富，百蠻賓服，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未滿，未饜足也。陿小漢家制度，欲更為疏闊。欲變改制度以從古也。陿，與狹同。更，工衡翻。乃自謂黃帝、虞舜之後，至齊王建孫濟北王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故以黃帝為初祖，虞帝為始祖。追尊陳胡公為『章︰十二行本「為」作「曰」；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陳胡王，田敬仲為田敬王，『章︰十二行本「為田」二字作「曰齊」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濟北王安為『章︰十二行本「為」作「曰」；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濟北愍王。以黃帝之後分為有虞氏，有虞之後封於陳，田敬仲自陳奔齊，為田氏，田安之後為王家故也。濟，子禮翻。立祖廟五，親廟四。天下姚、嬀、陳、田、王五姓皆為宗室，世世復，無所與。復，方目翻。與，讀曰豫；下其復同。封陳崇、田豐為侯，以奉胡王、敬王後。

天下牧、守皆以前有翟義、趙朋等作亂，事見上卷居攝元年。守，式又翻；下同。領州郡，懷忠孝，封牧為男，守為附城。

以漢高廟為文祖廟。師古曰︰欲法舜受終于文祖。漢氏園寢廟在京師者，勿罷，祠薦如故。諸劉勿解其復，復，方目翻。各終厥身；州牧數存問，數，所角翻。勿令有侵冤。

**4**莽以劉之為字「卯、金、刀」也，詔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今有玉在者，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金刀，莽所鑄之錢也。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茸，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旣央，靈殳四方，青赤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敎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固伏，化茲靈殳，旣正旣直，旣觚旣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大小及文，服說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余按劉字上本從「丣」，莽以「丣」字近「卯」，故云爾。乃罷錯刀、契刀孔穎達曰︰古文有刀，刀有二種︰一是契刀，一是錯刀。契刀直五百；錯刀直一千。契刀無鏤而錯刀用金鏤之。刀形如錢而邊作刀字形也，故世猶呼錢為錢刀。及五銖錢，更作小錢，更，工衡翻。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前「大錢五十」者為二品，並行。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

**5**夏，四月，徐鄕侯劉快結黨數千人起兵於其國。師古曰︰快，膠東恭王子也。而王子侯表作「炔」，從「火」，與此不同。疑表誤也。快兄殷，故漢膠東王，時為扶崇公。快舉兵攻卽墨，卽墨，膠東國都。殷，膠東康王寄玄孫之子也。殷閉城門，自繫獄。吏民距快；快敗走，至長廣死。地理志，長廣縣，屬琅邪郡。莽赦殷，益其國滿萬戶，地方百里。

**6**莽曰︰「古者一夫田百畝，什一而稅，孟子曰︰周人百畝而徹。此言周制也。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秦壞聖制，廢井田，見二卷周顯王十九年。壞，音怪。是以兼幷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闌，師古曰︰闌，謂遮闌之，若牛馬闌圈也。制於民臣，顓斷其命，繆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孝經︰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斷，丁亂翻。減『章︰十二行本「減」上有「漢氏」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師古曰︰更，音工衡翻。罷，讀曰疲。癃，音隆。晉灼曰︰雖老病者皆復出口算。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師古曰︰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奪其稅，侵欺之也。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姦；俱陷于辜，刑用不錯。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翻。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更，工衡翻；下同。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鄕黨。予，讀曰與。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師古曰︰魑，山神也。魅，老物精也。魑，音螭。魅，音媚。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舜投四凶於四裔，以禦魑魅。

**7**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五威將，分左、右、前、後、中帥，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將，卽亮翻。帥，所類翻；下同。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應十二。五威將奉符命，齎印綬，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師古曰︰更，改也。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徼，吉弔翻；下同。皆卽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大赦天下。

五威將乘乾文車，鄭氏曰︰畫天文於車也。駕坤六馬，鄭氏曰︰坤，為牝馬。六，地數。背負鷩鳥之毛，服飾甚偉。師古曰︰鷩鳥，雉屬，卽鵕䴊也；今俗呼云山雞，非也。鷩，音鼈。每一將各置五帥，將持節，帥持幢。帥，所類翻。幢，傳江翻，旛也。其東出者至玄菟、樂浪、高句驪、夫餘；菟，音塗。樂浪，音洛琅。陸德明曰︰句，俱付翻，又音駒。驪，力支翻。師古曰︰夫，音扶。范曄曰︰武帝滅朝鮮，開高句驪為縣，使屬玄菟；其人有五部，在遼東之東千里。夫餘在玄菟北千里，東明之後也。高句驪，朱蒙之後，以高為氏。南出者隃徼外，歷益州，改句町王為侯；徼外，邊徼之外。益州，武帝所置益州郡也。昭帝時，姑繒、葉榆夷反，句町侯亡波擊反者有功，立為王。隃，與踰同。徼，工釣翻。句町，音劬挺。西出『章︰十二行本「出」下均有「者」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至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北出至匈奴庭，授單于印，改漢印文，去璽言『章︰十二行本「言」作「曰」；乙十一行本同。』章。印，符也，信也，亦因也，封物相因付。漢官儀曰︰諸侯王，黃金橐駝鈕，文曰璽。列侯，黃金龜鈕，文曰章。御史大夫，金印；中二千石，銀印，龜鈕，文曰章。千石至四百石皆銅印，文曰印。為莽以更印綬撓亂四夷張本。去，羌呂翻。璽，斯氏翻。

**8**冬，雷，桐華。

**9**以統睦侯陳崇為司命，主司察上公以下。又以說符侯崔發等為中城、四關將軍，主十二城門及繞霤、羊頭、肴黽、汧隴之固，中城將軍，主十二城門。四關將軍，分主繞霤、羊頭、肴黽、汧隴四處。三輔黃圖︰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莽改曰仁壽門；第二門曰清明門，莽曰宣德門；東出北頭第一門曰宣平門，莽曰春王門；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盎城門，莽曰更清門；第二門曰安門，莽曰光禮門；第三門曰便門，莽曰信平門；西出南頭第一門曰章城門，莽曰萬秋門；第二門曰直城門，莽曰正道門；第三門曰雍門，莽曰章儀門；北出東頭第一門曰洛門；第二門曰廚城門，莽曰建子城門；第三門曰橫門。服虔曰︰繞霤，隘險之道。師古曰︰謂之繞霤者，言四面阸塞，其道屈曲，谿谷之水回繞而霤也；其處卽今之商州界七盤、十二繞是也。霤，音力救翻。羊頭，山名，在上黨長子縣。肴，肴山也；黽，黽池也︰皆在陝縣之東也。汧，扶風汧縣，有吳山、汧水之阻。隴，謂隴坻也。汧、隴相連。黽，彌袞翻。汧，口堅翻。坻，丁禮翻。皆以五威冠其號。冠，古玩翻。

**10**又遣諫大夫五十人分鑄錢於郡國。

**11**是歲，眞定、常山大雨雹。雨，于具翻。

**二年**（庚午、一○）

**1**春，二月，赦天下。

**2**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王為公者悉上璽綬為民，上，時掌翻。無違命者。獨故廣陽王嘉以獻符命，廣陽王嘉，燕王旦之玄孫。魯王閔以獻神書，中山王成都以獻書言莽德，皆封列侯。

班固論曰︰昔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所以親親賢賢，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錯；相，息亮翻。治，直吏翻。錯，千故翻。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師古曰︰伯，讀曰霸。此五霸，謂齊桓、宋襄、秦穆、晉文、吳子夫差也。天下謂之共主，如淳曰︰雖至微弱，猶共以之為主。強大弗之敢傾。師古曰︰言諸侯雖強大，不敢傾滅周也。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謂赧王也。秦訕笑三代，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無骨肉本根之輔，外無尺土藩翼之衞；陳、吳奮其白梃，應劭曰︰白梃，大杖也。孟子曰︰可使制梃以撻秦、楚，是也。師古曰︰梃，音徒鼎翻。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曆，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應劭曰︰武王克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乃三十六世，八百六十七年，此謂過其曆者也。秦以諡法少，恐後世相襲，自稱始皇帝，子曰二世，欲以一迄萬；今至子而亡，此之謂不及期也。

漢興之初，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尊王子弟，王，于況翻。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師古曰︰遼陽，遼水之陽也。常山以南，太行左轉，渡河、濟，漸于海，為齊、趙；師古曰︰太行，山名也。左轉，亦謂自太行而東也。漸，入也，一曰︰浸也。濟，子禮翻。漸，音子廉翻，亦讀如字。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晉灼曰︰水經云︰泗水出魯國卞縣。臣瓚曰︰穀，在彭城，泗之下流為穀水。師古曰︰奄，覆也。龜、蒙，二山名。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荊、吳；文穎曰︰卽今吳也。高祖六年為荊國，十六年更名吳。師古曰︰荊、吳同是一國。薄，伯各翻。會，工外翻。北界淮瀕，略廬、衡，為淮南；師古曰︰瀕，水厓也。廬、衡，二山名。波漢之陽，亙九嶷，為長沙。鄭氏曰︰波，音陂澤之陂。孟康曰︰亙，竟也；音古贈翻。師古曰︰波漢之陽者，循漢水而往也。水北曰陽。波，音彼皮翻，又音彼義翻。九嶷，山名，有九峯，在零陵營道。嶷，音疑。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師古曰︰比，謂相次也。三垂，謂東、北、南也。比，音頻寐翻，接連也。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師古曰︰十五郡中，又往往有列侯、公主之邑。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師古曰︰夸，音跨。枉，曲也。正曲曰矯，言矯秦孤立之敗而大封子弟，過於強盛，以至失其中也。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亡，古無字通。卒，子恤翻。難，乃旦翻；下同。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

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師古曰︰睽孤，乖剌之意。睽，音工攜翻。橫，戶孟翻。喪，息浪翻。故文帝分齊、趙，事見十四卷文帝二年，又見十六年。景帝削吳、楚，事見十六卷景帝三年。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析。事見十八卷武帝元朔二年。自此以來，齊分為七，師古曰︰謂齊、城陽、濟北、濟南、甾川、膠西、膠東也。趙分為六，謂趙、平原、眞定、中山、廣川、河間也。梁分為五，師古曰︰謂梁、濟川、濟東、山陽、濟陰也。淮南分為三。師古曰︰謂淮南、衡山、廬江。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如淳曰︰長沙之南更置郡，燕、代以北更置緣邊郡，其所有饒利、兵馬、器械，三國皆失之也。亡，古無字通；下同。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師古曰︰謂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損大夫、謁者、諸官長、丞員等也。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事見十九卷武帝元朔五年及元狩元年。作左官之律，服虔曰︰仕於諸侯為左官，絕不使得仕於王侯也。應劭曰︰人道尚右，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也。師古曰︰左官，猶言左道也，蓋僻左不正，應說是也。漢時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為尊，故謂降秩者為左遷，仕諸侯者為左官。設附益之法；張晏曰︰律鄭氏說，封諸侯過限曰附益。或曰︰阿媚王侯，有重法也。師古曰︰附益者，蓋取孔子云「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之義也，皆背正法而厚於私家也。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與，讀曰預。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師古曰︰言非始封之君，皆其後裔也，故於天子益疏遠矣。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祚，『章︰十二行本「祚」作「世」；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國統三絕。師古曰︰謂成、哀、平皆早崩，又無繼嗣。亡，古無字通。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師古曰︰殫，盡也，音單。本末俱弱，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師古曰︰序，謂東西廂。詐謀旣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傳，知戀翻。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應劭曰︰厥者，頓也。角者，額角也。稽首，首至地也。言王莽漸漬威福日久，亦值漢之單弱，王侯見莽篡弒，莫敢怨望，皆厥角稽首至地而上其璽綬也。晉灼曰︰厥，猶豎也。叩頭則額角豎。師古曰︰應說是也。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

**3**國師公劉秀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師古曰︰言賣不售者，官收取之；無而欲得者，官出與之。卽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易·下繫辭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莽乃下詔曰︰「周禮有賒貸，師古曰︰周禮泉府之職曰︰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人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謂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賒買物，不過旬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貸物者，以共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與之，各以其國服事之稅而輸息。謂若受園廛之田而貸萬錢者，一朞之月，出息五百。貸，音土戴翻。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無二價，四民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傳記各有筦焉。筦，古緩翻。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筦者，所以齊衆庶，抑幷兼也。」遂於長安及洛陽、邯鄲、臨菑、宛、成都立五均司市、錢府官。司市常以四時仲月定物上中下之賈，邯鄲，音寒丹。宛，於元翻。師古曰︰賈，讀曰價；下同。各為其市平。民賣五穀、布帛、絲綿之物不售者，均官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物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又民有乏絕欲賒貸者，錢府予之；予，讀曰與。每月百錢收息三錢。

又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師古曰︰樹藝，謂種樹果木及菜蔬。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疋；其不能出布者宂作，縣官衣食之。師古曰︰宂，散也，音人勇翻。衣，音於旣翻。食，讀曰飤。諸取金、銀、連、錫、鳥、獸、魚、鱉於山林、水澤孟康曰︰連，錫之別名也。李奇曰︰鉛錫。應劭曰︰連，似銅。師古曰︰孟、李二說皆非也。許愼曰︰鏈，銅屬也；一曰︰丱也。鏈，抽延翻，又陵延翻。及畜牧者，畜，許六翻。嬪婦桑蠶、織紝、紡績、補縫，師古曰︰機縷曰紝，音人禁翻。工匠、醫、巫、卜、祝及他方技，商販、賈人，皆各自占所為於其所之，技，渠綺翻。賈，音古。占，之贍翻；下同。之，往也。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

羲和魯匡復奏請榷酒酤，復，扶又翻。榷，古岳翻。酤，音故。莽從之。又禁民不得挾弩、鎧，犯者徙西海。

**4**初，莽旣班四條於匈奴，四條見三十五卷平帝元始二年。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毋得復與匈奴皮布稅。匈奴遣使者責稅，護烏桓使者，卽護烏桓校尉。范曄曰︰烏桓自為冒頓所破，常臣伏匈奴，歲輸牛馬羊皮；過時不具，輒沒其妻子。武帝遣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塞外；後置護烏桓校尉，秩二千石，擁節監領之。師古曰︰故時常稅，是以求之。收烏桓酋豪，縛，倒懸之。酋豪兄弟怒，共殺匈奴使。酋，慈由翻。單于聞之，發左賢王兵入烏桓，攻擊之，頗殺人民，敺婦女弱小且千人去，置左地，敺，讀曰驅。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持財畜往贖，匈奴受，留不遣。師古曰︰受其財畜而留人不遣。

及五威將『章︰十二行本「將」下有「帥」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王駿等六人至匈奴，六人，一將、五帥也。重遺單于金帛，遺，于季翻；下同。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師古曰︰新者，莽自係其國號。更，工衡翻。將率旣至，率，讀與帥同，所類翻。授單于印紱，紱，音弗。詔令上故印綬。上，時掌翻；下同。綬，音受。單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紱，譯，通中國之語於匈奴者也。單于舉掖授之。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蘇者，姑夕侯之名。「未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為壽。奉酒為使者壽。五威將曰︰「故印紱當以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掖授譯，復，扶又翻；下同。蘇復曰︰「未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更，工衡翻。遂解故印紱奉上將帥，受著新紱，著，陟略翻。不解視印。飲食至夜，乃罷。右帥陳饒謂諸將帥曰︰「曏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幾，居希翻。如令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旣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故印以絕禍根。」將帥猶與，莫有應者。師古曰︰與，讀曰豫。饒，燕士，果悍，師古曰︰果，決也。悍，勇也。悍，音胡幹翻；又下罕翻。卽引斧椎壞之。壞，音怪；下同。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帥曰︰「漢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乃有『漢』，言『章』。言諸王已下印文有「漢」字，最下文言「章」字。今去『璽』加『新』，言去「璽」字為「章」字，又加「新」字也。去，羌呂翻。與臣下無別。言無所別異也。別，彼列翻。願得故印。」將帥示以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帥所自為破壞。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可柰何，又多得賂遺，卽遣弟右賢王輿奉馬牛隨將帥入謝，因上書求故印。將帥還『章︰十二行本「還」下有「到」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左犂汙王咸所居地，見烏桓民多，以問咸；咸具言狀。具言前所以略烏桓民之狀。將帥曰︰「前封四條，不得受烏桓降者。亟還之！」降，戶江翻。咸曰︰「請密與單于相聞，得語，歸之。」謂得單于遣歸之語，然後歸之也。單于使咸報曰︰「當從塞內還之邪，從塞外還之邪？」將帥不敢顓決，以聞。詔報︰「從塞外還之。」莽悉封五威將為子，帥為男；獨陳饒以破璽之功，封威德子。饒，帥也，以功為子。

單于始用夏侯藩求地，有拒漢語，見三十二卷成帝綏和元年。後以求稅烏桓不得，因寇掠其人民，釁由是生，重以印文改易，故怨恨；重，直用翻。乃遣右大且渠蒲呼盧訾等十餘人且，子余翻。訾，子斯翻。將兵衆萬騎，以護送烏桓為名，勒兵朔方塞下，師古曰︰陽云護送烏桓人，實來為寇。朔方太守以聞。莽以廣新公甄豐為右伯，莽以符命分陝，立二伯，豐為右伯，平晏為左伯。當出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聞之，憚於供給煩費，謀亡入匈奴；都護但欽召置離，斬之。但姓，欽名。置離兄輔國侯狐蘭支將置離衆二千餘人，亡降匈奴；車師國有輔國侯，猶相也；擊胡侯，猶將也。將，卽亮翻。降，戶江翻。單于受之，遣兵與狐蘭支共入寇，擊車師，殺後城長，後城，卽車師後王城也。長，知兩翻。傷都護司馬，及狐蘭兵復還入匈奴。匈奴兵旣殺傷漢吏，復與狐蘭支兵還入匈奴也。

時戊己校尉刁護病，姓譜︰刁，齊大夫豎刁之後。余按豎刁，寺人，安得有後。史記·貨殖傳有刁間。校，戶校翻。史陳良、終帶、司馬丞韓玄、右曲候任商史，校尉之史也。司馬丞，司馬之丞也。右曲候，軍分左右部，部下有曲，曲有候。相與謀曰︰「西域諸國頗背叛，背，蒲妹翻。匈奴大『章︰十二行本「大」上有「欲」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侵，要死，可殺校尉，帥人衆降匈奴。」如淳曰︰言匈奴來侵，會當死耳，可降匈奴也。師古曰︰要，音一妙翻。言要之必死也。帥，讀曰率。遂殺護及其子男、昆弟，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號良、帶曰烏賁都尉。師古曰︰賁，音奔。考異曰︰匈奴傳云「烏桓都將軍」，西域傳云「烏賁都尉」，今從之。

**5**冬，十一月，立國將軍孫建奏︰「九月，辛巳，陳良、終帶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廢漢，言漢氏已廢滅也。孫建之言云爾。又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輿，成帝下妻子也。師古曰︰下妻，猶言小妻。劉氏當復，趣空宮！』師古曰︰復，音扶福翻。趣，讀曰促。收繫男子，卽常安姓武字仲。莽改長安曰常安。皆逆天違命，大逆無道。漢氏宗廟不當在常安城中，及諸劉當與漢俱廢。陛下至仁，久未定，前故安衆侯劉崇等更聚衆謀反，劉崇事見上卷居攝元年。更反，謂崇敗後劉信、劉快又起兵。師古曰︰更，音工衡翻。令狂狡之虜復依託亡漢，復，扶又翻。至犯夷滅連未止者，此聖恩不蚤絕其萌芽故也。臣請漢氏諸廟在京師者皆罷；諸劉為吏者皆『章︰十二行本「皆」下有「罷」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待除於家。」師古曰︰罷黜其職，各使退歸，而言在家待遷除。莽曰︰「可。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為予四輔，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考異曰︰燕王旦傳︰「廣陽王嘉封扶美侯」，莽傳云「率禮侯劉嘉」，未知其改封或別一人也。今從莽傳。余按率禮侯劉嘉，安衆侯劉崇之族父也，事見上卷居攝元年。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或捕告反虜，厥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公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國師公秀女愔，配莽之子臨。

**6**定安公太后自劉氏之廢，常稱疾不朝會。朝，直遙翻。時年未二十，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曰黃皇室主，師古曰︰莽自謂土德，故云黃皇室主，若漢之稱公主。余謂室主，若言未嫁在室者也。更，工衡翻；下同。欲絕之於漢；令孫建世子盛飾，將醫往問疾。后大怒，鞭笞其傍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復強也。漢孝平王后、周天元楊后，猶有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之意。然夷考二后本末，天元楊后不逮孝平后也。復，扶又翻。強，其兩翻。

**7**十二月，雷。

**8**莽恃府庫之富，欲立威匈奴，乃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于」，降，戶江翻。下詔遣立國將軍孫建等率十二將分道並出︰五威將軍苗訢、姓譜引風俗通曰︰楚大夫伯棼之後，賁皇奔晉，食采於苗，因而氏焉。訢，音欣。虎賁將軍王況出五原；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出雲中；師古曰︰厭，音一涉翻。難，乃旦翻。振武將軍王嘉、平狄將軍王萌出代郡；相威將軍李棽、鎭遠將軍李翁出西河；相，息亮翻。師古曰︰棽，音所林翻。誅貉將軍楊俊、討濊將軍嚴尤出漁陽；貉，音陌，莫百翻。濊，音穢。奮武將軍王駿、定胡將軍王晏出張掖；及偏裨以下百八十人，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萬人，轉輸衣裘、兵器、糧食，自負海江、淮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以軍興法從事。言事誅斬也。傳，知戀翻。趣，讀曰促。先至者屯邊郡，須畢具乃同時出；窮追匈奴，內之丁令。師古曰︰逐之，遣入丁零也。令，音零。分其國土人民以為十五，立呼韓邪子孫十五人皆為單于。

**9**莽以錢幣訖不行，復下書曰︰「寶貨皆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則僦載煩費；復，扶又翻；下同。師古曰︰僦，送也，一曰︰賃也，音子就翻。輕重大小各有差品，則用便而民樂。」樂，音洛。於是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更，工衡翻。錢貨六品，小錢徑六分，重一銖，名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幺錢一十；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為六品。師古曰︰幺，音一遙翻。金貨一品，黃金一斤，直錢萬，是為一品。銀貨二品，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千︰是為二品。師古曰︰朱，音殊。提，音上支翻。龜貨四品，元龜，岠冉長尺二寸，直二千六百一十；公龜九寸，直五百；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子龜五寸以上，直百︰是為四品。孟康曰︰冉，龜甲緣也。岠，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元者，大也。貝貨五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一朋直五十；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是為五品。貝，紫貝也。布貨十品，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師古曰︰布亦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殽以連、錫。百姓潰亂，「潰」，漢書作「憒」。『章︰十二行本正作「憒」；孔本同。』其貨不行。莽知民愁，乃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盜鑄錢者不可禁，乃重其法，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為奴婢。吏民出入持錢，以副符傳，不持者廚傳勿舍，關津苛留。師古曰︰舊法，行者持符傳，卽不稽留。今更令持錢，與符相副，乃得過也。廚，行道飲食處。傳，置驛之舍也。苛，問也。傳，音張戀翻。苛，音何。公卿皆持以入宮殿門，欲以重而行之。是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又數變改，不信，數，所角翻。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訛言大錢當罷，莫肯挾。莽患之，復下書︰「諸挾五銖錢、言大錢當罷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及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自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勝，音升。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於市道。

**10**莽之謀篡也，吏民爭為符命，皆得封侯。其不為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大夫趙並驗治，莽分九卿，每一卿置三大夫。尚書大夫，蓋屬共工也。治，直之翻。非五威將帥所班，皆下獄。下，遐稼翻。

初，甄豐、劉秀、王舜為莽腹心，唱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子，事並見上卷。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秀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復，扶又翻；下同。居攝之萌，出於泉陵侯劉慶、前煇光謝囂、事見上卷元始五年。周申伯邑於謝，其後子孫以謝為氏。長安令田終術。事不見於史。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舜、秀、豐等子孫以報之。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旣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桀；而疏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卽眞，謂哀章等也。疏，與疎同。舜、秀內懼而已。豐素剛強，莽覺其不說，故託符命文，徙豐為更始將軍，說，讀曰悅。更，工衡翻。與賣餠兒王盛同列；豐父子默默。時子尋為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卽作符命︰新室當分陝，立二伯，以豐為右伯，太傅平晏為左伯，如周、召故事。師古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陝，卽今陝州，是其地也。伯，長也。陝，音式冉翻。召，讀曰邵。莽卽從之，拜豐為右伯。當述職西出，未行，尋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主為尋之妻。莽以詐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因是發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豐自殺。尋隨方士入華山，華山，在華陰縣南。華，戶化翻。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秀子『章︰十二行本「子」下有「侍中」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隆威侯棻、師古曰︰棻，亦分字也；音扶云翻。棻弟右曹·長水校尉·伐虜侯泳、大司空邑弟左關將軍·掌威侯奇莽置左關將軍，主函谷。及秀門人侍中、騎都尉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乃流棻于幽州，放尋于三危，殛隆于羽山，師古曰︰放舜之罰共工等也。皆驛車『章︰十二行本「車」下有「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傳致其屍『章︰十二行本作「其屍傳致」；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云。傳，知戀翻。

**11**是歲，莽始興神仙事，以方士蘇樂言，起八風臺，臺成萬金；師古曰︰費直萬金也。又種五粱禾於殿中，師古曰︰五色禾也。谷永所云耕耘五德者也。晉灼曰︰翼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五色禾於此地而耕耘也。氾勝之曰︰粱，是秫粟。先以寶玉漬種，煮鶴髓、瑇瑁、犀、玉二十餘物，取汁以漬種。種，章勇翻。計粟斛成一金。

**三年**（辛未、一一）

**1**遣田禾將軍趙並發戍卒屯田五原、北假，以助軍糧。

**2**莽遣中郞將藺苞、副校尉戴級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章︰十二行本「邪」下有「單于」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諸子，欲以次拜為十五單于。苞、級使譯出塞，誘呼左『章︰十二行本「左」作「右」；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犂汙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誘，音酉。至則脅拜咸為孝單于，助為順單于，皆厚加賞賜；傳送助、登長安。傳，張戀翻。莽封苞為宣威公，拜為虎牙將軍；封級為揚威公，拜為虎賁將軍。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先單于，謂呼韓邪單于。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盧訾及左賢王樂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訾，子斯翻。是後，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卽左右大都尉也。諸邊王諸王庭近漢邊者。入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鴈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勝，音升。緣邊虛耗。

是時諸將在邊，以大衆未集，未敢出擊匈奴。討濊將軍嚴尤諫曰︰濊，音穢。「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賢曰︰涇陽故城，在今原州平涼縣南。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蝱，敺之而已，蟁，古蚊字。蝱，音盲。敺，與驅同。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師古曰︰約，少也。少齎衣裝。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師古曰︰罷，讀曰疲；耗，損也。創，音初向翻。艾，讀曰乂。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旣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喪，息浪翻。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比，毗至翻。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師古曰︰援，音爰，引也。余謂「代」，當作「岱」，岱山也。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旣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師古曰︰調，發也，音徒釣翻。屬，音之欲翻。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糒，音備，乾飯也。非牛力不能勝；勝，音升。牛又自當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釜鍑、薪炭，重不可勝，師古曰︰鍑，釜之大口者也，音富。勝，音升。食糒飲水，以歷四時，糒，音備。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謂幸而逢虜，得與之戰，又為輜重所累也。重，直用翻。累，力瑞翻。如遇險阻，銜尾相隨，師古曰︰銜，馬銜也。尾，馬尾也。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要，讀曰邀。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旣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師古曰︰請率見到之兵且以擊虜。艾，音乂。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

咸旣受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以見脅狀白單于；單于更以為於栗置支侯，匈奴賤官也。漢書，「栗」作「粟」。後助病死，莽以登代助為順單于。

吏士屯邊者所在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始流亡為盜賊，幷州、平州尤甚。幷州部太原、上黨、上郡、西河、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等郡。余按此時未有平州；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魏始分幽州置平州。「平」字誤也。莽令七公、六卿號皆兼稱將軍，七公，四輔及三公也。六卿，羲和、作士、秩宗、典樂、共工、予虞。遣著武將軍逯並等鎭名都，中郞將、繡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鎭緣邊大郡。督大姦猾擅弄兵者。皆乘便為姦於外，撓亂州郡，師古曰︰撓，音火高翻；其字從手，下同。貨賂為市，侵漁百姓。莽下書切責之曰︰「自今以來，敢犯此者，輒捕繫，以名聞！」然猶放縱自若。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謂匈奴款塞之後也。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搆難，難，乃旦翻。邊民死亡係獲，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暴，步卜翻。

**3**太師王舜自莽篡位後，病悸寖劇，死。師古曰︰心動曰悸。寖，漸也。悸，音葵季翻。

**4**莽為太子置師、友各四人，秩以大夫。以故大司徒馬宮等為師疑、傅丞、阿輔、保拂，是為四師；馬宮為師疑，宗伯鳳為傅丞，袁聖為阿輔，王嘉為保拂也。師古曰︰拂，讀曰弼。故尚書令唐林等為胥附、奔走、先後、禦侮，是為四友。唐林為胥附，李充為奔走，趙襄為先後，廉丹為禦侮。走，讀曰奏。先，悉薦翻。後，胡茂翻。又置師友、侍中、諫議、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皆上卿。師友、侍中、諫議三祭酒，幷六經六祭酒，為九祭酒。

遣使者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卽拜為師友祭酒。師古曰︰就家迎之，因拜官。璽，斯氏翻。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龔勝，楚人，史逸其所居縣。百官表︰縣令、丞、尉為長吏。師古曰︰行義，謂鄕邑有行義之人。諸生，學徒也。行，下孟翻。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戶西、南牖下，師古曰︰牖，窗也。於戶之西，室之南牖下也。東首加朝服拖紳。師古曰︰拖，引也。臥著朝衣，故云加。引大帶於體也。論語稱孔子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故放之也。首，守又翻。拖，音吐賀翻。使者付璽書，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師古曰︰示若尊敬使者，故謂之使君。被，皮義翻。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師古曰︰要，音一遙翻。說，音式芮翻。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推，吐雷翻。使者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少，詩沼翻。可須秋涼乃發。」師古曰︰須，待也。有詔許之。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為，于偽翻。「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移動至傳舍，傳，知戀翻。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大業，謂封邑也。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卽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敕，誡也。師古曰︰棺，音工喚翻。斂，音力贍翻。「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師古曰︰若葬多設器備，則恐被掘，故云動吾冢也。亦不得種柏及作祠堂，皆不隨俗。貢父曰︰勝意謂一葬之後，更不隨俗動冢土，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復，扶又翻。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

是時清名之士，又有琅邪紀逡、齊薛方、太原郇越、郇相、師古曰︰逡，音千旬翻。郇，音荀，又音胡頑翻。今郇、荀二姓並有之，俱稱周武王之後也。沛唐林、唐尊，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師古曰︰飭，謹也。行，下孟翻。紀逡、兩唐皆仕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衣敝、履空，師古曰︰衣，音於旣翻。著敝衣，躡空履也。空，穿也。被虛偽名。師古曰︰被，音皮義翻。郇相為莽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裞以衣衾，師古曰︰贈喪衣服曰裞；音式芮翻；其字從衣。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莽以安車迎薛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巢父、許由也。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張晏曰︰許由隱於箕山，在陽城，有許由祠。使者以聞。莽說其言，說，讀曰悅。不強致。強，其兩翻。

初，隃麋郭欽為南郡太守，師古曰︰隃麋，扶風之縣也。隃，音踰。杜陵蔣詡為兗州刺史，姓譜︰周公之子封於蔣，後以為氏。亦以廉直為名。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鄕里，臥不出戶，卒於家。哀、平之際，沛國陳咸以律令為尚書。中興之後，沛方為國。此由范史以後來所見書之也。陳咸，後漢陳寵之曾祖也。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何武、鮑宣死，事見上卷平帝元始三年。咸歎曰︰「易稱『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下繫之辭也。幾，居希翻。吾可以逝矣！」卽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為掌寇大夫；掌寇大夫，當屬作士。咸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欽、豐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鄕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斂其家律令、書文，壁藏之。按三十二卷成帝綏和元年，陳咸以淳于長事，廢歸故郡，以憂死。咸，沛郡相人也。此書沛國陳咸，本之後漢書·陳寵傳。光武始改沛郡為沛國，二陳咸雖同居沛，各是一人。又，齊栗融、北海禽慶、蘇章、禽，姓也。墨子弟子有禽滑釐，又有碎首禽息。山陽曹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

班固贊曰︰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耽『章︰十二行本「耽」上有「懷祿」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寵以失其世者多矣，師古曰︰言不能去。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為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治，直之翻。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守死善道。今龔勝不受莽官，蹈斯迹也。貞而不諒，薛方近之。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謂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信也。薛方引避亂朝，詭引巢、許為諭，近此義。近，其靳翻。郭欽、蔣詡，好遯不汙，絕紀、唐矣。師古曰︰欽、詡不仕於莽，遯逃濁亂，不汙其節；殊於紀逡及兩唐。好，呼到翻。通鑑書龔勝之死，遂及一時人士，又書班固之論，其為監也，不亦昭乎！

**5**是歲，瀕河郡蝗生。

**6**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為元城冢墓害；莽曾祖賀以下冢墓在魏郡元城。先，悉薦翻。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堤塞。塞，悉則翻。

**四年**（壬申、一二）

**1**春，二月，赦天下。

**2**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上言︰「捕得虜生口驗問，言虜犯邊者皆孝單于咸子角所為。」莽乃會諸夷，斬咸子登於長安市。

**3**大司馬甄邯死。甄，之人翻。邯，戶甘翻。

**4**莽至明堂，下書︰「以洛陽為東都，常安為西都。邦畿連體，各有采、任。男食邑於畿內曰采；女食邑於畿內曰任。師古曰︰采，采服也。任，男服也。州從禹貢為九；爵從周氏為五。禹貢冀、兗、青、徐、揚、豫、荊、雍、梁，凡九州。周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員千有八百，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幷畿內凡千七百七十三國。言千八百國，舉成數也。附城之數亦如之，以俟有功。諸公一同，地方百里曰同。有衆萬戶；其餘以是為差。今已受封者，公侯以下凡七百九十六人，附城千五百五『章︰十二行本「五」作「一」；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十一人；以圖簿未定，未授國邑，且令受奉都內，奉，讀曰俸。都內，積錢之府，屬大司農。月錢數千。」諸侯皆困乏，至有傭作者。

**5**莽性躁擾，不能無為，躁，則到翻。每有所興造，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度，徒洛翻。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姦，天下謷謷，陷刑者衆。師古曰︰謷謷，衆口愁聲，音敖。莽知民愁怨，乃下詔︰「諸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治，直之翻。然他政誖亂，刑罰深刻，賦斂重數，猶如故焉。誖，蒲內翻。數，所角翻。

**6**初，五威將帥出西南夷，改句町王為侯，王邯怨怒不附。師古曰︰邯，句町王之名也，音下甘翻。莽諷牂柯大尹周歆詐殺邯。牂柯，音臧哥。考異曰︰西南夷傳作「周欽」。莽傳作「周歆」，今從之。邯弟承起兵殺歆，州郡擊之，不能服。莽又發高句驪兵擊匈奴；高句驪不欲行，郡強迫，皆亡出塞，因犯法為寇。強，其兩翻。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為所殺。州郡歸咎於高句驪侯騶，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貉，與貊同，莫百翻。後漢書，句驪，一名貊耳。正有他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師古曰︰假令騶有惡心，亦當且慰安。今猥被以大罪，師古曰︰猥，多也，厚也。被，加也，音皮義翻。余謂猥，積也，曲也。恐其遂畔，夫餘之屬必有和者。和，胡臥翻。匈奴未克，夫餘、濊貉復起，此大憂也。」後漢書︰濊與句驪同種，言語法俗大抵相類，各有部界。復，扶又翻。莽不尉安，濊貉遂反；詔尤擊之。尤誘高句驪侯騶至而斬焉，傳首長安。騶，側尤翻。莽大說，更『章︰十二行本「更」上有「下書」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名高句驪為下句驪。說，讀曰悅。更，工衡翻；下同。於是貉人愈犯邊，東、北與西南夷皆亂。東，濊貊；北，匈奴也。莽志方盛，以為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古之事，復下書︰「以此年二月東巡狩，具禮儀調度。」復，扶又翻。調，徒弔翻。旣而以文母太后體不安，且止待後。

**7**初，莽為安漢公時，欲諂太皇太后以斬郅支功，奏尊元帝廟為高宗；事見上卷元始四年。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孝元廟。師古曰︰夫婦一體也。墮，毀也，音火規翻。壞，音怪。更為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篹食堂，置，捨也，留也。孟康曰︰篹，音撰。晉灼曰︰篹，具也。旣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旣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師古曰︰與，讀曰預。言此何罪於汝，無所干預，何為毀壞之！壞，音怪。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釋名︰吳人謂祭為饋。私謂左右曰︰「此人慢神多矣，能久得祐乎！」祐，福也。神，助也。飲酒不樂而罷。樂，音洛。自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者無不為，然愈不說。說，讀曰悅。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孟康曰︰侍中所著貂也，莽改漢制服黃。更，音工衡翻。著，音陟略翻。又改漢正朔、伏臘曰。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食。

**五年**（癸酉、一三）

**1**春，二月，文母皇太后崩，年八十四；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絕之。如淳曰︰葬於司馬門內，作溝絕之。新室世世獻祭其廟；元帝配食，坐於牀下。莽為太后服喪三年。為，于偽翻。

**2**烏孫大、小昆彌遣使貢獻。莽以烏孫國人多親附小昆彌，見匈奴諸邊並侵，意欲得烏孫心，乃遣使者引小昆彌使坐大昆彌使上。使，疏吏翻；下同。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者曰︰「夷狄以中國有禮誼，故詘而服從。劾，戶槩翻。詘，與屈同。大昆彌，君也。今序臣使於君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師友祭酒，龔勝不肯就而滿昌為之。鳳皇翻于千仞，烏鳶彈射不去，非虛言也。

**3**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焉耆先叛，焉耆國，治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殺都護但欽；西域遂瓦解。

**4**十一月，彗星出；二十餘日，不見。彗，祥歲翻，旋芮翻，又徐醉翻。見，賢遍翻。

**5**是歲，以『章︰十二行本「以」下有「犯」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挾銅炭者多，除其法。

**6**匈奴烏珠留單于死，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史記正義︰匈奴須卜氏，掌獄訟。卽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壻也。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伊『章︰十二行本「伊」作「於」；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栗置支侯咸厚善，云於咸，咸季父也。見咸前後為莽所拜，故遂立咸為烏累若鞮單于。師古曰︰累，音力追翻。烏累單于咸立，以弟輿為右『章︰十二行本「右」作「左」；乙十一行本同。』谷蠡王。谷，音鹿。蠡，鹿奚翻。烏珠留單于子蘇屠胡本為左賢王，後更謂之護于，烏珠留單于以左賢王數死，不詳，更易命左賢王為護于。欲傳以國。咸怨烏珠留單于貶己號，乃貶護于為左屠耆王。

## 天鳳元年（甲戌、一四）

**1**春，正月，赦天下。

**2**莽下詔︰「將以是歲四仲月徧行巡狩之禮，太官齎糒、乾肉，內者行張坐臥；乾，音干。內者令，時屬共工。續漢志︰內者令，掌布張諸衣物。師古曰︰張坐臥者，謂帷帳茵席也。所過毋得有所給。師古曰︰言自齎食及帷帳，以行在路所經過，不須供費也。俟畢北巡狩之禮，卽于土中居洛陽之都。」羣公奏言︰「皇帝至孝，新遭文母之喪，顏色未復，飲食損少；今一歲四巡，道路萬里，春秋尊，非糒、乾肉之所能堪。糒，音備。乾，音干。且無巡狩，須闋大服，以安聖體。」師古曰︰闋，盡也；音口決翻。莽從之，要期以天鳳七年巡狩；厥明年，卽土之中，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邑之洛陽營相宅兆，相，息亮翻。宅，居也。壇域、塋界皆曰兆。圖起宗廟、社稷、郊兆云。

**3**三月，壬申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以災異策大司馬逯並就侯氏朝位，免官，以侯爵就朝位。朝，直遙翻。太傅平晏勿領尚書事。以利苗男訢為大司馬。如淳曰︰利苗，邑名。訢，音欣。莽卽眞，尤備大臣，抑奪下權，朝臣有言其過失者，輒拔擢。孔仁、趙博、費興等以敢擊大臣，故見信任，洪氏隸釋曰︰余家所收姓氏文字粗備；以諸書參攷，頗多牴牾不合。姓苑云︰費氏，禹後，音父位翻。李利涉編古命氏云︰費氏出自魯桓公少子季友，受邑於費。元和姓纂︰費氏，亦音祕。姓林云︰費氏，音蜚；夏禹之後。余嘗攷之，此字有兩姓，音讀不同，源流亦異。有一音蜚，嬴姓，出於伯益之後，史記所載費昌、費中、楚費無極、漢費將軍、費直、費長房、費禕之徒，是其後也。其一音祕，姬姓，出於魯季友，姓苑所載琅邪費氏，是其後也。然則姓苑、姓林、姓纂皆云夏禹之後，姓纂又云亦音祕，及謂琅邪費氏為直之後，皆其差誤；而編古命氏以費將軍、費禕之徒出於魯季友，亦非也。師古曰︰費，音扶味翻。擇名官而居之。國將哀章頗不清，莽為選置和叔，師古曰︰特為置此官。余謂莽以國將主冬，故置和叔之官。將，卽亮翻；下同。敕曰︰「非但保國將閨門，當保親屬在西州者。」章，梓潼人，其親屬在西州。諸公皆輕賤，而章尤甚。言十一公皆為莽所輕賤，而章尤甚也。

**4**夏，四月，隕霜殺草木，海瀕尤甚。師古曰︰邊海之地也。六月，黃霧四塞。塞，悉則翻。秋，七月，大風拔樹，飛北闕直城門屋瓦。直城門，長安城西出南頭第二門。雨雹，殺牛羊。雨，于具翻。

**5**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職如太守；王制︰三十國為卒，卒有正。十國有連，連有率。率，所類翻。守，式又翻。又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分長安城旁六鄕，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為六尉郡；師古曰︰三輔黃圖云︰渭城、安陵以西，北至栒邑、義渠十縣，屬京尉大夫府，居故長安寺；高陵以北十縣，屬師尉大夫府，居故廷尉府；新豐以東，至湖十縣，屬翊尉大夫府，居城東；霸陵、杜陵，東至藍田，西至武功、郁夷十縣，屬光尉大夫府，居城南；茂陵、槐里，至汧十縣，屬扶尉大夫府，居城西；長陵、池陽以北，至雲陽、祋祤十縣，屬烈尉大夫府，居城北。帥，所類翻。河內、河東、弘農、河南、潁川、南陽為六隊郡。師古曰︰隊，音遂。仲馮曰︰河南，當為滎陽，莽所分為六隊之一也。下文自有河南大尹更為保忠信卿。河東兆隊，河內後隊，弘農右隊，滎陽祈隊，潁川左隊，南陽前隊。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更，工衡翻；下同。益河南屬縣滿三十，置六郊州長各一人，人主五縣。及他官名悉改。大郡至分為五，合百二十有五郡。九州之內，縣二千二百有三。又倣古六服為惟城、惟寧、惟翰、惟屛、惟垣、惟藩，各以其方為稱，公作甸服，是為惟城；諸在侯服，是為惟寧；在采、任諸侯，是為惟翰；在賓服，是為惟屛；在揆文敎、奮武衞，是為惟垣；在九州之外，是為惟藩。屛，必郢翻。稱，尺證翻。總為萬國焉。其後，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云。按莽傳︰詔曰︰「祈隊，故滎陽，」是也。

**6**匈奴右骨都侯須卜當、伊墨居次云勸單于和親，遣人之西虎猛制虜塞下，漢書作「西河虎猛制虜塞下。」師古曰︰虎猛，縣名。制虜塞，在其界。此逸「河」字。之，往也。告塞吏云︰「欲見和親侯。」和親侯者，王昭君兄子歙也。師古曰︰歙，音翕。中部都尉以聞，漢邊郡置五部都尉，分治屬縣。莽遣歙、歙弟騎都尉、展德侯颯使匈奴，師古曰︰颯，音立。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繒帛；紿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陳良等二十七人，皆械檻付使者，遣廚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歙、颯。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應劭曰︰易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言，莽依此作刑名也。如淳曰︰焚如、死如、棄如者，謂不孝子也。不畜於父母，不容於朋友，故燒殺棄之。莽依此作刑名也。

**7**緣邊大饑，人相食。諫大夫如普行邊兵還，言「軍士久屯寒苦，邊郡無以相贍。今單于新和，宜因是罷兵。」校尉韓威進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蝨。臣願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齎斗糧，飢食虜肉，渴飲其血，可以橫行！」莽壯其言，以威為將軍。然采普言，徵還諸將在邊者，免陳欽等十八人，又罷四關鎭都尉諸屯兵。莽置四關，各有鎭都尉，領屯兵。

單于貪莽賂遺，遺，于季翻。故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使，疏吏翻。還，從宣翻；又如字。寇虜從左地入不絕。師古曰︰入為寇而虜掠。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共為寇入塞，譬如中國有盜賊耳！黠，下八翻。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心！」莽復發軍屯。復，扶又翻；下同。

**8**益州蠻夷愁擾，盡反，復殺益州大尹程降。『章︰十二行本「降」作「隆」；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武帝開滇國為益州郡，屬益州；莽屬梁州。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為吏士，賦斂取足於民，以擊之。犍，居言翻。斂，力贍翻。

**9**莽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賈直，賈，讀曰價。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貨泉二品並行。貨布，長三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閒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文直一。孔穎達曰︰案食貨志，今世謂之「笇錢」，是也；邊猶為貨泉之字。大泉，卽今四文錢也，四邊並有文也。貨布之形，今世難識；世人耕地猶有得者，古時一箇準二十五錢也。余按古所謂泉布者，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無不徧則布之義也。王莽以為貨二品，非古義。考異曰︰食貨志，改作貨布在天鳳元年。莽傳在地皇元年，蓋以大錢盡之年；至地皇元年乃絕不行耳，非其年始作貨布也。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乃令民且獨行大錢；盡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每一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

#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八

## 漢紀三十起旃蒙大淵獻（乙亥），盡玄黓敦牂（壬午），凡八年。

王莽下

**天鳳二年**（乙亥、一五）

**1**春，二月，大赦天下。

**2**民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晉灼曰︰黃山宮在槐里。黃圖︰黃山宮在興平縣西三十里。百姓奔走往觀者有萬數。莽惡之，師古曰︰莽自謂黃德，故有此妖。惡，烏路翻。捕繫，問『章︰十二行本「問」下有「語」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所從起；不能得。

**3**單于咸旣和親，求其子登屍。莽欲遣使送致，恐咸怨恨，害使者，乃收前言當誅侍子者故將軍陳欽，以他罪殺之。誅侍子事見上卷始建國三年。使，疏吏翻。莽選辯士濟南王咸為大使。夏，五月，莽復遣和親侯歙與咸等送右廚唯姑夕王，因奉歸前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濟，子禮翻。歙，許及翻。復，扶又翻。從，才用翻。喪，息琅翻。單于遣云、當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迎之。且，子余翻。咸到單于庭，陳莽威德，莽亦多遺單于金珍，因諭說改其號，遺，于季翻。說，輸芮翻。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封骨都侯當為後安公，當子男奢為後安侯。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

**4**莽意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思，相吏翻。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冤結，省，悉井翻。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師古曰︰不拜正官，權令人守兼。一切貪殘日甚。中郞將、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乘權勢，傳相舉奏。傳，知戀翻。又十一公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按諸章，應劭曰︰士，掾也。余按漢公府各有掾屬，莽置十一公，改掾曰士。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左，音佐。郡縣賦斂，斂，力贍翻。遞相賕賂，白黑紛然，師古曰︰白黑，謂清濁也；紛然，亂之意；言清濁不分也。余謂白黑，色之易別者，且紛然不能分，可謂繆亂之甚。守闕告訴者多。莽自見前顓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攬衆事，有司受成苟免。師古曰︰莽事事自決，成熟乃以付吏，吏苟免罪責而已。諸寶物名、帑藏、錢穀官皆宦者領之；帑，他朗翻。藏，徂浪翻。吏民上封事，宦官、左右開發，尚書不得知，舊上封事者，先由尚書，乃奏御；莽恐尚書壅蔽，令宦官左右發其封，自省之。上，時掌翻。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好，呼到翻。政令煩多，當奉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前後相乘，憒眊不渫。師古曰︰乘，積也，登也。憒眊，不明也。渫，散也，徹也。憒，音工內翻。眊，音莫報翻。余謂前者省決未了而後者復來，謂之相乘。渫，音泄，清也。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勝，音升。尚書因是為姦，寢事，上書者，尚書不以聞而竊寢其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衞卒不交代者至三歲。穀糴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師古曰︰仰，音牛向翻。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被，皮義翻。起為盜賊，數千人為輩，轉入旁郡。莽遣捕盜將軍孔仁將兵與郡縣合擊，歲餘乃定。

**5**邯鄲以北大雨，水出，深者數丈，流殺數千人。邯鄲，音寒丹。

**三年**（丙子、一六）

**1**春，二月，乙酉，地震，大雨雪；雨，于具翻。關東尤甚，深者一丈，竹柏或枯。竹柏冬青，或至於枯。言常寒之咎。大司空王邑上書，以地震乞骸骨。莽不許，曰︰「夫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辟翕，萬物生焉。」師古曰︰辟，音闢。闢，開也。易·上繫之辭曰︰夫坤，其動也闢，其靜也翕，是以廣生焉。故莽引之也。其好自誣飾，好，呼到翻。皆此類也。

**2**先是，莽以制作未定，先，悉薦翻。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祿。俸，扶用翻。夏，五月，莽下書曰︰「予遭陽九之阸，傳曰︰三統之元，有陰陽之九焉，天地之常數也。百六之會，國用不足，民人騷動，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祿十緵布二匹，孟康曰︰緵，八十縷也。師古曰︰緵，音子公翻。或帛一匹。帛，繒也。予每念之，未嘗不戚焉。今阸會已度，府帑雖未能充，帑，他朗翻。略頗稍給。其以六月朔庚寅始，賦吏祿皆如制度。」賦，布也，與也。四輔、公卿、大夫、士下至輿、僚，凡十五等。左傳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今莽自四輔以下分為十五等。僚祿一歲六十六斛，稍以差稱。『章︰十二行本「稱」作「增」；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稱，尺證翻。上至四輔而為萬斛云。莽又曰︰「古者歲豐穰則充其禮，師古曰︰穰，音人掌翻，又音如羊翻。有災害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也。其用上計時通計，上，時掌翻。天下幸無災害者，太官膳羞備其品矣；卽有災害，以什率多少而損膳焉。以十為率，視災害所減多少而制分數。自十一公、六司、六卿以下，六司，卽前所置六監也。各分州郡、國邑保其災害，東嶽，太師、立國將軍，保東方三州、一部、二十五郡；南嶽，太傅、前將軍，保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西嶽，國師、寧始將軍，保西方二州、二部、三十五郡；北嶽，國將、衞將軍，保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大司馬，保納卿、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兆隊、右隊、中部左洎前七部；大司徒，保樂卿、典卿、宗卿、秩卿、翼尉、光尉、左隊、前隊、中部、右部，有五郡；大司空，保予卿、虞卿、共卿、工卿、師尉、烈尉、祈隊、後隊、中部洎後十郡；及六司、六卿，皆隨所屬之公，保其災害。亦以十率多少而損其祿。郞、從官、中都官吏食祿都內之委者，從，才用翻。委，於偽翻。委，積也。以太官膳羞備損而為節。冀上下同心，勸進農業，安元元焉。」莽之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為姦，受取賕賂以自共給焉。師古曰︰共，讀曰供。

**3**戊辰，長平館西岸崩，壅涇水不流，毀而北行。長平館，卽長平觀，在涇水之南原。涇水東南流入渭，為岸所壅，故毀而北行。羣臣上壽，以為河圖所謂「以土塡水」，師古曰︰塡，讀與鎭同。匈奴滅亡之祥也。莽乃遣幷州牧宋弘、游擊都尉任萌等將兵擊匈奴，任，音壬。將，卽亮翻。至邊止『章︰十二行本「止」作「上」；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屯。

**4**秋，七月，辛酉，霸城門災。黃圖︰霸城門，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亦曰青門。

**5**戊子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

**6**平蠻將軍馮茂擊句町，句町，音劬挺。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賦斂民財什取五，斂，力贍翻；下同。益州虛耗而不克；徵還，下獄死。下，遐稼翻。冬，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孟康曰︰莽改益州為庸部。余按莽置州牧、部監，州自是州，部自是部。今史熊為庸部牧，則又若州、部牧為一。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巴、蜀、犍為吏民十萬人、犍，居言翻。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飢疫。莽徵丹、熊，丹、熊願益調度，必克乃還，復大賦斂。調，徒弔翻。復，扶又翻；下同。斂，力贍翻。就都大尹馮英不肯給，莽於蜀郡廣都縣置就都大尹。上言︰「自西南夷反叛以來，積且十年，郡縣距擊不已，上，時掌翻。續用馮茂，苟施一切之政；僰道以南，地理志，僰道縣，屬犍為郡。僰，音蒲北翻。山險高深茂，多敺衆遠居，敺，與驅同。費以億計，吏士罹毒氣死者什七。今丹、熊懼於自詭，期會調發諸郡兵穀，復訾民取其什四，師古曰︰發人訾財，十取其四也。訾，與貲同。空破梁州，功終不遂。莽改益州曰梁州。師古曰︰遂，成也。爾雅註︰梁州，以西方金氣剛強，強，梁也。宜罷兵屯田，明設購賞。」莽怒，免英官；後頗覺寤，曰︰「英亦未可厚非。」復以英為長沙連率。率，所類翻。越巂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章︰十二行本「根」下有「自立為邛穀王」六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巂，音髓。任，音壬。師古曰︰枚根者，太守之姓名。

**7**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剝之，師古曰︰刳，剖也，音口胡翻。量度五臧，五臧，心、肺、肝、脾、腎也。周禮有九藏。註曰︰正藏五，又有胃、旁胱、大腸、小腸。疏曰︰正藏五者，肺、脾、心、肝、腎。又有胃、旁胱、大腸、小腸者，此乃六府中取此四者以益五藏，為九藏也。六府︰胃、小腸、大腸、旁胱、膽、三焦。以其受盛，故謂之為府；亦有藏稱，故入九藏之數。然六府取此四者，按黃帝八十一難經說︰胃為水穀之府，小腸為受盛之府，大腸為行道之府，旁胱為精液之府。氣之所生，下氣象天，故放寫而不實，實不滿，若然，則正府也，故入九藏。其餘，膽者清淨之府，三焦為孤府，非正府，故不入九藏。師古曰︰度，音大各翻。臧，讀曰贓。以竹筳導其脈，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師古曰︰筳，竹挺也，音庭。按醫書，脈有三部、六經。心部在左手寸口，屬手少陰經，與小腸、手太陽經合。肝部在左手關上，屬足厥陰經，與膽、足少陽經合。腎部在左手尺中，屬足少陰經，與膀胱、足太陽經合。肺部在右手寸口，屬手太陰經，與大腸、手陽明經合。脾部在右手關上，屬足太陰經，與胃、足陽明經合。右腎在右手尺中，屬手厥陰心包經，與三焦、手少陽經合。手少陰之脈，起於心中，出屬心系，下膈，絡小腸；其支者從心系上俠咽系、目系，其直者復從心系卻上肺，出腋下，下循臑內後廉，行太陰，心主之，後下肘內廉，循臂內後廉，抵掌後兌骨之端，入掌內廉，循小指之內，出其端。手太陽之脈，起於小指之端，循手外側上腕，出踝中，直上，循臂骨下廉，出肩解，繞肩胛，交肩上，入缺盆，絡心，循咽，下膈，抵胃，屬小腸；其支別者，從缺盆循頸，上頰，至目，兌眥，卻入耳中；其支者，別頰上䪼，抵鼻，至目內眥。足厥陰之脈，起於大指聚毛之際，上循足跗上廉，去內踝一寸，上踝八寸，交出太陰之後，上膕內廉，循股，入陰毛中，環陰器，抵小腹，俠胃，屬肝，絡膽，上貫膈，布脇、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脈會於巓；其支從目系下頰裏，環脣內；其支復從肝貫膈，上注肺。足少陽之脈，起於目兌眥上，抵頭角下耳後，循頸行。手少陽之脈，前至肩上，卻交出少陽之後，入缺盆；其支別者從耳中出，走耳前，至目兌眥後；其支別者，自兌眥下大迎，合手少陽，於䪼下，交頰車，下頸，合缺盆，下胸中，貫膈，絡肝，屬膽，循脇裏，出氣街，繞髮際，橫入髀厭中；直者從缺盆下腋，循胸過季脇下，合髀厭中，以下循髀太陽出膝外廉下，外輔骨之前，直下抵絕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上，入小指、次指之間；其支者從跗上入大指，循歧骨出其端，還貫入爪甲，出三毛。足少陰之脈，起於小指之下，斜趣足心，出然谷之下，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上腨內，出膕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其支從肺出，絡心，注胸中。足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巓上；其支別者，從巓至耳上角，其直行者，從巓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其支別者，從腰中下貫臀，入膕中；其支別者，從膊左內右，別下貫胛，俠脊內，過髀樞，循髀外後廉，下合膕中，下貫腨內，出外踝之後，循京骨，至小指外端。手太陰之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從肺系橫出腋下，下循臑肉，行少陰，心主之，前下肘中，循臂內上骨下廉，入寸口上魚，循魚際出大指之端；其支者從腕後直出次指內廉，出其端。手陽明之脈，起於大指、次指之端，循指上廉，出合谷、兩肩之間，上入兩筋之中，循臂上廉，入肘外廉，循臑內前廉，上肩，出髃肩之前廉，上出柱骨之會上，下入缺盆，絡肺，下膈，屬大腸；其支者從缺盆上頸，貫頰，下入齒縫中，還出，俠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俠鼻孔。足太陰之脈，起於大指之端，循指內側白肉際，過竅骨後，上內踝前廉，上臑肉，循䯒骨後，交出厥陰之前，上循膝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腎，上膈，俠咽，連舌本，散舌下；其支復從胃別上膈，注心中。足陽明之脈，起於鼻交頞中，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俠口，環脣，下交承漿，卻循頤後下廉，出大迎，承頰車，上耳前，過客主，入循髮際，至額顱；其支者，從人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下膈，屬胃，絡脾；其直行者，從缺盆下乳內廉下，俠臍，入氣充中；其支者起胃下口，循腹裏，下至氣充而合，以下髀關，抵伏兔下，入膝臏中，下循䯒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內間；其支者下膝三寸，而別以下入大指間，出其端。手厥陰之脈，起於胸中，出屬心包，下膈，歷絡三焦；其支者循胸出脇，下腋三寸，上抵腋下，下循臑內，行太陰、少陰之間，入肘內，行兩筋之間，入掌中，循中指，出其端。手少陰之脈，起於小指、次指之端，上出次指之間，循出表腕，出臂外兩骨之間，上貫肘，循臑內，上肩，交出足少陽之後，入缺盆，交膻中，散絡心包，下膈，徧屬三焦；其支者從膻中上出缺盆，上項，俠耳後，直出，上耳上角以屈，下頰至䪼；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卻出，至目兌眥。師古曰︰云可以治病者，以知血脈之原，則盡攻療之道也。

**8**是歲，遣大使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戊己校尉郭欽出西域；諸國皆郊迎，送兵穀。駿欲襲擊之，焉耆詐降而聚兵自備，降，戶江翻。駿等將莎車、龜茲兵七千餘人分為數部，將，卽亮翻；下同。莎，素何翻。龜茲，音丘慈。命郭欽及佐帥何封別將居後。帥，所類翻。駿等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封犂、危須國兵為反間，姑墨國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封犂」，漢書作「尉犂」。要，一遙翻。間，古莧翻。還共襲駿，『章︰十二行本「駿」下有「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皆殺之。欽『章︰十二行本「欽」下有「封」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後至焉耆，焉耆兵未還，欽襲擊，殺其老弱，從車師還入塞。莽拜欽為塡外將軍，師古曰︰塡，音竹刃翻。封劋胡子；師古曰︰劋，絕也，音子小翻。何封為集胡男。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龜茲，音丘慈。及莽敗，崇沒，西域遂絕。

**四年**（丁丑、一七）

**1**夏，六月，莽更授諸侯王『章︰十二行本無「王」字；乙十一行本同。』茅土於明堂；親設文石之平，陳菁茅四色之土，師古曰︰尚書·禹貢，包匭菁茅，儒者以為菁，菜名也；茅，三脊茅也。而莽此言以菁茅為一物，則是謂善茅為菁茅也。土有五色，而此云四者，中央之土不以封也。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者取赤土，封於西者取白土，封於北者取黑土，各取其方土，裹以白茅，封以為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謂主土；主土者，立社以奉之也。菁，音精。告於岱宗、泰社、后土、先祖、先妣以班授之。莽好空言，好，呼到翻。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吝嗇，託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茅土，用慰喜封者。

**2**秋，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以五石銅為之，李奇曰︰以五色藥石及銅為之。蘇林曰︰以五色銅鑛治之。師古曰︰李說是也，若今作鍮石之為。若北斗，長二尺五寸，長，直亮翻。欲以厭勝衆兵。師古曰︰厭，音一葉翻。旣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

**3**莽置羲和命士，以督五均、六筦。鹽，一也。酒，二也。鐵，三也。名山、大澤四也。五均、賒貸，五也。鐵布、銅冶，六也。郡有數人，皆用富賈為之，賈，音古。乘傳求利，傳，知戀翻。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師古曰︰簿，計簿也，音步戶翻。府藏不實，藏，徂浪翻。百姓愈病。是歲，莽復下詔申明六筦，下，遐稼翻。每一筦為設科條防禁，為，于偽翻。犯者罪至死。姦民猾吏並侵，衆庶各不安生，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調，徒釣翻。率一口出『章︰十二行本「出」下有「錢」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納言馮常以六筦諫，莽大怒，免常官。法令煩苛，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師古曰︰繇，讀曰傜。而枯旱、蝗蟲相因，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翻。侵刻小民，富者不能『章︰十二行本無「能」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自別，『章︰十二行本「別」作「保」；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別，彼列翻。貧者無以自存，於是並起為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覆，敷救翻。師古曰︰浸淫，猶漸染也。余謂此以水為諭，漸浸而至於淫溢也。臨淮瓜田儀『章︰十二行本「儀」下有「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依阻會稽長州；服虔曰︰姓瓜田，名儀。師古曰︰長州，卽枚乘所云長州之苑。余謂今蘇州長洲縣卽其地。會，工外翻。琅邪呂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宰，入海中為盜，莽改縣令長曰宰。初，呂母子為縣吏，為宰所冤殺；母散家財，以酤酒買弓弩，陰厚貧窮少年，得百餘人，遂攻海曲縣，殺其宰以祭子墓。地理志，海曲縣屬琅邪郡。賢曰︰故城在密州莒縣東。其衆浸多，至萬數。荊州饑饉，民衆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荊州部南陽、南郡、桂陽、武陵、零陵、江夏等郡。爾雅曰︰芍，鳧茈。郭璞曰︰生下田中，苗似龍鬚而細，根如指；根黑色，可食。茈，音才支翻。芍，音胡了翻。更相侵奪。更，工衡翻。新市人王匡、王鳳為平理諍訟，地理志，新市縣屬江夏郡。為，于偽翻。諍，與爭同。晉王沈釋時論，闒茸勇敢於饕諍，叶韻平聲。古字多假借用也。遂推為渠帥，衆數百人。孔安國曰︰渠，大也。帥，所類翻。於是諸亡命者南陽馬武、潁川王常、成丹等，皆往從之；共攻離鄕聚，臧於綠林山中，賢曰︰離鄕聚，謂諸鄕聚離散。去城郭遠者，大曰鄕，小曰聚。前書曰︰收合離鄕，置大城中，卽其義也。綠林山，在今荊州當陽縣東北。余按郡國志，新市侯國有離鄕聚、綠林山。則以離鄕為聚名。聚，才喻翻。臧，古藏字。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又有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等與王匡俱起，衆皆萬人。莽遣使者卽赦盜賊，卽，就也；就其相聚為盜處而赦之也。還言︰「盜賊解輒復合。復，扶又翻。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為盜賊。」莽大怒，免之。其或順指言「民驕黠當誅」黠，下八翻。及言「時運適然，且滅不久」，莽說，輒遷官。說，讀曰悅。

**五年**（戊寅、一八）

**1**春，正月，朔，北軍南門災。北軍壘門之南出者也。

**2**以大司馬司允費興為荊州牧；見，問到部方略，引見而問其方略也。見，賢遍翻。興對曰︰「荊、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為業。師古曰︰漁，謂捕魚也。采，謂采取蔬菓之屬。間者國張六筦，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饑窮，故為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犂牛、種食，種，章勇翻。闊其租賦，師古曰︰闊，寬也。冀可以解釋安集。」莽怒，免興官。

**3**天下吏以不得俸祿，俸，扶用翻。並為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乃考始建國二年胡虜猾夏以來諸軍吏及緣邊吏大夫以上為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助邊費之急也。公府士馳傳天下，傳，知戀翻。考覆貪饕，師古曰︰饕，音土高翻。開吏告其將、將，卽亮翻。奴婢告其主，冀以禁姦，而姦愈甚。

**4**莽孫功崇公宗坐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三印，發覺，自殺。莽傳︰功崇公國於穀城郡。三印，一曰「維祉冠，存己夏，處南山，臧薄冰」，二曰「肅聖寶繼」，三曰「德封昌圖」。畫，古畵通。被，皮義翻。宗姊妨為衞將軍王興夫人，坐祝詛姑，祝，職救翻。詛，莊助翻。殺婢以絕口，與興皆自殺。

**5**是歲，揚雄卒。初，成帝之世，雄為郞，給事黃門，與莽及劉秀並列；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莽、賢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勢利，師古曰︰恬，安也。好古樂道，好，呼到翻。樂，音洛。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乃作太玄以綜天、地、人之道；桓譚曰︰揚雄作玄書，以為︰玄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為本統，而因附屬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伏羲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揚雄謂之玄。玄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為八十一卦。以四為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一而徧，不可增損，以三十五蓍揲之。玄經五千餘言，而傳十二篇。又見諸子各以其智舛馳，師古曰︰舛，相背。大抵詆訾聖人，卽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師古曰︰大抵，大歸也。詆，訾毀也。迂，遠也。析，分也。詭，異也。言諸子之書，大歸皆非毀周、孔之敎，為巧辯異辭以撓亂時政也。訾，音紫。迂，音于。撓，音火高翻。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號曰法言。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忽之；師古曰︰忽，謂輕也。唯劉秀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師古曰︰無比類。鉅鹿侯芭師事焉。服虔曰︰芭，音葩。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揚雄字子雲。故輕其書。昔老耼著虛無之言兩篇，師古曰︰謂道德經也。薄仁義，非禮學，然後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好，呼到翻。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師古曰︰詭，違也。聖人，謂周公、孔子。則必度越諸子矣！」

**6**琅邪樊崇起兵於莒，莒縣，班志屬城陽國，續漢志屬琅邪國。邪，音耶。衆百餘人，轉入太山。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逄安、賢曰︰逄，音龐。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復，扶又翻。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青、徐間。又有東海刀子都，「刁」，一作「力」。『章︰作「刀」者刻誤。十二行本正作「刁」；乙十一行本同；熊校同。按下二卷胡均有說。』姓譜︰力，黃帝佐力牧之後。漢有力子都。亦起兵鈔擊徐、兗。鈔，楚交翻。莽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

**7**烏累單于死，累，力追翻。弟左賢王輿立，為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單于。鞮，丁奚翻。輿旣立，貪利賞賜，遣大且渠奢與伊墨居次云女弟之子醯櫝王且，子余翻。師古曰︰櫝，音讀。俱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侯歙與奢等俱至制虜塞下，與云及須卜當會；因以兵迫脅云、當，將至長安。云、當小男從塞下得脫，歸匈奴。當至長安，莽拜為須卜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兵調度亦不合。調，徒弔翻。而匈奴愈怒，並入北邊為寇。

**六年**（己卯、一九）

**1**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曆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下書自「己當如黃帝仙升天」，欲以誑燿百姓，銷解盜賊。衆皆笑之。

**2**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新樂，莽所作也。

**3**更始將軍廉丹擊益州，不能克。丹蓋自寧始將軍遷更始將軍。更，工衡翻。益州夷棟蠶、若豆等起兵殺郡守；越巂夷人大牟亦叛，殺略吏人。按後漢書，棟蠶、若豆，益州夷兩種也。大牟，越巂姑復縣夷人。巂，音髓。莽召丹還，更遣大司馬護軍郭興、庸部牧李曅擊蠻夷若豆等、更，工衡翻。太傅羲叔士孫喜清潔江湖之盜賊。莽以太傅主夏，故置羲叔官。士孫，複姓。姓譜︰漢平陵士孫張為博士，明梁丘易。而匈奴寇邊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豬突、豨勇，以為銳卒。服虔曰︰豬性觸突人，故以為諭。師古曰︰東方人名豕曰豨；一曰︰豨，豕走也；音許豈翻。一切稅天下吏民，訾三十取一，訾，與貲同。縑帛皆輸長安。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皆保養軍馬，續漢志︰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師古曰︰保者，不許其死傷。多少各以秩為差；吏盡復以與民。師古曰︰轉令百姓養之。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技，渠綺翻。將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渡水不用舟楫，師古曰︰楫，所以刺舟也。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飢；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之，取大鳥翮為兩翼，師古曰︰羽本曰翮，音胡隔翻。頭與身皆著毛，著，側略翻。通引環紐，紐，女九翻。飛數百步墮。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為理軍，賜以車馬，待發。

初，莽之欲誘迎須卜當也，大司馬嚴尤諫曰︰「當在匈奴右部，兵不侵邊，單于動靜輒語中國，語，牛倨翻。此方面之大助也。于今迎當置長安槀街，一胡人耳，不如在匈奴有益。」莽不聽。旣得當，欲遣尤與廉丹擊匈奴，皆賜姓徵氏，號二徵將軍，令誅單于輿而立當代之。出車城西橫廐，未發。尤素有智略，非莽攻伐四夷，數諫不從；數，所角翻。及當出，廷議，尤固言「匈奴可且以為後，先憂山東盜賊。」莽大怒，策免尤。

**4**大司空議曹史代郡范升漢公府諸曹，有掾、有史、有屬，皆公自辟置。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為孝，間，古莧翻。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為忠。賢曰︰論語，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之言！間，非也。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言人無非之者。忠臣事君，有過卽諫，在下無有非其君者，是忠臣也。今衆人咸稱朝聖，朝，直遙翻；下同。皆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則元元焉所呼天！元元，民也；良善之民。師古曰︰元元，善意也。焉，於虔翻。公以為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可以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以遠者不服為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為重憂。遠者不服，謂四夷也。近者不悅，謂人心不便於莽之法令也。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騖覆車之轍，踵循敗事之後，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民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民也。如此，則胡、貊守闕，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謂京輔之民亦將為變也。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縣，縣，讀曰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不聽。

**5**翼平連率田況奏郡縣訾民不實，地理志︰北海壽光縣，莽曰翼平。師古曰︰言舉百姓訾財，不以實數。率，所類翻。訾，與貲同。『章︰十二行本正作「貲」；孔本同。』莽復三十取一；以況忠言憂國，進爵為伯，賜錢二百萬，衆庶皆詈之。青、徐民多棄鄕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壯者入賊中。

**6**夙夜連率韓博地理志︰東萊不夜縣，莽曰夙夜。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長，直亮翻。來至臣府，『章︰十二行本「府」下有「曰」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師古曰︰昭如，海名。瀕，厓也。神仙家言，蓬萊有五城、十二樓。軺車不能載，軺，音遙；小車。三馬不能勝。勝，音升。卽日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霸臥則枕鼓，以鐵箸食，枕，職任翻。箸，遲倨翻。此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陛下作大甲、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賁，音奔。迎之於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之，以示百蠻，鎭安天下。」博意欲以風莽；以莽字巨君，諷言毋得篡盜而霸。風，讀曰諷。莽聞，惡之，惡，烏路翻。留霸在所新豐，師古曰︰在所謂其見到之處。更其姓曰巨母氏，謂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師古曰︰莽字巨君，若言文母出此人，而使我致霸王。更，音古衡翻。徵博，下獄，下，遐嫁翻。以非所宜言，棄市。

**7**關東饑旱連年，刁子都等黨衆寖多，至六七萬。

## 地皇元年（庚辰、二○）

**1**春，正月，乙未，赦天下；改元曰地皇，從三萬六千歲曆號也。

**2**莽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敢有趨讙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師古曰︰趨讙，謂趨走而讙譁也。須，待也。讙，許元翻。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道路以目。韋昭曰︰不敢發言，以目相眄而已。

**3**莽見四方盜賊多，復欲厭之，復，扶又翻。師古曰︰厭，音一葉翻。又下書曰︰「予之皇初祖考黃帝定天下，將兵為大將軍，內設大將，外置大司馬五人，大將軍至士吏凡七十三萬八千九百人，士千三百五十萬人。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將條備焉。」於是置前、後、左、右、中大司馬之位，賜諸州牧至縣宰皆有大將軍、偏、裨、校尉之號焉。州牧為大將軍；卒正、連率、大尹為偏將軍；屬令、長為裨將軍；縣宰為校尉。乘傳使者經歷郡國，日且十輩，倉無見穀以給；師古曰︰見，謂見在也。傳，知戀翻。見，賢遍翻。傳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師古曰︰於道中行者，卽執取之以充事也。取辦於民。

**4**秋，七月，大風毀王路堂。莽改未央宮前殿曰王路堂。服虔曰︰如言路寢也。路，大也。莽下書曰︰「乃壬午餔時，有烈風雷雨發屋折木之變，餔，食也。餔時，食時也。或曰︰餔，卽晡時；日加申為晡。師古曰︰烈風，烈暴之風。折，而設翻。予甚恐焉；伏念一旬，迷乃解矣。師古曰︰先言烈風雷雨，後言迷乃解矣，蓋取舜烈風雷雨弗迷以為言也。昔符命『章︰十二行本「命」下有「文」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立安為新遷王，臨國洛陽，為統義陽王，議者皆曰︰『臨國洛陽為統，謂據土中為新室統也，宜為皇太子。』自此後，臨久病，雖瘳不平。言疾雖有瘳，不能平復如其初也。臨有兄而稱太子，名不正。惟卽位以來，陰陽未和，穀稼鮮耗，師古曰︰鮮，少也。耗，減也。鮮，音先踐翻。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夏，戶雅翻。人民征營，無所錯手足。師古曰︰征營，惶恐不自安之意也。錯，七故翻。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為新遷王，服虔曰︰安，莽第三子也。遷，音仙。莽改汝南新蔡曰新遷。師古曰︰遷，猶仙耳，不勞假借音。臨為統義陽王。」

**5**莽又下書曰︰「寶黃厮赤。服虔曰︰以黃為寶，自用其行氣也。厮赤，厮役賤者皆衣赤，賤漢行也。厮，音斯。其令郞從官皆衣絳。」從，才用翻。衣，於旣翻。

**6**望氣為數者多言有土功象；九月，甲申，莽起九廟於長安城南，九廟，祖廟五，親廟四。黃帝廟方四十丈，高十七丈，高，居傲翻。餘廟半之，制度甚盛。博徵天下工匠及吏民以義入錢穀助作者，駱驛道路；師古曰︰駱驛，言不絕。窮極百工之巧；功費數百餘萬，卒徒死者萬數。

**7**是月，大雨六十餘日。

**8**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舉燕、趙兵以誅莽。師古曰︰馬適，姓也。求，名也。大司空士王丹發覺，以聞。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連及郡國豪桀數千人，皆誅死。封丹為輔國侯。

**9**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事見上卷始建國二年。沮，在呂翻。犯法者多，不可勝行；勝，音升。乃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師古曰︰比，音頻寐翻；又頻脂翻。非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

**10**太傅平晏死；以予虞唐尊為太傅。尊曰︰「國虛民貧，咎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褏，乘牝馬、柴車，藉稾，以瓦器飲食，師古曰︰柴車，卽棧車。藉稾，去蒲蒻也。褏，古袖字。余按漢氏之盛，乘牸牝者禁不得會聚，至鄕閭阡陌皆然。朝市之間，從可知矣。尊為上公而乘牝，亦以矯世也。又以歷遺公卿。遺，于季翻。出，見男女不異路者，尊自下車，以象刑赭幡汚染其衣。師古曰︰赭幡，以赭汁漬巾幡。汚，烏故翻。莽聞而說之，說，讀曰悅。下詔申敕公卿︰「思與厥齊，」師古曰︰令與尊同此操行也。論語稱孔子曰︰見賢思齊，故莽云然。封尊為平化侯。

**11**汝南郅惲明天文曆數，以為漢必再受命，上書說莽曰︰惲，於粉翻。說，輸芮翻。「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莽大怒，繫惲詔獄，踰冬，會赦得出。

**二年**（辛巳、二一）

**1**春，正月，莽妻死，諡曰孝睦皇后。初，莽妻以莽數殺其子，數，所角翻。莽殺子獲見三十四卷哀帝建平二年，通鑑書於三十五卷元壽元年；殺子宇見三十六卷平帝元始三年。涕泣失明；莽令太子臨居中養焉。養，余亮翻。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臨亦通焉；恐事泄，謀共殺莽。臨妻愔，國師公女，師古曰︰愔，音一尋翻。能為星，語臨宮中且有白衣會，晉書·天文志︰木與金合，為白衣之會。土與金合，亦為白衣之會。言宮中者，以所會之舍占而知之。語，牛倨翻。臨喜，以為所謀且成；後貶為統義陽王，出在外第，愈憂恐。會莽妻病困，臨予書曰︰予，讀曰與。「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中孫年俱三十而死。宇，字長孫；獲，字中孫；獲先死，安得俱年三十乎！長，知兩翻。中，讀曰仲。今臣臨復適三十，誠恐一旦不保中室，則不知死命所在！」李奇曰︰中室，臨之母也。晉灼曰︰長樂宮中殿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臨自言欲於室中自保全，不可得耳。復，扶又翻；下同。莽候妻疾，見其書，大怒，疑臨有惡意，不令得會喪。旣葬，收原碧等考問，具服姦、謀殺狀。莽欲祕之，使殺案事使者司命從事，埋獄中，司命從事，司命之屬官也。家不知所在。賜臨藥；臨不肯飲，自刺死。刺，七亦翻。又詔國師公︰「臨本不知星，事從愔起。」愔亦自殺。

**2**是月，新遷王安病死。初，莽為侯就國時，哀帝初，莽就國；元壽元年，召還京師。幸侍者增秩、懷能，生子興、匡，皆留新都國，以其不明故也。師古曰︰言侍者或與外人私通，所生子不可分明也。及安死，莽乃以王車遣使者迎興、匡，封興為功脩公，匡為功建公。

**3**卜者王況謂魏成大尹李焉曰︰莽改魏郡曰魏成。「漢家當復興，李氏為輔。」因為焉作讖書，合十餘萬言。因為，于偽翻。事發，莽皆殺之。

**4**莽遣太師羲仲景尚、莽以太師主春，其屬置羲仲官。更始將軍護軍王黨諸將軍皆置護軍。將兵擊青、徐賊，國師和仲曹放助郭興擊句町，莽以國師主秋，故置和仲。句町，音劬挺。皆不能克。軍師放縱，百姓重困。重，直用翻。

**5**莽又轉天下穀帛詣西河、五原、朔方、漁陽，每一郡以百萬數，欲以擊匈奴。須卜當病死，莽以庶女妻其子後安公奢，莽女捷，侍者開明所生也，以妻奢。李奇曰︰奢，本為侯，莽以女妻之，故進爵為公。妻，七細翻。所以尊寵之甚厚，終欲為出兵立之者。師古曰︰言為此計意不止。為，于偽翻；下同。會莽敗，云、奢亦死。

**6**秋，隕霜殺菽，關東大饑，蝗。

**7**莽旣輕私鑄錢之法，犯者愈衆，及伍人相坐，沒入為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女子步，以鐵瑣琅當其頸，傳詣『章︰十二行本「詣」下有「長安」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鍾官以十萬數。師古曰︰琅當，長瑣也。鍾官，主鑄錢之官也。到者易其夫婦。師古曰︰改相配匹，不依其舊也。愁苦死者什六七。

**8**上谷儲夏自請說瓜田儀降之；儲夏，人姓名。戰國時，齊有儲子。儀未出而死。莽求其尸葬之，為起冢、祠室，諡曰瓜寧殤男。此殤，非未成人之殤，強死者也。楚辭所謂國殤者。

**9**閏月，丙辰，大赦。

**10**郞楊成脩獻符命，姓陽成，名脩，而官為郞也。言繼立民母；又曰︰「黃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漢儒言天子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則亦百二十女。莽於是遣中散大夫、謁者各四十五人，百官志︰中散大夫秩六百石。時屬司中。分行天下，行，下孟翻。博采鄕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上，時掌翻。

**11**莽惡漢高廟神靈，惡，烏路翻。遣虎賁武士入高廟，四『章︰十二行本「四」上有「拔劍」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面提擊，師古曰︰謂夢見譴責。提，擲也，音徒計翻。斧壞戶牖，師古曰︰以斧斫壞之。壞，音怪。桃湯、赭鞭鞭灑屋壁，師古曰︰桃湯灑之，赭鞭鞭之也。赭，赤也。令輕車校尉居其中。漢以虎賁校尉主輕車。此輕車校尉，莽所置也。

**12**是歲，南郡秦豐聚衆且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姓譜︰遲，姓也，樊遲之後，以王父字為氏。一曰︰古賢人遲任之後。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言其得罪於天，死在須臾；其猖狂為盜，特尸行耳。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師古曰︰與，讀曰豫。祿曰︰「太史令宗宣，宗姓，晉伯宗之後。伯宗本出於宋桓公。典星曆，候氣變，以凶為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尊，飾虛偽以媮名位，賊夫人之子；夫，音扶。國師嘉信公秀，「信」，當作「新」。顚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邯，下甘翻。羲和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臣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祿出，祿之言則直矣，然以漢舊臣而與莽朝之議，出處語默，於義得乎！事君若龔勝者可也。然頗采其言，左遷魯匡為五原卒正，以百姓怨誹故也；六筦非匡所獨造，莽厭衆意而出之。師古曰︰厭，滿也，音一豔翻。

初，四方皆以飢寒窮愁起為盜賊，稍『章︰十二行本重「稍」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羣聚，常思歲熟得歸鄕里，衆雖萬數，不敢略有城邑，『章︰十二行本「邑」下有「轉掠求食」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日闋而已；師古曰︰闋，盡也；隨日而盡也。此言羣盜攻剽所得，日給口體而已。闋，空穴翻。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鬬中兵而死，師古曰︰中，傷也，音竹仲翻。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諭其故。師古曰︰不曉此意也。是歲，荊州牧發奔命二萬人討綠林賊；賊帥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杜，賢曰︰雲杜，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復州沔陽縣西北。杜佑曰︰安州應城縣，漢雲杜縣地。大破牧軍，殺數千人，盡獲輜重。重，直用翻。牧欲北歸，馬『章︰十二行本「馬」上有「賊」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武等復遮擊之，復，扶又翻。鈎牧車屛泥，屛泥，緹油飾之，在軾前。刺殺其驂乘，刺，七亦翻。乘，繩證翻。然終不敢殺牧。賊遂攻拔竟陵，賢曰︰竟陵，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郢州長壽縣南。轉擊雲杜、安陸，賢曰︰安陸縣，屬江夏郡；今安州縣。多略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州郡不能制。又，大司馬士按章豫州，師古曰︰有上章相告者，就而按治之。豫州部潁川、汝南、沛郡、梁國、魯國。為賊所獲，賊送付縣。士還，上書具言狀。還，從宣翻；又如字。莽大怒，『章︰十二行本「怒」下有「下獄」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以為誣罔，因下書責七公曰︰七公，謂四輔、三公。「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養民，仁之道也。抑強督姦，師古曰︰督，謂察視也。捕誅盜賊，義之節也。今則不然。盜發不輒得，至成羣黨遮略乘傳宰士。傳，知戀翻。士得脫者又妄自言︰『我責數賊︰「何為如是？」數，所具翻。賊曰︰「以貧窮故耳。」賊護出我。』今俗人議者率多若此。惟貧困飢寒犯法為非，大者羣盜，小者偷穴，師古曰︰穴，謂穿牆為盜也。不過二科；今乃結謀連黨以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豈飢寒之謂邪！七公其嚴敕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殄盜賊！有不同心幷力疾惡黠賊，惡，烏路翻。黠，下八翻。而妄曰飢寒所為，輒捕繫，請其罪！」請治其罪也。於是羣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州郡又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制。言不可制也。

唯翼平連率田況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以庫兵，與刻石為約；樊崇等聞之，不敢入界。況自劾奏；劾，戶槩翻。莽讓況︰「未賜虎符而擅發兵，此弄兵也，厥罪乏興。師古曰︰擅發之罪，與乏軍興同科也。以況自詭必禽滅賊，故且勿治。」治，直之翻；下同。後況自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以璽書令況領青、徐二州牧事，璽，斯氏翻。況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部吏、伍人所能禽也；部吏，部盜賊之吏，郡賊曹、縣游徼、鄕亭長之類是也。師古曰︰伍人，同伍之人，若今伍保者也。咎在長吏不為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蔓連州，師古曰︰延，音弋戰翻。乃遣將帥，多使者，傳相監趣。傳，知戀翻。監，古銜翻。師古曰︰趣，讀曰促。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師古曰︰力，勤也。塞，當也。塞，悉則翻。詰，去吉翻。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師古曰︰交懼斬死之刑也。共，讀曰供。斷，丁管翻，又丁亂翻。不暇復憂盜賊、治官事。復，扶又翻。治，直之翻。將帥又不能躬率吏士，戰則為賊所破，吏氣浸傷，徒費百姓。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語，牛倨翻。故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饑饉易動，降，戶江翻。易，以豉翻。旬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洛陽以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爪牙重臣，多從人衆，道上空竭，言牢稟不給也。少則無以威示遠方。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鄕；小國無城郭者，小國，諸列侯國也。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臧穀食，臧，讀曰藏。幷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勢不得羣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帥，復，扶又翻。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傳，知戀翻。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畏惡況，畏惡其能也。惡，烏路翻。陰為發代，為，于偽翻。遣使者賜況璽書。使者至，見況，因令代監其兵，監，古銜翻。遣況西詣長安，拜為師尉大夫。況去，齊地遂敗。

**三年**（壬午、二二）

**1**春，正月，九廟成，納神主。木主也。莽謁見，大駕乘六馬，以五采毛為龍文衣，著角，長三尺。師古曰︰以被馬上也。著，陟略翻。長，直亮翻。又造華蓋九重，古今註曰︰華蓋，黃帝所作也。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常有雲氣，金枝玉葉，因而作華蓋。重，直龍翻。高八丈一尺，高，居傲翻。載以四輪車；輓者皆呼「登仙」，莽出，令在前。百官竊言︰「此似輀車，輀，音而，喪車也。非仙物也。」

**2**二月，樊崇等殺景尚。景尚，去年所遣。

**3**關東人相食。

**4**夏，四月，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東討衆賊。更，工衡翻。初，樊崇等衆旣寖盛，乃相與為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創，初良翻。其中最尊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史。師古曰︰言不為大號。余謂三老、從事、卒史皆郡縣史也。崇等起於民伍，所識止此耳。其後黨衆日盛，氣勢日張，則攻長安，立盆子，非其初不為大號也。及聞太師、更始將討之，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別，彼列翻。由是號曰赤眉。匡、丹合將銳士十餘萬人，將，卽亮翻；下遣將同。所過放縱。東方為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況之言。卒，子恤翻。

**5**莽又多遣大夫、謁者分敎民煑草禾為酪，服虔曰︰煮木實。或曰，如今餌朮之屬也。如淳曰︰作杏酪之屬也。師古曰︰如說是也。酪不可食，重為煩費。師古曰︰重，音直用翻。

**6**綠林賊遇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鳳、王匡、馬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卬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郡國志，新市縣屬江夏郡。水經註︰新市縣治杜城，屬竟陵郡。杜佑曰︰漢新市縣故城，在郢州富水縣東北。皆自稱將軍。莽遣司命大將軍孔仁部豫州，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荊州，莽賜司卿及六卿號皆大將軍。各從吏士百餘人，乘傳到部募士。傳，知戀翻。尤謂茂曰︰「遣將不與兵符，必先請而後動，是猶紲韓盧而責之獲也。」師古曰︰紲，繫也。韓盧，古韓國之名犬也。黑色曰盧。紲，音私列翻。

**7**蝗從東方來，飛蔽天。

**8**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乃置養贍官稟食之，師古曰︰稟，給也，音彼甚翻。食，讀曰飤。使者監領，監，古銜翻。與小吏共盜其稟，師古曰︰盜其稟者，盜所給之物。飢死者什七八。

先是，莽使中黃門王業領長安市買，先，悉薦翻。賤取於民；民甚患之。業以省費為功，賜爵附城。莽聞城中饑饉，以問業。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粱飯、肉羹，持入示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

**9**秋，七月，新市賊王匡等進攻隨；賢曰︰隨縣，屬南陽郡；今隨州縣。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姓譜︰廖，周文王子伯廖之後。風俗通︰古有廖叔安，左傳作「飂」，蓋其後也。水經註︰章水南逕隨郡平林縣故城西，俗謂之將陂城，與新市接界。賢曰︰廖，音力弔翻。平林，地名，在今隨州隨縣東北。復，扶又翻。

**10**莽詔書讓廉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塞，悉則翻。丹惶恐，夜，召其掾馮衍，以書示之。掾，俞絹翻。衍因說丹曰︰「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事見七卷秦始皇二十九年。說，輪芮翻。相，息亮翻。將軍之先，為漢信臣；賢曰︰廉褒，襄武人，宣帝時為後將軍，卽丹之先。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周『章︰十二行本「周」作「詩」；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人思召公也；召公之敎，明於南國，周人思之，為賦甘棠。召，音邵。人所歌舞，天必從之。賢曰︰詩·小雅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言漢氏之德，人歌舞之也。書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今方為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鎭撫吏士，砥厲其節，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師古曰︰與，猶如也，喪，息浪翻。丹不聽。衍，左將軍奉世曾孫也。

冬，無鹽索盧恢等舉兵，反城附賊，師古曰︰索盧，姓也。恢，名也。呂氏春秋︰禽滑釐有門人索盧參。反城，據城以反也。一曰︰反，音幡，今語賊猶曰幡城。索，音先各翻。余謂一說是。賢曰︰無鹽縣，屬東平郡；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之東。廉丹、王匡攻拔之，斬首萬餘級。莽遣中郞將奉璽書勞丹、匡，勞，力到翻。進爵為公；封吏士有功者十餘人。

赤眉別校董憲等衆數萬人在梁郡，校，戶敎翻；下同。梁國，時除為郡。王匡欲進擊之；廉丹以為新拔城罷勞，罷，讀曰疲。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丹隨之。合戰成昌，師古曰︰成昌，地名也。余據後漢書，亦當在無鹽縣界。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其印、紱、節付匡紱，音弗。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別鬭，汝，姓也。左傳︰晉大夫女齊。陸德明曰︰女，音汝。聞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誰為生！」為，于偽翻。馳奔賊，皆戰死。

國將哀章自請願平山東，將，卽亮翻。莽遣章馳東與太師匡幷力。又遣大將軍陽浚守敖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洛陽，鎭南宮；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恐當作「北軍中壘。」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

**11**初，『張︰「初」下脫「景帝子」三字。』長沙定王發生舂陵節侯買，買生戴侯熊渠，熊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濕，徙封南陽之白水鄕，與宗族往家焉。賢曰︰舂陵，鄕名，本屬零陵泠道縣，在今永州唐興縣北；元帝時，徙南陽，仍號舂陵，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杜佑曰︰棗陽，後漢蔡陽縣；漢舂陵故城在今縣東。仁卒，子敞嗣；值莽篡位，國除。節侯少子外為鬱林太守，賢曰︰鬱林郡，今郴州縣。余按唐郴州無鬱林縣，而唐之桂、柳、鬱、邕、象、鷰、潯、南、尹、樂、融、賓等州，皆漢鬱林郡地。外生鉅鹿都尉回，賢曰︰鉅鹿郡，今邢州縣。余按唐邢州固有鉅鹿縣，而唐邢、趙二州皆漢鉅鹿郡地。回生南頓令欽。賢曰︰南頓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陳州項城縣西。括地志︰陳州南頓縣，古頓子國；逼於陳，南徙，故曰南頓。欽娶湖陽樊重女，湖陽縣，屬南陽郡。宋白曰︰湖陽縣，古蓼國地。生三男︰縯，仲，秀，縯，音衍。兄弟早孤，養於叔父良。縯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秀隆準日角，賢曰︰隆，高也。許負云︰鼻頭為準。鄭玄尚書中候註云︰日角，謂庭中骨起狀如日。性勤稼穡；賢曰︰種曰稼，斂曰穡。縯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賢曰︰仲，郃陽侯喜也，能為產業。高祖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其業所就，孰與仲多？秀姊元為新野鄧晨妻，秀嘗與晨俱過穰人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少，詩照翻。讖，楚譖翻。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

宛人李守，好星曆、讖記，宛，於元翻。好，呼到翻。為莽宗卿師，賢曰︰平帝五年，王莽攝政，郡國置宗師以主宗室。蓋時尊之，故曰宗卿師之。余按莽置宗師，主漢宗室耳。此宗卿師，莽篡時所置也。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為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從，才用翻。軼，音逸，又徒結翻。「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復，扶又翻，又如字。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縯，字伯升。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於宛，宛，於元翻。通遣軼往迎秀，與相見，因具言讖文事，與相約結，定計議。通欲以立秋材官都試騎士日，劫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丘賜，莽改南陽曰前隊，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尉。師古曰︰隊，音遂。甄，之人翻。因以號令大衆，使軼與秀歸舂陵舉兵以相應。於是縯召諸豪桀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言定天下傳之萬世，此其時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於諸縣起兵，縯自發舂陵子弟。諸家子弟恐懼，皆亡匿，曰︰「伯升殺我！」及見秀絳衣大冠，董巴輿服志曰︰大冠者，武官冠之。東觀記︰上時絳衣大冠、將軍服也。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賢曰︰柱天，若天之柱也。都部者，都統其衆也。秀時年二十八。李通未發，事覺，亡走；父守及家屬坐死者六十四人。

縯使族人嘉招說新市、平林兵，說，輸芮翻。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帥，所類翻。聚，才喻翻；下同。進屠唐子鄕，賢曰︰多所誅殺曰屠。唐子鄕有唐子山，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南。又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恚恨，欲反攻諸劉；恚，於避翻。劉秀斂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衆乃悅。進拔棘陽，賢曰︰棘陽，縣名，屬南陽郡，在棘水之陽，古謝國也；故城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北。棘，音紀力翻。李軼、鄧晨皆將賓客來會。將，卽亮翻。

**12**嚴尤、陳茂破下江兵；成丹、王常、張卬等收散卒入蔞谿，略鍾、龍間，賢曰︰蔞，音力于翻。盛弘之荊州記曰︰永陽縣北有石龍山，在今安州應山縣東北。又隨州隨縣東北有三鍾山。衆復振；復，扶又翻；下同。引軍與荊州牧戰于上唐，賢曰︰上唐，鄕名，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水經註︰上唐本蔡陽縣之上唐鄕，春秋時唐國也。大破之。

**13**十一月，有星孛于張。賢曰︰張，南方宿。續漢志曰︰張為周地。晉書·天文志︰張六星，在天廟北。孛，蒲內翻。

**14**劉縯欲進攻宛，至小長安聚，賢曰︰續漢書︰淯陽縣有小長安聚，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杜佑曰︰南陽，漢宛縣；縣南三十七里有小長安。與甄阜、梁丘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秀單馬走，遇女弟伯姬，與共騎而奔；前行，復見姊元，趣令上馬，騎，奇寄翻。復，扶又翻；下同。趣，讀曰促。上，時掌翻。元以手揮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為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死，縯弟仲及宗從死者數十人。從，才用翻。

縯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鄕，賢曰︰比陽縣有藍鄕。重，直用翻。引精兵十萬南渡潢淳，賢曰︰酈道元水經註曰︰諸水二湖流注，合為黃水；又南經棘陽縣之潢淳聚，又謂之潢淳水。在今唐州湖陽縣。臨沘水，水經註︰沘水出沘陽縣東北大胡山，南與灃水會，謂之派水；昔漢光武破甄阜、梁丘賜於沘水西，斬之於斯水也。杜佑曰︰漢舞陽故城在唐州泌陽縣北；有泌水，在縣南，光武破阜、賜處。阻兩川間為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數，所角翻。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縯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賢曰︰宜秋，聚名，在沘陽縣。余按續漢志，南陽平氏縣有宜秋聚。縯卽與秀及李通造其壁曰︰造，七到翻。「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衆推王常。縯見常，說以合從之利，賢曰︰以利合曰從。說，輸芮翻；下同。從，子容翻。常大悟曰︰「王莽殘虐，百姓思漢。今劉氏復興，復，扶又翻；下同。卽眞主也；誠思出身為用，輔成大功。」縯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為餘將成丹、張卬言之。常與縯會，餘二將在軍。為，于偽翻。將，卽亮翻。丹、卬負其衆曰︰「大丈夫旣起，當各自為主，何故受人制乎！」常乃徐曉說其將帥曰︰「王莽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興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強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勢，尚至夷覆，況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章︰十二行本「舉」下有「宗起」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幷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強少識，屈強，梗戾貌。屈，音居勿翻。強，音其兩翻。少，詩沼翻。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幾，居希翻。卽引兵與漢軍、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為六部；十二月，晦，潛師夜起，襲取藍鄕，盡獲其輜重。重，直用翻。

#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九

## 漢紀三十一起昭陽協洽（癸未），盡閼逢涒灘（甲申），凡二年。

淮陽王諱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帝王世紀曰︰舂陵戴侯熊渠生蒼梧太守利；利生子張；子張生玄。後敗，降赤眉；光武詔封為淮陽王。

## 更始元年（癸未、二三）更，工衡翻。是年二月，卽位，改元。

**1**春，正月，甲子朔，漢兵與下江兵共攻甄阜、梁丘賜，斬之，甄，之人翻。殺士卒二萬餘人。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引兵欲據宛，宛，於元翻。劉縯與戰於淯陽下，續漢志，淯陽縣屬南陽郡。賢曰︰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淯水之陽，因名。淯，音育。大破之，遂圍宛。先是，青、徐賊衆雖數十萬人，訖無文書、號令、旌旗、部曲；師古曰︰文，謂文章。號，謂大位號也。一曰︰號，謂號令也。先，悉薦翻。及漢兵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移書稱說。稱說者，數莽之罪也。莽聞之，始懼。

舂陵戴侯曾孫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更，工衡翻。時漢兵已十餘萬，諸將議以兵多而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桀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縯；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樂，音洛。憚縯威明，貪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召縯示其議。縯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其後赤眉果立盆子。復，扶又翻。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言宗室爭立，則天下莫知所從，是疑天下之心而自損其權也。非所以破莽也。舂陵去宛三百里耳，遽自尊立，為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非計之善者也。不如且稱王以號令，王勢亦足以斬諸將。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必不奪吾爵位；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降，戶江翻。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張卬拔劍擊地考異曰︰司馬彪續漢書「卬」作「印」，袁宏後漢紀作「斤」，皆誤。今從范曄後漢書。曰︰「疑事無功，戰國策，肥義對趙武靈王之言。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二月，辛巳朔，設壇場於淯水上沙中，水經註︰淯水出弘農盧氏縣攻離山，東南過南陽西鄂縣西北，又東過宛縣南；諸將立聖公於斯水之上。玄卽皇帝位，南面立，朝羣臣；朝，直遙翻。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改元，以族父良為國三老，王匡為定國上公，王鳳為成國上公，朱鮪為大司馬，劉縯為大司徒，陳牧為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匡、鳳皆位上公而加定國、成國美號也。九卿將軍，職為九卿，各帶將軍之號，仍王莽之制也。由是豪桀失望，多不服。豪桀欲立縯而今立玄，故失望。

**2**王莽欲外示自安，乃染其須髮，立杜陵史諶女為皇后；諶，時壬翻。置後宮，位號視公、卿、大夫、元士者凡百二十人。三夫人視三公，九嬪視九卿，二十七世婦視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御妻視八十一元士。

**3**莽赦天下，詔︰「王匡、哀章等討青、徐盜賊，嚴尤、陳茂等討前隊醜虜，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師古曰︰生活，謂來降者不殺之也。丹青之信，言明著也。復迷惑不解散，復，扶又翻。將遣大司空、隆新公將百萬之師劋絕之矣。」師古曰︰劋，絕也，音子小翻。司空、隆新公，王邑。

**4**三月，王鳳與太常偏將軍劉秀等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賢曰︰昆陽、定陵、郾，皆縣名，並屬潁川郡。昆陽故城，在今許州葉縣北二十五里。郾，今豫州郾城縣也。定陵，在今郾城西北。郾，音於建翻。余按舊唐書，高宗咸亨二年冬，校獵於許州葉縣昆水之陽。

**5**王莽聞嚴尤、陳茂敗，乃遣司空王邑馳傳，傳，知戀翻。與司徒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毋霸為壘尉，鄭玄曰︰軍壁曰壘。賢曰︰壘尉，主壁壘之事。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守，式又翻。將，卽亮翻。定會者四十三『章︰十二行本「三」作「二」；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萬人，號百萬；餘在道者，旌旗、輜重，千里不絕。賢曰︰周禮曰︰析羽為旌，熊虎為旗。輜，車名。釋名曰︰輜，廁也，謂軍糧什物雜廁載之；以其累重，故稱輜重。重，音直用翻。夏，五月，尋、邑南出潁川，與嚴尤、陳茂合。

諸將見尋、邑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憂念妻孥，賢曰︰孥，子也，音奴。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旣少少，詩沼翻。而外寇強大，幷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賢曰︰謂伯升圍宛未拔也。不能相救；昆陽卽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陳，讀曰陣。諸將素輕秀，及迫急，乃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為圖畫成敗，復，扶又翻。為，于偽翻。諸將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與廷尉大將軍王常守昆陽，夜與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賢曰︰王莽置五威將軍，其衣服依五方之色，以威天下。李軼初起，猶假以為號。余謂如太常偏將軍、廷尉大將軍之類，亦猶莽之納言大將軍、秩宗大將軍，是卽前所云九卿將軍也。出城南門，於外收兵。

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幾，居希翻。尋、邑縱兵圍昆陽，嚴尤說邑曰︰說，輸芮翻。「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假號者，謂更始也。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圍翟義，坐不生得翟義事見三十六卷王莽居攝二年。賢曰︰坐，才臥翻。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當先屠此城，蹀血而進，師古曰︰蹀，音大頰翻。蹀，謂履涉之也。前歌後舞，顧不快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重，直龍翻。聞，音問。或為地道、衝輣撞城；賢曰︰衝，橦車也；詩曰︰臨衝閑閑。許愼曰︰輣，樓車也。輣，音步耕翻。撞，丈江翻。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降，戶江翻。尋、邑自以為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為憂。嚴尤曰︰「兵法︰『圍城為之闕』，師古曰︰此兵法之言也。闕，不合也。孫子曰︰圍師必闕。曹操註云︰司馬法云︰圍其三面，闕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怖，普布翻。邑又不聽。

**6**棘陽守長岑彭姓譜︰岑，古岑子國之後。呂氏春秋︰周文王封異母弟耀之子渠為岑子，其地梁國岑亭是也。彭，棘陽人，守本縣長。長，知兩翻。與前隊貳嚴說貳，副也。莽使說為前隊大夫甄阜之副也。共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城中人相食，乃舉城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縯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固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更始乃封彭為歸德侯。賢曰︰歸德，縣名，屬北地郡。宋白曰︰慶州華池縣，本漢歸德縣地。又，通遠軍西北有歸德川。

**7**劉秀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敗，補邁翻。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己卯朔，秀與諸營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陳，讀曰陣。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賢曰︰秦法︰斬首一，賜爵一級；因謂斬首為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卻，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自數百級以至千級也。復，扶又翻。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賢曰︰敢死，謂果敢而死者。凡軍事，中軍將軍至尊，以堅銳自輔，故曰中堅也。余謂敢死者，敢於致死者也。尋、邑易之，易，以豉翻。自將萬餘人行陳，師古曰︰巡行軍陳也。行，音下更翻。陳，讀曰陣；下同。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呼，火故翻。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水經曰︰滍水出南陽魯陽縣西堯山，東南經昆陽城北，東入汝。滍，音直理翻。虎豹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萬數，賢曰︰數過於萬，故以萬為數。水為不流。為，于偽翻。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重，直用翻。勝，音升。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士卒奔走，各還其郡，王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洛陽，關中聞之震恐。於是海內豪桀翕然響應，響應，若響之應聲也。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

**8**莽聞漢兵言莽鴆殺孝平皇帝，乃會公卿於王路堂，開所為平帝請命金縢之策，事見三十六卷平帝元始六年。為，于偽翻。泣以示羣臣。

**9**劉秀復徇潁川，攻父城不下，賢曰︰父城，縣名，故城在今許州葉縣東北。汝州郟城縣亦有父城。復，扶又翻；下同。屯兵巾車鄕。賢曰︰巾車，鄕名也，在父城界。潁川郡掾馮異監五縣，掾，俞絹翻。監，古銜翻。為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願歸，據五城以效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長，知兩翻。橫，戶孟翻。獨劉將軍所到不虜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五縣以降。降，戶江翻。

**10**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縯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秀謂縯曰︰「事欲不善。」言更始欲相圖也。縯笑曰︰「常如是耳。」更始大會諸將，取縯寶劍視之；綉衣御史申徒建隨獻玉玦；申徒，卽申屠。賢曰︰玦，決也，令早決斷。更始不敢發。縯舅樊宏謂縯曰︰「建得無有范增之意乎？」范增事見九卷高帝元年。縯不應。李軼初與縯兄弟善，後更諂事新貴；新貴，謂朱鮪等。秀戒縯曰︰「此人不可復信！」復，扶又翻。縯不從。縯部將劉稷，勇冠三軍，冠，古玩翻。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邪！」更始以稷為抗威將軍，稷不肯拜；不肯拜受抗威之命也。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縯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幷執縯，卽日殺之；以族兄光祿勳賜為大司徒。賜與更始同祖蒼梧太守利。秀聞之，自父城馳詣宛謝。賢曰︰以伯升見害，心不自安，故謝。司徒官屬迎弔秀，縯之官屬也。秀不與交私語，遠嫌也。惟深引過而已，引過以歸己。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縯服喪，為，于偽翻。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秀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

**11**道士西門君惠謂王莽衞將軍王涉曰︰「讖文劉氏當復興，復，扶又翻；下同。國師公姓名是也。」涉遂與國師公劉秀、大司馬董忠、司中大贅孫伋謀，以所部兵劫莽降漢，以全宗族。涉欲全王氏之族也。降，戶江翻。秋，七月，伋以其謀告莽，莽召忠詰責，因格殺之，使虎賁以斬馬劍剉忠，收其宗族，以醇醯、毒藥、白刃、叢棘幷一坎而埋之；秀、涉皆自殺。莽以其骨肉、舊臣，惡其內潰，故隱其誅。師古曰︰王涉，骨肉；劉歆，舊臣。余按莽傳，涉，曲陽侯根子也。惡，烏路翻。莽以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亡所信，古亡、無字通。不能復遠念郡國，乃召王邑還，為大司馬，以大長秋張邯為大司徒，崔發為大司空，司中壽容苗訢為國師。邯，下甘翻。訢，音欣。莽憂懣不能食，懣，音悶，又音滿。但飲酒，啗鰒魚；師古曰︰此鰒，海魚也，音雹。郭璞註三蒼曰︰鰒，似蛤，偏著石。廣志︰曰︰鰒，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本草曰︰石決明，一名鰒魚。讀軍書倦，因馮几寐，師古曰︰馮，讀曰憑。不復就枕矣。

**12**成紀隗崔、隗義、成紀縣，屬天水郡。賢曰︰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隗姓，出於赤狄。上邽楊廣、冀人周宗上邽縣，屬隴西郡。賢曰︰故邽戎邑，今秦州縣。冀縣，屬天水郡；秦武公伐冀戎，因縣之。宋白曰︰秦州治隴城縣，卽故冀城。同起兵以應漢，『章︰十二行本「漢」下有「衆數千人」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攻平襄，殺莽鎭戎大尹李育。賢曰︰平襄，縣名，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伏羌縣西北；王莽改天水郡曰鎭戎。崔兄子囂，素有名，好經書，好，呼到翻。崔等共推為上將軍；崔為白虎將軍，義為左將軍。崔本自署右將軍；白虎居右，又起兵於西方，白虎主之，因改右將軍號白虎將軍。囂遣使聘平陵方望，以為軍師。賢曰︰平陵，昭帝陵，因以為縣；故城在今咸陽縣西北。武王伐紂，以太公為師尚父；田單守卽墨，以一卒為神師；韓信旣破趙，師事李左車；皆軍師也。後遂以為官稱。望說囂立高廟于邑東；平襄邑之東也。說，輸芮翻。己巳，祠高祖、太宗、世宗，囂等皆稱臣執事，殺馬同盟，以興輔劉宗；移檄郡國，數莽罪惡。數，所具翻。勒兵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安定大尹王向。莽改漢涼州曰雍州。向，平阿侯王譚之子也。考異曰︰王莽傳作「卒正王旬」，袁紀作「太守王向」，今從范書。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敦，徒門翻。皆下之。

**13**初，茂陵公孫述為清水長，賢曰︰清水，縣名，屬天水郡；今秦州縣。有能名；遷導江卒正，治臨邛。賢曰︰王莽改蜀郡曰導江。臨邛，今邛州縣。班志，臨邛縣屬蜀郡。邛，音渠容翻。漢兵起，南陽宗成、商人王岑起兵徇漢中以應漢，宗成，南陽人也。地理志，商縣，屬弘農郡。賢曰︰今商州商雒縣也。殺王莽庸部牧宋遵，衆合數萬人。述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地理志，成都縣，屬蜀郡。虜掠暴橫。橫，戶孟翻。述召郡中豪桀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此寇賊，非義兵也。」乃使人詐稱漢使者，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選精兵西擊成等，殺之，按臨邛在成都西南。述兵自臨邛迎擊宗成等，非西向也。此承范史之誤。幷其衆。

**14**前鍾武侯劉望起兵汝南，按王子侯表︰鍾武節侯度，長沙定王之孫，成帝元延二年，侯則紹封；其後不見。或者望其則之子歟？鍾武在義陽郡界。水經註︰師水過義陽郡城，東逕鍾武故城南。考異曰︰王莽傳作「劉聖」，今從范書·劉玄傳。嚴尤、陳茂往歸之；八月，望卽皇帝位，以尤為大司馬，茂為丞相。

**15**王莽使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守洛陽。將，卽亮翻。考異曰︰袁紀作「襃章」，今從范書。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洛陽，西屛大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武關，李松，通之從弟。屛，必郢翻。三輔震動。析人鄧曄、于匡起兵南鄕以應漢，師古曰︰析，南陽之縣。南鄕，析縣之鄕名也。宋白曰︰鄧州內鄕縣，古之析邑。析，音先歷翻。攻武關都尉朱萌，萌降；降，戶江翻。進攻右隊大夫宋綱，殺之；莽改弘農郡曰右隊。西拔湖。師古曰︰湖，弘農之縣也，本屬京兆。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古者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師古曰︰周禮春官之屬女巫之職曰︰凡邦之大災，歌哭以請。哭者，所以告哀也。春秋左氏傳︰宣十二年，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故發引之以為言也。厭，音一葉翻。宜告天以求救！」莽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大哭，氣盡，伏而叩頭。諸生小民旦夕會哭，為設餐粥；為，于偽翻。師古曰︰餐，音千安翻。甚悲哀者，除以為郞，郞至五千餘人。

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將北軍精兵數萬人以東，內其妻子宮中以為質。質，音致。時省中黃金尚六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稱，尺證翻。莽愈愛之，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衆重怨，無鬭意。師古曰︰重，音直用翻。九虎至華陰回谿，賢曰︰回谿，今俗所謂回阬，在洛州永寧縣東北；其谿長四里，闊二丈，深二丈五尺。華，戶化翻。距隘自守。于匡、鄧曄擊之，六虎敗走；二虎詣闕歸死，莽使使責死者安在，皆自殺；其四虎亡。二虎自殺者，史熊、王況也。四虎亡者，史逸其名。三虎收散卒保渭口京師倉。三虎，郭欽、陳翬、成重也。師古曰︰京師倉，在華陰灌北渭口也。

鄧曄開武關迎漢兵。李松將三千餘人至湖，與曄等共攻京師倉，未下。曄以弘農掾王憲為校尉，掾，俞絹翻。將數百人北渡渭，入左馮翊界。李松遣偏將軍韓臣等徑西至新豐擊『章︰十二行本「擊」下有「破」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莽波水將軍，據竇融傳，莽拜融為波水將軍。前書音義曰︰波水，在長安南。追奔至長門宮。王憲北至頻陽，所過迎降。師古曰︰所過之處，人皆來迎而降附也。諸縣大姓各起兵稱漢將軍，『章︰十二行本無「軍」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率衆隨憲。李松、鄧曄引軍至華陰，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又聞天水隗氏方到，皆爭欲『章︰十二行本「欲」下有「先」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入城，貪立大功、鹵掠之利。言入城誅莽，旣立大功，又得鹵掠，貪二者之利也。莽赦城中囚徒，皆授兵，殺豨，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為新室者，社鬼記之！」豨，許豈翻，又音希。為，于偽翻。使更始將軍史諶將之。諶，氏壬翻。渡渭橋，皆散走；諶空還。衆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椁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

九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門入。師古曰︰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張邯逢兵見殺；王邑、王林、王巡、䠠惲等分將兵距擊北闕下，䠠，師古曰︰音帶，又音徒蓋翻。䠠姓，惲名。惲，於粉翻。會日暮，官府、邸第盡奔亡。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趨讙並和，師古曰︰衆羣行讙而自相和也。讙，許元翻。和，音乎臥翻。燒作室門，程大昌曰︰作室者，未央宮西北織室、暴室之類，黃圖謂為尚方工作之所者也。作室門，則工徒出入之門，蓋未央宮之便門也。斧敬法闥，師古曰︰敬法，殿名也。闥，小門也。謂斧斫之也。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師古曰︰呼，音火故翻。火及掖庭、承明，黃皇室主所居。黃皇室主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

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莽紺袀服，師古曰︰紺，深青而揚赤色也。袀，純也，純為紺服也。袀，音均，又音弋旬翻。持虞帝匕首；虞帝安得有匕首，蓋莽自為之以愚夫人。天文郞按式於前，師古曰︰式，所以占時日。天文郞，今之用式者也。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莽引孔子之言以自況。庚戌，且明，羣臣扶掖莽自前殿之漸臺，『章︰十二行本「臺」下有「欲阻池水」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此未央宮之漸臺也。水經︰未央漸臺在滄池中。建章漸臺在太液池中。程大昌曰︰漸者，漬也，言臺在水中受其漸漬也。凡臺之環浸于水者，皆可名為漸臺。漸，子廉翻。公卿從官尚千餘人隨之。從，才用翻。王邑晝夜戰，罷極，師古曰︰罷，讀曰疲。士死傷略盡；馳入宮，間關至漸臺，師古曰︰間關，猶言崎嶇，展轉也。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聞莽在漸臺，衆共圍之數百重。重，直龍翻。臺上猶與相射，射，而亦翻。矢盡，短兵接，王邑父子、䠠惲、王巡戰死，莽入室。下餔時，衆兵上臺，晡後，謂之下晡。按前書·天文志︰旦至食時，食時至日昳，日昳至晡，晡至下晡，下晡至日入。苗訢、唐尊、王盛等皆死。訢，音欣。商人杜吳殺莽，校尉東海公賓就斬莽首；師古曰︰公賓姓，就名也。風俗通曰︰魯大夫公賓庚之後。王莽五十一居攝，五十四卽眞，六十八誅死。軍人分莽身，節解臠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公賓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師古曰︰舍，止宿也。妻莽後宮，乘其車服。癸丑，李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不上，璽，斯氏翻。綬，音受。上，時掌翻。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宛，縣於市；百姓共提擊之，縣，讀曰懸。提，音徒計翻。或切食其舌。

班固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折，而設翻。要，一遙翻。及居位輔政，勤勞國家，直道而行，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邪！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答子張之言也。不仁之人假仁者之色，而行則違之。行，下孟翻。莽旣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四父，謂王鳳、王音、王商、王根相繼秉政，皆莽諸父也。遭漢中微，國統三絕，成、哀、平皆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顚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黃帝、虞舜，莽祖之。復，扶又翻。乃始恣睢，奮其威詐，師古曰︰睢，音呼季翻。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以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師古曰︰囂然，衆口愁貌也，音五高翻。喪，息浪翻。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虛，虛，讀曰墟。害徧生民，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師古曰︰以六經之事文飾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聖王之驅除云爾。蘇林曰︰聖王，光武也，為光武驅除也。師古曰︰言驅逐蠲除以待聖人也。

**16**定國上公王匡拔洛陽，生縛莽太師王匡、哀章，皆斬之。冬，十月，奮威大將軍劉信擊殺劉望於汝南，信，大司徒賜兄顯之子。幷誅嚴尤、陳茂，郡縣皆降。降，戶江翻。

**17**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整脩宮府。司隸校尉察三輔、三河、弘農，故使整脩宮府。秀乃置僚屬，作文移，東觀記曰︰文書移與屬縣也。從事司察，一如舊章。續漢書︰司隸置從事史十二人，秩皆百石，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漢官儀曰︰幘者，古之卑賤不冠者之所服也。方言曰︰覆髻謂之幘，或謂之承露。劉昭志曰︰秦雄諸侯，乃加武將首飾，為絳袙以表貴賤；其後稍作顏題。漢興，續其顏，卻摞之，施巾，連題卻覆之，名之曰幘。幘者，賾也，頭首嚴賾也。至孝文，乃高顏題，崇其巾，為屋，合後，施收上下；羣臣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勝，音升。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復，扶又翻；下同。由是識者皆屬心焉。皆屬，音之欲翻。

更始北都洛陽，分遣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降，戶江翻；下同。使者至上谷，漢上谷郡，治沮陽。上谷太守扶風耿況迎，上印綬；上，時掌翻。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功曹寇恂勒兵入見使者，請之，姓譜︰蘇忿生為周武王司寇，其後以官為寇氏。百官志︰郡功曹，主選署功勞，在諸曹之上。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使君建節銜命，郡國莫不延頸傾耳；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賢曰︰墮，毀也，讀曰隳。將復何以號令他郡乎！」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而歸。

宛人彭寵、吳漢亡命在漁陽，鄕人韓鴻為更始使，徇北州，承制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為彭寵據漁陽張本。以漢為安樂令。賢曰︰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今幽州潞縣西北。樂，音洛。

更始遣使降赤眉。遣使者招諭之，使降而釋兵也；後以意推。降，戶江翻。樊崇等聞漢室復興，卽留其兵，將『章︰十二行本「將」上有「自」字；孔本同；張校同。』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帥，所類翻。更始皆封為列侯。崇等旣未有國邑，而留衆稍有離叛者，乃復亡歸其營。崇等時營在濮陽。為赤眉攻更始張本。

**18**王莽廬江連率潁川李憲據郡自守，稱淮南王。率，所類翻。

**19**故梁王立之子永詣洛陽；立死見三十六卷平帝元始四年。更始封為梁王，都睢陽。為永據梁、連羣盜張本。睢，音雖。

**20**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大司徒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諸家子，謂南陽諸宗子也。光武諱秀，字文叔。朱鮪等以為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更始乃以劉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鎭慰州郡。為光武自河北定天下張本。

**21**以大司徒賜為丞相，令先入關脩宗廟、宮室。將都長安也。

**22**大司馬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賢曰︰說文︰苛，小草也；言政令繁細。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勞，力到翻。秀皆不受。

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卽如是，何欲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漢初未有紙，以竹簡及縑素書，故言竹帛。秀笑，因留宿間語；賢曰︰間，私也。禹進說曰︰說，輸芮翻；下同。「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旣是常才而不自聽斷，斷，丁亂翻。諸將皆庸人屈起，賢曰︰屈，音求勿翻。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二科而已，天時與人事也。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旣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任，音壬。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也。況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鄧禹為中興元功，實本諸此。秀大悅，因令禹『章︰十二行本「禹」下有「常」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

秀自兄縯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御，進也。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寬譬；馮異自父城歸光武，為司隸主簿；及渡河，為大司馬主簿。寬，釋也；譬，曉也，譬曉以寬釋其哀戚之情。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飢渴，易為充飽。孟子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賢曰︰猶言凋殘之後，易流德澤。易，以豉翻。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徇行郡縣，行，下孟翻。宣布惠澤。」秀納之。

騎都尉宋子耿純謁秀於邯鄲，先是李軼承制拜耿純為騎都尉。賢曰︰宋子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趙州平棘縣北三十里。邯鄲縣，屬趙國；今洺州縣。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自結納。

**23**故趙繆王子林賢曰︰繆王，景帝七代孫，名元。前書曰︰坐殺人，為大鴻臚所奏，諡曰繆；音謬。說秀決列人河水以灌赤眉，續漢書︰林言於秀曰︰「赤眉可破。」秀問其故，對曰︰「赤眉今在河東，河水從列人北流，如決河水灌之，可令為魚。」列人縣，屬鉅鹿郡。賢曰︰故城在今洺州肥鄕縣東北。秀不從；去之眞定。賢曰︰眞定，縣名，屬眞定國，今恆州縣也。林素任俠於趙、魏間，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俠之為言挾也，以權力夾輔人者也。子輿事見三十七卷王莽始建國二年。邯鄲卜者王郞緣是詐稱眞子輿，云「母故成帝謳者，嘗見黃氣從上下，遂任身；任，音壬。趙后欲害之，偽易他人子，以故得全。」林等信之，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謀共立郞。會民間傳赤眉將渡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輿」，以觀衆心，百姓多信之。十二月，林等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止於王宮，賢曰︰故趙王之宮也。邯鄲，音寒丹。立郞為天子；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

**二年**（甲申、二四）

**1**春，正月，大司馬秀以王郞新盛，乃北徇薊。賢曰︰薊，縣名，屬涿郡；今幽州縣也。薊，音計。

**2**申屠建、李松自長安迎更始遷都；二月，更始發洛陽。初，三輔豪桀假號誅莽者，謂假漢將軍號也。人人皆望封侯；申屠建旣斬王憲，又揚言「三輔兒大黠，黠，下八翻，桀黠也。共殺其主。」吏民惶恐，屬縣屯聚；建等不能下。更始至長安，乃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於是三輔悉平。

時長安唯未央宮被焚，其餘宮室、供帳、倉庫、官府皆按堵如故，市里不改於舊。更始居長樂宮，樂，音洛。升前殿，郞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俛首刮席，不敢視。賢曰︰怍，顏色變也。俛，俯也。刮，爬也；怍，才各翻。俛，音免。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給事天子左右者，謂之侍官。

李松與棘陽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說，輸芮翻。王，于況翻。朱鮪爭之，以為高祖約，非劉氏不王。鮪，于軌翻。更始乃先封諸宗室︰祉為定陶王，班志︰定陶縣，屬濟陰郡。宋白曰︰定陶故城在曹州東北三十七里。慶為燕王，燕，於賢翻。歙為元氏王，元氏縣，屬常山郡。闞駰曰︰趙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嘉為漢中王，祉，舂陵康侯敞之子，大宗也。慶，敞之弟。嘉，敞之弟子。歙，更始之叔父。歙，許及翻。賜為宛王，宛縣，屬南陽郡。宋白曰︰鄧州南陽縣，漢之宛縣。信為汝陰王；班志，汝陰縣屬汝南郡，故胡國；唐潁州治所。然後立王匡為泚陽王，「泚陽」，後漢書作「比陽」。比陽縣，屬南陽郡；唐屬唐州。王鳳為宜城王，班志，宜城縣屬南郡，故鄢。宋為大堤之地，立華山郡；後魏改宜城郡；唐為縣，屬襄州。朱鮪為膠東王，膠東，漢王國，都卽墨。賢曰︰故城在今萊州膠水縣東南。王常為鄧王，鄧縣，屬南陽郡，故鄧國；唐為鄧城縣，屬襄州。申屠建為平氏王，班志，平氏縣屬南陽郡，有桐柏山；唐為桐柏縣，屬唐州。陳牧為陰平王，賢曰︰陰平縣，屬廣漢郡。宋白曰︰唐文州曲水縣，漢陰平道也。衞尉大將軍張卬為淮陽王，淮陽，本陳國；漢為淮陽國。賢曰︰淮陽故城，在今陳州宛丘縣東南。執金吾大將軍廖湛為穰王，穰縣，屬南陽郡。師古曰︰今鄧州穰縣是也。尚書胡殷為隨王，隨縣，屬南陽郡，古隨國；唐為隨州。柱天大將軍李通為西平王，賢曰︰西平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郾城縣南。五威中郞將李軼為舞陰王，舞陰縣，屬南陽郡。宋白曰︰唐州泌陽縣，本漢舞陰縣地。舞陽故城在葉縣東十里。水衡大將軍成丹為襄邑王，襄邑縣，屬陳留郡。國［圈］稱曰︰襄邑，宋地，本承匡襄陵鄕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秦始皇以承匡卑濕，徙縣於襄陵，故曰襄邑。縣西十里有承匡故城。賢曰︰今襄邑縣在宋州西。驃騎大將軍宗佻為潁陰王，佻，他彫翻，又田聊翻。班志，潁陰縣，屬潁川郡。尹尊為郾王。班志，郾縣，屬潁川郡。宋白曰︰七國時，魏之下邑，今許州郾城縣是也。括地志︰豫州褒信縣，本漢郾縣地。師古曰︰郾，一戰翻。唯朱鮪辭不受；乃以鮪為左大司馬，宛王賜為前大司馬，使與李軼等鎭撫關東。又使李通鎭荊州，王常行南陽太守事。以李松為丞相，趙萌為右大司馬，共秉內任。內任，謂朝廷之內。

更始納趙萌女為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中與語。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中常侍，受外朝臣奏事而奏之天子。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邪！」起，抵破書案。賢曰︰抵，擊也。趙萌專權，生殺自恣。郞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斬之，自是無敢復言。復，扶又翻。以至羣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郞將。公羊傳曰︰炊烹為養，音弋亮翻。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言以烹煮熟爛為功也。軍師將軍李淑上書諫曰︰「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勢，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旣安。唯名與器，聖人所重；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今加非其人，望其裨益萬分，猶緣木求魚，升山采珠。賢曰︰言求之非所，不可得也。海內望此，有以窺度漢祚！」度，徒洛翻。更始怒，囚之。諸將在外者皆專行誅賞，各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

**3**更始徵隗囂及其叔父崔、義等。囂將行，方望以更始成敗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囂等至長安，更始以囂為右將軍，崔、義皆卽舊號。就其舊號以授之。隗囂違方望之言而從更始，違馬援之言而叛光武，始則幾至殺身，後則終於滅族，擇木之難也。

**4**耿況遣其子弇奉奏詣長安，弇時年二十一。弇，古含翻。行至宋子，會王郞起，弇從吏孫倉、衞包曰︰「劉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輿弊賊，卒為降虜耳！從，才用翻。卒，終也，音子恤翻。我至長安，與國家陳上谷、漁陽兵馬，歸發突騎，賢曰︰突騎，言能衝突軍陳。以轔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賢曰︰轔，轢也，音力刃翻。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遂亡，降王郞。

弇聞大司馬秀在盧奴，賢曰︰盧奴，縣名，屬中山國；故城在今定州安喜縣。水經註曰︰縣有黑水故池。水黑曰盧，不流曰奴，因以為名。乃馳北上謁；上，時掌翻；下異上同。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薊，故燕都；昭帝改燕為廣陽國，亦治薊。王郞移檄購秀十萬戶，秀令功曹令史潁川王霸至市中募人擊王郞，漢舊註︰公府令史，秩百石。霸時為大司馬功曹令史。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慚懅而反。賢曰︰說文曰︰歋，手相笑也。歋，音弋支翻。，音踰，或音由。此云邪揄，語輕重不同。懅，亦慙也，音遽。秀將南歸，耿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彭寵，南陽宛人。上谷太守，卽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柰何北行入囊中！」賢曰︰漁陽、上谷北接塞垣，至彼路窮，如入囊中也。首，音式救翻。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

會故廣陽王子接起兵薊中以應郞，賢曰︰廣陽王名嘉，武帝五代孫。城內擾亂，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秀趣駕而出，賢曰︰趣，急也，音促。至南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遂晨夜南馳，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蕪蔞亭，賢曰︰蕪蔞，亭名，在今饒陽東北。蔞，音力于翻。時天寒烈，馮異上豆粥。至饒陽，賢曰︰饒陽，縣名，屬安平國，在饒河之陽；故城在今瀛州饒陽縣東北。官屬皆乏食。秀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賢曰︰傳舍，客館也。傳，音知戀翻；下同。傳吏方進食，從者飢，爭奪之。從，才用翻。傳吏疑其偽，乃椎鼓數十通，紿言「邯鄲將軍至」；賢曰︰椎，直追翻。紿，言欺誑也，音殆。官屬皆失色。秀升車欲馳，旣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

至下曲陽，賢曰︰下曲陽，縣名，屬鉅鹿郡。常山郡有上曲陽，故此言下。劉昭曰︰下曲陽有鼓聚，故翟鼓子國。宋白曰︰鎭州鼓城縣，漢下曲陽縣地。傳聞王郞兵在後，從者皆恐。從，才用翻。至滹沱河，賢曰︰山海經云︰大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在今代州繁畤縣，東流經定州深澤縣東南，卽光武所渡處；今俗猶謂之危渡口。臣賢按︰滹沱河舊在饒陽南，至魏太祖曹操，因饒河故瀆決令北注新溝水，所以今在饒陽縣北。候吏還白「河水流澌，賢曰︰澌，音斯，冰澌也。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卽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比，必寐翻，及也。河冰亦合，乃令王霸護渡，賢曰︰監護渡也。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賢曰︰南宮，縣名，屬信都國，今冀州縣也。遇大風雨，秀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賢曰︰爇，音而悅翻。秀對竈燎衣，賢曰︰燎，炙也。馮異復進麥飯。復，扶又翻。

進至下博城西，賢曰︰下博縣，屬信都國；在博水之下，故曰下博；故城在今冀州，下博縣南。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賢曰︰蓋神人也。今下博縣西有祠堂。指曰︰「努力！信都郡為長安城守，賢曰︰信都郡，今冀州。為，于偽翻。去此八十里。」秀卽馳赴之。是時郡國皆已降王郞，獨信都太守南陽任光、和戎太守信都邳肜不肯從。東觀記曰︰王莽分信都為和戎，居下曲陽。邳肜傳作「和成」。成字為是。風俗通︰奚仲為夏車正，封於邳，其後以為氏。肜，余中翻。光自以孤城獨守，恐不能全，賢曰︰獨守無援，故恐。聞秀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邳肜亦自和戎來會，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肜曰︰「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今卜者王郞，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振，舉也。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二郡，信都、和成。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墮，讀曰隳。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復，扶又翻。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旣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謂光武西歸，則王郞之位號定，故曰成主。背，蒲妹翻。考異曰︰范書·邳肜傳︰「邯鄲成民不肯背成主」，字皆作「城」。袁紀作「邯鄲和城，民不肯捐和城而千里送公」，漢春秋作「邯鄲之民不能捐父母、背成主。」按文意，「城」皆當作「成」。邯鄲成，謂邯鄲勢成也。成主，謂王郞為已成之主也。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止。

秀以二郡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力子都軍中；爰曾起兵盧城頭，曾字子路，故號城頭子路。考異曰︰范書作「力子都」。同編修劉攽曰︰「力」當作「刁」，音彫。任光以為不可。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拜任光為左大將軍，信都都尉李忠為右大將軍，邳肜為後大將軍、和戎太守如故，信都令萬脩為偏將軍，萬，姓也。孟子弟子有萬章。皆封列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任光、李忠、萬脩將兵以從。從，才用翻；下使從同。邳肜將兵居前，任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力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傳，知戀翻。語，牛倨翻。秀投暮入堂陽界，賢曰︰堂陽縣，屬鉅鹿郡，在堂水之陽；故城在今冀州鹿城縣南。多張騎火，彌滿澤中，堂陽卽降；又擊貰縣，降之。賢曰︰貰縣，屬鉅鹿郡；音時夜翻；師古音式制翻。城頭子路者，東平爰曾也，寇掠河、濟間，有衆二十餘萬，濟，子禮翻。力子都有衆六七萬，故秀欲依之。昌城人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迎秀；賢曰︰昌城縣，屬信都郡；故城在今冀州西北。杜佑曰︰故城在冀州信都縣北。水經註引應劭曰︰在堂陽縣北三十里。秀以植為驍騎將軍。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賢曰︰左傳曰︰又如是而嫁，將就木焉。木，謂棺也。老病者恐死，故載以從軍。迎秀於育；賢曰︰育，縣名；故城在冀州。余考兩漢志無育縣，蓋「貰」字之誤。拜純為前將軍。進攻下曲陽，降之；衆稍合，至數萬人，復北擊中山。賢曰︰中山國，一名中人亭；故城在今定州唐縣東北。張曜中山記曰︰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也。復，扶又翻。耿純恐宗家懷異心，乃使從弟訢宿歸，燒廬舍以絕其反顧之望。

秀進拔盧奴，杜佑曰︰定州安喜縣，漢盧奴也。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復，扶又翻；下同。時眞定王楊起兵附王郞，衆十餘萬，秀遣劉植說楊，楊乃降。楊，常山憲王舜六世孫。舜，景帝子也。說，輸芮翻。秀因留眞定，納楊甥郭氏為夫人以結之。進擊元氏、防子，皆下之。賢曰︰元氏、防子屬常山郡；並今趙州縣也。防與房，古字通用。至鄗，擊斬王郞將李惲；鄗縣，屬常山郡。賢曰︰今趙州高邑縣也。鄗，音呼各翻。惲，於粉翻。至柏人，復破郞將李育。賢曰︰柏人，縣名，屬趙國；今邢州縣；故城在縣之西北。育還保城；攻之，不下。

**5**南鄭人延岑起兵據漢中；延，姓；岑，名。漢中王嘉擊降之，有衆數十萬。校尉南陽賈復見更始政亂，乃說嘉曰︰說，輸芮翻。「今天下未定，而大王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所保，謂漢中也。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在河北，必能相用。」乃為書薦復及長史南陽陳俊於劉秀。復等見秀於柏人，秀以復為破虜將軍，俊為安集掾。劉玄傳︰玄初從陳牧等為其軍安集掾。賢曰︰欲以安集軍衆，故權以為官名。余謂光武用俊之意，不特安集軍衆，蓋為民也。掾，俞絹翻。

秀舍中兒犯法，軍市令潁川祭遵格殺之，從軍者非一處人，故於軍中立市，使相貿易，置令以治之。姓譜︰周公第五子祭伯，其後以為氏。賢曰︰祭，音側介翻。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敎令所行也。」乃貰之，賢曰︰貰，猶赦也。以為刺姦將軍，王莽置左右刺姦，使督姦猾，光武因以為將軍號。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6**初，王莽旣殺鮑宣，事見三十六卷平帝元始三年。上黨都尉路平欲殺其子永；太守苟諫保護之，永由是得全。更始徵永為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將兵安集河東、幷州，河東郡，本屬司隸。令永安集河東及幷州所部諸郡。得自置偏裨。永至河東，擊青犢，大破之。以馮衍為立漢將軍，屯太原，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以扞衞幷土。

**7**或說大司馬秀以守柏人不如定鉅鹿，說，輸芮翻；下同。秀乃引兵東北拔廣阿。賢曰︰廣阿，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趙州象城縣西北。杜佑曰︰趙州昭慶縣，漢廣阿縣。秀披輿地圖，武帝時，羣臣請王皇子，御史奏輿地圖。索隱曰︰謂地為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為蓋，謂地為輿。故地圖稱輿地圖，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殽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也！」

**8**薊中之亂，耿弇與劉秀相失，北走昌平，賢曰︰昌平縣，屬上谷郡；今幽州縣；故城在縣東。就其父況，因說況擊邯鄲。說，輸芮翻；下同。時王郞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疑惑，多欲從之。上谷功曹寇恂、門下掾閔業閔，姓也。魯有大夫閔馬父；孔子弟子有閔子騫。說況曰︰「邯鄲拔起，賢曰︰拔，猝也。難可信向。大司馬，劉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可以歸之。」下，遐稼翻。況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然之，遣恂東約彭寵，欲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詣大司馬秀。

安樂令吳漢、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亦勸寵從秀，樂，音洛。蓋，古盍翻。狐奴縣，屬漁陽郡。寵以為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郞，寵不能奪。漢出止外亭，外亭，城門外之亭也。遇一儒生，召而食之，食，讀曰飤。問以所聞。生言︰「大司馬劉公，所過為郡縣所稱；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卽詐為秀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說，輸芮翻。會寇恂至，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與蓋延、王梁將之，南攻薊，殺王郞大將趙閎。

寇恂還，遂與上谷長史景丹及耿弇將兵俱南，與漁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郞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凡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前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衆，丹等勒兵問曰︰「此何兵？」曰︰「大司馬劉公也。」諸將喜，卽進至城下。城下初傳言二郡兵為邯鄲來，為，于偽翻；下同。衆皆恐。劉秀自登西城樓勒兵問之；耿弇拜於城下，卽召入，具言發兵狀。秀乃悉召景丹等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數，所角翻；下同。吾聊應言『我亦發之』，賢曰︰王郞將帥數云欲發二郡兵以拒光武，光武聊亦應云然，猶今兩軍相戲弄也。孔穎達曰︰聊，且略之辭。何意二郡良為吾來！考異曰︰袁紀作「良牧為吾來」，今從景丹傳。韻釋︰良，首也，信也。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以景丹、寇恂、耿弇、蓋延、吳漢、王梁皆為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耿況、彭寵大將軍；封況、寵、丹、延皆為列侯。

吳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少，詩沼翻。朱子曰︰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造，七到翻。然沈厚『章︰十二行本「厚」作「勇」；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有智略，沈，持林翻。鄧禹數薦之於秀，秀漸親重之。

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討王郞，不能下；秀至，與之合軍，東圍鉅鹿，月餘未下。王郞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等開門內之。更始遣兵攻破信都，秀使李忠還，行太守事。王郞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秀逆戰於南䜌，不利。賢曰︰南䜌，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邢州柏人縣東北。左傳︰齊國夏伐晉，取欒，卽其地也。其後南徙，故加「南」；今謂之倫城，聲之轉也。杜佑曰︰唐鉅鹿，漢南䜌地；漢鉅鹿縣，今平鄕也。䜌，音力全翻。景丹等縱突騎擊之，宏等大敗。秀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其戰，樂可言邪！」樂，音洛。

耿純言於秀曰︰「久守鉅鹿，士衆疲弊；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郞已誅，鉅鹿不戰自服矣。」秀從之。夏，四月，留將軍鄧滿守鉅鹿；進軍邯鄲，連戰，破之，郞乃使其諫大夫杜威請降。威雅稱郞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復，扶又翻。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輿者乎！」威請求萬戶侯，秀曰︰「顧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之，二十餘日；五月，甲辰，郞少傅李立開門內漢兵，遂拔邯鄲。郞夜亡走，王霸追斬之。秀收郞文書，得吏民與郞交關謗毀者數千章；關，通也。秀不省，省，悉井翻。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賢曰︰反側不安。詩曰︰展轉反側。

秀部分吏卒各隸諸軍，句絕。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偏將軍馮異也，為人謙退不伐，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屛樹下，屛，必郢翻，蔽也。坐樹下以自蔽也。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護軍宛人朱祜言『章︰十二行本「言」上有「從容」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於秀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考異曰︰范書、袁紀「朱祜」皆作「祐」。按東觀記，「祜」皆作「福」，避安帝諱。許愼說文祜字無解，云上諱。然則祜名當作「示」旁古今之古，不當作左右之右也。」『章︰十二行本正作「祜」；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云廿九葉前三行同。』相，息亮翻。秀曰︰「召刺姦收護軍！」祜事伯升為大司徒護軍；光武為大司馬，復以為護軍。百官表︰護軍都尉，秦官；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祜乃不敢復言。復，扶又翻；下同。

更始遣使立秀為蕭王，賢曰︰蕭縣，屬沛郡；今徐州縣也。悉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詣行在所；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謂所居為行在所。遣苗曾為幽州牧，韋順為上谷太守，蔡充為漁陽太守，並北之部。

蕭王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賢曰︰趙王如意之殿也；故基在今洺州邯鄲縣內。水經註︰溫明殿在叢臺西。耿弇入，造牀下請間，造，七到翻。因說曰︰「吏士死傷者多，請歸上谷益兵。」蕭王曰︰「王郞已破，河北略平，復用兵何為？」復，扶又翻。弇曰︰「王郞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賢曰︰辦，猶成也；音蒲莧翻。余據史記，項梁曰︰「使公主某事不能辦。」卽此意。今人謂了事為辦事。敗必不久。」蕭王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敢披赤心。」蕭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為天子，而諸將擅命於山東，貴戚縱橫於都內，橫，戶孟翻。都內，謂長安。虜掠自恣，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朝，直遙翻。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賢曰︰貳，離異也。

是時，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賢曰︰諸賊或以山川土地為名，或以軍容強盛為號。銅馬賊帥東山荒禿、上淮況等，大彤渠帥樊重，尤來渠帥樊崇，五校賊帥高扈，檀鄕賊帥董次仲，五樓賊帥張文，富平賊帥徐少，獲索賊帥古師郞等，並見東觀記。脛，形定翻。富平，縣名，屬平原郡；今棣州厭次縣。所在寇掠。蕭王欲擊之，乃拜吳漢、耿弇俱為大將軍，持節北發幽州十郡突騎；幽州十郡，涿郡、廣陽、代郡、上谷、漁陽、遼西、遼東、玄菟、樂浪郡是也。苗曾聞之，陰敕諸郡不得應調。賢曰︰調，發也。調，徒弔翻。吳漢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賢曰︰無終，本山戎國也，無終，山名，因以為國號；漢為縣名，屬右北平，故城在今幽州漁陽縣。是時苗曾蓋治無終。曾出迎於路，漢卽收曾，斬之。耿弇到上谷，亦收韋順、蔡充，斬之。北州震駭，於是悉發其兵。

秋，蕭王擊銅馬於鄡，賢曰︰鄡，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冀州鹿城縣東。鄡，音苦堯翻。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賢曰︰清陽，縣名，屬清河郡；今貝州縣；故城在州西北。士馬甚盛，漢悉上兵簿於莫府，賢曰︰莫，大也。兵簿，軍士之名帳。上，時掌翻。請所付與，不敢自私，王益重之。王以偏將軍沛國朱浮為大將軍、幽州牧，使治薊城。銅馬食盡，夜遁，蕭王追擊於館陶，大破之。賢曰︰館陶縣，屬魏郡；今魏州縣。受降未盡，降，戶江翻；下同。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蕭王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賢曰︰前書音義曰︰蒲陽山，蒲水所出，在今定州北平縣西北。余按此乃班書·地理志中山曲逆縣下分註，非音義也。復，扶又翻。封其渠帥為列侯。帥，所類翻。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賢曰︰投死，猶言致死。余謂投，託也，託以死也。行，下孟翻。陳，讀曰陣。更，工衡翻。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赤眉別帥與青犢、上江、大彤、鐵脛、五幡十餘萬衆在射犬，賢曰︰續漢志，野王有射犬聚；故城在今懷州武德縣北。蕭王引兵進擊，大破之；南徇河內，河內太守韓歆降。

**9**初，謝躬與蕭王共滅王郞，數與蕭王違戾，數，所角翻。常欲襲蕭王，畏其兵強而止；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處，昌呂翻。然蕭王『章︰十二行本「王」下有「每」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有以慰安之。躬勤於吏職，蕭王常稱之曰︰「謝尚書，眞吏也！」故不自疑。其妻知之，常戒之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終受制矣！」躬不納。旣而躬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鄴縣，屬魏郡。及蕭王南擊青犢，使躬邀擊尤來於隆慮山，地理志︰隆慮縣，屬河內郡。應劭曰︰隆慮山，在縣北，避殤帝名，改曰林慮。師古曰︰慮，音廬。躬兵大敗。蕭王因躬在外，使吳漢與刺姦大將軍岑彭襲據鄴城。躬不知，輕騎還鄴，漢等收斬之，其衆悉降。

**10**更始遣枉『章︰十二行本「枉」作「柱」；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功侯李『章︰十二行本「李」作「張」；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寶、益州刺史李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公孫述遣其弟恢擊寶、忠於綿竹，賢曰︰綿竹，縣名，屬廣漢郡，今益州縣也；故城今在縣東。大破走之。述遂自立為蜀王，都成都，述先居臨邛，今徙成都。民、夷皆附之。

**11**冬，更始遣中郞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王莽篡漢，易單于璽綬，事見三十七卷始建國二年。今復授之。颯，音立。璽，斯氏翻。綬，音受。因送云、當餘親屬、貴人、從者還匈奴。天鳳五年，莽脅云、當至長安。莽敗，云、當亦死，所餘親屬、貴人、從者，今送還匈奴。從，才用翻。單于輿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師古曰︰言中間之時也，讀如本字，又音竹仲翻。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牚拒，卒，子恤翻。復，扶又翻。師古曰︰牚，謂支拄也，音人庚翻，又丑庚翻。單于終持此言。

**12**赤眉樊崇等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為二部，崇與逢安為一部，東觀記曰︰逢，音龐。徐宣、謝祿、楊音為一部。赤眉雖數戰勝，數，所角翻。而疲弊厭兵，皆日夜愁泣，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於是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賢曰︰武關，在今商州上洛縣東。文穎曰︰弘農析縣西百七十里有武關。前書曰︰陸渾縣有關，在今洛州伊闕縣西南。地理志，陸渾縣屬弘農郡。師古曰︰渾，音胡昆翻。兩道俱入。更始使王匡、成丹與抗威將軍劉均等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

**13**蕭王將北徇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度，徒洛翻。又欲乘釁幷關中，而未知所寄，乃拜鄧禹為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時朱鮪、李軼、田立、陳僑將兵號三十萬，僑，音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鮑永、田邑在幷州。蕭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河內，北有太行之險，南據河津之要。欲擇諸將守河內者而難其人，賢曰︰非其人不可，故難之。問於鄧禹。鄧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考異曰︰袁紀︰「鄧禹初見王於鄴，卽言欲據河內」；至是又云︰「更始武陰王李軼據洛陽，尚書謝躬據鄴，各十餘萬衆；王患焉，將取河內以迫之，謂鄧禹曰︰『卿言吾之有河內，猶高祖之有關中。關中非蕭何，誰能使一方晏然，高祖無西顧之憂！吳漢之能，卿舉之矣；復為吾舉蕭何。』禹曰︰『寇恂才兼文武，有御衆才，非恂莫可安河內也！』」按世祖旣貳更始，先得河內、魏郡，因欲守之，以比關中，非本心造謀卽欲指取河內也。今依范書為定。蕭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而已！」拜馮異為孟津將軍，賢曰︰孟，地名，古今以為津；在河內郡河陽縣南門。統魏郡、河內兵於河上，以拒洛陽。蕭王親送鄧禹至野王，禹旣西，蕭王乃復引兵而北。寇恂調糇糧，復，扶又翻。調，徒弔翻。糇，音侯，乾食也。治器械以供軍；治，直之翻。軍雖遠征，未嘗乏絕。

**14**隗崔、隗義謀叛歸天水；隗囂恐幷及禍，乃告之。更始誅崔、義，以囂為御史大夫。武帝元鼎三年，置天水郡。秦州記云︰郡前湖水，冬夏無增減，因以名焉。

**15**梁王永據國起兵，招諸郡豪桀；沛人周建等並署為將帥，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將，卽亮翻。帥，所類翻。濟，子禮翻。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佼彊為橫行將軍，賢曰︰西防，縣名；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佼，音絞，姓也。周大夫原伯佼之後。姓譜曰︰春秋絞國，卽佼也，後改從「人」；漢有佼彊。杜佑曰︰佼，音効。余考兩漢志無西防縣。東海賊帥董憲為翼漢大將軍，琅邪賊帥張步為輔漢大將軍，督青、徐二州，與之連兵，遂專據東方。

**16**邔人秦豐起兵於黎丘，攻得邔、宜城等十餘縣，有衆萬人，自號楚黎王。按王莽之末，秦豐已起兵矣。通鑑書於上卷地皇二年。邔、宜城二縣，屬南郡。孟康曰︰邔，音忌。師古曰︰邔，音其。劉昭曰︰邔有黎丘城。賢曰︰習鑿齒襄陽記曰︰秦豐，黎丘鄕人。黎丘，楚地，故稱楚黎王。黎丘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北。杜佑曰︰襄州宜城縣，舊率道也。水經註︰黎丘在中廬縣西北，沔水逕其西。

**17**汝南田戎攻陷夷陵，賢曰︰夷陵，縣名，屬南郡；有夷山，故曰夷陵；今峽州縣；故城在今縣西北。水經註︰吳改夷陵為西陵。自稱掃地大將軍；轉寇郡縣，衆數萬人。

#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

## 漢紀三十二起旃蒙作噩（乙酉），盡柔兆閹茂（丙戌），凡二年。

世祖光武皇帝上之上諱秀，字文叔。賢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光武中葉興，故廟稱世祖。諡法，能紹前業曰光；克定禍亂曰武。伏侯古今註曰︰「秀」之字曰「茂」。伯、仲、叔、季，兄弟之次。長兄伯升，次仲，故字文叔焉。

## 建武元年（乙酉、二五）是年六月，卽位，改元。

**1**春，正月，方望與安陵人弓林姓譜︰弓，魯大夫叔弓之後；又孔子弟子有仲弓，又有馯臂子弓。共立前定安公嬰為天子，聚黨數千人，居臨涇。臨涇縣，屬安定郡。賢曰︰今涇州縣。更始遣丞相松等擊破，皆斬之。

**2**鄧禹至箕關，賢曰︰箕關，在今王屋縣東。余據唐王屋縣屬懷州。水經註︰箕關故城在垣縣。擊破河東都尉，進圍安邑。縣名，屬河東郡。

**3**赤眉二部俱會弘農。更始遣討難將軍蘇茂拒之；難，乃旦翻。茂軍大敗。赤眉衆遂大集，乃分萬人為一營，凡三十營。三月，更始遣丞相松與赤眉戰於蓩鄕，賢曰︰蓩，音莫老翻；字林曰︰毒草也；因以為地名。續漢志，弘農有蓩鄕。東觀記曰︰崇等入至弘農枯樅山下，與茂戰。崇北至蓩鄕，轉至湖。湖卽湖城縣也。以此而言，其地蓋在今虢州湖城縣之間。松等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赤眉遂轉北至湖。

**4**蜀郡功曹李熊說公孫述宜稱天子。說，輸芮翻。夏，四月，述卽帝位，號成家，賢曰︰以起成都，故號成家。改元龍興；時有龍出其府，因以紀元。李『章︰十二行本「李」上有「以」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熊為大司徒，述弟光為大司馬，恢為大司空。越雟任貴據郡降述。王莽天鳳三年，任貴據越巂。巂，音髓。任，音壬。

**5**蕭王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地理志，元氏縣屬常山郡。闞駰曰︰趙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追至北平，連破之；賢曰︰北平縣，屬中山國，今易州永樂縣也。又戰於順水北，賢曰︰水經註云︰徐水經北平縣故城北，光武追銅馬、五幡，破之於順水，卽徐水之別名也。今在易州。括地志︰徐水過北平縣界而東流，又東逕清苑城。乘勝輕進，反為所敗。敗，補邁翻。王自投高岸，突『章︰十二行本「突」上有「遇」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騎王豐下馬授王，騎，奇寄翻；下同。王僅而得免；散兵歸保范陽。賢曰︰縣名，在范水之陽，屬涿郡。范陽故城在今易州易縣東南。軍中不見王，或云已殺，『章︰十二行本「殺」作「歿」；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諸將不知所為，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兄子，謂伯升子章及興也。衆恐懼，數日乃定。賊雖戰勝，而憚王威名，夜，遂引去。大軍復進『章︰十二行本「進」作「追」；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至安次，連戰，破之。復，扶又翻。賢曰︰安次，縣名，屬渤海郡，今幽州縣也；故城在縣東。按我朝霸州文安縣，本漢安次縣地。賊退入漁陽，所過虜掠。強弩將軍陳俊言於王曰︰「賊無輜重，重，直用翻。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王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王謂俊曰︰「困此虜者，將軍策也。」

**6**馮異遺李軼書，為陳禍福，遺，于季翻。為，于偽翻。勸令歸附蕭王；軼知長安已危，而以伯升之死，心不自安，事見上卷更始元年。乃報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事見三十八卷王莽地皇三年。今軼守洛陽，將軍鎭孟津，俱據機軸，賢曰︰機，弩牙也。軸，車軸也。皆在物之要，故取喻焉。千載一會，思成斷金。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陸德明曰︰斷，丁亂翻；王肅丁管翻。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民。」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復，扶又翻。故異得北攻天井關，劉昭志曰︰上黨高都縣有天井關。賢曰︰在今澤州晉城縣南，今太行山上，關南有天井泉三所。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皋以東十三縣，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與戰於士鄕下，劉昭志︰河南雒陽縣有士鄕聚。續漢志曰︰士鄕，亭名，屬河南郡。大破，斬勃；軼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白王。王報異曰︰「季文多詐，李軼字季文。人不能得其要領。要，一遙翻。今『張︰「今」作「令」。』移其書告守、尉當警備者。」衆皆怪王宣露軼書；朱鮪聞之，鮪，于軌翻。使人刺殺軼，刺，七亦翻。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降，戶江翻。

朱鮪聞王北征而河內孤，乃遣其將蘇茂、賈彊將兵三萬餘人渡鞏河，攻溫；鞏縣屬河南郡，周鞏伯之國也。河水過鞏縣北，謂之鞏河，卽五社津也。溫縣，屬河內郡，周大夫蘇子邑。賢曰︰鞏、溫，並今洛州縣也。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賢曰︰平陰，縣名，屬河南郡。杜佑曰︰漢平陰縣城在今洛陽縣北五十里。水經註︰平陰，卽晉之陰地，故陰戎所居；魏文帝改曰河陰。綴，謂連綴也。將，卽亮翻。檄書至河內，寇恂卽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恂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呼，火故翻。陳，讀曰陣。恂因奔擊，大破之。馮異亦渡河擊朱鮪，鮪走；異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帀而歸。環，音宦。帀，作答翻，周回也。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

異、恂移檄上狀，諸將入賀，因上尊號。上，時掌翻；下同。將軍南陽馬武先進曰︰「大王雖執謙退，柰宗廟社稷何！宜先卽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騖擊之乎？」賢曰︰誰，謂未有主也。前書音義曰︰直馳曰馳，亂馳曰騖。余謂「誰賊」者，蓋謂位號未正，指誰為賊也。王驚曰︰「何將軍出此言？可斬也！」乃引軍還薊。復遣吳漢率耿弇、景丹等十三將軍追尤來等，復，扶又翻；下除賈復外皆同。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至浚靡而還。賢曰︰浚靡，縣名，屬右北平郡；故城在今漁陽縣北。靡，音麻。賊散入遼西、遼東，為烏桓、貊人所鈔擊略盡。貊，莫白翻。鈔，楚交翻。

都護將軍賈復漢宣帝置西域都護，盡護南、北道諸國。甘延壽之擊郅支也，自謂為都護將軍；漢朝未以為將軍號也，至光武，乃以命賈復。與五校戰於眞定，復傷創甚；校，戶敎翻。創，初良翻。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將，卽亮翻。為其輕敵也。為，于偽翻。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王於薊，相見甚驩。薊，音計。

還至中山，諸將復上尊號；王又不聽。行到南平棘，賢曰︰縣名，屬常山郡，今趙州縣；故城在縣南。諸將復固請之；王不許。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

行至鄗，續漢志︰鄗縣，屬常山國，帝於此卽位，改曰高邑。鄗，呼各翻。召馮異，『章︰十二行本「異」下有「詣鄗」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鬭野，四七之際火為主。」賢曰︰彊，音其兩翻；姓譜︰其良翻。風俗通作「疆華」，系之曰︰晉有大夫疆劒。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卽四七之際也。漢火德，故火為主也。羣臣因復奏請。六月，己未，王卽皇帝位于鄗南；時設壇於鄗南千秋亭五城陌。賢曰︰其地在今趙州柏鄕縣。考異曰︰光武本紀，馮異破蘇茂，諸將上尊號，光武還至薊，皆在四月前。而馮異傳，異與李軼書云︰「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又勸光武稱尊號，亦曰︰「三王反叛，更始敗亡。」按是年六月己未，光武卽位，是月甲子，鄧禹破王匡等於安邑，王匡、張卬等還奔長安，乃謀以立秋貙膢時，共劫更始，然則三王反叛，應在光武卽位之後，夏秋之交，馮異安得於四月之前已言之也！或者史家潤色其言，致此差互耳！改元，大赦。

**7**鄧禹圍安邑，數月未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渡大陽，賢曰︰大陽縣，屬河東郡。前書音義曰︰大河之陽。春秋秦伯伐晉，自茅津濟。杜預曰︰河東大陽縣也。欲攻禹；禹逆擊於解南，斬之。賢曰︰解縣，屬河東郡；故城在今蒲州桑泉縣東南也。師古曰︰解，音蟹。王匡、成丹、劉均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治兵。治，直之翻。甲子，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毋得妄動，旣至營下，因傳發諸將，孟康曰︰傳令軍中使發也。鼓而並進，大破之。匡等皆走，禹追斬均及河東太守楊寶，遂定河東，匡等奔還長安。考異曰︰劉玄傳︰「王匡、張卬守河東，為鄧禹所破，奔還長安。」鄧禹傳無張卬名。今從之。

張卬與諸將議曰︰「赤眉旦暮且至，見滅不久，不如掠長安，東歸南陽；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為盜耳！」乃共入，說更始；說，輸芮翻。更始怒不應，莫敢復言。復，扶又翻。更始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軍掫，以拒赤眉。賢曰︰掫，音子侯翻。續漢志新豐有鴻門亭，掫城卽此也。張卬、廖湛、胡殷、申屠建與隗囂合謀，欲以立秋日貙膢時賢曰︰前書音義曰︰貙，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此日出獵，用祭宗廟。冀州北郡以八月朝作飲食為膢，其俗語曰膢、臘、社、伏。風俗通︰嘗新始殺食曰貙膢。漢儀︰立秋日，郊禮畢，始揚威武，乃祠先虞，告以烹鮮。天子御戎輅，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麛，斬牲於郊東門，載獲，車馳駟，以薦陵廟，名貙劉。劉，殺也。貙，於時殺物，故以應之，又謂之貙膢。廖，力弔翻。貙，去于翻。膢，音婁。共劫更始，俱成前計。考異曰︰袁紀云︰「申屠建等勸更始讓帝位，更始不應；建等謀劫之。」今從范書。更始知之，託病不出，召張卬等入，將悉誅之；唯隗囂稱疾不入，會客王遵、周宗等勒兵自守。更始狐疑不決，卬、湛、殷疑有變，遂突出；獨申屠建在，更始斬建，使執金吾鄧曅將兵圍隗囂第。卬、湛、殷勒兵燒門，入戰宮中，更始大敗；囂亦潰圍，走歸天水。明旦，更始東奔趙萌於新豐。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卬等同謀，乃並召入；牧、丹先至，卽斬之。王匡懼，將兵入長安，與張卬等合。

**8**赤眉進至華陰，華，戶化翻。軍中有齊巫，齊巫，齊國之巫。常鼓舞祠城陽景王，城陽景王章有誅諸呂之功，故齊人祠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何故為賊！』」賢曰︰縣官，謂天子也。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方望弟陽說樊崇等曰︰「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說，輸芮翻。稱，尺證翻。名為羣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從！」崇等以為然，而巫言益甚。前至鄭，鄭縣，屬京兆。賢曰︰今華州縣。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若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

先是，赤眉過式，地理志，式縣，屬泰山郡。近，其靳翻。先，悉薦翻。掠故式侯萌之子恭、茂、盆子三人自隨。萌之父曰憲，城陽景王五世孫，荒王順之子，元帝時封式侯。恭少習尚書，少，詩照翻。隨樊崇等降更始於洛陽，樊崇等降，見上卷更始元年。降，戶江翻。復封式侯，為侍中，在長安。茂與盆子留軍中，屬右校卒史劉俠卿，主牧牛。漢注︰卒史，秩百石，九卿寺及諸郡及軍行部校皆有之。校，戶敎翻。俠，戶頰翻。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得七十餘人，唯茂、盆子及前西安侯孝最為近屬。崇等曰︰「聞古者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為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中，賢曰︰札，簡也。笥，篋也。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赤眉諸帥最尊者號三老，次從事。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探，吐南翻。諸將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被，皮義翻。茂謂曰︰「善臧符！」臧，讀曰藏。盆子卽齧折，棄之。折，而設翻。以徐宣為丞相，樊崇為御史大夫，逢安為左大司馬，逢，皮江翻。謝祿為右大司馬，其餘皆列卿、將軍。盆子雖立，猶朝夕拜劉俠卿，時欲出從牧兒戲；俠卿怒止之，崇等亦不復候視也。復，扶又翻。

**9**秋，七月，辛未，帝使使持節拜鄧禹為大司徒，封酇侯、食邑萬戶；賢曰︰酇縣，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東北。余謂蓋以禹功比蕭何，故封之酇。酇，音贊。禹時年二十四。又議選大司空，帝以赤伏符曰「王梁主衞作玄武」，丁丑，以野王令王梁為大司空。帝以野王衞之所徙，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於是用梁。賢曰︰玄武，北方之神，龜蛇合體。野王縣，屬河內郡。宋白曰︰懷州河內縣，古野王也。又欲以讖文用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衆咸不悅。讖，楚譖翻。壬午，以吳漢為大司馬。

初，更始以琅邪伏湛為平原太守；姓譜︰伏本自伏羲之後，漢初有濟南伏生。守，式又翻。時天下兵起，湛獨晏然，撫循百姓。門下督謀為湛起兵、湛收斬之；諸郡各有門下督，主兵衞。為，于偽翻。於是吏民信向，平原一境賴湛以全。帝徵湛為尚書，使典定舊制。又以鄧禹西征，拜湛為司直，行大司徒事；東都之司徒，西都之丞相也；司直，卽丞相司直。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鎭守。

**10**鄧禹自汾陰渡河，入夏陽，汾陰縣，屬河東。夏陽縣，屬馮翊。更始左輔都尉公乘歙引其衆十萬與左馮翊兵共拒禹於衙；地理志，左輔都尉治高陵。賢曰︰左輔，卽左馮翊也。三輔皆有都尉。衙，縣名，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州白水縣東北。左傳︰秦、晉戰于彭衙，卽此地。公乘，姓也，以秦爵為氏。乘，繩證翻。歙，許及翻。禹復破走之。復，扶又翻。

宗室劉茂聚衆京、密間，茂，元氏王歙從父弟也。賢曰︰京縣，屬河南郡，鄭之京邑；故城在今鄭州滎陽縣東南。密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密縣東南。自稱厭新將軍，厭，一葉翻。厭，伏也。新，謂新室也。攻下潁川、汝南，衆十餘萬人。帝使驃騎大將軍景丹、建威大將軍耿弇、強弩將軍陳俊攻之；茂來降，降，戶江翻。封為中山王。

**11**己亥，帝幸懷，懷故城在武陟縣西南十餘里。賢曰︰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懷州武陟縣西。余據河內郡治懷，在雒陽北百四十里。遣耿弇、陳俊軍五社津，卽鞏河也。水經註︰河水東過鞏縣北，於此有五社渡，為五社津。杜佑曰︰一名五渡津。備滎陽以東；使吳漢率建議『章︰十二行本「議」作「義」；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大將軍朱祜等十一將軍圍朱鮪於洛陽。八月，進幸河陽。地理志，河陽縣屬河內郡。

**12**赤眉至高陵，地理志，高陵縣屬馮翊。王匡、張卬等迎降之，遂共連兵進攻東都門。李松出戰，赤眉生得松；松弟況為城門校尉，開門納之。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從廚城門出。三輔黃圖曰︰洛城門，王莽改曰建子門；其內有長安廚官，俗名之為廚城門，今長安故城北面之中門是也。騎，奇寄翻。式侯恭以赤眉立其弟，自繫詔獄；聞更始敗走，乃出，見定陶王祉，祉為之除械，為，于偽翻。相與從更始於渭濱。右輔都尉嚴本，恐失更始為赤眉所誅，卽將更始至高陵，將，如字；領也，攜也，挾也。本將兵宿衞，其實圍之。右輔都尉治郿。高陵，左輔都尉治所也。右，恐當作左。更始將相皆降赤眉，獨丞相曹竟不降，手劍格死。手，守又翻。

**13**辛未，詔封更始為淮陽王；吏民敢有賊害者，罪同大逆；其送詣吏者封列侯。

**14**初，宛人卓茂，卓，姓也。史記·貨殖傳有蜀卓氏。宛，於元翻。寬仁恭愛，恬蕩樂道，恬，安恬。蕩，坦蕩蕩也。樂，音洛。雅實不為華貌，行己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未嘗與人有爭競，鄕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行，下孟翻。而皆愛慕欣欣焉。哀、平間為密令，宋白續通典曰︰密縣，古鄶國、密國之地。左傳︰諸侯伐鄭，圍新密。漢為縣，屬河南郡。今縣東南三十里有故密城，卽漢理所。視民如子，舉善而敎，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賢曰︰部，謂所部也。遺，于季翻；下同。茂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囑，之欲翻；託也，私請也。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旣卒受，卒，終也；音子恤翻。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民矣！凡人所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脩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敎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治，直之翻；下同。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鄰城聞者皆蚩其不能。蚩，笑也。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治事自若。茂正為令，郡復置守令使與茂並居。郡為，于偽翻。數年，敎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王莽秉政，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勸課農桑。京部丞，主司隸所部。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卽位，先訪求茂，茂時年七十餘。甲申，詔曰︰「夫名冠天下，冠，古玩翻。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東都之制，太傅位上公，絕席，在三公之右。封褒德侯。」

臣光曰︰孔子稱「舉善而敎不能則勸。」論語孔子答季康子之言。是以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論語子夏答樊遲之言。陶，音遙。有德故也。光武卽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摧堅陷敵之人，權略詭辯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於草萊之中，寘諸羣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15**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以廷尉岑彭嘗為鮪校尉，朱鮪為大司馬，以彭為校尉；後從邑人韓歆於河內，遂歸光武。校，戶敎翻。令往說之。說，輸芮翻。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為陳成敗。為，于偽翻。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事並見上卷更始元年。與，讀曰預。誠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具言於帝。還，從宣翻，又如字。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賢曰︰指河以為信，言其明白也。索隱曰︰左傳曰︰食言多矣，能無肥乎！是謂食言為妄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復，扶又翻。下，遐稼翻。索，昔各翻。曰︰「必信，可乘此上。」上，時掌翻；下同。彭趣索欲上，賢曰︰趣，向也，舂遇翻。鮪見其誠，卽許降。辛卯，朱鮪面縛，與岑彭俱詣河陽。帝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旦，與蘇茂等悉其衆出降。拜鮪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地理志，扶溝縣，屬淮陽郡。陳留風俗傳︰小扶亭有洧水之溝，因以名縣。後為少府，傳封累世。

帝使侍御史河內杜詩安集洛陽。將軍蕭廣縱兵士暴橫，橫，戶孟翻。詩敕曉不改，敕，戒也。曉，開諭也。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上召見，賜以棨戟，漢雜事曰︰漢制，假棨戟以代斧鉞。崔豹古今註曰︰棨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後代刻偽，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亦曰棨戟，王公以下通用之以前驅。遂擢任之。

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蔡質漢儀曰︰南宮至北宮，中央作大屋複道，三道行，天子從中道，從官夾左右，十步一衞；兩宮相去七里。

**16**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為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更始隨祿，肉袒，上璽綬於盆子。璽，斯氏翻。綬，音受。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為請，不能得，為，于偽翻；下同。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呼，火故翻。「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刎，武粉翻。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為畏威侯。劉恭復為固請，復，扶又翻。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

**17**劉盆子居長樂宮，樂，音洛。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時三輔豪傑處處屯聚，各有營長。長，知兩翻。兵士輒剽奪之，又數暴掠吏民，由是皆復固守。剽，匹妙翻。數，所角翻。復，扶又翻。

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賢曰︰紀，綱紀也。言有條貫而不殘暴。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拄節以勞來之，勞，力到翻。來，力代翻。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賢曰︰垂髮，童幼也。戴白，父老也。穉，直利翻。於是名震關西。

諸將豪桀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賢曰︰仰，魚向翻。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畜，許救翻；謂六畜也。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賢曰︰栒邑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豳州三水縣東北。宋白曰︰三水縣東北二十五里邠邑原上有栒邑故城。栒，音荀。考異曰︰袁紀︰「禹曰︰『璽書每至，輒曰無與窮赤眉爭鋒。』」按世祖賜禹書，責其不攻長安，不容有此語。二年，十一月，詔徵禹還，乃曰「毋與窮寇爭鋒」。袁紀誤也。所到，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

**18**上遣岑彭擊荊州羣賊，下犨、葉等十餘城。地理志，犨、葉二縣皆屬南陽郡。賢曰︰犨故城在今汝州魯山縣東南。葉，今許州葉縣也。師古曰︰犨，音昌牛翻。葉，音式涉翻。

**19**十一月，甲午，上幸懷。

**20**梁王永稱帝於睢陽。睢，音雖。

**21**十二月，丙戌，上還洛陽。

**22**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欲盜出之；張卬等深以為慮，卬等攻更始，恐其得位而禍及己，故深以為慮。使謝祿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尸；帝詔鄧禹葬之於霸陵。中郞將宛人趙熹『章︰十二行本「熹」作「憙」；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下均同。』將出武關，宛，於元翻。熹，許記翻，又許里翻。道遇更始親屬，皆裸跣飢困，裸，卽果翻。熹竭其資糧以與之，將護而前；將，送也。宛王賜聞之，迎還鄕里。還，從宣翻，又如字。

**23**隗囂歸天水，復招聚其衆，復，扶又翻。興修故業，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囂，囂傾身引接，為布衣交；以平陵范逡為師友，逡，七倫翻。前涼州刺史河內『章︰十二行本「內」作「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鄭興為祭酒，前書音義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祭祀時，唯長者以酒沃酹。茂陵申屠剛、杜林為治書，賢曰︰治書，卽治書侍御史。治，直之翻。馬援為綏德將軍，楊廣、王遵、周宗及平襄行巡、阿陽王捷、地理志，平襄縣、阿陽縣屬天水郡。行，姓；巡，名。姓譜︰周有大行人之官，其後氏焉。長陵王元為大將軍，安陵班彪之屬為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東。聞，音問。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賢曰︰從其所請也。少，詩照翻。好，呼到翻；下同。遂之北地田牧。常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畜，許救翻。旣而歎曰︰「凡殖財產，貴其能賑施也，施，式豉翻。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班彪，穉之子也。班穉見三十六卷平帝元始元年。

**24**初，平陵竇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與更始右大司馬趙萌善，私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漢邊郡皆置屬國，有都尉以領之。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賢曰︰遺，留也。可以保全，不畏絕滅。種，章勇翻。乃因萌求往河西。萌薦融於更始，以為張掖屬國都尉。融旣到，撫結雄桀，懷輯羌虜，輯，和也。甚得其歡心。是時，酒泉太守安定梁統、姓譜︰梁姓，本自秦仲；周平王封其少子康於夏陽梁山，是為梁伯。後為秦所倂，子孫以國為氏。金城太守庫鈞、賢曰︰前書音義曰︰庫姓，卽倉庫吏後也。今羌中有姓庫者，音舍，承鈞之後也。張掖都尉茂陵史苞、酒泉都尉竺曾、姓譜︰竺，孤竹君之後，本姓竹。後漢擬陽侯竺晏報怨有仇，以冑始名賢，不改其族，乃加「二」字以存夷、齊。一曰︰天竺國之後。敦煌都尉辛肜，敦，徒門翻。肜，余中翻。並州郡英俊，融皆與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賢曰︰斗，峻絕也。余謂斗，僻絕也。不同心戮力，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復，扶又翻。當推一人為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旣定，而各謙讓。以位次，咸共推梁統；統固辭，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任，音壬。並孤立無黨，乃共移書告示之；二人卽解印綬去。於是以梁統為武威太守，史苞為張掖太守，竺曾為酒泉太守，辛肜為敦煌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職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監，古銜翻。河西民俗質樸，而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脩兵馬，習戰射，明烽燧，羌、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賢曰︰赴敵不失期契也。將，卽亮翻。每輒破之。其後羌、胡皆震服親附，內郡流民避凶饑者歸之不絕。

**25**王莽之世，天下咸思漢德，安定三水盧芳居左谷中，續漢志曰︰三水縣有左、右谷；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南。水經註︰肥水出高平西北牽條山，東北出峽，注于高平川；水東有山，山東有三水縣。故城本屬國都尉治。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云「曾祖母，匈奴渾邪王之姊也；」常以是言誑惑安定間。王莽末，乃與三水屬國羌、胡起兵。更始至長安，徵芳為騎都尉，使鎭撫安定以西。更始敗，三水豪桀共立芳為上將軍、西平王，賢曰︰欲平定西方，故以為號。使使與西羌、匈奴結和親。單于以為︰「漢氏中絕，劉氏來歸，我亦當如呼韓邪立之，令尊事我。」乃使句林王將數千騎迎芳兄弟入匈奴，賢曰︰句，古侯翻。立芳為漢帝，以芳弟程為中郞將，將胡騎還入安定。

**26**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賜書責之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民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鎭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賢曰︰大要縣，屬北地郡。積弩將軍馮愔、車騎將軍宗歆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愔，於今翻。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使，疏吏翻。「愔所親愛為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勢必相忤，度，徒洛翻。忤，五故翻。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往降之。降，戶江翻。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衆歸罪。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詣廣降，廣與東歸；至安邑，道欲亡，廣悉斬之。

愔之叛也，引兵西向天水；隗囂逆擊，破之於高平，地理志，高平縣屬安定郡。賢曰︰今原州高平縣。杜佑曰︰原州他樓縣，漢高平縣地。又曰︰原州平高縣，卽漢高平縣地。考異曰︰鄧禹傳，愔叛在建武元年；隗囂傳在二年。蓋愔以元年冬末叛，延及二年；囂拜官在二年也。盡獲其輜重。重，直用翻。於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囂為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鄧禹西征，任專方面，權宜命囂，故曰承制，言承制詔而命之也。後之承制始此。

**27**臘日，赤眉設樂大會，酒未行，羣臣更相辯鬭；更，工衡翻。而兵衆遂各踰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衞尉諸葛穉聞之，穉，直利翻。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劉盆子惶恐，日夜啼泣；從官皆憐之。從，才用翻。

**28**帝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及更始敗，邑遣使請降；卽拜為上黨太守。帝又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鮑永；永未知更始存亡，疑不肯從，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詗問虛實。詗，翾正翻，候伺也；又古迥翻。

**29**初，帝從更始在宛，宛，於元翻。納新野陰氏之女麗華。風俗通︰管脩自齊適楚，為陰大夫，其後氏焉。是歲，遣使迎麗華與帝姊湖陽公主、妹寧平公主俱到洛陽；賢曰︰寧平縣屬淮陽，故城在今亳州谷陽縣西南。以麗華為貴人。更始西平王李通先娶寧平公主，上徵通為衞尉。

**30**初，更始以王閎為琅邪太守，張步據郡拒之。閎諭降，得贛榆等六縣；地理志，贛榆縣，屬琅邪郡。師古曰︰贛，音紺。榆，音踰。賢曰︰贛，音貢。今海州東海縣也。余據今人皆從顏音。收兵與步戰，不勝。步旣受劉永官號，治兵於劇，地理志，劇縣，屬北海郡。賢曰︰故城在今青州壽光縣南，故紀國城也。治，直之翻。遣將徇泰山、東萊、城陽、膠東、北海、濟南、齊郡，皆下之。閎力不敵，乃詣步相見。步大陳兵而見之，怒曰︰「步有何罪，君前見攻之甚！」閎按劍曰︰「太守奉朝命，朝，直遙翻。而文公擁兵相拒。張步字文公。閎攻賊耳，何謂甚邪！」步起跪謝，與之宴飲，待為上賓，令閎關掌郡事。賢曰︰關，通也。

**二年**（丙戌、二六）

**1**春，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2**劉恭知赤眉必敗，密敎弟盆子歸璽綬，習為辭讓之言。及正旦大會，恭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殽亂日甚，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知，讀曰智。省，悉景翻。樊崇等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復，扶又翻；下同。或曰︰「此寧式侯事邪！」賢曰︰劉恭為式侯。言衆立天子，非恭所預。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為賊如故，四方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路！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賢曰︰離，避也。塞，悉則翻。因涕泣噓唏。賢曰︰唏，與欷同。崇等及會者數百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無狀，無善狀也。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號，戶刀翻。旣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後二十餘日，復出，大掠如故。

**3**刀子都為其部曲所殺，餘黨與諸賊會檀鄕，號檀鄕賊，「刀」，依考異當作「刁」。『章︰乙十一行本正作「刁」；孔本同。十二行本誤作「力」。』賢曰︰今兗州瑕丘縣東北有檀鄕。寇魏郡、清河。魏郡大吏李熊弟陸謀反城迎檀鄕，反，音翻。或以告魏郡太守潁川銚期，賢曰︰銚，音姚；姓也。魏郡，秦置；故城在今相州安陽縣東北。期召問熊，熊叩頭首服，首，式救翻。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為吏儻不若為賊樂者，可歸與老母往就陸也！」賢曰︰必以在城中為吏不如為賊之樂，卽任將母往就弟。樂，音洛。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鄴城西門；魏郡治鄴城。將，如字。陸不勝愧感，勝，音升。自殺以謝期。期嗟歎，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於是郡中服其威信。

帝遣吳漢率王梁等九將軍擊檀鄕於鄴東漳水上，水經︰漳水源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東過壺關、屯留、潞、武安等縣；又東出山，過鄴縣。大破之，十餘萬衆皆降。又使梁與大將軍杜茂將兵安輯魏郡、清河、東郡，悉平諸營保，保，與堡同。三郡清靜，邊路流通。自雒陽至漁陽、上谷，路出三郡；三郡旣平，則邊路流通矣。范史·杜茂傳「邊」作「道」。

**4**庚辰，悉封諸功臣為列侯；盤州洪氏曰︰西京列侯，其傳國皆有世次。東都枝葉不蕃，而史筆又簡略。梁侯鄧禹、禹始封酇，是年改封梁侯。地理志，梁縣屬河南郡；唐汝州治梁縣。宋白曰︰漢梁縣故城，在汝水之南。廣平侯吳漢賢曰︰廣平縣，屬廣平郡；故城在今洺州永年縣西北。皆食四縣。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為治也。治，直吏翻。今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陰鄕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此為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戰國公孫龍告平原君之辭。帝從之。帝令諸將各言所樂，樂，音洛。皆占美縣；占，之贍翻。河南太守潁川丁綝獨求封本鄕。或問其故，綝曰︰「綝能薄功微，得鄕亭厚矣！」帝從其志，封新安鄕侯。綝，丑林翻。漢法，大縣侯位視三公，小縣侯位視上卿，鄕亭侯位視中二千石。綝，潁川定陵人。新安鄕蓋在定陵。帝使郞中魏郡馮勤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量，音良。厭，於艷翻。帝以為能，尚書衆事皆令總錄之。故事︰尚書郞以令史久次補之，帝始用孝廉為尚書郞。百官志︰尚書令史十八人，秩二百石；侍郞三十六人，秩四百石，主作文書起草。蔡質漢儀曰︰尚書郞，初從三署詣臺試；初上臺，稱守尚書郞中；歲滿，稱尚書郞；三年，稱侍郞。

**5**起高廟于洛陽，考異曰︰帝紀︰「正月，壬子」。按正月甲子朔，不應有壬子，誤。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于宗廟之右；立郊兆于城南。續漢志曰︰立社稷於雒陽，在宗廟之右，皆方壇，四面及中各依方色；無屋，有牆門而已。白虎通曰︰天子之壇方五丈，諸侯之壇半天子之壇。社者，土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者，五穀之長，得陰陽中和之氣，故祭之也。沈約曰︰禮云︰共工氏之霸九州，其子句龍，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烈山氏之有天下，其子曰神農，能殖百穀，其裔曰柱，佐顓頊為稷官，主農事；周棄繼之，法施於人，故祀以為稷。禮，王為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故國有二社，而稷亦有二也。漢、魏則有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傅咸曰︰天子親耕以供粢盛；親耕自報，故自為立社，為籍而報也。國以人為本，人以國為命，故又為百姓立社而祈報也。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肅論王社，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內，為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京師也。杜佑曰︰社者，五土之神。五土者，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等，各有所育，羣生賴之，故特於吐生物處別立。其名為社稷者，於五土之中，特指原隰之祇；以五土雖各有所生，而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此四者雜出材用等物，於五穀之功則少。且生人所急者食，故於五土之中，別旌異原隰之祇以報之。以其能生五穀，名其神。但五穀不可遍言，以稷為五穀之長，春生秋成之主，稷者，原隰之中能生五穀之祇，是也。續漢書曰︰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為壇八階，中又為重壇，天地位皆在壇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赤帝位在丙巳，黃帝位在丁未，白帝位在庚申，黑帝位在壬亥。其外為壝，重營皆紫，以象紫宮。營有通道，以為門。日月在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外營、中營凡千五百一十四神；高皇帝配食焉。

**6**長安城中糧盡，赤眉收載珍寶，大縱火燒宮室、市里，恣行殺掠，長安城中無復人行；復，扶又翻。乃引兵而西，衆號百萬，自南山轉掠城邑，遂入安定、北地。鄧禹引兵南至長安，軍昆明池，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送詣洛陽；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十一帝。賢曰︰神主，以木為之，方尺二寸，穿中央，達四方。諸侯王長一尺。虞主用桑，練主用栗。衞宏漢舊儀曰︰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壁坎中，去地六尺一寸，祭則立主於坎下。因巡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行，下孟翻。為，于偽翻。

**7**眞定王楊造讖記曰︰「赤九之後，癭楊為主。」賢曰︰漢以火德，故云赤也。光武於高祖九代孫，故云九。癭，於郢翻。癭生頸而附於咽。楊病癭，欲以惑衆；與綿曼賊交通。賢曰︰綿曼，縣名，屬眞定國；故城在今恆州石邑縣西北；俗音訛謂之人文故城也。帝遣騎都尉陳副、游擊將軍鄧隆徵之，楊閉城門不內。帝復遣前將軍耿純持節行幽、冀，所過勞慰王、侯，復，扶又翻。行，下孟翻。勞，力到翻。密敕收楊。純至眞定，止傳舍，傳，株戀翻。邀楊相見。純，眞定宗室之出也，故楊不以為疑，且自恃衆強，而純意安靜，卽從官屬詣之；賢曰︰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純母蓋眞定宗室之女，故楊不疑而來見純。楊兄弟並將輕兵在門外。將，卽亮翻。楊入，見純，純接以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入；乃閉閤，悉誅之，因勒兵而出。眞定震怖，無敢動者。怖，普布翻。帝憐楊謀未發而誅，復封其子為眞定王。楊子德。

**8**二月，己酉，車駕幸脩武。賢曰︰縣名，屬河內郡；本殷之甯邑。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故曰脩武。今懷州縣也。

**9**鮑永、馮衍審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儲大伯等，封上印綬，悉罷兵，幅巾詣河內。杜佑曰︰按巾，六國時趙、魏之間通謂之承露，庶人及軍旅皆服之。賢曰︰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傅玄子曰︰漢末，王公卿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鈞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上，時掌翻。考異曰︰鮑永傳稱「永等降於河內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我攻懷三日而城不下，關東畏服卿，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卽拜永諫議大夫。至懷，乃說更始河內太守，於是開城而降。」按光武未都洛陽以前屢幸懷，又祠高祖於懷宮，並無更始河內太守據懷事。本紀亦無攻懷一節。按田邑書稱「主亡一歲，莫知定所。」則永、衍之降必在此年。而帝紀光武此年不曾幸河內，但有幸脩武事。然則永、衍實降於脩武。脩武，亦河內縣也。其稱降懷等事，當是史誤，故皆略之。帝見永，問曰︰「卿衆安在？」永離席叩頭曰︰離，力智翻。「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帝雖謂永言大，而以其降晚，意懷不悅也。旣而永以立功見用，賢曰︰謂說下懷。余按考異不取下懷事，當以永討平魯郡為功也。按永傳，時董憲裨將討魯，侵害百姓，乃拜永為魯郡太守。永到，討擊，大破之。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永以計誘，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以功封關內侯，遷揚州牧。衍遂廢棄。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事見十一卷高帝五年。丁固，卽丁公。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人有挑其鄰人之妻者，其長者罵而少者報之。挑，徒了翻。長，知兩翻。少，詩沼翻；下同。後其夫死，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邪！』夫非之夫，音扶。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賢曰︰此並陳軫對秦王之辭，見戰國策。引之者，言己為故主守節，亦冀新帝重之也。挑，徒了翻。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易，以豉翻。守道之臣，何患死亡！」

**10**大司空王梁屢違詔命，梁與吳漢俱擊檀鄕，詔軍事一屬漢，而梁輒發野王兵。帝以其不奉詔，敕令止在所縣，而梁復以便宜進軍，是屢違詔命也。帝怒，遣尚書宗廣持節卽軍中斬梁；廣檻車送京師。旣至，赦之，以為中郞將，北守箕關。水經註︰濝水出河東垣縣王屋西山濝溪，夾山東南流，逕故城東，卽濝關也；光武遣王梁守之。

**11**壬子，以太中大夫京兆宋弘為大司空。弘薦沛國桓譚，為議郞、給事中。帝以沛郡為沛國。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內出，內出，從禁中出也。伺，相吏翻。正朝服坐府上，朝，直遙翻。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且曰︰「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離，力智翻。「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

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被，皮義翻。見，賢遍翻。帝令主坐屛風後，釋名︰屛風，障風也。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12**帝之討王郞也，彭寵發突騎以助軍，事見上卷二年。轉糧食，前後不絕。及帝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賢曰︰負，恃也。不能滿其望，故心不平也。按寵傳，先是吳漢北發兵，帝遺寵以所服劍，倚為北道主人。及追銅馬北至薊，寵來謁，謂當迎閤，握手交歡並坐。帝接之，不能滿其意，所以失望。及卽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事見上卷更始二年。並為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怏，於兩翻。歎曰︰「如此，我當為王；但爾者，陛下忘我邪！」爾，猶言如此也。

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鐵官，地理志，漁陽郡漁陽有鐵官。寵轉以貿穀，積珍寶，益富強。貿，音茂。幽州牧朱浮，年少有俊才，欲厲風迹，賢曰︰風化之迹也。少，詩照翻。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有名耆宿之士。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多發諸郡倉穀稟贍其妻子。寵以為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賢曰︰謂甲兵、糧儲也。左傳曰︰隳軍實也。不從其令。浮性矜急自多，賢曰︰矜，誇；多，自取也。寵亦狠強，嫌怨轉積。浮數譖構之，密奏寵多聚兵穀，意計難量。狠，戶墾翻。數，所角翻。量，音良。上輒漏泄令寵聞，以脅恐之。恐，欺用翻，又如字。至是，有詔徵寵，寵上疏，願與浮俱徵；帝不許。寵益以自疑；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徵，曰︰「天下未定，四方各自為雄，漁陽大郡，兵馬最精，何故為人所奏而棄此去乎！」寵又與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因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又以與耿況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邀誘況；要，一遙翻。『章︰作「邀」者刻誤。十二行本正作「要」；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況不受，斬其使。

**13**延岑復反，圍南鄭。岑降嘉見上卷更始二年。復，扶又翻；下同。漢中王嘉兵敗走，岑遂據漢中，進兵武都；地理志，武都縣，屬武都郡。為更始柱功侯李寶所破，岑走天水。走，音奏。公孫述遣將侯丹取南鄭；嘉收散卒得數萬人，以李寶為相，從武都南擊侯丹，不利，還軍河池、下辨，賢曰︰河池縣，屬武都郡，一名仇池，今鳳州縣也。下辨道，亦屬武都郡，今成州同谷縣。師古曰︰辨，音皮莧翻。復與延岑連戰。岑引北，入散關，至陳倉；賢曰︰散關故城，在今陳倉縣南十里，有散谷水，因取名焉。地理志，陳倉縣屬右扶風；唐為寶雞縣，屬岐州。嘉追擊，破之。

公孫述又遣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東據扞關，賢曰︰閬中、江州，皆縣名，並屬巴郡。閬中，今隆州縣也。江州故城，在渝州巴縣西。宋白曰︰今渝州江津縣，本漢江州縣。史記曰︰楚肅王為扞關以拒蜀，故基在今峽州巴山縣。於是盡有益州之地。漢益州部漢中、巴郡、廣漢、蜀郡、犍為、牂柯、越巂、益州等郡。

**14**辛卯，上還洛陽。

**15**三月，乙未，大赦。

**16**更始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以檄叩地曰︰「郾最強，宛為次，誰當擊之？」叩，去后翻，又丘候翻。師古曰︰郾，一戰翻。宛，於元翻。賈復率然對曰︰率然，輕遽之貌。「臣請擊郾。」帝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復，扶又翻。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擊郾，破之；尹尊降。又東擊更始淮陽太守暴氾，氾降。賢曰︰淮陽故城，在今陳州宛丘縣東南。氾，音泛，又音凡。降，戶江翻。

**17**夏，四月，虎牙大將軍蓋延蓋，古盍翻。督駙馬都尉馬武等四將軍擊劉永，破之；遂圍永於睢陽。

故更始將蘇茂反，茂隨朱鮪降，今復反。殺淮陽太守潘蹇，姓譜︰周文王之子季孫食采於潘，因氏焉。晉有潘父，楚有潘崇。據廣樂而臣於永；賢曰︰廣樂，地闕。今宋州虞城縣有長樂故城，蓋避隋煬帝諱改。永以茂為大司馬、淮陽王。

**18**吳漢擊宛，宛王賜奉更始妻子詣洛陽降；帝封賜為愼侯。賢曰︰愼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潁上縣西北。叔父良、族父歙、族兄祉皆自長安來。甲午，封良為廣陽王，祉為城陽王；宛王賜，於光武為族兄，更始近屬也。歙，許及翻；亦更始近屬，更始封為元氏王。祉，族兄舂陵康侯敞之子，光武之族姪，而舂陵節侯買之嫡曾孫也；更始封為定陶王。又封兄縯子章為太原王，興為魯王；更始三子求、歆、鯉皆為列侯。求為襄邑侯，歆為穀孰侯，鯉為壽光侯。

**19**鄧王王常降，帝見之甚歡，曰︰「吾見王廷尉，不憂南方矣！」更始以王常為廷尉，故帝稱之，常降則得南陽一郡，故云不憂南方。拜為左曹，前書·百官表︰左、右曹，加官，受尚書事。此時蓋為專官也。封山桑侯。賢曰︰山桑縣，屬沛郡；今亳州縣。

**20**五月，庚辰，封族父歙為泗水王。

**21**帝以陰貴人雅性寬仁，欲立以為后。貴人以郭貴人有子，西都後宮之號十四等，未有貴人。光武中興，斵琱為樸，六宮稱號，惟有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數十斛。終不肯當。六月，戊戌，立貴人郭氏為皇后，以其子彊為皇太子；大赦。

**22**丙午，封泗水王子終為淄川王。終，歙子也，與帝少相親愛，故封為王。

**23**秋，賈復南擊召陵、新息，平之。召陵、新息二縣，並屬汝南郡。賢曰︰新息故城在今豫州新息縣西南。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潁川太守寇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戮之於市。復以為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為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卒，讀曰猝。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事見四卷周赧王三十六年。為，于偽翻。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說文曰︰醪，兼汁滓酒。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賢曰︰饌，具也，雛晥翻，又音雛戀翻。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在坐，坐，徂臥翻。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今日朕分之。」分，猶解也。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24**八月，帝自率諸將征五校；校，戶敎翻。丙辰，幸內黃，賢曰︰內黃縣，屬魏郡；今相州縣。大破五校於羛陽，降其衆五萬人。賢曰︰羛陽，聚名，屬魏郡，故城在今相州堯城縣東。余據左傳，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卒於戲陽。杜預註云︰內黃縣北有戲陽城。堯城縣本漢內黃縣，隋開皇十八年更名；唐末，改永定縣。戲，與羛同，音許宜翻。降，戶江翻；下同。

**25**帝遣游擊將軍鄧隆助朱浮討彭寵；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潞、雍奴二縣，皆屬漁陽郡。水經曰︰鮑丘水過潞縣南，曰潞河。鄧隆軍於是水之南，為彭寵所破。宋白曰︰幽州武清縣，本漢雍奴縣。水經註云︰雍奴，藪澤之名；四面有水曰雍，水不流曰奴。帝讀檄，怒，謂使吏曰︰遣吏來使，故曰使吏。使，疏吏翻。「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可得相及！比若還，若，汝也。比，必寐翻，及也。北軍必敗矣。」彭寵果遣輕兵擊隆軍，大破之；浮遠，遂不能救。

**26**蓋延圍睢陽數月，克之。蓋，古盍翻。劉永走至虞，賢曰︰虞縣，屬梁國；故城在今宋州虞城縣。虞人反，殺其母、妻；永與麾下數十人奔譙。地理志，譙縣，屬沛郡。賢曰︰今亳州縣。蘇茂、佼彊、周建合軍三萬餘人救永；延與戰於沛西，地理志，沛縣，屬沛郡。賢曰︰今徐州縣。佼，音絞，又音効。大破之。永、彊、建走保湖陵，地理志，湖陵縣，屬山陽郡。茂奔還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三郡也。

帝使太中大夫伏隆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青、徐羣盜聞劉永破敗，皆惶怖請降。怖，普布翻。張步遣其掾孫昱隨隆詣闕上書，獻鰒魚。鰒，步各翻。隆，湛之子也。

**27**堵鄕人董訢反宛城，水經註曰︰堵水南經小堵鄕。賢曰︰在今唐州方城縣。堵，音者。宛，於元翻。執南陽太守劉驎。揚化將軍堅鐔攻宛，拔之；驎，離珍翻。鐔，徒含翻。堅，姓；鐔，名。訢走還堵鄕。

**28**吳漢徇南陽諸縣，所過多侵暴。破虜將軍鄧奉謁歸新野，謁歸，謁告而歸也。怒漢掠其鄕里，遂反，擊破漢軍，屯據淯陽，與諸賊合從。從，子容翻。

**29**九月，壬戌，帝自內黃還。

**30**陝賊蘇況攻破弘農；陝，失冉翻。帝使景丹討之。會丹薨，征虜將軍祭遵擊弘農、栢華、蠻中賊，皆平之。東觀記曰︰栢華，聚也。酈道元曰︰河南郡新城縣，故蠻子國也，縣有鄤聚，今名蠻中。括地志︰故麻城謂之蠻中，在汝州梁縣界。祭，則介翻。

**31**赤眉引兵欲西上隴，隴縣，屬天水郡；有大坂，名隴坻。三秦記曰︰其坂九回，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清水四注下。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顧贍者，莫不悲思，故歌曰︰「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遠望，涕零雙墮。」渡汧、隴，無蠶桑；八月乃麥，五月乃凍解。隗囂遣將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間。烏氏、涇陽二縣，屬安定郡。賢曰︰烏氏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東四十里。涇陽故城，在今原州平高縣之南。敗，補邁翻。氏，音支。赤眉至陽城番須中，酈道元曰︰陽城在安民縣。成帝永始二年，罷安定呼他苑以為安民縣。賢曰︰番須口與回中相近，並在汧。番，音盤。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復，扶又翻；下同。取其寶貨。凡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殮，力贍翻。賊遂汙辱呂后尸。汙，烏故翻。關中記︰呂后合葬長陵。高祖陵在西，呂后陵在東。鄧禹遣兵擊之於郁夷，地理志，郁夷縣，屬右扶風。反為所敗；敗，補邁翻。禹乃出之雲陽。地理志，雲陽縣，屬左馮翊。赤眉復入長安。延岑屯杜陵，賢曰︰縣名，屬京兆，周之杜伯國；在今萬年縣東南。赤眉將逢安擊之。鄧禹以安精兵在外，引兵襲長安；會謝祿救至，禹兵敗走。延岑擊逢安，大破之，逢，音龐。死者十餘萬人。

廖湛將赤眉十八萬攻漢中王嘉；嘉與戰於谷口，地理志，谷口縣，屬馮翊。賢曰︰故城在今醴泉縣東北四十里。水經註曰︰涇水東經九嵕山東、中山西，謂之谷口。杜佑曰︰谷口，今雲陽縣洛谷是。宋白曰︰當涇水所出之處，故謂之谷口。廖，力弔翻，又力救翻。大破之，嘉手殺湛，遂到雲陽就穀。嘉妻兄新野來歙，帝之姑子也，帝令鄧禹招嘉，嘉因歙詣禹降。歙，許及翻。李寶倨慢，禹斬之。考異曰︰更始柱功侯李寶時為劉嘉相。此蓋別一人，同姓名。余參考范書，究其本末，漢中王嘉卽以更始柱功侯李寶為相，禹誅之，非別一人也。

**32**冬，十一月，以廷尉岑彭為征南大將軍。帝於大會中指王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眞忠臣也！」此家，猶言此人也。卽日，拜常為漢忠將軍，使與岑彭率建義大將軍朱祜等七將軍討鄧奉、董訢。彭等先擊堵鄕，堵，音者。鄧奉救之。朱祜軍敗，為奉所獲。

**33**銅馬、青犢、尤來餘賊共立孫登為天子。登將樂玄殺登，以其衆五萬餘人降。

**34**鄧禹自馮愔叛後，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數，所角翻。歸附者日益離散。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禹不能定。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地理志，河南縣，屬河南郡；故郟、鄏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為成周。晉·地道記︰河南城去雒城四十里。宋白曰︰河南縣，周平王徙居於此，至敬王乃徙居成周；漢為河南縣；歷魏、晉及後魏，皆理於唐苑城東北隅。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醜，重，直用翻。元元塗炭，賢曰︰塗炭者，若陷泥墜火，喻窮困之極也。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保『章︰十二行本「保」作「堡」；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帥，所類翻。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壞，音怪。復，扶又翻。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鬭，然好虜掠。好，呼到翻。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

臣光曰︰昔周人頌武王之德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周頌·賚之詩也。鋪，布也。繹，陳也。徂，往也。求定，謂安天下也。言王者之兵志在布陳威德安民而已。觀光武之所以取關中，用是道也。豈不美哉！

**35**又詔徵鄧禹還，曰︰「愼毋與窮寇爭鋒！窮寇者，言其勢已窮，勢必致死也。兵法曰︰窮寇勿追。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以飽待飢，以逸待勞，孫武子之言也。折箠笞之，箠，杖也。折杖笞之，言易也。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復，扶又翻；下同。

帝以伏隆為光祿大夫，復使於張步，使，疏吏翻。拜步東萊太守，幷與新除青州牧、守、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以下。令，力政翻。長，知兩翻。

**36**十二月，戊午，詔宗室列侯為王莽所絕者，皆復故國。王莽始建國二年，免漢宗室列侯為民，事見三十七卷。復，如字。

**37**三輔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民往往聚為營保，各堅壁清野。赤眉虜掠無所得，乃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復，扶又翻。帝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以要其還路，地理志，新安、宜陽二縣，皆屬弘農郡。要，與邀同。敕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馮異與赤眉遇於華陰，華，戶化翻。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卒五千餘人。

#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一

## 漢紀三十三起強圉大淵獻（丁亥），盡屠維赤奮若（己丑），凡三年。

世祖光武皇帝上之下

**建武三年**（丁亥、二七）

**1**春，正月，甲子，以馮異為征西大將軍。晉書·職官志曰︰四征起於漢代，謂此。鄧禹慙於受任無功，數以飢卒徼赤眉戰，輒不利；數，所角翻。徼，一遙翻。乃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自河北度至湖，地理志，河北縣，屬河東郡。湖縣，屬京兆。賢曰︰湖縣故城在今虢州湖城縣西南。要馮異共攻赤眉。要，一遙翻；下同。異曰︰「異與賊相拒數十日，雖虜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卒，讀曰猝；下猝起同。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澠，彌兗翻。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十事九成，猶有一不中。萬事萬成，言算無遺計也。要，一遙翻。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言日景移也。赤眉陽敗，棄輜重走；重，直用翻。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覆，敷救翻。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復，扶又翻。敗，補邁翻。死傷者三千餘人，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異棄馬奔『章︰十二行本「奔」作「步」；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走，上回谿阪，杜佑通典曰︰回谿在河南永寧縣東北，俗名回坑，長四里，闊二丈，深二丈五尺，自漢以前，道皆由此。酈道元云︰曹公西討，惡南路之險，更開北道。與麾下數人歸營，收其散卒，復堅壁自守。復，扶又翻。

**2**辛巳，立四親廟於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禮，天子立親廟四；今依以立舂陵節侯、鬱林太守、鉅鹿都尉、南頓令廟。

**3**壬午，大赦。

**4**閏月，乙巳，鄧禹上大司徒、梁侯印綬；上，時掌翻；下同。詔還梁侯印綬，以為右將軍。

**5**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所以示弱也。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卒，讀曰猝。復，扶又翻。別，彼列翻。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崤底，崤谷之底也。賢曰︰卽崤阪也，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降男女八萬人。降，戶江翻。帝降璽書勞異曰︰勞，力到翻。「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賢曰︰淮南子曰︰至於衡陽，是謂隅中。又前書谷永曰︰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尚在桑榆間。桑榆，謂晚也。余按淮南子曰︰西日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勳。」

赤眉餘衆東向宜陽。甲辰，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陳，讀曰陣。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謂，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賢曰︰宜陽縣故城，韓國城也，在今洛州福昌縣東。水經註曰︰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同熊耳；在宜陽西。宋白曰︰宜陽故城，在福昌縣東十三里。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廚皆賜食。宜陽縣廚也。明旦，大陳兵馬臨雒水，帝改「洛」為「雒」。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強，其兩翻。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樂，音洛。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賢曰︰說文曰︰錚錚，金也。鐵之錚，言微有剛利也。錚，初耕翻。佼，古巧翻。詩，佼人僚兮。今相傳胡巧翻。言佼佼者，凡庸之人稍為勝也。戊申，還自宜陽。帝令樊崇等各與妻子居雒陽，賜之田宅。其後樊崇、逢安反，誅；楊音、徐宣卒於鄕里。帝憐盆子，以為趙王郞中；趙王良，帝叔父也。以盆子為其國郞中。後病失明，賜滎陽均輸官地，使食其稅終身。賢曰︰均輸，官名，屬司農。桓寬鹽鐵論云︰郡國諸侯各以其方物貢輸往來，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國置均輸官以相紹運，故曰均輸。劉恭為更始報仇，殺謝祿，祿殺更始事見上卷元年。為，于偽翻。自繫獄；帝赦不誅。

**6**二月，劉永立董憲為海西王。賢曰︰海西縣，屬琅邪郡。永聞伏隆至劇，地理志，劇縣，屬北海郡；春秋紀國之地。杜佑曰︰漢劇縣故城，在壽光縣南。亦遣使立張步為齊王。步貪王爵，猶豫未決。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為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二州，青州、徐州也。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使上書曰︰間，古莧翻。使，疏吏翻。「臣隆奉使無狀，賢曰︰言罪大也。受執凶逆；雖在困阨，授命不顧。又，吏民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賢曰︰累，托也，音力偽翻。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其父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張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焉。步據城陽、琅邪、高密、膠東、東萊、北海、齊、千乘、濟南、平原、泰山、菑川十二郡。

**7**帝幸懷。

**8**吳漢率耿弇、蓋延擊青犢於軹西，大破降之。賢曰︰軹縣，屬河內郡；故城在今洛州濟源縣東南。蓋，古盍翻。

**9**三月，壬寅，以司直伏湛為大司徒。

**10**涿郡太守張豐反，郡國志︰涿郡，在雒陽東北千八百里。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朱浮以帝不自征彭寵，上疏求救。詔報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賢曰︰跋扈，猶言暴橫也。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附。今度此反虜，度，徒洛翻。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須，待也。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耿況遣騎來救，浮乃得脫身走，薊城遂降於彭寵。考異曰︰朱浮傳︰「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構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按霸明年乃為尚書令，蓋追劾之。寵自稱燕王，攻拔右北平、上谷數縣，賂遺匈奴，遺，于季翻。借兵為助；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賊，皆與交通。

**11**帝自將征鄧奉，至堵陽；堵陽縣，屬南陽郡。杜佑曰︰唐州方城縣，漢堵陽縣。應劭曰︰堵陽，景帝改為順陽。二說不同。奉逃歸淯陽，董訢降。訢，音欣。降，下江翻；下同。夏，四月，帝追奉至小長安，與戰，大破之；奉肉袒因朱祜降。去年奉禽祜，今因祜而降。帝憐奉舊功臣，奉，鄧晨之兄子也。且釁起吳漢，事見上卷上年。欲全宥之。岑彭、耿弇諫曰︰「鄧奉背恩反逆，背，蒲妹翻。暴師經年，陛下旣至，不知悔善，而親在行陳，陳，讀曰陣。兵敗乃降；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復朱祜位。

**12**延岑旣破赤眉，卽拜置牧守，欲據關中。時關中衆寇猶盛，岑據藍田，王歆據下邽，賢曰︰秦武公伐邽戎置，以隴西有上邽，故此云下。芳丹據新豐，芳，姓也。風俗通有漢幽州刺史芳乘。蔣震據霸陵，張邯據長安，公孫守據長陵，楊周據谷口，呂鮪據陳倉，角閎據汧，角，姓也，漢有角善叔。汧，苦堅翻。駱延據盩厔，盩厔，音舟窒。姓譜︰齊太公之後有公子駱，子孫以為氏。史記，秦之先有大駱。任良據鄠，鄠，音戶。汝章據槐里，汝，姓也。商有汝鳩、汝方。春秋，晉有汝齊、汝寬。各稱將軍，擁兵多者萬餘人，少者數千人，轉相攻擊。馮異且戰且行，屯軍上林苑中。異自崤谷之勝，引兵而西，且戰且行，進屯上林苑中。延岑引張邯、任良共擊『章︰十二行本「擊」作「攻」；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異；異擊，大破之，諸營保附岑者皆來降，保，與堡同。岑遂自武關走南陽。走，音奏。時百姓飢餓，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委，於偽翻。輸，舂遇翻。馮異軍士悉以果實為糧。詔拜南陽趙匡為右扶風，將兵助異，幷送縑、穀。異兵穀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諸營渠帥詣京師，帥，所類翻。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唯呂鮪、張邯、蔣震遣使降蜀，鮪，于軌翻。邯，下甘翻。其餘悉平。

**13**吳漢率驃騎大將軍杜茂等七將軍圍蘇茂於廣樂；周建招集得十餘萬人救之。周建，劉永將也。漢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䣛，還營；䣛，與膝同。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三軍之氣，以將為主，故云然。漢乃勃然裹創而起，創，初良翻。椎牛饗士，慰勉之，士氣自倍。旦日，蘇茂、周建出兵圍漢；漢奮擊，大破之，茂走還湖陵。睢陽人反城迎劉永，蓋延率諸將圍之；反，音幡。蓋，古盍翻。吳漢留杜茂、陳俊守廣樂，自將兵助延圍睢陽。睢，音雖。

**14**車駕自小長安引還，令岑彭率傅俊、臧宮、劉宏等三萬餘人南擊秦豐。五月，己酉，車駕還宮。

**15**乙卯晦，日有食之。

**16**六月，壬戌，大赦。

**17**延岑攻南陽，得數城；建威大將軍耿弇與戰於穰，地理志，穰縣，屬南陽郡。大破之。岑與數騎走東陽，與秦豐合；豐以女妻之。走，音奏。妻，七細翻。建義大將軍朱祜率祭遵等與岑戰於東陽，破之；賢曰︰東陽，聚名也；故城在今鄧州南。臨淮郡復有東陽縣，非此地也。余據郡國志，南陽淯陽縣有東陽聚。岑走歸秦豐。祜遂南與岑彭等軍合。

延岑護軍鄧仲況擁兵據陰縣，賢曰︰陰縣，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界北。水經註︰沔水南逕穀城東，又南過陰縣西。宋白曰︰今光化軍，本陰縣地。而劉歆孫龔為其謀主。前侍中扶風蘇竟以書說之，前此帝嘗用竟為侍中。說，輸芮翻。仲況與龔降。竟終不伐其功，隱身樂道，壽終於家。樂，音洛。

秦豐拒岑彭於鄧，地理志，鄧縣，屬南陽郡；春秋之鄧國也。秋，七月，彭擊破之。進圍豐於黎丘，別遣積弩將軍傅俊將兵徇江東，揚州悉定。

**18**蓋延圍睢陽百日，劉永、蘇茂、周建突出，將走酇；此沛郡之酇縣也。賢曰︰今亳州縣；音在何翻。延追擊之急，永將慶吾斬永首降。姓譜︰齊大夫慶氏之後。蘇茂、周建奔垂惠，郡國志︰沛郡山桑縣有垂惠聚。賢曰︰在今亳州山桑縣西北，一名禮城。杜佑通典曰︰垂惠聚在亳州蒙城縣西北。共立永子紆為梁王。佼彊奔保西防。佼，古巧翻，又音効。

**19**冬，十月，壬申，上幸舂陵，祠園廟。舂陵節侯以下四世園廟也。

**20**耿弇從容言於帝，從，千容翻。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許之。

**21**十一月，乙未，帝還自舂陵。

**22**是歲，李憲稱帝，置百官，擁九城，衆十餘萬。廬江十二城，憲所得者九城耳。

**23**帝謂太中大夫來歙曰︰姓譜︰郲，子姓，商之支孫，食采於郲，因以為氏；後避難去邑。漢功臣表有軑侯來蒼。歙，許及翻。「今西州未附，西州，謂隗囂也。子陽稱帝，子陽，公孫述字。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略，未知所在。」『章︰十二行本「在」下有「柰何」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歙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事見三十九卷更始元年。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揚子曰︰聖人之言，炳若丹青。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然之，始令歙使於囂。使，疏吏翻；下同。囂旣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事見上卷元年。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囂乃奉奏詣闕。帝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甚厚。賢曰︰慰，安也。藉，薦也。言安慰而薦藉之也。

**四年**（戊子、二八）

**1**正月，甲申，大赦。

**2**二月，壬子，上行幸懷；壬申，還雒陽。

**3**延岑復寇順陽；郡國志，順陽縣屬南陽郡。順水東南入蔡。括地志︰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三十里，楚之郇邑也。復，扶又翻；下同。遣鄧禹將兵擊破之。岑奔漢中；公孫述以岑為大司馬，封汝寧王。

**4**田戎聞秦豐破，恐懼，欲降。降，戶江翻；下同。其妻兄辛臣圖彭寵、張步、董憲、公孫述等所得郡國以示戎曰︰「雒陽地如掌耳，如掌，喻其狹也。不如且按甲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之強，猶為征南所圍，吾降決矣！」岑彭時為征南大將軍，故戎云然。乃留辛臣使守夷陵，自將兵沿江泝沔上黎丘。自夷陵沿江而下，至沔口；自沔口泝沔而上，可至黎丘也。上，時掌翻。辛臣於後盜戎珍寶，從間道先降於岑彭，間，古莧翻。而以書招戎曰︰「宜以時降，無拘前計！」戎疑臣賣己，灼龜卜，降兆中坼，周禮菙氏︰凡卜，以明火爇燋，吹其焌，契以授卜師。鄭玄曰︰燋焌，用荊菙之類。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菙，時髓翻。燋，哉約翻。焌，音俊，又子寸翻。遂復反，與秦豐合；岑彭擊破之，戎亡歸夷陵。

**5**夏，四月，丁巳，上行幸鄴；己巳，幸臨平，賢曰︰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定州鼓城縣東南。遣吳漢、陳俊、王梁擊破五校於臨平。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賢曰︰鬲縣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西北。五姓，蓋當土強宗豪右。鬲，音革。余謂守長者，守鬲縣長，非正官也。長，知兩翻；下同。諸將爭欲攻之。吳漢曰︰「使鬲反者，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卽相率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

**6**五月，上幸元氏；辛巳，幸盧奴，將親征彭寵。伏湛諫曰︰「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從，子容翻。漁陽邊外荒耗，邊外者，邊於外夷也。豈足先圖！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易，以豉翻。誠臣之所惑也！」上乃還。

**7**帝遣建議『章︰十二行本「議」作「義」；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大將軍朱祜、建威大將軍耿弇、征虜將軍祭遵、祭，側界翻。驍騎將軍劉喜討張豐於涿郡。祭遵先至，急攻豐；禽之。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西都有方士，東都因稱為道士。好，呼到翻。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旣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傍人為椎破之，為，于偽翻；下同。豐乃知被詐，仰天嘆曰︰「當死無恨！」

上詔耿弇進擊彭寵。弇以父況與寵同功，況與寵同有助漢之功，事見上卷、三十九卷更始二年。又兄弟無在京師者，不敢獨進，求詣雒陽。詔報曰︰「將軍舉宗為國，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況聞之，更遣弇弟國入侍。時祭遵屯良鄕，劉喜屯陽鄕，賢曰︰良鄕、陽鄕，皆縣名，並屬涿郡。陽鄕故城，在今幽州故安縣西北。宋白曰︰良鄕，在燕為中都，漢為良鄕縣。彭寵引匈奴兵欲擊之，耿況使其子舒襲破匈奴兵，斬兩王，寵乃退走。

**8**六月，辛亥，車駕還宮。

**9**秋，七月，丁亥，上幸譙，考異曰︰袁紀，「六月幸譙」，今從范書。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劉紆、周建於垂惠。

**10**董憲將賁休以蘭陵降；賢曰︰前書賁赫，音肥。今姓作賁，音奔。蘭陵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丞縣東。憲聞之，自郯圍之。賢曰︰郯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東北。郯，音談。蓋延及平狄將軍山陽龐萌在楚，楚，彭城也。請往救之。帝敕曰︰「可直往擣郯，賢曰︰擣，擊也。余謂擣，擣虛也；此兵法所謂攻其必救也。則蘭陵自解。」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退，延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郯。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郯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旣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郯，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

**11**八月，戊午，上幸壽春，地理志，壽春縣，屬九江郡。賢曰︰今壽州縣。遣揚武將軍南陽馬成率誅虜將軍南陽劉隆等三將軍發會稽、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憲。九月，圍憲於舒。地理志，廬江郡，治舒縣。賢曰︰故城在今廬州廬江縣西。會，古外翻。

王莽末，天下亂，臨淮大尹河南侯霸獨能保全其郡。郡國志︰臨淮郡在雒陽東千四百里。帝徵霸會壽春，拜尚書令。時朝廷無故典，又少舊臣，少，詩沼翻。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冬，十月，甲寅，車駕還宮。

**12**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援與述皆茂陵人。說文曰︰閈，閭也，侯旰翻。以為旣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衞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何承天纂文曰︰都、致、錯、履、無極，皆布名。方言曰︰襌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褋，關之東西謂之襌衣。為，于偽翻。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鸞旗註見十三卷文帝元年。旄騎，旄頭騎也。秦穆公伐南山大梓，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髮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旄頭騎以前驅。警蹕就車，磬折而入，賢曰︰磬折，屈身如磬之曲折，敬也。孔穎達曰︰磬折者，屈身如磬之折殺。按考工記云︰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鄭云︰必先度一矩為句，一矩為股，而求其弦。旣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是磬之折殺，其形必曲，人之倚式亦當然也。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樂，音洛。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周公一飯三吐哺以下天下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賢曰︰言若布帛修整其邊幅也。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稽，留也。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言志識褊狹，如坎井之蛙。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東方，謂雒陽也。

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良久，中黃門引入。中黃門，宦者也；屬少府。帝在宣德殿南廡下，廡，音武，堂下周屋也。但幘，坐，迎笑，董巴曰︰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頍，所以安物。詩曰︰有頍者弁，謂此也。秦加武將首飾為絳袙，其後稍稍作顏題。漢興，續其顏，卻摞之，施巾連題，卻覆之，今喪幘是其制也，名之曰幘。幘者，頭首嚴賾也。至孝文，乃高顏題，續之為耳，崇其巾為屋，合後施收，貴賤皆服之。蔡邕曰︰幘，古者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之。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少，詩照翻。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陛戟，謂衞者持戟俠陛也。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說，去聲。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盜名字，謂僭竊位號，稱帝稱王也。易，以豉翻。復，扶又翻。說，輸芮翻。勝，音升。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

**13**太傅卓茂薨。

**14**十一月，丙申，上行幸宛。宛，於元翻。岑彭攻秦豐三歲，斬首九萬餘級；豐餘兵裁千人，食且盡。十二月，丙寅，帝幸黎丘，遣使招豐，豐不肯降；降，戶江翻；下同。乃使朱祜等代岑彭圍黎丘，使岑彭、傅俊南擊田戎。

**15**公孫述聚兵數十萬人，積糧漢中；又造十層樓船，多刻天下牧守印章。守，式又翻。遣將軍李育、程烏『張︰「烏」作「焉」，下同。』將數萬衆出屯陳倉，就呂鮪，將徇三輔；馮異迎擊，大破之，育、烏俱奔漢中。考異曰︰公孫述傳︰「使李育、程烏與呂鮪徇三輔。三年，馮異擊鮪、育於陳倉，大敗之。」按本紀，「四年，馮異與述將程焉戰陳倉，破之。」馮異傳亦在今年。蓋述傳誤以「四年」為「三年」，「焉」作「烏」耳。異還，擊破呂鮪，營保降者甚衆。

是時，隗囂遣兵佐異有功，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樂，音洛。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但駑馬、鉛刀，不可強扶，賢曰︰周禮︰校人掌六馬；駑馬，最下者也。說文︰鉛，青金也，似錫而色青。言駑馬、鉛刀，不可強扶而用也。強，其兩翻。數蒙伯樂一顧之價。戰國策，蘇代謂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於市，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市，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價。伯樂如其言，一旦而價十倍也。數，所角翻。樂，音洛。將軍南拒公孫之兵，北御羌、胡之亂，御，讀曰禦。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賢曰︰躑躅，猶踟躕也。毛晃曰︰躑躅，跳也。躑，直炙翻。躅，直錄翻。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為他人禽矣！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卽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賢曰︰秋，一歲中功成之時，故舉以為言。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賢曰︰事見史記。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間構之言。」間，古莧翻；下同。其後公孫述數遣將間出，囂輒與馮異合勢，共摧挫之。述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綬授囂；扶安，謂相扶助而安也。囂斬其使，出兵擊之，以故蜀兵不復北出。復，扶又翻。

**16**泰山豪傑多與張步連兵。吳漢薦強弩大將軍陳俊為泰山太守，擊破步兵，遂定泰山。郡國志︰泰山郡在雒陽東千四百里。

**五年**（己丑、二九）

**1**春，正月，癸巳，車駕還宮。

**2**帝使來歙持節送馬援歸隴右。考異曰︰袁紀曰︰「援與拒蜀侯國遊先俱奉使，遊先至長安，為仇家所殺；其弟為囂雲旗將軍。來歙恐其怨恨，與援俱還長安。」按囂使被殺者，周遊也，不在此時。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東觀記曰︰凡十四見。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賢曰︰此論語孔子自言己之所行也。今上好吏事，好，呼到翻。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喜，許記翻。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復，扶又翻。

**3**二月，丙午，大赦。

**4**蘇茂將五校兵救周建於垂惠。校，戶敎翻。馬武為茂、建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敗，蒲邁翻。呼，火故翻。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馬武為捕虜將軍。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人各致死，則一人倍二人之力。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悉兵而出攻也。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斷，丁管翻。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復，扶又翻。挑，徒了翻；下同。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倡，音昌。茂雨射營中，射矢如雨也。射，而亦翻。中霸前酒樽，中，竹仲翻。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易，以豉翻。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數，所角翻。徼，堅堯翻，又一遙翻。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霸蓋引其言。茂、建旣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周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建於道死；茂奔下邳，地理志，下邳縣，屬東海郡。與董憲合；劉紆奔佼彊。

**5**乙丑，上行幸魏郡。

**6**彭寵妻數為惡夢，數，所角翻。又多見怪變；卜筮、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以子后蘭卿質漢歸，不信之，子后蘭卿歸，見上卷二年。質，音致。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寵齋在便室，賢曰︰便坐之室，非正室也。蒼頭子密等三人賢曰︰秦呼民為黔首；謂奴為蒼頭者，以別於良人也。因寵臥寐，共縛著牀，著，直略翻。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偽稱寵命，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驚曰︰「奴反！」奴乃捽其頭，擊其頰。捽，昨沒翻。寵急呼曰︰「趣為諸將軍辦裝！」趣，讀為促。賢曰︰呼奴為將軍者，欲其赦己也。呼，火故翻。為，于偽翻。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吾素所愛也。今為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妻，七細翻。家中財物皆以與若。」若，亦汝也。小奴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被，皮義翻。加馬以鞍勒曰被馬。使妻縫兩縑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章︰十二行本「所」下有「速開門出」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勿稽留之。」書成，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明旦，閤門不開，官屬踰牆而入，見寵尸，驚怖。怖，普布翻。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為王，國師韓利斬午首詣祭遵降，國師，以寵所署置也，蓋遵王莽之制。夷其宗族。帝封子密為不義侯。

權德輿議曰︰伯通之叛命，伯通，彭寵字也。子密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王度，猶言王法也。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此而可侯，漢爵為不足勸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衞司寇齊豹以私怨殺衞侯之兄孟縶，春秋書之曰盜。三叛人名，謂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哀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句，音鉤。無乃異於是乎！

**7**帝以扶風郭伋為漁陽太守。郡國志︰漁陽郡，在雒陽東北二千里。伋承離亂之後，養民訓兵，開示威信，盜賊銷散，匈奴遠迹；在職五年，戶口增倍。

**8**帝使光祿大夫樊宏持節迎耿況於上谷，郡國志︰上谷郡，在雒陽東北二千里。曰︰「邊郡寒苦，不足久居。」況至京師，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地理志，牟平縣，屬東萊郡；唐、宋屬登州。宋白曰︰牟平縣以在牟山之陽，其地平坦，故曰牟平。漢牟平故城，在今黃縣東百三十里。朝，直遙翻。請，音才性翻，又如字。

吳漢率耿弇、王常擊富平、獲索賊於平原，郡國志︰平原郡，在雒陽北一千三百里。大破之；追討餘黨，至勃海，郡國志︰勃海郡在雒陽北一千六百里。降者四萬餘人。上因詔弇進討張步。

**9**平敵將軍龐萌，為人遜順，前作「平狄將軍」。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論語孔子之言。呂與叔曰︰託六尺之孤，謂輔幼主；寄百里之命，謂為諸侯。龐萌是也。」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下，遐稼翻。萌以為延譖己，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考異曰︰東觀記、續漢書皆云︰「萌攻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龐萌一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擊；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延傳言「僅而得免」，與彼不同，今從延傳。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鄕之北。東平國任城縣有桃鄕。賢曰︰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西北。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章︰十二行本「嘗」作「常」；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以龐萌為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睢陽，梁國都。郡國志︰在雒陽東南八百五十里。

龐萌攻破彭城，將殺楚郡太守孫萌。郡國志︰楚郡在雒陽東千二百二十里。考異曰︰袁紀作「楚相孫萌」，今從范書。郡吏劉平伏太守身上，號泣請代其死，身被七創；號，戶刀翻；下同。被，皮義翻。創，初良翻。龐萌義而捨之。太守已絕復蘇，孔穎達曰︰更息曰蘇，言氣絕而更息也。渴求飲，平傾創血以飲之。

**10**岑彭攻拔夷陵，田戎亡入蜀，盡獲其妻子、士衆數萬人。公孫述以戎為翼江王。

岑彭謀伐蜀，以夾川穀少，夾川，猶言夾江也。江，大川也。水險難漕，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地理志，夷道縣屬南郡。自引兵還屯津鄕，郡國志，南郡江陵縣有津鄕。賢曰︰所謂江津也。當荊州要會，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

**11**夏，四月，旱，蝗。

**12**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將復起於今乎，從，子容翻。復，扶又翻。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師古曰︰言諸侯之國各自為政。本根旣微，枝葉強大，本根，謂王室。枝葉，謂諸侯。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師古曰︰假，音工暇翻，又工雅翻。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賢曰︰成帝威權借於外家，是危自上起也。漢不得罪於百姓，是傷不及下也。朝，直遙翻。是以卽眞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

囂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師古曰︰掎，偏持其足也；居蟻翻。時民復知漢乎？」彪乃為之著王命論以風切之，為，于偽翻。風，讀曰諷。曰︰「昔堯之禪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論語所載。洎于稷、契，咸佐唐、虞，至湯、武而有天下。洎，其冀翻。契，息列翻。劉氏承堯之祚，堯據火德而漢紹之，有赤帝子之符，事見七卷秦二世元年。故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由是言之，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師古曰︰不紀，言不為人所記。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屈起，特起也。屈，求勿翻。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劉德曰︰神器，璽也。李奇曰︰帝王賞罰之柄也。師古曰︰李說是也。仲馮曰︰神器，「聖人之大寶曰位」是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夫餓饉流隸，師古曰︰隸，賤隸。飢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處，昌呂翻。故雖遭罹阨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謂項梁、項籍也。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師古曰︰質，鍖也。伏於鍖上而斬之也。卒，子恤翻。亨醢分裂；亨，與烹同。又況幺麼尚不及數子，師古曰︰幺麼，皆微小之稱也。幺，音一堯翻。麼，音莫可翻。而欲闇奸天位者虖！奸，音干。昔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卒，讀曰猝。事見八卷秦二世二年。王陵之母知漢王必得天下，伏劍而死，以固勉陵。事見九卷高祖元年。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師古曰︰凡言匹夫、匹婦，謂凡庶之人。春秋，史書記事之總稱。而況大丈夫之事虖！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分，扶問翻；下同。加之高祖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舉韓信於行陳，洗，息典翻。行，戶剛翻。陳，讀曰陣。收陳平於亡命；事並見高帝紀。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其事甚衆，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英雄誠知覺寤，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覬，音冀。覦，音俞。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冀，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囂不聽。彪遂避地河西；竇融以為從事，漢制，將軍府及司隸、刺史、郡守皆有從事。甚禮重之。彪遂為融畫策，為，于偽翻。使之專意事漢焉。

**13**初，竇融等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說，輸芮翻。復，扶又翻。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也！今卽所有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敗，雖悔無及。方今豪桀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從，子容翻。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尉佗事見十二卷高帝十一年。佗，徒何翻。融等召豪桀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見於圖書，見，賢遍翻。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皆言漢有再受命之符，谷永書見三十一卷成帝永始二年。夏賀良事見三十三卷哀帝建元二年。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劉歆改名事見三十三卷成帝綏和二年。歆，字子駿，意在改名之後。及莽末，西門君惠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觀者曰︰『讖文不誤，劉秀眞汝主也！』事見三十九卷更始元年。讖，楚譖翻。此皆近事暴著，暴，步木翻。毛晃曰︰顯示也；又如字，義同。衆所共見者也。況今稱帝者數人，而雒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他姓殆未能當也！」衆議或同或異。

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雒陽。時衆推融為大將軍，故置長史。先是，帝亦發使遺融書以招之，先，悉薦翻。遺，于季翻。遇鈞於道，卽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言左投則蜀重，右投則漢重也。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開兩說以觀融去就。量，音良。卒，子恤翻。衡，讀曰橫。從，子容翻。天下未幷，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敎尉佗制七郡之計。事見十二卷高帝十一年。賢曰︰七郡，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眞、南海、日南也。余謂尉佗之時未置七郡，光武據後來置郡言之。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分，扶問翻。自適己事而已。」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14**朱祜急攻黎丘，六月，秦豐窮困出降；轞車送雒陽。吳漢劾祜廢詔命，受豐降；上誅豐，不罪祜。

**15**董憲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使茂、彊助龐萌圍桃城。桃城，卽桃鄕之城也。賢曰︰在今兗州任城縣北。帝時幸蒙，聞之，乃留輜重，重，直用翻。自將輕兵晨夜馳赴。至亢父，賢曰︰蒙，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宋州北。地理志，亢父縣屬東平國。師古曰︰音抗甫。或言百官疲倦，可且止宿；上不聽，復行十里，宿任城，復，扶又翻。任，音壬。欲度亢父之險，故進而宿任城。去桃城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龐萌等亦勒兵挑戰；挑，徒了翻。帝令諸將不得出，休士養銳以挫其鋒。時吳漢等在東郡，郡國志︰東郡，去雒陽八百里。馳使召之。萌等驚曰︰「數百里晨夜行，以為至當戰，而堅坐任城，致人城下，眞不可往也！」乃悉兵攻桃城。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萌等攻二十餘日，衆疲困，不能下。吳漢、王常、蓋延、王梁、馬武、王霸等皆至，帝乃率衆軍進救桃城，親自搏戰，大破之。龐萌、蘇茂、佼彊夜走從董憲。

秋，七月，丁丑，帝幸沛，進幸湖陵。董憲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地理志，昌慮縣，屬東海郡。宋白曰︰徐州滕縣，漢蕃、昌慮二縣地。應劭註︰蕃縣，卽小邾國。又有邾國濫城，在今縣東南，卽漢之昌慮縣也。師古曰︰慮，音廬。憲招誘五校餘賊，與之拒守建陽。賢曰︰建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丞縣北。丞，時證翻。帝至蕃，賢曰︰蕃，音皮，又音婆。地理志，蕃縣，屬魯國。應劭曰︰小邾國也。師古曰︰白裒云︰陳蕃為魯相，國人為諱，改曰皮。此說非也。郡縣之名，土俗各有別稱，不必皆依本字。杜佑通典︰蕃，音反。余謂「皮」字乃傳寫「反」字之誤，當從通典。反，音孚袁翻。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敕各堅壁以待其敝。頃之，五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佼彊將其衆降，降，戶江翻。蘇茂奔張步，憲及龐萌走保郯。八月，己酉，帝幸郯，留吳漢攻之，車駕轉徇彭城、下邳。吳漢拔郯，董憲、龐萌走保胊。賢曰︰胊縣，屬東海郡；今海州胊山縣西有故胊城。胊，音劬。宋白曰︰胊故城，在胊山縣西九十里。劉紆不知所歸，其軍士高扈斬之以降。吳漢進圍胊。

**16**冬，十月，帝幸魯。魯國本屬徐州，帝改屬豫州。

**17**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賢曰︰歷下城在今齊州歷城縣。考異曰︰袁紀作「濟南王費邑」，今從耿弇傳。又令兵屯祝阿，地理志，祝阿縣，屬平原郡。賢曰︰今齊州縣，故城在今山茌縣東北。天寶元年改祝阿為禹城，以縣西有禹息故城也。別於泰山、鍾『章︰十二行本「鍾」作「鐘」；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下均同。』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日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

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郡國志，濟南歷城有巨里聚。賢曰︰一名巨合城，在今齊州全節縣東南。弇進兵先脅巨里，嚴令軍中趣脩攻具，趣，讀曰促。宣敕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脩攻具者，欲誘致之耳。誘，音酉。野兵不擊，何以城為！」旣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爾雅曰︰山脊曰岡，坡者曰扳。上，時掌翻。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陳，讀曰陣。旣而收首級以示城中，城中兇懼。賢曰︰兇，恐懼聲，音呼勇翻。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弇復收其積聚，復，扶又翻。積，子賜翻。聚，才喻翻。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郡國志︰濟南郡，在雒陽東千八百里。濟，子禮翻。

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賢曰︰西安，縣名，屬齊郡；故城在今青州臨菑縣西北。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臨菑縣，屬齊郡。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賢曰︰畫中，邑名也。畫，音胡麥翻。故城在今西安城東南；有澅水，因名焉。水經註︰澅水東去臨菑城十八里。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易，以豉翻。乃敕諸校後五日會攻西安。校，戶敎翻。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皆蓐食，前書音義曰︰未起而牀蓐中食也。會明，至臨菑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攻臨菑，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菑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菑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菑，卽西安孤，與劇隔絕，必復亡去，復，扶又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能卒下，卒，讀曰猝。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菑，幷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菑；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懼，遂將其衆亡歸劇。

弇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卽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卽，就也。賢曰︰弇，況之長子，故呼為大耿。少，詩沼翻。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賢曰︰重，姓；異，名。重，直龍翻。姓譜︰南正重之後。號二十萬，至臨菑大城東，將攻弇。弇上書曰︰「臣據臨菑，深塹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飢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可獲。」於是弇先出菑水上，水經︰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過臨菑縣東。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使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分陳於城下。陳，讀曰陣；下同。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賢曰︰臨菑，本齊國所都，卽齊王宮中有壞臺也。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中，竹仲翻。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弇明旦復勒兵出。復，扶又翻；下同。

是時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乘，繩證翻。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釃，山宜翻。陸德明曰︰以筐𥂖酒。賢曰︰濾也。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遺，于季翻。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兩旁伏兵如鳥之舒翼。人定時，步果引去，昏後，謂之人定時。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昩水上，賢曰︰鉅昩，水名，一名巨洋水，在今青州壽光縣西。水經註︰巨洋水出朱虛縣東泰山，袁宏謂之鉅昩，王韶之以為巨蔑；北過臨胊縣東，又北過臨胊縣西，又東北過壽光縣西。昩，音莫葛翻。八九十里，僵尸相屬，屬，之欲翻。收得輜重二千餘兩。重，直用翻。兩，音亮；下同。風俗通︰車一乘為一兩。箱、轅及輪兩兩而偶，故稱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

後數日，車駕至臨菑，自勞軍，勞，力到翻。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事見十卷高祖四年。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勍，渠京翻。又，田橫亨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衞尉不聽為仇；事見十一卷高帝五年。亨，與烹同。張步前亦殺伏隆，事見上三年。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謂三年冬弇從帝幸舂陵，自請平齊也。常以為落落難合，賢曰︰落落，猶疏闊也。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

耿弇復追張步，步奔平壽，賢曰︰平壽，縣名，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復，扶又翻。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事見上三年。大王柰何就攻其營？旣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賢曰︰負，愧也。再言負者，愧之甚也。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降，戶江翻。步遂斬茂，詣耿弇軍門肉袒降；弇傳詣行在所，傳，直戀翻。而勒兵入據其城，平壽城也。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鄕里。張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詔皆赦之，封步為安丘侯，地理志，安丘，侯國，屬琅邪郡；又北海郡有安丘縣。宋白曰︰密州有安丘縣，古根牟國城，漢為安丘；縣有渠丘亭，故莒渠丘公所居也。與妻子居雒陽。

於是琅邪未平，郡國志︰琅邪郡，在雒陽東千五百里。上徙陳俊為琅邪太守；始入境，盜賊皆散。

耿弇復引兵至城陽，地理志，城陽國，都莒。賢曰︰城陽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南。降五校餘黨，校，戶敎翻。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弇為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焉。

**18**初起太學。車駕還宮，幸太學，陸機洛陽記曰︰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稽式古典，脩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矣！

**19**十一月，大司徒伏湛免，以侯霸為大司徒。霸聞太原閔仲叔之名而辟之，旣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賢曰︰勞其勤苦也。勞，音力到翻。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賢曰︰按罪曰劾，自投其劾狀而去也。投，猶下也。今有投辭、投牒之言也。劾，戶槪翻。

**20**初，五原人李興、隨昱、姓譜︰隨侯之後。又杜伯之玄孫為晉大夫，食采於隨，曰隨會。朔方人田颯、颯，音立。代郡人石鮪、閔堪各起兵自稱將軍。匈奴單于遣使與興等和親，欲令盧芳還漢地為帝。興等引兵至單于庭迎芳；十二月，與俱入塞，都九原縣；賢曰︰九原，縣名，屬五原郡；故城在今勝州銀城縣。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鴈門五郡，並置守、令，與胡『章︰十二行本「胡」下有「通」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兵侵苦北邊。

**21**馮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賢曰︰成都，言歸附之多也。史記曰︰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治，直之翻。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22**隗囂矜己飾智，每自比西伯，西伯，文王也。與諸將議欲稱王。鄭興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尚服事殷；論語載孔子之言。武王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猶還兵待時；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王曰︰「汝未知天命。」乃還師。高帝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速，不速之速，明召也。禍患，昭，明也。無乃不可乎！」囂乃止。後又廣置職位以自尊高，鄭興曰︰「夫中郞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病之而止。賢曰︰病，猶難也。

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數，所角翻；下同。帝以書示囂，因使擊蜀以效其信。效，驗也。囂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盧芳自稱劉文伯。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帝與囂書，初用敵國禮，今黜其禮。帝以囂與馬援、來歙相善，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朝，直遙翻。許以重爵。囂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帝復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復，扶又翻。說，輸芮翻；下同。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帝以為胡騎校尉，封鐫羌侯。胡騎校尉，武帝置，秩二千石。賢曰︰鐫，謂鐫鑿也。鐫，子全翻。

鄭興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曰︰「今為父母未葬，乞骸骨；為，于偽翻。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為餌也，賢曰︰猶釣餌也。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焉，於虔翻。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乃令與妻子俱東。馬援亦將家屬隨恂歸雒陽，以所將賓客猥多，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將，如字。

囂將王元以為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饗應，天下喁喁，賢曰︰喁喁，魚口向上也；音魚容翻。謂之太平；一旦壞敗，將軍幾無所厝。事見上卷元年。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賢曰︰儒生，謂馬援說囂歸光武。余謂儒生，指鄭興、班彪等。棄千乘之基，列國之賦，兵車千乘。乘，繩證翻。羈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為，于偽翻。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畜，許六翻。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敝猶足以霸。前書徐樂之言。要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勢，與蚯蚓同！」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泉。脫，失也，失泉則涸矣。愼子曰︰騰蛇游霧，飛龍乘雲；雲罷霧除，與蚯蚓同，失其所乘故也。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質，音致。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

申屠剛諫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本朝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賢曰︰本朝，謂光武也。今璽書數到，數，所角翻。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利，而久疑若是？賢曰︰言從漢何畏，附蜀何利，而久疑不決。卒有非常之變，卒，讀曰猝。上負忠孝，下愧當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為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囂不納，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

**23**王莽末，交趾諸郡閉境自守。賢曰︰交趾郡，今交州縣也，南濱大海。輿地志云︰其夷足大指開析；兩足並立則相交。應劭曰︰始開北方，遂交於南方，為子孫基阯也。余按武帝元鼎六年，置交趾州，治廣信；時已開朔方，遂交於南方，為子孫基趾也。七郡，謂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眞、日南，並屬交州。余謂唐之交州、峯州皆漢交趾郡之地，固不可指唐交趾一縣而言也。岑彭素與交趾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屈，其勿翻。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郡國志︰江夏郡，在雒陽南千五百里。武陵郡，在雒陽南二千一百里。長沙郡，在雒陽南二千八百里。桂陽郡，在雒陽南三千九百里。零陵郡，在雒陽南三千三百里。蒼梧郡，在雒陽南六千四百一十里。交趾郡，在雒陽南萬一千里。夏，戶雅翻。守，式又翻；下同。錫，姓；光，名。悉封為列侯。錫光者，漢中人，在交趾，敎民夷以禮義；帝復以宛人任延為九眞太守，郡國志︰九眞郡，在雒陽南萬一千五百八里。復，扶又翻。任，音壬。延敎民耕種嫁娶，故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

**24**是歲，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等至京師。處，昌呂翻。會，古外翻。黨入見，伏而不謁，凡朝謁者，必拜稽首，以姓名自言。見，賢遍翻。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見，賢遍翻。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幾，居希翻。臣願與坐雲臺之下，續漢志曰︰雲臺，周家之所造，圖書、術籍、珍玩、寶怪皆藏焉。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

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少，詩沼翻。及卽位，以物色訪之，賢曰︰以其形貌求之。得於齊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中。地理志，富春縣，屬會稽郡。賢曰︰今杭州富陽縣，本漢富春縣，避晉簡文帝鄭太后諱，改曰富陽。以壽終於家。

王良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復，扶又翻。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言以疾篤稽留道上，不進于行也。任，音壬。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揚雄方言曰︰屑屑，不安也；秦、晉曰屑屑。郭景純曰︰往來貌。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不應，卒於家。卒，子恤翻。

**25**元帝之世，莎車王延嘗為侍子京師，慕樂中國。樂，音洛。及王莽之亂，匈奴略有西域，唯延不肯附屬；常敕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延卒，子康立。康率旁國拒匈奴，旁國，猶鄰國也。擁衞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王莽之亂，西域攻沒都護，其吏士、妻子皆不得還。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竇融乃承制立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

#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二

## 漢紀三十四起上章攝提格（庚寅），盡旃蒙協洽（乙未），凡六年。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上

**建武六年**（庚寅、三○）

**1**春，正月，丙辰，以舂陵鄕為章陵縣，世世復傜役，比豐、沛。復，方目翻。

**2**吳漢等拔朐，斬董憲、龐萌，江、淮、山東悉平。據范紀，是年馬成等拔舒，獲李憲；吳漢等拔朐，斬董憲、龐萌。蓋獲李憲則江、淮平，斬董憲、龐萌，則山東平也。拔朐之上，逸拔舒事。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還，從宣翻，又如字。

帝積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雒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說文曰︰騰，傳也。數，所角翻。

公孫述屢移書中國，自陳符命，冀以惑衆。帝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卽宣帝也。宣帝「有公孫病已」之符。代漢者姓當塗，其名高；君豈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為瑞，述刻其掌文曰「公孫帝」，自言手文有奇。復，扶又翻。王莽何足效乎！王莽自陳符命，遣五威將帥班之天下。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卻為君事耳。卒，讀曰猝。君日月已逝，謂已老也。妻子弱小，當早為定計。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

其騎都尉平陵荊邯說述曰︰「漢高祖起於行陳之中，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瘡愈復戰。邯，下甘翻。說，輸芮翻。行，戶剛翻。陳，讀曰陣。數，所角翻。復，扶又翻；下同。何則？前死而成功，愈於卻就於滅亡也！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賢曰︰隴西、天水，皆雍州之地，故言割有。囂傳曰︰名震西州，流聞山東，是威加也。雍，於用翻。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衆庶引領，四方瓦解，囂不及此時推危乘勝推，吐雷翻。以爭天命，而退卻為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處，昌呂翻。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文王復出也！令漢帝釋關、隴之憂，賢曰︰以囂居西，無東之意，故置之度外而不為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發間使，召攜貳，賢曰︰間使，謂來歙、馬援等也。攜貳，謂王遵、鄭興、杜林、牛邯等相次而歸光武。間，古莧翻。使西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沮，在呂翻。天水旣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益州，禹貢梁州之域也。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矣！賢曰︰王氏，卽王莽也。臣之愚計，以為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尚可招誘，誘，音酉。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賢曰︰巫山，在今夔州巫山縣東。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柱曰︰「武王伐殷，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武王伐紂，至于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乃還。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東帝，謂光武。驅烏合之衆，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復效隗囂欲為西伯也！」

述然邯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述倣漢制，亦置北軍。山東之人僑寓於蜀者，述以為兵，故曰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幷勢。蜀人及其弟光以為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述終疑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

述廢銅錢，置鐵錢，貨幣不行，百姓苦之。為政苛細，察於小事，如為清水令時而已。好改易郡縣官名。少嘗為郞，哀帝時，述以父任為郞。好，呼到翻。少，詩照翻。習漢家故事，出入法駕，鸞旗旄騎。又立其兩子為王，食犍為、廣漢各數縣。犍，居言翻。或諫曰︰「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先王愛子，先王，于況翻。示無大志也！」述不從，由此大臣皆怨。為述亡國張本。

**3**馮異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帝起兵，徇潁川，異降，以為主簿。為吾披荊棘，定關中。」為，于偽翻。旣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虖沱河麥飯，事見三十九卷更始二年。卒，與猝同。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史記︰管仲射桓公中鉤；後魯桎梏管仲而送於齊，公以為相。說苑曰︰管仲桎梏檻車中，非無愧也，自裁也。新序曰︰齊桓公與管仲飲酣，管仲上壽曰︰「願君無忘出奔於莒也，臣亦無忘東縳於魯也。」此云射鉤、檻車，義亦通。射，而亦翻。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東都臣子率謂天子為國家。難，乃旦翻。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事見三十九卷更始元年。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

**4**申屠剛、杜林自隗囂所來，考異曰︰本傳云七年徵剛。按明年囂已臣公孫述，必不用詔書。當在此年。帝皆拜侍御史。以鄭興為太中大夫。

**5**三月，公孫述使田戎出江關，地理志︰江關都尉，治巴郡魚復縣。賢曰︰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州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魚復縣南。招其故衆，欲以取荊州，不克。

帝乃詔隗囂，欲從天水伐蜀。囂上言︰「白水險阻，棧閣敗絕。賢曰︰白水縣有關，屬廣漢郡。棧閣者，山路懸險，棧木為閣道。又公孫述傳註曰︰白水關在漢陽西縣。梁州記曰︰關城西南有白水關。余據水經，白水出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東南流入陰平，又東南經廣漢白水縣。臨洮與西縣接界，故天水之西縣有白水關，而廣漢之白水縣亦有白水關，自源徂流，同一白水也。賢曰︰梁州記曰︰關城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關。故關城在今梁州金牛縣西。述性嚴酷，上下相患，須其罪惡孰著而攻之，此大呼響應之勢也。」須，待也。孰，古熟字通用。人大呼則響必應，言俟其上下乖離而攻之，必有為內應者。呼，火故翻。帝知其終不為用，乃謀討之。

**6**夏，四月，丙子，上行幸長安，郡國志︰長安在雒陽西九百五十里。謁園陵；遣耿弇、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中郞將來歙奉璽書賜囂諭旨。囂復多設疑故，歙，許及翻。璽，斯氏翻。疑，疑難。故，事故也。復，扶又翻。事久冘豫不決。賢曰︰冘豫，不定之意也。說文曰︰冘冘，行貌也，音淫。余按冘讀與猶同。毛晃曰︰冘字，從犬曲其足，古與尤字同。唐史以冘豫之冘音淫者，誤也。歙遂發憤質責囂曰︰賢曰︰質，正也。「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否，音鄙。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旣遣伯春委質，囂子恂，字伯春。質，職日翻。賢曰︰委質，猶屈膝也，又音摯。而反欲用佞惑之言，為族滅之計邪！」因欲前刺囂。刺，七亦翻。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囂使牛邯將兵圍守之。邯，下甘翻。囂將王遵諫曰︰「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來歙，字君叔。賢曰︰光武之姑子，故曰外兄。使，疏吏翻。殺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禍。左傳︰楚使申舟聘齊，不假道於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乃殺之。楚子聞之，遂圍宋；宋人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小國猶不可辱，況於萬乘之王，重以伯春之命哉！」重，直用翻。歙為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可按覆；行，下孟翻。說，輸芮翻。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為其言，為，于偽翻。故得免而東歸。

五月，己未，車駕至自長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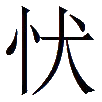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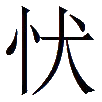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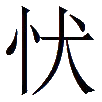
隗囂遂發兵反，使王元據隴坻，師古曰︰坻，音丁計翻，又音底。伐木塞道。塞，悉則翻。諸將因與囂戰，大敗，各引兵下隴；囂追之急，馬武選精騎為後拒，殺數千人，諸軍乃得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7**六月，辛卯，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為，于偽翻。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難，乃旦翻。少，詩沼翻。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所部郡縣各考覈其實也。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幷之。」於是幷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8**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執金吾朱浮上疏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賢曰︰考，謂考其功最也。尚書·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如倉氏、庫氏之類是也。長，知兩翻；下同。當時吏職，何能悉治，論議之徒，豈不喧譁！蓋以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卒，與猝同。數，所角翻。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旣加嚴切，人不自保，迫於舉劾，劾，戶槪翻。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所以致日月失行之應也。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夭，於紹翻。卒，讀曰猝。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治於一世之後，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為一世。治，直吏翻。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代易頗簡。

**9**十二月，壬辰，大司空宋弘免。

**10**癸巳，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謂十分而稅其一也。今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賢曰︰景帝二年，令田租三十而稅一。今依景帝，故云舊制。見，賢遍翻。

**11**諸將之下隴也，帝詔耿弇軍漆，賢曰︰漆，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豳州新平縣，漆水在西。馮異軍栒邑，祭遵軍汧，賢曰︰汧，水名，因以名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城縣南。汧，苦堅翻。吳漢等還屯長安。馮異引軍未至栒邑，隗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行，姓也。姓譜︰周有大行人之官，其後氏焉。分遣巡取栒邑，異卽馳兵欲先據之。諸將曰︰「虜兵盛而乘勝，不可與爭鋒，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忸小利，賢曰︰忸，猶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為之。爾雅曰︰忸，復也。郭景純曰︰謂慣忸復為之也。忸，尼丑翻。，音逝。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孫武子之言。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卒，讀曰猝。巡軍驚亂奔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長，知兩翻。詔異進軍義渠，義渠縣，屬北地郡，古義渠戎地也。擊破盧芳將賈覽、匈奴奧鞬日逐王，北地、上郡、安定皆降。奧，音郁。鞬，居言翻。

**12**竇融復遣其弟友上書曰︰「臣幸得託先后末屬，謂孝文竇皇后之親屬也。復，扶又翻。累世二千石，臣復假歷將帥，守持一隅，復，扶又翻。故遣劉鈞口陳肝膽，事見上卷上年。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賢曰︰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無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偽之人，分，扶問翻。背，蒲妹翻。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弟友詣闕，口陳至誠。」友至高平，賢曰︰高平縣屬安定，後改為平高，今原州縣。會隗囂反，道不通，乃遣司馬席封間道通書。姓譜︰席，其先姓籍，避項羽諱，改姓席氏。帝復遣封賜融、友書，所以尉藉之甚厚。尉，與慰同；尉，安也。藉，薦也。尉以安於身上，藉以安於身下。

融乃與隗囂書曰︰「將軍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賢曰︰謂漢遭王莽篡奪也。守節不回，承事本朝；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為，于偽翻。而忿悁之間，悁，恚也，吉縣翻，躁急也。改節易圖，委成功，造難就，委，棄也。就，成也。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言隗囂執政事者，貪有其功而立此逆謀也。當今西州地勢局迫，民兵離散，易以輔人，易，以豉翻；下同。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強禦，負，恃也。易，輕也。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自兵起以來，城郭皆為丘墟，生民轉於溝壑。幸賴天運少還，而將軍復重其難，復，扶又翻；下同。難，乃旦翻。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言之可為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謂憂之之過而言之甚切，將以為德而反以取怨也。知且以言獲罪也！」囂不納。

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融卽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擊囂黨先零羌封何等，大破之。更始時，先零羌封何諸種殺金城太守，據其郡。囂賂遺封何，與結盟，欲發其衆。零，音憐。因並河，揚威武，賢曰︰並，蒲浪翻。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

帝以融信效著明，益嘉之，脩理融父墳墓，祠以太牢，融祖父墳墓在扶風。數馳輕使，致遺四方珍羞。遺以四方珍羞，旣以厚融，且示四方來服，能致遠物也。數，所角翻。遺，于季翻。

梁統猶恐衆心疑惑，乃使人刺殺張玄，張玄，隗囂使。刺，七亦翻。遂與隗囂絕，皆解所假將軍印綬。

**13**先是，馬援聞隗囂欲貳於漢，先，悉薦翻。數以書責譬之，囂得書增怒。及囂發兵反，援乃上書曰︰「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為，于偽翻。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卽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左傳︰晉伯宗妻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帝乃召之。援具言謀畫。

帝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為陳禍福，說，輸芮翻。為，于偽翻。說客，單車往使足矣；光武遣馬援將突騎五千，欲耀兵威以示隴右諸將，使謀而來。以離囂支黨。援又為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援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隗囂，字季孟。賢曰︰表，猶標也；言為標表。的，謂射的也；言背畔之罪，為天下所指射也。背，蒲妹翻。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遺，于季翻。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賢曰︰王元，字游翁。據隗囂傳，元，字惠孟，游翁蓋其別字也。因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所謂以丸泥封函谷關也。以今而觀，竟何如邪！

援間至河內，間，古莧翻。過存伯春，存，存問也。時囚囂子恂於河內。伯春，恂字也。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他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章︰十二行本「泣」下有「宛轉塵中」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號，戶刀翻。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賢曰︰三木者，謂桎梏及械也。分羹，謂樂羊也。余謂此正引高帝答項羽之事。

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卽其所常言以感人悟物者，而窮其本情。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傷毀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事見上卷四年。賢曰︰愧，猶辱也。今更共陸陸往『章︰十二行本「往」上有「欲」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附之，賢曰︰陸陸，猶碌碌也。將難為顏乎！言將有慙色也。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言蜀若復責質子，當何從得子以為質也。復，扶又翻。質，音致。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倂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歸，入也，言其年已入老境也。字林曰︰倂，音卑正翻。朝，直遙翻。

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牛邯，字孺卿。說，輸芮翻。若計畫不從，眞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柰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二邦，謂隴西、天水。夏，戶雅翻。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賢曰︰骨曰切，象曰磋。言朋友之道，如切磋以成器也。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腇咋舌，义手從族乎！賢曰︰萎腇，耎弱也。萎，音於罪翻。腇，音乃罪翻。咋，士格翻，齧也。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賢曰︰以食為喻。少，詩沼翻。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言。為，于偽翻。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商，度也。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廣竟不答。

諸將每有疑議，更請呼援，咸敬重焉。更，工衡翻。

**14**隗囂上疏謝曰︰「吏民聞大兵卒至，卒，讀曰猝。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此因王元隴坻之捷而有嫚書也。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賢曰︰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辭。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復，扶又翻。汧，苦堅翻。賜囂書曰︰「昔柴將軍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高帝時，柴武與韓王信書之言。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卽不欲，勿報。」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使，疏吏翻。

**15**匈奴與盧芳為寇不息，帝令歸德侯颯使匈奴以脩舊好。颯使匈奴，見三十九卷更始二年。颯，音立。好，呼到翻。單于驕倨，雖遣使報命，而寇暴如故。

**七年**（辛卯、三一）

**1**春，三月，罷郡國輕車、騎士、材官，令還復民伍。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

**2**公孫述立隗囂為朔寧王，賢曰︰欲其寧靜北邊也。遣兵往來，為之援勢。張形勢以為之援也。

**3**癸亥晦，日有食之。詔百僚各上封事，其上書者不得言聖。上，時掌翻。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賢曰︰謫，責也，音直革翻。見，賢遍翻。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處，昌呂翻。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人不稱其位，位不宜其人也。願陛下屈己從衆，以濟羣臣讓善之功。賢曰︰濟，成也。頃年日食多『章︰十二行本「多」上有「每」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而臣下促迫，故月行疾。亢，苦浪翻。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賢曰︰克，能也；柔克，謂和柔而能立事也。尚書·洪範曰︰高明柔克。帝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

**4**夏，四月，壬午，大赦。

**5**五月，戊戌，以前將軍李通為大司空。

**6**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司空掾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元，王莽厭難將軍陳欽之子。賢曰︰言以臣為師，以臣為賓也。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仲父，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賢曰︰蕭何為相國，高祖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太宗，孝文也。申屠嘉召責鄧通，孝文令人謝嘉，故曰假權也。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操，千高翻。況己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為明，激訐為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王莽時，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變者，上變告之也。陪僕，猶左傳所謂陪臺也。毛晃曰︰陪臺，臣也，蓋古者家臣謂之陪臣，故家之臣僕謂之陪僕。長，知兩翻。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事見三十九卷更始元年。身為世戮。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

**7**酒泉太守竺曾以弟報怨殺人，東觀記曰︰曾弟嬰報怨，殺屬國候王胤等。自免去郡；竇融承制拜曾武鋒將軍，更以辛肜為酒泉太守。更，工衡翻。肜，余中翻。

**8**秋，隗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賢曰︰陰槃，縣名，屬安定郡，今涇州縣。宋白曰︰滑［渭］州潘原縣，漢陰槃縣地。馮異率諸將拒之；囂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汧︰並無利而還。考異曰︰帝紀︰「六年冬，隗囂將行巡寇扶風，馮異拒破之。」馮異傳︰「六年夏，諸將上隴，為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栒邑。未及至，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人下隴，分遣巡取栒邑。異卽先據栒邑，破巡。」又云︰「祭遵亦破王元於汧。」隗囂傳，侵三輔事亦同。按此文勢，緣諸將才敗還，隗囂卽遣二將追之，故得云乘勝，又云「馮異未及至栒邑」也。然則馮異、祭遵之破王元、行巡，實在六年明矣。至七年八月，紀又有「隗囂寇安定，馮異、祭遵擊卻之」，此卽隗囂傳所書「秋，囂侵安定，至陰槃，馮異拒之，又令別將攻祭遵於汧，兵並無利」者也。據此，是囂兩歲各嘗攻馮異、祭遵矣，故遵傳亦云「數挫隗囂」也。而袁紀不載六年事，倂在七年秋紀之，且傳云「囂乘勝」，若事已一年，安可云乘勝！又馮異何緣稽緩爾久不至栒邑！故知袁紀誤矣。

帝將自征隗囂，先戒竇融師期，會遇雨，道斷，且囂兵已退，乃止。

帝令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來降，降，戶江翻；下同。拜太中大夫，封向義侯。

**9**冬，盧芳以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其朔方太守田颯、颯，音立。守，式又翻；下同。雲中太守喬扈各舉郡降，前代錄︰匈奴貴姓喬氏，代為輔相。帝令領職如故。

**10**帝好圖讖，讖，楚譖翻。與鄭興議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好，呼到翻。斷，丁亂翻。如何？」對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不為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

**11**南陽太守杜詩郡國志︰南陽郡在雒陽七百里。政治清平，治，直吏翻。興利除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治，直之翻。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比，薄必翻，又毗至翻。時人方於召信臣。方，比也。召信臣事見二十九卷元帝竟寧元年。召，讀曰邵。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八年**（壬辰、三二）

**1**春，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陽，賢曰︰略陽，縣名，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番，音盤。宋白曰︰略陽道在隴城縣東六十里，卽故冀城；魏黃初中，改為隴城。時隗囂居冀。以地理考之，當從宋說。斬隗囂守將金梁。姓譜︰金，古金天氏之後。又，漢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子，以祭天金人為金氏。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易，以豉翻。

吳漢等諸將聞歙據略陽，爭馳赴之。上以為囂失所恃，亡其要城，勢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隗囂果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賢曰︰雞頭，山道也，一名崆峝山，在原州西。塞，悉則翻。牛邯軍瓦亭。賢曰︰安定烏氏縣有瓦亭故關，有瓦亭川水，在今原州南。杜佑曰︰瓦亭關在唐原州之蕭關。蕭關，漢朝那縣地。邯，下甘翻。囂自悉其大衆數萬人圍略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斬山築堤，激水灌城。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發屋斷木以為兵。斷，丁管翻；下同。囂盡銳攻之，累月不能下。

夏，閏四月，帝自將征隗囂，光祿勳汝南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靷，在馬胸；音胤。帝不從，西至漆。漆縣，屬右扶風，以漆水名縣。杜佑曰︰新平，漢漆縣地。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冘豫未決；冘，與猶同。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說，如字。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高平第一，郡國志︰高平縣有第一城。

竇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月氏為匈奴所破，餘種西踰葱嶺，其不能去者，保南山，號小月氏。氏，音支。輜重五千餘兩，重，直用翻。兩，音亮。與大軍會。是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朝，直遙翻。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賢曰︰猶言儀注。余謂適，當也，會見之儀各有當也。見，賢遍翻。帝聞而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殊，異也，絕也；謂待之禮異絕於羣臣也。

遂共進軍，數道上隴。上，時掌翻。使王遵以書招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地理志︰天水郡十六縣。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賢曰︰西城，縣名，屬漢陽郡，一名始昌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余據地理志，西縣本屬隴西郡，後乃改屬漢陽。西城者，西縣城也；以西城為縣名，誤矣。明帝永平十七年方改天水為漢陽。而田弇、李育保上邽。上邽縣屬天水郡。弇，古含翻。略陽圍解。帝勞賜來歙，勞，力到翻。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專席而坐於諸將之上，不與諸坐者並也。賜歙妻縑千匹。毛晃曰︰縑，幷絲繒；又絹也。

進幸上邽，詔告隗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若遂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謂必不歸降，如黥布云欲為帝，亦任之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邽。

以四縣封竇融為安豐侯，融封安豐、陽泉、蓼安、風四縣，皆屬廬江郡。弟友為顯親侯，郡國志︰漢陽郡有顯親縣。賢曰︰故城在今秦州成紀縣東南。帝置顯親縣以封友，褒顯竇氏有孝文皇后之親也。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竺曾，助義侯；梁統，成義侯；史苞，褒義侯；庫鈞，輔義侯；辛肜，扶義侯。遣西還所鎭。融以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數，所角翻；下同。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循，撫循也，順也。無擅離部曲！」離，力智翻。

潁川盜賊羣起，寇沒屬縣，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郡國志︰潁川郡在雒陽東南五百里。河東郡在雒陽西北五百里。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郭憲，字子橫。秋，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旣平隴，復望蜀。復，扶又翻；下同。每一發兵，頭須為白！」言苦心於軍事也，須，與鬚同，古字通用。

九月，乙卯，車駕還宮。帝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近，其靳翻。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詿誤耳。賢曰︰狡，猾也。間，古莧翻。說文曰︰詿，亦誤也，音卦。如聞乘輿南向，乘，繩證翻。賊必惶怖歸死，怖，普布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庚申，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恂前為潁川太守，故云復借也。乃留恂長社，長社縣，屬潁川郡。應劭曰︰宋人圍長葛是也；其社中樹暴長，更名長社。師古曰︰長，讀如字。鎭撫吏民，受納餘降。降，戶江翻。

東郡、濟陰盜賊亦起，郡國志︰東郡去雒陽八百餘里。濟陰郡在雒陽東八百里。濟，子禮翻。帝遣李通、王常擊之。以東光侯耿純嘗為東郡太守，東光縣屬勃海郡。賢曰︰今滄州縣。威信著於衞地，東郡，衞地也。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純為東郡太守。璽，斯氏翻。戊寅，車駕還自潁川。

**2**安丘侯張步將妻子逃奔臨淮，與弟弘、藍欲招其故衆，乘船入海；琅邪太守陳俊追討，斬之。

**3**冬，十月，丙午，上行幸懷；十一月，乙丑，還雒陽。

**4**楊廣死，隗囂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丘，水經註︰戎丘城在西城西北，戎溪水逕其南。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為，于偽翻。願諸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死。刎，扶粉翻。

初，帝敕吳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沮，在呂翻。敗，蒲邁翻。宜悉罷之。」漢等貪幷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岑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卒，讀曰猝。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呼，火故翻。陳，讀曰陣。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吳漢軍食盡，乃燒輜重，引兵下隴，蓋延、耿弇亦相隨而退。重，直用翻。蓋，古盍翻。囂出兵尾擊諸營，尾擊，謂尋其後而擊之也。岑彭為後拒，諸將乃得全軍東歸；唯祭遵屯汧不退。汧，口堅翻。吳漢等復屯長安，岑彭還津鄕。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為囂。為，于偽翻。

校尉太原溫序為囂將苟宇所獲，姓譜︰唐叔虞之子受封於河內溫，因以命族。又郤至食采於溫，號溫季，因以為族。據序傳，序為護羌校尉，行部至襄武，為苟宇所獲。考異曰︰按序傳及袁紀皆稱「序為護羌校尉」。檢西羌傳，九年方置此官，牛邯為之。又云︰「邯卒，職省」，則序無緣作「護羌」，今但云校尉。宇曉譬數四，欲降之。序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檛殺數人。檛，職瓜翻，擊也。宇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須於口，顧左右曰︰「旣為賊所殺，無令須汙土！」汙，烏故翻。遂伏劍而死。從事王忠持其喪歸雒陽，詔賜以冢地，拜三子為郞。

**5**十二月，高句麗王遣使朝貢，帝復其王號。王莽貶高句麗為侯，今復其王號。句，音如字，又音駒，又巨俱翻。

**6**是歲，大水。

**九年**（癸巳、三三）

**1**春，正月，潁陽成侯祭遵薨於軍，潁陽縣，屬潁川郡。詔馮異幷將其營。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賢曰︰雅歌，謂歌雅詩也。禮記·投壺經曰︰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矢以柘若棘，長二尺八寸，無去其皮，取其堅而重。投之，勝者飲不勝者，以為優劣也。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帝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閱過喪車，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復，扶又翻；下同。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皇后卿曰將行，秦官也，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長秋。師古曰︰秋者，收成之時，長者，恆久之義，故以為皇后官名。西都或用中人，或用士人，東都之後純用閹人矣。至葬，車駕復臨之；旣葬，又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遵為征虜將軍。衞尉銚期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不已，羣臣各懷慚懼。」言帝念祭遵，屢以為言，羣臣愧不如遵，各懷懼也。銚，音姚。帝乃止。

**2**隗囂病且餓，餐糗糒，鄭康成曰︰糗，熬大豆與米心。糒，乾飯。糗，去久翻，又丘救翻。糒，音備。恚憤而卒。恚，於避翻。卒，子恤翻。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為王，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田弇助純。帝使馮異擊之。

**3**公孫述遣其翼江王田戎、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數萬人下江關，任，音壬。擊破馮駿等軍，遂拔巫及夷道、夷陵，五年，岑彭留馮駿軍江州，分屯夷道、夷陵。巫縣亦屬南郡。因據荊門、虎牙，水經註曰︰江水東歷荊門、虎牙之間。荊門山在南，上合下開，其狀似門。虎牙山在北，石壁色紅，間有白文，類牙，故以名也。此二山，楚之西塞也。賢曰︰在峽州夷陵縣東南，宜都縣西北，今猶有故城基址在山上。橫江水起浮橋、關樓，立欑柱以絕水道，「關樓」，范書作「鬭樓」，猶今城上敵樓也。欑，徂官翻。叢木為柱曰欑柱。又作管翻。結營跨山以塞陸路，塞，悉則翻。拒漢兵。

**4**夏，六月，丙戌，帝幸緱氏，登轘轅。緱氏縣，屬河南尹；縣有緱氏山、轘轅山、轘轅坂，並在雒陽之東南。緱，工侯翻。轘，音環。

**5**吳漢率王常等四將軍兵五萬餘人擊盧芳將賈覽、閔堪於高柳；高柳縣，屬代郡。賢曰︰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水經註曰︰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巒疊巘，霞舉雲高，連山隱隱，東出遼塞。匈奴救之，漢軍不利。於是匈奴轉盛，鈔暴日增。鈔，楚交翻。詔朱祜屯常山，王常屯涿郡，破姦將軍侯進屯漁陽，以討虜將軍王霸為上谷太守，以備匈奴。

**6**帝使來歙悉監護諸將屯長安，監，古御翻。太中大夫馬援為之副。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息，氣息也。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饉，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詔於汧積穀六萬斛。秋，八月，來歙率馮異等五將軍討隗純於天水。

**7**驃騎將軍杜茂與賈覽戰於繁畤，賢曰︰繁畤縣，屬鴈門郡，今代州縣。畤，音止。余按唐代州繁畤雖存漢縣名，然非古繁畤也。茂軍敗績。

**8**諸羌自王莽末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為所有。隗囂不能討，因就慰納，發其衆與漢相拒。司徒掾班彪上言︰續漢志︰司徒掾屬三十一人，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今涼州部皆有降羌。降，戶江翻。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旣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被，皮義翻。處，昌呂翻。數，所角翻。黠，下八翻。為，于偽翻。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武帝開西南夷，置一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應劭曰︰漢官，護烏桓、護羌校尉，比二千石，擁節；長史一人，司馬二人，皆六百石。校，戶敎翻。治其怨結，治，直之翻。歲時巡行，行，下孟翻。問所疾苦。又數遣使譯，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帝從之。以牛邯為護羌校尉。

**9**盜殺陰貴人母鄧氏及弟訢。訢，許靳翻。帝甚傷之，封貴人弟就為宣恩侯。帝追爵貴人父陸為宣恩哀侯，以就嗣哀侯。後漢舊制，惟皇后父封侯。貴人未正位中宮而追爵其父，非舊也。復召就兄侍中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復，扶又翻。陳，讀曰陣。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賢曰︰觖，音羌志翻。前書音義曰︰觖，猶冀也，一音決，猶望之也。誠所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取，讀曰娶。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以器俯而取水曰挹，人之謙下者亦曰挹。卒不為宗親求位。卒，子恤翻。為，于偽翻。

**10**帝召寇恂還，以漁陽太守郭伋為潁川太守。伋招降山賊趙宏、召吳等數百人，皆遣歸附農；附農者，附於農籍也。召，讀曰邵。因自劾專命，賢曰︰謂擅放降賊也。劾，戶槪翻。帝不以咎之。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

**11**莎車王康卒，弟賢立，攻殺拘彌、西夜王，拘彌，卽前漢之杅冞。唐曰寧彌。西夜國，去雒陽萬四千四百里。而使康兩子王之。王，于況翻。

**十年**（甲午、三四）

**1**春，正月，吳漢復率捕虜將軍王霸等四將軍六萬人出高柳擊賈覽，復，扶又翻。匈奴數千騎救之，連戰平城下，平城縣，屬鴈門郡。破走之。

**2**夏陽節侯馮異等馮異傳云︰封異陽夏侯。賢曰︰夏，音賈。馬武傳末列二十八將官位姓名，曰夏陽侯馮異。陽夏縣屬淮陽郡，夏陽屬左馮翊，未知孰是。夏陽之夏，戶雅翻。與趙匡、田弇戰且一年，皆斬之。隗純未下，諸將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共攻落門，天水冀縣有落門聚，有落門山。賢曰︰在今渭州隴西縣東南。未拔。夏，異薨於軍。

**3**秋，八月，己亥，上幸長安。

**4**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帝之上隴也，遣馬援招降峻，及吳漢等軍退，峻亡歸故營，復助囂拒隴坻。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寇恂諫曰︰「長安道里居中，賢曰︰從雒陽至高平，長安為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從，千容翻。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也。前年潁川，可為至戒。」帝不從，進『章︰十二行本「進」上有「戊戌」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幸汧。峻猶不下，帝遣寇恂往降之。降，戶江翻；下同。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強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刃其使，使，疏吏翻。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卽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亡其膽，謂文死則峻亡其膽也。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5**冬，十月，來歙與諸將攻破落門，周宗、行巡、苟宇、趙恢等將隗純降，王元奔蜀。徙諸隗於京師以東。隗純降而徙其族，以其西州強宗，恐其後復能為變也。後隗純與賓客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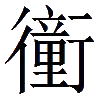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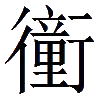
**6**先零羌與諸種寇金城、隴西，零，音憐。種，章勇翻。來歙率蓋延等進擊，大破之，蓋，古盍翻。斬首虜數千人。於是開倉廩以賑飢乏，隴右遂安，而涼州流通焉。涼州諸郡至京師，皆須度隴。隴右安，則涼州之路流通。

**7**庚寅，車駕還宮。

**十一年**（乙未、三五）

**1**春，三月，己酉，帝幸南陽，考異曰︰帝紀︰「己酉，幸南陽，庚午，車駕還宮。」上有「二月己卯」。袁紀︰「三月己酉，幸南陽。」以長曆考之，二月壬申朔，己卯八日也。己酉、庚午，皆在三月。蓋帝紀「己酉」上脫「三月」字。今從袁紀。還幸章陵；庚午，車駕還宮。

**2**岑彭屯津鄕，數攻田戎等，不克。數，所角翻。帝遣吳漢率誅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荊門。彭裝戰船數千『章︰十二行本「千」作「十」；乙十一行本同。』艘，艘，蘇遭翻。吳漢以諸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棹卒，持棹行船者也。彭以為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彭為征南大將軍，故稱為征南公。

閏月，岑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浮橋，上，時掌翻。『鄒︰說文︰，衝本字。』而欑柱有反把鉤，反杷鉤者，旣鉤住敵船，使不得退，又逆拒之使不得進也。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發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走保江州。

彭上劉隆為南郡太守；先以隆守南郡而上奏也。上，時掌翻。自率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長驅入江關。華陽國志︰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州南岸，對白帝城。故城在今夔州魚復縣南，卽古捍關也。杜佑曰︰巴山縣，古扞關。如此則別是一處。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復讓不受；勞，力到翻。復，扶又翻。百姓大喜，爭開門降。降，戶江翻。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卽以太守號付後將軍。後將軍者，將兵繼彭後而進者也。選官屬守州中長吏。

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卒，讀曰猝。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賢曰︰墊江，縣名，屬巴郡，今忠州縣也。按宋白續通典︰忠州墊江縣本後漢臨江縣地，後魏恭帝分臨江置墊江縣。合州石鏡縣，本漢墊江縣，凡合州管下諸縣，皆漢墊江地也。墊，音徒協翻。平曲，地闕。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橈繼進。爾雅曰︰檝謂之橈。露橈，謂露檝在外，人在船中。橈，音饒。

**3**夏，先零羌寇臨洮。臨洮縣，屬隴西郡。零，音憐。洮，音韜。來歙薦馬援為隴西太守，郡國志︰隴西郡，在雒陽西二千二百二十里。擊先零羌，大破之。

**4**公孫述以王元為將軍，使與領軍環安拒河池。姓譜︰環，姓也，楚環列尹之後；又楚有賢者環淵。河池縣，屬武都郡。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遂克下辨，辨，皮莧翻。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未殊，謂未絕也。客刺，七亦翻。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延為虎牙大將軍，故以虎牙稱之。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中，竹仲翻；下同。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蓋延，字巨卿。屬，之欲翻。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強起，受所誡。強，其兩翻。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日入而羣動息，故甲夜謂之人定。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何人，謂不知何人也。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稱，尺證翻。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賢曰︰骨鯁，謂正直也。說文曰︰鯁，魚骨也；食骨留咽中為鯁。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敎督。」被，皮義翻。數，所角翻。投筆抽刃而絕。凡為人所刺者，刃在身猶未死，抽刃則氣絕矣。帝聞，大驚，省書攬涕；省，悉景翻。以揚武將軍馬成守中郞將代之。歙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乘，繩證翻。

**5**趙王良從帝送歙喪還，入夏城門，雒陽十二城門，夏門位在亥。與中郞將張邯爭道，叱邯旋車；又詰責門候，百官志︰城門校尉掌雒陽十二城門，每門候一人。邯，戶甘翻。使前走數十步。司隸校尉鮑永劾奏「良無藩臣禮，大不敬。」良尊戚貴重，而永劾之，劾，戶槪翻，又戶得翻。朝廷肅然。永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百官志︰司隸校尉從事史十二人，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蔡質漢儀曰︰都官主雒陽朝會，與三府掾同。恢亦抗直，不避強禦。帝常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

永行縣到霸陵，司隸校尉，主三河、三輔、弘農。霸陵縣，屬京兆。行，下孟翻。路經更始墓，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苟諫保護鮑永事見三十六卷更始二年。上，時掌翻。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武帝置十三州刺史，皆部使者也。司隸今出所部，故言奉使。使，疏吏翻。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行，下孟翻。帝意乃釋。

**6**帝自將征公孫述；秋，七月，次長安。

**7**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公孫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廣漢縣，屬廣漢郡。賢曰︰資中，縣名，屬犍為郡，其地在今資州資陽縣。宋白曰︰資州諸縣，皆漢資中地；盤石縣，資州治所，漢資中故城也。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賢曰︰卽黃石灘也。水經註曰︰江水自涪陵東出百里而屆于黃石。在今涪州涪陵縣。杜佑曰︰今謂之橫石灘。岑彭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涪，音浮，杜佑音符。水經︰涪水出廣漢屬國剛氏道徼外，東南流逕涪縣北，又東南逕緜竹縣北，卽臧宮遡涪至平陽鄕之地。涪水又東南與建始水合。水發平洛郡西溪，西南流，屈而東西流。意此卽平曲也。上，時掌翻。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賢曰︰都江，成都江也。宋白曰︰郫江，一名都江，一名成都江。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賢曰︰武陽縣，屬犍為郡，故城在今隆州隆山縣東也；又曰︰故城在今眉州。劉昫曰︰唐陵州仁壽縣，漢武陽縣地；或曰︰今眉州眉山彭山縣，本漢武陽縣地。杜佑曰︰漢武陽縣故城，在嘉州綏山縣東。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賢曰︰廣都，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東南。宋白曰︰蜀志，漢元朔二年置廣都縣；隋仁壽元年，避煬帝諱，改為雙流；唐龍朔三年，析雙流縣，又置廣都縣於舊縣南一十二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

延岑盛兵於沅水。帝紀作「沈水」，此作「沅」，承臧宮傳之誤也。賢曰︰水經註曰︰沈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水。本或作「沉水」及「沅水」者，並非。余據今潼川府通泉縣北有沈水。臧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復，扶又翻。宮欲引還，恐為音去聲。所反；賢曰︰反，音翻。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幟，昌志翻。騎，奇寄翻。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呼，火故翻。卒，讀曰猝。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為之濁。為，于偽翻。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降，戶江翻。盡獲其兵馬珍寶。自是乘勝追北，賢曰︰人好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地，故軍敗者皆調之北。史記·樂書曰︰北者，敗也，近代音北為背，失其指矣。降者以十萬數。軍至陽鄕，臧宮傳作「平陽鄕」，此逸「平」字。水經註曰︰臧宮泝涪至平陽，公孫述將王元降，遂拔綿竹。涪水經綿竹縣北，則平陽鄕當在綿竹縣界。王元舉衆降。

帝與公孫述書，陳言禍福，示以丹青之信。述省書太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祿勳張隆皆勸述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少、隆皆以憂死。省，悉景翻。少，詩照翻。復，扶又翻。

**8**帝還自長安。

**9**冬，十月，公孫述使刺客詐為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刺殺之刺，七亦翻。太中大夫監軍鄭興領其營，以俟吳漢至而授之。彭持軍整齊，秋豪無犯。邛穀王任貴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任貴降述事見四十卷元年。邛，渠恭翻。任，音壬。會彭已被害，被，皮義翻。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蜀人為立廟祠之。為，于偽翻。

**10**馬成等破河池，遂平武都。郡國志︰武都郡在雒陽西一千九百里。先零諸種羌數萬人，屯聚寇鈔，拒浩亹隘。零，音憐。種，章勇翻。鈔，楚交翻。浩亹，音告門。成與馬援深入討擊，大破之，徙降羌置天水、隴西、扶風。

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破羌縣屬金城郡。賢曰︰故城在今鄯州湟水縣西。宋白曰︰湟水縣本漢破羌縣地，後魏得羌地，於此置西都縣；隋改為湟水。塗遠多寇，議欲棄之。馬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堅牢，易可依固；易，以豉翻。其田土肥壤，賢曰︰無塊曰壤。灌漑流通。如令羌在『張︰「在」作「有」。』湟中，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從之。民歸者三千餘口，援為置長吏，繕城郭，為，于偽翻。長，知兩翻。起塢候，字林曰︰塢，小障也，字或作「隖」，一古翻。開溝洫，洫，況域翻。勸以耕牧，郡中樂業。樂，音洛。又招撫塞外氐、羌，皆來降附，援奏復其侯王君長；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

**11**十二月，吳漢自夷陵將三萬人泝江而上，伐公孫述。上，時掌翻。

**12**郭伋為幷州牧，過京師，過，古禾翻。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多鄕曲故舊，故伋言及之。

#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三

## 漢紀三十五起柔兆涒灘（丙申），盡柔兆敦牂（丙午），凡十一年。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下

**建武十二年**（丙申、三六）

**1**春，正月，吳漢破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於魚涪津，續漢書曰︰犍為郡南安縣有魚涪津，在縣北，臨大江。南中志曰︰漁涪津廣數百步。涪，音浮。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興救之，漢迎擊，破之，因入犍為界；諸縣皆城守。詔漢直取廣都，據其心腹。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武帝元朔二年，置廣都縣，屬蜀郡。遣輕騎燒成都市橋。賢曰︰市橋，卽七星橋之一橋也。李膺益州記︰沖星橋，舊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南四里。水經註︰成都中，兩江有七橋，西南石牛門外曰市橋。公孫述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將，卽亮翻。帥，所類翻。帝必欲降之，降，戶江翻；下同。又下詔諭述曰︰「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二人受害，見上卷上年。歙，許及翻。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完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數，所角翻。述終無降意。

**2**秋，七月，馮駿拔江州，獲田戎。

**3**帝戒吳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張︰「北」下脫「為」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為營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比，毗至翻。千條萬端，言詳細也。勃，與悖同。旣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復，扶又翻。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旣敗矣。幸無他者，言幸而無他虞，不至敗也。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九月，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衆十許萬，十許萬者，約言之也。分為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厲，勉也。毛晃曰︰勉厲之厲，有修飾振起之意。「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旣不接，其禍難量；量，音良。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幷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旛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日加申為晡；奔謨翻。遂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上，時掌翻。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賢曰︰略，猶過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于其郭中。成都郭中也。

臧宮拔緜竹，破涪城，涪縣，屬廣漢郡。賢曰︰涪城，今緜竹縣。宋白曰︰緜州巴西縣本漢涪縣。斬公孫恢；恢，述弟也。復攻拔繁、郫，與吳漢會於成都。賢曰︰繁，縣名，屬蜀郡。繁，江名，因以為縣名，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郫，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郫縣北。郫，音皮。

**4**李通欲避權勢，乞骸骨；積二歲，帝乃聽上大司空印綬，上，時掌翻。以特進奉朝請。後有司奏封皇子，帝感通首創大謀，事見三十八卷王莽地皇三年。卽日，封通少子雄為召陵侯。召，讀與邵同。

**5**公孫述困急，謂延岑曰︰「事當柰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易，以豉翻。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岑於市橋偽建旗幟，鳴鼓挑戰，幟，昌志翻。挑，徒了翻；下同。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漢軍餘七日糧，除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南陽張堪聞之，時成都未破，先署蜀郡太守以招懷蜀人。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說，如字。漢從之，乃示弱以挑敵。

冬，十一月，臧宮軍咸陽門；臧宮傳作「咸門」。賢曰︰成都城北面東頭門。此衍「陽」字。「東」，或作「西」。戊寅，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邯，戶甘翻。述兵大亂；高午奔陳刺述，陳，讀曰陣。刺，七亦翻。洞胸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屬，之欲翻。其夜，死；明旦，延岑以城降。降，戶江翻。辛巳，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幷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劉尚曰︰「城降三日，吏民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更嘗吏職，更，工衡翻。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麑、啜羹，二者孰仁？韓子曰︰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不忍，放而與其母。孟孫怒而逐西巴；旣而復之，使傅其子。戰國策曰︰樂羊為將，為魏文侯攻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褚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子且食之，其誰不食！」旣拔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將，卽亮翻。

初，述徵廣漢李業為博士，業固稱疾不起。業，平帝元始中除為郞，會王莽居攝，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王莽以業為酒士，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迹。夫旣不仕於莽，其肯為述起乎！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珍御，謂食珍之供進者。宜上奉知己，下為子孫，為，于偽翻；下同。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為此故也。君子見危授命，論語載子張言也。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誘，音酉。融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斷，丁亂翻。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述恥有殺賢之名，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翬逃，辭不受。翬，音暉。述又聘巴郡譙玄，姓譜︰曹大夫食采於譙，因氏焉。玄，平帝元始四年為繡衣使者，分行天下，觀省風俗。會莽居攝，棄使者車，歸家隱遁。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為，于偽翻。述許之。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平帝時，皓為美陽令，嘉為郞。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言身為漢臣，豈不念故主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刎，武粉翻。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嘆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犍為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為癩，陽狂避之。犍，居言翻。費，音祕，又父沸翻。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盲以辭徵命。青盲者，其瞳子不精明，不能睹物。任，音壬。帝旣平蜀，詔贈常少為太常，張隆為光祿勳。少、隆死見上卷上年。譙玄已卒，祠以中牢，師古曰︰中牢，卽少牢，謂羊、豕也。敕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閭。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郡國志︰合浦郡，在雒陽南九千一百九十一里。上以述將程烏、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

初，王莽以廣漢文齊為益州太守，郡國志︰益州郡，在雒陽西五千五百里。齊訓農治兵，治，直之翻。降集羣夷，甚得其和。降，戶江翻；下同。公孫述時，齊固守拒險，述拘其妻子，許以封侯，齊不降。聞上卽位，間道遣使自聞。間，古莧翻。使，疏吏翻。蜀平，徵為鎭遠將軍，封成義侯。

**6**十二月，辛卯，揚武將軍馬成行大司空事。

**7**是歲，參狼羌與諸種寇武都，參狼羌，無弋爰劍之後也。爰劍孫卬，將其種人南出賜支河曲之西數千里，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或為氂牛種，越巂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爰劍曾孫忍及弟舞留湟中，是為湟中諸種羌。種，章勇翻。隴西太守馬援擊破之，降萬餘人，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寺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百官志︰郡守有丞一人，有諸曹掾、史。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其餘有議曹、法曹、賊曹、決曹、金曹、倉曹等。掾，俞絹翻。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吏不從令，黠，下八翻。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讎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賢曰︰狄道縣，屬隴西郡，今蘭州縣。余據隴西郡治狄道，故得詣門白太守。長，知兩翻。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賢曰︰曉，喻也。寺舍，官舍也。良怖急者，可牀下伏！」怖，普布翻。後稍定，郡中服之。

**8**詔︰「邊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料敵，不拘以逗留法。」賢曰︰漢法，軍行逗留畏愞者斬。追虜或近或遠，量敵進退，不拘以軍法，直取勝敵為務。

**9**山桑節侯王常、牟平烈侯耿況、東光成侯耿純皆薨。諡法︰好廉自克曰節；有功安民曰烈。賀琛曰︰佐相克終曰成；惇龐淳固曰成。況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復以弇弟廣、舉並為中郞將。乘，繩證翻。數，所角翻。復，扶又翻。弇兄弟六人，弇、舒、國、廣、舉、霸，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省，悉景翻。當世以為榮。

**10**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數寇邊。帝遣驃騎大將軍杜茂等將兵鎭守北邊，治飛狐道，治飛狐道以通趙、魏應援北邊之兵。築亭障，修烽燧，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終不能克。

**11**上詔竇融與五郡太守入朝。融等奉詔而行，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兩，馬牛羊被野。乘，繩證翻。兩，音亮。被，皮義翻。旣至，詣城門，上印綬。上，時掌翻。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賞賜恩寵，傾動京師。尋拜融冀州牧。冀州部魏郡、鉅鹿、常山、中山、信都、河間、清河、趙國、勃海。又以梁統為太中大夫，姑臧長孔奮為武都郡丞。姑臧在河西最為富饒，姑臧縣，屬武威郡。劉昫曰︰姑臧縣，秦月氏戎所處，匈奴名蓋藏城，語訛為姑臧城。長，知兩翻。天下未定，士多不修檢操，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奮在職四年，力行清潔，為衆所笑，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說文︰戴角者脂，無角者膏。處，昌呂翻。及從融入朝，諸守、令財貨連穀，彌竟川澤；穀，古谷翻。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帝以是賞之。

帝以睢陽令任延為武威太守，睢，音雖。任，音壬。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和，和臣不忠。考異曰︰延傳作「忠臣不私，私臣不忠」，按高峻小史作「忠臣不和，和臣不忠」，意思為長，又與上語相應。今從之。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曲禮曰︰毋雷同。鄭氏註曰︰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己，不當然也。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十三年**（丁酉、三七）

**1**春，正月，庚申，大司徒侯霸薨。

**2**戊子，詔曰︰「郡國獻異味，其令太官勿復受！百官志︰太官令一人，秩六百石，掌御膳飲食。復，扶又翻。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漢官儀曰︰口實，膳羞之事也。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值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輿服志︰乘輿法駕後有金鉦、黃鉞、黃門鼓車。上雅不喜聽音樂，喜，許旣翻。手不持珠玉。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汝南郅惲拒關不開。賢曰︰上東門，洛陽城東面北頭門也。惲，於粉翻。上令從者見面於門間，見，賢遍翻。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東中門入，賢曰︰東面中門也。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于遊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尚書·無逸之辭。槃，樂也。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惲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雒陽十二城門，每門候一人，秩六百石。參封縣，屬琅邪郡。

**3**二月，遣捕虜將軍馬武屯虖沱河以備匈奴。虖，讀曰呼。

**4**盧芳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欲脅芳來降；芳知之，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衆盡歸隨昱，昱乃詣闕降。詔拜昱五原太守，封鐫胡侯。鐫，子全翻。

**5**朱祜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丙辰，詔長沙王興、眞定王得、河間王邵、中山王茂皆降爵為侯︰高帝封諸侯王，其子孫無有與漢俱存亡者。文帝封梁王、城陽、菑川，景帝封河間、長沙、中山、常山，昭帝封廣陽、廣陵、高密，此數國至王莽篡漢而廢。但封長沙、眞定、河間、中山者，與帝同出於景帝也。長沙，舂陵之大宗；眞定，常山王憲之後改封者，今復降爵為侯，以服屬已疏也。丁巳，以趙王良為趙公，太原王章為齊公，魯王興為魯公。良，帝叔父；章、興，帝兄子也。是時，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富平侯張純，安世之四世孫也，歷王莽世，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初，先來詣闕，為侯如故。於是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上曰︰「張純宿衞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賢曰︰武始縣，屬魏郡；富平縣，屬平原郡。

**6**庚午，以紹嘉公孔安為宋公，承休公姬常為衞公。平帝元始四年，改紹嘉公曰宋公，承休公曰鄭公，今又改鄭曰衞。

**7**三月，辛未，以沛郡太守韓歆為大司徒。郡國志，沛郡在雒陽東南一千二百里。

**8**丙子，行大司空馬成復為揚武將軍。

**9**吳漢自蜀振旅而還，至宛，宛，於元翻。詔過家上冢，賜穀二萬斛；上，時掌翻。夏，四月，至京師。於是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更，工衡翻。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定封鄧禹為高密侯，食四縣；禹食昌安、夷安、淳于、高密四縣。賢曰︰高密，國名，今密州縣。余據西漢以高密為王國，東漢為侯國，屬北海國，賢所云蓋侯國也。李通為固始侯；賈復為膠東侯，食六縣；固始侯國，屬汝南郡；故寢縣也，帝更名。史記正義曰︰孫叔敖以寢丘土寢薄，取為封邑。李通又慕叔敖受邑，光武嘉之，改名固始。膠東，西漢以為王國，帝以為侯國，倂屬北海，食郁秩、壯武、下密、卽墨、挺胡、觀陽，凡六縣。餘各有差。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

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樂，音洛。復，扶又翻。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衞靈公問陳，孔子不對。論語︰衞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陳，讀曰陣。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去，羌呂翻。帝亦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恐其以職事有過而失爵邑也。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將軍印綬，上，時掌翻。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朝，直遙翻。請，才性翻，又如字。

鄧禹內行淳備，行，下孟翻。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敎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凡用度皆資於國邑，不事生產、作業及營利也。

賈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旣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祜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回容，猶今言回護也。賢曰︰回，曲也，曲法以容也。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太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

**10**益州傳送公孫述瞽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賢曰︰瞽，無目之人也，為樂師，取其無所見，於音審也。郊廟之器，樽彝之屬也。樂器，鍾磬之屬也。葆車，謂上建羽葆也；合聚五采羽，名為葆。孔穎達曰︰羽葆者，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謂蓋也。輿者，車之總名也。輦者，駕人以行。法物，謂大駕鹵簿儀式也。時草創未暇，今得之始備。余謂法物，卽上樂器、葆車、輿輦之類。傳，直戀翻。時兵革旣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調，徒弔翻。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

**11**甲寅，以冀州牧竇融為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朝，直遙翻；下同。在功臣之右，每朝『章︰十二行本「朝」作「召」；乙十一行本同。』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爵位，數，所角翻。上疏曰︰「臣融有子，朝夕敎導以經藝，不令觀天文，見讖記，讖，楚譖翻。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守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間求見，復，扶又翻。間，古莧翻。見，賢遍翻；下以意推。帝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逡巡，卻退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傳旨使融出也。他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賢曰︰日者，猶往日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他事，勿得復言。」融不『章︰十二行本「不」上有「乃」字；孔本同。』敢重陳請。重，直用翻。

**12**五月，匈奴寇河東。

**十四年**（戊戌、三八）

**1**夏，邛穀王任貴遣使上三年計，卽授越巂太守。郡國志︰越巂郡，在雒陽西四千八百里。巂，音髓。邛，渠容翻。任，音壬。上，時掌翻。

**2**秋，會稽大疫。郡國志︰會稽郡，在雒陽東二千八百里。會，古外翻。

**3**莎車王『張︰「莎」上脫「冬」字。』賢、鄯善王安皆遣使奉獻。莎，素禾翻。鄯，時戰翻。西域苦匈奴重斂，斂，力贍翻。皆願屬漢，復置都護；上以中國新定，不許。

**4**太中大夫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之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易，以豉翻。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正理。愛人以除殘為務，正理以去亂為心；去，羌呂翻。刑罰在衷，無取於輕。衷，中心；適也。高帝受命，約令定律，誠得其宜，高帝入關，約法三章，後蕭何定律九章。文帝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文帝元年，除收孥相坐法；十三年，除肉刑。自餘皆率由舊章。至哀、平繼體，卽位日淺，聽斷尚寡。斷，丁亂翻。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按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統與嘉時代相接，所引固不妄矣，但班固略而不載也。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厭民心，厭，於葉翻。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傅奏於左。體，政體也。傅，音附。願陛下宣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事下公卿。下，遐嫁翻。光祿勳杜林奏曰︰「大漢初興，蠲除苛政，海內歡欣；及至其後，漸以滋章。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贓，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敝彌深。賢曰︰遁，猶回避也。前書曰︰上下相匿，以文避法焉。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統復上言曰︰復，扶又翻。「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尚書·呂刑之言。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于孝宣，海內稱治，治，直吏翻。至初元、建平而盜賊浸多，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易，以豉翻。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事寢，不報。

**十五年**（己亥、三九）

**1**春，正月，辛丑，大司徒韓歆免。歆好直好，呼到翻。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歆於上前證歲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復，扶又翻。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厭，一葉翻。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賢曰︰成禮，具禮也；言不以非命而降其葬禮。

臣光曰︰昔高宗命說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說，傅說也，音悅。孔安國曰︰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陸德明音瞑，莫遍翻。眩，玄遍翻；徐，又呼縣翻。瞑眩，困極也。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是以人君日夜求之，唯懼弗得聞。惜乎，以光武之世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為仁明之累哉！累，力瑞翻。

**2**丁未，有星孛於昴。昴七星，西方之宿也，主獄事；又為旄頭，胡星也。昴、畢間為天街，黃道之所經也。孛，蒲內翻。

**3**以汝南太守歐陽歙為大司徒。郡國志︰汝南郡，在雒陽南六百五十里。歙，許及翻。

**4**匈奴寇鈔日盛，鈔，楚交翻。州郡不能禁。二月，遣吳漢率馬成、馬武等北擊匈奴，徙鴈門、代郡、上谷吏民六萬餘口置居庸、常山關以東，以避胡寇。郡國志︰鴈門郡，在雒陽北一千五百里。代郡，在雒陽東北一千五百里。前書曰︰代郡有常山關。上谷郡居庸縣有關。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復，扶又翻。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部數千人。每部各數千人也。

**5**夏，四月，丁巳，封皇子輔為右翊公，英為楚公，陽為東海公，康為濟南公，濟，子禮翻。蒼為東平公，延為淮陽公，荊為山陽公，衡為臨淮公，焉為左翊公，京為琅邪公。邪，音耶。癸丑，追諡兄縯為齊武公，兄仲為魯哀公。帝感縯功業不就，事見三十九卷更始元年。撫育二子章、興，恩愛甚篤；以其少貴，少，詩照翻。欲令親吏事，使章試守平陰令，興緱氏令；平陰、緱氏二縣，皆屬河南尹。緱，工侯翻。其後章遷梁郡太守，梁郡，在雒陽東南八百本十里。興遷弘農太守。郡國志︰弘農郡，在雒陽西南四百五十里。

**6**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占，之贍翻。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覈者，考其實也。下，戶稼翻。於是刺史、太守多為詐巧，苟以度田為名，聚民田中，幷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度，徒洛翻。呼，火故翻。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羸，倫為翻。

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宋白曰︰漢割秦南陽、河南二郡之西境置弘農郡，義取弘大農桑為名。帝詰吏由趣，由，從也，問是書之所從來也。趣，向也，問是書之意，其所向為何如也。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抵，欺也。賢曰︰長壽街在雒陽城中。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敕，敎戒也。當欲以墾田相方耳。」敕，敎也，戒也。相方，求問其墾田之數以相比也。帝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鄕，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虎賁將，虎賁中郞將也。將，卽亮翻。吏乃實首服，如東海公對。首，式救翻。上由是益奇愛陽。為立陽為太子張本。

遣謁者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長，知兩翻。冬，十一月，甲戌，大司徒歙坐前為汝南太守，度田不實，贓罪千餘萬，下獄。下，遐稼翻。歙世授尚書，八世為博士，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為博士。諸生守闕為歙求哀者千餘人，為，于偽翻。至有自髡剔者。毛晃曰︰剃髮曰髡，盡及身毛曰剔。平原禮震，年十七，禮，姓也。左傳，衞有大夫禮孔。求代歙死；帝竟不赦，歙死獄中。

**7**十二月，庚午，以關內侯戴涉為大司徒。

**8**盧芳自匈奴復入居高柳。復，扶又翻。

**9**是歲，驃騎大將軍杜茂坐使軍吏殺人，免。使揚武將軍馬成代茂，繕治障塞，十里一候，以備匈奴。治，直之翻。使騎都尉張堪領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杜佑曰︰雲州，治雲中縣，縣界有高柳城。闞駰曰︰高柳，在狋氏縣北百三十里。酈道元曰︰高柳縣故城，舊代郡治。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巒疊巘，霞舉雲高，連山隱隱，東出遼塞。拜堪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章︰十二行本「秀」作「穗」，「岐」从「止」；乙十一行本均同。』蠶月旣採桑，斫去繁枝，留其特長者，則來年桑葉茂盛。麥率一莖一穗，罕有兩岐者，故以為瑞。張君為政，樂不可支！」樂，音洛。

**10**安平侯蓋延薨。蓋，古盍翻。

**11**交趾麊泠縣雒將女子徵側，甚雄勇，師古曰︰麊泠，音麋零。交州外域記曰︰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雒田，民墾食其田，因名為雒民，設雒王、雒侯，主諸郡縣。縣有雒將，銅印青綬。宋白曰︰峯州，漢麊泠縣地。交趾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徵側忿怨。

**十六年**（庚子、四○）

**1**春，二月，徵側與其妹徵貳反，九眞、日南、合浦蠻俚皆應之，郡國志︰日南郡，秦象郡地，在雒陽南萬三千四百里。賢曰︰俚，蠻之別號，今呼為俚人。宋白曰︰愛州，漢九眞郡，治胥浦縣。驩州，漢日南郡，治朱吾縣。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為王，都麊泠。交趾刺史及諸太守僅得自守。

**2**三月，辛丑晦，日有食之。

**3**秋，九月，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死。後上從容謂虎賁中郞將馬援曰︰武帝置期門郞，掌執兵送從；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郞，置中郞將。漢儀︰虎賁騎，鶡冠、虎文單衣。度，徒洛翻。從，千容翻。賁，章奔。「吾甚恨前殺守、相多也！」守，式又翻。相，息亮翻。對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旣往，不可復生也！」復，扶又翻。上大笑。

**4**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下，遐稼翻。聽羣盜自相糾擿，賢曰︰擿，猶發也，他狄翻。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賢曰︰委守，謂棄其所守也。負，罪負也。愞，而戀翻，又奴亂翻。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殿，丁甸翻。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更，工衡翻。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稟，稟，給也。帥，所類翻。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

**5**盧芳與閔堪使使請降，帝立芳為代王，堪為代相，賜繒二萬匹，繒，慈陵翻。因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謝，自陳思望闕庭；詔報芳朝明年正月。朝，直遙翻；下同。

初，匈奴聞漢購求芳，貪得財帛，故遣芳還降。旣而芳以自歸為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恥言其計，復，扶又翻；下同。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

**6**馬援奏，宜如舊鑄五銖錢，廢五銖錢事見三十七卷王莽始建國元年。上從之；天下賴其便。

盧芳入朝，南及昌平，昌平縣，屬上谷郡。賢曰︰故城在今幽州昌平縣東南。有詔止，令更朝明歲。

**十七年**（辛丑、四一）

**1**春，正月，趙孝公良薨。諡法︰慈惠愛親曰孝。初，懷縣大姓李子春二孫殺人，懷令趙憙窮治其姦，憙，許記翻，又讀曰熹。治，直之翻。二孫自殺，收繫子春。京師貴戚為請者數十，為，于偽翻。憙終不聽。及良病，上臨視之，問所欲言，良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憙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他所欲。」良無復言。復，扶又翻。旣薨，上追思良，乃貰出子春。貰，時夜翻，赦也。遷憙為平原太守。郡國志︰平原郡，在雒陽北千三百里。

**2**二月，乙未晦，日有食之。考異曰︰帝紀「乙亥晦」，袁紀「乙未」。據長曆，三月丙申朔。帝紀誤。

**3**夏，四月，乙卯，上行幸章陵；章陵，故舂陵，帝更名。五月，乙卯，還宮。

**4**六月，癸巳，臨淮懷公衡薨。

**5**妖賊李廣攻沒皖城，賢曰︰皖，縣名，屬廬江郡，故城在今舒州；有皖水。妖，於驕翻。皖，音下板翻。遣虎賁中郞將馬援、驃騎將軍段志討之。秋，九月，破皖城，斬李廣。

**6**郭后寵衰，數懷怨懟，數，所角翻。懟，直類翻。上怒之。冬，十月，辛巳，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郅惲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好，呼到翻。父不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賢曰︰得，猶制御也。司馬遷曰︰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況卑下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己量主，量，音良。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賢曰︰左右，猶向背也；言其齊等。帝進郭后子右翊公輔為中山王，以常山郡益中山國，郡國志︰中山國，在雒陽北一千四百里。郭后為中山太后；其餘九國公皆為王。

**7**甲申，帝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少，詩照翻。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治，直之翻。十二月，還自章陵。

**8**是歲，莎車王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復，扶又翻。帝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唐氏族志︰伯益之封於𨛬鄕，因以為氏；後徙封解邑，乃去「邑」從「衣」。郡國志，敦煌郡，在雒陽西五千里。敦，徒門翻。又令諸國失望。」 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

**9**匈奴、鮮卑、赤山烏桓數連兵入塞，鮮卑，亦東胡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漢初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至是始入塞為寇。烏桓傳︰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數，所角翻；下同。殺略吏民；詔拜襄賁令祭肜為遼東太守。賢曰︰襄賁，縣名，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南。賁，音肥。郡國志︰遼東郡，在雒陽東北三千六百里。祭，則介翻。「肜」，當作「彤」。肜有勇力，虜每犯塞，常為士卒鋒，數破走之。肜，遵之從弟也。從，才用翻。

**10**徵側等寇亂連年，詔長沙、合浦、交趾具車船，修道橋，通障谿，障，與嶂同，山也。山谿為阻，則治橋道以通之。儲糧穀。拜馬援為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為副，賢曰︰扶樂，縣名，屬九眞郡。余謂賢說誤矣，九眞郡未嘗有扶樂縣。隆初封亢父侯，以度田不實免，次年，封為扶樂鄕侯。則扶樂乃鄕名，非縣名，賢考之不詳也。水經註︰扶樂城在扶溝縣，砂水逕其北。南擊交趾。

**十八年**（壬寅、四二）

**1**二月，『張︰「二月」上脫「春」字。』蜀郡守將史歆反，攻太守張穆，穆踰城走；宕渠楊偉等起兵以應歆。宕渠縣，屬巴郡。宕渠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七十里。賢曰︰宕渠，山名，因以名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俗名車騎城是也。師古曰︰宕，音徒浪翻。帝遣吳漢等將萬餘人討之。

**2**甲寅，上行幸長安；三月，幸蒲坂，蒲坂縣，屬河東郡。祠后土。

**3**馬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至浪泊上，浪泊，在交趾封溪縣界。按馬援旣平交趾，奏分西里置封溪、望海二縣。水經曰︰葉榆水過交趾麊泠縣北，分為五水，絡交趾郡中，其南水自麊泠縣東，逕封溪縣北，又東逕浪泊。馬援以其地高，自西里進屯焉。宋白曰︰馬援自九眞以南，隨山刊木，至日南。與徵側等戰，大破之，追至禁谿，「禁谿」，水經註及越志皆作「金溪」。其地蓋在麊泠縣西南。水經註曰︰徵側走入金谿究，三歲乃得之。竺芝扶南記曰︰水溪瀨中謂之究。賢曰︰其地今岑州新昌縣也。余按唐志︰新昌縣屬豐州，「岑」字誤。賊遂散走。

**4**夏，四月，甲戌，車駕還宮。

**5**戊申，上行幸河內；戊子，還宮。

**6**五月，旱。

**7**盧芳自昌平還，內自疑懼，遂復反，復，扶又翻。與閔堪相攻連月。匈奴遣數百騎迎芳出塞。芳留匈奴中十餘年，病死。

**8**吳漢發廣漢、巴、蜀三郡兵，郡國志︰廣漢郡，在雒陽西三千里。巴郡，在雒陽西二千七百里。蜀郡，在雒陽西三千一百里。圍成都百餘日，秋，七月，拔之，斬史歆等。漢乃乘桴編竹木以渡水，大曰筏，小曰桴。沿江下巴郡，楊偉等惶恐解散。漢誅其渠帥，徙其黨與數百家於南郡、長沙而還。帥，所類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9**冬，十月，庚辰，上幸宜城；賢曰︰宜城縣，屬南郡，楚之鄢邑也，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南。還，祠章陵；十二月，還宮。

**10**是歲，罷州牧，置刺史。置州牧事始見三十二卷成帝綏和元年；至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刺史；元籌二年，復為牧。

**11**五官中郞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當除今親廟四，以先帝四廟代之。」大司徒涉等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為元帝後。昭，讀為佋；音韶。

**十九年**（癸卯、四三）

**1**春，正月，庚子，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賢曰︰漢官儀曰︰光武第雖十二，於父子之次，於成帝為兄弟，於哀帝為諸父，於平帝為祖父，皆不可為之後。上至元帝於光武為父，故上繼元帝而為九代。故河圖云︰赤九會昌，謂光武也。然則宣帝為祖，昭帝為曾祖，故追尊及祠之。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舂陵節侯以下於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令、長侍祠。祭祀志曰︰時詔曰︰「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舂陵，歲時且各因故園廟祭祀。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如淳曰︰宗廟在章陵者，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為侍祠。

**2**馬援斬徵側、徵貳。

**3**妖賊單臣、傅鎭等相聚入原武城，妖，於驕翻。單，音善。原武縣屬河南尹。自稱將軍。詔太中大夫臧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數，所角翻。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賢曰︰挺，解也。余據禮記·月令，挺重囚。挺，寬也，音待鼎翻。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卽敕宮徹圍緩賊，賊衆分散。夏，四月，拔原武，斬臣、鎭等。

**4**馬援進擊徵側餘黨都陽等，至居風，降之；賢曰︰居風，縣名，屬九眞郡，今愛州。交州記曰︰居風有山，出金牛，往往夜見，光耀十里。山有風門，常有風。嶠南悉平。賢曰︰嶠，嶺嶠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居廟翻。考異曰︰援傳作「都羊」，帝紀作「都陽」，今從紀。又帝紀︰「十八年四月，遣援擊交趾。十九年四月，斬側、貳等，因擊都陽等，降之。」援傳︰「十七年，拜伏波將軍，討側、貳。十八年春，軍至浪泊，明年正月，斬側、貳。」蓋紀之所書者，援奏破側、貳及傳側、貳首至雒之時也。沈懷遠南越志云︰「徵側奔入金溪穴中，二年乃得之。」援傳近是，今從之。援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賢曰︰駱者，越別名。林邑記曰︰日南盧容浦通銅鼓外越。銅鼓卽駱越也；有銅鼓，因得其名。馬援取其鼓以鑄銅馬。

**5**閏月，戊申，進趙、齊、魯三公爵皆為王。

**6**郭后旣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郅惲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說，輸芮翻。處，昌呂翻。近，其靳翻。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數，所角翻。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春秋公羊傳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公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重，難也。其以彊為東海王，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

袁宏論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道以為後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旣多，嫡子遷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論語︰孔子曰︰惟孝友于兄弟。雖長幼易位，興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之，間，古莧翻。處，昌呂翻。亦何以過乎！

**7**帝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為衞尉，皆輔導太子。識性忠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敕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興雖禮賢好施，而門無遊俠，西都之季，萭章、樓護、陳遵等皆俠遊於貴近之門，至於此時，亦有杜保、王磐之徒。好，呼到翻。施，式豉翻。俠，戶頰翻。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姓譜︰鮮于，本子姓，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支子仲食采於于，因以鮮于為氏。裒，蒲侯翻。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俱『章︰十二行本「但」；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私之以財，終不為言；少，詩沼翻。為，于偽翻。是以世稱其忠。

上以沛國桓榮為議郞，沛國，卽沛郡，建武二十年，中山王輔徙封沛，始為國。續漢志︰凡郞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衞諸殿門，出充車騎；惟議郞不在直中。議郞，秩六百石。使授太子經。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難，乃旦翻。榮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厭，服也，一葉翻。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歌擊磬，盡日乃罷。帝使左中郞將汝南鍾興授皇太子及宗室諸侯春秋，鍾興為公羊春秋，嚴氏學也。賜興爵關內侯。興辭以無功，帝曰︰「生敎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少府丁恭。」於是復封恭，復，扶又翻。而興遂固辭不受。

**8**陳留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出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雒陽十二城門，夏門位在亥。蔡質漢儀曰︰雒陽十二城門，門一亭。賢曰︰夏門，雒陽城北面西頭門，門外有萬壽亭。乘，繩證翻。駐車叩馬，叩，近也。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數，所具翻。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卽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箠，止蕊翻。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治，直之翻。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卽以頭擊楹，楹，柱也。流血被面。被，皮義翻。帝令小黃門持之。小黃門，宦者也，屬少府。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強，其兩翻。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亡，謂亡命；死，謂犯死罪者。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強項令出！」賢曰︰強項，言不低屈也。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強，京師莫不震慓。「慓」，當作「慄」。慓，音匹妙翻。前書音義曰︰慓，疾也；非此義。『章︰十二行本正作「慄」；孔本同。』

**9**九月，壬申，上行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復，芳目翻；下同。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賢曰︰光武嘗從皇考至南頓，故識知官府舍宇。風俗通曰︰寺者，嗣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中也。又曰︰寺，司也；諸官府所止皆曰寺。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任，音壬，勝也。日復一日，日復之復，扶又翻；下復增同。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進幸淮陽、梁、沛。

**10**西南夷棟蠶反，殺長吏；詔武威將軍劉尚討之。路由越巂，巂，音髓。邛穀王任貴恐尚旣定南邊，威法必行，己不得自放縱；卽聚兵起營，多釀毒酒，欲先勞軍，勞，力到翻。因襲擊尚。尚知其謀，旣分兵先據邛都，越巂郡治邛都，任貴所據。宋白曰︰漢邛都縣，唐為巂州越巂縣。遂掩任貴，誅之。

**二十年**（甲辰、四四）

**1**春，二月，戊子，車駕還宮。

**2**夏，四月，庚辰，大司徒戴涉坐入故太倉令奚涉罪，下獄死。無罪加之以罪曰入。百官志︰太倉令屬大司農，主受郡國漕轉穀，秩六百石。下，遐稼翻。帝以三公連職，策免大司空竇融。

**3**廣平忠侯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愼無赦而已。」五月，辛亥，漢薨；詔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事見二十四卷宣帝地節二年。

漢性強力，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陳，讀曰陣。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賢曰︰隱，威重之貌，言其威重若敵國。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則引道，初無辨『章︰十二行本「辨」作「辦」；乙十一行本同。』嚴之日。辨，皮莧翻，具也。賢曰︰嚴，卽裝也，避明帝諱改之。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爾雅曰︰明明、斤斤，察也。李巡曰︰斤斤，精詳之察也。孫炎曰︰謹愼之察也。斤，音靳。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故能任職以功名終。

**4**匈奴寇上黨、天水，遂至扶風。郡國志︰上黨郡，在雒陽北一千五百里；天水郡，在雒陽西二千里。

**5**帝苦風眩，疾甚，以陰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賢曰︰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作顧命。孔安國註云︰臨終之命曰顧命。顧，音古。雒陽南宮有雲臺、廣德殿。余謂廣室者，寢殿也。據晉書·元帝紀有司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令夏施青練帷，冬施青布，則廣室之為寢殿明矣。會疾瘳，召見興，見，賢遍翻。欲以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太子太傅張湛，自郭后之廢，稱疾不朝，帝強起之，欲以為司徒，湛固辭疾篤，不能復任朝事，強，其兩翻。復，扶又翻。任，音壬。朝，直遙翻。遂罷之。

六月，庚寅，以廣漢太守河內蔡茂為大司徒，太僕朱浮為大司空。壬辰，以左中郞將劉隆為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

**6**乙未，徙中山王輔為沛王。以郭況為大鴻臚，帝數幸其第，賞賜金帛，豐盛莫比，況，郭后弟也，數恩況者，以慰后心耳。數，所角翻。京師號況家為「金穴」。

**7**秋，九月，馬援自交趾還，平陵孟冀迎勞之。勞，力到翻。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是矣！」

**8**冬，十月，甲午，上行幸魯、東海、楚、沛國。皆諸皇子封國也，後東海王彊兼食魯郡而都於魯，時猶為魯王興國。

**9**十二月，匈奴寇天水、扶風、上黨。

**10**壬寅，車駕還宫。

**11**馬援自請擊匈奴，帝許之，使出屯襄國，賢曰︰襄國，縣名，屬趙國，今邢州龍岡縣。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郞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復，扶又翻。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統之子；固，友之子也。

**12**劉尚進兵與棟蠶等連戰，皆破之。

**二十一年**（乙巳、四五）

**1**春，正月，追至不韋，孫盛蜀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武帝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置不韋縣。華陽國志曰︰武帝通博南山，置不韋縣，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實之，因名不韋，以章其先人惡行也。郡國志︰本屬益州郡，明帝永平二年，分置永昌郡，治不韋。史記正義︰不韋縣，北去葉榆六百里。斬棟蠶帥，西南諸夷悉平。帥，所類翻。

**2**烏桓與匈奴、鮮卑連兵為寇，代郡以東尤被烏桓之害；被，皮義翻。其居止近塞，近，其靳翻。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五郡，謂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也。至於郡縣損壞，百姓流亡，邊陲蕭條，無復人迹。秋，八月，帝遣馬援與謁者分築堡塞，稍興立郡縣，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人民。烏桓居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為強富，援將三千騎擊之，無功而還。考異曰︰劉昭註補後漢書·志亦謂之續漢志，其郡國志註云「中郞將馬援」，誤也。帝紀「冬十月，遣援出塞擊烏桓」，援傳︰「十二月，出屯襄國，明年秋，將三千騎出高柳。」袁紀在八月祭肜事前。今從之。

**3**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太守祭肜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陳；被，皮義翻。陳，讀曰陣。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是後鮮卑震怖，畏肜，不敢復闚塞。裸，郞果翻。怖，普布翻。復，扶又翻。

**4**冬，匈奴寇上谷、中山。

**5**莎車王賢浸以驕橫，欲兼幷西域，數攻諸國，橫，戶孟翻。數，所角翻。重求賦稅，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鄯，上扇翻。稽，音啓。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史所謂量時度力也。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郭，徒門翻。「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帝許之。

**二十二年**（丙午、四六）

**1**春，閏正月，丙戌，上幸長安；二月，己巳，還雒陽。

**2**夏，五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3**秋，九月，戊辰，地震。

**4**冬，十月，壬子，大司空朱浮免；癸丑，以光祿勳杜林為大司空。

初，陳留劉昆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江陵縣，屬南郡。後為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昆代林為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策，簡策，編簡為之。漢制︰天子策書，長二尺。國史亦用簡策。此書諸策，卽史策也。尚書古文書以八寸策。

**5**是歲，青州蝗。青州部濟南、平原、樂安、北海、東萊、齊國。

**6**匈奴單于輿死，子左賢王烏達鞮侯立；復死，鞮，丁奚翻。弟左賢王蒲奴立。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赤地，言在地之物皆盡。人畜饑疫，死耗太半。賢曰︰三分損二為太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帝遣中郞將李茂報命。考異曰︰帝紀︰「是歲，匈奴日逐王比遣使詣漁陽請和親，使茂報命。」按明年又有「比遣使詣西河內附。」然則茂所報者，非比也。今從南匈奴傳。

**7**烏桓乘匈奴之弱，擊破之，匈奴北徙數千里，幕南地空。詔罷諸邊郡亭候、吏卒，以幣帛招降烏桓。降，戶江翻。

**8**西域諸國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至，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龜茲，前書音丘慈。賢曰︰今龜，音丘勿翻；茲音沮惟翻；蓋急言耳。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復，扶又翻；下同。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任其所從。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

班固論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南羌，卽湟中諸羌。從，子容翻。乃表河曲列四郡，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也。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斷，丁管翻。氏，音支。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高、惠及呂后、文、景為五世。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故能睹犀布、瑇瑁，瑇，音代。瑁，音妹。則建珠厓七郡；感蒟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蒟，音矩。牂，音臧。巂，音髓。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開苑囿，廣宮室，盛帷帳，美服玩，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觀，古玩翻。師古曰︰視，讀曰示，觀視之者，示之令觀也。及賂遺贈送，遺，于季翻。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勝，音升。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榷，古岳翻。酤，古暮翻。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畜，許救翻。民力屈，屈，其勿翻。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使，疏吏翻。衣，於旣翻。斷，丁亂翻。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事並見武帝紀。

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別，彼列翻。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畜，許救翻。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使置質于漢，樂，音洛。數，所角翻。質，音致，謂侍子也。願請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禹貢曰︰西戎卽序。卽，就也；序，次也。禹就而序之，非尚威服，致其貢物也。師古曰︰昔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成王問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遠；吾何以獲此物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烈雨也，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然後歸之王，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卻走馬事見十三卷文帝元年。

#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四

## 漢紀三十六起強圉協洽（丁未），盡上章涒灘（庚申），凡十四年。

世祖光武皇帝下

**建武二十三年**（丁未、四七）

**1**春，正月，南郡蠻叛；郡國志︰南郡，在雒陽南一千五百里。蠻，卽緣沔諸山蠻也。杜佑曰︰時南郡潳山蠻反，劉尚討破之，徙其種人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其後沔中蠻是也。遣武威將軍劉尚討破之。

**2**夏，五月，丁卯，大司徒蔡茂薨。

**3**秋，八月，丙戌，大司空杜林薨。

**4**九月，辛未，以陳留『章︰十二行本「留」下有「太守」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玉況為大司徒。賢曰︰玉，音肅，姓也。

**5**冬，十月，丙申，以太僕張純為大司空。

**6**武陵蠻精夫相單程等反，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為武陵。范書曰︰長沙武陵蠻名渠帥曰精夫，槃瓠之後也。遣劉尚發兵萬餘人泝沅水入武谿擊之。賢曰︰沅水出牂柯故且蘭，東北經辰州、潭州、岳州，經洞庭湖入江。武谿，在今辰州盧谿縣西百八十里，卽五谿之一也。沅，音元。尚輕敵深入，蠻乘險邀之，尚一軍悉沒。

**7**初，匈奴單于輿弟右谷蠡王知牙師以次當為左賢王，谷蠡，音鹿黎。左賢王次卽當為單于。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烏珠留單于有子曰比，為右薁鞬日逐王，薁，音郁。鞬，居言翻。領南邊八部。比見知牙師死，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呼韓邪單于約其諸子以兄弟次相傳，單于輿殺其弟知牙師而立其子，亂呼韓邪之約，而比則烏珠留之長子也。比自謂若父子相傳，則烏珠留死，比當立為單于，何待至輿而始傳其子也。師古曰︰谷，音鹿。蠡，盧奚翻。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匈奴諸王歲正月會單于庭。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監，古銜翻。及單于蒲奴立，比益恨望，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內附。郡國志︰西河郡，在雒陽北千二百里。守，式又翻。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匈奴諸王每歲五月會龍城祠。南匈奴傳曰︰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勸單于誅比。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南匈奴傳︰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鞮王，次左、右斬將王，是為六角。「漸」，當作「斬」，傳寫誤加水旁耳。聞之，馳以報比。比遂聚八部兵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亡去。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

**8**是歲，鬲侯朱祜卒。范書·朱祜傳︰二十四年卒。祜為人質直，尚儒學；為將多受降，將，卽亮翻。降，戶江翻。以克定城邑為本，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放縱，樂，音洛。多以此怨之。

**二十四年**（戊申、四八）

**1**春，正月，乙亥，赦天下。

**2**匈奴八部大人共議立日逐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為藩蔽，扞禦北虜。事下公卿，下，遐稼翻。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郞將耿國五官中郞將，掌五官郞。杜佑曰︰漢制，三署郞，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其次分屬左、右署。獨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事見二十七卷宣帝甘露、黃龍間。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時邊郡皆創殘，有南匈奴為扞蔽，則可以完復矣。帝從之。

**3**秋，七月，武陵蠻寇臨沅；賢曰︰臨沅，縣名，屬武陵郡，故城在今郞州武陵縣。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被，皮義翻。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賢曰︰矍鑠，勇貌也。遂遣援率中郞將馬武、耿舒等將四萬餘人征五溪。酈道元註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橫溪、西溪、潕溪、辰溪，悉是蠻夷所居，故謂五溪，皆槃瓠之子孫也。土俗「雄」作「熊」，「樠」作「朗」，「潕」作「武」。賢曰︰五溪在今辰州界。援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索，盡也。愔，於今翻。索，昔各翻。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賢曰︰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等。介介，猶耿耿也。余謂調，和也。援固已慮耿舒之難與共事，梁松、竇固之邇言矣。惡，烏路翻。

**4**冬，十月，匈奴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藩稱臣。上以問朗陵侯臧宮。賢曰︰朗陵，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西南。宮曰︰「匈奴飢疫分爭，臣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

**二十五年**（己酉、四九）

**1**春，正月，遼東徼外貊人寇邊，徼，古弔翻。貊，莫百翻。太守祭肜招降之。降，戶江翻。肜又以財利撫納鮮卑大都護偏何，使招致異種，駱驛款塞。種，章勇翻。駱驛，相繼也。款，叩也，至也。肜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卽擊匈奴，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朝，直遙翻。肜為人質厚重毅，撫夷狄以恩信，故皆畏而愛之，得其死力。

**2**南單于遣其弟左賢王莫莫者，左賢王之名。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薁鞬左賢王，生獲之；北單于震怖，怖，普布翻。卻地千餘里。北部薁鞬骨都侯與右骨都侯率衆三萬餘人歸南單于。三月，南單于復遣使詣闕貢獻，求使者監護，復，扶又翻。監，古銜翻。遣侍子，修舊約。舊約，宣帝舊約。

**3**戊申晦，日有食之。

**4**馬援軍至臨鄕，水經註︰武陵郡沅南縣，建武中所置縣，在沅水之陰，因此沅南為名，縣治故城，昔馬援討臨鄕所築也。擊破蠻兵，斬獲二千餘人。

初，援嘗有疾，虎賁中郞將梁松來候之，虎賁中郞將，掌虎賁郞。賁，音奔。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梁松，字伯孫，尚帝女舞陰公主。爾雅曰︰女子之夫為壻。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柰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

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賢曰︰喜，許吏翻。通輕俠，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好，呼到翻；下同。妄是非政法，賢曰︰謂譏刺時政也。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惡，烏路翻。行，下孟翻；下同。龍伯高敦厚周愼，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樂，音洛。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賢曰︰鶩，鴨也。鶩，莫卜翻。毛晃曰︰舒鳧，俗謂之鴨，可畜而不能高飛者曰鴨，野生而高飛者曰鶩。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者，山都長龍述也；龍，姓；述名。賢曰︰山都，縣名，屬南陽郡，舊南陽之赤鄕，秦以為縣，故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北。長，知兩翻。季良者，越騎司馬杜保也；百官志︰越騎校尉，其屬有司馬，秩千石。皆京兆人。會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與之交結，將扇其輕偽，敗亂諸夏。」敗，補邁翻。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擢拜龍述為零陵太守。賢曰︰零陵，今永州。守，式又翻。松由是恨援。

及援討武陵蠻，軍次下雋，賢曰︰下雋縣名，屬長沙國，故城在今辰州沅陵縣。宋白曰︰岳州巴陵縣，漢·地理志，下雋縣，屬長沙郡，在今鄂州蒲圻縣界，卽此地。按水經，江水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資水、沅水合，東流注之，則宋說為是，賢說非。雋，子兗翻。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水經註︰夷水南出夷山，北流注沅。夷山，東接壺頭山，山下水際有馬援停軍處。賢曰︰壺頭山在今辰州沅陵東。從充則塗夷而運遠。賢曰︰充，縣名，屬武陵郡。充，昌容翻。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搤其喉咽，搤，持也。咽，音煙；喉嚨也。充賊自破；以事上之，上，時掌翻；下同。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武陵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卽援所穿室也。中，竹仲翻。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為，于偽翻。耿舒與兄好畤侯弇書曰︰好時縣，屬扶風。時，音止。「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師古曰︰怫鬱，憂不樂也。怫，符弗翻。怫鬱，氣蘊積而不得舒也。行死，謂行將疫死也。誠可痛惜！前到臨鄕，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卽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賢曰︰言似商胡，所至之處輒停留也。賈，音古。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監，古銜翻。

會援卒，松因是構陷援。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郡國志︰新息，侯國，屬汝南郡。應劭曰︰古息國，其後東徙，加「新」字。初，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能輕身，勝障氣，神農本草經曰︰薏苡味甘，微寒，主風濕痺，下氣，除筋骨邪氣，久服輕身益氣。障，與瘴同。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文犀，犀之有文彩者。帝益怒。

援妻孥惶懼，孥，音奴，子也。不敢以喪還舊瑩，稾葬域西，賢曰︰稾，草也，以不歸舊塋，時權葬，故稱稾。馬援傳作「城西」。『章︰乙十一行本正作「城西」。張校云︰「域」作「城」，誤。』說文曰︰塋，墓地。廣雅曰︰塋域，葬地也。賓客故人，莫敢弔會。不敢弔及會葬。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索，昔各翻。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上，時掌翻；下同。

前雲陽令扶風朱勃雲陽縣，屬左馮翊，有秦雲陽宮。鉤弋夫人葬雲陽，昭帝為起雲陵邑，後為縣。詣闕上書曰︰「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難，乃旦翻。觸冒萬死，經營隴、冀，謂征隗囂時也。謀如涌泉，勢如轉規，規，圓也。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飛矢貫脛；零，音憐。建武十一年，援擊破先零，飛矢貫脛。脛，形定翻。出征交趾，與妻子生訣。征交趾事見上卷十七年、十八年、十九年。間復南討，復，扶又翻。立陷臨鄕，師已有業，業，緒也。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樂，音洛。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謂討烏桓。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怖，普布翻。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為，于偽翻。臣竊傷之！夫明主醲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事見十卷高帝三年。間，古莧翻。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復，扶又翻。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下，遐稼爾。厭，一葉翻。帝意稍解。

初，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辭言嫺雅，賢曰︰嫺，音閑。嫺雅，猶言沈靜也；余謂嫺，習也。屈原傳︰嫺於辭令。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耳，卒當從汝稟學，卒，子恤翻；終也。賢曰︰稟，受也。勿畏也。」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前書音義曰︰試守者，試守一歲乃為眞，食其全俸。賢曰︰渭城，縣名，故城在今咸陽縣東北。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焉。

謁者南陽宗均監援軍，「宗均」，列傳作「宋均」。趙明誠金石錄有漢司空宗俱碑。按後漢·宋均傳︰均族子意，意孫俱，靈帝時為司空。余嘗得宗資墓前碑龜膊上刻字，因以後漢·帝紀及姓苑、姓纂諸書參考，以謂自均以下，其姓皆作「宗」，而列傳轉寫為「宋」，誤也。後得此碑，益知前言之不繆。援旣卒，軍士疫死者太半，蠻亦飢困。均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降，戶江翻。均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公羊傳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全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竟，讀曰境。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調，徒弔翻。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冬，十月，共斬其大帥而降。帥，所類翻。於是均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為置長吏而還，為，于偽翻。還，從宣翻，又如字。羣蠻遂平。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劾，戶槪翻，又戶得翻。上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受命而出，未復命則不當先過家，今使過家上冢，所以示寵榮也。上，時掌翻。

**5**是歲，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率衆內屬，考異曰︰帝紀今春旣著烏桓來朝，歲末又紀是歲烏桓朝貢內屬。蓋始獨大人來朝，後乃率種族內屬耳。詔封烏桓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帥，所類翻。長，知兩翻。使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種，章勇翻。給其衣食，遂為漢偵候，偵，丑鄭翻。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為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掠居人，掾，俞絹翻。黠，下八翻。好，呼到翻。復，扶又翻。但委主降掾吏，賢曰︰蓋當時權置也。降，戶江翻。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為宜復置烏桓校尉，西都置護烏桓校尉，至王莽時，烏桓叛，校尉由是罷。闞駰十三州志曰︰護烏桓，擁節，秩比二千石，武帝置以護內附烏桓，旣而幷於匈奴中郞將。余據匈奴中郞將，亦此時方置，未知幷於匈奴中郞將果何時也！校，戶敎翻。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賢曰︰甯城，縣名。前書「甯」作「寧」，「寧」、「甯」兩字通也。杜佑曰︰甯城，在嬀州郡懷戎縣縣西北，俗名西吐㪍城。開營府，幷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質，音致。

**二十六年**（庚戌、五○）

**1**正月，詔增百官奉，百官志︰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秩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百斛；千石，月九十斛；比千石，月八十斛；六百石，月七十斛；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四百石，月五十斛；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二百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百石，月十六斛；斗食，月十一斛；佐史，月八斛。凡諸受奉，錢、穀各半。奉，音扶用翻。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

**2**初作壽陵。賢曰︰初作陵，未有名，故號壽陵，蓋取久長之義也。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謂赤眉入長安，惟霸陵不掘。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章︰十二行本「無」下有「為」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賢曰︰言不起山陵，裁令封土陂池不停水而已。陂，音普何翻。池，音徒河翻。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迭興，謂易姓而王者。

**3**詔遣中郞將段彬、『章︰十二行本「彬」作「郴」；乙十一行本同。』彬，丑林翻。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地理志，五原西部都尉治田辟。師古曰︰辟，讀曰壁。使者令單于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賢曰︰雲中，郡名，在今勝州北。宋白曰︰漢雲中故城，在勝州東北四十里榆林縣界，趙武侯所築。始置使匈奴中郞將，將兵衞護之。

**4**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薁鞬左賢王將其衆及南部五骨都侯韓氏骨都侯、當于骨都侯、呼衍骨都侯、郞氏骨都侯、粟藉骨都侯，凡五。薁，音郁。鞬，居言翻。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自立為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更，工衡翻。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自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

**5**秋，南單于遣子入侍。詔賜單于冠帶、璽綬、南匈奴傳︰黃金璽，盭緺綬。賢曰︰盭，音戾，草名；以戾草染綬，因以為名，別漢諸侯王制。戾，綠色。緺，紫青色，音瓜。璽，斯氏翻。綬，音受。車馬、金帛、甲兵、什器。賢曰︰古之師行，二五為什，食器之類必供之，故曰什物、什具。今人通謂生生之具為什物。又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糒，音備，糗也。令中郞將將弛刑五十人，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弛刑者，弛刑徒也。說文︰弓解曰弛。此謂解其罪而輸作者。處，昌呂翻。考異曰︰帝紀︰今年春，使段彬賜璽綬，置使匈奴中郞將。據匈奴傳，賜璽綬在秋，其置中郞將亦未知決在何時。或者今春置之，至是更為之約束制度耳。單于歲盡輒遣奉奏，送侍子入朝，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賜單于及閼氏、左·右賢王以下繒綵合萬匹，歲以為常。閼，音煙。氏，音支。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前此避匈奴內徙者，令皆歸復本土。遣謁者分將弛刑，補治城郭，將，卽亮翻；下同。治，直之翻。發遣邊民在中國者布還諸縣，皆賜以裝錢，轉給糧食。時城郭丘墟，掃地更為，上乃悔前徙之。徙民見上卷十五年。

**6**冬，南匈奴五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復，扶又翻。因使段彬、王郁留西河擁護之，使匈奴中郞將自是亦屯西河美稷。杜佑曰︰汾州隰城縣有美稷鄕，卽漢美稷縣也。隰城，漢之茲氏縣也。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郞將衞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為常。南單于旣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漢扞戍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代郡，皆領部衆，為郡縣偵邏耳目。偵，丑鄭翻。賢曰︰邏，音力賀翻。北單于惶恐，頗還所掠漢民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鈔，楚交翻。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薁鞬日逐耳，薁，於六翻。鞬，居言翻。非敢犯漢民也。」

**二十七年**（辛亥、五一）

**1**夏，四月，戊午，大司徒玉況薨。

**2**五月，丁丑，詔司徒、司空並去「大」名，去，羌呂翻。改大司馬為太尉。驃騎大將軍行大司馬劉隆卽日罷，以太僕趙熹為太尉，大司農馮勤為司徒。

**3**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自北地以東、南部分居塞內，北使不敢至塞下，故詣武威求和。賢曰︰武威郡故城，在今涼州姑臧縣西北，故涼城是也。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復，扶又翻；下同。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

**4**朗陵侯臧宮、揚虎侯馬武上書曰︰朗陵侯國，屬汝南郡。水經註︰揚虛縣屬平原，漯水逕其東，商河發源於此。「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稽，音啓。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縣，讀曰懸；下同。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左傳曰︰大福不再。蒯通曰︰時難得而易失。易，以豉翻。墮，讀曰隳。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將，卽亮翻。縣，讀曰懸。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賢曰︰黃石公卽張良於下邳圯上所見老父，出一編書者。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舍，讀曰捨。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見論語。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恆多失實。恆，戶登翻。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5**上問趙熹以久長之計，熹請遣諸王就國。冬，上始遣魯王興、齊王石就國。興，縯之次子。石，章之子，縯之嫡孫也。

**6**是歲，帝舅壽張恭侯樊宏薨。壽張縣，屬東平國，春秋曰良，漢曰壽良，帝避叔父趙王良諱，改曰壽張。宏，帝舅也，諡敬侯；曰恭侯，溫公避國諱也。考異曰︰袁紀「宏」皆作「密」，今從范書。宏為人，謙柔畏愼，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所上便宜，朝，直遙翻；下同。上，時掌翻。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逮，及也。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遺令薄葬，一無所用，以為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復，扶又翻。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古夫婦合葬，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是也。同墳異藏自宏始。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

**二十八年**（壬子、五二）

**1**春，正月，己巳，徙魯王興為北海王；以魯益東海。帝以東海王彊去就有禮，謂以天下讓。故優以大封，食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設鍾虡之樂，漢官儀曰︰虎賁千五百人，戴鶡尾，屬虎賁中郞將。旄頭，註見前。爾雅︰木謂之虡，所以懸鍾磬也。說文曰︰虡飾為猛獸。虡，音巨。擬於乘輿。乘，繩證翻。

**2**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

**3**初，馬援兄子壻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貲為游俠，俠，戶頰翻。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諸貴戚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屛居自守，磐，字子石。屛，必郢翻。而反游京師長者，賢曰︰長者，謂豪俠者也。余謂長者，正指諸貴戚耳，前所謂長者家兒，可以槪推。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坐事死；磐子肅復出入王侯邸第。復，扶又翻。時禁罔尚疏，諸王皆在京師，競脩名譽，招游士馬。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為天下重開，种，持中翻。重，直龍翻。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賢曰︰舊防，諸侯王子不許交通賓客。卿曹戒愼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之家，為諸王賓客，慮因事生亂。會更始之子壽光侯鯉得幸於沛王，賢曰︰壽光縣，屬北海郡，今青州縣。怨劉盆子，結客殺故式侯恭。帝怒，沛王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更，工衡翻。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與，讀曰豫。臨命嘆曰︰「馬將軍誠神人也！」

**4**秋，八月，戊寅，東海王彊、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始就國。濟，子禮翻。

**5**上大會羣臣，問「誰可傅太子著？」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原鹿縣，屬汝南郡，春秋之鹿上也。可，言可任也。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卽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為，于偽翻。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卽拜佚為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乘，繩證翻。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6**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幷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洛『章︰十二行本「洛」作「客」；乙十一行本同；熊校同。』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三府，太尉、司徒、司空府也。見，賢遍翻；下，遐稼翻。司徒掾班彪曰︰「臣聞孝宣皇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數，術數也；言入其術中也。今北單于『章︰十二行本「單于」作「匈奴」；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數，所角翻；下同。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合市，與漢和合為市也。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旣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適。賢曰︰適，猶所也，言報答之辭，必令得所也。余謂適，當也，言報答之辭必有當乎事情也。今立稾草幷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謂呼韓邪舊約也。上，時掌翻。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為，于偽翻。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帝『章︰十二行本「帝」上有「皇」字；乙十一行本同。』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事並見前紀。今南單于攜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長，知兩翻。背，蒲妹翻。將，卽亮翻。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惟，思也。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比，毗至翻。欲脩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疏，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脩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韥丸一，賢曰︰鞬，音居言翻。方言曰︰藏弓為鞬，藏箭為韥。丸，卽箭箙也。韥，與韣同；徒谷翻。矢四發，遺單于；遺，于季翻。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谷，音鹿。蠡，音黎。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侯皆敗，竽管三十六簧。劉昫曰︰女媧氏造匏，列管於匏上，內簧其中；爾雅謂之巢。大者曰禾，小者曰和。竽，煦也，立春之氣，煦生萬物也。竽管三十六宮，管在左，和管十三宮，管居中。今之竽笙，並以木代匏而漆之，無復八音矣。瑟，註見前。空侯，世本云︰空國侯所造。劉昫曰︰漢武帝使樂人侯調所作，以祠太廟。或曰︰侯暉所作，其聲坎坎應節，謂之坎侯，聲訛為箜篌；或謂師賢靡靡樂，非也。舊說一依琴制，今按，其形似瑟而小，七絃，用撥彈之如琵琶。願復裁賜。」賢曰︰言更請裁賜也。余謂裁，量也，量多少以賜也。復，扶又翻。念單于國尚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

**二十九年**（癸丑、五三）

**1**春，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三十年**（甲寅、五四）

**1**春，二月，車駕東巡。羣臣上言︰「卽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論語記孔子之言。何事汚七十二代之編錄！賢曰︰莊子曰︰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堮，勒石凡千八百餘處。許愼說文·序曰︰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有形聲相益，卽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滋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汙，烏故翻。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於是羣臣不敢復言。復，扶又翻。

甲子，上幸魯濟南；濟，子禮翻。閏月，癸丑，還宮。

**2**有星孛于紫宮。孛，蒲內翻。

**3**夏，四月，戊子，徙左翊王焉為中山王。

**4**五月，大水。

**5**秋，七月，丁酉，上行幸魯；冬，十一月，丁酉，還宮。

**6**膠東剛侯賈復薨。諡法︰能補前過曰剛。此直以賈復剛毅而諡之耳。考異曰︰本傳在三十一年。今從袁紀。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喪，息浪翻。數，所角翻。被，皮義翻。創，初良翻。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常以復自從也。故復少方面之勳。少，詩沼翻。諸將每論功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三十一年**（乙卯、五五）

**1**夏，五月，大水。

**2**癸酉晦，日有食之。

**3**蝗。

**4**京兆掾第五倫倫之先，齊諸田，徙長陵；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為氏。掾，俞絹翻。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姦枉。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能下，賢曰︰將謂州將。說，輸芮翻。將，卽亮翻。安能動萬乘乎！」乘，繩證翻。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後舉孝廉，補淮陽醫工長。百官志︰王國官有禮樂長，主樂人；衞士長，主衞士；醫工長，主醫藥；永巷長，主宮中婢使；祠祀長，主祠祀；皆比四百石。長，知兩翻。

## 中元元年（丙辰、五六）洪氏隸釋曰︰成都有漢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楗閣碑，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范史·本紀，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為中元，直書為中元元年。觀此所刻，乃是雖別為中元，猶冠以建武，如文、景中元、後元之類也。又祭祀志載封禪後赦天下詔，明言云「改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東夷倭國傳，「建武中元二年，來奉貢，」證據甚明。宋莒公紀元通譜云︰「紀、志俱出范史，必傳寫脫誤，學者失於精審，以意删去。梁武帝大同、大通俱有『中』字，是亦憲章於此。司馬公作通鑑，不取其說。」余按考異，溫公非不取宋說也，從袁、范書中元者，從簡易耳。

**1**春，正月，淮陽王入朝，倫隨官屬得會見。見，賢遍翻。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復，扶又翻。帝謂倫曰︰「聞卿為吏，篣婦公，篣，音彭。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過，工禾翻。從，才用翻。飯，扶晚翻。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少，詩照翻。實不敢妄過人食。衆人以臣愚蔽，故生是語耳。」帝大笑。以倫為扶夷長，賢曰︰扶夷縣，屬零陵郡，故城在今邵州武岡縣東北。水經註︰夫夷縣在邵陵西。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會，古外翻。守，式又翻。為政清而有惠，百姓愛之。

**2**上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風俗通曰︰岱，始也。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之長。上感此文，乃詔虎賁中郞將梁松等按察『章︰十二行本「察」作「索」；乙十一行本同。』河、雒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凡三十六事。讖，楚譖翻。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復，扶又翻。史記集註曰︰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上乃許焉。詔有司求元封故事，當用方石再累，玉檢、金泥。元封故事，武帝封禪故事也。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有石檢十枚，列於石旁，東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五尺，廣三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為泥。上以石功難就，欲因孝武故封石，置玉牒其中，梁松等爭以為不可，乃命石工取完青石，無必五色。舊制用石，蓋各依方色也。

丁卯，車駕東巡；二月，己卯，幸魯，進幸泰山。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羣神皆從，從，從祀之。從，才用翻。用樂如南郊。事畢，至食時，天子御輦登山，日中後，到山上，郭璞註山海經曰︰泰山從山下至頭，四十八里二百步。更衣。易服，乃卽事也。更，工衡翻。晡時，升壇北面，尚書令奉玉牒檢，天子以寸二分璽親封之，璽，斯氏翻。訖，太常命騶騎二千餘人騶，側尤翻。發壇上方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覆，敷救翻。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事畢，天子再拜。羣臣稱萬歲，乃復道下。謂復故道而下山也。夜半後，上乃到山下，百官明旦乃訖。甲午，禪祭地於梁陰，梁父之陰也。禪，時戰翻。以高后配，山川羣神從，從，從祀也。從，才用翻。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3**三月，戊辰，司空張純薨。

**4**夏，四月，癸酉，車駕還宮；己卯，赦天下，改元。考異曰︰續漢志云︰「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紀年通譜云︰據紀、志俱出范氏，而所載不同，此必傳寫脫誤。今官書累經校定，學者失於精審，但見紀元復有建武二字，輒以意删去，斯為繆矣。梁武帝大同、大通之號俱有「中」字，是亦憲章於此。今從袁紀、范書。

**5**上行幸長安；五月，乙丑，還宮。

**6**六月，辛卯，以太僕馮魴為司空。魴，符方翻。

**7**乙未，司徒馮勤薨。

**8**京師醴泉湧出，爾雅︰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又有赤草生於水崖，賢曰︰赤草，朱草也。大戴禮曰︰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以後，日落一葉，週而復始。郡國頻上甘露。上，時掌翻；下同。羣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賢曰︰太史，史官之長也。撰，雛免翻。帝不納。帝『章︰十二行本「帝」作「常」；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自謙無德，于『章︰十二行本「于」作「每」；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

**9**秋，郡國三蝗。

**10**冬，十月，辛未，以司隸校尉東萊李訢為司徒。郡國志︰東萊郡，在雒陽東三千一百二十八里。訢，許斤翻。

**11**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廟，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上，時掌翻。遷呂太后廟主于園，以呂太后幾危劉氏也。賢曰︰園，謂塋域也，於中置寢。四時上祭。上，時掌翻。

**12**十一月，甲子晦，日有食之。

**13**是歲，起明堂、靈臺、辟雍，賢曰︰漢官儀︰明堂去平城門二里所，天子出從平城門，先歷明堂，乃至郊祀。又曰︰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辟雍，從北門入；三月、九月，皆於中行鄕射禮。辟雍，以水周其外，以節觀者。漢宮闕疏曰︰靈臺，高三丈，十二門。楊衒之雒陽記曰︰平昌門直南，大道東是明堂，大道西是靈臺。宣布圖讖於天下。

初，上以赤伏符卽帝位，見四十卷建武元年。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諫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見，賢遍翻。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論語︰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伎，謂方仗，醫方之家也。數，謂數術。明堂羲和、史卜之官也。圖書，卽讖緯符命之類是也。伎，渠綺翻。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詿，古賣翻，又戶卦翻。焉，於虔翻。遠，于願翻。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黃白，謂以藥化成金銀也。方士，有方術之士也。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賢曰︰言偶中也。陛下宜垂明德，發聖意，屛羣小之曲說，屛，必郢翻，又卑正翻。述五經之正義。」疏奏，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處，昌呂翻。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復，扶又翻。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將，資良翻，持也，領也。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賢曰︰六安郡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余據郡國志，建武十六年，省六安國，以其縣屬廬江郡，譚出為郡丞，必不在是年，通鑑因靈臺事，倂書於此。道病卒。

范曄論曰︰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傅會文致，最差貴顯；鄭興事見四十二卷七年。明帝永平中，賈逵上言︰左氏與圖讖合，明劉氏為堯後。帝嘉之，歷遷侍中，領騎都尉，甚見信用。傅，讀曰附。世主以此論學，悲哉！

**14**南單于比死，弟左賢王莫立，為丘浮尤鞮單于。鞮，丁奚翻。帝遣使齎璽書拜授璽綬，賜以衣冠及繒綵，繒，慈陵翻。是後遂以為常。

**二年**（丁巳、五七）

**1**春，正月，辛未，初立北郊，祀后土。

**2**二月，戊戌，帝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日過中則昃。朝，遙翻。數引公卿、郞將數，所角翻。講論經理，夜分乃寐。賢曰︰分，猶半也。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間，古莧翻。「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樂，音洛。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旣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愼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量，音良。度，徒洛翻。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

太尉趙熹典喪事。時經王莽之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諸王雜止同席，藩國官屬出入宮省，宮省，卽宮禁也。與百僚無別。別，彼列翻。熹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奏遣謁者將護官屬分止他縣，諸王並令就邸，諸王國各置邸洛陽。唯得朝晡入臨；臨，臨哭也，力鴆翻；下同。整禮儀，嚴門衞，賈公彥曰︰漢宮殿門每門皆使司馬一人守門，比千石，皆號司馬殿門。內外肅然。

**3**太子卽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4**山陽王荊哭臨不哀，而作飛書，令蒼頭詐稱大鴻臚郭況書與東海王彊，言其無罪被廢，被，皮義翻。及郭后黜辱，勸令東歸舉兵以取天下，且曰︰「高祖起亭長，陛下興白水，謂光武起於南陽舂陵之白水鄕也。長，知兩翻。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故副主，謂舊為太子也。長，知兩翻。當為秋霜，毋為檻羊。賢曰︰秋霜，肅殺於物；檻羊，受制於人。人主崩亡，閭閻之伍尚為盜賊，欲有所望，何況王邪！」彊得書惶怖，怖，普故翻。卽執其使，使，疏吏翻。封書上之。上，時掌翻。明帝以荊母弟，帝及荊皆陰后所生。祕其事，遣荊出止河南宮。宮在河南縣。

**5**三月，丁卯，葬光武皇帝於原陵。帝王紀曰︰原陵，在臨平亭東南，去雒陽十五里。水經註︰光武葬臨平亭南，西望平陰，大河逕其北。

**6**夏，四月，丙辰，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帝謙言年尚少壯，思慮輕淺，故須賢人輔弼。賴，恃也。左右，助也。左右，音佐佑。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其以禹為太傅，蒼為驃騎將軍。」蒼懇辭，帝不許。又詔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賢曰︰四府掾史，皆無四十人，今特置以優之也。驃，匹妙翻。掾，俞絹翻。蒼嘗薦西曹掾齊國吳良，百官志︰西曹主府史署用。掾，秩比四百石。帝曰︰「薦賢助國，宰相之職也。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復，扶又翻；下同。今以良為議郞。」

**7**初，燒當羌豪滇良擊破先零，奪居其地；羌無弋爰劒玄孫硏，居湟中，至豪健，羌中號其種為硏種。至硏十三世孫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為種號。滇良者，燒當之玄孫也。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而先零卑湳，並皆強富。滇良集諸雜種，掩擊先零卑湳，大破之，奪居大榆中地，繇是始強。滇，音顚。零，音憐。滇良卒，子滇吾立，附落轉盛。秋，滇吾與弟滇岸率衆寇隴西，敗太守劉盱於允街，敗，補邁翻。賢曰︰允，音鉛；街，音皆；屬金城郡，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東南，城臨麗水，一名麗水城。於是守塞諸羌皆叛。詔謁者張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允吾，賢曰︰允吾，縣名，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廣武縣西南。允，音鉛。吾，音牙。杜佑曰︰西平郡龍支縣，漢允吾縣地，後漢為龍耆縣。鴻軍敗沒。冬，十一月，復遣中郞將竇固監捕虜將軍馬武等二將軍、四萬人討之。監，古銜翻。

**8**是歲，南單于莫死，弟江立，為伊伐於慮鞮單于。鞮，丁奚翻。

顯宗孝明皇帝上幼名陽，後改名莊。伏侯古今註曰︰「莊」之字曰「嚴」。諡法，照臨四方曰明。光武第四子也。

## 永平元年（戊午、五八）

**1**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已下，卽以下。孔穎達曰︰已與以字本同。朝于原陵，如元會儀。朝陵如元會儀，事死如事生也。朝，直遙翻。乘輿拜神坐，乘，繩證翻。坐，徂臥翻。退，坐東廂；侍衞官皆在神坐後，太官上食，上，時掌翻；下同。太常奏樂；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及民所疾苦。是後遂以為常。

**2**夏，五月，高密元侯鄧禹薨。諡法︰行義說民曰元；主義行德曰元。此特以鄧禹中興元功而諡之耳，後世諡法始有茂德丕績曰元。

**3**東海恭王彊病，上遣使者太醫乘驛視疾，駱驛不絕。驛，傳遞馬也。左傳謂之乘馹者，乘驛馬也，西漢謂之置傳、馳傳。駱驛，往來不絕也。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詣魯省疾。省，悉景翻。戊寅，彊薨，臨終，上書謝恩，言︰「身旣夭命，孤弱復為皇太后、陛下憂慮，言身旣夭死，而子孫又貽上之人憂慮心。夭，於紹翻。復，扶又翻；下同。誠悲誠慙！息政，小人也，息，子也；政其名。猥當襲臣後，必非所以全利之也，願還東海郡。今天下新罹大憂，謂光武崩也。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供，居用翻。養，羊亮翻。數，所角翻。臣彊困劣，言不能盡意，願並謝諸王，不意永不復相見也！」帝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賢曰︰津門，雒陽城南面西頭門也，一名津陽門。每門皆有亭。李尤銘，津門位未。使大司空持節護喪事，百官志︰司空掌水土事；大喪，掌將校復土。今使護藩王喪，殊禮也。贈送以殊禮，詔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及京師親戚皆會葬。栩，況羽翻。帝追惟彊深執謙儉，惟，思也。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特詔︰「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足斂形，斂，力贍翻。茅車瓦器，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將作大匠留起陵廟。秦曰將作少府，景帝改為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土木之工，幷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

**4**秋，七月，馬武等擊燒當羌，大破之，餘皆降散。降，戶江翻。

**5**山陽王荊私迎能為星者，與謀議，冀天下有變；帝聞之，徙封荊廣陵王，遣之國。郡國志，廣陵，在雒陽東一千六百四十里。

**6**遼東太守祭肜使偏何討赤山偏氏，高辛後。急就章有偏、呂、何。烏桓，烏桓傳︰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鮮卑傳云︰偏何擊漁陽赤山烏桓欽［歆］志賁。蓋歆志賁本赤山種而居漁陽塞外也。大破之，斬其魁帥。帥，所類翻。塞外震讋，讋，之涉翻。西自武威，東盡玄菟，郡國志︰武威郡，在雒陽西三千五百里。玄菟郡，在雒陽東北四千里。菟，同都翻。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

**7**東平王蒼以為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光武建武二年，立南郊。中元元年，立北郊於雒陽城北四里。今定其冠冕、車服制度。漢官儀曰︰北郊壇在城西北角，去城一里所。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上之。記曰︰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天子樂舞八佾，六十四人，八八六十四人也。佾，音逸，舞行列也。上，時掌翻。

**8**好畤愍侯耿弇薨。畤，音止。諡法︰在國遭憂曰愍。時國有大喪，故以諡弇，言與國同戚也。弇，古含翻。

**二年**（己未、五九）

**1**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宗，尊也，尊而祀之以配上帝。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玉佩以行事。漢官儀曰︰天子冠通天，諸侯王冠遠遊，三公諸侯冠進賢三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博士冠兩梁，千石以下至小吏冠一梁。天子、公卿、特進、諸侯祀天地明堂，皆冠平冕，天子十二旒，三公、九卿、諸侯七；其纓各如其綬色，玄衣纁裳。周禮曰︰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三禮圖曰︰冕以三十升布漆而為之，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圜後方，前下後高，有俛伏之形，故謂之冕。欲人之位彌高而志彌下，故以名焉。董巴輿服志曰︰顯宗初服冕衣裳以祀天地。衣裳以玄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卿已下用華蟲七章，皆五色采；乘輿刺繡，公卿已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徐廣車服註曰︰漢明帝按古禮備服章，天子郊廟衣，皁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禮記︰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晉志曰︰周禮弁師掌六冕，司服掌六服，自后王至庶人，各有等差。秦變古制，郊制之服皆以袀玄，舊法掃地盡矣。漢承秦故，二百餘年，未能有所制立。及中興後，明帝乃始采周官、禮記、尚書及諸儒記說，備袞冕之服。天子車乘冠服，從歐陽氏說；公卿已下，從大、小夏侯氏說。禮畢，登靈臺，望雲物。春秋左氏傳曰︰分至啓閉，必書雲物。杜預註曰︰雲物，氣色災變也，素察妖祥，逆為之備。前書·天文志曰︰歲正月旦，旦至食為麥，食至日昳為稷，昳至晡為黍，晡至下晡為菽，下晡至日入為麻，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所宜。赦天下。

**2**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儀禮曰︰大射之禮，王將祭射宮，擇士以助祭也。張虎侯、熊侯、豹侯，其制若今之射的也。

冬，十月，壬子，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更，工衡翻。三老服都紵大袍，冠進賢，扶玉杖；紵，直呂翻。說文曰︰紵，檾屬。績紵以為美布，故曰都紵。續漢志︰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又，仲春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玉杖，長七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爾雅翼曰︰刻玉為鳩，置之杖端，謂之鳩杖，亦曰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乘輿到辟雍禮殿，乘，繩證翻。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講堂，天子迎于門屛，交禮；道自阼階，道，讀曰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饋，進食也，醬，食味之主，故執之而饋。執爵而酳，酳，音胤，又士覲翻。祝鯁在前，祝饐在後。饐，一結翻，食窒氣不通。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賢曰︰宋均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之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事者。鄭康成曰︰三老、五更，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以照明天下者。都布，布名。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禮殿，先聖、先師也。阼階，東階，主階也；賓階，西階也。賢曰︰醬，醢也；酳，漱也，所以潔口也。陸德明曰︰以酒曰酳，以水曰漱。音義隱云︰飯畢盪口也，音胤。老人食多鯁饐，故置人於前後祝之，令其不鯁饐也。都，布之美者也。進賢冠，古緇布冠也。玉杖，長七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更，工衡翻。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下說，賢曰︰下說，謂下語而講說也。諸儒執經問難於前，難，乃旦翻。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漢官儀曰︰辟雍，四門外有水，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觀者在水外，故云圜橋門也。圜，繞也。於是下詔賜榮爵關內侯；考異曰︰帝紀載詔文，上言李躬而下獨封榮，似脫「躬」字。榮傳、袁紀，詔獨言桓榮，不及李躬，今闕疑。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

上自為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卽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門生，受業於門者也。上親自執業；執業，猶執經也。諸生或避位發難，發難，發疑難也。難，乃旦翻。上謙曰︰「太師在是。」旣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復，扶又翻。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賢曰︰首陽山，在今偃師縣西北。子郁當嗣，讓其兄子汎；帝不許，郁乃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為侍中。

**3**上以中山王焉，郭太后少子，太后尤愛之，故獨留京師，至是始與諸王俱就國，賜以虎賁、官騎，賢曰︰漢官儀︰騶騎，王家名官騎。余據焉傳，時賜以北軍胡騎百人，便兵善射。騶，側优翻。恩寵尤厚，獨得往來京師。帝禮待陰、郭，每事必均，數受賞賜，數，所角翻；下同。恩寵俱渥。

**4**甲子，上行幸長安。十一月，甲申，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帝過，式其墓。進幸河東；癸卯，還宮。

**5**十二月，護羌校尉竇林坐欺罔及臧罪，下獄死。時羌滇吾叛，滇岸來降，林奏以滇岸為大豪。後滇吾復降，林又奏其為第一豪。帝怪其一種兩豪，以詰林，窮驗，知之，怒而免林官。涼州刺史又奏林臧罪，遂下獄死。下，遐稼翻。林者，融之從兄子也。從，才用翻。於是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與並時，賢曰︰一公︰大司空也。兩侯︰安豐、顯親也。四二千石︰衞尉、城門校尉、護羌校尉、中郞將也。余據融傳，融子穆尚內黃公主，穆子勳尚東海王彊女沘陽公主，友子固尚光武女溫陽公主。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為比。及林誅，帝數下詔切責融，融惶恐乞骸骨，詔令歸第養病。

**6**是歲，初迎氣於五郊。續漢書曰︰迎氣五郊之兆，四方之兆各依其位，中央之兆在未，壇皆三尺。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句芒，車服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祝融，車服皆赤，歌朱明，舞如迎春。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祭黃帝、后土，車服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祭白帝、蓐收，車服皆白，歌白藏，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祭黑帝、玄冥，車服皆黑，歌玄冥，舞如迎秋。

**7**新陽侯陰就子豐尚酈邑公主。公主驕妬，豐殺之，被誅，父母皆自殺。公主，光武女。賢曰︰酈縣，屬南陽郡。酈，音櫟。

**8**南單于汗死，單于比之子適立，為䤈僮尸逐侯鞮單于。賢曰︰䤈，炎奚翻。

**三年**（庚申、六○）

**1**春，二月，甲寅，太尉趙熹、司徒李訢免。丙辰，以左馮翊郭丹為司徒。己未，以南陽太守虞延為太尉。

**2**甲子，立貴人馬氏為皇后，皇子炟為太子。賢曰︰炟，音丁達翻。

后，援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宮，能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脩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卽位，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炟；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悴，秦醉翻。太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賢曰︰纖介，猶細微也。間，隙也。間，古莧翻。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見，賢遍翻。數，所角翻；下同。輒加隆遇。

及有司奏立長秋宮，皇后宮謂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冠，古玩翻。卽其人也。」后旣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賢曰︰大練，大帛也。杜預註左傳曰︰大帛，厚繒也。好，呼到翻。衣，於旣翻。裙不加緣；緣，俞絹翻。朔望諸姬主朝請，朝，直遙翻。望見后袍衣疏粗，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羣臣奏事有難平者，平，決也。難平，難決者也。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

**3**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祜、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肜、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雲臺功臣之次，以鄧禹、吳漢、賈復、耿弇、寇恂、岑彭、馮異、朱祜、祭遵、景丹、蓋延、銚期、耿純、臧宮、馬武、劉隆為一列，馬成、王梁、陳俊、杜茂、傅俊、堅鐔、王霸、任光、李忠、萬脩、邳肜、劉植、王常、李通、竇融、卓茂為一列。此序其次，不與前史合。鐔，音覃，又音尋。祭，則介翻。蓋，古盍翻。銚，音姚。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與，讀曰預。

**4**夏，四月，辛酉，封皇子建為千乘王，羨為廣平王。郡國志︰高帝以西平昌置千乘郡，在雒陽東千五百二十里。地理志︰武帝征和元年，置為平干國，宣帝五鳳二年，復為廣平國。郡國志︰光武建武十三年，省廣平國，以其縣屬鉅鹿郡。賢曰︰廣平縣故城，在今洺州永年縣北。千乘，今青州縣，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北。乘，繩證翻。

**5**六月，丁卯，有星孛於天船北。晉·天文志，大陵八星在胃北，又北九星曰天船，一曰舟星，所以濟不通也。天漢西南行，絡大陵、天船、卷舌而南行。孛，蒲內翻。

**6**帝大起北宮。時天旱，尚書僕射會稽鍾離意會，古外翻。詣闕、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民疾邪？宮室營「營」，范書作「榮」。『章︰十二行本正作「榮」；乙十一行本同。』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帝王記曰︰成湯大旱七年，齋戒，剪髮斷爪，以己為犧牲，禱於桑林之社，以六事自責。竊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策詔者，書詔於策也。又敕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說文曰︰兩所以澍注萬物，故曰澍，音注。

意薦全椒長劉平，全椒縣，屬九江郡。賢曰︰今滁州縣。詔徵拜議郞。平在全椒，政有恩惠，民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行，戶孟翻。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賢曰︰隱，猶私也。余謂隱者，人耳目之所不及，帝好以耳目窺其隱而發之。好，呼到翻。公卿大臣數被詆毀，數，所角翻；下同。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提，讀如「冒絮提文帝」之提，音大計翻；擲物以擊之也。曳，讀曰拽，音奚結翻，拖也，引也。一說︰提、曳，讀皆如字。常以事怒郞藥崧，藥，姓；崧，名。以杖撞之；撞，直江翻。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郞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記·曲禮之文。鄭曰︰皆行容止之貌也。賢曰︰穆穆，美也。皇皇，盛也。未聞人君，自起撞郞。」帝乃赦之。

是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意獨敢諫爭，爭，讀曰諍。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上疏曰︰「陛下敬畏鬼神，憂恤黎元，而天氣未和，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化治職，治，直之翻。而以苛刻為俗，百官無相親之心，吏民無雍雍之志，爾雅曰︰雍雍，和也。至於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鹿鳴，詩·小雅宴羣臣也。其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又曰︰我有旨酒，以宴樂嘉賓之心。樂，音洛。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帝雖不能時用，然知其至誠，終愛厚之。

**7**秋，八月，戊辰，詔改太樂官曰太予，用讖文也。賢曰︰尚書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故據璇璣鈐改之。漢儀曰︰太予樂令一人，秩六百石。蔡邕禮樂志曰︰漢樂四品︰一曰太予樂，典郊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三日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四曰短簫鐃歌，軍樂也。

**8**壬申晦，日有食之。詔曰︰「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說苑曰︰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魯哀禍大，天不降譴。春秋感精符曰︰魯哀公時，政彌亂，絕不日食。政亂之類，當致日食之變；而不應者，譴之何益，告之不悞［悟］，故哀公之篇，絕無日食之異。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

**9**冬，十月，甲子，車駕從皇太后幸章陵。光武建武六年，改舂陵鄕為章陵縣。荊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荊州統南陽、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等郡。上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東漢之制，冕冠垂旒，前後邃延，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為珠。敕行部去襜帷，爾雅曰︰襜帷蔽前。襜帷者，車之前帷也。孔穎達曰︰襜帷，山東謂之裳，或曰潼容，氓之詩曰︰淇水湯湯，漸車帷裳。註︰帷裳，潼容也。其上有蓋，四方旁垂而下，謂之幨。行，下孟翻。去，羌呂翻。襜，蚩占翻。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戊辰，還自章陵。

**10**是歲，京師及郡國七大水。

**11**莎車王賢以兵威逼奪于窴、大宛、嬀塞王國，嬀塞國，塞種，臨嬀水而居者，因以為國名。莎，素禾翻。窴，徒賢翻。宛，於元翻。嬀，居為翻。塞，悉則翻。使其將守之。于窴人殺其將君德，立大人休莫霸為王，賢率諸國兵數萬擊之，大為休莫霸所敗，脫身走還。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敗，補邁翻。中，竹仲翻。于窴人復立其兄子廣德為王，廣德使其弟仁攻賢。廣德父先拘在莎車，賢乃歸其父，以女妻之，復，扶又翻。妻，七細翻。與之和親。為廣德殺賢張本。

#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五

## 漢紀三十七起重光作噩（辛酉），盡旃蒙大淵獻（乙亥），凡十五年。

顯宗孝明皇帝下

**永平四年**（辛酉、六一）

**1**春，帝近出觀覽城第，城，雒陽城。第，宅也。賢曰︰有甲乙之次，故曰第。欲遂校獵河內；河內郡，在雒陽北百二十里。東平王蒼上書諫；帝覽奏，卽還宮。

**2**秋，九月，戊寅，千乘哀王建薨，無子，國除。乘，繩證翻。

**3**冬，十月，乙卯，司徒郭丹、司空馮魴免，魴，音房。以河南尹沛國范遷為司徒，太僕伏恭為司空。恭，湛之兄子也。

**4**陵鄕侯梁松坐怨望、縣飛書誹謗，下獄死。松嗣父統爵為陵鄕侯。縣，讀曰懸。下，遐稼翻。

初，上為太子，太中大夫鄭興子衆以通經知名，知名者，有名於時，人皆知之也。太子及山陽王荊因梁松以縑帛請之，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儲，副也。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老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

**5**于窴王廣德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誘莎車王賢，殺之，窴，徒賢翻。莎，素禾翻。幷其國。匈奴發諸國兵圍于窴，廣德請降。匈奴立賢質子不居徵為莎車王，質，音致。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為莎車王。更，工衡翻。

**6**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蒼輔政，始上卷中元二年。聲望日重，意不自安，前後累上疏稱︰「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辭甚懇切，帝乃許蒼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上，時掌翻。

**五年**（壬戌、六二）

**1**春，二月，『章︰十二行本「月」下有「庚戌」二字；乙十一行本同。』蒼罷歸藩；東平國，在雒陽東六百七十二里。帝以驃騎長史為東平太傅，掾為中大夫，令史為王家郞，百官志︰將軍長史一人，秩千石；掾屬二十九人，秩比四百石至比二百石；令史及御屬三十一人，百石。帝特為蒼置掾、史、員四十人。王國太傅秩二千石，中大夫比六百石，郞二百石。掾，俞絹翻。加賜錢五千萬，布十萬匹。

**2**冬，十月，上行幸鄴；是月，還宮。

**3**十一月，北匈奴寇五原；十二月，寇雲中，南單于擊卻之。

**4**是歲，發遣邊民在內郡者，賜裝錢，人二萬。賜錢為辦裝也。

**5**安豐戴侯竇融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長子穆尚內黃公主，內黃縣，屬魏郡。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以女妻之。六安國，屬廬江郡。賢曰︰今之廬州。按前漢以六安為王國，後漢以六安為侯國，屬廬江郡。賢以唐之廬州為漢之廬江郡可也，若漢之六安侯國實在唐壽州界。劉昫地理志︰壽州安豐縣，漢六國故城在縣南，此為可據。此後章帝元和二年，徙江陵王恭為六安王，以廬江郡為國，卻可以用賢註。妻，七細翻。盱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盡免穆等官。諸竇為郞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竇氏，故扶風平陵人。獨留融京師；融尋薨。後數歲，穆等復坐事與子勳、宣皆下獄死。復，扶又翻。下，遐稼翻。久之，詔還融夫人與小孫一人居雒陽。

**六年**（癸亥、六三）

**1**春，二月，王雒山出寶鼎，獻之。據本紀，王雒山在廬江郡。夏，四月，甲子，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三公鼎足承君，故云然。此蓋易緯之辭。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其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見四十二卷光武建武七年。上，時掌翻。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省，悉景翻。示不為諂子蚩也。」蚩，笑也。

**2**冬，十月，上行幸魯；十二月，還幸陽城；陽城縣，屬潁川。壬午，還宮。

**3**是歲，南單于適死，單于莫之子蘇立，為丘除車林鞮單于；鞮，丁奚翻；下同。數月，復死，復，扶又翻；下同。單于適之弟長立，為湖邪尸逐侯鞮單于。

**七年**（甲子、六四）

**1**春，正月，癸卯，皇太后陰氏崩。二月，庚申，葬光烈皇后。西京諸后皆從帝諡，惟衞思后、許恭哀后不以壽終而別追諡之。從帝諡而又加一字，自陰后始。范曄曰︰漢世皇后皆因帝諡為稱，明帝始建光烈之稱，其後並以德為配，至於賢愚優劣，混同一貫。賢曰︰諡法︰執德遵業曰烈。

**2**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數，所角翻。遣使求合市；上冀其交通，不復為寇，許之。

**3**以東海相宗均為尚書令。初，均為九江太守，九江郡，在雒陽東南一千五百里。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史，閉督郵府內，屬縣無事，郡有五部督郵，監屬縣。閉之府內者，恐以司察為功能，侵擾屬縣，適以多事故也。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穽，賢曰︰檻，為機以捕獸。穽，謂穿地陷之。而猶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張，設也，設為機穽以伺鳥獸曰張。裴炎猩猩銘所謂「奴欲張我」是也。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去，羌呂翻。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復，扶又翻。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為足以止姦也；喜，許記翻。然文吏習為欺謾，而廉吏清在一己，謾，音慢，又莫連翻。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為害也。均欲叩頭爭之，時未可改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耳！」未及言，會遷司隸校尉。後上聞其言，追善之。

**八年**（乙丑、六五）

**1**春，正月，己卯，司徒范遷薨。

**2**三月，辛卯，以太尉虞延為司徒，衞尉趙熹行太尉事。

**3**越騎司馬鄭衆使北匈奴，越騎校尉司馬一人，秩千石。單于欲令衆拜，衆不為屈。單于圍守，閉之不與水火；衆拔刀自誓，自誓以死，不為單于屈也。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

初，大司農耿國言︰「宜置度遼將軍屯五原，以防南匈奴逃亡，」朝廷不從。南匈奴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內懷嫌怨，欲畔，匈奴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也。又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丘林氏、蘭氏，皆匈奴國中名族，常與單于婚姻。密使人詣北虜，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伺，相吏翻。使，疏吏翻。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郞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漢官儀曰︰光武以幽、冀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領，兵騎千人。賢曰︰昭帝拜范明友為度遼將軍，至此復置焉。曼柏縣，在今勝州銀城縣界。

**4**秋，郡國十四大水。

**5**冬，十月，北宮成。

**6**丙子，募死罪繫囚詣度遼營；有罪亡命者，令贖罪各有差。楚王英奉黃縑、白紈詣國相曰︰漢成帝王國省內史，令相治民，職如太守，秩二千石。紈，今之絹也。師古曰︰紈，素也；縑，幷絲絹也。相，息亮翻。「託在藩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潔齊三月，齊，讀曰齋。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塞，悉則翻。饌，雛戀翻，又雛皖翻。

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煉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袁宏漢紀︰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敎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為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以歸於無為。長丈六尺，黃金色。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賢曰︰伊蒲塞，卽優婆塞也，中國翻為近住，言受戒行堪近僧住也。桑門，卽沙門，梵云沙門那，或曰桑門，唐言勤息，秦譯云勤行，又云善覺。魏收曰︰漢武帝遣霍去病討匈奴，獲休屠王金人，以為大神，列於甘泉宮，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張騫使大夏，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敎。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國聞之，未信了也。後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傅毅始以佛對。帝遣郞中蔡愔等使天竺，寫浮屠遺範，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跪拜之法自此始。愔之還，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關西。好，呼到翻。

**7**壬寅晦，日有食之，旣。旣，盡也。詔羣司勉脩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上，時掌翻。詔曰︰「羣僚所言，皆朕之過。民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黠，下八翻。而輕用民力，繕脩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人主能切己省察，然後能有是言。

**8**北匈奴雖遣使入貢，而寇鈔不息，鈔，楚交翻。邊城晝閉。帝議遣使報其使者，鄭衆上疏諫曰︰「臣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要，一遙翻。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賢曰︰武帝開通西域，本三十六國，余謂堅其心者，欲使之專附匈奴。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足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旣到，便偃蹇自信；信，音申。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得謀，猶言得計。復，扶又翻；下同。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賢曰︰駁議，謂勸單于歸漢。駁，北角翻。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庭在西河美稷。動搖，謂欲出塞北去。烏桓本附匈奴，漢置校尉領護，使不得與匈奴交通。離心，謂其心不親附漢而貳於匈奴也。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為患。」帝不從。復遣衆往，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為，于偽翻；下同。單于恚恨，遣兵圍臣；恚，於避翻。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前書·匈奴傳曰︰自君王以下，皆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旃，與氈同。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衆不得已，旣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上；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聞衆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衆為軍司馬。漢制︰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軍司馬一人，比千石；其不置校尉部，但軍司馬一人。帝召衆為軍司馬，使與馬廖擊車師。

**九年**（丙寅、六六）

**1**夏，四月，甲辰，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已上、治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及尤不治者亦以聞。杜佑曰︰後漢十三州部︰司隸治河南，今府；豫治譙，今酇縣；兗治昌邑，今魯郡金鄕縣；徐治郯，今臨淮郡下邳縣；青治臨淄，今北海郡縣；涼治隴，今天水郡隴城縣；幷治晉陽，今太原府；冀治鄗，今趙郡鄗縣；幽治薊，今范陽郡；揚治歷陽，今郡縣；荊治漢壽，今武陵郡武陵縣；交治廣信，今蒼梧郡蒼梧縣。漢制︰千石、六百石，墨綬，三采青、赤、紺，長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長同。此墨綬長吏，謂大縣令以下。上，時掌翻。治，直吏翻。

**2**是歲，大有年。穀梁傳曰︰五穀皆熟，書大有年。

**3**賜皇子恭號曰靈壽王，黨號曰重熹王，賢曰︰取其美名也。未有國邑。

**4**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賢曰︰以非列侯，故曰小侯。禮記曰「庶方小侯」，亦其義也。余據東平王蒼傳，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意四姓小侯亦猶是也。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5**廣陵王荊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相，息亮翻。荊惶恐，自繫獄，帝加恩，不考極其事，詔不得臣屬吏民，唯食租如故，恐其復謀不軌，故不得臣屬吏民，唯食國之租稅。使相、中尉謹宿衞之。荊又使巫祭祀、祝詛。祝，職又翻。詛，莊助翻。詔長水校尉樊鯈等雜治其獄，鯈，直留翻。治，直之翻。事竟，奏請誅荊。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卽我子，卿等敢爾邪？」鯈對曰︰「天下者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賢曰︰春秋公羊傳之文也。將者，將為弒逆之事也。臣等以荊屬託母弟，帝與荊皆出於陰后。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賢曰︰專，謂不請也。帝歎息善之。鯈，宏之子也。

**十年**（丁卯、六七）

**1**春，二月，廣陵思王荊自殺，諡法︰追悔前過曰思。國除。

**2**夏，四月，戊子，赦天下。

**3**閏月，甲午，上幸南陽，召校官弟子作雅樂，賢曰︰校，學也，戶敎翻。雅樂，註見上。奏鹿鳴，帝自奏塤篪和之，以娛嘉賓。鄭玄註周禮云︰塤，燒土為之，大如鴈子。鄭衆云︰有六孔。世本曰︰暴辛公作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有八孔。孔穎達曰︰土曰壎，竹曰篪。周禮小師職作「塤」，古今字異耳。釋樂云︰大塤謂之嘂，音叫。孫炎曰︰音大如叫呼也。郭璞曰︰塤，燒土為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似稱鎚，六孔；小者如雞子。釋樂又云︰大篪謂之沂。李巡曰︰大篪，其聲非一也。郭璞曰︰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逕三分，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鄭司農小師註云︰篪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記者因以為作，繆矣。釋名︰塤，喧也，聲濁喧然。塤，況袁翻。篪，音池。和，戶臥翻。還，幸南頓。冬，十二月，甲午，還宮。

**4**初，陵陽侯丁綝卒，陵陽縣，屬丹陽郡。綝，丑林翻。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弟盛，不報。旣葬，乃挂衰絰於冢廬而逃去。衰，倉回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於東海，東海郡，在雒陽東一千五百里。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賢曰︰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弟叔齊。季札，吳王壽夢之季子也，諸兄欲讓以國，季子乃舍其室而耕。皆是權時所行，非常道也。伯夷當紂時，季札當周末，故言亂世也。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春秋︰衞靈公卒，孫輒立，父蒯聵與輒爭國。公羊傳曰︰輒者，蒯聵之子。然則曷為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無道，靈公遂之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於王［父］命，不以家事辭於王事。故駿引以為言。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鮑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行，下孟翻。上徵鴻為侍中。

**十一年**（戊寅、六八）

**1**春，正月，東平王蒼與諸王俱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樂，音洛；下同。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采菽，詩·小雅之章也。其詩曰︰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毛詩註云︰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羊則苦，豕則薇。箋云︰菽，大豆也，采其葉以為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正義曰︰傳旣言羊則苦，豕則薇，則菽不總芼三牲；而言菽所以芼太牢者，舉牛之芼，則羊豕之苦、薇從可知矣。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處，昌呂翻。樂，音洛。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要，讀曰腰。蒼腰帶十圍。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十二年**（己巳、六九）

**1**春，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餘戶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哀牢夷者，九隆種也，居牢山，絕域荒外，山川阻深，未嘗通中國，西南去雒陽七千里。賢曰︰在今匡州匡州縣西。張柬之曰︰姚州，哀牢國地。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華陽國志曰︰博南縣西山高三十里，越之，得蘭倉水，有金沙，洗取融為金。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蘭倉，為他人。」為，于偽翻。

**2**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脩。建武十年，光武欲脩之；浚儀令樂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興役，乃止。浚儀縣，屬陳留郡。被，皮義翻。其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兗、豫百姓怨歎，以為縣官恆興他役，不先民急。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樂浪，在雒陽東北五千里。恆，戶登翻。先，悉薦翻。樂浪，音洛琅。夏，四月，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脩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謁者，屬光祿勳。王吳以謁者而將作，故謂之將作謁者。賢曰︰汴渠，卽莨蕩渠也。汴自滎陽首受河，所謂石門，在滎陽山北一里，過汴以東，積石為隄，亦號金隄，成帝陽嘉中所作也。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洄。郭璞註云︰旋流也。更，工衡翻。無復潰漏之患。復，扶又翻。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焉。十萬曰億。

**3**秋，七月，乙亥，司空伏恭罷；乙未，以大司農牟融為司空。風俗通︰牟子國，祝融之後，後因氏焉。

**4**是時，天下安平，人無傜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比，毗至翻。被，皮義翻。

**十三年**（庚午、七○）

**1**夏，四月，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河、汴之決壞，則汴水東侵而與河合；今隄成，則河東北入海，而汴東南入泗，是分流復其舊迹也。辛巳，帝行幸滎陽，巡行河渠，行，下孟翻。遂渡河，登太行，幸上黨；行，戶剛翻。壬寅，還宮。

**2**冬，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3**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為符瑞。男子燕廣姓譜︰燕召公之後，為秦所滅，子孫以國為氏。燕，於賢翻。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下，遐稼翻。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十一月，廢英，徙丹陽涇縣，賢曰︰今宣州縣。賜湯沐邑五百戶；賢曰︰湯沐者，取其賦稅以供湯沐之具也。男女為侯、主者，食邑如故；許太后勿上璽綬，留住楚宮。許太后者，英母許氏。上，時掌翻。先是有私以英謀告司徒虞延者，先，悉薦翻。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及英事覺，詔書切讓延。

**十四年**（辛未、七一）

**1**春，三月，甲戌，延自殺。以太常周澤行司徒事；頃之，復為太常。考異曰︰澤傳云「十二年」。按十二年不闕司徒，當是虞延免後、邢穆未至間，澤行司徒事爾，故云數月。夏，四月，丁巳，以鉅鹿太守南陽邢穆為司徒。鉅鹿郡在雒陽北一千一百里。邢本周公之胤，為衞所滅，子孫以國為氏。

**2**楚王英至丹陽，自殺。詔以諸侯禮葬於涇。封燕廣為折姦侯。

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治，直之翻；下同。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桀及考按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

初，樊鯈弟鮪，鯈，除留翻。鮪，于軌翻。為其子賞求楚王英女，為，于偽翻。鯈聞而止之曰︰「建武中，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謂宏封長羅侯，弟丹射陽侯，兄子尋玄鄕侯，族兄忠更父侯，宏又封壽長侯也。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賢曰︰宏為特進。但以貴寵過盛，卽為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子，柰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及楚事覺，鯈已卒，上追念鯈謹恪，故其諸子皆得不坐。

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吳郡在雒陽東三千二百里。乃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掾，俞絹翻。諸吏不勝掠治，勝，音升。掠，音亮。治，直之翻。死者大半；惟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備受五毒，門下掾，在郡門下總錄衆事。功曹史，主選署功榮。五毒，四肢及身備受楚毒也；或云，鞭、箠、及灼及徽、纆為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使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斷，丁管翻。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禁錮終身。

顏忠、王平辭引隧鄕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濩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耿純弟宿，封隧鄕侯，建蓋紹封者也。朗陵侯臧信，宮之子也。鄧鯉、劉建皆無可考。濩澤，侯國，屬河東郡。曲成，侯國，屬東萊郡；賢曰︰故城在今萊州掖縣西北。師古曰︰濩，音烏虢翻。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寋朗心傷其冤，考異曰︰范書作「寒」，陸龜蒙離合詩云︰「初寒朗詠徘徊立」。袁紀作「寋」。按今有寋姓，音件，與袁紀合。今從之。余按姓譜有寒姓，以為夏諸侯后寒之後。又曰︰周武王子寒侯之後。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賢曰︰物色，謂形狀也。而二人錯㦍不能對。賢曰︰錯㦍，猶倉卒也。錯，音七故翻。㦍，音五故翻。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漢法有大逆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卽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捶，止蕋翻。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三府，太尉、司徒、司空府也。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汙染人。」汙，烏故翻。上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為罪人訟冤，為，于偽翻；下同。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故，事也，囚也。妖，於驕翻。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言出其罪，不如入其罪也。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裁，與纔同。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牾陛下言者。牾，五故翻，逆也。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

後二日，車駕自『章︰十二行本「自」作「因」。』幸洛陽獄錄囚徒，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為冤滯為不也。今之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翻；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為思慮之慮，失其源矣。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卽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為帝言之，間，古莧翻。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彷徨，釋徘徊也，莊子註︰猶翱翔也。余謂彷徨，不自安之貌。由是多所降宥。

任城令汝南袁安遷楚郡太守，任城縣，屬東平國。任，音壬。到郡不入府，先往按楚王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上，時掌翻。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別，彼列翻。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3**夏，五月，封故廣陵王荊子元壽為廣陵侯，食六縣。篤兄弟之恩也。又封竇融孫嘉為安豐侯。念功臣之世也。

**4**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無得起墳。萬年之後，掃地而祭，杅水脯糒而已。說文曰︰杅，飲器，音于。方言曰︰盌謂之盂。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掃。灑，所賣翻；掃，悉報翻︰又並如字。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前書曰︰擅議宗廟者，棄市。

**十五年**（壬申、七二）

**1**春，二月，庚子，上東巡。癸亥，耕于下邳。下邳縣，本屬東海郡；是年，以臨淮郡為下邳國，下邳縣屬焉，在雒陽東一千四百里。三月，至魯，幸孔子宅，親御講堂，孔子宅，在闕里。講堂，講授之堂。魯共王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卽此。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又幸東平、大梁。浚儀縣，本大梁。夏，四月，庚子，還宮。

**2**封皇子恭為鉅鹿王，黨為樂成王，樂成國，本信都郡，帝更名，在雒陽北二千里。衍為下邳王，暢為汝南王，昺為常山王，長為濟陰王；濟，子禮翻。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馬后曰︰「諸子數縣，於制不亦『章︰十二行本「亦」作「已」；乙十一行本同。』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千萬足矣！」

**3**乙巳，赦天下。

**4**謁者僕射耿秉數上言請擊匈奴，百官志︰謁者僕射，秩比千石，為謁者臺率，主謁者。古重習武，有主射以督錄之，故曰僕射。數，所角翻。上以顯親侯竇固嘗從其世父融在河西，爾雅曰︰父之昆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明習邊事，乃使秉、固與太僕祭肜、虎賁中郞將馬廖、廖，音聊。下博侯劉張、張，齊王縯之孫。好畤侯耿忠等共議之。畤，音止。耿秉曰︰「昔者匈奴援引弓之類，援，于元翻。幷左衽之屬，故不可得而制。孝武旣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居延，武帝置縣，屬張掖郡。賢曰︰故城在今甘州張掖縣北。虜失其肥饒畜兵之地，羌、胡分離；唯有西域，俄復內屬；復，扶又翻。故呼韓邪單于請事款塞，其勢易乘也。易，以豉翻。今有南單于，形勢相似；然西域尚未內屬，北虜未有釁作。臣愚以為當先擊白山，西河舊事曰︰白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焉，去蒲類海百里之內。得伊吾，賢曰︰伊吾卽伊吾盧地，本屬匈奴，後取其地置宜禾都尉，以為屯田，今伊州納職縣伊吾故城是也。又曰︰伊吾故城，在今瓜州晉昌縣北。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使，疏吏翻。斷，丁管翻。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復為折其左角，復，扶又翻。折，而設翻。然後匈奴可擊也。」上善其言。議者或以為「今兵出白山，匈奴必幷兵相助，又當分其東以離其衆。」上從之。十二月，以秉為駙馬都尉，固為奉車都尉；以騎都尉秦彭為秉副，三都尉皆武帝置，奉車都尉掌乘輿，駙馬都尉掌天子之副馬。師古曰︰駙，副也；一曰，近也，疾也。耿忠為固副，皆置從事、司馬，出屯涼州。秉，國之子；忠，弇之子；廖，援之子也。

**十六年**（癸酉、七三）

**1**春，二月，遣肜與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高闕，在朔方北。竇固、耿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賢曰︰按湟水東經臨羌縣故城北，又東盧溪水注之，水出西南，盧川卽其地也。余據西南夷傳，冉駹夷北有黃石、北地、盧水胡。敦，徒門翻。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張掖居延塞，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伐北匈奴。竇固、耿忠至天山，賢曰︰天山，卽祁連山，一名雪山，今名折羅漢山，在伊州北。「漢」，一作「漫」。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追至蒲類海，賢曰︰蒲類海，今名婆悉海，在今庭州蒲昌縣東南。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盧城。耿秉、秦彭擊匈林王，「匈林」，恐當作「句林」。建武時，匈奴嘗遣句林王迎盧芳。句，音古侯翻。絕幕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而還。來苗、文穆至匈河水上，據前書，匈河水去令居數千里。臣瓚曰︰去令居千里。虜皆奔走，無所獲。祭肜與南匈奴左賢王信不相得，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信妄言以為涿邪山，北史曰︰循弱水西行得涿邪山。不見虜而還。肜與吳棠坐逗留畏懦，下獄，免。下，遐稼翻。考異曰︰袁紀「棠」，皆作「常」；今從范書。肜自恨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稱，尺證翻。身死誠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物，若，汝也，皆為文簿而上之。上，時掌翻。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旣卒，行，戶剛翻。卒，子恤翻。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雅重肜，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嗟嘆良久。烏桓、鮮卑每朝賀京師，常過肜冢拜謁，仰天號泣；遼東吏民為立祠，四時奉祭焉。肜，先為遼東太守，威信行於烏桓、鮮卑。號，戶刀翻。為，于偽翻。竇固獨有功，加位特進。

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為副貳。使，疏吏翻；下同。超行到鄯善，鄯，上扇翻。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懈，古隘翻。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他故也。」超曰︰「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侍胡，鄯善所遣侍超者。使，疏吏翻。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卽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柰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怖，普布翻。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奔虜營。初夜，甲夜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呼，火故翻。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從，才用翻。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還，從宣翻，又如字。恂大驚；旣而色動，意欲分超功而不能自揜於外，故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從事，掾也。掾，俞絹翻。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復，扶又翻。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為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効，質，音致。上，時掌翻。幷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

固復使超使于窴，復，扶又翻；下同。窴，徒賢翻。欲益其兵；超願但將本所從三十六人，曰︰「于窴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於強；如有不虞，多益為累耳。」累，力瑞翻。是時于窴王廣德雄張南道，賢曰︰雄張，猶熾盛也。張，竹亮翻。予謂張者，自大之意。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監，古銜翻。超旣至于窴，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賢曰︰續漢及華嶠書並作「騩」。說文︰馬淺黑色也，音京媚翻。余謂騧，音瓜；黃馬黑喙曰騧，讀如本字。廣德『章︰十二行本「德」下有「乃」字；乙十一行本同。』遣國相私來比就超請馬。相，息亮翻。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殺匈奴使者而降。降，戶江翻。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鎭撫焉。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王莽天鳳三年，焉耆擊殺王駿，西域遂絕，至此五十八載耳；此言與漢絕六十五載；蓋自始建國元年數之，謂莽篡位而西域遂與漢絕也。復，扶又翻。載，子亥翻。超，彪之子也。

**2**淮陽王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弇及姊壻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祝祖。」事下按驗。讖，楚譖翻。祝，職救翻。詛，莊助翻。下，遐稼翻。五月，癸丑，弇、光及司徒邢穆皆坐死，所連及死徙者甚衆。

**3**戊午晦，日有食之。

**4**六月，丙寅，以大司農西河王敏為司徒。

**5**有司奏請誅淮陽王延；上以延罪薄於楚王英，秋，七月，徙延為阜陵王，食二縣。賢曰︰阜陵，縣名，屬九江郡，故城在今滁州全椒縣南。

**6**是歲，北匈奴大入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賢曰︰用兩炬交縛如十字，爇其三頭，手持一端，使敵人望之，疑兵士之多。爇，懦劣翻。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賢曰︰蓐食，早起食於寢蓐中也。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賢曰︰轔，轢也。藉，相蹈藉也。轔，良刃翻。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復，扶又翻。范，丹之孫也。廉丹為王莽將。

**十七年**（甲戌、七四）

**1**春，正月，上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旣寤，悲不能寐；卽案曆，明旦日吉，遂率百官上陵。上，時掌翻。其日，降甘露於陵樹，考異曰︰帝紀云︰「甘露降甘陵。」皇后紀云︰「謁原陵，甘露降於樹。」然則實降原陵也。帝紀誤以「原」為「甘」。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御床，視太后鏡匳中物，匳，鏡匣也，音廉。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沈約曰︰三代以前無墓祭，至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秦上陵皆有園寢，故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

**2**北海敬王睦薨。睦，北海靖王興之子。睦少好學，少，詩照翻。好，呼到翻；下同。光武及上皆愛之。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賢曰︰中大夫，王國官也，掌奉王使京師，奉璧賀正月。朝，直遙翻。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賢曰︰朝廷，謂天子也。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樂，音洛。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賢曰︰吁，音于。孔安國註尚書曰︰吁者，疑怪之聲。余按吁，匈于翻。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趣，讀曰趨，又七喻翻。行，下孟翻。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為相愛耳。」其智慮畏愼如此。時禁切藩王，法憲頗峻，故睦慮及此。

**3**二月，乙巳，司徒王敏薨。

**4**三月，癸丑，以汝南太守鮑昱為司徒。昱，永之子也。

**5**益州刺史梁國朱輔益州部漢中、巴郡、廣漢、蜀郡、犍為、牂柯、越巂、益州、永昌等郡。益州刺史治廣漢郡雒縣。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汶山，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江水所出。杜佑曰︰茂州，漢汶山縣。汶，晉書音讀曰岷。湔，裴松之音剪。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等百餘國，皆舉種稱臣奉貢。種，章勇翻。白狼王唐菆作詩三章，歌頌漢德，菆，側鳩翻，又徂丸翻。輔使犍為郡掾由恭譯而獻之。犍為郡，在雒陽西三千二百七十里，夷言不與中國通，故譯而後獻。犍，居言翻。掾，俞絹翻。由，姓也。秦有由余；或曰︰楚王孫由子之後。

**6**初，龜茲王建為匈奴所立，龜茲，音見前。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殺疏勒王，立其臣兜題為疏勒王。班超從間道至疏勒，間，古莧翻。范史，疏勒國，去雒陽萬三百里。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降，戶江翻；下同。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種，章勇翻。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慮旣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降，戶江翻。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考異曰︰袁紀云︰「求索故王近屬，得兄榆勒立之，更名忠。」續漢書云︰「求得故王兄子榆勒立之，更名忠。」今從超傳。國人大悅。超問忠及官屬︰「當殺兜題邪，生遣之邪？」咸曰︰「當殺之。」超曰︰「殺之無益於事，當令龜茲知漢威德。」遂解遣之。

**7**夏，五月，戊子，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懷遠，祥物顯應，並集朝堂奉觴上壽。班固西都賦︰左右廷中，朝堂百僚之位，蕭、曹、丙、魏謀謨乎其上，蓋在殿庭左右也。賢曰︰壽者，人之所欲，故卑下奉觴進酒，皆言上壽。朝，直遙翻。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聖德所被，被，皮義翻。不敢有辭，其敬舉觴，太常擇吉日策告宗廟。」仍推恩賜民爵及粟有差。時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人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8**冬，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昆侖塞，擊西域，賢曰︰昆侖，山名，因以為塞，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昆侖之體，故名之。周穆王見西王母于此山，有石室、王母臺。又曰︰前書敦煌郡廣至縣有昆侖障，宜禾都尉居也。廣至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敦，徒門翻。侖，盧昆翻。秉、張皆去符、傳以屬固，符，傳，皆合之以為信。符，兵符也。張晏曰︰傳，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此傳，蓋亦行兵所用以為信，非度關所用之傳也。專將則有符、傳，今以兵屬固，故去之。去，羌呂翻。傳，株戀翻。合兵萬四千騎，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進擊車師。車師前王，卽後王之子也，其廷相去五百餘里。車師前王居交河城，後王居務塗谷。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以為先赴後王，幷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並進，斬首數千級。後王安得震怖，走出門迎秉，脫帽，抱馬足降，降，戶江翻。秉將以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於是固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宣帝置都護，元帝置戊、己校尉，自王莽之亂，西域與中國絕，不復置；今通西域，復置之。以陳睦為都護；考異曰︰袁紀「睦」作「穆」，今從范書。司馬耿恭為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賢曰︰金蒲城，車師後王城廷也，今庭州蒲昌縣城是也。杜佑曰︰金蒲城，卽車師後王所治務塗谷，今北庭府蒲類縣也。謁者關寵為己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賢曰︰柳中，今西州縣。考異曰︰袁紀作「折中」，今從范書。屯各置數百人。恭，況之孫也。耿況以上谷歸光武，子孫多著功名。

**十八年**（乙亥、七五）

**1**春，二月，詔竇固等罷兵還京師。

**2**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蠡，盧奚翻。耿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皆為所沒，匈奴遂破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傅矢，詔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瘡皆沸，傅，音附。語，牛倨翻。中，竹仲翻。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怖，普布翻。相謂曰︰「漢兵神，眞可畏也！」遂解去。

**3**夏，六月，己未，有星孛於太微。晉·天文志︰太微，天子廷也，十二諸侯府也。孛，蒲內翻。

**4**耿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此疏勒城在車師後部，非疏勒國城也。據西域傳，疏勒國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後部去長史所居五百里，耿恭自後部金蒲城移據疏勒城，其後范羌又自前部交河城從山北至疏勒迎恭。審觀本末，則非疏勒國城明矣。秋，七月，匈奴復來攻，復，扶又翻。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至笮馬糞汁而飲之。賢曰︰笮，謂壓笮也，音側駕翻。恭身自率士輓籠，輓，音晚。師古曰︰籠，所以盛土也；音盧紅翻。鄭氏周禮註︰竁土之器曰籠。陸德明音力董翻。朱熹曰︰蕢，土籠也。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

**5**八月，壬子，帝崩於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賢曰︰禮藏主於廟，旣不起寢廟，故藏於后之易衣別室。更，易也。更，工衡翻；下同。

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為子求郞，館陶公主，光武女紅夫也，適駙馬都尉韓光。與，讀曰預。為，于偽翻。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郞官上應列宿，史記曰︰太微宮後二十五星，郞位也。宿，音秀。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陰陽書曰︰凡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復，扶又翻。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尚書閻章二妹為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重職，帝為後宮親屬，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樂，音洛。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

**6**太子卽位，年十八。尊皇后曰皇太后。

明帝初崩，馬氏兄弟爭欲入宮。北宮衞士令楊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衞，人莫敢輕進者。東都南、北宮皆有衞士令一人，秩六百百，各掌其宮衞士。漢官曰︰北宮員吏七十二人，衞士四百七十一人；朱爵司馬主南掖門，員吏四人，衞士百二十四人；東明司馬主東門，員吏十三人，衞士百八十人；朔平司馬主北門，員吏五人，衞士百一十七人︰凡員吏皆隊長佐。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籍於門之所屬宮名兩字，為鐵印文符，案省符乃內之。若外人以事當入本宮，長吏為封棨傳；其有官位者，令御者言其官。胡廣曰︰符用木，長可二寸，鐵印以符之。被，皮義翻。諸馬乃共譖仁於章帝，言其峻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為什邡令。什邡縣，屬廣漢郡，此卽高帝封雍齒之什方也。邡，讀曰方。

**7**壬戌，葬孝明皇帝于顯節陵。帝王紀曰︰顯節陵，故富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三十七里。

**8**冬，十月，丁未，赦天下。

**9**詔以行太尉事節鄕侯熹為太傅，司空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惟錄尚書事者權任稍重，自是迄于齊、梁，謂之錄公。賢曰︰武帝初以張子孺領尚書事，錄尚書事由此始。晉·百官志曰︰漢武時，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奏事，知樞要者始領尚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霍光以大將軍、王鳳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並領尚書事。後漢章帝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尚書有錄名，自此始，亦西京領尚書之任，猶唐、虞大麓之職也。沈約曰︰漢東京每帝卽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薨輒省。

**10**十一月，戊戌，以蜀郡太守第五倫為司空。倫在郡公清，所舉吏多得其人，故帝自遠郡用之。續漢志︰蜀郡，在雒陽西三千一百里。守，式又翻。

**11**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關寵於柳中城。會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復，扶又翻；下同。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厲士衆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煑鎧弩，食其筋革。鎧，可亥翻。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按李巡註爾雅，五狄有白屋一種。降，戶江翻。妻以女子。」妻，七細翻。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

關寵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空倫以為不宜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難，乃旦翻。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將，卽亮翻。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賢曰︰二部謂關寵及恭也。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力盡之效也。力盡，猶言盡力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幟，昌志翻。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考異曰︰耿恭傳云「秦彭」，今從帝紀。與謁者王蒙、皇甫援姓譜︰宋有皇甫充石，宋之公族也。漢初有皇甫鸞，自魯徙居茂陵，改父為甫。余按詩，周亦有皇父卿士。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鄯，上扇翻。

**12**甲辰晦，日有食之。

**13**太后兄弟虎賁中郞廖及黃門郞防、光百官志︰給事黃門侍郞，六百石，掌侍從左右。漢舊儀曰︰黃門郞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郞。終明帝世未嘗改官。帝以廖為衞尉，防為中郞將，光為越騎校尉。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趣，七喻翻。第五倫上疏曰︰「臣聞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尚書·洪範之言。近世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抑損陰氏，不假以權勢。謂陰后不為宗親求位也。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卽位，竟多誅之。謂梁松、竇穆等也。自是洛中『章︰十二行本「洛」作「雒」；乙十一行本同；下均同。』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復，扶又翻。斷，丁管翻。又諭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為國。為，于偽翻。戴盆望天，事不兩施。』司馬遷書曰︰戴盆何以望天。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為言。竊聞衞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雒中者錢各五千。遺，于季翻。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為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不以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也。」

**14**是歲，京師及兗、豫、徐州大旱。兗州部陳留、東郡、東平、泰山、濟北、山陽、濟陰等郡國。豫州部汝南、潁川二郡，梁、沛、陳、魯等國。徐州部東海、琅邪、彭城、廣陵、下邳等郡國。杜佑曰︰兗州蓋以沇水為名。又兗之為言端也，信也。端，言陽氣端端，故其氣纖殺也。徐州蓋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丘以為名。

#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六

## 漢紀三十八起柔兆困敦（丙子），盡閼逢涒難（甲申），凡九年。

肅宗孝章皇帝上諱炟，顯宗第五子，母賈貴人，以馬后母養為嫡，卽位。諡法︰溫克令儀曰章。伏侯古今註︰「炟」之字曰「著」。

## 建初元年（丙子、七六）

**1**春，正月，詔兗、豫、徐三州稟贍飢民。上問司徒鮑昱︰「何以消復旱災？」消復者，消去災異而復其常。對曰︰「陛下始踐天位，雖有失得，未能致異。臣前為汝南太守，典治楚事，賢曰︰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反，連坐者在汝南，昱時主劾之也。治，直之翻。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夫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宜一切還諸徙家，蠲除禁錮，使死生獲所，則和氣可致。」帝納其言。

校書郞楊終上疏曰︰「間者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百姓頻年服役，轉輸煩費；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陛下宜留念省察！」漢蘭臺，藏書之室也；當時文學之士，使讎校於其中，故有校書之職，劉向、揚雄輩是也。東都於蘭臺置令史，典校秘書，以郞居其任者，謂之校書郞。終徵詣蘭臺，拜校書郞。省，悉景翻。帝下其章，下，遐稼翻。第五倫亦同終議。牟融、鮑昱皆以為︰「孝子無改父之道，引論語孔子之言。征伐匈奴，屯戍西域，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疏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事見秦紀。復，扶又翻。卒，子恤翻。故孝元棄珠厓之郡，事見二十八卷元帝初元二夫。光武絕西域之國，事見四十三卷光武建武二十三年。不以介鱗易我衣裳。賢曰︰介鱗，喻遠夷，其人與魚鱉無異也。衣裳，謂中國也。揚雄法言曰︰珠厓之絕，捐之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為之而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有害於民也。舍，讀曰捨。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兵竇固等取伊吾，見上卷永平十六年。樓蘭，卽鄯善，此兵蓋謂班超所將吏士也。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

**2**丙寅，詔︰「二千石勉勸農桑；罪非殊死，須秋按驗。有司明愼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冤獄。」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近，其靳翻。尚書沛國陳寵以帝新卽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左傳蔡大夫聲子之言。往者斷獄嚴明，斷，丁亂翻；下同。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旣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卽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弘崇晏晏，賢曰︰晏晏，溫和也。尚書考靈耀曰︰堯聰明文塞晏晏。數，所角翻。而有司未悉奉承，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篣格酷烈之痛，賢曰︰篣，卽榜也，古字通用。聲類曰︰笞也。說文曰︰格，擊也。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賢曰︰新序︰臧孫，魯大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悅。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垂，止橤翻。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

**3**酒泉太守段彭等兵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賢曰︰前書，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里，故城在今西州交河縣。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復，扶又翻。會關寵已歿，謁者王蒙等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時在軍中，先是，恭遣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因隨王蒙軍出塞。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虜來，大驚。羌遙呼曰︰呼，火故翻。「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校，戶敎翻。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賢曰︰玉門，關名，屬敦煌郡，在今沙州。臣賢按︰酒泉郡又有玉門縣，據東觀記，曰至敦煌，明卽玉門關也。唯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中郞將鄭衆為恭以下洗沐，易衣冠，衆先以軍司馬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為中郞將。為，于偽翻。上疏奏︰「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煑弩為糧，前後殺傷醜虜數百千計，卒全忠勇，卒，子恤翻。不為大漢恥，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將，卽亮翻。帥，所類翻。恭至雒陽，拜騎都尉。詔悉罷戊、己校尉及都護官，二官明帝永平十七年置。徵還班超。

超將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使，疏吏翻；下同。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前書，疏勒國官有疏勒侯，擊胡侯，輔國侯，都尉。復，扶又翻；下同。龜茲，音丘慈。超還至于窴，王侯以下皆號泣，窴，徒賢翻。號，戶刀翻。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使，疏吏翻。互抱超馬腳不得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前書，尉頭國居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南與疏勒接。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

**4**甲寅，山陽、東平地震。

**5**東平王蒼上便宜三事。上，時掌翻。帝報書曰︰「間吏民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為非，不知所定。得王深策，恢然意解；恢然，猶廓然也。思惟嘉謀，以次奉行。特賜王錢五百萬。」後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為，于偽翻。蒼上疏諫曰︰「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覩始終之分，行，下孟翻。分，扶問翻。勤勤懇懇，以葬制為言；事見四十四卷光武建武二十六年。孝明皇帝大孝無違，承奉遵行；事見上卷明帝永平十四年。謙德之美，於斯為盛。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強秦。秦始皇葬于驪山，徙三萬家，起驪邑；西漢因之，諸陵皆起陵邑，至元帝乃止。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賢曰︰禮記曰︰古者墓而不墳，故言不欲其著明。豈況築郭邑、建都郛哉！穀梁傳曰︰人之所聚曰都。杜預註左傳曰︰郛，郭也。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虞舜孝於親，故以為言。追祖禰之深思，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帝乃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使，疏吏翻。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

**6**秋，八月，庚寅，有星孛于天市。晉·天文志︰參十星，一曰天市；又危三星，亦為天市。又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史記曰︰房為天駟；東北十二星曰旗，中四星曰天市。孛，蒲內翻。

**7**初，益州西部都尉廣漢鄭純，為政清潔，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奉珍內附；貊，莫百翻。長，知兩翻。明帝為之置永昌郡，明帝永平十年，置益州西部都尉，居巂唐，領不韋、巂唐、比蘇、楪榆、邪龍、雲南六縣。十二年，哀牢內屬，置哀牢、博南二縣，合為永昌郡。為，于偽翻。以純為太守。純在官十年而卒。守，式又翻。卒，子恤翻。後人不能撫循夷人，九月，哀牢王類牢殺守令反，攻博南。

**8**阜陵王延數懷怨望，數，所角翻。有告延與子男魴造逆謀者；魴，音房。上不忍誅，冬，十一月，貶延為阜陵侯，食一縣，不得與吏民通。延徙王阜陵事見上卷明帝永平十六年。

**9**北匈奴皋林溫禺犢王將衆還居涿邪山，南單于與邊郡及烏桓共擊破之。皋林溫禺犢王本居涿邪山，永平十六年，祭肜等北伐，將衆遁去，今復還。是歲，南部次『章︰甲十六行本「次」作「大」；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饑，詔稟給之。

**二年**（丁丑、七七）

**1**春，三月，甲辰，罷伊吾盧屯兵，匈奴復遣兵守其地。伊吾盧置屯兵事見上卷永平十六年。復，扶又翻。

**2**永昌、越巂、益州三郡兵及昆明夷鹵承等擊哀牢王類牢於博南，大破，斬之。巂，音髓。

**3**夏，四月，戊子，詔還坐楚、淮陽事徙者四百餘家。楚獄見上卷明帝永平十四年。淮陽獄，卽阜陵王延徙封時也。

**4**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賢曰︰漢制，外戚以恩澤封侯，故曰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要，一遙翻。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事見三十卷成帝建始元年。塞，悉則翻。不聞澍雨之應。澍，音注。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鮮，息淺翻。故先帝防愼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事見上卷永平十五年。今有司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衞尉，天下稱之，省中御者至門，出不及履，此蘧伯玉之敬也；衞尉，興也。省中，禁中也。御者，內人也。蘧伯玉，衞賢大夫。蘧，求於翻。新陽侯雖剛強，微失理，然有方略，據地談論，一朝無雙；新陽侯，就也。賢曰︰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眞陽縣西南。原鹿貞侯，勇猛誠信；原鹿侯，識也。原鹿縣，屬汝南郡。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馬氏不及陰氏遠矣。吾不才，夙夜累息，息，氣一出入之頃；屛氣者累息乃一舒氣。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言之不捨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治，直之翻。是吾言之不立而耳目之塞也。塞，悉則翻。

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賢曰︰大練，大帛也。杜預註左傳曰︰大帛，厚繒也。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著，側略翻。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敕；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好，呼到翻。前過濯龍續漢志︰濯龍，園名，近北宮。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緣褠，領袖正白，賢曰︰褠，臂衣。今之臂褠，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余據字書，臂鞲之鞲從革，褠此從衣，釋單衣也，皆音古侯翻。領袖正白，言其新潔無垢汚也。衣，於旣翻。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懈，古隘翻。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賢曰︰西京外戚，呂祿、呂產，竇嬰，上官桀、安父子，霍禹等皆被誅。重，直龍翻。固不許。

帝省詔悲嘆，復重請曰︰省，悉景翻。復，扶又翻。重，直用翻。「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柰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衞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衞尉，太后兄廖；兩校尉，兄防、兄光也。校，戶敎翻。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漢封爵羣臣皆涓吉。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兩善，謂國家無濫恩，而外戚亦以安全也。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以恩澤封爵外家為外施也。施，式智翻。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事見十六卷景帝中三年。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文子曰︰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臧之家後必殃。重，直龍翻。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祝，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太官之賜，衣食則蒙御府餘資，自西都以來，皇后家祀其父母，太官供具。御府令，掌中衣服及補澣之屬；飲食則太官主之。此言衣食皆資於御府，槪言之也。斯豈不可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孰矣，古字孰、熟通。勿有疑也！

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揚子曰︰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四表之驩心。行，下孟翻。今數遭變異，數，所角翻。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賢曰︰拳拳，猶勤勤也，音權。吾素剛急，有匈中氣，不可不順也。匈中氣，今所謂上氣之疾。匈，與胸同。子之未冠，由於父母，已冠成人，則行子之志。冠，古玩翻。念帝，人君也；吾以未踰三年之故，自吾家族，故得專之。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方言曰︰飴，餳也，宋、衞之間通語。不能復關政矣。」關，豫政也。復，扶又翻。上乃止。

太后嘗詔三輔︰諸馬婚親有屬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聞。繩之以法而奏聞也。屬，之欲翻。治，直吏翻。太夫人葬起墳微高，太夫人，太后母也。漢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有差。太后以為言，兄衞尉廖等卽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行，下孟翻。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見，賢遍翻。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遵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絕外戚之屬籍也。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廣平王羨，鉅鹿王恭，樂成王黨，皆明帝子。帝以白太后，卽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被，皮義翻。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置織室，蠶於濯龍中，續漢志︰濯龍監，屬鉤盾令。本註曰︰濯龍，亦園名，近北宮。數往觀視，以為娛樂。數，所角翻。樂，音洛。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敎授小王論語經書，小王，諸王年尚幼，未就國者。述敍平生，雍和終日。

馬廖慮美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曰︰「昔元帝罷服官，事見二十八卷初元五年。成帝御浣衣，言服浣濯之衣也。哀帝去樂府，事見三十三卷綏和二年。去，羌呂翻。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書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行，下孟翻。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傳，直戀翻。創，初良翻。瘢，蒲官翻，痕也。好劍客，蓋指吳闔閭也。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墨子曰︰楚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長安語曰︰賢曰︰當時諺語。『城中好高結，四方高一尺；結，讀曰髻。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未幾，言未幾時也。幾，居豈翻。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賢曰︰言儉素簡約，后之所安。誠令斯事一竟，竟，猶終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賢曰︰薰，猶蒸也，言芳聲薰天地也。神明可通，況於行令乎！」太后深納之。

**5**初，安夷縣吏略妻卑湳種羌人婦，安夷縣屬金城郡。杜預曰︰不以道取曰略。湳，乃感翻。種，章勇翻；下同。吏為其夫所殺，安夷長宗延追之出塞。長，知兩翻。種人恐見誅，遂共殺延而與勒姐、吾良二種相結為寇。勒姐羌居勒姐溪，因以為種名。於是燒當羌豪滇吾之子迷吾率諸種俱反，姐，子也翻，又音紫。滇，音顚。敗金城太守郝崇。敗，補邁翻。郝，呼各翻；姓譜︰殷帝乙有子期，封太原郝鄕，後因氏焉。詔以武威太守北地傅育為護羌校尉，自安夷徙居臨羌。臨羌縣，屬金城郡。杜佑曰︰臨羌在今西平郡。水經註︰湟水東合安夷川水，又東逕安夷縣，故城在漢西平亭東七十里。湟水又東合勒姐溪水。迷吾又與封養種豪布橋等五萬餘人共寇隴西、漢陽。本天水郡，明帝永平十七年，改名漢陽。秋，八月，遣行車騎將軍馬防、長水校尉耿恭將北軍五校兵武帝置北軍八校，中壘、屯騎、越騎、長水、胡騎、射聲、步兵、虎賁也；中興，省中壘、胡騎、虎賁，惟越騎、屯騎、步兵、長水、射聲五校。屯騎、越騎、步兵、射聲各領士七百人，長水領烏桓胡騎七百三十六人，皆宿衞兵也。及諸郡射士三萬人擊之。馬防傳云︰積射士。第五倫上疏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任以職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為意愛。」賢曰︰恐卒然有小過，愛而不罰，則廢法也。卒，讀曰猝。帝不從。

馬防等軍到冀，布橋等圍南部都尉於臨洮，前書，隴西南部都尉治臨洮。賢曰︰卽今岷、洮二州地。防進擊，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其衆皆降，唯布橋等二萬餘人屯望曲谷不下。酈道元註水經云︰望曲在臨洮西南，去龍桑城二百里。

**6**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紫宮。晉·天文志︰中宮，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紫宮中。紫宮垣十五星，其西蕃七，東蕃八。孛，蒲內翻。

**7**帝納竇勳女為貴人，有寵。為後諸竇竊權張本。貴人母，卽東海恭王女沘陽公主也。沘，音比。

**8**第五倫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陳留縣，屬陳留郡。冠軍縣，屬南陽郡。冠，古玩翻。並以刻薄之姿，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失經義；非徒應坐豫、協，亦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論語孔子之言。以身敎者從，以言敎者訟。」上善之。倫雖天性峭直，賢曰︰峭，峻也，音七笑翻。然常疾俗吏苛刻，論議每依寬厚云。

**三年**（戊寅、七八）

**1**春，正月，己酉，宗祀明堂，登靈臺，赦天下。

**2**馬防擊布橋，大破之，考異曰︰帝紀，防破羌在四月。蓋春破而京師四月始聞也。今從防傳。布橋將種人萬餘降，詔徵防還。留耿恭擊諸未服者，斬首虜千餘人，勒姐、燒何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姐，音紫，又子也翻。種，章勇翻。恭嘗以言事忤馬防，初，恭出隴西，上言薦竇固鎭撫涼部，由是大忤於防。忤，五故翻。監營謁者承旨，奏恭不憂軍事，坐徵下獄，免官。監，古銜翻。下，遐稼翻。

**3**三月，癸巳，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4**初，顯宗之世，治虖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賢曰︰石臼河，在今定州唐縣東北。酈道元註水經云︰汾陽故城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在晉陽西北；石隥縈紆，若羊腸焉，故以為名。今嵐州界羊腸坂是也。唐嵐州宜芳縣，本漢汾陽縣，隋置嵐城縣，唐更名宜芳。杜佑曰︰宜芳縣有古秀容城，漢羊腸倉。余考水經註云︰按司馬彪郡國志，常山南行唐縣有石臼谷，蓋欲乘呼沱之水，轉山東之漕，自都慮至羊腸倉，憑汾水以漕太原。又考郡國志，常山蒲吾縣註引古今註曰︰永平十年，作常山呼沱河蒲吾渠通漕船。又考班固地理志，太原郡上艾縣註曰︰綿曼水東至蒲吾入呼沱水。又蒲吾縣註曰︰大白渠水首受綿曼水，東南至下曲陽入斯洨。則知此漕自大白渠入綿曼水，自綿曼水轉入汾水以達羊腸倉也。慮，音閭，杜佑曰︰石臼河，在定州唐昌縣。唐昌，漢苦陘縣也。欲令通漕。太原吏民苦役，連年無成，死者不可勝算。勝，音升。帝以郞中鄧訓為謁者，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賢曰︰隱審量括之也。孫卿子曰︰鉤木必待隱括蒸揉，然後直也。監，古銜翻。量，音良。知其難成，具以上言。上，時掌翻。夏，四月，己巳，詔罷其役，更用驢輦，更，工衡翻。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訓，禹之子也。

**5**閏月，西域假司馬班超率疏勒、康居、于窴、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前書，姑墨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斬首七百級。

**6**冬，十二月，丁酉，以馬防為車騎將軍。

**7**武陵漊中蠻反。賢曰︰漊，水名，源出今澧州崇義縣西北山。余據溫公類篇，漊，郞侯翻。

**8**是歲，有司奏遣廣平王羨、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上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

**四年**（己卯、七九）

**1**春，二月，庚寅，太尉牟融薨。

**2**夏，四月，戊子，立皇子慶為太子。

**3**己丑，徙鉅鹿王恭為江陵王，汝南王暢為梁王，常山王昺為淮陽王。

**4**辛卯，封皇子伉為千乘王，全為平春王。平春縣，屬江夏郡。伉，音抗。乘，繩證翻。

**5**有司連據舊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癸卯，遂封衞尉廖為順陽侯，順陽，侯國，屬南陽郡。賢曰︰故城在今鄧州穰縣西。車騎將軍防為潁陽侯，潁陽縣，屬潁川郡。執金吾光為許侯。許縣，屬潁川郡。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賢曰︰言慕古人書名竹帛，不顧命之長短。少，詩沼翻。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論語︰孔子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惕，懼也；厲，危也。思自降損，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瞑，莫定翻。復，扶又翻。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並辭讓，願就關內侯，考異曰︰皇后紀稱「廖等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太后聞之云云；廖等不得已受封爵。」按太后之辭，皆不欲封廖等之意，而史家文勢，反似太后欲令廖等受封。今輒移廖等辭讓於太后語下，使文勢有序，讀者易解。帝不許。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上書辭位，帝許之。五月，丙辰，防、廖、光皆以特進就。

**6**甲戌，以司徒鮑昱為太尉，南陽太守桓虞為司徒。

**7**六月，癸丑，皇太后馬氏崩。帝旣為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為外家，故賈貴人不登極位，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但加貴人王赤綬，漢制︰貴人綠綬，三采綠、紫、紺，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諸侯赤綬，四采赤、黃、縹、紺，長二丈一尺，三百首。安車一駟，永巷宮人二百，賢曰︰永巷宮人，宮婢也。御府雜帛二萬匹，大司農黃金千斤，錢二千萬而已。

**8**秋，七月，壬戌，葬明德皇后。賢曰︰諡法︰中和純淑曰德。

**9**校書郞楊終建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事見二十七卷甘露三年。方今天下少事，少，詩沼翻。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壞，音怪。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帝從之。冬，十一月，壬戌，詔太常︰句斷。「將、大夫、博士、郞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將，卽亮翻。將，三署及虎賁、羽林中郞將也。大夫，光祿、太中、中散、諫議大夫也。博士，五經博士也。郞官，五署郞及尚書郞、蘭臺、東觀校書郞也。白虎觀在北宮。觀，古玩翻。使五官中郞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焉。固，超之兄也。與，讀曰預。

**五年**（庚辰、八○）

**1**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詔舉直言極諫。

**2**荊、豫諸郡兵討漊中蠻，破之。漊，郞侯翻。

**3**夏，五月，辛亥，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賢曰︰遲，猶希望也，音持二翻。側席，謂不正坐，所以待賢良也。其先至者，各已發憤吐懣，懣，莫困翻，又莫旱翻。略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句斷。省，悉景翻。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

**4**戊辰，太傅趙熹薨。

**5**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使，疏吏翻。鄯善、于窴卽時向化，鄯，上扇翻。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復，扶又翻。欲共幷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賢曰︰前書曰︰漢遣公主為烏孫夫人，結為昆弟，則是斷匈奴右臂也。哀帝時，劉歆上議曰︰武帝立五屬國，起朔方，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左臂也；西伐大宛，結烏孫，裂匈奴之右臂也。南面，以西為右。斷，丁管翻。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西域傳曰︰自條支國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也。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延『章︰甲十六行本「延」作「焉」；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戹，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使，疏吏翻。載，子亥翻。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謂城郭之國，若小若大，其言皆然。以是效之，賢曰︰效猶驗也。則葱領可通，古領、嶺字通。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敦，徒門翻。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前書，溫宿國治溫宿城，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旣非其種，種，章勇翻。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者；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更，工衡翻。降，戶江翻；下同。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下，遐稼翻。復，扶又翻。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言西域平定，廷臣畢賀，天子為之舉觴也。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賢曰︰薦，進也。勳，功也。左氏傳曰︰反行飲至，舍爵策勳也。余謂超蓋言平西域，告成功於祖廟也。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徐幹上疏，願奮身佐超，帝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弛，刑徒也。義從，自奮願從行者。或曰︰義從胡也。從，才用翻。

先是莎車以為漢兵不出，先，悉薦翻。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賢曰︰番，音潘。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事見二十一卷元封六年。妻，七細翻。至孝宣帝卒得其用，事見二十四卷本始三年。卒，子恤翻。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

**六年**（辛巳、八一）

**1**春，二月，辛卯，琅邪孝王京薨。

**2**夏，六月，丙辰，太尉鮑昱薨。

**3**辛未晦，日有食之。

**4**秋，七月，癸巳，以大司農鄧彪為太尉。

**5**武都太守廉范遷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更，工衡翻。屬，之欲翻；聯也，聯日有火也。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為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廉范，字叔度。不禁火，民安作。賢曰︰作，協韻則護翻。昔無襦，今五絝。」襦，汝朱翻，短衣也。絝，五故翻，脛衣也。

**6**帝以沛王等將入朝，遣謁者賜貂裘說文曰︰貂鼠大而黃黑，出胡丁零國。及太官食物、珍果，又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臚，陵如翻。帝親自循行邸第，行，下孟翻。豫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

**七年**（壬午、八二）

**1**春，正月，沛王輔、濟南王康、東平王蒼、中山王焉、東海王政、琅邪王宇來朝。政，東海王彊子。宇，琅邪王京子。濟，子禮翻。詔沛、濟南、東平、中山王贊拜不名；賢曰︰謂讚者不唱其名。余謂四王，帝諸父也，故異其禮。升殿乃拜，上親答之，所以寵光榮顯，加於前古。每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閣乃下，省閣，入禁中閣門也。上為之興席改容，為，于偽翻；下同。皇后親拜於內；皆鞠躬辭謝不自安。鞠，曲也。鞠躬，曲身也。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東平王蒼於京師。

**2**初，明德太后為帝納扶風宋楊二女為貴人，大貴人生太子慶；梁松弟竦有二女，亦為貴人，小貴人生皇子肇。竇皇后無子，養肇為子。宋貴人有寵於馬太后，太后崩，竇皇后寵盛，與母沘陽公主謀陷宋氏，沘，音比。外令兄弟求其纖過，內使御者偵伺得失。賢曰︰偵，候也；音丑政翻。廣雅曰︰偵，問也。伺，相吏翻。宋貴人病，思生兔，兔，獸名。口有缺，尻有九孔，舐毫而孕，生子從口出。霜前獵取而食之，其味甚美。令家求之，因誣言欲為厭勝之術，厭，一葉翻，又於琰翻。由是太子出居承祿觀。續漢志︰中藏府有承祿署。夏，六月，甲寅，詔曰︰「皇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不可以奉宗廟。大義滅親，春秋左氏傳之言。況降退乎！今廢慶為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后，承訓懷袵，袵，衣襟，亦臥席也。今以肇為皇太子。」遂出宋貴人姊妹置丙舍，丙舍，宮中之室，以甲乙為次也。續漢志︰南宮有丙署。使小黃門蔡倫案之。二貴人皆飲藥自殺，父議郞楊免歸本郡。慶時雖幼，亦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敕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亦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

**3**己未，徙廣平王羨為西平王。西平縣，屬汝南郡。賢曰︰西平故柏子國，在今豫州吳房縣西北。

**4**秋，八月，飲酎畢，酎，直又翻。有司復奏遣東平王蒼歸國，復，扶又翻。帝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疏；然數見顏色，數，所角翻。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賢曰︰大鴻臚奏主歸國，小黃門受詔者。臚，陵如翻。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祖道供張以送之。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復，扶又翻。乘，繩證翻。

**5**九月，甲戌，帝幸偃師，偃師縣，屬河南郡。東涉卷津，卷縣，屬河南郡，其北卽河津。卷，丘權翻。至河內，下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行，下孟翻。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他輜重。重，直用翻。不得輒脩道橋，遠離城郭，離，力智翻。遣吏逢迎，刺探起居，賢曰︰刺探，謂候伺也。刺，七亦翻。探，音湯勘翻。出入前後，以為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賢曰︰晏子相齊，食脫粟之飯。孔子曰︰顏回一瓢飲。己酉，進幸鄴；辛卯，還宮。

**6**冬，十月，癸丑，帝行幸長安，封蕭何末孫熊為酇侯。進幸槐里、岐山；槐里縣，屬扶風。杜佑曰︰槐里，周曰犬丘，秦曰廢丘，漢改曰槐里。岐山，在扶風美陽縣。又幸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十二月，丁亥，還宮。

**7**東平獻王蒼疾病，考異曰︰范書作「憲」，今從袁紀。馳遣名醫、小黃門侍疾，使者冠蓋不絕於道。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傳，直戀翻。

**八年**（癸未、八三）

**1**春，正月，壬辰，王薨。詔告中傅「封上王自建武以來章奏，並集覽焉。」遣大鴻臚持節監喪，上，時掌翻。監，古銜翻。令四姓小侯、諸國王、主悉會葬。

**2**夏，六月，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萬餘人款五原塞降。稽留斯等部落，蓋居三木樓山。訾，子斯翻。

**3**冬，十二月，甲午，上行幸陳留、梁國、淮陽、潁陽；戊申，還宮。

**4**太子肇之立也，梁氏私相慶；諸竇聞而惡之。惡，烏靈翻。皇后欲專名外家，忌梁貴人姊妹，數譖之於帝，數，所角翻。漸致疏嫌。是歲，竇氏作飛書，陷梁竦以惡逆，賢曰︰飛書，若今匿名書也。竦遂死獄中，家屬徙九眞，貴人姊妹以憂死。辭語連及梁松妻舞陰公主，坐徙新城。新城縣屬河南郡。賢曰︰今洛州伊闕縣。

**5**順陽侯馬廖，謹篤自守，而性寬緩，不能敎勒子弟，皆驕奢不謹。校書郞楊終與廖書，戒之曰︰「君位地尊重，海內所望。黃門郞年幼，血氣方盛，賢曰︰廖弟防及光俱為黃門郞。卽無長君退讓之風，孝文竇皇后兄長君，退讓不敢以富貴驕人。長，知兩翻。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要，一遙翻。行，下孟翻。縱而莫誨，視成任性，覽『張︰「覽」作「鑒」。』念前往，可為寒心！」廖不能從。防、光兄弟資產巨億，大起第觀，觀，古玩翻。彌亙街路，食客常數百人。防又多牧馬畜，賦斂羌、胡。帝不喜之，數加譴敕，斂，力贍翻。喜，許記翻。數，所角翻。所以禁遏甚備。由是權勢稍損，賓客亦衰。

廖子豫為步兵校尉，投書怨誹。於是有司幷奏防、光兄弟奢侈踰僭，濁亂聖化，悉免就國。臨上路，上，時掌翻。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許侯思諐田廬，許侯，光也。賢曰︰留之於京，守田廬而思愆過也。諐，與愆同。有司勿復請，復，扶又翻。以慰朕渭陽之情。」秦康公送舅晉文公于渭陽，念母之不見也。其詩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光比防稍為謹密，故帝特留之，後復位特進。豫隨廖歸國，考擊物故。謂死於考掠也。後復有詔還廖京師。復，扶又翻。

諸馬旣得罪，竇氏益貴盛。皇后兄憲為侍中、虎賁中郞將，弟篤為黃門侍郞，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喜交通賓客。喜，許記翻。司空第五倫上疏曰︰「臣伏見虎賁中郞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讓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樂，音洛。好，呼到翻。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少，詩沼翻。更，工衡翻。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發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復，扶又翻。猶解酲當以酒也。』病酒曰酲。詖險趣勢之徒，誠不可親近。趣，七喻翻。近，其靳翻。臣愚願陛下、中宮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

憲恃宮掖聲勢，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沁水公主，明帝女。沁水縣，屬河內郡。師古曰︰沁，音千浸翻。主逼畏不敢計。計，猶今言計較也。後帝出過園，過，工禾翻；下同。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賢曰︰陰喝，猶噎塞也。陰，音於禁翻。喝，音一介翻。余謂喝，訶也；許葛翻。陰，密也，潛也；當帝問之時，密訶左右不得對也。觀帝以趙高指鹿為馬責憲，則陰喝之義可知矣。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事見八卷秦二世三年。賢曰︰愈，差也。久念使人驚怖。怖，普布翻。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賢曰︰以陰、鄧皆外戚，恐其踰侈，故使更相糾察也。博，陰興之子。更，工衡翻。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賢曰︰鳥子生而啄曰雛。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毀服，猶降服也。為，于偽翻。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臣光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謂竇憲何異指鹿為馬，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卒，子恤翻。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復，扶又翻。則不若不知之為愈也。何以言之？彼或為姦而上不之知，猶有所畏；旣知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去，羌呂翻。人主之深戒也。溫公此論，用齊桓公、管仲論郭公所以亡國之意。為竇憲擅權張本。

**6**下邳周紆為雒陽令，紆，邕具翻。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強以對數。數，所具翻。『章︰甲十六行本無「數」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跼蹐，跼，音局。蹐，資昔翻。毛氏曰︰跼，曲也；蹐，累足也。京師肅清。竇篤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拔劍擬篤，肆詈恣口。篤以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譴問；遣劍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劍戟士，左右都候掌之。數日，貰出之。賢曰︰貰，赦也；市夜翻。余謂以貰之為是，則收之為非。

**7**帝拜班超為將兵長吏，大將軍置長史、司馬；其不置將軍而長史特將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衞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窴，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樂，音洛。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事見三卷周赧王七年。參，疏簪翻。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去，羌呂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任，音壬。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敗，補邁翻。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賢曰︰疚，病也；恤，憂也。論語，孔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懼！左氏傳曰︰詩云︰禮義不愆，何卹人之言！詩，謂逸詩也。省，悉景翻。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8**帝以侍中會稽鄭弘為大司農。會，工外翻。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汎海而至，交趾州部南海、蒼梧、鬱林、合蒲、交趾、九眞、日南七郡。賢曰︰東冶縣，屬會稽郡。太康地理志︰漢武帝名為東冶，後改為東候官，今泉州閩縣是。風波艱阻，沉溺相係。沉，持林翻。溺，奴歷翻。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自是夷通，遂為常路。賢曰︰嶠，嶺也。夷，平也。余據武帝遣路博德伐南越，出桂陽，下湟水，則舊有是路，弘特開之使夷通。在職二年，所息省以億萬計。遭天下旱，邊方有警，民食不足，而帑藏殷積。說文曰︰帑，金帛所藏之府。帑，他朗翻。藏，祖浪翻。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傜費以利飢民；帝從之。

## 元和元年（甲申、八四）是年八月，方改元。

**1**春，閏正月，辛丑，濟陰悼王長薨。濟，子禮翻。

**2**夏，四月，己卯，分東平國，封獻王子尚為任城王。任城國，在雒陽東千一百里。任，音壬。

**3**六月，辛酉，沛獻王輔薨。

**4**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懈，古隘翻。而吏事寖疏，疏，與疎同。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上議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為首，行，下孟翻；下同。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賢曰︰孝經緯之文也。夫人才行少能相兼，少，詩沼翻。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論語孔子之言也。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邑也。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老優閒無事。滕、薛小國，大夫職繁，故不可為也。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蒼頡篇曰︰鍛，椎也。鍛鍊，猶成熟，言深文之吏，入人之罪，猶工冶陶鑄鍛鍊，使之成熟也。近，其靳翻。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史記曰︰明其等曰閥，積功曰閱。行，下孟翻。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彪又上疏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賢曰︰百官志曰︰尚書，主知公卿、二千石吏官上書外國夷狄事，故曰樞要。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郞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嗇夫事見十四卷文帝三年。帝皆納之。彪，賢之玄孫也。韋賢相元帝。

**5**秋，七月，丁未，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蒼頡篇曰︰掠，問也。廣雅曰︰榜，擊也，音彭。說文曰︰笞，擊也。立，謂立而考訊之。掠，音亮。榜，音彭。又令丙，箠長短有數。賢曰︰令丙為篇之次也，前書音義曰︰令有先後，有令甲、令乙、令丙。又景帝定箠令，箠長五尺，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其平去節。故云長短有數。箠，止蘂翻。自往者大獄以來，掠者多酷，鉆鑽之屬，慘苦無極。大獄，謂楚王英等獄也。鉆，其廉翻。說文曰︰鉆，鍛也。國語曰︰中刑用鑽鑿，皆謂慘酷其肌膚也。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怵，敕律翻，悚懼也。宜及秋冬治獄，明為其禁。」治，直之翻。

**6**八月，甲子，太尉鄧彪罷，以大司農鄭弘為太尉。

**7**癸酉，詔改元。改元元和。丁酉，車駕南巡。詔︰「所經道上州『章︰甲十六行本「州」作「郡」；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縣，毋得設儲跱。賢曰︰儲，積也；跱，具也；言不得豫有蓄備。跱，丈里翻。命司空自將徒支拄橋梁。司空掌水土，故使之。拄，竹柱翻。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探，湯勘翻。二千石當坐。」

**8**九月，辛丑，幸章陵；十月，己未，進幸江陵；還，幸宛。召前臨淮太守宛人朱暉，拜尚書僕射。宛，於元翻。暉在臨淮，有善政，民歌之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家居，東觀記曰︰坐考長史，囚死獄中，州奏免官，故上召而用之。十一月，己丑，車駕還宮。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及復脩武帝均輸之法。」煮鹽、均輸，皆始於武帝。賢曰︰武帝作均輸法，謂州郡所出租賦幷雇運之直，官總取之，市其土地所出之物，官自轉輸於京，謂之均輸。朱暉固執以為不可，曰︰「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賈，音古。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駁義，『章︰甲十六行本「義」作「議」；乙十一行本同。』樂，音洛。駁，北角翻。黃髮無愆；黃髮，老稱，謂朱暉也。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復，扶又翻；下同。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謂譴讓已臨乎其前也。怖，普布翻。柰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劾奏暉。劾，戶槪翻，又戶得翻。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郞問暉起居，賢曰︰直事郞，謂署郞當次直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上旣加禮，乃起謝；所謂強直自遂也。復賜錢十萬，布百匹，衣十領。

**9**魯國孔僖、涿郡崔駰駰，音因。同遊太學，相與論「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崇信聖道，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己，忘其前善。」鄰房生梁郁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訊。受訊，謂受鞠問也。下，遐稼翻。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傳，柱戀翻。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為惡，天下莫不知，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誅，責也。且陛下卽位以來，政敎未過賢曰︰言政敎未有過失也。而德澤有加，天下所具也，謂天下之人所具知也。『章︰孔本「具」下正有「知」字。』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悛，丑緣翻。儻其不當，當，丁浪翻。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目為計，徒肆私忌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卽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闚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復，扶又翻；下同。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國語曰︰魯莊公束縛管仲以與齊桓公，公親迎於郊而與之坐，問曰︰「昔吾先君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對以致霸之術。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為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此言十世，不以赤劉之九為數，直以武、昭、宣、元、成、哀、平、光、明及帝為數。為，于偽翻。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卒，讀曰猝。銜恨蒙枉，不得自敍，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比方，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書奏，帝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百官志︰蘭臺令史，六百石，掌奏及印工文書。

**10**十二月，壬子，詔︰「前以妖惡禁錮三屬者，一皆蠲除之，賢曰︰三屬，卽三族也，謂父族、母族及妻族。左傳曰︰以重幣錮之。杜預曰︰禁錮勿令仕也。妖，於驕翻。但不得在宿衞而已。」

**11**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鄕里。行，下孟翻。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賢曰︰檄，召書也。東觀記曰︰義為安陽尉，府檄至。令，守令也。安陽縣，屬汝南郡。賢曰︰安陽故城，在今豫州新息縣西南。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為，于偽翻。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遺，于貴翻。均諫不聽，乃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復，扶又翻；下同。為吏坐臧，終身捐棄。」臧，與藏同。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仕為尚書，免歸。帝下詔褒寵義、均，賜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考異曰︰義傳云「建初中」，今從均傳。

**12**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匈奴復願與吏民合市；」詔許之。北匈奴大且渠伊莫訾王等且，子閭翻。訾，子斯翻。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交易，南單于遣輕騎出上郡鈔之，鈔，楚交翻。大獲而還。

**13**帝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姓譜︰和本自羲和之後，一云卞和之後。將兵八百人詣班超。超因發疏勒、于窴兵擊莎車。莎車以賂誘疏勒王忠，莎，素何翻。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更，工衡翻。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使人說康居王執忠以歸其國，超立忠為疏勒王，見上卷明帝永平十七年。說，輸芮翻。烏卽城遂降。降，戶江翻。

#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七

## 漢紀三十九起旃蒙作噩（乙酉），盡重光單閼（辛卯），凡七年。

肅宗孝章皇帝下

**元和二年**（乙酉、八五）

**1**春，正月，乙酉，詔曰︰「令云︰『民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復，方目翻；復其夫勿輸算也。今諸懷姙者，賢曰︰姙，孕也；音壬。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為令！」又詔三公曰︰『章︰甲十六行本「曰」下有「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饜之，甚苦之！」十八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饜」作「厭」。』「安靜之吏，悃愊無華，說文曰︰悃愊，至誠也。悃，音苦本翻。愊，音孚逼翻。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莊子有是言，此謂以日計功，若不足者，然久而計之，則民安其生，家給人足，固有餘矣。如襄城令劉方，襄城縣，屬潁川郡。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近，其靳翻。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冠蓋接道，謂奉詔出使者相接於道也。數，所角翻。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舊令，謂故府之籍所疏載者。稱，尺證翻。

**2**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車，昌遮翻。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虜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復，扶又翻。乃遠引而去。

**3**南單于長死，單于汗之子宣立，為伊屠於閭鞮單于。屠，直於翻。鞮，丁奚翻。

**4**太初曆施行百餘年，曆稍後天。謂七曜之行，在曆家所推步𨇠次之前，晦朔弦望不合也。上命治曆編訢、李梵等綜校其狀，治，直之翻。訢，音欣。梵，扶中翻。作四分曆；考異曰︰按王莽初已廢太初，用三統曆。今云太初曆失天益遠，蓋光武中興，廢莽曆，復用太初也。續漢志又云︰「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按三統曆劉歆所造，云太初元年始用，誤也。二月，甲寅，始施行之。

**5**帝之為太子也，受尚書於東郡太守汝南張酺。續漢志︰東郡，去雒陽八百餘里。酺，薄乎翻。丙辰，帝東巡，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幷郡掾史並會庭中。東郡庭也。掾，俞絹翻。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賞賜殊特，莫不沾洽。行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為「白衣尚書」。先是，均事帝為尚書，數納忠言，帝敬重之，謝病歸任城，今祿以尚書。任，音壬。

**6**乙丑，帝耕於定陶。辛未，幸泰山，柴告岱宗；書·舜典︰至于岱宗，柴。孔安國註曰︰泰山為四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進幸奉高。壬申，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汶上明堂，武帝所作，在奉高縣西南四里。汶，音問。丙子，赦天下。『章︰甲十六行本「下」下有「戊寅」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進幸濟南。濟南國，在雒陽東千八百里。賢曰︰濟南故城，在淄州長山縣西北。濟，子禮翻。三月，己丑，幸魯；庚寅，祠孔子於闕里，續漢志︰魯縣古曲阜有闕里，孔子所居。及七十二弟子，自顏回以以下七十餘人。作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護，周曰大武。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二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煇聖德；先師，謂孔子。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焉，於虔翻。拜僖郞中。

**7**壬辰，帝幸東平，追念獻王，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鄕；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獻王陵，賢曰︰陵在今鄆州峗山南。峗，音魚委翻。祠以太牢，親拜祠坐，坐，徂臥翻。哭泣盡哀。獻王之歸國也，事見四十二卷明帝永平四年。驃騎府吏丁牧、周栩以獻王愛賢下士，不忍去之，遂為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獻王子懷王忠及今王敞。栩，況羽翻。下，遐稼翻。帝聞之，皆引見，見，賢遍翻。旣愍其淹滯，且欲揚獻王德美，卽皆擢為議郞。乙未，幸東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關。行，戶剛翻。夏，四月，乙卯，還宮。庚申，假于祖禰。虞書︰一歲巡四岳，歸格于藝祖。孔安國註曰︰巡狩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賢曰︰假，至也，音格。禰，父廟。

**8**五月，徙江陵王恭為六安王。恭封六安王，以廬江郡為國，在雒陽東一千七百里。

**9**秋，七月，庚子，詔曰︰「春秋重三正，愼三微。賢曰︰三正，謂天、地、人之正。所以有三者，由有三微之月，王者所當奉而成之。禮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十一月時，陽氣始施於黃泉之下，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為天正，色尚赤。十二月，萬物始牙而色白，白者陰氣，故殷為地正，色尚白。十三月，萬物莩甲而出，其色皆黑，人得加功展業；故夏為人正，色尚黑。尚書大傳曰︰夏以十三月為正，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夜半為朔。必以三微之月為正者，當爾之時，物皆尚微，王者受命，當扶微理弱，奉承之義也。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止用冬初十月而已。」

**10**冬，南單于遣兵與北虜溫禺犢王戰於涿邪山，斬獲而還。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虜以前旣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復，扶又翻。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詔百官議於朝堂。朝，直遙翻。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以為不可許，司徒桓虞及太僕袁安以為當與之。弘因大言激厲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為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皆作色變容。臚，陵如翻。司隸校尉舉弘等，弘等皆上印綬謝。詔報曰︰「久議沈滯，沈，持林翻。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衆定，誾誾衎衎，得禮之容，賢曰︰誾誾，忠正貌。衎衎，和樂貌。誾，魚巾翻。衎，音侃，又苦旦翻。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寢，息也。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乃下詔曰︰「江海所以『章︰甲十六行本「以」下有「能」字；乙十一行本同。』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老子曰︰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長，知兩翻。下，遐稼翻。少加屈下，尚何足病！況今與匈奴君臣分定，少，詩沼翻。分，扶問翻。辭順約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敕度遼及領中郞將龐奮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領中郞將，領護匈奴中郞將也。賢曰︰雇，賞報也。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

**三年**（丙戌、八六）

**1**春，正月，丙申，帝北巡；辛丑，耕于懷；二月，乙丑，敕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毋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侍御史，掌舉劾；司空，掌土功。車駕行幸，則侍御史掌舉劾道路之不如法，司空帥工徒治道路，修橋梁，故皆敕之。賢曰︰夾轅為服馬，服馬外為騑馬。孔穎達曰︰車有一轅，而四馬駕之，中央兩馬夾轅者名服馬，兩邊名騑馬，亦曰驂馬。騑，音非。戊辰，進幸中山，出長城；賢曰︰史記，蒙恬為秦築長城，西自臨洮，東至海。余謂此非秦長城，蓋趙所築長城也。癸酉，還，幸元氏；三月，己卯，進幸趙；趙國，在雒陽北一千一百里。辛卯，還宮。

**2**太尉鄭弘數陳侍中竇憲權勢太盛，數，所角翻。言甚苦切，憲疾之。會弘奏憲黨尚書張林、雒陽令楊光在官貪殘。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詰，去吉翻。夏，四月，丙寅，收弘印綬。弘自詣廷尉，詔敕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曰︰「竇憲姦惡，貫天達地，海內疑惑，賢愚疾惡，惡，烏路翻。謂『憲何術以迷主上！近日王氏之禍，昺然可見。』謂王氏以戚屬而成篡國之禍。昺，音炳。陛下處天子之尊，處，昌呂翻。保萬世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在晷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厭，一豔翻；滿也。考異曰︰袁紀云︰「弘為尚書僕射，烏孫王遣子入侍，上問弘︰『當答其使否？』弘對曰︰『烏孫前為大單于所攻，陛下使小單于往救之，尚未賞；今如答之，小單于不當怨乎！』上以弘議問侍中竇憲，對曰︰『禮存往來。弘章句諸生，不達國體。』上遂答烏孫。小單于忿恚，攻金城郡，殺太守任昌。上謂弘曰︰『朕前不從君議，果如此。』弘對曰︰『竇憲，姦臣也，有少正卯之行，未被兩觀之誅，陛下前何為用其議！』按肅宗時無小單于寇金城事，今不取。帝省章，遣醫視弘病，比至，已薨。省，悉景翻。比，必寐翻。

**3**以大司農宋由為太尉。

**4**司空第五倫以老病乞身；委身以事君，則身非我有，故於其老而乞退也，謂之乞身，猶言乞骸骨也。五月，丙子，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若依若違，兩可不決之論也。性慤質，少文采，少，詩沼翻。在位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亦『章︰甲十六行本「亦」上有「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終不用也。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以太僕袁安為司空。

**5**秋，八月，乙丑，帝幸安邑，觀鹽池。安邑縣，屬河東郡；鹽池在縣西南。楊佺期洛陽記曰︰河東鹽池長七十里，廣七里，水氣紫色。許愼曰︰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百一十六里。酈道元曰︰安邑鹽池，上承鹽水，水出東南薄山，西北流逕巫咸山北，又逕安邑故城南，又西流，注于鹽池。水出石鹽，自然卽成，朝取夕復，終無減損。唯山暴雨，澍甘澤，潢潦奔逸，則鹽池用耗；故公私共堨水逕，防其淫濫，故謂之鹽水，亦為堨水也。池西又有一池，謂之女鹽澤，東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在猗氏故城南。土人鄕俗引水裂沃麻，分灌川野，畦水耗竭，土自成鹽，卽所謂鹹鹺也，而味苦。賢曰︰在今薄州虞鄕縣西。九月，還宮。

**6**燒當羌迷吾復與弟號吾及諸種反。復，扶又翻。種，章勇翻。號吾先輕入，寇隴西界，督烽掾李章追之，督烽掾，郡掾之督烽燧者。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隴西太守張紆放遣之，羌卽為解散，為，于偽翻。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河北，逢留大河之北也。歸義城，本漢所築，以招來諸羌之歸義者。

**7**疏勒王忠從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忠叛見上卷元年。賢曰︰損中，未詳；東觀記作「頓中」，續漢書及華嶠書並作「損中」，本或作「楨」，未知孰是。余按西域傳，靈帝建寧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兵討疏勒，攻楨中城。「楨中」是也。遣使詐降於班超；超知其姦而偽許之。忠從輕騎詣超，超斬之，因擊破其衆，南道遂通。

**8**楚許太后薨。楚王英之徙也，許太后留楚宮。詔改葬楚王英，追爵諡曰楚厲侯。諡法︰殺戮無辜曰厲。

**9**帝以潁川郭躬為廷尉。決獄斷刑，斷，丁亂翻。多依矜恕，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奏之，事皆施行。

**10**博士魯國曹褒上疏，以為「宜定文制，著成漢禮。」太常巢堪巢姓，有巢氏之後，春秋有巢牛巨。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言非褒所能定。不可許。」帝知諸儒拘攣，攣，呂員翻。難與圖始，賢曰︰拘攣，猶拘束也。朝廷禮憲，宜以時立，乃拜褒侍中。玄武司馬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百官志︰玄武司馬，主南宮玄武門，秩比千石。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會禮，言會而議禮。賢曰︰聚訟，言相爭不定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堯作樂曰大章。記曰︰大章，章之也。賢曰︰夔，堯樂官。呂氏春秋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矣。皇侃曰︰章，明也。民樂堯德大明，故名樂曰大章。

## 章和元年（丁亥、八七）是年七月改元。

**1**春，正月，帝召褒，受『章︰甲十六行本「受」作「授」；乙十一行本同。』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通制漢儀，見十卷高帝六年、七年，其書與律令同藏於理官。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2**護羌校尉傅育欲伐燒當羌，為其新降，為，于偽翻。不欲出兵，乃募人鬭諸羌、胡；募人間搆諸羌，使之自鬭也。羌、胡不肯，遂復叛出塞，復，扶又翻。更依迷吾。育請發諸郡兵數萬人共擊羌。未及會，三月，育獨進軍。迷吾聞之，徙廬落去。廬，穹廬；落，居也。育遣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三兜谷，三兜谷，在建威南。不設備，迷吾襲擊，大破之，殺育及吏士八百八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詔以隴西太守張紆為校尉，將萬人屯臨羌。紆，邕俱翻。

**3**夏，六月，戊辰，司徒桓虞免。癸卯，以司空袁安為司徒，光祿勳任隗為司空。隗，光子之也。任，音壬。隗，五罪翻。

**4**齊王晃及弟利侯剛，班志，利縣，屬齊郡。晃，齊武王縯之曾孫，殤王石之子。與母太姬更相誣告。更，工衡翻。秋，七月，癸卯，詔貶晃爵為蕪湖侯，賢曰︰蕪湖，縣名，屬丹陽郡，其故城在今宣州當塗縣東南。削剛戶三千，收太姬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

**5**壬子，淮陽頃王昺薨。昺，明帝子。

**6**鮮卑入左地，匈奴左地也。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7**羌豪迷吾復與諸種寇金城塞，復，扶又翻。種，章勇翻；下同。張紆遣從事河內司馬防，百官志︰使匈奴中郞將，置從事二人；護羌校尉蓋亦置二人也。與戰於木乘谷；迷吾兵敗走，因譯使欲降，紆納之。迷吾將人衆詣臨羌，紆設兵大會，譯，通夷言，使之將命，因謂之譯使。設兵，陳兵也。使，疏吏翻。降，戶江翻。施毒酒中，伏兵殺其酋豪八百餘人，酋，慈由翻。斬迷吾頭以祭傅育冢，復放兵擊其餘衆，斬獲數千人。迷吾子迷唐，與諸種解仇，結婚交質，質，音致。據大、小榆谷以叛，水經︰河水逕西海郡南，又東逕允川西而歷大榆谷、小榆谷北。二榆土地肥美，羌所依阻也。種衆熾盛，張紆不能制。

**8**壬戌，詔以瑞物仍集，改元章和。章，明也，明和氣之致祥也。是時，京師四方屢有嘉瑞，前後數百千，言事者咸以為美。而太尉掾平陵何敞獨惡之，惡，烏路翻。杜佑曰︰漢武帝割槐里置茂陵邑，昭帝又割置平陵邑。謂宋由、袁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

**9**八月，癸酉，帝南巡。戊子，幸梁；乙未晦，幸沛。梁、沛二國。

**10**日有食之。

**11**九月，庚子，帝幸彭城。辛亥，幸壽春；壽春縣屬九江郡。復封阜陵侯延為阜陵王。延貶事見上卷建初元年。己未，幸汝陰。汝陰縣，屬汝南郡。賢曰︰今潁州縣。冬，十月，丙子，還宮。

**12**北匈奴大亂，屈蘭儲等五十八部、口二十八萬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

**13**曹褒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撰次制度，備其終始也。讖，楚譖翻。撰，雛免翻。冠，古玩翻。凡百五十篇，奏之。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平奏者，平其可行與否而奏之。復，扶又翻。

**14**是歲，班超發于窴諸國兵共二萬五千人擊莎車，元和元年，超擊莎車未克故也。窴，徒賢翻。莎，素禾翻。龜茲王發溫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救之。龜茲，音丘慈。超召將校及于窴王議曰︰將，卽亮翻。校，戶敎翻。「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窴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班超時為將兵長史，蓋西歸疏勒也。可須夜鼓聲而發。」須，待也。夜鼓聲，鼓鼜之聲也。周禮︰軍旅夜鼓鼜。註云︰鼜，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鼜，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昫，所謂三鼜也。此則待夜半鼓聲也。鼜，千歷翻。昫，休具翻，劉休武翻。陰緩所得生口。使生口得歸，言將散去也。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徼于窴。徼，一遙翻。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章︰甲十六行本「兵」下有「雞鳴」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降，戶江翻。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二年**（戊子、八八）

**1**春，正月，濟南王康、阜陵王延、中山王焉來朝。上性寬仁，篤於親親，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濟，子禮翻。數，所角翻。朝，直遙翻。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漢制，諸藩王朝會之禮畢，各就國，不得留京師。又賞賜羣臣，過於制度，倉帑為虛。帑，他朗翻。為，于偽翻。何敞奏記宋由曰︰「比年水旱，民不收穫；涼州緣邊，家被凶害；賢曰︰時西羌犯邊為害也。比，毗至翻。被，皮義翻。中州內郡，公私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覆載，言恩同天地也。覆，敷救翻。賞賚過度，但聞臘賜，自郞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於空竭帑藏，藏，徂浪翻。損耗國資。尋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賢曰︰漢官儀︰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郞二人共三千，以為祀門戶直。是以夏禹玄圭，書·禹貢曰︰禹錫玄圭。周公束帛。賢曰︰尚書曰︰召公出取幣，入錫周公。今明公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正綱紀，下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違而已哉！空，當作悾。悾悾，謹慤貌。宜先正己以率羣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卹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矣。」由不能用。考異曰︰敞傳，此事在肅宗崩後，云「竇氏專政，外戚奢侈，賞賜過制，敞奏記云云。」袁紀在元和三年。按敞記云︰「明公視事，出入再朞」，又言臘賜，知在此時。

尚書南陽宋意上疏曰︰「陛下至孝烝烝，烝，進也。烝烝，進進也。恩愛隆深，禮寵諸王，同之家人，車入殿門，漢制，太子諸王至司馬門，皆下車，故謂止車門。卽席不拜，臣於君前拜而後就席。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損御膳以分甘也。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君君臣臣，不以親厭殺，天地之大經也，春秋尊王，故以為春秋之義。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為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謂有妻有子，自成一家也。官屬備具，謂王國官已具也。當早就蕃國，為子孫基阯；而室第相望，久磐京邑，賢曰︰磐謂磐桓不去。驕奢僭擬，寵祿隆過。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賢曰︰禮記曰︰門內之政恩掩義，門外之政義斷恩。斷，丁亂翻。發遣康、焉，各歸蕃國，令羨等速就便時，以塞衆望。」賢曰︰行日取便利之時也。塞，悉則翻。帝未及遣。

**2**壬辰，帝崩于章德前殿，年三十一。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

范曄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平傜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3**太子卽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太后。

**4**三月，『章︰甲十六行本「月」下有「丁酉」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用遺詔徙西平王羨為陳王，六安王恭為彭城王。改淮陽為陳國，楚郡為彭城國，平西倂汝南郡，六安復為廬江郡。

**5**癸卯，葬孝章皇帝于敬陵。敬陵，在雒陽城東南三十九里。

**6**南單于宣死，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為休蘭尸逐侯鞮單于。鞮，丁兮翻。

**7**太后臨朝，蔡邕獨斷曰︰少帝卽位，太后卽代攝政，臨前殿，朝羣臣，太后東面，少帝西面。羣臣上書奏事，皆為兩通，一詣太后，一詣少帝。竇憲以侍中內幹機密，賢曰︰幹，主也，或曰︰幹，古管字也。出宣誥命；弟篤為虎賁中郞將，篤弟景、瓌並為中常侍，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客崔駰駰，音因。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慠。』傳，直戀翻。慠，五到翻。生富貴而能不驕慠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行，下孟翻。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乎！詩·周頌·振鷺之辭，言庶幾於夙夜匪懈，以終保令名於有永也。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馮野王妹為元帝昭儀，於九卿中，野王行能第一。近陰衞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陰衞尉，興也，謂讓侯爵，又讓大司馬也。外戚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外家二十者，呂氏、張氏、薄氏、竇氏、王氏、陳氏、衞氏、李氏、趙氏、上官氏、史氏、許氏、霍氏、卬成王氏、元后王氏、趙氏、傅氏、丁氏、馮氏、衞氏也。唯文帝薄太后、竇后、景帝王后、卬成王后四人，保族全家。武帝夫人李氏雖追配武帝，昌邑王立未幾而廢，非外家，當以史皇孫王夫人足二十之數。書曰︰『鑒于有殷，』書·召誥曰︰我不可不鑒于有夏，亦不可不鑒于有殷。可不愼哉！」

**8**庚戌，皇太后詔︰「以故太尉鄧彪為太傅，賜爵關內侯，錄尚書事，百官總己以聽。」竇憲以彪有義讓，先帝所敬，彪父邯，封鄳鄕侯，父卒，彪讓國於弟鳳；顯宗高其節。而仁厚委隨，賢曰︰委隨，猶順從也。故尊崇之。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王莽用孔光之故智也。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憲性果急，睚䀝『章︰甲十六行本「䀝」作「眦」；乙十一行本同。』之怨，莫不報復。賢曰︰睚，音語懈翻。䀝［眦］，音仕懈翻。廣雅曰︰睚，裂也。或謂︰裂䀝［眦］，瞋目貌也。永平時，謁者韓紆考劾憲父勳獄，勳下獄死，事見四十五卷明帝永平五年。劾，戶槪翻。憲遂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勳冢。

**9**癸亥，陳王羨、彭城王恭、樂成王黨、下邳王衍、梁王暢始就國。

**10**夏，四月，戊寅，以遺詔罷郡國鹽鐵之禁，縱民煑鑄。自武帝以來，鹽鐵有禁；光武中興，收而未罷；今縱民得煮鹽、鑄鐵。

**11**五月，京師旱。

**12**北匈奴饑亂，降南部者歲數千人。降，戶江翻；下同。秋，七月，南單于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共『章︰甲十六行本「共」作「幷」；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為一國，考異曰︰袁紀︰「章和元年十月，南單于上書，求出兵破北成南。宋意諫，不聽，師未出而帝寢疾。」范書·南匈奴傳，事並在此年七月。按單于書云︰「孝章皇帝聖思遠慮。」則范書是也。今從之。令漢家長無北念。謂北部旣滅，南部保塞，則漢家無復北顧以為念也。臣等生長漢地，長，知兩翻。開口仰食，仰，魚向翻。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效之義，願發國中及諸郡『章︰甲十六行本「郡」作「部」；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故胡新降精兵，故胡，南部舊衆也。新降，新從北部來降者。分道並出，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少，詩沼翻。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守，式又翻。幷力而北，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敕諸部嚴兵馬，唯裁哀省察！」省，悉景翻。太后以示耿秉。以南單于書示之也。秉上言︰「昔武帝單極天下，單，與殫同。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謂不能使匈奴臣服也。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謂以南部伐北部也。國家之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分，扶問翻。太后議欲從之。尚書宋意上書曰︰「夫戎狄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強者為雄，弱卽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數，所角翻。其所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因其來降，羈縻畜養，畜，許六翻。邊民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建武二十四年受南單于降，至是四十一年。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謂破殺優留單于也。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為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嚴︰「正」改「止」。』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洞見鮮卑之情。抄，楚交翻。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婪，盧含翻。方言︰殺人而取其財曰婪。必為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為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卽危矣。誠不可許。」

會齊殤王子都鄕侯暢來弔國憂，齊殤王石，齊武王縯之孫，哀王章之子。考異曰︰袁紀作「郁鄕侯暢」，今從范書。太后數召見之，范書曰︰暢素行邪僻，因鄧疊母元自通長樂宮，得幸太后。數，所角翻。竇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衞之中，何敞傳曰︰刺殺暢於城門屯衞之中。刺，七亦翻。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青州刺史部齊國。暢見殺於京師，而令青州刺史考竟，欲移獄以絕蹤也。尚書潁川韓稜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太后怒，以切責稜，稜固執其議。何敞說宋由曰︰說，輸芮翻。「暢宗室肺府，府，與腑同。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須報，賢曰︰須，待也。親在武衞，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賢曰︰適，音的；謂無指的討捕也。蹤跡不顯，主名不立。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賢曰︰股肱，謂手臂也，公府有賊曹，主知盜賊。余按字書，股，髀幹；肱，臂幹；股肱，言手足之要；以為手臂，誤矣。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發所，賊發之所。糾，督察也。而二府執事以為『章︰甲十六行本「為」下有「故事」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三公不與賊盜，賢曰︰敞在太尉府。二府︰謂司徒、司空。邴吉為丞相不案事，遂以為故事。與，讀曰預。公縱姦慝，莫以為咎。敞請獨奏案之。」由乃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隨之。賢曰︰主者，謂主知賊盜之曹也。於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

冬，十月，乙亥，以憲為車騎將軍，伐北匈奴，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北軍五校，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五校尉所掌宿衞兵也。黎陽營，註見前。扶風校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衞護園陵，故俗稱雍營。緣邊十二郡，上郡、西河、五原、雲中、定襄、鴈門、朔方、代郡、上谷、漁陽、安定、北地也。校，戶敎翻。雍，於用翻。

**13**公卿舉故張掖太守鄧訓代張紆為護羌校尉。迷唐率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小月氏胡。匈奴破月氏，月氏西徙；其餘衆保南山不得去者，號小月氏。氏，音支。訓擁衞小月氏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衆羌大動，涼州吏民，命縣絲髮。縣，讀曰懸。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追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護羌校尉所居寺舍後園之門也。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衞。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卽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鬭我曹；賢曰︰湟中，月氏胡所居，今鄯州湟水縣也。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是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敎諭，大小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誘，音酉。迷唐叔父號吾將其種人八百戶來降。種，章勇翻。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秦威服四夷，故夷人率謂中國人為秦人。掩擊迷唐於寫谷，破之，賢曰︰東觀記曰︰「寫」作「鴈」。迷唐乃去大、小榆，大、小榆谷。杜佑曰︰大、小榆谷在漢榆中縣，今在蘭州五泉縣界。按水經︰大、小榆谷在漢金城郡塞外。河水過大、小榆谷北又東過河關縣北，又東過允吾縣北，又東過榆中縣北。榆中縣，與大、小榆相去甚遠；杜佑說非。居頗巖谷，衆悉離散。

孝和皇帝上諱肇，肅宗第四子也。竇后養以為子，廢長立之。諡法︰不剛不柔曰和。伏侯古今註曰︰「肇」之字曰「始」，音兆。賢曰︰按許愼說文︰肇，音大可翻；上諱也。但伏侯、許愼並漢時人，而帝諱音不同，蓋應別有所據。

## 永元元年（己丑、八九）

**1**春，迷唐欲復歸故地；鄧訓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將，卽亮翻。縫革為船，置於箄上以渡河，賢曰︰箄，木筏也；音步佳翻。掩擊迷唐，大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盡。賢曰︰一種，謂迷唐也。種，章勇翻。考異曰︰西羌傳︰「永元元年，張紆坐徵，以訓代為校尉。」鄧訓傳︰「章和二年，紆誘誅羌，羌謀報怨，公卿舉訓代紆，擊破之。其春，迷唐復欲歸訓，又破之。」按訓傳，下云「永元二年」，則其春，永元元年春也。今從訓傳。迷唐收其餘衆西徙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畔之。附落，羌部落之附迷唐者。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歸死，自歸而請死也。帥，所類翻。餘皆款塞納質。質，音致。於是訓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以羌反，發諸郡兵屯於塞上，今羌已破，罷令各歸其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脩理塢壁而已。

**2**竇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徼，一遙翻。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上，時掌翻；下同。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復，扶又翻。而諸卿稍自引止；唯袁安、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前後且十上，衆皆為之危懼，為，于偽翻；下同。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魯恭上疏曰︰「國家新遭大憂，陛下方在諒闇，闇，音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賢曰︰三時，夏、秋、冬也。天子出警入蹕。沈約曰︰漢制曰︰出稱警，入稱蹕，而今則幷稱之。史臣以為警者，警戒也；蹕者，止行也。今從乘輿而出者，並警戒以備非常也；從外而入，與乘輿相干者，蹕而止之也。和帝章和二年二月卽位，明年春議擊匈奴，帝在諒闇不出，故三時不聞警蹕之音。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禮記，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如有求而不得。此言百姓思慕之意。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與鳥獸無別；別，彼列翻。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汙，烏故翻。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字書曰︰羈，馬絡頭也。蒼頡篇曰︰縻，牛韁也。今匈奴為鮮卑所破，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調，徒弔翻。賢曰︰度，音大各翻。余據今人多讀如本字。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章︰甲十六行本「下」下有「獨」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柰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尚書令韓稜、騎都尉朱暉、議郞京兆樂恢，皆上疏諫，太后不聽。

又詔使者為憲弟篤、景並起邸第，勞役百姓。為，于偽翻；下同。侍御史何敞上疏曰︰「臣聞匈奴之為桀逆久矣，平城之圍，事見十一卷高帝七年。慢書之恥，事見十二卷惠帝三年。此二辱者，臣子所為捐軀而必死，高祖、呂后忍怒含忿，舍而不誅。舍，讀曰捨。今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慙之恥，朝，直遙翻；下同。而盛春東作，賢曰︰歲起於東，人始就耕，故曰東作。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又猥為衞尉篤、奉車都尉景繕脩館第，彌街絕里。篤、景親近貴臣，當為百僚表儀。今衆軍在道，朝廷焦脣，百姓愁苦，縣官無用，無財用也。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好，呼到翻。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卹民之困。」書奏，不省。省，悉景翻。

竇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尚書僕射郅壽，有所請託，壽卽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又因朝會，刺譏憲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厲音正色，辭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下，遐稼翻。何敞上疏曰︰「壽機密近臣，匡救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臣所以觸死瞽言，論語曰︰侍於君子有三愆，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非為壽也。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度，徒洛翻。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晏之化，鄭玄註尚書考靈曜曰︰寬容覆載，謂之晏晏。杜塞忠直，塞，悉則翻。垂譏無窮。臣敞謬與機密，與，讀曰預。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塡牢獄，先壽僵仆，先，悉薦翻。萬死有餘。」書奏，壽得減死論，徙合浦，未行，自殺。壽，惲之子也。郅惲事光武。惲，於粉翻。

夏，六月，竇憲、耿秉出朔方雞鹿塞，賢曰︰今在朔方窳渾縣北。闞駰十三州志曰︰窳渾縣有大道，西北出雞鹿塞。窳，音羊主翻。南單于出滿夷谷，賢曰︰滿夷谷，闕。余按南單于庭在西河美稷，滿夷谷當在美稷縣西北。後鄧鴻討逢侯，兵至美稷，逢侯乘冰度隘，向滿夷谷，可以知矣。度遼將軍鄧鴻出稒陽塞，賢曰︰稒陽縣，屬九原郡，故城在今勝州銀城縣界。稒，音固。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南匈奴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于稽洛山，余按唐太宗以斛薩部地置稽落州，蓋因山以名之。大破之，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鞮海，鞮，丁奚翻。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甚衆，雜畜百餘萬頭，諸裨小王率衆降者，前後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憲、秉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唐太宗又以多濫葛部地置燕然州。又按北史，燕然山在菟園水北。燕，於賢翻。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西都有護軍都尉，今始有中護軍。紀漢威德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遣軍司馬吳氾、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遺，于季翻。時虜中乖亂，氾、諷及北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以詔致賜，單于稽首拜受。稽，音啓。諷因說令脩呼韓邪故事，謂臣服於漢為北藩。說，輸芮翻。單于喜悅，卽將其衆與諷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禺鞮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

**3**秋，七月，己未，會稽山崩。會，工外翻。

**4**九月，庚申，以竇憲為大將軍，中郞將劉尚為車騎將軍，封憲武陽侯，郡國志，東郡有東武陽縣，泰山郡有南武陽侯國。憲其封南武陽歟！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爵，詔許之。舊，大將軍位在公下，至是，詔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太傅位上公，則憲亦班於上公矣。大將軍長史、司馬秩千石；今秩中二千石，則亦比九卿矣。封耿秉為美陽侯。美陽縣，屬扶風。

竇氏兄弟驕縱，而執金吾景尤甚，奴客緹騎強奪人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賢曰︰漢官儀，執金吾，緹騎二百人。說文曰︰緹，丹黃色也。言奴客及緹騎並為縱橫也。緹，杜兮翻，又他禮翻。商賈閉塞，賈，音古。塞，悉則翻。如避寇讎；又擅發緣邊諸郡突騎有才力者。有司莫敢舉奏，袁安劾景「擅發邊民，『章︰甲十六行本「民」作「兵」；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驚惑吏民；二千石不待符信符信，謂虎符以為信也。劾，戶槪翻，又戶得翻；下同。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不舉劾，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駙馬都尉瓌，獨好經書，節約自脩。瓌，古回翻。好，呼到翻。

尚書何敞上封事曰︰「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賢曰︰鄭武姜愛少子叔段。鄭莊公立，武姜請以京封共叔段，謂之京城太叔。後武姜引以襲鄭，莊公伐之，出奔共。衞莊公之寵州吁，賢曰︰衞莊公寵庶子州吁，州吁好兵，公弗禁；石碏諫，不聽。及桓公立，州吁乃弒桓公而篡。愛而不敎，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以毒，食，讀曰飤。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賢曰︰比，頻也；音毗至翻。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說喜。今踰年未幾，說，讀曰悅。幾，居豈翻。入『章︰甲十六行本「入」作「大」；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禮未終，卒然中改，禮，事君，方喪三年。時遭國憂纔踰年，故曰入禮未終，卒，讀曰猝。兄弟專朝，朝，直遙翻。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衞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訩訩，訩，許容翻，又許勇翻。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復，扶又翻。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賢曰︰申伯，周宣王元舅，有令德，故尹吉甫作詩以美之。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事見高后紀。終不以憲等吉凶為憂也！此言曲盡當時廷臣之情，嗚呼，豈特當時哉！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緜緜，塞其涓涓，周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緜緜不絕，或成網羅。塞，悉則翻。涓，圭淵翻。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左傳武姜啓叔段襲鄭，莊公寘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也。駙馬都尉瓌，比請退身，願抑家權，願抑其家，不與之以權。比，毗至翻。可與參謀，聽順其意，漢之外戚，傅喜、竇瓌、鄧康咸能履盛滿而思謙挹，然終不能全其家門十分之一，蓋一杯水不能救車薪之火也。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康，光武少子。憲乃白出敞為濟南太傅。康有違失，敞輒諫爭，爭，側迸翻。康雖不能從，然素敬重敞，無所嫌牾焉。牾，五故翻，逆也。

**5**冬，十月，庚子，阜陵質王延薨。諡法︰名實不爽曰質。

**6**是歲，郡國九大水。

**二年**（庚寅、九○）

**1**春，正月，丁丑，赦天下。

**2**二月，壬午，日有食之。

**3**夏，五月，丙辰，封皇弟壽為濟北王，開為河間王，淑為城陽王；濟北、河間、城陽，皆漢舊國也。光武省濟北幷泰山，省河間幷信都，省城陽幷琅邪。今復泰山為濟北國，在雒陽東千一百五十里；分樂成、涿郡、勃海為河間國，在雒陽北二千五百里；分琅邪為城陽國。濟，子禮翻。紹封故淮南頃王子側為常山王。章和元年，淮陽頃王昺薨，未及立嗣，而國有大喪，今乃紹封。

**4**竇憲遣副校尉閻礱將二千餘騎掩擊北匈奴之守伊吾者，復取其地。礱，盧紅翻。復，扶又翻。考異曰︰西域傳作「閻槃」，今從帝紀。余謂副校尉閻槃，卽前戰于稽落山，恐當作「盤」。『章︰乙十一行本正作「盤」。』西域傳︰章帝建初元年，罷伊吾屯田，北匈奴遣兵守其地，今復擊取之。車師震慴，前、後王各遣子入侍。慴，之涉翻。

**5**月氏求尚公主，班超拒還其使，氏，音支。使，疏吏翻。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譬，喻也。少，詩沼翻。「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言糧盡自當降也。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謂勝負決也。降，戶江翻。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鈔，楚交翻。度，大各翻。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要，一遙翻。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6**初，北海哀王無後，章帝元和三年，北海哀王基薨，無後。肅宗以齊武王首創大業而後嗣廢絕，心常愍之，遺詔令復齊、北海二國。丁卯，封蕪湖侯無忌為齊王，無忌，齊王晃子；章和元年，晃貶。北海敬王庶子威為北海王。北海敬王睦也。

**7**六月，辛卯，中山簡王焉薨。諡法︰一德不懈曰簡。焉，東海恭王之母弟，而竇太后，恭王之甥也；竇太后母沘陽公主，東海恭王彊女也。故加賻錢一億，賻，音附。大為脩冢塋，為，于偽翻。平夷吏民冢墓以千數，作者萬餘人，凡徵發搖動六州十八郡。

**8**詔封竇憲為冠軍侯，篤為郾侯，瓌為夏陽侯；冠軍縣，屬南陽郡。郾縣，屬潁川郡。夏陽縣，屬馮翊郡。冠，古玩翻。夏，戶雅翻。憲獨不受封。

**9**秋，七月，乙卯，竇憲出屯涼州，涼州部隴西、漢陽、武都、金城、安定、北地、武威、張掖、敦煌、酒泉等郡。以侍中鄧疊行征西將軍事為副。

**10**北單于以漢還其侍弟，九月，復遣使款塞稱臣，欲入朝見。復，扶又翻；下同。朝，直遙翻。見，賢遍翻。冬，十月，竇憲遣班固、梁諷迎之。會南單于復上書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雞鹿塞，谷，音鹿。蠡，盧奚翻。中郞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耿譚為使匈奴中郞將。將，領也；護，監也。襲擊北單于。夜至，圍之，北單于被創，被，皮義翻。創，初良翻。僅而得免，獲閼氏及男女五人，氏，音支；下同。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班固至私渠海而還。是時，南部黨衆益盛，領戶三萬四千，勝兵五萬。勝，音升。

**三年**（辛卯、九一）

**1**春，正月，甲子，帝用曹褒新禮，加元服；禮儀志︰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乘輿初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以據，皆於高祖廟如禮謁。賢曰︰元，首也；謂加冠於首。擢褒監羽林左騎。百官志︰羽林左監，秩六百石，主羽林左騎，屬光祿勳。褒監，古銜翻。

**2**竇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二月，遣左校尉耿夔、司馬任尚出居延塞，圍北單于於金微山，賢曰︰居延縣，屬張掖郡；居延澤在東北。武帝使路博德築遮虜障於居延北。余按唐太宗以僕固部置金微都督府。大破之，獲其母閼氏，『張︰「氏」下脫「斬」字。』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封夔為粟邑侯。賢曰︰粟邑，縣名，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州白水縣西北。

**3**竇憲旣立大功，威名益盛，以耿夔、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賦『章︰甲十六行本「賦」上有「競」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斂吏民，共為賂遺。斂，力贍翻。遺，于季翻。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幷所連及，貶秩免官『章︰甲十六行本「官」下有「者」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行，下孟翻。尚書僕射樂恢，刺舉無所回避，憲等疾之。恢上書曰︰「陛下富於春秋，賢曰︰春秋，謂年也；言年少，春秋尚多，故稱富。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四舅，謂憲、篤、景、瓌。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省，悉景翻。恢稱疾乞骸骨，歸長陵；恢，京兆長陵人。憲風厲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慴，慴，之徙翻。望風承旨，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見，賢遍翻。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嗚流涕；范書作「噫嗚」。賢曰︰噫，音醫，又一戒翻；嗚，一故翻；歎傷之貌也。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4**冬，十月，癸未，上行幸長安，詔求蕭、曹近親宜為嗣者，紹其封邑。

**5**詔竇憲與車駕會長安。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尚書韓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易·下繫之辭。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百官志︰尚書左丞、右丞各一人，掌錄文書期會，左丞主吏民章報及騶伯史，右丞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秩皆四百石。蔡質漢儀曰︰總典臺中綱紀，無所不統。上，時掌翻。稜舉奏龍，論為城旦。

**6**龜茲、姑墨、溫宿諸國皆降。降，戶江翻。十二月，復置西域都護、騎都尉、戊己校尉官。章帝建初元年，罷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官，今復置。復，扶又翻。以班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拜龜茲侍子白霸為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將，如字。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惟焉耆、危須、尉犂以前沒都護，事見四十五卷明帝永平十八年。猶懷二心，為班超誅焉耆、尉犂王張本。其餘悉定。言其餘諸國皆臣服於漢也。

**7**初，『章︰甲十六行本「初」上有「庚辰，上至自長安」七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北單于旣亡，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鞬，九言翻。將衆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竇憲請遣使立於除鞬為單于，置中郞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下，遐稼翻；下同。宋由等以為可許；袁安、任隗奏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已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幷領降衆，降，戶江翻；下同。無緣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言其議雖已奏上，而上意從否未定也。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屯，卽屯屠何。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遺，于季翻。陛下深宜追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創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而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所養，謂南單于；無功，謂於除鞬。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孔子答子張之言。行，下孟翻。貊，莫北翻。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誓，謂漢與夷人信誓之言。復，扶又翻。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謂章和元年，斬優留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難，乃旦翻。折，之舌翻。憲險急負勢，言辭驕訐，賢曰︰訐，謂發人之惡，音居謁翻。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韓歆死見四十三卷建武十五年。戴涉死見同卷二十年。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考異曰︰袁安傳云︰「憲請立左鹿蠡王阿佟為北單于，安以為不可，憲竟立右鹿蠡王於除鞬。」據此，則阿佟與於除鞬是二人。袁紀作「阿脩」，南匈奴傳止有右谷蠡王於除鞬，無阿佟名。今從之。袁紀又云︰「宋由、丁鴻、尹睦以為阿脩誅君之子，又與烏丸、鮮卑為父兄之讎，不可立。南單于先帝所置，今首破北虜，新建大功，宜令幷領降衆。」與范書不同。又云「卒從安議」，蓋誤。今從袁安傳。

#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八

## 漢紀四十起玄黓執徐（壬辰），盡旃蒙大荒落（乙巳），凡十四年。

孝和皇帝下

**永元四年**（壬辰、九二）

**1**春，正月，遣大將軍左校尉耿夔授於除鞬印綬，校，戶敎翻。鞬，九言翻。使中郞將任尚持節衞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任，音壬。

初，廬江周榮辟袁安府，安舉奏竇景事見上卷元年。及爭立北單于事，見上卷上年。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尉掾徐齮深惡之，掾，俞絹翻。齮，魚倚翻。惡，烏路翻。脅榮曰︰「子為袁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悍，下罕翻，又侯旰翻。榮曰︰「榮，江淮孤生，得備宰士，賢曰︰榮辟司徒府，故稱宰士。縱為竇氏所害，誠所甘心！」因敕妻子︰敕，戒也。「若卒遇飛禍，卒，讀曰猝。賢曰︰飛禍，言倉卒而死也。余謂飛禍者，言刺客竊發，不可得而備，若鳥之飛集也。無得殯斂，斂，力贍翻。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

**2**三月，癸丑，司徒袁安薨。

**3**閏月，丁丑，以太常丁鴻為司徒。

**4**夏，四月，丙辰，竇憲還至京師。還，從宣翻，又如字。

**5**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丁鴻上疏曰︰「昔諸呂擅權，統嗣幾移；事見高后紀。幾，居希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事見王莽紀，鴻引此事以指言外戚之禍。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勢也。賢曰︰言親賢兼重，方可執政。今大將軍雖欲敕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怖，普布翻。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初除而謁，之官則辭。求通者，求通名也；待報者，得謁與不得謁，得辭與不得辭，皆待報也。雖奉符璽，受臺敕，符璽所以為信，初除者詣尚書臺受敕。璽，斯氏翻。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背，蒲妹翻。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悖，蒲內翻。見，賢遍翻。禁微則易，易，以豉翻。救末則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言禍伏於隱微，人多忽之，及發見之後，昭昭而不可掩，是為未然之明鏡。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強，不強則宰牧從橫。從，子用翻，又子容翻。橫，戶孟翻，又如字。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塞，悉則翻。

**6**丙辰，郡國十三地震。

**7**旱，蝗。

**8**竇氏父子兄弟並為卿、校，卿，九卿；校，諸校尉。校，戶敎翻。充滿朝廷，穰侯鄧疊、疊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憲女壻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共相交結；賢曰︰太后居長樂宮，故有少府，秩二千石。樂，音洛。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為殺害，謀弒逆也。帝陰知其謀。是時，憲兄弟專權，帝與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閹宦而已。閹宦，周禮謂之奄。鄭玄註曰︰奄，精氣蔽藏者；今謂之宦人。閹，衣廉翻，又衣檢翻。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鉤盾令鄭衆，謹敏有心幾，百官志︰鉤盾令，秩六百石，宦者為之，典諸近池苑囿遊觀之處，屬少府。幾，事也；心幾，謂心事也，今人謂人胸中有城府者為有心事。朝，直遙翻。盾，食尹翻。幾，居希翻。不事豪黨，遂與衆定議誅憲，以憲在外，謂出屯涼州時也。慮其為亂，忍而未發；會憲與鄧疊皆還京師。還，從宣翻，又如字。時清河王慶，恩遇尤渥，渥，厚漬也。常入省宿止；省，禁中也。帝將發其謀，欲得外戚傳，賢曰︰前書·外戚傳。傳，直戀翻。懼左右，不敢使，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千乘王伉，帝長兄也。乘，繩證翻。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鄭衆，求索故事。賢曰︰謂文帝誅薄昭，武帝誅竇嬰故事。索，山客翻。庚申，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衞南、北宮，執金吾掌宮外戒司非常，北軍五校尉主五營士，故令勒兵屯衞。閉城門，收捕郭璜、郭舉、鄧疊、鄧磊，皆下獄死。下，遐稼翻。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為冠軍侯，憲先已封冠軍侯，不受，今復封，以侯就國。更，居孟翻。與篤、景、瓌皆就國。瓌，古回翻。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言不欲正名誅之。為選嚴能相督察之。為，于偽翻。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

初，河南尹張酺，數以正法繩治竇景，酺，薄乎翻。酺先為魏郡太守，郡人鄭據奏竇景罪，景遣掾夏猛私謝酺，使 罪據子；酺收猛繫獄。及入為河南尹，景家人擊傷市卒，吏捕得之；景怒，遣緹騎侯海敺傷市丞。酺部吏楊章窮究，正海罪，徙朔方。數，所角翻。治，直之翻。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賢曰︰按鄧夫人，卽穰侯鄧疊母元。張酺論憲兼及其黨，稱鄧夫人，猶如前書霍光妻稱霍顯，祁大伯母號祁夫人之類。復，扶又翻。今嚴威旣行，皆言當死，不『章︰甲十六行本「不」下有「復」字；張校同。』顧其前後，考折厥衷。折，之舌翻。衷，竹仲翻。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敕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禮記︰公族有罪，獄成，有司讞于公曰︰「某之罪在大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必宥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如其倫之喪。過厚不過薄。今議者欲為瓌選嚴能相，為，于偽翻。相，息亮翻，侯國相也。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瓌獨得全。竇氏宗族賓客以憲為官者，皆免歸故郡。

初，班固奴嘗醉罵洛陽令种兢，姓譜︰种本仲氏，避難改焉。兢因逮考竇氏賓客，收捕固，死獄中。固嘗著漢書，尚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而成之。昭，卽曹大家也。

華嶠論曰︰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賢曰︰激，揚也。詭，毀也。抑，退也。抗，進也。余謂激詭抑抗，皆指史家作意以為文之病。華，戶化翻。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爾雅曰︰亹亹，猶勉勉也；音無匪翻。信哉其能成名也！固譏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賢曰︰言遷所是非與聖人乖謬，卽崇黃、老而薄六經，輕仁義而賤守節是也。然其論議，常排死節，謂言龔勝竟夭天年之類。否正直，謂言王陵、汲黯之戇之類。而不敍殺身成仁之為美，謂不立忠義傳。則輕仁義，賤守節甚矣！

**9**初，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漢中郡亦當遣吏，漢中郡，在洛陽西千九百九十里。戶曹李郃郡有戶曹，主民戶、祠祀、農桑。郃，曷閤翻。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翹，舉也。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郃遂所在遲留以觀其變，行至扶風潘岳關中記曰︰三輔舊治長安城中，長吏各居其縣治民。東都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而憲就國。凡交通者皆坐免官，漢中太守獨不與焉。與，讀曰預。

帝賜清河王慶奴婢、輿馬、錢帛、珍寶，充牣其第。慶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以垂意甚備。慶亦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愼法，故能保其寵祿焉。

**10**帝除袁安子賞為郞，任隗子屯為步兵校尉，以安、隗守正不附竇氏也。任，音壬。隗，五罪翻。鄭衆遷大長秋。百官志︰大長秋，秩二千石，承秦將行；景帝更為大長秋，或用士人，中興常用宦者。職掌奉宣中宮命，凡給賜宗親及宗親當謁見者關通之，中宮出則從。張晏曰︰皇后卿。師古曰︰秋者，收成之時，長者，恆久之義，故以為皇后官名。帝策勳班賞，衆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11**秋，七月，乙丑，太尉宋由以竇氏黨策免，自殺。

**12**八月，辛亥，司空任隗薨。

**13**癸丑，以大司農尹睦為太尉。太傅鄧彪以老病上還樞機職，上，時掌翻。尚書，樞機之職。鄧彪錄尚書。詔許焉，以睦代彪錄尚書事。

**14**冬，十月，『章︰甲十六行本「月」下有「己亥」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以宗正劉方為司空。

**15**武陵、零陵、澧中蠻叛。

**16**護羌校尉鄧訓卒，吏、民、羌、胡旦夕臨者日數千人。臨，力鴆翻，哭也。羌、胡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刺，七逆翻，又七四翻。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賢曰︰訓前任烏桓校尉時吏士也。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傿，傿，蓋為烏桓校尉。傿，於建翻。傿歎息曰︰「此為義也！」乃釋之。遂家家為訓立祠，為，于偽翻；下同。每有疾病，輒請禱求福。

蜀郡太守聶尚代訓為護羌校尉，欲以恩懷諸羌，乃遣譯使招呼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去大、小榆谷，事見上卷章和二年。鄧訓驅逐迷唐，而聶尚招呼之，欲以反鄧訓之政也。聶，缺［昵］輒翻。使，疏吏翻。迷唐旣還，遣祖母卑缺詣尚，卑缺，蓋迷吾之母。尚自送至塞下，為設祖道，令譯田汜等五人護送至廬落。迷唐遂反，與諸種共生屠裂汜等，以血盟詛，種，章勇翻。汜，詳里翻。詛，莊助翻。復寇金城塞。復，扶又翻。尚坐免。

**五年**（癸巳、九三）

**1**春，正月，乙亥，宗祀明堂，登靈臺，赦天下。

**2**戊子，千乘貞王伉薨。諡法︰臣諡，直道不撓曰貞；事君無猜曰貞；清白守節曰貞；固節幹事曰貞、伉，音抗。

**3**辛卯，封皇弟萬歲為廣宗王。廣宗縣，屬鉅鹿郡。賢曰︰今貝州宗城縣。隋煬帝諱廣，故改為宗城。

**4**甲寅，太傅鄧彪薨。

**5**戊午，隴西地震。

**6**夏，四月，壬子，紹封阜陵殤王兄魴為阜陵王。諡法︰未家短折曰殤。阜陵殤王沖，質王延之子，元年嗣封，三年薨，無嗣，今以魴紹封。魴，符方翻。

**7**九月，辛酉，廣宗殤王萬歲薨，無子，國除。

**8**初，竇憲旣立於除鞬為北單于，欲輔歸北庭，事見上卷三年。鞬，居言翻。會憲誅而止。於除鞬自畔還北，詔遣將兵長史王輔以千餘騎與任尚共追討，斬之，破滅其衆。

**9**耿夔之破北匈奴也，事見上卷三年。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拓拔氏自北荒南徙，蓋此時也。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種，章勇翻。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

**10**冬，十月，辛未，太尉尹睦薨。

**11**十一月，乙丑，太僕張酺為太尉。酺與尚書張敏等奏「射聲校尉曹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書凡五奏。帝知酺守學不通，言守其家學也。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褒制禮事，見上卷章帝章和元年。

**12**是歲，武陵郡兵破叛蠻，降之。降，戶江翻。

**13**梁王暢與從官卞忌祠祭求福，姓譜︰卞本自有周曹叔振鐸之後，曹之支子封於卞，遂以建族。余按魯有卞莊子，楚有卞和。忌等諂媚云︰「神言王當為天子。」暢與相應答，為有司所奏，請徵詣詔獄。帝不許，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成武、單父二縣，本屬山陽，後屬濟陰，章帝以益梁國。賢曰︰成武，今曹州縣；單父，今宋州縣。單，音善。暢慙懼，上疏深自刻責曰︰「臣天性狂愚，不知防禁，自陷死罪，分伏顯誅。分，扶問翻。陛下聖德，枉法曲平，賢曰︰曲平，曲法申恩，平處其罪。橫赦貸臣，為臣受汙。橫，胡孟翻。汙，惡也，天下以赦暢為納汙，是為暢受汙。為，于偽翻。臣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敢復有所橫費，橫，戶孟翻。復，扶又翻。租入有餘，乞裁食睢陽、穀熟、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四縣，下邑、尉氏、薄、郾也。睢，音雖。臣暢小妻三十七人，凡非正室者，皆小妻也。其無子者，願還本家，自選擇謹敕奴婢二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鼓吹、倉頭、奴婢，兵弩、廐馬，皆上還本署。虎賁士，屬虎賁中郞將。官騎，騶騎也。漢官儀曰︰騶騎，王家名官騎，與廐馬皆屬太僕。工技，屬尚方。鼓吹，屬黃門。倉頭、奴婢，屬永巷、御府、奚官等令。兵弩，屬考工令。各有本署也。賁，音奔。技，渠綺翻。吹，昌瑞翻。上，時掌翻。臣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汙清流，汙，烏故翻。旣得生活，誠無心面目以凶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藏雜物，賢曰︰古者師行，二五為什，食器之類必共之，故曰什物、食具。今人通謂生生之具為什物。復，扶又翻。願陛下加恩開許。」上優詔不聽。

**14**護羌校尉貫友貫，姓也，漢初有趙相貫高。遣譯使構離諸羌，誘以財貨，由是解散。使，疏吏翻。誘，音酉。乃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八百餘人，收麥數萬斛，遂夾逢留大河築城塢，此大河卽黃河。河水至此有逢留之名，在二榆谷北。作大航，造河橋，欲度兵擊迷唐。酈道元水經註曰︰於河狹作橋。航，戶剛翻。迷唐率部落遠徙，依賜支河曲。西羌傳︰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羌居河關之西南，演於賜支，至於河首，緜地千里。司馬彪曰︰西羌自析支以西濱河首，在右居也。河水屈而東北流，逕於析支之地，是為河曲矣。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

單于屯屠何死，單于宣弟安國立。安國初為左賢王，無稱譽；及為單于，單于適之子右谷蠡王師子以次轉為左賢王。谷，音鹿。蠡，盧奚翻。師子素勇黠多知，黠，下八翻。知，古智字通。前單于宣及屯屠何皆愛其氣決，數遣將兵出塞，數，所角翻；下同。掩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亦加殊異。由是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安國欲殺之；諸新降胡，初在塞外數為師子所驅掠，在塞外，謂先屬北部時。降，戶剛翻。多怨之。安國『章︰甲十六行本「國」下有「因是」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委計降者，與同謀議。師子覺其謀，乃別居五原界，每龍庭會議，匈奴龍庭，本在塞外，是時南單于居塞內，亦謂所居為龍庭。師子輒稱病不往。度遼將軍皇甫稜知之，亦擁護不遣，單于懷憤益甚。

**六年**（甲午、九四）

**1**春，正月，皇甫稜免，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單于與中郞將杜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中郞將，使匈奴中郞將也。斷，音短。單于居西河美稷，故諷令太守斷其章，使不上聞。單于無由自聞。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疏遠故胡，親近新降，遠，于願翻。近，其靳翻。降，戶江翻。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且，子余翻。背，蒲妹翻。請西河、上郡、安定為之儆備。」帝下公卿議，下，遐稼翻。皆以為︰「蠻夷反覆，雖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之，往也。使，疏吏翻。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幷力，觀其動靜。如無他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橫暴為邊害者，共平罪誅。相與平處其罪，當誅者則誅之。橫，戶孟翻。若不從命，令為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賞賜，賢曰︰裁量賜物，不多與也。亦足以示百蠻。」『章︰甲十六行本「蠻」下有「帝從之」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造，七到翻。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帳，單于所居，卽謂之穹廬，又謂之廬帳。因舉兵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柏城；曼柏縣，屬五原郡。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譬『章︰甲十六行本「譬」上有「曉」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和之，安國不聽；城旣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衆皆大恐，安國舅骨都侯喜為等慮幷被誅，乃格殺安國，被，皮義翻。考異曰︰帝紀在去年，誤。今從南匈奴傳。立師子為亭獨尸逐侯鞮單于。鞮，丁奚翻。

**2**己卯，司徒丁鴻薨。

**3**二月，丁未，以司空劉方為司徒，太常張奮為司空。

**4**夏，五月，城陽懷王淑薨，無子，國除。

**5**秋，七月，京師旱。

**6**西域都護班超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餘人龜茲，音丘慈。鄯，上扇翻。討焉耆，到其城下，誘焉耆王廣、尉犂王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誘，音酉。考異曰︰袁紀「汎」作「沈」，今從超傳。因縱兵鈔掠，鈔，楚交翻。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更立焉耆左侯元孟為焉耆王。焉耆國有左右將、左右侯。更，工衡翻。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至于海濱，西海之濱也，所謂條支、大秦、蒙奇、兜勒諸國也。質，音致。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重，直龍翻。班超所以成西域之功者，以匈奴衰困，力不能及西域也。

**7**南單于師子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降，戶江翻。安集掾王恬將衞護士與戰，破之。使匈奴中郞將置掾，隨事為員，安集掾，以安集匈奴為稱也。光武在河北，亦置安集掾，以天下未定，使之安集斯民也。建武二十六年，使匈奴中郞將置安集掾史，將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掾，俞絹翻。於是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薁鞮日逐王逢侯為單于，「鞮」，當作「鞬」。賢曰︰前「鞮」、「鞬」兩字通，今不改亦可。薁，於六翻。鞬，九言翻。遂殺略吏民，燔燒郵亭、廬帳，將車重向朔方，欲度幕北。郵，音尤。重，直用翻。九月，癸丑，以光祿勳鄧鴻行車騎將軍事，與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迹射、緣邊兵，賢曰︰漢有迹射士，言尋迹而射也。烏桓校尉任尚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郞將杜崇屯牧師城，漢邊郡有牧師菀以養馬，此牧師菀城也，當在西河郡美稷縣界。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冬，十一月，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解圍去，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大城縣故屬西河郡，郡國志屬朔方郡。斬首四千餘級。任尚率鮮卑、烏桓要擊逢侯於滿夷谷，要，一遙翻。復大破之，復，扶又翻；下同。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衆出塞，漢兵不能追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8**以大司農陳寵為廷尉。寵性仁矜，數議疑獄，數，所角翻。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刻敝之風，於此少衰。少，詩沼翻。

**9**帝以尚書令江夏黃香為東郡太守，香辭以︰「典郡從政，才非所宜，乞留備宂官，宂，而隴翻，散也。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宮臺煩事。」宮，謂宮中；臺，謂尚書臺也。尚書出納王命，故云宮臺煩事。帝乃復留為尚書令，增秩二千石，按百官志︰尚書令秩千石，今特增秩二千石，以香在尚書日久，又辭不拜郡，故復留為尚書令而祿以郡守祿。甚見親重。香亦祗勤物務，憂公如家。

**七年**（乙未、九五）

**1**春，正月，鄧鴻等軍還，馮柱將虎牙營留屯五原；鴻坐逗留失利，下獄死。後帝知朱徽、杜崇失胡和，又禁其上書，以致胡反，皆徵，下獄死。下，遐稼翻。

**2**夏，四月，辛亥朔，日之食之。

**3**秋，七月，乙巳，易陽地裂。余按地理志及郡國志，易陽縣屬趙國。應劭曰︰易水出涿郡故安；師古及賢皆曰縣在易水之陽，此皆承應劭之誤也。易水在燕南界，漢屬河間郡界，此時趙國僅有唐邢、洺二州之地，安得有屬縣遠在易水之陽邪！五代史志︰洺州臨洺縣，舊曰易陽，後齊廢，入襄國縣；後周改為易陽縣，別置襄國縣；隋開皇六年，改易陽縣為邯鄲縣，十年，改邯鄲縣為臨洺而別置邯鄲縣。由是觀之，漢易陽縣當在邯鄲、襄國二縣之間。

**4**九月，癸卯，京師地震。

**5**樂成王黨坐賊殺人，削東光、鄡二縣。東光縣，本屬勃海郡；鄡縣，本屬鉅鹿郡，章帝以益樂成國。鄡，音羌堯翻。舊禁宮人出嫁，不得適諸國。有故掖庭技人哀置嫁男子章初，黨召入宮與通；初欲上書告之，黨賂哀置姊昭殺初。

**八年**（丙申、九六）

**1**春，二月，立貴人陰氏為皇后。后，識之曾孫也。

**2**夏，四月，『章︰甲十六行本「月」下有「癸亥」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樂成靖王黨薨。子哀王崇立，尋死，無子，國除。

**3**五月，河內、陳留蝗。

**4**南匈奴右溫禺犢王烏居戰畔出塞。賢曰︰溫禺犢王名烏居戰。秋，七月，度遼將軍龐奮、越騎校尉馮柱追擊破之，徙其餘衆及諸降胡二萬餘人於安定、北地。安定郡，在雒陽西千七百里。北地郡，在雒陽西千一百里。

**5**車師後部王涿鞮反，擊前王尉畢大，獲其妻子。「尉畢大」，西域傳作「尉卑大」。時戊己校尉索頵欲廢後部王涿鞮，涿鞮忿前王尉卑大賣己，因反，擊尉卑大。鞮，丁奚翻。

**6**九月，京師蝗。

**7**冬，十月，乙丑，北海王威以非敬王子，又坐誹謗，自殺。

**8**十二月，辛亥，陳敬王羨薨。

**9**丁巳，南宮宣室殿火。

**10**護羌校尉貫友卒，以漢陽太守史充代之。充至，遂發湟中羌、胡出塞擊迷唐。迷唐迎敗充兵，敗，補邁翻。殺數百人。充坐徵，以代郡太守吳祉代之。

**九年**（丁酉、九七）

**1**春，三月，庚辰，隴西地震。

**2**癸巳，濟南安王康薨。諡法︰好和不爭曰安；寬裕和平曰安。濟，子禮翻。

**3**西域長史王林擊車師後王，斬之。後王涿鞮。

**4**夏，四月，丁卯，封樂成王黨子巡為樂成王。

**5**五月，封皇后父屯騎校尉陰綱為吳房侯，郡國志︰吳房縣，屬汝南郡，有棠谿亭。左傳，房國，楚靈王所滅，又，楚昭王封吳王夫槪於棠谿。地道記有吳城。吳房蓋合吳城、房國以名縣也。以特進就第。

**6**六月，旱，蝗。

**7**秋，八月，鮮卑寇肥如，遼東太守祭參坐沮敗，下獄死。賢曰︰肥如縣，屬遼西郡。前書音義曰︰肥子奔燕，封於此，今平州也。按祭肜傳︰參守遼東，鮮卑入郡界，參坐沮敗，下獄死。蓋寇遼西之肥如，遂入遼東郡界也。沮，在呂翻。

**8**閏月，辛巳，皇太后竇氏崩。初，梁貴人旣死，事見四十六卷章帝建初八年。宮省事祕，莫有知帝為梁氏出者。舞陰公主子梁扈遣從兄䄠奏記三府，扈，梁松子也。帝母梁貴人，少失母，為伯母舞陰公主所養。從，才用翻。賢曰︰䄠，古禪字。以為「漢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聖躬，不蒙尊號，求得申議。」賢曰︰求申理而議之也。太尉張酺言狀，帝感慟良久，曰︰毛晃曰︰良，頗也；良久，頗久也。或曰︰良久，少久也。一曰︰良，略也，聲輕，故轉略為良。慟，徒弄翻，大哭也，哀過也。「於君意若何？」酺請追上尊號，存錄諸舅。錄，采也，收拾也。帝從之。會貴人姊南陽樊調妻嫕嫕，音於計翻。考異曰︰袁紀「嫕」皆作「憑」，今從皇后紀、梁竦傳。上書自訟曰︰「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母氏年踰七十，及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帝引見嫕，乃知貴人枉歿之狀。三公上奏，「請依光武黜呂太后故事，事見四十五卷光武中元元年。按此事乃光武之失，而可引之為故典乎！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百官亦多上言者。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自嗣位至是十年。深惟大義︰惟，思也。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按前世，上官太后亦無降黜，謂上官桀父子誅，不累及上官后也。事見二十二卷昭帝元鳳元年。其勿復議！」復，扶又翻。丙申，葬章德皇后。

**9**燒唐『章︰甲十六行本「唐」作「當」；乙十一行本同；熊校同。』羌迷唐率衆八千人寇隴西，脅塞內諸種羌合步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殺大夏長。大夏縣，屬隴西郡。宋白曰︰今大夏縣屬河州。夏，戶雅翻。種，章勇翻。長，知兩翻。詔遣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世副之，以趙世副劉尚也。考異曰︰西羌傳作「趙代」，今從帝紀。余謂唐太宗諱世民，賢註范史，偶檢點及此，遂改「世」為「代」耳。將漢兵、羌、胡共三萬人討之。尚屯狄道，世屯枹罕；狄道、枹罕二縣，皆屬隴西郡。宋白曰︰狄道縣，屬蘭州；枹罕縣，河州治所。枹，音膚。尚遣司馬寇盱監諸郡兵，四面並會。監，古銜翻。迷唐懼，棄老弱，奔入臨洮南。奔入臨洮南山也。尚等追至高山，大破之，斬虜千餘人。迷唐引去，漢兵死傷亦多，不能復追，復，扶又翻。乃還。

**10**九月，庚申，司徒劉方策免，自殺。

**11**甲子，追尊梁貴人為皇太后，諡曰恭懷，追復喪制。冬，十月，乙酉，改葬梁太后及其姊大貴人于西陵。西陵，蓋以其地在敬陵之西，故稱西陵，猶薄太后陵在霸陵南，因謂之南陵也。賢曰︰初，后葬有闕，故改葬。擢樊調為羽林左監。追封諡皇太后父竦為褒親愍侯，諡法︰在國逢難曰愍。遣使迎其喪，葬於恭懷皇后陵旁。徵還竦妻子；封子棠為樂平侯，樂平，侯國，屬東郡，故清縣也，章帝更名。棠弟雍為乘氏侯，乘氏，侯國，屬濟陰郡，春秋之乘丘也。乘，繩證翻。雍弟翟為單父侯，單父，音善甫。位皆特進，賞賜以巨萬計，寵遇光於當世，梁氏自此盛矣。

清河王慶始敢求上母宋貴人冢，宋貴人冢，在雒陽城北樊濯聚。上，時掌翻。帝許之，詔太官四時給祭具。慶垂涕曰︰「生雖不獲供養，供，俱用翻。養，羊尚翻。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求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懷梁后之嫌，遂不敢言，常泣向左右，以為沒齒之恨。齒，年也。後上言︰「外祖母王年老，乞詣雒陽療疾，」於是詔宋氏悉歸京師，宋氏歸故郡，事見四十六卷章帝建初七年。除慶舅衍、俊、蓋、暹等皆為郞。

**12**十一月，癸卯，以光祿勳河南呂蓋為司徒。

**13**十二月，丙寅，司空張奮罷。壬申，以太僕韓稜為司空。

**14**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條支，東觀記曰︰以漢中郡南鄭縣之西鄕千戶封超為定遠侯。賢曰︰定遠故城，在今洋州西鄕縣南。西域傳曰︰自皮山西南經烏秅，涉懸度，歷罽賓，六十餘日，行至烏弋山離國，復西南，馬行百餘日，至條支。條支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大秦國，西漢之犂軒也，在西海西，其人民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奏，今拂菻國是也。掾，俞絹翻。使，疏吏翻。窮西海，皆前世所不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及安息西界，自條支轉北而東，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臨大海，欲渡，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善風，謂順風也。三月乃得渡，若遇遲風，亦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數，所角翻。英乃止。

**十年**（戊戌、九八）

**1**夏，五月，京師大水。

**2**秋，七月，己巳，司空韓稜薨。八月，丙子，以太常太山巢堪為司空。

**3**冬，十月，五州雨水。

**4**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世坐畏懦徵，下獄，免。謁者王信領尚營屯枹罕，謁者耿譚領世營屯白石。白石縣，本屬金城郡，時屬隴西郡。水經註︰白石川水南逕白石城西而注灕水，水又逕白石縣故城南。闞駰曰︰白石縣，在狄道縣西北二百八十五里。賢曰︰白石山在今蘭州；或曰︰河州鳳林縣，本漢白石縣，張駿改為永固，唐為烏州，後廢州置安昌縣，後又更名鳳林。杜佑曰︰直道縣有白石山。譚乃設購賞，諸種頗來內附。迷唐恐，乃請降；信、譚遂受降罷兵。十二月，迷唐等帥種人詣闕貢獻。帥，讀曰率。種，章勇翻。

**5**戊寅，梁節王暢薨。

**6**初，居巢侯劉般薨，居巢縣，屬廬江郡。般，建初三年薨。子愷當嗣，稱父遺意，讓其弟憲，遁逃久之，有司奏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歲，有司復奏之，復，扶又翻。侍中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見論語。有司不原樂善之心樂，音洛。而繩以循常之法，懼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也。」長，知兩翻。帝納之，下詔曰︰「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遭事之宜，後不得以為比。」乃徵愷，拜為郞。

**7**南單于師子死，單于長之子檀立，為萬氏尸逐鞮單于。

**十一年**（己亥、九九）

**1**夏，四月，丙寅，赦天下。

**2**帝因朝會，召見諸儒，朝，直遙翻。見，賢遍翻。使中大夫魯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難，乃旦翻。以經疑相難也；下同。帝善丕說，罷朝，特賜衣冠。丕因上疏曰︰「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賢曰︰規，圓也。矩，方也。權，秤錘。衡，秤衡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漢儒專門名家，各守師說，故發難者必明其師之說以為據；答難者亦必務立大義以申其師之說。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章，明也。思，相吏翻。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無令芻蕘以言得罪，自比於芻蕘，謙也。蕘，如招翻。幽遠獨有遺失也。」

**十二年**（庚子、一○○）

**1**夏，四月，戊辰，秭歸山崩。賢曰︰秭歸縣，屬南郡，古之夔國，今歸州也。袁山松曰︰屈原此縣人，旣被流放，忽然蹔歸，其姊亦來，因名其地為秭歸。秭，亦姊也，音蔣兕翻。

**2**秋，七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3**九月，戊午，太尉張酺免。丙寅，以大司農張禹為太尉。

**4**燒當羌豪迷唐旣入朝，其餘種人不滿二千，飢窘不立，不能自立也。種，章勇翻；下同。入居金城。帝令迷唐將其種人還大、小榆谷；迷唐以漢作河橋，卽五年貫友所作之橋。兵來無常，故地不可復居，復，扶又翻；下同。辭以種人飢餓，不肯遠出。護羌校尉吳祉等多賜迷唐金帛，令糴穀市畜，畜，許又翻。促使出塞，種人更懷猜驚。是歲，迷唐復叛，脅將湟中諸胡寇鈔而去，鈔，楚交翻。王信、耿譚、吳祉皆坐徵。

**十三年**（辛丑、一○一）

**1**秋，八月，己亥，北宮盛饌門閣火。盛饌門閣，御廚門閣也。晉書·天文志曰︰紫宮垣西南角外二星，內二星曰內廚，主六宮之內飲食，后妃、夫人與太子宴飲。東北維外六星，曰天廚，主盛饌。皇居則象於天極，故北宮有盛饌門閣。

**2**迷唐復還賜支河曲，將兵向塞。護羌校尉周鮪與金城太守侯霸金城郡在洛陽西二千八百里。鮪，于軌翻。及諸郡兵、屬國羌、胡合三萬人『章︰甲十六行本「人」下有「出塞」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至允川。水經註曰︰允川去賜支河曲數十里，在大、小榆谷之西。侯霸擊破迷唐，種人瓦解，降者六千餘口，種，章勇翻。降，戶江翻。分徙漢陽、安定、隴西。迷唐遂弱，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居。發羌，羌之別種，或曰︰唐之吐蕃卽其後也。久之，病死，其子來降，戶不滿數十。

**3**荊州雨水。

**4**冬，十一月，丙辰，詔曰︰「幽、幷、涼州戶口率少，幽州部涿郡、廣陽、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玄菟、樂浪等郡。幷州部上黨、太原、上郡、西河、五原、雲中、定襄、鴈門、朔方等郡。幽州大郡，戶猶十萬餘，唯玄菟戶一千五百二十四。幷州大郡三萬餘，小郡不滿二千。涼州大郡不滿三萬，敦煌七百四十八而已。少，詩沼翻。邊役衆劇，束脩良吏進仕路狹。束脩，謂束髮自脩者也。撫接夷狄，以人為本，其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

**5**鮮卑寇右北平，右北平郡，在雒陽北二千三百里。遂入漁陽，漁陽太守擊破之。

**6**戊辰，司徒呂蓋以老病致仕。

**7**巫蠻許聖以郡收稅不均，怨恨，遂反；賢曰︰巫縣，屬南郡，故城在今夔州巫山縣。辛卯，寇南郡。

**十四年**（壬寅、一○二）

**1**春，安定降羌燒何種反，燒當與燒何各是一種。種，章勇翻；下同。郡兵擊滅之。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水經︰河水自東河曲逕西海郡南，又東逕允川而歷大、小榆谷北。復，扶又翻。隃麋相曹鳳上言︰隃麋，侯國，屬右扶風。隃，言踰。麋，音眉。賢曰︰隃麋故城，在今隴州汧陽縣東南。「自建武以來，西羌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有西海魚鹽之利，西海有允谷鹽池。阻大河以為固。又，近塞諸種，易以為非，易，以豉翻。難以攻伐，故能強大，常雄諸種，恃其拳勇，詩云︰無拳無勇。毛萇註云︰拳，力也。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誘，音酉。沮，在呂翻。亡逃棲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為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建，立也。立策復置郡縣也。置西海郡見三十六卷平帝元始四年。規固二榆，規，圖也，謀也。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塞，悉則翻。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委，於偽翻。輸，舂遇翻。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上從之，繕脩故西海郡，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孟康曰︰金城西部都尉府在金城縣。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耆。賢曰︰龍耆，卽龍支也，今鄯州縣。宋白曰︰鄯州龍支縣，本漢允吾縣地，取縣西龍支堆為名。後增廣屯田，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會永初中，諸羌叛，乃罷。

**2**三月，戊辰，臨辟雍饗射，赦天下。

**3**夏，四月，遣使者督荊州兵萬餘人，分道討巫蠻許聖等，大破之。聖等乞降，悉徙置江夏。晉、宋之荊州蠻，分居沔中西陽者，卽巫蠻之餘種也。降，戶江翻。

**4**陰皇后多妬忌，寵遇浸衰，數懷恚恨。數，所角翻。恚，衣避翻。后外祖母鄧朱，出入宮掖，有言后與朱共挾巫蠱道者；賢曰︰巫師為蠱，故曰巫蠱。左傳註曰︰蠱，惑也。帝使中常侍張愼與尚書陳褒案之，劾以大逆無道，劾，戶槪翻，又戶得翻。朱二子奉、毅，后弟輔皆考死獄中。六月，辛卯，后坐廢，遷于桐宮，以憂死。父特進綱自殺，后弟軼、敞及朱家屬徙日南比景。日南郡，秦象郡也，武帝更名，在雒陽南萬三千四百里；比景縣屬焉。如淳曰︰日中於頭上，景在己下，故名之。師古曰︰日南，言其在日之南，所謂「開北戶以向日」者。軼，音逸。

**5**秋，七月，壬子，常山殤王側薨，無子，立其兄房子侯章為常山王。房子縣屬常山國。

**6**三州大水。

**7**班超久在絕域，超始出西域，見四十五卷明帝永平十六年。年老思土，上書乞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酒泉郡，在雒陽西四千七百里。賢曰︰玉門關，屬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關在敦煌縣西北。酒泉郡，今肅州也，去長安二千八百五十里。謹遣子勇隨安息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朝廷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超妹昭，嫁扶風曹壽，博學高才，有節行法度。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家，今人相傳讀曰姑。又據皇后紀，沖帝母虞貴人，梁冀秉政，抑而不加爵號，但稱大家而已。則大家者，宮中相尊之稱也。上書曰︰「蠻夷之性，悖逆侮老；悖，蒲內翻，又蒲沒翻。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原，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卒，讀曰猝；下同。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賢曰︰踰，遙也，高祖踰謂黥布曰︰何苦而反？余按前書，當作「隃」，讀曰遙，傳寫誤作「踰」。三年於今，未蒙省錄。省，悉景翻。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賢曰︰周禮·鄕大夫職曰︰國中七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征，謂賦稅從征役也。韓詩外傳曰︰二十行役，六十免役；與周禮國中同，卽知一與周禮七尺同。禮，國中六十免役，野卽六十有五，晚於國中五年。國中七尺從役，野六尺，卽是野又早於國中五年。七尺，謂二千；六尺，卽十五也。上言十五受兵，據野外為言；六十還之，據國中為說也。亦有休息，不任職也。任，音壬。故妾敢觸死為超求哀，匄超餘年，為，于偽翻。賢曰︰匄，乞也。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家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新序曰︰周文王作靈臺，掘地得死人之骨，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之主！」遂更葬之。天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而況於人乎！」子方哀老之惠。」賢曰︰田子方，魏文侯之師也，見君之老馬棄之，曰︰「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仁也。」於是收而養之。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超至雒陽，拜為射聲校尉；九月，卒。考異曰︰本傳稱超十二年上疏，十四年至雒陽。而妹昭上書曰︰「延頸踰望，三年於今。」註引東觀記曰︰「安息遣使獻大雀、師子，超遣子勇隨入塞。」按帝紀︰「十三年，安息國入貢」，袁紀載超書亦在十三年。今幷置其書於此。袁紀又云「超到數月薨」，今從本傳。

超之被徵，被，皮義翻。以戊己校尉任尚代為都護。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君數當大位，數，所角翻。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易，以豉翻。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家語︰孔子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宜蕩佚簡易，易，以豉翻。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邊和，如超所言。為任尚徵還、漢失西域張本。

**8**初，太傅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子護羌校尉訓，有女曰綏，性孝友，好書傳，好，呼到翻。傳，柱戀翻。常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叔父陔曰︰「嘗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為謁者，使修石臼河，歲活數千人，陔，柯開翻。石臼河事見四十六卷章帝建初三年。天道可信，家必蒙福。」綏後選入宮為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謂克去有己之私，不欲上人也。下，遐稼翻。雖宮人隸役，皆加恩借，旣有以恩之，又假借以辭色。帝深嘉焉。嘗有疾，帝特令其母、兄弟入親醫藥，不限以日數，貴人辭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外舍，猶言外家；內省，猶言內禁也。上令陛下有私幸之譏，私幸，謂私於所幸者。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謂交有所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為榮，數，所角翻；下同。貴人反以為憂邪！」每有讌會，諸姬競自修飾，貴人獨尚質素，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卽時解易，若並時進見，見，賢遍翻；下同。則不敢正坐離立，賢曰︰離，並也。禮記曰︰離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僂，力主翻，俯也。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后言。先，悉薦翻。陰后短小，舉指『章︰甲十六行本「指」作「止」；乙十一行本同。』時失儀，左右掩口而笑，貴人獨愴然不樂，為之隱諱，若己之失。樂，音洛。為，于偽翻。帝知貴人勞心曲體，歎曰︰「修德之勞，乃如是乎！」後陰后寵衰，貴人每當御見，御，進也。見，賢遍翻。輒辭以疾。時帝數失皇子，貴人憂繼嗣不廣，數選進才人以博帝意。西漢宮中爵號有美人、良人；若才人，蓋東都所置也。博，廣也。陰后見貴人德稱日盛，稱，尺證翻。深疾之；疾，與嫉同，妬也。帝嘗寢病，危甚，陰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鄧氏復有遺類！」復，扶又翻。貴人聞之，流涕言曰︰「我竭誠盡心以事皇后，竟不為所祐。今我當從死，從，才用翻。上以報帝之恩，中以解宗族之禍，下不令陰氏有人豕之譏。」人豕，卽人彘，事見十二卷惠帝元年。卽欲飲藥。宮人趙玉者固禁止之，因詐言「屬有使來，屬，之欲翻，會也。使，疏吏翻。上疾已愈」，貴人乃止。明日，上果瘳。廖，丑留翻。及陰后之廢，貴人請救，不能得；帝欲以貴人為皇后，貴人愈稱疾篤，深自閉絕。冬，十月，辛卯，詔立貴人鄧氏為皇后；后辭讓，不得已，然後卽位。郡國貢獻，悉令禁絕，漢郡國貢獻，進御之外，別上皇后宮。歲時但供紙墨而已。毛晃曰︰楮籍不知所始，後漢蔡倫以魚網、木皮為紙，俗以為紙始於倫，非也。按前書·外戚傳已有赫蹏紙矣。墨，膠煤以為之。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騭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郞將。騭，職日翻。賢曰︰東觀記︰「騭」作「陟」。

**9**丁酉，司空巢堪罷免。

**10**十一月，癸卯，以大司農沛國徐防為司空。防上疏，以為︰「漢立博士十有四家，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弘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設甲乙之科前書，博士弟子，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郞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為文學掌故。以勉勸學者。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賢曰︰諸經為業，各自名家。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策，編簡也。策試，卽射策也。漢書音義曰︰作簡策難問，列置案上，在試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謂之射策。輒興諍訟，諍，讀與爭同。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論語。賢曰︰祖述先聖之言，不自制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亦見論語。賢曰︰古者史官於書有所不知，則闕以待能者。孔子言少時猶及見古史官之闕文，今則無之，疾時多穿鑿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意說者，創意而為之說。輕侮道術，浸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賢曰︰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僿，音西志翻。史記「僿」作「薄」。專精務本，儒學所先。先，悉薦翻。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難，乃旦翻。解釋多者為上策，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賢曰︰伐，謂相攻伐也。皆正以為非。」上從之。

**11**是歲，初封大長秋鄭衆為鄛鄕侯。賞珠竇憲功也，宦官封侯自此始。賢曰︰說文曰︰南陽郡棘陽縣有鄛鄕。鄛，音上交翻。

**十五年**（癸卯、一○三）

**1**夏，四月，甲子晦，日有食之。時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穉，早離顧復，詩·小雅·蓼莪之篇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鄭氏箋曰︰顧，旋視也；復，反覆也。離，力智翻。弱冠相育，冠，古玩翻。常有蓼莪、凱風之哀。詩·小雅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又國風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蓼，力竹翻。選懦之恩，知非國典，且復宿留。」賢曰︰選懦，慈戀不決之意也。懦，音人兗翻。復，扶又翻。宿，音秀。留，音溜。

**2**秋，九月，壬午，車駕南巡，清河、濟北、河間三王並從。濟，子禮翻。從，才用翻。

**3**四州雨水。

**4**冬，十月，戊申，帝幸章陵；戊午，進幸雲夢。賢曰︰雲夢，今安州縣也，卽在雲夢澤中。時太尉張禹留守，守，手又翻。聞車駕當幸江陵，以為不宜冒險遠遊，驛馬上諫。上，時掌翻。詔報曰︰「祠謁旣訖，謂幸章陵，祠謁四親陵廟。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旋。」十一月，甲申，還宮。

**5**嶺南舊貢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賢曰︰交州記曰︰龍眼，樹高五六丈，似荔支而小。廣州記曰︰子似荔支而圓，七月熟。荔支，樹高五六丈，大如桂樹，實如雞子，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甜醋者，至日禺中，翕然俱赤，卽可食。置，謂驛也。候，卽堠也，立之道旁。荔，立計翻。晝夜傳送。傳，直戀翻。臨武長汝南唐羌賢曰︰臨武縣，屬桂陽郡，今郴州縣。嶺南入獻，道經臨武。長，知兩翻。上書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膳為功。伏見交趾七郡交趾州部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眞、日南七郡。獻生龍眼等，鳥驚風發；言其疾也。南州土地炎熱，惡蟲猛獸，不絕於路，至於觸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復，扶又翻；下同。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宗廟之薦，各以其土之所有而致之，貴遠物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復受獻！」

**6**是歲，初令郡國以日北至按薄刑。時有司奏以為夏至則微陰起，靡草死，可以決小事，遂令以日北至按薄刑。賢曰︰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按五月一陰爻生，可以言微陰。今月令云孟夏，乃是純陽之月。此言夏至者，與月令不同。余按安帝永初元年，魯恭言自永元十五年，按薄刑改用孟夏，則夏至乃謂夏之初至。范史以日北至書之，其誤後人甚矣。

**十六年**（甲辰、一○四）

**1**秋，七月，旱。

**2**辛酉，司徒鲁恭免。

**3**庚午，以光祿勳張酺為司徒；八月，己酉，酺薨。冬，十月，辛卯，以司空徐防為司徒，大鴻臚陳寵為司空。臚，陵如翻。

**4**十一月，己丑，帝行幸緱氏，登百岯山。緱氏縣，屬河南尹。賢曰︰卽柏岯山也，在洛州緱氏縣南。爾雅云︰山一成曰岯。緱，工侯翻。岯，平眉翻。

**5**北匈奴遣使稱臣貢獻，願和親，脩呼韓邪故約。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而厚加賞賜，不答其使。

## 元興元年（乙巳、一○五）

**1**春，高句驪王宮入遼東塞，寇略六縣。句驪至宮浸強，數犯邊。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

**2**夏，四月，庚午，赦天下，改元。

**3**秋，九月，遼東太守耿夔擊高句驪，破之。

**4**冬，十二月，辛未，帝崩于章德前殿。年二十七。初，帝失皇子，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祕養於民間，羣臣無知者。及帝崩，鄧皇后乃收皇子於民間。長子勝，有痼疾；痼，音固。痼疾，堅久之疾也。長，知兩翻。少子隆，生始百餘日，少，詩照翻。迎立以為皇太子，是夜，卽皇帝位。廢長立幼，卒以不終，為羣臣疑勝疾非痼、周章有異謀張本。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朝，直遙翻。是時新遭大憂，法禁未設，宮中亡大珠一篋；篋，詰協翻，竹笥也。太后念欲考問，必有不辜，考問則下之獄，辭所連及，必有無辜而被逮者。乃親閱宮人，觀察顏色，卽時首服。首，式救翻。又，和帝幸人吉成御者共枉吉成以巫蠱事，下掖庭考訊，辭證明白。幸人，常見幸於和帝者也。御者，卽侍者。辭，謂告者之辭。證，謂證佐也。下，遐稼翻。太后以吉成先帝左右，待之有恩，平日尚無惡言，今反若此，不合人情；謂婦人之情，有寵則上僭而生譖愬。吉成在先帝之時，后待之以恩，尚未嘗挾寵而有惡言加於后，今帝已晏駕，太后臨朝，不應反為巫蠱。更自呼見實覈，果御者所為，實覈者，審考其實也。莫不歎服以為聖明。

**5**北匈奴重遣使詣敦煌貢獻，重，直用翻。敦，音屯。辭以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遣子入侍。賢曰︰天子降大使至其國，卽遣子隨大使入侍。太后亦不答其使，加賜而已。

**6**雒陽令廣漢王渙，居身平正，能以明察發擿姦伏，擿，他狄翻。外行猛政，內懷慈仁。凡所平斷，斷，丁亂翻。人莫不悅服，京師以為有神，是歲卒官，卒于官也。卒，子恤翻。百姓市『張︰「市」作「帀」。』道，莫不咨嗟流涕。渙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槃案於路，以祭渙也，槃以盛祭物，案以陳槃，今野人之祭猶然。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雒，為吏卒所鈔，賢曰︰鈔，掠也。余謂此言鈔者，非至如盜賊之鈔掠，特不以道而侵取之，故曰鈔；音楚交翻。恆亡其半，恆，戶登翻。自王君在事，在事，謂在官當事也。不見侵枉，故來報恩。」雒陽民為立祠、作詩，每祭，輒弦歌而薦之。以所作詩被之弦歌也。為，于偽翻。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之所以為治也，治，直之翻。求之甚勤，得之至寡，今以渙子石為郞中，以勸勞勤。」

#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九

## 漢紀四十一起柔兆敦牂（丙午），盡旃蒙單閼（乙卯），凡十年。

孝殤皇帝諱隆，和帝少子也。諡法︰短折不成曰殤。伏侯古今註曰︰「隆」之字曰「盛」。

## 延平元年（丙午、一○六）

**1**春，正月，辛卯，以太尉張禹為太傅，司徒徐防為太尉，參錄尚書事。太后以帝在襁褓，襁，居兩翻。褓，音保。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特贊者，每朝見，贊拜者先獨贊禹名，旣乃贊太尉名以下，禹不與三公同贊也。絕席者，朝位獨在百僚上，不與三公聯席也。朝，直遙翻。見，賢遍翻。

**2**封皇兄勝為平原王。

**3**癸卯，以光祿勳梁鮪為司徒。鮪，于軌翻。

**4**三月，甲申，葬孝和皇帝于愼陵，賢曰︰愼陵，在雒陽東南三十里。廟曰穆宗。

**5**丙戌，清河王慶、濟北王壽、河間王開、常山王章始就國；濟，子禮翻。太后特加慶以殊禮。殊，異也，其禮異於諸王也。慶子祜，年十三，太后以帝幼弱，遠慮不虞，留祜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為帝崩立祜張本。耿姬，況之曾孫也；耿況以上谷從光武。祜母，犍為左姬也。犍，居言翻。

**6**夏，四月，鮮卑寇漁陽，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兵馬掾嚴授諫曰︰「前道險阻，賊勢難量，掾，俞絹翻。量，音良。宜且結營，先令輕騎偵視之。」顯意甚銳，怒，欲斬之，遂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身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緣邊郡曹有兵馬掾，掌兵馬。偵，丑鄭翻。創，初良翻。主簿衞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顯，俱沒於陳。陳，讀曰陣。

**7**丙寅，以虎賁中郞將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三司，三公也。晉·職官志曰︰儀同三司之名始此。騭，職日翻。騭弟黃門侍郞悝為虎賁中郞將，弘、閶皆侍中。悝，苦回翻。閶，齒良翻。

**8**司空陳寵薨。

**9**五月，辛卯，赦天下。

**10**壬辰，河東垣山崩。賢曰︰垣縣，今絳州縣也。

**11**六月，丁未，以太常尹勤為司空。

**12**郡國三十七雨水。

**13**己未，太后詔減太官、導官、尚方、內署諸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賢曰︰太官令，周官也，秩千石，典天子御膳。導官，掌擇御米。導，擇也。尚方，掌作御刀劍諸器物；內署，掌內府衣物︰令秩皆六百石。自非供陵廟，稻粱米不得導擇，朝夕一肉飯而已。舊太官、湯官經用歲且二萬萬，自是裁數千萬。百官志︰湯官丞，主酒，屬太官令。及郡國所貢，皆減其過半；悉斥賣上林鷹犬；東部亦有上林苑，在雒陽西。斥，開也，棄也。離宮、別館儲峙米糒、薪炭，悉令省之。峙，丈里翻。糒，音備。

**14**丁卯，詔免遣掖庭宮人及宗室沒入者皆為庶民。

**15**秋，七月，庚寅，敕司隸校尉、部刺史曰︰司隸校尉及諸州部刺史也。「間者郡國或有水災，妨害秋稼，朝廷惟咎，憂惶悼懼。惟，思也。咎，過也。而郡國欲獲豐穰虛飾之譽，遂覆蔽災害，覆，敷又翻。多張墾田，不揣流亡，揣，音初委翻。競增戶口，掩匿盜賊，令姦惡無懲，隱蔽盜賊，不以上聞，弗加誅討，使姦惡無所懲艾。署用非次，選舉乖宜，貪苛慘毒，延及平民。賢曰︰平民，謂善人也。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塞，悉則翻。比，毗至翻。不畏于天，不愧于人。詩·小雅·何人斯之辭。假貸之恩，不可數恃，數，所角翻。自今以後，將糾其罰。二千石長吏其各實覈所傷害，為除田租芻稾。」長，知兩翻。為，于偽翻。

**16**八月，辛卯，帝崩。年二歲。癸丑，殯于崇德前殿。賢曰︰雒陽南宮有崇德殿。太后與兄車騎將軍騭、虎賁中郞將悝等定策禁中，悝，苦回翻。其夜，使騭持節以王青蓋車迎清河王子祜，賢曰︰續漢志曰︰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班輪、青蓋、金華蚤。皇子為王，錫以乘之，故曰王青蓋車。皇孫則綠車。齋于殿中。皇太后御崇德殿，百官皆吉服陪位，賢曰︰不可以凶事臨朝，改吉服也。引拜祜為長安侯。賢曰︰不卽立為天子而封侯者，不欲從微卽登皇位。余謂先封侯者，用立孝宣帝故事也。乃下詔，以祜為孝和皇帝嗣，又作策命。有司讀策畢，太尉奉上璽綬，卽皇帝位，上，時掌翻。璽，斯氏翻。綬，音受。太后猶臨朝。公羊傳曰︰猶者，可止之辭。

**17**詔告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賓客濁亂奉公，言其挾勢恣橫，奉公之吏為所濁亂也。為民患苦，咎在執法怠懈，不輒行其罰故也。懈，古隘翻。今車騎將軍騭等雖懷敬順之志，而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姦猾，多干禁憲，賢曰︰干，犯也。其明加檢敕，勿相容護。」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貸。

**18**九月，六州大水。

**19**丙寅，葬孝殤皇帝于康陵。賢曰︰康陵，在愼陵塋中庚地。以連遭大水，『章︰甲十六行本「水」作「憂」；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百姓苦役，方中祕藏賢曰︰方中，陵中也；冢藏之中，故言祕也。孔穎達曰︰凡天子之葬，掘地為方壙，漢書謂之方中。方中之內，先累椁於其方中，南面為羨道，以蜃車載柩至壙，說而載以龍輴，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紼於棺之緘，從上而下棺，入於椁之中。方上，謂覆坑方石上。及諸工作事，減約十分居一。十分居一者，減其九分也。

**20**乙亥，殞石于陳留。陳留郡，在雒陽東五百三十里。

**21**詔以北地梁慬為西域副校尉。慬，音勤。校，戶敎翻。慬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攻都護任尚於疏勒；尚上書求救，詔慬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慬未至而尚已得解，詔徵尚還，以騎都尉段禧為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為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班超為都護，居龜茲它乾城。城小，梁慬以為不可固，乃譎說龜茲王白霸，譎，古穴翻。說，輸芮翻。龜茲，音丘慈。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民固諫，白霸不聽。慬旣入，遣將急迎段禧、趙博，合軍八九千人。龜茲吏民並叛其王，而與溫宿、姑墨數萬兵反，共圍城，慬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衆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龜茲乃定。梁慬非不健鬭，然終不能定西域者，徒勇而無策略也。

**22**冬，十月，四州大水，雨雹。雨，于具翻。

**23**清河孝王慶病篤，上書求葬樊濯宋貴中冢旁。欲從其母也。十二月，甲子，王薨。

**24**乙酉，罷魚龍曼延戲。武帝元封三年，作魚龍曼延戲，今罷之。曼，音萬。延，衍面翻。

**25**尚書郞南陽樊準以儒風寖衰，上疏曰︰「臣聞人君不可以不學。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東西誅戰，不遑啓處，處，昌呂翻。然猶投戈講藝，藝，六藝也。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庶政萬機，無不簡心，朱子曰︰簡，閱也。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又多徵名儒，布在廊廟，每讌會則論難衎衎，賢曰︰衎衎，和樂貌也。難，乃旦翻。衎，苦旱翻，又苦汗翻。共求政化，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期門，卽虎賁士。化自聖躬，流及蠻荒，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益少，少，詩沼翻。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賢曰︰禮記曰︰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間三席。又曰︰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註云︰謂講問客也。倚席，言不施講坐也。儒者競論浮麗，忘蹇蹇之忠，習諓諓之辭。賢曰︰諓諓，諂言也，音踐。前書曰︰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寵進儒雅，以俟聖上講習之期。」時安帝始年十三，故請求儒雅以俟講習。太后深納其言，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行，下孟翻。妙簡博士，妙，精也。簡，擇也。必得其人。」

孝安皇帝上諱祜，肅宗孫也，父曰清河孝王慶。諡法︰寬容和平曰安。伏侯古今註曰︰「祜」之字曰「福」。

## 永初元年（丁未、一○七）

**1**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

**2**蜀郡徼外羌內屬。徼，吉弔翻；下同。

**3**二月，丁卯，分清河國封帝弟常保為廣川王。廣川縣，屬信都國。賢曰︰故城在今冀州棗強縣東北。

**4**庚午，司徒梁鮪薨。

**5**三月，癸酉，日有食之。

**6**己卯，永昌徼外僬僥種夷陸類等舉種內附。永昌郡，在雒陽西七千二百六十里。僬僥國，人長不過二尺。徼，吉弔翻。僬，茲消翻。僥，倪幺翻。種，章勇翻。

**7**甲申，葬清河孝王於廣丘，廣丘在清河厝縣，後更名甘陵。司空、宗正護喪事，儀比東海恭王。恭王葬見四十五卷明帝永平元年。考異曰︰帝紀書「車騎將軍護葬」，今從傳。

**8**自和帝之喪，鄧騭兄弟常居禁中。騭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太后許之。夏，四月，封太傅張禹、太尉徐防、司空尹勤、車騎將軍鄧騭、城門校尉鄧悝、虎賁中郞將鄧弘、黃門郞鄧閶皆為列侯，禹，安鄕侯；防，龍鄕侯；騭，上蔡侯；悝，葉侯；弘，西平侯；閶，西華侯。閶，音昌。考異曰︰袁紀前作「閶」，後作「闓」，蓋誤。食邑各萬戶，騭以安策功增三千戶；騭及諸弟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間關詣闕，賢曰︰間關，猶崎嶇也。上疏自陳，至于五六，乃許之。

**9**五月，甲戌，以長樂衞尉魯恭為司徒。樂，音洛。恭上言︰「舊制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事見上卷。而刺史、太守因以盛夏徵召農民，拘對考驗，連滯無已；連，謂獄辭相連及也。滯，謂留滯不決也。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按月令『孟夏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謂已結正也。斷，丁亂翻；下同。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又奏︰「孝章皇帝欲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斷獄皆以冬至之前。事見四十七卷章帝元和三年。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章︰甲十六行本「率」下有「入」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卽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復，扶又翻。讞，魚列翻，又魚戰翻，又魚蹇翻，議獄也。可令大辟之科，辟，毗亦翻。盡冬月乃斷。」朝廷皆從之。

**10**丁丑，詔封北海王睦孫壽光侯普為北海王。和帝永元八年，北海王威自殺，今復紹封。壽光縣，本屬北海，後屬樂安國。

**11**九眞徼外、夜郞蠻夷，舉土內屬。

**12**西域都護段禧等雖保龜茲，而道路隔塞，塞，悉則翻。檄書不通。公卿議者以為「西域阻遠，數有背叛，數，所角翻。背，蒲妹翻。吏士屯田，其費無已。」六月，壬戌，罷西域都護，和帝永元三年，復置西域都護，今罷。遣騎都尉王弘發關中兵迎禧及梁慬、趙博、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而還。

**13**初，燒當羌豪東號之子麻奴隨父來降，東號降見四十七卷和帝永元元年。降，戶江翻。居于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為吏民豪右所傜役，傜，使也。積以愁怨。及王弘西迎段禧，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與俱，郡縣迫促發遣。羣羌懼遠屯不還，行到酒泉，頗有散叛，諸郡各發兵邀遮，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愈驚，遂同時奔潰。姐，音紫且翻，又音紫。麻奴兄弟因此與種人俱西出塞，『章︰甲十六行本「塞」下有「先零別種」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為寇掠，斷隴道。零，音憐。續漢書曰︰鍾羌九千餘戶，在隴西臨洮谷。隴道，隴坻之道也。種，章勇翻。斷，丁管翻。時羌歸附旣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為楯，楯，食尹翻。或執銅鏡以象兵，銅鏡暎日，人遙望之以為兵也。郡縣畏懦不能制。丁卯，赦除諸羌相連結謀叛逆者罪。

**14**秋，九月，庚午，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三公以災異免，自防始。辛未，司空尹勤以水雨漂流策免。

仲長統昌言曰︰仲，姓也。商湯左相仲虺，周有仲山甫，舜十六相有仲堪、仲熊，周八士有仲突、仲忽。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賢曰︰昌，當也。慍，猶恨也。數世，謂元、成、哀、平。強臣，謂王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賢曰︰臺閣，謂尚書。余謂三公失職，非至光武時始然也，自武帝游宴後庭，用宦者處樞機，至於宣帝，專任恭、顯，而丞相、御史取充位。事歸臺閣，其所由來者漸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治，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被，皮義翻。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州『章︰甲十六行本「州」作「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郡，顚倒賢愚，貿易選舉，貿，音茂。疲駑守境，駑，音奴。駑駘，馬之下乘，以諭不才之吏。貪殘牧民，撓擾百姓，撓，音火高翻。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用詩語。賢曰︰瘼，病也。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數，所角翻。蟲螟食稼，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為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矣！放聲而哭曰號咷。號，戶刀翻。咷，徒刀翻。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愼，循常習故者，是乃婦女之檢柙，賢曰︰檢柙，猶規矩也。揚子曰︰蠢迪撿押。註云︰撿押，猶隱括也。毛晃曰︰撿押，檢束也，輔也，俗作「檢柙」，非。鄕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惡，音烏；下同。勢旣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徒嘉之志。事見十四卷文帝後二年。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疏之勢異也！賢曰︰言光武奪三公重任，今奪更甚。光武不假后黨威權，數代遂不遵行，此為三公疏，后黨親故也。今人主誠專委三公，分任責成，而在位病民，病民，謂百姓受其害也。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妖，於驕翻。然後可以分此罪矣！

**15**壬午，詔︰「太僕、少府減黃門鼓吹以補羽林士；漢官儀曰︰黃門鼓吹，百四十五人。羽林左監主羽林八百人，右監主九百人。杜佑曰︰漢代有黃門鼓吹，享宴食舉樂十三曲，與魏代鼓吹、長簫伎錄，並云絲竹合作，執節者歌。又建初錄云︰務成、玄雲、遠期，皆騎吹曲，非鼓吹曲。此則列於殿庭者為鼓吹，今之從行者為騎吹，二曲異也。孫權觀魏武軍作鼓吹而還，應是此鼓吹。魏、晉代給鼓吹甚輕，牙門督將五校，悉有鼓吹，齊、梁至陳則重矣。今代短簫鐃歌，亦謂之鼓吹。蔡邕曰︰鼓吹，軍樂也，黃帝岐伯所作，以揚威武，勸士諷敵也。雍門周說孟嘗君鼓吹于不測之淵。說者云，鼓自一物，吹自竽籟之屬，非簫鼓合奏，別為一樂之名也。然則短簫鐃歌，此時未名鼓吹矣。宋白曰︰鼓吹，據崔豹古今註，張騫使西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增之，分為二十八曲。梁置清商鼓吹令二人，唐又有掆鼓、金鉦、大鼓、長嗚歌、簫、笳、笛，合為鼓吹十二。按大享會，則設於縣外。廐馬非乘輿常所御者，皆減半食；賢曰︰乘輿，所乘車輿也，不敢斥言尊者，故稱乘輿。見蔡邕獨斷。乘，繩證翻。諸所造作，非供宗廟園陵之用，皆且止。」

**16**庚寅，以太傅張禹為太尉，太常周章為司空。

大長秋鄭衆、中常侍蔡倫等皆秉勢豫政，周章數進直言，數，所角翻。太后不能用。初，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而貪殤帝孩抱，養為己子，故立焉。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以前不立勝，恐後為怨，乃迎帝而立之。周章以衆心不附，密謀閉宮門，誅鄧騭兄弟及鄭衆、蔡倫，劫尚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為遠國王而立平原王。事覺，冬，十一月，丁亥，章自殺。

**17**戊子，敕司隸校尉、冀·幷二州刺史，「民訛言相驚，棄捐舊居，老弱相攜，窮困道路。其各敕所部長吏躬親曉喻︰長，知兩翻。若欲歸本郡，在所為封長檄；不欲，勿強。」為，于偽翻。賢曰︰封，謂印封之也。長檄，猶今長牒也。欲歸者，皆給以長牒為驗。強，音其兩翻。

**18**十二月，乙卯，以潁川太守張敏為司空。

**19**詔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將五營及諸郡兵五萬人，五營，北軍五校營也。屯漢陽以備羌。考異曰︰帝紀在六月。今從西羌傳。

**20**是歲，郡國十八地震，四十一大水，二十八大風，雨雹。

**21**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赤車、參駕，赤車者，帷裳衡軛皆赤。參駕者，駕三馬。燕，於賢翻。荔，力計翻。令止烏桓校尉所居甯城下，甯城，屬上谷郡。通胡市，因築南、北兩部質館。賢曰︰築館以受降質。質，音致；下同。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

**二年**（戊申、一○八）

**1**春，正月，鄧騭至漢陽；諸郡兵未至，鍾羌數千人擊敗騭軍于冀西，冀縣之西也。敗，補邁翻。殺千餘人。梁慬還，至敦煌，自西域還也。敦，徒門翻。逆詔慬留為諸軍援。逆，迎也。慬至張掖，張掖郡，在雒陽西四千二百里。應劭曰︰張掖者，言為國張臂掖也。破諸羌萬餘人，其能脫者十二三；進至姑臧，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慬降，並慰譬，遣還故地。

**2**御史中丞樊準以郡國連年水旱，民多飢困，上疏︰「請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籞諸官，實減無事之物；賢曰︰前書·百官表︰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屬官有太官、考工、尚方、上林中十池監。太官掌御膳飲食，考工主作器械，尚方主作刀劍。實減，謂實覆其數減之也。功，當作工。籞，偶許翻。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賢曰︰五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大將軍也。調，徵發也。省，減也。中都官吏，在京師之官吏也。作，謂營作者也。余按是時不拜大將軍，獨鄧騭為車騎將軍耳。調，徒弔翻。又，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被，皮義翻。勝，音升。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賢曰︰武帝征和元年詔曰︰「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桑，毋乏武備而已。」余據此乃征和四年詔也。征和元年，當有遣使慰安故事。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荊、揚孰郡。孰，古熟字通。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西屯，謂討羌之師。東州，謂雒陽以東冀、兗諸州被水旱也。先，悉薦翻。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民，賦，布也。卽擢準與議郞呂倉並守光祿大夫。二月，乙丑，遣準使冀州、倉使兗州稟貸，流民咸得蘇息。稟，給也。貸，施也。死而更生曰蘇。氣絕而復續曰息。

**3**夏，旱。五月，丙寅，皇太后幸雒陽寺賢曰︰寺，官舍也。風俗通曰︰寺，嗣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中。及若盧獄前漢有若盧獄，屬少府。漢舊儀曰︰主鞠將相大臣，東都初省，和帝永元九年復置。錄囚徒。雒陽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輿見，輿，箯輿也。獄囚被掠委困者，以箯輿處之。師古曰︰編竹木以為輿，形如今之食輿。見，賢遍翻。箯，音編。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之，卽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得其見枉之實也。卽時收雒陽令下獄抵罪。下，遐稼翻。行未還宮，澍雨大降。澍，音注，又殊遇翻，時雨也。

**4**六月，京師及郡國四十大水，大風，雨雹。東觀記曰︰雹大如芋魁、雞子，風拔樹發屋。雨，于具翻。

**5**秋，七月，太白入北斗。晉書·天文志︰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故運乎中央而臨制四方，所以建四時而均五行也。天文志曰︰太白入斗中，為貴相凶。

**6**閏月，『章︰甲十六行本「月」下有「辛丑」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廣川王常保薨，無子，國除。

**7**癸未，蜀郡徼外羌舉土內屬。東觀記曰︰徼外羌薄申等八種舉衆降。徼，吉弔翻。

**8**冬，鄧騭使任尚及從事中郞河內司馬鈞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數萬人戰于平襄，平襄縣，屬漢陽郡。賢曰︰故襄戎邑。零，音憐。尚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羌衆遂大盛，朝廷不能制。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而轉運難劇。劇，甚也。勝，音升。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將作大匠屬官有左、右校令各一人，秩六百石；左校令掌左工徒，右校令掌右工徒。校，戶敎翻。龐，皮江翻。先坐法輸作若盧，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賢曰︰言其耗損，不復於舊。重之以大軍，重，直用翻。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賢曰︰兩手相搏，言無計也。無望來秋，百姓力屈，不復堪命。復，扶又翻。臣愚以為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騭宜且振旅，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書曰︰班師振旅。振，整也，整衆而還也。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參建棄涼州之議，發於此書。休傜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絍，賢曰︰絍，音如深翻。杜預註左傳云︰織絍，織繒布也。字釋云︰絍，機縷也，又如沁翻。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民之仇報，奔北之恥雪矣。」懈，古隘翻。沮，在呂翻。書奏，會樊準上疏薦參，太后卽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十一月，辛酉，詔鄧騭還師，留任尚屯漢陽為諸軍節度。遣使迎拜騭為大將軍。旣至，使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郊勞，臚，陵如翻。勞，力到翻。王、主以下候望於道，寵靈顯赫，光震都鄙。王、主，諸王及諸公主也。鄧騭西征，無功而還，當引罪求自貶以謝天下，據勢持權，冒受榮寵，於心安乎！君子是以知其不終也。

**9**滇零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羌居武都者為參狼種。參，所簪翻。上郡、西河諸雜種羌斷隴道，寇鈔三輔，斷，丁管翻。鈔，楚交翻。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梁慬受詔當屯金城，聞羌寇三輔，卽引兵走擊，轉戰武功、美陽間，武功、美陽二縣，屬扶風。連破走之，羌稍退散。

**10**十二月，廣漢塞外參狼羌降。此與武都參狼同種，而分居廣漢塞外者也。

**11**是歲，郡國十二地震。

**三年**（己酉、一○九）

**1**春，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赦天下。

**2**遣騎都尉任仁督諸郡屯兵救三輔。仁戰數不利，數，所角翻。當煎、勒姐羌攻沒破羌縣，破羌縣，屬金城縣［郡］。鍾羌攻沒臨洮縣，執隴西南部都尉。臨洮縣，隴西南部都尉治所。洮，土刀翻。

**3**三月，京師大饑，民相食。壬辰，公卿詣闕謝；詔「務思變復，以助不逮。」變，改也；改過以復於善也。

**4**壬寅，司徒魯恭罷。恭再在公位，和帝永元十二年，恭代呂蓋為司徒；永初元年，復代梁鮪為司徒。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此謂恭府掾屬之高第也。守，手又翻。而門下耆生耆，老也。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論語載孔子之言。諸生不有鄕舉者乎！」賢曰︰言人患學之不習耳，若能究習，自有鄕里之舉，豈要待三公之辟乎！終無所言，亦不借之議論。學者受業，必窮核問難，難，乃旦翻。道成，然後謝遣之。學者曰︰「魯公謝與議論，不可虛得。」

**5**夏，四月，丙寅，以大鴻臚九江夏勤為司徒。

**6**三公以國用未足，奏令吏民入錢穀得為關內侯、虎賁、羽林郞、五官、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各有差。五官，亦郞也。大夫，光祿、太中、中散、諫議大夫也。官府吏，給事諸官府者。賢曰︰續漢志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緹，赤黃色。營士，謂五校營士也。緹，丁禮翻，又丁奚翻。

**7**甲申，清河愍王虎威薨，無子。五月，丙申，封樂安王寵子延平為清河王，奉孝王後。

**8**六月，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郡、上谷。考異曰︰紀有涿郡，傳無之。今從傳。

**9**漢人韓琮隨匈奴南單于入朝，漢人與匈奴錯居，韓琮因事南單于。琮，徂宗翻。旣還，說南單于云︰說，式芮翻。「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反。

**10**秋，七月，海賊張伯路等寇濱海九郡，殺二千石、令、長；長，知兩翻。遣侍御史巴郡龐雄督州郡兵擊之，伯路等乞降，尋復屯聚。復，扶又翻。

**11**九月，鴈門烏桓率衆王無何允與鮮卑大人丘倫等及南匈奴骨都『章︰甲十六行本「都」下有「侯」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合七千騎寇五原，與太守戰于高渠谷，賢曰︰東觀記︰戰九原高梁谷。「渠」、「梁」相類，必有誤。漢兵大敗。

**12**南單于圍中郞將耿种於美稷。使匈奴中郞將也。种，音沖。冬，十一月，以大司農陳國何熙行車騎將軍事，中郞將龐雄為副，將五營及邊郡兵二萬餘人，又詔遼東太守耿夔率鮮卑及諸郡『章︰甲十六行本「郡」下有「兵」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共擊之。以梁慬行度遼將軍事。雄、夔擊南匈奴薁鞬日逐王，破之。薁，於六翻。鞬，居言翻。

**13**十二月，辛酉，郡國九地震。

**14**乙亥，有星孛于天苑。晉書·天文志︰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天子之苑囿，養獸之所也。孛，蒲內翻。

**15**是歲，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幷、涼二州大飢，人相食。

**16**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數，所角翻。詔歲終饗遣衞士勿設戲作樂，西都之制，歲盡，衞卒交代，上臨饗罷遣之。續漢志曰︰饗遣故衞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衞士入自端門，衞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闋，罷遣，勸以農桑。減逐疫侲子之半。賢曰︰侲子，逐疫之人也，音振。薛綜註西京賦云︰侲之言善也，善，童幼子也。續漢書曰︰大儺，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侲子，皆赤幘皁製，執大鞉。

**四年**（庚戌、一一○）

**1**春，正月，元會，徹樂，不陳充庭車。賢曰︰每大朝會，必陳乘輿法物車輦於庭，以年饑，故不陳。

**2**鄧騭在位，頗能推進賢士，薦何熙、李郃等列於朝廷，郃，曷閣翻。又辟弘農楊震、巴郡陳禪等置之幕府，天下稱之。震孤貧好學，明歐陽尚書，通達博覽，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楊震，字伯起，居弘農，在函谷關之西。敎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禮，謂延聘之禮。命，謂辟置之命。衆人謂之晚暮，謂歲月已老而出仕遲也。而震志愈篤。騭聞而辟之，時震年已五十餘，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郡國志︰東萊郡，在雒陽東三千一百二十八里。當之郡，道經昌邑，昌邑縣，屬山陽郡。賢曰︰昌邑故城在今兗州金鄕縣西北。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遺，于季翻；下同。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郡國志︰涿郡，在雒陽東北千八百里。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食不魚肉，行不車騎也。故舊或欲令為開產業，為，于偽翻。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3**張伯路復攻郡縣，殺守令。復，扶又翻；下同。黨衆浸盛；詔遣御史中丞王宗持節發幽、青諸郡兵，合數萬人，徵宛陵令扶風法雄為青州刺史，宛陵縣，屬河南尹。法，姓也。齊襄王法章之後，秦滅齊，子孫不敢稱田姓，故以法為氏。與宗幷力討之。

**4**南單于圍耿种數月，梁慬、耿夔擊斬其別將於屬國故城，班志︰西河美稷縣，屬國都尉治，故城蓋在美稷縣界。將，卽亮翻；下同。單于自將迎戰，慬等復破之，單于遂引還虎澤。班志︰西河郡穀羅縣，虎澤在西北。師古避唐諱，以「虎」為「武」。

**5**丙午，詔減百官及州郡縣奉各有差。奉，讀曰俸。

**6**二月，南匈奴寇常山。

**7**滇零遣兵寇褒中，褒中縣，屬漢中郡，古褒國也。賢曰︰今梁州褒城縣。漢中太守鄭勤移屯褒中。

任尚軍久出無功，民廢農桑，乃詔尚將吏民，『章︰甲十六行本「民」作「兵」；乙十一行本同。』還屯長安，罷遣南陽、潁川、汝南吏士。

乙丑，初置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賢曰︰漢官儀︰京兆虎牙、扶風都尉，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衞護園陵。扶風都尉居雍，故俗人稱雍營。西京三輔，京兆有京輔都尉，馮翊有左輔都尉，扶風有右輔都尉。

謁者龐參說鄧騭，說，輸芮翻。「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騭然之，欲棄涼州，幷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懷，音怪。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章︰甲十六行本「保」下有「公卿皆以為然」六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郞中陳國虞詡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此不可一也。涼州旣棄，卽以三輔為塞，隴西、安定、北地，皆涼州所部。涼州旣棄，則三輔為極邊。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二也。喭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賢曰︰說文︰喭，傳言也。前書，秦、漢以來，山西出將，山東出相。秦時，郿白起，頻陽王翦；漢興，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上邽趙充國，狄道辛武賢，皆名將也。丞相則蕭、曹、魏、邴、韋、平、孔、翟之類也。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蒙矢石於行陳，行，戶剛翻。陳，讀曰陣。父死於前，子戰於後，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為，于偽翻。今推而捐之，推，通回翻。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狄！』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恨。如卒然起謀，卒，讀曰猝。因天下之饑敝，乘海內之虛弱，豪雄相聚，量材立帥，量，音良。帥，所類翻。驅氐、羌以為前鋒，席卷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賁，音奔。將，卽亮翻。猶恐不足當禦；如此，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復，扶又翻。此不可三也。是後北宮伯玉、王國、閻忠、馬騰、韓遂之變，卒如詡言。賢曰︰席卷，言無餘也。前書曰︰雲徹席卷，後無餘災也。余謂席卷者，言其勢便易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也！」賢曰︰疽，癰瘡也。余謂食者，言其侵食肌肉也。考異曰︰龐參虞詡傳皆云，「四年，羌轉盛，故有棄涼州之畫，又干說鄧騭，」則是騭未以喪罷以前明矣。而虞詡傳中言「詡辟太尉李脩府為郞中，說李脩，」脩以五年正月方自光祿勳拜太尉。按袁紀，「四年春匈奴寇常山」下載「騭欲棄涼州，詡說太尉張禹」，又其言語小異於范書，此近得實，今從之。禹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微，無也。幾，居希翻。詡因說禹︰「收羅涼土豪桀，說，輸芮翻。引其牧守子弟於朝，守，式又翻。朝，直遙翻。令諸府各辟數人，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桀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郞，以安慰之。掾，俞絹翻。長，知兩翻；下同。

鄧騭由是惡詡，欲以吏法中傷之。惡，烏路翻。中，竹仲翻。會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朝歌縣，屬河內郡。賢曰︰朝歌故城，在今衞州衞縣西。故舊皆弔之，謂其將得罪也。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無以別利器，以斤斧自喻也。別，彼列翻。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為君憂之！」為，于偽翻。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為憂！」稜曰︰「何以言之？」詡曰︰「朝歌者，韓、魏之郊，賢曰︰韓界上黨，魏界河內，相接太行，故云郊也。背太行，背，蒲妹翻。行，戶剛翻。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皋，斷天下右臂，賢曰︰右臂，喻要便也。余謂右臂之說祖張儀，見三卷周赧王四年。斷，丁管翻。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詡欲用度外之人以制羣盜，恐郡守循常襲故，以文法繩之，故先以此言於稜。賢曰︰閡，與礙同。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百官志︰縣有廷掾，猶郡之五官掾也，監鄕部，春夏為勸農掾，秋冬為制度掾。史則有獄史、佐史、斗食、令史、掾史、幹小史。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饗會，悉貰其罪，此三等人皆惡少年負宿罪者也，悉貰之，使入賊為間。為，于偽翻。貰，始制翻。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誘賊出劫掠而伏兵殺之。誘，音酉。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裙，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縣境皆平。

**8**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柏，暴疾，不能進；遣龐雄與梁慬、耿种將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營稍前。單于見諸軍並進，大恐怖，怖，普布翻。顧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賢曰︰顧，反也。讓，責也。反顧責韓琮也。乃遣使乞降，許之。單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罪。自陳謝罪，言當死也。於是赦之，遇待如初，乃還所鈔漢民男女鈔，楚交翻。及羌所略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會熙卒，卽拜梁慬為度遼將軍。龐雄還，為大鴻臚。

**9**先零羌復寇褒中，復，扶又翻；下同。鄭勤欲擊之，主簿段崇諫，以為「虜乘勝，鋒不可當，宜堅守待之。」勤不從，出戰，大敗，死者三千餘人，段崇及門下史王宗、原展周原伯之後有原莊公。又晉卿先軫邑於原，子孫以為氏。又孔子弟子有原憲。以身扞刃，與勤俱死。郡門下有掾有史。徙『張︰「徙」一脫「於是」二字。』金城郡居襄武。襄武縣，屬隴西郡。賢曰︰今渭州縣。

**10**戊子，杜陵園火。宣帝陵園也。

**11**癸巳，郡國九地震。

**12**夏，四月，六州蝗。東觀記曰︰司隸、豫、兗、徐、青、冀六州。

**13**丁丑，赦天下。

**14**王宗、法雄與張伯路連戰，破走之。會赦到，赦書到也。賊以軍未解甲，不敢歸降。降，戶江翻。王宗召刺史太守共議，刺史，青州刺史；太守，青州所部諸郡太守。皆以為當遂擊之，法雄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賢曰︰史記范蠡之辭。勇不可恃，勝不可必。賊若乘船浮海，深入遠島，島，都老翻。水中有山曰島。攻之未易也。易，以豉翻。及有赦令，可且罷兵以慰誘其心，勢必解散，然後圖之，可不戰而定也。」宗善其言，卽罷兵。賊聞，大喜，乃還所略人；而東萊郡兵獨未解甲，賊復驚恐，遁走遼東，止海島上。果如法雄之言。

**15**秋，七月，乙酉，三郡大水。

**16**騎都尉任仁與羌戰累敗，而兵士放縱，檻車徵詣廷尉，死。護羌校尉段禧卒，復以前校尉侯霸代之，移居張掖。永初二年，侯霸以衆羌反叛免。護羌校尉時居狄道。按水經註，羌水出湟中西南山下，逕護羌城東，故護羌校尉治，又東逕臨羌城西。護羌校尉蓋治金城郡臨羌縣界也。然宣帝置護羌校尉，本治金城令居，東都定河、隴之後，護羌校尉治安夷縣，旣而自安夷徙臨羌。侯霸先居隴西狄道，以羌叛而臨羌不可居也；今移居張掖，以隴西殘破，復渡河而西。

**17**九月，甲申，益州郡地震。賢曰︰益州郡故城，在今昆州晉寧縣。

**18**皇太后母新野君病，續漢志曰︰婦人封君，儀比公主，油鞬輧車，帶綬，以采組為緄帶，各如其綬色，黃金辟邪加其首為帶。太后幸其第，連日宿止；三公上表固爭，乃還宮。冬，十月，甲戌，新野君薨，使司空護喪事，儀比東海恭王。恭王事見四十四卷明帝永平元年。鄧騭等乞身行服，太后欲不許，以問曹大家，大家上疏曰︰「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賢曰︰四舅，謂騭、悝、弘、閶也。而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賢曰︰謂有纖微之過，則推讓之美失也。太后乃許之。及服除，詔騭復還輔朝政，朝，直遙翻。更授前封，帝卽阼之初，封騭、悝、弘、閶，皆辭不受。騭等叩頭固讓，乃止。於是並奉朝請，位次三公下，特進、侯上，賢曰︰在特進及侯之上。請，才性翻，又如字。其有大議，乃詣朝堂，與公卿參謀。

**19**太后詔陰后家屬皆歸故郡，陰后家南徙事見上卷和帝永元十四年。歸故郡，歸南陽也。還其資財五百餘萬。

**五年**（辛亥、一一一）

**1**春，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2**丙戌，郡國十地震。

**3**己丑，太尉張禹免。甲申，以光祿勳潁川李脩為太尉。

**4**先零羌寇河東，至河內，零，音憐。百姓相驚，多南奔渡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北軍中候，掌監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五營。續漢志曰︰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洪氏隸釋曰︰按祝睦後碑書為「北軍軍中候」，則知此亦省文耳。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郡國四，皆屬冀州。懼羌自河東、河內北入冀州界，故作塢候以備之。羌旣轉盛，而緣邊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長，知兩翻。上，時掌翻。三月，詔隴西徙襄武，隴西郡，本治狄道。考異曰︰上云「金城徙襄武」，紀傳皆然。或者二郡皆寄治於襄武歟！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治『章︰甲十六行本「治」作「徙」；乙十一行本同。』衙。賢曰︰安定郡，今涇州也。美陽故城，在今武功縣北。北地郡，今寧州。池陽縣故城，在今涇陽縣北。上郡，今綏州也。衙縣故城，在今同州白水縣東北。左傳秦、晉戰于彭衙，卽此也。余按郡國志，美陽縣，屬扶風；池陽、衙二縣，屬馮翊。衙，音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樂，音洛。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積，子賜翻。聚，慈喻翻。時連旱蝗饑荒，而驅䠞劫掠，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為人僕妾，喪其太半。䠞，與蹙同。喪，息浪翻。復以任尚為侍御史，擊羌於上黨羊頭山，破之；賢曰︰羊頭山，在上黨郡穀遠縣。復，扶又翻；下同。乃罷孟津屯。

**5**夫餘王寇樂浪。夫餘為寇始此。夫，音扶。樂浪，音洛琅。高句驪王宮與濊貊寇玄菟。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濊，音穢。貊，莫百翻。菟，同都翻。

**6**夏，閏四月，丁酉，赦涼州、河西四郡。

**7**海賊張伯路復寇東萊，青州刺史法雄擊破之；賊逃還遼東，遼東人李久等共斬之，張伯路永初三年作亂，至是始平。於是州界清靜。

**8**秋，九月，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衆據上邽城。冬，十二月，漢陽太守趙博遣客杜習刺殺琦；刺，七亦翻。封習討姦侯。杜季貢、王信等將其衆據樗泉營。

**9**是歲，九州蝗，郡國八雨水。

**六年**（壬子、一一二）

**1**春，正月，甲寅，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強孰，謂為土室蓄火，使土氣蒸鬱而養之，強使成熟也。前書·召信臣傳曰︰太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然蘊火，待溫氣乃生。強，其兩翻。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夭，於兆翻；短折曰夭。長，知兩翻。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賢曰︰論語曰︰不時不食。言非其時物，則不食之。前書，召信臣曰︰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乃上。」時熟乃上進也。上，時掌翻。凡所省二十三種。種，章勇翻。

**2**三月，十州蝗。

**3**夏，四月，乙丑，司空張敏罷。己卯，以太常劉愷為司空。

**4**詔建武元功二十八將皆紹封。

**5**五月，旱。

**6**丙寅，詔令中二千石下至黃綬，一切復秩。董巴輿服志︰中二千石，青綬；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四年，減百官奉，今復之。

**7**六月，壬辰，豫章員谿原山崩。豫章郡，在雒陽南二千七百里，屬揚州。

**8**辛巳，赦天下。

**9**侍御史唐喜討漢陽賊王信，破斬之。杜季貢亡，從滇零。是歲，滇零死，子零昌立，年尚少，同種狼莫為其計策，滇，音顚。零，音憐。少，詩照翻。種，章勇翻。以季貢為將軍，別居丁奚城。按東觀記，丁奚城在北地郡靈州縣。

**七年**（癸丑、一一三）

**1**春，二月，丙午，郡國十八地震。

**2**夏，四月，乙未，平原懷王勝薨，無子；太后立樂安夷王寵子得為平原王。

**3**丙申晦，日有食之。

**4**秋，護羌校尉侯霸、騎都尉馬賢擊先零別部牢羌於安定，零，音憐。獲首虜千人。

**5**蝗。

## 元初元年（甲寅、一一四）

**1**春，正月，甲子，改元。

**2**二月，乙卯，日南地坼，長百餘里。東觀記曰︰坼長百八十二里，廣五十六里。長，直亮翻。

**3**三月，癸亥，日有食之。考異曰︰帝紀，「二月己卯，日南地坼。三月癸酉，日食。」本志及袁紀皆云「三月己卯，日南地坼。」按長曆，是年二月壬辰朔，無己卯；三月壬戌朔，癸酉十二日，不應日食。二月當是乙卯，三月當是癸亥。

**4**詔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六『章︰甲十六行本「六」作「三」；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所，皆作塢壁，設鳴鼓，以備羌寇。自太行北至恆山，限隔幷、冀，其間多有谷道以相通，今於衝要之地作塢壁以備羌寇。

**5**夏，四月，丁酉，赦天下。

**6**京師及郡國五旱，蝗。

**7**五月，先零羌寇雍城。右扶風雍縣城也。雍，於用翻。

**8**蜀『章︰甲十六行本「蜀」上有「秋七月」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郡夷寇蠶陵，殺縣令。蠶陵縣，屬蜀郡。賢曰︰蠶陵故城在今翼州翼水縣西，有蠶陵山，因以名焉。

**9**九月，乙丑，太尉李脩罷。

**10**羌豪號多與諸種鈔掠武都、漢中、巴郡，板楯蠻救之，按范書，板楯蠻夷者，秦昭襄王時射殺白虎有功，昭王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傷人者論，殺人者得以倓錢贖死。高祖為漢王，發夷人以定三秦，復其渠帥七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入賨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楯蠻夷。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數陷陳，喜歌舞，高祖為制巴渝舞。蠻蓋挾板楯而戰，因以為名。楯，食尹翻。倓，徒濫翻。賨，藏宗翻。漢中五官掾程信率郡兵與蠻共擊破之。百官志︰郡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掾，俞絹翻。號多走還，斷隴道，與零昌合，斷，丁管翻。零，音憐。侯霸、馬賢與戰於枹罕，破之。枹罕縣，屬隴西郡，唐之河州。枹，音膚。

**11**辛未，以大司農山陽司馬苞為太尉。

**12**冬，十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13**涼州刺史皮楊姓譜︰皮，樊仲皮之後；又鄭有上卿子皮，出於罕氏。擊羌於狄道，大敗，死者八百餘人。考異曰︰紀作「皮陽」，今從西羌傳。余按隴西郡舊治狄道，去年徙襄武，則其地已棄而不有矣。

**14**是歲，郡國十五地震。

**二年**（乙卯、一一五）

**1**春，護羌校尉龐參以恩信招誘諸羌，號多等帥衆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參遣詣闕，賜號多侯印，遣之。參始還治令居，自張掖徙還令居也。通河西道。

**2**零昌分兵寇益州，遣中郞將尹就討之。

**3**夏，四月，丙午，立貴人滎陽閻氏為皇后。閻后之母，鄧弘之妻之同產也，故得立。后性妬忌，後宮李氏生皇子保，后鴆殺李氏。為后廢保張本。保後立，是為順帝。

**4**五月，京師旱，河南及郡國十九蝗。河南，卽京師也。

**5**六月，丙戌，太尉司馬苞薨。

**6**秋，七月，辛巳，以太僕泰山馬英為太尉。

**7**八月，遼東鮮卑圍無慮；無慮縣，屬遼東郡。應劭曰︰慮，音閭。師古曰︰卽所謂毉無閭。按郡國志︰無慮縣，時屬遼東屬國。九月，又攻夫犂營，殺縣令。賢曰︰夫犂縣，屬遼東屬國，故城在今營州東南。余按兩漢志，遼東郡及遼東屬國皆無夫犂縣，今言殺縣令，則嘗為縣矣，未知賢所據者何書也。

**8**壬午晦，日有食之。

**9**尹就擊羌黨呂叔都等，蜀人陳省、羅橫應募刺殺叔都，刺，七亦翻。皆封侯，賜錢。

**10**詔屯騎校尉班雄屯三輔。雄，超之子也。以左馮翊司馬鈞行征西將軍，督關中諸郡兵八千餘人。龐參將羌、胡兵七千餘人，與鈞分道並擊零昌。參兵至勇士東，賢曰︰勇士縣屬天水郡。余按，天水時已改為漢陽郡。為杜季貢所敗，引退。敗，補邁翻。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杜季貢率衆偽逃。鈞令右扶風仲光等收羌禾稼，考異曰︰袁紀作「右扶風太守种暠」。今從范書。光等違鈞節度，散兵深入，羌乃設伏要擊之，要，一遙翻。鈞在城中，怒而不救。冬，十月，乙未，光等兵敗，並沒，死者三千餘人，鈞乃遁還。龐參旣失期，稱病引還，皆坐徵，下獄，下，遐稼翻。鈞自殺。時度遼將軍梁慬亦坐事抵罪。校書郞中扶風馬融融以郞中校蘭臺書，故稱校書郞中。上書稱參、慬智能，宜宥過責效。詔赦參等，考異曰︰慬傳曰︰「慬為度遼將軍。明年，安定、北地、上郡皆被羌寇，不能自立，詔慬發邊兵迎三郡吏民，徙扶風界。慬卽遣南單于兄子優孤塗奴將兵迎之。旣還，慬以塗奴接其家屬有勞，輒授以羌侯印綬，坐專擅，徵下獄抵罪。明年，校書郞馬融上書訟慬與參。」按慬為度遼將軍在永初四年，徙三郡民在五年，參下獄在今年，不得云明年融訟之也。疑傳誤。以馬賢代參領護羌校尉，復以任尚為中郞將，代班雄屯三輔。考異曰︰帝紀，「冬，十月，遣任尚屯三輔。」按西羌傳，司馬鈞抵罪後，尚乃代雄屯三輔耳。復，扶又翻。

懷令虞詡說尚曰︰說，輸芮翻。「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二十餘萬，曠日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賢曰︰尾，猶尋也。余謂尾者，隨其後而擊之也。掩，襲也。截，邀也。其道自窮。言虜之路自窮，不能捷出而寇掠也。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卽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於丁奚城，破之。

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為武都太守。考異曰︰詡傳曰︰「羌寇武都，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又曰︰「賊敗散，南入益州。」本紀，「元初元年，羌寇武都漢中。」據此，似詡以元初元年為武都太守也。然按西羌傳，「龐參抵罪後，任尚屯三輔，時詡猶為懷令，說尚用騎兵。」袁紀亦云懷令虞詡說尚，如范書所言。又云︰「上問『何從發此計？』尚表之，受於懷令虞詡，由是知名，遷武都太守。」以此驗之，當在龐參抵罪後也。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此崤谷當在陳倉縣界，卽今之大散關，非弘農澠池縣之崤山也。詡卽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鈔，楚交翻。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減竈事見二卷周顯王二十八年。臏，頻忍翻。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前書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易，以豉翻。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見，賢遍翻。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賢曰︰赤亭故城，在今渭州襄武縣東南，有赤亭水。余按唐渭州，漢隴西郡地；漢武都，唐階、成州地。此自是武都之赤亭，非渭州之赤亭也。又按郡國志，武都下辨縣有赤亭，卽此。詡乃令軍中，强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幷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射，而亦翻。中，竹仲翻。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貿，音茂。更，工衡翻。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詡知賊退，遇水必踏淺而渡，因於其處設伏以待之。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詡乃占相地勢，相，息亮翻。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詡按行川谷，自沮至下辨數十里，燒石翦木，開漕船道。詡始到郡，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見存之戶也。見，賢遍翻。視事三年，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民增至四萬餘戶，人足家給，一郡遂安。

**11**十一月，庚申，郡國十地震。

**12**十二月，武陵澧中蠻反，澧中，今澧州地。澧，音禮。州郡討平之。

**13**己酉，司徒夏勤罷。夏，戶雅翻。

**14**庚戌，以司空劉愷為司徒，光祿勳袁敞為司空。敞，安之子也。

**15**前虎賁中郞將鄧弘卒。弘自遭母喪去官，奉朝請，故曰前。弘性儉素，治歐陽尚書，漢千乘歐陽生傳伏生尚書，由是尚書有歐陽氏學。治，立之翻。授帝禁中。有司奏贈弘驃騎將軍，位特進，封西平侯。西平縣，屬汝南郡。太后追弘雅意，不加贈位、衣服，但賜錢千萬，布萬匹；兄騭等復辭不受。復，扶又翻；下同。詔封弘子廣德為西平侯。將葬，有司復奏發五營輕車騎士，禮儀如霍光故事。賢曰︰霍光薨，宣帝遣太中大夫、侍御史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修莫府冢，上賜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轀輬車、黃屋左纛，輕車、材官、五校士以送葬也。太后皆不聽，但白蓋雙騎，門生輓送。賢曰︰白蓋，車也。輓，音晚。騎，奇寄翻。後以帝師之重，分西平之都鄕，封廣德弟甫德為都鄕侯。

#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

## 漢紀四十二起柔兆執徐（丙辰），盡閼逢困敦（甲子），凡九年。

孝安皇帝中

**元初三年**（丙辰、一一六）

**1**春，正月，蒼梧、鬱林、合浦蠻夷反；三郡皆屬交州。二月，遣侍御史任逴督州郡兵討之。任，音壬。賢曰︰逴，音丁角翻，又音卓。

**2**郡國十地震。

**3**三月，辛亥，日有食之。

**6**癸酉，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于擊零昌於靈州，范書·匈奴傳曰︰自置度遼將軍以來，皆權行其事，獨遵以皇太后從弟為眞將軍，此後更無行將軍者。志云︰度遼將軍，銀印青綬，秩二千石。靈州縣，屬北地郡。賢曰︰在今慶州馬嶺縣西北。零，音憐。斬首八百餘級。

**7**越巂徼外夷舉種內屬。巂，音髓。徼，吉弔翻。種，章勇翻。

**8**六月，中郞將任尚任，音壬。遣兵擊破先零羌於丁奚城。零，音憐。

**9**秋，七月，武陵蠻復反，復，扶又翻。州郡討平之。

**10**九月，築馮翊北界候塢五百所以備羌。馮翊北界，接安定、北地。

**11**冬，十一月，蒼梧、鬱林、合浦蠻夷降。降，戶江翻。

**12**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司徒劉愷以為「非所以師表百姓，宣美風俗。」丙戌，初聽大臣行三年喪。賢曰︰文帝遺詔以日易月，於後大臣，遂以為常；至此，復遵古制也。

**13**癸卯，郡國九地震。

**14**十二月，丁巳，任尚遣兵擊零昌於北地，殺其妻子，燒其廬舍，『章︰甲十六行本「舍」作「落」；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斬首七百餘級。羌勢自此衰矣。

**四年**（丁巳、一一七）

**1**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2**乙卯，赦天下。

**3**壬午，武庫災。

**4**任尚遣當闐種羌榆鬼等刺殺杜季貢，闐，徙賢翻。種，章勇翻。刺，七亦翻；下同。封榆鬼為破羌侯。

**5**司空袁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尚書郞張俊有私書與敞子俊，怨家封上之。怨，於元翻。上，時掌翻。夏，四月，戊申，敞坐策免，自殺；俊等下獄當死。下，遐稼翻。俊上書自訟；臨刑，太后詔以減死論。

**6**己巳，遼西鮮卑連休等入寇，考異曰︰范書·鮮卑傳上作「連休」，下作「休連」，今從上文。遼西郡，在雒陽東北三千三百里。賢曰︰遼西郡故城，在今平州東陽樂城是。郡兵與烏桓大人於秩居等共擊，大破之，斬首千三百級。

**7**六月，戊辰，三郡雨雹。雨，于具翻。

**8**尹就坐不能定益州，徵抵罪；以益州刺史張喬領其軍屯，招誘叛羌，稍稍降散。誘，音酉。降，戶江翻。

**9**秋，七月，京師及郡國十雨水。

**10**九月，護羌校尉任尚復募効功種羌號封刺殺零昌；復，扶又翻。封號封為羌王。

**11**冬，十一月，己卯，彭城靖王恭薨。

**12**越巂夷以郡縣賦斂煩數，巂，音髓。斂，力贍翻。數，所角翻。十二月，大牛種封離等反，殺遂久令。遂久縣，屬越巂郡。賢曰︰遂久故縣，在今靡州界。考異曰︰西南夷傳云「五年叛」，今從帝紀。

**13**甲子，任尚與騎都尉馬賢共擊先零羌狼莫，追至北地，相持六十餘日，戰於富平河上，大破之，范書·帝紀作「富平上河」，西羌傳「河上」。賢曰︰富平縣，屬北地郡，故城在今靈州回樂縣西南。余按水經，河水東北逕安定郡眴卷縣故城西。註曰︰地理志，河水別出為河溝，東至富平北入河，河水於此有上河之名。前漢馮參為上河典農都尉。則上河為是。宋白曰︰唐靈州，卽漢富平縣之地。杜佑曰︰漢富平，今靈州迴樂縣。應劭曰︰眴，音旬日之旬。卷，音箘簬之箘。斬首五千級，狼莫逃去。於是西河虔人種羌萬人詣鄧遵降，隴右平。狼莫者，零昌之謀主，零昌旣死而狼莫敗逃，虔人羌失援而降，故隴右平。降，戶江翻。

**14**是歲，郡國十三地震。

**五年**（戊午、一一八）

**1**春，三月，京師及郡國五旱。

**2**夏，六月，高句驪與濊貊寇玄菟。句，如字，及音駒。驪，力知翻。濊，音穢。貊，莫百翻。菟，同都翻。

**3**永昌、益州、蜀郡夷皆叛應封離，衆至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壞，音怪。殺長吏，焚掠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

**4**秋，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5**代郡鮮卑入寇，殺長吏；考異曰︰獨行傳云︰「元初中，鮮卑數百餘騎寇漁陽，太守張顯率吏士追出塞，遙望虜營煙火，急趣之。兵馬掾嚴授慮有伏兵，苦諫止，不聽。顯䠞令進，授不獲已前戰，伏兵發，授身被十創，沒於陣。顯拔刃追散兵，不能制，虜射中顯，主簿衞福、功曹徐咸遽起之，顯遂墮馬，福以身擁蔽，虜幷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褒歎，厚加賞賜。」按元初凡六年，鮮卑不曾犯漁陽，殺長吏；惟是入代郡曾殺長吏。今疑漁陽本是代郡，史之誤也。余按張顯事，通鑑已書於上卷殤帝延平元年，從范書·帝紀也。發緣邊甲卒、黎陽營兵屯上谷以備之。冬，十月，鮮卑寇上谷，攻居庸關，郡國志︰居庸縣，屬上谷郡。新唐志︰幽州昌平縣西北三十五里，有納款關，卽居庸故關。復發緣邊諸郡黎陽營兵、積射士步騎二萬人，復，扶又翻。屯列衝要。

**6**鄧遵募上郡全無種羌雕何刺殺狼莫；刺，七亦翻。封雕何為羌侯。自羌叛十餘年間，永初元年羌叛，至是年凡十二年。軍旅之費，凡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邊民及內郡死者不可勝數，帑，他朗翻。勝，音升。幷、涼二州遂至虛耗。及零昌、狼莫死，零，音憐。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警。詔封鄧遵為武陽侯，邑三千戶。東郡有東武陽，泰山郡有南武陽，鄧騭傳又作「舞陽」。遵以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任尚與遵爭功，又坐詐增首級、受賕枉法贓千萬已上，十二月，檻車徵尚，棄市，沒入財物。鄧騭子侍中鳳嘗受尚馬，騭髡妻及鳳以謝罪。騭，職日翻。

**7**是歲，郡國十四地震。

**8**太后弟悝、閶皆卒，封悝子廣宗為葉侯，閶子忠為西華侯。葉縣，屬南陽郡；西華縣，屬汝南郡。悝，苦回翻。閶，音昌。葉，式涉翻。

**六年**（己未、一一九）

**1**春，二月，乙巳，京師及郡國四十二地震。

**2**夏，四月，沛國、勃海大風，雨雹。雨，于具翻。

**3**五月，京師旱。

**4**六月，丙戌，平原哀王得薨，無子。

**5**秋，七月，鮮卑寇馬城塞，殺長吏，馬城縣，屬代郡。賢曰︰搜神記︰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以備胡，將成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城乃不崩，遂以名焉。其故城，則今之朔州也。余按續漢志，搜神記所云乃鴈門郡之馬邑，此乃代郡之馬城，賢誤。度遼將軍鄧遵及中郞將馬續率南單于追擊，大破之。

**6**九月，癸巳，陳懷王竦薨，無子，國除。竦，陳王羨之孫。

**7**冬，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旣。

**8**郡國八地震。

**9**是歲，太后徵和帝弟濟北王壽、河間王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濟，子禮翻。及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為開邸第，賢曰︰蒼頡篇曰︰邸，舍也。為，于偽翻。敎學經書，躬自監試。監，古銜翻。詔從兄河南尹豹、越騎校尉康等曰︰「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賢曰︰堅，謂好車，良，謂善馬。余按此語出史記·范蠡傳。從，才用翻。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尚書曰︰弗學牆面。言正牆面而立，無所見也。否，音鄙。斯故禍敗之所從來也。」

**10**豫章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之，上，時掌翻。以問郡人唐檀，檀曰︰「方今外戚豪盛，君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

**11**益州刺史張喬遣從事楊竦將兵至楪榆，楪榆縣，武帝開置，屬益州郡，有葉榆澤在縣東，因名；明帝分屬永昌郡。楪，與葉同。擊封離等，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獲生口千五百人。封離等惶怖，斬其同謀渠帥，詣竦乞降。怖，普布翻。帥，所類翻。降，戶江翻；下同。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種，章勇翻。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減死論。

**12**初，西域諸國旣絕於漢，事見上卷永初元年。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之，役使而臣屬之。復，扶又翻；下同。與共為邊寇。敦煌太守曹宗患之，敦，徒門翻。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索姓出敦煌。又左傳，商人七族有索氏。上，時掌翻。索，昔各翻。上遣者，上奏而遣之也。行長史者，行長史事，未為眞也。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復來降。鄯，上扇翻。

**13**初，疏勒王安國死，無子，國人立其舅子遺腹為王；遺腹叔父臣磐在月氏，月氏納而立之。西域傳曰︰元初中，安國以舅臣磐有罪，徙於月氏，月氏王親愛之。遺腹旣立，月氏遣兵送臣磐還疏勒。國人素敬愛臣磐，又畏憚月氏，卽共奪遺腹印綬，迎臣磐，立以為王。氏，音支。後莎車畔于窴，屬疏勒，自明帝永平四年，莎車屬于窴。疏勒遂強，與龜茲、于窴為敵國焉。

**永寧元年**（庚申、一二○）

## 永寧元年（庚申、一二○）是年，夏，四月，改元。

**1**春，三月，丁酉，濟北惠王壽薨。濟，子禮翻。

**2**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共殺後部司馬及敦煌長史索班等，賢曰︰司馬，卽屬戊己校尉所統也；和帝時置戊己校尉，鎭車師後部。考異曰︰班勇傳︰「元初六年，曹宗遣索班屯伊吾。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共攻沒索班。」按本紀，「永寧元年，車師後王叛，殺部司馬。」車師傳亦曰︰「永寧元年，後王軍就及母沙麻反畔，殺後部司馬及敦煌行事。」蓋班以去年末屯伊吾，今春見殺，或今春奏事方到也。遂擊走其前王，略有北道。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鄯，上扇翻。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以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絕西域。太后聞軍司馬班勇有父風，召詣朝堂問之。班固西都賦曰︰左右廷中，朝堂百僚之位；朝堂蓋在殿庭左右。朝，直遙翻。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強盛，於是開通西域，論者以為匈奴府藏，上，時掌翻。藏，徂浪翻。斷其右臂。斷，丁管翻。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強，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敦，徒門翻。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惟，思也。賢曰︰古者謀事必就祖，故言廟策也。余謂古者遣將必於廟，先定制勝之策，故謂之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虎臣，謂其父超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復，扶又翻。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備，償也。西域屬漢之後，不復以馬畜、旃罽輸匈奴，及與漢絕，匈奴復遣使責其積年所逋。逋，欠也。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樂，音洛。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負，敗也。報雪，謂報伊吾之役，雪索班之恥也。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度，徒洛翻。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要，一遙翻。荒外，謂在荒服之外。若兵連禍結，悔無所及。況今府藏未充，藏，徂浪翻。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為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校，戶敎翻。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樓蘭，卽鄯善。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強鄯善、于窴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龜茲，音丘慈。窴，徒賢翻。

尚書復問勇︰「利害云何？」勇旣上議，尚書復問，使悉陳其利害。復，扶又翻。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郞將居敦煌，謂鄭衆也。後置副校尉於車師，謂耿恭、關寵也。旣為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賢曰︰尤還，鄯善王名。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為便。」此勇所謂利也。

長樂衞尉鐔顯、類篇︰鐔，如心翻，姓也。賢曰︰鐔，音徒南翻。唐韻又音尋。廷尉綦毋參、綦毋，姓也，左傳晉有綦毋張。司隸校尉崔據難曰︰難，乃旦翻；下同。「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賢曰︰以勇為軍司馬，故以將言之。將，音子亮翻。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要，讀曰腰。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弱則為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須復有晝閉之儆矣！明帝永平中，北匈奴脅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復，扶又翻；下同。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此，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此勇所謂害也。熾，尺志翻。

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厭，索，山客翻。厭，於鹽翻。百官志︰太尉掾屬二十四人；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為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為鈔盜，則可矣。鈔，楚交翻。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為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而疑匈奴覬覦之情，覬，音冀。覦，音俞。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稟，筆錦翻，給也。食，讀曰飤。今若拒絕，勢歸北屬夷虜，言其事勢所歸，必至北屬匈奴。幷力以寇幷、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

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謂未能如勇計出屯樓蘭西也。然使盡行勇之計，亦未必能羈制西域，何者？武帝通西域，未能盡臣屬西域也；及宣帝時，日逐降，呼韓邪內附，始盡得西域。明帝使班超通西域，未能盡臣屬西域也；及竇憲破北匈奴，超始盡得西域。今漢內困於諸羌，而北匈奴游魂蒲類，安能以五百人成功哉！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數，所角翻。鈔，楚交翻。被，皮義翻。

**3**沈氐羌寇張掖。賢曰︰沈氐，羌號也。續漢書曰︰羌在上郡西河者，號沈氐。

**4**夏，四月，丙寅，立皇子保為太子，改元，赦天下。

**5**己巳，紹封陳敬王子崇為陳王，濟北惠王子萇為樂成王，濟，子禮翻。河間孝王子翼為平原王。

**6**六月，護羌校尉馬賢將萬人討沈氐於張掖，破之，斬首千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餘虜悉降。降，戶江翻。時當煎等『章︰甲十六行本「等」作「種」；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大豪飢五等，以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章︰甲十六行本「軍」下有「追之」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出塞，斬首數千級而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還，復寇張掖，殺長吏。馬賢於時為健鬭。然觀其往來奔命，羌人輒議其後，賢不思所以制之之術，重以不恤軍事，宜其有射姑山之敗也。還，從宣翻，又如字。種，章勇翻。復，扶又翻。長，知兩翻。

**7**秋，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8**冬，十月，己巳，司空李郃免。郃，古合翻；又曷閣翻。癸酉，以衞尉廬江陳褒為司空。

**9**京師及郡國三十三大水。

**10**十二月，永昌徼外撣國王雍曲調遣使者獻樂及幻人。西南夷傳︰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卽大秦也。今按大秦卽武帝時犂靬國，今謂之拂菻。撣，音檀。范書「雍曲調」作「雍由調」，徼，吉弔翻。

**11**戊辰，司徒劉愷請致仕；許之，以千石祿歸養。

**12**遼西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鞬各以其衆詣度遼將軍鄧遵降。烏倫、其至鞬，二人也。鞬，居言翻。

**13**癸酉，以太常楊震為司徒。

**14**是歲，郡國二十三地震。

**15**太后從弟越騎校尉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太后，從，才用翻。上元初六年書從兄康，此書從弟；徵諸范史，當從「兄」字。數，所角翻。上，時掌翻。以為宜崇公室，自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謝病不朝，太后使內侍者問之；所使者乃康家先婢，先本康家婢，後入宮，在太后左右。自通「中大人」，時宮中耆宿皆稱中大人。康聞而詬之。賢曰︰詬，罵也；音許遘翻，又古候翻。婢怨恚，恚，於避翻。還，白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大怒，免康官，遣歸國，康永初中紹封夷安侯。絕屬籍。

**16**初，當煎種饑五同種大豪盧怱、忍良等千餘戶種，章勇翻；下同。別留允街，而首施兩端。賢曰︰首施，猶首鼠也。允，音鉛。

## 建光元年（辛酉、一二一）是年七月改元。考異曰︰陳禪傳曰︰「北匈奴入遼東，追拜禪遼東太守。胡憚其威強，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遣吏卒往曉慰之。單于隨使還郡，禪於學行禮，為說道義以感化之，單于懷服，遺以胡中珍貨而去。」當在此年矣。又按北單于，漢朝所不能臣，未嘗入朝天子，安肯見遼東太守！此事可疑，今不取。余按和帝以來，北匈奴益西徙，自代郡以東至遼東塞外之地，皆鮮卑、烏桓居之，北單于安能至遼東邪！不取，當也。

**1**春，護羌校尉馬賢召慮怱，斬之，因放兵擊其種人，獲首虜二千餘，忍良等皆亡出塞。

**2**幽州刺史巴郡馮煥、玄菟太守姚光、遼東太守蔡諷等將兵擊高句驪，高句麗王宮遣子遂成詐降而襲玄菟、遼東，殺傷二千餘人。菟，同都翻。句，如字，又音駒。麗，讀曰驪，力知翻。降，戶江翻。

**3**二月，皇太后寢疾，癸亥，赦天下。三月，癸巳，皇太后鄧氏崩。未及大斂，帝復申前命，斂，力贍翻。復，扶又翻；下同。封鄧騭為上蔡侯，位特進。封騭事見上卷永初元年。

丙午，葬和熹皇后。范曄曰︰漢世皇后無諡，皆因帝諡以為稱，雖呂氏專政，上官臨制，亦無殊號。中興，明帝始建光烈之稱，其後並以德為配，至於賢愚優劣，混同一貫，故馬、竇二后，俱稱德焉。其餘皇帝之庶母及蕃王承統，以追尊之重，特為其號，恭懷、孝崇之比是也。初平中，蔡邕始追正和熹之諡，其安思、順烈以下，皆依而加焉。賢註云︰蔡邕集·諡議曰︰漢世母后無諡，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是後轉因帝號加之以德，上下優劣，混而為一，違禮「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之制。諡法︰有功安民曰熹，帝后一體，禮亦宜同，大行皇太后宜為和熹。

太后自臨朝以來，水旱十載，載，子亥翻。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民饑，或達旦不寐，躬自減徹謂減膳徹樂之類。以救災戹，故天下復平，歲還豐穰。和熹臨朝之政，可謂牝雞之晨，唯家之索矣。

上始親政事，尚書陳忠薦隱逸及直道之士潁川杜根、平原成翊世之徒，上皆納用之。忠，寵之子也。初，鄧太后臨朝，根為郞中，與同時郞上書言︰「帝年長，宜親政事。」長，知兩翻。太后大怒，皆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盛，時征翻。撲，普卜翻，蜀本弼角切。旣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蛆，子余翻。凡蠅所集，其遺子之處生為蛆。因得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宜城縣，屬南郡。賢曰︰宜城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南，其地出美酒。廣雅云︰保，使也，言為人傭力保任而使也。成翊世以郡吏亦坐諫太后不歸政抵罪；帝皆徵詣公車，拜根侍御史，翊世尚書郞。為諸鄧得罪張本。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天下之士以根直諫遇禍，同義之也。知故不少，少，詩沼翻。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跡之處，邂逅發露，邂逅，不期而會，謂出於意料之外也。禍及親知，故不為也。」申屠蟠絕跡梁、碭，祖根之故智也。

**4**戊申，追尊清河孝王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祖妣宋貴人曰敬隱后。尊其所自出也。諡法︰執義行善曰德；綏柔士民曰德；不顯尸國曰隱；見美堅長曰隱。初，長樂太僕蔡倫受竇后諷旨誣陷宋貴人，事見四十六卷章帝建初七年。樂，音洛。帝敕使自致廷尉，倫飲藥死。自致廷尉者，使其自詣獄。

**5**夏，四月，高句麗復與鮮卑入寇遼東，蔡諷追擊於新昌，戰歿。新昌縣，屬遼東郡。功曹掾龍端、兵馬掾公孫酺以身扞諷，俱歿於陳。范書·東夷傳作「功曹耿耗、兵馬掾龍端。」酺，音蒲。陳，讀曰陣。

**6**丁巳，尊帝嫡母耿姬為甘陵大貴人。郡國志︰清河郡厝縣，帝改名甘陵。賢曰︰甘陵，孝德皇之陵也，因以為縣，在今貝州清河縣東。宋白曰︰貝州清河縣，本周甘泉氏之地，秦、漢為信城縣，後漢為厝縣，桓帝改為甘陵，故城在今縣西北。清河王慶陵，在今清河郡東南三十里故厝城。

**7**甲子，樂成王萇坐驕淫不法，貶為蕪湖侯。范書·紀、傳皆作「臨湖侯」。賢曰︰臨湖縣屬廬江郡。

**8**己巳，令公卿下至郡國守相各舉有道之士一人。尚書陳忠以詔書旣開諫爭，爭，讀曰諍。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賢曰︰左氏傳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易曰︰王臣蹇蹇。晉·王豹傳作「謇」。史記趙簡子曰︰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家語︰孔子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也。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周昌嘗燕入奏事，高祖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昌仰曰︰「陛下卽桀、紂之主！」上笑，自是心憚昌。舍，讀曰捨。孝文喜袁盎人豕之譏，事見十三卷文帝二年。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事見十八卷武帝元光五年。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事見二十八卷元帝永光元年。刎，武粉翻。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羣吏。時詔公卿百僚各上封事。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賢曰︰謂根為侍御史，翊世為尚書郞也。余按漢制，尚書、御史皆曰臺。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若喜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賢曰︰管穴，言小也。史記︰扁鵲曰︰若以管窺天，以隙視文。隙，卽穴也。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省，悉景翻。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書御，御，進也。書御，書進而經覽也。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為侍中。有道高第，舉有道，對問為上第也。姓譜︰魯大夫施伯，出於魯惠公之子子尾字施父。

初，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少，詩照翻。行，下孟翻。號，戶刀翻。至被敺扑，以敲扑敺之也。扑，普卜翻。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洒掃。洒，所賣翻；掃，素報翻；又並如字。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不廢定省之禮也。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若，汝也。田廬取其荒頓者，賢曰︰頓，猶廢也。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治，直之翻。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數，所角翻。復，扶又翻。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特，獨也，獨徵之，當時無與並者。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毛義事見四十六卷章帝元和元年。

**9**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少，詩照翻。長，知兩翻。稍不可太后意；言意不以為可也。帝乳母王聖知之。太后徵濟北、河間王子詣京師；濟，子禮翻。河間王子翼，美容儀，太后奇之，以為平原懷王後，留京師。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閏、江京候伺左右，共毀短太后於帝，帝每懷忿懼。伺，相吏翻。及太后崩，宮人先有受罰者懷怨恚，恚，於避翻。因誣告太后兄弟悝、弘、閶先從尚書鄧訪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帝聞，追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無道，遂廢西平侯廣宗、葉侯廣德、西華侯忠、陽安侯珍、都鄕侯甫德皆為庶人，忠，閶之子。珍，悝兄京之子。西華、陽安二縣，皆屬汝南郡。悝，苦回翻。閶，音昌。葉，式涉翻。鄧騭以不與謀，但免特進，遣就國；與，讀曰豫。宗族免官歸故郡，鄧氏，故南陽人。沒入騭等貲財田宅。徙鄧訪及家屬於遠郡，郡縣迫逼，廣宗及忠皆自殺。又徙封騭為羅侯；羅縣，屬長沙郡。五月，庚辰，騭與子鳳並不食而死。騭從弟河南尹豹、度遼將軍舞陽侯遵、將作大匠暢皆自殺；從，才用翻。唯廣德兄弟以母與閻后同產，得留京師。復以耿夔為度遼將軍，徵樂安侯鄧康為太僕。按范書·鄧禹傳︰明帝分禹國為三，封其三子，季子珍為夷安侯。康以珍之子紹封，「樂安」當作「夷安」。郡國志，夷安、高密二縣，皆屬北海國。賢曰︰夷安故城，今高密縣外城。丙申，貶平原王翼為都鄕侯，遣歸河間。翼謝絕賓客，閉門自守，由是得免。

初，鄧后之立也，見四十八卷和帝永元十四年。太尉張禹、司徒徐防欲與司空陳寵共奏追封后父訓，寵以先世無奏請故事，爭之，連日不能奪；及訓追加封諡，禹、防復約寵俱遣子奏『章︰甲十六行本「奏」作「奉」；乙十一行本同。』禮於虎賁中郞將騭，寵不從；故寵子忠不得志于鄧氏。騭等敗，忠為尚書，數上疏陷成其惡。寵之所守是也，忠之所為非也。復，扶又翻。數，所角翻。

大司農京兆朱寵痛騭無罪遇禍，乃肉袒輿櫬櫬，初覲翻。賢曰︰櫬，親身棺。上疏曰︰「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賢曰︰詩·凱風曰︰母氏聖善。文母，文王之母太任也。寵言太后有聖善之德，比於文母也。兄弟忠孝，同心憂國，『章︰甲十六行本「國」下有「宗廟有主」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社稷『章︰甲十六行本「社稷」作「王室」；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是賴；賢曰︰殤帝崩，太后與騭定立安帝，故曰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貴戚，無與為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賢曰︰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而橫為宮人單辭所陷，兩造不備又無徵左者為單辭。橫，戶孟翻。利口傾險，反亂國家，論語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罪無申證，獄不訊鞠，賢曰︰申，明白也；訊，問也；鞠，窮也。遂令騭等罹此酷陷，『章︰甲十六行本「陷」作「濫」；乙十一行本同。』一門七人，並不以命，賢曰︰七人，謂騭、從弟豹、遵、暢，騭子鳳，鳳從弟廣宗、忠也。屍骸流離，冤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喪，息浪翻。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賢曰︰血祀，謂祭廟殺牲取血以降神也。寵知其言切，自致廷尉；陳忠復劾奏寵，詔免官歸田里。劾，戶槪翻，又戶得翻。衆庶多為騭稱枉者，復，扶又翻。為，于偽翻。帝意頗悟，乃譴讓州郡，賢曰︰以逼迫廣宗等故也。還葬騭等於北芒，賢曰︰北芒山，在雒陽城北。諸從兄弟皆得歸京師。從，才用翻。

**10**帝以耿貴人兄牟平侯寶監羽林左軍車騎；羽林分左右監，各主左右騎。寶監，古銜翻。封宋楊四子皆為列侯，宋氏為卿、校、侍中大夫、謁者、郞吏十餘人；校，戶敎翻。閻皇后兄弟顯、景、耀，並為卿、校，典禁兵。卿、校，九卿及諸校尉也。於是內寵始盛。

帝以江京嘗迎帝於邸，謂延平元年迎帝於清河邸也。以為京功，封都鄕侯，封李閏為雍鄕侯，閏、京並遷中常侍。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鈎盾令陳達百官志︰黃門令，主省中諸宦者，鈎盾令，典諸近地苑囿游觀之處，皆宦者為之。盾，食尹翻。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穢為務；治，直吏翻。去，羌呂翻。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見尚書。孔安國曰︰俊乂，俊德能治之士。馬融曰︰千人曰俊，百人曰乂。天下咸服，以致雍熙。雍，和也。熙，亦和也。方今九德未事，賢曰︰尚書·皋陶謨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又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孔安國曰︰使九德之人皆用事。嬖倖充庭。諡法︰賤而得愛曰嬖。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載，子亥翻。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孝經授神契曰︰母之於子也，鞠養殷勤，推燥居濕，絕少分甘也。推，吐雷翻。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厭，於鹽翻。屬，之欲翻。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朝，直遙翻。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為難養。論語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近，其靳翻。遠，于願翻。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斷，丁管翻。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恚，於避翻。

而伯榮驕淫尤甚，通於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瓌遂以為妻，官至侍中，得襲護爵。賢曰︰護，泗水王歙之從曾孫。朝陽縣，屬南郡，故城在今鄧州穰縣南，今謂之朝城。從，才用翻。瓌，古回翻。震上疏曰︰「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賢曰︰公羊傳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篡亂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未踰年之君，其稱王子猛卒何？不予當也。不予當者，不予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為侯；從，才用翻。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見，賢遍翻。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行，下孟翻。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旣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喧譁，百姓不安。陛下宜鑒鏡旣往，順帝之則。」尚書廣陵翟酺范書·列傳︰酺，廣漢雒人。「陵」，當作「漢」。廣漢郡，屬益州。翟，直格翻。酺，音蒲。上疏曰︰「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重，直龍翻。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賢曰︰神器，謂天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余謂威福人主之神器，此言弄威福耳。改更社稷，更，工衡翻。豈不以勢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漢元，漢初也。比，頻寐翻。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重，直龍翻。折，而設翻。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昔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皁囊，文帝集上書皁囊以為殿帷。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為，于偽翻。豈得妄用之哉！』今自初政以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算。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帑，他朗翻。藏，徂浪翻。單，與殫同。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卒，讀曰猝。虞，度也；不虞，謂事變出於虞度之外者也。復當重賦，復，扶又翻。百姓怨叛旣生，危亂可待也。願陛下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遠，于願翻。好，呼到翻。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皆不省。省，悉景翻。

**11**秋，七月，己卯，改元，赦天下。

**12**壬寅，太尉馬英薨。考異曰︰傳作「策罷」，誤。今從紀。

**13**燒當羌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燒當豪帥東號，和帝永元元年降。其子麻奴，永初元年叛出塞。而校尉馬賢撫恤不至，常有怨心，遂相結，共脅將諸種寇湟中，攻金城諸縣。八月，賢將先零種擊之，戰於牧苑，不利。漢邊郡皆有牧苑以養馬，此牧苑在金城界。將，卽亮翻。零，音憐。種，章勇翻。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於令居，敗，補邁翻。令，孟康音連，師古音零。因脅將先零、沈氐諸種四千餘戶緣山西走，寇武威。賢追到鸞鳥，鸞鳥縣，屬武威郡。鳥，音雀。賢曰︰鸞鳥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北。鸞，音雚，沽丸翻。劉昫曰︰涼州神鳥縣，漢鸞鳥縣地，喜麟縣則鸞鳥古城也。招引之，諸種降者數千，降，戶江翻。麻奴南還湟中。

**14**甲子，以前司徒劉愷為太尉。初，清河相叔孫光坐臧抵罪，遂增禁錮二世。臧，古贓字通。賢曰︰二世，謂父子俱禁錮。至是，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臧罪，朝廷欲依光比；帝置居延屬國都尉，別領居延一城，屬涼州。復，扶又翻。賢曰︰比，類也。以邠類光，亦錮及其子也。比，音庇。劉愷獨以『章︰甲十六行本「以」下有「為」字；乙十一行本同。』「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公羊傳曰︰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畔也。曷為不言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其諱也。如今使臧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意也。」左傳曰︰刑濫則懼及善人。鄭玄曰︰詳，審察也。陳『章︰甲十六行本「陳」上有「尚書」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忠亦以為然。有詔︰「太尉議是。」

**15**鮮卑其至鞬寇居庸關。九月，雲中太守成嚴擊之，兵敗，居庸關在上谷界，蓋鮮卑先寇居庸關，遂入雲中界也。功曹楊穆以身扞嚴，與之俱歿；鮮卑於是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度遼將軍耿夔與幽州刺史龐參發廣陽、漁陽、涿郡甲卒救之，三郡皆屬幽州。鮮卑解去。

**16**戊子，帝幸衞尉馮石府，留飲十餘日，考異曰︰袁紀曰︰「十二月，丙申，乃還宮」，今從石傳。賞賜甚厚，拜其子世為黃門侍郞，世弟二人皆為郞中。石，陽邑侯魴之孫也，按范書，馮魴封陽邑鄕侯。魴，音房。父柱尚顯宗女獲嘉公主，石襲公主爵，為獲嘉侯，獲嘉縣，屬河內郡，本汲之新中鄕也。武帝行過此，聞獲呂嘉，因以名縣。能取悅當世，故為帝所寵。

**17**京師及郡國二十七雨水。范書·帝紀作二十九。

**18**冬，十一月，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

**19**鮮卑寇玄菟。菟，同都翻。

**20**尚書令祋諷等奏，以為「孝文『章︰甲十六行本「文」下有「皇帝」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定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祋，丁外翻，又丁活翻，姓也。約禮，謂以日易月也。前書音義曰︰告寧，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斷大臣行三年喪。」斷，丁管翻；下同。尚書陳忠上疏曰︰「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論語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建武之初，親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趣，七喻翻。易，以豉翻。大臣旣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鮮，息淺翻。以報顧復之恩者，　詩·蓼莪云︰父母生兮［我］，顧我復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禮義之方，實為彫損。陛下聽大臣終喪，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賢曰︰言敬吾老亦敬人之老，愛吾幼亦愛人之幼，有敬愛之心，則天下歸順之也。運掌，言易也。范氏曰︰老吾老，以老者之禮養吾之老，則謂事親也，使天下之老者皆得其養，故曰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幼者之禮待吾之幼，謂愛其子也，使天下之幼者皆得其長，故曰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言其易也。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賢曰︰甘陵，帝父母陵，陵在清河，故北望也。度，徒洛翻。時宦官不便之，竟寢忠奏。庚子，復斷二千石以上行三年喪。元初三年，聽大臣行三行喪，今復斷之。斷，音短。

袁宏論曰︰古之帝王所以篤化美俗，率民為善，因其自然而不奪其情，民猶有不及者，而況毀禮止哀，滅其天性乎！

**21**十二月，高句驪王宮率馬韓、濊貊數千騎圍玄菟，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濊，音穢。貊，莫百翻。夫餘王遣子尉仇台將二萬餘人與州郡幷力討破之。夫，音扶。是歲，宮死，子遂成立。玄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議者皆以為可許。陳忠曰︰「宮前桀黠，黠，下八翻。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使弔問，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帝從之。

## 延光元年（壬戌、一二二）

**1**春，三月，丙午，改元，赦天下。

**2**護羌校尉馬賢追擊麻奴，到湟中，破之，種衆散遁。種，章勇翻。

**3**夏，四月，京『章︰甲十六行本「京」上有「癸未」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師、郡國四『章︰甲十六行本「四」作「二」；乙十一行本同。』十一雨雹，雨，于具翻。河西雹大者如斗。

**4**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數糾發姦惡，數，所角翻。怨者詐作璽書，譴責煥、光，賜以歐刀，賢曰︰歐刀，刑人之刀也。歐，音一口翻。余謂古歐冶子善作劍，故謂劍為歐刀；當音烏侯翻。又下遼東都尉龐奮，使速行刑；下，遐稼翻。奮卽斬光；收煥，考異曰︰帝紀︰「建光元年，四月，甲戌，龐奮承偽璽書殺姚光。」馮緄傳亦云「建光元年」。按帝紀，去年十二月，高驪圍玄菟，而高驪傳有姚光上言，蓋光實以延光元年被殺，紀、傳誤以「延」為「建」。又今年四月無甲戌。煥欲自殺；其子緄疑詔文有異，緄，古本翻。止煥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他故。必是凶人妄詐，規肆姦毒。願以事自上，去，羌呂翻。上，時掌翻。甘罪無晚。」煥從其言，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為，徵奮，抵罪。

**5**癸巳，司空陳褒免。五月，庚戌，宗正彭城劉授為司空。

**6**己巳，封河間孝王德為安平王，嗣樂成靖王後。自是樂成國改曰安平。去年樂成王萇以罪廢，今以德紹靖王後。諡法︰柔德安衆曰靖；恭己鮮言曰靖；寬樂令終曰靖。

**7**六月，郡國蝗。

**8**秋，七月，癸卯，京師及郡國十三地震。

**9**高句驪王遂成還漢生口，詣玄菟降，降，戶江翻；下同。其後濊貊率服，東垂少事。濊，音穢。少，詩沼翻。

**10**虔人羌與上郡胡反，度遼將軍耿夔擊破之。

**11**八月，陽陵園寢火。景帝陵園寢也。

**12**九月，甲戌，郡國二十七地震。

**13**鮮卑旣殺郡守，膽氣轉盛，控弦數萬騎，冬，十月，復寇鴈門、定襄，復，扶又翻。十一月，寇太原。

**14**燒當羌麻奴飢困，將種衆詣漢陽太守耿种降。種，章勇翻。种，音沖。

**15**是歲，京師及郡國二十七雨水。

**16**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數，所角翻。使，疏吏翻。尚書僕射陳忠上疏曰︰「今天心未得，隔幷屢臻，賢曰︰隔幷，謂水旱不節也。尚書曰︰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幷，音必姓翻。青、冀之域，淫雨漏河，賢曰︰漏，溢也。余謂雨久不上，河隄為之決漏也。徐、岱之濱，海水盆溢，禹貢︰海岱及淮為徐州，故曰徐、岱。盆，讀與湓同，音蒲悶翻。兗、豫蝗蝝滋生，賢曰︰蝝，螽子也，音余專翻。余按蝝，蝗子也；董仲舒云然。左傳︰宣十五年，冬，蝝生。劉歆曰︰蚍蜉子。杜預曰︰螽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螽。爾雅曰︰蝝、蝮、蜪、蝗也。陸璣草木疏云︰螽，幽州人謂之舂箕，蝗類也。曰螽子者，猶蝗子也。荊、揚稻收儉薄，幷、涼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帑，他朗翻。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比，毗至翻。朱軒騈馬，相望道路，賢曰︰朱軒車，使者所乘也。騈，並也。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為，于偽翻；下猥為、誤為同。發民修道，繕理亭傳，傳，株戀翻。多設儲偫，偫，大理翻，具也。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謂縑帛也。遺，于季翻。從，才用翻。頓踣呼嗟，踣，蒲墨翻；僵也，斃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賢曰︰河間王開，安帝淑也。清河王，延平也。陵廟所在，故曰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為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為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韓嫣有寵於武帝，常與帝共臥起。江都王入朝，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䟆通，未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嫣驅不見。旣過，江都王怒，為太后泣，請得歸國，入宿衞，比韓嫣；太后由此銜嫣，遂誅嫣。 嫣，音偃。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賢曰︰天元，猶乾元也。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復，扶又翻。使，如字。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漏泄之姦？石顯事見二十九卷元帝建昭二年。重，直用翻。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趙昌事見三十四卷哀帝建平四年。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授？朱博事見三十四卷建平二年。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王鳳事見三十卷成帝河平四年。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己，則下不得偪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四方衆異不能為害。」書奏，不省。省，悉景翻。

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輒切免三公，賢曰︰切，責也。陳忠上疏曰︰「漢興『章︰乙十一行本「興」作「典」；孔本同。』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今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復，扶又翻。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事見三十三卷綏和二年。卒不蒙上天之福，卒，子恤翻。徒乖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分，扶問翻。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為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此言決事當依典法也。賢曰︰衡，秤衡也，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

**17**汝南太守山陽王龔，政崇寬和，好才愛士。以袁閬為功曹，好，呼到翻。閬，音浪。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就辟而為吏也。閬不修異操而致名當時，蕃性氣高明，龔皆禮之，由是羣士莫不歸心。

憲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至愼陽，愼陽縣，屬汝南郡。憲，縣人也。賢曰︰在愼水之南，因以名縣。應劭曰︰愼水出東北入淮。師古曰︰「愼」字本作「滇」，音眞，後誤為「愼」耳，今猶有眞丘、眞陽縣，知音不改也。闞駰曰︰永平五年，失印更刻，遂誤以「水」為「心」。余按水北為陽，賢旣云縣在水南，而名愼陽，何也？遇憲於逆旅，逆，迎也，設館舍以迎客，故曰逆旅。賢曰︰逆旅，客舍。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移日，言日移晷也。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而前至袁閬所，未及勞問，勞，力到翻。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賢曰︰顏子，顏回也。閬，汝南汝陽人。閬曰︰「見吾叔度耶？」黃憲，字叔度。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復，扶又翻；下同。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為無不及；旣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論語，顏回慕孔子之言。固難得而測矣。」陳蕃及同郡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自朔至晦為一月；三月為一時。賢曰︰吝，貪也。余謂作事可卑賤者謂之鄙，作事可羞恨者謂之吝。太原郭泰，少遊汝南，少，詩照翻。先過袁閬，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氿濫，雖清而易挹。賢曰︰奉高，閬字也。爾雅︰側出氿泉，正出濫泉。氿，音軌。濫，音檻。易，以豉翻。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賢曰︰淆，混也。量，音良。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卽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

范曄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玭『章︰甲十六行本「玭」作「玼」；乙十一行本同。』吝，遠，于願翻。賢曰︰玼，音此。說文曰︰鮮色也。據此，文當為「疵」，作「玼」者，古字通也。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賢曰︰道周備，性全一，無德而稱，言其德大無能名焉。余曾祖穆侯賢曰︰晉書曰︰范汪，字玄平，安北將軍。汪生甯，甯生泰，泰生曄。以為︰「憲，隤然其處順，賢曰︰易·繫辭曰︰夫坤，隤然示人簡矣。隤，柔順貌，音大回翻。處，昌呂翻。淵乎其似道，賢曰︰老子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言深而不可測也。淺深莫臻其分，分，扶問翻。清濁未議其方，賢曰︰方，所也。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賢曰︰易·繫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殆，近也。

**二年**（癸亥、一二三）

**1**春，正月，旄牛夷反，前漢旄牛縣，屬蜀郡，後漢省。華陽國志︰旄牛縣在邛萊山表。益州刺史張喬擊破之。

**2**夏，四月，戊子，爵乳母王聖為野王君。

**3**北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議者欲復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賢曰︰玉門、陽關，二關名也，在敦煌西界，皆在敦煌龍勒界。復，扶又翻；下同。敦煌太守張璫上書曰︰敦，徒門翻。「臣在京師，亦以為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土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西域三策︰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賢曰︰大秦國在西海西，故曰秦海。余按蒲類海在唐庭州界。蓋此時北匈奴雖微弱，然東畏鮮卑，不敢還故地，但結連車師、鄯善以擾河西，故呼衍一部常為河西患。若賢註以大秦海西之國為秦海，則約言之耳。西海廣遠，甘英之不能越，北匈奴兵威所未嘗役屬；言展轉二海間，特當時上書者張言之耳。轉制西域，共為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賢曰︰前書，敦煌郡廣至縣有昆侖障，宜禾都尉居也。廣至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註又見四十五卷明帝永平十七年，與此稍異。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四郡，武威、酒泉、張掖、敦煌。賢曰︰柳中，今西州縣。余按西域傳︰柳中在後部金蒲城之北，去交河城八十里。杜佑曰︰唐平高昌，以田地城為柳中縣。鄯，上扇翻。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鄯，上扇翻。下，遐稼翻。陳忠上疏曰︰「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數，所角翻。樂，音洛。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言從北匈奴也。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賢曰︰殖，生也。威臨南羌，卽湟中及南山諸羌。與之交通，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旣危，不可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毛晃曰︰訾之為言量也，不訾，謂無量可比也。訾，子斯翻。議者但念西域絕遠，卹之煩費，不見孝武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勞，力到翻。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減土，非良計也。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帝納之，於是復以班勇為西域長史，賢曰︰西域都護之長史也。余按班超未為都護，亦為將兵長史。敦，徒門翻。復，扶又翻；下同。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4**秋，七月，丹陽山崩。丹陽郡，屬揚州。

**5**九月，郡國五雨水。

**6**冬，十月，辛未，太尉劉愷罷；甲戌，以司徒楊震為太尉，光祿勳東萊劉熹為司徒。大鴻臚耿寶自候震，候，見也。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賢曰︰言非己本心，傳在上之意。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寶大恨而去。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卽辟此二人；由是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大為王聖脩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為，于偽翻。惲，於粉翻。更，工衡翻。震上疏曰︰「臣伏念方今災害滋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三邊，東、西、北也。帑藏匱乏，帑，它朗翻。藏，徂浪翻。殆非社稷安寧之時。詔書為阿母興起第舍，合兩為一，連里竟街，賢曰︰合兩坊而為一宅；里，卽坊也。雕脩繕飾，窮極巧伎，伎，渠綺翻。攻山採石，轉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肺府枝葉之屬，府，與腑同。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之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屬，之欲翻。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賢曰︰有贓賄禁錮之人。余謂棄世者，見棄於世也。復得顯用；白黑渾淆，清濁同源，天下讙譁，為朝結譏。渾，戶本翻。讙，許元翻。為，于偽翻。朝，直遙翻。臣聞師言，上之所取，師言，衆言也。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復，扶又翻。度，徒洛翻。上不聽。

**7**鮮卑其至鞬自將萬餘騎攻南匈奴於曼柏，薁鞬日逐王戰死，殺千餘人。鞬，居言翻。薁，於六翻。

**8**十二月，戊辰，京師及郡國三地震。

**9**陳忠薦汝南周燮、南陽馮良學行深純，行，下孟翻。隱居不仕，名重於世；帝以玄纁羔幣聘之；玄，黑色。纁，淺絳色。周官·考工記曰︰三入為纁。爾雅︰三染謂之纁。孔穎達曰︰束帛，十端也。端則二丈。十端，六玄、四纁。五兩，三玄、二纁。纁是地色，玄是天色。賢曰︰禮，卿執羔。董仲舒春秋繁露曰︰凡贄，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執之不鳴，殺之不嗥，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以為贄。纁，許云翻。燮宗族更勸之曰︰「夫脩德立行，所以為國，更，工衡翻。行，下孟翻。為，于偽翻。君獨何為守東岡之陂乎？」燮居汝南安城，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燮曰︰「夫脩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享乎！」賢曰︰享，通也。書曰︰慮善而動，動惟厥時。度，徒洛翻。焉，於虔翻。與良皆自載至近縣，稱病而還。

**三年**（甲子、一二四）

**1**春，正月，班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三綬」，疑當作「王綬」。綬，音受。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龜茲，音丘慈。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蠡，音黎。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復，扶又翻。還，屯田柳中。

**2**二月，丙子，車駕東巡。辛卯，幸泰山。三月，戊戌，幸魯；還，幸東平，至東郡，歷魏郡、河內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3**初，樊豐、周廣、謝惲等見楊震連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調，徒弔翻。見，賢遍翻。各起冢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觀，古玩翻。震復上疏曰︰「臣備台輔，不能調和陰陽，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師地動，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賢曰︰戊干、辰支，皆土也；幷地動，故言三者。考異曰︰震傳作「十一月四日」。按下文「其日戊辰」，十一月丙申朔，戊辰乃十二月四日也。此中臣、近官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拄而已。賢曰︰倚，邪也。拄，音竹柱翻。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賢曰︰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邪佞之人，不與上同心。近，其靳翻。斷，丁亂翻，王肅丁管翻。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脩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讙譁，地動之變，殆為此發。讙，許元翻。為，于偽翻；下同。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脩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惟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承皇天之戒！」震前後所言轉切，帝旣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以其名儒，未敢加害。會河間男子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結者，結定其罪。震上疏救之曰︰「臣聞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賢曰︰尚書·無逸之辭。還，反也。敬德加謹，以增脩其德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為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為虧除，全騰之命，虧，減也。訐，居謁翻。以誘芻蕘輿人之言。」賢曰︰輿，衆也。詩曰︰詢于芻蕘。左氏傳曰︰聽輿人之謀也。誘，音酉。帝不聽，騰竟伏尸都市。及帝東巡，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脩第宅，乘，繩證翻。太尉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漢公府諸曹掾，各有分部。賢曰︰史謂府史也。余按漢諸官府各有令史。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須，待也。待車駕行還，上言其事。下，遐稼翻。上，時掌翻。豐等惶怖。怖，普布翻。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賢曰︰懟，怨怒也，音直類翻。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賢曰︰震初鄧騭辟之，故曰故吏。恚，於避翻；下同。壬戌，車駕還京師，便時太學，賢曰︰且於太學待吉時而後入也，故曰便時。前書，便時上林延壽門。杜佑曰︰便時，取日時之便。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絕賓客。柴，塞其門也。豐等復惡之，復，扶又翻。惡，烏路翻；下同。令大鴻臚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弘農華陰人。震行至城西夕『章︰甲十六行本「夕」作「几」；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陽亭，雒陽城西也。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賢曰︰慷慨，悲嘆。余謂慷慨，不得意而見於辭色也。「死者，士之常分。分，扶問翻。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嬖，卑義翻，又必計翻。何面目復見日月！復，扶又翻；下同。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因飲酖而卒。弘農太守移良風俗通曰︰齊公子雍食邑於移，其後氏焉。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讁震諸子代郵行書；說文曰︰郵，境上行書舍也。廣雅曰︰郵，驛也。此言使震諸子代驛吏傳行文書也。陝，失再翻。道路皆為隕涕。為，于偽翻。

太僕征羌侯來歷曰︰征羌，侯國，屬汝南郡。光武以歷曾祖歙有平羌、隴之功，改汝南當鄕縣為征羌國以封之。賢曰︰征羌故城，在今豫州郾城縣東南。「耿寶託元舅之親，榮寵過厚，不念報國恩，而傾側姦臣，傷害忠良，其天禍亦將至矣。」歷，歙之曾孫也。歙，許及翻。

**4**夏，四月，乙丑，車駕入宮。

**5**戊辰，以光祿勳馮石為太尉。

**6**南單于檀死，弟拔立，為烏稽侯尸逐鞮單于。鞮，丁奚翻。時鮮卑數寇邊，數，所角翻，下同。度遼將軍耿夔與溫禺犢王呼尤徽將新降者連年出塞擊之，還使屯列衝要。衝要者，當敵之衝，邊之要地也。賢曰︰還令新降者屯列衝要。降，戶江翻。耿夔徵發煩劇，新降者皆怨恨，大人阿族等遂反，阿族者，新降一部之大人也。脅呼尤徽欲與俱去。呼尤徽曰︰「我老矣，受漢家恩，寧死，不能相隨！」衆欲殺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將其衆亡去。中郞將馬翼與胡騎追擊，破之，斬獲殆盡。賢曰︰殆，近也，欲死盡，所餘無幾。

**7**日南徼外蠻夷內屬。徼，吉弔翻。

**8**六月，鮮卑寇玄菟。

**9**庚午，閬中山崩。閬中縣，屬巴郡。賢曰︰臨閬中水，因以為名，今隆州縣。宋白曰︰閬水紆曲，經其三面，縣居其中，取以名之。

**10**秋，七『章︰甲十六行本「七」作「八」；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作「七」。』月，辛巳，以大鴻臚耿寶為大將軍。

**11**王聖、江京、樊豐等譖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邴吉等，殺之，廚監，主飲食。家屬徙比景；太子思男、吉，數為歎息。為，于偽翻。京、豐懼有後害，乃與閻后妄造虛無，搆讒太子及東宮官屬。帝怒，召公卿以下，議廢太子。耿寶等承旨，皆以為當廢。太僕來歷與太常桓焉、廷尉犍為張皓議曰︰犍，居言翻。「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賢曰︰宿留，猶停留也；音秀溜。帝不從。焉，郁之子也。郁，桓榮之子。張皓退，復上書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傾覆戾園，孝武久乃覺寤，雖追前失，悔之何及。事見二十三卷武帝征和二年、三年。今皇太子方十歲，未習保傅之敎，可遽責乎！」書奏，不省。省，悉景翻。九月，丁酉，廢皇太子保為濟陰王，居於德陽殿西鍾下。漢官儀曰︰崇玄門內德陽殿也。按帝紀︰德陽殿在北宮掖庭中。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覲，宗室諸劉雜會。又曰︰德陽殿，周旋容萬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壇，激沼水於殿下，天子正旦、節會朝百僚於此。濟，子禮翻。來歷乃要結光祿勳祋諷、宗正劉瑋、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閭丘弘、閭丘，複姓；左傳齊有閭丘嬰。陳光、趙代、施延、太中大夫九江朱倀等十餘人，要，一遙翻。祋，丁外翻，又丁活翻。倀，丑羊翻。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帝與左右患之，左右，近習也。乃使中常侍奉詔脅羣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孟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以義割恩，為天下也。為，于偽翻。歷、諷等不識大典，而與羣小共為讙譁，外見忠直見，賢遍翻。而內希後福，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章︰甲十六行本「言」下有「事之」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薛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怫然，賢曰︰字林︰怫，鬱也，音扶勿翻。余謂怫然，憤鬱之見於色者。廷詰皓曰︰「屬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賢曰︰屬，近也。通，猶共也。近者共諫，何乃相背也？屬，之欲翻。復，扶又翻。背，蒲妹翻。大臣乘朝車，處國事，固得輾轉若此乎！」賢曰︰輾轉不定也。詩曰︰輾轉反側。處，昌呂翻。輾，音展。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大怒，尚書令陳忠與諸尚書遂共劾奏歷等，帝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削其征羌國租也。劾，戶槪翻，又戶得翻。黜歷母武安公主不得會見。武安公主，顯宗女也。武安縣，屬魏郡。見，賢遍翻。

**12**隴西郡始還狄道。永初五年，隴西徙襄武。

**13**燒當羌豪麻奴死，弟犀苦立。

**14**庚申晦，日有食之。

**15**冬，十月，上行幸長安；十一月，乙丑，還雒陽。

**16**是歲，京師及諸郡國二十三地震，三十六大水、雨雹。雨，于具翻。

#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一

## 漢紀四十三起旃蒙赤奮若（乙丑），盡昭陽作噩（癸酉），凡九年。

孝安皇帝下

**延光四年**（乙丑、一二五）

**1**春，二月，乙亥，下邳惠王衍薨。

**2**甲辰，車駕南巡。

**3**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4**庚申，帝至宛，不豫。宛，於元翻。書·金縢︰王有疾，弗豫。孔安國註曰︰不悅豫。乙丑，帝發自宛；丁卯，至葉，崩于乘輿。葉，式涉翻。乘，繩證翻。年三十二。

皇后與閻顯兄弟、江京、樊豐等謀曰︰「今晏駕道次，賢曰︰晏，晚也。臣下不敢斥言帝崩，猶言晚駕而出。道次，猶言路次也。濟陰王在內，邂逅公卿立之，還為大害。」邂，下廨翻。逅，戶茂翻。乃偽云「帝疾甚」，徙御臥車，所在上食、問起居如故。上，時掌翻。驅馳行四日，庚午，還宮。自葉至雒陽六百餘里。辛未，遣司徒劉熹詣郊廟、社稷，告天請命；武王有疾，周公為三壇同墠，因太王、王季、文王以請命于天；後世踵而行之。其夕，『章︰甲十六行本「夕」下有「乃」字；孔本同。』發喪。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顯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策禁中，迎濟北惠王子北鄕侯懿為嗣。賢曰︰惠王，名壽，章帝子也。濟，子禮翻。考異曰︰東觀記、續漢書作「北鄕侯犢」，今從袁紀、范書。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梓宮，臨，力鴆翻。悲號不食；號，戶刀翻。內外羣僚莫不哀之。

**5**甲戌，濟南孝王香薨，無子，國絕。香，濟南安王康之孫。康，光武子也。

**6**乙酉，北鄕侯卽皇帝位。

**7**夏，四月，丁酉，太尉馮石為太傅，司徒劉熹為太尉，參錄尚書事；前司空李郃為司徒。郃，古合翻，又曷閣翻。

**8**閻顯忌大將軍耿寶位尊權重，威行前朝，朝，直遙翻。乃風有司奏「寶及其黨與風，讀曰諷。中常侍樊豐、虎賁中郞將謝惲、侍中周廣、野王君王聖、聖女永等更相阿黨，互作威福，皆大不道。」辛卯，豐、惲、廣皆下獄，死；更，工衡翻。下，遐稼翻。家屬徒比景。貶寶及弟子林慮侯承皆為亭侯，牟平侯耿舒子襲，尚顯宗女隆慮公主。寶嗣，襲封，而弟子承紹公主封為林慮侯。林慮，卽隆慮也，避殤帝諱，改「隆」為「林」。慮，音廬。遣就國；寶於道自殺。王聖母、子徙鴈門。於是以閻景為衞尉，耀為城門校尉，晏為執金吾，兄弟並處權要，處，昌呂翻。威福自由。

**9**己酉，葬孝安皇帝于恭陵，賢曰︰恭陵，在今洛陽東北二十七里。廟曰恭宗。

**10**九［六］月，乙巳，赦天下。

**11**秋，七月，西域長史班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敦，徒門翻。鄯，上扇翻。獲首虜八千餘人，生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傳首京師。索班事見上卷永寧元年。

**12**冬，十月，丙午，越巂山崩。巂，音髓。

**13**北鄕侯病篤，中常侍孫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賢曰︰興，姓；渠，名。余按百官志，王國謁者比四百石，其下有禮樂長、衞士長、醫工長、永巷長，而無謁者長。竊意長興，姓也。「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鄕侯不起，相與共斷江京、閻顯，事無不成者。」斷，丁亂翻。渠然之。又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為太子府史，太子府史，掌東宮府藏。及長樂太官丞京兆王國等長樂太官丞，掌太后食膳。樂，音洛。並附同於程。附同者，旣相黨附，又與之同謀。江京謂閻顯曰︰「北鄕侯病不解，解，散也。言病纏於身而不散也。國嗣宜以時定，何不早徵諸王子，簡所置所！」簡，擇也。置，立也。顯以為然。辛亥，北鄕侯薨；顯白太后，祕不發喪，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

十一月，乙卯，孫程、王康、王國與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聚謀於西鍾下，皆截單衣為誓。丁巳，京師及郡國十六地震。是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崇德殿在南宮。水經註︰魏文帝於漢崇德殿故處起太極殿，蓋南宮正殿也。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閏、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省門，卽禁門也。前書謂禁中為省中。程與王康共就斬京、安、達。以李閏權勢積為省內所服，欲引為主，因舉刃脅閏曰︰「今當立濟陰王，毋得搖動！」閏曰︰「諾。」於是扶閏起，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卽皇帝位，時年十一。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南宮，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帝登雲臺，召公卿、百僚，使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

閻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為，顯蓋在北宮。小黃門樊登勸顯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郞將閻崇將兵屯平朔門以禦程等。考異曰︰宦者傳作「朔平門」。今從袁紀。余按百官志，朔平門，北宮北門也；恐當以宦者傳為是。顯誘詩入省，謂曰︰「濟陰王立，非皇太后意，璽綬在此。誘，音酉。璽，斯氏翻。綬，音受。此謂天子璽綬也。苟盡力效功，封侯可得。」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閏者，五千戶侯。」詩等皆許諾，辭以「卒被召，所將衆少。」卒，讀曰猝。顯使與登迎吏士於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

顯弟衞尉景遽從省中還外府，外府，衞尉府也。收兵至盛德門。孫程傳召諸尚書使收景。傳召，傳詔召之也。尚書郭鎭時臥病，聞之，卽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無干兵！」鎭卽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鎭，不中。呼，火故翻。中，竹仲翻。鎭引劍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叉其胸，遂禽之，送廷尉獄，卽夜死。

戊午，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帝乃幸嘉德殿，按帝紀，嘉德殿在南宮。遣侍御史持節收閻顯及其弟城門校尉耀、執金吾晏，並下獄，誅；下，遐稼翻。家屬皆徙比景。遷太后於離宮。己未，開門，罷屯兵。壬戌，詔司隸校尉︰「惟閻顯、江京近親，當伏辜誅，其餘務崇寬貸。」封孫程等皆為列侯︰程食邑萬戶，王康、王國食九千戶，黃龍食五千戶，彭愷、孟叔、李建食四千二百戶，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剛食四千戶，魏猛食二千戶，苗光食千戶︰是為十九侯，孫程為浮陽侯，王康為華容侯，王國為酈侯，黃龍為湘南侯，彭愷為西平昌侯，孟宿為中廬侯，李建為復陽侯，王成為廣宗侯，張賢為祝阿侯，史汎為臨沮侯，馬國為廣平侯，王道為范縣侯，李元為褒信侯，楊佗為山都侯，陳予為下巂侯，趙封為析縣侯，李剛為枝江侯，魏猛為夷陵侯，苗光為東阿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李閏以先不豫謀，故不封。擢孫程為騎都尉。初，程等入章臺門，苗光獨不入。詔書錄功臣，令王康疏名，康詐疏光入章臺門。光未受符策，漢初封王侯皆剖符；至武帝封齊、燕、廣陵三王，始作策。心不自安，詣黃門令自告。黃門令，主省中諸宦者，故詣之自告。有司奏康、光欺詐主上；詔書勿問。以將作大匠來歷為衞尉。祋諷、『章︰甲十六行本「諷」下有「劉瑋」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閭丘弘等先卒，皆拜其子為郞。朱倀、施延、陳光、趙代皆見拔用，後至公卿。以來歷等鴻都門之諫也，事見上卷上年。祋，丁外翻，又丁活翻。倀，丑羊翻。徵王男、邴吉家屬還京師，厚加賞賜。男、吉家徙事見上卷上年。帝之見廢也，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傅高梵、監，古銜翻。賢曰︰梵，音扶汎翻。余按來歷傳︰傅，中傅也。梵，又房戎翻。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良，姓也。左傳︰鄭良霄，穆公子子良之孫。藥長夏珍皆坐徙朔方；長秋長，蓋卽大長秋；丞一人，六百石；中宮藥長，四百石︰皆皇后宮官。帝卽位，並擢為中常侍。

初，閻顯辟崔駰之子瑗為吏，駰，音因。瑗以北鄕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欲說令廢立，而顯日沈醉，說，輸芮翻；下同。沈，持林翻。不能得見，乃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等惑蠱先帝，廢黜正統，扶立疏孽。孔穎達曰︰孽者，蘖也，樹木斬而復生謂之蘖。以嫡子比根幹，庶子比枝蘖，故孽子，枝庶也。中候曰︰無易樹子。註云︰樹子，適子。玉藻云︰公子曰臣孽。註︰孽，當為枿。文王曰︰本支百世。是適子比樹本，庶子比枝蘖也。少帝卽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於斯復見。賢曰︰呂后立惠帝後宮子為少帝，周勃廢之也。今欲與君共求見說將軍，說，式芮翻。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則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意，久曠神器，則將以無罪幷辜元惡；元惡，大惡也。幷辜，謂與之同獲罪也。此所謂禍福之會，分功之時也。」史記︰蔡澤說范睢曰︰「君獨不見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今君相秦，坐制諸侯，使天下皆畏秦，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禪猶豫未敢從。會顯敗，瑗坐被斥；被，皮義翻。門生蘇祗欲上書言狀，瑗遽止之。時陳禪為司隸校尉，召瑗謂曰︰「弟聽祗上書，賢曰︰弟，但也。司馬相如傳曰︰弟俱如臨邛。弟，讀如第。禪請為之證。」瑗曰︰「此譬猶兒妾屛語耳，屛，必郢翻。於隱屛之處相與私語也。願使君勿復出口！」禪時為司隸校尉，故稱之曰使君。司隸校尉部察三輔、三河、弘農，其職猶十三部使者。鮑永為司隸校尉，光武曰︰「奉使如此，何如？」復，扶又翻；下同。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

**14**己卯，以諸王禮葬北鄕侯。

**15**司空劉授以阿附惡逆，辟召非其人，策免。辟召非人事見上卷延光二年。十二月，甲申，以少府河南陶敦為司空。

**16**楊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事見上卷上年。詔除震二子為郞，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陽潼亭，賢曰︰墓在今潼關西大道之北，其碑尚存。華，戶化翻。遠近畢至。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高，居號翻。郡以狀上。上，時掌翻。帝感震忠，『章︰甲十六行本「忠」下有「直」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詔復以中牢具祠之。中牢，卽少牢，羊、豕具也。復，扶又翻；下同。

**17**議郞陳禪以為︰「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朝，直遙翻。見，賢遍翻。羣臣議者咸以為宜。司徒掾汝南周舉謂李郃曰︰「昔瞽瞍常欲殺舜，舜事之逾謹；瞽瞍使舜塗廩，而自下焚廩；使浚井，旣入，從而揜之。其欲殺者屢矣，而舜事瞽瞍彌謹。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栗。掾，俞絹翻。郃，曷閣翻，又古合翻。鄭武姜謀殺莊公，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怨母失行，行，下孟翻。久而隔絕，後感潁考叔、茅蕉『章︰甲十六行本「蕉」作「焦」；乙十一行本同。』之言，復脩子道，書傳美之。鄭武姜愛少子共叔段，謀襲莊公，公寘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潁考叔以舍肉遺母感之，遂為母子如初。秦始皇事見六卷九年。今諸閻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羣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答人望！」厭，如字，滿也。郃卽上疏陳之。

孝順皇帝上諱保，安帝之子也。諡法︰慈和徧服曰順。伏侯古今註曰︰「保」之字曰「守」。

## 永建元年（丙寅、一二六）

**1**春，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太后意乃安。

**2**甲寅，赦天下。

**3**辛未，皇太后閻氏崩。

**4**辛巳，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以阿黨權貴免。司徒李郃罷。

**5**二月，甲申，葬安思皇后。賢曰︰諡法︰謀慮不愆曰思。

**6**丙戌，以太常桓焉為太傅；大鴻臚朱『章︰甲十六行本「朱」上有「京兆」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寵為太尉，參錄尚書事；長樂少府朱倀為司徒。臚，陵如翻。樂，音洛。倀，丑羊翻。

**7**封尚書郭鎭為定潁侯。以禽閻景功也。定潁，侯國，屬汝南郡。

**8**隴西鍾羌反，校尉馬賢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羌衆皆降；由是涼州復安。洮，土刀翻。降，戶江翻。復，扶又翻。

**9**六月，己亥，封濟南簡王錯子顯為濟南王。安帝延光四年，濟南國絕，今紹封。諡法︰一德不懈曰簡；又臣諡︰恭敬行善曰簡。

**10**秋，七月，庚午，以衞尉來正為車騎將軍。

**11**八月，鮮卑寇代郡，太守李超戰歿。

**12**司隸校尉虞詡到官數月，奏馮石、劉熹，免之，又劾奏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劾，戶槪翻，又戶得翻。百官側目，號為苛刻。三公劾奏︰「詡盛夏多拘繫無辜，為吏民患。」三公欲致詡罪，言盛夏當順天地長物之性，不當違法拘繫無辜。劾，戶槪翻，又戶得翻。詡上書自訟考異曰︰詡傳云︰「帝省其章，乃為免司空陶敦。」按袁紀，孫程就國在九月，而敦免在十月，蓋帝由此知敦不直，因事免之。不然，何三府共奏而獨免敦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更，工衡翻。遠，于願翻。百姓怨窮；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臧，古贓字通。三府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卽以尸諫耳！」韓詩外傳曰︰衞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為人臣生不能進賢、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乃立召蘧伯玉而貴之，斥彌子瑕而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帝省其章，乃不罪詡。省，悉景翻。

中常侍張防賣弄權勢，請託受取；詡案之，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勝，音升。乃自繫廷尉，奏言︰「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事見上卷安帝延光三年。幾，居希翻。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復，扶又翻；下同。國家之禍將重至矣。重，直用翻。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楊震事見上卷延光三年。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將作大匠有左校令，掌左工徒。輸左校者，免官為徒，輸作左校也。校，戶敎翻。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詡自引，自引，謂引分自裁也。傳，株戀翻。詡曰︰「寧伏歐刀以示遠近！謂寧受刑而死於市也。喑嗚自殺，類篇曰︰啼泣無聲謂之喑，歎傷謂之嗚。是非孰辨邪！」浮陽侯孫程、祝阿侯張賢相率乞見，浮陽，侯國，屬勃海郡。見，賢遍翻。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賢曰︰謂帝被廢，程等謀立之時也。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卽位而復自為，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盡忠，為，于偽翻。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搆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史記·天官書︰虛、危南有衆星曰羽林。晉書·天文志︰羽林四十五星，在營室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塞，悉則翻。時防立在帝後，程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箱。賢曰︰埤蒼云︰箱，序也，字或作「廂」。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賢曰︰阿母，宋娥也。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詡之罪；帝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詡子顗顗，魚豈翻。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入言之，梵，房戎翻，又房汎翻。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卽日赦出詡。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語甚切激。復，扶又翻。帝感悟，復徵拜議郞；數日，遷尚書僕射。

詡上疏薦議郞南陽左雄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拱默，言拱手而默無一言。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賢曰︰容容，猶和同也。言不可為白璧之清潔，常與衆人和同也。伏見議郞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宜擢在喉舌之官，東都謂尚書為喉舌之官，以其出納王命也。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13**浮陽侯孫程等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有司劾奏「程等干亂悖逆，劾，戶槪翻，又戶得翻。悖，蒲沒翻，又蒲內翻。王國等皆與程黨，久留京都，益其驕恣。」帝乃免程等官，悉徙封遠縣；因遣十九侯就國，敕雒陽令促期發遣。

司徒掾周舉說朱倀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豈立！東都謂天子為國家，又謂為朝廷。說，輸芮翻。倀，丑羊翻。今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路夭折，夭，於紹翻。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急表之！」倀曰︰「今詔指方怒，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明公年過八十，位為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借身安寵，欲以何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議；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倀乃表諫，帝果從之。

程徙封宜城侯；宜城縣，屬南郡，春秋之羅國也。考異曰︰袁紀︰「秋，七月，有司奏︰『浮陽侯孫程、祝阿侯張賢為司隸校尉虞詡訶叱左右，謗訕大臣，妄造不祥，干亂悖逆；王國等皆與程黨，久留京師，益其驕溢。』詔免程等，徙為都梁侯。程怨恨，封還印綬；更封為宜城侯。」范書·孫程傳，亦云「坐訟虞詡，呵叱左右，就國。」按虞詡傳，「程言見用，上不以為怒。」周舉傳云，「程坐爭功就國」，今從之。到國，怨恨恚懟，恚，於避翻。懟，直類翻。封還印綬、符策，亡歸京師，往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爵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

**14**冬，十月，丁亥，司空陶敦免。

**15**朔方以西，障塞多壞，鮮卑因此數侵南匈奴；數，所角翻。單于憂恐，上書乞修復障塞。庚寅，詔︰「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賢曰︰黎陽先置營兵；以南單于求復障塞，恐入侵擾亂，置屯兵於中山北界。舊中山郡，今之定州是也。余謂移黎陽營屯中山北界，不過為南部聲援耳。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敎習戰射。」

**16**以廷尉張皓為司空。

**17**班勇更立車師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為王。更，工衡翻；下同。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校，戶敎翻。且，子余翻。范書︰東且彌國，去洛陽九千二百里。亦更立其種人為王；種，章勇翻。於是車師六國悉平。西域傳︰卑陸、蒲類、東且彌、移支、車師前·後王，是為六國。

勇遂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生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且，子余翻。勇使假司馬曹俊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

**二年**（丁卯、一二七）

**1**春，正月，中郞將張國以南單于兵擊鮮卑其至鞬，破之。鞬，居言翻。

**2**二月，遼東鮮卑寇遼東、玄菟；菟，同都翻。烏桓校尉耿曄發緣邊諸郡兵及烏桓出塞擊之，斬獲甚衆；鮮卑三萬人詣遼東降。降，戶江翻；下同。

**3**三月，旱。

**4**初，帝母李氏瘞在雒陽北，李氏死見上卷安帝元初二年。瘞，於計翻。帝初不知；至是，左右白之，帝乃發哀，親到瘞所，更以禮殯。殯用皇后禮。瘞，於計翻。六月，乙酉，追諡為恭愍皇后，葬于恭陵之北。

**5**西域城郭諸國皆服於漢，唯焉耆王元孟未降，元孟，和帝永元六年班超所立也。班勇奏請攻之。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敦，徒門翻。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為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贖，徼，一遙翻。遂先期至爵離關，釋氏西域記︰龜茲國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雀離大清淨。先，悉薦翻。遣司馬將兵前戰，獲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朗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夏之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張朗先期以徼功，法所必誅，則班勇非後期也。漢之用刑，不審厥衷，勇免之後，西域事去矣。下，遐稼翻。

**6**秋，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7**壬午，太尉朱寵、司徒朱倀免。庚子，以太常劉光為太尉、錄尚書事，光祿勳汝南許敬為司徒。光，矩之弟也。敬仕於和、安之間，當竇、鄧、閻氏之盛，無所屈橈；橈，奴敎翻。三家旣敗，士大夫多染汚者，汚，烏故翻。獨無謗言及於敬，當世以此貴之。

**8**初，南陽樊英，少有學行，少，詩照翻。行，下孟翻。名著海內，隱於壺山之陽，賢曰︰壺山，在今鄧州新城縣北，卽張衡南都賦所云「天封、大狐」是也。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賜策書徵之，不赴。是歲，帝復以策書、玄纁，備禮徵英，復，扶又翻。英固辭疾篤。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疾不肯起；強輿入殿，強，其兩翻。猶不能屈。帝使出就太醫養疾，太醫令，屬少府，掌諸醫，有藥丞、方丞。月致羊酒。其後帝乃為英設壇，為，于偽翻。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引，與靷同，音羊晉翻。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考異曰︰英傳云︰「四年，三月，乃設壇場見英。」黃瓊傳，李固勸書，已云「樊英設壇席。及瓊至，上疏薦英，稱光祿大夫。」則是瓊至之時，英已嘗設壇見之，而為光祿大夫矣。至三年旱，瓊復上疏。若四年方設壇場見英，則都與瓊傳異，知其必不在四年也。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郞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為光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以歲時致牛酒。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有詔書譬曉以上旨，不聽其辭位也。

英初被詔命，被，皮義翻；下同。衆皆以為必降志。南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諭，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而至；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為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處，昌呂翻；下同。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賢曰︰訾，量也。言無量可比之，貴重之極也。訾，音資。怒萬乘之主，按英傳︰英強輿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得賤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也，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乎！」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

臣光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己知而道不得行，羣邪共處處，昌呂翻。而害將及身，故深藏以避之。王者舉逸民，揚仄陋，論語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堯典曰︰明明揚側陋。固為其有益於國家，為，于偽翻。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懷玉，深藏不市，聖人被褐懷玉；玉，至寶也，被褐而懷之，喻珍美不外見也。良賈深藏若虛；賈有善貨，深藏若無所有者，不得善價則不售。此皆以喻抱道懷才之士。被，皮義翻。則王者當盡禮而致之，屈己以『章︰甲十六行本「以」下有「下之，虛心以」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訪之，克己以從之，然後能利澤施于四表，功烈格于上下。蓋取其道不取其人，務其實不務其名也。

其或禮備而不至，意勤而不起，則姑內自循省而不敢強致其人，省，悉景翻。強，其兩翻。曰︰豈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亂而不可輔乎？羣小在朝而不敢進乎？誠心不至而憂其言之不用乎？何賢者之不我從也？苟其德已厚矣，政已治矣，羣小遠矣，治，直吏翻。遠，于願翻。誠心至矣，彼將扣閽而自售，又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荀子曰︰「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木，無益也。楊倞曰︰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禮記有蜩范是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或者人主恥不能致，乃至誘之以高位，脅之以嚴刑。公孫述之待李業諸人政如此。誘，音酉。使彼誠君子邪，則位非所貪，刑非所畏，終不可得而致也；可致者，皆貪位畏刑之人也，烏足貴哉！

若乃孝弟著於家庭，行誼隆於鄕曲，弟，讀曰悌。行，下孟翻。利不苟取，仕不苟進，潔己安分，優游卒歲，分，扶問翻。卒，子恤翻。雖不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脩之吉士也；王者當褒優安養，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韓福，昭帝元鳳元年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敎鄕里。」令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其有不幸者，賜衣一襲，祠以中牢。光武之遇周黨，事見四十一卷建武五年。以勵廉恥，美風俗，斯亦可矣，固不當如范升之詆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責望也。

至於飾偽以邀譽，釣奇以驚俗，不食君祿而爭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與實反，心與迹違，斯乃華士、少正卯之流，韓非子曰︰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任矞、華士昆弟二人，太公殺之。周公急傳而問曰︰「二子皆賢人，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立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友也；『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聖王所以使人，非爵賞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誰為君乎！是以誅之也。」荀子曰︰孔子為魯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其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得免於聖王之誅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

**9**時又徵廣漢楊厚、江夏黃瓊。瓊，香之子也。厚旣至，豫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戹以為戒，賢曰︰春秋命歷序曰︰四百年之間，閉四門，聽外難，羣異並賊，官有孽臣，州有兵亂，五七弱，暴漸之效也。宋均註云︰五七，三百五十歲，當順帝漸微，四方多逆賊也。拜議郞。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遺之曰︰遺，于季翻。「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賢曰︰論語，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矣。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鄭玄註云︰不為夷、齊之清，不為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欲枕山棲谷，枕，之鴆翻。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士行其志終無時矣。嘗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嶢嶢，山之高也。皦皦，玉石之白也。嶢，倪幺翻。易，以豉翻。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被，皮義翻。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行，下孟翻。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言其名譽折減也。折，食列翻。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言其聲名之盛，素動人之觀聽，故所望者深也。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處，昌呂翻。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拜議郞，稍遷尚書僕射。瓊昔隨父在臺閣，瓊父香，和帝時為尚書令。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達，明也。練，習也。言明習尚書諸曹事也。爭議朝堂，莫能抗奪。莫能抗言以奪其議也。朝，直遙翻。數上疏言事，數，所角翻。上頗采用之。

李固，郃之子，郃，曷閣翻，又古合翻。少好學，少，詩照翻。好，呼到翻。常改易姓名，杖策驅驢，策，馬策也。負笈從師，不遠千里，笈，極曄翻，書箱也。不遠千里，不憚千里之遠也。遂究覽墳籍，為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記曰︰凡為人子，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孔穎達曰︰安定其牀袵也，省問其安否何如。省，悉景翻。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郃子也。

**三年**（戊辰、一二八）

**1**春，正月，丙子，京師地震。

**2**夏，六月，旱。

**3**秋，七月，茂『章︰甲十六行本「茂」上有「丁酉」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陵園寢災。

**4**九月，鮮卑寇漁陽。

**5**冬，十二月，己亥，太傅桓焉免。

**6**車騎將軍來歷罷。

**7**南單于死，弟休利立，為去特若尸逐就單于。

**8**帝悉召孫程等還京師。

**四年**（己巳、一二九）

**1**春，正月，丙寅，赦天下。

**2**丙子，帝加元服。

**3**夏，五月，壬辰，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脩政，太官減膳，珍玩不御。御，進也。而桂陽太守文礱，郡國志︰桂陽郡，在雒陽南三千九百里。礱，音力公翻。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言不思宣暢本朝遇災脩省之意也。朝，直遙翻。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不罪礱而但封還其珠，非所以昭德塞違也。

**4**五州雨水。

**5**秋，八月，丁巳，太尉劉光、司空張皓免。

**6**尚書僕射虞詡上言︰「安定、北地、上郡，山川險阨，沃野千里，土宜畜牧，水可漑漕。旣可漑田，又可通漕也。畜，許六翻。頃遭元元之災，洪氏隸釋曰︰東漢書·鄧騭傳「元二之災」，註云︰元二，卽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於上字之下為小「二」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為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明驗也。趙氏云︰楊孟文石門碑，漢威宗建和二年立，其文有曰︰中遭元二，橋梁斷絕。若讀為元元，則為不成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註未必然也。予按漢刻如北海相景君及李翊夫人碑之類，凡重文皆以小「二」字贅其下。此碑有烝烝、明明、蕩蕩、世世、勤勤，亦不再出上一字，然非若元二，遂書為二大字也。又孔耽碑云︰遭元轗軻，人民相食。若作元元，下文不應言人民。漢註之非明矣。王充論衡曰︰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本；四年，甘露降五縣。則論衡所云元二者，蓋謂卽位之元年、二年也。鄧君傳云︰永初元年夏，涼部叛羌搖蕩西州，詔騭將羽林五校士擊之。冬，徵騭班師，迎拜為大將軍。帝紀班師在二年十一月，傳有脫字也。又云︰時遭元二之災，人士荒飢，盜賊羣起，四夷侵叛。騭崇節儉，罷力役，進賢士，故天下復安。則此傳所云元二者，亦謂元年、二年也。安帝紀書兩年之間，萬民飢流，羌、貊叛戾。又與傳同。此碑所云西戎虐殘，橋梁斷絕，正是鄧騭出師時，則史傳、碑碣皆與論衡合。建初者，章帝之始年。永初者，安帝之始年。乃知東漢之文所謂元二者如此。衆羌內潰，郡中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離，力智翻。守無險之處，難以為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賢曰︰園陵，謂長安諸陵園也。單外，謂不固。余謂西漢諸陵園不皆在長安，單外，言無蔽障。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賢曰︰前書音義曰︰選懦，柔怯也。懦，音而掾翻。張解設難，張解者，開張其說以為解。設難者，鋪設其辭以發難。難，乃旦翻。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聽，考行所長。」九月，詔復安定、北地、上郡還舊土。安帝永初五年，三郡內徙。

**7**癸酉，以大鴻臚龐參為太尉、錄尚書事。臚，陵如翻。龐，皮江翻。太常王龔為司空。

**8**冬，十一月，庚辰，司徒許敬免。

**9**鲜卑寇朔方。

**10**十二月，乙卯，以宗正弘農劉崎為司徒。崎，丘宜翻。

**11**是歲，于窴王放前殺拘彌王興，自立其子為拘彌王，拘彌王居寧彌城，去長史所居柳中城四千九百里。而遣使者貢獻，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討之。敦，徒門翻。上，時掌翻。帝赦于窴罪，令歸拘彌國；放前不肯。

**五年**（庚午、一三○）

**1**夏，四月，京師旱。

**2**京師及郡國十二蝗。

**3**定遠侯班超之孫始尚帝姑陰城公主。公主，清河孝王之女。陰縣，屬南陽郡。宋白曰︰陰城縣，在今穀城縣北；宋乾德二年置光化軍。主驕淫無道；始積忿怒，伏刃殺主。冬，十月，乙亥，始坐腰斬，同產皆棄市。

**六年**（辛未、一三一）

**1**春，二月，庚午，河間孝王開薨；子政嗣。政慠很不奉法，很，下墾翻。帝以侍御史吳郡沈景有強能，擢為河間相。侍御史，秩六百石。擢為王國相，秩二千石。相，息亮翻。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郞贊拜，景峙不為禮，賢曰︰峙，立也。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賁，音奔。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別，彼列翻。更，工衡翻。景然後拜；出，住宮門外，請王傅責之漢諸王國有太傅，至成帝時更曰傅。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見，賢遍翻。以王不恭，相使檢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因奏治其罪，治，直之翻。詔書讓政而詰責傅。景因捕諸姦人，奏案其罪，殺戮尤惡者數十人，出冤獄百餘。政遂為改節，悔過自脩。為，于偽翻。

**2**帝以伊吾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暴；近，其靳翻。鈔，楚交翻。三月，辛亥，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見四十七卷和帝永元二年。置伊吾司馬一人。

**3**初，安帝薄於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相視怠散，學舍穨敝，鞠為園蔬，穨，徒回翻。賢曰︰詩·小雅曰︰鞠為茂草。註云︰鞠，窮也。或牧兒、蕘豎薪刈其下。蕘豎，刈草者也。蕘，如招翻。將作大匠翟酺上疏請脩繕，誘進後學，帝從之。翟，直故翻。酺，薄乎翻。誘，音酉。秋，九月，繕起太學，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4**護烏桓校尉耿曄遣兵擊鮮卑，破之。曄，與曅同。

**5**護羌校尉韓皓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間，以逼羣羌。兩河，謂賜支河及逢留大河也。皓坐事徵，以張掖太守馬續代為校尉。兩河間羌以屯田近之，近，其靳翻。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各自儆備；詛，莊助翻。續上移『章︰甲十六行本「移」下有「屯」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田還湟中，上，上奏也，音時掌翻。羌意乃安。

**6**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書四人姓氏於籌，禱之於神而探之，得之為入選。探，他南翻。尚書僕射南郡胡廣與尚書馮翊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卜『章︰甲十六行本「卜」作「任」；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筮，旣未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賢曰︰詩云︰克岐克嶷。鄭註云︰岐岐然意有所知，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嶷，魚力翻。俔天必有異表，賢曰︰俔，音苦見翻。說文曰︰俔，譬論也。詩云︰文王嘉止，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王聞太姒之賢則美之，言大邦有子女，譬天之有女弟，故求為配焉。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德。」斷，丁亂翻。帝從之。

恭懷皇后弟子乘氏侯商之女，恭懷皇后，和帝母梁貴人也。乘氏縣，屬濟陰郡，春秋之乘丘也。乘，繩證翻。選入掖庭為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為德，被，皮義翻。從，千容翻。施，式智翻。陰以不專為義。螽斯則百福所由興也。言后妃不妬忌，若螽斯，則子孫衆多而百福興矣。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於罪。」帝由是賢之。

## 陽嘉元年（壬申、一三二）

**1**春，正月，乙巳，立貴人梁氏為皇后。

**2**京師旱。

**3**三月，揚州六郡妖賊章河等寇四十九縣，殺傷長吏。揚州部九江、丹楊、廬江、會稽、吳、豫章等六郡。妖，於驕翻。長，知兩翻。

**4**庚寅，赦天下，改元。

**5**夏，四月，梁商加位特進；頃之，拜執金吾。

**6**冬，耿曄遣烏桓戎末魔等鈔擊鮮卑，大獲而還。范書·鮮卑傳作「戎末廆」。『章︰乙十一行本正作「廆」；張校同。』賢曰︰廆，音胡罪翻。鈔，楚交翻。鮮卑復寇遼東屬國，耿曄移屯遼東無慮城以拒之。復，扶又翻。郡國志︰遼東屬國，故邯鄕西部都尉，安帝時以為屬國都尉，領昌遼、賓徒、徒河、無慮、險瀆、房六城；在雒陽東北三千二百六十里。無慮，因毉無慮山以名縣。慮，音廬。

**7**尚書令左雄上疏曰︰「昔宣帝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敎化；其有政治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謂尹翁歸、韓延壽、朱邑、龔遂、黃霸之屬也。事業見宣帝紀。數，所角翻。治，直吏翻。稱，尺證翻。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斂，力贍翻。以治己安民為劣弱，治，直之翻。奉法循理為不治。髡鉗之戮，生於睚眦；師古曰︰睚眦，舉目眦也，猶言顧瞻之頃也。睚，音厓。眦，音才賜翻。字書曰︰睚，牛懈翻，怒視也。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賢曰︰項背相望，謂前後相顧也。監，古銜翻。背，音輩。與同疾疢，言同有此病也。疢，丑刃翻。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朞月；言郡縣長吏，飾亭傳以夸過，使客監司亦以是觀政也。賢曰︰朞，匝也，謂一歲。傳，株戀翻。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賢曰︰離，遭也。譽，音余。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而求名，因有罪而先自棄官以為高。論語曰︰色斯舉矣。此言見上之人顏色不善，則舉而去之，以求見幾之名也。州宰不覆，覆，審也。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鄕官、部吏，職賤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曰特、曰橫，皆出於常賦之外者也。賢曰︰調，徵也，徒釣翻。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守，式又翻。相，息浪翻。長，知兩翻。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賢曰︰式，用也。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劾，戶槪翻，又戶得翻。徙家邊郡，以懲其後。其鄕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賢曰︰任，堪也，音人林翻。寬其負算，賢曰︰負，欠也。算，口錢也。儒生未有品秩，故寬之。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塞，悉則翻。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矣。」帝感其言，復申無故去官之禁，先已有此禁，今復申嚴之。復，扶又翻。又下有司考吏治眞偽，詳所施行；下，遐稼翻。治，直吏翻。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

雄又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見論語。禮稱強仕。曲禮曰︰四十曰強，而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賢曰︰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也。文吏課箋奏，周成雜字曰︰牋，表也。漢雜事曰︰凡羣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駮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以聞」，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言」，下言「稽首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也。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乙上」。副之端門，宮之正南門曰端，尚書於此受天下章奏；令舉者先詣公府課試，以副本納之端門，尚書審覈之。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材異行，行，下孟翻。茂材，卽秀才。賈公彥曰︰漢光武諱秀，改為茂才。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

胡廣、郭虔、史敞上書駮之曰︰「凡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陳平六出奇計以佐高帝。子產相鄭，擇能而使之，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說苑曰︰晏子化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晏子請改道易行。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對曰︰「臣前之化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君反以罪臣；今則反是，而更蒙賀。」景公下席而謝。駮，北角翻。甘、奇顯用，年乖強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史記曰︰秦欲與燕伐趙，以廣河間之地。甘羅年十二使於趙，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秦乃封羅為上卿。說苑︰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東阿大化。前書︰終軍年十八，自請願以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武帝大悅，擢為諫大夫。賈誼年十八，揚聲漢庭，文帝超遷之。前世以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厭。回，轉也，反也。賢曰︰剗，削也。戾，乖也。厭，滿也。剗，楚限翻。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下，遐稼翻；下同。剝，與駮同。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言若附同雄言而駮議者異，則朝政為不重；若與駮議者同而以雄言為非，則上已從雄言而行之矣。朝，直遙翻。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采厥衷。」衷，陟仲翻；下同。帝不從。

辛卯，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

久之，廣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郞詰之，臺郞，尚書郞也。詰，去吉翻。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郞不能屈。左雄詰之曰︰「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幾，居豈翻。淑無以對；乃罷卻之。郡守坐免。

袁宏論曰︰夫謀事作制，以經世訓物，必使可為也。古者四十而仕，非謂彈冠之會必將是年也。師古曰︰彈冠，言入仕也。以為可仕之時在於強盛，故舉其大限以為民衷。且顏淵、子奇，曠代一有，而欲以斯為格，豈不偏乎！

然雄公直精明，能審覈眞偽，決志行之。頃之，胡廣出為濟陰太守，濟，子禮翻。與諸郡守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郞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8**閏月，庚子，恭陵百丈廡災。賢曰︰廡，廊屋也。說文︰堂下周屋曰廡。廡，音武。

**9**上聞北海郞顗精於陰陽之學。姓譜︰魯懿公孫費伯城郞，因居之，子孫以為氏。顗，魚豈翻。

**二年**（癸酉、一三三）

**1**春，正月，詔公車徵顗，問以災異。顗上章曰︰「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賢曰︰春秋元命包曰︰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前書音義曰︰泰階，三台也。又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尚書曰︰君為元首，臣作股肱。言三公上象天之台階，下與人君同體也。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奉，與俸同，音扶用翻。亡天下之憂。亡，古無字。棲遲偃仰，小雅·北山之詩曰︰或棲遲偃仰。毛公曰︰棲遲，遊息也。偃仰，臥也。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卽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被，皮義翻。復，扶又翻。易，以豉翻。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旣咎州、郡，守，式又翻。長，知兩翻。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網疏，小網數』。賢曰︰謂緩於三公，切於州郡也。數，趨玉翻，密也。孟子曰︰數罟不入汚池。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亡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臣書不擇言，死不敢恨！」因條便宜七事︰「一，園陵火災，宜念百姓之勞，罷繕脩之役。二，立春以後陰寒失節，宜采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今年少陽之歲，少，詩照翻。春當旱，夏必有水，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四，去年八月，熒惑出入軒轅，晉書·天文志︰軒轅十七星，黃帝之神，黃龍之體也，后妃之主女職也。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五，去年閏十月，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參左足，入玉井，續漢志曰︰時客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苑西南。晉書·天文志曰︰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天子之苑囿，養獸之所也。參十星，白虎之體；其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主水漿以給廚。參，所今翻。恐立秋以後，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告諸郡，嚴為備禦。六，今月十四日乙卯，白虹貫日，顗曰︰凡日氣色白而純者，名為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晉志曰︰凡白虹者，百殃之本，衆亂所基。宜令中外官司，並須立秋然後考事。七，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時三朞，賢曰︰謂以三朞之法推之也。宜大蠲法令，有所變更。更，工衡翻。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也。春服青，夏服絳，各隨時之色。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賢曰︰自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至順帝陽嘉二年，合三百年也。而輕微之禁，漸已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

二月，顗復上書薦黃瓊、李固，以為宜加擢用。又言︰「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賢曰︰春當東風也。復，扶又翻。數，所角翻。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春旱，以甲乙日為蒼龍一，長八丈，居中央；為小龍，各長四丈，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為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己日為黃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為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為黑龍，服黑衣。龍長與舞童各依其行數，牲各依其方色；皆燔雄雞、煅豭豬尾於里北門及市中以祈焉。禮記︰歲旱，魯穆公問於縣子。縣子曰︰「為之徙市可也。」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為，于偽翻。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幷，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書奏，特拜郞中；辭病不就。

**2**三月，使匈奴中郞將趙稠遣從事將南匈奴兵出塞擊鮮卑，破之。

**3**初，帝之立也，乳母宋娥與其謀，與，讀曰豫。帝封娥為山陽君，又封執金吾梁商子冀為襄邑侯。襄邑縣，屬陳留郡。尚書令左雄上封事曰︰「高『章︰甲十六行本「高」下有「皇」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事見上卷安帝建光元年。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不見于史。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饑虛，盜賊未息，誠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詔不聽。

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復，扶又翻。好，呼到翻。惡，烏路翻；下同。易，以豉翻。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以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按尚書故事，漢故事，皆尚書主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為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事見上卷安帝延光三年。生為天下所咀嚼，咀，在呂翻。死為海內所歡快。桀、紂貴為天子，而庸僕羞與為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為匹夫，而王侯爭與為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儉約，以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蒸，衆也。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以為凡人之心，理不相遠，遠，于願翻。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萌，與氓同。常懼時世復有此類，復，扶又翻；下同。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怵惕，悚懼也，上尺律翻，下他歷翻。離，力智翻。恐懼之言未絕於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蓋雄先已有此議，今乞行之也。內足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戹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於是冀父商讓還冀封；書十餘上，上，時掌翻。帝乃從之。

夏，四月，乙亥，京師地震。五月，庚子，詔羣公、卿士各直言厥咎，仍各舉敦樸士一人。左雄復上疏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安帝延光二年封王聖，是歲，京師及郡國三地震，漢陽蓋其一也。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塞災異。塞，悉則翻。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卒，子恤翻。

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促步，催使速行也。被，皮義翻。又加以捶撲。捶，止蕊翻。撲，普卜翻。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禮記曰︰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綬。詩曰︰雜佩以贈之。毛氏註云︰珩、璜、琚、瑀、衝牙之類。月令章句曰︰佩上有雙珩，下有雙璜，琚、瑀以雜之，衝牙、蠙珠以納其間。玉藻曰︰左徵、角，右宮、羽，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瑲鳴也。至漢明帝乃為大佩，衝牙、雙瑀、璜皆以白玉，乘輿落以白珠，公卿諸侯以采絲。孔穎達曰︰凡佩玉必上繫於衡，下垂三道，穿以蠙珠，下端前後以懸於璜，中央下端懸以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為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衝牙。動則『章︰甲十六行本「則」字；乙十一行本同。』有庠序之儀。庠序之儀，謂濟濟蹌蹌。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納之，是後九卿無復捶撲者。撲，蒲卜翻。捶，止蕊翻。

**4**戊午，司空王龔免。六月，辛未，以太常魯國孔扶為司空。

**5**丁丑，雒陽宣德亭地坼，長八十五丈；按續漢志，宣德亭，近郊地，光武立郊兆於雒陽城南，亭蓋在平城門外。長，直亮翻。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使之對策，及特問以當世之敝，為政所宜。李固對曰︰「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妖，於驕翻。孽，魚列翻。改亂嫡嗣，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旣拔自困殆，龍興卽位，天下喁喁，喁，魚容翻。師古曰︰喁喁，衆口向上貌。屬望風政。屬，之欲翻。積敝之後，易致中興，易，以豉翻。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賢曰︰沛然，寬廣之意。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復，扶又翻。臣伏在草澤，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光、明、章、和、殤、安至帝，凡十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少，詩沼翻。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顓總權柄，天道惡盈，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惡，烏路翻。不知自損，故致顚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安帝建光元年，諸鄧得罪，閻氏始盛。延光四年，閻氏誅，蓋不能五稔也。老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禮，不臣妻之父母。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從才用翻。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休，美也。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謂州郡阿私宦官，進舉其子弟也。今可為設常禁，為，于偽翻；下同。同之中臣。此中臣，謂中朝臣也。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郞，明帝不許，賜錢千萬，事見四十五卷永平十八年。為，于偽翻。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百官志︰北軍五營校尉各有司馬，秩千石。開陽城門候羊迪等，雒陽城十二月，每門候一人，秩六百石。開陽門位在巳。應劭漢官曰︰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宿昔有一柱來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縣南城門一柱飛去。光武皇帝使來識視，愴然，遂堅縛之，刻記其歲月，因以名焉。無他功德，初拜便眞，漢制，初拜官稱守，滿歲為眞。續漢書曰︰中都官千石、六百石，故事，先守一歲，然後補眞。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壞，音怪。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故政敎一跌，百年不復，跌，徒結翻。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凡伯，刺周厲王之詩。賢曰︰板，反也。卒，盡也，音子恤翻。癉，病也。癉，音當但翻。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天文志曰︰斗為帝車，運乎中央，臨制四方；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賢曰︰賦，布也。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毗，輔也。今與陛下共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此等議論，發之嬖倖盈朝之時，謂之曲而當可也。猶以直而不見容，嗚呼！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蹉，倉何翻。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也。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雖遭雨水霖潦，不能為變；政敎一立，蹔遭凶年，蹔，與暫同。不足為憂。誠令隄防穿漏，萬夫同力，不能復救；政敎一壞，賢智馳騖，不能復還；復，扶又翻。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諭嬖倖之門也。當此之時，不可以言漸矣，固特婉其辭耳。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之疾，非四支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敎，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也；誠令隄防壞漏，心腹有疾，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可以憂矣。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閒雅者給事殿中。范曄曰︰漢承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武帝，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身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卽祚幼弱，竇憲兄弟專總威權，所與居者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公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矣。自明帝之後，迄于延平，委用漸大，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銜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去，羌呂翻。省，悉景翻。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塞，悉則翻。

扶風功曹馬融對曰︰「今科條品制，四時禁令，所以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天猶有不平之效，民猶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古之足民者，非能家贍而人足之，量其財用，為之制度。量，音良。故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祭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利矣。夫妻子以累其心，累，力瑞翻。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為非者，有必不多矣！」馬融之對，不詭於聖人，蓋有得於經學，故其辭氣和平而切於政體也。舍，讀曰捨。

太史令南陽張衡對曰︰百官志︰太史令，屬太常，秩六百石；掌天時、星曆。「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武帝元光元年，初舉孝廉，至是凡二百七年。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案為限；去年冬十一月辛卯詔書也。孝行，下孟雖。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志矣。且郡國守相，剖符寧境，為國大臣，一旦免黜十有餘人，謂濟陰太守胡廣等也。吏民罷於送迎之役，罷，讀曰疲。新故交際，公私放濫，或臨政為百姓所便而以小過免之，是為奪民父母使嗟號也。號，戶刀翻。易不遠復，論不憚改，易曰︰不遠復，無祗悔。論語曰︰過則勿憚改。朋友交接且不宿過，況於帝王，承天理物，以天下為公者乎！中間以來，妖星見於上，古今註曰︰是年四月壬寅，太白晝見；五月癸巳，又晝見。見，賢遍翻。震裂著於下，謂永建三年京師地震，今年宣德亭地裂也。天誡詳矣，可為寒心！明者銷禍於未萌，今旣見矣，為，于偽翻。見，賢遍翻。脩政恐懼，則禍轉為福矣。」

上覽衆對，以李固為第一，卽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郞；而阿母、宦者皆疾之，詐為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從中下者，不經尚書。下，遐稼翻。大司農南郡黃尚等請之於梁商，僕射黃瓊復救明其事。復，扶又翻。久乃得釋，出為洛令，「洛」，當作「雒」。雒縣屬廣漢郡。固棄官歸漢中。融博通經籍，美文辭；對奏，亦拜議郞。衡善屬文，屬，之欲翻。通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驕者，以才驕人也。尚者，以才尚人也。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曆算，致，極也。思，相吏翻。作渾天儀，著靈憲。蔡邕曰︰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數術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之度，而具天地之象，以正黃道，以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萬世不易之道也。衡著靈憲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之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於渾體，是為正儀立度，而皇極有逌建也，樞運有逌稽也。乃建乃稽，斯經天常。聖人無心，因茲以生心，故靈憲作興。王蕃曰︰天地之體，狀如雞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露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五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其出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是也。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稍強是也。日最北，去極最近，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強，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入稍南，以至於南至而復初焉。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覺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稍強，秋分日在角五稍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短長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度半強，故日見之漏，晝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而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未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益晝，是以春、秋之漏，晝五十五刻。洛書甄耀度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為千九百三十二里。性恬憺，憺，杜覽翻。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

**6**太尉龐參，在三公中最名忠直，數為左右所毀。會所舉用忤帝旨，數，所角翻。忤，五故翻。司隸承風案之。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會。被，皮義翻。廣漢上計掾段恭因會上疏曰︰漢郡國歲舉茂才、孝廉，與上計吏皆至京師。受計之日，公卿皆會于廷，茂、孝豫焉。「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處，昌呂翻。中，竹仲翻。夫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臣『章︰甲十六行本「臣」作「主」；乙十一行本同。』之至誡也！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白起死事見五卷周赧王五十年。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紓難。賢曰︰紓，緩也。季子，魯公子季友也。閔公之時，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齊侯復之。公羊傳曰︰季子來歸。其言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喜之也。難，乃旦翻。夫國以賢治，君以忠安；治，直吏翻。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卒，子恤翻。書奏，詔卽遣小黃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雒陽令祝良奏參罪。秋，七月，己未，參竟以災異免。

**7**八月，己巳，以大鴻臚施延為太尉。

**8**鮮卑寇馬城，代郡太守擊之，不克。頃之，其至犍『章︰甲十六行本「犍」作「鞬」；乙十一行本同。』死。鞬，居言翻。鮮卑由是抄盜差稀。抄，楚交翻。

#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二

## 漢紀四十四起閼逢閹茂（甲戌），盡旃蒙作噩（乙酉），凡十二年。

孝順皇帝下

**陽嘉三年**（甲戌、一三四）

**1**夏，四月，車師後部司馬率後王加特奴『章︰甲十六行本「奴」下有「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掩擊北匈奴於閶吾陸谷，閶，音昌。大破之；獲單于母。

**2**五月，戊戌，詔以春夏連旱，赦天下。上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按范書·桓帝紀︰德陽殿在北宮掖庭中。以尚書周舉才學優深，特加策問。舉對曰︰「臣聞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否，皮鄙翻。塞，悉則翻。陛下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謂露坐無益。陛下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希魚，欲行求前。賢曰︰緣木求魚，孟子之文。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惡知往古之所以危亡，無異卻行而求達於前人也。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費。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易稽覽圖·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朞。鄭玄註云︰陽者，天子。為善一日，天立應以善；為惡一日，天立應以惡。一說，不旋時立應之。重，直龍翻。傳，直戀翻。惟陛下留神裁察！」帝復召舉面問得失，舉對以「宜愼官人，去貪汙，遠佞邪。」復，扶又翻。去，羌呂翻。遠，于願翻。帝曰︰「官貪汙、佞邪者為誰乎？」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舉自冀州刺史徵拜尚書。不足以別羣臣。然公鄕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別，彼列翻。數，所角翻。阿諛苟容者，佞邪也。」

太史令張衡亦上疏言︰「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民擾也。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己，恩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使刑德八柄不由天子，周禮︰王以八柄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然後神望允塞，塞，悉則翻。災消不至矣！」

衡又以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緯，七緯也。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辯終備也；書緯，璇璣鈐、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氾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汁國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上疏言︰「春秋元命包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賢曰︰前書︰武帝始置益州。又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賢曰︰成、哀時，劉向及子歆為祕書，校定經傳、諸子等。九流，謂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見藝文志；並無讖說。讖，楚譖翻。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皆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要，一遙翻。欺罔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曆、卦候、九宮、風角，黃帝命伶倫吹律，大撓作甲子，容成造曆，而律曆之學傳矣。京房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伏羲之時，龍馬負圖出於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而五居中。伏羲觀河圖而畫八卦。陰陽家謂之九宮，一、六、八為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至今承用之。又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而行九宮。鄭玄註云︰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封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地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從於坤宮，又自此而從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巽宮，所以從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旣又自此而從於乾宮，又自此而從於兌宮，又自此而從於艮宮，又自此而從於離宮，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一之星，而反於紫宮。行起從坎宮始，終於離宮也。此雖緯書之說，而九宮定位則一也。賢曰︰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數有徵效，數，所角翻；下同。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賢曰︰謂競稱讖家也。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惡，烏路翻。好，呼到翻。魅，音媚。韓子曰︰客有為齊王畫者，問︰「畫孰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易？」曰︰「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故難；鬼、魅無形，故易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3**秋，七月，鍾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陽。復，扶又翻。詔拜前校尉馬賢為謁者，鎭撫諸種。種，章勇翻。冬，十月，護羌校尉馬續遣兵擊良封，破之。

**4**十一月，壬寅，司徒劉崎、司空孔扶免，用周舉之言也。崎，丘宜翻。乙巳，以大司農黃尚為司徒，光祿勳河東王卓為司空。

**5**耿貴人數為耿氏請，為，于偽翻。帝乃紹封耿寶子箕為牟平侯。耿寶貶死事見上卷安帝延光四年。

**四年**（乙亥、一三五）

**1**春，北匈奴呼衍王侵車師後部。帝令敦煌太守發兵救之，不利。敦，徒門翻。

**2**二月，丙子，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曹操階之，遂移漢祚，其所由來漸矣。初，帝之復位，宦官之力也，事見上卷延光四年。由是有寵，參與政事。與，讀曰預。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書奏，不省。省，悉景翻。綱，皓之子也。張皓見五十卷安帝延光三年。

**3**旱。

**4**謁者馬賢擊鍾羌，大破之。

**5**夏，四月，甲子，太尉施延免。戊寅，以執金吾梁商為大將軍，故太尉龐參為太尉。龐，皮江翻。

商稱疾不起且一年；帝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卽拜，商乃詣闕受命。杜佑曰︰後漢策拜諸王侯、三公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光祿勳前，謁者引當拜者前，伏殿下。光祿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以某為某。」讀策書畢，拜者稱臣，再拜。尚書郞以璽印綬付侍御史，前面立受印璽綬，當受策者再拜頓首，三贊。謁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除，謝。」中謁者報，「謹謝。」贊者立曰︰「皇帝為公興。」重坐。受策者拜謝，起，就位。禮畢。自漢以來惟衞青以有功卽軍中拜大將軍，未聞有就第卽拜者也，況以此異數加之后父乎！商少通經傳，謙恭好士，少，詩沼翻。好，呼到翻；下同。辟漢陽巨覽、巨，姓；覽，名。上黨陳龜為掾屬，掾，余絹翻。李固為從事中郞，楊倫為長史。

李固以商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乃奏記於商曰︰「數年以來，災怪屢見。見，賢遍翻。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覩怪諱名。』范書·李固傳「形」作「刑」。此二語蓋亦本之緯書。天道無親，可為祗畏。賢曰︰祗，敬也。言天無親疏，惟善是與，可敬而畏也。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去而耕於野。全不朽之譽，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商不能用。

**6**秋，閏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7**冬，十月，烏桓寇雲中。度遼將軍耿曄追擊，不利。十一月，烏桓圍曄於蘭池城；續漢志︰雲中郡沙南縣有蘭池城。發兵數千人救之，烏桓乃退。

**8**十二月，丙『章︰甲十六行本「丙」作「甲」；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寅，京師地震。

## 永和元年（丙子、一三六）

**1**春，正月，己巳，改元，赦天下。

**2**冬，十月，丁亥，承福殿火。

**3**十一月，丙子，太尉龐參罷。

**4**十二月，象林蠻夷反。象林縣，屬日南郡。晉、宋以下為林邑國。

**5**乙巳，以前司空王龔為太尉。

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使客誣奏龔罪；上命龔亟自實。李固奏記於梁商曰︰「王公以堅貞之操，橫為讒佞所構，橫，戶孟翻。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無詣理訴冤之義，哀帝時，丞相王嘉召詣廷尉，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以為故事，君侯宜引決。」纖微感慨，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賢曰︰大臣獄重，故曰重問。成帝時，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方進有罪，上使五二千石雜問。音義云︰大臣獄重，故以二千石五人同問之。王公卒有他變，卒，讀曰猝。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語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言當速救之也。斯其時也！」商卽言之於帝，事乃得釋。

**6**是歲，以執金吾梁冀為河南尹。冀性嗜酒，逸遊自恣，居職多縱暴非法。父商所親客雒陽令呂放以告商，商以讓冀。冀遣人於道刺殺放，刺，七亦翻。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放之怨仇，推，吐雷翻。惡自冀出，欲嫁之他人，故託其辭，疑放之怨仇為之。請以放弟禹為雒陽令，使捕之；賢曰︰安慰放家，欲以滅口。余謂賢說非也。冀請於商，以放弟為令，謂必急於捕賊，而陰使禹滅其兄之宗親賓客以快己忿耳。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

**7**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言相率而來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為可。尚書令虞詡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先帝舊典，貢賦多少，所由來久矣；漢興，令武陵諸蠻，大人歲輸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謂之賨布。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澧中、漊中蠻各爭貢布非舊約，漊，郞侯翻。遂殺鄕吏，舉種反。種，章勇翻。

**二年**（丁丑、一三七）

**1**春，武陵蠻二萬人圍充城，八千人寇夷道。賢曰︰充縣，屬武陵郡，故城在澧州崇義縣東北。充，音衝。夷道，屬南郡。

**2**二月，廣漢屬國都尉擊破白馬羌。安帝改蜀郡北部都尉為廣漢屬國都尉，別領陰平、甸氐、剛氐三道，屬益州。

**3**帝遣武陵太守李進擊叛蠻，破平之。進乃簡選良吏，撫循蠻夷，郡境遂安。

**4**三月，『章︰甲十六行本「月」下有「乙卯」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司空王卓薨。丁丑，以光祿勳郭虔為司空。考異曰︰袁書作「乾」，今從范書。

**5**夏，四月，丙申，京師地震。

**6**五月，癸丑，山陽君宋娥坐構姦誣罔，收印綬，歸里舍。黃龍、楊佗、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李剛等九侯坐與宋娥更相賂遺，更，工衡翻。遺，于季翻。求高官增邑，並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考異曰︰孫程傳云︰「龍等誣罔曹騰、孟賁」，按梁商傳，誣罔騰、賁者張逵等，非龍等也。

**7**象林蠻區憐等區，烏侯翻；今廣中猶有此姓。姓譜云︰今長沙有此姓，音豈俱翻。攻縣寺，殺長吏。交趾刺史樊演發交趾、九眞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秋，七月，二郡兵反，攻其府。府雖擊破反者，而蠻勢轉盛。

**8**冬，十月，甲申，上行幸長安。扶風田弱薦同郡法眞博通內、外學，東都諸儒以七緯為內學，六經為外學。隱居不仕，宜就加袞職。賢曰︰毛詩曰︰袞職有闕。謂三公也。帝虛心欲致之，前後四徵，終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眞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眞，雄之子也。法雄見四十九卷安帝永初四年。

**9**丁卯，京師地震。

**10**太尉王龔以中常侍張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宗親有以楊震行事諫之者，楊震事見五十卷安帝延光三年。龔乃止。

**11**十二月，乙亥，上還自長安。

**三年**（戊寅、一三八）

**1**春，二月，乙亥，京師及金城、隴西地震，二郡山崩。

**2**夏，閏四月，己酉，京師地震。

**3**五月，吳郡丞羊珍反，攻郡府；太守王衡破斬之。

**4**侍御史賈昌與州郡幷力討區憐，不尅，為所攻圍；歲餘，兵穀不繼。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大將軍府掾屬二十九人，太尉府二十四人，司徒府三十一人，司空府二十九人。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荊、揚、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駮曰︰「若荊、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磐結不散，二州、謂荊、揚也。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數，所角翻。被，皮義翻。復，扶又翻；下同。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徵發，卒，讀曰猝。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瘴，之亮翻。度嶺而南，瘴氣甚重，炎熱蒸鬱之所生也，中之者輒死。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比，必寐翻，及也。不復堪鬭，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賢曰︰古升小，故曰五升也。稟，給也。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旣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眞、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郞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事見四十九卷安帝元初二年，止五十卷五年。此發將無益之效，將，卽亮翻。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趾。今日南兵單無穀，言孤軍處叛蠻之中，又乏糧也。守旣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趾，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間，古莧翻。頭首，謂諸蠻渠帥也。許以封侯裂土之賞。故幷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為雲中守，魏尚見十四卷文帝十四年；就加事未見。守，式又翻；下同。哀帝卽拜龔舍為泰山守；前書︰龔舍，楚人，初徵為諫大夫，病免；復徵為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卽楚拜舍為泰山太守。宜卽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卽拜祝良為九眞太守，張喬為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眞，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為，于偽翻。復，扶又翻。

**5**秋，八月，己未，司徒黃尚免。九月，己酉，以光祿勳長沙劉壽為司徒。

**6**丙戌，令大將軍、三公舉剛毅、武猛、謀謨任將帥者各二人，特進、卿、校尉各一人。校，戶敎翻。

初，尚書令左雄薦冀州刺史周舉為尚書；旣而雄為司隸校尉，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臧受罪，臧，古贓字通。舉以此劾奏雄。劾所舉非其人也。劾，戶槪翻，又戶得翻。雄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我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汚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秦、晉戰于河曲，趙宣子將中軍，韓厥為司馬。宣子使以其乘車干行，韓厥戮其僕。衆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舉厥也任其事，吾今乃知免於戾矣！」任，音壬。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為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吾嘗事馮直之父，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是吾之過也！」周舉，字宣光。天下益以此賢之。聞過而服，天下以此益賢左雄。諱過者為何如邪！

是時，宦官競賣恩勢，挾勢市恩，以此自鬻也。唯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春秋鄭穆公子子良，後為良氏。賢曰︰謙退而厚重也。余謂退厚者，不與儕輩爭進趣，競浮薄也。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長，知兩翻。旣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衞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事見二卷周顯王三十一年。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言不足為榮，適以為辱也。考異曰︰宦者傳云︰「陽嘉中，詔舉武猛，良賀獨無所薦。」按此詔蓋誤以永和為陽嘉也。是以不敢！」帝由是賞之。

**7**冬，十月，燒當羌那離等三千餘騎寇金城，校尉馬賢擊破之。

**8**十二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9**大將軍商以小黃門南陽曹節等用事於中，遣子冀、不疑與為交友；而宦官忌其寵，反欲陷之。中常侍張逵、蘧政、楊定等蘧，姓也。衞有大夫蘧伯玉。與左右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耳。」妒，與妬同。逵等知言不用，懼迫，言旣不用，懼禍且及也。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聞，震怒，敕宦者李歙急呼騰、賁釋之；收逵等下獄。歙，許及翻。下，遐稼翻。

**四年**（己卯、一三九）

**1**春，正月，庚辰，逵等伏誅；事連弘農太守張鳳、安平相楊皓，皆坐死；辭所連染，延及在位大臣。商懼多侵枉，乃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春秋左氏傳︰晉郤克帥師敗齊師于鞌；師歸，范文子後入，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羊傳曰︰虞，微國也，曷為序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帥，所類翻。大獄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纖微成大，賢曰︰言久繫之，則細微之事牽引以成大也。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謂孟春之月，當行慶施惠，順天地生物之心，以迎和氣，不宜使獄事枝蔓。賢曰︰逮，及也；辭所連及，卽追捕之也。帝納之，罪止坐者。

二月，帝以商少子虎賁中郞將不疑為步兵校尉。商上書辭曰︰「不疑童孺，猥處成人之位。處，昌呂翻。昔晏平仲辭鄁殿以安『章︰甲十六行本「安」作「守」；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其富，左傳︰齊討慶封，與晏子鄁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故弗受？」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鄁殿，乃足欲，亡無日矣！不受鄁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鄁，蒲對翻。殿，多薦翻，又如字。公儀休不受魚飧以定其位；公儀休為魯相；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故不受也。」臣雖不才，亦願固福祿於聖世！」上乃以不疑為侍中、奉車都尉。梁商之讓，通經、傳之力也。

**2**三月，乙亥，京師地震。

**3**燒當羌那離等復反；復，扶又翻；下同。夏，四月，癸卯，護羌校尉馬賢討斬之，獲首虜千二百餘級。

**4**戊午，赦天下。

**5**五月，戊辰，封故濟北惠王壽子安為濟北王。去年濟北王多薨，無子；今以安紹封。范書·列傳作「安國」，此從帝紀。濟，子禮翻。

**6**秋，八月，太原旱。

**五年**（庚辰、一四○）

**1**春，二月，戊申，京師地震。

**2**南匈奴句龍王吾斯、車紐等反，句，古侯翻。車，尺遮翻。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吏。夏，五月，度遼將軍馬續與中郞將梁並等此護匈奴中郞將也。發邊兵及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復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詣並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為中郞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賢曰︰吾斯等攻沒城邑，單于雖不預謀，然不能制下，卽是不堪其任。逼迫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令自殺。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免。降，戶江翻；下同。龜所施行，必有未究其方略者，而遽坐免也。下，遐稼翻。

大將軍商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鳥窮則攫，獸困則搏。傳曰︰困獸猶鬭。況種類繁熾，不可單盡。賢曰︰單，亦盡也。種，章勇翻。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壘，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為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賢曰︰醜，等也。余謂醜類，言凶醜之黨類也。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

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夜『章︰甲十六行本「夜」作「野」；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而觀其變，先，悉薦翻。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反，音幡。宣示招降之意以開其反悔之心。勿貪小功以亂大謀。」於是右賢王部抑鞮等萬三千口皆詣續降。鞮，丁奚翻。

**3**己丑晦，日有食之。

**4**初，那離等旣平，朝廷以來機為幷州刺史，劉秉為涼州刺史。機等天性虐刻，多所擾發；且凍、傅難種羌遂反，賢曰︰且，音子余翻。種，章勇翻；下同。攻金城，與雜種羌、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機等並坐徵。於是拜馬賢為征西將軍，以騎都尉耿叔為副，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漢陽。

**5**九月，令扶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置屯兵。

**6**辛未，太尉王龔以老病罷。

**7**且凍羌寇武都，燒隴關。賢曰︰隴山之關也，今名大震關，在今隴州汧源縣西。

**8**壬午，以太常桓焉為太尉。

**9**匈奴句龍吾斯等立車紐為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幷、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賢曰︰離石，卽西河之屬縣也，在郡南五百九里。郡本都平定縣；至此，徙於離石。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十二月，遣使匈奴中郞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車紐等，戰於馬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甚衆。車紐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鈔，楚交翻；下同。

**10**初，上命馬賢討西羌，大將軍商以為賢老，不如太中大夫宋漢；帝不從。漢，由之子也。宋由為公於章、和之間。賢到軍，稽留不進。武都太守馬融上疏曰︰「今雜種諸羌種，章勇翻。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幷，亟遣深入，破其支黨；幷，合也。及其勢未合而攻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回，胡對翻；繞也，曲也。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賢曰︰埋根，言不退也。行，戶剛翻。先，悉薦翻。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又聞吳起為將，暑不張蓋，寒不披裘；今賢野次垂幕，珍肴雜遝，兒子侍妾，事與古反。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將不堪命，必有高克潰叛之變也。」鄭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使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翱河上；衆潰而歸。安定人皇甫規亦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審，悉也，察也。上書言狀。朝廷皆不從。

**六年**（辛巳、一四一）

**1**春，正月，丙子，征西將軍馬賢與且凍羌戰于射姑山，且，子余翻。射，音夜。按續漢書·天文志，射姑山在北地。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沒，東、西羌遂大合。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謂之東羌；居隴西、漢陽，延及金城塞外者，謂之西羌。閏月，鞏唐羌寇隴西，遂及三輔，燒園陵，殺掠吏民。

**2**二月，丁巳，有星孛于營室。晉書·天文志︰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又為軍糧之府及土功事。孛，蒲內翻。

**3**三月，上巳，大將軍商大會賓客，讌于雒水；司馬彪曰︰三月上巳，宮人皆潔於東流上，洗濯祓除，為大潔也。按古以三月上巳日為上巳，今以三月三日為上巳。酒闌，繼以䪥露之歌。纂文曰︰䪥露，今之挽歌也。崔豹古今註曰︰「䪥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還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䪥，下戒翻，一作「薤」。從事中郞周舉聞之，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樂，音洛。非其所也，殃將及乎！」左傳曰︰哀樂失時，殃咎必至。

**4**武都太守趙沖追擊鞏唐羌，考異曰︰西羌傳作「武威太守」，今從帝紀。皇甫規傳云︰「與護羌校尉趙沖」，按西羌傳，沖時尚為太守，規傳誤也。斬首四百餘級，降二千餘人。詔沖督河西四郡兵為節度。余按沖以追羌之功，詔督河西四郡兵，則武威太守為是。武都西北接漢陽，東北接扶風，南接漢中，無緣遠督河西郡兵。

安定上計掾皇甫規上疏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知其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比，毗至翻。數，所角翻。中，竹仲翻。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縣師之費，且日億計，賢曰︰縣，猶停也。余謂出師遠征，其勢縣絕，不能相及，故曰縣師。縣，讀曰懸。出於平民，平民，謂齊民也。回入姦吏，謂為姦吏所侵盜也。故江湖之人，羣為盜賊，青、徐荒饑，襁負流散。襁，居兩翻。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言前後相乘，以侵暴羌戎為常也。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徼，一遙翻。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賢曰︰振，整也。旅，衆也。穀梁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酋豪泣血，驚懼生變，酋，慈秋翻。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臣所以搏手扣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賢曰︰兩營，謂馬賢及趙沖等。二郡，安定、隴西也。余謂兩營者，扶風擁營及京兆虎牙營也。出其不意，與趙沖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之；更，工衡翻，經也，歷也。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降，戶江翻。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賢曰︰邁，往也。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勝，音升。沒死，猶言昧死也，冒死也。帝不能用。

**5**庚子，司空郭虔免。丙午，以太僕趙戒為司空。

**6**夏，使匈奴中郞將張耽、度遼將軍馬續率鮮卑到穀城，擊烏桓於通天山，大破之。穀城，蓋卽西河郡之穀羅縣城。通天山，蓋卽土軍縣之石樓山；以其高絕，故曰通天。

**7**鞏唐羌寇北地。考異曰︰西羌傳作「罕種羌」，今從帝紀。北地太守賈福與趙沖擊之，不利。

**8**秋，八月，乘氏忠侯梁商病篤，乘，繩證翻。敕子冀等曰︰「吾生無以輔益朝廷，死何可耗費帑藏！帑，他朗翻。藏，徂浪翻。衣衾、飯含、玉匣、珠貝之屬，賢曰︰含，口實也。白虎通曰︰大夫飯以玉，含以貝；士飯以珠，含以貝也。飯，父遠翻。含，戶紺翻。何益朽骨！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祇增塵垢耳。宜皆辭之。」丙辰，薨；帝親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賜以東園祕器、銀鏤、黃腸、玉匣。賢曰︰棺以銀鏤之。以柏木黃心為椁，曰黃腸。孔穎達曰︰喪服大記︰君松槨，大夫柏椁，士雜木椁。鄭註︰椁，謂周棺者也。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正義曰︰君松椁。君，諸侯也。諸侯用松為椁材也。盧云︰以松黃腸為椁。庾云︰黃腸，松心也。大夫柏椁，以柏為椁，不用黃腸，下天子也。及葬，賜輕車、介士，賢曰︰輕車，兵車也；介士，甲士也。中宮親送。帝至宣陽亭，賢曰︰每城門各有亭，卽宣陽門之亭也。余按續漢志，雒陽城十二門，無宣門。魏、晉之間，洛城始有宣陽門，正南門也。漢雒城正南曰平城門。瞻望車騎。壬戌，以河南尹、乘氏侯梁冀為大將軍，冀弟侍中不疑為河南尹。

臣光曰︰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謂闇矣；猶知王立之不材，棄而不用。事見三十二卷元延元年。順帝援大柄，授之后族，援，于元翻。梁冀頑嚚凶暴，著於平昔，而使之繼父之位，終於悖逆，嚚，魚巾翻。悖，蒲內翻，又蒲沒翻。蕩覆漢室；校於成帝，闇又甚焉！

**9**初，梁商病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郞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舉諫議大夫。續漢志曰︰武帝元狩五年，置諫大夫。世祖中興，以為諫議大夫。

**10**九月，諸羌寇武威。

**11**辛亥晦，日有食之。

**12**冬，十月，癸丑，以羌寇充斥，涼部震恐，復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永建四年，二郡還舊治，今復徙之。復，扶又翻。十一月，庚子，以執金吾張喬行車騎將軍事，將兵萬五千人屯三輔。

**13**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以大將軍從事中郞李固為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勞，力到翻。更，工衡翻。於是賊帥夏密等率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帥，所類翻。首，式救翻。固皆原之，遣還，『章︰甲十六行本「還」下有「使」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降，戶江翻。州內清平。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臧穢；臧，古贓字通。賜等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為之千里移檄，賢曰︰言移檄一日行千里，救之急也。為，于偽翻。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為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任，音壬。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誘，音酉。弭，止也。散，逃潰而去也。

## 漢安元年（壬午、一四二）

**1**春，正月，癸巳，赦天下，改元。

**2**秋，八月，南匈奴句龍吾斯與薁鞬、臺耆等復反，薁，音郁。鞬，居元翻。復，扶又翻。寇掠幷部。

**3**丁卯，遣侍中河內杜喬、周舉、按范書·紀、傳，周舉，汝南人，時為光祿大夫。守光祿大夫周栩、馮羨、魏郡欒巴、張綱、張綱，犍為武陽人。栩，況羽翻。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行，下孟翻。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汚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刺史、二千石，大吏，驛馬上奏其罪，取旨黜免。驛馬，欲速達京闕也。墨綬，縣令、長也；令、長以下，便收案舉劾其罪。上，時掌翻。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漢郡、國、縣、道皆有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前漢京兆督郵侯文對孫寶之辭。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專肆貪叨，縱恣無極，『章︰甲十六行本「極」下有「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二十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賢曰︰御，進也。京師震竦。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戚滿朝，朝，直遙翻。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杜喬至兗州，表奏泰山太守李固政為天下第一，上徵固為將作大匠。八使所劾奏，多梁冀及宦者親黨；互為請救，事皆寢遏。劾，戶槪翻，又戶得翻。寢者，已御其奏，寢而不行。遏者，其奏未達，遏而不上。侍御史河南种暠疾之，种，音沖。暠，古老翻。復行案舉。復，扶又翻。廷尉吳雄、將作大匠李固亦上言︰「八使所糾，宜急誅罰。」帝乃更下八使奏章，令考正其罪。下，遐稼翻。

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中，竹仲翻。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為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單車之職。旣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章︰甲十六行本「門」下有「外」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罷遣吏民，『章︰甲十六行本「民」作「兵」；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坐，才臥翻。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恩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荊、揚、兗、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賢曰︰凡祭皆用牲，故曰血嗣。或曰︰父子氣血相傳，故曰血嗣。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復，扶又翻。若魚游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人以氣一出入之頃為一息。喘者，息之疾，音尺兗翻。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考異曰︰帝紀︰「九月，張嬰寇郡縣。」又云︰「是歲，嬰詣綱降。」按張綱傳云「寇亂十餘年」，則非今年九月始寇郡縣也。袁紀置嬰降事於八月下、十月上。今從之。綱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樂，音洛。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疇；賢曰︰相，視也。田並畔曰疇。為，于偽翻。相，息亮翻。子孫『章︰甲十六行本「孫」作「弟」；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欲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之。在郡一歲，卒，卒，子恤翻。張嬰等五百餘人為之制服行喪，為，于偽翻。送到犍為，犍，居言翻。負土成墳。詔拜其子續為郞中，賜錢百萬。

是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有雒陽令『章︰甲十六行本「令」下有「渤海」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任峻、任，音壬。冀州刺史京兆蘇章、膠東相陳留吳祐。雒陽令自王渙之後，皆不稱職；王渙，事見四十八卷和帝元興元年。稱，尺證翻。峻能選用文武吏，各盡其用，發姦不旋踵，民間不畏吏，其威禁猛於渙，而文理政敎不如也。章為冀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姦臧，行，下孟翻。臧，古贓字通用。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為，于偽翻。好，呼到翻。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謂章必能覆蓋其惡也。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蘇章，字孺文。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後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時天下日敝，民多愁苦，論者日夜稱章，朝廷遂不能復用也。復，扶又翻。祐為膠東相，續漢志︰膠東，侯國，屬北海國。政崇仁簡，民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百官志︰縣置嗇夫一人，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風俗通曰︰嗇，省也。夫，賦也。言消息百姓，均其役賦。嗇，音色。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首，式救翻。祐屛左右問其故，屛，必郢翻。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汚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此言觀性之過在於取民，則知其心主於奉父。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遺，于季翻。

**4**冬，十月，辛未，太尉桓焉、司徒劉壽免。

**5**罕羌邑落五千餘戶詣趙沖降，唯燒何種據參䜌未下。種，章勇翻。參䜌縣，屬安定郡。䜌，音力全翻。甲戌，罷張喬軍屯。

**6**十一月，壬午，以司隸校尉下邳趙峻為太尉，大司農胡廣為司徒。

**二年**（癸未、一四三）

**1**夏，四月，庚戌，護羌校尉趙沖與漢陽太守張貢擊燒當羌於參䜌，破之。「當」當作「何」，此承范紀之誤。燒當、燒何，羌兩種也。

**2**六月，丙寅，立南匈奴守義王兜樓儲為呼蘭若尸逐就單于。自永和五年吾斯、車紐反，陳龜逼殺單于休利，南庭虛位，至是始立單于。考異曰︰袁紀，去年六月立兜樓儲為單于，今從范書。時兜樓儲在京師，上親臨軒授璽綬，引上殿，賜車馬、器服、金帛甚厚。璽，斯氏翻。綬，音受。引上，時掌翻。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門外祖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太常掌樂，大鴻臚典四夷之客，故詔使祖單于。祖會，為祖道之會也。賢曰︰廣陽，城西面南頭門。角抵之戲，則魚龍爵馬之屬，言兩兩相當，亦角而為抵對，卽今之鬭用古之角抵也。臚，陵如翻。

**3**冬，閏十月，趙沖擊燒當羌於阿陽，破之。賢曰︰阿陽縣，屬漢陽郡；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

**4**十一月，使匈奴中郞扶風馬寔遣人刺殺句龍吾斯。刺，七亦翻。句，古侯翻。

**5**涼州自九月以來，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壞敗城寺，壞，音怪。敗，補邁翻。民壓死者甚衆。

**6**尚書令黃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事見上卷陽嘉元年。上，時掌翻。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章︰甲十六行本「政」下有「者」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為四科；帝從之。

## 建康元年（甲申、一四四）是年四月改元。

**1**春，護羌從事馬玄為諸羌所誘，將羌衆亡出塞，誘，音酉。將，如字；領也。領護羌校尉衞琚追擊玄等，斬首八百餘級。琚，音居。趙沖復追叛羌到建威鸇陰河；賢曰︰續漢書，「建威」作「武威」。鸇陰，縣名，屬安定郡。又曰︰涼州姑臧縣東南有鸇陰縣故城，縣因水以為名。宋白曰︰會州會寧縣，漢鸇陰縣地。黃河西南自蘭州金城縣界流注。水經云︰河水又東過勇士縣北，東流，卽此處。復，扶又翻。軍渡竟，所將降胡六百餘人叛走；降，戶江翻。沖將數百人追之，遇羌伏兵，與戰而歿。沖雖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遂衰耗。詔封沖子為義陽亭侯。

**2**夏，四月，使匈奴中郞將馬寔擊南匈奴左部，破之。左部，卽句龍吾斯之黨。於是胡、羌、烏桓悉詣寔降。

**3**辛巳，立皇子炳為太子，炳，虞貴人之子也。改元，赦天下。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暠監太子家。監，古銜翻。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暠，工老翻。梵，房戎翻，又房汎翻。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而未決，暠乃手劍當車曰︰手，守又翻。「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暠臨事不惑；愧者，愧己之不能然也。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

**4**揚、徐盜賊羣起，盤互連歲。秋，八月，九江范容、周生等寇掠城邑，屯據歷陽，歷陽縣，屬九江郡。賢曰︰今和州縣。為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緄督州兵討之。緄，古本翻。考異曰︰帝紀作「馮赦」，袁紀作「馮放」，皆誤。今據緄傳。

**5**庚午，帝崩于玉堂前殿。年三十。太子卽皇帝位，年二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丁丑，以太尉趙峻為太傅，大司農李固為太尉，參錄尚書事。

**6**九月，丙午，葬孝順皇帝于憲陵，賢曰︰憲陵在雒陽西十五里。廟曰敬宗。

**7**是日，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

**8**庚戌，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規對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幾，讀曰冀。後遭姦偽，威分近習，賢曰︰近習，謂佞幸、親近小人也。受賂賣爵，賓客交錯，天下擾擾，從亂如歸，官民並竭，上下窮虛。陛下體兼乾坤，以坤母臨朝，以君天下，行乾之德，故曰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縱，子容翻。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賢曰︰無狀，謂無善狀。宜亟黜遣，披掃凶黨，披，開也；掃，除也。收入財賄，以塞痛怨，塞，悉則翻。以答天誡。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去，羌呂翻。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家語︰孔子曰︰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可載舟，亦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操，千高翻。檝，與楫同。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愼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稱，尺證翻。量，音良。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累，良瑞翻。梁冀忿之，以規為下第，拜郞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沈廢於家，積十餘年。幾，居希翻。沈，持林翻。考異曰︰規傳云︰「沖、質之間，規對策免歸，積十四年。」檢帝紀，此後別無舉賢良事，或者此時規舉賢良，其至對策時已在質帝世也，故云沖、質之間。自明年數至梁冀誅，亦整十四年也。

**9**揚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鄧顯討范容等於歷陽，敗歿。

**10**冬，十月，日南蠻夷復反，復，扶又翻。攻燒縣邑。交趾刺史九江夏方招誘降之。夏，戶雅翻。

**11**十一月，九江盜賊徐鳳、馬勉攻燒城邑；鳳稱無上將軍，勉稱皇帝，考異曰︰帝紀︰「永嘉元年三月，勉稱皇帝」，今據滕撫傳。築營於當塗山中，賢曰︰當塗縣之山，在今宣州。余按兩漢志，當塗縣，屬九江郡。續志曰︰縣有馬丘聚，徐鳳反於此。又有塗山，禹會諸侯處也，又有芍陂，陂在壽州安豐縣東。塗山，在濠州鍾離縣西九十五里。以此證之，漢當塗縣地，當在唐濠、壽二州界。晉氏南渡，淮民避亂渡江，晉成帝乃僑立當塗縣於于胡，於唐屬宣州。今當塗縣，非漢舊當塗縣地。建年號，置百官。

**12**十二月，九江賊黃虎等攻合肥。合肥縣，屬九江郡。賢曰︰故城在今廬州北。應劭曰︰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淮合，故曰合肥。

**13**是歲，羣盜發憲陵。

孝沖皇帝諱炳。諡法︰幼少在位曰沖。司馬彪曰︰沖幼早夭，故諡曰沖。伏侯古今註曰︰「炳」之字曰「明」。

## 永嘉元年（乙酉、一四五）考異曰︰袁紀作「元嘉」，誤。

**1**春，正月，戊戌，帝崩于玉堂前殿。年三歲。梁太后以揚、徐盜賊方盛，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太尉李固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人子反共掩匿乎！人子，當作臣子。昔秦皇沙丘之謀及近日北鄕之事，皆祕不發喪，沙丘事見七卷秦始皇三十七年。北鄕事見上卷安帝延光四年。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卽暮發喪。

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鴻之子纘皆至京師。蒜父曰清河恭王延平；延平及鴻皆樂安夷王寵之子，千乘貞王伉之孫也。千乘貞王伉，章帝建初四年封；薨，子寵嗣。和帝永元七年，改千乘國曰樂安。薨，子鴻嗣，是生質帝。帝旣立，梁太后以樂安國土卑溼，租委鮮薄，改封鴻渤海王。清河王慶子虎威嗣國，三年而薨，無子；鄧太后立延平為清河王。諡法︰安心好靜曰夷。蒜，蘇貫翻。伉，音抗。清河王為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焉。李固謂大將軍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長，知兩翻。任，如林翻，堪也。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周勃事見十三卷高后八年。霍光事見二十四卷昭帝元平元年。鄧氏事見四十八卷和帝元興元年、四十九卷殤帝延平元年。閻氏事見上卷安帝延光四年。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丙辰，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纘入南宮。丁巳，封為建平侯。其日，卽皇帝位，年八歲。蒜罷歸國。

**2**將卜山陵，李固曰︰「今處處寇賊，軍興費廣，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建『章︰甲十六行本「建」作「憲」；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作「建」。』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康陵，殤帝陵，亦在愼陵塋內。塋，音營。太后從之。己未，葬孝沖皇帝於懷陵。

**3**太后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宦『章︰甲十六行本「宦」上有「黃門」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官為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治平；治，直吏翻。而梁冀深忌疾之。

初，順帝時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旣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發章誣奏固曰︰「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間，永莧翻。自隆支黨。大行在殯，路人掩涕，掩涕者，掩面而泣也。固獨胡粉飾貌，燒鉛汞成粉以傅面。北史曰︰胡粉，出龜茲國。搔頭弄姿，西京雜記曰︰武帝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搔頭皆用玉。槃旋偃仰，從容治步，從，七容翻。從容，舒緩也。治步，言脩治容儀，行步中規矩也。治，直之翻。曾無慘怛傷悴之心。悴，秦醉翻。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己，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矣！夫子罪莫大於累父，累，力瑞翻。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辟，毗亦翻。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書；下，遐稼翻。太后不聽。

**4**廣陵賊張嬰復聚衆數千人反，據廣陵。復，扶又翻；下同。

**5**二月，乙酉，赦天下。

**6**西羌叛亂積年，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稟，前書音義曰︰牢，價直也。稟，給也。賢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斷，割也；減割牢廩而盜之。斷，丁管翻。私自潤入，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左馮翊梁並以恩信招誘叛羌；離湳、狐奴等五萬餘戶皆詣並降，誘，音酉。湳，乃感翻。降，戶江翻。隴右復平。

**7**太后以徐、揚盜賊益熾，博求將帥。三公舉涿令北海滕撫有文武才；姓譜︰滕侯之後，以國為氏。詔拜撫九江都尉，與中郞將趙序助馮緄，合州郡兵數萬人共討之。緄，古本翻。又廣開賞募，錢、邑各有差。謂立賞格，錢、邑，以功之高下為差。錢，賜錢也。邑，封邑也。又議遣太尉李固，未及行。三月，撫等進擊衆賊，大破之，斬馬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級。徐鳳以餘衆燒東城縣。東城縣，屬九江郡。賢曰︰在今濠州定遠縣南。夏，五月，下邳人謝安應募，率其宗親設伏擊鳳，斬之。封安為平鄕侯。拜滕撫中郞將，督揚、徐二州事。

**8**丙辰，詔曰︰「孝殤皇帝卽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今其正之！」

**9**六月，鮮卑寇代郡。

**10**秋，廬江盜賊攻尋陽，尋陽縣，屬廬江郡。班志註云︰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為大江。余按尋陽縣本在大江之北，尋水之陽。吳立蘄春郡，尋陽縣屬焉。蘄春縣，漢屬江夏郡，唐蘄州之地。元豐九域志︰蘄州東南至江州二百四十里。江州得尋陽之名，由司馬氏置尋陽太守於柴桑，於是江南之尋陽著於此，江北之尋陽晦矣。又攻盱台。盱台縣，屬下邳國，音吁怡。滕撫遣司馬王章擊破之。

**11**九月，庚戌，太傅趙峻薨。

**12**滕撫進擊張嬰，冬，十一月，丙午，破嬰，斬獲千餘人。丁未，中郞將趙序坐畏懦、詐增首級，棄市。考異曰︰東觀記曰︰「取錢縑三百七十五萬」，今從滕撫傳。

**13**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華，戶化翻。攻殺九江太守楊岑。滕撫進擊，破之，斬孟等三千八百級，虜獲七百餘人。於是東南悉平，振旅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以撫為左馮翊。

**14**永昌太守劉君世，鑄黃金為文蛇，以獻大將軍冀；益州刺史种暠糾發逮捕，馳傳上言。傳，株戀翻；下傳逮同。上，時掌翻。冀由是恨暠。會巴郡人服直姓譜︰服，周內史叔服之後。漢有江夏太守服徹。聚黨數百人，自稱天王，暠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民多被傷害；被，皮義翻。冀因此陷之，傳逮暠、承。逮暠、承，傳詣京師也。李固上疏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暠、承之意，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詳。詳，審也。言不能審知賊勢，驅民赴戰，以致死傷也。比盜賊羣起，比，毗至翻。處處未絕。暠、承以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賢曰︰言各飾偽辭，隱匿眞狀也。莫復盡心！」太后省奏，復，扶又翻。省，悉景翻。乃赦暠、承罪，免官而已。金蛇輸司農，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故金蛇輸司農。考異曰︰种暠傳云︰「二府畏懦，不敢按之。」今從杜喬傳。冀從大司農杜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由是銜之。為冀殺喬張本。

#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三

## 漢紀四十五起柔兆閹茂（丙戌），盡柔兆涒灘（丙申），凡十一年。

孝質皇帝諱纘，章帝曾孫，勃海孝王鴻之子也。諡法︰忠正無邪曰質。伏侯古今註曰︰「纘」之字曰「繼」。

## 本初元年（丙戌、一四六）

**1**夏，四月，庚辰，令郡、國舉明經詣太學，自大將軍以下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拜官有差。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郞、三署郞，五官署郞及左、右署郞也，屬光祿勳。掾，俞絹翻。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此時蓋以梁氏入四姓；陰、竇諸后族衰廢者未必得預也。名牒者，書名於牒上之。上，時掌翻。當以次賞進。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此鄧后臨朝之故智，梁后踵而行之耳。遊學增盛，亦干名蹈利之徒，何足尚也！或問曰︰太學諸生三萬人，漢末互相標榜，清議此乎出，子盡以為干名蹈利之徒，可乎？答曰︰積水成淵，蛟龍生焉，謂其間無其人則不可；然互相標榜者，實干名蹈利之徒所為也。禍李膺諸人者，非太學諸生，諸生見其立節，從而標榜，以重清議耳。不然，則郭泰、仇香亦游太學，泰且拜香而欲師之，泰為八顧之首，仇香曾不預標榜之列，豈清議不足尚歟？抑香隱德無能名歟？

**2**五月，庚寅，徙樂安王鴻為勃海王。

**3**海水溢，漂沒民居。

**4**六月，丁巳，赦天下。

**5**帝少而聰慧，少，詩照翻。嘗因朝會，目梁冀曰︰目者，眨目而注視之。朝，直遙翻。「此跋扈將軍也！」賢曰︰跋扈，猶強梁也。余按爾雅，山卑而大，扈。跋者，不由蹊隧而行。言強梁之人行不由正路，山卑而大，且欲跋而踰之，故曰跋扈。蜀本註甚鄙淺，茲不復錄，詳見辨誤。冀聞，深惡之。惡，烏路翻；下同。閏月，甲申，冀使左右置毒於煑餠而進之；煑餅，今湯餅也。釋名︰餅，幷也，溲麥麪使合幷也。束晢曰︰禮，仲春之月，天子食麥；而朝事之籩，煑麥為麪。內則諸饌不說䴵。䴵之作也，其來近矣。湯䴵，煮麪也。黃庭堅文︰煑麥深注湯。帝苦煩盛，『章︰乙十六行本「盛」作「甚」；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使促召太尉李固。固入前，問帝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煑餠。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吐，土故翻，嘔也。語未絕而崩。年九歲。固伏尸號哭，言伏地而號哭，其狀如尸也。號，戶高翻。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推舉者，劾舉其侍疾無狀，而推究其姦也。設於此時固能窮冀弒君之罪，儻不能正其誅，以身死之，豈不忠壯！卽不能然，又且俛首於其間，欲以立長之議矯而正之，卒死於兇豎之手，可謂忠有餘而才不足矣。惡，烏路翻。

將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頻年之間，國祚三絕。賢曰︰順帝崩，沖帝立，一年崩。質帝立，一年崩。凡三絕。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孟子之言。為，于偽翻。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折，而設翻。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事見二十四卷昭帝元平元年。幾，居希翻。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就冀而言，萬事皆可付之悠悠，至於立嗣，關天下國家之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蒜於質帝為兄，尊也。同出樂安王寵，親也。臚，陵如翻。宜立為嗣，朝廷『章︰乙十六行本「廷」作「臣」；乙十一行本同；孔木同；張校同。』莫不歸心。而中常侍曹騰嘗謁蒜，蒜不為禮，宦者由此惡之。惡，烏露翻。初，平原王翼旣貶歸河間，事見五十卷安帝建光元年。其父請分蠡吾縣以侯之；蠡吾縣，前漢屬涿郡，時屬河間國。賢曰︰蠡吾故城在今瀛州博野縣西。蠡，音禮。翼父，河間孝王開也。順帝許之。翼卒，子志嗣；梁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妻，七細翻。徵到夏門亭。會帝崩，梁冀欲立志。衆論旣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賢曰︰未有別理而易奪之。曹騰等聞之，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說，輸芮翻；下同。累世淑房，謂恭懷后及太后也。秉攝萬機，賓客縱橫，橫，戶孟翻。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重，直用翻，再也。冀意氣凶凶，凶凶，言意氣惡暴也。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懾，之舌翻。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猶望衆心可立，以衆心屬於清河王，猶望可立也。復以書勸冀，復，扶又翻。冀愈激怒。丁亥，冀說太后，先策免固。為殺李固、杜喬張本。戊子，以司徒胡廣為太尉；司空趙戒為司徒，與大將軍冀參錄尚書事；太僕袁湯為司空。湯，安之孫也。庚寅，使大將軍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其日，卽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

**6**秋，七月，乙卯，葬孝質皇帝於靜陵。賢曰︰靜陵，在雒陽東南三十里。

**7**大將軍掾朱穆奏記勸戒梁冀曰︰「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賢曰︰曆法，太歲在丁、壬，歲德在北宮；太歲在亥、卯，歲刑亦在北宮；故曰合於乾位。掾，俞絹翻。易經龍戰之會，易·坤卦上六，龍戰于野，陰疑於陽也。陽道將勝，陰道將負。願將軍專心公朝，朝，直遙翻。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為皇帝置師傅，遠，于願翻。為，于偽翻。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喻其安而無傾。誰能傾之！議郞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式，用也。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种暠、欒巴等，冀不能用。穆，暉之孫也。朱暉事章帝。

**8**九月，戊戌，追尊河間孝王為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諡法︰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廟曰清廟，陵曰樂成陵；樂成縣，屬河間國。蠡吾先侯曰孝崇皇，沈約曰︰諡法所不載者，如孝崇皇之類是也。廟曰烈廟，陵曰博陵；賢曰︰博陵，本蠡吾縣之地也；陵在今瀛州博野縣西。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奉策書璽綬，祠以太牢。璽，斯氏翻。綬，音受。

**9**冬，十月，甲午，尊帝母匽氏為博園貴人。匽，音偃。史記︰匽姓，咎繇之後。貴人諱明，本蠡吾侯之媵妾。博園，博陵寢園。

**10**滕撫性方直，不交權勢，為宦官所惡；論討賊功當封，討揚、徐賊之功也。惡，烏路翻。太尉胡廣承旨奏黜之；卒於家。

孝桓皇帝上之上諱志，章帝曾孫，蠡吾侯翼之子。諡法︰克敵服遠曰桓。伏侯古今註︰「志」之字曰「意」。

## 建和元年（丁亥、一四七）

**1**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2**戊午，赦天下。

**3**三月，龍見譙。譙縣，屬沛國。見，賢遍翻。

**4**夏，四月，庚寅，京師地震。

**5**立阜陵王代兄勃遒亭侯便為阜陵王。阜陵王延傳國五世，至代；代薨，無子，國絕。今以便紹封。遒，才由翻。

**6**六月，太尉胡廣罷，光祿勳杜喬為太尉。考異曰︰帝紀云︰「大司農杜喬」，喬傳︰喬自司農累遷為大鴻臚、光祿勳，乃為太尉。袁紀亦然。荀淑傳云︰「光祿勳杜喬舉淑方正。」今從之。自李固之廢，朝野喪氣，喪，息浪翻。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橈，賢曰︰回，邪也。橈，曲也。橈，音奴高翻。由是朝野皆望焉。

**7**秋，七月，渤海孝王鴻薨，無子；太后立帝弟蠡吾侯悝為渤海王，以奉鴻祀。悝，苦回翻。

**8**詔以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封冀弟不疑為潁陽侯，潁陽縣，屬潁川郡。蒙為西平侯，冀子胤為襄邑侯，胡廣為安樂侯，按廣傳，封淯陽縣之安樂鄕。樂，音洛。趙戒為廚亭侯，袁湯為安國侯。安國亦亭侯。又封中常侍劉廣等皆為列侯。按曹騰傳︰廣、騰及州輔等七人皆封亭侯。

杜喬諫曰︰「古之明君，皆以用賢、賞罰為務。失國之主，其朝豈無貞幹之臣，貞，與楨同；幹，與榦同。築桓牆必須楨榦，以喻立國必須賢才。朝，直遙翻。典誥之篇哉？謂封爵之典策詔誥，以授有功，具有故事。患得賢不用其謀，韜書不施其敎，聞善不信其義，聽讒不審其理也。陛下自藩臣卽位，天人屬心，屬，之欲翻；下冀屬同。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先，悉薦翻。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孽，魚列翻。紱，音弗。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勝，音升。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詰，去吉翻。故陳資斧而人靡畏，前書音義曰︰資，利也。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愼哉！」書奏，不省。喪，息浪翻。省，悉景翻。考異曰︰喬傳此章在為太尉前，袁紀在為太尉後。今從袁紀。

**9**八月，乙未，立皇后梁氏。考異曰︰皇后紀、袁紀皆云八月而無日，帝紀云「七月，乙未」。以長曆考之，七月戊申朔，無乙未。乙未，八月十八日也。蓋帝紀脫「八月」字。梁冀欲以厚禮迎之，杜喬據執舊典，不聽。漢書舊儀︰聘皇后，黃金萬斤。呂后為惠帝娶魯元公主女，特優其禮，為二萬斤。儀禮︰納采用鴈。鄭玄註云︰納其采擇之禮，用鴈，取順陰陽往來也。周禮︰王者穀圭以聘女。鄭玄曰︰士大夫以上乃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禮言以圭，而漢用璧，形制雖異，為玉同也。時依孝惠納后故事，聘黃金二萬斤，納采鴈、璧、乘馬、束帛，一依舊典。乘馬，馬四匹也。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蓋每端二丈也。冀屬喬舉氾宮為尚書，屬，之欲翻。氾，符咸翻，姓也。皇甫謐曰︰本姓凡氏，遭秦亂，避地於汜水，因氏焉。喬以宮為臧罪，不用。臧，古贓字通。由是日忤於冀。忤，五故翻。九月，丁卯，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冬，十月，以司徒趙戒為太尉，司空袁湯為司徒，前太尉胡廣為司空。

**10**宦者唐衡、左悺共譖杜喬於帝賢曰︰悺，音工喚翻，又音綰。曰︰「陛下前當卽位，喬與李固抗議，以為不堪奉漢宗祀。」賢曰︰抗，舉也。宗祀，大宗之祀也。帝亦怨之。

十一月，清河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鮪，于軌翻。妄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蒜。事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暠曰︰「當立王為天子，以暠為公。」暠罵之，文刺殺暠。於是捕文、鮪，誅之。有司劾奏蒜；暠，工老翻。刺，七亦翻。劾，戶槪翻，又戶得翻。坐貶爵為尉氏侯，尉氏縣，屬陳留郡。應劭曰︰古獄官曰尉氏，鄭之別獄也。臣瓚曰︰鄭大夫尉氏之邑，故以為邑名。徙桂陽，自殺。

梁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鮪等交通，請逮按罪；太后素知喬忠，不許。考異曰︰喬傳云「策免而已」。喬前已免官，傳誤也。冀遂收固下獄；下，遐稼翻。門生渤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通訴；要，讀曰腰。鈇，斧也。鑕，音質，椹也。太后詔赦之。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為己害，乃更據奏前事。前事，卽文、鮪事也。大將軍長史吳祐傷固之枉，與冀爭之；冀怒，不從。從事中郞馬融主為冀作章表，融時在坐，為，于偽翻。坐，左臥翻。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言為冀誣陷忠良，將無顏以見人也。冀怒，起，入室；祐亦徑去。固遂死於獄中；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賢曰︰文帝、宣帝皆羣臣迎立，能興漢祚。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為凶，成事為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顚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復，扶又翻。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而已。

冀使人脅杜喬曰︰「早從宜，賢曰︰從宜，令其自盡也。妻子可得全。」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騎，奇寄翻。不聞哭者，遂白太后收繫之；亦死獄中。

冀暴固、喬尸於城北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爾雅曰︰四達謂之衢。城北，卽夏門亭也。臨，力鴆翻，哭也。固弟子汝南郭亮尚未冠，左提章、鉞，冠，古玩翻。賢曰︰章，謂所上章也。鉞，斧也。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報；與南陽董班俱往臨哭，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卿曹何等腐生！賢曰︰腐生，猶言腐儒也。公犯詔書，欲干試有司乎！」亮曰︰「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邪！」太后聞之，皆赦不誅。杜喬故掾陳留楊匡，號泣星行，掾，俞絹翻。號，戶刀翻。星行者，見星而行，見星而舍。或曰星行者，言戴星而行，夜不遑息也。到雒陽，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吏，吏，著赤幘。著，則略翻。守護尸喪，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都官從事，司隸校尉之屬官也，掌舉中都官非法者。太后赦之。匡因詣闕上書，幷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歸葬，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家，喬家河內。葬訖，行服，遂與郭亮、董班皆隱匿，終身不仕。

梁冀出吳祐為河間相，祐自免歸，卒於家。卒，子恤翻。

冀以劉鮪之亂，思朱穆之言，於是請种暠為從事中郞，薦欒巴為議郞，舉穆高第，為侍御史。穆於大將軍府掾為高第也。

**11**是歲，南單于兜樓儲死，伊陵尸逐就單于車兒立。車，音尸遮翻。

**二年**（戊子、一四八）

**1**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庚午，赦天下。

**2**三月，戊辰，帝從皇太后幸大將軍冀府。

**3**白馬羌寇廣漢屬國，安帝以蜀郡北部都尉為廣漢屬國都尉。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楯，食尹翻。

**4**夏，四月，丙子，封帝弟顧為平原王，奉孝崇皇祀；尊孝崇皇夫人為『章︰乙十六行本「為」上有「馬氏」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孝崇園貴人。

**5**五月，癸丑，北宮掖庭中德陽殿及左掖門火，車駕移幸南宮。

**6**六月，改清河為甘陵。以孝德皇陵為國名。立安平孝王得子經侯理為甘陵王，經縣，屬安平國。賢曰︰今貝州經城縣。奉孝德皇祀。

**7**秋，七月，京師大水。

**三年**（己丑、一四九）

**1**夏，四月，丁卯晦，日有食之。

**2**秋，八月，乙丑，有星孛于天市。前書·天文志︰旗星中四星曰天市。又晉書·天文志︰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彗星除之，為徙市易都。孛，蒲內翻。

**3**京師大水。

**4**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地又震。

**5**郡、國五山崩。

**6**冬，十月，太尉趙戒免；以司徒袁湯為太尉，大司農河內張歆為司徒。

**7**是歲，前朗陵侯相荀淑卒。朗陵，侯國，屬汝南郡。淑少博學有高行，少，詩照翻。行，下孟翻。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皆師宗之。在朗陵，涖事明治，治，直吏翻。稱為神君。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賢曰︰緄，音昆。燾，音導。汪，烏光翻。「專」，本或作「尃」，音敷。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稱，尺證翻。所居里舊名西豪，潁陰令渤海苑康以為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更命其里曰高陽里。杜佑曰︰潁川郡城西南有荀淑故宅，相傳云卽西豪里。更，工衡翻。潁陰縣，屬汝南郡。淑，縣人也。姓譜︰商武丁子子文受封於苑，因以為氏。左傳有齊大夫苑何忌。趙明誠金石錄有漢荊州從事苑鎭碑曰︰其先苑柏何為晉樂正，世掌朝禮；又有苑子園，實能掌陰陽之理︰皆其冑也。按姓氏志皆以為出於齊大夫苑何忌之後。今此碑所謂苑柏何與子園，左傳、國語皆無其人；故錄之以待知者。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敱、檮戭、大臨、厖降、庭堅、仲容、叔達。隤，徒回翻。敱，五才翻，一音五回翻；韋昭音瑰。檮，直由翻；韋昭音桃。戭，以善翻；韋昭以震翻。厖，莫江翻。降，下江翻。

膺性簡亢，亢，口浪翻，高也。無所交接，唯以淑為師，以同郡陳寔為友。荀爽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旣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

陳寔出於單微，單，獨也，薄也。為郡西門亭長。同郡鍾皓以篤行稱，行，下孟翻。前後九辟公府，年輩遠在寔前，引與為友。皓為郡功曹，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太守遂以寔為功曹。時中常侍『章︰乙十六行本「侍」下有「山陽」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敎署為文學掾，郡守所出命曰敎。百官志註︰郡有文學、守助掾六十人。掾，俞絹翻。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賢曰︰檄，板書。以高倫之敎書之於檄，而懷之者，懼洩事也。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功曹主選署。寔乞從外自署用，若不出於倫者。賢曰︰不欲陷倫於請託也。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鄕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綸氏，賢曰︰綸氏縣，屬潁川郡，今嵩陽縣是。倫謂衆人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為，于偽翻。陳君密持敎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比，毗至翻。少，詩沼翻。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故人，倫自謂也。漢人於門生故吏之前，率自稱故人。楊震謂王密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是也。詩曰︰不畏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禮記·坊記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坊，音防。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後為太丘長，賢曰︰太丘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西北。脩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民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賢曰︰司官，謂主司之官也。行，下孟翻。吏慮民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冤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解印綬去；相，息亮翻。斂，力贍翻。吏民追思之。

鍾皓素與荀淑齊名，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好，呼到翻。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脩常言︰「瑾似我家性，瑾，李氏之出，而退讓，故脩云然。『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論語，孔子以此言與南容。復以膺妹妻之。妻，子細翻。膺謂瑾曰︰「孟子以為『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是何太無皁白邪！」皁白易分；無皁白，言無分別也。瑾嘗以膺言白皓。皓曰︰「元禮祖、父在位，李膺，字元禮。膺祖脩為太尉，父益為趙相。諸宗並盛，故得然乎！昔國子好招人過，以致怨惡，國語︰齊國佐見單襄公，其語盡。單子曰︰「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其後齊殺國武子。招，音翹。今豈其時邪！必欲保身全家，爾道為貴。」

## 和平元年（庚寅、一五○）

**1**春，正月，甲子，赦天下，改元。

**2**乙丑，太后詔歸政於帝，始罷稱制。二月，甲寅，太后梁氏崩。

**3**三月，車駕徙幸北宮。

**4**甲午，葬順烈皇后。增封大將軍冀萬戶，幷前合三萬戶；封冀妻孫壽為襄城君，兼食陽翟租，襄城、陽翟二縣皆屬潁川郡。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漢制，公主儀服同公侯，紫紱；長公主儀服同諸王，赤紱；四采赤、黃、縹、紺，長二丈一尺，三百首。紱，音弗。長，知兩翻。壽善為妖態以蠱惑冀，冀甚寵憚之。壽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妖，於驕翻。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太倉令，秩六百石，主受郡國傳漕穀，屬大司農。得出入壽所，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與壽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金玉珍怪，充積藏室；藏，徂浪翻；下守藏同。又廣開園圃，採土築山，十里九阪，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冀傳云︰築山以象二崤，十里九阪。阪，音反。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遊觀第內，晉志曰︰羊車，一名輦車。毛晃曰︰輦，步挽車也。漢書︰主駕人以行曰輦。多從倡伎，倡，音昌。伎，渠綺翻。酣謳竟路，或連日繼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周遍近縣，起兔苑於河南城西，經亙數十里，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為識，調，徙弔翻。識，職吏翻。人有犯者，罪至死刑。嘗有西域賈胡賈，音古。不知禁忌，誤殺一兔，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又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謂姦民及亡命者。或取良人悉為奴婢，至數千口，名曰自賣人。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實崇孫氏。孫氏宗親冒名為侍中、卿、校、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校，戶敎翻。饕，土刀翻。各使私客籍屬縣富人，賢曰︰籍，謂疏錄之也。被以他罪，被，皮義翻。閉獄掠拷，掠，音亮。拷，音考。使出錢自贖，貲物少者至於死。又『章︰乙十六行本「又」作「徙」；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士孫，姓也；奮，名也。冀以馬乘遺之，乘，繩證翻。遺，于季翻。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藏婢，藏，徂浪翻。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紫金，紫磨金也，亦謂之鏐。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其貲財億七千餘萬。摯虞三輔決錄曰︰士孫奮家貲一億七千餘萬。余按此以萬萬為億也。冀又遣客周流四方，遠至塞外，廣求異物，而使人復乘勢橫暴，妻略婦女，毆擊吏卒；使，疏吏翻。復，扶又翻。妻者，私他人之婦女若己妻然。不以道取之曰略。橫，戶孟翻。毆，烏口翻。所在怨毒。毒，痛也。

侍御史朱穆自以冀故吏，奏記諫曰︰「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賢曰︰申國之伯，周宣王之元舅。位為羣公之首，賢曰︰冀絕席於三公。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為惡，四海傾覆。頃者官民俱匱，加以水蟲為害，賢曰︰水災及蝗蟲也。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調，徒弔翻。各言官無見財，見，賢遍翻。皆當出民，搒掠割剝，強令充足。搒，音彭。掠，音亮。強，其兩翻。公賦旣重，私斂又深，斂，力贍翻。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厭，於鹽翻。遇民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賢曰︰賊，殺也。箠，止橤翻。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尊府，指大將軍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民酸毒，道路歎嗟。昔永和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勉之徒乘敝而起，荊、揚之間幾成大患；事見上卷。幾，居希翻。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卽昧，賢曰︰卽，就也。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旣張，遠邇清壹，則將軍身尊事顯，德燿無窮矣！」冀不納。冀雖專朝縱橫，朝，直遙翻。橫，戶孟翻。而猶交結左右宦官，任其子弟、賓客為州郡要職，欲以自固恩寵。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然素重穆，亦不甚罪也。

冀遣書詣樂安太守陳蕃，樂安郡，本千乘郡，和帝永元七年改為樂安國，屬青州。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稱他客求謁蕃；蕃怒，笞殺之。坐左轉脩武令。脩武縣，屬河內郡。

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市珍藥；下，遐稼翻。而冀遣客齎書京兆，幷貨牛黃，吳普本草曰︰牛黃，牛出入呻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死，入膽中，如雞子黃。神農本草曰︰療驚癇，除邪、逐鬼。陶弘景曰︰舊云神牛出入鳴吼者有之，伺其出角上，以盆水盛而吐之，卽墮落水中；今人多就膽中得之。藥中之貴，莫復過此。本草圖經曰︰伺其吐出，乃喝迫，卽落水中。旣得之，陰乾百日。一云︰子如雞子黃，其重疊可揭，輕虛而氛香為佳。又云︰此有四種︰喝迫而得者名生黃；其殺死而在角中得者名角中黃；心中剝得者名心黃，肝膽中得之者名肝黃︰大抵不及喝迫得者最勝。京兆尹南陽延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求其事，篤以病免。

**5**夏，五月，庚辰，尊博園匽貴人曰孝崇后，宮曰永樂；續漢志曰︰德陽前殿西北，入門內，有永樂宮。樂，音洛；下長樂同。置太僕、少府以下，皆如長樂宮故事。分鉅鹿九縣為后湯沐邑。

**6**秋，七月，梓潼山崩。梓潼縣，屬潼縣郡。賢曰︰今始州縣也，有梓潼水。

## 元嘉元年（辛卯、一五一）

**1**春，正月朔，羣臣朝會，大將軍冀帶劍入省。省，卽禁中也。尚書蜀郡張陵呵叱令出，敕虎賁、羽林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卽劾奏冀，請廷尉論罪。劾，戶槪翻，又戶得翻。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乃謂陵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2**癸酉，赦天下，改元。

**3**梁不疑好經書，喜待士，好，呼到翻。喜，許記翻。梁冀疾之，轉不疑為光祿勳；以其子胤為河南尹。胤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勝，音升。道路見者莫不蚩笑。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言過其門，因而謁之，禮不專也。夏，戶雅翻。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及以他事陷明，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刺，七亦翻。明遂死於路。

**4**夏，四月，己丑，上微行，幸河南尹梁胤府舍。考異曰︰袁紀作「梁不疑府」，今從范書。是日，大風拔樹，晝昏。尚書楊秉上疏曰︰「臣聞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賢曰︰蹕，止行人也。靜室，謂先使清宮也。前書音義曰︰漢有靜室令。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漢官儀曰︰前驅有雲䍐、皮軒、鑾旗車。故諸侯入諸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誡；左傳︰陳靈公如夏徵舒之家，為徵舒所弒。齊莊公如崔杼之家，亦為杼所弒。況於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賢曰︰等威，謂威儀有等差也。左氏傳曰︰貴有常尊，賤有等威。侍衞守空宮，璽紱委女妾！璽，斯氏翻。紱，音弗。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宣帝時，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廊間，執戟立於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任，音壬。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秉，震之子也。

**5**京師旱，任城、梁國饑，民相食。任，音壬。

**6**司徒張歆罷，以光祿勳吳雄為司徒。

**7**北匈奴呼衍王寇伊吾，敗伊吾司馬毛愷，敗，蒲邁翻。攻伊吾屯城。詔敦煌太守馬達將兵救之；敦，徒門翻。至蒲類海，呼衍王引去。

**8**秋，七月，武陵蠻反。

**9**冬，十月，司空胡廣致仕。

**10**十一月，辛巳，京師地震。詔百官舉獨行之士。涿郡舉崔寔，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覩。賢曰︰怢，音他沒翻。怢，忽忘也。或荒耽耆欲，耆，讀曰嗜。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眞；賢曰︰厭飫姦偽，輕忽至眞。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爾雅︰路二達謂之岐。郭璞曰︰岐，道旁出也。此言人主見道不明，於人之邪正、事之是非，莫知所適從也。適，丁歷翻。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賢曰︰易曰︰括囊，無咎無譽。括，結也。結囊不言，持祿而已。或疏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賢曰︰鬱伊，不申之貌。楚辭曰︰獨伊鬱而誰語。悲夫！

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懈，古隘翻。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復，扶又翻。且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䘺決壞，枝拄邪傾，賢曰︰䘺，音直莧翻。禮記︰衣裳䘺裂，紉箴請補綴。余謂綻裂之綻，非此義。此䘺，釋補縫也。韓詩云︰破襖請來䘺，是其義也。拄，陟柱翻。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賢曰︰權，謂變也。遭遇其時而定法制，不循於舊也。余謂權，秤錘也。執權者，隨物之輕重，為權之進退以取平也。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強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賢曰︰背當時之急切而慕所聞之事，則非濟時之要。強，其兩翻。背，蒲妹翻。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賢曰︰韓子曰︰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此云臨人、節禮，文不同也。葉，式涉翻。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聽，輒見掎奪。賢曰︰掎，居蟻翻。賈逵註國語曰︰從後牽曰掎。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樂，音洛。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妒，與妬同。恥策非己，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契，息列翻。復，扶又翻。斯賢智之論所以常憤鬱而不伸者也。

凡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治，直吏翻。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左傳曰︰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賢曰︰密，靜也。算計見效，優於孝文。見，賢遍翻。及元帝卽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卒，子恤翻。墮，讀曰隳。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鑒。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懿，美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聖『章︰乙十六行本「聖」上有「故」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人能與世推移，楚辭︰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亂秦之後，俗益澆薄，非結繩之約所能理也。干，盾也。戚，鉞也。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所以象武王之伐功也。書︰禹舞干羽於兩階而有苗格。高帝為匈奴圍於平城，用陳平祕計得出，非舞干戚所能解也。治，直之翻；下治亂同，治平亦同。夫熊經鳥伸，雖延曆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賢曰︰莊子曰︰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也。黃帝素問曰︰人傷於寒而轉為熱，何也？夫寒盛則生熱也。度紀，猶延年也。言鳥伸不能療傷寒，吸氣不能續斷骨也。成玄英莊子疏曰︰如熊縣木而自經，鳥飛空而伸足。爾雅翼曰︰熊類大豕，人足，黑色，好緣高木，見人自投而下，亦以革厚而筋駑，用此自快，故稱熊經。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敎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敎除殘，是以粱肉養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供，音恭。養，余兩翻。方今承百王之敝，值戹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說文曰︰駘，馬鈍也，音達來翻。毛晃曰︰駘，脫也。四牡橫奔，皇路險傾，賢曰︰皇路，天路也。方將拑勒鞬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鑾，調節奏哉！賢曰︰何休註公羊傳曰︰拑，以木銜其口也。拑，音巨炎翻。勒，馬轡。輈，車轅。鞬，猶束也。說苑曰︰鑾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鑾鳴，鑾鳴則和應也。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棄市，笞者往往至死。見十五卷文帝十三年、景帝元年。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寔，瑗之子也。崔瑗見五十一卷安帝延光四年。瑗，于眷翻。山陽仲長統嘗見其書，歎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坐，才臥翻。

臣光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姑，且也。息，安也。且苟目前之安也。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左傳載孔子善子太叔之辭。杜預曰︰糾，攝也。斯不易之常道矣。

**11**閏月，庚午，任城節王崇薨；無子，國絕。章帝元和元年，分東平國為任城國，以封東平王蒼之少子尚。崇，尚之姪也。諡法︰好廉自克曰節。

**12**以太常黃瓊為司空。

**13**帝欲褒崇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西都中世以後，以三公、九卿為外朝官。東都無中、外朝之別也。此中朝，直謂朝廷。朝，直遙翻。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勳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此西都諸臣所以尊王莽者，今廣復欲以崇冀。微黃瓊之言，殆哉！黃瓊獨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萬三千戶；又其子胤亦加封賞。今諸侯以戶邑為制，不以里數為限，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朝廷從之。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謁讚不名，禮儀比蕭何；蕭何唯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何嘗謁讚不名也！君前臣名，禮也。冀何如人，而寵秩之至此乎！讚，與擯贊之贊同。悉以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為四縣，比鄧禹；賢曰︰冀初封襄邑縣，襲封乘氏，更增以定陶、陽城，是為四縣。余謂「陽成」當作「成陽」，與定陶、乘氏皆屬濟陰郡。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勳。每朝會，與三公絕席。賢曰︰絕席，別也。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為萬世法。」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

**二年**（壬辰、一五二）

**1**春，正月，西域長史王敬為于窴所殺。初，西域長史趙評在于窴，病癰死。按西域傳，評，元嘉元年死。窴，徒賢翻。評子迎喪，道經拘彌。拘彌王成國與于窴王建素有隙，謂評子曰︰「于窴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中，著，陟略翻。創，初良翻。故致死耳！」評子信之，還，以告敦煌太守馬達。敦，徒門翻。考異曰︰車師傳作「司馬達」，今從于窴傳。會敬代為長史，馬達令敬隱覈于窴事。隱，度也。覈，考也，實也。敬先過拘彌，成國復說云︰復，扶又翻。說，輸芮翻。「于窴國人欲以我為王；今可因此罪誅建，謂以評死為建罪也。于窴必服矣。」敬貪立功名，前到于窴，設供具，請建而陰圖之。供具，宴饗之具也。或以敬謀告建，建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何為欲殺我？」旦日，建從官屬數十人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並無殺建意，官屬悉得突走。時成國主簿秦牧隨敬在會，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為復疑！」卽前斬建。于窴侯、將輸僰等遂會兵攻敬，按前書，西域諸國各置輔國侯、左右將。復，扶又翻。僰，蒲北翻。敬持建頭上樓宣告曰︰「天子使我誅建耳！」輸僰不聽，上樓斬敬，縣首於市。縣，讀曰懸。輸僰自立為王；國人殺之，而立建子安國。馬達聞王敬死，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窴；帝不聽，徵達還，而以宋亮代為敦煌太守。亮到，開募于窴，令自斬輸僰；開于窴國人自新之路，仍募使斬輸僰也。僰，蒲北翻。時輸僰死已經月，乃斷死人頭送敦煌而不言其狀；斷，丁管翻。亮後知其詐，而竟不能討也。史言漢之威令不復行於西域。

**2**丙辰，京師地震。

**3**夏，四月，甲辰，孝崇皇后匽氏崩；以帝弟平原王石為喪主，斂送制度比恭懷皇后。恭懷皇后，和帝母梁氏。斂，力贍翻。五月，辛卯，葬于博陵。

**4**秋，七月，庚辰，日有食之。

**5**冬，十月，乙亥，京師地震。

**6**十一月，司空黃瓊免。十二月，以特進趙戒為司空。

## 永興元年（癸巳、一五三）

**1**春，三月，丁亥，帝幸鴻池。百官志註︰鴻池在雒陽東二十里。水經註︰穀水東注鴻池陂；池，東西千步，南北千一百步。

**2**夏，四『張︰「四」作「五」。』月，丙申，赦天下，改元。

**3**丁酉，濟南悼王廣薨；無子，國除。廣，濟南王顯之子也。紹封見五十一卷順帝永建元年。濟，子禮翻。

**4**秋，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饑窮流宂者數十萬戶，宂，散也，而隴翻。冀州尤甚。詔以侍御史朱穆為冀州刺史。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汙者，劾，戶槪翻，又戶得翻。有至自殺，或死獄中。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安平國，屬冀州。喪，息浪翻。僭為玉匣；穆下郡案驗，下，遐稼翻。吏畏其嚴，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不以趙忠玉匣為僭，而以朱穆發墓為罪，昏暗之君豈有眞是非哉！賢曰︰左校，署名，屬將作，掌左工徒。校，戶敎翻。太學書生潁川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弛刑徒朱穆，處公憂國，處，昌呂翻。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民，故穆張理天綱，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塞，悉則翻。由是內官咸共恚疾，內官，卽中官。恚，於避翻。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讁，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鯀之戾，共，音恭。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賢曰︰尚書︰放驩兜於崇山。孔安國註曰︰崇山，南裔也。山海經曰︰有驩頭之國，帝堯葬焉。郭璞註曰︰驩頭，驩兜也。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銜天憲，天憲，王法也；謂刑戮出於其口也。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賢曰︰運，行也。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呼噏則令伊、顏化為桀、跖；噏，與吸同。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亢，音抗。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惡，烏路翻。好，呼到翻。徒感王綱之不攝，賢曰︰攝，接也。余謂攝，飭整也。懼天綱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賢曰︰黥首，謂鑿額涅墨也。繫趾，謂釱其足也。以鐵著足曰釱。代穆輸『章︰乙十六行本「輸」作「校」；乙十一行本同。』作。」帝覽其奏，乃赦之。

**5**冬，十月，太尉袁湯免，以太常胡廣為太尉。司徒吳雄、司空趙戒免，以太僕黃瓊為司徒，光祿勳房植為司空。

**6**武陵蠻詹山等反，武陵太守汝南應奉招降之。

**7**車師後部王阿羅多與戊部候嚴皓不相得，戊、己兩部各置校尉，各有部候。西域傳曰︰和帝置戊部候，居車師後部候城。忿戾而反，攻圍屯田，殺傷吏士。後部侯炭遮領餘民畔阿羅多，詣漢吏降。前書，車師後國有擊胡侯，漢賜印綬。降，戶江翻；下同。阿羅多迫急，從百餘騎亡入北匈奴。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後［後部］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為王。上，時掌翻。上奏而立之。安帝延光四年，班勇斬後部王軍就；其質子在敦煌。質，音致。後阿羅多復從匈奴中還，與卑君爭國，復，扶又翻。頗收其國人。戊校尉嚴『章︰乙十六行本「嚴」作「閻」；乙十行本同；退齋校同。』詳慮其招引北虜，將亂西域，乃開信告示，開信者，開以丹青之信。許復為王；阿羅多乃詣詳降。降，戶江翻。於是更立阿羅多為王，將卑君還敦煌，以後部人三百帳與之。西域傳曰︰帳者，猶中國之戶數也。將，如字。

**二年**（甲午、一五四）

**1**春，正月，甲午，赦天下。

**2**二月，辛丑，復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安帝建光元年，斷行三年喪，事見四十九卷。

**3**癸卯，京師地震。

**4**夏，蝗。

**5**東海朐山崩。賢曰︰朐山在今海州朐山縣南。

**6**乙卯，封乳母馬惠子初為列侯。

**7**秋，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8**太尉胡廣免；以司徒黃瓊為太尉。閏月，以光祿勳尹頌為司徒。

**9**冬，十一月，甲辰，帝校獵上林苑，遂至函谷關。校，戶孝翻；闌校也。所以遮獸而獵取之，謂之校獵。東漢開上林苑於雒陽西。函谷關，在河南穀城縣。

**10**泰山、琅邪賊公孫舉、東郭竇等反，殺長吏。

## 永壽元年（乙未、一五五）

**1**春，正月，戊申，赦天下，改元。

**2**二月，司隸、冀州饑，人相食。

**3**太學生劉陶上疏陳事曰︰「夫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陛下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賢曰︰鳴條，地名，在安邑之西。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檀車，兵車也。詩曰︰檀車嘽嘽。余按大雅·大明之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陶蓋用此檀車事，言桀、紂貴為天子，得罪於天，流毒於民，而湯、武伐之；亡國之事不接於帝之耳目，帝不知以為戒也。毛氏詩傳曰︰檀，強靭之木。陸璣疏︰檀木皮正青，滑澤，與檕迷相似。又似駮馬。駮馬，梓檎。故里語︰斫檀不諦得檕迷，檕迷尚可得駮馬。檕迷，一名挈橀，故齊人諺曰︰上山伐檀，挈橀先殫。蓋檀木強靭，可為兵車。嘽，吐丹翻。涼，力尚翻。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卽損於聖體，震食，謂地震、日食也。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旣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受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芟，所銜翻。虎豹窟於麑場，賢曰︰鹿子曰麑，音硏奚翻。豺狼乳於春囿，乳，人喻翻，產也。貨殖者為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飢寒之鬼，言無貧富皆不得其死。死者悲於窀穸，杜預曰︰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也。窀，株倫翻。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朝，直遙翻。為，于偽翻。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閻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閻樂為咸陽令，趙高為中車府令。權去己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離，力智翻。古今一揆，成敗同勢；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前年朱穆得罪，李膺時亦免居綸氏。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賢曰︰不時，謂不合於時也。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省，悉景翻。

**4**夏，南陽大水。

**5**司空房植免；以太常韓縯為司空。縯，以淺翻。

**6**巴郡、益州郡山崩。

**7**秋，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反，薁，於六翻。鞬，居言翻。且，子余翻。考異曰︰帝紀作「左臺、且渠伯德等叛」，今從張奐傳。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復，扶又翻。種，章勇翻。安定屬國都尉敦煌張奐初到職，賢曰︰屬國都尉，其秩比二千石。水經註︰安定屬國都尉治三水縣。壁中唯有二百許人，聞之，卽勒兵而出；軍吏以為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此卽秦蒙恬所築長城，在上郡界。收集兵士，遣將王衞招誘東羌，因據龜茲縣，前書，上郡龜茲縣，上郡屬國都尉治所。師古曰︰龜茲國人來降附者處之於此，故以名云。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共擊薁鞬等，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羌豪遺奐馬二十匹，金鐻八枚。遺，于季翻。賢曰︰郭璞註山海經云︰鐻，音渠，金食器名，未詳形制也。韻書曰︰鐻，戎夷貫耳。奐於諸羌前以酒酹地賢曰︰以酒沃地謂之酹，音力外翻。余謂蓋自誓也。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此八都尉率好財貨，好，呼到翻。為羌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二年**（丙申、一五六）

**1**春，三月，蜀郡屬國夷反。延光元年，以蜀郡西部都尉為屬國都尉。

**2**初，鮮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略，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檀石槐立庭於彈汙山、歠仇水上，「汙」，范書作「汗」。『章︰乙十一行本正作「汗」。』歠，音昌悅翻。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扶，楚交翻。夫，音扶。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

秋，七月，檀石槐寇雲中。以故烏桓校尉李膺為度遼將軍。膺到邊，羌、胡皆望風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送還之。考異曰︰袁紀︰「延熹二年六月，鮮卑寇遼東，度遼將軍李膺擊破之。」今從范書。

**3**公孫舉、東郭竇等聚衆至三萬人，寇青、兗、徐三州，破壞郡縣。壞，音怪。連年討之，不能克。尚書選能治劇者，以司徒掾潁川韓韶為嬴長。嬴縣，屬泰山郡。賢曰︰故城在今兗州博城縣北。治，直之翻。掾，俞絹翻。長，知兩翻。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嬴境。餘縣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謂不可。主者，主倉粟之吏也。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韶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為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人謂之「潁川四長」。賢曰︰謂荀淑為當塗長，韓韶為嬴長，陳寔為太兵長，鍾皓為林慮長也。長，知兩翻。

**4**初，鮮卑寇遼東，屬國都尉段『章︰乙十六行本「段」上有「武威」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熲率所領馳赴之。熲，古迥翻。旣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召熲，熲於道偽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為信然，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為璽書，當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拜議郞。司寇，二歲刑。璽，斯氏翻。至是，詔以東方盜賊昌熾，熾，尺志翻。令公卿選將帥有文武材者。司徒尹頌薦熲，段熲傳作「訟」，帝紀作「頌」；作「頌」為是。拜中郞將，擊舉、竇等，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降，戶江翻。封熲為列侯。

**5**冬，十二月，地『章︰乙十六行本「地」上有「京師」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震。

**6**封梁不疑子馬為潁陰侯，梁胤子桃為城父侯。城父縣，屬汝南郡。考異曰︰袁紀︰馬、桃封在建和元年；「馬」作「焉」，「桃」作「祧」。今從范書。

#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四

## 漢紀四十六起強圉作噩（丁酉），盡昭陽單閼（癸卯），凡七年。

孝桓皇帝上之下

**永壽三年**（丁酉、一五七）

**1**春，正月，己未，赦天下。

**2**居風令貪暴無度，居風縣，屬九眞郡。交州記曰︰山有風門，常有風。縣人朱達等與蠻夷同反，攻殺令，聚衆至四五千人。夏，四月，進攻九眞，九眞太守兒式戰死。守，式又翻。兒，五兮翻。詔九眞都尉魏朗討破之。

**3**閏月，庚辰晦，日有食之。

**3**京師蝗。

**5**或上言︰「民之貧困以貨輕錢薄，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下，遐稼翻。四府，三公府及大將軍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議之。太學生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竊見比年已來，比，毗至翻。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軸空於公私之求。民所患者，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賢曰︰詩曰︰大賂南金。和玉，卞和之玉。礫，郞狄翻。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天地初立，有天皇氏，澹泊無所施為而民自化。伏羲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去洪荒之世未遠，故其風朴略。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鄭氏曰︰蕭，肅也。牆，謂屛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屛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能不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賈誼服賦之言。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厭，於鹽翻；下同。夫欲民殷財阜，揚子曰︰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愍海內之憂戚，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鍥薄之禁，賢曰︰鍥，刻也，音口結翻。後冶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通下情也。賢曰︰列子曰︰昔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亂，堯乃微服遊於康衢，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苑曰︰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其音甚悲。孔子避車而問之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虞丘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徧天下，還，後吾親喪，是一失也。事君驕奢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是三失也。」瞰三光之交耀，視山河之分流，瞰，苦鑒翻，視也。賢曰︰三光，日、月、星也。分，謂山。流，謂河。言日、月有讁食之變，星、辰有錯行之異，故視其文耀也。山崩、川竭，皆亡之徵，不可不察。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鈔，楚交翻。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版築之間，卒，讀曰猝。賢曰︰役夫，謂如陳涉起蘄也。謂如驪山之徒也。余謂陳涉、黥布皆可以言役夫，窮匠則山陽鐵官徒蘇令等是也。投斤攘臂，登高遠呼，呼，火故翻。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雖方尺之錢，何有能救其危也！」言雖錢大方尺，亦不能救天下之亂也。遂不改錢。

**6**冬，十一月，司徒尹頌薨。考異曰︰袁紀在六月。今從范書。

**7**長沙蠻反，寇益陽。益陽縣屬長沙郡。賢曰︰縣在益水之陽，今潭州縣，故城在縣東。

**8**以司空韓縯為司徒；縯，以善翻。以太常北海孫朗為司空。

## 延熹元年（戊戌、一五八）

**1**夏，五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冀聞之，諷雒陽收考授，諷雒陽令收考之也。死於獄。帝由是怒冀。考異曰︰袁紀曰︰「冀以私憾專殺議郞邴尊，上益怒。」今從范書。

**2**京師蝗。

**3**六月，戊寅，赦天下，改元。

**4**大雩。公羊傳曰︰大雩，旱祭也。何休註曰︰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善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婦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鄭玄曰︰雩，吁嗟求雨之祭也。服虔曰︰雩，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也。陸佃曰︰雩，雨不雨未定也。

**5**秋，七月，甲子，太尉黃瓊免；以太常胡廣為太尉。

**6**冬，十月，帝校獵廣成，廣成苑在河南新城縣。遂幸上林苑。此上林苑在雒陽西。

**7**十二月，南匈奴諸部並叛，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帝以京兆尹陳龜為度遼將軍。考異曰︰按匈奴傳，每除度遼將軍輒書之，此陳龜及前李膺、後种暠皆不記，一時旣不當有兩官，今約其事，分著前後。龜臨行，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言三辰之行不順軌也。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材而忝鷹揚之任，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爾雅翼︰鷹好揚，隼好翔，故以比尚父之武。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塉埆，塉，秦昔翻。賢曰︰埆，音覺，又音確，土薄也。民數更寇虜，數，所角翻。更，工衡翻；下租更同。室家殘破，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幷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賢曰︰更，謂卒更錢也。陛下以百姓為子，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焉，於虔翻。古公、西伯天下歸仁，古公亶父避狄，去邠居岐，從之者如歸市。帝王世紀曰︰西伯至仁，百姓襁負而至。豈復輿金輦寶以為民惠乎！復，扶又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謂牧守出於中官之所引用也。懼逆上旨，取過目前。過，度也。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悍，下罕翻，又侯旰翻。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單，與殫同，盡也。功業無銖兩之效，十絫為銖，二十四銖為兩。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長，知兩翻。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去，羌呂翻。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郞將、校尉，護匈奴中郞將，護烏桓、護羌校尉。更，工衡翻。校，戶敎翻。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幷、涼二州今年租、更，租，賦也。更，役也。更，工衡翻；下同。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乃更選幽、幷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京兆虎牙營、扶風雍營，皆都尉領之。諸郡各有太守、都尉。下詔為陳將軍除幷、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為，于偽翻。龜到職，州郡重足震栗，言重足而立也。重，音直龍翻。省息經用，歲以億計。

詔拜安定屬國都尉張奐為北中郞將，按奐傳，卽護匈奴中郞將。以討匈奴、烏桓等。匈奴、烏桓燒度遼將軍門，賢曰︰時度遼將軍屯五原。引屯赤阬，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誘，音酉。遂使斬匈奴、屠各渠帥，屠各，匈奴別種也。屠，直於翻。帥，所類翻。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奐以南單于車兒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奏立左谷蠡王為單于。谷蠡，音鹿黎。詔曰︰「春秋大居正；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庭！」言春秋之義大居正。賢曰︰春秋法五始之要，故經曰︰元年，春，正月。言王者卽位之年宜大開恩，宥其居正。車兒卽是桓帝卽位之建和元年立，自立以來一心向化，宜寬宥之。考異曰︰袁紀︰「元康元年，四月，中郞將張奐以車兒不能治國事，上言更立左鹿蠡王都紺為單于；詔不許。」范書·匈奴傳在延熹元年，今從之。

**8**大將軍冀與陳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沮，在呂翻。賢曰︰挑，猶取也，獨取其名，如挑戰之義，音徒了翻。不為胡虜所畏，坐徵還，以种暠為度遼將軍。种，音沖。暠，工老翻。龜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為尚書。復，扶又翻。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省，悉景翻。龜自知必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東都之臣以死攻外戚者，鄭弘、陳龜二人而已。种暠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質，音致。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皆來順服。暠乃去烽燧，除候望，去，羌呂翻。邊方晏然無警；入為大司農。

**二年**（己亥、一五九）

**1**春，二月，鮮卑寇鴈門。

**2**蜀郡夷寇蠶陵。賢曰︰蠶陵縣屬蜀郡，故城在今翼州翼水縣西；有蠶陵山，因以名焉。宋白曰︰翼州衞山縣，本漢蠶陵縣地，故城在縣西，有蠶陵山。

**3**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永興二年，聽行三年喪。斷，丁管翻。

**4**夏，京師大水。

**5**六月，鮮卑寇遼東。

**6**梁皇后恃姊、兄蔭勢，姊順烈皇后，兄大將軍冀也。蔭，庇也。今人謂憑藉世資得官者為蔭官，蓋取木為喻，言能蔭庇其本根也。恣極奢靡，兼倍前世，專寵妬忌，六宮莫得進見。及太后崩，恩寵頓衰。后旣無嗣，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鮮，息淺翻。帝雖迫畏梁冀，不敢譴怒，然進御轉希，按周禮註︰鄭衆云︰六宮後五前一。王之妃百二十人︰后一人，夫人三人，嬪九人，世婦二十七人，女御八十一人。鄭玄曰︰六宮，謂后也。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蔽之言。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所燕息焉。從后者，五日而沐浴，其次又上，十五日而徧云。夫人如三公，從容論婦禮，此禮所謂「以時御敍于王所」者也。鄭玄又曰︰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按二鄭所云，漢之宮中，貫魚無序，專房之讌，蔽固後宮，寧復有此制乎！后益憂恚。恚，於避翻。秋，七月，丙午，皇后梁氏崩。乙丑，葬懿獻皇后於懿陵。賢曰︰諡法︰溫和聖善曰懿；聰明叡知曰獻。

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冀祖雍封乘氏侯，冀封襄邑侯；及嗣乘氏侯，又封其子胤襄邑侯，弟不疑潁陽侯，蒙西平侯，不疑子馬潁陰侯，胤子桃城父侯，是七封侯也。恭懷、順烈、懿獻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卿，九卿也。將，中郞將也。尹，河南、京兆尹也。校，諸校尉也。校，戶敎翻。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衞近侍，並樹所親，賢曰︰樹，置也。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其四方調發，調，徒弔翻。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賢曰︰上第，第一也。乘輿乃其次焉。乘，繩證翻。吏民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請罪，謂請求以脫罪也。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字書︰牋，表也，識也，書也。左雄傳，文吏課牋奏。自後世言之，奏者達之天子，牋者用之中宮、東宮、將相大臣，檄者徵召傳令用之，非所以謝恩也。竊意自蔡倫造紙之後，用紙書者曰牋，用木書者曰檄，故言牋檄謝恩也。然後敢詣尚書。下邳吳樹為宛令，宛，於元翻。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比，部必翻，又毗寐翻，連次也。補朝闕，謂補朝政之闕也。處，昌呂翻。朝，直遙翻。自侍坐以來，坐，徂臥翻。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默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樹後為荊州刺史，辭冀，冀鴆之，出，死車上。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冀託以他事腰斬之。郞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詣闕上書曰︰「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蔡澤之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鮮，息淺翻。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為至戒；宜遵縣車之禮，縣，讀曰懸。高枕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范睢曰︰木殖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若不抑損盛權，將無以全其身矣！」冀聞而密遣掩捕，著乃變易姓名，託病偽死，結蒲為人，市棺殯送；冀知其詐，求得，笞殺之。太原郝絜、胡武，好危言高論，好，呼到翻。與著友善，絜、武嘗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敕中都官移檄禽捕，司隸校尉領中都官徒千二百人，冀蓋敕都官從事使移檄禽捕也。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輿櫬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安帝嫡母耿貴人薨，冀從貴人從子林慮侯承求貴人珍玩，不能得，冀怒，幷族其家十餘人。人從，才用翻。涿郡崔琦以文章為冀所善，琦作外戚箴、白鵠賦以風；外戚箴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降英、皇；周興三母，有莘崇湯；宣王晏起，姜后脫簪；齊桓好樂，衞姬不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曁末葉，漸已穨虧，貫魚不序，九御差池。晉國之難，禍起於麗。惟家之索，牝雞之晨，專權擅愛，顯己蔽人，陵長間舊，圮剝至親，並后匹嫡，淫女斃陳。匪賢是上，番為司徒，荷爵負乘，采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憮。暴辛惑婦，拒諫自孤，蝮蛇其心，縱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子是刳，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為天子，後為人螭，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獎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殘，家國泯絕，宗廟燒燔。末嬉喪夏，褒姒斃周，妲己亡殷，趙靈沙丘。戚姬人豕，呂宗以敗；陳后作巫，卒死於外；霍欲鴆子，身乃罹廢。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免有歇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愼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勢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箴言外戚之禍深切，故具載之。憮，音呼。風，讀曰諷。冀怒。琦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樂，音洛。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屢世台輔，任齊伊、周，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塞士口，塞，悉則翻。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鹿馬易形乎！」玄黃者，天地之色也，使之改色，言將使天地顚倒也。鹿馬易形，指趙高、秦二世之事。琦之論可謂深切矣。冀無以對，因遣琦歸。琦懼而亡匿，冀捕得，殺之。

冀秉政幾二十年，順帝永和六年，冀為大將軍，至是歲凡十九年。幾，居希翻。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與，讀曰豫。帝旣不平之；及陳授死，帝愈怒。和熹皇后從兄子郞中鄧香妻宣，生女猛，從，才用翻。香卒，宣更適梁紀；紀，孫壽之舅也。壽以猛色美，引入掖庭，為貴人，冀欲認猛為其女，易猛姓為梁。冀恐猛姊壻議郞邴尊沮敗宣意，賢曰︰沮，壞也，恐尊害敗宣意，不從其改梁姓也。敗，補邁翻。遣客刺殺之。刺，七亦翻。又欲殺宣，宣家與中常侍袁赦相比，賢曰︰相鄰比也。比，音毗至翻，又音毗。冀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衆以告宣。宣馳入白帝，帝大怒，因如廁，獨呼小黃門史唐衡，小黃門史，小黃門之掌書者也。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左右，謂宦官也。賢曰︰外舍，謂皇后家也。衡對︰「中常侍單超、單，音善。小黃門史左悺與梁不疑有隙；悺，工喚翻，又音綰。中常侍徐璜、黃門令具瑗具，姓也；左傳有具丙。瑗，于眷翻。考異曰︰宦者傳作「中常侍貝瑗」，今從梁冀傳。常私忿疾外舍放橫，橫，戶孟翻。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朝，朝，直遙翻。迫脅內外，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如何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腹中狐疑。」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召璜、瑗五人共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齧，倪結翻，噬也。超等曰︰「陛下今計已決，勿復更言，復，扶又翻。恐為人所疑。」

冀心疑超等，八月，丁丑，使中黃門張惲入省宿，以防其變。使惲入禁中直宿，以防超等；而無上旨，徑使惲入，自恃威行宮省，故敢然。惲，於粉翻。具瑗敕吏收惲，以「輒從外入，欲圖不軌。」言欲謀逆，不由軌道也。帝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郞以下皆操兵守省閤，丞、郞，尚書左、右丞及尚書郞也。操，七刀翻。斂諸符節送省中，使具瑗將左右廐騶、賢曰︰騶，騎士也。余按續漢志︰太僕舊有六廐，中興省約，但置一廐曰未央廐，主乘輿及廐中諸馬。後又置左駿令廐，令別主乘輿御馬。未央廐卒騶二十人，右［左］駿廐從可知也。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續漢志︰左右都候各一人，秩六百石，主劍戟士，徼循宮中及天子有所收考，屬衞尉。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袁盱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盱，音吁。徙封比景都鄕侯。冀及妻壽卽日皆自殺；不疑、蒙先卒。悉收梁氏、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少長皆棄市；少，詩照翻。長，知兩翻。他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校，戶敎翻。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皆坐阿附梁冀，不衞宮，止長壽亭，減死一等，免為庶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為，于偽翻。是時，事猝從中發，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

**7**壬午，立梁貴人為皇后，追廢懿陵為貴人冢。帝惡梁氏，惡，烏路翻。改皇后姓為薄氏，以文帝薄太后家謹良也。久之，知為鄧香女，乃復姓鄧氏。

**8**詔賞誅冀之功，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為縣侯，超食二萬戶，璜等各萬餘戶，世謂之五侯。單超新豐侯，徐璜武原侯，具瑗東武陽侯，左悺上蔡侯，唐衡汝陽侯也。仍以悺、衡為中常侍。又封尚書令尹勳等七人皆為亭侯。賢曰︰尹勳宜陽都鄕，霍諝鄴都亭，張敬山陽曲鄕，歐陽參脩武仁亭，李瑋宜陽宜金門，虞放冤句呂都亭，周永下邳高遷鄕。

**9**以大司農黃瓊為太尉，光祿大夫中山祝恬為司徒，大鴻臚梁國盛允為司空。臚，陵如翻。按西羌傳有北海太守盛苞，其先姓奭，避元帝諱，改姓盛。按戰國時，秦有盛橋，則先自有盛姓。

是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黃瓊首居公位，乃舉秦州郡素行暴汙，至死徙者十餘人，行，下孟翻。海內翕然稱之。

瓊辟汝南范滂。滂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滂，普郞翻。少，詩照翻。嘗為清詔使，風俗通曰︰汝南周勃，辟太尉清詔使。范史，第五種以司徒清詔使冀州。賢註云︰蓋三公府有清詔員以承詔使也。使，疏吏翻。案察冀州，滂傳曰︰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以滂為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臧汙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塞，悉則翻。會詔三戶『章︰乙十六行本「戶」作「府」；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掾屬舉謠言，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吏臧否，民所疾苦，還條奏之，是為舉謠言也。頃者舉謠言，掾、屬、令史都會殿上，主者大言州郡行狀云何，善者同聲稱之，不善者默爾銜枚。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劾，戶槪翻，又戶得翻。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為民害，豈以汙簡札哉！汙，烏故翻。間以會日迫促，會日，謂三府掾、屬會于朝堂之日也。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參考以究其實也。臣聞農夫去草，去，羌呂翻。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尚書不能詰。詰，去吉翻。

**10**尚書令陳蕃上疏薦五處士，處，昌呂翻。豫章徐穉、彭城姜肱、姓譜︰本自炎帝，居於姜水，因以為氏。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曇，徒含翻。考異曰︰范書·徐穉傳云︰「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書薦穉。」袁紀︰「五年，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按二年，胡廣已為太尉，五年，蕃已為光祿勳。今置在二年，從范書，去廣名，從袁紀。帝悉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皆不至。

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陳蕃為豫章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之免，不辭免也。旣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榻，坐榻也，亦謂之牀。縣，讀曰懸。後舉有道，有道舉，見五十卷安帝建光元年。家拜太原太守，賢曰︰就家而拜之也。皆不就。穉雖不應諸公之辟，然聞其死喪，輒負笈赴弔。笈，極曄翻。常於家豫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暴乾，暴，步木翻，日曬也。乾，音干。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醊酒畢，醊，株衞翻，酹酒也。留謁則去，謁，猶刺也。不見喪主。

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聞，音問。常同被而寢，不應徵聘。肱嘗與弟季江俱詣郡，夜於道為盜所劫，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濟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旣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就精廬求見徵君，賢曰︰精廬，卽精舍也。以其嘗蒙徵聘，故稱為徵君。叩頭謝罪，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勞，力到翻。帝旣徵肱不至，乃下彭城，下，遐稼翻。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賢曰︰韜，藏也。言患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

閎，安之玄孫也，袁安歷事明、章、和，以忠篤稱。苦身脩節，不應辟召。

著隱居講授，不脩世務。

曇繼母苦『章︰乙十六行本「苦」作「酷」；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烈，曇奉之逾謹，得四時珍玩，未嘗不先拜而後進，鄕里以為法。

帝又徵安陽魏桓，安陽縣，屬汝南郡。其鄕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去，羌呂翻。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賢曰︰若忤時強諫，死而後歸，於諸勸行者復何益也。遂隱身不出。

**11**帝旣誅梁冀，故舊恩私，多受封爵︰追贈皇后父鄧香為車騎將軍，封安陽侯；更封后母宣為昆陽君，兄子康、秉皆為列侯，宗族皆列校、郞將，列校，謂北軍五校尉。郞將，卽三署中郞將。校，戶敎翻。賞賜以巨萬計。中常侍侯覽上縑五千匹，上，時掌翻；下同。帝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冀，與，讀曰豫。進封高鄕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鄕侯，自是權勢專歸宦官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數，所角翻。見，賢遍翻。白馬令甘陵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白馬縣，屬東郡。賢曰︰露布，謂不封之也，幷以副本上三公府也。曰︰「梁冀雖恃『章︰乙十六行本「恃」作「持」；乙十一行本同。』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家臣，謂猶古之家相也。搤，乙革翻。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謂單超等五侯也。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謂高祖之約，非有功不侯。西北列將，得無解體！賢曰︰列將，謂皇甫規、段熲等。孔子曰︰『帝者，諦也。』春秋運斗樞曰︰五帝脩名立功，脩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之為言諦也。鄭玄註云︰審諦於物色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賢曰︰尺一之板，謂詔策也，見漢官儀。又曰︰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也。不經御省，御，進也。省，悉井翻，猶今言省審也。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下，遐稼翻；下同。詔尚書都護劍戟送黃門北寺獄，都，總也。護，監也。詔尚書總監左右都候劍戟士，防送雲詣獄也。或曰︰「都護」當作「都候」。賢曰︰前書音義曰︰北寺獄，卽若盧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續漢志︰郡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幷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謂周昌比高祖於桀、紂也。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事見三十二卷成帝元延元年。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謂暴如商受，剖賢人之心也。復，扶又翻；下同。太常楊秉、雒陽市長沐茂、漢官曰︰雒陽市長秩四百石，屬大司農。沐，音木。集韻曰︰姓也。風俗通，漢有東平太守沐寵。郞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帝恚甚，恚，於避翻。有司奏以為大不敬；蓋三公及尚書奏也。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濯龍池，在濯龍園中，近北宮。管霸奏雲等事，霸跪言曰︰「李雲草澤愚儒，杜衆郡中小吏，出於狂戇，不足加罪。」戇，陟降翻。帝謂霸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雲、衆皆死獄中，霸跪奏若為雲等言，而獄辭則致之死也。於是嬖寵益橫。太尉瓊自度力不能制，橫，戶孟翻。度，徒洛翻。乃稱疾不起，上疏曰︰「陛下卽位以來，未有勝政，言政事未有以勝於前朝也。諸梁秉權，豎宦充朝，朝，直遙翻。李固、杜喬旣以忠言橫見殘滅，而李雲、杜衆復以直道繼踵受誅，橫，戶孟翻。復，扶又翻。海內傷懼，益以怨結，朝野之人，以忠為諱。尚書周永，素事梁冀，假其威勢，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陽毀梁氏以示忠於帝室。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周永與尹勳同封侯，註見上。又，黃門挾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搆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託其惡以要爵賞。要，一遙翻。陛下不加清徵，范書·黃瓊傳，「徵」作「澂」。澂，與澄同。譬之水也，若清澂則塵翳在上，滓濁在下，不可得而混矣。審別眞偽，別，彼列翻。復與忠臣並時顯封，『章︰乙十六行本「封」下有「使朱紫共色」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粉墨雜糅，糅，汝救翻。所謂抵金玉於砂礫，賢曰︰抵，投也，音紙。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臣世荷國恩，瓊父香為尚書令，甚為和帝所親重。荷，下可翻。身輕位重，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書奏，不納。

**12**冬，十月，壬申，上行幸長安。

**13**中常侍單超疾病；壬寅，以超為車騎將軍。孫程之死，追贈車騎將軍，今及超之生存授之。

**14**十二月，己巳，上還自長安。

**15**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姐，音紫，又音且也翻。種，章勇翻。護羌校尉段熲擊破之，追至羅亭，賢曰︰東觀記曰︰追到積石山。卽與羅亭相近，在今鄯州。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酋，慈由翻。

**16**詔復以陳蕃為光祿勳，楊秉為河南尹。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濟，子禮翻。負勢貪放。兗州刺史第五種使從事衞羽案之，百官志︰十二州刺史皆有從事史，員職略與司隸同，無都官從事；其功曹從事為治中從事；其部郡國從事，每郡國各一人，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皆州自辟除，通為百石。得臧五六千萬，種卽奏匡，幷以劾超。匡窘迫，賂客任方刺羽。劾，戶槪翻，又戶得翻。羽覺其姦，捕方，囚繫雒陽。匡慮楊秉窮竟其事，密令方等突獄亡走。尚書召秉詰責，秉對曰︰「方等無狀，釁由單匡，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立得。」秉竟坐論作左校。校，戶敎翻。時泰山賊叔孫無忌寇暴徐、兗，州郡不能討，單超以是陷第五種，坐徙朔方；考異曰︰楊秉傳作「超弟」，宦者傳作「弟子」，今從第五種傳。范書，李雲死在延熹三年春，袁紀在二年秋。按楊秉傳︰「三年，坐救雲免歸田里，其年冬，復徵拜河南尹，坐單匡使客任方刺衞羽，繫獄亡走，論作左校。」第五種傳︰「匡遣客刺羽，超積忿，以事陷種。」若如范書，則雲死時單超已卒，何得更能陷種！又雲書所論者立鄧后與封五侯事，皆在二年；袁紀似近之。種傳又云︰「衞羽為種說叔孫無忌，無忌率其黨與三十餘人降。」按帝紀︰「延熹三年十一月，無忌攻殺都尉侯章。」又臧旻訟種書，稱「種所坐盜賊公負，筋力未就。」然則種必不能降無忌，此說妄也。超外孫董援為朔方太守，稸怒以待之。稸，與畜同。種故吏孫斌知種必死，斌，與彬同。結客追種，及於太原，劫之以歸，亡命數年，會赦得免。種，倫之曾孫也。第五倫歷事光、明。

是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陳蕃上疏曰︰「夫諸侯上象四七，賢曰︰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主諸侯之分野。藩屛上國；屛，必郢翻。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帝以鄧后故，錄遵破羌之功，紹封萬世為南鄕侯。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紹『章︰乙十六行本「紹」作「絕」；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緯，于貴翻。臣知封事已行，封事，謂封爵之事也。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采女數千，皇后紀曰︰光武中興，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歲時賞賜充給。今采女數千，女寵盛矣。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賢曰︰貲，量也。衣，於旣翻。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從宮之女，豈貧國乎！」帝頗采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為，于偽翻。但賜雋爵關內侯，而封萬世南鄕侯。

帝從容問侍中陳留爰延︰「朕何如主也？」從，于偽翻。對曰︰「陛下為漢中主。」中主，為中材之主，言可以上可以下，顧輔佐者何如耳。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與，讀曰豫。是以『章︰乙十六行本「以」下有「知」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前書曰︰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刁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拆，而設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郞將，累遷大鴻臚。臚，陵如翻。會客星經帝坐，帝坐一星，在太微宮中。坐，徂臥翻。帝密以問延，延上封事曰︰「陛下以河南尹鄧萬世有龍潛之舊，封為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博塞之戲也。上下媟黷，有虧尊嚴。媟，私列翻。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處，昌呂翻。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惟陛下遠讒諛之人，遠，于願翻。納謇謇之士，則災變可除。」帝不能用。延稱病，免歸。

**三年**（庚子、一六○）

**1**春，正月，丙申，赦天下，詔求李固後嗣。初，固旣策罷，事見上卷質帝本初元年。知不免禍，乃遣三子基、茲、燮皆歸鄕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見二兄歸，具知事本，事本，謂事之所由生也。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賢曰︰太公，謂祖父郃也。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燮，先事而圖之曰豫。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難，乃旦翻。州郡收基、兹，皆死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賢曰︰六尺，謂年十五以下。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年，梁冀旣誅，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重，直用翻；下重至同。燮皆不受。遂還鄕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姊戒燮曰︰「吾家血食將絕，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愼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婦人之識，丈夫有所不及焉。燮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燮以禮葬之，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四節之祠，謂四時祭也。為，于偽翻。

**2**丙午，新豐侯單超卒，賜東園祕器，棺中玉具；玉具，卽玉匣也。及葬，發五營騎士、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橫，戶孟翻。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回天，言權力能回天也。賢曰︰獨坐，言驕貴無偶也。徐臥虎，唐雨墮。」臥虎，言無人敢攖之也。雨之所墮，無不沾濕，言其流毒徧於天下也。考異曰︰太子賢註范書，「雨墮」作「兩墮」，云「隨意所為不定」也。諸本「兩」或作「雨」。按雨墮者，謂其性急暴如雨之墮，無有常處也。皆競起第宅，以華侈相尚，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僕從，才用翻。兄弟姻戚，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無異，較，與榷同，音角。虐徧天下；民不堪命，故多為盜賊焉。

中常侍侯覽，小黃門段珪，皆有田業近濟北界，近，其靳翻。濟，子禮翻。僕從賓客，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以事訴帝，延坐徵詣廷尉，免。

左悺兄勝為河東太守，皮氏長京兆趙岐恥之，皮氏縣，屬河東郡。賢曰︰故城在今絳州龍門縣西。長，知兩翻。卽日棄官西歸。唐衡兄玹為京兆尹，玹，音玄。素與岐有隙，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逃難四方，難，乃旦翻。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安丘孫嵩見而異之，安丘縣，屬北海郡。載與俱歸，藏於複壁中。及諸唐死，遇赦，乃敢出。今孟子古註，岐所註也，其發題辭亦敍逃難之事。

**3**閏月，西羌餘衆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復，扶又翻。晨，薄校尉段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折，而設翻。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鬭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積石山，郡國志︰積石山，在隴西郡河關縣西南。賢曰︰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南。禹貢云︰導河積石，卽此是也。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降其餘衆而還。帥，師類翻。降，戶江翻；下同。

**4**夏，五月，甲戌，漢中山崩。

**5**六月，辛丑，司徒祝恬薨。

**6**秋，七月，以司空盛允為司徒，太常虞放為司空。

**7**長沙蠻反，寇益陽，『張︰「陽」下脫「與」字。』零陵蠻寇長沙。

**8**九眞餘賊屯據日南，衆轉強盛；詔復拜桂陽太守夏方為交趾刺史。復，扶又翻。夏，戶雅翻。方威惠素著，冬，十一月，日南賊二萬餘人相率詣方降。

**9**勒姐、零吾種羌圍允街；姐，音紫，又且也翻。零，音憐。種，章勇翻。允，音鉛。段熲擊破之。

**10**泰山賊叔孫無忌攻殺都尉侯章；遣中郞將宗資討破之。詔徵皇甫規，拜泰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虜悉平。

**四年**（辛丑、一六一）

**1**春，正月，辛酉，南宮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百官志︰丙署長七人，秩四百石，黃綬，宦者為之。主中宮別處。

**2**大疫。

**3**二月，壬辰，武庫火。

**4**司徒盛允免，以大司農种暠為司徒。考異曰︰袁紀在去年。按祝恬薨後有盛允，允免，暠為司徒，相去半年，袁紀誤也。今從范書。

**5**三月，太尉黃瓊免；夏，四月，以太常沛國劉矩為太尉。

初，矩為雍丘令，雍丘，屬陳留郡，故杞國也。以禮讓化民；有訟者，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恚，於避翻。縣官不可入，使歸更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

**6**甲寅，封河間孝王子參戶亭侯博為任城王，奉孝王後。賢曰︰杜預註左傳曰︰今丹水縣北有三戶亭，故城在今鄧州內鄕縣西南。元嘉元年，任城王崇薨，無子，國絕，今以博紹封。河間孝王，開也。任城孝王，尚也。

**7**五月，辛酉，有星孛于心。晉書·天文志︰心三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孛，蒲內翻。

**8**丁卯，原陵長壽門火。原陵，光武陵。

**9**己卯，京師雨雹。雨，于具翻。

**10**六月，京兆、扶風及涼州地震。

**11**庚子，岱山及博尤來山並穨裂。岱山在博縣西北。賢曰︰徂來山，一名尤來山。博，今博城縣。余據二山並在博縣界，而先書岱山；以尤來山繫之博者，岱宗人皆知之，而尤來山則容有不知其在博縣界者，故書法如此。

**12**己酉，赦天下。

**13**司空虞放免，以前太尉黃瓊為司空。

**14**犍為屬國夷寇鈔百姓。永初元年，以犍為南部都尉為犍為屬國都尉，領朱提、漢陽二縣。犍，居言翻。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姓譜︰山，古烈山氏之後，一曰︰周有山師，掌山林，後以官為氏。

**15**零吾羌與先零諸種反，寇三輔。種，章勇翻。

**16**秋，七月，京師雩。公羊傳曰︰雩，旱祭也。

**17**減公卿已下奉，貣王侯半租，孔穎達曰︰「已」與「以」字本同。洪氏隸釋曰︰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其文有曰「非所以表神聖」，曰「以一太牢春秋秩祠」，曰「是以好道之徒自遠方集」，其字皆作「以」。曰「已章聖德」，曰「敦我已德，厲我已仁」，字皆作「已」。已、以義同，而字構異體，足以知自漢至唐，已、以二字通用矣。奉，扶用翻。貣，吐得翻，假借也。占賣關內侯、占，之贍翻。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緹，他弟翻，又音啼。

**18**九月，司空黃瓊免，以大鴻臚東萊劉寵為司空。

寵嘗為會稽太守，會，工外翻。守，式又翻。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治；治，直吏翻。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間出，賢曰︰若邪，在今越州會稽縣東南。邪，讀曰耶。人齎百錢以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朝，直遙翻。郡聽事曰郡朝，公府聽事曰府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今趙州城西四十五里錢清鎭，卽父老送寵處。為，于偽翻。

**19**冬，先零、沈氐羌與諸種羌寇幷、涼二州，種，章勇翻；下同。校尉段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湟中有義從胡，卽小月氏胡也。從，才用翻。涼州刺史郭閎貪共其功，稽固熲軍，賢曰︰稽固，猶停留也。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鄕舊，皆悉叛歸。郭閎歸罪於熲，熲坐徵下獄，輸作左校，下，遐稼翻。以濟南相胡閎代為校尉。胡閎無威略，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賢曰︰說文曰︰塢，小障也，一曰︰庳城也；音烏古翻。轉相招結，唐突諸郡，寇患轉盛。泰山太守皇甫規上疏曰︰「今猾賊就滅，泰山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復，扶又翻。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長，知兩翻。邠，悲巾翻。昔為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謂知馬賢必敗也，事見五十二卷順帝永和五年。更，工衡翻。中，竹仲翻。臣素有痼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宂官，宂，而隴翻。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使，疏吏翻。勞，力到翻。來，力代翻。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賢曰︰郡將，郡守也。鳥鼠，山名，在今渭州西，卽先零羌寇鈔處也。東岱為泰山，叔孫無忌反處也。皆由郡守不加綏撫，致使反叛，其病一也。爾雅翼︰鳥鼠同穴之中，渭水出焉；其鳥為鵌，其鼠為鼵。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黃黑色，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在隴西首陽縣。沙州記云︰寒嶺去太陽川三十里，有鳥鼠同穴之山。將，卽亮翻。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賢曰︰言若求猛敵，不如撫以清平之政；明習兵書，不如郡守奉法，使之無反也。前變未遠，臣誠戚之，賢曰︰戚，憂也。前變，謂羌反。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詔以規為中郞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監，古銜翻。十一月，規擊羌，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降，戶江翻；下同。

**五年**（壬寅、一六二）

**1**春，正月，壬午，南宮丙署火。

**2**三月，沈氐羌寇張掖、酒泉。皇甫規發先零諸種羌，共討隴右，零，音憐。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庵，草屋。廬，寄舍也。毛晃曰︰結草木曰庵，在野曰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復，扶又翻；下同。

先是安定太守孫雋受取狼藉，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李翕，蓋安定屬國都尉，然志無安定屬國。以御史督軍，故曰督軍御史。先，悉薦翻。爾雅翼︰狼，貪猛之獸；聚物而不整，故稱狼藉。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任職，任，音壬。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氐大豪滇昌、飢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滇，音顚。復，扶又翻。

**3**夏，四月，長沙賊起，寇桂陽、蒼梧。

**4**乙丑，恭陵東闕火。恭陵，安帝陵。戊辰，虎賁掖門火。賁，音奔。五月，康陵園寢火。康陵，殤帝陵。

**5**長沙、零陵賊入桂陽、蒼梧、南海，交趾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遣御史中丞盛脩督州郡募兵討之，不能克。

**6**乙亥，京師地震。

**7**甲申，中藏府丞祿署火。百官志︰中藏府，掌中幣帛金銀諸貨物。秋，七月，己未，南宮承善闥火。

**8**鳥吾羌寇漢陽，隴西、金城諸郡兵討破之。

**9**艾縣賊攻長沙郡縣，艾縣，屬豫章郡。賢曰︰故城在今洪州建昌縣。按今洪州分寧，本漢艾縣。又按宋白續通典︰分寧縣本武寧縣，武寧縣本漢西安縣。西安縣，後漢建安中分海昏縣立；而建昌縣乃永元中分海昏立，在建安之前。當是時，艾縣故在，宋元嘉二年，廢海昏移建昌居焉。艾故城在建昌界，賢註是也。殺益陽令，衆至萬餘人；謁者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零陵蠻亦反。冬，十月，武陵蠻反，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肅奔走，主簿胡爽扣馬首諫曰︰「蠻夷見郡無儆備，故敢乘間而進。間，古莧翻。明府為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旗鳴鼓，應聲十萬，柰何委符守之重，而為逋逃之人乎！」肅拔刃向爽曰︰「掾促去！掾，俞絹翻。太守今急，何暇此計！」爽抱馬固諫，肅遂殺爽而走。帝聞之，徵肅，棄市；度、睦減死一等；復爽門閭，復，方目翻，除其賦役也。拜家一人為郞。

尚書朱穆舉右校令山陽度尚為荊州刺史。右校令，掌右工徒，秩六百石，屬將作大匠。趙明誠金石錄有荊州刺史度尚碑云︰其先出自顓頊，與楚同姓，熊缺之後。又曰︰統國法度。按元和姓纂︰古掌度之官，因以命氏，不言其與楚同姓也。辛丑，以太常馮緄為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武陵蠻。緄，古本翻。考異曰︰帝紀︰「三年十二月，武陵蠻寇江陵，車騎將軍馮緄討，皆降散。荊州刺史度尚討長沙蠻，平之。」此事當在今年三月，重出，誤也。先是，所遣將帥，宦官多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先，悉薦翻。折，而設翻。緄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監，古銜翻。劾，戶槪翻，又戶得翻。緄請前武陵太守應奉與俱，拜從事中郞。將軍出征，從事中郞職參謀議。十一月，緄軍至長沙，賊聞之，悉詣營乞降。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餘萬人，荊州平定。降，戶江翻。詔書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應奉，薦以為司隸校尉；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

**10**滇那羌寇武威、張掖、酒泉。滇，音顚。

**11**太尉劉矩免，以太常楊秉為太尉。

**12**皇甫規持節為將，還督鄕里，旣無他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惡，烏路翻。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賢曰︰謂以文簿虛降，非眞心也。降，戶江翻。帝璽書誚讓相屬。屬，之欲翻。

規上書自訟曰︰「四年之秋，戎醜蠢戾，賢曰︰蠢，動也。戾，乖也。舊都懼駭，舊都，謂長安。朝廷西顧。臣振國威靈，羌戎稽首，稽，音啓。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為忠臣之義不敢告勞，詩·小雅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故恥以片言自及微效，然比方先事，賢曰︰先事，謂前輩敗將也。庶免罪悔。前踐州界，先奏孫雋、李翕、張稟；旋師南征，又上郭閎、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上，時黨翻。辟，毗亦翻。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郡守謂之郡將。復，扶又翻。將，卽亮翻。子思復父之恥，載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讎以錢貨。讎，是周翻，償也。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擔，都濫翻。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易，以豉翻。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謂元帝以王昭君賜呼韓邪單于也。遺，于季翻。鎭烏孫以公主；謂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妻烏孫王昆莫也。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將出，卽亮翻。少，詩沼翻。覆軍有五，謂鄧騭敗於冀西，任尚敗於平襄，司馬鈞敗於丁奚城，馬賢敗於射姑山，趙沖敗於鸇陰河。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賢曰︰言覆軍之將，旋師之日，多載珍寶，封印完全，便入權門。余謂此言以朝廷供軍之金幣，不發封識而輸之權門也。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

帝乃徵規還，拜議郞，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數，所角翻。規終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事，前事，卽誣毀之事也。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斂請謝，下，遐稼翻。斂，力贍翻。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校，戶敎翻。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

**六年**（癸卯、一六三）

**1**春，二月，戊午，司徒种暠薨。

**2**三月，戊戌，赦天下。

**3**以衞尉潁川許栩為司徒。

**4**夏，四月，辛亥，康陵東署火。

**5**五月，鮮卑寇遼東屬國。

**6**秋，七月，甲申，平陵園寢火。平陵，昭帝陵。

**7**桂陽賊李硏等寇郡界，武陵蠻復反；太守陳舉『章︰乙十六行本「舉」作「奉」；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熊校同。』討平之。宦官素惡馮緄，復，扶又翻。惡，烏路翻。八月，緄坐軍還，盜賊復發免。

**8**冬，十月，丙辰，上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上林苑。光祿勳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遊畋宜有節，況今有三空之戹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毀顏，謂面有憂色，臨于臣民之上，無以為顏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書奏，不納。

**9**十一月，司空劉寵免。十二月，以衞尉周景為司空。景，榮之孫也。

時宦官方熾，景與太尉楊秉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勢；而今枝葉賓客，枝葉，謂中臣族親也。布列職署，署，官舍也。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塞，悉則翻。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司隸校尉部三輔、三河、弘農。中二千石，列卿也，各率其屬。城門校尉部十二城門司馬、門候。五營校尉，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也，各有司馬員吏。北軍中候，掌監五營。下，遐稼翻。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言各官實覈所部，以當斥罷者言之公府，更察其遺漏者續上狀，使無有佚罰者。上，時掌翻。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青州刺史羊亮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

**10**詔徵皇甫規為度遼將軍。初，張奐坐梁冀故吏，免官禁錮，凡諸交舊，莫敢為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為，于偽翻。上，時掌翻。由是拜武威太守。及規為度遼，到營數月，上書薦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元帥，謂度遼將軍也。以從衆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舉『張︰「舉」作「軍」。』事者，願乞宂官，以為奐副。」朝廷從之。以奐代規為度遼將軍，以規為使匈奴中郞將。使，疏吏翻。

**11**西州吏民守闕為前護羌校尉段熲訟冤者甚衆；會滇那等諸種羌益熾，涼州幾亡，滇，音顚。種，章勇翻。幾，居希翻。乃復以熲為護羌校尉。

**12**尚書朱穆疾宦官恣橫，橫，戶孟翻。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賢曰︰璫以金為之，當冠前附以金蟬也。漢官儀曰︰中常侍，秦官也，漢興，或用士人，銀璫左貂，光武以後，專任宦者，右貂金璫。常伯，侍中。處，昌呂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朝，直遙翻。更，工衡翻。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荷，下可翻。放濫驕溢，莫能禁禦，窮破天下，空竭小民。愚臣以為可悉罷省，遵復往初，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卽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被，皮義翻。帝不納。後穆因進見，見，賢遍翻。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復，扶又翻。賢曰︰省，覽也。省，悉井翻。黃門侍郞一人，傳發書奏；賢曰︰傳，通也。皆用姓族。賢曰︰引用士人有族望者。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賢曰︰傳聲令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數，所角翻。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卒。幾，居豈翻。

#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五

## 漢紀四十七起閼逢執徐（甲辰），盡柔兆敦牂（丙午），凡三年。

孝桓皇帝中

**延熹七年**（甲辰、一六四）

**1**春，二月，丙戌，邟鄕忠侯黃瓊薨。賢曰︰說文云︰邟，潁川縣也。漢潁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曰邟，音亢。考異曰︰范書︰「四年，瓊免司空，至七年，卒。」袁紀︰「七年，瓊以太尉薨。」范書，楊秉五年代劉矩為太尉。袁紀，此年瓊卒，秉乃為太尉。今從范書。將葬，四方遠近名士會者六七千人。

初，瓊之敎授於家，徐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穉絕不復交。至是，穉往弔之，進酹，哀哭而去，穉，直利翻。復，扶又翻。酹，盧對翻。醊祭以酒沃地曰酹。人莫知者。諸名士推問喪宰，喪宰，典喪者也。宰曰︰「先時有一書生來，衣麤薄而哭之哀，不記姓字。」衆曰︰「必徐孺子也。」徐穉，字孺子。先，悉薦翻。衣，於旣翻。於是選能言者陳留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沽酒市肉，穉為飲食。為，于偽翻；下同。容問國家之事，穉不答。更問稼穡之事，穉乃答之。容還，以語諸人，語，牛倨翻。或曰︰「孔子云︰『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論語載孔子之言。然則孺子其失人乎？」太原郭泰曰︰「不然。孺子之為人，清潔高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食，讀曰飤。衣，於旣翻。而為季偉飲酒食肉，此為已知季偉之賢故也！茅容，字季偉。此為，如字。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以孔子之言語諸人，蓋以甯武子況徐孺子。

泰博學，善談論。初游雒陽，時人莫識，陳留符融符，姓也。此符從「竹」、從「付」，非草付之「苻」。一見嗟異，因以介於河南尹李膺。古者主有儐，客有介，孔叢子曰︰士無介不見。介，因也。膺與相見，曰︰「吾見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者也。郭泰，字林宗。其聰識通朗，高雅密博，今之華夏，鮮見其儔。」夏，戶雅翻。鮮，息淺翻。遂與為友，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鄕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兩，音亮。膺唯與泰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焉。自雒陽歸太原，渡河而西北。

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好，呼到翻。周遊郡國。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賢曰︰夷，平也。說文曰︰踞，蹲也。論語曰︰原壤夷俟。言平坐踞傲也。容獨危坐愈恭，危坐，正襟盡前而坐。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饌，雛皖翻，又雛戀翻。泰謂為己設；容分半食母，餘半庋置，食，讀曰飤。毛晃曰︰板為閣以藏物曰庋，舉綺翻。自以草蔬與客同飯。賢曰︰草，粗也。飯，父遠翻。泰曰︰「卿賢哉遠矣！旣言賢哉，又言遠矣，言其賢去常人甚遠。郭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三牲之具，謂養親之具也。孝經曰︰日用三牲之養。賓旅，猶言賓客也。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從學，卒為盛德。卒，子恤翻。鉅鹿孟敏，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荷，下可翻。甑，子孕翻。譙周古史考曰︰黃帝始作甑。周官·考工記，甑實二鬴。註云︰六斗四升曰鬴。古者陶而為甑。釋器云︰䰝謂之鬵，鬵，鉹也。孫炎曰︰關東人謂甑為鬵，涼州人謂甑為鉹。䰝，卽甑字。泰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泰以為有分決，與之言，知其德性，因勸令游學，遂知名當世。陳留申屠蟠，家貧，傭為漆工；鄢陵庾乘，少給事縣廷為門士；鄢陵縣，屬潁川郡。師古曰︰鄢，音偃。陸德明曰︰鄢，謁晚翻，又於建翻。賢曰︰門士，卽門卒。少，詩照翻。泰見而奇之，其後皆為名士。自餘或出於屠沽、卒伍，因泰獎進成名者甚衆。

陳國童子魏昭請於泰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經師，謂專門名家，敎授有師法者。人師，謂謹身脩行，足以範俗者。易，以豉翻。願在左右，供給灑掃。」灑，所賣翻，又山寄翻。掃，悉報翻。泰許之。泰嘗不佳，謂體中有不節適也，語曰不佳，微有疾也。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呵之曰︰呵，責怒也，音虎何翻。「為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為粥重進，泰復呵之。為，于偽翻。重，直龍翻。復，扶又翻。如此者三，昭姿容無變。泰乃曰︰「吾始見子之面，而今而後，知卿心耳！」遂友而善之。

陳留左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泰遇諸路，為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駔，卒為齊之忠臣，魏之名賢；呂氏春秋曰︰顏涿聚，梁父大盜也，學於孔子。左傳，晉伐齊，戰于黎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杜預註曰︰黎丘，隰也。顏庚，齊大夫顏涿聚也。又曰︰晉荀瑤伐鄭，鄭請救於齊。齊師將興，陳成子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今君命汝是邑，服車而朝，毋廢前勞。」呂氏春秋曰︰段干木晉國之駔。說文曰︰駔，會也，謂合兩家之買賣，如今之度市也。新序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國人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毋乃不可加兵乎！」駔，子朗翻。卒，子恤翻。蘧瑗、顏回尚不能無過，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子問之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又語曰︰「顏回好學，不貳過。」蘧，求於翻。瑗，于眷翻。況其餘乎！愼勿恚恨，責躬而已！」恚，於避翻。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泰不絕惡人者，泰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賢曰︰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註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甚，是益使為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泰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焉。

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賢曰︰介推之類。貞不絕俗，賢曰︰柳下惠之類。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泰嘗舉有道，不就，舉有道事，始五十卷安帝建光元年。同郡宋沖素服其德，以為自漢元以來，未見其匹，嘗勸之仕。漢元，謂漢初也。匹，儔也，等也，偶也。泰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卒，子恤翻。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誘，音酉。徐穉以書戒之曰︰「大木將顚，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賢曰︰顚，仆也，維，繫也，喻時將衰季，非一人所能救也。尹焞曰︰栖栖，猶皇皇也。處，昌呂翻。泰感寤曰︰「謹拜斯言，以為師表。」

濟陰黃允，以雋才知名，濟，子禮翻。泰見而謂曰︰「卿高才絕人，足成偉器，年過四十，聲名著矣。然至於此際，當深自匡持，不然，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姻，為，于偽翻。從，才用翻。見允，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允妻夏侯氏。允黜其妻，欲壻于袁也。妻請大會宗親為別，因於衆中攘袂數允隱慝十五事而去，允以此廢於時。當時清議為何如哉！數，所具翻。慝，吐得翻。

初，允與漢中晉文經並恃其才智，曜名遠近，徵辟不就。託言療病京師，不通賓客，公卿大夫遣門生旦暮問疾，郞吏雜坐其門，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否，音鄙。以為與奪。符融謂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行，下孟翻；下同。以豪桀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慚歎逃去，後並以罪廢棄。

陳留仇香，至行純嘿，姓譜︰仇姓，宋大夫仇牧之後。行，下孟翻；下同。鄕黨無知者。年四十，為蒲亭長。蒲亭，屬陳留郡考城縣。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賢曰︰落，居也，今人謂院為落。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敎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柰何以一日之忿，棄歷年之勤乎！且母養人遺孤，不能成濟，若死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以見亡者！」母涕泣而起。香乃親到元家，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感悟，卒為孝子。為，于偽翻。卒，子恤翻。考城令河內王奐署香主簿，考城縣，屬陳留郡；故菑縣，章帝惡其名，改曰考城。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邪？」鷹鸇，以鷙擊為事。左傳︰見無禮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少，詩沼翻。香曰︰「以為鷹鸇不若鸞鳳，故不為也。」奐曰︰「枳棘之林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賢曰︰時奐為縣令，故自稱百里也。乃以一月奉資香，奉，讀曰俸。使入太學。郭泰、符融齎刺謁之，書姓名以自通求見曰刺，秦、漢之間謂之謁。因留宿；明旦，泰起，下牀拜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香學畢歸鄕里，雖在宴居，賢曰︰宴，安也。朱子曰︰宴居，閒暇無事之時。必正衣服，妻子事之若嚴君；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思過，香冠，妻子乃敢升堂，終不見其喜怒聲色之異。不應徵辟，卒於家。

**2**三月，癸亥，隕石于鄠。鄠縣，屬扶風。鄠，音戶。

**3**夏，五月，己丑，京師雨雹。

**4**荊州刺史度尚募諸蠻夷擊艾縣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卜陽、潘鴻等逃入深山，宿賊，言積久為賊者。尚窮追數百里，破其三屯，多獲珍寶。陽、鴻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鬭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易，以豉翻。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幷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申令者，旣下令而申言之。申，重也。兵士喜悅，大小皆出。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以失火自咎責也。勞，力到翻。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幷力耳，所亡少少，少，詩沼翻。何足介意！」衆咸憤踴。尚敕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復，扶又翻。吏士乘銳，遂破平之。尚出兵三年，延熹五年，尚刺荊州，至是三年矣。羣寇悉定，封右鄕侯。

**5**冬，十月，壬寅，帝南巡；庚申，幸章陵；戊辰，幸雲夢，臨漢水，還，幸新野。時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勝，音升。護駕從事桂陽胡騰上言︰護駕從事，蓋荊州刺史所遣護車駕者也。「天子無外，春秋公羊傳曰︰王者無外。乘輿所幸，卽為京師。臣請以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自是肅然，莫敢妄干擾郡縣。荊州刺史得察舉所部郡縣而不可得察舉扈從之臣，若比司隸校尉，則得察舉其姦，故肅然也。帝在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除人為郞，太尉楊秉上疏曰︰「太微積星，名為郞位，賢曰︰史記·天官書曰︰太微宮五帝坐後，聚二十五星蔚然，曰郞位。積，聚也。入奉宿衞，出牧百姓，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斷，丁管翻。於是詔除乃止。

**6**護羌校尉段潁擊當煎羌，破之。

**7**十二月，辛丑，車駕還宮。

**8**中常侍汝陽侯唐衡、武原侯徐璜皆卒。汝陽縣，屬汝南郡。武原縣，屬彭城國。

**9**初，侍中寇榮，恂之曾孫也，性矜潔，少所與，少，詩沼翻。以此為權寵所疾。榮從兄子尚帝妹益陽長公主，帝又納其從孫女於後宮。從，才用翻。長，知兩翻。左右益忌之，遂共陷以罪，與宗族免歸故郡，寇氏本上谷昌平人。吏承望風旨，持之浸急。榮恐不免，詣闕自訟。未至，刺史張敬追劾榮以擅去邊，刺史，蓋幽州刺史也。劾，戶槪翻，又戶得翻。有詔捕之。榮逃竄數年，會赦，不得除，積窮困，乃自亡命中上書曰︰「陛下統天理物，作民父母，自生齒以上，咸蒙德澤；大戴禮曰︰男子八月生齒，女子七月生齒。而臣兄弟獨以無辜，為專權之臣所見批扺，賢曰︰說文曰︰扺，側擊也。批，音片支翻。余按前書音義︰批，音蒲結翻。扺，諸氏翻。青蠅之人所共構會，詩曰︰營營青繩，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青繩能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令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杼之怒。事見三卷周赧王七年。殘諂之吏，張設機網，並驅爭先，若赴仇敵，罰及死沒，髡剔墳墓，謂剪伐松柏，如人之髡剔也。欲使嚴朝必加濫罰；朝，直遙翻。是以不敢觸突天威而自竄山林，以俟陛下發神聖之聽，啓獨覩之明，救可濟之人，援沒溺之命。不意滯怒不為春夏息，賢曰︰春夏生長萬物，故不宜怒。為，于偽翻；下同。淹恚不為歲時怠，滯怒淹恚，言怒恚積蓄，久而不化也。恚，於避翻。遂馳使郵驛，布告遠近，嚴文尅剝，痛於霜雪，逐臣者窮人途，『張︰「途」作「迹」。』追臣者極車軌，雖楚購伍員，史記︰楚人伍奢為平王太子建太傅。費無極譖殺奢，奢子員字子胥奔吳，楚購之，得伍員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員，音云。漢求季布，事見十卷高祖五年。無以過也。臣遇罰以來，三赦再贖，無驗之罪，足以蠲除；賢曰︰無驗，謂無罪狀可案驗也。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賢曰︰甫，始也。力，甚也。止則見掃滅，行則為亡虜，苟生則為窮人，極死則為冤鬼，天廣而無以自覆，覆，敷救翻。地厚而無以自載，蹈陸土而有沈淪之憂，遠巖牆而有鎭壓之患。遠，于願翻。如臣犯元惡大憝，賢曰︰憝、惡，言元惡之人，大為人之所惡也。憝，徒對翻。足以陳原野，備刀踞，賢曰︰鋸，刖刑也。國語曰︰刑有五，大者陳諸原野。陛下當班布臣之所坐，以解衆論之疑。臣思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周禮·秋官曰︰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左嘉石，平罷民，右肺石，達窮民。註︰肺石，赤石也。槐取其懷來，棘取其赤心外刺。而閶闔九重，賢曰︰閶闔，天門也。重，直龍翻。陷穽步設，舉趾觸罘罝，賢曰︰穽，阬穽也。說文︰罘，兔網也；罝，亦兔網也；音浮嗟。動行絓羅網，絓，古賣翻，罥也。無緣至萬乘之前，乘，繩證翻。永無見信之期。悲夫，久生亦復何聊！復，扶又翻。蓋忠臣殺身以解君怒，孝子殞命以寧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史記︰舜父瞽叟，常欲殺舜，使舜塗廩，從下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又使穿井，舜為匿空旁出。舜旣入深，父乃下土實之，舜從旁空出去。難，乃旦翻。申生不辭姬氏讒邪之謗；左傳︰驪姬嬖於晉獻公，欲殺太子申生，謂申生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太子曰︰「我辭，姬必有罪。」遂縊而死。臣敢忘斯義，不自斃以解明朝之忿哉！乞以身塞責，朝，直遙翻。塞，悉則翻。願陛下匄兄弟死命，賢曰︰匄，乞也，音蓋。使臣一門頗有遺類，以崇陛下寬饒之惠。先死陳情，臨章泣血！」帝省章愈怒，先，悉薦翻。省，悉井翻。遂誅榮，寇氏由是衰廢。考異曰︰袁紀置此事於延熹元年。按范書·榮傳云「延熹中被罪」，榮書又云︰「遇罰以來，三赦再贖」，不知榮死果在何年。按襄楷、竇武上書，皆言梁、孫、寇、鄧之誅。今置於此。

**八年**（乙巳、一六五）

**1**春，正月，帝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賢曰︰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鄕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耼，姓李，為周守藏吏。有神廟，故就祠之。苦縣，屬陳國，故城在今亳州谷陽縣。苦，音戶，又如字。

**2**勃海王悝，素行險僻，悝，苦回翻。行，下孟翻。多僭傲不法。北軍中候陳留史弼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矣。竊聞勃海王悝，外聚剽輕不逞之徒，賢曰︰剽，悍也。逞，快也。謂被侵枉不快之人也。左傳曰︰率羣不逞之人。余謂不逞，謂包藏禍心而不得逞者。剽，匹妙翻。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家之棄子，朝之斥臣，朝，直遙翻；下同。必有羊勝、伍被之變。羊勝事見十六卷景帝中二年。伍被事見十九卷武帝元年。州司不敢彈糾，州司，謂州刺史之屬。傅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書曰︰惟孝友于兄弟。不忍遏絕，恐遂滋蔓，滋，長也。蔓，延也。左傳曰︰無使滋蔓，蔓難圖也。為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平處其法。處，昌呂翻。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少，詩沼翻。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矣。」上不聽。悝果謀為不道，帝紀曰︰悝謀反。有司請廢之，詔貶為癭陶王，食一縣。賢曰︰癭陶縣，屬鉅慶郡，故城在今趙州癭陶縣西南。癭，於郢翻。

**3**丙申晦，日有食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校，戶敎翻。

**4**千秋萬歲殿火。

**5**中常侍侯覽兄『張︰「兄」作「弟」。』參為益州刺史，殘暴貪婪，婪，盧含翻。累臧億計。太尉楊秉奏檻車徵參，參於道自殺，閱其車重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重，直用翻。秉因奏曰︰「臣案舊典，宦者本在給使省闥，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操，七刀翻。附會者因公褒舉，違忤者求事中傷，忤，五故翻。中，竹仲翻。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膳，僕妾盈紈素。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顧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不宜復見親近。復，扶又翻。近，其靳翻。昔懿公刑邴𨞕之父，奪閻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左氏傳︰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𨞕之父爭田，弗勝。及卽位，乃掘而刖之，而使𨞕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參乘。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𨞕以鞭抶職，職怒，𨞕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抶汝，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不能病者何如！」乃謀弒公，納諸竹中。邴，音丙，又彼病翻。「𨞕」，左傳作「歜」，昌欲翻。卒，子恤翻。難，乃旦翻。覽宜急屛斥，投畀有虎，畀，與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屛，必郢翻。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詰之曰︰賢曰︰召秉掾屬問之。詰，去吉翻。「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奏近官，經典、漢制，何所依據？其開公具對！」秉使對曰︰「春秋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左傳載寺人披之言。此經典也。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事見十五卷文帝後二年。此漢制也。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司隸校尉韓縯因奏左悺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鄕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為姦，斂，力贍翻。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悺、稱皆自殺。縯又奏中常侍具瑗兄沛相恭臧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東武城，屬清河郡。據宦者傳，瑗封東武陽侯。東武陽，屬東郡。上，時掌翻。詔貶為都鄕侯。超及璜、衡襲封者，並降為鄕侯，考異曰︰楊秉傳︰「南巡之明年，秉劾侯覽」，則是在此年矣。宦者傳︰「韓縯奏具瑗，瑗坐奪國為鄕侯」，與秉傳所云削瑗國共是一事明矣。而袁紀載在去年春，與范不同。今從范書。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為關內侯，尹勳等亦皆奪爵。

**6**帝多內寵，宮女至五六千人，及驅役從使復兼倍於此，驅役者，嬖倖挾勢驅掠良人，以供掖庭私役者也。從使者，趨勢附力，樂從而為之使者也。復，扶又翻。而鄧后恃尊驕忌，與帝所幸郭貴人更相譖訴。更，工衡翻。癸亥，廢皇后鄧氏，送暴室，以憂死。漢官儀曰︰暴室，在掖庭內，丞一人，主宮中婦人疾病者；其皇后、貴人有罪者，亦就此室。河南尹鄧萬世、虎賁中郞將鄧會皆下獄誅。下，遐稼翻。

**7**護羌校尉段熲擊罕『張︰「罕」作「勒」。』姐羌，破之。姐，且也翻，又音紫。

**8**三月，辛巳，赦天下。

**9**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宛陵縣，屬河南尹。臧汚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賢曰︰溷軒，廁屋。亦載之以歸。河南尹李膺表按其罪；元羣行賂宦官，膺竟反坐。反坐，按其罪而不得行，反自坐罪。單超弟遷為山陽太守，以罪繫獄，廷尉馮緄考致其死；考鞠而致其死罪也。緄，古本翻。中官相黨，共飛章誣緄以罪。中常侍蘇康、管霸，固天下良田美業，固，障固也。州郡不敢詰，大司農劉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帝大怒，與膺、緄俱輸作左校。

**10**夏，四月，甲寅，安陵園寢火。安陵，惠帝陵也。

**11**丁巳，詔壞郡國諸淫祀，壞，音怪。特留雒陽王渙、密縣卓茂二祠。

**12**五月，丙戌，太尉楊秉薨。秉為人，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秉旣沒，所舉賢良廣陵劉瑜乃至京師上書言︰「中官不當比肩裂土，競立胤嗣，繼體傳爵。順帝陽嘉四年，著令聽中官以養子襲爵。又，嬖女充積，宂食空宮，無事而食，謂之宂食。宂，而隴翻。傷生費國。又，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促以嚴刑。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賕賂，皆為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要，一遙翻。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又，陛下好微行近習之家，好，呼到翻。私幸宦者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惟陛下開廣諫道，諫道，謂言路也。博觀前古，遠佞邪之人，遠，于願翻。放鄭、衞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八方，則祥風至。詔特召瑜問災咎之徵。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乃更策以他事，瑜復悉心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復，扶又翻；下同。拜為議郞。

**13**荊州兵朱蓋等叛，與桂陽賊胡蘭等復攻桂陽，太守任胤棄城走，任，音壬。賊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下邳陳球固守拒之。零陵下溼，編木為城，零陵郡，武帝置。宋白曰︰郡古理在今全州清湘縣南七十八里，古城存焉。郡中惶恐。掾史白球遣家避難，難，乃旦翻。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乎！孥，音奴。沮，在呂翻。復言者斬！」乃弦大木為弓，羽矛為矢，引機發之，多所殺傷。此則今划車弩之類。賊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勢，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時度尚徵還京師，詔以尚為中郞將，率步騎二萬餘人救球，發諸郡兵幷勢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餘級，復以尚為荊州刺史。蒼梧太守張敍為賊所執，及任胤皆徵棄市。胡蘭餘黨南走蒼梧，交趾刺史張磐擊破之，賊復還入荊州界。度尚懼為己負，負，罪負也，懼以不能盡滅羣賊為罪。乃偽上言蒼梧賊入荊州界，於是徵磐下廷尉。上，時掌翻。下，遐稼翻。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竹約為節。械節，亦械之刻約處也。考異曰︰按張磐會赦得原。檢帝紀，此後未有赦，不知會何赦也？六年三月赦，前此二年；永康元年六月赦，後此二年。今從帝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可乎？」磐曰︰「磐備位方伯，古者，八州八伯。漢州刺史，古方伯之任也。為尚所枉，受罪牢獄。夫事有虛實，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恥，生為惡吏，死為敝鬼。乞傳尚詣廷尉，以傳車召致廷尉也。傳，株戀翻，又直戀翻。面對曲直，足明眞偽。尚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以其狀上，上，時掌翻。詔書徵尚，到廷尉，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

**14**閏月，甲午，南宮朔平署火。此朔平司馬署也。百官志︰朔平司馬，主北宮北門。

**15**段潁擊破西羌，進兵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敗散，凡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降者萬餘落。降，戶江翻。封熲都鄕侯。

**16**秋，七月，以太中大夫陳蕃為太尉。蕃讓於太常胡廣、議郞王暢、弛刑徒李膺，帝不許。

暢，龔之子也；王龔事安帝為公。嘗為南陽太守，疾其多貴戚豪族，下車，奮厲威猛，大姓有犯，或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破其家業也。功曹張敞奏記諫曰︰「文翁、召父、卓茂之徒，召，讀曰邵。皆以溫厚為政，流聞後世。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聞，音問。郡為舊都，侯甸之國，古者天子之制，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又其外五百里，為侯服。光武起於南陽，其後謂之南都，又於雒陽在侯甸之內，故云然。園廟出於章陵，三后生自新野，賢曰︰南頓君以上四廟在章陵，光烈皇后、和帝陰后、鄧后並新野人。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為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孳孳，猶汲汲也。未若禮賢。舜舉皋陶，不仁者遠，論語載子夏之言。陶，音遙。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其言，更崇寬政，敎化大行。

**17**八月，戊辰，初令郡國有田者畝斂稅錢。賢曰︰畝十錢也。余據宦者傳︰張讓等說靈帝斂天下田，畝稅十錢，非此時事也，蓋漢田租三十稅一，而計畝斂錢，則自此始。

**18**九月，丁未，京師地震。

**19**冬，十月，司空周景免；以太常劉茂為司空。茂，愷之子也。劉愷以讓國重於時，位至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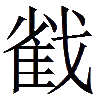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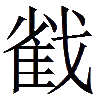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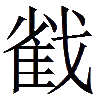
**20**郞中竇武，融之玄孫也，有女為貴人。采女田聖有寵於帝，帝將立之為后。司隸校尉應奉上書曰︰「母后之重，興廢所因；漢立飛燕，胤祀泯絕。事見三十三卷哀帝建平元年。宜思關雎之所求，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遠五禁之所忌。」韓詩外傳曰︰婦人有五不娶︰喪婦之長女不娶，為其不受命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女不娶，廢人倫也。遠，于願翻。太尉陳蕃亦以田氏卑微，竇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辛巳，立竇貴人為皇后，拜武為特進、城門校尉，封槐里侯。

**21**十一月，壬子，黃門北寺火。

**22**陳蕃數言李膺、馮緄、劉祐之枉，數，所角翻；下同。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以至流涕；帝不聽。應奉上疏曰︰「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膂。將，卽亮翻。竊見左校弛刑徒馮緄、劉祐、李膺等，誅舉邪臣，肆之以法；賢曰︰肆，陳也。陛下旣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臣同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為之歎息。為，于偽翻。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捨『張︰「捨」作「拔」。』安國於徒中，賢曰︰景帝時，韓安國為梁大夫，坐法抵罪；後梁內史缺，起徒中為二千石。此言武帝，誤也。宣帝徵張敞於亡命。事見二十七卷宣帝甘露元年。緄前討蠻荊，均吉甫之功；詩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鄭玄註云︰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玁狁，今特征伐蠻荊，皆使來服宣王之威。緄以順帝時討武陵、長沙蠻夷有功，故以吉甫比之。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賢曰︰謂祐奏梁冀弟旻，又為司隸校尉，權豪畏之也。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數，所角翻。膺著威幽、幷，遺愛度遼。膺為漁陽太守，為烏桓校尉，皆幽部也，度遼將軍，則屯幷部，是其著威、遺愛之地。今三垂蠢動，王旅未振，乞原膺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久之，李膺復拜司隸校尉。復，扶又翻；下同。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野王縣屬河內郡，而河內郡屬司部，畏膺察舉其罪，故逃還京師也。匿於兄家合柱中。合木為柱，安足以容人。合柱，謂兩柱相直，兩屋相合處也。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卽殺之。讓訴冤於帝，帝召膺，詰以不先請便加誅之意。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屛氣，屛，必郢翻。休沐不敢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頹阤，『章︰乙十一行本「阤」作「弛」。』阤，丈爾翻，壞也。而膺獨持風裁，賢曰︰裁，音才代翻。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云。賢曰︰以魚為喻也。龍門，河水所下之口，在今絳州龍門縣。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數千，薄集龍門下，不得上，上則為龍。被，皮義翻。

**23**徵東海相劉寬為尚書令。寬，崎之子也，劉崎事順帝，為司徒。崎，丘宜翻。歷典三郡，賢曰︰東海王彊曾孫臻之相也。按寬傳云︰是年自東海相徵為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卒，讀曰猝。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古者鞭用生皮為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九年**（丙午、一六六）

**1**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詔公卿、郡國舉至孝。太常趙典所舉荀爽對策曰︰「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衆禮之中，昏禮為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爽言正指帝多內寵也。左傳︰晉侯有疾，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天有六氣，過則為災，於是乎節宣其氣也。」施，式智翻。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時亦罔或克壽。』尚書·無逸之辭。傳曰︰『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賢曰︰適，猶從也，言喪身之愚，甚於趾也。喪，息浪翻。『鄒︰說文︰，截本字。』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從，才用翻。從官，謂後宮有爵秩而常從者。侍使，則侍后妃、貴人左右而給使令，未有爵秩者也。復，扶又翻；下同。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于內，塞，悉則翻。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妃，讀曰配。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詔拜郞中。

**2**司隸、豫州饑，死者什四五，至有滅戶者。戶，謂著戶籍於官者也。滅戶，則無老無弱，皆死於饑，無復遺種也。

**3**詔徵張奐為大司農，復以皇甫規代為度遼將軍。規自以為連在大位，欲求退避，數上病，不見聽。數，所角翻。上，時掌翻。會友人喪至，規越界迎之，因令客密告幷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遠，于願翻。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塗，度遼將軍屯西河界，幷州刺史所部也。皇甫規，字威明。賢曰︰言欲歸第，避仕宦之途也。故激發我耳。吾當為朝廷愛才，為，于偽翻。何能申此子計邪！」遂無所問。

**4**夏，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濟，子禮翻。

**5**司徒許栩免；五月，以太常胡廣為司徒。

**6**庚午，上親祠老子於濯龍宮，以文罽為壇飾，罽，居例翻。西夷織毛為布曰罽。淳金釦器，釦，去厚翻。說文︰金飾器口。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史言其非禮。坐，徂臥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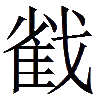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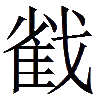
**7**鮮卑聞張奐去，招結南匈奴及烏桓同叛。六月，南匈奴、烏桓、鮮卑數道入塞，寇掠緣邊九郡。秋，七月，鮮卑復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詛。詛，莊助翻。於是上郡沈氐、安定先零諸種種，章勇翻。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被，皮義翻。詔復以張奐為護匈奴中郞將，以九卿秩護匈奴中郞將，秩比二千石。九卿，秩中二千石。督幽、幷、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度遼將軍及護烏桓校尉營也。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

**8**初，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卽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朝，直遙翻。鄕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房植，字伯武。周福，字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揣，初委翻。揣，度也，量也；度量其輕重長短而為譏議也。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

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為功曹，瑨，卽刃翻。晊，音質。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朝，郡朝也。公卿牧守所居皆曰府。朝，直遙翻。滂尤剛勁，疾惡如讎。滂甥李頌，素無行，中常侍唐衡『張︰「衡」作「儉」。』以屬資，行，下孟翻。屬，之欲翻。資用為吏；滂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百官志︰郡閣下及諸曹各有書佐，幹主文書。零仰曰︰「范滂清裁，賢曰︰裁，音才代翻。裁，制也；言其清而有制也。今日寧受笞而死，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怨之。於是二郡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孟博，范滂字也。諾者，隨言而應，無所違也。畫諾，猶畫可也。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公孝，岑晊字也。嘯，吟也，言但坐而吟嘯，於郡事無所豫也。

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及潁川賈彪為其冠，冠，古玩翻。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更，工衡翻。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李膺，字元禮，陳蕃，字仲舉，王暢，字叔茂。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否，音鄙。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屣履者，履不躡跟也。

宛有富賈張汎者，宛，於元翻。賈，音古。考異曰︰陳蕃傳作「張汜」，謝承書作「張子禁」，今從岑晊傳。與後宮有親，又善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得顯位，用勢縱橫。鏤，郞豆翻。好，呼到翻。遺，于季翻。橫，戶孟翻。岑晊與賊曹史張牧賊曹，主盜賊事。勸成瑨收捕汎等；旣而遇赦，瑨竟誅之，幷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暴放恣，為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平原劉瓆丁度集韻︰瓆，職日翻。使郡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汎妻上書訟冤，宦者因緣譖訴瑨、瓆。帝大怒，徵瑨、瓆，皆下獄。下，遐稼翻。有司承旨，奏瑨、瓆罪當棄市。

山陽太守翟超翟，萇伯翻。以郡人張儉為東部督郵。侯覽家在防東，百官志︰郡有五部督郵，監屬縣。郡國志︰防東縣，屬山陽郡。賢曰︰故城在今兗州金鄕縣南。殘暴百姓；覽喪母還家，喪，息浪翻。大起塋冢。塋，音營。儉舉奏覽罪，而覽伺候遮，，昨結翻。後乃作截。章竟不上。上，時掌翻。儉遂破覽冢宅，藉沒資財，具奏其狀，復不得御。復，扶又翻。御，進也，謂其奏不得進也。考異曰︰袁紀︰「儉行部下平陵，逢覽母。儉按劍怒曰︰『何等女子干督郵，此非賊邪！』使吏卒收覽母，殺之，追擒覽家屬、賓客，死者百餘人，皆僵尸道路，伐其園宅，井堙木刊，雞犬器物，悉無［餘］類。」苑康傳亦云︰「覽喪母還家。」陳蕃傳云︰「翟超沒入侯覽財產、坐髡鉗。」皆不云儉殺其母。若果殺之，則苑康不止徙日南也。侯覽傳又云︰「建寧二年喪母」，蓋以誅黨人在其年，致此誤耳。徐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嘗求故汝南太守李暠女不能得，暠，古老翻。遂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將，卽亮翻。射，而亦翻。東海相汝南黃浮聞之，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少，詩照翻。長，知兩翻。掾史以下固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暝目矣！」卽案宣罪棄市，暴其尸。暴，步木翻。於是宦官訴冤於帝，帝大怒，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校，戶敎翻。

太尉陳蕃、司空劉茂共諫，請瑨、瓆、超、浮等罪；考異曰︰陳蕃傳又有司徒劉矩，按時胡廣為司徒，非矩也。帝不悅。有司劾奏之，茂不敢復言。劾，戶槪翻，又戶得翻。復，扶又翻；下同。蕃乃獨上疏曰︰「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難，乃旦翻。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賢曰︰言帝以蠡吾侯卽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賢曰︰五侯，謂胤、讓、淑、忠、戟，與冀同時誅，事見冀傳。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汎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去，羌呂翻。至於陛下，有何悁悁！說文曰︰悁悁，恚忿也。悁，縈年翻。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怒，長，知兩翻。為，于偽翻。必加刑譴，已為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刀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橈，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橫，從，子用翻。橫，戶孟翻。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雒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申屠嘉事見十四卷文帝後二年，董宣事見四十三卷光武建武十九年。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惡，烏路翻。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嗁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嗁，與啼同。塞，悉則翻。與，讀曰豫。引納尚書朝省之士，朝，直遙翻。節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史以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

平原襄楷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下言，以文象設敎。臣竊見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天文志︰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坐也。賢曰︰太白，金也；熒惑，火也。天文志曰︰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故金火並為罰星也。坐，徂臥翻。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天文志︰房四星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焉；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法無繼嗣。前年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鼈，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續漢志曰︰延熹七年，雒陽城旁竹柏葉有傷枯者。考異曰︰帝紀此年十二月書「雒城傍竹柏枯傷」，誤也。臣聞於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二年，天子當之。』今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電，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閹豎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瓆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黃石公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當其害。達賢者，福流子孫。疾賢者，名不全。自陛下卽位以來，頻行誅罰，梁、寇、孫、鄧並見族滅，賢曰︰梁冀、寇榮、孫壽、鄧萬世等也。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會無赦宥而幷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事見上卷二年。被，皮義翻。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史記︰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耼季載，同母兄弟十人。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脩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螽斯，言后妃不妬忌，子孫衆多也。按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孝經援神契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公羊傳︰西狩獲麟，有以告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蓋以為異也。見，賢遍翻。願賜清閒，極盡所言。」書奏，不省。閒，讀曰閑。省，悉井翻。

十餘日，復上書曰︰「臣聞殷紂好色，妲己是出；好，呼到翻；下同。殷紂冒色，有蘇氏以妲己女之。妲，當割翻。葉公好龍，眞龍游廷。葉公子高好龍，天龍聞而降之，窺頭於牖。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謂已受熏腐之刑，得罪於天者也。陛下愛待，兼倍常寵，係『張︰「係」作「繼」。』嗣未兆，豈不為此！為，于偽翻。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賢曰︰浮屠，卽佛陀，聲之轉耳，謂佛也。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惡，烏路翻。去，羌呂翻。今陛下耆欲不去，耆，讀曰嗜。殺罰過理，旣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賢曰︰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經三宿，便卽移去，示無愛戀之心也。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單，與殫同。柰何欲如黃、老乎！」書上，卽召入，詔尚書問狀。楷言︰「古者本無宦臣，武帝末數游後宮，始置之耳。」數，所角翻。尚書承旨，承旨，謂承宦官風指也。奏︰「楷不正辭理，而違背經藝，假借星宿，背，蒲妹翻。宿，音秀。造合私意，合，音閤，牽合也。誣上罔事，請下司隸正楷罪法，下，遐稼翻。收送雒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皆天文恆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司寇二歲刑也。自永平以來，臣民雖有習浮屠術者，而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篤好之，好，呼到翻。常躬自禱祠，由是其法浸盛，故楷言及之。

符節令汝南蔡衍、百官志︰符節令，秩六百石，為符節臺率，主符節事，屬少府。議郞劉瑜表救成瑨、劉瓆，言甚切厲，亦坐免官。瑨、瓆竟死獄中。瑨、瓆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故天下惜之。岑晊、張牧逃竄獲免。

晊之亡也，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賢曰︰望，怨也；余謂望，責望也。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左傳之文。相，息亮翻。累，力瑞翻。公孝以要君致釁，要，一遙翻。自遺其咎，遣，于季翻。吾已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彪嘗為新息長，新息縣，屬汝南郡。賢曰︰今豫州縣。長，知兩翻。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按驗，掾吏欲引南；引南者，引車南行者。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按致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首，式救翻。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之為賈。

**9**河南『章︰乙十六行本「南」作「內」；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張成，善風角，賢曰︰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推占當赦，敎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旣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按殺之。考異曰︰黨錮傳云「膺為河南尹」，按膺此事非作尹時也。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伎，渠綺翻。帝亦頗訊其占；訊，問也。宦官敎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更，工衡翻。說文曰︰誹，謗也。蒼頡篇︰誹，非也。疑亂風俗。」考異曰︰袁紀作「牢順」，今從范書。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下，遐稼翻；下同。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案，文案也，以考驗為義。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按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左傳︰晉范宣子囚叔向。祁奚見宣子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掠，音亮。不肯平署。賢曰︰平署，猶連署也。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時宦官專權，置黃門北寺獄，自武帝以來，中都官詔獄所未有也。下，遐嫁翻。其辭所連及，太僕潁川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皋陶。」滂曰︰「皋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賢曰︰帝，謂天也。陶，音遙。如有其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陳蕃復上書極諫，復，扶又翻。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考異曰︰袁紀，李膺下獄在九月。范書，蕃免在七月。蕃傳︰「上書極諫曰︰『膺等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云云。」按膺等赦出在明年六月，再下獄死徙在建寧二年十月。蕃旣以此年七月免，則蕃傳所云，疑非蕃書也。又袁紀無陳蕃免事。靈帝卽位，以太尉陳蕃為太傅。按蕃免後有太尉周景。蓋袁紀誤也。

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染，謂獄辭所汙染也。逮，謂連及也。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桀，恥不得與，與，讀曰預。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薦張奐事見上卷六年。張鳳上書事見五年。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

杜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行，下孟翻；下同。時人謂之李、杜，故同時被繫。密嘗為北海相，行春，到高密，百官志︰凡郡國守相，常以春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高密縣，屬北海國。見鄭玄為鄕嗇夫，知其異器，卽召署郡職，遂遣就學，卒成大儒。卒，子恤翻。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鄕里，閉門掃軌，賢曰︰軌，車迹也，言絕人事。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劉勝，字季陵。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以激己，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位為大夫，謂在朝列也；見禮上賓，謂郡守接遇之也。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賢曰︰寒蟬，謂寂默也。楚辭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蟬寂漠而無聲。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

**10**九月，以光祿勳周景為太尉。

**11**司空劉茂免；冬，十二月，以光祿勳汝南宣酆為司空。姓譜︰宣以諡為氏。

**12**以越騎校尉竇武為城門校尉。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得兩宮賞賜，兩宮，謂天子及皇后。悉散與太學諸生及匄施貧民，匄，居太翻，與也。施，式豉翻。由是衆譽歸之。

**13**匈奴烏桓聞張奐至，皆相率還降，降，戶江翻。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朝廷患檀石槐不能制，遣使持印綬封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抄，楚交翻。自分其地為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為東部；夫，音扶。濊，音穢。貊，莫百翻。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孫二十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領之。觀此，則夷狄亦有邑居矣。檀石槐蓋盡有匈奴故地。敦，徒門翻。

#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六

## 漢紀四十八起強圉協洽（丁未），盡重光大淵獻（辛亥），凡五年。

孝桓皇帝下

## 永康元年（丁未、一六七）是年六月，始改元。

**1**春，正月，東羌先零圍祋祤，掠雲陽，二縣皆屬左馮翊。宋白曰︰耀州華原、同官縣，本漢祋祤縣地，雲陽故城在今縣西北六十里。零，音憐。祋，音丁活翻，又音丁外翻。祤，音詡。當煎諸種復反。種，章勇翻。復，扶又翻；下同。段熲擊之於鸞鳥，熲，高迥翻。鸞，音雚。鳥，讀曰雀。大破之，西羌遂定。

**2**夫餘王夫台寇玄菟；夫，音扶。菟，同都翻。玄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守，式又翻。

**3**夏，四月，先零羌寇三輔，攻沒兩營，兩營，京兆虎牙營，扶風雍營。零，音憐。殺千餘人。

**4**五月，壬子晦，日有食之。

**5**陳蕃旣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為黨人言者。復，扶又翻。朝，直遙翻；下同。為，于偽翻。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賈彪，潁川定陵人。自潁川至雒陽為西行。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魏郡霍諝等，說，輸芮翻。諝，私呂翻。使訟之。武上疏曰︰「陛下卽位以來，未聞善政，常侍、黃門，競行譎詐，妄爵非人。伏尋西京，佞臣執政，終喪天下。譎，古穴翻。喪，息浪翻。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難，乃旦翻。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謂望夷宮之事也。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謂自去年興獄至今年，事終無其實也。校，戶敎翻。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伊、呂之佐；，古契字，音息列翻。而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澄，清也。省，察也。省，悉井翻。時見理出，賢曰︰時，謂卽時也。以厭神『章︰乙十六行本「神」作「人」；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鬼喁喁之心。喁，魚恭翻。今臺閣近臣，尚書朱㝢、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緄，古本翻。考異曰︰武傳︰武上疏曰︰「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㝢等。」按蕃、廣時不為令僕，故去之。尚書郞張陵、嬀皓、嬀，俱為翻。姓譜︰嬀，帝舜之後。苑康、姓譜︰苑姓，商武丁之子受封於苑，因以為氏。左傳︰齊有大夫苑何忌。楊喬、邊韶、陳留風俗傳︰邊祖于宋平公子戍，字子邊。又左傳，周有大夫邊伯。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饕，吐刀翻。餮，他結翻。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否，音鄙。譽，音余。寶愛天官，唯善是授，天官，言天命有德，人君不可以私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是年，魏郡言嘉禾生，巴郡言黃龍見。見，賢遍翻。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霍諝亦為表請。上，時掌翻。為，于偽翻；下同。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賢曰︰三木，頭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覆其頭也。甫以次辯詰曰︰「卿等更相拔舉，更，工衡翻。迭為脣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賢曰︰探湯，喻去之疾也，見論語。探，吐南翻。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古之脩善，自求多福。今之脩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賢曰︰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事見史記。首陽山，在雒陽東北。杜佑曰︰偃師縣有首陽山。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鄭玄註周禮曰︰木在手曰桎，在足曰梏。桎，之日翻。梏，工沃翻。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庚申，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考異曰︰帝紀於去年冬書「李膺等二百餘人受誣為黨人，並坐下獄，書名三府。」按陳蕃以訟李膺，免。卽膺等下獄已在前，後遇赦，方得書名三府。則帝紀所紀，為兩無所用，故去之。又故書「三府」為「王府」，劉攽曰︰當為「三府」。

范滂往候霍諝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晉范宣子囚叔向，祁奚請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吾何謝焉！」滂南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兩，音亮。鄕人殷陶、黃穆侍衞於旁，應對賓客。滂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鄕里。

初，詔書下舉鉤黨，賢曰︰鉤，謂相連也。下，遐稼翻。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百數，唯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上，時掌翻。詔書前後迫切州郡，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舍責曰︰掾，俞絹翻。賢曰︰續漢志︰每州有從事史及諸曹掾史。傳，客舍也；音知戀翻。坐傳舍召弼而責。余謂「髡笞掾史」句，言詔書督迫州郡至於髡笞掾史，青州從事則坐平原傳舍而責史弼也。「詔書疾惡黨人，惡，烏路翻。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賢曰︰疆，界也。理，正也。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記·王制曰︰凡居民財，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齊，才細翻。前書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相，息亮翻。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卽收郡僚職送獄，郡僚職，謂郡諸曹掾史也。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所脫者甚衆。

竇武所薦︰朱㝢，沛人；苑康，勃海人；楊喬，會稽人；會，工外翻。邊韶，陳留人。喬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數，所角翻。帝愛其才貌，欲妻以公主，妻，七細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

**6**秋，八月，巴郡言黃龍見。見，賢遍翻。初，郡人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有黃龍，」語遂行民間，太守欲以為美，故上之。上，時掌翻。郡吏傅堅諫曰︰「此走卒戲語耳。」太守不聽。

**7**六月，『張︰「月」作「州」。』大水，勃海『張︰「海」下脫「海」字。』溢。

**8**冬，十月，先零羌寇三輔，零，音憐。張奐遣司馬尹端、董卓拒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酋，慈由翻。三州清定。時奐督幽、幷、涼三州。奐論功當封，以不事宦官故不果封，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為郞。奐辭不受，請徙屬弘農。舊制，邊人不得內徙。詔以奐有功，特許之。奐，燉煌淵泉人。拜董卓為郞中。卓，隴西人，性粗猛有謀，羌、胡畏之。董卓事始此。

**9**十二月，壬申，復癭陶王悝為勃海王。悝貶事見上卷延熹八年。癭，於郢翻。悝，苦回翻。

**10**丁丑，帝崩于德陽前殿。年三十六。戊寅，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初，竇后旣立，御見甚稀，見，賢遍翻。唯采女田聖等有寵。后素忌忍，帝梓宮尚在前殿，遂殺田聖。城門校尉竇武議立嗣，召侍御史河間劉鯈，鯈，式竹翻。問以國中宗室之賢者，鯈稱解瀆亭侯宏。賢曰︰解瀆亭在今定州義豐縣東北。杜佑曰︰義豐，漢之安國縣也。宏者，河間孝王之曾孫也，祖淑，父萇，世封解瀆亭侯。武乃入白太后，定策禁中，以鯈守光祿大夫，與中常侍曹節並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將，卽亮翻。奉迎宏，時年十二。考異曰︰范書云︰「卽帝位，年十三」，袁紀，初立為嗣詔書云，「年十有二」；建寧二年誅黨人時，云年十四。袁紀是也。

孝靈皇帝上之上諱宏。諡法︰亂而不損曰靈。伏侯古今註︰「宏」之字曰「大」。

## 建寧元年（戊申、一六八）

**1**春，正月，壬午，以城門校尉竇武為大將軍。考異曰︰袁紀︰「延熹九年，四月，戊寅；特進竇武為大將軍。武移病固讓，至于數十；不許。」范書在今年正月，壬午，武傳，為大將軍亦在迎立靈帝後。今從之。前太尉陳蕃為太傅，考異曰︰帝紀，拜蕃太傅在卽位後；傳在前。緣有蕃責尚書等語，故知從傳是也。與武及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三人謂之參。

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多託病不朝。陳蕃移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賢曰︰言人主雖亡，法度尚在，當行之與不亡時同，故曰如存。余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中庸之文，言人主雖死亡，事之如生存也。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柰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詩·國風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周頌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小雅曰︰或息偃在牀。於義安乎！」諸尚書惶怖，怖，普布翻。皆起視事。

**2**己亥，解瀆亭侯至夏門亭，使竇武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入殿中；庚子，卽皇帝位，改元。

**3**二月，辛酉，葬孝桓皇帝于宣陵，賢曰︰宣陵，在雒陽東南三十里。廟曰威宗。

**4**辛未，赦天下。

**5**初，護羌校尉段熲旣定西羌，去年熲定西羌。而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郞將張奐招之連年，旣降又叛。桓帝延熹四年，皇甫規招降東羌。六年，規薦張奐。至永康元年，七年之間，羌之叛服無常。降，戶江翻；下同。桓帝詔問熲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衆，不時輯定，欲令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熲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數，所角翻。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旣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躊躇，猶豫也，又住足也。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勢，欲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種，章勇翻；下同。近居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勢，從，子容翻。而久亂幷、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事見五十二卷順帝永和五年。安定、北地，復至單危；復，扶又翻；下同。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諸羌，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兩，音亮。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賢曰︰無慮，都凡也。毛晃曰︰總計曰無慮，猶言多少如是無疑也。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事見五十卷安帝元初五年。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事見五十二卷沖帝永嘉元年。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民，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駑，音奴。帝許之，悉聽如所上。上，時掌翻。熲於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賢曰︰彭陽、高平，並縣名，屬安定郡。彭陽縣，卽今原州彭原縣也。高平縣，今原州也。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賢曰︰山在今原州平高縣。杜佑曰︰平高縣，卽漢之高平也。虜兵盛，熲衆皆恐。熲乃令軍中長鏃利刃，范書·段熲傳作「張鏃利刃」。長矛三重，重，直龍翻。挾以強弩，列輕騎為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呼，火故翻。衆皆應聲騰赴，『張︰「赴」下脫「熲」字。』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太后賜詔書褒美曰︰「須東羌盡定，當幷錄功勤；今且賜熲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為郞中。」敕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軍費，百官志︰中藏府令，屬少府，掌中幣帛金銀諸貨物。調，徒弔翻。藏，沮浪翻。拜熲破羌將軍。

**6**閏月，甲午，追尊皇祖為孝元皇，沈約曰︰孝元皇，諡法所不載。今按周公諡法︰能思辨衆曰元；行義說民曰元；主義行德曰元；靖民則法曰元。夫人夏氏為孝元后，夏，戶雅翻。考為孝仁皇，諡法︰貴賢親親曰仁。尊帝母董氏為愼園貴人。皇祖，解瀆亭侯淑也。皇考，侯萇也。賢曰︰愼園，在今瀛州樂壽縣東南，俗呼為二皇陵。

**7**夏，四月，戊辰，太尉周景薨，司空宣酆免；以長樂衞尉王暢為司空。樂，音洛。

**8**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9**以太中大夫劉矩為太尉。

**10**六月，京師大水。

**11**癸巳，錄定策功，封竇武為聞喜侯，武子機為渭陽侯，考兩漢志無渭陽縣，因舅氏之親而為封國之名。兄子紹為鄠侯，鄠，音戶。靖為西鄕侯，中常侍曹節為長安鄕侯，侯者凡十一人。

涿郡盧植上書說武曰︰說，輸芮翻。「足下之於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為吾子之功，於斯為重。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自和帝無嗣，安帝以肅宗之孫入立。沖、質短祚，桓帝以肅宗曾孫入立。桓帝無嗣，又以肅宗玄孫入立。是同宗相後，以次建之也。圖，以族屬之遠近寫為圖也。牒，譜第之也。豈可橫叨天功以為己力乎！橫，戶孟翻。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植身長八尺二寸，長，直亮翻。音聲如鍾，姓剛毅，有大節。少事馬融，少，詩照翻。融性豪侈，多列女倡歌舞於前，倡，音昌。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融以是敬之。

太后以陳蕃舊德，特封高陽鄕侯。蕃上疏讓曰︰「臣聞割地之封，功德是為。為，于偽翻。臣雖無素潔之行，行，下孟翻。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詩云︰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使皇天震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太后不許。蕃固讓，章前後十上，上，時掌翻。竟不受封。

**12**段熲將輕兵追羌，出橋門，據東觀記，橋門，谷名。水經註云︰橋門，卽橋山之長城門也。晨夜兼行，與戰於奢延澤、落川、令鮮水上，賢曰︰卽上郡奢延縣界也。水經註︰奢延水出奢延縣西南赤沙阜，東流入于河。落川，在奢延水南。賢曰︰令鮮，水名，在今甘州張掖縣界，一名合黎水，一名羌谷水。余考鮮水旣捷，乃追戰於靈武谷，此鮮水非甘州之鮮水明矣，當在上郡北地界。連破之；又戰於靈武谷，賢曰︰靈武，縣名，有谷，在今靈州懷遠縣西北。余據前書·地理志，北地郡有靈武縣，靈武谷當在此縣界，非唐靈州之靈武縣也。羌遂大敗。秋，七月，熲至涇陽，涇陽縣，屬安定郡。賢曰︰故城在今原州平涼縣南。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

護匈奴中郞將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種，章勇翻。段熲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下，遐稼翻。熲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輭弱易制，復，扶又翻；下同。輭，乳兗翻，柔也。所以比陳愚慮，比，毗至翻。思為永寧之算；而中郞將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降，戶江翻。聖朝明監，信納瞽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勢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衂』，賢曰︰傷敗曰衂，音女六翻。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賢曰︰言羌亦稟天之一氣所生，誅之不可盡也。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汚野，傷和致災。』汚，烏故翻。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為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剽，匹妙翻。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為無道，衞國伐之，師興而雨；左傳曰︰「衞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其欲衞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澍，音樹，又音注，時雨也。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為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杜佑曰︰橋門以西，落川以東，今金城、會寧、平涼郡地。屬，之欲翻。非為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衂。案奐為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桓帝延熹九年，奐督三州二營。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賢曰︰獷，惡貌也，音各猛翻。誕辭空說，僭而無徵。左傳︰臧會卜為信與僭。杜預註曰︰僭，不信也。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宣帝時，趙充國擊西羌，降者三萬餘人，徙之金城，置金城屬國以處之。令，使也，音零。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鯁，賢曰︰鯁，與梗同。梗，病也。大雅云︰至今為梗。故遠識之士，以為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數，所角翻；下同。創，初良翻，傷也。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降，戶江翻。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蛇虺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賢曰︰殖，生也。左傳曰︰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杜預曰︰燼，火餘木也。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賢曰︰御，制御也。淮南子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願卒斯言，卒，子恤翻，終也。一以任臣，臨時量宜，量，音亮。不失權便。」

**13**八月，司空王暢免，宗正劉寵為司空。

**14**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事見五十五卷桓帝延熹八年。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賢曰︰女尚書，內官也。嬈，音乃了翻。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數，所角翻。朝，直遙翻。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操，千高翻。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章︰乙十六行本「推」作「椎」；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尚書令尹勳等共定計策。

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事見二十八卷元帝初元二年。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為，于偽翻。塞，悉則翻。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張︰「內」下脫「典」字。』門戶，主近署財物耳；省內，謂禁中也。近署財物，謂少府所掌中藏府、尚方、內者諸署也。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與，讀曰預。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漢元，漢初也。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復，扶又翻。數，所角翻。太后冘豫未忍，冘，音淫。故事久不發。蕃上疏曰︰「今京師囂囂，道路諠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尚書並亂天下，公乘，秦爵也。此以爵為氏。乘，繩證翻。昕，許斤翻。趙夫人卽趙嬈。颯，音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忤，五故翻。中，竹仲翻。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朝，直遙翻，謂舉朝之臣也。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今不急誅此曹，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量，音良。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幷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

是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晉書·天文志︰房四星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輔也。第一星，上將也；次，次將也；次，次相也；上星，上相也。太微，天子庭也。侍中劉瑜素善天官，天官，卽天文也。史記·天官書猶後之天文志。惡之，惡，烏路翻。上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斷，丁亂翻。於是武、蕃以朱㝢為司隸校尉，劉祐為河南尹，虞祁為雒陽令。武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姓譜︰周有山師之官，子孫以為氏。或云︰烈山氏之後。使冰奏收長樂尚書鄭颯，長樂尚書，蓋以太后臨朝置之，以掌奏下外朝文書衆事也。樂，音洛；下同。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復，扶又翻；下同。武不從，令冰與尹勳、侍御史祝瑨雜考颯，辭連及曹節、王甫。勳、冰卽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

九月，辛亥，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長樂，太后宮也。太后宮有女尚書五人，五官史主之。考異曰︰范書·帝紀作「丁亥」，袁紀作「辛亥」。按長曆，是年，九月，乙巳朔，無丁亥。今從袁紀。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呼，火故翻，下同。「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人，長樂從官史，掌太后宮從官。從，才用翻。共，音龔。喢血共盟，喢，色洽翻。謀誅武等。曹節白帝曰︰「外間切切，切切，猶言迫急也。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踊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衞左右，取棨信，閉諸禁門，賢曰︰棨，有衣戟也。漢官儀曰︰凡居宮中，皆施籍於掖門。按姓名當入者，本官為封棨，傳審印信，然後受也。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為黃門令，詔板，所謂尺一也。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勳、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幷殺勳；出鄭颯，還兵劫太后，奪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複道。謁者掌守門戶；文帝自代邸入立，有謁者十人，持戟衞端門是也。雒陽南、北宮有複道相通。使鄭颯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其兄子步兵校尉紹共射殺使者。射，而亦翻。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雒陽都亭也。校，戶敎翻。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難，乃旦翻。考異曰︰袁紀︰「蕃到承明門，使者不內，曰︰『公未被詔召，何得勒兵入宮！』蕃曰︰『趙鞅專兵向宮，以逐君側之惡，春秋義之。』有使者出開門，蕃到尚書門，正色云云。」今從范書。到尚書門，攘臂呼曰︰呼，火故翻。「大將軍忠以衞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遇，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棄天下，山陵未成，武有何功，兄弟父子並封三侯！謂武子機封渭陽侯，兄子紹封鄠侯，紹弟靖封西鄕侯。又設樂飲讌，多取掖庭宮人，旬日之間，貲財巨萬，大臣若此，為是道邪！謂此非不道而何。公為宰輔，苟相阿黨，復何求賊！」復，扶又翻。使劍士收蕃，蕃拔劍叱甫，辭色逾厲。遂執蕃，送北寺獄。考異曰︰范書·蕃傳曰︰「蕃拔劍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獄。」今據袁紀。黃門從官騶蹋踧蕃曰︰從，才用翻。騶，側尤翻。賢曰︰騶，騎士也。踧，子六翻。「死老魅！魅，明祕翻。物老而能為精怪，曰魅。復能損我曹員數、我曹稟假不！」稟，給也。假，借也。不，俯九翻。卽日，殺之。時護匈奴中郞將張奐徵還京師，曹節等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天且明也。王甫將虎賁、羽林等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北宮南掖門曰朱雀門。將，卽亮翻。與奐等合，已而悉軍闕下，與武對陳。陳，讀曰陣。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衞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兵素畏服中官，營府，謂五營校尉府也。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降，戶江翻。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雒陽都亭；梟，工堯翻。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及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皆夷其族。宦官又譖虎賁中郞將河間劉淑、故尚書會稽魏朗，云與武等通謀，皆自殺。會，工外翻。遷皇太后於南宮，徙武家屬於日南；自公卿以下嘗為蕃、武所舉者及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議郞勃海巴肅，姓譜︰巴，巴國之後，後漢又有揚州刺史巴祗。始與武等同謀，曹節等不知，但坐禁錮，後乃知而收之。肅自載詣縣，肅，勃海高城縣人。縣令見肅，入閤，解印綬，欲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旣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誅。被，皮義翻。

曹節遷長樂衞尉，封育陽侯。育陽縣，屬南陽郡。王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朱瑀、共普、張亮等六人皆為列侯，共，音龔。姓譜︰共，商諸侯之國，晉有左行共華。又云，鄭共叔段之後。十一人為關內侯。於是羣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喪，息浪翻。

蕃友人陳留朱震收葬蕃尸，匿其子逸，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桎，之日翻。梏，工沃翻。掠，音亮。誓死不言，逸由是得免。武府掾桂陽胡騰殯斂武尸，行喪，掾，俞絹翻。斂，力贍翻。坐以禁錮。武孫輔，年二歲，騰詐以為己子，與令史南陽張敞百官志︰大將軍府，令史及御屬三十一人。共匿之於零陵界中，亦得免。

張奐遷大司農，以功封侯。奐深病為曹節等所賣，固辭不受。

**15**以司徒胡廣為太傅，錄尚書事，司空劉寵為司徒，大鴻臚許栩為司空。臚，陵如翻。栩，況羽翻。

**16**冬，十月，甲辰晦，日有食之。

**17**十一月，太尉劉矩免，以太僕沛國聞人襲為太尉。聞人，姓也，風俗通曰︰少正卯魯之聞人，其後氏焉。

**18**十二月，鮮卑及濊貊寇幽、幷二州。濊，音穢。貊，莫百翻。

**19**是歲，疏勒王季父和得殺其王自立。

**20**烏桓大人上谷難樓有衆九千餘落，遼西丘力居有衆五千餘落，『張︰「落」下脫「皆」字。』自稱王。遼東蘇僕延有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峭，音七笑翻。右北平烏延有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史言烏桓強盛。

**二年**（己酉、一六九）

**1**春，正月，丁丑，赦天下。

**2**帝迎董貴人於河間。三月，乙巳，尊為孝仁皇后，居永樂宮；樂，音洛。拜其兄寵為執金吾，兄子重為五官中郞將。

**3**夏，四月，壬辰，有青蛇見於御坐上。見，賢遍翻。坐，徂臥翻。癸巳，大風，雨雹，霹靂，霹靂，震霆也。考異曰︰帝紀︰「建寧二年，四月，癸巳，大風雨雹。」楊賜傳︰「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續漢志︰「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坐。」袁紀︰「建寧二年，四月，壬辰，青蛇見；癸巳，大風。」按張奐傳，論陳、竇，薦王、李，與袁紀相應。今從之。拔大木百餘。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大司農張奐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尚書大傳曰︰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則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葬周公于畢，示不敢臣也。今竇武、陳蕃忠貞，未被明宥，被，皮義翻。妖眚之來，皆為此也，為，于偽翻。宜急為收葬，為，于偽翻。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蠲，吉玄翻。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賢曰︰顧，旋視也。復，反覆也。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上深嘉奐言，以問諸常侍，左右皆惡之，惡，烏路翻。帝不得自從。奐又與尚書劉猛等共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曹節等彌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奐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以三月俸贖罪。俸，扶用翻。

郞中東郡謝弼上封事曰︰「臣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詩·小雅·無羊之辭。鄭玄註云︰虺、蛇穴處，陰之祥也。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闥，援立聖明，書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左傳︰胥臣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今尚書·康誥無此語。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恩，事見四十七卷永元九年。前世以為美談。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凱『章︰乙十六行本「凱」上有「俯思」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風慰母之念。書·舜典曰︰烝烝乂，不格姦。孔安國註云︰烝烝，猶進進也。言舜進於善道。詩·凱風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臣又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易·師卦上六爻辭。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雨，于具翻。又，故太傅陳蕃，勤身王室，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其為酷濫，駭動天下；而門生故吏，並離徙錮。離，遭也。蕃身已往，人百何贖！詩·國風·黃鳥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賢曰︰四公，謂劉矩為太尉，許訓為司徒，胡廣為太傅及寵也。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孔安國註云︰斷斷猗然，專一之臣也。素，空也；無德而食其祿曰素餐。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又曰︰鼎折足，覆公餗。鼎以喻三公；餗，鼎實也；折足覆餗，言不勝其任。據是年聞人襲已代劉矩為太尉，餘三公亦不與賢註合。斷，丁亂翻。折，而設翻。餗，音速。可因災異，並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左右惡其言，惡，烏路翻。出為廣陵府丞，府丞，卽郡丞也。去官，歸家。曹節從子紹為東郡太守，以他罪收弼，掠死於獄。掠，音亮。

帝以蛇妖問光祿勳楊賜，賜上封事曰︰「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夫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賢曰︰洪範五行傳曰︰皇，大也；極，中也；建，立也；孽，災也。君不合大中，是謂不立。蛇、龍，陰類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賢曰︰豔妻，周幽王后褒姒也。皇甫卿士，皆后之黨，用后嬖寵而居位也。詩云︰皇甫卿士，豔妻煽方處。別，彼列翻。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賜，秉之子也。

**4**五月，太尉聞人襲、司空許栩免；六月，以司徒劉寵為太尉，太常汝南許訓為司徒，太僕長沙劉囂為司空。囂素附諸常侍，故致位公輔。

**5**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說，輸芮翻。降，戶江翻。段熲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為盜賊，復，扶又翻。不如乘虛放兵，放兵，謂縱兵擊羌也。勢必殄滅。熲於是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魏收地形志，安定鶉陰縣有凡亭。杜佑作瓦亭山。註云︰瓦亭山，在今平涼郡蕭關縣。遣騎司馬田晏、假司馬夏育將五千人先進，擊破之。夏，戶雅翻。羌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復，扶又翻；下同。分兵守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秋，七月，熲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為栅，西縣，前漢屬隴西郡，後漢屬漢陽郡。參據二志，皆云縣有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是則禹貢所謂「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其發源之地也。段熲討羌起於安定高平；羌敗，則追至上郡奢延，及大敗於靈武谷，乃追至安定涇陽。諸羌散入漢陽山谷間，聚屯凡亭山；凡亭旣破，復聚射虎谷，熲乃於西縣結栅以遮之。以羌奔潰所趨考之，射虎谷在西縣東北，凡亭山當在射虎谷東北。蓋東羌為熲兵所追，復欲西奔出塞，歸其舊來巢穴，而殲於是谷也。賢曰︰西縣故城，在今秦上邽縣西南。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廣，古曠翻。長，直亮翻。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上，時掌翻。虜乃覺之。熲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破之，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帥，所類翻。馮禪等所招降四千，分置安定、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熲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萬七千餘頭，畜，許又翻。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

臣光曰︰書稱『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周書·泰誓之辭。亶，誠也。夫蠻夷戎狄，氣類雖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樂，音洛。惡，烏路翻。亦與人同耳。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叛侵擾，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四裔，裔，邊也。處，昌呂翻。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若乃視之如草木禽獸，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艾殺之，否，音鄙。艾，讀曰刈。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且夫羌之所以叛者，為郡縣所侵冤故也；侵冤者，為所侵刻而銜冤。叛而不卽誅者，將帥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而牧之，則疆場之臣也，豈得專以多殺為快邪！夫御之不得其道，雖華夏之民，亦將蠭起而為寇，又可盡誅邪！然則段紀明之為將，段熲，字紀明，犯太宗嫌諱，故稱字。雖克捷有功，君子所不與也。

**6**九月，江夏蠻反，夏，戶雅翻。州郡討平之。

**7**丹楊山越圍太守陳夤，夤擊破之。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險，不納不租，故曰山越。寇擾郡縣，蓋自此始。其後孫吳悉取其地，以民為兵，遂為王土。

**8**初，李膺等雖廢錮，事見上卷桓帝延熹九年。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為之稱號︰賢曰︰標榜，猶相稱揚也。余謂立表以示人曰標，揭書以示人曰榜；標榜，猶言表揭也。更，工衡翻。以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翌」，范書作「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㝢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及南陽宗慈、陳留夏馥、汝南蔡衍、泰山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行，下孟翻。張儉、翟超、岑晊、苑康翟，萇伯翻。晊，之日翻。及山陽劉表、汝南陳翔、魯國孔昱、山陽檀敷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賢曰︰導，引也。言謂所宗仰者。度尚及東平張邈、王孝、東郡劉儒、泰山胡母班、風俗通曰︰胡母姓，本陳胡公之後也，公子完奔齊，遂有齊國。齊宣王母弟別封母鄕，遠取胡公，近取母邑，故曰胡母氏。陳留秦周、魯國蕃嚮、賢曰︰蕃，姓也，音皮。東萊王章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

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復，扶又翻。惡，烏路翻。下，遐稼翻。侯覽怨張儉尤甚，以破其冢宅也，事見上卷桓帝延熹九年。覽鄕人朱並素佞邪，為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鄕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為之魁。詔刊章捕儉等。刊章者，刊去並姓名而下其章也。冬，十月，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㝢、荀翌、翟超、劉儒、范滂等，賢曰︰鉤，謂相牽引也。請下州郡考治。」下，遐稼翻。治，直之翻。是時上年十四年，問節等曰︰「何以為鉤黨？」對曰︰「鉤黨者，卽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皆相舉羣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軌，法度也。君君、臣臣，所謂法也。為人臣而欲圖危社稷，謂之不法，誠是也。而諸閹以此罪加之君子，帝不之悟，視元帝之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者，闇又甚焉！悲夫！

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左傳︰羊舌赤之言曰︰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被，皮義翻。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為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錄，記也。牒，籍也。時聚徒敎授，多者以千計，各錄記其姓名於譜牒。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

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書閉傳舍，征羌縣，屬汝南郡，本當鄕縣，光武以來歙有平羌之功，改為征羌侯國以封之，因名焉。滂，縣人也。賢曰︰傳驛舍也，音知戀翻。征羌故城在今豫州郾陵縣東南。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為。滂聞之曰︰「必為我也。」為，于偽翻。卽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塞，悉則翻。累，力瑞翻。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仲博，滂弟字也。供，俱用翻。養，羊尚翻。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仲博者，滂弟也。龍舒君者，滂父龍舒侯相顯也。相，息亮翻。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李、杜謂李膺、杜密。卽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復，扶又翻。滂跪受敎，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

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桀及儒學有行義者，行，下孟翻。宦官一切指為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睚，牛懈翻。眦，士懈翻。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離，與罹同，遭也。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廢禁，謂廢棄而禁錮。

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為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為，于偽翻。詩·大雅·瞻卬之辭。毛氏曰︰殄，盡也。瘁，病也。瘁，似醉翻。漢室滅矣，但未知『膽烏爰止，于誰之屋』耳！」詩·小雅·正月之辭。毛氏註曰︰富人之屋，烏所集也。鄭氏曰︰視烏集於富人之屋，以言今民亦當求明君而歸之。考異曰︰范書以泰此語為哭陳、竇。袁紀以為哭三君、八俊，今從之。泰雖好臧否人倫，好，呼到翻。否，音鄙。而不為危言覈論，覈，謂深探其實也，刻覈也。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處，昌呂翻。

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望門而投之，以求止舍，困急之甚也。莫不重其名行，行，下孟翻。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考兩漢志，外黃縣屬陳留郡，黃縣屬東萊郡。毛欽蓋為黃縣令，「外」字衍。操，千高翻。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亡命，篤豈得臧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賢曰︰明廷，猶言明府，言不執儉，得義之半也。欽歎息而去。篤導儉經北海戲子然家，戲，許宜翻。姓譜︰伏戲氏之後。遂入漁陽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下，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為之殘破。為，于偽翻。儉與魯國孔襃有舊，亡抵襃，不遇，賢曰︰抵，歸也。襃弟融，年十六，匿之。後事泄，儉得亡走，國相收襃、融送獄，相，息亮翻。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謂自保無他而納儉，因舍止而藏匿之。襃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任，音壬。長，知兩翻。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賢曰︰前書音義曰︰讞，請也。上，時掌翻。讞，音宜桀翻。詔書竟坐襃。及黨禁解，儉乃還鄕里，後為衞尉，卒，年八十四。儉傳云︰建安初，徵為衞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縣車，不豫政事，歲餘，卒於許下。夏馥聞張儉亡命，歎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汙，烏路翻。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翦須變形，須，與鬚同。入林慮山中，慮，音廬。隱姓名，為冶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瘁，似醉翻。積二三年，人無知者。馥弟靜載縑帛追求餉之，馥不受曰︰「弟柰何載禍相餉乎！」黨禁未解而卒。

初，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南陽何顒，素與陳蕃、李膺善，亦被收捕，顒，魚容翻。被，皮義翻。乃變名姓匿汝南間，與袁紹為奔走之交，常私入雒陽，從紹計議，為諸名士罹黨事者求救援，設權計，使得逃隱，所全免甚衆。

初，太尉袁湯三子，成、逢、隗，成生紹，逢生術。據術字公路，當讀如月令「審端徑術」之術，音遂。又據說文︰術，邑中道，讀從入聲。則二音皆通。隗，五罪翻。逢、隗皆有名稱，少歷顯官。稱，尺證翻。少，詩照翻。時中常侍袁赦考異曰︰袁紀作「袁朗」，今從范書·袁隗傳。以逢、隗宰相家，與之同姓，推崇以為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他公族同。紹壯健有威容，愛士養名，賓客輻湊歸之，輜輧、柴轂，塡接街陌。賢曰︰說文曰︰輧車，衣車也。鄭玄註周禮曰︰輧，猶屛也，取其自蔽隱。柴轂，賤者之車。袁紹事始此。黨錮旣死，而誅宦官者二袁也。人不為善而欲去害己者，天其許之乎！術亦以俠氣聞。逢從兄子閎，少有操行，俠，戶頰翻。從，才用翻。少，詩照翻。行，下孟翻。以耕學為業，逢、隗數饋之，無所受。數，所角翻。閎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卽晉之三郤矣。」先公，謂袁安也。三郤，謂晉大夫郤錡、郤犨、郤至也。郤氏世為晉卿，三子者憑藉世資，驕奢侵權，為厲公所殺。及黨事起，閎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卒於土室。

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賢曰︰訐，謂橫議是非也。訐，居謁翻。朝，直遙翻。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折，而設翻。下，遐稼翻。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室為擁篲先驅，史記︰鄒衍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處，昌呂翻。復，扶又翻。橫，戶孟翻。為，于偽翻。篲，祥歲翻。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事見七卷秦始皇三十四年、三十五年。卒，子恤翻。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碭，音唐。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唯蟠超然免於評論。

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坤之六四，居近五之位而無相得之義，乃上下閉隔之時，羣陰旣盛，故當括囊以避禍。夬以五陽決一陰，小人衰微，君子道盛，故可揚于王庭以聲小人之罪。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橫，戶孟翻。否，音鄙。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撩，連條翻。蹺『章︰乙十六行本「蹺」作「踐」；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熊校同。』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被，皮義翻。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殲，息廉翻。夫唯郭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以尹吉甫美仲山甫者美郭泰。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謂申屠蟠得豫之六二。幾，居希翻。卓乎其不可及已！

**9**庚子晦，日有食之。

**10**十一月，太尉劉寵免；太僕扶溝郭禧為太尉。

**11**鮮卑寇幷州。

**12**長樂太僕曹節病困，詔拜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上，時掌翻。復為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

**13**高句驪王伯固寇遼東，玄菟太守耿臨討降之。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

**三年**（庚戌、一七○）

**1**春，三月，丙寅晦，日有食之。

**2**徵段熲還京師，拜侍中。熲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熲，古迥翻。郭璞曰︰蓐，席也。與將士同甘苦，故皆樂為死戰，樂，音洛。所嚮有功。

**3**夏，四月，太尉郭禧罷；以太中大夫聞人襲為太尉。

**4**秋，七月，司空劉囂罷；八月，以大鴻臚梁國橋玄為司空。姓譜︰黃帝葬橋山，子孫守冢，因氏焉。

**5**九月，執金吾董寵坐矯永樂太后屬請，下獄死。屬，之欲翻。下，遐稼翻。

**6**冬，鬱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烏滸人十餘萬，萬震曰︰烏滸之地，在廣州之南，交州之北。賢曰︰烏滸，南方夷號也。廣州記曰︰其俗食人，以鼻飲酒，口中進噉如故。劉昫曰︰貴州鬱平縣，漢鬱林廣鬱縣地，古西甌駱越所居，谷永招降烏滸，開置七縣，卽此也。杜佑曰︰烏滸地在今南海郡之西南，安南府北朔寧郡管。滸，呼古翻。皆內屬，受冠帶，開置七縣。

**7**涼州刺史扶風孟佗賢曰︰佗，音駞。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己校尉『章︰乙十六行本「校尉」作「司馬」；乙十一行本同。』曹寬、西域長史張宴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以元年疏勒弒其王也。任，音壬。敦，徒門翻。校，戶孝翻。龜茲，音丘慈。攻楨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復治。復，扶又翻。治，直之翻。

初，中常侍張讓有監奴，典任家事，威形諠赫。諠，況遠翻。孟佗資產饒贍，贍，而豔翻。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言其汎愛無有遺者。奴咸德之，問其所欲。佗曰︰「吾望汝曹為我一拜耳！」為，于偽翻。時賓客求謁讓者，車常數百千兩，兩，音亮。佗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倉頭迎拜於路，遂共轝車入門，轝，羊茹翻。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遺，于季翻。讓大喜，由是以佗為涼州刺史。

**四年**（辛亥、一七一）

**1**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赦天下，唯黨人不赦。

**2**二月，癸卯，地震。

**3**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4**太尉聞人襲免；以太僕汝南李咸為太尉。

**5**大疫。司徒許訓免；以司空橋玄為司徒；夏，四月，以太常南陽來豔為司空。

**6**秋，七月，司空來豔免。

**7**癸丑，立貴人宋氏為皇后。后，執金吾酆之女也。

**8**司徒橋玄免；以太常南陽宗俱為司空，前司空許栩為司空。

**9**帝以竇太后有援立之功，冬，十月，戊子朔，率羣臣朝太后於南宮，親饋上壽。朝，直遙翻。饋，進食也。黃門令董萌因此數為太后訴冤，數，所角翻。為，于偽翻。帝深納之，供養資奉，有加於前。共，居用翻。養，羊尚翻。曹節、王甫疾之，誣萌以謗訕永樂宮，帝母孝仁董太后所居也。樂，音洛。下獄死。下，遐稼翻。

**10**鮮卑寇幷州。

#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七

## 漢紀四十九起玄黓困敦（壬子），盡上章涒灘（庚申），凡九年。

孝靈皇帝上之下

## 熹平元年（壬子、一七二）

**1**春，正月，車駕上原陵。司徒掾陳留蔡邕曰︰「吾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據禮儀志，西都舊有上陵，至東都則其儀文愈備，其略見四十四卷永平元年。上，時掌翻。掾，俞絹翻。易，以豉翻。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

**2**三月，壬戌，太傅胡廣薨，年八十二。廣周流四公，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三十餘年，賢曰︰廣以順帝漢安元年為司空，至熹平元年薨，三十一年也。歷事六帝，安、順、沖、質、桓、靈。禮任極優，罷免未嘗滿歲，輒復升進。復，扶又翻。所辟多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三司，卽三公。練達故事，明解朝章，解，戶買翻，曉也。朝，直遙翻。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胡廣，字伯始。夫旣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則當時之責望亦重矣，豈可以三十餘年周流四公為榮哉！賢曰︰中，和也。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然溫柔謹慤，常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無忠直之風，天下以此薄之。

**3**五月，己巳，赦天下，改元。

**4**長樂太僕侯覽坐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長樂太僕，太后宮官也；主馭，宦者為之，秩二千石。樂，音洛。

**5**六月，京師大水。

**6**竇太后母卒於比景，太后憂思感疾，癸巳，崩於雲臺。宦者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太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

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賢曰︰祔，謂新死之主祔於先死者之廟，婦祔於其夫，所祔之妃妾祔於妾祖姑也。詔公卿大會朝堂，朝，直遙翻。令中常侍趙忠監議。監，古銜翻。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擣椒自隨，孔穎達曰︰釋木云︰檓，大椒。郭璞曰︰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為檓。陸璣疏云︰椒樹如茱萸，有針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為香。今成皋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也，可著飲食中；又用烝雞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本草亦云︰椒，大熱，有毒。按李咸擣椒自隨，齊明帝將殺高武諸孫，敕太官煮椒二斛，蓋其毒能殺人也。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欲以死爭之也。旣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操，千高翻。球卽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冢嘗被發掘，骸骨暴露，與賊倂尸，魂靈汙染，賢曰︰段熲為河南尹，坐盜發馮貴人冢，左遷諫議大夫。余據熲以延熹三年入為侍中，轉執金吾、河南尹，則發冢之事於是年近耳。被，皮義翻。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省，悉井翻；下同。作色俛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蚩，笑也。球曰︰「陳、竇旣冤，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也！」李咸曰︰「臣本謂宜爾，誠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曹節、王甫猶爭，以為︰「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梁后先桓帝崩，葬懿陵。梁冀誅，始廢陵為貴人冢。武帝黜廢衞后，而以李夫人配食，戾太子之亂，武帝策廢其母衞后，后自殺。武帝崩，霍光緣帝雅意，以李夫人配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李咸復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閻后家犯惡逆，竇后事見四十六卷章帝建初八年。閻后事見五十卷、五十一卷安帝延光三年、四年。復，扶又翻。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朝，直遙翻。至於衞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為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從之。省，悉景翻。考異曰︰袁紀云︰「河南尹李咸執藥上書曰︰『昔秦始皇幽閉母后，感茅焦之言，立駕迎母，供養如初。夫以秦后之惡，始皇之悖，尚納直臣之語，不失母子之恩，豈況皇太后不以罪歿，陛下之過有重始皇！臣謹左手齎章，右手執藥，詣闕自聞。如遂不省，臣當飲鴆自裁，下覲先帝，具陳得失。』章省，上感其言，使公卿更議。廷尉陳球乃下議。」與范不同，今從范書。

**7**秋，七月，甲寅，葬桓思皇后于宣陵。

有人書朱雀闕，古今註︰永平二年十一月，初作北宮，朱爵，南司馬門闕，在宮門之外。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考異曰︰舊云「常侍侯覽多殺黨人」。按時覽已死，恐誤。今去之。公卿皆尸祿，無忠言者。」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賢曰︰不得書闕主名。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之。熲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又使熲以他事奏猛，論輸左校。校，戶敎翻。

初，司隸校尉王寓依倚宦官，求薦於太常張奐，奐拒之，寓遂陷奐以黨罪禁錮。奐嘗與段熲爭擊羌，不相平，事見上卷建寧元年。熲為司隸，欲逐奐歸敦煌而害之；奐徙屬弘農事見上卷桓帝永康元年。敦，徒門翻。奐奏記哀請於熲，乃得免。

初，魏郡李暠為司隸校尉，暠，古老翻。以舊怨殺扶風蘇謙；謙子不韋瘞而不葬，瘞，於計翻。變姓名，結客報仇。暠遷大司農，不韋匿於廥中，鑿地旁達暠之寢室，說文曰︰廥，芻稾藏，音工外翻。殺其妾幷小兒。暠大懼，以板藉地，一夕九徙。又掘暠父冢，斷取其頭，斷，丁管翻。標之於市。暠求捕不獲，憤恚，嘔血死。恚，於避翻。不韋遇赦還家，乃葬父行喪。張奐素睦於蘇氏，而段熲與暠善，熲辟不韋為司隸從事，不韋懼，稱病不詣。熲怒，使從事張賢就家殺之，先以鴆與賢父曰︰「若賢不得不韋，便可飲此！」賢遂收不韋，幷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之。

**8**勃海王悝之貶癭陶也，悝，苦回翻。癭，於郢翻。因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千萬；旣而桓帝遺詔復悝國，悝復國事見上卷永康元年。悝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中常侍鄭颯、中黃門董騰數與悝交通，颯，音立。數，所角翻。甫密司察以告段熲。司，讀曰伺。冬，十月，收颯送北寺獄，使尚書令廉忠誣奏「颯等謀迎立悝，大逆不道」，遂詔冀州刺史收悝考實，迫責悝，令自殺；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伎，渠綺翻。傅、相以下悉伏誅。甫等十二人皆以功封列侯。

**9**十一月，會稽妖賊許生起句章，句章縣，屬會稽郡。賢曰︰故城在今越州鄮縣西。十三州志曰︰句踐之地，南至句無，其後倂吳，因大城之，章霸功，以示子孫，故曰句章。妖，於驕翻。句，音章句之句。自稱陽明皇帝，衆以萬數，遣揚州刺史臧旻、丹陽太守陳寅討之。

**10**十二月，司徒許栩罷；以大鴻臚袁隗為司徒。隗，五罪翻。考異曰︰袁紀在四年。今從范書。

**11**鮮卑寇幷州。

**12**是歲，單于車兒死，子屠特若尸逐就單于立。車，昌遮翻。

**二年**（癸丑、一七三）

**1**春，正月，大疫。

**2**丁丑，司空宗俱薨。

**3**二月，壬午，赦天下。

**4**以光祿勳楊賜為司空。

**5**三月，太尉李咸免。

**6**夏，五月，以司隸校尉段熲為太尉。

**7**六月，北海地震。

**8**秋，七月，司空楊賜免；以太常潁川唐珍為司空。珍，衡之弟也。

**9**冬，十二月，太尉段熲罷。

**10**鮮卑寇幽、幷二州。

**11**癸酉晦，日有食之。

**三年**（甲寅、一七四）

**1**春，二月，己巳，赦天下。

**2**以太常東海陳耽為太尉。

**3**三月，中山穆王暢薨，無子，國除。暢，中山簡王焉之曾孫。焉，光武子。考異曰︰本傳云︰「子節王稚嗣，無子，國除。」與帝紀異，未知孰是，又不知稚薨在何年，今且從帝紀。

**4**夏，六月，封河間王利子康為濟南王，奉孝仁皇祀。帝入繼大宗，故以康奉孝仁皇祀。利，帝從兄弟也。濟，子禮翻。

**5**吳郡司馬富春孫堅召募精勇，得千餘人，助州郡討許生。百官志，郡有丞、長史，而無司馬。蓋是時以盜起，置司馬以主兵也。富春縣，屬吳郡。賢曰︰今杭州富陽縣也，避晉簡文帝母鄭太后諱，改曰富陽。冬，十一月，『張︰「月」下脫「堅從」二字。』臧旻、陳寅大破生於會稽，斬之。會，工外翻。

**6**任城王博薨，無子，國絕。桓帝延熹四年，博紹封任城國。

**7**十二月，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屠各追擊，破之。守，式又翻。夏，戶雅翻。屠，直於翻。遷育為護烏桓校尉。鮮卑又寇幷州。

**8**司空唐珍罷，以永樂少府許訓為司空。永樂少府，董太后宮官也。樂，音洛。

**四年**（乙卯、一七五）

**1**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郞蔡邕為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雒陽記曰︰太學在雒陽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郞蔡邕名。古文，科斗書也。篆，大篆也。隸，今謂之八分書。後魏江式曰︰伏羲氏作而八卦形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采。古史蒼頡覽二象之爻，觀鳥獸之迹，別刱文字，以代結繩。迄於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殊蒼氏矣。周禮︰保氏敎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是史頡之遺法。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卽謂之籀書。孔子修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七國殊軌，文字乖別；秦兼天下，李斯奏罷不合秦文者。斯作蒼頡篇，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或頗有省改，所謂小篆者也。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卽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敎以籀書，又習八體。又有草書，莫知誰始，其書形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蒼頡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黃門侍郞揚雄採以作訓纂。亡新居攝，使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卽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郞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敎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卽汝南許愼古學之師也。愼嗟時人之好奇，歎俗儒之穿鑿，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郞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於文為益，然其字詁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較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小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衞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牓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典祠令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愼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龣徴羽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衞，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繆錯，隸體失眞，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為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兔為䨲，神虫為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式言字學，本末頗詳，故備著之。趙明誠金石錄曰︰石經，蓋漢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後漢書·儒林傳叙云「為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洪氏隸續曰︰石經見於范史·帝紀及儒林、宦者傳，皆云五經。蔡邕、張馴傳則曰六經。惟儒林傳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酈氏水經云︰漢立石經於太學。魏正始中，又刻古文、篆、隸三字石經。唐志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曰尚書，曰左傳。獨隋志所書異同，其目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旣以七經為蔡邕書矣，又云魏立一字石經，乃其誤也。范蔚宗時，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鐫並列於學官，故史筆誤書其事，後人襲其譌錯，或不見石刻，無以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為中郞所書，而未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為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匋所跋石經，亦為范史、隋志所惑，指三體為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磾等名，乃云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謂謬論。北史江式云︰魏邯鄲淳以書敎皇子，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按此碑以正始年中立。漢書云︰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鄲淳作曹娥碑。時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亦九十餘年。式以三字為魏碑則是；謂之邯鄲淳所書，非也。使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塡塞街陌。乘，繩證翻。兩，音亮。塞，悉則翻。

**2**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比，毗至翻；下同。乃制昏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監，古銜翻。至是復有三互法，賢曰︰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也。復，扶又翻；下同。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賢曰︰鎧，甲也。周禮·考工記曰︰燕無函。函，亦甲也。言幽、燕之地，家家皆能為函，故無函匠也。左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闕職經時，吏民延屬，比，毗至翻。延屬者，延頸而屬望也。屬，之欲翻。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怪問其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復，扶又翻；下同。狐疑遲淹，兩州懸空，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對相部主，冀州之人刺幽州，幽州之人刺冀州，是為對相部主。尚畏懼不敢營私；況乃三互，何足為嫌！昔韓安國起自徒中，韓安國，梁人，坐法抵罪，梁內史缺，天子遣使拜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朱買臣出於幽賤，朱買臣，吳人，家貧，賣薪以自給，後隨計吏至長安，拜會稽太守。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互，繫以末制乎！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朝廷不從。

臣光曰︰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左傳叔向詒子產書之言也。明王之政，謹擇忠賢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則賞，有罪則誅，無所阿私，法制不煩而天下大治。治，直吏翻。所以然者何哉？執其本故也。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閑益密，有功者以閡文不賞，閡，與礙同。為姦者以巧法免誅，上下勞擾而天下大亂。所以然者何哉？逐其末故也。孝靈之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視之，豈不適足為笑而深可為戒哉！

**3**封河間王建孫佗為任城王。佗，帝從兄弟之子也。佗，徒河翻。任，音壬。

**4**夏，四月，郡、國七大水。

**5**五月，丁卯，赦天下。

**6**延陵園林災。延陵，成帝陵也。

**7**鮮卑寇幽州。

**8**六月，弘農、三輔螟。

**9**于窴王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窴，徒賢翻。戊己校尉、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子定興為王，人衆裁千口。

**五年**（丙辰、一七六）

**1**夏，四月，癸亥，赦天下。

**2**益州郡夷反，太守李顒討平之。顒，魚容翻。

**3**大雩。

**4**五月，太尉陳耽罷；以司空許訓為太尉。

**5**閏月，永昌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耆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泥。被，皮義翻。謀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獨不開恕乎！所以災異屢見，見，賢遍翻。水旱荐臻，皆由於斯。宜加沛然，以副天心。」帝省奏，大怒，省，悉井翻。卽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永昌郡，屬益州刺史。而扶風槐里縣，屬司隸。蓋詔益州收鸞，而司隸送槐里獄。掠，音亮。於是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及五屬。賢曰︰謂斬衰、齊衰、小功、大功、緦麻也。

**6**六月，壬戌，以太常南陽劉逸為司空。

**7**秋，七月，太尉許訓罷；以光祿勳劉寬為太尉。

**8**冬，十月，司徒袁隗罷；十一月，丙戌，以光祿大夫楊賜為司徒。

**9**是歲，鮮卑寇幽州。

**六年**（丁巳、一七七年）

**1**春，正月，辛丑，赦天下。

**2**夏，四月，大旱，七州蝗。

令三公條奏長吏苛酷貪汚者，罷免之。平原相漁陽陽球坐嚴酷，徵詣廷尉。姓譜︰齊人遷陽，子孫以國為氏。一曰︰周景王封少子於陽樊，因邑命氏。考異曰︰本傳︰司空張顥條奏。按顥，光和元年為太尉，未嘗為司空。球，光和元年陷蔡邕時，已為將作大匠，不知被徵果在何年，唯熹平五年、六年大旱，故附於此。帝以球前為九江太守討賊有功，球傳云︰九江山賊起，三府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略，凶賊殄破。特赦之，拜議郞。

**3**鮮卑寇三邊。鮮卑強盛，東西北三邊皆被寇也。

**4**市賈小民相聚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子舍人。宣陵，桓帝陵。百官志︰太子舍人秩二百石，更直宿衞，如三署郞中。賈，音古。

**5**秋，七月，司空劉逸免；以衞尉陳球為司空。

**6**初，帝好文學，好，呼到翻。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賢曰︰說文曰︰牘，書板也，長二尺。藝文志曰︰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音義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蟲書，謂為蟲鳥之形，所以書旛信也。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勢之徒置其間，百官志︰侍中有僕射一人，中興轉為祭酒。行，下孟翻。趣，七喻翻。憙陳閭里小事；憙，許記翻。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久不親行郊廟之禮。會詔羣臣各陳政要，蔡邕上封事曰︰「夫迎氣五郊、清廟祭祀、養老辟雍，迎氣五郊及養老辟雍，註並見四十四卷明帝永平二年。漢宗廟一歲五祀，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疏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汙，疏喪，謂疏屬之喪也。賢曰︰小汙，謂病及死也。數，所角翻。廢闕不行，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自今齋制宜如故典，漢制︰凡齋，天地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祀三日。齋日內有汙染解齋，副倅行禮；先齋一日有汙穢災變，齋祀如儀。庶答風霆、災妖之異。妖，於驕翻。又，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歲一貢士。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賢曰︰數路，謂孝廉、賢良、文學之類也。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治政，未有其能。治，直之翻；下同。陛下卽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省，悉井翻。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為敎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旣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治民，復，扶又翻。及在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事見二十七卷甘露三年。章帝集學士於白虎，事見四十六卷建初四年。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固當志其大者。賢曰︰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鄭玄註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泥，謂滯陷不通。邕以為孔子之言，當別有所據也。泥，乃計翻。又，前一切以宣陵孝子為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事見十四卷文帝後七年。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旣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之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載之時，鄭玄曰︰祖，謂將葬，祖祭於庭。載，謂升柩於車也。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勝，音升。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詳，莫與大焉，言雖他有不祥，莫與比並大也。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焉。漢縣置丞、尉。丞，署文書，典知倉獄。尉，主盜賊。

**7**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校，戶敎翻。夏，戶雅翻。上，時掌翻。「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先，悉薦翻。被原，被，皮義翻。欲立功自效，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幷力討賊，帝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郞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於朝堂。蔡邕議曰︰「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賦充實，所括廣遠，數十年間，官民俱匱，猶有悔焉。謂輪臺哀痛之詔也。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事見四十七卷和帝永元五年。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段熲自桓帝延熹二年擊西羌，至建寧二年始成功，凡十一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曩時，種，章勇翻。而虛計二載，載，子亥翻。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衆人，轉運無已，復，扶又翻。是為耗竭諸夏，幷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賢曰︰疥，音介。搔，新到翻。埤蒼曰︰瘭，必燒翻。杜預註左傳曰︰疽，惡瘡也。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詬，詬，古候翻，恥也。方之於今，何者為盛？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別，彼列翻。苟無䠞國內侮之患則可矣，䠞，與蹙同。豈與蟲螘之虜螘，與蟻同。校往來之數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令本朝為之旰食乎！為，于偽翻；下同。旰，晚也，音古按翻。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前書音義曰︰廝，微也。輿，衆也。雖得越王之首，猶為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量，音良。帝不從。八月，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郞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衆逆戰，檀石槐分其國為三部，見五十五卷桓帝延熹九年。帥，讀曰率。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喪，息浪翻。傳，株戀翻。重，直用翻。各將數十騎奔還，死者什七八。三將檻車徵下獄，下，遐稼翻。贖為庶人。

**8**冬，十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9**太尉劉寬免。

**10**辛丑，京師地震。

**11**十一月，司空陳球免。

**12**十二月，甲寅，以太常河南孟𢒰為太尉。𢒰，音乙六翻。

**13**庚辰，司徒楊賜免。

**14**以太常陳耽為司空。

**15**遼西太守甘陵趙苞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杜佑曰︰漢遼西郡故城在盧龍城東。柳城縣，屬遼西郡；賢曰︰故城在今營州南。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鈔，楚交翻。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質，音致，劫以為質也。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對陳，陳，讀曰陣。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號，戶刀翻。養，羊亮翻。為，于偽翻。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塞，悉則翻。母遙謂曰︰「威豪，趙苞，字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卽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為所害。苞自上歸葬，自上奏乞歸葬也。上，時掌翻。帝遣使弔慰，封鄃侯。鄃，音輸。苞葬訖，謂鄕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難，乃旦翻。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 光和元年（戊午、一七八）是年三月改元。

**1**春，正月，合浦、交趾烏滸蠻反，滸，呼古翻。招引九眞、日南民攻沒郡縣。

**2**太尉孟𢒰罷。

**3**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4**癸丑，以光祿勳陳國袁滂為司徒。

**5**己未，地震。

**6**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賜爵關內侯以下也。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

**7**三月，辛丑，赦天下，改元。

**8**以太常常山張顥為太尉。顥，中常侍奉之弟也。

**9**夏，四月，丙辰，地震。

**10**侍中寺雌雞化為雄。

**11**司空陳耽免；以太常來豔為司空。

**12**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帝所御溫德殿東庭中，長十餘丈，似龍。長，直亮翻。

**13**秋，七月，壬子，青虹見玉堂後殿庭中。洛陽官殿名，南宮有玉堂前後殿。見，賢遍翻。詔召光祿大夫楊賜等詣金商門，洛陽記曰︰南宮有崇德殿、太極殿，殿西有金商門。問以災異及消復之術。消復者，消變而復其常也。賜對曰︰「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春秋演孔圖曰︰霓者，斗之亂精也，失度投蜺見。郭璞註爾雅曰︰雙出，色鮮盛者為雄，曰虹；闇者為雌，曰蜺。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春秋演孔圖曰︰劉四百歲之際，褒漢王輔，皇王以期，有名不就。宋均註曰︰雖褒族人為漢王以自輔，以當有應期，名見攝錄者，故名不就也。復，扶又翻。今妾媵、閹尹之徒共專國朝，媵，以證翻。朝，直遙翻。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見寵於時，更相薦說，更，工衡翻。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常伯，侍中。納言，尚書。處，昌呂翻。郤儉、梁鵠各受豐爵不次之寵，姓譜︰郤，晉卿郤氏之後。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畮，畮，古畝字。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行，下孟翻。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此逸書也。唯陛下斥遠佞巧之臣，遠，于願翻。速徵鶴鳴之士，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繫辭曰︰君子居室，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鶴鳴之士，言士之修身踐言，為時所稱者也。斷絕尺一，斷，丁管翻。抑止槃游，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

議郞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祅變以當譴責，祅，與妖同，於驕翻。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卽安。今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嬈，奴鳥翻。讒諛驕溢，續以永樂門史霍玉，永樂門史，董太后宮官。樂，音洛。依阻城社，又為姦邪。今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宮中耆宿，皆稱中大人。復，扶又翻。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為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今太尉張顥，為玉所進；光祿勳偉璋，有名貪濁；偉，姓；璋，名。又長水校尉趙玹，玹，音玄。屯騎校尉蓋升，蓋，古合翻。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數，所角翻。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使，雕琢大臣也。賢曰︰雕琢，謂鐫削以成其罪也。又，尚方工技之作，續漢志︰尚方，掌上手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物。技，巨綺翻。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惟，思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愼，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賢曰︰厭，伏也，音一葉翻。莫之敢言；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以答天望。聖朝旣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塞，悉則翻。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以盈為滿者，避惠帝諱也。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更，工衡翻。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語，牛倨翻。事遂漏露。其為邕所裁黜者，側目思報。

初，邕與大鴻臚劉郃素不相平，臚，陵如翻。郃，古合翻，又曷閣翻。叔父衞尉質又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卽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賢曰︰中，傷也。郃，古合翻。數，所角翻。中，竹仲翻。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下，遐稼翻；下是下同。詰，去吉翻。邕上書曰︰「臣實愚戇，戇，陟降翻。不顧後害，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卒，讀曰猝。便用疑怪。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復，扶又翻。於是下邕、質於雒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誣邕以請託不聽，志欲中傷，為仇怨奉公之吏。三公、九卿皆大臣也。劾，戶槪翻，又戶得翻。事奏，中常侍河南呂強愍邕無罪，力為伸請，為，于偽翻。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陽球使客追路刺邕，刺，七亦翻。客感其義，皆莫為用。球又賂其部主，部主，州牧、郡守也。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由是得免。

**14**八月，有星孛于天市。孛，蒲內翻。

**15**九月，太尉張顥罷；以太常陳球為太尉。

**16**司空來豔薨。考異曰︰袁紀云︰「豔以久病罷。」今從范書。冬，十月，以屯騎校尉袁逢為司空。

**17**宋皇后無寵，後宮幸姬衆共譖毀。勃海王悝妃宋氏卽后之姑也，中常侍王甫恐后怨之，悝被誅，事見上熹平元年。悝，苦回翻。因譖后挾左道祝詛；祝，職救翻。詛，莊助翻。帝信之，遂策收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后自致暴室，以憂死。父不其鄕侯酆及兄弟並被誅。不其縣，前漢屬琅邪郡，後漢倂省為鄕。賢曰︰故城在今萊州卽墨縣西南，蓋其縣之鄕也。其，音基。被，皮義翻；下同。

**18**丙子晦，日有食之。

尚書盧植上言︰「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又，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斂葬，斂，力贍翻。宜敕收拾，以安遊魂。又，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賢曰︰書曰︰三歲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孔安國註曰︰三年考功。三考，九年。能否幽明有別，升進其明者，黜退其幽者，此皆唐堯之法也。載，子亥翻。又，請謁希求，一宜禁塞，塞，悉則翻。選舉之事，責成主者。又，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略細微。」帝不省。省，悉井翻。

**19**十一月，太尉陳球免；十二月，丁巳，以光祿大夫橋玄為太尉。

**20**鮮卑寇酒泉；種衆日多，重，章勇翻。緣邊莫不被毒。被，皮義翻。

**21**詔中尚方卽尚方也，屬少府。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為，于偽翻。尚書令陽球諫曰︰「臣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蔑者，微之甚，幾於無也。斗筲小人，筲，竹器，容斗二升，音所交翻。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睫，卽涉翻，目毛也。徼進明時。徼，一遙翻。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賢曰︰八體書有鳥篆，象形以為字也。而位升郞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辨心，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蒙被殊恩，蟬蛻滓濁。賢曰︰說文曰︰蛻，蟬蛇所解皮也，音式銳翻，或音他外翻。是以有識掩口，謂掩口而笑也。天下嗟嘆。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東觀，在南宮。觀，古玩翻。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銷天下之謗。」書奏，不省。省，悉井翻。

**22**是歲，初開西邸賣官，開邸舍於西園，因謂之西邸。入錢各有差︰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庫以貯之。貯，丁呂翻。或詣闕上書占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占，章贍翻。長，知兩翻。賈，讀曰價。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然後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初，帝為侯時常苦貧，及卽位，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居，積也。曾無私錢，故賣官聚錢以為私藏。藏，徂浪翻。

帝嘗問侍中楊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賢曰︰強項，言不低屈也。眞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大鳥事見五十一卷安帝延光四年。復，扶又翻。奇，震之曾孫也。

**23**南匈奴屠特若尸逐就單于死，子呼徵立。

**二年**（己未、一七九）

**1**春，大疫。

**2**三月，司徒袁滂免，以大鴻臚劉郃為司徒。考異曰︰袁紀︰「二月，丁巳，滂免。」「劉郃」作「劉邵」。今從范書。

**3**乙丑，太尉橋玄罷，拜太中大夫；以太中大夫段熲為太尉。玄幼子遊門次，為人所劫，登樓求貨；所謂劫質也。玄不與。司隸校尉、河南尹圍守玄家，不敢迫。玄瞋目呼曰︰瞋，七人翻。呼，火故翻。「姦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攻之，玄子亦死。玄因上言︰「天下凡有劫質，皆幷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姦路。」由是劫質遂絕。質，音致。

**4**京兆地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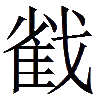
**5**司空袁逢罷；以太常張濟為司空。

**6**夏，四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7**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內外，太尉段熲阿附之。節、甫父兄子弟為卿、校、牧、守、令、長者布滿天下，所在貪暴。校，戶敎翻。守，式又翻。長，知兩翻。甫養子吉為沛相，尤殘酷，凡殺人，皆磔尸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賢曰︰罪目，罪名也。磔，陟格翻。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尚書令陽球常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旣而球果遷司隸。

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前書音義曰︰辜，障也；榷，專也；謂障餘人買賣而自取其利。榷，古岳翻。京兆尹楊彪發其姦，言之司隸。京兆，屬司隸所部。彪，賜之子也。時甫休沐里舍，熲方以日食自劾。球詣闕謝恩，因奏甫、熲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等罪惡，姓譜︰封，夏封父之後。，音吐嗑翻。『鄒︰集韻︰，託盍切，音榻。說文︰飛盛貌。』辛巳，悉收甫、熲等送雒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樂，音洛。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先嘗為司隸，乃謂球曰︰「父子旣當伏誅，亦以先後之義，少以楚毒假借老父。」少，詩沼翻。球曰︰「爾罪惡無狀，死不滅責，乃欲論先後求假借邪！」萌乃罵曰︰「爾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臨阨相擠，擠，子細翻，又則兮翻。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箠扑交至，菙，止橤翻。扑，普卜翻。父子悉死於杖下；熲亦自殺。乃僵磔甫尸於夏城門，大署牓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景。

球旣誅甫，欲以次表曹節等，乃敕中都官從事曰︰中都官從事，卽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中興以後，專令掊擊貴戚。「且先去權貴大猾，去，羌呂翻。乃議其餘耳。公卿豪右若袁氏兒輩，時諸袁以與袁赦同宗，貴寵於世。從事自辦之，何須校尉邪！」權門聞之，莫不屛氣。屛，必郢翻。曹節等皆不敢出沐。會順帝虞貴人葬，虞貴人，沖帝母。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尸道次，慨然抆淚曰︰賢曰︰抆，拭也，音亡粉翻。「我曹可自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舐，池爾翻。考異曰︰袁紀云︰「球會虞貴人葬，還入夏城門，曹節見謁於道旁。球大罵曰︰『賊臣曹節。』」節收淚於車中，而有是語。今從范書。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語，牛倨翻。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事見上建寧六年。復，扶又翻；下同。愆過之人，好為妄作，好，呼到翻。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為衞尉。時球出謁陵，諸陵皆在司部，故司隸出謁陵。節敕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章︰甲十一行本「帝」下有「叩頭」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謂司隸主搏噬姦非，猶鷹犬也。行，下孟翻。橫，戶孟翻。前雖誅王甫、段熲，蓋狐狸小醜，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梟，堅堯翻。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衞尉扞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

於是曹節、朱瑀等權勢復盛。節領尚書令。郞中梁人審忠上書曰︰審，姓也。漢初有審食其。「陛下卽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朝，直遙翻。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蹹省闥，撞，直江翻。蹹，與踏同。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羣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間，古莧翻。遂誅蕃、武及尹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事見上卷建寧元年。父子兄弟，被蒙尊榮，被，皮義翻。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九列，九卿也。三司，三公也。不惟祿重位尊之責，惟，思也。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漁釣，賢曰︰水入宮苑為御水。車馬服玩，擬於天家。天家，猶王家也。君，天也，故謂之天家。羣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為之生，夷寇為之起。為，于偽翻。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雊之變，故獲中興之功；高宗肜日︰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懼而脩德，殷以中興。近者神祇啓悟陛下，發赫斯之怒，詩云︰王赫斯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忍，謂含忍也，隱忍也。孽，魚列翻。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事見八卷秦二世紀。吳使刑臣，身遘其禍。左傳︰吳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為郞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為，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漏之度，晝夜百刻。留漏刻之聽，言少須臾留聽也。裁省臣表，省，悉井翻。掃滅醜類，以答天怒。興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幷徙，以絕妄言之路。」章寢不報。

中常侍呂強清忠奉公，帝以衆例封為都鄕侯，強固辭不受，因上疏陳事曰︰「臣聞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中常侍曹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徼，一遙翻，又古堯翻。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賢曰︰轘裂，以車裂也。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又幷及家人，重金兼紫，賢曰︰金印紫綬；重兼，言累積也。重，直龍翻。交結邪黨，下比羣佞。比，毗至翻。陰陽乖剌，剌，盧達翻。稼穡荒蕪，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封事，謂封爵之事也。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旣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采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饑色，比，頻寐翻，言近者也。按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數，所角翻。賢曰︰縣官調發旣多，故賤糶穀以供之。解，居隘翻，發也。寒不敢衣，飢不敢食，民有斯戹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塡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復，扶又翻；下同。又，前召議郞蔡邕對問於金商門，邕不敢懷道迷國，蓋引論語迷邦之言。不曰邦者，避高帝諱。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宦官。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羣邪項領，膏唇拭舌，賢曰︰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註云︰項，大也。四牡者，人所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諭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膏唇拭舌，謂欲讒毀故也。競欲咀嚼，造作飛條。賢曰︰飛條，飛書也。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賢曰︰謂陽球使客追刺邕也。難，乃旦翻。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冠，古玩翻。習於邊事，垂髮服戎，賢曰︰垂髮，謂童子也。功成皓首，歷事二主，二主，靈帝、桓帝。勳烈獨昭。陛下旣已式序，式序者，用敍其功也。位登台司，而為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旣斃，而妻子遠播，播，遷也。天下惆悵，惆，丑鳩翻。功臣失望。宜徵邕更加授任，反熲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8**丁酉，赦天下。

**9**上祿長和海賢曰︰上祿縣，屬武都郡，今成州縣。姓譜︰和，本自羲和之後；一云卞和之後。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旣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之而悟，於是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從祖，緦麻服。從，才用翻。

**10**五月，以衞尉劉寬為太尉。

**11**護匈奴中郞將張脩與南單于呼徵不相能，脩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為單于。更，工衡翻。秋，七月，脩坐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徵詣廷尉，死。

**12**初，司徒劉郃兄侍中鯈與竇武同謀，俱死，鯈，直留翻；桓紀作「劉儵」。永樂少府陳球說郃曰︰賢曰︰桓帝母孝崇皇后宮曰永樂，置太僕、少府。余據此時帝母孝仁董太后居永樂宮，非孝崇后也。說，輸芮翻。「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鎭衞，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為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今可表徙衞尉陽球為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尚書劉納曰︰「為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論語︰孔子曰︰「危而不扶，顚而不持，則將焉用彼相矣！」焉，於虔翻。郃許諾，亦與陽球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由是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郃與劉納、陳球、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冬，十月，甲申，劉郃、陳球、劉納、陽球皆下獄，死。下，遐稼翻。

**13**巴郡板楯蠻反，楯，食尹翻。遣御史中丞蕭瑗督益州刺史討之，不克。瑗，于眷翻。

**14**十二月，以光祿勳楊賜為司徒。

**15**鮮卑寇幽、幷二州。

**三年**（庚申、一八○）

**1**春，正月，癸酉，赦天下。

**2**夏，四月，江夏蠻反。夏，戶雅翻。

**3**秋，酒泉地震。

**4**冬，有星孛于狼、弧。晉書·天文志︰狼，一星，在東井東南。弧，九星，在狼東南。孛，蒲內翻。

**5**鮮卑寇幽、幷二州。

**6**十二月，己巳，立貴人何氏為皇后。考異曰︰袁紀在十一月。今從范書。徵后兄潁川太守進為侍中。后本南陽屠家，以選入掖庭，生皇子辨，故立之。為何進謀誅宦官、敗國亡家張本。

**7**是歲，作罼圭、靈昆苑。賢曰︰罼圭苑有二，東罼圭苑，周一千五百步，中有魚梁臺，西罼圭苑，周三千三百步，並在雒陽宣平門外。司徒楊賜諫曰︰「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體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為苑囿，壞沃衍，杜預註左傳曰︰衍沃，平美之地也。壞，音怪。廢田園，驅居民，畜禽獸，畜，許六翻。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書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賢曰︰陽嘉元年，起西苑。延熹二年，造顯陽苑。雒陽宮殿名有平樂苑、上林苑。桓帝延熹元年置鴻德苑。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賢曰︰逞，快也。四節，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宜惟夏禹卑宮、太宗露臺之意，惟，思也。以尉下民之勞。」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樂松；任，音壬。考異曰︰范書云「中常侍樂松」。松本鴻都文學，必非中常侍。袁紀云「侍中」，今從之。對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五里，人以為大。齊宣王問於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人猶以為小；寡人之囿，方四十里，人以為大，何也？」對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人同之；人以為小，不亦宜乎！今王之囿，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人以為大，不亦宜乎！」此云五里，微與孟子異。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為之。

**8**巴郡板楯蠻反。

**9**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琁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賢曰︰排囊，卽今囊袋也。排，音蒲拜翻。盛，時征翻。繫布索於馬尾；索，昔各翻。又為兵車，專彀弓弩。及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波駭者，蓋喻以物擊水，一波動，萬波隨而駭動。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梟者，斬首而梟之木上也。梟，堅堯翻。帥，所類翻。郡境以清。荊州刺史趙凱誣奏琁實非身親破賊，而妄有其功；琁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琁，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為章，具陳破賊形勢，及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琁，拜議郞；凱受誣人之罪。琁，喬之弟也。楊喬，見上卷桓帝永康元年。

#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八

## 漢紀五十起重光作噩（辛酉），盡強圉單閼（丁卯），凡七年。

孝靈皇帝中

**光和四年**（辛酉、一八一）

**1**春，正月，初置騄驥廐丞，領受郡國調馬。賢曰︰騄驥，善馬也。調，謂徵發也。調，徒釣翻；下同。豪右辜榷，前書音義曰︰辜，障也。榷，專也。謂障餘人買賣而自取其利。榷，古岳翻。馬一匹至二百萬。

**2**夏，四月，庚子，赦天下。

**3**交趾烏滸蠻久為亂，烏滸蠻反事始上卷光和元年。滸，呼古翻。牧守不能禁，交趾人梁龍等復反，攻破郡縣。復，扶又翻。詔拜蘭陵令會稽朱儁為交趾刺史，蘭陵縣，屬東海郡。會，古外翻。擊斬梁龍，降者數萬人，降，戶江翻。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徵為諫議大夫。

**4**六月，庚辰，雨雹如雞子。雨，于具翻。

**5**秋，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6**太尉劉寬免；衞尉許𢒰為太尉。𢒰，於六翻。考異曰︰袁紀︰「十月，許郁坐辟召錯繆，免。楊賜為太尉。」今從范書。

**7**閏月，辛酉，北宮東掖庭永巷署災。

**8**司徒楊賜罷；冬，十月，太常陳耽為司徒。考異曰︰袁紀︰「三年閏月，楊賜久病罷。十月，陳耽為司徒。」蓋誤置閏於去年。按長曆，此年閏十月，以袁紀考之，閏九月為是，恐長曆差一月。今從范書·帝紀。

**9**鮮卑寇幽、幷二州。檀石槐死，子和連代立。和連才力不及父而貪淫，後出攻北地，北地人射殺之。射，而亦翻。其子騫曼尚幼，兄子魁頭立。後騫曼長大，長，知兩翻。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立。

**10**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鬭；更，工衡翻。帝著商賈服，著，陟略翻；下同。賈，音古。從之飲宴為樂。樂，音洛。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賢曰︰三禮圖曰︰進賢冠，文官服之，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續漢志曰︰靈帝寵用便嬖子弟，轉相汲引，賣關內侯，直五百萬。強者貪如豺狼，弱者略不類物，眞狗而冠也。綬，音受。又駕四驢，帝躬自操轡，驅馳周旋；續漢志曰︰驢者，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駕之乎！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也。操，千高翻。京師轉相倣效，驢價遂與馬齊。

帝好為私稸，好，呼倒翻。稸，與蓄同。收天下之珍貨，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賢曰︰中署，內署也。導，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為所獻希之導引也。中常侍呂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賢曰︰萬物稟陰陽而生。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中尚方、中御府，皆屬少府，天子私藏也。繒，慈陵翻。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中廐，卽騄驥廐。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調，徒弔翻。少，詩沼翻。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好，呼到翻。容諂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尚書受奏御而已；三府選其人而舉之；尚書受其奏以進御。受試任用，責以成功，功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按虛實，行其罪罰；劾，戶槪翻，又戶得翻。下，假稼翻。於是三公每有所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掾，俞絹翻。行，下孟翻。度，徒洛翻。然猶有曠職廢官，荒穢不治。治，直之翻。今但任尚書，或有詔用，詔用者，不由三公、尚書，徑以詔書用之也。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書奏，不省。復，扶又翻。省，悉井翻。

**11**何皇后性強忌，後宮王美人生皇子協，后酖殺美人。帝大怒，欲廢后；諸中官固請，得止。

**12**大長秋華容侯曹節卒；華容縣，屬南郡。中常侍趙忠代領大長秋。

**五年**（壬戌、一八二）

**1**春，正月，辛未，赦天下。

**2**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為民蠹害者。太尉許𢒰、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𢒰，許六翻。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司徒陳耽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考異曰︰劉陶傳︰「光和五年，以謠言舉二千石。耽與議郞曹操上言。」按耽已為司徒，不應與議郞同上言。王沈魏書曰︰「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太祖因此上書切諫」，不云與耽同上言也。今但云陳耽。帝以讓𢒰、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郞。

**3**二月，大疫。

**4**三月，司徒陳耽免。

**5**夏，四月，旱。

**6**以太常袁隗為司徒。

**7**五月，庚申，永樂宮署災。樂，音洛。

**8**秋，七月，有星孛于太微。孛，蒲內翻。

**9**板楯蠻寇亂巴郡，連年討之，不能尅。帝欲大發兵，以問益州計吏漢中程包，對曰︰「板楯七姓，板楯七姓，羅、朴、督、鄂、度、夕、龔，皆渠帥也。楯，食尹翻。自秦世立功，復其租賦。復，方目翻。其人勇猛善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敗殆盡，事見四十九卷安帝元初元年，註亦見是年。羌人號為神兵，傳語種輩，勿復南行。語，牛据翻。種，章勇翻。復，扶又翻；下同。至建和二年，羌復大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李顒亦以板楯討而平之。緄，古本翻，又音昆。顒，魚容翻。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鄕亭更賦至重，長，知兩翻。更，工衡翻。僕役箠楚，過於奴虜，箠，止橤翻。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剄割，雖陳冤州郡，而牧守不為通理，為，于偽翻。闕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無所叩愬，故邑落相聚以『章︰甲十一行本「以」下有「致」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叛戾，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守，式又翻。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選用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卽時皆降。降，戶江翻。

**10**八月，起四百尺觀於阿亭道。觀，古玩翻。

**11**冬，十月，太尉許𢒰罷；以太常楊賜為太尉。

**12**帝校獵上林苑，歷函谷關，遂狩于廣成苑。十二月，還，幸太學。

**13**桓典為侍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驄馬，青白雜色。典，焉之孫也。順帝永建初，焉為太傅。焉，榮之孫也。

**六年**（癸亥、一八三）

**1**春，三月，辛未，赦天下。

**2**夏，大旱。

**3**爵號皇后母為舞陽君。

**4**秋，金城河水溢出二十餘里。

**5**五原山岸崩。考異曰︰本紀云︰「大有年。」按今夏大旱，縱使秋成，亦不得為大有年。今不取。

**6**初，鉅鹿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敎授，號「太平道」。呪符水以療病，妖，於驕翻。呪，職救翻。令病者跪拜首過，首，式救翻。今道家所施符水，祖張道陵，蓋同此術也。或時病愈，衆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行四方，轉相誑誘，誑，居況翻。誘，音酉。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產，流移奔赴，塡塞道路，塞，悉則翻。未至病死者亦以萬數。郡縣不解其意，解，戶買翻。反言角以善道敎化，為民所歸。

太尉楊賜時為司徒，賜為司徒，熹平五年也。上書言︰「角誑曜百姓，遭赦不悔，稍益滋蔓。蔓，音萬。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民，下，遐稼翻。別，彼列翻。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去位，事遂留中。賢曰︰謂所論事留在禁中，未施用之。余據賜以熹平六年免。帥，所類翻。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掾，俞絹翻。復，扶又翻。言︰「角等陰謀益甚，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覘，丑廉翻。朝，直遙翻。鳥聲獸心，私共鳴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更，工衡翻。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為意，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陶明春秋，為之訓詁，故詔之次第條例。

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考異曰︰袁紀作「坊」，今從范書。各立渠帥；帥，所類翻。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寺門，在京城諸官寺舍之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荊、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數，所角翻。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為內應，諝，私呂翻。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

## 中平元年（甲子、一八四）是年十二月改元。

**1**春，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濟，子禮翻。考異曰︰袁紀云「濟陰人唐客」，今從范書。於是收馬元義，車裂於雒陽。考異曰︰袁紀曰︰「五月乙卯，馬元義等於京都謀反，伏誅。」今從范書。詔三公、司隸按驗宮省直衞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下，遐稼翻。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敕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以為標幟，著，陟略翻。幟，尺志翻，又音誌。故時人謂之「黃巾賊」。二月，角自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考異曰︰司馬彪九州春秋云︰「角弟梁，梁弟寶」，袁紀云「角弟良、寶」，今從范書。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聚，才喻翻。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長，知兩翻。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安平、甘陵人各執其王應賊。

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進為大將軍，封愼侯，愼縣，屬汝南郡。率左右羽林、五營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鎭京師；置函谷、太谷、廣成、伊闕、轘轅、旋門、孟津、小平津八關都尉。函谷關，在河南穀城縣。賢曰︰太谷，在雒陽東。廣成，在河南新城縣。京相璠曰︰伊闕，在雒陽西南五十里。轘轅關，在緱氏縣東南。水經註曰︰旋門坂，在成皋縣西南十里。孟津，在河內河陽縣南。小平津，在河南平縣北。賢曰︰在今鞏縣西北。杜佑曰︰洛州新安縣東北有漢八關城。

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中藏府令，屬少府，宦者為之。中藏錢，漢所謂禁錢也。西園廐馬，卽騄驥廐馬。藏，徂浪翻。嵩，規之兄子也。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強，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今請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料，音聊，量也，度也。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壬子，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謂黨人妻子徙邊者也。唯張角不赦。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郞將盧植討張角，漢有三署中郞將，五官及左、右署。又有使匈奴中郞將。北中郞將則創置於此時，蓋以討河北黃巾也。左中郞將皇甫嵩、右中郞將朱儁討潁川黃巾。

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夏惲、郭勝、段珪、宋典等皆封侯貴寵，夏，戶雅翻。惲，於粉翻。上常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上嘗欲登永安候臺，據續漢志︰永安宮在北宮東北，宮中有候臺。洛陽宮殿名曰︰永安宮，周回六百九十八丈，故基在洛陽故城中。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中大人尚但諫曰︰賢曰︰尚，姓；但，名。姓譜︰師尚父之後。後漢有尚士、尚子平。「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上自是不敢復升臺榭。觀靈帝以尚但之言不敢復升臺榭，誠恐百姓虛散也，謂無愛民之心可乎！使其以信尚但者信諸君子之言，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賢曰︰春秋潛潭巴曰︰天子毋高臺榭，高臺榭則下叛之。蓋因此以誑帝也。復，扶又翻；下同。及封諝、徐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詰，去吉翻。「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曰︰「此王甫、侯覽所為也！」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

趙忠、夏惲等遂共譖呂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言其欲謀廢立也。數，所角翻。強兄弟所在並皆貪穢。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惲復譖曰︰「強見召，未知所問而就外自屛，賢曰︰自屛，謂自殺也。屛，必郢翻。有姦明審。」遂收捕其宗親，沒入財產。

侍中河內向栩上便宜，譏刺左右。栩，況羽翻。上，時掌翻；下同。張讓誣栩與張角同心，欲為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郞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樂，音洛。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榷，古岳翻。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據宦者傳，是時張讓、趙忠、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為中常侍。言十常侍，舉大數也。縣，讀曰懸。考異曰︰范書·宦者傳上列常侍十二人名，而下云十常侍。未詳。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眞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不，俯九翻。御史承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掠，音亮。

**2**庚子，南陽黃巾張曼成攻殺太守褚貢。

**3**帝問太尉楊賜以黃巾事，賜所對切直，帝不悅。夏，四月，賜坐寇賊免。以太僕弘農鄧盛為太尉。已而帝閱錄故事，得賜與劉陶所上張角奏，乃封賜為臨晉侯，臨晉縣，屬馮詡。賢曰︰故城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上，時掌翻。陶為中陵鄕侯。

**4**司空張濟罷；以大司農張溫為司空。

**5**皇甫嵩、朱儁合將四萬餘人將，卽亮翻。共討潁川，『張︰「川」下脫「黃巾」二字。』嵩、儁各統一軍。儁與賊波才戰，敗；嵩進保長社。長社縣，屬潁川郡。賢曰︰今許州縣，故城在長葛縣西。

**6**汝南黃巾敗太守趙謙於邵陵。邵陵縣，屬汝南郡。賢曰︰故城在今豫州郾陵縣東。敗，補邁翻。廣陽黃巾殺幽州刺史郭勳及太守劉衞。

**7**波才圍皇甫嵩於長社。嵩兵少，少，詩沼翻。軍中皆恐。賊依草結營，會大風，嵩約敕軍士皆束苣乘城，賢曰︰苣，音巨。說文云︰束葦燒之。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間，古莧翻。呼，火故翻。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奔擊賊陳，陳，讀曰陣。賊驚，亂走。會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適至，五月，嵩、操與朱儁合軍，更與賊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鄕侯。

操父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吳人作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並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操於惇為從父兄弟。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少，詩照翻。行，下孟翻；下同。世人未之奇也，唯太尉橋玄及南陽何顒異焉。顒，魚容翻。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顒見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玄謂操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者，訓之從子劭也，許劭，字子將。許訓為公，見上卷熹平三年、四年。從，才用翻。好人倫，多所賞識，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鄕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後置州郡中正本於此。好，呼到翻。更，工衡翻。嘗為郡功曹，府中聞之，莫不改操飾行。曹操往造劭而問之造，七到翻。曰︰「我何如人？」劭鄙其為人，不答。操乃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言其才絕世也。天下治則盡其能為世用，天下亂則逞其智為時雄。操大喜而去。曹操事始此。

朱儁之擊黃巾也，其護軍司馬北地傅燮上疏曰︰護軍司馬，官為司馬，而使監護一軍。「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左傳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敱、檮戭、大臨、厖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元。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謂之八愷。舜臣堯，流四凶族，舉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尅；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治，直之翻。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謂其黨歸順，去其黃巾而復服時人之服也。梟，堅堯翻。梟夷，謂梟斬而誅夷之。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見，賢遍翻。長，知兩翻。夫孝子疑於屢至，卽曾母投杼，事見三卷周赧王七年。市虎成於三夫，韓子︰龐共與魏太子質於邯鄲。共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乎？」王曰︰「否。」「三人言，信乎？」王曰︰「寡人信矣。」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誠市有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謗臣者過三人，願王熟察之！」若不詳察眞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白起事見五卷周赧王五十八年。復，扶又翻。郵，音尤。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趙忠見其疏而惡之。惡，烏路翻。燮擊黃巾，功多當封，忠譖訴之；帝識燮言，賢曰︰識，記也，音志。得不加罪，竟亦不封。

**8**張曼成屯宛下百餘日；宛，於元翻。六月，南陽太守秦頡擊曼成，斬之。

**9**交趾土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行，下孟翻。財計盈給，輒求遷代，故吏民怨叛，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來達，自稱柱天將軍。三府選京令東郡賈琮為交趾刺史。京縣，屬河南尹。琮，祖宗翻。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斂，力贍翻。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為盜賊。」琮卽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傜役，蠲，吉玄翻。復，音方目翻，除也。誅斬渠帥為大害者，帥，所類翻。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言吏不敢過民家而飯也。飯，扶晚翻。

**10**皇甫嵩、朱儁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姓譜︰波，姓也。其先事王莽為波水將軍，子孫以為氏。陽翟縣，屬潁川郡。西華縣，屬汝南郡。賢曰︰西華故城，在今陳州項城縣西；又曰，在今溵水縣西北。並破之，餘賊降散，降，戶江翻。三郡悉平。嵩乃上言其狀，以功歸儁，於是進封儁西鄕侯，遷鎭賊中郞將。此因欲鎭安黃巾餘賊而置官。詔嵩討東郡，儁討南陽。

北中郞將盧植連戰破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廣宗縣，屬鉅鹿郡。賢曰︰今貝州宗城縣。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垂，幾也。塹，七艷翻。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易，以豉翻。盧中郞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減死一等；遣東中郞將隴西董卓代之。盧植先為北中郞將，卓為東中郞將。四中郞將始於此。

**11**巴郡張脩以妖術為人療病，為，于偽翻。其法略與張角同，令病家出五斗米，號「五斗米師」。秋，七月，脩聚衆反，寇郡縣；時人謂之「米賊」。考異曰︰范書·靈帝紀有此張脩。陳壽魏志·張魯傳有「劉焉司馬張脩」，劉艾典略有「漢中張脩」，裴松之以為「張脩」應是「張衡」，非典略之失，則傳寫之誤。案魯傳云︰「祖父陵，父衡，皆為五斗米道。衡死，魯復行之。」劉焉司馬張脩與魯同擊漢中，魯襲殺脩，非其父也。今此據范書。

**12**八月，皇甫嵩與黃巾戰於蒼亭，蒼亭，在東郡范縣界，獲其帥卜巳。帥，所類翻。董卓攻張角無功，扺罪。乙巳，詔嵩討角。

**13**九月，安平王續坐不道，誅，安帝延光元年，改樂成國曰安平，以孝王得紹封。續，得子也。國除。

初，續為黃巾所虜，國人贖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議郞李燮曰︰「續守藩不稱，稱，尺證翻。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朝廷不從。燮坐謗毀宗室，輸作左校；校，戶敎翻。未滿歲，王坐誅，乃復拜議郞。京師為之語曰︰「父不肯立帝，謂李固不肯立質、桓二帝也。子不肯立王。」

**14**冬，十月，皇甫嵩與張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尅；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懈，居隘翻。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陳，讀曰陣。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角先已病死，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十一月，嵩復攻角弟寶於下曲陽，斬之，下曲陽縣，屬鉅鹿郡；以常山有上曲陽，故此稱下。復，扶又翻。斬獲十餘萬人。卽拜嵩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嵩能溫卹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乃嘗飯，爾，如此也。故所嚮有功。

**15**北地先零羌枹罕、河關羣盜反，河關、枹罕二縣，皆屬隴西郡。零，音憐。枹，音膚。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將軍，北宮，以所居為氏。左傳有衞大夫北宮文子。孟子有北宮黝。從，才用翻。殺護羌校尉泠徵。賢曰︰泠，姓也，周有泠州鳩，音零。金城人邊章、韓遂素著名西州，羣盜誘而劫之，使專任軍政，誘，音酉。任，音壬。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

初，武威太守倚恃權貴，恣行貪暴，武威太守，史失其姓名。涼州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鵠懼，欲殺正和以免其負，訪於漢陽長史敦煌蓋勳。續漢志︰郡太守置丞一人；郡當邊戍者，丞為長史。敦，徒門翻。蓋，徒盍翻。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因此報之，勳曰︰「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紲食鷹隼，欲其鷙也。賢曰︰紲，繫也。廣雅曰︰鷙，執也。取其能服執衆鳥。隼，聳尹翻。食，讀曰飤。鷙而亨之，亨，讀作烹。將何用哉！」鵠乃止。正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為梁使君謀，不為蘇正和也。」為，于偽翻。怨之如初。

後刺史左昌盜軍穀數萬，勳諫之。昌怒，使勳與從事辛曾、孔常別屯阿陽以拒賊，阿陽縣，屬漢陽郡。欲因軍事罪之；而勳數有戰功。數，所角翻。及北宮伯玉之攻金城也，勳勸昌救之，昌不從。陳懿旣死，邊章等進圍昌於冀，昌召勳等自救，辛曾等疑不肯赴，勳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劍。齊景公時，燕、晉侵齊，景公以司馬穰苴為將，禦之，令寵臣莊賈監軍。穰苴與期旦日會。賈素驕貴，夕時乃至。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賈以徇于三軍。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乎！」監，古銜翻。曾等懼而從之。勳至冀，誚讓章等以背叛之罪；誚，才笑翻。背，蒲妹翻。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以兵臨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去。

叛羌圍校尉夏育於畜官，前書·尹翁歸傳有論罪輸掌畜官。音義曰︰右扶風，畜牧所在，有苑師之屬，故曰畜官。畜，音許救翻。勳與州郡合兵救育，至狐槃，晉時，秦苻生葬姚弋仲於狐槃。載記曰︰在天水冀縣。為羌所敗。勳餘衆不及百人，身被三創，敗，補邁翻。被，皮義翻。創，初良翻。堅坐不動，指木表曰︰「尸我於此！」句就種羌滇吾以兵扞衆曰︰賢曰︰句就，羌別種。句，音古侯翻。種，章勇翻。滇，音顚。「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為負天。」勳仰罵曰︰「死反虜！汝河知，促來殺我！」衆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上，時掌翻。遂為羌所執。羌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表勳領漢陽太守。

**16**張曼成餘黨更以趙弘為帥，衆復盛，帥，所類翻；下同。復，扶又翻；下同。至十餘萬，據宛城。朱儁與荊州刺史徐璆等合兵圍之，宛，於元翻。璆，渠尤翻。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尅敵。」史記︰白起事秦昭王為大良造，攻魏，破之。後五年，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攻楚，拔鄢、鄧五城。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樂毅事燕昭王，為上將軍，伐齊，入臨菑，徇齊五歲，下七十餘城。儁討潁川已有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將，卽亮翻。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弘，斬之。

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將，卽亮翻；降，戶江翻；並下同。諸將皆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長，知兩翻。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尅。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不如徹圍，幷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破『章︰甲十一行本「破」上有「易」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之道也。」旣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南陽太守秦頡殺忠，餘衆復奉孫夏為帥，還屯宛。儁急攻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癸巳，拔宛城。孫夏走，儁追至西鄂精山，西鄂縣，屬南陽郡。賢曰︰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精山在其南。復破之，斬萬餘級。於是黃巾破散，其餘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

**17**十二月，己巳，赦天下，改元。

**18**豫州刺史太原王允破黃巾，得張讓賓客書，與黃巾交通，上之。上，時掌翻。上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亦不能罪也。讓由是以事中允，中，竹仲翻，中傷也。遂傳下獄，賢曰︰傳，逮也。傳，株戀翻。下，遐稼翻。會赦，還為刺史；旬日間，復以他罪被捕。被，皮義翻。楊賜不欲使更楚辱，賢曰︰更，經也。楚，苦痛。更，工衡翻。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量，音良。幸為深計！」賢曰︰深計，謂令自死。諸從事好氣決者，好，呼到翻。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為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辟，毗亦翻。豈有乳藥求死乎！」前書·王嘉傳︰何謂咀藥而死。乳，當作咀。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旣至，『章︰甲十一行本「至」下有「廷尉」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大將軍進與楊賜、袁隗共上疏請之，得減死論。考異曰︰允傳云「太尉袁隗、司徒楊賜」。按隗、賜時皆不為此官，恐誤。

**二年**（乙丑、一八五）

**1**春，正月，大疫。

**2**二月，己酉，南宮雲臺災。庚戌，樂城門災。據續漢志︰蓋樂成殿門也。「城」，當作「成」。五行志作「樂城門」。劉昭曰︰南宮中門也。

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畮十錢，說，輸芮翻。斂，力贍翻。畮，古畝字。以脩宮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宣稅畮而蝝災自生，公羊傳曰︰初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何休註云︰宣公無恩信於人，人不肯盡力於公田，起履踐案行其畝，穀好者稅取之。蝝，螽子也。傳曰︰冬，蝝生。此其言蝝生何？上變古易常也。註云︰上，公上。謂宣公變易公田舊制而稅畝也。蝝，余專翻。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私於冉有曰︰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內倖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援，于元翻。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表陳解釋，得免歸田里。康，續之孫也。陸續，事見四十五卷明帝永平十四年。

又詔發州郡材木文石，部送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僅得本賈十分之一，中，竹仲翻。賈，讀曰價。因復貨之，宦官『張︰「宦官」作「中者」。』復不為卽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復，扶又翻。調，徒弔翻。百姓呼嗟。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騶，側尤翻。趣，讀曰促。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脩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賢曰︰諧，謂平定其價也。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被，皮義翻。稱，尺證翻。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卽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脩宮錢。為，于偽翻。

**3**以朱儁為右車騎將軍。

**4**自張角之亂，所在盜賊並起，博陵張牛角、常山褚飛燕及黃龍、左校、于氐根、張白騎、劉石、左髭文八、『張︰「文」作「丈」。』平漢大計、司隸緣城、雷公、浮雲、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苦蝤之徒，不可勝數，朱儁傳曰︰輕便者言飛燕。于氐根，賢註曰︰左傳曰︰于思于思。杜預云︰于思，多須之貌。騎白馬者為張白騎。大聲者稱雷公。大眼者為大目。「左髭文八」作「左髭丈八」。校，戶敎翻。騎，奇寄翻。眭，息隨翻。蝤，才由翻。勝，音升。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人。

張牛角、褚飛燕合軍攻癭陶，癭，於郢翻。牛角中流矢，中，竹仲翻。且死，令其衆奉飛燕為帥，帥，所類翻。改姓張。飛燕名燕，輕勇趫捷，故軍中號曰「飛燕」。趫，丘妖翻。山谷寇賊多附之，部衆寖廣，殆至百萬，號黑山賊，杜佑曰︰衞州衞縣，漢朝歌縣也。紂都朝歌，在今縣西。縣西北有黑山。河北諸縣並被其害，被，皮義翻。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降，戶江翻。遂拜燕平難中郞將，難，乃旦翻。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

**5**司徒袁隗免。隗，五罪翻。三月，以廷尉崔烈為司徒。烈，寔之從兄也。崔寔作政論。從，才用翻。

是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西園而得之，賢曰︰阿保，謂傅母也。余謂阿母，保母也。段熲、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熲，古迥翻。然皆先輸貨財，乃登公位。烈因傅母入錢五百萬，故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幸者曰︰「悔不少靳，可至千萬！」賢曰︰靳，固之也，居焮翻。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賢曰︰姝，美也。言反不知斯事之美也。姝，春朱翻。烈由是聲譽頓衰。

**6**北宮伯玉等寇三輔，詔左車騎將軍皇甫嵩鎭長安以討之。

時涼州兵亂不止，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崔烈以為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議之，議郞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奏燮廷辱大臣。帝以問燮，對曰︰「樊噲以冒頓悖逆，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事見十二卷惠帝三年。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衞。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高祖以將軍酈商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世宗拓境，列置四郡，武帝元狩二年，匈奴渾邪王降。太初元年，置酒泉、張掖郡。四年，以休屠王地為武威郡。後元年，分酒泉郡置敦煌郡。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斷，丁管翻。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為，于偽翻。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左袵之虜得居此地，說文曰︰袵，衣衿。夷狄之人左袵。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善而從之。

**7**夏，四月，庚戌，大雨雹。雨，于具翻。

**8**五月，太尉鄧盛罷；以太僕河南張延為太尉。

**9**六月，以討張角功，封中常侍張讓等十二人為列侯。

**10**秋，七月，三輔螟。說文曰︰螟，蟲食穀葉者。

**11**皇甫嵩之討張角也，過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是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徵嵩還，收左右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千。綬，音受。八月，以司空張溫為車騎將軍，執金吾袁滂為副，以討北宮伯玉；拜中郞將董卓為破虜將軍，與盪寇將軍周愼並統於溫。

**12**九月，以特進楊賜為司空。冬，十月，庚寅，臨晉文烈侯楊賜薨。以光祿大夫許相為司空。相，訓之子也。建寧二年，許訓為司徒。

**13**諫議大夫劉陶上言︰「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今西羌逆類已攻河東，恐遂轉盛，豕突上京。河東東南至雒陽五百里耳。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鬭生之計，西寇浸前，車騎孤危，車騎，謂張溫也。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數，所角翻。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復，扶又翻。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妖，於驕翻。孽，魚列翻。州郡不上，上，時掌翻。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下，遐稼翻。掠，音亮。陶謂使者曰︰「臣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為輩。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今上殺忠謇之臣，下有憔悴之民，悴，秦醉翻。亦在不久，後悔何及！」遂閉氣而死。前司徒陳耽為人忠正，宦官怨之，亦誣陷，死獄中。

**14**張溫將諸郡兵步騎十餘萬屯美陽，美陽縣，屬扶風。賢曰︰在今雍州武功縣北。杜佑曰︰美陽本前漢頻陽縣。邊章、韓遂亦進兵美陽，溫與戰，輒不利。十一月，董卓與右扶風鮑鴻等幷兵攻章、遂，大破之，章、遂走榆中。榆中縣，屬金城郡。賢曰︰故城在今蘭州金城縣東。杜佑曰︰蘭州治五泉縣，漢榆中故城在今縣東。

溫遣周愼將三萬人追之。參軍事孫堅說愼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參軍事之官，始見於此。杜佑曰︰漢靈帝時，陶謙，幽州刺史，參司空、車騎將軍張溫軍事。時孫堅亦為參軍。晉時，軍府乃置為官員。說，輸芮翻。斷，丁管翻；下同。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走入羌中，幷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愼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園峽，反斷愼運道，愼懼，棄車重而退。重，直用翻。

溫又使董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零，音憐。羌、胡圍卓於望垣北，望垣縣，屬漢陽郡。陳壽三國志曰︰望垣，峽名。糧食乏絕，乃於所渡水中立『章︰甲十一行本「立」上有「偽」字；乙十一行本同。』𨻳以捕魚，而潛從𨻳下過軍，賢曰︰續漢書，「𨻳」字作「堰」，其字義則同，但異體耳。比賊追之，比，必寐翻。決水已深，不得渡，遂還屯扶風。

張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應對不順。孫堅前耳語謂溫曰︰耳語，附耳而語也。「卓不怖罪怖，普布翻。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河、隴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沮，在呂翻。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成功者也。今明公垂意於卓，垂意，言降意也。斷，丁亂翻。不卽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遂出。

**15**是歲，帝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牣積堂中，賢曰︰牣，滿也。復藏寄小黃門、常侍家錢各數千萬，復，扶又翻。又於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故封河間解瀆亭侯。觀，古玩翻。

**三年**（丙寅、一八六）

**1**春，二月，江夏兵趙慈反，夏，戶雅翻。殺南陽太守秦頡。

**2**庚戌，赦天下。

**3**太尉張延罷。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張溫為太尉。三公在外始於溫。

**4**以中常侍趙忠為車騎將軍。帝使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謂忠曰︰甄，之人翻。「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傅燮，字南容。不侯事見上年。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於傅燮。延謂燮曰︰「南容少答我常侍，少，詩沼翻。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有功不論，命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為漢陽太守。考異曰︰袁紀在明年九月。今從范書。

**5**帝使鉤盾令宋典脩南宮玉堂，南宮有玉堂殿。又使掖庭令畢嵐鑄四銅人，又鑄四鐘，皆受二千斛。贀曰︰銅入列於倉龍、玄武闕外。鐘懸於雲臺及玉堂殿前。又鑄天祿、蝦蟆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賢曰︰天祿，獸也。按今鄧州南陽縣北有宗資碑，旁有兩石獸，鐫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此卽天祿、辟邪，並獸名也。漢有天祿閤，亦因獸以立名。又作翻車、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賢曰︰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烏，為曲桶，以氣引水上也。車，尺遮翻。以為可省百姓灑道之費。

**6**五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7**六月，荊州刺史王敏討趙慈，斬之。

**8**車騎將軍趙忠罷。

**9**冬，十月，武陵蠻反，郡兵討破之。

**10**前太尉張延為宦官所譖，下獄死。

**11**十二月，鮮卑寇幽、幷二州。

**12**徵張温還京師。

**四年**（丁卯、一八七）

**1**春，正月，己卯，赦天下。

**2**二月，滎陽賊殺中牟令。中牟縣，屬河南尹。賢曰︰今鄭州縣。三月，河南尹何苗討滎陽賊，破之；拜苗為車騎將軍。

**3**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李文侯，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叛，與遂連和。

涼州刺史耿鄙率六郡兵討遂。鄙任治中程球，百官志︰州刺史置從事史，員職略與司隸同，無都官從事；其功曹從事為治中從事，主州選署及衆事。球通姦利，士民怨之。漢陽太守傅燮謂鄙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敎。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賢曰︰挺，解也，又緩也。必謂我怯，羣惡爭勢，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敎之民，討成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鄙不從。夏，四月，鄙行至狄道，州別駕反應賊，別駕從事，刺史行部，則奉引錄衆事。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

時北地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燮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鄕里。傅燮，北地靈州人。燮子幹，年十三，言於燮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朝，直遙翻。今兵不足以自守，宜聽羌、胡之請，還鄕里，徐俟有道而輔之。」言未終，燮慨然歎曰︰「汝知吾必死邪！聖達節，次守節。左傳︰曹公子臧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殷紂暴虐，伯夷不食周粟而死。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難，乃旦翻。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史記，趙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三年，屠岸賈殺朔，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公宮。朔客公孫杵臼謂客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朔之婦有遺腹，卽幸而生男，吾奉之；卽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朔妻生男。屠岸賈聞之，乃索於公宮。朔妻置兒於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啼；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程嬰曰︰「今一索不得，後必復索之。」杵臼乃取他嬰兒，負之匿山中。諸將攻殺杵臼幷兒，然趙孤兒乃在程嬰所，卽趙武也。居十五年，景公乃立趙武為卿，而復其田邑。

狄道人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燮曰︰「天下已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帥乎？」帥，所類翻。燮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為賊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陳戰歿。說，輸芮翻。為，于偽翻。陳，讀曰陣。考異曰︰袁紀在明年五月。今從范書。耿鄙司馬扶風馬騰亦擁兵反，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為主，寇掠三輔。

**4**太尉張溫以寇賊未平，免；以司徒崔烈為太尉。五月，以司空許相為司徒；光祿勳沛國丁宮為司空。

**5**初，張溫發幽州烏桓突騎三千以討涼州，故中山相漁陽張純請將之，溫不聽，而使涿令遼西公孫瓚將之。涿郡，治涿縣。瓚，藏旱翻。軍到薊中，烏桓以牢稟逋縣，縣，讀曰懸。牢，價直也。稟，給也。賢曰︰前書音義︰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多叛還本國。張純忿不得將，將，卽亮翻。乃與同郡故泰山太守張舉及烏桓大人丘力居等連盟，劫略薊中，殺護烏桓校尉公綦稠、公綦，複姓。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終等，衆至十餘萬，屯肥如。肥如縣，屬遼西郡。應劭曰︰肥子奔燕，燕封於此。賢曰︰故城今平州。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敕公卿奉迎。

**6**冬，十月，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區，烏侯翻，姓也；又如字。考異曰︰范書作「觀鵠」，今從陳壽吳志。衆萬餘人；詔以議郞孫堅為長沙太守，討擊平之，封堅烏程侯。烏程縣，屬吳郡。為堅以長沙兵討董卓張本。

**7**十一月，太尉崔烈罷；以大司農曹嵩為太尉。

**8**十二月，屠各胡反。屠各胡，卽匈奴也。屠，直於翻。

**9**是歲，賣關內侯，值五百萬錢。

**10**前太丘長陳寔卒，長，知兩翻。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寔在鄕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判，分也，剖也。剖析而見正理也。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輒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先，悉薦翻。

#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九

## 漢記五十一起著雍執徐（戊辰），盡上章敦牂（庚午），凡三年。

孝靈皇帝下

**中平五年**（戊辰、一八八）

**1**春，正月，丁酉，赦天下。

**2**二月，有星孛于紫宮。紫宮，卽太微也。匡衞十二星之內，皆曰紫宮，天子之宮也。孛，蒲內翻。

**3**黃巾餘賊郭大等起於河西白波谷，帝紀作「西河」，當從之。又按宋白續通典，河南府河清縣，今理白波鎭，無以此谷於孟津為河西歟！寇太原、河東。

**4**三月，屠各胡攻殺幷州刺史張懿。屠，直於翻。

**5**太常江夏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旣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以致離叛。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焉內欲求交趾牧。以交趾僻遠，可以避禍也。侍中廣漢董扶扶學圖讖，何進薦之，徵拜侍中。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蔡邕月令章句︰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之次，衞之分野。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魯之分野。自胃一度至畢六度，謂之大梁之次，趙之分野。自畢六度至井十度，謂之實沈之次，晉之分野。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野。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野。自張十二度至軫六度，謂之鶉尾之次，楚之分野。自軫六度至亢八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宋之分野。自尾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野。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之次，越之分野。自須女二度至危十度，謂之玄枵之次，齊之分野。晉書·天文志用後魏太史令陳卓所言郡國所入宿度，今亦載之︰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為壽星，於辰在辰，鄭分，屬兗州。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於辰在卯，宋分，屬豫州。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於辰在寅，燕分，屬幽州。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吳、越分，屬楊州。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玄枵，於辰在子，齊分，屬青州。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為諏訾，於辰在亥，衞分，屬幷州。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為降婁，於辰在戌，魯分，屬徐州。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於辰在酉，趙分，屬冀州。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為實沈，於辰在申，魏分，屬益州。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鶉首，於辰在未，秦分，屬雍州。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為鶉火，於辰在午，周分，屬三河。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鶉尾，於辰在巳，楚分，屬荊州。分，扶問翻。焉乃更求益州。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斂煩擾，謠言遠聞，郤，乞逆翻。春秋晉大夫郤氏。考異曰︰范書作「郗儉」，今從陳壽蜀志。斂，力贍翻。聞，音問。而耿鄙、張懿皆為盜所殺，朝廷遂從焉議，選列卿、尚書為州牧，各以本秩居任。列卿，秩中二千石；尚書，秩六百石耳。東都以後，尚書職任重於列卿。以焉為益州牧，太僕黃琬為豫州牧，宗正東海劉虞為幽州牧。州任之重，自此而始。焉，魯恭王之後；虞，東海恭王之五世孫也。虞嘗為幽州刺史，民夷懷其恩信，故用之。董扶及太倉令趙韙百官志︰太倉令，秩六百石，主受郡國傳漕穀，屬大司農。韙，羽鬼翻。皆棄官，隨焉入蜀。

**6**詔發南匈奴兵配劉虞討張純，單于羌渠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發兵無已，於是右部䤈落反，建武中，右部薁犍日逐王比來降，立為䤈落尸逐鞮單于。右部䤈落者，蓋其支庶，分居右部，因以為種落之號。䤈，馨兮翻。與屠各胡合，屠，直於翻。凡十餘萬人，攻殺羌渠。考異曰︰帝紀︰「屠各胡攻殺幷州刺史張懿，遂與南匈奴左部胡合，殺其單于。」今從匈奴傳。國人立其子右賢王於扶羅為持至尸逐侯單于。賢曰︰於扶羅，卽前趙劉淵之祖也，是為亂晉之首。

**7**夏，四月，太尉曹嵩罷。

**8**五月，以永樂少府南陽樊陵為太尉；樂，音洛。六月，罷。

**9**益州賊馬相、趙袛等起兵緜竹，緜竹縣，屬廣漢郡。賢曰︰故城在今益州緜竹縣東。自號黃巾，殺刺史郤儉，進擊巴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犍，居言翻。壞，音怪。有衆數萬，自『章︰甲十一行本「自」上有「相」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稱天子。州從事賈龍率吏民攻相等，數日破走，州界清靜。龍乃選吏卒迎劉焉。

焉徙治緜竹，撫納離叛，務行寬惠，以收人心。為劉焉專制益州張本。

**10**郡國七大水。

**11**故太傅陳蕃子逸與術士襄楷會於冀州刺史王芬坐，坐，才臥翻。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眞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因與豪傑轉相招合，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欲因以起兵。會帝欲北巡河間舊宅，帝先為解瀆亭侯，有舊宅在河間。芬等謀以兵徼劫，徼，讀曰邀。誅諸常侍、黃門，因廢帝，立合肥侯，以其謀告議郞曹操。以此謀告操，蓋亦知操之為時雄矣。操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霍是也。此等語，豈常人所能及哉！伊、霍皆懷至忠之誠，據宰輔之勢，因秉政之重，同衆人之欲，故能計從事立。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易，以豉翻。未覩當今之難，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以危乎！」芬又呼平原華歆、陶丘洪共定計。華，戶化翻。姓譜︰堯子丹朱，居陶丘，其後氏焉。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之所難。芬性疏而不武，此必無成。」洪乃止。會北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北方有陰謀，上，時掌翻。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解印綬亡走，至平原，自殺。綬，音受。

**12**秋，七月，以射聲校尉馬日磾為太尉。日磾，融之族孫也。磾，丁奚翻。

**13**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校，戶敎翻。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姓譜︰蹇，姓也。左傳有秦大夫蹇叔。虎賁中郞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郞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左校尉，馮芳為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為左校尉，淳于瓊為右校尉；皆統於蹇碩。考異曰︰范書·袁紹傳，「紹為佐軍校尉」，何進傳「淳于瓊為佐軍校尉」。今從樂資山陽公載記。帝自黃巾之起，留心戎事；碩壯健有武略，帝親任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14**九月，司徒許相罷；以司空丁宮為司徒，光祿勳南陽劉弘為司空。

**15**以衞尉條侯董重為票騎將軍。重，永樂太后兄子也。票，匹妙翻。樂，音洛。

**16**冬，十月，青、徐黃巾復起，復，扶又翻。寇郡縣。

**17**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帝欲厭之，厭，一葉翻。乃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水經註︰榖水自白馬寺東南逕平樂觀，在上西門外。樂，音洛。觀，古玩翻。起大壇，上建十二重華蓋，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騎數萬人，結營為陳。重，直龍翻。高，居傲翻。陳，讀曰陣；下同。甲子，帝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大將軍進駐小華蓋下。帝躬擐甲、介馬，賢曰︰擐，貫也，音宦。介，亦甲也。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帀而還，行，下孟翻。帀，作答翻。以兵授進。帝問討虜校尉蓋勳曰︰蓋，古盍翻。「吾講武如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曜德不觀兵。國語載祭公謀父之言。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以昭果毅，左傳曰︰戎昭果毅以聽之謂武。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祇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勳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與紹謀共誅嬖倖，嬖，卑義翻，又必計翻。考異曰︰勳傳云︰「勳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勳謂虞、紹云云。」按虞於匈奴未叛之前已為幽州牧，又宗正非典兵之官。今除之。蹇碩懼，出勳為京兆尹。

**18**十一月，王國圍陳倉。詔復拜皇甫嵩為左將軍，復，扶又翻。督前將軍董卓，合兵四萬人以拒之。

**19**張純與丘力居鈔略青、徐、幽、冀四州；鈔，楚交翻。詔騎都尉公孫瓚討之。瓚與戰於屬國石門，屬國，遼東屬國也。賢曰︰石門，山名，在今營州柳城縣西南。瓚，藏旱翻。純等大敗，棄妻子，踰塞走；悉得所略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為丘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衆潰，士卒死者什五六。

**20**董卓謂皇甫嵩曰︰「陳倉危急，請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兵。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拔。易，以豉翻。王國雖強，攻陳倉不下，其衆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將何救焉！」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

**六年**（己巳、一八九）

**1**春，二月，國衆疲敝，解圍去，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衆勿追。」賢曰︰司馬兵法之言。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鬭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卓大慙恨，由是與嵩有隙。為後獻帝初平二年卓怖嵩張本。

韓遂等共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閻忠使督統諸部。忠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由是寖衰。

**2**幽州牧劉虞到部，遣使至鮮卑中，告以利害，責使送張舉、張純首，厚加購賞。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虞上罷諸屯兵，上，時掌翻，奏也。但留降虜校尉公孫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瓚以石門之捷，自騎都尉拜降虜校尉。降，戶江翻。校，戶敎翻。三月，張純客王政殺純，送首詣虞。公孫瓚志欲掃滅烏桓，而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與瓚有隙。為後初平四年瓚殺虞張本。

**3**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4**太尉馬日磾免；遣使卽拜幽州牧劉虞為太尉，封容丘侯。容丘縣，屬東海郡。考異曰︰袁紀︰「三月己丑，光祿劉虞為司馬，領幽州牧。」今從范書。

**5**蹇碩忌大將軍進，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韓遂；說，輸芮翻。帝從之。進陰知其謀，奏遣袁紹收徐、兗二州兵，須紹還而西，以稽行期。

**6**初，帝數失皇子，數，所角翻。何皇后生子辯，養於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賢曰︰道人，謂有道術之人。王美人生子協，董太后自養之，號曰「董侯」。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佻，初彫翻，輕薄也。欲立協，猶豫未決。會疾篤，屬協於蹇碩。屬，之欲翻，託也。丙辰，帝崩于嘉德殿。年三十四。嘉德殿在南宮九龍門內。碩時在內，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人迎進，欲與計事；進卽駕往。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前目之。進驚，馳從儳道歸營，廣雅曰︰儳，疾也；仕鑒翻。引兵入屯百郡邸，天下郡國百餘，皆置邸京師。謂之百郡邸者，百郡總為一邸也。因稱疾不入。

戊午，皇子辯卽皇帝位，年十四。考異曰︰帝紀云「年十七」，張璠漢紀曰「帝年十四」，今從之。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朝，直遙翻；下同。赦天下，改元為光熹。封皇弟協為勃海王。協年九歲。以後將軍袁隗為太傅，與大將軍何進參錄尚書事。

進旣秉朝政，忿蹇碩圖己，陰規誅之。袁紹因進親客張津，勸進悉誅諸宦官。進以袁氏累世貴寵，袁安為司空、司徒，子敞為司空，孫湯為司空、司徒、太尉，湯子逢為司空，少子隗亦為三公，是累世貴寵也。而紹與從弟虎賁中郞將術皆為豪桀所歸，信而用之。從，才用翻；下同。復博徵智謀之士復，扶又翻。何顒、荀攸及河南鄭泰等二十餘人，以顒為北軍中候，攸為黃門侍郞，百官志︰給事黃門侍郞，六百石，掌侍從左右，給事中，關通內外。獻帝起居注曰︰帝初卽位，令侍中、給事黃門侍郞員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書事。蓋前無定員，至帝始定員數也。顒，魚容翻。泰為尚書，與同腹心。攸，爽之從孫也。

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宋典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掃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閤，上閤，省閤也。沈，持林翻。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考異曰︰袁紀作「郭脈」，九州春秋作「郞勝」，今從何進傳。故親信何氏；與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庚午，進使黃門令數碩，誅之，因悉領其屯兵。

票騎將軍董重，票，匹妙翻。與何進權勢相害，中官挾重以為黨助。董太后每欲參干政事，何太后輒相禁塞，塞，猶遏也。塞，悉則翻。董后忿恚，詈曰︰「汝今輈張，怙汝兄耶！恚，於避翻。賢曰︰輈張，猶強梁也。兄，謂進也。輈，音舟。吾敕票騎斷何進頭，如反手耳！」斷，丁管翻。何太后聞之，以告進。五月，進與三公共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惲等交通州郡，辜較財利，悉入西省。夏，戶雅翻。惲，於粉翻。較，讀曰榷。西省，卽謂永樂宮司。故事，蕃后不得留京師；賢曰︰蕃后，謂平帝母衞姬。王莽攝政，恐其專權，后不得留在京師，故以為故事也。請遷宮本國。」奏可。辛巳，進舉兵圍票騎府，收董重，免官，自殺。六月，辛亥，董太后憂怖，暴崩。怖，普布翻。考異曰︰九州春秋曰︰「太后憂懼，自殺。」今從皇后紀。民間由是不附何氏。

**7**辛酉，葬孝靈皇帝于文陵。賢曰︰在雒陽西北二十里。何進懲蹇碩之謀，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

**8**大水。

**9**秋，七月，徙勃海王協為陳留王。

**10**司徒丁宫罷。

**11**袁紹復說何進曰︰復，扶又翻。說，輸芮翻。「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為害者，但坐言語漏泄；五營兵士皆畏服中人，而竇氏反用之，自取禍滅。事見五十六卷建寧元年。今將軍兄弟並領勁兵，謂進及弟苗也。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樂，音洛。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為天下除患，以垂名後世，不可失也！」為，于偽翻；下同。進乃白太后，請盡罷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郞補其處。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柰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楚詞註曰︰楚楚，鮮明貌。詩曰︰衣裳楚楚。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為中官親近至尊，近，其靳翻。出納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為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何苗數受諸宦官賂遺，數，所角翻；下同。遺，于季翻。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為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為然。進新貴，素敬憚中官，雖外慕大名而內不能斷，斷，丁亂翻；下同。故事久不決。

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廣陵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利器，謂兵柄也。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強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為亂階耳！」進不聽。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旣治其罪，治，直之翻。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

初，靈帝徵董卓為少府，據卓傳，中平六年徵卓為少府。蓋卽是年也。卓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將，卽亮翻。從，才用翻。皆詣臣言︰『牢直不畢，稟賜斷絕，妻子飢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憋腸狗態，賢曰︰言羌、胡心腸憋惡，情態如狗也。方言云︰憋，惡也。郭璞云︰憋怤，急性也。憋，音芳列翻。怤，音芳于翻。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賢曰︰如其更增異志，當復聞上。洪氏隸釋曰︰漢靈帝建寧二年，魯相史晨祠孔廟奏後云「增異輒上」，光和二年，樊毅復華下民租口算奏後云「增異復上」。此蓋當時奏文結末之常語。蓋言繼今事有增於此者，異於此者，將復上奏也。復，扶又翻。上，時掌翻。朝廷不能制。及帝寢疾，璽書拜卓幷州牧，璽，斯氏翻。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臣誤蒙天恩，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為臣奮一旦之命，畜，許六翻。為，于偽翻。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將，如字，又卽亮翻。之，往也。嵩從子酈說嵩曰︰從，才用翻。酈，音歷。考異曰︰袁紀作「從子邐」，今從范書。「天下兵柄，在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勢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彼度京師政亂，被，皮義翻。度，徒洛翻。故敢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二者，刑所不赦。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為元帥，嵩討王國時為督，故曰元帥。杖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無不濟也。」嵩曰︰「違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卓不釋兵為違命，嵩擅討卓為專誅。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乃上書以聞。帝以讓卓。卓亦不奉詔，駐兵河東以觀時變。

何進召卓使將兵詣京師。考異曰︰進傳曰︰「召卓屯關中上林苑。」按時卓已駐河東，若屯上林，則更為西去，非所以脅太后也。今從卓傳。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強忍寡義，志欲無厭，厭，於鹽翻。若借之朝政，借，子夜翻。授以大事，將恣凶欲，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斷，丁亂翻。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謂竇武之事，可為殷鑒也。宜在速決。」尚書盧植亦言不宜召卓，進皆不從。泰乃棄官去，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易，以豉翻。

進府掾王匡，騎都尉鮑信，皆泰山人，進使還鄕里募兵；幷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皋，瑁，音冒。使武猛都尉丁原將數千人寇河內，燒孟津，火照城中，賢曰︰武猛，謂其有武蓋而勇猛，取其嘉名，因以名官。皆以誅宦官為言。

董卓聞召，卽時就道，幷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去，羌呂翻。前書︰枚乘諫吳王曰︰欲湯之凔，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凔，音則亮翻，寒也。潰癰雖痛，勝於內食。言癰疽蘊結，破之雖痛，勝於內食肌肉，浸淫滋大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今臣輒鳴鐘鼓如雒陽，賢曰︰鳴鐘鼓者，聲其罪也。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何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富貴，言何后因宦官得進，進兄弟以此致富貴也。國家之事，亦何容易。易，以豉翻。覆水不收，宜深思之，水覆於地，不可復收，言事發則不可收拾。且與省內和也。」卓至澠池，澠，彌兗翻。而進更狐疑，使諫議大夫种卲宣詔止之。卓不受詔，遂前至河南；河南，周之王城，去雒陽不遠。种，音沖。卲迎勞之，勞，力到翻。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卲。卲怒，稱詔叱之，軍士皆披，披，芳靡翻。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賢曰︰夕陽亭在河南城西。卲，暠之孫也。

袁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事久變生，復為竇氏矣！」復，扶又翻。進於是以紹為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漢司隸校尉本持節，至元帝時，諸葛豐為司隸，始去節。今假紹節，重其權也。斷，丁亂翻。從事中郞王允為河南尹。紹使雒陽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上，時掌翻。樂，音洛。觀，古玩翻。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唯留進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勸進於此時悉誅之也。至于再三；進不許。紹又為書告諸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按中官親屬。

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賢曰︰唯，思念也。今當遠離宮殿，離，力智翻。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復，扶又翻；下同。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

八月，戊辰，進入長樂宮，樂，音洛。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中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欻入省，賢曰︰欻，音許勿翻。此意何為？竇氏事意復起邪？」使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戶下，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閤。讓等詰進曰︰「天下憒憒，詰，去吉翻。說文曰︰憒憒，亂也，古對翻。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事見上卷光和四年。幾，居希翻。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為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大甚乎！」種，章勇翻。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按百官志，尚方有令、丞而無監，桓、靈之世，諸署令悉以宦者為之，尚方監必亦置於是時也。渠，姓也。左傳︰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又衞有渠孔御戎。讓、珪等為詔，以故太尉樊陵為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為河南尹。尚書得詔版，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

進部曲將吳匡、張璋在外，聞進被害，被，皮義翻。欲引兵入宮，宮門閉。虎賁中郞將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閤。會日暮，術因燒南宮青瑣門，衞瓘曰︰青瑣，門邊青鏤也。一曰︰天子門內有眉格再重，裏青畫曰瑣。考異曰︰何進傳作「九龍門」。今從袁紀。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闥，尚書闥，卽尚書門。因將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將，如字，攜也，挾也。尚書盧植執戈於閤道窗下，仰數段珪；數，所具翻。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閤，乃『章︰甲十一行本「乃」作「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紹及何苗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卽『章︰甲十一行本「卽」上有「者」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車騎也，時苗為車騎將軍。吏士能為報讎乎！」為，于偽翻。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凡二千餘人，或有無須而誤死者。須，古鬚字通。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宮之正南門曰端門，省禁也。

庚午，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榖門，榖門，位在子，雒城正北門也。夜，至小平津，賢曰︰小平津在今鞏縣西北。杜佑曰︰鞏縣西北有小平縣故城，又北有津，曰小平津。六璽不自隨，公卿無得從者，從，才用翻。唯尚書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漢官儀︰諸郡置五部督郵以監屬縣；河南尹置四部督郵，中部為掾。掾，俞絹翻。貢厲聲質責讓等，且曰︰「今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劍斬數人。手，式又翻。讓等惶怖，怖，普布翻；下同。叉手再拜，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

貢扶帝與陳留王夜步逐螢光南行，欲還宮，行數里，得民家露車，露車者，上無巾蓋，四旁無帷裳，蓋民家以載物者。共乘之，至雒舍止。雒舍，地名，在北芒之北。辛未，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稍有至者。董卓至顯陽苑，顯陽苑，桓帝延熹二年所造，在雒陽西。遠見火起，知有變，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帝在北，因與公卿往奉迎於北芒阪下。帝見卓將兵卒至，將，卽亮翻。卒，讀曰猝。恐怖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東都羣臣謂天子為國家。何卻兵之有！」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了，曉解也。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王為賢，且為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遂有廢立之意。

是日，帝還宮，赦天下，改光熹為昭寧。失傳國璽，為下獻帝初平二年孫堅得璽張本。璽，斯氏翻。餘璽皆得之。以丁原為執金吾。騎都尉鮑信自泰山募兵適至，說袁紹曰︰說，輸芮翻。「董卓擁強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乃引兵還泰山。

董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為西兵復至，復，扶又翻。雒中無知者。俄而進及弟苗部曲皆歸於卓，卓又陰使丁原部曲司馬五原呂布殺原而幷其衆，卓兵於是大盛。乃諷朝廷，以久雨，策免司空劉弘而代之。

初，蔡邕徙朔方，事見五十七卷光和元年。會赦得還。五原太守王智，甫之弟也，奏邕謗訕朝廷；邕遂亡命江海，積十二年。董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邕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治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為侍中。

**12**董卓謂袁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賢曰︰毒，恨也。董侯似可，今欲立之，為能勝史侯否？人有小智大癡，亦知復何如？為當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且爾，猶言且如此也。卓意欲廢漢自立。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敢然，猶言敢如此也。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為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佩刀，橫揖，徑出。卓以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紹縣節於上東門，縣所假司隸節也。上東門，位在寅。賢曰︰雒陽城東面北頭門也。縣，讀曰懸。逃奔冀州。

九月，癸酉，卓大會百僚，奮首而言曰︰「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何如？」更，工衡翻。公卿以下皆惶恐，莫敢對。卓又抗言曰︰賢曰︰抗，高也。「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劍。事見二十四卷昭帝元平元年。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事！」沮，在呂翻。坐者震動。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旣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將殺植，蔡邕為之請，坐，徂臥翻。為，于偽翻。議郞彭伯亦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怖，普布翻。卓乃止，但免植官，植遂逃隱於上谷。卓以廢立議示太傅袁隗，隗報如議。

甲戌，卓復會羣僚於崇德前殿，復，扶又翻。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為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為帝。」袁隗解帝璽綬，以奉陳留王，扶弘農王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鯁涕，言不敢出聲，但鯁咽而流涕也。羣臣含悲，莫敢言者。

卓又議︰「太后踧迫永樂宮，踧，子六翻。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左傳曰︰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乃遷太后於永安宮。赦天下，改昭寧為永漢。丙子，卓酖殺何太后，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卓又發何苗棺，出其尸，支解節斷，棄於道邊，殺苗母舞陽君，棄尸於苑枳落中。落，籬落也。枳，似棘，多刺，江南為橘，江北為枳，人以栫籬。

**13**詔除公卿以下子弟為郞，以補宦官之職，侍於殿上。

**14**乙酉，以太尉劉虞為大司馬，封襄賁侯。襄賁縣，屬東海郡。應劭曰︰賁，音肥。董卓自為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傳，知戀翻。郿縣，屬扶風。賢曰︰今岐州縣。師古曰︰郿，音媚。

**15**丙戌，以太中大夫楊彪為司空。

**16**甲午，以豫州牧黃琬為司徒。

**17**董卓率諸公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悉復其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其子孫。

**18**自六月雨至于是月。

**19**冬，十月，乙巳，葬靈思皇后。

**20**白波賊寇河東，考異曰︰帝紀︰「五年九月，南單于叛，與白波賊寇河東。」按匈奴傳，帝崩之後，於扶羅乃與白波賊為寇。紀誤，今從傳。董卓遣其將牛輔擊之。

初，南單于於扶羅旣立，國人殺其父者遂叛，單于羌渠被殺，事見上卷中平五年。共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於扶羅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郡縣。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鈔，楚交翻。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平陽。須卜骨都侯為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

**21**十一月，以董卓為相國，漢自蕭何為相國後，不復除拜。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

**22**十二月，戊戌，以司徒黃琬為太尉，司空楊彪為司徒，光祿勳荀爽為司空。

初，尚書武威周毖，城門校尉汝南伍瓊，說董卓矯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衆望，卓從之，毖，兵媚翻。說，輸芮翻。考異曰︰范書云︰「吏部尚書漢陽周珌、侍中汝南伍瓊」，袁紀作「侍中周毖」，今從魏志及英雄記。命毖、瓊與尚書鄭泰、長史何顒等沙汰穢惡，顯拔幽滯。於是徵處士荀爽、陳紀、韓融、申屠蟠。處，昌呂翻。復就拜爽平原相，復，扶又翻。行至宛陵，宛陵縣屬河南尹，在雒陽東。遷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自被徵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三日。又以紀為五官中郞將，融為大鴻臚。紀，寔之子；融，韶之子也。爽等皆畏卓之暴，無敢不至。獨申屠蟠得徵書，人勸之行，蟠笑而不答，卓終不能屈，年七十餘，以壽終。卓又以尚書韓馥為冀州牧，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陳留孔伷為豫州刺史，伷，音冑。考異曰︰九州春秋作「孔冑」。今從董卓傳。東平張邈為陳留太守，潁川張咨為南太守。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將校，謂中郞將、校尉。處，昌呂翻。

**23**詔除光熹、昭寧、永漢三號。除三號，復稱中平六年。

**24**董卓性殘忍，一旦專政，據有國家甲兵、珍寶，威震天下，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也！」自言非人臣之相，其悖逆如此。語，牛倨翻。相，息亮翻。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劍，擾龍，姓也，蓋古擾龍氏之後。立檛殺之。檛，側瓜翻。是時，雒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充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剽虜資物，剽，匹妙翻。妻略婦女，不避貴戚；『章︰甲十一行本「戚」作「賤」；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人情崩恐，不保朝夕。

卓購求袁紹急，周毖、伍瓊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袁安四世至紹。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桀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卽拜紹勃海太守，封邟鄕侯。邟，苦浪翻。又以袁術為後將軍，曹操為驍騎校尉。

術畏卓，出奔南陽。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過中牟，中牟縣，屬河南尹。間，古莧翻。為亭長所疑，執詣縣。時縣已被卓書，被，皮義翻。唯功曹心知是操，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雋，因白令釋之。白中牟令也。操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

是時，豪傑多欲起兵討卓者，袁紹在勃海，冀州牧韓馥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部從事，部郡國從事也。勃海一郡，遣部從事數人守之，恐紹起兵也。東郡太守橋瑁瑁，莫報翻。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企，欺冀翻。難，乃旦翻。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氏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興兵為國，為，于偽翻。何謂袁、董！」馥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為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復，扶又翻。和，戶臥翻。冀州於他州不為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考異曰︰范書、魏志俱有此事。范書在舉兵之後，魏志在舉兵之前。若在舉兵後，時紹已為盟主，馥何敢禁其發兵？若在舉兵前，則近是也。今從魏志。

孝獻皇帝甲諱協。諡法︰聰明睿智曰獻。古今註︰「協」之字曰「合」。張璠記曰︰靈帝以帝似己，故名曰協。帝王紀曰︰協，字伯和。蜀諡帝曰愍，魏諡帝曰獻，此從魏諡者，以魏受漢禪為正也。

## 初平元年（庚午、一九○）

**1**春，正月，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推勃海太守袁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諸將皆板授官號。時卓挾天子，紹等罔攸稟命，故權宜板授官號。紹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冀州牧韓馥留鄴，給其軍糧。豫州刺史孔伷屯潁川，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邈弟廣陵太守超、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與曹操俱屯酸棗，酸棗縣屬陳留郡。瑁，音冒。後將軍袁術屯魯陽，魯陽縣，屬南陽郡。衆各數萬。豪桀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曹操曰︰「夫略不世出，能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強必斃。君殆天之所啓乎！」

**2**辛亥，赦天下。

**3**癸酉，董卓使郞中令李儒酖殺弘農王辯。

**4**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鄭泰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為無用邪！」泰曰︰「非謂其然也，以為山東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將帥，閑習軍事。少，詩照翻。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闚堂；處，昌呂翻。長，知兩翻。張邈，字孟卓。賢曰︰坐不闚堂，言不妄視也。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孔伷，字公緒。賢曰︰枯者噓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談論有所抑揚也。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謂臨兵鋒而與敵人決勝負也。況王爵不加，尊卑無序，若恃衆怙力，將各棊峙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也。此數語，公業雖以釋言於卓，然關東諸將情態實不過如此。且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關西頃遭羌寇，婦女皆能挾弓而鬭，天下所畏者，無若幷、涼之人與羌、胡義從；從，才用翻。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譬猶驅虎兕以赴犬羊，兕，序姊翻；似牛一角而青色，身重千斤，角重百斤。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衆，自虧威重也。」卓乃悅。

**5**董卓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公卿皆不欲而莫敢言。畏其暴也。卓表河南尹朱儁為太僕以為己副，使者召拜，儁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孤，負也。以成山東之釁，臣不知其可也。」使者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其所急，臣之宜也。」由是止不為副。

卓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雒陽，於今亦十一世矣。按石包讖，當時緯書之外，又有石包室讖，蓋時人附益為之，如孔子閉房記之類。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皆默然。司徒楊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遷亳，殷民胥怨。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昔關中遭王莽殘破，故光武更都雒邑，更，工衡翻。歷年已久，百姓安樂，樂，音洛；下同。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賢曰︰如糜粥之沸也。詩云︰如沸如羹。石包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幷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杜陵有武帝陶竈，幷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卻，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賢曰︰言不敢避險難也。彪曰︰「天下動之至易，易，以豉翻。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從，千容翻。「相國豈樂此邪！樂，音洛。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勢也。」謂秦、漢都關中，因山河形勢以制天下。卓意小解。琬退，又為駁議。駁，北角翻。二月，乙亥，卓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光祿勳趙謙為太尉，太僕王允為司徒。城門校尉伍瓊、督軍校尉周毖固諫遷都，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君勸用善士，故卓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庚辰，收瓊、毖，斬之。楊彪、黃琬恐懼，詣卓謝，卓亦悔殺瓊、毖，乃復表彪、琬為光祿大夫。復，扶又翻。

**6**卓徵京兆尹蓋勳為議郞；蓋，古盍翻。時左將軍皇甫嵩將兵三萬屯扶風，潘岳關中記曰︰三輔舊治長安城中，長吏各在其縣治民；光武東都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勳密與嵩謀討卓。會卓亦徵嵩為城門校尉，嵩長史梁衍說嵩曰︰「董卓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及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迎接至尊，奉令討逆，徵兵羣帥，說，輸芮翻。帥，所類翻。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嵩前不能從兄子酈之言，今又不從衍之策，自揣其才不足以制卓故也。勳以衆弱不能獨立，亦還京師。卓以勳為越騎校尉。河南尹朱儁為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汙我刀！」為，于偽翻。折，之舌翻。汙，烏故翻。蓋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賢曰︰武丁，殷王高宗也，謂傅說曰︰「啓乃心，沃朕心。」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余謂蓋勳忠直之士，時卓方謀僭逆，不應以武丁之事為言。據國語，楚左史倚相曰︰昔衞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毋謂我老耄而捨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勳蓋以衞武公之事責卓也。史書傳寫誤以公為「丁」耳。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乃謝之。

**7**卓遣軍至陽城，值民會於社下，此二月事也。陽城縣屬潁川郡。悉就斬之，駕其車重，重，直用翻。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還雒，云攻賊大獲。卓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甲兵，謂甲兵之士。

**8**丁亥，車駕西遷，董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勝，音升。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藉，慈夜翻。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留屯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室屋蕩盡，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獲山東兵，以猪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

**9**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考異曰︰袁紀作「己巳」，今從范書。居京兆府舍，師古曰︰京兆府在尚冠前街，東入故中尉府。後乃稍葺宮室而居之。時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朝，直遙翻。

**10**董卓以袁紹之故，戊午，殺太傅袁隗、太僕袁基，及其家尺口以上五十餘人。尺口，謂嬰孩也。

**11**初，荊州刺史王叡裴松之曰︰叡，晉太保祥伯父也。與長沙太守孫堅共擊零、桂賊，零、桂，零陵、桂陽也。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州郡舉兵討董卓，叡與堅亦皆起兵。叡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按行使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上，時掌翻。堅承檄，卽勒兵襲叡。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為？」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欲詣使君求資直耳。」據吳錄，資直者，衣資之直也。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被，皮義翻。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陶弘景曰︰生金有毒，不鍊，服之殺人。堅前至南陽，衆已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不肯給軍糧，堅誘而斬之；陳壽志曰︰堅以牛酒誘之。吳歷曰︰堅詐疾以誘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前到魯陽，魯陽縣屬南陽郡。與袁術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考異曰︰范書·術傳云︰「劉表上術為南陽太守。」表傳云︰「術阻兵屯魯陽，表不得至荊州。」魏志·術傳︰「孫堅殺張咨，術得據南陽。」魏武帝紀，此年二月已云術屯南陽。蓋術初奔魯陽，此春孫堅取南陽，術乃據之，猶以魯陽為治所也。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

詔以北軍中候劉表為荊州刺史。時寇賊縱橫，道路梗塞，縱，子容翻。塞，悉則翻。表單馬入宜城，賢曰︰宜城縣屬南郡，本鄢，惠帝三年改名宜城。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曰︰「今江南宗賊甚盛，賢曰︰宗黨共為賊。各擁衆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焉，於虔翻。蒯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趣，七喻翻。何患徵兵之不集乎！」蒯越曰︰「袁術驕而無謀，宗賊帥多貪暴，為下所患，帥，所類翻；下同。若使人示之以利，必以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樂，音洛。聞君威德，必襁負而至矣。襁，居兩翻。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郡國志︰荊州部南陽、南郡、江夏、零陵、桂陽、長沙、武陵七郡。漢官儀以章陵足為八郡。公路雖至，無能為也。」袁術，字公路。表曰︰「善！」乃使越誘宗賊帥，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而取其衆。誘，音酉。帥，所類翻。遂徙治襄陽，荊州刺史本治武陵漢壽。襄陽縣，屬南郡。鎭撫郡縣，江南悉平。荊部在江南者，長沙、武陵、零陵、桂陽四郡也。為劉表專制荊州張本。

**12**董卓在雒陽，袁紹等諸軍皆畏其強，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皋，張邈遣將衞茲分兵隨之。進至滎陽汴水，班志︰汴水在滎陽西南。遇卓將玄菟徐榮，菟，同都翻。與戰，操兵敗，為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中，竹仲翻。被，皮義翻。創，初良翻。從弟洪以馬與操，操不受。從，才用翻。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操，夜遁去。榮見操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易，以豉翻。亦引兵還。

操到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為謀曰︰為，于偽翻；下同。「諸君能聽吾計，使勃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勃海，謂袁紹也。酸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塞轘轅、太谷，全制其險，塞，悉則翻。轘，音環。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此謂袁術也。丹水及析縣皆屬弘農郡。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觀操之計，但欲形格勢禁，待其變起於下耳，非主於戰也。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為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乃與司馬沛國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得千餘人，還屯河內。從袁紹也。

頃之，酸棗諸軍食盡，衆散。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青州刺史焦和亦起兵討董卓，姓譜︰周武王封神農之後於焦，後以國為氏。務及諸將西行，務進兵與酸棗諸將相及也。不為民人保障，兵始濟河，黃巾已入其境。青州素殷實，甲兵甚盛，和每望寇奔北，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性好卜筮，信鬼神，好，呼到翻。入見其人，清談干雲，出觀其政，賞罰淆亂，州遂蕭條，悉為丘墟。頃之，和病卒，袁紹使廣陵臧洪領青州以撫之。

**13**夏，四月，以幽州牧劉虞為太傅，道路壅塞，塞，悉則翻。信命竟不得通。先是，幽部應接荒外，荒外，言荒服之外也。先，悉薦翻。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足之。調，徒弔翻。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委，於偽翻。輸，舂遇翻。而虞敝衣繩屨，食無兼肉，務存寬政，勸督農桑，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上谷舊有關市，與胡人貿易。漁陽舊有鹽官、鐵官。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餘萬口，虞皆收視溫卹，為安立生業，難，乃旦翻。為，于偽翻。流民皆忘其遷徙焉。

**14**五月，司空荀爽薨。六月，辛丑，以光祿大夫种拂為司空。拂，卲之父也。

**15**董卓遣大鴻臚韓融、少府陰脩、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吳脩、越騎校尉王瓌安集關東，解譬袁紹等。胡母班、吳脩、王瓌至河內，袁紹使王匡悉收擊『章︰甲十一行本「繫」；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殺之。瓌，工回翻。考異曰︰謝承後傳（衍）漢書曰︰「班，王匡之妹夫。班與匡書云︰『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脩俱受詔命。關東諸郡，雖實嫉卓，猶以銜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囚僕於獄，欲以釁鼓，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按范書此年六月，遣韓融等安集關東，袁術、王匡各執而殺之。三年八月，遣馬日磾及趙岐慰撫天下。袁紀，遣馬、趙亦在三年八月，時董卓已死。而此書云與馬、趙俱受詔，又云恚卓遷怒，自相乖迕。疑非班書。今不取。袁術亦殺陰脩；惟韓融以名德免。

**16**董卓壞五銖錢，賢曰︰光武中興，除王莽貨泉，更用五銖錢。孔穎達曰︰五銖者，其重五銖，凡十桼為一絫，十絫為一銖，二十四銖為一兩。錢邊作五銖字。壞，音怪。更鑄小錢，更，工衡翻。悉取雒陽及長安銅人、鐘虡、飛廉、銅馬之屬以鑄之，銅人，秦始皇所鑄也。賢曰︰鐘虡，以銅為之。前書音義曰︰虡，鹿頭龍身，神獸也。說文︰鐘鼓之跗，以猛獸為飾也。武帝置飛廉館。音義曰︰飛廉，神禽，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蛇尾，文如豹文。明帝永平五年，迎取長安飛廉、銅馬置上西門外，名平樂館。銅馬則東門京所作，置於金馬門外者也。余據馬援亦進銅馬。虡，音巨。由是貨賤物貴，穀石至數萬錢。

**17**冬，孫堅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東，董卓步騎數萬猝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坐，才臥翻。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不卽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

**18**王匡屯河陽津，河陽津，卽孟津。董卓襲擊，大破之。

**19**左中郞將蔡邕議︰「孝和以下廟號稱宗者，皆宜省去，以遵先典。」從之。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和帝以下無德可宗，故去之。去，羌呂翻。考異曰︰袁紀在明年。今從范書。

**20**中郞將徐榮薦同郡故冀州刺史公孫度於董卓，卓以為遼東太守。度到官，以法誅滅郡中名豪大姓百餘家，郡中震慄，乃東伐高句驪，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西擊烏桓，語所親吏柳毅、陽儀等曰︰語，牛倨翻。姓譜︰柳，本自魯孝公子子展之孫，以王父字為氏。至展禽，食采於柳下，因為氏。「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正『章︰甲十一行本「正」作「王」；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耳。」於是分遼東為遼西、中遼郡，各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立漢二祖廟，承制，郊祀天地，藉田，杜佑曰︰藉，借也，謂借人力以理之，勸率天下，使務農也。春秋傳曰︰郊而後耕，遂藉人力以成歲功，故謂之帝藉。臣瓚曰︰親耕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藉，謂蹈藉也。師古曰︰瓚說是。說文，帝藉千畝。藉，秦昔翻。乘鸞路，設旄頭、羽騎。羽騎，羽林騎也。

#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

## 漢紀五十二起重光協洽（辛未），盡昭陽作噩（癸酉），凡三年。

孝獻皇帝乙

**初平二年**（辛未、一九一）

**1**春，正月，辛丑，赦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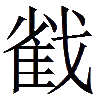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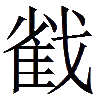
**2**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沖，迫於董卓，遠隔關塞，關塞，謂函谷關、桃林塞也。不知存否，幽州牧劉虞，宗室賢儁，欲共立為主。曹操曰︰「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莫不響應者，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姦臣，非有昌邑亡國之釁，昌邑，謂昌邑王賀也。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幽州在北，長安在西，故操云然。韓馥、袁紹以書與袁術曰︰「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少主、迎立代王故事，少，詩照翻。奉大司馬虞為帝。」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君，長，知兩翻。乃外託公義以拒之。紹復與術書曰︰「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脈之屬，謂帝非靈帝子也。復，扶又翻；下同。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復，扶又翻；下同。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蹙死；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謂子胥能報父兄之讎也。可復北面乎？」以殺袁隗等為出於帝。術答曰︰「聖主聰叡，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寮，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乃云今上『無血脈之屬』，豈不誣乎！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為，豈國家哉！慺慺赤心，慺，力侯翻。志在滅卓，不識其他！」馥、紹竟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樂浪，音洛琅。上，時掌翻。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被，皮義翻。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勠力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汙邪！」汙，烏故翻。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欲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

**3**二月，丁丑，以董卓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

**4**孫堅移屯梁東，為卓將徐榮所敗，敗，補邁翻。復收散卒進屯陽人。賢曰︰梁縣，屬河南郡，今汝州縣。陽人聚故城，在梁縣西。卓遣東郡太守胡軫督步騎五千擊之，以呂布為騎督。軫與布不相得，堅出擊，大破之，梟其都督華雄。梟，古堯翻。華，戶化翻。

或謂袁術曰︰「堅若得雒，不可復制，此為除狼而得虎也。」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陽人去魯陽百餘里。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為國家討賊，為，于偽翻。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讎。堅與卓非有骨肉之親也，而將軍受浸潤之言，浸潤之譖，出論語。還相嫌疑，何也？」術踧踖，踧，子六翻。踖，資昔翻。踧踖，不自安貌。卽調發軍糧。調，徒釣翻。

堅還屯，卓遣將軍李傕說堅，傕，克角翻。說，輸芮翻；後同。欲與和親，令堅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縣，讀曰懸。則吾死不瞑目，瞑，莫定翻。豈將與乃和親邪！」乃，汝也。復進軍大谷，距雒九十里。賢曰︰大谷口，在故嵩陽西北八十五里，北出對雒陽故城，張衡東京賦云「盟津達其後，大谷通其前」是也。距，至也。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間，卓敗走，卻屯澠池，聚兵於陝。澠，彌兗翻。陝，式冉翻。堅進至雒陽，擊呂布，復破走。堅乃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甄官署之井中也。晉·職官志，少府之屬有甄官令，而續漢志無之，蓋屬於他署，未置專官也。甄官，掌琢石、陶土之事。為後建安元年袁術奪璽張本。璽，斯氏翻。分兵出新安、澠池間以要卓。

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要，一遙翻。數，所角翻。皆畏孤，無能為也。惟孫堅小戇，說文曰︰戇，愚也。音都降翻。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語，牛倨翻；下同。孤昔與周愼西征邊、韓於金城，孤語張溫，求引所將兵為愼作後駐，溫不聽。溫又使孤討先零叛羌，零，意憐。孤知其不克而不得止，遂行，留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為聲勢。叛羌欲歸道，，卽截字。孤小擊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但靖也。而孫堅隨周愼行，謂愼求先將萬兵造金城，將，卽亮翻。造，七到翻。使愼以二萬作後駐。邊、韓畏愼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斷，丁管翻。兒曹用其言，涼州或能定也。溫旣不能用孤，愼又不能用堅，卒用敗走。事見五十八卷靈帝中平二年。卒，子恤翻。堅以佐軍司馬，所見略與人同，固自為可；言其才可用也。但無故從諸袁兒，終亦死耳！」乃使東中郞將董越屯澠池，中郞將段煨屯華陰，煨，烏回翻。華，戶化翻。中郞將牛輔屯安邑，姓譜︰牛本自殷，周封微子於宋，其裔司寇牛父敗狄於長丘，死之，其子孫以王父字為氏。其餘諸將布在諸縣，以禦山東。輔，卓之壻也。卓引還長安。孫堅脩塞諸陵，塞，悉則翻。引軍還魯陽。

**5**夏，四月，董卓至長安，公卿皆迎拜車下。卓抵手謂御史中丞皇甫嵩曰︰「義眞，怖未乎？」皇甫嵩，字義眞。怖，普布翻。嵩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考異曰︰范書·嵩傳及山陽公載記記嵩語與此不同，今從張璠漢紀。卓黨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以問蔡邕，邕曰︰「明公威德，誠為巍巍，然比之太公，愚意以為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乃止。

卓使司隸校尉劉囂籍吏民有為子不孝、為臣不忠、為吏不清、為弟不順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是更相誣引，更，工衡翻。冤死者以千數。百姓囂囂，道路以目。囂，五羔翻。韋昭曰︰「不敢發言，以目相眄而已。」

**6**六月，丙戌，地震。

**7**秋，七月，司空种拂免；以光祿大夫濟南淳于嘉為司空。濟，子禮翻。太尉趙謙罷；以太常馬日磾為太尉。磾，丁奚翻。

**8**初，何進遣雲中張楊還幷州募兵，會進敗，楊留上黨，有衆數千人。袁紹在河內，楊往歸之，與南單于於扶羅屯漳水。濁漳水出上黨長子而東過鄴，鄴則韓馥所居也。韓馥以豪傑多歸心袁紹，忌之；陰貶節其軍糧，欲使其衆離散。會馥將麴義叛，姓譜︰漢有平原鞠譚，其子閟避難，改曰麴氏，後遂為西平著姓。馥與戰而敗，紹因與義相結。

紹客逢紀謂紹曰︰逢，蒲江翻。「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仰，牛向翻。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曰︰「冀州兵強，吾士飢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要，讀曰邀。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辯士為陳禍福，為，于偽翻。馥迫於倉卒，卒，讀曰猝。必肯遜讓。」紹然之，卽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討董卓而陰謀襲馥，馥與戰不利。會董卓入關，紹還軍延津，續漢志，酸棗縣北有延津。使外甥陳留高幹及馥所親潁川辛評、荀諶、郭圖等說馥曰︰諶，時壬翻。說，輸芮翻。「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自河內至延津，為東向。其意未可量也，量，音良。竊為將軍危之！」為，于偽翻。馥懼，曰︰「然則為之柰何？」諶曰︰「君自料寬仁容衆為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吐決謂吐奇決策也。智勇過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諶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處，昌呂翻。彼必不為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彼若與公孫瓚幷力取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為同盟，謂同盟討董卓。當今之計，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彼必厚德將軍，瓚亦不能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馥性恇怯，因然其計。恇，去王翻。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聞而諫曰︰考異曰︰九州春秋作「耿彧」，今從范書、魏志、袁紀。又范書，騎都尉沮授諫，無李歷，今從魏志、袁紀。「冀州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鼻息，氣一出入之頃也。鼻氣噓之則溫，吸之則寒，故云然。醫書云︰血為脈，氣為息，脈息之名自是而分。呼吸者，氣之橐籥；動應者，血之波瀾。其經以身寸度之，計十六丈二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再動，呼吸定息脈五動，閏以大息則六動。一動一寸，故一息脈行六寸，十息六尺，百息六丈，二百息十二丈，七十息四丈二尺。計二百七十息，漏水下二刻盡十六丈二尺，營周一身；百刻之中得五十營。故曰脈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也。息者以呼吸定之，一日計一萬三千五百息。呼吸進退旣遲於脈，故一日一夜方行盡十六丈二尺經絡，而氣周於一身，大會於風府。脈屬陰，陰行速，猶太陰一月一周天。息屬陽，陽行遲，猶太陽一歲一周天。如是則應天常度。「閏」，當作「間」。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柰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度，徒洛翻。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渙將強弩萬張屯孟津，先，悉薦翻。將，卽亮翻。聞之，率兵馳還。時紹在朝歌清水，據水經，清水出河內脩武縣，逕獲嘉、汲縣而入于河，不至朝歌；惟淇水則逕朝歌耳。蓋俗亦呼淇水為清水。據九州春秋，紹時在朝歌清水口，浮等自孟津東下，則兩軍皆舟行大河而向鄴也。清水口卽淇口，南岸卽延津。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惡，烏路翻。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楊、於扶羅新附，未肯為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以見兵拒之，見，賢遍翻。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開閤高枕，枕，職任翻。何憂何懼！」馥又不聽，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將至，從事十人爭棄馥去，獨耿武、閔純杖刀拒之，不能禁，乃止；紹皆殺之。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為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將，卽亮翻。將御，猶言統御也。亦無官屬。紹以廣平沮授為奮武將軍，廣平縣屬鉅鹿郡。沮，千余翻，又音諸，姓也，黃帝史官沮誦之後。使監護諸將，寵遇甚厚。監，古銜翻。魏郡審配、鉅鹿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以豐為別駕，配為治中，及南陽許攸、逢紀、潁川荀諶皆為謀主。

紹以河內朱漢為都官從事。紹置都官從事，則猶領司隸校尉也。漢先為韓馥所不禮，且欲徼迎紹意，徼，一遙翻。擅發兵圍守馥第，拔刃登屋，馥走上樓，上，時掌翻。收得馥大兒，槌折兩腳；折，而設翻。紹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從紹索去，怖，普布翻。索，山客翻。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耳語；耳語，附耳而言也。馥在坐上，坐，徂臥翻。謂為見圖，無何，起至溷，以書刀自殺。溷，戶困翻；圊也，廁也。時雖已有紙，猶多用刀筆書，故有書刀。

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復，扶又翻。若抑之，則力不能制，袛以遘難。遘，與構同。難，乃旦翻。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于毒、白繞、眭固等十餘萬衆略東郡，王肱不能禦。曹操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眭，息為翻。濮，博木翻。袁紹因表操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東武陽縣，屬東郡。應劭曰︰縣在武水之陽。水經註曰︰武水卽漯水。賢曰︰故城在今魏州莘縣南。守，式又翻。

**9**南單于劫張楊以叛袁紹，屯於黎陽。董卓以楊為建義將軍、河內太守。

**10**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董卓使人誣衞尉張溫與袁術交通，冬，十月，壬戌，笞殺溫於市以應之。張溫不能斬卓於西征之時，反死於卓手，可哀也已。

**11**青州黃巾寇勃海，衆三十萬，欲與黑山合。公孫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東光縣，屬勃海。賢曰︰今滄州縣。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輜重，重，直用翻。奔走渡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復，扶又翻；下同。死者數萬，流血丹水，言水為之丹也。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算，勝，音升。威名大震。

**12**劉虞子和為侍中，帝思東歸，使和偽逃董卓，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考異曰︰范書·劉虞傳，「虞使田疇使長安，時和為侍中，因遣從武關出。」按魏志·公孫瓚傳，但云天子思歸，不云因疇至也。若爾，當令和與疇俱還，不應出武關。又疇未還，劉虞已死。虞死在初平四年冬，界橋戰在三年春。范書誤也。和至南陽，袁術利虞為援，留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和為書與虞。虞得書，遣數千騎詣和。公孫瓚知術有異志，止之，虞不聽。瓚恐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從，才用翻；下同。而陰敎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有隙。虞先與瓚有隙，至是而隙愈深。和逃術來北，復為袁紹所留。

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幷以自強大，袁紹、袁術亦自離『章︰甲十一行本「離」上有「相」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貳。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紹以會稽周昂為豫州刺史，襲奪堅陽城。陽城縣，屬潁川郡。堅領豫州刺史，屯陽城。堅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引兵擊昂，走之。袁術遣公孫越助堅攻昂，越為流矢所中死。中，竹仲翻。公孫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水經︰大河故瀆東北逕西平昌縣故城北，分派東入般縣，為般河。余據賢註；般，音卜滿翻。此作「磐」，讀當如字。賢又曰︰般，卽爾雅九河鉤磐河也。其枯河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南。魏收地形志，安德郡般縣有故般河。上書數紹罪惡，數，所具翻。進兵攻紹。冀州諸城多叛紹從瓚，紹懼，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以助瓚。背，蒲妹翻。瓚乃自置其將帥嚴綱為冀州刺史，田楷為青州刺史，單經為兗州刺史，單，音善，姓也。姓譜︰周卿士單襄公之後。又悉改置郡、縣守、令。

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蜀書云︰備，中山靖王勝子陸城亭侯貞之後；然自祖父以上，世系不可攷。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為業，少，詩照翻。長七尺五寸，垂手下䣛，顧自見其耳；長，直亮翻。䣛，與膝同。言其有異相也。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少，詩沼翻。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使備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為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少，詩照翻。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坐，徂臥翻。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為本郡將吏兵詣公孫瓚，為，于偽翻。將，卽亮翻。瓚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願下當有從字。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訩訩，訩，許容翻；衆語喧嘵之貌。未知孰是，民有倒縣之厄，縣，讀曰懸。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為忽袁公，私明將軍也。」為，于偽翻；下同。劉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為備主騎兵。劉備事始此。

**13**初，袁術之得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斂，力贍翻。百姓苦之，稍稍離散。旣與袁紹有隙，各立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傑多附於紹。術怒曰︰「羣豎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乎！」據袁山松書，紹，司空逢之孼子，出後伯父成，故術云然。又與公孫瓚書曰︰「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

術使孫堅擊劉表，表遣其將黃祖逆戰於樊、鄧之間，鄧縣，屬南陽郡。樊城，周仲山甫之邑，在漢水北。杜佑曰︰樊城，今襄州安養縣。劉昫曰︰鄧城縣，漢之鄧縣，古樊城也；宋改安養縣；天寶元年改為臨漢縣；貞元二十一年移縣古鄧城，乃改為鄧城縣。堅擊破之，遂圍襄陽。表夜遣黃祖潛出發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中。峴山去襄陽十里。峴，戶典翻。堅乘勝，夜追祖，祖部曲『章︰甲十一行本無「曲」字；乙十一行本同。』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射，而亦翻。考異曰︰范書，「初平三年春，堅死。」吳志·孫堅傳亦云初平三年。英雄記曰，「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袁紀，「初平三年五月。」山陽公載記載策表曰︰「臣年十七，喪失所怙。」裴松之按策以建安五年卒，時年二十六，計堅之亡，策應十八，而此表云十七，則為不符。張璠漢紀及胡沖吳曆並以堅初平二年死，此為是而本傳誤也。今從之。堅所舉孝廉長沙桓階詣表請堅喪，表義而許之。堅兄子賁率其士衆就袁術，術復表賁為豫州刺史。復，扶又翻；下同。術由是不能勝表。

**14**初，董卓入關，留朱儁守雒陽，而儁潛與山東諸將通謀，懼為卓所襲，出奔荊州。卓以弘農楊懿為河南尹；儁復引兵還雒，擊懿，走之。儁以河南殘破無所資，乃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上儁行車騎將軍，上，時掌翻。遣精兵三千助之，餘州郡亦有所給。謙，丹陽人。丹陽縣，屬丹陽郡，今潤州縣。朝廷以黃巾寇亂徐州，用謙為刺史。謙至，擊黃巾，大破走之，州境晏然。

**15**劉焉在益州陰圖異計。沛人張魯，自祖父陵以來世為五斗米道，陵卽今所謂天師者也。後魏寇謙之祖其道。客居于蜀。魯母以鬼道常往來焉家，焉乃以魯為督義司馬，洪氏隸釋曰︰劉焉在蜀，創置督義司馬，助義、褒義校尉。劉表在荊州，亦置綏民校尉。漢衰，諸侯擅命，率意各置官屬。以張脩為別部司馬，與合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閣，斜谷，在漢中西北，今興元府西北入斜谷路，至鳳州界百五十里，有棧閣二千九百八十九間，板閣二千八百九十二間。郡國志曰︰褒谷，北口曰斜，南口曰褒，長四百七十里，同為一谷。兩山高峻，中間谷道，褒水所流，曹操謂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者此也。余據班志，斜水出衙嶺山，北至郿入渭；褒水亦出衙嶺，南至南鄭入沔，則褒、斜雖同為一谷，而衙嶺乃其分水處也。斷，丁管翻。斜，音余奢翻。谷，音穀，又音浴。殺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斷，丁管翻。又託他事殺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犍為太任岐及校尉賈龍由此起兵攻焉，焉擊殺岐、龍。焉意漸盛，作乘輿車具千餘乘，乘，繩證翻。劉表上「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禮記·檀弓︰曾子責子夏曰︰吾與子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歸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而罪一也。表蓋言焉在蜀僭擬，使蜀人疑為天子也。上，時掌翻。時焉子範為左中郞將，誕為治書御史，續漢志曰︰治書侍御史二人，秩六百石，掌選明法律者為之；凡天下諸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蔡質曰︰選御史高第補之。胡廣曰︰宣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令御史二人治書，治書御史起此。治，直之翻。璋為奉車都尉，皆從帝在長安，惟小子別部司馬瑁素隨焉；帝使璋曉喻焉，焉留璋不遣。

**16**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管寧、邴原、王烈皆往依焉。寧少時與華歆為友，少，詩照翻。華，戶化翻。嘗與歆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與瓦石無異，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邴原遠行遊學，八九年而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思，相吏翻。斷，音短。今當遠別，可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寧、原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操，七到翻。候者，伺其至也。寧旣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難，乃旦翻。而寧獨居北，示無還志，後漸來從之，旬月而成邑。寧每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格，正也。度以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乾︰初九，潛龍勿用。孔子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見，賢遍翻。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逃歸，度聞之，亦不復追也。復，扶又翻。王烈器業過人，少時名聞在原、寧之右。少，詩照翻。聞，文運翻；名聲所至曰聞。善於敎誘，鄕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王烈，字彥方。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布帛六丈曰端，一曰八丈曰端。按古以二丈為端。遺，于貴翻。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旣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為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推，尋也。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質，正也。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還，旬緣翻。皆相推以直，推，移也。前書·韓延壽傳，以田相移。卽此義也。不敢使烈聞之。度欲以為長史，烈辭之，為商賈以自穢，乃免。賈，音古。

**三年**（壬申、一九二）

**1**春，正月，丁丑，赦天下。

**2**董卓遣牛輔將兵屯陝，輔分遣校尉北地李傕、張掖郭汜、武威張濟將步騎數萬擊破朱儁於中牟，傕，古岳翻。汜，音祀，又孚梵翻。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所過殺虜無遺。

初，荀淑有孫曰彧，少有才名，少，詩照翻。何顒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彧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言其地平，四面受敵。宜亟避之。」鄕人多懷土不能去，彧獨率宗族去依韓馥。會袁紹已奪馥位，待彧以上賓之禮。彧度紹終不能定大業，度，徒洛翻。聞曹操有雄略，乃去紹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比之張良。以為奮武司馬。操初起兵為奮武將軍，故以彧為奮武司馬。其鄕人留者，多為傕、汜等所殺。

**3**袁紹自出拒公孫瓚，與瓚戰於界橋南二十里。水經︰大河右瀆東北逕鉅鹿郡廣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界城亭北，又東北逕信都郡武強縣故城東。此蓋於河瀆上作橋。註又云︰清河東北逕界城亭東，水上有大梁，謂之界城橋。賢曰︰今貝州宗城縣側有古界城，此城近枯漳水，界橋當在此水上。杜佑曰︰界橋在貝州宗城縣東。瓚兵三萬，其鋒甚銳。紹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先登，強弩千張夾承之。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不動，未至十數步，一時同發，讙呼動地，讙，許元翻。瓚軍大敗。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考異曰︰九州春秋作「劉綱」。今從范書、魏志。獲甲首千餘級。追至界橋，瓚斂兵還戰，義復破之，復，扶又翻。遂到瓚營，拔其牙門，賢曰︰眞人水鏡經曰︰凡軍始出，必令完堅；若有折，將軍不利。牙門旗竿，軍之精也，卽周禮·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餘衆皆走。

初，兗州刺史劉岱與紹、瓚連和，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及瓚擊破紹軍，語岱令遣紹妻子，語，牛倨翻。別敕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與官屬議，連日不決，聞東郡程昱有智謀，召而問之。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言勢不能相及也。越人習水，故以為能救溺。溺，奴歷翻。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壞，音怪。然終為紹所禽。」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而瓚敗。

**4**曹操軍頓丘，頓丘縣，屬東郡。師古曰︰以丘名縣也。丘一成為頓丘，謂一頓而成也。或曰︰成，重也，一重之丘也。于毒等攻東武陽。操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等時掠魏郡，屯于西山。諸將皆請救武陽。操曰︰「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敗，蒲邁翻。遂行。毒聞之，棄武陽還。操遂擊眭固及匈奴於扶羅於內黃，內黃縣屬魏郡；陳留有外黃，故加內。眭，息隨翻。皆大破之。

**5**董卓以其弟旻為左將軍，兄子璜為中軍校尉，皆典兵事，宗族內外並列朝廷。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卓車服僭擬天子，召呼三臺，三臺︰尚書臺、御史臺、符節臺也。晉書曰︰漢官︰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是謂三臺。尚書以下皆自詣卓府啓事。又築塢於郿，英雄記曰︰郿去長安二百六十里。漢書，郿，音媚，地名。高厚皆七丈，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

卓忍於誅殺，諸將言語有蹉跌者，蹉，倉何翻。跌，徒結翻。便戮於前，人不聊生。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尚書楊瓚密謀誅卓。中郞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膂，脊骨也。卓自以遇人無禮，行止常以布自衞，甚愛信之，誓為父子。然卓性剛褊，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手戟，小戟，便於擊刺者。布拳捷，勇力為拳，迅疾為捷。避之，而改容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閣，而私於傅婢，益不自安。王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幾，居希翻。允因以誅卓之謀告布，使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遂許之。

夏，四月，丁巳，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而入，魏祕書監秦靜曰︰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朝服俱玄冠、絳衣而已。晉名曰五時朝服。有四時朝服，又有朝服。陳兵夾道，自營至宮，左步右騎，屯衞周帀，帀，作答翻。令呂布等扞衞前後。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使尚書僕射自書詔者，懼其泄也。布令同郡騎都尉李肅考異曰︰袁紀作「李順」，今從范書、魏志。與勇士秦誼、陳衞等十餘人偽著衞士服，著，陟略翻。守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入門，肅以戟刺之；刺，七亦翻；下同。卓衷甲，不入，衷甲者，被甲於內，而加衣甲上。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呼，火故翻。「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趣，讀曰促。主簿田儀及卓倉頭前走其尸，布又殺之，凡所殺三人。布卽出懷中詔版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正立不動，大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塡滿街肆。弟旻、璜等及宗族老弱在郿，皆為其羣下所斫射死。射，而亦翻。暴卓尸於市，暴，薄木翻，又薄報翻。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為大炷，炷，燈也，燼所著者。置卓臍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奇玩積如丘山。以王允錄尚書事，呂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司，奮威將軍始於漢元帝用任千秋為之。沈約曰︰呂布為奮武將軍、儀比三司，猶儀同三司也。封溫侯，溫縣，屬河內郡，周大夫蘇忿生之邑。共秉朝政。朝，直遙翻。

卓之死也，左中郞將高陽侯蔡邕在王允坐，高陽縣，屬涿郡；又陳留圉縣有高陽亭。坐，徂臥翻。聞之驚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幾，居希翻。君為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卽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古今大義，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嚮卓也！背，蒲妹翻。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初，邕徙朔方，自徒中上書，乞續漢書諸志，蓋其所學所志者在此。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蔡邕，字伯喈。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賢曰︰凡史官記事，善惡必書。謂遷所記但是漢家不善之事，皆為謗也，非獨指武帝之身，卽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算緡榷酤之類是也。班固集云︰史遷著書成一家之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譏刺，貶損當世，非義士也。方今國祚中衰，中，竹仲翻。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旣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復，扶又翻。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

初，黃門侍郞荀攸與尚書鄭泰、侍中种輯等謀曰︰「董卓驕忍無親，雖資強兵，實一匹夫耳，可直刺殺也。」刺，七亦翻。考異曰︰魏志云，「攸與何顒、伍瓊同謀。」按顒、瓊死已久，恐誤。事垂就而覺，收攸繫獄，泰逃奔袁術。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

**6**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鬬志，不可敵也。然賊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為資，重，直用翻。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為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

曹操部將東郡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綱紀，卽謂州別駕及治中諸從事也。說，輸芮翻；下同。明府尋往牧之，牧之，謂為州牧。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駕、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亦以為然，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操領兗州刺史。操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不利。賊衆精悍，悍，下罕翻，又侯旰翻。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明設賞罰，承間設奇，間，古莧翻。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操購求其喪不得，乃刻木如信狀，祭而哭焉。詔以京兆金尚為兗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尚奔袁術。為後建安二年尚不屈於術張本。

**7**五月，考異曰︰范書，「丁酉，大赦」，袁紀，「丁未，大赦」。按是年正月，丁丑，大赦；及李傕求赦，王允曰︰「一歲不再赦。」然則五月必無赦也。以征西將軍皇甫嵩為車騎將軍。

**8**初，呂布勸王允盡殺董卓部曲，允曰︰「此輩無罪，不可。」布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允素以劍客遇布，布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旣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賢曰︰稜，威稜也，音力登翻。余謂稜，方稜也；剛稜，猶言剛方。初懼董卓，故折節下之。下，遐稼翻。卓旣殲滅，自謂無復患難，殲，息廉翻。復，扶又翻。難，乃旦翻。頗自驕傲，以是羣下不甚附之。

允始與士孫瑞議，特下詔赦卓部曲，旣而疑曰︰「部曲從其主耳。今若名之惡逆而赦之，恐適使深自疑，非所以安之也。」乃止。又議悉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開關，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眞為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也，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不可也。」陝，失冉翻。

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卓故將校遂轉相恐動，皆擁兵自守，將，卽亮翻。校，戶敎翻。更相謂曰︰「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尚從坐；今旣不赦我曹而欲使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為魚肉矣。」更，工衡翻。復，扶又翻。呂布使李肅至陝，以詔命誅牛輔，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殺之。輔恇怯失守，恇，去王翻。會營中無故自驚，輔欲走，為左右所殺。李傕等還，傕等自陳留、潁川還也。輔已死，傕等無所依，遣吏詣長安求赦。王允曰︰「一歲不可再赦。」不許。傕等益懼，不知所為，欲各解散，間行歸鄕里，間，古莧翻。討虜校尉武威賈詡曰︰「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長，知兩翻。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為，于偽翻。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不合，謂事不濟，不與本計合也。走未晚也。」傕等然之，乃相與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以胡文才、楊整脩皆涼州大人，賢曰︰大人，請大家豪右。又曰︰大人，長老之稱，言尊事之也。召使東，解釋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為邪？卿往呼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

傕隨道收兵，比至長安，比，必寐翻，及也。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考異曰︰魏志云十日，今從范書。呂布軍有叟兵內反，賢曰︰叟兵卽蜀兵也；漢代謂蜀為叟。六月，戊午，引傕衆入城，放兵虜掠。布與戰城中，不勝，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出走，駐馬青瑣門外，衞瓘曰︰青瑣，戶邊青鏤也。一曰︰天子門內有眉格再重，裏青畫曰瑣。招王允同去。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朝廷，謂天子也。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難，乃旦翻。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為念！」太常种拂曰︰「為國大臣，不能禁暴禦侮，使白刃向宮，去將安之！」遂戰而死。

傕、汜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馗、馗，音逵。大鴻臚周奐、臚，陵如翻。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頎，音祈。吏民死者萬餘人，狼籍滿道。王允扶帝上宣平門避兵，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面北頭門號宣平門。上，時掌翻。傕等於城門下伏地叩頭，帝謂傕等曰︰「卿等放兵縱橫，欲何為乎？」橫，戶孟翻。傕等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為呂布所殺，臣等為卓報讎，為，于偽翻。非敢為逆也。請事畢詣廷尉受罪。」傕等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見之。己未，赦天下，以李傕為揚武將軍，郭汜為揚烈將軍，揚武將軍始於建武之初，馬成為之。揚烈將軍蓋始於是時。樊稠等皆為中郞將。傕等收司隸校尉黃琬，殺『章︰甲十一行本「殺」上有「下獄」二字；乙十一行本同。』之。

初，王允以同郡宋翼為左馮翊，王宏為右扶風，允，太原人。傕等欲殺允，恐二郡為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危，謂殺也。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量，音良。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關東義兵鼎沸，欲誅董卓，今卓已死，其黨與易制耳。易，以豉翻。若舉兵共討傕等，與山東相應，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甲子，傕收允及翼、宏，幷殺之；允妻子皆死。宏臨命詬曰︰詬，許候翻，又古候翻，怒罵也。「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計！」賢曰︰豎者，言賤劣如僮豎。傕尸王允於市，莫敢收者，故吏平陵令京兆趙戩棄官收而葬之。戩，子踐翻。始，允自專討卓之勞，士孫瑞歸功不侯，故得免於難。難，乃旦翻。

臣光曰︰易稱「勞謙君子有終吉」，易·繫辭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程頤註曰︰有勞而能謙，又須君子行之，有終則吉。夫樂高喜勝，人之常情。平時能謙，固已鮮矣，況有功勞可尊乎！雖使知謙之善，勉而為之，若矜負之心不忘，則不能常久，欲其有終不可得也。惟君子安履謙順，故久而不變，乃所謂有終則吉也。士孫瑞有功不伐，以保其身，可不謂之智乎！

**9**傕等以賈詡為左馮翊，欲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為尚書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長，知兩翻。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乃以為尚書。

**10**呂布自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有功於袁氏，謂殺董卓為袁氏報仇也。恣兵鈔掠。鈔，楚交翻。術患之，布不自安，去從張楊於河內。李傕等購求布急，布又逃歸袁紹。

**11**丙子，以前將軍趙謙為司徒。

**12**秋，七月，庚子，以太尉馬日磾為太傅，錄尚書事；磾，丁奚翻。八月，以車騎將軍皇甫嵩為太尉。

**13**詔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杖節鎭撫關東。

**14**九月，以李傕為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假節；郭汜為後將軍，樊稠為右將軍，張濟為驃騎將軍，皆封侯。驃，匹妙翻。傕、汜、稠筦朝政，筦，與管同。濟出屯弘農。

**15**司徒趙謙罷。

**16**甲申，以司空淳于嘉為司徒，光祿大夫楊彪為司空，錄尚書事。

**17**初，董卓入關，說韓遂、馬騰與共圖山東，說，輸芮翻。遂、騰率衆詣長安。會卓死，李傕等以遂為鎭西將軍，遣還金城；騰為征西將軍，遣屯郿。晉書·職官志曰︰四征起於漢代，四鎭通於柔遠。

**18**冬，十月，荊州刺史劉表遣使貢獻。以表為鎭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成武縣，前漢屬山陽郡，後漢屬濟陰郡。

**19**十二月，太尉皇甫嵩免，以光祿大夫周忠為太尉，參錄尚書事。

**20**曹操追黃巾至濟北，悉降之，濟，子禮翻。降，戶江翻。得戎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青州兵。所降者青州黃巾也，故號青州兵。

操辟陳留毛玠為治中從事，玠言於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夫兵義者勝，魏相嘗引是言。守位以財，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何以守位，曰仁。宜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以畜軍資，操之所以芟羣雄者，在迎天子都許、屯田積穀而已；二事乃玠發其謀也。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遣使詣河內太守張楊，欲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

定陶董昭說楊曰︰說，輸芮翻。「袁、曹雖為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故者，結交之因也，謂因事而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上，時掌翻；下同。幷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為深分。」分，扶問翻，契分也。楊於是通操上事，仍表薦操。昭為操作書與李傕、郭汜等，為，于偽翻。各隨輕重致殷勤。

傕、汜見操使，以為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誠實，使，疏吏翻。議留操使。黃門侍郞鍾繇說傕、汜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傕、汜乃厚加報答。當是時，董昭在河內，鍾繇在長安，操不能使也，而各為操道地，蓋聞其雄略，先為效用以自結也。繇，皓之曾孫也。鍾皓見五十三卷桓帝建和三年。

**21**徐州刺史陶謙與諸守相共奏記，推朱儁為太師，守，式又翻。相，悉亮翻。因移檄牧伯，欲以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會李傕用太尉周忠、尚書賈詡策，徵儁入朝，儁乃辭謙議而就徵，復為太僕。

**22**公孫瓚復遣兵擊袁紹，至龍湊，龍湊，地名，在平原界。漢晉春秋載紹與瓚書曰︰「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兵未濟，而足下膽破衆散，不鼓而敗。」則龍湊蓋河津也。詳味紹書，龍湊宜在勃海界。又袁譚軍龍湊，曹操攻之，拔平原，走保南皮，蓋在平原界也。復，扶又翻；下同。紹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敢復出。

**23**揚州刺史汝南陳溫卒，袁紹使袁遺領揚州；袁術擊破之，遺走至沛，為兵所殺。術以下邳陳瑀為揚州刺史。考異曰︰獻帝紀，「四年，三月，袁術殺陳溫，據淮南。」魏志·術傳云︰「術殺溫，領其州。」裴松之按︰英雄記，溫自病死，不為術所殺。九州春秋曰︰「初平三年，揚州刺史陳禕死，術以瑀領揚州。」蓋陳禕當為陳溫，實以三年卒，今從之。

**四年**（癸酉、一九三）

**1**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2**丁卯，赦天下。考異曰︰袁紀，五月丁卯赦。今從范書。

**3**曹操軍甄城。甄城縣，屬濟陰郡。賢曰︰今濮州縣也。甄，音絹，蜀本作「鄄」，為是。『章︰甲十一行本正作「鄄」；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袁術為劉表所逼，引兵屯封丘，黑山別部及匈奴於扶羅皆附之。曹操擊破術軍，遂圍封丘；術走襄邑，又走寧陵。封丘、襄邑二縣屬陳留郡；寧陵縣屬梁國。宋白曰︰封丘，古封國之地，左傳所謂「封父之繁弱」是也，漢為封丘縣。寧陵縣，古甯城，漢高祖改為寧陵縣。操追擊，連破之。術走九江，揚州刺史陳瑀拒術不納。術退保陰陵，集兵於淮北，復進向壽春；陰陵、壽春二縣，皆屬九江郡。壽春，揚州刺史治所。復，扶又翻。瑀懼，走歸下邳，術遂領其州，兼稱徐州伯。李傕欲結術為援，以術為左將軍，封陽翟侯，陽翟縣，屬潁川郡。假節。

**4**袁紹與公孫瓚所置青州刺史田楷連戰二年，士卒疲困，糧食並盡，互掠百姓，野無青草。紹以其子譚為青州刺史，楷與戰，不勝。會趙岐來和解關東，瓚乃與紹和親，各引兵去。

**5**三月，袁紹在薄落津。續漢志，安平國經縣西有漳水津，名薄落津。鉅鹿郡癭陶縣有薄落亭。水經註，漳水逕鉅鹿縣故城西，水有故津，謂之薄落津。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數萬人共覆鄴城，殺其太守。紹還屯斥丘。斥丘縣，屬鉅鹿郡。賢曰︰故城在今相州成安縣東南。十三州志云︰土地斥鹵，故云斥丘。

**6**夏，曹操還軍定陶。

**7**徐州治中東海王朗及別駕琅邪趙昱說刺史陶謙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左傳晉大夫狐偃之言。說，輸芮翻。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貢。」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詔拜謙徐州收，加安東將軍，封溧陽侯。溧陽縣屬丹陽郡。以昱為廣陵太守，朗為會稽太守。

是時，徐方百姓殷盛，古語多謂州為方，故八州八伯謂之方伯。書曰「惟此陶唐，有此冀方」，詩曰「徐方不庭」是也。穀實差豐，流民多歸之。而謙信用讒邪，疏遠忠直，遠，于願翻。刑政不治，由是徐州漸亂。許劭避地廣陵，謙禮之甚厚，劭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眞正，陶謙，字恭祖。待吾雖厚，其勢必薄。」遂去之。後謙果捕諸寓士，人乃服其先識。

**8**六月，扶風大雨雹。雨，于具翻。

**9**華山崩裂。華，戶化翻。

**10**太尉周忠免，以太僕朱儁為太尉，錄尚書事。

**11**下邳闕宣聚衆數千人，賢曰︰風俗通曰︰闕，姓也，承闕黨童子之後；縱橫家有闕子著書。自稱天子；陶謙擊殺之。考異曰︰范書·謙傳作「閻宣」。今從魏志·武紀及謙傳。魏武紀又曰︰「謙與宣共舉兵，取泰山華、費，掠任城。」謙傳亦云︰「謙始與合從，從遂殺之，幷其衆。」按謙據有徐州，託義勤王，何藉宣數千之衆而與之合從！蓋謙別將與宣共襲曹嵩，故曹操以此為謙罪而伐之耳。

**12**大雨，晝夜二十餘日，漂沒民居。

**13**袁紹出軍入朝歌鹿腸山，朝歌縣，屬河內郡。賢曰︰朝歌故城在今衞縣西。續漢志曰︰朝歌有鹿腸山。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其衆萬餘級。紹遂尋山北行，進擊諸賊左髭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氐根等，復斬數萬級，皆屠其屯壁。遂與黑山賊張燕及四營屠各、鴈門烏桓戰於常山。復，扶又翻。屠，直於翻。屠各，匈奴種。燕精兵數萬，騎數千匹。紹與呂布共擊燕，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亦疲，遂俱退。

呂布將士多暴橫，橫，戶孟翻。紹患之，布因求還雒陽。紹承制以布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圖之。布使人鼓箏於帳中，說文︰箏，樂也，鼓絃竹身。十三絃，蒙恬所造。一說︰秦人薄義，父子爭瑟而分之，因以為名。按箏制與瑟同，瑟二十五絃而箏十三絃，故云然。風俗通︰箏，秦聲，五絃、筑身。箏者，上圓象天，下平象地，中空準六合，絃柱十二擬十二月，乃仁智之器也。今幷、涼二州箏形如瑟，不知誰改也。釋名︰箏，施絃高，箏箏然，音爭。密亡去，送者夜起，斫帳被皆壞。明旦，紹聞布尚在，懼，閉城自守。布引軍復歸張楊。

**14**前太尉曹嵩避難在琅邪，難，乃旦翻。其子操令泰山太守應劭迎之。嵩輜重百餘兩，重，直用翻。兩，音亮。陶謙別將守陰平，陰平縣，屬東海郡。賢曰︰故城在今沂州承縣西南。士卒利嵩財寶，掩襲嵩於華、費間，殺之，前漢志，華、費二縣皆屬泰山郡。續漢志，泰山有費縣，無華縣，蓋倂省也。水經︰時水南過華縣東，又南過費縣東，入沂。賢曰︰費縣故城，在費縣東北。費，音祕。幷少子德。秋，操引兵擊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保郯。郯縣，屬東海郡，徐州刺史治所。

初，京、雒遭董卓之亂，民流移東出，多依徐土，遇操至，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為，于偽翻。

操攻郯不能克，乃去，攻取慮、睢陵、夏丘，三縣皆屬下邳國。杜佑曰︰泗州下邳縣北有漢武原故城，又北有郯縣故城。睢陵故城在下邳東南。夏丘，堯封禹為夏伯，邑於此，漢為夏丘縣。師古曰︰取，音趨，又音秋。慮，意廬。睢，音雖。夏，戶雅翻。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

**15**冬，十月，辛丑，京師地震。

**16**有星孛于天市。孛，蒲內翻。

**17**司空楊彪免。丙午，以太常趙溫為司空，錄尚書事。

**18**劉虞與公孫瓚積不相能，瓚數與袁紹相攻，數，所角翻；下同。虞禁之，不可，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不能制，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上，時掌翻。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依違，言甲奏上則依甲而違乙，乙奏上則依乙而違甲，無決然之是非也。瓚乃築小城於薊城東南以居之，薊縣，屬廣陽國，幽州牧所治也。薊，音計。虞數請會，瓚輒稱病不應；虞恐其終為亂，乃率所部兵合十萬人以討之。時瓚部曲放散在外，倉卒掘東城欲走。卒，與瘁同。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廬舍，敕不聽焚燒，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公孫瓚，字伯珪。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衆大潰。虞與官屬北奔居庸，居庸縣，屬上谷郡。胡嶠曰︰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宋祁曰︰唐嬀州懷戎縣東南五十里有居庸塞，東連盧龍、碣石，西屬太行、常山，實天下之險。瓚追攻之，三日，城陷，執虞幷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詔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易縣，前漢屬涿郡，復漢省。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謀稱尊號，脅訓斬虞及妻子於薊市。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掾，俞絹翻。瓚傳虞首於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賢曰︰尾，姓；敦，名。余按古有尾生。虞以恩厚得衆心，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流者，他州人流入幽州者也；舊者，舊著籍幽州者也。

初，虞欲遣使奉章詣長安，而難其人，衆咸曰︰「右北平田疇，年二十二，年雖少，少，詩照翻。然有奇材。」虞乃備禮，請以為掾。具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為衆所指。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自選家客二十騎，俱上西關，出塞，傍北山，傍，步浪翻。西關，卽居庸關。北山，卽陰山。直趣朔方，循間道至長安致命。趣，七喻翻。間，古莧翻。

詔拜疇為騎都尉。疇以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荷，下可翻。固辭不受。得報，馳還，比至，虞已死，比，必寐翻。疇謁祭虞墓，陳發章表，章表，當依下文作章報。哭泣而去。公孫瓚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不送章報我，何也？」疇曰︰「漢室衰穨，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樂，音洛。故不進也。且將軍旣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疇恐燕、趙之士皆將蹈東海而死，莫有從將軍者也。」瓚乃釋之。

疇北歸無終，無終縣，屬右北平郡，春秋無終子之國，疇蓋其縣人。宋白曰︰無終，唐為薊州玉田縣。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徐無縣，屬右北平郡，有徐無山。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養，羊亮翻。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今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又無法制以治之，治，直之翻。恐非久安之道。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者，諍，讀曰爭。晉王沈釋時論︰闟茸勇敢於饕諍。叶韻平聲。隨輕重抵罪，重者至死，凡一十餘條。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與學校講授之業，校，戶敎翻。班行於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各遣使致饋，疇悉撫納，令不為寇。

**19**十二月，辛丑，地震。

**20**司空趙溫免。乙巳，以衞尉張喜為司空。

#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一

## 漢紀五十三起閼逢閹茂（甲戌），盡旃蒙大淵獻（乙亥），凡二年。

孝獻皇帝丙

## 興平元年（甲戌、一九四）

**1**春，正月，辛酉，赦天下。

**2**甲子，帝加元服。

**3**二月，戊寅，有司奏立長秋宮。詔曰︰「皇妣宅兆未卜，孝經︰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兆，塋域也。何忍言後宮之選乎！」壬午，三公奏改葬皇妣王夫人，追上尊號曰靈懷皇后。王夫人死，見五十八卷靈帝光和四年。皇后紀曰︰改葬文昭陵。上，時掌翻。

**4**陶謙告急於田楷，楷與平原相劉備救之。備自有兵數千人，謙益以丹陽兵四千，備遂去楷歸謙，謙表為豫州刺史，屯小沛。沛國，治相縣，而沛自為縣，屬沛國，時人謂沛縣為小沛。由此時呼備為劉豫州。豫州刺史本治譙，備領刺史而屯小沛。按此時又有豫州刺史郭貢，朝命不行，私相署置者也。曹操軍食亦盡，引兵還。

**5**馬騰私有求於李傕，傕，古岳翻。不獲而怒，欲舉兵相攻；帝遣使者和解之，不從。韓遂率衆來和騰、傕，旣而復與騰合。遂知傕之不足與也。復，扶又翻。諫議大夫种卲、种，音沖。侍中馬宇、左中郞將劉範謀使騰襲長安，己為內應，以誅傕等。壬申，騰遂勒兵屯長平觀。觀，古玩翻。卲等謀泄，出奔槐里。傕使樊稠、郭汜及兄子利擊之，騰、遂敗走，還涼州。又攻槐里，卲等皆死。庚申，詔赦騰等。傕等力不能制騰、遂，因下詔赦之。夏，四月，以騰為安狄將軍，遂為安降將軍。二將軍號，一時暫置耳，後世不復置。降，戶江翻。

**6**曹操使司馬荀彧、壽張令程昱守甄城，甄城縣，屬濟陰郡。水經註曰︰沇州舊治。魏武創業始於此。河上之邑，最為峻固。甄，當作「鄄」。續漢志︰兗州刺史治昌邑。宋白曰︰漢獻帝於鄄城置兗州。蓋曹操以刺史始治此。復往攻陶謙，復，扶又翻。遂略地至琅邪、東海，所過殘滅；還，擊破劉備於郯東。謙恐，欲走歸丹陽。謙，丹陽人也。會陳留太守張邈叛操迎呂布，操乃引軍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初，張邈少時，好游俠，少，詩照翻。好，呼到翻。俠，戶頰翻。袁紹、曹操皆與之善。及紹為盟主，有驕色，盟主事見五十九卷初平元年。邈正議責紹；紹怒，使操殺之。操不聽，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柰何自相危也！」操之前攻陶謙，見上卷上年。志在必死，敕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泣，垂淚也。

陳留高柔謂鄕人曰︰「曹將軍雖據兗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府君恃陳留之資，將乘間為變，間，古莧翻。欲與諸君避之，何如？」衆人皆以曹、張相親，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幹自河北呼柔，柔舉宗從之。高幹從袁紹在河北。

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楊也，事見上卷上年。過邈，過，工禾翻。臨別，把手共誓；紹聞之，大恨。邈畏操終為紹殺己也，為，于偽翻。心不自安。前九江太守陳留邊讓嘗譏議操，操聞而殺之，幷其妻子。讓素有才名，由是兗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性剛直壯烈，內亦自疑，乃與從事中郞許汜、王楷及邈弟超共謀叛操。宮說邈曰︰說，輸芮翻；下同。「今天下分崩，雄傑並起，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盼，亦足以為人豪，而反受制於人，不亦鄙乎！今州軍東征，謂操兵征徐州也。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兗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此亦縱橫之一時也。」縱，子容翻。邈從之。

時操使宮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衆潛迎布為兗州牧。布至，邈乃使其黨劉翊告荀彧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惑，彧知邈為亂，卽勒兵設備，急召東郡太守夏侯惇於濮陽；惇來，布遂據濮陽。濮，博木翻。時操悉軍攻陶謙，留守兵少，少，詩沼翻。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督將，領兵；大吏，通掌州郡事者。將，卽亮翻。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

豫州刺史郭貢率衆數萬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荀彧，彧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鎭也，謂一州倚之為重也。往必危，不可。」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分，扶問翻。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賢曰︰不令其有所去就也。說，輸芮翻；下同。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彧無懼意，謂鄄城未易攻，易，以豉翻。遂引兵去。

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唯鄄城、范、東阿不動。賢曰︰范縣屬東郡，今濮陽縣。東阿縣屬東郡，今濟州縣也。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氾嶷取范。」降，戶江翻。氾，符咸翻。皇甫謐云︰本姓凡氏，遭秦亂，避地於汜水，因氏焉。嶷，鄂力翻。吏民皆恐。程昱本東阿人，彧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過，工禾翻。說，輸芮翻。靳，居焮翻，姓也。戰國楚有幸臣靳尚。「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為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宜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為；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麤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劫假合，不能相君也；相，如字。言不能相與定君臣之分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田單事見五卷周赧王三十六年。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有貳心。」時氾嶷已在縣，允乃見嶷，伏兵刺殺之，刺，七亦翻。歸，勒兵自守。

徐衆評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衞公子開方仕齊，積年不返，管仲以為不懷其親，安能愛君！齊桓公問管仲曰︰「開方何如？」對曰︰「棄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親。」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劉備遣庶歸北，欲為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事見後六十五卷建安十三年。曹公亦宜遣允。

**7**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水經註︰河水過東阿縣北。河水於范縣東北流，為倉亭津。述征記曰︰倉亭津在范縣界，去東阿六十里。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潁川棗袛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潁川文士傳︰棗氏本姓棘，避難改焉。卒完三城以待操。卒，子恤翻。操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表昱為東平相，屯范。呂布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曹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東平國，當亢父、泰山之道。亢父本屬東平，章帝元和元年，分屬任城。賢曰︰亢父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斷，丁管翻。亢父，音抗甫。要，一遙翻。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乃進攻之。

**8**五月，以揚武將郭汜為後將軍，安集將軍樊稠為右將軍，安集將軍，亦一時暫置。並開府如三公，合為六府，時太傅馬日磾出使，李傕以車騎將軍開府，汜、稠又開府，與三公合為六府。皆參選舉。李傕等各欲用其所舉，若一違之，便忿憤喜怒，主者患之，乃以次第用其所舉。主者，蓋尚書也。先從傕起，汜次之，稠次之，三公所舉，終不見用。

**9**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隔以河寇，涼州刺史本治漢陽郡冀縣，時寇賊繁興，遂與河西隔絕。河寇蓋羣盜阻河為寇者。上書求別置州。六月，丙子，詔以陳留邯鄲商為雍州刺史，典治之。風俗通︰邯鄲以國為姓。余謂邯鄲非國也，蓋以邑為姓。左傳，晉有邯鄲午。時置雍州，治武威。治，直之翻。

**10**丁丑，京師地震；戊寅，又震。

**11**乙酉晦，日有食之。

**12**秋，七月，壬子，太尉朱儁免。

**13**戊午，以太常楊彪為太尉，錄尚書事。

**14**甲子，以鎭南將軍楊定為安西將軍，開府如三公。

**15**自四月不雨至于是月，穀一斛直錢五十萬，長安中人相食。帝令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貧人作糜，汶，音聞。糜，粥也。為，于偽翻。餓死者如故。帝疑稟賦不實，稟，給也。賦，與也。取米豆各五升於御前作糜，得二盆。乃杖汶五十，於是悉得全濟。觀此，則獻帝非昏蔽而無知也，然終以失天下者，威權去己而小惠不足以得民也。

**16**八月，馮翊羌寇屬縣，郭汜、樊稠等率衆破之。

**17**呂布有別屯在濮陽西，曹操夜襲破之，未及還；會布至，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昳，昳，徒結翻，日昃也。數十合，相持甚急。操募人陷陳，陳，讀曰陣。司馬陳留典韋將應募者進當之，典姓，韋名。布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等人者，立等以募人，及等者，謂之等人。或曰︰等人，一等應募之人也。「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持戟大呼而起，呼，火故翻。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會日暮，操乃得引去；拜韋都尉，令常將親兵數百人，繞大帳左右。

濮陽大姓田氏為反間，間，古莧翻。操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操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火而出，至營，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為攻具，進，復攻之，旣自力勞軍，又促軍進攻者，恐旣敗之後，士氣衰沮也。勞，力到翻。復，扶又翻。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餓，布糧食亦盡，各引去。九月，操還鄄城。布到乘氏，乘氏縣，屬濟陰郡。應劭曰︰春秋，魯敗宋師於乘丘，卽其地。宋白曰︰今濟州鉅野縣西南五十七里乘氏故城是也。乘，繩證翻。為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

冬，十月，操至東阿。袁紹使人說操，欲使操遣家居鄴；說，輸芮翻。操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有幷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度，徒洛翻。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為之韓、彭邪！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荀彧，字文若。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

**18**十二月，司徒淳于嘉罷，以衞尉趙溫為司徒，錄尚書事。

**19**馬騰之攻李傕也，劉焉二子範、誕皆死。議郞河南龐羲，素與焉善，乃募將焉諸孫入蜀。龐，皮江翻。將，如字，領也，攜也，挾也。會天火燒城，焉徙治成都，劉焉初居緜竹。疽發背而卒。說文曰︰疽，久癰。州大吏趙韙等貪焉子璋溫仁，共上璋為益州刺史，韙，羽鬼翻。上，時掌翻。詔拜潁川扈瑁為刺史。瑁，音冒。璋將沈彌、婁發、甘寧反，擊璋，不勝，走入荊州；詔乃以璋為益州牧。璋以韙為征東中郞將，率衆擊劉表，屯朐䏰。朐䏰縣，屬巴郡。師古曰︰朐，音劬。晉書音義︰朐，音蠢。䏰，如允翻。賢曰︰朐䏰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萬戶故城是也。䏰，音閏。劉昫曰︰開州盛山縣，漢朐䏰地。余據今雲安軍，漢朐䏰縣地，土地下濕，多朐䏰蟲，故名。劉禹錫曰︰朐䏰，蚯蚓也。裴松之曰︰䏰，如振翻。

**20**徐州牧陶謙疾篤，謂別駕東海麋竺曰︰姓譜︰楚大夫受封於南郡麋亭，因以為氏。或言工尹麋之後，以名為氏。「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曰︰「袁公路近在壽春，袁術，字公路。君可以州與之。」典農校尉下邳陳登曰︰據裴松之註三國志云︰陶謙表登為典農校尉。魏志曰︰曹公置典農校尉，秩比二千石。蓋先已有此官，曹公增其秩耳。「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治，直之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為，于偽翻。上可以匡主濟民，下可以割地守境；觀登此言，固未易才也。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據陳壽志，備謂竺等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君可以州歸之。」融言︰「冢中枯骨，何足介意。」正為四世五公發也。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言百姓惟能者是與也。前書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備遂領徐州。

**21**初，太傅馬日磾與趙岐俱奉使至壽春，磾，丁奚翻。岐守志不橈，橈，奴敎翻。袁術憚之。日磾頗有求於術，術侵侮之，從日磾借節視之，因奪不還，條軍中十餘人，使促辟之。日磾從術求去，術留不遣，又欲逼為軍師；日磾病其失節，嘔血而死。杜預曰︰病者，以為己病也。

**22**初，孫堅娶錢唐吳氏，生四男，策、權、翊、匡及一女。堅從軍於外，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夙，早也。聞策聲問，自舒來造焉，便推結分好，造，七到翻。分，扶問翻。推分而結好也。好，呼到翻；下同。勸策徙居舒；策從之。瑜乃推道旁大宅與策，推，吐雷翻。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及堅死，策年十七，還葬曲阿；曲阿縣，屬吳郡。賢曰︰今潤州縣。余據曲阿，古雲陽縣也。秦時言其地有天子氣，始皇鑿北阬以敗其勢，截直道使阿曲，故謂之曲阿。杜佑曰︰曲阿，今丹陽郡丹陽縣。已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讎之志。以父堅為黃祖所殺也。

丹陽太守會稽周昕與袁術相惡，會，工外翻。術上策舅吳景領丹陽太守，上，時掌翻。攻昕，奪其郡，以策從兄賁為丹陽都尉。從，才用翻；下賢從同。策以母弟託廣陵張紘，徑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事見五十九卷初平元年、二年。難，乃旦翻。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奇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謂策曰︰「孤用貴舅為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為都尉，舅，謂吳景。孫賁，字伯陽。彼精兵之地，丹陽號為天下精兵處。可還依召募。」策遂與汝南呂範及族人孫河迎其母詣曲阿，依舅氏，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而為涇縣大帥祖郞所襲，涇縣，屬丹陽郡。賢曰︰今宣州縣。姓譜︰祖，商祖己之後。帥，所類翻。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幾，居希翻。復，扶又翻；下同。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校尉。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廐，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謝入術營專殺也。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好，呼到翻。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以策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更，工衡翻。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錯，誤也。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眞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為太守；復，扶又翻。策益失望。

侍御史劉繇，岱之弟也，素有盛名，詔書用為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續漢志︰揚州本治歷陽。蓋中世以後徙治壽春也。術已據之，繇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及策攻廬江，繇聞之，以景、賁本術所置，懼為袁、孫所幷，遂構嫌隙，迫逐景、賁；景、賁退屯歷陽，歷陽縣屬九江郡，今和州。繇遣將樊能、于糜屯橫江，張英屯當利口以拒之。橫江度在今和州，正對江南之采石，卽今之楊林渡口。當利浦，在今和州東十二里。術乃自用故吏惠衢為揚州刺史，惠，姓也。戰國時梁有惠施。以景為督軍中郞將，與賁共將兵擊英等。

**二年**（乙亥、一九五）

**1**春，正月，癸丑，赦天下。考異曰︰袁紀作「癸酉」。按長曆，是月癸卯朔，無癸酉，今從范書。

**2**曹操敗呂布於定陶。敗，補遭翻。

**3**詔卽拜袁紹為右將軍。卽拜者，就拜之也。時紹在鄴，就鄴拜之。考異曰︰袁紀作「後將軍」。今從范書。

**4**董卓初死，三輔民尚數十萬戶，李傕等放兵劫掠，加以饑饉，二年間，民相食略盡。李傕、郭汜、樊稠各相與矜功爭權，欲鬬者數矣，數，所角翻。賈詡每以大體責之，雖內不能善，外相含容。

樊稠之擊馬騰、韓遂也，李利戰不甚力，稠叱之曰︰「人欲截汝父頭，利，傕兄子也，故云然。何敢如此，我不能斬卿邪！」及騰、遂敗走，稠追至陳倉，遂語稠曰︰語，牛倨翻。「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人，韓遂，金城人，與樊稠皆涼州人也。欲相與善語而別。」乃俱卻騎，前接馬，交臂相加，共語良久而別。軍還，李利告傕，「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愛甚密，」傕亦以稠勇而得衆，忌之。稠欲將兵東出關，從傕索益兵。索，山客翻。二月，傕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坐，徂臥翻。由是諸將轉相疑貳。

傕數設酒請郭汜，數，所角翻。或留汜止宿。汜妻恐汜愛傕婢妾，思有以間之。間，工莧翻。會傕送饋，餉食，曰饋。妻以豉為藥，擿以示汜曰︰豉，是義翻。擿，他歷翻，挑也。「一栖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信李公也。」以雞為喻也，一栖而兩雄，必鬬。他日，傕復請汜，飲大醉，復，扶又翻；下同。汜疑其有毒，絞糞汁飲之，糞汁解衆毒。於是各治兵相攻矣。治，直之翻。

帝使侍中、尚書和傕、汜，傕、汜不從。汜謀迎帝幸其營，夜有亡者，告傕。三月，丙寅，傕使兄子暹將數千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帝。暹，息廉翻。將，卽亮翻。乘，繩證翻；下同。太尉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家者，諸君舉事，柰何如是！」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羣臣步從乘輿以出，兵卽入殿中，掠宮人、御物。帝至傕營，傕又徙御府金帛置其營，遂放火燒宮殿、官府、民居悉盡。帝復使公卿和傕、汜，汜留楊彪及司空張喜、尚書王隆、光祿勳劉淵、衞尉士孫瑞、太僕韓融、廷尉宣璠、璠，孚袁翻。大鴻臚榮郃、榮，姓也。前書有男子榮畜。姓譜︰周榮公之後。郃，曷閤翻，又古合翻。大司農朱儁、將作大匠梁卲、屯騎校尉姜宣等於其營以為質。質，音致；下同。朱儁憤懣發病死。懣，音悶，又音滿。

**5**夏，四月，甲子，立貴人琅邪伏氏為皇后；以后父侍中完為執金吾。

**6**郭汜饗公卿，議攻李傕。楊彪曰︰「羣臣共鬬，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可行乎！」質，音致。汜怒，欲手刃之。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中郞將楊密固諫，汜乃止。傕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繒，慈陵翻。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汜陰與傕黨中郞將張苞等謀攻傕。丙申，汜將兵夜攻傕門，矢及帝簾帷中，又貫傕左耳。苞等燒屋，火不然。楊奉於外拒汜，汜兵退，苞等因將所領兵歸汜。

是日，傕復移乘輿幸北塢，據傕、汜和後，然後帝得出長安宣平門，則此塢蓋在長安城中；傕、汜於城中各築塢而居也。復，扶又翻。使校尉監塢門，監，工銜翻。內外隔絕，侍臣皆有飢色。帝求米五斗、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傕曰︰「朝晡上飰，上，時掌翻。飰，與飯同。何用米為？」乃以臭牛骨與之。帝大怒，欲詰責之。侍中楊琦諫曰︰「傕自知所犯悖逆，欲轉車駕幸池陽黃白城，池陽縣，屬馮翊。賢曰︰故城在今涇陽縣西北。水經註曰︰黃白城，本曲梁宮也。詰，去吉翻。悖，蒲妹翻，又蒲沒翻。臣願陛下忍之。」帝乃止。司徒趙溫與傕書曰︰「公前屠陷王城，殺戮大臣，今爭睚眥之隙，睚，牛懈翻，怒視也。眥，疾智翻，目際也。毛晃曰︰厓眥，舉目相忤貌，亦作眦，士懈翻。以成千鈞之讎，千鈞，言重也。朝廷欲令和解，詔命不行，而復欲轉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乘，繩證翻。解，胡買翻，曉也。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易·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溫依此而分一再三之義。不如早共和解。」傕大怒，欲殺溫，其弟應諫之，數日乃止。據獻帝起居注，應，溫故掾也。

傕信巫覡厭勝之術，覡，刑歷翻。國語︰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厭，益涉翻。常以三牲祠董卓於省門外；每對帝或言「明陛下」，或言「明帝」，為帝說郭汜無狀，為，于偽翻。帝亦隨其意應答之。傕喜，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良，信也。

閏月，己卯，帝使謁者僕射皇甫酈和傕、汜。考異曰︰袁紀「酈」作「麗」。今從范書。酈先詣汜，汜從命；又詣傕，傕不肯，曰︰「郭多，盜馬虜耳，英雄記曰︰郭汜，一名多。何敢欲與吾等邪，必誅之！君觀吾方略士衆，足辦郭多否邪？郭多又劫質公卿，質，音致；下同。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左右，助也，音佐佑。酈曰︰「近者董公之強，將軍所知也；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身首異處，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為上將，荷國寵榮，荷，下可翻。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張濟與汜有謀，楊奉，白波賊帥耳，帥，所類翻。猶知將軍所為非是，將軍雖寵之，猶不為用也。」傕呵之令出。酈出，詣省門，白「傕不肯奉詔，辭語不順。」天子所居曰禁中，亦曰省中；省門，卽禁門也。帝恐傕聞之，亟令酈去。傕遣虎賁王昌呼，欲殺之，昌知酈忠直，縱令去，還答傕，言「追之不及」。

辛巳，以車騎將軍李傕為大司馬，在三公之右。

**7**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鉅野縣，屬山陽郡，郭周於此置濟州。曹操攻之，布救蘭等，不勝而走，操遂斬蘭等。操軍乘氏，乘，繩證翻。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高祖取天下，令蕭何守關中；光武經營河北，令寇恂守河內︰皆以為王業根本。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賢曰︰曹操初從東郡守鮑信等迎，領兗州牧，遂進兵破黃巾等，故能平定山東也。余據此時山東猶未盡平，彧誇之耳。難，乃旦翻。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禹貢︰兗州之域。孔安國曰︰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濟，子禮翻。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易，以豉翻。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間『章︰甲十一行本「間」下有「勒兵」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謂結劉繇也。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舍，讀作捨。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甄城、范、衞可全，衞，謂濮陽。杜預曰︰濮陽古衞地。「甄」，當作「鄄」。其餘非己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易，以豉翻。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結親，猶言親結也。相為表裏。今東方皆已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先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謂多所屠戮也。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徐州子弟，旣有父兄之讎，必不心服於操，縱破其兵，猶不能有其地也。降，戶江翻。夫事故『章︰甲十一行本「故」作「固」；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惟將軍熟慮之。」操乃止。

布復從東緡東緡縣，屬山陽郡，春秋之緡邑也。宋白曰︰今濟州金鄕縣，本漢東緡縣。復，扶又翻；下同。緡，眉巾翻。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操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挑，徒了翻。旣合，伏兵乃悉乘隄，前書音義曰︰乘，登也。步騎並追，『章︰甲十一行本「追」作「進」；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大破之，追至其營而還。布夜走，操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丘。雍丘縣，屬陳留郡，故杞國也。

布初見備，甚尊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布，五原人，備，涿郡人；五原、涿郡皆邊地。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為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悅。

**8**李傕、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六月，傕將楊奉謀殺傕，事泄，遂將兵叛傕，傕衆稍衰。果如皇甫酈之言。庚午，鎭東將軍張濟自陝至，陝縣，屬弘農，張濟初平三年出戍焉。陝，式冉翻。欲和傕、汜，遷乘輿權幸弘農。乘，繩證翻；下同。帝亦思舊京，謂雒陽也。遣使宣諭，十反，汜、傕許和，欲質其愛子。質，音致；下同。傕妻愛其男，和計未定，而羌、胡數來闚省門，數，所角翻。曰︰「天子在此中邪！李將軍許我宮人，今皆何在？」帝患之，使侍中劉艾謂宣義將軍賈詡曰︰宣義將軍，亦一時暫置。「卿前奉職公忠，故仍升榮寵；今羌、胡滿路，宜思方略。」詡乃召羌、胡大帥飲食之，帥，所類翻。飲，於禁翻。食，讀曰飤。許以封賞，羌、胡皆引去，傕由此單弱。於是復有言和解之計者，復，扶又翻。傕乃從之，各以女為質。

秋，七月，甲子，車駕出宣平門，宣平門，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當渡橋，汜兵數百人遮橋曰︰「此天子非也？」車不得前。傕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前，兵欲交，侍中劉艾大呼曰︰「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曰︰「諸君『章︰甲十一行本「君」作「兵」；乙十一行本同。』何敢迫近至尊邪？」呼，火故翻。近，其靳翻。汜兵乃卻。旣渡橋，士衆皆稱萬歲。夜到霸陵，從者皆飢，從，才用翻。張濟賦給各有差。傕出屯池陽。

丙寅，以張濟為票騎將軍，開府如三公；票，匹妙翻。郭汜為車騎將軍，楊定為後將軍，楊奉為興義將軍︰皆封列侯。以楊奉自白波賊帥勤王，故以興義寵之。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為安集將軍。蜀志曰︰承，獻帝舅也。裴松之曰︰承，靈帝母董太后之姪，於獻帝為丈人；蓋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也。

郭汜欲令車駕幸高陵，高陵縣，屬馮翊。公卿及濟以為宜幸弘農，大會議之，不決。帝遣使諭汜曰︰「弘農近郊廟，近，其靳翻。勿有疑也！」汜不從。帝遂終日不食。汜聞之曰︰「可且幸近縣。」八月，甲辰，車駕幸新豐。丙子，郭汜復謀脅帝還都郿，復，扶又翻；下同。侍中种輯知之，密告楊定、董承、楊奉令會新豐。郭汜自知謀泄，乃棄軍入南山。自新豐驪山西接終南，謂之南山。

**9**曹操圍雍丘，張邈詣袁術求救，未至，為其下所殺。

**10**冬，十月，以曹操為兗州牧。

**11**戊戌，郭汜黨夏育、高碩等謀脅乘輿西行。夏，戶雅翻。侍中劉艾見火起不止，請帝出幸一營以避火。時郭汜、楊定、董承、楊奉各自為營，艾不敢指言，故請幸一將營，惟帝意所向也。楊定、董承將兵迎天子幸楊奉營，夏育等勒兵欲止乘輿，楊定、楊奉力戰，破之，乃得出。壬寅，行幸華陰。華，戶化翻。

寧輯將軍段煨具服御及公卿已下資儲，欲上幸其營。寧輯之號，猶安集，亦一時暫置也。煨，烏回翻。煨與楊定有隙，定黨种輯、左靈言煨欲反，太尉楊彪、司徒趙溫、侍中劉艾、尚書梁紹皆曰︰「段煨不反，臣等敢以死保。」董承、楊定脅弘農督郵令言郭汜來在煨營，帝疑之，乃露次於道南。野宿無廬舍，謂之露次。

丁未，楊奉、董承、楊定將攻煨，使种輯、左靈請帝為詔，帝曰︰「煨罪未著，奉等攻之，而欲令朕有詔邪！」輯固請，至夜半，猶弗聽。奉等乃輒攻煨營，十餘日不下。煨供給御膳，稟贍百官，無有二意。贍，而豔翻。詔使侍中、尚書告諭定等，令與煨和解，定等奉詔還營。

李傕、郭汜悔令車駕東，聞定攻煨，相招共救之，因欲劫帝而西。楊定聞傕、汜至，欲還藍田，為汜所遮，單騎亡走荊州。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復與傕、汜合。十二月，帝幸弘農，張濟、李傕、郭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棄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凡乘輿服御之物，皆為御物。符，銅虎符、竹使符之類。符之為言扶也，兩相扶合而不差也。又曰︰符，輔也，所以輔信；又合也，驗也。策，編簡為之。古者誥命皆書之策。漢制，天子策書長二尺。典籍，內府圖籍及尚書中故事之類。勝，音升。射聲校尉沮儁被創墜馬，沮，子余翻。創，初良翻。傕謂左右曰︰「尚可活否？」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劫天子，使公卿被害，被，皮義翻。宮人流離，亂臣賊子，未有如此也！」傕乃殺之。

壬申，帝露次曹陽。賢曰︰曹陽，澗名，在今陝州西南七里，俗謂之七里澗。崔浩云︰自南山北通於河。魏武帝改曰好陽。杜佑曰︰陝郡西四十五里有曹陽澗。以下文觀之，杜佑說是。承、奉乃譎傕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譎，古穴翻。間，古莧翻。使，疏吏翻。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帥，所類翻。暹，息廉翻。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衆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傕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於是董承等以新破傕等，可復東引。庚申，車駕發東，自曹陽發而東行也。董承、李樂衞乘輿，胡才、楊奉、韓暹、匈奴右賢王於後為拒。傕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光祿『章︰甲十一行本「祿」下有「勳」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鄧淵、廷尉宣璠、璠，孚袁翻。少府田芬、大司農張義皆死。司徒趙溫、太常王絳、衞尉周忠、司隸校尉管郃為傕所遮，欲殺之，郃，古合翻，又曷閤翻。賈詡曰︰「此皆大臣，卿柰何害之！」乃止。李樂曰︰「事急矣，陛下宜御馬。」上曰︰「不可舍百官而去，此何辜哉！」觀帝此言，發於臨危之時，豈可以亡國之君待之哉，特為強臣所制耳。舍，讀曰捨。兵相連綴四十里，方得至陝，杜佑曰︰陝，春秋虢國之地，所謂北虢也。乃結營自守。

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傕、汜兵繞營叫呼，呼，火故翻。吏士失色，各有分散之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孟津，水經註︰河水逕大陽縣南，又東過底柱間。底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底柱。三穿旣決，水勢疏分，指狀表目，亦曰三門山；在虢城東北，大陽城東。自底柱而下至五戶灘，其間一百二十里，有一十九灘，水流濬急，破舟船，自古所患。河水又東過平陰縣北，又東過河陽縣南，則孟津也。楊彪以為河道險難，非萬乘所宜乘；萬乘，繩證翻；下乘輿同。乃使李樂夜渡，潛具船，舉火為應。上與公卿步出營，皇后兄伏德扶后，一手挾絹十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從人間斫之，百官志︰符節令，屬少府，秩六百石，為符節臺率，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殺旁侍者，血濺后衣。濺，子賤翻。河岸高十餘丈，高，居傲翻。不得下，乃以絹為輦，使人居前負帝，餘皆匍匐而下，或從上自投，冠幘皆壞。旣至河邊，士卒爭赴舟，董承、李樂以戈擊之，手指於舟中可掬。左傳，晉荀林父帥師戰于邲而敗，中軍與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帝乃御船，同濟者，皇后及楊彪以下纔數十人，其宮女及吏民不得渡者，皆為兵所掠奪，衣服俱盡，髮亦被截，凍死不可勝計。勝，音升。衞尉士孫瑞為傕所殺。

傕見河北有火，遣騎候之，適見上渡河，呼曰︰「汝等將天子去邪！」董承懼射之，以被為幔。懼傕兵射之，故以被為幔，以禦箭。幔，莫半翻，幕也。射，而亦翻。旣到大陽，賢曰︰大陽縣，屬河東郡。前書音義曰︰在大河之陽，卽今陝州河北縣是也。幸李樂營。河內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負米來貢餉。乙亥，帝御牛車，幸安邑，安邑縣，屬河東郡。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賦，給與也，分畀也。封邑為列侯，拜胡才為征東將軍，張楊為安國將軍，安國將軍之號，蓋始於此。皆假節開府。其壘壁羣帥競求拜職，帥，所類翻。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

乘輿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鎭壓以為笑。鎭，側人翻。

帝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傕、汜等連和，傕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所掠宮人及乘輿器服。已而糧穀盡，宮人皆食菜果。

乙卯，張楊自野王來朝，野王縣，屬河內郡，隋、唐為河內縣。謀以乘輿還雒陽；諸將不聽，楊復還野王。

是時，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羸，倫為翻。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

沮授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播，流也，遷也。越，顚墜也，走也。賢曰︰播，遷也；越，逸也；言失其所居。說，輸芮翻；下同。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民之意。今州域粗定，州域，謂冀州之域也。粗，坐五翻。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卽宮鄴都，卽，就也。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不庭，謂不朝者。杜預曰︰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一曰︰庭，直也；不庭，謂不直者。誰能禦之！」潁川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為日久矣，王肅註家語曰︰言若丘陵之漸逶遲。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自近，近，其靳翻。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為得，於時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矣。」紹不從。紹不能從授之言，果為曹操所先。帝旣都許，乃欲移以自近，不亦晚乎！先，悉薦翻。考異曰︰魏志·紹傳曰︰「天子在河東，紹遣郭圖使焉。圖還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今從范書。

**12**初，丹陽朱治嘗為孫堅校尉，治從堅討長沙、零、桂賊，表行都尉；又從破董卓於陽人，表行督軍校尉。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取江東。時吳景攻樊能、張英等，歲餘不克。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策本江東人，故謂之本土。術知其恨，謂許以九江、廬江而不用也。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會，工外翻。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表策為折衝校尉。將兵千餘人、騎數十匹，校，戶敎翻。將，卽亮翻。騎，奇寄翻。行收兵，比至歷陽，比，必寐翻。衆五六千。時周瑜從父尚為丹陽太守，從，才用翻。瑜將兵迎之，仍助以資糧，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諧，偶也，合也。史言推結分好，正當於此觀之，又當於此別分好二字。英雄相遇於草澤，一見之頃，靡然為之服役，此豈聲音笑貌所能為哉！進攻橫江、當利，皆拔之，樊能、張英敗走。

策渡江轉鬬，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郞至，皆失魂魄。江表傳曰︰策年少，雖有位號，而吳人皆謂之孫郞。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山草，言深山茂草之中也。李固對策曰︰「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則山草二字，當時常談也。長，知兩翻。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茹，亦菜也。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為人，美姿顏，能笑語，闊『章︰甲十一行本「闊」上有「性」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勞，力到翻。樂，音洛。為，于偽翻。考異曰︰魏志、袁紀皆云，「初平四年，策受袁術使渡江。」漢獻帝紀、吳志·孫策傳皆云「興平元年」，虞溥江表傳云「策興平二年渡江」。按術初平四年，始得壽春。策傳云術欲攻徐州，從陸康求米，事必在劉備得徐州後也。劉繇傳稱吳景攻繇，歲餘不克，則策渡江不應在興平元年已前。今依江表傳為定。

策攻劉繇牛渚營，郡國志︰丹陽郡秣陵縣南，有牛渚。杜佑曰︰牛渚圻，卽宣城郡當塗縣采石，今太平州當塗縣北三十里有牛渚山是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邸，至也，言所歸至也。閣，庋置也。邸閣，謂轉輸之歸至而庋置之也。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丹陽笮融依繇為盟主，禮據秣陵城，沈約曰︰秣陵，其地本名金陵，本治去京邑六十里，今故治村是也。元豐九域志︰江寧府江寧縣有秣陵鎭。丁度集韻︰笮，側格切，姓也。風俗通︰楚有笮倫。融屯縣南，策皆擊破之。又破繇別將於梅陵，唐書·地理志，宣州南陵縣有梅根鎭，今有梅根港。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郡國志，丹陽郡有湖孰、江乘二縣。元豐九域志，江寧府上元縣有湖孰鎭。進擊繇於曲阿。

繇同郡太史慈時自東萊來省繇。太史，以官為氏。繇與慈皆東萊人也。省，悉景翻。會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為大將。繇曰︰「我若用子義，太史慈，字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以其覈論人品也。但使慈偵視輕重。偵，丑正翻，候視也。時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亭，神亭，在今鎭江府丹陽縣界。卒，讀曰猝。策從騎十三，從，才用翻。皆堅舊將遼西韓當、零陵黃蓋輩也。慈便前鬬，正與策對，策刺慈馬，刺，七亦翻。而擥得慈項上手戟，擥，與攬同。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若隆技擊，則慈、策適相當耳。然慈終困於策，何也？

繇與策戰，兵敗，走丹徒。考異曰︰帝紀，繇敗走在興平元年。今從江表傳。策入曲阿，勞賜將士，勞，力到翻。發恩布令，告諭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鄕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首，式救翻。樂從軍者，一身行，樂，音洛；下同。復除門戶；復，方目翻。一人以身行，除其門戶賦役也。不樂者不強。」強，其兩翻。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見，賢遍翻。馬千餘匹，威震江東。

丙辰，袁術表策行殄寇將軍。殄寇將軍號，蓋始於此。策將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而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分，扶問翻。策曰︰「子衡旣士大夫，呂範，字子衡。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範先領宛陵令，破丹陽賊而還。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也，呂範，汝南人。復，扶又翻。為，于偽翻。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卽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褠，著袴褶，褠，居侯翻，單衣也。著，陟略翻。褶，席入翻。袴褶，騎服也。執鞭詣閣下啓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傳，株戀翻，符傳也。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老子曰︰盜亦有道；儻無其道，安能為盜哉！

策以張紘為正議校尉，彭城張昭為長史，常令一人居守，守，手又翻。一人從征討，及廣陵秦松、陳端等亦參與謀謨。與，讀曰預。策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新序曰︰有司請吏於齊桓公，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以告仲父。」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為君！」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曷為其不易！」故王者勞於求賢，佚於得人。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張昭，字子布。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任張昭，昭何足以當管仲。策之斯言，蓋因北方人士書疏，從而歸重耳。英雄胸次，可易測邪！

袁術以從弟胤為丹陽太守。從，才用翻。周尚、周瑜皆還壽春。

劉繇自丹徒將奔會稽，會，工外翻。許劭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貢獻，與曹兗州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間，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豫章在大江東南，豫、兗之壤在淮北。袁術時據九江、廬江之間，故云隔在其中。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濟。」曹操，字孟德；劉表，字景升。繇從之。

**13**初，陶謙以笮融為下邳相，使督廣陵、下邳、彭城糧運。融遂斷三郡委輸以自入，斷，讀曰短。委，於偽翻。流所聚曰委。毛晃曰︰凡以物送之曰輸，則音平聲；指所送之物曰輸，則音去聲；委輸之委，亦音去聲。大起浮屠祠，課人誦讀佛經，招致旁郡好佛者至五千餘戶。好，呼到翻。每浴佛，釋氏謂佛以四月八日生，事佛者以是日為浴佛會。輒多設飲食，布席於路，經數十里，費以鉅億計。鉅億計，言以億億計也。及曹操擊破陶謙，徐土不安，融乃將男女萬口走廣陵，將，卽亮翻。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先是彭城相薛禮為陶謙所逼，屯秣陵，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放兵大掠，因過江依禮，旣而復殺之。先，悉薦翻。復，扶又翻。

劉繇使豫章太守朱皓攻袁術所用太守諸葛玄，玄退保西城。西城，在豫章南昌縣西。考異曰︰袁暐獻帝春秋云劉表上玄領豫章太守，范書·陶謙傳亦云劉表所用，而陳志·諸葛亮傳云術所用；按許劭勸繇依表，必不攻其所用矣，今從亮傳。及繇泝江西上，駐於彭澤，彭澤縣，屬豫章郡，彭蠡澤在西。上，時掌翻。使融助皓攻玄。許劭謂繇曰︰「笮融出軍，不顧名義者也。朱文明喜推誠以信人。朱皓，字文明。喜，許記翻。更『章︰甲十一行本「更」作「宜」；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使密防之。」融到，果詐殺皓，代領郡事。繇進討融，融敗走，入山，為民所殺，詔以前太傅掾華歆為豫章太守。掾，于絹翻。

丹陽都尉朱治逐吳郡太守許貢而據其郡，貢南依山賊嚴白虎。嚴白虎有衆萬餘人，阻山屯聚，在吳郡之南。

**14**張超在雍丘，曹操圍之急，超曰︰「惟臧洪當來救吾。」張超先為廣陵太守，請臧洪為功曹，委之以政。衆曰︰「袁、曹方睦，洪為袁所表用，洪為超使劉虞，路梗，因寓於袁紹；紹表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必不敗好以招禍。」敗，補邁翻。好，呼到翻。招，音翹，又如字，召也。超曰︰「子源天下義士，臧洪，字子源。終不背本；背，蒲妹翻。但恐見制強力，強力，謂強有力也。不相及耳。」洪時為東郡太守，徒跣號泣，從紹請兵，將走其難，號，戶刀翻。難，乃旦翻。紹不與；請自率所領以行，亦不許。雍丘遂遺，張超自殺，操夷其三族。

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以書喻之，洪復書曰︰「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蒙主人傾蓋，家語︰孔子之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分，扶問翻。樂，音洛。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遘戹，郡將，謂張超也。將，卽亮翻。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復，扶又翻。重，直用翻。斯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陳琳，字孔璋。徼，一遙翻。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盟主，謂袁紹也。臧洪策名於長安；帝在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

紹見洪書，知無降意，降，戶江翻。增兵急攻。城中糧穀已盡，外無強救，洪自度必不免，度，徒洛翻。呼將吏士民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與，讀曰預。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先，悉薦翻。將，如字，領也。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為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煑筋角，後無可復食者。舍，讀曰捨。復，扶又翻；下同。主簿啓內廚米三升，請稍以為饘粥，杜預曰︰饘，糜也，之連翻。洪歎曰︰「何能獨甘此邪！」使作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將士。食，讀曰飤。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枕，職任翻。莫有離叛者。城陷，生執洪。紹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自袁安至袁隗四世，安為司徒，子敞為司空，孫湯為司空，曾孫逢為司空，隗為太傅，凡五公。瞋，昌眞翻。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為兄，張陳留為超兄邈也。則洪府君亦宜為弟，同共戮力，為國除害，為，于偽翻；下刃為、欲為、舉為同。柰何擁衆觀人屠滅！洪惜力劣，劣，弱也。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公羊傳曰︰事君猶事父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推，吐雷翻。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為己用，乃殺之。

洪邑人陳容少親慕洪，時在紹坐，少，詩照翻。坐，徂臥翻；下同。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柰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為！」爾為，猶如此也。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背，蒲妹翻。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也！」遂復見殺，復，扶又翻。在坐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15**公孫瓚旣殺劉虞，事見上卷初平四年。盡有幽州之地，志氣益盛，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睚，牛懈翻。眦，土懈翻。衣冠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有材秀者，必抑困使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瓚曰︰「衣冠皆自以職分當貴，不謝人惠。」分，扶問翻。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與為兄弟，或結婚姻，所在侵暴，百姓怨之。

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姓譜︰鮮于，子姓，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支子仲食采於于，因以鮮于為氏。合率州兵欲共報仇，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推為烏桓司馬。應劭漢官曰︰護烏桓校尉，有司馬二人，秩六百石。燕，於賢翻。柔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誘，音酉。潞縣屬漁陽郡。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亦率種人峭，七肖翻。種，章勇翻。及鮮卑七千餘騎，隨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破瓚於鮑丘，鮑丘，水名。水經註︰鮑丘水從塞外來，南過漁陽縣東，和等破瓚處也。又南過潞縣西。賢曰︰鮑丘水又謂之潞水，俗又謂之大榆河，在今幽州漁陽縣。斬首二萬餘級。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鮮于輔、劉和兵合，瓚軍屢敗。

先是有童謠曰︰長，知兩翻。復，扶又翻。先，悉薦翻。「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謂易地當之，遂徙鎭易，為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為樓其上；中塹為京，特高十丈，水經註︰易京，在易城西四五里，易水逕其南。賢曰︰前書，易縣屬涿郡。續漢志曰︰屬河間。瓚所居易京故城，在今幽州歸義縣南十八里。爾雅曰︰絕高謂之京，非人力謂之丘。重，直龍翻；下同。高，居傲翻。塹，七豔翻。自居焉。以鐵為門，斥去左右，去，羌呂翻。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門，專與姬妾居。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以繩索引之而上，若汲水然。上，時掌翻。令婦人習為大聲，使聞數百步，聞，音問。以傳宣敎令。疏遠賓客，無所親信，遠，于願翻。謀臣猛將，稍稍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復，扶又翻。或問其故。瓚曰︰「我昔驅畔胡於塞表，事見五十九卷靈帝中平五年。掃黃巾於孟津，事見上卷初平二年。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樐數十重，賢曰︰樐，卽櫓字，見說文。釋名曰︰櫓，露也。上無覆屋。積穀三百萬斛，食盡此穀，足以待天下之事矣。」

**16**南單于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居于平陽。平陽縣，屬河東郡。

#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二

## 漢紀五十四起柔兆困敦（丙子），盡著雍攝提格（戊寅），凡三年。

孝獻皇帝丁

## 建安元年（丙子、一九六）

**1**春，正月，癸酉，大赦，改元。

**2**董承、張楊欲以天子還雒陽，楊奉、李樂不欲，由是諸將更相疑貳。更，工衡翻；下更有同。二月，韓暹攻董承，承奔野王。野王，張楊所屯也。暹，息廉翻。韓暹屯聞喜，胡才、楊奉之塢鄕。郡國志︰河南緱氏縣西南有塢聚。胡才欲攻韓暹，上使人喻止之。

**3**汝南、潁川黃巾何儀等擁衆附袁術，曹操擊破之。

**4**張楊使董承先繕脩雒陽宮。太僕趙岐為承說劉表，使遣兵詣雒陽，助脩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為，于偽翻。說，輸芮翻。委，于偽翻。流所聚曰委。毛晃曰︰凡以物送之曰輸，則音平聲；指所送之物曰輸，則音去聲。委輸之委，亦音去聲。夏，五月，丙寅，帝遣使至楊奉、李樂、韓暹營，求送至雒陽，奉等從詔。六月，乙未，車駕幸聞喜。

**5**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司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於盱眙、淮陰，郡國志︰盱眙、淮陰二縣屬下邳國。盱眙，音吁怡。相持經月，更有勝負。更，工衡翻。下邳相曹豹，陶謙故將也，與張飛相失，飛殺之，城中乖亂。袁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大喜，引軍水陸東下。布去年奔備，蓋屯於下邳之西。備中郞將丹陽許耽開門迎之。張飛敗走，布虜備妻子及將吏家口。備聞之，引還，比至下邳，比，必寐翻；下比明同。兵潰。備收餘兵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屯於海西，前漢志，海西縣，屬東海郡；續漢志，屬廣陵郡。考異曰︰蜀志·備傳於此云，「楊奉、韓暹寇徐、揚間，備邀擊，盡斬之。」按暹、奉後與呂布同破袁術，於時未死也；備傳為誤。飢餓困踧，踧，子六翻。吏士相食，從事東海麋竺以家財助軍。備請降於布，降，戶江翻。布亦忿袁術運糧不繼，乃召備，復以為豫州刺史，與幷勢擊術，使屯小沛。賢曰︰高祖本泗水郡沛縣人，及得天下，改泗水為沛郡，小沛卽沛縣。宋白曰︰郡國志云︰古偪陽國，漢為沛縣，而沛郡理相城，以沛縣為小沛。考異曰︰備傳云︰「遣關羽守下邳」，此在布敗後；備傳誤也。布自稱徐州牧。

布將河內郝萌夜攻布，布科頭袒衣，走詣都督高順營。科頭，不冠露髻也。今江東人猶謂露髻為科頭。順卽嚴兵入府討之，萌敗走；比明，萌將曹性擊斬萌。

**6**庚子，楊奉、韓暹奉帝東還，張楊以糧迎道路。秋，七月，甲子，車駕至雒陽，幸故中常侍趙忠宅。丁丑，大赦。八月，辛丑，幸南宮楊安殿。張楊以為己功，故名其殿曰楊安。楊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扞外難。」難，乃旦翻。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郡國志︰梁縣，屬河南尹，春秋之梁國也。韓暹、董承並留宿衞。癸卯，以安國將軍張楊為大司馬，楊奉為車騎將軍，韓暹為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

是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荊棘，依牆壁間，州郡各擁強兵，委輸不至；羣僚飢乏，尚書郞以下自出採稆，續漢志︰尚書侍郞三十六人，四百石。本註曰︰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蔡質漢儀曰︰尚書郞初從三署詣臺試，初上臺稱守尚書郞中，滿歲稱尚書郞，三年稱侍郞。賢曰︰稆，音呂。埤蒼曰︰穭，自生也。稆，與穭同。或飢死牆壁間，或為兵士所殺。

**7**袁術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賢曰︰「當塗高」者，魏也。然術自以「術」及「路」皆是塗，故云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為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賢曰︰陳大夫轅濤塗，袁氏其後也，五行火生土，故云以黃代赤。遂有僭逆之謀。聞孫堅得傳國璽，事見五十九卷初平元年。拘堅妻而奪之。及聞天子敗於曹陽，事見上卷興平二年。乃會羣下議稱尊號；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國語曰︰后稷勤周，十五代而王。毛詩·國風序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默然。

術聘處士張範；處，昌呂翻。範不往，使其弟承謝之。術謂承曰︰「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徼，一遙翻。承曰︰「在德不在強。夫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為難。若苟欲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

孫策聞之，與術書曰︰「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尚書·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戶雅翻。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史記︰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罰，不可不伐。此二主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強臣，異於湯、武之時也。且董卓貪淫驕陵，志無紀極，至於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同心疾之，況效尤而甚焉者乎！左傳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夙，早也。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使君五世相承，賢曰︰安生京，京生陽，陽生逢，逢生術，凡五代。被，皮義翻。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宜效忠守節，以報王室，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愼，可不孰慮！孰，與熟通。忠言逆耳，前書︰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駮議致憎，賢曰︰駮，雜也，議不同也；言以持異議致憎疾也。駮，北角翻。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始自以為有淮南之衆，料策必與己合，及得其書，愁沮發疾。沮，在呂翻。旣不納其言，策遂與之絕。

**8**曹操在許，郡國志，許縣，屬潁川郡，帝旣徙都，改曰許昌。杜佑曰︰漢許昌故城，在今縣南三十里。宋白曰︰在今縣西南四十里。謀迎天子。衆以為「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睢，香萃翻。恣睢，暴戾之貌。卒，讀曰猝。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賢曰︰左傳︰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晉侯以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于隰城，遂定霸業，天下服從。師古曰︰景從，言如景之從形也。漢高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事見九卷高祖三年。為，于偽翻。自天子蒙塵，蒙，冒也，言播越在草莽，蒙冒塵埃也。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鑾駕旋軫，鄭玄註周禮曰︰軫，車後橫木也。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為慮，亦無及矣。」操乃遣揚武中郞將曹洪將兵西迎天子，西漢有中郞將，東漢分置三署、虎賁、羽林中郞將，建安之後，羣雄兵爭，自相署置，始有名號中郞將。董承等據險拒之，洪不得進。考異曰︰魏志此事在正月，而荀彧傳迎天子在都雒後。今從傳。

議郞董昭，以楊奉兵馬最強而少黨援，少，詩沼翻。作操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乘，繩證翻。翼佐之功，超世無疇，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夏，孔安國曰︰猾，亂也。夏，華夏。夏，戶雅翻。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衆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為內主，吾為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毛萇曰︰契闊，勤苦也；此蓋謂死也，生也，處勤苦之中，相與共之也。契，苦結翻。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語，牛倨翻。仰，牛向翻。遂共表操為鎭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操祖曹騰封費亭侯，養子嵩襲爵，今以操襲嵩爵也。郡國志︰沛國酇縣有費亭，曹騰所封也。應劭曰︰酇，音嵯。師古曰︰王莽改酇曰贊治，則此縣亦有贊音。晉·地道記︰山陽郡湖陵縣西有費亭城，魏武帝初所封。考異曰︰魏志在六月，而董昭傳在都雒後。今從傳。

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雒陽。旣至，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辛亥，以曹操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於是誅尚書馮碩等三人，討有罪也；袁宏紀曰︰誅碩及議郞侯祈、侍中壺崇。封衞將軍董承等十三人為列侯，賞有功也；宏紀曰︰封衞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侍中丁□原文空、种輔［輯］、尚書僕射鍾繇、尚書郭溥、御史中承董芬、彭城相劉艾、馮翊韓斌、東郡太守楊衆、議郞羅卲、伏德、趙蕤為列侯。贈射聲校尉沮儁為弘農太守，矜死節也。沮儁死，事見上卷興平二年。沮，子余翻。

操引董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跂，渠宜翻，舉足也。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復，扶又翻。厭，於叶翻，又如字。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算其多者。」凡舉事有利亦有害，惟算其利多而害少者行之。操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為孤累乎？」累，力偽翻；下同。昭曰︰「奉少黨援，心相憑結，鎭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少，詩沼翻。遺，于季翻。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魯陽縣，屬南陽郡。魯陽近許，轉運稍易，近，其靳翻。易，以豉翻。可無縣乏之憂。』縣，讀曰懸。奉為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比，必寐翻。使，疏吏翻。足以定計，奉何能為累！」操曰︰「善！」卽遣使詣奉。庚申，車駕出轘轅而東，河南緱氏縣有轘轅關。轘，音環。遂遷都許。己巳，幸曹操營，以操為大將軍，封武平侯。武平縣，屬陳國。此取其以神武平禍亂也。宋白曰︰亳州鹿邑縣，後漢於今縣東北置武平縣，隋改為鹿邑，取故鹿邑城為名，其古鹿邑城在縣西十三里，春秋鹿鳴地也。始立宗廟社稷於許。

**9**孫策將取會稽。會，工外翻。吳人嚴白虎等衆各萬餘人，處處屯聚，諸將欲先擊白虎等。策曰︰「白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浙，之舌翻。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

策數渡水戰，不能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說，輸芮翻。數，所角翻。卒，讀曰猝。水經註︰浙江東逕固陵城北。昔范蠡築城於浙江之濱，言可以固守，謂之固陵，今之西陵也。浙江又東逕柤塘，謂之柤瀆，孫策襲王朗所從出之道也。裴松之曰︰查，音祖加翻。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然火為疑兵，分軍投查瀆道，襲高遷屯。裴松之曰︰按今永興縣有高遷橋。沈約曰︰永興本漢餘曁縣，吳更名。蔡邕嘗經會稽高遷亭，取椽竹以為笛，卽其處也。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逆戰，帥，讀曰率。策破昕等，斬之。朗遁走；虞翻追隨營護朗，浮海至東冶，前漢志︰冶縣，屬會稽郡。師古曰︰故閩越地；光武改曰章安。晉志曰︰建安郡故秦閩中郡，漢高祖五年，以立閩越王；及武帝滅之，徙其人，名為東冶；後漢改為候官都尉；及吳，置建安郡。洪氏隸釋據西漢志曰︰會稽西部都尉治錢唐，南部都尉治回浦。李宗諤圖經曰︰文帝時，以山陰為都尉治；元狩中，徙治錢唐，為西部；元鼎中，又立東部都尉，治冶；光武改回浦為章安，以冶立東候官。吳·孫亮傳曰︰五鳳中，以會稽東部為臨海郡。孫休傳︰永安中，以會稽南部為建安郡。沈約宋志曰︰東陽太守本會稽西部都尉。又曰︰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前漢都尉治鄞，後漢分會稽為吳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續漢志︰章安故冶，光武更名。晉太康記︰本鄞縣南之回浦鄕，章帝立。未詳孰是。又曰︰司馬彪云︰章安是故冶。然則臨海亦冶地也。張勃吳錄曰︰是句踐冶鑄之所，後分為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杜佑通典曰︰後漢改冶縣為候官都尉，後分冶縣為會稽東、南二都尉，今福州是南部，台州是東部。又曰︰二漢會稽西部都尉理婺州。數說異同，各有脫誤，嘗參訂之。自秦置會稽郡，其治在今吳門；至順帝分置吳郡，而會稽徙郡於山陰。以浙江為兩郡之境，故錢唐在西漢時屬會稽，所以為西部治所；及會稽移於浙東，則西部亦移於婺女。回浦後改章安，乃會稽之東部，今台州蓋其地。冶縣則是南部，在吳屬建安郡，至唐遂為福州。太康記嘗云︰回浦本鄞之南鄕，或云東部治鄞，因致休文之疑。然鄞及回浦皆西漢縣名，謂西漢割鄞而置縣，或未可知。至章帝時，回浦已非鄕矣。太康所紀，亦誤也。前志註會稽之冶縣云︰本閩越地。續志曰︰章安，故冶，閩越地，光武更名。因脫其中數字，故劉昭補註惑於太康記，而休文復不能剖判也。當云章安故回浦，章帝更名；東候官，故冶，閩越地，光武更名︰於文乃足。此郡之末有「東部侯國」四字，卻是衍文，侯與候相近，而南部所治，故文有錯亂。班史註回浦為南部。司馬彪謂章安是故冶，張勃謂分冶為東、南二都尉，杜佑謂二漢西部皆在婺女，圖經以冶為東部，皆誤也。余按洪說甚詳，其言錢唐，西漢時屬會稽，所以為西部治所，此語亦恐有未安處。策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降。降，戶江翻。

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虞翻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游獵，好，呼到翻。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喜，許記翻。從，才用翻。吏卒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重，尊重。威，威嚴。言不尊重，則無威嚴。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張衡東京賦之辭，註云︰說苑曰︰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泠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且，子余翻。白蛇自放，劉季害之。事見七卷秦二世元年。願少留意！」少，詩沼翻。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為策死於輕出張本。

**10**九月，司徒淳于嘉、太尉楊彪、司空張喜皆罷。

**11**車駕之東遷也，楊奉自梁欲邀之，不及。冬，十月，曹操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

**12**詔書下袁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下，假稼翻；下之下同。樹黨，謂以子譚為青州刺史，熙為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為幷州刺史。不聞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謂與公孫瓚相攻也。紹上書深自陳愬。戊辰，以紹為太尉，封鄴侯。紹恥班在曹操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數，所角翻；下同。我輒救存之，操自滎陽汴水之敗，收兵從紹於河內，紹表為東郡太守；呂布襲取兗州，紹復與操連和，欲令其遣家居鄴也。今乃挾天子以令我乎！」表辭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紹。丙戌，以操為司空，行車騎將軍事。

操以荀彧為侍中，守尚書令。操問彧以策謀之士，彧薦其從子蜀郡太守攸攸旣免董卓之禍，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行；以蜀險固，人民殷盛，求為蜀郡太守，道絕，不得至，駐荊州。從，才用翻；下同。及潁川郭嘉。操徵攸為尚書，與語，大悅，曰︰「公達，非常人也。荀攸，字公達。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

初，郭嘉往見袁紹，紹甚敬禮之，居數十日，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量，音良。故百全而功名可立。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好，呼到翻。大難，乃旦翻。吾將更舉而求主，更，工衡翻，改也。子盍去乎！」二人曰︰「袁氏有恩德於天下，人多歸之，且今最強；去將何之！」嘉知其不寤，不復言，復，扶又翻。遂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眞吾主也！」操表嘉為司空祭酒。陳壽三國志作「司空軍祭酒」，此逸「軍」字。晉志曰︰當塗得志，尅平諸夏，初置軍師祭酒，參掌戎律。

操以山陽滿寵為許令，操從弟洪，有賓客在許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報，告也。前書，霍顯曰︰「少夫幸報我以事。」數，所角翻。治，直之翻。寵不聽。洪以白操，操召許主者，主者，許縣主史也。寵知將欲原客，乃速殺之。操喜曰︰「當事不當爾邪！」

**13**北海太守孔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疏意廣，訖無成功。訖，竟也，終也。難，乃旦翻。高談清敎，盈溢官曹，辭氣清『章︰甲十一行本「清」作「溫」；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磔，陟格翻，開也。而目理甚疏；造次能得人心，造，七到翻。久久亦不願附也。其所任用，好奇取異，多剽輕小才。好，呼到翻。剽，匹妙翻。輕，墟正翻。至於尊事名儒鄭玄，執子孫禮，易其鄕名曰鄭公鄕，玄傳曰︰融深敬玄，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鄕，曰︰「昔齊置士鄕，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皆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鄕宜曰鄭公鄕。」及清儁之士左承祖、劉義遜等，皆備在座席而已，不與論政事，曰︰「此民望，不可失也！」

黃巾來寇，融戰敗，走保都昌。賢曰︰都昌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朐縣東北。時袁、曹、公孫首尾相連，融兵弱糧寡，孤立一隅，不與相通。左承祖勸融宜自託強國，融不聽而殺之，劉義遜棄去。青州刺史袁譚攻融，自春至夏，戰士所餘纔數百人，流矢交集，而融猶隱几讀書，談笑自若。隱，於靳翻。賢曰︰隱，憑也。城夜陷，乃奔東山，都昌縣之東山也。妻子為譚所虜。曹操與融有舊，徵為將作大匠。

袁譚初至青州，其土自河而西，不過平原。譚北排田楷，田楷，公孫瓚用為青州刺史。東破孔融，威惠甚著；其後信任羣小，肆志奢淫，聲望遂衰。

**14**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飢則寇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勝，音升。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仰，牛向翻。椹，桑實也；其始生也，色青，熟則色黑，可食。椹，音甚。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蠃，蚌屬，盧戈翻。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潁川文士傳︰棗氏，本姓棘，避難改焉。漢官︰羽林有左右監，秩六百石，屬光祿勳。曹操從之，以祗為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郞將。魏志曰︰曹公置典農中郞將，秩二千石；典農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農校尉，秩比二千石，所主如中郞；所主部分別而少為校尉。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幷羣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

**15**袁術畏呂布為己害，乃為子求婚，布復許之。乃為，于偽翻。復，扶又翻。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劉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泰山諸將，泰山諸將謂臧霸、孫觀、吳敦、尹禮輩。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西南，遣鈴下請靈等，鈴下，卒也，在鈴閣之下，有警至則掣鈴以呼之，因以為名。續漢志曰︰五百、鈴下，侍閣、門闌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程大昌續演繁露曰︰鈴下威儀，殆今典客之吏。靈等亦請布，布往就之，與備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劉備，字玄德。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鬬，喜解鬬耳。」言不喜合人之鬬，喜解人之鬬也。喜，許記翻。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賢曰︰周禮·考工記曰︰為戟，博二寸，內倍之，胡參之，援四之。鄭註云︰援直刃，胡其孑也。小支，謂胡也，卽今之戟旁曲支。植，直吏翻，立也。射，而亦翻。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鬬。」布卽一發，正中戟支。中，竹仲翻；下同。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

備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復，扶又翻。惡，烏路翻。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為百姓除暴，為，于偽翻。推誠杖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沮，在呂翻。考異曰︰傅子以為程昱、郭嘉勸操殺備。今從魏書。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呂布。

初，備在豫州，舉陳郡袁渙為茂才。武帝元封六年，詔州郡舉茂才。茂才，卽秀才也，避光武諱，史遂書為茂才。渙為呂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強，其兩翻。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言布以書罵備，備君子邪，固不以罵為恥；其小人邪，將復以書罵布也。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復，扶又翻。布慚而止。

**16**張濟自關中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穰縣，屬南陽郡。為流矢所中死。中，竹仲翻。荊州官屬皆賀，劉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言無郊勞授館之禮也。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皆歸心焉。濟族子建忠將軍繡代領其衆，屯宛。宛，於元翻。

初，帝旣出長安，宣威將軍賈詡上還印綬，上，時掌翻。往依段煨于華陰。華，戶化翻。詡素知名，為煨軍所望，煨禮奉甚備。詡潛謀歸張繡，或曰︰「煨待君厚矣，君去安之！」詡曰︰「煨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為所圖。詡旣為煨軍所望，則必為煨所忌矣。久留則煨懼詡奪其軍，必將圖殺之。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煨果善視其家。詡說繡附於劉表，說，輸芮翻。繡從之。詡往見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為也！」

劉表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從，千容翻。境內無事，關西、兗、豫學士歸之者以千數。表乃起立學校，講明經術，校，戶敎翻。命故雅樂郞河南杜夔作雅樂。蔡邕曰︰漢樂四品︰一曰太予樂，典郊廟上陵殿舉之樂；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四曰短簫鐃歌，軍樂也。樂備，表欲庭觀之。夔曰︰「今將軍號不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乃止。

平原禰衡，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禰，乃禮翻，姓也。少，詩照翻。孔融薦之於曹操。衡罵辱操，操召衡為鼓吏，故為衡所罵辱。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乃送與劉表，表延禮以為上賓。衡稱表之美盈口，而好譏貶其左右，好，呼到翻。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以為不能斷，斷，丁亂翻。終不濟者，必由此也。」其言實指表短，而非衡所言也。表由是怒，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後衡衆辱祖，祖殺之。操怒衡而送與表，猶以表為寬和愛士，觀其能容與否也。表怒衡而送與祖，知祖性急，必不能容衡，是直欲寘之死地耳。二人皆挾數用術，表則淺矣。

**二年**（丁丑、一九七）

**1**春，正月，曹操討張繡，軍于淯水，水經註︰淯水出弘農盧氏縣攻離山，東逕宛縣南，操軍敗處也。淯，音育。繡舉衆降。操納張濟之妻，繡恨之；又以金與繡驍將胡車兒，繡聞而疑懼，襲擊操軍，殺操長子昂。操中流矢，敗走，降，戶江翻。驍，堅堯翻。車，尺遮翻。長，知兩翻。中，竹仲翻。校尉典韋與繡力戰，左右死傷略盡，韋被數十創。被，皮義翻。創，初良翻。繡兵前搏之，韋雙挾兩人擊殺之，瞋目大罵而死。瞋，七人翻。操收散兵，還住舞陰。舞陰縣，屬南陽郡。繡率騎來追，操擊破之，繡走還穰，復與劉表合。復，扶又翻。

是時，諸軍大亂，平虜校尉泰山于禁獨整衆而還，道逢青州兵劫掠人，禁數其罪而擊之；數，所具翻。青州兵走，詣操。禁旣至，先立營壘，不時謁操。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為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譖訴何緣得行！」徐鑿塹安營訖，塹，七豔翻。乃入謁，具陳其狀。操悅，謂禁曰︰「淯水之難，難，乃旦翻。吾猶狼狽，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討暴，謂擊劫掠者。堅壘，謂先鑿塹安營也。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操引軍還許。

**2**袁紹與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惟智勝項羽，故羽雖強，終為所禽。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強，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謂奉天子以率天下，於理為順。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攝，整也。左傳曰︰書於伐秦，攝也。杜預註曰︰能自攝整。公糾之以猛，『章︰甲十一行本「猛」下有「以」字；乙十一行本「猛」下有「而」字。』上下知制，此治勝也。治，直吏翻。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易，以豉翻。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間遠近，此度勝也。間，古莧翻。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好，呼到翻；下同。公以至心待人，不為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論語︰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言譖人者如水之浸潤以漸而入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荀子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公以少克衆，少，詩沼翻。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瓚，藏旱翻。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若紹為寇，布為之援，此深害也。」彧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紹攻公孫瓚，而操乘間東取呂布。操擊劉備，而紹不能襲許，此其所以敗也。易，以豉翻。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誘，音酉。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為將柰何？」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將，卽亮翻。帥，所類翻。莫能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強，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遂、騰之叛服，卒如荀彧所料。比，必寐翻。侍中、尚書僕射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屬，之欲翻。公無憂矣。」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移，猶遺也。為陳禍福，為，于偽翻。騰、遂各遣子入侍。

**3**袁術稱帝於壽春，自稱仲家，以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沛相陳珪，球弟子也，少與術遊；術以書召珪，又劫質其子，少，詩照翻。質，音致。期必致珪。珪答書曰︰「曹將軍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以為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欲吾營私阿附，有死不能也。」術欲以故兗州刺史金尚為太尉，尚不許而逃去，術殺之。金尚奔術見六十卷初平三年。

**4**三月，詔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袁紹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幷四州。

**5**夏，五月，蝗。

**6**袁術遣使者韓胤以稱帝事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揚合從，為難未已，術領揚州，布領徐州。從，子容翻。難，乃旦翻。往說布曰︰說，輸芮翻。「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昏，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怨術初不己受也，事見六十卷初平三年。女已在塗，乃追還絕昏，械送韓胤，梟首許市。梟，堅堯翻。

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肯。會詔以布為左將軍，操復遺布手書，深加尉納。復，扶又翻。遺，于季翻。尉，與慰同，安之也。漢書·車千秋傳︰尉安黎庶。顏師古曰︰尉安之字本無「心」。布大喜，卽遣登奉章謝恩，幷答操書。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究其情偽。」卽增珪秩中二千石，漢制︰王國相秩二千石。增秩中二千石，則秩視九卿。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衆以為內應。

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容，為，于偽翻。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卽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

袁術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暹、楊奉連勢，步騎數萬趣下邳，趣，七喻翻。七道攻布。布時有兵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為之柰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卒，讀曰猝。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勢不俱棲，戰國策︰秦惠王曰︰「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上於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今柰何與袁術同為賊乎！不如相與幷力破術，為國除害。」為，于偽翻。且許悉以術軍資與之。暹、奉大喜，卽回計從布。布進軍，去勳營百步，暹、奉兵同時叫呼，呼，火故翻。並到勳營，勳等散走，布兵追擊，斬其將十人首，所殺傷墮水死者殆盡。布因與暹、奉合軍向壽春，水陸並進，到鍾離，鍾離縣，屬九江郡，距壽春二百餘里。所過虜掠，還渡淮北，留書辱術。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咍笑之而還。咍，呼來翻。楚人謂相啁笑曰咍。

泰山賊帥臧霸襲琅邪相蕭建於莒，前漢莒縣，屬城陽國，後漢屬琅邪國。帥，所類翻。破之。霸得建資實，許以賂布而未送，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諫曰︰將，卽亮翻；下所將、順將同。「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克，豈不損邪！」布不從。旣至莒，霸等不測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

順為人清白有威嚴，少言辭，所將七百餘兵，號令整齊，每戰必克，名「陷陳營」。少，詩沼翻。陳，讀曰陣。布後疏順，以魏續有內外之親，奪其兵以與續，及當攻戰，則復令順將，順亦終無恨意。布疏順而親續，其後執順以收布者續也。將，卽亮翻。布性決易，易，以豉翻。所為無常，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豈可數乎！」數，所角翻。布知其忠而不能從。

**7**曹操遣議郞王誧誧，滂古翻，又匹布翻。以詔書拜孫策為騎都尉，襲爵烏程侯，策父堅，以討賊功封烏程侯。烏程縣，屬吳郡，今安吉州縣。考異曰︰江表傳曰︰「建安二年夏，王誧奉戊辰詔書賜策。」不知其何月也。領會稽太守，會，工外翻。使與呂布及吳郡太守陳瑀共討袁術。策欲得將軍號以自重，誧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明漢將軍，亦權宜置此號，言明於逆順，知尊漢室也。下輔漢同。

策治嚴，嚴，裝也。行到錢唐。錢唐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省其地，當屬吳郡界。錢唐記曰︰昔郡議曹華信議立此塘以防海，募有能致一斛土者，與錢一千，旬月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不復取，於是載土石者，皆委之而去，塘以之成，故名錢塘。瑀陰圖襲策，潛結祖郞、嚴白虎等，使為內應。策覺之，遣其將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瑀敗，單騎奔袁紹。

**8**初，陳王寵有勇，善弩射。寵，明帝子陳敬王羨之曾孫也。黃巾賊起，寵治兵自守，治，直之翻。國人畏之，不敢離叛。國相會稽駱俊素有威恩，是時王侯無復租祿，而數見虜奪，數，所角翻。或幷日而食，轉死溝壑，而陳獨富強，鄰郡人多歸之，有衆十餘萬。及州郡兵起，寵率衆屯陽夏，賢曰︰陽夏縣，屬淮陽國。夏，音工雅翻。自稱輔漢大將軍。袁術求糧於陳，駱俊拒絕之，術忿恚，恚，於避翻。遣客詐殺俊及寵，陳由是破敗。

**9**秋，九月，司空曹操東征袁術。術聞操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等於蘄陽以拒操；賢曰︰蘄水出江夏蘄春縣北山。水經註云︰卽蘄山也，西南流逕蘄山，又南對蘄陽，注于大江，亦謂之蘄陽口。余據三國志，術時侵陳，操東征之，術留蕤等拒操，蕤等敗死，術乃走渡淮。則蓋戰於淮外也，安得至江夏之蘄陽哉！此蓋沛國之蘄縣，范史衍陽字，而通鑑因之耳。操擊破蕤等，皆斬之。考異曰︰范書·呂布傳云︰「布破張勳於下邳，生擒橋蕤。」此又一橋蕤，將蕤被獲又還也？然魏志·呂布傳無橋蕤事，當是范書誤。術走渡淮，時天旱歲荒，士民凍餒，術由是遂衰。

操辟陳國何夔為掾，掾，俞絹翻。問以袁術何如，對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其可得乎！」操曰︰「為國失賢則亡，君不為術所用，亡，不亦宜乎！」操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蓄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

沛國許褚，勇力絕人，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堅壁以禦外寇，淮、汝、陳、梁間皆畏憚之，操徇淮、汝，褚以衆歸操，操曰︰「此吾樊噲也！」卽日拜都尉，引入宿衞，諸從褚俠客，皆以為虎士焉。俠，戶頰翻。

**10**故太尉楊彪與袁術昏姻，據彪傳，彪子脩，袁術之甥。彪蓋娶於袁氏也。曹操惡之，惡，烏路翻。誣云欲圖廢立，奏收下獄，劾以大逆。下，遐稼翻。劾，戶槪翻，又戶得翻。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朝，直遙翻。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震、秉、賜、彪，四世以清白稱。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乎！」操曰︰「此國家之意。」國家，謂帝也。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操使許令滿寵按彪獄，融與尚書令荀彧皆屬寵曰︰「但當受辭，必加考掠。」屬，之欲翻。掠，音亮。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操，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為明公惜之。」為，于偽翻。操卽日赦出彪。初，彧、融聞寵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出，乃更善寵。彪見漢室衰微，政在曹氏，遂稱腳攣，攣，閭緣翻，牽縮也。積十餘年不行，由是得免於禍。

**11**馬日磾喪至京師，日磾死，見六十一卷興平元年。磾，丁奚翻。朝廷議欲加禮，孔融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使，疏吏翻。而曲媚姦臣，為所牽率，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脅為辭！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按，不宜加禮。」朝廷從之。金尚喪至京師，詔百官弔祭，拜其子瑋為郞中。

**12**冬，十一月，曹操復攻張繡，復，扶又翻，又如字。拔湖陽，湖陽縣，屬南陽郡。禽劉表將鄧濟；又攻舞陰，下之。

**13**韓暹、楊奉在下邳，寇掠徐、揚間，軍飢餓，辭呂布，欲詣荊州；布不聽。奉知劉備與布有宿憾，私與備相聞，欲共擊布；備陽許之。奉引軍詣沛，備請奉入城，飲食未半，於座上縛奉，斬之。暹失奉，孤特，與十餘騎歸幷州，為杼秋令張宣所殺。杼秋縣，前漢屬梁國，後漢屬沛國。師古曰︰杼，音食汝翻。胡才、李樂留河東，才為怨家所殺，怨，於元翻。樂自病死。郭汜為其將伍習所殺。

**14**潁川杜襲、趙儼、繁欽避亂荊州，繁，音婆。左傳︰殷民七族，有繁氏。西漢有御史大夫繁延壽。劉表俱待以賓禮。欽數見奇於表，數，所角翻。見，賢遍翻；下見能同。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全身以待時耳，豈謂劉牧當為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長，知兩翻。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與子絕矣！」欽慨然曰︰「請敬受命！」及曹操迎天子都許，儼謂欽曰︰「曹鎭東必能匡濟華夏，夏，戶雅翻；下同。吾知歸矣！」遂還詣操，操以儼為朗陵長。朗陵縣，屬汝南郡。長，知兩翻。

陽安都尉江夏李通妻伯父犯法，操分汝南二縣置陽安都尉。儼收治，致之大辟。治，直之翻。辟，毗亦翻。時殺生之柄，決於牧守，守，式又翻。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號，戶刀翻。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為親交。

**三年**（戊寅、一九八）

**1**春，正月，曹操還許。攻張繡而還也。三月，將復擊張繡。復，扶又翻。荀攸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強；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仰，牛向翻。表不能供也，勢必乖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誘，音酉。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操不從，圍繡於穰。

**2**夏，四月，使謁者僕射裴茂，姓譜︰伯益之後，封𨛬鄕，因以為氏，後徙封解邑，乃去「邑」從「衣」。詔關中諸將段煨等討李傕，夷其三族。董卓之黨，於是盡矣。煨，烏回翻。傕，古岳翻。以煨為安南將軍，封闅鄕侯。闃，音旻。

**3**初，袁紹每得詔書，患其有不便於己者，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曹操以許下埤溼，近，其靳翻。說，輸芮翻；下同。埤，皮弭翻，又讀與卑同。雒陽殘破，宜徙都鄄城以就全實；鄄，音絹。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旣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書，號令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終為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

會紹亡卒詣操，云田豐勸紹襲許，操解穰圍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張繡率衆追之。五月，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衆，守險以絕軍後。水經註︰梅溪水出南陽宛縣北紫山，南逕杜衍縣東，土地墊下，湍溪是注，古人於安衆堨之，令遊水是瀦，謂之安衆港。郡國志，南陽郡有安衆侯國。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衆，破繡必矣。」及到安衆，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鑿險偽遁。表、繡悉軍來追，操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他日，彧問操︰「前策賊必破，何也？」操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兵法曰︰歸師勿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吾是以知勝矣。」

繡之追操也，賈詡止之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聽，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登城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柰何復追？」復，扶又翻；下同。詡曰︰「兵勢有變，促追之！」言兵勢無常，審知其變，則因敗而為勝。繡素信詡言，遂收散卒更追，合戰，果以勝還。此亦小勝耳。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此易知耳。易，以豉翻。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斷，丁管翻；下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旣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有故，謂有變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4**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其中郞將高順及北地太守鴈門張遼攻劉備；布以遼遙領北地太守耳。曹操遣將軍夏侯惇救之，為順等所敗。敗，補邁翻。秋，九月，順等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

曹操欲自擊布，諸將皆曰︰「劉表、張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荀攸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從橫淮、泗間，驍，堅堯翻。從，子容翻。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比行，泰山屯帥臧霸、孫觀、吳敦、尹禮、昌豨等皆附於布。比，必寐翻。帥，所類翻。豨，許豈翻，又音希。史言攸料敵之審。姓譜︰昌姓，昌意之後。操與劉備遇於梁，進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待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蹙著泗水中。」著，直略翻。冬，十月，操屠彭城。廣陵太守陳登率郡兵為操先驅，進至下邳。布自將屢與操戰，皆大敗，將，卽亮翻。還保城，不敢出。

操遺布書，為陳禍福；遺，于季翻。為，于偽翻。布懼，欲降。降，戶江翻。陳宮曰︰「曹操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欲使宮與高順守城，自將騎斷操糧道。斷，丁管翻。布妻謂布曰︰「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蹉，昌何翻。跌，徒結翻。將軍當於何自立乎！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陳宮字公臺；歸布事，見上卷興平元年。舍，讀曰捨。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復為將軍妻哉！」復，扶又翻；下同。布乃止；潛遣其官屬許汜、王楷求救於袁術。汜，音祀。術曰︰「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敗，何為復來？」汜、楷曰︰「明上今不救布，為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僭號，故稱之為明上。術乃嚴兵為布作聲援。布恐術為女不至，故不遣救兵，以緜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操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為，于偽翻。著，直略翻。射，而亦翻。

河內太守張楊素與布善，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野王縣東市也。遙為之勢。十一月，楊將楊醜殺楊以應操，別將眭固復殺醜，眭，息隨翻。將其衆北合袁紹。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故及於難。難，乃旦翻。

操掘塹圍下邳，積久，士卒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將，卽亮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泗水東南流，過下邳縣西，沂水南流，亦至下邳縣西，而南入于泗，故倂引二水以灌城。水經註︰沂水於下邳縣北，西流分為二水︰一水於城北西南入泗，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張良遇黃石公處也。操於此處引沂、泗灌城。月餘，布益困迫，考異曰︰范書·布傳云「灌其城三月」，魏志·傳亦曰「圍之三月」。按操以十月至下邳，及殺布，共在一季，不可言三月。今從魏志·武紀。臨城謂操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我當自首於明公。」首，式救翻。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降，戶江翻；下同。若卵投石，豈可得全也！」

布將侯成亡其名馬，已而復得之，諸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入獻布。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為欲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十二月，癸酉，成與諸將宋憲、魏續等共執陳宮、高順，率其衆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水經註︰下邳城南門名白門。宋武北征記曰︰下邳城有三重，大城周四里，呂布所守也。魏武禽布於白門，大城之門也。宋白曰︰下邳中城，南臨白樓門。兵圍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

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將，卽亮翻。騎，奇寄翻。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為坐上客，坐，徂臥翻。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考異曰︰獻帝春秋曰︰「太祖意欲活布，命使寬縛，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勍虜也，其衆近在外，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聽，如之何？』」今從范書、陳志。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丁原，字建陽，董卓，官至太師，布皆殺之，事見五十九卷靈帝中平六年及六十卷初平三年。操頷之。頷之者，微動頤頷以應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備顧自見其耳，故云然。叵，普火翻，不可也。洪邁曰︰叵為不可，此以切腳稱也。

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竟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為禽也。」操曰︰「柰卿老母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治，直之翻。老母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曰︰「柰卿妻子何？」宮曰︰「宮聞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未復言。宮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之泣涕，復，扶又翻。為，于偽翻。幷布、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操召陳宮之母，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操厚陳宮之家而不肯存孔融之嗣，必陳宮之妻子，可保其無能為也。

前尚書令陳紀、紀子羣在布軍中，操皆禮用之。張遼將其衆降，拜中郞將。臧霸自亡匿，操募索得之，索，山客翻。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等，皆詣操降。操乃分琅邪、東海為城陽、利城、昌慮郡，城陽，西漢王國，光武省，倂入琅邪。利城、昌慮二縣，皆屬東海。此蓋因諸屯帥所居，而分為郡也。慮，師古音廬。悉以霸等為守相。

初，操在兗州，以徐翕、毛暉為將。及兗州亂，翕、暉皆叛。兗州旣定，翕、暉亡命投霸。操語劉備，語，牛倨翻。令霸送二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為此也。霸受主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為之辭。」備以霸言白操，操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皆以翕、暉為郡守。守，式又翻。陳登以功加伏波將軍。

**5**劉表與袁紹深相結約。治中鄧羲諫表，表曰︰「內不失貢職，外不背盟主，背，蒲妹翻。此天下之達義也。治中獨何怪乎？」羲乃辭疾而退。

長沙太守張羨，性屈強，屈，渠勿翻。強，巨兩翻。屈強，梗戾不順從貌。表不禮焉。郡人桓階說羨舉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以拒表，遣使附於曹操，羨從之。說，輸芮翻。考異曰︰魏志·桓階傳，袁、曹相拒官渡而階說羨。按范書·劉表傳，建安三年，羨拒表，在官渡前也。

**6**孫策遣其正議校尉張紘獻方物，正議校尉，亦孫策私所署置。曹操欲撫納之，表策為討逆將軍，討逆將軍，亦創置也。封吳侯；由烏程徙封吳，進其封也。考異曰︰江表傳曰︰「倍於元年所獻。其年，制書拜討逆，封吳侯。」按策貢獻在二年，非元年也。又陳志·紘傳曰︰「建安四年，遣紘奉章詣許。」按吳書紘述策材略、忠款，曹公乃優文褒崇，改號加封。然則紘來在策封吳侯前，本傳誤也。以弟女配策弟匡，又為子彰取孫賁女；為，于偽翻。取，讀曰娶。禮辟策弟權、翊；操禮辟權、翊，欲其至以為質耳。以張紘為侍御史。

袁術以周瑜為居巢長，以臨淮魯肅為東城長。居巢縣，屬廬江郡。東城縣，前漢屬九江郡，後漢省，當是術復置也。長，知兩翻。瑜、肅知術終無所成，皆棄官渡江從孫策，策以瑜為建威中郞將。肅因家於曲阿。

曹操表徵王朗，策遣朗還。操以朗為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參軍事昉於魏、晉之間，位望頗重，孫楚謂石苞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是也。自是以後，位望輕矣。

袁術遣間使間，古莧翻。使，疏吏翻。齎印綬與丹陽宗帥祖郞等，帥，所類翻。使激動山越，共圖孫策。劉繇之奔豫章也，太史慈遁於蕪湖山中，自稱丹陽太守。策已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大為山越所附。蕪湖、涇縣皆屬丹陽郡。宣城縣前漢亦屬丹陽，後漢省。晉太康元年，分丹陽立宣城郡，復置縣屬焉。山越，越民依阻山險而居者。於是策自將討祖郞於陵陽，禽之。陵陽縣，屬丹陽郡。陵陽子明得仙於此，縣山因名。策謂郞曰︰「爾昔襲孤，事見上卷興平元年。斫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恐怖。」怖，普布翻。郞叩頭謝罪，卽破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於勇里，勇里，在涇縣。禽之，解縛，捉其手捉，執也。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神亭事見上卷興平二年。慈曰︰「未可量也。」量，音良。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慈，東萊人，少為郡奏曹史。時郡與州有隙，交章以聞，而州章先到雒，慈劫取壞之，由是知名。後赴孔融之急，詣劉備求救，此策所謂烈義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謂劉繇也。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卽署門下督。軍還，祖郞、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為榮。

會劉繇卒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欲奉豫章太守華歆為主。歆以為「因時擅命，非人臣所宜」，衆守之連月，卒謝遣之，卒，子恤翻。華，戶外翻。其衆未有所附。策命太史慈往撫安之，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廬江，劉繇奉王命牧揚州，故以稱之。攻廬江事見上卷興平元年。為，于偽翻。吾先君兵數千人，盡在公路許。吾志在立事，安得不屈意於公路以求之乎！其後不遵臣節，諫之不從，事見建安元年。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吾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辯也。今兒子在豫章，卿往視之，幷宣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者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樂，音洛。幷觀華子魚所以牧御方規何如。華歆，字子魚。卿須幾兵，多少隨意。」慈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當盡死以報德。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足矣。」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從誰！」復，扶又翻。餞送昌門，孫權記註曰︰吳西郭門曰閶門，夫差作，以天門通閶闔，故名之。後春申君改曰昌門。把腕別曰︰腕，烏貫翻。「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慈行，議者猶紛紜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勿復言，孤斷之詳矣。斷，丁亂翻。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縱，子容翻。其必秉道義，重然諾，然，是也，決辭也。諾，應也，許辭也。重，不輕也。一以意許知己，死亡不相負，諸君勿憂也。」慈果如期而反，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陽僮芝，自擅廬陵，僮，姓也。風俗通︰漢有交趾刺史僮尹。一曰︰僮，卽童也，顓頊子老童之後，或從「人」。廬陵縣，屬豫章郡。番陽民帥別立宗部，言『我已別立郡海昏上繚，不受發召』，番陽縣，屬豫章郡。宗部，卽所謂江南宗賊也。帥，所類翻。海昏縣屬豫章郡。時郡民數千家，自相結聚，作宗伍，壁於上繚。水經註︰僚水導源建昌縣，漢元帝永光二年，分海昏立。僚水又東經新興縣，漢中平中立。僚水又經海昏縣，謂上僚水。繚，讀曰僚。子魚但覩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遂有兼幷之志。

**7**袁紹連年攻公孫瓚，不能克，以書諭之，欲相與釋憾連和；瓚不答，而增脩守備，謂長史太原關靖曰︰「當今四方虎爭，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紹於是大興兵以攻瓚。先是瓚別將有為敵所圍者，瓚不救，先，悉薦翻。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肯力戰。」及紹來攻，瓚南界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度，徒洛翻。又知必不見救，或降或潰。紹軍徑至其門，易京之門也。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黑山諸帥，張燕等也。帥，所類翻。而欲自將突騎出傍西山，自易京西抵故安閻鄕以西，諸山連接中山之界，山谷深廣，皆黑山諸賊所依阻。傍，步浪翻。擁黑山之衆侵掠冀州，橫斷紹後。斷，丁管翻。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居處老少，處，昌呂翻。而恃將軍為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舍，讀曰捨。後無鎭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日䠞。䠞，子六翻。

#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三

## 漢紀五十五起屠維單閼（己卯），盡上章執徐（庚辰），凡二年。

孝獻皇帝戊

**建安四年**（己卯、一九九）

**1**春，『章︰甲十一行本「春」下有「三月」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黑山賊帥張燕與公孫續率兵十三萬，三道救之。帥，所類翻。未至，瓚密使行人齎書告續，使引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賢曰︰下溼曰隰。孔穎達曰︰下溼，謂土地窊下，常沮洳，名為隰也。起火為應，瓚欲自內出戰。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為救至，遂出戰。紹設伏擊之，瓚大敗，復還自守。復，扶又翻。紹為地道，穿其樓下，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之，樓輒傾倒，稍至京中。柱，拄也。易之中京，瓚所居也。度，徒洛翻。瓚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趣兵登臺，斬之。縊，於賜翻，又於計翻。趣，讀曰促。田楷戰死。關靖歎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危，必同其難，難，乃旦翻。豈可以獨生乎！」策馬赴紹軍而死。公孫瓚之計與陳宮之計，一也。陳宮之計，呂布不能用；公孫瓚之計，關靖止之︰是知不惟決計之難，贊決者亦難也。續為屠各所殺。屠各，胡也。屠，直於翻。

漁陽田豫說太守鮮于輔曰︰輔旣斬鄒丹，遂領漁陽太守。說，輸芮翻。守，式又翻。「曹氏奉天子以令諸侯，終能定天下，宜早從之。」輔乃率其衆以奉王命。詔以輔為建忠將軍，都督幽州六郡。

初，烏桓王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少，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少，詩照翻。從，才用翻；下同。賢曰︰蹋，音大蠟翻。楊正衡晉書音義︰蹋，徒合翻。總攝上谷大人難樓、遼東大人蘇僕延、右北平大人烏延等。袁紹攻公孫瓚，蹋頓以烏桓助之。瓚滅，紹承制皆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延等單于印綬；又以閻柔得烏桓心，因加寵慰，以安北邊。其後難樓、蘇僕延奉樓班為單于，以蹋頓為王，然蹋頓猶秉計策。

**2**眭固屯射犬，郡國志︰河內野王縣有射犬聚。唐懷州河內縣有漢射犬故城。眭，息隨翻。夏，四月，曹操進軍臨河，使將軍史渙、曹仁渡河擊之。仁，操從弟也。固自將兵北詣袁紹求救，與渙、仁遇於犬城，渙、仁擊斬之。操遂濟河，圍射犬；射犬降，降，戶江翻。操還軍敖倉。

初，操在兗州舉魏种孝廉。种，音沖。兗州叛，張邈舉兗州附呂布事見六十一卷興平元年。操曰︰「唯魏种且不棄孤。」及聞种走，操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旣下射犬，生禽种，操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以為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屬，之欲翻。

**3**以衞將軍董承為車騎將軍。

**4**袁術旣稱帝，淫侈滋甚，媵御數百，媵，以證翻。無不兼羅紈，厭粱肉，自下飢困，莫之收恤。旣而資實空盡，不能自立，乃燒宮室，奔其部曲陳簡、雷薄於灊山，灊縣，屬廬江郡，有天柱山。賢曰︰灊縣之山也。灊，今壽州霍山縣也。灊，音潛。復為簡等所拒，遂大窮，士卒散走，憂懣不知所為。復，扶又翻。懣，音悶。乃遣使歸帝號於從兄紹紹與術同祖袁湯，以親則從，以年則兄也。曰︰「祿去漢室久矣，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賢曰︰青、冀、幽、幷。人戶百萬，謹歸大命，君其興之！」袁譚自青州迎術，欲從下邳北過。曹操遣劉備及將軍清河朱靈邀之，術不得過，復走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簀床而歎曰︰「袁術乃至是乎！」賢曰︰簀，笫也；謂無茵席也。因憤慨結病，歐血死。術從弟胤畏曹操，不敢居壽春，率其部曲奉術柩及妻子奔廬江太守劉勳於皖城。皖縣，屬廬江郡，今舒州也。師古曰︰皖，胡管翻；杜佑曰︰音患。考異曰︰吳志·孫策傳曰︰「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其衆，欲就策，廬江太守劉勳邀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與諸書不同。今從范書、陳志·術傳及江表傳。故廣陵太守徐璆得傳國璽，獻之。璆，渠尤翻。傳國璽，術拘孫堅妻所奪者。璽，斯氏翻。

**5**袁紹旣克公孫瓚，心益驕，貢御稀簡。主簿耿包密白紹，宜應天人，稱尊號。紹以包白事示軍府。白事，所白之事也。僚屬皆言包妖妄，宜誅，妖，於驕翻。紹不得已，殺包以自解。

紹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以攻許。沮授諫曰︰「近討公孫瓚，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未可動也。宜務農息民，先遣使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沮，子余翻。王路，謂尊王之路也。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使紹能用授言，曹其殆乎！抄，楚交翻。郭圖、審配曰︰「以明公之神武，引河朔之強衆，以伐曹操，易如覆手，易，以豉翻。何必乃爾！」授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前漢魏相上書曰︰兵義者王，兵驕者滅。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曹操法令旣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而受攻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前漢董公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竊為公懼之！」為，于偽翻；下為之同。圖、配曰︰「武王伐紂，不為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以公今日之強，將士思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史記范蠡之言。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於持牢，紹使授監護諸將，故稱為監軍。持牢，猶今南人言把穩也。監，古銜翻。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幾，居衣翻。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曰︰「授監統內外，監，古銜翻。威震三軍，若其寖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臣與主同，言作威作福與主無別也。黃石，卽張良於下邳圯上所得之書也。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紹乃分授所統為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騎都尉清河崔琰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可攻也！」紹不從。

許下諸將聞紹將攻許，皆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少，詩沼翻；下以少同。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壹，將，卽亮翻。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孔融謂荀彧曰︰「紹地廣兵強，田豐、許攸智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忠臣也逢，皮江翻。任其事，任，音壬。顏良、文醜勇將也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

秋，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將精兵入青州以扞東方，臧霸起於泰山，稱雄於東方者也，故使之為扞；袁氏雖欲自平原而東，無能為矣。留于禁屯河上。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賢曰︰裴松之北征記曰︰中牟臺，下臨汴水，是為官渡，袁紹、曹操壘尚存焉。在今鄭州中牟縣北。據水經註，汴水卽莨蕩渠也。杜佑曰︰鄭州中牟縣北十二里，有中牟臺，是為官渡城，袁、曹相持之所。

袁紹遣人招張繡，幷與賈詡書結好。繡欲許之，詡於繡坐上好，呼到翻。坐，徂臥翻。顯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謂與袁術有隙，各結黨與以相圖也。顯者，明言之於稠人中也。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強曹弱，又先與曹為讎，謂淯水之戰，殺其子也。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強盛，我以少衆從之，少，詩沼翻；下同。必不以我為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冬，十一月，繡率衆降曹操，降，戶江翻。操執繡手，與歡宴，為子均取繡女，為，于偽翻。取，讀曰娶。拜揚武將軍；表詡為執金吾，封都亭侯。凡郡、國、縣、道治所，皆有都亭。

關中諸將以袁、曹方爭，皆中立顧望。涼州牧韋端使從事天水楊阜詣許，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斷，丁亂翻；下同。少決則後事，今雖強，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

曹操使治書侍御史河東衞覬鎭撫關中，治，直之翻。覬，音冀。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覬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企，去智翻，舉踵也。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強，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監，古銜翻；下同。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為之主，治，直之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強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操，操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河東安邑鹽池，舊有鹽官。鹽之為利厚矣，齊用管子鬻筴而霸；晉之定都，諸大夫必欲其近鹽；至漢武之世，斡之以佐軍興；及唐安、史之亂，第五琦榷鹽以贍國用；自此遂為經賦，其利居天下歲入之半，監，工銜翻。司隸校尉治弘農。時以鍾繇為司隸校尉。據魏略及三國志，繇實治洛陽，蓋暫治弘農，以招撫關中也。關中由是服從。

袁紹使人求助於劉表，表許之而竟不至，亦不援曹操。從事中郞南陽韓嵩、漢制，惟司隸校尉有從事中郞，至漢末，則州牧亦有從事中郞矣。別駕零陵劉先說表曰︰說，輸芮翻。「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賢俊多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勝計，謂諸計之中，此計為勝也。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蒯，苦怪翻。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許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釁。」為，于偽翻；下同。嵩曰︰「聖達節；次守節。左傳曹公子欣時之言。嵩，守節者也。夫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質，如字。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惟加重思，為，于偽翻。重，除用翻。重思，猶言三思也。無為負嵩！」表以為憚使，強之。以其憚於使許，強之使行。使，疏吏翻。至許，詔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曹公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為懷貳，大會寮屬，陳兵，持節，將斬之，持節，以示將斬，猶不敢專殺，存漢制也。數曰︰「韓嵩敢懷貳邪！」衆皆恐，欲令嵩謝。嵩不為動容，數，所具翻。為，于偽翻。徐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且陳前言。表妻蔡氏諫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猶怒，考殺從行者，從，才用翻；下同。知無他意，乃弗誅而囚之。

**6**揚州賊帥鄭寶欲略居民以赴江表，帥，所類翻；下同。以淮南劉曄，高族名人，曄出於漢之宗室，與蔣濟、胡質俱為揚州名士。欲劫之使唱此謀，曄患之。會曹操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要與歸家。要，讀曰邀。寶來候使者，曄留與宴飲，手刃殺之，斬其首以令寶軍曰︰「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其衆數千人皆讋服，讋，卽涉翻，失氣也。推曄為主。曄以其衆與廬江太守劉勳，勳怪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衆素以鈔略為利；僕宿無資，謂先無名位為之資也。鈔，楚交翻。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以相與耳！」天下殽亂之時，設有不幸為衆推，當以劉曄為法。勳以袁術部曲衆多，不能贍，遣從弟偕求米於上繚諸宗帥，不能滿數，不滿其所求之數也。繚，讀曰僚。偕召勳使襲之。

孫策惡勳兵強，偽卑辭以事勳曰︰「上繚宗民數欺鄙郡，惡，烏路翻。數，所角翻。欲擊之，路不便。上繚甚富實，願君伐之，請出兵以為外援。」且以珠寶、葛越賂勳。文選註曰︰葛越，草布也。今葛布謂之葛越，白布謂之白越。勳大喜，外內盡賀，劉曄獨否，勳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易，以豉翻。不可旬日而舉也。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聽，遂伐上繚；至海昏，宗帥知之，皆空壁逃遷，勳了無所得。時策引兵西擊黃祖，行及石城，海昏縣，屬豫章郡，當豫章大江之口，有地名慨口。永元中，分海昏置建昌縣。上繚，在建昌界。石城縣，屬丹楊郡。賢曰︰在今蘇州西南。余據水經︰石城縣在牛渚東。酈道元註又云︰牛渚在石城東減五百里。未知孰是。又據五代志，宣城秋浦縣，舊曰石城。宋白曰︰池州貴池、石埭二縣，皆漢石城縣之地。聞勳在海昏，策乃分遣從兄賁、輔將八千人屯彭澤，宋白曰︰彭澤縣，取彭蠡澤為名，漢屬豫章郡，今江州彭澤縣、南康軍都昌縣皆漢彭澤縣地。自與領江夏太守周瑜將二萬人襲皖城，克之，夏，戶雅翻。皖，戶版翻。得術、勳妻子及部曲三萬餘人；表汝南李術為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城，為李術不附孫氏張本。皆徙所得民東詣吳。勳還至彭澤，孫賁、孫輔邀擊，破之。勳走保流沂，流沂，地名，近西塞。西塞山，在今壽昌軍東北三十里。求救於黃祖，祖遣其子射率船軍五千人助勳。船軍，卽舟師也。策復就攻勳，復，扶又翻；下同。大破之。勳北歸曹操，射亦遁走。

策收得勳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進擊黃祖。十二月，辛亥，策軍至沙羡，沙羡縣，屬江夏郡。晉灼曰︰羡，音夷。水經註︰蒲圻，江中有沙陽洲，沙陽縣治。縣本江夏之沙羡，晉太康中，改曰沙陽縣。劉表遣從子虎及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救祖。從，才用翻。將，卽亮翻。甲寅，策與戰，大破之，斬晞。祖脫身走，獲其妻子及船六千艘，艘，蘇刀翻。士卒殺溺死者數萬人。

策盛兵將徇豫章，屯于椒丘，椒丘，去豫章南昌縣數十里。謂功曹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華歆，字子魚。自有名字，言其名聞當時也。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竊聞明府與鄙郡故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王朗為會稽太守，為策所破。會，工外翻。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果，孰與鄙郡？」復，扶又翻。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易曰︰謙尊而光。譚，與談同。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敎。孫討逆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劉揚州，謂劉繇。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鄙郡，卽謂會稽。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歆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乃夜作檄，明旦，遣吏齎迎。策便進軍，歆葛巾迎策。考異曰︰華嶠譜叙曰︰「孫策略有揚州，盛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歆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兵。又不聽。及策至，一府皆造閣，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與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皆長歎而心自服也。」此說太不近人情，今不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稚，直利翻。宜脩子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為上賓。

孫盛曰︰歆旣無夷、皓韜邈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操，夷、皓，謂伯夷、四皓也。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言華不能高尚其志，又失蹇蹇匪躬之節也。橈心於邪儒之說，交臂於陵肆之徒，位奪節墮，咎孰大焉！邪儒，謂虞翻；陵肆，謂孫策也。橈，奴敎翻。墮，讀曰隳。

**7**策分豫章為廬陵郡，以孫賁為豫章太守，孫輔為廬陵太守。會僮芝病，輔遂進取廬陵，僮芝據廬陵事見上卷上年。留周瑜鎭巴丘。裴松之曰︰按孫策于時始得豫章、廬陵，尚未能得定江夏。瑜之所鎭，應在今巴丘縣也，與後所屯巴丘處不同。余據晉·地理志，廬陵郡有巴丘縣。沈約曰︰晉立。今撫州崇仁縣卽其地。梁改巴丘曰巴山。

孫策之克皖城也，撫視袁術妻子；及入豫章，收載劉繇喪，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

會稽功曹魏騰嘗迕策意，迕，五故翻。策將殺之，衆憂恐，計無所出。策母吳夫人倚大井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

初，吳郡太守會稽盛憲舉高岱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營帥許昭家。烏程鄒佗、錢銅及嘉興王晟等難，乃旦翻。帥，所類翻。姓譜︰彭祖裔孫孚，為周錢府上士，因官命氏。佗，徒河翻。沈約曰︰嘉興縣，本名長水，秦改曰由拳；吳孫權黃龍四年，由拳縣生嘉禾，改曰禾興，孫皓避父名，改曰嘉興縣，屬吳郡。晟，承正翻。各聚衆萬餘或數千人，不附孫策。策引兵撲討，皆破之，撲，普卜翻。進攻嚴白虎。白虎兵敗，奔餘杭，餘杭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分屬吳郡。投許昭。程普請擊昭，策曰︰「許昭有義於舊君，有誠於故友，此丈夫之志也。」裴松之曰︰許昭有義於舊君，謂濟盛憲也；有誠於故友，則受嚴白虎也。乃舍之。舍，讀曰捨。

**8**曹操復屯官渡。復，扶又翻。操常從士徐他等謀殺操，常從士，常隨從在左右者也。從，才用翻。他，徒何翻。入操帳，見校尉許褚，色變，褚覺而殺之。

**9**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從，千容翻。「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備以操知其英雄，懼將圖己，故驚失匕筯也。匕，匙也；箸，挾也。箸，遲助翻。值天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論語記孔子之容。良有以也。」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服等同謀。會操遣備與朱靈邀袁術，程昱、郭嘉、董昭皆諫曰︰「備不可遣也！」操悔，追之，不及。術旣南走，朱靈等還。備遂殺徐州刺史車冑，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身還小沛。車，尺遮翻。考異曰︰蜀志先敍董承謀洩誅死，備乃殺車冑。魏志，備殺車冑後，明年，董承乃死。袁紀，備據下邳亦在承死前。蜀志誤也。東海賊昌豨及郡縣多叛操為備。據蜀志，昌豨卽昌霸。豨，許豈翻，又音希。呂布之敗，太山諸屯帥皆降於曹操，獨豨反側於其間，蓋自恃其才略過於臧霸之徒也。備衆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遣司空長史沛國劉岱、中郞將扶風王忠擊之，不克。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五年**（庚辰、二○○）

**1**春，正月，董承謀洩；壬子，曹操殺承及王服、种輯，皆夷三族。

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言紹方來寇，乃棄而不顧而東征備也。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曹操與劉備連兵，未可卒解。說，輸芮翻。卒，讀曰猝。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

曹操擊劉備，破之，考異曰︰魏書曰︰「備謂操與大敵連，不得東；而候騎卒至，言曹公來，備大驚，然猶未信。自將數十騎出望公軍，見麾旌，便棄衆而走。」計備必不至此，魏書多妄。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又擊昌豨，破之。備奔青州，因袁譚以歸袁紹。紹聞備至，去鄴二百里迎之；紹遠出迎備，重敬之也。駐月餘，所亡士卒稍稍歸之。

曹操還軍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旣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復，扶又翻。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少，詩沼翻；下同。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孫子兵法曰︰凡戰，以正合，以奇勝。註曰︰正者，當敵；奇者，擊其不備。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定策於廟堂之上而決勝於千里之外，謂之廟勝。孫子曰︰未戰而廟勝，得算多也；未戰而廟不勝，得算少也。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忤紹，紹以為沮衆，械繫之。忤，五故翻。沮，在呂翻。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數，所具翻。二月，進軍黎陽。

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沮，子余翻。曰︰「勢存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操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為資，我雖克伯珪，公孫瓚，字伯珪。衆實疲敝而主驕將忲，將，卽亮翻。忲，他蓋翻，侈也。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為羸弱姬。』其今之謂乎！」賢曰︰法言之文也。嬴，秦姓；姬，周姓。方言曰︰蚩，悖也。六國悖惑，侵弱周室，終為秦所倂也。為，于偽翻。

振威將軍程昱沈約曰︰振威將軍，始於後漢初，宋登為之。以七百兵守鄄城。鄄，音絹。曹操欲益昱兵二千，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少兵，必輕易，少，詩沼翻；下同。易，以豉翻。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紹聞昱兵少，果不往。操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矣！」賁，音奔。

袁紹遣其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賢曰︰白馬縣，屬東郡，今滑州縣也，故城在今縣東。沮授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驍，堅堯翻。夏，四月，曹操北救劉延。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杜預曰︰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唐衞州新鄕縣有延津關。關蓋在延津北岸，曹操所向，乃延津南岸。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從之。紹聞兵渡，旣分兵西邀之。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趣，七喻翻。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見良麾蓋，戎車，大將所乘者，設幢麾，張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刺，七亦翻。斬其首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循河而西。

紹渡河追之，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還迎留屯大軍也。設其有難，難，乃旦翻。衆弗可還。」紹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幷屬郭圖。

紹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水經註︰白馬縣有神馬亭，實中層峙，南北二百步，東西五十餘步，自外耕耘墾斫，削落平盡。正南有陟躔，陛下方軌，西去白馬津可二十里，南距白馬縣故城可五十里，卽開山圖所謂白馬山也。南陂其在山之南歟！此時操兵循河已入酸棗界，當攷。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復，扶又翻；下同。勝，音升。數，所具翻。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趣，七喻翻。重，直用翻。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醜與顏良，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之，紹軍奪氣。三軍以氣為主，氣奪則其軍不振。

初，操壯關羽之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背，蒲妹翻。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袁紹軍也。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為，于偽翻。勿追也。」

操還軍官渡，閻柔遣使詣操，操以柔為烏桓校尉。鮮于輔身見操於官渡，操以輔為右度遼將軍，還鎭幽土。當是時，幽州為紹所統，與許隔遠，而柔、輔已歸心於操矣。漢度遼將軍，始於范明友；中興之後，置度遼將軍以護南匈奴，屯於西河。今使鮮于輔還鎭幽土，故以為右度遼將軍。自中國而北，向以西河為左，幽土為右也。

**2**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射陽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廣陵郡。應劭曰︰在射水之陽。今楚州山陽縣有射陽湖，卽其地。賢曰︰射陽在今楚州安宜縣東。孫策西擊黃祖，登誘嚴白虎餘黨，圖為後害。策還擊登，軍到丹徒，丹徒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分屬吳郡，春秋之朱方也。秦時望氣者云，其地有天子氣。始皇使赭徒二千人鑿城以敗其勢，改曰丹徒。考異曰︰此事出江表傳。據策傳云︰「策謀襲許，未發而死。」陳矯傳云︰「登為孫權所圍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太祖，太祖遣赴救。吳軍旣退，登設伏追奔，大破之。」先賢行狀云︰「登有吞滅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於匡奇城，登大破之，斬虜以萬數。賊忿喪軍，尋復大興兵向登。登使功曹陳矯求救於太祖。」此數者，參差不同。孫盛異同評云︰「按袁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拒於官渡，謬矣。伐登之言為有證也。」今從之。須待運糧。初，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考異曰︰江表傳曰︰「初，貢上表於漢帝，言策驍雄，宜召還京邑，若放於外，必作世患。候吏得表以示策，策以讓貢，貢辭無表，策令武士絞殺之。」按貢先為朱治所迫，已去郡依嚴白虎，安能復爾，蓋策破白虎時殺貢耳。貢奴客潛民間，欲為貢報讎。策性好獵，數出驅馳，為，于偽翻。好，呼到翻。數，所角翻。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從，才用翻。卒遇貢客三人，卒，讀曰猝。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策創甚，射，而亦翻。中，竹仲翻。刺，七亦翻。創，初良翻。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韋昭曰︰三江，謂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幷松江為三江。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相，息亮翻。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陳，讀曰陣，與天下爭衡，衡，所以平輕重也；爭衡，言分爭之世，兵力所加，天下大勢為之輕重也。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丙午，策卒，考異曰︰虞喜志林云策以四月四日死，故置此。陳志·策傳︰「策陰欲襲許，迎漢帝，密治兵。部署未發，為許貢客所殺。」郭嘉傳曰︰「策渡江，北襲許，衆聞皆懼。嘉料之曰︰『策輕而無備，必死於匹夫之手。』果為貢客所殺。」嘉雖先見，安能知策死於未襲許之前乎！蓋時人見策臨江治兵，疑其襲許，嘉料其不能為耳。時年二十六。

權悲號，未視事，號，戶刀翻。張昭曰︰「孝廉！此寧哭時邪！」孫權先為陽羨長，郡察孝廉，故以稱之。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昭率僚屬，上表朝廷，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周瑜自巴丘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張昭共掌衆事。秦置護軍都尉，漢因之。高祖以陳平為護軍中尉。武帝復以為護軍都尉，屬大司馬。三國虎爭，始有中護軍之官。東觀記曰︰漢大將軍出征，置中護軍一人。魏、晉以後，資輕者為中護軍，資重者為護軍將軍。然吳又有左右護軍，則吳制自是分中、左、右為三部。時策雖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而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

**3**秋，七月，立皇子馮為南陽王；壬午，馮薨。

**4**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操應袁紹，紹遣劉備將兵助辟，郡縣多應之。紹遣使拜陽安都尉李通為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或勸通從紹，通按劍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強盛，終為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卽斬紹使，使，疏吏翻。送印綬詣操。

通急錄戶調，調，徒釣翻；下同。戶出緜絹謂之調。錄，收拾也。朗陵長趙儼見通曰︰「方今諸郡並叛，獨陽安懷附，復趣收其緜絹，復，扶又翻。趣，讀曰促。小人樂亂，樂，音洛。無乃不可乎？」通曰︰「公與袁紹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背，蒲妹翻；下同。若緜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為君釋此患。」為，于偽翻。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易，以豉翻。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以為國家宜垂慰撫；而更急斂緜絹，斂，力贍翻。何以勸善！」彧卽白操，悉以緜絹還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通擊羣賊瞿恭等，皆破之，瞿，姓也；王僧孺百家譜有蒼梧瞿寶。遂定淮、汝之地。

時操制新科，下州郡，頗增嚴峻，而調緜絹方急。長廣太守何夔長廣縣，前漢屬琅邪郡，後漢屬東萊郡。此蓋操遣樂進入青州，新收以為郡。言於操曰︰「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周官·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衞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鎭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周官·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治，直吏翻。愚以為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背，蒲妹翻；下同。比及三年，比，必寐翻。民安其業，然後乃可齊之以法也。」操從之。

劉備略汝、潁之間，自許以南，吏民不安，曹操患之。曹仁曰︰「南方以大將『章︰甲十一行本無「將」字；乙十一行本同。』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強兵臨之，其背叛故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操乃使仁將騎擊備，破走之，將，卽亮翻。盡復收諸叛縣而還。

備還至紹，陰欲離紹，還，從宣翻，又如字。離，力智翻，去也。乃說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說，輸芮翻。復，扶又翻；下同。與賊龔都等合，衆數千人。曹操遣將蔡楊擊之，為備所殺。

袁紹軍陽武，陽武縣，屬河南尹，在官渡水北。沮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八月，紹進營稍前，依沙塠為屯，塠，都回翻。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

**5**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6**曹操出兵與袁紹戰，不勝，復還，堅壁。紹為高櫓，賢曰︰釋名曰︰櫓者，露上無覆屋也。起土山，射營中，射，而亦翻。營中皆蒙楯而行。楯，食尹翻。賢曰︰今之旁排也。操乃為霹靂車，賢曰︰以其發石聲烈震，呼之為霹靂，卽今之砲車也。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操蓋祖其遺法耳。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云︰旝動而鼓。說曰︰旝，發石也，於是造發石車。車，尺遮翻。發石以擊紹樓，皆破；紹復為地道攻操，操輒於內為長塹以拒之。操衆少糧盡，少，詩沼翻；下同。士卒疲乏，百姓困於征賦，多叛歸紹者。操患之，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賢曰︰致，猶至也。兵法︰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為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賢曰︰言與紹衆相懸也。畫地而守之，賢曰︰言畫地作限隔也。搤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搤，於革翻。情見勢竭，必將有變。見，賢遍翻。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之。

操見運者，撫之曰︰「卻十五日卻，後也；晉人帖中多用「少卻」字，其意猶言「少退」也。為汝破紹，不復勞汝矣。」為，于偽翻。復，扶又翻；下同。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乘，繩證翻；下同。荀攸言於操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猛銳而輕敵，擊，可破也！」操曰︰「誰可使者？」攸曰︰「徐晃可。」乃遣偏將軍河東徐晃按沈約志，曹魏置將軍四十號，偏將軍、裨將軍居其末。與史渙邀擊猛，破走之，燒其輜重。重，直用翻；下同。

冬，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其將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為支軍於表，說，輸芮翻。支，別也；表，外也。以絕曹操之鈔。」鈔，楚交翻。紹不從。

許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星行，戴星而行也。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取操。」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奔操。考異曰︰魏志·武紀曰︰「攸貪財，袁紹不能足，來奔。」今從范書·紹傳。

操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許攸，字子遠，今呼為子卿，貴之也。或曰︰操字攸曰︰「子遠，卿來，吾事濟矣。」於文為順。旣入坐，坐，徂臥翻。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為之柰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據水經，烏巢澤，在陳留酸棗縣東南。乘，繩證翻。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積，七賜翻。聚，慈喻翻。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曹洪、荀攸守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幟，赤志翻。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間，古莧翻。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語，牛倨翻。「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皆自若。旣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會明，瓊等望見操兵少，出陳門外，陳，讀曰陣。操急擊之，瓊退保營，操遂攻之。

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就，卽也；言卽使操破淳于瓊，而我攻拔其營，將無所歸也。乃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郃，曷閤翻，又古盍翻。郃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事去矣，請先往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

紹騎至烏巢，操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操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遂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士『章︰甲十一行本「士」上有「殺」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卒千餘人，皆取其鼻，牛馬割脣舌，以示紹軍。紹軍將士皆忷懼。忷，許勇翻。郭圖慙其計之失，復譖張郃於紹曰︰復，扶又翻。「郃快軍敗。」郃忿懼，遂與高覽焚攻具，詣操營降。降，戶江翻；下同。曹洪疑不敢受，荀攸曰︰「郃計畫不用，怒而來奔，君有何疑！」乃受之。

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等幅巾乘馬，傅子曰︰漢末，王公多委正服，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豹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為帢，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于今施行。可謂軍容，非國容也。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餘衆降者，操盡阬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考異曰︰范書·紹傳曰︰「所殺八萬人。」按獻帝起居注︰曹公上言，凡斬首七萬餘級。

沮授不及紹渡，為操軍所執，乃大呼曰︰呼，火故翻。「授不降也，為所執耳！」操與之有舊，迎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圮紹，二十八宿布列於天，各有躔度。周天三百六十六度四分度之一，分為十二次。班固取三統曆十二次配十二野，而分野之說行焉。費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所言頗有先後，魏太史令陳卓更言郡國所入宿度，而分野之說詳矣。皇甫謐曰︰黃帝推分星次以定律度，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國也。分，扶問翻。「圮」，當作「否」；否，隔也。不圖今日乃相禽也！」授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紹牧冀州，故稱之，猶劉備以牧豫州，稱之為劉豫州。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未定，知，讀曰智。喪，息浪翻。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縣，讀曰懸。若蒙公靈，速死為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操乃殺之。

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強，孤猶不能自保，況衆人乎！」此光武安反側之意。英雄處事，世雖相遠，若合符節。

冀州城邑多降於操。降，戶江翻。袁紹走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處，昌呂翻。使宣號令。衆聞紹在，稍復歸之。

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亮，信也，明也。而吾數以至言迕之，數，所角翻。迕，五故翻。若勝而喜，猶能救『章︰乙十一行本「救」作「赦」；孔本同；張校同。』我，今戰敗而恚，恚，於避翻。內忌將發，吾不望生。」紹軍士皆拊膺泣曰︰「向令田豐在此，必不至於敗。」紹謂逢紀曰︰逢，皮江翻。「冀州諸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慙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中，竹仲翻。紹於是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初，曹操聞豐不從戎，謂紹囚之，不使從軍也。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復，扶又翻；下同。「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

審配二子為操所禽，紹將孟岱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強，且二子在南，必懷反計。」郭圖、辛評亦以為然。紹遂以岱為監軍，代配守鄴。監，古銜翻。護軍逢紀素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曰︰「配天性烈直，每慕古人之節，必不以二子在南為不義也。願公勿疑。」紹曰︰「君不惡之邪？」惡，烏路翻。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也；今所陳者，國事也。」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親。逢紀能為審配言，而不肯救田豐之死，果為國事乎！冀州城邑叛紹者，紹稍復擊定之。

紹為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愎，平逼翻；戾也，狠也。短於從善，故至於敗。

**7**冬，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賢曰︰大梁，酉之分。蔡邕曰︰自胃一度至畢六度，謂之大梁之次。皇甫謐曰︰自胃七度至畢十度曰大梁之次。晉書·天文志從謐。孛，蒲內翻。

**8**廬江太守李術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各聚衆數萬在江淮間，曹操表沛國劉馥為揚州刺史。時揚州獨有九江，時廬江、丹陽、會稽、吳郡、豫章，皆屬孫氏；馥刺揚州，獨有九江耳。馥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郡國志︰漢揚州刺史治歷陽。今馥移合肥，後又移治壽春，而江左揚州治建業，揚州分矣。造，七到翻。招懷乾、緒等，皆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流民歸者以萬數。於是廣屯田，興陂堨；堨，於葛翻。以土壅水曰堨。官民有畜，乃聚諸生，立學校；又高為城壘，多積木石，以脩戰守之備。為孫權攻合肥不能下張本。

**9**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侍御史張紘諫曰︰三年，策遣紘獻方物至許，拜侍御史。「乘人之喪，旣非古義，古不伐喪。若其不克，成讎棄好，好，呼到翻。不如因而厚之。」操卽表權為討虜將軍，討虜將軍之號，創置於此。領會稽太守。會，工外翻。

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為會稽東部都尉。沈約曰︰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治。前漢都尉治鄞，後漢分會稽為吳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也。紘至吳，太夫人以權年少，少，詩照翻。委紘與張昭共輔之。紘思惟補察，知無不為。太夫人問揚武都尉會稽董襲曰︰「江東可保不？」不，讀曰否。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討逆，策也；討虜，權也。張昭秉衆事，襲等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權遣張紘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介，間也，纖微也；言其意不以纖微嫌間也。

魯肅將北還，肅從孫策事，見上卷三年。周瑜止之，考異曰︰肅傳曰︰「劉子揚招肅往依鄭寶，肅將從之。瑜以權可輔，止肅。」按劉曄殺鄭寶，以其衆與劉勳，勳為策所滅，寶安得及權時也。因薦肅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權卽見肅，與語，悅之。賓退，獨引肅合榻對飲，榻，牀也。有坐榻，有臥榻。今江南又呼几案之屬為卓牀。卓，高也；以其比坐榻、臥榻為高也。合榻，猶言合卓也。曰︰「今漢室傾危，孤思有桓、文之功，君何以佐之？」肅曰︰「昔高帝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復，扶又翻。卒，讀曰猝。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江東君臣上下，本謀不過此耳。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毀肅年少粗疏，少，詩照翻。權益貴重之，賞賜儲偫，富擬其舊。魯肅家本饒富，先嘗指囷以資周瑜矣。偫，直里翻。

權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幷合之。料，力條翻，量也；又力弔翻。別部司馬汝南呂蒙，續漢志︰大將軍營五部，部各有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其別營領屬為別部司馬，其兵多少，各隨時宜。軍容鮮整，士卒練習。權大悅，增其兵，寵任之。

功曹駱統勸權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人人別進，問其燥濕，人之居處，避濕就燥。問其燥濕者，問其居處何如也。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權納用焉。統，俊之子也。駱俊見上卷二年。誘，音酉。

廬陵太守孫輔恐權不能保江東，陰遣人齎書呼曹操。行人以告，權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東。置之吳東也。

曹操表徵華歆為議郞、參司空軍事。廬江太守李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術本權兄策所樹置也。權以狀白曹操曰︰「嚴刺史昔為公所用，而李術害之，肆其無道，宜速誅滅。今術必復詭說求救。明公居阿衡之任，以伊尹況操。復，扶又翻；下同。海內所瞻，願敕執事，勿復聽受。」因舉兵攻術於皖城。皖，戶板翻。術求救於操，操不救。遂屠其城，梟術首，梟，堅堯翻。徙其部曲二萬餘人。

**10**劉表攻張羨，連年不下。羨叛表事始上卷三年。曹操方與袁紹相拒，未暇救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攻懌及零、桂，皆平之。於是表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遂不供職貢，郊祀天地，居處服用，僭擬乘輿焉。處，昌呂翻。

**11**張魯以劉璋闇懦，不復承順，襲別部司馬張脩，殺之而幷其衆。魯初與脩取漢中，事見六十卷初平二年。璋怒，殺魯母及弟，魯遂據漢中，與璋為敵。璋遣中郞將龐羲擊之，不克。璋以羲為巴郡太守，屯閬中以禦魯。閬中縣，屬巴郡。羲輒召漢昌賨民為兵，譙周巴記曰︰和帝永元中，分宕渠之地置漢昌縣，屬巴郡。夷人歲入賨錢，口四十，謂之賨民。賨，徂宗翻。或構羲於璋，璋疑之。趙韙數諫不從，亦恚恨。數，所角翻。

初，南陽、三輔民流入益州者數萬家，劉焉悉收以為兵，名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趙韙素得人心，趙韙從焉入蜀，璋又韙所立，益州之大吏也。因益州士民之怨，遂作亂，引兵數萬攻璋；厚賂荊州，荊州，劉表也。與之連和；蜀郡、廣漢、犍為皆應之。犍，居言翻。

#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四

## 漢紀五十六起重光大荒落（辛巳），盡旃蒙作噩（乙酉），凡五年。

孝獻皇帝己

**建安六年**（辛巳、二○一）

**1**春，三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2**曹操就穀於安民。據水經，東平壽張縣西界，有安民亭。亭在濟水東，亭北對安民山。洪氏隸釋曰︰濟水逕須句城西，水西有安民山。趙明誠金石錄曰︰按地里志，須句城，卽今中都縣。以袁紹新破，欲以其間擊劉表。間，古莧翻。荀彧曰︰「紹旣新敗，其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欲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乘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乃止。夏，四月，操揚兵河上，擊袁紹倉亭軍，破之，紹蓋遣軍屯倉亭津。秋，九月，操還許。

**3**操自擊劉備於汝南，備奔劉表，龔都等皆散。備合龔都事見上卷上年。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水經註，新野縣，在安衆縣東南。備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廁，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坐，徂臥翻。離，力智翻。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史言備志氣不衰，所以能成三分之業。復，扶又翻。

**4**曹操遣夏侯淵、張遼圍昌豨於東海，豨叛操事見上卷三年。豨，許豈翻，又音希。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行，下孟翻。屬，之欲翻。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射，而亦翻。挑，徒了翻。儻可誘也。」儻，或然之辭。誘，音酉。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為說操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為，于偽翻。豨乃許降。降，戶江翻。遼遂單身上三公山，上，時掌翻。入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遼詣操；操遣豨還。

**5**趙韙圍劉璋於成都。東州人恐見誅滅，相與力戰，韙遂敗退，追至江州，賢曰︰江州縣，屬巴郡。今渝州巴縣。殺之。趙韙隨劉焉入蜀，將以圖富貴，而卒以殺身。行險以徼幸，不如居易以俟命也。龐羲懼，遣吏程祁宣旨於其父漢昌令畿，漢昌縣，屬巴郡；漢末分宕渠置。索賨兵。索，山客翻。畿曰︰「郡合部曲，本不為亂，縱有讒諛，要在盡誠，若遂懷異志，不敢聞命。」羲更使祁說之，畿曰︰「我受牧恩，當為盡節，說，輸芮翻。為，于偽翻；下為之同。汝為郡吏，自宜效力。謂父子當各盡節於所事也。不義之事，有死不為。」羲怒，使人謂畿曰︰「不從太守，禍將及家！」畿曰︰「樂羊食子，非無父子之恩，大義然也。樂羊，註見四十三卷光武建武十二年。今雖羹祁以賜畿，畿啜之矣。」羲乃厚謝於璋。璋擢畿為江陽太守。劉璋分犍為江陽郡。宋白曰︰瀘州之瀘川江安縣，本江陽地。

朝廷聞益州亂，以五官中郞將牛亶為益州刺史；徵璋為卿，不至。卿，九卿也。

**6**張魯以鬼道敎民，使病者自首其過，首，式救翻。為之請禱；實無益於治病，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治，直之翻。原，赦也。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魯以鬼道敎民，其來學者，初名為鬼卒，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衆。長，知兩翻。治，直吏翻。民、夷便樂之，樂，音洛。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其道。後遂襲取巴郡。朝廷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鎭民中郞將，領漢寧太守，袁山松書曰︰建安二十年，分漢中之安陽置漢寧郡。通貢獻而已。

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為漢寧王。功曹巴西閻圃諫曰︰譙周巴記曰︰初平六年，趙韙分巴為二郡，欲得巴舊名，以墊江為治，安漢以下為永寧郡。建安六年，劉璋分巴，以永寧為巴東郡，墊江為巴郡，閬中為巴西郡。「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斷，丁亂翻。不煩於王。願且不稱，勿為禍先。」魯從之。

**七年**（壬申、二○二）

**1**春，正月，曹操軍譙，譙縣，屬沛國，操之鄕里。遂至浚儀，治睢陽渠。浚儀縣，屬陳留郡。睢水於此縣首受莨蕩渠水，東過睢陽縣，故謂之睢陽渠。睢，音雖。治，直之翻。遣使以太牢祀橋玄。玄識操於微時，故祀之。進軍官渡。

**2**袁紹自軍敗，慙憤，發病嘔血；夏，五月，薨。

初，紹有三子，譚、熙、尚。紹後妻劉氏愛尚，數稱於紹，數，所角翻。紹欲以為後而未顯言之。乃以譚繼兄後，紹本司空逢之孽子，出後伯父成。成蓋先有子，死，而紹後之。紹欲廢譚立尚，故以譚繼兄後。出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沮，子余翻。「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愼子曰︰兔走於街，百人逐之，貪心俱存，人莫之非者，以兔為未定分也。積兔在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後，雖鄙不爭。分，扶問翻。譚長子，當為嗣，而斥使居外，禍其始此矣。」譚、尚之爭，沮授固知之矣。長，知兩翻；下同。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中子熙為幽州刺史，中，讀曰仲。外甥高幹為幷州刺史。此皆前事，史因紹死而譚、尚爭，書之以先事。

逢紀、審配素為譚所疾，逢，皮江翻。辛評、郭圖皆附於譚，而與配、紀有隙。及紹薨，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為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袁紹初起兵，自稱車騎將軍，故譚亦稱之。屯黎陽。尚少與之兵，少，詩沼翻。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秋，九月，曹操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留審配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連戰，譚、尚數敗，退而固守。數，所角翻。

尚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與高幹、匈奴南單于共攻河東，發使與關中諸將馬騰等連兵，使，疏吏翻。騰等陰許之，援所經城邑皆下。河東郡吏賈逵守絳，絳縣，屬河東郡，春秋晉所都也。援攻之急；城將潰，父老與援約，不害逵，乃降，降，戶江翻。援許之。援欲使逵為將，將，卽亮翻。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逵，郡吏，非長吏也。以守絳故，自謂縣長吏。為，于偽翻。援怒，將斬之，或伏其上以救之。絳吏民聞將殺逵，皆乘城呼曰︰呼，火故翻。「負約殺我賢君，寧俱死耳！」乃囚於壺關，著土窖中，壺關縣，屬上黨郡。著，陟略翻。窖，居效翻；掘地以藏粟之所。蓋以車輪。逵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邪，而使義士死此中乎？」有祝公道者，適聞其言，乃夜往，盜引出逵，折械遣去，不語其姓名。語，牛倨翻。

曹操使司隸校尉鍾繇圍南單于於平陽，平陽縣，屬河東郡。時南單于呼廚泉居之。未拔而救『章︰甲十一行本「救」作「援」；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至。繇使新豐令馮翊張旣說馬騰，新豐縣，屬京兆太守。說，輸芮翻。為言利害。為，于偽翻。騰疑未決。傅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德『章︰甲十一行本「德」作「道」；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者昌，逆德者亡。』新城三老董公之言。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政治，上下用命，可謂順道矣。治，直吏翻。袁氏恃其強大，背棄王命，背，蒲妹翻。驅胡虜以陵中國，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旣事有道，『章︰甲十一行本「道」下有「不盡其力」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陰懷兩端，謂旣附曹公，又與袁氏通也。欲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旣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為誅首矣！」於是騰懼。幹因曰︰「智者轉禍為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合攻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謂河東之兵，擊之於內，而馬騰之兵，擊之於外也。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斷，丁管翻。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無與比矣。」騰乃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

初，諸將以郭援衆盛，欲釋平陽去。鍾繇曰︰「袁氏方強，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讎，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言若退師避援，則關中諸將必叛，雖欲歸司隸治所，亦不得而至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易，輕也。愎，平逼翻。好，呼到翻。易，以豉翻。若渡汾為營，水經註︰汾水南過平陽縣東。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援至，果徑前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繇擊，大破之。戰罷，衆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繇之甥也。晚後，馬超校尉南安龐德，於鞬中出一頭，秦川記曰︰靈帝中平五年，分漢陽置南安郡，領豲道、新興、中陶三縣。鞬，居言翻；盛弓矢器。繇見之而哭。德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之有！」南單于遂降。降，戶江翻。考異曰︰魏志·張旣傳曰︰「高幹及單于皆降。」非也。

**3**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葉縣，屬南陽郡。春秋楚葉公子高之邑也。葉，之涉翻。曹操遣夏侯惇、于禁等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等追之。裨將軍鉅鹿李典曰︰裨將軍，在偏將軍之下。裨，頻彌翻。「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窄，側格翻。草木深，不可追也。」惇等不聽，使典留守而追之，果入伏裏，兵大敗。典往救之，備乃退。

**4**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任，質任也。操蓋以此覘孫權，而觀其所以應之。權召羣僚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吳夫人，權母也。瑜曰︰「昔楚國初封，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荊、揚，『章︰甲十一行本「揚」下有「至於南海」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傳業延祚，九百餘年。周成王封熊繹於楚以子男之田，國於丹陽，漢南郡枝江縣是也。其後浸強，至若敖、蚡冒封畛於汝，武王、文王奄有江、漢之間，莊王以後，與中國爭盟，威王破越至于南海，及秦而滅，凡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父，謂孫堅；兄，謂孫策。六郡，會稽、吳、丹陽、豫章、廬陵、廬江也。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音致；下同。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建安十三年，操自荊州東下約孫權會獵，時周瑜未至，魯肅說權，其意亦與此同。從，才用翻。乘，繩證翻。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此數語，所謂相時而動也。然瑜之言不悖於大義，魯肅、呂蒙輩不能及也。焉，於虔翻。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周瑜，字公瑾。孫策，字伯符。瑾，渠吝翻。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八年**（癸未、二○三）

**1**春，二月，曹操攻黎陽，考異曰︰魏志·武紀作三月。今從范書·袁紹傳。又魏志·紹傳云︰「譚、尚與太祖相拒黎陽，自二月至九月。」當云自九月至二月。與袁譚、袁尚戰於城下，譚、尚敗走，還鄴。夏，四月，操追至鄴，收其麥；考異曰︰范書·紹傳曰︰「尚逆擊，破操軍。」今從魏志·紹傳。余謂此諸葛孔明所謂偪於黎陽時也，必有破操軍事，魏人諱而不書耳。諸將欲乘勝遂攻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適，丁歷翻，主也。今權力相侔，各有黨與，謂辛評、郭圖等附譚，審配等附尚也。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荊州，劉表。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五月，操還許，留其將賈信屯黎陽。

譚謂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為曹操所敗。鎧，可亥翻。敗，補邁翻。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之，旣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為兄後者，皆審配之謀也。」譚遂引兵攻尚，戰於門外。鄴城門外也。譚敗，引兵還南皮。南皮縣，屬勃海郡。賢曰︰今滄州縣；章武有北皮亭，故此曰南皮。宋白曰︰縣道記云︰景州之南皮，在郡東六十里。南皮縣北有迎河，河之北有故皮城，是後漢勃海郡所理，與郡理城南北非遠，中隔迎河故瀆。

別駕北海王脩，率吏民自青州往救譚。漢青州刺史治臨菑。譚欲更還攻尚，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鬬而斷其右手，斷，丁管翻。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間，古莧翻。塞，悉則翻。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譚將劉詢起兵漯陰以叛譚，漯陰縣，屬平原郡。應劭曰︰漯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賢曰︰縣在漯水之南，故城在今齊州臨邑縣西。師古曰︰漯，音他答翻。諸城皆應之。譚歎曰︰「今舉州皆叛，豈孤之不德邪！」王脩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不反，必來。」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妻子為賊所殺。譚更以統為樂安太守。漢末，樂安國除為郡。

**2**秋，八月，操擊劉表，軍于西平。西平縣，屬汝南郡。從郭嘉之謀也。

**3**袁尚自將攻袁譚，大破之，將，卽亮翻。譚奔平原，嬰城固守。前書音義曰︰嬰，謂以城自繞也。尚圍之急，譚遣辛評弟毗詣曹操請救。

劉表以書諫譚曰︰「君子違難不適讎國，左傳公山不狃之言。難，乃旦翻。交絕不出惡聲，史記樂毅答燕惠王書之言。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表與袁紹同盟。好，呼到翻。遺，于季翻；下同。若冀州有不弟之傲，左傳曰︰段不弟。書曰︰象傲。尚據冀州，故稱之。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邪！」又與尚書曰︰「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為民用。金能勝木，然執柯伐柯，非木無以成金斵削之利；水能勝火，然水在火上，非火無以成水烹飪之功。此類非一，可以槪推也。青『章︰甲十一行本「青」上有「今」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州天性峭急，峭，七笑翻。譚據青州，故稱之。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卒，子恤翻。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反，則胡夷將有譏誚之言，誚，才笑翻。況我同盟，復能勠力為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淳于髡說齊威王曰︰韓盧者，天下之俊犬也；東郭狻者，天下之狡兔也。韓盧逐東郭狻，騰山者五，環山者三，兔極於前，犬疲於後，犬兔俱疲，各死其處，田父見而獲之，無勞苦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頓兵敝衆，恐秦、楚乘其後而有田父之功也。譚、尚皆不從。

辛毗至西平見曹操，致譚意，羣下多以為劉表強，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心；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謂能為曹操患也。難，乃旦翻。今兄弟遘惡，「遘」，當作「構」。或曰︰遘，遇也；謂以惡相遇也。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幷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謂譚、尚若幷於一，則能專力以禦操，其勢難圖。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從之。

後數日，操更欲先平荊州，使譚、尚自相敝，辛毗望操色，知有變，以語郭嘉。語，牛倨翻。嘉白操，操謂毗曰︰「譚必可信，尚必可克不？」不，讀曰否。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己也。能間，工莧翻。言袁氏兄弟相攻，其初計不謂他人能乘其間，乃謂幷青、冀為一，則可乘勢以定天下耳。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言其勢窮。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譚，字顯思，尚，字顯甫。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謂逢紀、田豐等死也。兄弟讒䦧，䦧，馨激翻；鬬也，很也，戾也。國分為二，連年戰伐，介冑生蟣蝨，加以旱蝗，饑饉並臻；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時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卽不能自守；還救，卽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敝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秋葉易隕，況遇迅風乎。天以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樂，音洛。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見尚書。孔安國註曰︰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緩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歲熟曰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矣。」觀毗之言，非為譚請救也，勸操以取河北也。操曰︰「善！」乃許譚平。

冬，十月，操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原還鄴。尚將呂曠、高翔畔歸曹操，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為子整聘譚女以安之，而引軍還。操本有伐尚因而取譚之心，況復有誘曠、翔之事乎！聘其女為子婦以安之，所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也。復，扶又翻；下同。為，于偽翻。

**4**孫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丹陽、豫章、廬陵，皆有山越。權還，過豫章，使征虜中郞將呂範平鄱陽、會稽，呂範傳止云鄱陽，孫權傳則有「會稽」二字，以地里攷之，「會稽」二字衍。盪寇中郞將程普討樂安，晉志及宋志，鄱陽郡有樂安縣，吳立。建安十五年，孫權始分豫章立鄱陽郡。盪寇中郞將，權所置也。建昌都尉太史慈領海昏，和帝永元十六年，分海昏立建昌縣，屬豫章郡。孫策分海昏、建昌六縣，以太史慈為建昌都尉，治海昏。以別部司馬黃蓋、韓當、周泰、呂蒙等守劇縣令長，劇，艱也，甚也，言其地當山越之要，最為艱劇之甚者也。討山越，悉平之。建安、漢興、南平民作亂，聚衆各萬餘人，建安，本冶縣地，會稽南部都尉治焉。建安中，分東侯官置建安縣，用漢年號也，今建寧府地。漢興縣，沈約曰︰漢末立，吳更名吳興。南平縣亦漢末立，晉武平吳，改曰延平，今南劍州地。時皆屬南部都尉。權使南部都尉會稽賀齊進討，皆平之，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齊平東校尉。會，工外翻。復，如字。料，音聊。校，戶敎翻。

**九年**（甲申、二○四）

**1**春，正月，曹操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袁尚在鄴，操將攻之，故通糧道。班志曰︰淇水至黎陽入河。曹操於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東入白溝。水經註曰︰淇水東過內黃縣南，為白溝。

二月，袁尚復攻袁譚於平原，復，扶又翻。留其將審配、蘇由守鄴。曹操進軍至洹水，水經︰洹水出上黨泫氏縣，東過隆慮縣北，又東北出山，逕鄴縣南。洹，于元翻，又音桓。蘇由欲為內應，謀泄，出奔操。操進至鄴，為土山、地道以攻之。尚武安長尹楷屯毛城，以通上黨糧道。武安縣，屬魏郡，唐洛州地。長，知兩翻；下同。夏，四月，操留曹洪攻鄴，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又擊尚將沮鵠於邯鄲，拔之。裴松之曰︰沮，音葅。河朔間，今猶有此姓。鵠，沮授子也。沮，子余翻。邯鄲，音寒丹。

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皆舉縣降。易陽縣，屬趙國。涉縣，蓋漢末分上黨之潞縣置。魏後置廣平郡，二縣皆屬焉。北齊廢涉縣入刈陵縣；隋、唐復置涉縣。宋白曰︰涉縣，因縣南涉河為名。磁州昭義縣理故涉城，永泰元年改名昭義。徐晃言於操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宜旌賞二縣以示諸城。」操從之，範、岐皆賜爵關內侯。黑山賊帥張燕遣使求助，操拜平北將軍。晉志曰︰四平止於喪亂時。以河北未平，授以此號。及晉以後，征、鎭、安、平，以次進號。帥，所類翻。

五月，操毀土山、地道，鑿塹圍城，周回四十里，土山、地道，急攻也；知非急攻可拔，故鑿塹圍城，絕其內外以久困之。塹，七艷翻。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廣，古曠翻；深，悉禁翻；度之廣深也。後放此。引漳水以灌之；水經註︰漳水過鄴縣西，魏武堨以圍鄴。城中餓死者過半。

秋，七月，尚將兵萬餘人還救鄴；未到，欲令審配知外動止，先使主簿鉅鹿李孚入城。孚斫問事杖，繫著馬邊，問事，卒也，主行杖，猶伍伯之類。問事杖，問事所執杖也。著，直略翻。自著平上幘，幘有顏、題，其頻卻摞施巾，連題卻覆之。平上幘者，其上平也。晉志引漢註曰︰冠惠文者宜短耳，今平上幘也；冠進賢者宜長耳，今介幘也。文吏服介幘，武吏服平上幘。著，陟略翻。將三騎，投暮詣鄴下；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表，圍城所立標表也。騎，奇寄翻。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歷操營前，至南圍，當章門，鄴城有七門，正南曰章門，亦曰中陽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不先經操營前，則守圍者必疑，不可得而收縛，圍亦不可開矣。孚之來也，其定計固指從章門入也。復，扶又翻；下同。配等見孚，悲喜，鼓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操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出。」操知其復出，非不欲嚴為之防也，審孚所以得入之由，服其多智，有不可得而防者也。孚知外圍益急，不可復冒，乃請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穀，夜，簡別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鄴城南面三門曰︰鳳陽門、中陽門、廣陽門。簡別，彼列翻。降，戶江翻；下同。孚復將三騎作降人服，隨輩夜出，突圍得去。

尚兵旣至，諸將皆以為︰「此歸師，人自為戰，不如避之。」兵法曰︰歸師勿遏。操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從大道來則人懷救根本，不顧勝敗，有必死之志；循山而來，則其戰可前可卻，人有依險自全之心，無同力致命之意。操所以料尚者如此，兵法所謂「觀敵之動」者也。尚果循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為營。郡國志︰鄴有滏水。左思魏都賦曰︰北臨漳、滏，則冬夏異沼。註云︰鄴北有滏水，水熱，故名滏口。夜，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尚對決圍。操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為營，賢曰︰漳水之曲也。操遂圍之。未合，尚懼，遣使求降；操不聽，圍之益急。尚夜遁，保祁山，陳壽魏武紀作「祁山」，袁紹傳作「濫口」，范史·袁紹傳作「藍口」。賢註曰︰相州安陽縣界有藍嵯山，與鄴相近，蓋藍山之口。考異曰︰魏志·紹傳云，「還走濫口」，范書作「藍口」。今從魏武紀。操復進圍之；復，扶又翻。尚將馬延、張顗等臨陳降，衆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陳，讀曰陣。重，直用翻。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沮，在呂翻。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幽州，謂袁熙也。何憂無主！」配以此安衆心，可謂忠勇矣。操出行圍，巡行長圍也。行，下更翻。配伏弩射之，幾中。射，而亦翻。幾，居希翻。中，竹仲翻。

配兄子榮為東門校尉，鄴城東門曰建春門。七門之名，蓋皆石氏所命也。八月，戊寅，榮夜開門內操兵。內，讀曰納。配拒戰城中，操兵生獲之。辛評家繫鄴獄，辛毗馳往，欲解之，已悉為配所殺。操兵縛配詣帳下，毗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眞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言殺生由曹操，不由辛毗。有頃，操引見，謂配曰︰「曩日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猶恨其少！」謂射操不中也。少，詩沼翻。操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爾。」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橈辭，橈，奴敎翻，曲也。而辛毗等號哭不已，號，戶刀翻。遂斬之。冀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正南，審配字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為降虜，審配為忠臣，雖死，豈羨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也。」袁紹下士，能盡死以效節者，審配一人而已。我君在北，謂袁尚已北奔也。操乃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雜繒絮，稟食之。勞，力到翻。繒，慈陵翻。食，讀曰飤。

初，袁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輯，猶集也，集，成也。觀紹此言，則起兵之時，固無勤王之心而有割據之志矣。操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九月，詔以操領冀州牧；操讓還兗州。當時政自操出，領則眞領，而讓非眞讓也。

初，袁尚遣從事安平牽招至上黨督軍糧，牽，姓；招，名。未還，尚走中山，招說高幹以幷州迎尚，幷力觀變，說，輸芮翻。幹不從。招乃東詣曹操，操復以為冀州從事；又辟崔琰為別駕，操謂琰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也。」琰對曰︰「今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左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杜預註曰︰尋，用也。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操改容謝之。此操之所以重崔琰而亦不能不害崔琰也。

許攸恃功驕嫚，烏巢之捷，計出於攸，故恃其功。嘗於衆坐呼操小字曰︰「某甲，裴松之曰︰操一名吉利，小字阿瞞。曰某甲者，史隱其辭。坐，徂臥翻。卿非我，不得冀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內不樂，樂，音洛。後竟殺之。

**2**冬，十月，有星孛于東井。晉·天文志︰南方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天之亭候，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孛，蒲內翻。

**3**高幹以幷州降，操復以幹為幷州刺史。為幹復叛張本。降，戶江翻。復，扶又翻。

**4**曹操之圍鄴也，袁譚復背之，復，扶又翻；下同。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袁尚於中山，尚敗，走故安，故安縣，屬涿郡。賢曰︰故城在今易州縣南。從袁熙；譚悉收其衆，還屯龍湊。操與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討。袁尚破走，操於是始討譚。十二月，操軍其門，譚拔平原，走保南皮，臨清河而屯。水經︰清河過南皮縣西。操入平原，略定諸縣。

**5**曹操表公孫度為武威將軍，封永寧鄕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王，于況翻。藏印綬於武庫。遼東郡之武庫也。是歲，度卒，子康嗣位，以永寧鄕侯封其弟恭。

操以牽招嘗為袁氏領烏桓，牽，姓；招，名。袁紹先嘗辟招為督軍從事，兼領烏桓突騎。遣詣柳城，撫慰烏桓。值峭王嚴五千騎欲助袁譚，又，公孫康遣使韓忠假峭王單于印綬。峭王大會羣長，烏桓部落，各有君長。峭，七笑翻。使，疏吏翻。長，知兩翻。忠亦在坐。坐，才臥翻；下同。峭王問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為單于；今曹公復言當更白天子，假我眞單于；遼東復持印綬來。復，扶又翻。如此，誰當為正？」招答曰︰「昔袁公承制，得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命，違，異也，背也。錯，乘也。曹公代之，言當白天子，更假眞單于；『章︰甲十一行本「于」下有「是也」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遼東下郡，何得擅稱拜假也！」忠曰︰「我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餘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濊，音穢。貊，莫百翻。當今之勢，強者為右，曹操何得獨為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孔安國尚書註曰︰允，信也。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靜四海。汝君臣頑嚚，嚚，魚巾翻。左傳曰︰不道忠信之言為嚚。今恃險遠，背違王命，背，蒲妹翻。欲擅拜假，侮弄神器；威福，帝王之神器。方當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人！」大人，謂曹公。易，以豉翻。便捉忠頭頓築，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怖，普布翻。徒跣抱招，以救請忠，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為峭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敕敎，敕，戒也。為，于偽翻。便辭遼東之使，罷所嚴騎。

**6**丹陽大都督嬀覽、郡丞戴員殺太守孫翊。將軍孫河屯京城，馳赴宛陵，京城，卽漢吳郡丹徒縣也。孫權自吳徙居之，命曰京城，亦曰京口。余謂此「京」，取爾雅「丘絕高曰京」之義。宛陵，丹陽郡治所。嬀覽、戴員，盛憲之黨也。嬀，俱為翻；姓也。舜居嬀汭，其後因以為氏。員，音云。覽、員復殺之；復，扶又翻。遣人迎揚州刺史劉馥，馥，曹操所用也。令住歷陽，以丹陽應之。歷陽與丹陽隔江，使馥來屯，以為聲援。

覽入居軍府中，欲逼取翊妻徐氏。徐氏紿之曰︰「乞須晦日，月終為晦，陰之盡也。紿，蕩亥翻。設祭除服，然後聽命。」覽許之。徐氏潛使所親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語，牛倨翻。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侍養，謂侍翊左右，而厚蒙給養者。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大小悽愴，悽，悲也，痛也。愴，傷也，音初亮翻。怪其如此。覽密覘，無復疑意。覘，丑廉翻，又丑艷翻。復，扶又翻。徐氏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徐氏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呼，火故翻。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卽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縗絰，復著縗絰也。縗，倉回翻。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

孫權聞亂，從椒丘還。椒丘，在豫章。至丹陽，悉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為牙門，牙門，將也。其餘賞賜有差。

河子韶，年十七，收河餘衆屯京城。權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讙聲動地，讙，許元翻。頗射外人。權使曉喻，乃止。明日見韶，拜承烈校尉，統河部曲。史言孫權能用人以保江東。射，而亦翻。

**十年**（乙酉、二○五）

**1**春，正月，曹操攻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欲緩之，議郞曹純曰︰「今縣師深入，純，仁之弟也。縣，讀曰懸。難以持久，若進不能克，退必喪威。」喪，息浪翻。乃自執桴鼓以率攻者，捋，音膚。遂克之。譚出走，追斬之。

李孚自稱冀州主簿，求見操曰︰「今城中強弱相陵，人心擾亂，以為宜令新降為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敎。」降，戶江翻。操卽使孚往入城，告諭吏民，使各安故業，不得相侵，城中乃安。李孚，小才也，挾才以求知，非懷才以待聘者也。操於是斬郭圖等及其妻子。郭圖、審配各有黨附，交鬬譚、尚，使尋干戈，以貽曹氏之驅除。譚、尚旣敗，二人亦誅，禍福之報為爽矣。

袁譚使王脩運糧於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往赴之，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號，戶刀翻。焉，於虔翻。遂詣曹操，乞收葬譚尸，操許之，復使脩還樂安，督軍糧。譚所部諸城皆服，唯樂安太守管統不下。操命脩取統首，使還運糧，就取統首也。脩以統亡國忠臣，解其縛，使詣操，操悅而赦之，辟脩為司空掾。

郭嘉說操多辟青、冀、幽、幷名士以為掾屬，使人心歸附，操從之。官渡之戰，袁紹使陳琳為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袁氏敗，琳歸操，操曰︰「卿昔為本初移書，說，輸芮翻；下同。數，所具翻。為，于偽翻；下同。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邪！」按文選，琳為紹檄豫州。蓋帝都許，許屬潁川郡，豫州部屬也，故選專以檄豫州為言。琳檄略曰︰「操祖父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害人。父嵩，乞匄攜養，因臧買位，竊盜鼎司。操姦閹遺醜，僄狡鋒俠，好亂樂禍。」又數其殘賢害善，專制朝政，發掘墳陵之罪。文多不載。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陳留阮瑀俱管記室。漢公府有記室令史，主上章表報書記。

先是漁陽王松據涿郡，先，悉薦翻。郡人劉放說松以地歸操，操辟放參司空軍事。為劉放因此管魏機密以亂魏張本。

袁熙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尚俱奔遼西烏桓。遼西烏桓，其酋曰蹋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長，知兩翻。背，蒲妹翻。陳兵數萬，殺白馬而盟，令曰︰「敢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歃。歃，色洽翻。別駕代郡韓珩曰︰珩，音行。「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坐，徂臥翻。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卒，子恤翻。乃捨之。觸等遂降曹操，皆封為列侯。降，戶江翻。

**2**夏，四月，黑山賊帥張燕率其衆十餘萬降，帥，所類翻。封安國亭侯。

**3**故安趙犢、霍奴等殺幽州刺史及涿郡太守，三郡烏桓攻鮮于輔於獷平。三郡烏桓，遼西蹋頓、遼東蘇僕延、右北平烏延也。獷平縣，屬漁陽郡。服虔曰︰獷，音鞏。師古曰︰音九勇翻，又音鑛。秋，八月，操討犢等，斬之；乃渡潞水救獷平，烏桓走出塞。

**4**冬，十月，高幹聞操討烏桓，復以幷州叛，復，扶又翻。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賢曰︰潞州上黨縣有壺山口，因其險而置關焉。二漢志，壺關縣，屬上黨郡。操遣其將樂進、李典擊之。河內張晟，衆萬餘人，寇崤、澠間，晟，成正翻。澠，彌兗翻。弘農張琰起兵以應之。

河東太守王邑被徵，被，皮義翻。郡掾衞固及中郞將范先等詣司隸校尉鍾繇，請留之。掾，俞絹翻。繇不許。固等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高幹通謀。曹操謂荀彧曰︰「關西諸將，外服內貳，張晟寇亂殽、澠，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將為深害。當今河東，天下之要地也，高幹據幷州，馬騰、韓遂等據關中，往來交通，皆由河東，故曰要地。君為我舉賢才以鎭之。」為，于偽翻。彧曰︰「西平太守京兆杜畿，漢末分金城置西平郡。勇足以當難，難，乃旦翻；下同。智足以應變。」操乃以畿為河東太守。鍾繇促王邑交符，交郡符也。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許自歸。河北縣，屬河東郡。宋白曰︰陝州平陸縣，本漢大陽縣也，後漢改為河北縣。

衞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水經註︰河水東過陝縣北，河北對茅城，謂之茅津，亦謂之陝津。陝，式冉翻。杜畿至，數月不得渡，操遣夏侯惇討固等，未至，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為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章︰甲十一行本「專」下有「必以死戰」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討之不勝，為難未已；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為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為人多計而無斷，斷，丁亂翻。必偽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郖津渡。水經註︰河水東逕湖縣故城北，又東合柏谷水，又東右合門水。河水於此有郖津之名。郖，音竇。

范先欲殺畿以威衆，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以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固、先曰︰「衞、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仰，牛向翻。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為都督，行丞事，領功曹；旣以為都督，又令行郡丞事，又領功曹也。都督掌兵，丞貳太守，於郡事無所不關，功曹掌選署功勞，陽以郡權悉與之也。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將，卽亮翻。校，戶敎翻。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為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今大發兵，衆情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為然，從之，得兵甚少。以貲募兵，則郡計不足以繼，故得兵甚少。畿又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息，掾，于絹翻。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衆心，惡，烏路翻。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為己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

會白騎攻東垣，白騎，張白騎之衆相聚為賊者也。垣縣，屬河東郡，「東」字衍。續漢志，垣縣，註云︰山在東，狀如垣。蓋此時已有東垣之名。騎，奇寄翻。高幹入濩澤。濩澤縣，屬河東郡。賢曰︰今澤州縣。師古曰︰濩，音烏號翻。畿知諸縣附己，乃出，單將數十騎，赴堅壁而守之，將，卽亮翻。堅壁，壁壘之最堅者。吏民多舉城助畿者，舉城，謂舉屬縣城也。比數十日，比，必寐翻。得四千餘人。固等與高幹、張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曹操使議郞張旣西徵關中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固、琰等首，其餘黨與皆赦之。

於是杜畿治河東，務崇寬惠。治，直之翻。民有辭訟，畿為陳義理，遣歸諦思之，為，于偽翻。諦，可計翻；審也。父老皆自相責怒，不敢訟；勸耕桑，課畜牧，百姓家家豐實；然後興學校，校，戶敎翻。舉孝弟，弟，讀曰悌。修戎事，講武備，河東遂安。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為曹操因河東資實以平關中張本。杜畿之子為杜恕，恕之子為杜預。其守河東，觀其方略，固未易才也。余竊謂杜氏仕於魏、晉，累世貴盛，必有家傳，史因而書之，固有過其實者。

**5**祕書監、侍中荀悅桓帝延熹二年，置祕書監，秩六百石。作申鑒五篇，奏之。悅，爽之兄子也。時政在曹氏，天子恭己，言恭己南面而已，政事無所預也。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後世遂以政在強臣、己無所預為恭己。舜之恭己，果如是哉！悅志在獻替，獻可替否。而謀無所用，故作是書。其大略曰︰「為政之術，先屛四患，屛，必郢翻。乃崇五政。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壞，音怪。敗，補邁翻。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好，呼到翻。惡，烏路翻。宣文敎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此說，萬世不可易也。樂，音洛。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書云︰無稽之言勿聽。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偽以蕩衆心。蕩，謂動之也。以詐偽動之，則人之心亦必動於詐偽，以應其上。故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是謂正俗。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敎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撲以加小人，化其形也。桎，之日翻。梏，工沃翻。撲，普卜翻。若敎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推，吐雷翻。敎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內政，國語︰管仲相齊桓公，作內政以寄軍令。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旣獨，『章︰甲十一行本「獨」作「蠲」；乙十一行本同；熊校同。』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荀悅申鑒，其立論精切，關於國家興亡之大致，過於彧、攸；至於揣摩天下之勢，應敵設變，以制一時之勝，悅未必能也。曹操姦雄，親信彧、攸，而悅乃在天子左右。悅非比於彧、攸，而操不之忌，蓋知悅但能持論，其才必不能辦也。嗚呼！東都之季，荀淑以名德稱，而彧、攸以智略濟，荀悅蓋得其祖父之彷彿耳！其才不足以用世，其言僅見於此書。後之有天下國家者，尚論其世，深味其言，則知悅之忠於漢室，而有補於天下國家也。蠲，吉玄翻。

#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五

## 漢紀五十七起柔兆閹茂（丙戌），盡著雍困敦（戊子），凡三年。

孝獻皇帝庚

**建安十一年**（丙戌、二○六）

**1**春，正月，有星孛于北斗。晉·天文志︰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一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孛，蒲內翻。

**2**曹操自將擊高幹，將，卽亮翻。留其世子丕守鄴，使別駕從事崔琰傅之。操圍壺關，三月，壺關降。降，戶江翻。高幹自入匈奴求救，單于不受；幹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騎，奇寄翻。欲奔劉表也。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上洛縣，前漢屬弘農，後漢屬京兆。嶢關在縣西北，故置都尉。劉昫曰︰言縣在洛水之上，故以為名。幷州悉平。

曹操使陳郡梁習以別部司馬領幷州刺史。時荒亂之餘，胡、狄雄張，張，知亮翻。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南匈奴部落皆在幷州界。兵家擁衆，各為寇害。謂諸豪右擁衆自保者。習到官，誘喻招納，誘，音酉。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次發諸丁強以為義從；言其以義從軍也。從，才用翻。又因大軍出征，令諸將分請以為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名王，卽匈奴諸部王也。降，戶江翻。稽，音啓。服事供職，同於編戶。編，聯次也；編於民籍，故曰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令之則行，禁之則止。長老稱詠，以為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如習者。長，知兩翻。習乃貢達名士避地州界者河內常林、楊俊、王象、荀緯及太原王凌之徒，操悉以為縣長，緯，于貴翻。長，知兩翻。後皆顯名於世。

初，山陽仲長統遊學至幷州，過高幹，仲長，複姓。過，工禾翻。幹善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材，好士而不能擇人，好，呼到翻。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自以為多才也。不悅統言，統遂去之。幹死，荀彧舉統為尚書郞。百官志︰尚書侍郞三十六人，四百石；一曹六人，主作文書起草。蔡質漢儀曰︰尚書郞，初從三署詣臺試，初上臺，稱守尚書郞中；歲滿，稱尚書郞；三年，稱侍郞。著論曰昌言，孔安國曰︰昌，當也。當理之言。其言治亂，略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治，直吏翻。分，扶問翻。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角，競也，校也。形不堪復伉，復，扶又翻；下同。伉，口浪翻，敵也。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賢曰︰銜，勒也。紲，羈也。紲，音息列翻。及繼體之時，豪傑之心旣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賁，音奔。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左傳，泄冶曰︰「公卿宣淫，民無効焉。」杜預曰︰宣，示也。上下同惡，荒廢庶政，棄忘人物。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說，讀曰悅。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斵生民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沈，持林翻。存亡以之迭代，治亂從此周復，左傳︰美、惡周必復，天之道也。天道常然之大數也。」

**3**秋，七月，武威太守張猛殺雍州刺史邯鄲商；興平元年，分涼州河西四郡置雍州。雍，於用翻。州兵討誅之。猛，奐之子也。

**4**八月，曹操東討海賊管承，至淳于，淳于縣，屬北海國。賢曰︰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東北。遣將樂進、李典擊破之，承走入海島。

**5**昌豨復叛，操遣于禁討斬之。豨，許豈翻，又音希。豨降見上卷建安六年。復，扶又翻。

**6**是歲，立故琅邪王容子熙為琅邪王，齊、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濟陰、平原八國皆除。容，光武子琅邪孝王京之雲孫也。容薨，國絕，今復立其子。齊，光武兄武王縯之後。北海，縯少子靖王興之後。阜陵，光武子質王延之後。下邳，明帝子惠王衍之後。常山，明帝子頃王昺之後。甘陵，章帝子清河孝王慶之後。濟陰，明帝子悼王長薨而無子，國除久矣；據范史，當是濟北，章帝子惠王壽之後，亦以是年國除。平原，和帝子懷王勝始封，薨而無子，以河間王開子翼繼之；翼廢為蠡吾侯，子志立為桓帝，復以帝兄碩為平原王，奉翼後，至是國亦除。八國皆除，而獨立熙繼琅邪者，容先遣弟邈至長安貢獻，操時在東郡，邈盛稱其忠誠，操以此德容，故為容立後。除八國者，漸以弱漢宗室也。濟，子禮翻。

**7**烏桓乘天下亂，略有漢民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酋，慈由翻。以家人子為己女，妻焉。妻，七細翻。遼西烏桓蹋頓尤強，蹋，徒臘翻。為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寇，數，所角翻。欲助尚復故地。曹操將擊之，鑿平虜渠、泉州渠以通運。操紀云︰鑿渠，自呼沱入泒水，名平虜渠；又從泃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泒，音孤。泃，音句。賢曰︰呼沱河，舊在饒陽南，至曹操因饒河故瀆，決令北注新溝水，所以今在饒陽縣北。說文︰泒水，出鴈門葰人戍夫山，東北入海。水經註︰泃水，出右北平無終縣西山，西北流，過平谷縣而東南流，又南流入於潞河，又東合泉州渠口，曹操所鑿也。渠東至海陽縣樂安亭南與濡水合，而入于海。泉州、平谷二縣，皆屬漁陽郡。賢曰︰泉州故城，在今幽州雍奴縣南。海陽縣，屬遼西郡。葰，相維翻。

**8**孫權擊山賊麻、保二屯，平之。水經註︰江水過陸口而東，左得麻屯口，南直蒲圻洲，水北入百有餘里，吳所屯也。

**十二年**（丁亥、二○七）

**1**春，二月，曹操自淳于還鄴。丁酉，操奏封大功臣二十餘人，皆為列侯；因表萬歲亭侯荀彧功狀，九域志︰鄭州有萬歲亭，彧所封也。三月，增封彧千戶。又欲授以三公，彧使荀攸深自陳讓，至于十數，乃止。

**2**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說，輸芮翻。萬一為變，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破『章︰甲十二行本「破」作「然」；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擊之，可破滅也。卒，讀曰猝。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施，式豉翻。舍而南征，舍，讀曰捨。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言欲為其主致死，而留滯不得逞者。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覬，音冀。覦，音俞。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行至易，易縣，前漢屬涿郡，後漢省。宋白曰︰漢易縣故城，在今涿州歸義縣東南十五里，大易故城是。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重，直用翻；下同。趨，七喻翻。且彼聞之，必為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

初，袁紹數遣使召田疇於無終，疇保無終，見六十卷初元四年。數，所角翻。又卽授將軍印，使安輯所統，疇皆拒之。及曹操定冀州，河間邢顒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鄕里。顒，魯容翻。顒從疇游，積五年乃歸。先，悉薦翻。疇曰︰「邢顒，天民之先覺者也。」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此以道自任者也。若邢顒之先覺，特見幾耳。操以顒為冀州從事。疇忿烏桓多殺其本郡冠蓋，謂郡中名勝之士。意欲討之而力未能。操遣使辟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趣，讀曰促。嚴卽裝也。自東都避明帝諱，改裝曰嚴，後遂因之。門人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使，疏吏翻；下同。疇笑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拜為蓨令，蓨縣，前漢屬信都，後漢屬勃海。師古曰︰蓨，音條。隨軍次無終。

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洿，汪胡翻。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蹊，逕路也；蹊要，徑路要處也。濘，乃定翻。軍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田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前漢右北平郡治平岡縣，後漢省平岡縣，改治土垠縣。垠，音銀。賢曰︰土垠故城，在今平州西南。水經註曰︰自無終東出盧龍塞，又東越青陘至凡城二百許里。自凡城東北出，趣平岡，可百八十里，向黃龍則五百里。故田疇引軍出盧龍塞，塹山堙谷，五百餘里，逕白檀，歷平岡，登白狼山，望柳城也。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載，子亥翻。而尚有微逕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夏暑，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復，扶又翻。虜候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騎，奇寄翻。

操令疇將其衆為鄕導，將，卽亮翻。鄕，讀曰嚮。上徐無山，史記正義︰徐無山，在右北平徐無縣西北。徐無山，卽田疇所保聚處。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白檀縣，屬右北平郡。宋白曰︰白檀故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此時鮮卑庭已在右北平郡界，蓋慕容廆之先也。塹，七艷翻。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及遼西單于樓班、樓班，丘力居之子也。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右北平單于曰烏延。能臣抵之，或者烏延之異名歟！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水經註︰白狼山，在右北平石城縣西。烏丸傳︰逆戰於凡城，則白狼山蓋在凡城。卒與虜遇，卒，讀曰猝。衆甚盛。操車重在後，車重，卽輜重。重，直用翻。被甲者少，左右皆懼。被，皮義翻。少，詩沼翻。操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前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降，戶江翻。

遼東單于速僕丸速僕丸，卽蘇僕延，語有輕重耳。與尚、熙奔遼東太守公孫康，其衆尚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公孫康欲取尚、熙以為功，乃先置精勇於廐中，然後請尚、熙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遂斬尚、熙，幷速僕丸首送之。諸將或問操︰「公還而康斬尚、熙，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幷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操梟尚首，梟，古堯翻。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牽招獨設祭悲哭，牽招先為袁氏從事，故祭哭之。操義之，舉為茂才。

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為糧，鑿地入三十餘丈方得水。旣還，科問前諫者，科，條也。問前諫者，科具其姓名也。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操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徼，堅堯翻。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

**3**冬，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鶉尾。蔡邕曰︰自張十二度至軫六度，謂之鶉尾之次。陳卓曰︰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謂之鶉尾；於辰在巳。

**4**乙巳，黃巾殺濟南王贇。賢曰︰贇，河間孝王開五代孫。靈帝立其父康為濟南王，以奉孝仁皇祀。濟，子禮翻。贇，於倫翻。

**5**十一月，曹操至易水，烏桓單于代郡普富盧、上郡那樓皆來賀。

師還，論功行賞，還，從宣翻，又如字。以五百戶封田疇為亭侯。疇曰︰「吾始為劉公報仇，率衆遁逃，事見六十卷初平四年。為，于偽翻。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志也。」固讓不受。操知其至心，許而不奪。不奪其志也。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

操之北伐也，劉備說劉表襲許，說，輸芮翻。表不能用。及聞操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為失此大會。」猶言大機會也。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豪桀之言，故自與常人不同。

**6**是歲，孫權西擊黃祖，虜其人民而還。

**7**權母吳氏疾篤，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而卒。屬，之欲翻。卒，子恤翻。

**8**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亮從父玄，為豫章太守，將亮之官。會漢朝以朱皓代玄，玄與亮往依劉表。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按東坡詩萬山西北古隆中也。故其萬山詩云︰「回頭望西北，隱隱龜背起；傳云古隆中，萬樹桑柘美。」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為信然。州平，烈之子也。崔烈事靈帝，以入錢為公。

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諸葛亮，字孔明。龐統，字士元。龐，皮江翻。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物之有用者謂之器；器之者，器重之也；重其才之足以用世也。庶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

備由是詣亮，備以梟雄之才，聞徐庶一言，三枉駕以見孔明，此必庶之材器有以取重於備，備遂信之也。庶自辭備歸操之後，寂無所聞，今觀其捨舊從新之言，質天地而無愧，則其人從可知矣。凡三往，乃見。因屛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屛，必郢翻。度，徒洛翻。量，音良。信，讀曰申。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猖，披猖。蹶，顚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謂自桂陽、蒼梧跨有交州，則利盡南海也。東連吳會，吳會者，言吳為東南一都會也。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張松、法正之徒雖未與亮交際，亮固逆知之矣。將軍旣帝室之冑，冑，裔也。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好，呼到翻；下同。內脩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所謂俊傑者，量時審勢，規畫定於胸中，儻非其人，未易與之言也。治，直吏翻。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好，呼到翻。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魚有水則生，無水則死。願諸君勿復言。」復，扶又翻。羽、飛乃止。

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鑒。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諸葛亮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觀孔明獨拜德公於牀下，孔明所以事德公者為何如邪！德公初不令止，德公所以自居者為何如邪！德公於是不可及矣。德公從子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從，才用翻。少，詩照翻。惟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嘗謂孔明為臥龍，士元為鳳雛，德操為水鑑；故德操與劉備語而稱之。司馬徽，字德操。

**十三年**（戊子、二○八）

**1**春，正月，司徒趙溫辟曹操子丕。操表「溫辟臣子弟，選舉故不以實」；策免之。操以溫辟其子，怒而免之，駕言選舉不以實耳！考異曰︰獻帝起居注在十五年，范書·帝紀在十三年。按是年罷三公官，溫不至十五年也。

**2**曹操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鄴城有玄武苑，操鑿池其中。肄，以四翻，習也。

**3**初，巴郡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寧走荊州事見六十一卷興平元年。表儒人，不習軍事，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衆散，幷受其禍，聚而不用，其禍必至。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應劭曰︰沔水自江夏別至南郡華容為夏水，過江夏郡而入于江。蓋指夏水入江之地為夏口。庾仲雍曰︰夏口，一曰沔口，或曰魯口。水經註曰︰沔水南至江夏沙羡縣北，南入于江。然則曰夏口，以夏水得名；曰沔口，以沔水得名；曰魯口，以魯山得名；實一處也。其地在江北。自孫權置夏口督，屯江南，今鄂州治是也。故何尚之云︰夏口在荊江之中，正對沔口。賢註亦謂夏口戍在今鄂州。於是相承以鄂州為夏口，而江北之夏口晦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以凡人畜之。畜，許六翻，養也。孫權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凌操將兵急追之。姓譜︰衞康叔支子，為周凌人，子孫以為氏。寧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操，射殺之射，而亦翻。祖由是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數，所角翻。祖不用；寧欲去，恐不免；飛乃白祖，以寧為邾長。邾縣，屬江夏郡。地道記曰︰楚滅邾，徙其君於此。賢曰︰邾故城在今復州竟陵縣東。飛蓋開其奔吳之路也。長，知兩翻。宋白曰︰黃州，漢邾縣也。寧遂亡奔孫權，考異曰︰吳志·孫權傳，建安八年、十二年，皆嘗討黃祖。凌統傳，父操死時，統年十五，攝父兵。後擊麻、保屯，刺殺陳勤。按周瑜、孫瑜傳，以十一年擊麻、保屯，則操死似在八年，然後五年寧乃奔權，似晚。今無年月可據，追言之。周瑜、呂蒙共薦達之，權禮異，同於舊臣。

寧獻策於權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為篡盜。南荊之地，山川形便，誠國之西勢也。謂在吳之西，據上流之形勢。寧觀劉表，慮旣不遠，兒子又劣，言又弱於表也。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操。言若不先圖劉表，必為操所圖也。後，戶遘翻。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士必怨，舟船戰具，頓廢不脩，頓，壞也。左傳︰甲兵不頓。頓，讀曰鈍。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楚關，扞關也。蜀伐楚，楚為扞關以拒之，故曰楚關。大勢彌廣，卽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今吳下業業，坐，徂臥翻。難，乃旦翻。業業，危懼之意。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言固有攸當者，張昭不得以強辭距也。守，式又翻。權舉酒屬寧曰︰「興霸，甘寧，字興霸。屬，之欲翻。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昭為權長史。權之此言，旣以獎甘寧之氣，又以全張昭之體。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長，知兩翻。

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蒙衝釋名曰︰船狹而長曰蒙衝，以衝突敵船。挾守沔口，以栟閭大紲繫石為矴，栟閭，椶櫚也。郭璞曰︰落穫也，中作器索。栟，卑盈翻。紲，音薛，長繩也。矴，丁定翻，錘舟石。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偏將軍董襲與別部司馬凌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將，卽亮翻。被，皮義翻。方言，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謂之舸，小者謂之艖。舸，嘉我翻。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紲，斷，丁管翻。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平北都尉呂蒙蒙自別部司馬，以功為平北都尉。勒前鋒，親梟就首。梟，堅堯翻。於是將士乘勝，水陸並進，傅其城，傅，讀曰附。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挺，拔也。虜其男女數萬口。

權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盛，時征翻。權為諸將置酒，甘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為權言飛疇昔舊恩，舊恩，謂薦而不用，又開之使奔吳也。為，于偽翻；下同。「寧不值飛，固已損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為君置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亡，謂亡走。若爾，爾，猶言如此也。寧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凌統怨寧殺其父操，常欲殺寧；權命統不得讎之，令寧將兵屯於他所。

**4**夏，六月，罷三公官，復置丞相、御史大夫。漢初，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為三公，哀帝元壽二年，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為三公，中興以來，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今雖復置丞相、御史，而操自為丞相，事權出於一矣。癸巳，以曹操為丞相。操以冀州別駕從事崔琰為丞相西曹掾，司空東曹掾陳留毛玠為丞相東曹掾，元城令河內司馬朗為主簿，弟懿為文學掾，冀州主簿盧毓為法曹議令史。別駕從事，州牧行部，則奉引，錄衆事。漢制，公府西曹掾主府史署用，東曹掾主二千石、長吏遷除及軍吏，黃閣主簿錄省衆事。文學掾，漢郡曹有之，操於公府創置也。法曹主郵驛科程事。時公府諸曹，皆置議令史。元城縣，屬魏郡。毓，植之子也。

琰、玠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拔敦實，斥華偽，進沖遜，抑阿黨。行，下孟翻。沖，謙虛也，和也。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獨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長，知兩翻。朝，直遙翻。吏潔於上，俗移於下。操聞之，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復，扶又翻。

司馬懿，少聰達，多大略，少，詩照翻。崔琰謂其兄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斷，丁亂翻。非子所及也！」操聞而辟之，懿辭以風痹。痹，必至翻，濕病也。操怒，欲收之，懿懼，就職。司馬懿始此。

**5**操使張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驚動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陳而立，將，卽亮翻。陳，讀曰陣。有頃，皆定，卽得首謀者，殺之。

遼在長社，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三將任氣，多共不協。共，相與也。操使司空主簿趙儼幷參三軍，每事訓諭，遂相親睦。

**6**初，前將軍馬騰與鎭西將軍韓遂結為異姓兄弟，晉·職官志曰︰四鎭通於柔遠。蓋漢末始置也。後以部曲相侵，更為讎敵。朝廷使司隸校尉鍾繇、涼州刺史韋端和解之，徵騰入屯槐里。曹操將征荊州，使張旣說騰，令釋部曲還朝，說，輸芮翻。騰許之。已而更猶豫，旣恐其為變，乃移諸縣促儲偫，偫，直里翻。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發而東入朝也。操表騰為衞尉，考異曰︰典略曰︰「建安十五年，徵騰為尉。」按張旣傳，「曹公將征荊州，令旣說騰入朝。」蓋「三」字誤為「五」耳。以其子超為偏將軍，統其衆，悉徙其家屬詣鄴。為後十七年族騰張本。

**7**秋，七月，曹操南擊劉表。

**8**八月，丁未，以光祿勳山陽郗慮為御史大夫。郗，丑脂翻。姓譜︰郗為高平望姓。

**9**壬子，太中大夫孔融棄市。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數，所角翻。發辭偏宕，賢曰︰偏邪跌宕，不拘正理。余謂此偏，非邪之謂，言其論議抑揚，有所偏重也。宕，徒浪翻，過也。多致乖忤。忤，五故翻。操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內甚嫌之。融又上書，「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融所論建漸廣，益憚之。周禮，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鄭玄曰︰畿，限也。千里寰內不以封建，則操不可以居鄴矣，故憚之。融與郗慮有隙，慮承操風旨，構成其罪，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軍師祭酒、軍謀祭酒，皆操所置。奏︰「融昔在北海，建安初，融為北海相。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使，疏吏翻。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賢曰︰跌蕩，無儀檢也。放，縱也。禰，乃禮翻。更相贊揚。更，工衡翻。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顏回復生』，復，扶又翻。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操遂收融，幷其妻子皆殺之。

初，京兆脂習與融善，脂，姓也。魏略︰脂習，字元升，後為中大夫。每戒融剛直太過，必罹世患。及融死，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孔融，字文舉。舍，讀曰捨。吾何用生為！」操收習，欲殺之，旣而赦之。

**10**初，劉表二子，琦、琮。琦，渠宜翻。琮，徂宗翻。表為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為，于偽翻。惡，烏路翻。表妻弟蔡瑁、瑁，莫報翻。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日相與毀琦而譽琮。譽，音余。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去，羌呂翻。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申生，晉獻公之太子，為驪姬所譖，自縊而死。重耳，申生之弟，懼驪姬之讒，出奔。獻公卒後，重耳入，是為文公，遂為霸主。重，直龍翻。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為江夏太守。夏，戶雅翻。表病甚，琦歸省疾。省，悉景翻。瑁、允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衆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重，直用翻。非孝敬之道也。」遂遏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表卒，瑁、允等遂以琮為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奔喪作難。難，乃旦翻。會曹操軍至，琦奔江南。按劉備敗於當陽，濟沔與琦會，然後俱到夏口。琦奔江南，在劉琮降後。史究其終言之。

章陵太守蒯越四親園廟在章陵，時以為郡，置守。及東曹掾傅巽等勸劉琮降操，降，戶江翻；下同。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當，如字，言不敵也。三者皆短，將何以待敵？且將軍自料何如劉備？若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若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琮從之。考異曰︰范書、陳志·表傳皆云韓嵩亦說琮降。按嵩時被囚，必不預謀。九月，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以節迎操。節，漢節也。琮父表受之於漢。諸將皆疑其詐，婁圭曰︰「天下擾擾，『章︰甲十一行本下「擾」字作「攘」；乙十一行本同。』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操遂進兵。

時劉備屯樊，樊城，在襄陽東，北臨漢水，周大夫樊仲山甫之邑也；唐為襄州安養縣。琮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官屬宋忠詣備宣旨。時曹操已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語，牛倨翻。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劇，甚也。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斷，丁管反。不足以解忿，亦恥丈夫臨別復殺卿輩！」復，扶又翻。遣忠去。乃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荊州可得。備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無父曰孤。遺，棄也；言父母棄之而去，故曰孤遺。今人謂孤獨無所依仰者為孤遺。背信自濟，背，蒲妹翻。吾所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備將其衆去，過襄陽，將，卽亮翻。過，工禾翻；下同。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比，必寐翻。當陽縣，屬南郡。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重，直用翻。兩，音亮。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艘，蘇刀翻。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江陵，南郡治所。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被，皮義翻。少，詩沼翻。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論曰︰劉玄德雖顚沛險難而信義愈明，顚沛，猶言顚仆。難，乃旦翻。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走義之士，則甘與同敗。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11**劉琮將王威說琮曰︰說，輸芮翻。「曹操聞將軍旣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徼，一遙翻。獲操，卽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琮不納。使琮用威言，操其殆哉！

操以江陵有軍實，軍實，糧儲、器械之類。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重，直用翻。輕軍到襄陽。聞備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當陽長坂，在今荊門軍當陽縣東南百二十里。盛弘之荊州記云︰當陽縣東有櫟林長坂。宋白曰︰漢當陽舊城，在今縣北。春秋傳︰楚伐麇。潁容釋例曰︰麇，當陽也。孔穎達曰︰陂者曰坂。陂，彼寄翻，又普羅翻。李巡曰︰陂者，謂高峯山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衆輜重。

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

張飛將二十騎拒後，拒後，卽古之殿也。飛據水斷橋，斷，丁管翻。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瞋，七人翻。自此迄于梁、陳，士大夫率自謂曰「身」。張飛，字益德。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近，其靳翻；下同。

或謂備︰「趙雲已北走。」備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擿，讀與擲同。趙雲，字子龍。頃之，雲身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

曹操進軍江陵，以劉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幷蒯越等，侯者凡十五人。釋嵩之囚，囚韓嵩，事見六十三卷建安四年。待以交友之禮，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為大鴻臚，蒯越為光祿勳，劉先為尚書，鄧羲為侍中。

荊州大將南陽文聘別屯在外，琮之降也，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操濟漢，漢，卽沔也。漢書·地理志註曰︰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如淳曰︰漢中人謂漢水為沔水。師古曰︰漢上曰沔。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漾漢；其源出於今興元之西縣嶓冢山，逕洋、金、房、均、襄、郢，復至漢陽入江者是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於西和州徼外，徑階、沔州與嘉陵水會，俗謂之西漢，又徑大安軍、利、劍、閬、果、合，與涪水會，至渝州入江。聘乃詣操。操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在己，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顏早見耳！」遂歔欷流涕。歔，音虛。欷，許旣翻，又音希。操為之愴然，為，于偽翻。愴，七亮翻。字謂之曰︰「仲業，文聘，字仲業。卿眞忠臣也。」厚禮待之，使統本兵，為江夏太守。

初，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西平和洽，姓譜︰和，本羲和之後，一云卞和之後。以為冀州土平民強，英傑所利，『章︰甲十一行本「利」下有「四戰之地」四字；乙十一行本同。』不如荊州土險民弱，易依倚也，易，以豉翻。遂從劉表。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辟，讀曰避。昏世之主，不可黷近，近，其靳翻。久而不去，讒慝將興。」遂南之武陵。表辟南陽劉望之為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為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傳，株戀翻。望之弟廙謂望之曰︰廙，逸職翻，又羊至翻。「趙殺鳴犢，仲尼回輪。史記︰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歎曰︰「丘之不濟，命也夫！」子貢進曰︰「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竭澤而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乎丘哉！」乃還。今兄旣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孟子曰︰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所謂和光同塵也。則宜模范蠡遷化於外，謂范蠡去越而扁舟五潮，卒居於陶，隨其所遷而自為變化也。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復見害，復，扶又翻。廙奔揚州。南陽韓曁避袁術之命，徙居山都山。劉表又辟之，遂遁居孱陵。山都山，在南陽郡山都縣。屬武陵郡，後劉備改曰公安。賢曰︰孱陵故城，在今荊州公安縣西南。孱，音士顏翻。表深恨之，曁懼，應命，除宜城長。河東裴潛亦為表所禮重，潛私謂王暢之子『張︰「子」作「孫」。』粲及河內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王，于況翻。乃欲西伯自處，處，昌呂翻。其敗無日矣！」遂南適長沙。於是操以曁為丞相士曹屬，丞相府有戶曹、賊曹、兵曹、鎧曹、士曹掾、屬各一人；兵、鎧、士三曹，蓋操所置也。潛參丞相軍事，時方用兵，故丞相府置參軍事。職官分紀，漢三公府有參軍事。蓋亦謂此時所置耳。洽、廙、粲皆為掾屬，漢公府並有掾、屬，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曹比三百石，其屬比二百石。三公為天子之股肱，掾、屬則三公之喉舌，魏、晉置，多者或數十人。芝為菅令，菅縣，屬濟南郡。應劭曰︰菅，音姦。考異曰︰粲傳曰︰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云云。按操恐劉備據江陵，至襄陽卽過，日行三百里，引用名士，皆至江陵後所為，不得更置酒漢濱，恐誤。從人望也。

**12**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13**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謂有附琦者，有附琮者。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梟，堅堯翻。前書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師古曰︰梟，言最勇健也。有隙，謂備欲殺操不遂也。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惡，烏路翻。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好，呼到翻。如有離違，離違，言人有離心，互相違異也。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幷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勞，力到翻。說，輸芮翻，下同。同心一意，共治曹操，治，直之翻。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卽遣肅行。

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比，必寐翻。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先為豫州牧，故以稱之。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曹操表權為討虜將軍，故稱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荊州在西，吳在東。世業，猶言世事也。而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為人所倂，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諸葛瑾，字子瑜。瑾，渠吝翻。避亂江東，為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住，止軍也。水經註︰江水過鄂縣北而東流，右得樊口；樊山下寒溪水所注也。陸游曰︰黃州與樊口正相對。郡國志，鄂縣，屬江夏郡。孫策破黃祖於此，改曰武昌。今壽昌軍是也。通鑑以為孫權所改。

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柴桑縣，屬豫章郡。晉置尋陽郡於江南，卽此柴桑縣地也。今江州德化縣西南九十里有柴桑山。說權曰︰說，式芮翻。「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杜預曰︰芟，刈也；夷，殺也。芟，所銜翻。難，乃旦翻；下同。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量，音良。處，昌呂翻。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衡以取平。上下相當無所卑屈曰抗。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斷，丁亂翻。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事見十一卷漢高帝五年。況劉豫州王室之冑，冑，系也。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復，扶又翻。權勃然曰︰勃然，作色慍怒也。「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難，乃旦翻。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前書韓安國曰︰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師古註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故以取喻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荊，謂備；吳，謂權。鼎足之形，謂三分天下也。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

是時，曹操遺權書曰︰遺，于季翻。「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治，直之翻。權以示臣『章︰甲十一行本「臣」作「羣」；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鬬艦乃以千數，杜佑曰︰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左右有弩窗、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速疾，乘人之所不及，非戰之船也。鬬艦，船上設女牆，可高三尺，牆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幟旛、金鼓，此戰船也。艦，戶黯翻。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諭。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更，工衡翻。肅追於宇下。韓詩曰︰屋𥧥為宇。陸德明曰︰屋四垂為宇；又隤下曰宇。考工記曰︰宇欲卑。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鄕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下曹從事，諸曹從事之最下者。乘犢車，晉志曰︰犢車，牛車也。古之貴者不乘牛車。漢武帝推恩之末，諸侯寡弱，貧者至乘牛車。其後稍貴之。自靈、獻以來，天子至士，遂為常乘。從吏卒，交游士林，士林，多士之林；謂京邑大都，四方賢士所聚也。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

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已受命出使，蓋行未遠也。使，疏吏翻。番，蒲何翻。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相，息亮翻。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英雄之士猶樂其業，言無他志也。樂，音洛。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為，于偽翻。去，羌呂翻。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為，于偽翻；下保為同。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使舟楫，與吳、越爭衡。舍，讀曰捨。北人便於鞍馬，南人便於舟楫；言操舍而就所短。今又盛寒，馬無藁草，說文曰︰禾莖為藁，音工老翻。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前書·地理志曰︰夏水過江夏郡入江水。水經註曰︰黃鵠山，東北對夏口城，亦沙羡縣治。蓋齊、梁之魯山城，今之漢陽軍，卽其地；所謂漢口也。祝穆曰︰夏口，一名魯口。似指漢水之口。然何尚之云︰夏口，在荊江之中，正對沔口。而章懷太子亦謂夏口戍在鄂州。故唐史皆指鄂州為夏口。蓋本在江北，自孫權取對岸夏口之名以名之，而江北之名始晦。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言欲斬之也。復，扶又翻。乃罷會。

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謂迎操之議也。懾，之涉翻。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將，卽亮翻。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孤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言新附之人，心懷狐疑，未能出死命而為之力戰也。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秦松，字文表，元，恐當作「文」。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魯肅，字子敬。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卒，讀曰猝。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程公，程普也；時江東諸將，普年最長，人皆呼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謂能辦操，則誠為能決勝也。邂逅不如意，不期而會曰邂逅，謂兵之勝負，或有不如本心之所期者也。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將兵與備幷力逆操；將，卽亮翻。以魯肅為贊軍校尉，使之贊軍謀，因以為官稱。助畫方略。

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邏，郞佐翻，巡也。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勞，力到翻。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委，棄也，置也。儻能屈威，謂能自屈其威而來見。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舸，古我翻。幾，居豈翻。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少，詩沼翻。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過，音戈。詩云︰不我過。杜甫詩︰吟詩許見過。皆從平聲。備深愧喜。愧者，自愧呼肅之非；喜者，喜瑜之整也。

進，與操遇於赤壁。水經註︰江水自沙羨而東，右逕赤壁山北。郡縣志︰赤壁山，在蒲圻西百三十里，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卽周瑜用黃蓋策焚曹公船處。杜佑曰︰赤壁，在鄂州蒲圻縣。武昌志曰︰曹操自江陵追劉備至巴丘，遂至赤壁，遇周瑜兵，大敗，取華容道歸。赤壁山，在今嘉魚縣，對江北之烏林。巴丘，今巴陵；華容，今石首也。黃州赤壁非是。今之華容縣，則晉之安南縣也。

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十艘，艘，蘇曹翻，船之總名。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杜佑曰︰走舸，舷上立女牆，置棹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者，往返如飛鷗，乘人之所不及。金鼓旗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先以書遺操，遺，于季翻。詐云欲降。降，戶江翻；下同。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著，直略翻。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炎，與燄同，以贍翻。張，知亮翻。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章︰甲十一行本「震」作「進」；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雷，盧對翻，疾擊鼓也。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華容縣，屬南郡；從此道可至華容縣也。杜佑曰︰古華容，在竟陵郡監利縣。遇泥濘，道不通，濘，乃定翻。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塡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羸，倫為翻。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太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橫野大將軍，光武以命王常。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折衝將軍始此。引軍北還。

周瑜、程普將數萬衆，與曹仁隔江未戰。甘寧請先徑進取夷陵，往，卽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降，先取夷陵，則與益州為鄰，故襲肅舉軍以降。襲，姓；肅，名。周瑜表以肅兵益橫野中郞將呂蒙。橫野，本將軍號，以資序未至，故為中郞將。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甘寧，寧困急，求救於周瑜，諸將以為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普曰︰「留凌公績於江陵，凌統，字公績。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獲馬三百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十二月，孫權自將圍合肥，合肥，曹操置，揚州刺史治焉。時刺史已移治壽春。考異曰︰魏志·武紀，「十二月，權為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喜救合肥。權聞喜至，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孫盛異同評曰︰「按吳志，備先破公軍，然後權攻合肥，而此紀云，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吳志為是。」又陳矯傳云︰「陳登為權所圍于匡奇，令矯求救於曹操。」而先賢行狀云︰「登為策所圍。」按策始欲攻登，未濟江，已為許貢客所殺。吳書云︰「權征合肥，命張昭別討匡奇。」於時陳矯已為曹仁長史。又陳登年三十六而卒，必已不在。不知登之被圍果在何時也。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不克，此古當塗縣也。

劉備表劉琦為荊州刺史，引兵南徇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營帥雷緒率部曲數萬口歸備。帥，所類翻。備以諸葛亮為軍師中郞將，軍師，亦古將軍號。曹操初置軍師祭酒，而備置軍師中郞將，皆以一時軍事創置官名也。然軍師祭酒止決軍謀，中郞將則有兵柄。亮後又進軍師將軍。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調，徒弔翻。以偏將軍趙雲領桂陽太守。

**14**益州牧劉璋聞曹操克荊州，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為人短小放蕩，然識達精果。操時已定荊州，走劉備，不復存錄松。復，扶又翻。主簿楊脩白操辟松，操不納；松以此怨，歸，勸劉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為後十六年璋迎備張本。

習鑿齒論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

**15**曹操追念田疇功，恨前聽其讓，事見上十二年。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乃復以前爵封疇。復，扶又翻；下同。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操下世子及大臣博議。劾，戶槪翻，又戶得翻。狷，吉縣翻。下，遐稼翻。世子丕以「疇同於子文辭祿，國語，鬬且曰︰楚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以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又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申胥逃賞，左傳，吳破楚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者七日，秦師乃出，大敗吳師。楚子入于郢，賞申包胥。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旣定矣，又何求！」遂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為可聽。操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操使惇自以其情喻之。惇就疇宿而勸之，疇揣知其指，揣，初委翻。不復發言。惇臨去，固邀疇，疇曰︰「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謂不能為劉虞報讎，自竄於徐無山也。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刎，武粉翻。卒，子恤翻。涕泣橫流。惇具以答操，操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郞。

**16**操幼子倉舒卒，操傷惜之甚。司空掾邴原女早亡，操欲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未成人而死曰殤。生未為配偶而死合葬，故曰非禮。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焉，於虔翻。操乃止。

**17**孫權使威武中郞將賀齊虞預曰︰賀氏，本姓慶氏。齊伯父純，安帝時為侍中，避帝父孝德皇帝諱，改為賀氏。討丹陽黟、歙賊。黟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魏氏春秋曰︰丹陽郡黟縣，有林歷山。歙縣亦屬丹陽郡。師古曰︰黟，音伊。歙，音攝。帥，所類翻。四面壁立，不可得攻，軍住經月。齊陰募輕捷士，於隱險處，夜以鐵戈拓山潛上，上，時掌翻；下同。縣布以援下人。縣，讀曰懸。援，于元翻，引也。得上者百餘人，令分布四面，鳴鼓角；賊大驚，守路者皆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得上，大破之。權乃分其地為新都郡，權分歙縣為徙新、新定、休陽、黎陽，幷黟為六縣，置新都郡；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新安郡；唐睦州是也；皇宋改徽州。以齊為太守。

#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六

## 漢紀五十八起屠維亦奮若（己丑），盡昭陽大荒落（癸巳），凡五年。

孝獻皇帝辛

**建安十四年**（己丑、二○九）

**1**春，三月，曹操軍至譙。自赤壁還也。

**2**孫權圍合肥，久不下。權率輕騎欲身往突敵，長史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兵凶器、戰危事，前書鼂錯之言。今麾下持盛壯之氣，忽強暴之虜，以權在軍中，故稱麾下。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將，卽亮翻。願抑賁、育之勇，賁、音奔。懷霸王之計。」權乃止。

曹操遣將軍張喜將兵解圍，久而未至。揚州別駕楚國蔣濟密白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雩婁縣，屬廬江郡。師古曰︰雩，音許于翻。婁，音力于翻。晉·地道記，雩婁在安豐縣西南。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語，牛倨翻。一部得入城，二部為權兵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考異曰︰魏志·武紀︰「十二月，權圍合肥。」劉馥傳云「攻圍百餘日」。孫權傳云「踰月不能下」。由此言之，權退必在今年，明矣。

**3**秋，七月，曹操引水軍自渦入淮，班志︰淮陽扶溝縣，渦水首受狼湯渠，東至向入淮；過郡三，行千里，水經註曰︰至下邳睢陵縣入淮。師古曰︰渦，音戈，又音瓜。狼，音浪。湯，音徒浪翻。出肥水，軍合肥，開芍陂屯田。水經註︰肥水，出九江成德縣廣陽鄕西，西北入芍陂。陂周一百二十許里，在壽春縣南八十里，楚相孫叔敖所造也。自芍陂上施水，則至合肥。肥水又北過壽春縣北，入于淮。師古曰︰芍，音鵲。

**4**冬，十月，荊州地震。

**5**十二月，操軍還譙。

**6**廬江人陳蘭、梅成據灊、六叛，灊、六二縣，皆屬廬江郡。賢曰︰灊，今壽州霍山縣。灊，音潛。操遣盪寇將軍張遼討斬之；盪，徒朗翻。考異曰︰遼傳無年。按繁欽征天山賦云︰「建安十四年十二月甲辰，丞相武平侯曹公東征，臨川未濟，羣舒蠢動，割有灊、六，乃俾上將盪寇將軍張遼治兵南岳之陽。」又云︰「陟天柱而南徂。」故置於此。因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

**7**周瑜攻曹仁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守，式又翻。程普領江夏太守，治沙羡；夏，戶雅翻。羡，音夷。呂範領彭澤太守；範傳云︰範領彭澤太守，以彭澤、柴桑、歷陽為奉邑。呂蒙領尋陽令。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荊江之南岸，則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四郡地也。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水經︰南平郡孱陵縣有油水，西北注于江，曰油口。劉備立營之處也。

權以妹妻備。妻，七細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恐為所圖也。

曹操密遣九江蔣幹往說周瑜。說，輸芮翻；下同。幹以才辨獨步於江、淮之間，言江、淮人士，無能敵其才辯者。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蔣幹，字子翼。為曹氏作說客邪！」為，于偽翻。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處，昌呂翻；下同。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謂蘇秦、張儀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間，古莧翻。

**8**丞相掾和洽言於曹操曰︰「天下之人，材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格，正也。掾，俞絹翻。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著，陟略翻。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朝，直遙翻。飧，蘇昆翻，熟食曰飧。夫立敎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中者，正道；庸者，常道。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今崇一槪難堪之行以檢殊塗，檢，束也，檢柙也。槪，與槩同。行，下孟翻；下同。勉而為之，必有疲瘁。瘁，秦醉翻。古之大敎，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操善之。

**十五年**（庚寅、二一○）

**1**春，下令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論語載孔子之言。朱子曰︰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管仲富擬公室，築三歸之臺，塞門反坫，鏤簋朱紘，桓公用之而霸。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書·堯典曰︰明明揚仄陋。揚，舉也。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2**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3**冬，曹操作銅爵臺於鄴。水經註︰銅爵臺，在鄴城西北，因城為之，高十丈，有屋百餘間。

**4**十二月，己亥，操下令曰︰「孤始舉孝廉，操年二十，舉孝廉，為郞。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世人之所凡愚，恐時人以凡愚待之也。欲好作政敎以立名譽，故在濟南，除殘去穢，操為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汙狼籍。於是奏免其八，姦宄逃竄，境內肅然。濟，子禮翻。去，羌呂翻。平心選舉。以是為強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鄕里。時年紀尚少，少，詩照翻。乃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為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為典軍校尉，見五十九卷靈帝中平五年。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為，于偽翻。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見五十九卷初平元年。難，乃旦翻。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見六十卷初平三年。降，戶江翻。又討擊袁術，使窮沮而死；見六十三卷建安四年。沮，在呂翻。摧破袁紹，見六十三卷建安五年。梟其二子；斬譚見六十四卷十年；斬尚見上卷十二年。梟，堅堯翻。復定劉表，見上卷上年。復，扶又翻。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強盛，又性不信天命，恐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言其將篡也。度，徒洛翻。每用耿耿，耿，古幸翻。毛公曰︰耿耿，猶儆儆也，又憂也。故為諸君陳道此言，為，于偽翻。皆肝鬲之要也。鬲，胸鬲也。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己離兵為人所禍，離，力智翻。旣為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處，昌呂翻。然兼封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謂孫、劉也。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上，時掌翻。武平、陽夏、柘、苦四縣皆屬陳國。夏，音賈。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少，詩沼翻；下同。

**5**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京見孫權，京，京口城也。權時居京，故劉備、周瑜皆詣京見之。後都秣陵，於京口置京督，又曰徐陵督。爾雅︰絕高曰京。其城因山為壘，緣江為境，因謂之京口。求都督荊州。荊州八郡，瑜旣以江南四郡給備，備又欲兼得江、漢間四郡也。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梟，堅堯翻。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好，呼到翻。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謂資之土地，使成霸業。聚此三人俱在疆埸，埸，音亦。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呂範亦勸留之。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擥英雄，擥，魯敢翻，手取也。不從。不從瑜、範之言也。備還公安，久乃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孤方危急，不得不往，此誠險塗，殆不免周瑜之手！」

周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敗，憂在腹心，謂操以赤壁之敗，威望頓損，中國之人或欲因其敗而圖之，是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相事，謂相與從事於戰攻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而幷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䠞操，䠞，子六翻。北方可圖也。」權許之。奮威者，孫堅弟子奮威將軍、丹陽太守瑜也。

周瑜還江陵為行裝，於道病困，與權牋曰︰「脩短命矣，誠不足措；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敎命耳。復，扶又翻；下同。方今曹操在北，疆埸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言養虎將自遺患。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旰食之秋，旰，古旦翻，晚也。朝，直遙翻。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裴松之曰︰瑜欲取蜀，還江陵治嚴，所卒之處，應在今之巴陵，與前所鎭巴江，名同處異也。據水經註，巴丘山在湘水右岸，晉武帝太康元年立巴陵縣，宋文帝元嘉十六年置巴陵郡，今岳州也。考異曰︰按江表傳，瑜與策同年，策以建安五年死，年二十六，瑜死時年三十六，故知在今年也。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自迎其喪於蕪湖。蕪湖縣，屬丹陽郡。瑜有一女、二男，權為長子登娶其女；為，于偽翻。長，知兩翻。以其男循為騎都尉，妻以女；胤為興業都尉，妻以宗女。妻，七細翻。

初，瑜見友於孫策，太夫人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下之，長，知兩翻。數，所角翻。折，而設翻。下，遐稼翻。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酒不澆為醇。醪，滓汁酒。

權以魯肅為奮武校尉，代瑜領兵，令程普領南郡太守。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為孫、劉爭荊州張本。考異曰︰肅傳曰︰「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恐操不至於是，今不取。乃分豫章為番陽郡，番，蒲何翻。分長沙為漢昌郡；鄱陽，今饒州地。沈約志，長沙郡有吳昌縣，漢末之漢昌也，吳更名。至隋，廢吳昌入羅縣；唐武德八年，又省羅縣入湘陰。則知吳立漢昌郡，在唐岳州湘陰縣界。復以程普領江夏太守，復，扶又翻。魯肅為漢昌太守，屯陸口。水經，江水左逕烏林南，又東，右岸得蒲磯口，卽陸口也。水出下雋縣西三山溪，入蒲圻縣北，逕呂蒙城西；孫權征長沙、零、桂所鎭也。

初，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當塗，猶言當路也。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師古曰︰涉，若涉水；獵，若獵獸。言歷覽之，不專精也。治，直之翻。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常讀書，自以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魯肅過尋陽，與蒙論議，大驚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卽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劉備以從事龐統守耒陽令，耒陽縣，屬桂陽郡。宋白曰︰郡國志云︰鰲山口，卽耒陽縣。耒，盧對翻。在縣不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遺，于季翻。處，昌呂翻。百官志︰司隸校尉，從事史十二人︰功曹從事，主選署及衆事；別駕從事，校部、行部則奉引，錄衆事。州牧則改功曹從事為治中從事。杜佑曰︰別駕從事史，從刺史行部，別乘一乘傳車，故謂之別駕。治中從事史，居中治事，主衆曹。功曹，主選用。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善譚，大器之，善譚者，劇論當世事也。譚，與談同。遂用統為治中，親待亞於諸葛亮，與亮並為軍師中郞將。

**6**初，蒼梧士燮為交趾太守。交州刺史朱符為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表其弟壹領合浦太守，䵋領九眞太守，䵋，胡悔翻，又于鄙翻。武領南海太守。燮體器寬厚，中國士人多往依之。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天下殽亂，燮雄據偏州，人但知威尊，無復知有天子也。長，知兩翻。出入儀衞甚盛，震服百蠻。

朝廷遣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津好鬼神事，常著絳帕頭，好，呼到翻。著，陟略翻。帕，莫白翻。項安世家說︰頭巾，一名𢄦，音隖；一名帕。陸游曰︰袹頭者，巾幘之類，猶今言幞頭。韓文公云「以紅袹首」，已為失之，東坡云「絳袹蒙頭讀道書」，增一「蒙」字，其誤尤甚。鼓琴、燒香，讀道書，云可以助化，為其將區景所殺，區，烏侯翻，姓也，又虧于翻。據史，自賈琮以前，皆為交趾刺史，未得為交州。晉志，永和九年，交趾太守周敞求立為州，朝議不許，卽拜敞為交趾刺史。建安八年，張津為刺史，士燮為交趾太守，共表立為州，乃拜津為交州牧。十五年，移居番禺。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為刺史。姓譜︰賴為楚所滅，子孫以國為氏。風俗通︰漢有交趾太守賴先。是時蒼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朝廷賜燮璽書，以燮為綏南中郞將，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如故。『章︰甲十一行本「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後」字作空格。』巨與恭相失，巨舉兵逐恭，恭走還零陵。

孫權以番陽太守臨淮步騭為交州刺史，姓譜︰晉有步揚，食采於步，因氏焉。番，蒲荷翻。騭，職日翻。士燮率兄弟奉承節度。吳巨外附內違，騭誘而斬之，誘，音酉。威聲大震。權加燮左將軍，燮遣子入質。質，音致。由是嶺南始服屬於權。

**十六年**（辛卯、二一一）

**1**春，正月，以曹操世子丕為五官中郞將，置官屬，為丞相副。漢五官中郞將，主五官郞而已，未嘗置官屬也；領屬光祿勳，未嘗為丞相副也。

**2**三月，操遣司隸校尉鍾繇討張魯，使征西護軍夏侯淵等將兵出河東，與繇會。淵之族，操所自出也；付以西征先驅之任，以資序未得為征西將軍，故以護軍為名。倉曹屬高柔諫曰︰公府倉曹，主倉穀事；有掾，有屬。「大兵西出，韓遂、馬超疑為襲己，必相扇動。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操不從。

關中諸將果疑之，操舍關中而遠征張魯，伐虢取虞之計也。蓋欲討超、遂而無名，先張討魯之勢以速其反，然後加兵耳。馬超、韓遂、侯選、程銀、楊秋、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等十部皆反，其衆十萬，屯據潼關；潼關，在弘農華陰縣。水經註曰︰河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晉所謂桃林之塞，秦所謂陽華是也。操遣安西將軍曹仁督諸將拒之，晉·百官志曰︰四安起於魏初。謂安東、安西、安南、安北四將軍也。敕令堅壁勿與戰。命五官將丕留守鄴，以奮武將軍程昱參丕軍事，沈約曰︰奮武將軍，始於漢末。門下督廣陵徐宣為左護軍，門下督，督將之居門下者。留統諸軍，樂安國淵為居府長史，統留事。姓譜︰齊有國氏，世為上卿。又鄭七穆子國之後，為國氏。秋，七月，操自將擊超等。將，卽亮翻；下同。議者多言︰「關西兵習長矛，非精選前鋒，不可當也。」操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在我而不在敵，故可以制勝，此未易與常人言也。刺，七亦翻；下同。

八月，操至潼關，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以步騎四千人渡蒲阪津，據河西為營，蒲阪津，在蒲阪縣西。河西卽唐之蒲津關。考異曰︰「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為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禽也。』太祖曰︰『善。』」按武帝紀，潛遣二將渡蒲阪，皆太祖之謀，而晃傳云皆晃之策。蓋陳氏各欲稱其功美，不相顧耳。閏月，操自潼關北渡河。兵衆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斷，丁管翻。馬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猶據胡牀不動。許褚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中，竹仲翻。褚左手舉馬鞍以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操乃得渡；遂自蒲阪渡西河，循河為甬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前書，渭水至船司空入河。後漢省船司空，屬華陰縣。渭口之東，卽潼關也。操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使求割河以西請和，操不許。九月，操進軍，悉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賈詡以為可偽許之。操復問計策，數，所角翻。挑，徒了翻。復，扶又翻。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解，戶買翻，曉也。

韓遂請與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遂與樊稠交馬語，而得以斃稠；與曹操交馬語，乃以自斃。然後知遂之所以遇稠者，非用數也。若馬超等之疑遂，則猶李傕之疑稠耳。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重，直龍翻。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旣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二者皆所以離之也。考異曰︰許褚傳曰︰「太祖與韓遂、馬超等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眄之，超不敢動。」按時超不與遂同在彼，故疑此說妄也。操乃與克日會戰，克日者，剋定其日也。先以輕兵挑之，挑，徒了翻。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奔涼州，楊秋奔安定。

諸將問操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缺，謂缺而不備。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二將之軍也。二將，徐晃、朱靈也。將，卽亮翻。連車樹栅，為甬道而南，旣為不可勝，兵法︰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淮南子之言。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始，關中諸將每一部到，操輒有喜色。諸將問其故，操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適，丁歷翻。一舉可滅，為功差易，吾是以喜。」當此之時，關西之兵最為精強，而破於操者，法制不一也。易，以豉翻。

冬，十月，操自長安北征楊秋，圍安定。秋降，降，戶江翻。復其爵位，使留撫其民。

十二月，操自安定還，留夏侯淵屯長安。以議郞張旣為京兆尹。旣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

遂、超之叛也，弘農、馮翊縣邑多應之，河東民獨無異心；操與超等夾渭為軍，軍食一仰河東。仰，牛向翻。及超等破，餘畜尚二十餘萬斛，畜，讀曰蓄。操乃增河東太守杜畿秩中二千石。

**3**扶風法正為劉璋軍議校尉，軍議校尉，使之議軍事。蓋時議必推正之善謀，璋能官之而不能用耳。璋不能用，又為其州里俱僑客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僑，寄也，寓也。鄙，薄也。邑邑，不樂之意。益州別駕張松與正善，自負其才，忖璋不足與有為，忖，度也，思也。忖，寸本翻。常竊歎息。松勸璋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璋使正往，正辭謝，佯為不得已而行。還，為松說備有雄略，為，于偽翻。密謀奉戴以為州主。

會曹操遣鍾繇向漢中，璋聞之，內懷恐懼。松因說璋曰︰說，輪芮翻。「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使，疏吏翻。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為也！今州『章︰甲十一行本「州」下有「中」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據裴松之註，龐羲免璋諸子於難，而李異殺趙韙，故各恃功。欲有外意。謂其意欲附外也。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備。主簿巴西黃權諫曰︰譙周巴記曰︰劉璋分巴郡墊江已上為巴西郡。「劉左將軍有驍名，曹操表備為左將軍，故稱之。驍，堅堯翻。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璋不聽，出權為廣漢長。廣漢縣，屬廣漢郡。長，知兩翻。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

法正至荊州，陰獻策於劉備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別駕，州之上佐，故曰股肱。響應於內，以取益州，猶反掌也。」考異曰︰韋曜吳書曰︰「備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德接納，盡其殷勤之歡。因問蜀中闊狹，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及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按劉璋、劉備傳，松未嘗先見備，吳書誤也。備疑未決。龐統言於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備表權為車騎將軍，故以稱之。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為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言水火者，以其性相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譎，古穴翻。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柰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尚書仲虺之言。逆取順守，前書陸賈曰︰「湯、武逆取而順守之。」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以為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以趙雲領留營司馬，留營司馬，掌留營軍事也。備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

孫權聞備西上，上，時掌翻。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備子禪還吳，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

劉璋敕在所供奉備，備入境如歸，前後贈遺以巨億計。遺，于季翻。備至巴郡，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衞者』也。」備自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巴郡，治江州。墊江縣，屬巴郡。涪縣，屬廣漢郡。墊江水，蓋卽涪內水也。庾仲雍曰︰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墊，音疊。涪，音浮。賢曰︰涪縣故城，今綿州城。墊江縣，唐之合州。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乘，繩證翻。幔，莫半翻，幕也。精光耀日，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備，便於會襲璋。備曰︰「此事不可倉卒！」卒，讀曰猝。龐統曰︰「今因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備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推備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備亦推璋行鎭西大將軍，領益州牧。晉·百官志曰︰四鎭通於柔遠。謂鎭東、鎭西、鎭南、鎭北四將軍也。所將吏士，更相之適，之，往也。更，工衡翻。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白水關，在廣漢白水縣，劉璋置軍屯守，卽楊懷、高沛之軍也。杜佑曰︰梁州金牛縣，漢葭萌縣地，縣南有故白水關。備幷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璋還成都，備北到葭萌，葭萌縣，屬廣漢郡。賢曰︰葭萌，今利州益昌縣。應劭曰︰葭，音家。師古曰︰萌，音氓。蜀王封其弟葭萌於此，因以名邑。先主改曰漢壽。未卽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十七年**（壬辰、二一二）

**1**春，正月，曹操還鄴。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

**2**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蘇伯反，扇動幽、冀。五官將丕欲自討之，功曹常林曰︰據林傳，時為五官將功曹。「北方吏民，樂安厭亂，樂，音洛。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犬羊相聚，不能為害。方今大軍在遠，外有強敵，將軍為天下之鎭，謂留守鄴也。輕動遠舉，雖克不武。」乃遣將軍賈信討之，應時克滅。餘賊千餘人請降，議者皆曰︰「公有舊法，圍而後降者不赦。」降，戶江翻。程昱曰︰「此乃擾攘之際，權時之宜。今天下略定，不可誅之；縱誅之，宜先啓聞。」議者皆曰︰「軍事有專無請。」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丕曰︰「善。」卽白操，操果不誅。旣而聞昱之謀，甚悅，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以勸丕不專殺也。處，昌呂翻。

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為十；國淵上首級，皆如其實數，國淵時統留事。上，時掌翻。操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聳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操大悅。

**3**夏，五月，癸未，誅衞尉馬騰，夷三族。騰詣鄴見上卷十三年。

**4**六月，庚寅晦，日有食之。

**5**秋，七月，螟。

**6**馬超等餘衆屯藍田，夏侯淵擊平之。

鄜賊梁興鄜縣，前漢屬左馮翊，後漢省。師古曰︰鄜，音敷。寇略馮翊，諸縣恐懼，皆寄治郡下，議者以為當移就險阻。左馮翊鄭渾曰︰「興等破散，藏竄山谷，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降，戶江翻；下同。宣諭威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吏民，治城郭，為守備，治，直之翻。募民逐賊，得其財物婦女，十以七賞。民大悅，皆願捕賊；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之。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諭之，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長，知兩翻。興等懼，將餘衆聚鄜城，操使夏侯淵助渾討之，遂斬興，餘黨悉平。渾，泰之弟也。鄭泰，見用於董卓而欲圖卓者也。

**7**九月，庚戌，立皇子熙為濟陰王，懿為山陽王，邈為濟北王，敦為東海王。時許靖在蜀，聞立諸王，曰︰「將欲翕之，必姑張之；將欲奪之，必姑與之。其孟德之謂乎。」濟，子禮翻。

**8**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所；及劉備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為建業。秣陵，屬丹陽郡，本金陵也，秦始皇改；孫權改曰建業；後避晉愍帝諱，改曰建康。石頭城，在今建康城西二里。金陵志︰石頭城去臺城九里，南合秦淮水。張舜民曰︰石頭城者，天生城壁，有如城然，在清涼寺北覆舟山上。江行自北來者，循石頭城，轉入秦淮。陸游曰︰龍灣望石頭山，不甚高，然峭立江中，繚繞如垣牆。清涼寺距石頭里餘，西望宣化渡及歷陽諸山。宋白曰︰晉平吳，分為二邑，自淮水南為秣陵，北為建業。江表傳︰紘謂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地勢岡阜連石頭。昔秦始皇東巡，經此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處所具存，宜為都邑。」獻帝春秋又載權曰︰「秣陵有小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又據晉書·郗隆傳，隆為揚州刺史，鎭秣陵。齊王冏檄令赴討趙王倫，隆停檄不下。時王邃鎭石頭，隆軍西赴邃者甚衆。隆遣從事於牛渚禁之，不得止。將士奉邃攻殺隆。則石頭在牛渚西。詳考是事，秣陵軍將赴邃，欲自牛渚而西勤王也；石頭自在牛渚東。

**9**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說，輸芮翻。賢曰︰濡須，水名，在今和州歷陽縣西南。孫權夾水立塢，狀如偃月。杜佑曰︰濡須水，在歷陽西南百八十里。余據濡須水出巢湖，在今無為軍北二十五里，濡須塢在今巢縣東南四十里。諸將皆曰︰「上岸擊賊，上，時掌翻。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濡須塢。

**10**冬，十月，曹操東擊孫權。董昭言於曹操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處，昌呂翻；下同。今明公恥有慙德，樂保名節；樂，音洛。然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己，誠不可不重慮也。」重，直用翻。乃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賢曰︰禮含文嘉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謂之九錫，錫，予也；九錫皆如其德。左傳曰︰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祝宗、卜史、備物典策。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朝，直遙翻。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記·檀弓，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勞，力到翻。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輒，言專輒也。操軍向濡須，彧以疾留壽春，飲藥而卒。彧傳云︰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考異曰︰陳志·彧傳曰︰「以憂薨。」范書·彧傳曰︰「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孫盛魏氏春秋亦同。按彧之死，操隱其誅。陳壽云以憂卒，蓋闕疑也。今不正言其飲藥，恐後世為人上者，謂隱誅可得而行也。彧行義修整而有智謀，好推賢進士，故時人皆惜之。行，下孟翻。好，呼到翻。

臣光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門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陳文子諸侯之賢大夫，皆不足以當之，而獨稱管仲之仁，豈非以其輔佐齊桓，大濟生民乎！論語︰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莫之知也！」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齊桓之行若狗彘，管仲不羞而相之，行，下孟翻。相，息亮翻。其志蓋以非桓公則生民不可得而濟也。漢末大亂，羣生塗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則荀彧捨魏武將誰事哉！

齊桓之時，周室雖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蕩覆，尺土一民，皆非漢有。荀彧佐魏武而興之，舉賢用能，訓卒厲兵，決機發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為強，化亂為治，治，直吏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豈在管仲之後乎！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復，扶又翻。

而杜牧乃以為「彧之勸魏武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於漢代，譬之敎盜穴牆發匱而不與同挈，得不為盜乎！」臣以為孔子稱「文勝質則史」，見論語。凡為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彧口所言邪！用是貶彧，非其罪矣。且使魏武為帝，則彧為佐命元功，與蕭何同賞矣；彧不利此而利於殺身以邀名，豈人情乎！

**11**十二月，有星孛于五諸侯。晉·天文志曰︰五諸侯五星，在東井北。又太微南蕃，左執法東北一星曰謁者，謁者東北三星曰三公，三公北三星曰九卿，九卿西五星曰內五諸侯，內侍天子，不之國也。孛，蒲內翻。

**12**劉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劉璋旣不武，又素無豫備，大軍卒至，卒，讀曰猝。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強兵，據守關頭，卽白水關頭也。聞數有牋諫璋，數，所角翻。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旣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白帝，卽巴東魚復縣城也。公孫述據成都，自稱白帝，改魚復曰白帝城。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沈，持林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

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為脣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荊州，轉侵州界，州界，謂益州界。其憂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瘁，秦醉翻。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書與備及法正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恐禍及己，因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敕關戍諸將文書皆勿復得與備關通。復，扶又翻。備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責其無客主之禮也。勒兵徑至關頭，幷其兵，進據涪城。此用龐統之中計也。

**十八年**（癸巳、二一三）

**1**春，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江西營，大江東北流，故自歷陽至濡須口皆謂之江西，而建業謂之江東。獲其都督公孫陽。權率衆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孫權，字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為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語，牛倨翻。「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

**2**庚寅，詔幷十四州，復為九州。十四州，司、豫、冀、兗、徐、青、荊、揚、益、梁、雍、幷、幽、交也。復為九州者，割司州之河東、河內、馮翊、扶風及幽、幷二州皆入冀州；涼州所統，悉入雍州，又以司州之京兆入焉；又以司州之弘農、河南入豫州，交州幷入荊州，則省司、涼、幽、幷而復禹貢之九州矣。此曹操自領冀州牧，欲廣其所統以制天下耳。

**3**夏，四月，曹操至鄴。

**4**初，曹操在譙，恐濱江郡縣為孫權所略，欲徙令近內，近，其靳翻。以問揚州別駕蔣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事見六十三卷建安五年。燕縣、白馬縣，皆屬東郡。燕，春秋之南燕國也。賢曰︰燕故城今滑州胙城縣。鈔，楚交翻。燕，於賢翻。今欲徙淮南民，何如？」對曰︰「是時兵弱賊強，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以來，明公威震天下，民無他志，人情懷土，實不樂徙，樂，音洛。懼必不安。」操不從。旣而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蘄春縣，本屬江夏郡。沈約曰︰吳立蘄春郡。此據吳志書之也。蘄，音祁。江西遂虛，合淝以南，惟有皖城。皖縣，屬廬江郡。賢曰︰今舒州懷寧縣。師古曰︰皖，音胡管翻。濟後奉使詣鄴，使，疏吏翻。操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丹陽郡已屬孫權，濟不得之郡也。

**5**五月，丙申，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為魏公，時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為魏國。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九錫︰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袞冕之服，赤舄副焉；毛萇曰︰赤舄，人君之盛屨也；釋舄，複履也。鄭玄曰︰複下曰舄。鄭衆曰︰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周禮︰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鄭衆曰︰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縣，讀曰懸。舞佾之數，天子八，諸侯六。杜預曰︰八佾，八八六十四人；六佾，六六三十六人。服虔曰︰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宋傅隆曰︰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為列之證也。佾，音逸。朱戶以居；納陛以登；虎賁之士三百人；鈇、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玈與盧同，黑色也。秬鬯一卣，珪、瓚副焉。

**6**大雨水。

**7**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聞劉備舉兵，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軍無輜重，重，直用翻。野穀是資，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梓潼縣，屬廣漢郡，漢武帝元鼎元年置，以縣倚梓林而枕潼水為名；建安二十二年，劉備分立梓潼郡。班志，梓潼有五婦山，駞水所出，南入涪。應劭曰︰涪水出廣漢，南入漢。水經曰︰涪水出廣漢涪縣西北，東至廣漢與梓潼水合，又西南流，又南入于墊江。註云︰涪水出廣漢屬國剛氐道徼外；梓潼水卽五婦水也，同入于墊江，卽所謂內水也。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禽耳。」劉備聞而惡之，惡，烏路翻。以問法正。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不用度計。

璋遣其將劉璝、冷苞、張任、鄧賢、吳懿等拒備，皆敗，退保緜竹；璝，姑回翻，又胡隈翻。冷，魯杏翻，姓也。按本或作「泠」，泠，音魯經翻。緜竹縣，屬廣漢郡；唐屬漢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九十三里。懿詣軍降。降，戶江翻；下同。璋復遣護軍南陽李嚴、江夏費觀督緜竹諸軍，復，扶又翻；下同。夏，戶雅翻。費，父沸翻。嚴、觀亦率其衆降於備。備軍益強，分遣諸將平下屬縣。劉璝、張任與璋子循退守雒城，雒縣，屬廣漢郡，雒水所出；唐為漢州治所。備進軍圍之。任勒兵出戰於鴈橋，鴈江，在雒縣南，曾有金鴈，故名為鴈橋。軍敗，任死。

**8**秋，七月，魏始建社稷、宗廟。

**9**魏公操納三女為貴人。自此以後，曹操不書姓而冠以國。操三女，長憲，次節，次華；節後立為皇后。

**10**初，魏公操追馬超至安定，聞田銀、蘇伯反，引軍還。參涼州軍事楊阜言於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設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隴西、南安、漢陽、永陽，皆隴上諸郡也。獻帝起居注，初平四年，分漢陽、上郡為永陽。操還，超果率羌、胡擊隴上諸郡縣，郡縣皆應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冀縣，屬漢陽郡，郡及涼州刺史治焉。

超盡兼隴右之衆，張魯復遣大將楊昂助之，復，扶又翻。凡萬餘人，攻冀城，自正月至八月，救兵不至。刺史韋康遣別駕閻溫出，告急於夏侯淵，夏侯淵時屯長安。外圍數重，重，直龍翻。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超兵見其迹，遣追獲之。超載溫詣城下，使告城中云︰「東方無救。」隴右在西方，操在關東，故曰東方。溫向城大呼曰︰呼，火故翻。「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雖怒，猶以攻城久不下，徐徐更誘溫，冀其改意。誘，音酉。溫曰︰「事君有死無二，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乎！」超遂殺之。

已而外救不至，韋康及太守欲降。降，戶江翻。楊阜號哭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以為使君守此城，號，戶刀翻。為，于偽翻。今柰何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乎！」刺史、太守不聽，開城門迎超。超入，遂殺刺史、太守，自稱征西將軍、領幷州牧、督涼州軍事。

魏公操使夏侯淵救冀，未到而冀敗。淵去冀二百餘里，超來逆戰，淵軍不利。氐王千萬反應超，屯興國，氐王千萬，略陽清水氐種也，其後是為仇池之楊。興國，城名。淵引軍還。

會楊阜喪妻，就超求假以葬之。喪，息浪翻。假，居訝翻，休假也。求假，猶古之請告請急也。阜外兄天水姜敍為撫夷將軍，擁兵屯歷城。水經註，歷城在西縣，去仇池一百二十里，後改為建安城。杜佑曰︰歷城，在今同谷郡西七里，去仇池九十里。宋白曰︰晉置仇池郡於歷城。今為成州。阜見敍及其母，歔欷悲甚。歔，音虛；欷，許旣翻，又音希，泣餘聲也。敍曰︰「何為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目之視物，一出入息之頃，則一瞬。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背，蒲妹翻。將，卽亮翻。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以書弒君也。趙盾，晉卿趙宣子也。左傳，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疆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超強而無義，多釁，易圖耳。」易，以豉翻。敍母慨然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咄，當沒翻。姜敍，字伯奕；楊阜，字義山。負，罪負也。難，乃旦翻。人誰不死，死於忠義，得其所也。但當速發，勿復顧我；我自為汝當之，復，扶又翻。為，于偽翻。不以餘年累汝也。」累，力瑞翻。敍乃與同郡趙昂、尹奉、武都李俊等合謀討超，又使人至冀，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使為內應。超取趙昂子月為質，質，音致。昂謂妻異曰︰據皇甫謐列女傳，異，士氏女也。「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柰月何？」異厲聲應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為重，喪，息浪翻。況一子哉！」

九月，阜與敍進兵，入鹵城，鹵城，當在西縣、冀縣之間。昂、奉據祁山，以討超。水經註︰祁山，在嶓冢之西七十許里，山上有城，極為險固，漢水逕其南。又曰︰祁山，在上邽西南二百四十里。杜佑曰︰祁山，在今同谷郡長道縣東十里。余據今西和州長道縣南十里有祁山，古來南北二岈，有萬餘家。諸葛亮表言「祁山去沮五百里，有人萬戶」者，此也。超聞之，大怒，趙衢因譎說超，使自出擊之。譎，古穴翻。說，輸芮翻。超出，衢與梁寬閉冀城門，盡殺超妻子。超進退失據，乃襲歷城，得敍母。敍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背父，謂馬騰在鄴，不顧而反；殺君，謂殺韋康也。背，蒲妹翻。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殺之，又殺趙昂之子月。楊阜與超戰，身被五創。超兵敗，遂南奔張魯。被，皮義翻。創，初良翻。考異曰︰楊阜傳云「十七年九月」，武帝紀，「十八年超在漢陽，復因羌、胡為害。十九年正月，趙衢等討超，超奔漢中。」按姜敍九月起兵，超卽應出討，超出，衢等卽應閉門，不應至來年正月。蓋魏史書捷音到鄴之月耳。楊阜傳誤也。魯以超為都講祭酒，魯為五斗米道，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後號祭酒，各領部衆。都講祭酒者，魯使學者都習老子五千文，置都講祭酒，位次師君。欲妻之以女。妻，七細翻。或謂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焉，於虔翻。魯乃止。操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楊阜爵關內侯。

**11**冬，十一月，魏初置尚書、侍中、六卿；以荀攸為尚書令，涼茂為僕射，涼，姓；茂，名。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為尚書，魏置五曹尚書，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王粲、杜襲、衞覬、和洽為侍中，自是以後，侍中遂以四人為定員。鍾繇為大理，大理，漢廷尉之職。王脩為大司農，袁渙為郞中令，行御史大夫事，郞中令，漢光祿勳之職。陳羣為御史中丞。時以御史大夫為三公，以中丞為御史臺主。

袁渙得賞賜，皆散之，家無所儲，乏則取之於人，不為皦察之行，皦，吉了翻。行，下孟翻。然時人皆服其清。時有傳劉備死者，羣臣皆賀，惟渙獨否。

魏公操欲復肉刑，令曰︰「昔陳鴻臚以為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臚，陵如翻。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陳羣父紀為漢大鴻臚。陳羣對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於笞，事見十五卷文帝十三年。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易，以豉翻。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剪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姦矣。下，遐稼翻。刖，音月。穿者，穿穴隙；踰者，踰垣牆。夫三千之屬，周穆王作甫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之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易以肉刑。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貿矣。貿，易也。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當時議者，唯鍾繇與羣議同，餘皆以為未可行。操以軍事未罷，顧衆議而止。

#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七

## 漢紀五十九起閼逢敦牂（甲午），盡柔兆涒灘（丙申），凡三年。

孝獻皇帝壬

**建安十九年**（甲午、二一四）

**1**春，馬超從張魯求兵，北取涼州，魯遣超還圍祁山。姜敍『章︰甲十一行本「敍」下有「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告急於夏侯淵，諸將議欲須魏公操節度。淵曰︰「公在鄴，反覆四千里，比報，敍等必敗，非救急也。」比，必寐翻。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為前軍。郃，古合翻，又曷閤翻。超敗走。

韓遂在顯親，顯親縣屬漢陽郡，班志無之，蓋光武所置，以封竇友。賢曰︰顯親故城，在今秦州成紀縣東。淵欲襲取之，遂走。淵追至略陽城，去遂三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氐。魏略曰︰建安中，興國氐王阿貴，百頃氐王千萬，各有部落萬餘，從馬超為亂。超破之後，阿貴為夏侯淵所攻滅，千萬南入蜀。淵以為︰「遂兵精，興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水經註︰瓦亭水，南逕隴西成紀縣，東歷長離川，謂之長離水；燒當等羌居之。卒，讀曰猝。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捨羌獨守則孤，謂遂若捨羌而不救，獨擁兵自守，則其勢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必可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重，直用翻。自將輕兵到長離，攻燒羌屯，遂果救長離。諸將見遂兵衆，欲結營作塹乃與戰。塹，七豔翻。淵曰︰「我轉鬬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衆罷敝，不可復用。復，扶又翻。罷，讀曰疲。賊雖衆，易與耳。」易，以豉翻。乃鼓之，大破遂軍，進圍興國。氐王千萬奔馬超，餘衆悉降。轉擊高平、屠各，皆破之。屠，直如翻。

**2**三月，詔魏公操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游冠。漢制︰諸侯王金印、赤紱、遠游冠。董巴曰︰遠游冠，制如通天，高九寸，正豎、頂少邪，乃直下為鐵卷梁，有展筩橫之於前，無山述。

**3**夏，四月，旱。五月，雨水。

**4**初，魏公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皖，戶板翻。大開稻田。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衆必增；收孰，謂稻成熟而收之也。有糧則可以增衆。孰，古熟字通。宜早除之。」閏月，權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治，直之翻。城備旣脩，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吾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寧為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為士卒先；蒙以精銳繼之，手執枹鼓，枹，音膚。士卒皆騰踊。侵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旣而張遼至夾石，夾石在今安慶府桐城縣北四十七里，今名西峽山。聞城已拔，乃退。權拜呂蒙為廬江太守，守，式又翻。還屯尋陽。

**5**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譙周巴記曰︰初平六年，趙韙分巴郡安漢以下為永寧郡。建安六年，劉璋以永寧為巴東郡。唐夔州、開州之地也。至江州，破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呵，虎何翻。「大軍旣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降，戶江翻；下同。我州，謂益州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分遣趙雲從外水定江陽、犍為，江陽縣，本屬犍為郡，劉璋分立江陽郡；唐為瀘州。犍為郡，唐為資、簡、嘉、眉之地。今渝州亦漢巴郡地也，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自渝上合州至綿州者，謂之內水；自渝上戎、瀘至蜀者，謂之外水。犍，居言翻。飛定巴西、德陽。譙周巴記︰建安六年，劉璋分巴郡墊江以上為巴西。德陽縣屬廣漢郡，唐遂州地。

劉備圍雒城且一年，龐統為流矢所中，卒。法正牋與劉璋，為陳形勢強弱，中，竹仲翻。卒，子恤翻。為，于偽翻。且曰︰「左將軍從舉兵以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蓋時人以璋倚備為用，備反襲璋，議備之薄也。愚以為可圖變化，以保尊門。」尊門，謂璋家門。璋不答。雒城潰，備進圍成都。諸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會。

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又魯將楊昂等數害其能，超內懷於邑。數，所角翻。師古曰︰於邑，短氣貌，讀並如字。又，於，音烏；邑，音烏合翻。備使建寧督郵李恢往說之，蜀志︰後主建興三年，改益州郡為建寧郡。恢此時蓋為益州郡督郵，史因後改郡名而書之耳。說，輸芮翻；下同。超遂從武都逃入氐中，密書請降於備。備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怖，普布翻。

備圍城數十日，使從事中郞涿郡簡雍入說劉璋。簡，姓也。魯有大夫簡叔。蜀志曰︰簡雍姓耿，後音訛為簡。時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靈帝中平五年，劉焉牧益州，至是二十七年。無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膏，古報翻。何心能安！」遂開城，與簡雍同輿出降，降，戶江翻。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璋于公安，盡歸其財物，佩振威將軍印綬。曹公先加璋振威將軍，故仍佩其印綬。

備入成都，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凡城中公私所有金銀，悉取以分賜將士，至於穀帛，則各還所主也。備領益州牧，以軍師中郞將諸葛亮為軍師將軍，益州太守，此益州太守非漢武帝所開置之益州郡也。武帝所置之益州郡，劉蜀為南中地宅。蓋劉璋置益州太守與蜀郡太守並治成都郭下。南郡董和為掌軍中郞將，並署左將軍府事，署府事者，總錄軍府事也。偏將軍馬超為平西將軍，晉·百官志︰四平立於喪亂。謂平東、平西、平南、平北四將軍也。軍議校尉法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裨將軍南陽黃忠為討虜將軍，從事中郞麋竺為安漢將軍，漢大將軍府有從事中郞，職參謀議。簡雍為昭德將軍，北海孫乾為秉忠將軍，安漢、昭德、秉忠，皆備所置將軍號也。廣漢長黃權為偏將軍，長，知兩翻。汝南許靖為左將軍長史，龐羲為司馬，龐，皮江翻。李嚴為犍為太守，犍，居言翻。費觀為巴郡太守，費，父沸翻。山陽伊籍為從事中郞，零陵劉巴為西曹掾，掾，俞絹翻。廣漢彭羕為益州治中從事。羕，餘亮翻。

初，董和在郡，清儉公直，為民夷所愛信，蜀中推為循吏，故備舉而用之。備之自新野奔江南也，事見六十五卷十三年。荊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魏公操。操辟為掾，遣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備略有三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蒸，沈約曰︰吳立衡陽郡，臨蒸縣屬焉。蓋吳所置也。水經註︰蒸水出衡陽重安縣西邵陵縣界耶薑山，東北流過臨蒸縣北，東注于湘，謂之蒸口。以書招之，巴不從，備深以為恨。巴遂自交趾入蜀依劉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旣入，巴復諫曰︰復，扶又翻。「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稽，音啓；言稽顙服從也。降，戶江翻；下同。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璋以和為益州太守，權為府主簿，嚴為護軍。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璋兄瑁娶吳懿妹，璋母費氏。彭羕，璋之所擯棄也；羕仕益州不過書佐，人毀之於璋，髡鉗為徒隸。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處，昌呂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初，劉璋以許靖為蜀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踰城降備，備以此薄靖，不用也。法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許靖與弟劭並有高名，汝南月旦評，二人者為之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主公之稱，始於東都。改明公稱主公，尊事之為主也。天下之人，不可戶說，不可戶戶而說之也。說，如字。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

成都之圍也，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藏，徂浪翻。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易，以豉翻。但當鑄直百錢，直百錢，一錢直百也。杜佑曰︰蜀鑄直百錢，文曰「直百」。亦有勒為五銖者，大小稱兩如一焉，並徑七分，重四銖。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時議者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事見十九卷武帝元狩四年。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都定，猶言皆定也。桑梓，謂其故鄕祖父之所樹者。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調，徒弔翻。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

備之襲劉璋也，留中郞將南郡霍峻守葭萌城。張魯遣楊昂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昂乃退。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扶，姓；禁，名。帥，讀曰率。閬水卽西漢水，禹貢所謂「嶓冢導漾，東流為漢」者也。水經註︰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謂之西漢水；東南至廣漢白水縣西，又東南至葭萌縣，又東南過巴郡閬中縣與閬水會。水出閬陽縣而東，逕其縣南，又東注漢水。昔劉璋攻霍峻於葭萌也，自此水上。又東南入漢州江津縣東南入于江。余據此水，今謂之嘉陵江。攻圍峻，且一年。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斬存。伺，相吏翻。備旣定蜀，乃分廣漢為梓潼郡，唐梓州之地。宋白曰︰綿州巴西縣，本漢涪縣，屬廣漢郡。華陽國志︰漢元初二年，廣漢自繩鄕移治涪，後治雒；劉備立梓潼郡，以縣屬焉。隋改為巴西縣。唐梓州治郪，天寶方改為梓潼郡。以峻為梓潼太守。

法正外統都畿，備都成都，以蜀郡為都畿。內為謀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餐，千安翻。睚，五懈翻。眦，士懈翻。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太縱橫，橫，戶孟翻。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事見上卷十四年。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謂迎備入益州也。復，扶又翻。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法正，字孝直。少，詩沼翻。

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者。治，直之翻。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事見九卷高帝元年。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下，遐稼翻。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以亮等初至為客，益州人士則主也。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呼，火故翻。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弘，大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焉，璋父也。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孔子曰︰政寬則濟之以猛，孔明其知之。治，直吏翻。

劉備以零陵蔣琬為廣都長。長，知兩翻。備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治，時又沈醉。沈，持林翻。沈醉，言為酒所沈滯也。備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脩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重，直用翻，言再三加察也。備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

**6**秋，七月，魏公操擊孫權，留少子臨菑侯植守鄴。少，詩照翻。考異曰︰植傳云︰「太祖戒之曰︰『吾昔為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又云︰「植，太和六年薨，年三十一。」按植今年年二十三，則死時當年四十一矣。本傳誤也。操為諸子高選官屬，為，于偽翻。以邢顒為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橈，顒，魚容翻。防，隄也。閑，闌也。防以制水，閑以制獸，皆禁止之義也。橈，奴敎翻。由是不合。庶子劉楨美文辭，植親愛之。漢制︰列侯置家丞、庶子各一人，主侍侯，使理家事。楨，音貞。楨以書諫植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愚實懼焉。」

**7**魏尚書令荀攸卒。攸深密有智防，智以料事，防以保身。自從魏公操攻討，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嘗稱，「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去惡之去，羌呂翻。荀彧，字文若；荀攸，字公達。又稱︰「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彧為漢尚書令，攸為魏尚書令。

**8**初，枹罕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枹罕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枹，音膚。賜支河首在金城河關之西，建自以居河上流，故以為號。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冬，十月，魏公操使夏侯淵自興國討建，圍枹罕，拔之，斬建。淵別遣張郃等渡河，入小湟中，湟水源出西海鹽池之西北，東至金城允吾縣入河。夾湟兩岸之地，通謂之湟中。又有湟中城，在西平、張掖之間，小月氏之地也，故謂之小湟中。河西諸羌皆降，降，戶江翻。隴右平。

**9**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衞莫非曹氏之人者。議郞趙彥常為帝陳言時策，魏公操惡而殺之。為，于偽翻。惡，烏路翻。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懼，見，賢遍翻；下同。任，音壬，勝也；不任，猶言不勝也。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以其領兵，懼其為變，故防之也。朝，直遙翻，下同。見，賢遍翻。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浹，卽協翻。自後不復朝請。復，扶又翻。

董承女為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姙，姙，如林翻，孕也。累為請，不能得。為，于偽翻。伏皇后由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賊人者謂之殘。逼，言其逼上也。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是，事乃泄，董承誅事見六十三卷五年。操大怒，十一月，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郗，丑之翻。璽，斯氏翻。綬，音受。以尚書令華歆為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華子魚有名稱於時，與邴原、管寧號三人為一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歆所為乃爾；邴原亦為操爵所縻；高尚其事，獨管寧耳。當時頭尾之論，蓋以名位言也。嗚呼！壞，音怪。時帝在外殿，引慮於坐，坐，徂臥翻。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被，皮義翻。復，扶又翻。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漢御史大夫，三公也，故以呼之。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下，遐稼翻。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

**10**十二月，魏公操至孟津。

**11**操以尚書郞高柔為理曹掾。理曹，漢公府無之，蓋操所置。掾，俞絹翻。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考覈而窮竟之也。而亡者猶不息。操欲更重其刑，幷及父母、兄弟，柔啓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疾，惡也。書曰︰爾毋忿疾于頑。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誘其還心。誘，音酉。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復，扶又翻，下同。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己，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曰︰「善！」卽止不殺。

**二十年**（乙未、二一五）

**1**春，正月，甲子，立貴人曹氏為皇后；魏公操之女『章︰「女」上脫「中」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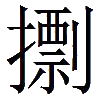
**2**三月，魏公操自將擊張魯，將自武都入氐，武都，本白馬氐所居之地，武帝開以為郡。氐人塞道，塞，悉則翻。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郃，古合翻，又曷閤翻。夏，四月，操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陳倉縣，屬右扶風，唐岐州寶雞縣是。大散關，在其西南。河池縣，屬武都郡。余據大散關在今鳳州梁泉縣。氐王竇茂衆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漢末分金城為西平郡。

**3**初，劉備在荊州，周瑜、甘寧等數勸孫權取蜀。數，所角翻。權遣使謂備曰︰使，疏吏翻。「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使曹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取璋，次取張魯，一統南方，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報曰︰「益州民富地險，劉璋雖弱，足以自守。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孫、吳所難也。孫、吳，謂孫武、吳起也。議者見曹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念；復，扶又翻。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吳會，謂吳地為一都會。會，讀如字。一說，吳、會，謂吳、會稽二郡之地。會，音工外翻。何肯守此坐須老乎！而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樞者，門戶所由以運動也。言操欲搖動吳、蜀而未得其樞，若自相攻伐，是借之以可動之樞也。使敵乘其隙，非長計也。且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威靈以匡漢朝。朝，直遙翻。今璋得罪於左右，備獨悚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言宗室被攻而不能救，無面目以立於天下也。被，皮義翻。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秭歸縣，屬南郡，唐之歸州。諸葛亮據南郡，南郡，本治江陵，吳得荊州，置南郡於江南；晉平吳，以江陵為南郡，以江南之南郡為南平郡。亮所據蓋江南之南郡也。備自住孱陵，孱，應劭音踐；師古士連翻。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西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備留關羽守江陵，魯肅與羽鄰界；羽數生疑貳，肅常以歡好撫之。數，所角翻。好，呼到翻。

及備已得益州，權令中司馬諸葛瑾從備求荊州諸郡。時權署置諸將有別部司馬；則中司馬者，蓋中軍司馬也。瑾自長史轉中司馬，位任蓋不輕矣。瑾，渠吝翻。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相與耳。」權曰︰「此假而不反，乃欲以虛辭引歲也。」謂延引歲時也。孟子曰︰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也。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長，知兩翻。關羽盡逐之。權大怒，遣呂蒙督兵二萬以取三郡。

蒙移書長沙、桂陽，皆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降，戶江翻；下同。劉備聞之，自蜀親至公安，遣關羽爭三郡。孫權進住陸口，為諸軍節度；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以拒羽；益陽縣屬長沙郡。應劭曰︰在益水之陽。輿地志︰今潭州安化縣，本漢益陽縣。杜佑曰︰潭州益陽縣，漢故城在今縣東。宋白曰︰益陽故城在今益陽縣東八十里，其城魯肅所築。飛書召呂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蒙得書，祕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零陵，顧謂郝普故人南陽鄧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時也。郝普，字子太。郝，呼各翻。今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彼方首尾倒縣，縣，讀曰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復，扶又翻。度，徒洛翻；下同。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此家，謂郝普也。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為陳禍福。」為，于偽翻。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出降。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考異曰︰按孫河已死，或他人同姓名耳。卽日引軍赴益陽。

魯肅欲與關羽會語，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以不返三郡，數，所具翻。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戮力破敵，卽謂赤壁之戰也。行，戶剛翻。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地邪！」塊，苦潰翻。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覲於長阪，事並見六十五卷十三年。豫州之衆不當一校，校，戶敎翻。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竄，謂欲投吳巨也。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使有所庇蔭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墮好。私獨，謂私其一己之所獨也。墮，讀曰隳。好，呼到翻；下同。今已藉手於西州矣，謂得益州，有以藉手也。又欲翦幷荊州之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會聞魏公操將攻漢中，考異曰︰備傳云「曹公定漢中」，孫權傳云「入漢中」，按操以七月入漢中，備未應卽聞之，而八月權已攻合肥，蓋聞曹公兵始欲向漢中，卽引兵還耳。劉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更尋盟好。遂分荊州，以湘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班志，湘水出零陵陽海山，至酃入江，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吳、蜀分荊州，長沙、桂陽、零陵、武陵以湘水為界耳；南郡、江夏各自依其郡界。夏，戶雅翻。諸葛瑾每奉使至蜀，使，疏吏翻。與其弟亮但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4**秋，七月，魏公操至陽平。水經註︰濜水發武都氐中，南逕張魯城東。城因崤嶺，周迴五里；東臨峻谷，杳然百尋；西、北二面，連峯接崖，莫究其極；從南為盤道，登陟二里有餘。庾仲雍謂山為白馬塞，東對白馬城，一名陽平關。濜水南流入沔，謂之濜口。或曰︰陽平關，卽今興元百牢關是也。杜佑曰︰陽平關，在漢中褒城縣西北。張魯欲舉漢中降，降，戶江翻；下同。其弟衞不肯，率衆數萬人拒關堅守，橫山築城十餘里。初，操承涼州從事及武都降人之辭，說「張魯易攻，易，以豉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遠，于願翻。不可守也」，信以為然。及往臨履，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度，徒洛翻。少如人意。」少，詩沼翻。攻陽平山上諸屯，山峻難登，旣不時拔，士卒傷夷者多，軍食且盡，操意沮，便欲拔軍截山而還，沮，在呂翻。截山者，防其追尾也。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遣大將軍夏侯惇、將軍許褚呼山上兵還。會前軍夜迷惑，誤入張衞別營，營中大驚退散。侍中辛毗、主簿劉曄等在兵後，語惇、褚，語，牛倨翻。言「官兵已據得賊要屯，賊已散走」，猶不信之。惇前自見，乃還白操，進兵攻衞，衞等夜遁。考異曰︰武帝紀曰︰「公至陽平，張魯使弟衞等據關，攻之不拔，乃引還。賊守備解散，公乃密遣解等乘險夜襲，大破之。」劉曄傳曰︰「太祖欲還，令曄督後諸軍。曄策魯可克，馳白太祖，不如致攻，遂進兵，魯乃奔走。」郭頒世語︰「魯遣五官掾降，弟衞拒王師不得進。魯走巴中。軍糧盡，太祖將還。西曹掾郭諶曰︰『魯已降，留使旣未反，衞雖不同，偏攜可攻。縣軍深入以進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麋數千，突壞衞營，軍大驚，高祚等誤與衞衆遇，衞以為大軍見掩，遂降。」魏名臣奏載楊曁表曰︰「武皇帝征張魯，以十萬之衆，身親臨履。張衞之守，蓋不足言。地險守易，雖有精兵虎將，勢不能施。對兵三日，欲抽軍還。天祚大魏，魯守自壞，因以定之。」又載董昭表。其「承涼州」以下，皆昭表所述，必得實。今從之。

張魯聞陽平已陷，欲降，閻圃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杜濩赴朴胡，杜濩，賨邑侯也。朴胡，巴七姓夷王也。余據板楯蠻渠帥有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此所謂七姓夷王也。其餘戶歲入賨錢，口四十，故有賨侯。孫盛曰︰朴，音浮；濩，音戶。與相拒，然後委質，質，如字。功必多。」乃奔南山入巴中。今興元府，古漢中之地也。興元之南有大行路，通於巴州。其路險峻，三日而達于山頂。其絕高處謂之「孤雲、兩角，去天一握。」孤雲、兩角，二山名也；今巴州漢巴郡宕渠縣之北界也。三巴之地，此居其中，謂之中巴。巴之北境有米倉山，下視興元，實孔道也。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得達。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南鄭縣，漢中郡治所。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之。

丞相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旣得隴，復望蜀邪！」光武詔岑彭等曰︰「人苦不知足，旣得隴，復望蜀。」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少，詩沼翻。治，直之翻。相，息亮翻。冠，古玩翻。將，卽亮翻；下同。蜀民旣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考異曰︰劉曄傳云「備雖斬之」，按備傳云︰「備下公安，聞曹公定漢中，乃還。」如此，則備時猶在公安也。操問曄曰︰「今尚可擊不？」不，讀曰否。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七日之間，何以遽謂之小定？曄蓋窺覘備之守蜀有不可犯者，故為此言以對操焉耳。乃還。以夏侯淵為都護將軍，都護將軍，以盡護諸將而立號；光武始以命賈復。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以丞相長史杜襲為駙馬都尉，留督漢中事。襲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樂，音洛。

**5**八月，孫權率衆十萬圍合肥。時張遼、李典、樂進將七千餘人屯合肥；魏公操之征張魯也，為敎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權至，發敎，敎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操以遼、典勇銳，使之戰；樂進持重，使之守；薛悌文吏也，使勿得與戰。諸將以衆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比，必寐翻。是以敎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進等莫對。遼怒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若疑，遼將獨決之。」欲獨出戰也。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犒饗。犒，苦到翻。明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陳，殺數十人，斬二大將，大呼自名，陳，讀曰陣。呼，火故翻。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少，詩沼翻。重，直龍翻。遼急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號，戶高翻。遼復前『章︰甲十一行本「前」作「還」；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突圍，拔出餘衆。復，扶又翻；下同。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披，普靡翻。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乃還脩守備，衆心遂安。

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諸將在逍遙津北，水經註︰合肥東有逍遙津，水上舊有梁。張遼覘望知之，覘，丑廉翻，又丑艷翻。卽將步騎奄至。甘寧與呂蒙等力戰扞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圍，復還與遼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度權已免，乃還，被，皮義翻。創，初良翻。度，徒洛翻。權乘駿馬上津橋，上，時掌翻。橋南已徹，丈餘無板；親近監谷利在馬後，親近監，官也。谷，姓也；利，名也。江表傳曰︰谷利者，本左右給使也，以謹直為親近監。使權持鞍緩控，控，卽馬鞚。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著，陟略翻。遂得超渡。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權由是得免。

權入大船宴飲，賀齊下席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羣下震怖，幾，居希翻。怖，普布翻。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之誡！」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權慙謝賀齊也。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論語，子張問於孔子，以孔子之言書諸紳。故以答賀齊。

**6**九月，巴、賨夷帥朴胡、杜濩、任約，各舉其衆來附。賨，臧宗翻。帥，所類翻。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濩為巴西太守，約為巴郡太守，皆封列侯。後三人皆為劉備所破。

**7**冬，十月，始置名號侯以賞軍功。魏書曰︰置名號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皆不食租。裴松之曰︰今之虛封，蓋自此始。

**8**十一月，張魯將家屬出降。降，戶江翻；下同。魏公操逆拜魯鎭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閬中侯，賢曰︰閬中縣，屬巴郡，今隆州。余據隆州後避唐玄宗諱改為閬州。杜佑曰︰閬中，今閬州城。閬，音浪。邑萬戶。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為列侯。

習鑿齒論曰︰「閻圃諫魯勿王，事見六十四卷建安六年。而曹公追封之，將來之人，孰不思順！塞其本源而末流自止，塞，悉則翻。其此之謂歟！若乃不明於此而重焦爛之功，此引前書徐福焦頭爛額事，見二十五卷漢宣帝地節四年。豐爵厚賞止於死戰之士，則民利於有亂，俗競於殺伐，阻兵杖力，杖，除兩翻。干戈不戢矣。曹公之此封，可謂知賞罰之本矣。

**9**程銀、侯選、龐惪皆隨魯降。程銀、侯選，關中部帥也；龐惪，馬超將也︰渭南、冀城之敗，皆奔張魯。惪，古德字。魏公操復銀、選官爵，拜惪立義將軍。

**10**張魯之走巴中也，黃權言於劉備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三巴，巴東、巴西、巴郡也。備乃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降，權遂擊朴胡、杜濩、任約，破之。魏公操使張郃督諸軍徇三巴，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宕渠縣，本屬巴郡，時屬巴西郡。賢曰︰宕渠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杜佑曰︰俗號車騎城是也。宋白曰︰宕渠城，漢車騎將軍馮緄增修，俗名車騎城。師古曰︰宕，音徒浪翻。劉備使巴西太守張飛與郃相拒，五十餘日，飛襲擊郃，大破之。郃走還南鄭，備亦還成都。

操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將軍殷署等督領，平難將軍，曹氏所置。難，乃旦翻。以扶風太守趙儼為關中護軍。操使儼發千二百兵助漢中守禦，殷署督送之，行者不樂。樂，音洛。儼護送至斜谷口，斜，余遮翻。谷，音浴，又古祿翻。還，未至營，署軍叛亂。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叛者親黨也，聞之，各驚，被甲持兵，被，皮義翻。不復自安。復，扶又翻。儼徐喻以成敗，慰勵懇切，皆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諸營，各召料簡諸姦結叛者料，音聊，量度也，理也。八百餘人，散在原野。儼下令︰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率，讀曰帥，所類翻。治，直之翻。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卽相率還降。儼密白︰「宜遣將詣大營，大營，謂操營也。將，讀如字，送也。請舊兵鎭守關中。」魏公操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往，當須到乃發遣。俄而事露，諸營大駭，不可安諭。不可以言語諭之使安帖也。儼遂宣言︰「當差留新兵之溫厚者千人，鎭守關中，差，初皆翻，擇也。其餘悉遣東。」遣之東赴操營。便見主者內諸營兵名籍，立差別之。主者，主兵籍者也。差，初皆翻，擇也，又初加翻，言以等差別異之也。別，彼列翻，分也，異也。留者意定，與儼同心，其當去者亦不敢動。儼一日盡遣上道，上，時掌翻。因使所留千人分布羅落之。分布於行者之間，羅列而遮落之也。東兵尋至，東兵，劉柱所將之兵也。乃復脅諭，復，扶又翻。幷徙千人，令相及共東。凡所全致二萬餘口。

**二十一年**（丙申、二一六）

**1**春，二月，魏公操還鄴。

**2**夏，五月，進魏公操爵為王。

初，中尉崔琰薦鉅鹿楊訓於操，中尉，秦官，漢因之，至武帝改為執金吾。今操復置中尉，實則漢執金吾之職也。操禮辟之。及操進爵，訓發表稱頌功德。或笑訓希世浮偽，謂琰為失所舉。琰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省，悉景翻。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也。好，呼到翻。時有與琰宿不平者，白琰「傲世怨謗，意旨不遜」，以「會當有變」為意旨不遜。操怒，收琰付獄，髡為徒隸。前白琰者復白之云︰「琰為徒，對賓客虬須直視，虬須，卷鬚也；直視者，目不他矚也。復，扶又翻；下同。若有所瞋。」瞋，昌眞翻，怒目也。遂賜琰死。

尚書僕射毛玠傷琰無辜，心不悅。人復白玠怨謗，操收玠付獄，侍中桓階、和洽皆為陳理，為，于偽翻。操不聽。階求按實其事。王曰︰「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為崔琰觖望。觖有二音︰音窺瑞翻者，望也，言有所覬望也；音古穴翻者，怨望也。此當從入聲。此捐君臣恩義，妄為死友怨歎，死友，言其背公而相為死也。為，于偽翻。殆不可忍也。」洽曰︰「如言事者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覆，敷又翻。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孟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以玠歷年荷寵，荷，下可翻。剛直忠公，為衆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分，扶問翻。操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主之言，當肆之市朝；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應劭曰︰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朝，直遙翻。若玠無此言，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不加檢覈，臣竊不安。」操卒不窮治，卒，子恤翻。治，直之翻；下同。玠遂免黜，終於家。

是時西曹掾沛國丁儀用事，玠之獲罪，儀有力焉；羣下畏之側目。尚書僕射何夔及東曹屬東莞徐奕東莞縣屬琅琊國，春秋之鄆邑也；晉置東莞郡；唐密州莒縣卽其地也。莞，姑丸翻。獨不事儀，儀譖奕，出為魏郡太守，操旣居鄴，建安十七年，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衞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癭陶、曲陽、南和，廣平之廣平、任，趙國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十八年，分置東、西都尉。此以自相府掾屬補郡為出。賴桓階左右之得免。左右，讀曰佐佑。尚書傅選謂何夔曰︰「儀已害毛玠，子宜少下之。」夔曰︰「為不義，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少，詩沼翻。下，遐稼翻。焉，於虔翻。且懷姦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乎！」為丁儀被誅張本。朝，直遙翻。

崔琰從弟林，從，才用翻。嘗與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為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為有邂逅耳，邂，下懈翻。逅，戶茂翻。卽如卿諸人，良足貴乎！」

**3**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4**代郡烏桓三大人皆稱單于，代郡烏桓單于︰其一曰普盧，其二曰無臣氐，其三則未之聞也。恃力驕恣，太守不能治。魏王操以丞相倉曹屬裴潛為太守，漢公府有倉曹，有掾，有屬，主倉穀事。欲授以精兵。潛曰︰「單于自知放橫日久，橫，戶孟翻。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遂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以恩威，單于讋服。讋，質涉翻。

**5**初，南匈奴久居塞內，南匈奴自光武建武二十六年卽入居塞內。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議者恐其戶口滋蔓，浸難禁制，宜豫為之防。秋，七月，南單于呼廚泉入朝于魏，朝，直遙翻。魏王操因留之於鄴，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監，古銜翻；下同。單于歲給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傳襲其號。分其衆為五部，各立其貴人為帥，分為左、右、前、後、中五部，分居幷州諸郡，而監國者居平陽。帥，所類翻。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

**6**八月，魏以大理鍾繇為相國。

**7**冬，十月，魏王操治兵擊孫權；十一月，至譙。

#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八

## 漢紀六十起強圉作噩（丁酉），盡屠維大淵獻（己亥），凡三年。

孝獻皇帝癸

**建安二十二年**（丁酉、二一七）

**1**春，正月，魏王操軍居巢，居巢縣，屬廬江郡，春秋之巢國。宋白曰︰今無為軍，本巢縣之無為鎭，曹操攻吳，築城於此，無功而退，因號無為城。臨濡須水上壖地，秦、漢為居巢，春秋但名巢，辭有詳略耳。考異曰︰孫權傳，曹公次居巢，攻濡須，並在去冬。今從魏武紀。孫權保濡須，二月，操進攻之。孫權所保者，十七年所築濡須塢也。

初，右護軍蔣欽屯宣城，宣城縣，屬丹陽郡。賢曰︰故城在今宣州南陵縣東。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蕪湖縣，屬丹陽郡，春秋吳鳩茲之地。宋白曰︰以其地卑，畜水非深，而生蕪藻，故曰蕪湖。及權在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欽每稱徐盛之善。權問之，欽曰︰「盛忠而勤強，有膽略器用，好萬人督也。今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善之。

三月，操引軍還，留伏波將軍夏侯惇、都督曹仁、張遼等二十六軍屯居巢。晉志曰︰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為相，始遣大將軍督之，二十一年，命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也。蕭子顯曰︰漢順帝時，御史中丞馮赦討九江賊，督揚、徐二州軍事。何、徐宋志云起魏武，王珪之職儀云起光武，並非也。權令都尉徐詳詣操請降，操報使脩好，誓重結婚。降，戶江翻。好，呼到翻。重，直龍翻。權留平虜將軍周泰督濡須；平虜將軍，蓋孫氏創置。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以泰寒門，不服。寒門，言所出微也。權會諸將，大為酣樂，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樂，音洛。創，初良翻。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鬬處以對。畢，使復服；權把其臂流涕曰︰「幼平，周泰，字幼平。卿為孤兄弟，為，于偽翻。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被，皮義翻。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周泰傳︰權住宣城，忽略不治圍落。山賊卒至，權始上馬，賊鋒刃已交。泰投身衞權，身被十二創。是日，微泰，權幾危。又從討黃祖，拒曹公，攻曹仁，皆有功，故委之。坐罷，住駕，使泰以兵馬道從，坐，才臥翻。道，讀曰導。從，才用翻。鳴鼓角作鼓吹而出；樂纂曰︰司馬法︰軍中之樂，鼓笛為上，使聞之者壯勇而樂和；細絲、高竹不可用也，慮悲聲感人，士卒思歸之故也。唐紹曰︰鼓吹之樂，以為軍容。昔黃帝涿鹿有功，以為警衞。劉昫曰︰鼓吹，本軍旅之音，馬上奏之。自漢以來，北狄之樂，總歸鼓吹署。余按漢制，萬人將軍給鼓吹。吹，昌瑞翻。於是盛等乃服。

**2**夏，四月，詔魏王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

**3**六月，魏以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華，戶化翻。

**4**冬，十月，命魏王操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董巴輿服志曰︰金根車，輪皆朱班重牙，貳轂兩轄。金薄繆龍，為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筩，鸞雀立衡。文畫輈，羽蓋華蚤。建大旂十二斿，畫日月升龍。駕六馬，象鑣鏤錫，金鍐、方釳，插翟尾，朱兼樊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左纛，以氂牛尾為之，在左騑馬軛上，大如斗。是為德車。五時車，安、立亦皆如之，各如方色。白馬者，朱其髦尾為朱鬣云。所御駕六，餘皆駕四。後從為副車。晉志︰五時安、立車，亦建旗十二，各隨車色。立車則正豎其旗，安車則邪注。鍐，亡范﹝祖叢﹞翻。釳，許乙翻，鐵孔也。鍐，馬首飾。『鄒︰，韻會︰臼許切，音巨。說文︰云鐘鼓之柎也。』

**5**魏以五官中郞將丕為太子。

初，魏王操娶丁夫人，無子；妾劉氏，生子昂；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王使丁夫人母養昂；昂死於穰，事見六十三卷建安二年。丁夫人哭泣無節，操怒而出之，以卞氏為繼室。植性機警、多藝能，才藻敏贍，操愛之。操欲以女妻丁儀，妻，七細翻。丕以儀目眇，眇者，一目小。諫止之。儀由是怨丕，與弟黃門侍郞廙晉·百官志︰給事黃門侍郞，秦官也，漢以後並因之，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無員；及晉，置員四人。廙，逸職翻，又羊至翻。及丞相主簿楊脩，數稱臨菑侯植之才，數，所角翻。勸操立以為嗣。脩，彪之子也。操以函密訪於外，尚書崔琰露版答曰︰露板，不封也。「春秋之義，立子以長。春秋公羊傳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長，知兩翻。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將，卽亮翻。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壻也。尚書僕射毛玠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東曹掾邢顒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察之。」掾，俞絹翻。顒，魚容翻。丕使人問太中中夫賈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丕從之，深自砥礪。他日，操屛人問詡，屛，必郢翻。詡嘿然不對。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袁紹父子事見六十四卷六年、七年；劉表父子事見六十五卷十三年。操大笑。

操嘗出征，丕、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操亦悅焉。丕悵然自失，濟陰吳質耳語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丕涕泣而拜，操及左右咸歔欷，濟，子禮翻。歔，音虛。欷，音希，又許旣翻。於是皆以植多華辭而誠心不及也。植旣任性而行，不自雕飾，五官將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稱說，為，于偽翻。故遂定為太子。

左右長御賀卞夫人曰︰漢皇后宮有旁側長御。「將軍拜太子，丕為五官將，故稱之為將軍。天下莫不喜，夫人當傾府藏以賞賜。」藏，徂浪翻。夫人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免無敎導之過為幸耳，亦何為當重賜遺乎！」遺，于季翻。長御還，具以語操，語，牛倨翻。操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最為難。」

太子抱議郞辛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不，讀曰否。毗以告其女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章︰甲十一行本「而」作「宜」；乙十一行本同。』懼，而反以為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女子之智識，有男子不能及者。

久之，臨菑侯植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漢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沒入車馬改具。又宮衞令︰出入司馬門者皆下。是司馬門猶可得而出入也。若魏制，則司馬門惟車駕出乃開耳。操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植妻衣繡，操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以違制命罪植妻，則當時蓋禁衣錦繡也。衣，於旣翻。

**6**法正說劉備曰︰說，輸芮翻。「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降，戶江翻。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郃，古合翻，又曷閣翻。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晉志曰︰漢改周之雍州為涼州，以地處西方，常寒涼也。地勢西北邪出，在南山之間，南隔西羌，西通西域，于時號為斷匈奴右臂。獻帝時，涼州數亂，河西五郡，去州隔遠，乃別立雍州。末又依古典為九州，乃令關右盡為雍州。魏時復分以為涼州。雍，於用翻。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下辨縣，屬武都郡。賢曰︰今成州同谷縣。師古曰︰辨，音步見翻，又步莧翻。魏王操遣都護將軍曹洪拒之。

**7**魯肅卒，孫權以從事中郞彭城嚴畯代肅，畯，音俊。督兵萬人鎭陸口。衆人皆為畯喜，為，于偽翻。畯固辭以「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閑，習也。發言懇惻，至于流涕。權乃以左護軍虎威將軍呂蒙兼漢昌太守以代之。虎威將軍，蓋孫權置。沈約志，曹魏置四十號將軍，虎威第三十四。衆嘉嚴畯能以實讓。

**8**定威校尉吳郡陸遜定威校尉，亦權創置。言於孫權曰︰「方今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舊惡，謂自舊為惡者。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言可大為部伍，擇取精銳也。權從之，以為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費，父沸翻，姓也。棧，士限翻。扇動山越。權命遜討棧，破之。遂部伍東三郡，東三郡，丹陽、新都、會稽也。強者為兵，羸者補戶，羸，倫為翻。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盪，徒朗翻。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言遜之所在，民人皆愁擾也。會，工外翻。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孫權時都秣陵。言次，謂言論之次，猶今云語次。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耳。」復，扶又翻。長，知兩翻。

**9**魏王操使丞相長史王必典兵督許中事。魏王操猶領漢丞相而居鄴，故以必為長史典兵督許。時關羽強盛，京兆金禕覩漢祚將移，乃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司直，卽丞相司直。禕，吁韋翻。太醫令吉本、風俗通︰吉，周尹吉甫之後。漢有漢中太守吉恪。本子邈、邈弟穆等謀殺必，挾天子以攻魏，南引關羽為援。

**二十三年**（戊戌、二一八）

**1**春，正月，吉邈等率其黨千餘人，夜攻王必，燒其門，射必中肩，射，食亦翻。帳下督扶必奔南城。許昌之南城也。會天明，邈等衆潰，必與潁川典農中郞將嚴匡共討斬之。潁川典農中郞將屯田許下。

**2**三月，有星孛于東方。孛，蒲內翻。

**3**曹洪將擊吳蘭，張飛屯固山，聲言欲斷軍後，斷，丁管翻；下同。衆議狐疑。騎都尉曹休曰︰漢武帝置三都尉，騎都尉其一也。「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明矣。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飛自走矣。」洪從之，進，擊破蘭，斬之。三月，張飛、馬超走。情見勢屈，宜其走也。休，魏王族子也。

**4**夏，四月，代郡、上谷烏桓無臣氐等反。先是，魏王操召代郡太守裴潛為丞相理曹掾，先，悉薦翻。掾，于絹翻。操美潛治代之功，治，直之翻。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今繼者必以潛為治過嚴而事加寬惠。治，直吏翻。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旣弛，『章︰甲十一行本「弛」下有「又」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將攝之以法，攝，持也，整也。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後魏陸侯治高車，與潛異世而同轍。復，扶又翻。於是操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果至。操以其子鄢陵侯彰行驍騎將軍，鄢陵縣，屬潁川郡。驍騎將軍，始於漢武帝，以命李廣。陸德明曰︰鄢，謁晚翻，又於建翻。漢書作「傿」。師古曰︰音偃。使討之，彰少善射御，膂力過人。少，詩照翻。操戒彰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

**5**劉備屯陽平關，夏侯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備遣其將陳式等絕馬鳴閣道，馬鳴閣，在今利州昭化縣。徐晃擊破之。張郃屯廣石，廣石，當在巴、漢之間。備攻之不能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犍為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犍，居言翻。咽，音煙。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備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卽眞。遂使之代法正。

初，犍為太守李嚴辟洪為功曹，嚴未去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漢制︰郡閣下及諸曹各有書佐，幹主文書。靈帝光和二年樊毅復華下民租口算碑載其上尚書奏牘，前書年、月、朔日，弘農太守臣毅頓首死罪上尚書，後書臣毅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後繫掾臣條，屬臣淮，書佐臣謀。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秋，七月，魏王操自將擊劉備；九月，至長安。

**6**曹彰擊代郡烏桓，身自搏戰，鎧中數箭，鎧，可亥翻。中，竹仲翻。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桑乾之北，桑乾縣，屬代郡。宋白曰︰今雲州東至桑乾督帳一百五十里。孟康曰︰乾，音干。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時鮮卑大人軻比能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不貪，斷法平端，衆惟之為大人。將數萬騎觀望強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

**7**南陽吏民苦繇役，繇，讀曰傜。苦於供給曹仁之軍也。冬，十月，宛守將侯音反。宛，於元翻。南陽太守東里袞鄭子產居東里，支子以為氏。與功曹應余迸竄得出；音遣騎追之，飛矢交流，余以身蔽袞，被七創而死，被，皮義翻。創，初良翻。音騎執袞以歸。時征南將軍曹仁屯樊以鎭荊州，魏王操命仁還討音。功曹宗子卿說音曰︰說，輸芮翻。「足下順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風；然執郡將，將，卽亮翻。逆而無益，何不遣之！」音從之。子卿因夜踰城從太守收餘民圍音，會曹仁軍至，共攻之。

**二十四年**（己亥、二一九）

**1**春，正月，曹仁屠宛，斬侯音，復屯樊。復，扶又翻。

**2**初，夏侯淵戰雖數勝，數，所角翻。魏王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及淵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華陽國志曰︰漢中沔陽縣有定軍山，北臨沔水。據法正傳︰於定軍、興勢作營，則定軍山正在興勢也。今按興勢山在洋州興道縣西北二十里，去沔陽地里相遠，當從華陽國志。考異曰︰備傳云︰「於定軍山勢作營」，法正傳作「定軍、興勢」。今從黃忠傳。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斬淵考異曰︰淵傳曰︰「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淵分兵半助郃，為備所襲，戰死。」張郃傳曰︰「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今從劉備、黃忠、法正傳。及益州刺史趙顒。顒刺益州，操所命也。淵軍旣敗，顒亦死。顒，魚容翻。張郃引兵還陽平。自廣石還陽平。是時新失元帥，軍中擾擾，不知所為。督軍杜襲初，操東還，留襲督漢中軍事。帥，所類翻。與淵司馬太原郭淮收斂散卒，號令諸軍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權宜推郃為軍主。郃出，勒兵按陳，陳，讀曰陣，下同。諸將皆受郃節度，衆心乃定。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以衆寡不敵，欲依水為陳以拒之。郭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為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之，備可破也。」旣陳，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於魏王操，操善之，遣使假郃節，復以淮為司馬。

**3**二月，壬子晦，日有食之。

**4**三月，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斜谷道險，操恐為備所邀截，先以軍遮要害之處，乃進臨漢中。或云︰遮要，地名。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翊軍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翊軍將軍，備所創置也。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鬬且卻。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雷，盧對翻。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射，而亦翻。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蹂，人九翻。備明旦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為膽也！」言其膽大，能以孤軍亢操大兵。

操與備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亡，逃亡也。夏，五月，操悉引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

操恐劉備北取武都氐以逼關中，武都，本白馬氐地。問雍州刺史張旣，旣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操從之，使旣之武都，徙氐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操蓋已棄武都而不有矣。諸氐散居秦川，苻氏亂華自此始。

**5**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黃華、西平麴演等，各據其郡，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遣使送母及子詣魏王操為質以求助。更，工衡翻。質，音致。操問張旣，旣曰︰「俊等外假國威，內生傲悖，悖，蒲內翻，又蒲沒翻。計定勢足，後卽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兩存而鬬之，猶卞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敝也。」戰國策曰︰卞莊子刺虎，管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鬬，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刺之，一舉必有兩獲。」莊子然之，果獲二虎。刺，七亦翻。王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祕又殺鸞。

**6**劉備遣宜都太守扶風孟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殺房陵太守蒯祺。張勃吳錄曰︰劉備分南郡立宜都郡，領夷道、佷山、夷陵三縣。房陵縣，本屬漢中郡。此郡疑劉表所置，使蒯祺守之；否則祺自立也。蒯，苦怪翻。又遣養子副軍中郞將劉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劉封，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備至荊州，以未有繼嗣，養之為子。與達會攻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上庸縣，屬漢中郡。賢曰︰故城在今房州清水縣西。魏略曰︰申耽初在西城、上庸間，聚衆數千家，與張魯通；又遣使詣曹公，公加其號為將軍，使領上庸都尉。降，戶江翻。備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以耽弟儀為建信將軍、西城太守。西城縣，屬漢中郡，備亦分為郡以授儀；唐為金州。

**7**秋，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設壇場於沔陽，沔陽縣，屬漢中郡。陳兵列衆，羣臣陪位，讀奏訖，乃拜受璽綬，御王冠。璽，斯氏翻。綬，音受。王冠，遠遊冠也。因驛拜章，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左將軍及宜城亭侯，皆操所表授也。上，時掌翻。立子禪為王太子。拔牙門將軍義陽魏延為鎭遠將軍，牙門、鎭遠，皆劉備創置將軍號。領漢中太守，以鎭漢川。魏文帝分南陽郡立義陽郡，又立義陽縣屬焉；此在延入蜀之後，史追書也。鎭遠將軍，蓋備所創置。宋白曰︰義陽，唐為申州，宋為信陽軍。備還治成都，以許靖為太傅，法正為尚書令，關羽為前將軍，張飛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黃忠為後將軍，前、後、左、右將軍皆漢官。餘皆進位有差。

遣益州前部司馬犍為費詩卽授關羽印綬，犍，居言翻。費，父沸翻。羽聞黃忠位與己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少，詩照翻。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謂陳平、韓信自楚而來，韓信王而蕭、曹侯，故曰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升；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言備以一時使忠與羽班，而意之輕重則不在此。曹操嘗表羽為漢壽亭侯，故稱之為君侯。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使，疏吏翻。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為，于偽翻。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卽受拜。

**8**詔以魏王操夫人卞氏為王后。

**9**孫權攻合肥。時諸州兵戍淮南。魏改漢九江郡為淮南郡。揚州刺史溫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然不足憂。今水潦方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曹仁，字子孝，時為征南將軍。縣，讀曰懸。關羽驍猾，政恐征南有變耳。」驍，堅堯翻。已而關羽果使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將軍傅［衍］士仁守公安，羽自率衆攻曹仁於樊。仁使左將軍于禁、立義將軍龐德等屯樊北。操以龐德自漢中來歸，故進號立義將軍。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降，戶江翻；下同。龐德在隄上，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射必中也。龐，皮江翻。被，皮義翻。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德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盡降。降，戶江翻；下同。德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為羽所得，立而不跪。示不屈伏。羽謂曰︰「卿兄在漢中，魏略曰︰德從兄柔在蜀。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德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邪！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羽殺之。將，卽亮翻。魏王操聞之『章︰甲十一行本「之」下有「流涕」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曰︰「吾知于禁三十年，操收兵兗州，禁卽為將。何意臨危處難，處，昌呂翻。難，乃旦翻。反不及龐德邪！」封德二子為列侯。

羽急攻樊城，城得水，往往崩壞，衆皆忷懼。忷，許勇翻。或謂曹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圍未合，乘輕船夜走。」汝南太守滿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已在郟下，寵為汝南太守，操令助曹仁屯樊城。郟縣，屬潁川郡。師古曰︰郟，音夾。晉·地理志，襄城郡復有郟縣，蓋東漢省而魏、晉復置縣也。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掎，居蟻翻。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洪河，大河也。君宜待之。」仁曰︰「善！」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沈，持林翻。同心固守。城中人馬纔數千人，城不沒者數板。城高二尺為一板。羽乘船臨城，立圍數重，重，直龍翻。外內斷絕。羽又遣別將圍將軍呂常於襄陽。荊州刺史胡脩、南鄕太守傅方皆降於羽。水經註︰漢建安中，割南陽右壤為南鄕郡，屬荊州。

**10**初，沛國魏諷有惑衆才，傾動鄴都，魏相國鍾繇辟以為西曹掾。此魏相國府之西曹掾也。滎陽任覽，與諷友善；同郡鄭袤，袤，音茂。泰之子也，每謂覽曰︰「諷姦雄，終必為亂。」九月，諷潛結徒黨，與長樂衞尉陳禕謀襲鄴；樂，音洛。禕，吁韋翻。未及期，禕懼而告之。太子丕誅諷，連坐死者數千人，鍾繇坐免官。

**11**初，丞相主簿楊脩與丁儀兄弟謀立曹植為魏嗣，脩為漢丞相主簿，操官屬也。五官將丕患之，以車載廢簏內朝歌長吳質，與之謀。長，知兩翻。脩以白魏王操，操未及推驗。丕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簏載絹以入，脩復白之，推驗，無人；推，按也。復，扶又翻。操由是疑焉。其後植以驕縱見疏，植乘車行馳道中，私開司馬門出，旣得罪矣；曹仁為關羽所圍，操欲遣植救仁，而植醉不能受命，於是益見疏。而植故連綴脩不止，脩亦不敢自絕。每當就植，慮事有闕，忖度操意，忖，寸本翻。度，徒洛翻。豫作答敎十餘條，敕門下，「敎出，隨所問答之」，於是敎裁出，答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始泄。操亦以脩袁術之甥，惡之，惡，烏路翻。乃發脩前後漏泄言敎，交關諸侯，以脩豫作答敎，謂之漏泄；與植往來，謂之交關諸侯。收殺之。

**12**魏王操以杜襲為留府長史，駐關中。置留府於關中者，以備蜀也。關中營帥許攸帥，所類翻。此又一許攸，非自袁紹來奔之許攸也。擁部曲不歸附，而有慢言，操大怒，先欲伐之。羣臣多諫「宜招懷攸，共討強敵；」操橫刀於䣛，䣛，與膝同。作色不聽。襲入欲諫，操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復，扶又翻。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何待下之不闡乎！」闡，開也，大也，明也。操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置，捨也。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操曰︰「凡人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強攻弱；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萬石之鍾，不以莛撞起音。三十斤為鈞。千鈞之弩，言其重也。鼷鼠，小鼠也。說文曰︰有螫毒者。或謂之甘鼠。陸佃埤雅曰︰鼷鼠者，甘口，齧人及鳥獸皆不痛。博物志云︰鼠之最小者。本草說鼷鼠極細，不可卒見。四斤［鈞］為石，石，百二十斤也。莛，草莖也。東方朔曰︰以莛撞鍾。是皆言力勢重者，不以輕觸而發動也。鼷，音奚。莛，音廷。撞，直江翻。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操曰︰「善！」遂厚撫攸，攸卽歸服。

**13**冬，十月，魏王操至洛陽。

**14**陸渾民孫狼等作亂，陸渾縣，屬弘農郡，秦、晉遷陸渾之戎於此。宋白曰︰陸渾，河南府伊陽縣地。師古曰︰渾，音胡昆翻。殺縣主簿，南附關羽。羽授狼印，給兵，還為寇賊，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羽威震華夏。夏，戶雅翻。魏王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丞相軍司馬司馬懿、西曹屬蔣濟言於操曰︰「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疏，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

初，魯肅嘗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屯陸口，以為羽素驍雄，有兼幷之心，驍，堅堯翻。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今令征虜守南郡，孫皎時為征虜將軍。潘璋住白帝，此卽甘寧據楚關之計也。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為，于偽翻。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強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僵仆，謂死也。復，扶又翻。權曰︰「今欲先取徐州，自廣陵以北，皆徐州之地。然後取羽，何如？」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撫集幽、冀，未暇東顧，餘『章︰甲十一行本「餘」作「徐」；乙十一行本同。』土守兵，聞不足言，曹操審知天下之勢，慮此熟矣。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守」也。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騁，丑郢翻。至尊今日取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呂蒙自量吳國之兵力不足北向以爭中原者，知車騎之地，非南兵之所便也。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為守也。」權善之。易，以豉翻。

權嘗為其子求昏於羽，為，于偽翻。羽罵其使，不許昏；使，疏吏翻。權由是怒。及羽攻樊，呂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為名，治，直之翻。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上，時掌翻。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此南郡，謂江陵。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露檄，欲使羽知之。陰與圖計。蒙下至蕪湖，定威校尉陸遜謂蒙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轢，郞狄翻。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見至尊，宜好為計。」英雄之士所見略同，蒙所以知其意思深長也。蒙曰︰「羽素勇猛，旣難為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兵事尚密，遜之言雖當蒙之心，蒙未敢容易為遜言之。易，以豉翻。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思，相吏翻。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也。復，扶又翻；下同。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以代蒙。遜至陸口，為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謙抑，為盡忠自託之意。羽意大安，無復所嫌，稍撤兵以赴樊。果墮蒙計。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

羽得于禁等人馬數萬，糧食乏絕，擅取權湘關米；吳與蜀分荊州，以湘水為界，故置關。權聞之，遂發兵襲羽。權欲令征虜將軍孫皎與呂蒙為左右部大督，征虜將軍，始於光武以命祭遵。蒙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為左右部督，督兵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將，卽亮翻。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事見六十六卷建安十五年。幾，居希翻。敗，補邁翻。權寤，謝蒙曰︰「以卿為大督，命皎為後繼可也。」

魏王操之出漢中也，使平寇將軍徐晃屯宛以助曹仁；平寇將軍，蓋亦曹操所置，考沈約志，不在四十號之數。及于禁陷沒，晃前至陽陵陂，關羽遣兵屯偃城。括地志︰偃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三里，古郾子之國。晃旣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羽兵燒屯走。詭道出偃城之後，通為長塹，故曰都塹。晃得偃城，連營稍前。操使趙儼以議郞參曹仁軍事，與徐晃俱前，餘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圍，而諸將呼責晃，促救仁。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素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少，詩沼翻。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敝內外耳。當今不若前軍偪圍，遣諜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尚足堅守，然後表裏俱發，破賊必矣。如有緩救之戮，余為諸君當之。」為，于偽翻。諸將皆喜。晃營距羽圍三丈所，作地道及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消者，浸微浸滅之意；息者，漸生漸長之意。消息數通，則城內城外各知安否也。晃營迫羽圍如此而不能制，使呂蒙不襲取江陵，羽亦必為操所破，而操假手於蒙者，欲使兩寇自敝，而坐收漁人、田父之功也。數，所角翻。

孫權為牋與魏王操，請以討羽自效，及乞不漏，令羽有備。操問羣臣，羣臣咸言宜密之。董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以馬為喻也。兩馬欲相踶齧，旣加之銜勒，兩不能動矣，而欲鬬之氣未衰，相對銜持，則兩雖跳梁，力必自敝。上，時掌翻。坐待其敝。祕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怖懼。計城中之糧不足以持久，則心懷怖懼也。怖，普布翻。儻有他意，為難不小。難，乃旦翻。露之為便。且羽為人強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操曰︰「善！」卽敕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射，而亦翻。著，直略翻。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不能去。羽雖見權書，自恃江陵、公安守固，非權旦夕可拔；又因水勢結圍以臨樊城，有必破之勢，釋之而去，必喪前功，此其所以猶豫也。

魏王操自雒陽南救曹仁，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侍中桓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為足以料事勢不也？」不，讀曰否。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二人，謂曹仁、呂常也。曰︰「不然。」「然則何為自往？」曰︰「吾恐虜衆多，而徐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重，直龍翻，下同。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為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強救，大王按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操善其言，乃駐軍摩陂，據水經，摩陂在潁川郟縣，縱廣可一十五里。魏青龍元年，有龍見于陂，於是改曰龍陂。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

關羽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章︰乙十一行本「冢」下有「羽見四冢」四字。』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自將」之上，有「羽」字文意乃明。晃擊之，退走。羽圍塹鹿角十重，重，直龍翻。晃追羽，與俱入圍中，破之，傅方、胡脩皆死，羽遂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絕不通。

呂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𦩷𦪇中，𦩷，居侯翻。𦪇，盧谷翻。博雅曰︰𦩷𦪇，舟也。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賈，音古。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屯候雖被收縛，使麋、傅無叛心，羽猶可得聞知也。麋芳、士仁素皆嫌羽輕己，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治，直之翻。芳、仁咸懼。於是蒙令故騎都尉虞翻權以翻為騎都尉，以謗徙丹陽。蒙請以自隨，時無官爵，故稱故官。為書說仁，為陳成敗，說，輪芮翻。為，于偽翻。仁得書卽降。降，戶江翻；下同。翻謂蒙曰︰「此譎兵也，謂蒙以譎計行兵也。譎，古穴翻。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將，如字。麋芳城守，蒙以仁示之，芳遂開門出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與蒙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覆，敷救翻。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鄕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閉以待權至。藏，徂浪翻。

關羽聞南郡破，卽走南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曹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可追禽也。」趙儼曰︰「權邀羽連兵之難，邀，當作徼，徼幸也。難，乃旦翻。謂與曹仁連兵。欲掩制其後，顧羽還救，恐我乘其兩疲，故順辭求效，求效，猶言求自效也。或曰︰巽順其辭以求成效。乘釁因變以觀利鈍耳。今羽已孤迸，言羽失根本，而勢孤奔迸也。更宜存之以為權害。若深入追北，權則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矣，虞，度也，防也；謂度羽不能為害，則改其防羽之心而防操，則必為操之患矣。王必以此為深慮。」仁乃解嚴。趙儼之計，此戰國策士所謂兩利而俱存之之計也。解嚴，解所嚴兵，不復追羽也。是後陸遜敗劉備於峽中，收兵而還，不復追備，計亦出此。魏王操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敕仁如儼所策。

關羽數使人與呂蒙相聞，數，所角翻。蒙輒厚遇其使，使，疏吏翻。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訊，問也。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鬬心。呂蒙所以禽關羽者，攜之而已。恙，金亮翻。

會權至江陵，荊州將吏悉皆歸附；獨治中從事武陵潘濬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著，直略翻。勝，音升。權呼其字與語，潘濬字承明。慰諭懇惻，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卽以為治中，荊州軍事，一以諮之。郝普、麋芳、傅士仁之在吳，未有所聞也，而潘濬所以自見者，與陸遜、諸葛瑾班，識者當於此而觀人。武陵部從事樊伷誘導諸夷，圖以武陵附漢中王備。漢制︰州牧、刺史部諸郡，各郡置部從事。伷，與冑同。誘，音酉。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差，初佳翻，擇也。督，將也。權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以擒伷。」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是南陽舊姓，南陽之樊，光武之母黨，故謂之舊姓。頗能弄脣吻，而實無才略。今人以辨給觀人才，何其謬也！吻，武粉翻。口邊曰吻。臣所以知之者，伷昔嘗為州人設饌，為，于偽翻。饌，雛戀翻，又雛皖翻。比至日中，比，必寐翻。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侏儒，優人，以能諧笑取寵。觀其一節，足以驗其技。權大笑，卽遣濬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權以呂蒙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孱，仕連翻。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以陸遜領宜都太守。吳錄曰︰蜀昭烈帝立宜都郡於西陵，卽夷陵也；唐為峽州夷陵郡。

十一月，漢中王備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於遜。長，知兩翻。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擊蜀將詹晏等詹，姓也；周有詹父，楚有詹尹。及秭歸大姓擁兵者，皆破降之，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為右護軍、鎭西將軍，進封婁侯，屯夷陵，守峽口。婁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范成大吳郡志︰婁縣，今謂之崑山縣，東北三里有村落，名婁縣，蓋古婁縣治所也。峽口，西陵峽口也。宜都記曰︰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山水紆曲，兩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

關羽自知孤窮，乃西保麥城。荊州記曰︰南郡當陽縣東南有麥城。孫權使誘之，羽偽降，誘，音酉。降，戶江翻。立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纔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斷，丁管翻。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鄕，水經註︰漳水出臨沮縣東荊山，南逕臨沮縣之漳鄕南，潘璋禽關羽於此。漳水又南逕當陽縣，又南逕麥城東。斬之，遂定荊州。

初，偏將軍吳郡全琮全，姓；琮，名。上疏陳關羽可取之計，權恐事泄，寢而不答；及已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琮陽華亭侯。權復以劉璋為益州牧，駐秭歸，未幾，璋卒。劉備入益州，遷璋于公安，今為權所得。幾，居豈翻。

呂蒙未及受封而疾發，權迎置於所館之側，所以治護者萬方。時有加鍼，權為之慘慼。治，直之翻。為，于偽翻。欲數見其顏色，數，所角翻。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章︰甲十一行本「右」下有「言笑」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不然則咄唶，咄，當沒翻，咨也。唶，子夜翻，嘆也。夜不能寐。病中瘳，為下赦令，為，于偽翻；下同。羣臣畢賀，已而，竟卒，年四十二。權哀痛殊甚，為置守冢三百家。

權後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寡儔。子敬因公瑾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事見六十三卷五年。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張言者，張大而言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無適先對，猶言莫適先對也。適，音的。至張子布、秦文表秦松，字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子敬卽駮言不可，駮，異也；立異議以糾駮衆議之非。駮，北角翻。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事見六十五卷十三年。後雖勸吾借玄德地，事見六十六卷十五年。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論語載周公語魯公之言。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鄧禹建策以開光武中興之業，而其後不能定赤眉，故以肅比之。子明少時，呂蒙，字子明。少，詩照翻。孤謂不辭劇易，劇，艱也。易，以豉翻。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長，知兩翻。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謂關羽之強，適足為吳之驅除也。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謂部界之內，無有廢職以為罪負也。路無拾遺，其法亦美矣。」

孫權與于禁乘馬倂行，倂，讀曰並。虞翻呵禁曰︰「汝降虜，降，戶江翻。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抗鞭欲擊禁，抗，舉也。權呵止之。

**15**孫權之稱藩也，魏王操召張遼等諸軍悉還救樊，未至而圍解。徐晃振旅還摩陂，操迎晃七里，置酒大會；王舉酒謂晃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亦厚賜桓階，以為尚書。操嫌荊州殘民及其屯田在漢川者，此漢川，謂襄、樊上下，漢水左右之地也。皆欲徙之。司馬懿曰︰「荊楚輕脆易動，易，以豉翻。關羽新破，諸為惡者，藏竄觀望，徙其善者，旣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操曰︰「是也。」是後諸亡者悉還出。

**16**魏王操表孫權為票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南昌縣，屬豫章郡。票，匹妙翻。權遣校尉梁寓入貢，又遣朱光等歸，朱光為權所獲，見上卷十九年。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著，直略翻。蓋言漢以火德王，權欲使操加其上也。然操必以權書示外者，正欲以觀衆心耳。侍中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注，猶屬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復，扶又翻。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臣光曰︰敎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羣雄糜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校，戶敎翻。脩明禮樂，武功旣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遹追先志，遹，述也，遵也。遹，音聿。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脩之人，行，下孟翻。虎賁衞士皆習孝經，賁，音奔。匈奴子弟亦遊大學，是以敎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清脩之士，豈惟取重於搢紳，搢紳，謂搢笏、垂紳，在朝公卿、大夫也。亦見慕於衆庶；愚鄙汚穢之人，豈惟不容於朝延，『章︰甲十一行本「延」作「廷」；乙十一行本同；熊校同。』亦見棄於鄕里。自三代旣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嬖，卑義翻，又必計翻。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渾殽，是非顚倒，可謂亂矣。然猶緜緜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爭，讀曰諍。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卲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私論者，謂其不得預議於朝，而私立論於下，以矯朝議之失也。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治，直吏翻。至有觸冒斧鉞，僵仆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量，音良。不幸承陵夷頹敝之餘，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姦回，孔安國曰︰回，邪也。重，直用翻。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讎；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而構難，難，乃旦翻。遂使乘輿播越，乘，繩證翻。宗廟丘墟，王室蕩覆，烝民塗炭，大命隕絕，不可復救。復，扶又翻。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為辭。以魏武之暴戾強伉，伉，口浪翻。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敎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九

## 魏紀一起上章困敦（庚子），盡玄黓攝提格（壬寅），凡三年。

操破袁尚，得冀州，遂居於鄴。鄴，漢之魏郡治所。魏，大名也；遂封為魏公。又讖云︰「代漢者當塗高。」當塗高者，魏也。文帝受漢禪，國遂號魏。

世祖文皇帝上諱丕，字子桓，武王操長子也。諡法︰學勤好問曰文。世祖，廟號也。禮，祖有功而宗有德。諡法︰景物四方曰世；承命不遷曰世。靖民則法曰皇；明一德者曰皇；明一合道曰皇。德象天地曰帝；按道無為曰帝。

**黃初元年**（庚子、二二○）

## 黃初元年（庚子、二二○）魏受漢禪，推五德之運，以土繼火。土色黃，故紀元曰黃初。是年十月受禪，方改元。

**1**春，正月，武王至洛陽；庚子，薨。魏王操諡曰武。王知人善察，難眩以偽。眩者，目無常主；難眩以偽，謂人不能亂其明。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陳，讀曰陣。意思安閑，思，相吏翻。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施，式豉翻。分豪不與。豪，卽毫字。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好，呼到翻。故能芟刈羣雄，幾平海內。曰「幾」者，以不能幷吳、蜀也。芟，所銜翻。幾，居布翻。

是時太子在鄴，軍中騷動。羣僚欲祕不發喪。諫議大夫賈逵以為事不可祕，乃發喪。或言宜易諸城守，悉用譙、沛人。曹氏，沛國譙人，小見者以鄕人為可信也。守，式又翻；下同。魏郡太守廣陵徐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專任譙、沛，以沮宿衞者之心！」乃止。沮，在呂翻。青州兵擅擊鼓，相引去；青州兵，獻帝初平三年操破黃巾所降者。衆人以為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賈逵曰︰「不可。」為作長檄，令所在給其稟食。為，于偽翻；下上為、下為同。稟，讀曰廩。食，如字。長檄，猶今軍行所至幫券也。鄢陵侯彰從長安來赴，操自漢中還師而東，彰定代而西迎操，因留彰長安。鄢，陸德明謁晚翻，又於建翻；師古音偃。問逵先王璽綬所在。璽，斯氏翻。綬，音受。逵正色曰︰「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凶問至鄴，太子號哭不已。號，戶刀翻。中庶子司馬孚諫曰︰續漢志︰太子中庶子，秩六百石，職如侍中。「君王晏駕，天下恃殿下為命；當上為宗廟，下為萬國，柰何效匹夫孝也！」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時羣臣初聞王薨，相聚哭，無復行列。行，戶剛翻。孚厲聲於朝曰︰朝，直遙翻。「今君王違世，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鎭萬國，而但哭邪！」乃罷羣臣，備禁衞，治喪事。孚，懿之弟也。治，直之翻。羣臣以為太子卽位，當須詔命。謂須待漢帝詔命也。尚書陳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卽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愛子，謂鄢陵侯彰也。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卽具官備禮，一日皆辨。辨，與辦同，蜀本作「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卽王位，大赦。漢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太子丞相印、綬，魏王璽、綬，領冀州牧。華，戶化翻。於是尊王后曰王太后。

**2**改元延康。此漢改元，魏志也。

**3**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4**壬戌，以太中大夫賈詡為太尉，御史大夫華歆為相國，大理王朗為御史大夫。

**5**丁卯，葬武王于高陵。高陵，在鄴城西。操遺令曰︰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魏紀載操令曰︰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陵。

**6**王弟鄢陵侯彰等皆就國。臨菑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臨菑侯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時禁切藩侯，使謁者監其國；監，古銜翻。悖，蒲內翻，又蒲沒翻。王貶植為安鄕侯，誅右刺姦掾沛國丁儀王莽置左右刺姦以督姦猾。光武中興，亦置刺姦將軍；然公府掾無其員也。魏、晉公府始有營軍、刺姦等員。掾，俞絹翻。及弟黃門侍郞廙幷其男口，幷男口誅之，絕其世也。廙，逸職翻，又羊至翻。皆植之黨也。

魚豢論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殊也，分，扶問翻。勢使然耳。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尚無所至；至於植者，豈能興難！難，乃旦翻。乃令楊脩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族滅，哀夫！

**7**初置散騎常侍、侍郞各四人，散騎常侍，秦官也。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騎從乘輿車後；中常侍得入禁中︰皆以為加官。漢東京初省散騎，而中常侍用宦者。至是初置散騎，合之於中常侍為一官，曰散騎常侍，掌規諫，不典事；貂璫插右，騎而散從，後遂為顯職。散騎侍郞，自魏至晉與散騎常侍、侍中、黃門侍郞共平尚書奏事，江左乃罷。其宦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令；謂左·右·中尚方、中黃、左·右藏、左校、甄官、奚官、黃門、掖庭、永巷、御府、鉤盾、中藏府、內者等署也。為金策，藏之石室。時當選侍中、常侍，王左右舊人諷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調，徒弔翻。司馬孚曰︰「今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也。」遂他選。

**8**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天朝，謂漢朝也。朝，直遙翻。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九品中正自此始。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也。別，彼列翻。

**9**夏，五月，戊寅，漢帝追尊王祖太尉曰太王，王祖，漢太尉曹嵩也。夫人丁氏曰太王后。

**10**王以安定太守鄒岐為涼州刺史。西平麴演結旁郡作亂以拒岐；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皆自稱太守以應演；誅韓遂者麴演也；蓋威行涼部久矣，故進等皆應之。武威三種胡復叛。種，章勇翻。復，扶又翻。武威太守毌丘興毌丘，複姓也。告急於金城太守、護羌校尉扶風蘇則，則將救之，郡人皆以為賊勢方盛，宜須大軍。時將軍郝昭、魏平先屯金城，受詔不得西渡。金城與武威、張掖、酒泉隔河。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脅從，未必同心；因釁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旣獲益衆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彌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旣合，勢難卒離。卒，讀曰猝。雖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種胡，降，戶江翻；下同。與毌丘興擊張進於張掖。麴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實欲為變，則誘而斬之，誘，音酉。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黃華懼，乞降。據裴松之註，華卽後為兗州刺史奏王淩者也。事見七十五卷邵陵厲公嘉平三年。河西平。

初，敦煌太守馬艾卒官，敦，徒門翻。卒，子恤翻；下同。郡人推功曹張恭行長史事；恭遣其子就詣朝廷請太守。會黃華、張進叛，欲與敦煌幷勢，執就，劫以白刃；就終不回，私與恭疏曰︰「大人率厲敦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掎之耳。掎，舉綺翻。從後牽曰掎，又云，偏引曰掎。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也。」論語曰︰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謂下流當惡居而不當愛也。一曰︰流，輩也；牽於父子之愛，而廢君臣之義，是常人之流下一等見識，故曰下流之愛。恭卽引兵攻酒泉，別遣鐵騎二百及官屬，緣酒泉北塞，東迎太守尹奉。黃華欲救張進，而西顧恭兵，恐擊其後，故不得往而降。就卒平安，奉得之郡，詔賜恭爵關內侯。

**11**六月，庚午，王引軍南巡。

**12**秋，七月，孫權遣使奉獻。

**13**蜀將軍孟達屯上庸，與副軍中郞將劉封不協；封侵陵之，達率部曲四千餘家來降。達有容止才觀，觀，工玩翻。王甚器愛之，引與同輦，以達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為新城，蜀分三郡見上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以達領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行軍長史劉曄曰︰時魏王引軍南巡，以曄為長史。「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好，呼到翻。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孫、劉接連，蜀之漢中，吳之宜都，皆與新城接連。若有變態，為國生患。」王不聽。為孟達叛魏張本。為，于偽翻。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劉封。上庸太守申耽叛封來降，封破，走還成都。

初，封本羅侯寇氏之子，漢中王初至荊州，以未有繼嗣，養之為子。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漢中王因此際除之；遂賜封死。

**14**武都氐王楊僕率種人內附。種，章勇翻。

**15**甲午，王次于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于邑東，設伎樂百戲，伎，巨綺翻。吏民上壽，日夕而罷。

孫盛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故雖三季之末，謂三代之季也。七雄之敝，秦、趙、韓、魏、齊、楚、燕為戰國七雄。猶未有廢衰斬於旬朔之間，釋麻杖於反哭之日者也。麻，絰也。居父喪苴杖。禮︰旣葬而反哭。檀弓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衰，倉回翻。逮于漢文，變易古制，事見十五卷文帝後七年。人道之紀，一旦而廢，固已道薄於當年，風頹於百代矣。魏王旣追漢制，替其大禮，處莫重之哀處，昌呂翻。而設饗宴之樂，居貽厥之始而墮王化之基，夏書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墮，讀曰隳。及至受禪，顯納二女，獻帝之禪也，冊詔魏王曰︰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釐降二女以嬪于魏。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

**16**王以丞相祭酒賈逵為豫州刺史。豫州，統潁川、汝陰、汝南、梁國、沛郡、譙郡、魯郡、弋陽、安豐等郡。晉·地理志曰︰魏武分沛郡立譙郡，分汝南立汝陰郡，合陳郡於梁國。沈約志曰︰弋陽縣，本屬汝南，魏文帝分立郡，又分廬江為安豐郡。是時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攝郡。攝，總錄也。逵曰︰「州本以六條詔書察二千石以下，舉漢制也。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復，扶又翻。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外脩軍旅，內治民事，治，直之翻。興陂田，通運渠，吏民稱之。王曰︰「逵眞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賜逵爵關內侯。

**17**左中郞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表言︰「魏當代漢，見於圖緯，其事衆甚。據獻帝傳，李伏引孔子玉板，許芝引春秋漢含孳、玉板讖、佐助期、孝經中黃讖、易運期讖。羣臣因上表勸王順天人之望，時勸進者，辛毗、劉曄、傅巽、衞臻、桓階、陳矯、陳羣、蘇林、董巴；繼之者，司馬懿、鄭渾、羊祕、鮑勛。王不許。

冬，十月，乙卯，漢帝告祠高廟，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詔冊，禪位于魏。王三上書辭讓，乃為壇於繁陽，時南巡至潁川潁陰縣，築壇於曲蠡之繁陽亭。述征記曰︰其地在許南七十里。東有臺，高七丈，方五十步；南有壇，高二丈，方三十步，卽受終之壇也。是年以繁陽為繁昌縣。辛未，升壇受璽綬，卽皇帝位，考異曰︰陳志云︰「丙午，行至曲蠡，漢帝禪位。庚午，升壇卽祚。」袁紀亦云︰「庚午，魏王卽位。」按獻帝紀，乙卯始發禪冊，二十九日登壇受命。又文帝受禪碑至今尚在，亦云辛未受禪。陳志、袁紀誤也。范書云︰「魏遣使求璽綬，曹皇后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皆莫能仰視。」按此乃前漢元后事，且璽綬無容在曹后之所，此說妄也。燎祭天地、嶽瀆，改元，大赦。

十一月，癸酉，奉漢帝為山陽公，山陽縣，屬河內郡。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封公四子為列侯。追尊太王曰武皇帝，廟號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漢諸侯王為崇德侯，列侯為關中侯。羣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為司徒，御史大夫為司空。漢獻帝建安十三年罷三公官，今復舊。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

帝欲改正朔，侍中辛毗曰︰「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為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自是之後，遂皆以建寅為正。傳，直戀翻。時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朝，直遙翻。散騎常侍衞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數，所角翻。「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為後式。按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禮記︰婦人無爵，從夫之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仍著定制，藏之臺閣。臺閣，尚書中藏故事之處。

**18**十二月，初營洛陽宮。戊午，帝如洛陽。裴松之曰︰按諸書記，是時帝居北宮，以建始殿朝羣臣，門曰承明。陳思王植詩「謁帝承明廬」是也。至明帝時，始於漢南宮崇德殿處起太極、昭陽諸殿。魏略曰︰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變「雒」為「洛」。

**19**帝謂侍中蘇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敦煌，使，疏吏翻。敦，徒門翻。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復，扶又翻。不，讀曰否。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幕，卽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

**20**帝召東中郞將蔣濟為散騎常侍。時有詔賜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重將，卽亮翻。特當任使，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至，帝問以所聞見，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誡。書·洪範曰︰臣無有作威作福，臣而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愼；惟陛下察之！」帝卽遣追取前詔。

**21**帝欲徙冀州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時營洛陽，故欲徙冀州士卒家以實之。時天旱蝗，民饑，羣司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侍中辛毗與朝臣俱求見，見，賢遍翻。帝知其欲諫，作色以待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為非也。」帝曰︰「吾不與卿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侍中，於周為常伯之任，在天子左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安能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辛毗，字佐治。治，直吏翻。毗曰︰「今徙，旣失民心，又無以食也，故臣不敢不力爭。」帝乃徙其半。帝嘗出射雉，顧羣臣曰︰「射雉樂哉！」毗對曰︰「於陛下甚樂，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為之稀出。射，而亦翻。樂，音洛。為，于偽翻。

**二年**（辛丑、二二一）考異曰︰陳志，「正月，乙亥，朝日于東郊。」裴松之以為朝日在二月，按二月辛丑朔，無乙亥。

**1**春，正月，以議郞孔羨為宗聖侯，奉孔子祀。漢平帝元始元年，封褒成君孔霸曾孫均為褒成侯，奉孔子祀；王莽敗，失國。光武建武十三年，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志子損，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魏封孔子二十一世孫羨為宗聖侯，邑百戶。晉封二十三世孫震為奉聖亭侯。後魏封二十七世孫乘為崇聖大夫；孝文太和十九年幸魯，又改封二十八世孫珍為崇聖侯。北齊改封三十一世孫□原文空為恭聖侯。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煬帝改封為紹聖侯。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封孔子裔孫倫為褒聖侯。

**2**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車騎將軍。恭，公孫度次子，康之弟也。

**3**初復五銖錢。漢獻帝初平元年，董卓壞五銖錢，今復之。

**4**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諡曰孝愍皇帝。羣下競言符瑞，勸漢中王稱尊號。前部司馬費詩上疏曰︰時費詩為益州前部司馬。費，父沸翻。「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之。王，于況翻。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推，吐雷翻。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為，于偽翻。王不悅，左遷詩為部永昌從事。為益州刺史部從事，部永昌郡。夏，四月，丙午，漢中王卽皇帝位於武擔之南，蜀本紀曰︰武都有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以為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留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之武都擔土，於成都郭中葬，蓋地數畝，高十丈，號曰武擔也。裴松之曰︰按武擔山在成都西北，蓋以乾位在西北，故就之以卽祚。杜佑曰︰武擔山在蜀郡西。大赦，改元章武。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

臣光曰︰天生烝民，其勢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治，直之翻。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溫公之說，正祖周書所謂「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之意。白虎通曰︰君者，羣也；羣下之所歸心也。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啻萬國，黃帝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旣衰，強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帥，讀曰率。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如共工氏在伏羲、神農之間，秦在周、漢之間，皆謂之霸而不王，所謂曠世無王也；又如有窮之於夏，共和之於周，亦曠世而無王也。秦焚書坑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為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孟康曰︰秦推五勝，以周為火，用水勝之。漢儒以庖犧繼天而王，為百王首，德始於木。共工氏霸九域，雖有水德，在木火之間，非其序也，故霸而不王。神農氏以火承木，故為炎帝。神農氏沒，黃帝氏作，火生土，故為土德。少昊，黃帝之子，土生金，故為金德。少昊之衰，顓頊受之，金生水，故為水德。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水生木，故為木德。高辛氏衰，天下歸堯，木生火，故為火德。堯嬗舜，火生土，故為土德。舜嬗禹，土生金，故為金德。湯伐桀纘禹，金生水，故為水德。周伐商，水生木，故為木德。漢伐秦繼周，木生火，故為火德。共工及秦不在五德相生之正運，故曰閏位。及漢室顚覆，三國鼎跱。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為索虜，北為『章︰甲十六行本「為」作「謂」；乙十一行本同；熊校同。』南為島夷。索虜者，以北人辮髮，謂之索頭也。島夷者，以東南際海，土地卑下，謂之島中也。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唐莊宗自以為繼唐，比朱梁於有窮篡夏、新室篡漢。運曆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私己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為苟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夏『章︰甲十六行本「夏」作「夷」；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仁暴，大小強弱，或時不同，夏，雅翻。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為僭偽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為正邪，則陳氏何所受？『章︰甲十六行本「受」作「授」；乙十一行本同。』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為正邪，夏，戶雅翻。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為正邪，則蕞爾之國，必有令主，蕞，徂外翻，小貌。三代之季，豈無僻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敍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壹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地醜德齊，醜，類也；言地之廣狹相類也。莫能相壹，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處，昌呂翻。彼此均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近，其靳翻。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識，音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于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魏」下當有「晉」字。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宋高祖，彭城人，自謂漢楚元王交二十一世孫；蓋以彭城楚都，故其苗裔家於此地也。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南唐初欲祖吳王恪，或請祖鄭王元懿。唐主命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為丞相，遂祖吳王。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為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溫公紀年之意，具於此論。

**5**孫權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更，工衡翻。

**6**五月，辛巳，漢主立夫人吳氏為皇后。后，偏將軍懿之妹，故劉璋兄瑁之妻也。瑁，莫報翻。立子禪為皇太子。娶車騎將軍張飛女為皇太子妃。

**7**太祖之入鄴也，入鄴見六十四卷漢建安十年。帝為五官中郞將，見袁熙妻中山甄氏美而悅之，甄，之人翻。太祖為之聘焉，為，于偽翻。生子叡。及卽皇帝位，安平郭貴嬪有寵，據陳壽志，郭嬪，安平廣宗人。漢廣宗縣屬鉅鹿郡。晉志︰廣宗始屬安平。蓋魏氏制度也。六宮置貴嬪始此。孔穎達曰︰嬪，婦人之美稱，可賓敬也。嬪，毗賓翻。甄夫人留鄴不得見，失意，有怨言，郭貴嬪譖之，帝大怒，六月，丁卯，遣使賜夫人死。為明帝立、郭太后以憂崩張本。

**8**帝以宗廟在鄴，武王之封魏王，建宗廟於鄴。祀太祖於洛陽建始殿，如家人禮。建始殿，帝所起，以建國之始命名。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安有用家人禮者哉！

**9**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仍東漢中世之制也。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左傳，臧文仲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復，扶又翻。

**10**漢主立其子永為魯王，理為梁王。晉書·地理志︰劉備以郡國封建諸王，或遙采嘉名，不由檢其土地所出，孫權亦取中州嘉號封建諸王。自此迄於南北朝，大率類此。

**11**漢主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翊軍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趙雲之言，可謂知所先後矣。卒，讀曰猝。羣臣諫者甚衆，漢主皆不聽。廣漢處士秦宓處，昌呂翻。宓，莫必翻，通作密。不應州郡辟命，故曰處士。陳天時必無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貸，原也，赦也。下，遐稼翻。

初，車騎將軍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漢主常戒飛曰︰「卿刑殺旣過差，差，次也。過差，猶今人言過次也。又日鞭檛健兒而令在左右，檛，陟加翻，箠也。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悛，丑緣翻，改也。漢主將伐孫權，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閬中縣，屬巴西郡。此亦由內水下江州也。杜佑曰︰漢江州縣故城在巴縣西。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以其首順流奔孫權。漢主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表當自飛上，而都督越次上之，故知其必死也。凡用兵，必觀人事，旣失關羽，又喪張飛，兵可以無出矣。

陳壽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事見六十三卷獻帝建安五年。飛義釋嚴顏，事見六十七建安十九年。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

**12**秋，七月，漢主自率諸軍擊孫權，權遣使求和於漢。南郡太守諸葛瑾遺漢主牋曰︰遺，于季翻。「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時蜀人傳漢帝已遇害，因稱之為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矣。」漢主不聽。諸葛瑾之言，天下之公也。使漢主因此與吳解仇繼好，魏氏其旰食乎！易，以豉翻。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主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子不負子瑜也。」然謗言流聞於外，陸遜表明瑾必無此，宜有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吳，蓋謂亮至吳求救時也。孤嘗語子瑜曰︰語，牛倨翻。『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意，料度也。權自言料度備意，必當相從。子瑜答孤言︰『弟亮已失身於人，委質定分，質，如字。分，扶問翻。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前得妄語文疏，卽封示子瑜，幷手筆與之。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間，古莧翻。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觀孫權君臣之間，推誠相與，讒間不行於其間，所以能保有江東也。

漢主遣將軍吳班、馮習攻破權將李異、劉阿等於巫，巫縣，漢屬南郡；吳初屬宜都郡，後孫休分立建平郡，巫屬焉。賢曰︰巫故城在今夔州巫山縣北。杜佑曰︰巫，歸州巴東縣是。又曰︰巫山縣，楚之巫郡，漢為巫縣，故城在今縣北，晉置建平郡於此。進兵秭歸，兵四萬餘人。武陵蠻夷皆遣使往請兵，權以鎭西將軍陸遜為大都督、假節，督將軍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孫權始命呂蒙為大督以取關羽，今又復命陸遜為大都督以拒劉備。大都督之號蓋昉此。

**13**皇弟鄢陵侯彰、魯陽侯宇、譙侯林、贊侯袞、襄邑侯峻、弘農侯幹、壽春侯彪、歷城侯徽、平輿侯茂皆進爵為公；鄢，謁晚翻，又於建翻，又音偃。宛，於元翻。魯陽縣，屬南陽郡。譙縣、酇縣，屬譙郡。襄邑，屬陳留郡。壽春，屬淮南郡。歷城，屬濟南郡。平輿，屬汝南郡。應劭曰︰輿，音預。安鄕侯植改封甄城侯。植以見忌貶侯，今乃改封縣侯。甄城屬東郡。蜀本作「鄄城」，當從之。鄄，音絹。

**14**築陵雲臺。據水經註，陵雲臺在洛陽城中，金市之東。

**15**初，帝詔羣臣令料劉備當為關羽出報孫權否，為，于偽翻；下同。衆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復，扶又翻。侍中劉曄獨曰︰「蜀雖陿弱，陿，卽狹字。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強，勢必用衆以示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矣。」分，扶問翻。

八月，孫權遣使稱臣，卑辭奉章，幷送于禁等還。權破南郡得于禁事，見上卷獻帝建安二十四年。朝臣皆賀，朝，直遙翻。劉曄獨曰︰「權無故求降，降，戶江翻；下同。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強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乘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卻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強其衆而疑敵人耳。劉曄之言，曲盡權之情偽。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約而言之，謂吳保揚，蜀保益也。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日『章︰甲十六行本「日」作「月」；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蜀，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將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也。」抑，按止也。帝不聽，遂受吳降。若魏用劉曄之言，吳其殆矣。

于禁須髮皓白，形容憔顇，顇，與悴同，秦醉翻。見帝，泣涕頓首。帝慰諭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晉大夫荀林父與楚戰，敗于邲，晉景公復用之以取赤狄。秦大夫孟明為晉禽于殽，秦穆公復用之以霸西戎。父，音甫。拜安遠將軍，安遠將軍號，亦前此未有也。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禁降伏之狀。畫，古𦘕字通。禁見，慙恚發病死。恚，於避翻。

臣光曰︰于禁將數萬衆，敗不能死，生降於敵，旣而復歸；文帝廢之可也，殺之可也，乃畫陵屋以辱之，斯為不君矣！賞慶刑威曰君。

**16**丁巳，遣太常邢貞奉策卽拜孫權為吳王，加九錫。卽，就也。劉曄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十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卽眞，德合天地，聲曁四遠。權雖有雄才，故漢票騎將軍、南昌侯耳，票騎、南昌，操挾漢而命之也，事見上卷漢建安二十四年。官輕勢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強迫與成所謀也。強，其兩翻。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卽以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漢自景、武以後，裁削藩王，不使與京師同制。自曹操為魏王，加九錫，禮秩服御與天子相亂矣。彼直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分。分，扶問翻。我信其偽降，就封殖之，封，增土以培之。殖，養之使蕃茂也。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傅翼也。傅，讀曰附。權旣受王位，卻蜀兵之後，外盡禮以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內為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而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人民、以為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聽。史言帝再不聽劉曄之言，為後伐吳無功張本。諸將以吳內附，意皆縱緩，獨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益修攻守之備。山陽曹偉，素有才名，此山陽郡也，屬兗州。聞吳稱藩，以白衣與吳王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帝聞而誅之。

**17**吳又城武昌。旣城石頭，又城武昌，此吳人保江之根本也。

**18**初，帝欲以楊彪為太尉，彪辭曰︰「嘗為漢朝三公，朝，直遙翻。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為魏臣，復，扶又翻。於國之選，亦不為榮也。」帝乃止。冬，十月，己亥，公卿朝朔旦，幷引彪，待以客禮；賜延年杖、詩︰其檉其椐。傳云︰椐，樻。孫炎云︰樻，腫節，可以作杖。陸璣疏云︰節中腫，以扶老；今人以為馬鞭及杖，弘農共北山甚有之。陸曰︰卽今靈壽杖是也。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煩削治。陳藏器云︰生劍南山谷，圓長皮紫，作杖，令人延年益壽。馮几，使著布單衣、皮弁以見；馮，讀曰憑。著，直略翻。見，賢遍翻。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漢制︰光祿大夫比二千石。晉志曰︰光祿大夫，漢置，無定員，多以為拜假賻贈之使及監護喪事。魏氏以來，轉復優重，不復以為使命之官。其諸公告老者，皆家拜此位；及在朝顯職，復用加之。朝見，位次三公；朝，直遙翻。見，賢遍翻。又令門施行馬，魏、晉之制，三公及位從公，門施行馬。程大昌曰︰行馬者，一木橫中，兩木互穿，以施四角，施之於門，以為約禁也。周禮謂之梐枑，今官府前叉子是也。置吏卒，以優崇之。年八十四而卒。楊彪有愧於龔勝多矣。

**19**以穀貴，罷五銖錢。復五銖錢無幾何而罷。

**20**涼州盧水胡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帝召鄒岐還，以京兆尹張旣為涼州刺史，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費，父沸翻。胡七千餘騎逆拒旣於鸇陰口，鸇陰縣，前漢屬安定郡，後漢屬武威郡。鸇陰口，鸇陰河口也。旣揚聲軍從鸇陰，乃潛由且次出武威。二漢志，武威有揟次縣。孟康曰︰揟，音子如翻。次，音咨。卽且次也。胡以為神，引還顯美。顯美縣，前漢屬張掖郡；後漢及魏、晉屬武威郡。旣已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旣勞賜將士，勞，力到翻。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衆氣銳，難與爭鋒。」旣曰︰「今軍無見糧，見，賢遍翻。當因敵為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候寇鈔，鈔，楚交翻。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左傳，先軫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遂前軍顯美。十一月，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旣夜藏精卒三千人為伏，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姓譜︰衞成公之後成公氏，余不敢謂之傳信。敕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河西悉平。

後西平麴光反，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旣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別，彼列翻。更使皆相持著，著，直略翻。此為虎傅翼也。為，于偽翻。傅，讀曰附。光等欲以羌、胡為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鈔，楚交翻。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畀之。外沮其勢，沮，在呂翻。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移檄告諭諸羌，為光等所詿誤者原之；詿，古賣翻。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帥，所類翻。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皆安堵如故。

**21**邢貞至吳，吳人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王制九州，其一州為天子之縣內，八州八伯。不當受魏封。吳王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為漢王，事見九卷漢高帝元年。蓋時宜耳，復何損邪！」復，扶又翻；後同。遂受之。吳王出都亭候貞，貞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卽遽下車。中郞將琅邪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幷許、洛，吞巴、蜀，為，于偽翻。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觀貞此言，善覘國者也。使還之日，嘗以復於魏主否？然觀貞以張昭之言而下車，則其氣已奪矣。

吳主『章︰甲十六行本「主」作「王」；乙十一行本同；下均同。』遣中大夫南陽趙咨入謝。帝問曰︰「吳主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行，戶剛翻。陳，讀曰陣。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三州︰荊、揚、交也。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帝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艘，蘇刀翻。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覽書傳，傳，直戀翻。歷史籍，采奇異，『張︰「奇異」作「微奧」。』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好文章，故趙咨以此言譏之。「摘」，蜀本作「擿」。帝曰︰「吳可征否？」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此二語本之管子。帝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帝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量，音良。勝，音升。

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鬭鴨、長鳴雞於吳。本草以香附子為雀頭香。此物處處有之，非珍也，恐別是一物。貝，質白如玉，紫點為文，皆行列相當。明珠，出合浦，大者徑寸。象出交趾，雄者有兩長牙，長丈餘。犀亦出交趾，惟通天犀最貴，角有白理如線，置米羣雞中，雞往啄米，見犀輒驚卻，南人呼為駭雞犀。玳瑁狀如龜，腹背甲有烘點，其大者如盤盂。諸藩志︰瑇瑁形如龜、黿，背甲十三片，黑白班文間錯，邊欄缺齧如鋸。無足而有四鬣，前長後短，以鬣棹水而行。鬣與首斑文如甲。老者甲厚而黑白分明，少者甲薄而花字模糊。世傳鞭血成斑者，妄也。孔雀，生羅州，雄者尾金翠色，光耀可愛。埤雅曰︰博物志云︰孔雀尾多變色，或紅或黃，諭如雲霞，其色不定。人拍其尾則舞。尾有金翠，五年而後成。始生三年，金翠尚小。初春乃生，三四月後復凋，與花萼俱衰榮。人採其尾以飾扇拂，生取則金翠之色不減。南人取其尾者，握刀蔽于叢竹潛隱之處，伺過，急斬其尾，若不卽斷，回首一顧，金翠無復光彩。每欲小棲，先擇置尾之地。故欲生捕，候雨甚則往擒之，尾霑而重，不能高翔，人雖至，且愛其尾，不復鶱揚也。翡翠，大小一如雀，雄赤曰翡，雌青曰翠，羽可為飾。鴨馴狎，能鬭者難得。長鳴雞者，其鳴聲長也。吳羣臣曰︰「荊、揚二州，貢有常典。禹別九州，任土作貢，此常典也。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吳王曰︰「方有事於西北，謂與蜀相距，復須備魏也。江表元元，恃主為命。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之中，闇，音陰。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史言帝為敵國所窺。

**22**吳王以其子登為太子，妙選師友︰以南郡太守諸葛瑾之子恪、綏遠將軍張昭之子休、沈約志，四十號將軍，綏遠第十四。大理吳郡顧雍之子譚、偏將軍廬江陳武之子表皆為中庶子，入講詩書，出從騎射，騎，奇寄翻。謂之四友。登接待僚屬，略用布衣之禮。

**23**十二月，帝行東巡。

**24**帝欲封吳王子登為萬戶侯，吳王以登年幼，上書辭不受；復遣西曹掾吳興『章︰甲十六行本「興」作「郡」；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沈珩入謝，姓譜︰沈姓出吳興，本自周文王第十子耼季，食采於沈，卽汝南平輿沈亭是也，子孫以國為氏。及楚莊王之子公子眞封於沈鹿，其後有沈尹戌、沈諸梁。珩，音行。幷獻方物。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持舊盟，言歸于好，好，呼到翻。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吳在江東，故曰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記·檀弓記尹商陽之言。朝，直遙翻。若此之議，無所聞也。」帝善之。

吳王於武昌臨釣臺水經，武昌有樊山，北背大江，江上有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羣臣醉者，以水灑之醒，然後能飲。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張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王遣人呼昭還入，謂曰︰「為共作樂耳，樂，音洛；下同。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紂以酒為池，糟丘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懸肉為林，使男女倮逐於其間，為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王默然慙，遂罷酒。

吳王與羣臣飲，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不持；王去，翻起坐。翻為是者，所以諫也。王大怒，手劍欲擊之，手劍，手援劍也。記曰︰子手弓。手，守又翻。侍坐者莫不惶遽。坐，徂臥翻。惟大司農劉基起抱王，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古者，臣侍君宴，不過三爵，懼其失節也。且大王以能容賢蓄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王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王因敕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基，繇之子也。劉繇為孫策所襲，走死。

**25**初，太祖旣克蹋頓，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蹋，徒臘翻。而烏桓浸衰，鮮卑大人步度根、軻比能、素利、彌加、厥機等因閻柔上貢獻，求通市，通關市，以其土物與中國互市也。上，時掌翻。太祖皆表寵以為王。軻比能本小種鮮卑，種，章勇翻。以勇健廉平為衆所服，由是能威制諸部，最為強盛，徒勇健而不廉平，未必能制諸部也。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為鮮卑庭。軻比能與素利、彌加割地統御，各有分界。分，扶問翻。軻比能部落近塞，近，其靳翻。中國人多亡叛歸之；素利等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故不為邊患。帝以平虜校尉牽招為護鮮卑校尉，南陽太守田豫為護烏桓校尉，使鎭撫之。

**三年**（壬寅、二二二）

**1**春，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2**庚午，帝行如許昌。晉志曰︰漢獻帝都許，魏受禪，徙都洛陽。許宮室、武庫存焉，改為許昌。

**3**詔曰︰「今之計、孝，計、孝，上計吏及孝廉也。古之貢士也；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呂尚，年八十餘，文王以為師。周太子晉，少有令名。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故不以實，謂用意為姦欺者。

**4**二月，鄯善、龜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鄯，上扇翻。龜茲，音丘慈。闐，徒賢翻，又徒見翻。是後西域復通，置戊己校尉。漢自安帝以後，未嘗不欲通西域，訖不能通。今雖置戊己校尉，亦不能如漢之屯田車師也。復，扶又翻。

**5**漢主自秭歸將進擊吳，治中從事黃權諫曰︰「吳人悍戰，而水軍沿流，進易退難。捍，下罕翻，下旰翻。易，以豉翻。臣請為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鎭。」漢主不從，以權為鎭北將軍，使督江北諸軍；為漢主兵敗、權不能自反張本。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領，領，古嶺字通。軍於夷道猇亭。裴松之曰︰猇，許交翻。夷道縣漢屬南郡，吳屬宜都郡。吳將皆欲迎擊之。將，卽亮翻。陸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卒，讀曰猝。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顚沛交逐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敝耳。」罷，讀曰疲。魏人言陸議見兵勢，正由此耳。諸將不解，解，古買翻，曉也。以為遜畏之，各懷憤恨。

漢人自佷山通武陵，佷山縣，前漢屬武陵郡；吳屬宜都郡。孟康曰︰佷，音桓。唐峽州辰陽縣有佷山。佷，音銀。杜佑曰︰峽州長楊縣，漢佷山縣。余按︰唐志「辰陽」，誤也，當作「長陽」。使侍中襄陽馬良以金錦賜五谿諸蠻夷，授以官爵。為馬良不得還蜀張本。

**6**三月，乙丑，立皇子齊公叡為平原王、皇弟鄢陵公彰等皆進爵為王。甲戌，立皇子霖為河東王。

**7**甲午，帝行如襄邑。

**8**夏，四月，戊申，立鄄城侯植為鄄城王。鄄，音絹。是時，諸侯王皆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各有老兵百餘人以為守衞，隔絕千里之外，不聽朝聘，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防輔者，言防其為非而輔之以正也。監國，卽監國謁者也。朝，直遙翻。為，于偽翻。雖有王侯之號而儕於匹夫，儕，士皆翻。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法旣峻切，諸侯王過惡日聞；獨北海王袞謹愼好學，好，呼到翻。未嘗有失。文學、防輔相與言曰︰晉·百官志︰王國置師友、文學各一人。防輔不書者，魏氏防制藩國過差，晉武帝懲其失而不置也。「受詔察王舉措，有過當奏，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行，下孟翻。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累，力瑞翻。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所以為益也。」袞之言，漢北海王睦之故智也。

**9**癸亥，帝還許昌。

**10**五月，以江南八郡為荊州，江北諸郡為郢州。旣以孫權為荊州牧，統江南八郡，故以江北諸郡置郢州，吳自立，則郢州廢矣。

**11**漢人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水經註，巫峽首尾一百六十里。巫縣屬建平郡，則巫峽正在建平郡界，至夷陵則為宜都郡界。然孫休永安三年始分宜都立建平郡，此時未有建平也，史追書耳。杜佑曰︰吳建平，今巴東郡。立數十屯，以馮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督，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漢主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皆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譎，古穴翻。漢主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揣，初委翻。遜上疏於吳王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自三峽下夷陵，連山疊嶂，江行其中，迴旋湍激。至西陵峽口，始漫為平流。夷陵正當峽口，故以為吳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易，以豉翻。復，扶又翻；下同。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無可憂者。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為念也。」枕，職任翻。

閏月，遜將進攻漢軍，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更，工衡翻。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左傳︰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角者，當前與之角；掎者，從後掎其足也。沮，在呂翻。掎，居蟻翻。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言一拔營之頃，而兵之勝勢成也。一爾，猶言一如此也。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漢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降，戶江翻；下同。

漢主升馬鞍山，今峽州夷陵縣有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漢主夜遁，驛人自擔燒鐃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漢主初連兵入夷陵界，沿路置驛，以達于白帝。及兵敗，諸軍潰散，惟驛人自擔所棄鐃鎧，燒之于隘以斷後，僅得脫也。據水經註︰燒鎧斷道處，地名石門，在秭歸縣西。杜佑曰︰歸州巴東縣有石門山，劉備斷道處。鐃，尼交翻，如鈴，無舌而有秉。周禮，以金鐃止鼓。軍中所用也。斷，丁管翻。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塞江而下。塞，悉則翻。漢主大慙恚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依險行兵，敵扼其衝，情見勢屈；敵乘其懈，至於失師，此非天也。將軍義陽傅肜為後殿，魏文帝分南陽郡立義陽郡，又立義陽縣屬焉。此在肜入蜀之後，史追書也。肜，余中翻。殿，丁練翻。兵衆盡死，肜氣益烈。吳人諭之使降，肜罵曰︰「吳狗，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從事祭酒程畿泝江而退，從事祭酒，諸從事之長也。衆曰︰「後追將至，宜解舫輕行。」舫，甫妄翻。方舟曰舫；又，並兩舟曰舫。畿曰︰「吾在軍，未習為敵之走也。」亦死之。言擐甲執兵以臨敵，固欲就死，未嘗習走也。

初，吳安東中郞將孫桓別擊漢前鋒於夷道，夷道縣，漢屬南郡，吳屬宜都郡。為漢所圍，求救於陸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柰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漢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言至今日而事始定。乃知調度自有方耳！」調，徒弔翻。

初，遜為大都督，諸將或討逆時舊將，討逆，謂孫策也。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持，『章︰甲十六行本「持」作「恃」；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疆界，此強對也。強對，猶言強敵。諸君並荷國恩，荷，下可翻。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高爵厚祿，受恩多矣；總兵扞敵，受任重矣；皆當有以上報。而不相順，何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忍辱，言能容諸將；負重，則自任也。各在其事，豈復得辭！復，扶又翻。軍令有常，不可犯也！」言將行軍法也。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吳王聞之曰︰「公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對曰︰「受恩深重，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相如事見四卷周赧王三十六年。寇恂事見四十卷漢光武建武二年。王大笑稱善，加遜輔國將軍，晉·職官志︰輔國大將軍，位從公，其號蓋始於漢獻帝以命伏完，然猶未加大。領荊州牧，改封江陵侯。

初，諸葛亮與尚書令法正好尚不同，好，呼到翻。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漢主伐吳而敗，時正已卒，亮嘆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觀孔明此言，不以漢主伐吳為可，然而不諫者，以漢主怒盛而不可阻，且得上流，可以勝也。兵勢無常，在於觀變出奇，故曰孝直在必不傾危。漢主在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復，扶又翻。吳王以問陸遜。遜與朱然、駱統上言曰︰「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曹公不追關羽，陸遜不再攻劉備，其所見固同也。以智遇智，三國所以鼎立歟！

初，帝聞漢兵樹栅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上事，謂上奏言兵事也。上，時掌翻。後七日，吳破漢書到。

**12**秋，七月，冀州大蝗，饑。

**13**漢主旣敗走，黃權在江北，道絕，不得還，八月，率其衆來降。降，戶江翻；下同。漢有司請收權妻子，漢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以不能用權言也。待之如初。帝謂權曰︰「君捨逆效順，欲追蹤陳、韓邪？」陳、韓謂韓信、陳平去楚歸漢。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帝善之，拜為鎭南將軍，封育陽侯，自此以後，皆名號侯，不復註其國邑；其地名難知者，猶為之註。加侍中，使陪乘。陪乘，猶驂乘也。乘，繩證翻。蜀降人或云漢誅權妻子，帝詔權發喪。權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葛，謂諸葛孔明。明臣本志。竊疑未實，請須。」須，待也。後得審問，果如所言。馬良亦死於五谿。

**14**九月，甲午，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與，讀曰豫。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橫，戶孟翻。以此詔傳之後世，若有背違，背，蒲妹翻。天下共誅之。」卞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節儉，處，昌呂翻。不當望賞、念自佚也。外舍當怪吾遇之太薄，后妃謂其外家為外舍。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言罪加於常人犯法者一等也。莫望錢米恩貸也。」

**15**帝將立郭貴嬪為后，中郞棧潛上疏曰︰漢三署中郞及虎賁、羽林中郞，皆秩比六百石。魏文帝自五官中郞將登極，省五官將，惟左·右中郞及虎賁、羽林中郞。棧，仕限翻。丁度曰︰姓也。何氏姓苑︰棧姓出任城。棧潛，任城人也；蓋自潛始著。棧，士限翻。「夫后妃之德，盛衰治亂所由生也。是以聖哲愼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易·家人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家道正而天下定矣。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為夫人之禮。』賈公彥曰︰襄二十四年，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立夫人之禮。對曰︰「無之。」公怒曰︰「汝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武公娶于薛，孝公、惠公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為妻』。見孟子。令後宮嬖寵，常亞乘輿。嬖，卑義翻，又博計翻。乘，繩證翻。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非度，猶言非法。亂自上起也。」帝不從。庚子，立皇后郭氏。

**16**初，吳王遣于禁護軍浩周、浩，姓也。姓譜︰漢有青州刺史浩賞。軍司馬東里袞東里之先，以居里為氏。詣帝，自陳誠款，辭甚恭慤。帝問周等︰「權可信乎？」周以為權必臣服，而袞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為有以知之，故立為吳王，復使周至吳。復，扶又翻。周謂吳王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周以闔門百口明之。」吳王為之流涕霑襟，為，于偽翻。指天為誓。周還而侍子不至，但多設虛辭。帝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幷責任子，吳王辭讓不受。帝怒，欲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不可倉卒制也。」卒，讀曰猝。帝不從。

九月，命征東大將軍曹休、前將軍張遼、鎭東將軍臧霸出洞口，據張遼傳，帝遣遼與曹休至海陵，臨江與諸將破呂範。又據賀齊傳，齊督扶州以上至皖。黃武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住新市，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賴齊未濟，諸將倚以為勢，休等憚之，遂引軍還。又據王淩傳，遼等至廣陵臨江。蓋廣陵卽海陵也。蕭子顯曰︰南兗州刺史每以秋月出海陵觀濤；與京口對岸。又據晉書·譙王尚之傳，桓玄攻尚之于歷陽，使馮該斷洞浦，焚舟艦。則洞口在歷陽江邊明矣。大將軍曹仁出濡須，上軍大將軍曹眞、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左將軍張郃、右將軍徐晃圍南郡。郃，古合翻。吳建威將軍呂範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左將軍諸葛瑾、平北將軍潘璋、將軍楊粲救南郡，裨將軍朱桓以濡須督拒曹仁。

**17**冬，十月，甲子，表首陽山東為壽陵，首陽山在洛陽東北。作終制，務從儉薄，不臧金玉，臧，讀曰藏。一用瓦器。令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祕書、三府。其副本在尚書及祕書及三公府也。前「臧」字因舊史，後「藏」字用今字。

**18**吳王以揚越蠻夷多未平集，乃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寄命交州以終餘年。」又與浩周書云︰「欲為子登求昏宗室；」為，于偽翻。又云︰「以登年弱，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登俱來。」孫卲，字長緒，吳王稱尊號，以卲為丞相。帝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樂，音洛。若登身朝到，夕召兵還耳。」於是吳王改元黃武，吳改元黃武，亦以五德之運，承漢為土德也。臨江拒守。

帝自許昌南征，復郢州為荊州。是年二月置郢州，吳畔，復為荊州。十一月，辛丑，帝如宛。宛，於元翻。曹休在洞口，自陳︰「願將銳卒將，卽亮翻。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為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止之。侍中董昭侍側，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旣富且貴，無復他望，復，扶又翻。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倖！徼，堅堯翻。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沮，在呂翻。臣恐陛下雖有敕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沈，持林翻。頃之，會暴風吹吳呂範等船，綆纜悉斷，綆，古杏翻；纜，盧瞰翻；皆索也，所以維舟者也。直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以千數，吳兵迸散。迸，北孟翻。帝聞之，敕諸軍促渡。軍未時進，吳救船遂至，收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追之，不利，將軍尹盧戰死。

**19**庚申晦，日有食之。

**20**吳王使太中大夫鄭泉聘于漢，漢太中大夫宗瑋報之，吳、漢復通。

**21**漢主聞魏師大出，遺陸遜書曰︰「賊今已在江、漢，吾將復東，遺，于季翻。復，扶又翻；下同。將軍謂其能然否？」遜答曰︰「但恐軍新破，創夷未復，始求通親；通親，謂通使而交親也。創，初良翻。復，如字。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推算，欲復以傾覆之餘遠送以來者，無所逃命。」

**22**漢漢嘉太守黃元叛。漢嘉郡，本前漢青衣縣地，屬蜀郡；後漢順帝陽嘉二年，改為漢嘉縣，屬蜀郡屬國，蜀分為漢嘉郡。

**23**吳將孫盛督萬人據江陵中洲，據潘璋傳，則江陵中洲卽百里洲也。其洲自枝江縣西至上明，東及江津。江津北岸，卽江陵故城。以為南郡外援。